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四六・經部・春秋類

春秋屬辭辨例編六十卷首二卷(卷三十一至卷六十)〔清〕張應昌撰……一

春秋屬辭辨例編 二

〔清〕張應昌 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二年江蘇書局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九六毫米寬二八一毫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一目錄

書立納入總論　一字襃貶辨
書歸入復歸復入總論　左氏四例辨　公羊四例辨　歸入善惡襃貶辭辨
書立貶衞立晉不與立辨
立不書　衞剽公羊說辨
書納　書納書伐納公羊說辨　納者不宜納辨　諸侯納諸侯正諸侯納大夫非正辨　糾小白是非辨　納頓子穀梁說辨　納捷菑公穀說辨　納北燕伯公羊說辨　書奔又書納內不受辨　納衞剽贖公穀胡傳說辨　千成公羊說辨　納孔甯儀行父左傳杜注說辨　諸家子老討賊辨　不繫陳舊說辨
納不書　鄭突劉氏說辨　衞朔公羊劉孫說辨　晉惠晉文公羊說辨　齊孝左傳事辨　劉說辨　宋魚石不與納辨
書入　左杜例辨　李氏襃貶說辨　許叔穀梁胡傳說辨　鄭突不書入鄭舊說辨　衞朔公穀說辨　齊小白公羊說辨　糾小白長幼諸說辨　衞獻公羊說辨　紀季穀梁說辨　襃季辨　鄭良霄胡傳說辨
入不書　晉惠公羊說辨　晉文諸家說辨
書歸　歸為善辭辨　鄭突公羊說辨　蔡季襃辭辨　衞鄭公羊說辨　曹負芻穀梁說辨　歸邾盆公羊胡傳說辨　季子杜氏說辨　宋華元左氏胡傳說辨　楚比公穀說辨　晉趙鞅公穀說辨
歸不書　成十年鄭伯高氏說辨
諸侯復國變文不書歸
書復歸　歸復歸諸侯大夫襃貶互異辨　大夫歸復歸難易辨　歸復歸公羊說辨　衞鄭胡氏說　衞衎左公說辨
諸侯復國不書復歸　衞朔杜解辨　衞鄭書歸不與復辨　曹負芻劉氏說辨　蔡廬陳吳胡氏說辨
書復入　魚石事不書楚鄭取彭城不與楚鄭辨　欒盈事公羊說辨
變文不書復入
書自某歸于某　不書自某歸
書自某入于某　不書自某入
歸入奔納繫國不繫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一

錢唐張應昌學

○書立納入總論　一字襃貶辨

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 公羊莊六年注疏

納例有三有書伐而納者有書納而不書伐者有書師而納者是皆以兵納納之正否經之襃貶不繫乎一納字要當觀其所以納若執一納字定襃貶則拘矣入字亦然有以內援入者有以外援入者有當入而入者有以篡而入者襃貶亦不專繫於一入字觀經之全文與上下文乃見以一入字而定襃貶亦拘矣 家鉉翁詳說莊九年

○書歸書入書復歸書復入總論　左氏四例辨　公羊四例辨　歸入善惡襃貶辭辨

春秋之法易者曰歸難者曰入復其位曰復歸復其惡曰復入鄭突因蔡仲之援逐世子忽出奔而復歸焉蓋易也故書曰突歸于鄭忽當有鄭伯之位迫突見逐而出奔忽歸無難而位又復也故書曰鄭

世子忽復歸于鄭齊小白外有子糾爭立內無大臣為援逆以兵奪國難也故書曰齊小白入于齊宋魚石奔楚藉楚而入彭城出既有惡入又據邑以叛復其惡而不悛也故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春秋以一字定其難易之迹故有書歸復歸書入復入四者之異其事之善惡順逆則皆隨其所書而可見矣 孫覺經解桓十一年

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歸易也入者逆辭也有難辭焉非所逆而書入難也 劉敞傳桓十一年

凡諸侯及大夫去國歸以其道而順者曰歸雖非其道而無難之者亦曰歸歸順辭也亦易辭也歸非其道而逆者曰入雖有道而有難之者亦曰入入逆辭也亦難辭也 葉夢得傳桓十一年 ○順則易逆則難其理固相因然亦有順而難者內有敵也亦有逆而易者內有主也楚公子比入以弒君書此宜以逆而書入者也然比非實弒者故書楚公

子比自晉歸于楚而不言入公羊曰此弒君者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也此特書歸以見義者也齊公子陽生長而宜立此宜以順而書歸者也然荼父命之而已以詐奪之謂之順則不可也故書陽生入于齊而不言歸穀梁曰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此特書入而見義者也言春秋者能知此然後不以辭害義矣（葉夢得春秋攷）

左氏歸入復歸復入四例皆不可通蓋左氏不辨逆順難易之理又不別君臣之義不可以同辭而一之故其說每相戾凡歸皆順辭也易辭也入皆逆辭也難辭也四者各即其實言之復者以位言也國君出奔其位未絕故可言復歸大夫去國則絕矣故不可言復歸（葉夢得左傳讞成十八年）

公羊四例皆非即傳而言鄭突不當爲君而篡其兄忽當爲君而奪於弟突者出有惡者也反從出入無惡例書歸忽出入無惡者也反從出有惡例書復歸可乎非特此也衛成公始以殺叔武爲伯主所執未歸而又殺公子瑕乃從出入無惡例書歸趙鞅去晉陽欲除君側之惡人據之以叛罪不重於欒盈而書入魚石與於蕩山之亂不容於宋而出奔罪不輕於荀寅士吉射而書復入則無一可通矣（葉夢得公羊傳讞）

國逆而立之曰入以下皆左氏自爲例故劉氏曰國逆未必言入言入者未必國逆復其位者未必言復歸諸侯納之者未必言歸以惡入者或言復入或不言復入事與例合者少與例違者多（程端學三傳辨疑）

左氏曰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然如鄭突入櫟殺檀伯豈國逆乎衛朔入衛何以不言復歸楚納公孫寧儀行父何以不言歸乎公羊曰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然許叔入于許豈有惡乎突歸于鄭赤歸于曹豈無惡乎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以殺叔武也豈出惡歸無惡乎元咺之復歸亦得云無惡乎宋魚石要楚以伐宋其出豈無惡乎穀梁曰歸爲善入爲內弗受又曰大夫反國以好曰歸以惡曰入揆之各事亦不盡通（王晳皇綱論　孫覺經解參）

君大夫反國易曰歸（衛侯曹伯釋其罪蔡侯盧陳侯吳復其封鄭突挈乎祭仲曹赤歸在羈出後趙鞅請於君而復之）難曰入（許叔因鄭亂鄭伯衛侯莒去疾皆國有君奪小白陽生篡鄭良霄宋樂大心以惡入）國君己絕於位曰復歸（出奔言復歸位絕也見執不言復歸位未絕也曹伯獨言復歸者出叛而見討執畀宋人比之位絕者也）大夫抗其君以歸則曰復歸（衛元咺趙鞅以君命歸故不言復）賊其國曰復入（魚石欒盈結仇鄭欲覆其本國陸氏曰良霄不書復入志在復讐非謀害國觀於子產之言可見）（趙汸屬辭）

書歸復歸皆未失國之辭也蔡侯盧陳侯吳國已滅而直云歸者不

子楚滅故以二侯自歸爲文抑強夷而存中國也衛侯鄭書歸者文公雖執衛侯歸京師而衛國未有篡位者不失國也曹伯云自京師者天子命之歸也天子命之歸則不失國矣至於大夫公子反國直云歸者如孫林父華元之類君許其反如蔡季楚比鄭突曹赤之類則國逆之也其有云自某者所自之國爲之請也復歸者謂初既去矣今始來復已失國之辭也鄭忽出而突立衛侯鄭奔而叔武受盟衛侯衎亡而衛剽即位故二侯反國皆曰復歸謂其皆失固也曹伯襄言復歸者執於晉拘於宋與失國者同矣元咺奔晉訴君晉文於是執衛侯而歸元咺於衛衛侯懼而聽命故得書歸而云復者著其位已奪也自晉者明晉納之也故不得與孫林父華元比所以惡元咺而罪晉侯也大夫出奔而反國君許之則直曰歸如始出而今歸耳以未失位之辭書之也亦猶諸侯自京師而得反國直曰歸以未

失國之辭書之也諸侯之位予奪在天子天子命之歸則不失國矣大夫之位予奪在諸侯諸侯許之歸則不失位矣今咺書自晉復歸著其位已奪恃晉復得歸爾故曰惡元咺而罪晉文（蕭楚辨疑）

春秋書入與歸其文正相反歸善辭也有非善亦曰歸者以國逆之也入惡辭也有非惡焉亦曰入者以其非國逆也王猛入于王城天王入于成周正也非不善者而書入以見成周王城已爲子朝之黨所據王以兵勝而入之非王城成周逆而受之也許叔入于許異乎齊小白陽生莒展輿之入也非國逆之也衞侯入于夷儀比鄭伯突衞侯朔之入亦有閒矣若良霄樂大心爲國賊臣其書入乃惡辭又皆反國也而有難易逆順之別焉其入也易則謂之歸歸順辭也其歸也難則謂之入入逆辭也鄭突因忽之弱（桓十五）曹赤因羈之奔（莊二十四）衞侯鄭先誅瑕咺（僖三十）蔡侯廬陳侯吳復返故國（昭十三）邾益衞彄有助之者（哀八　哀十）曹伯趙鞅有請之者（僖二十八　定十三）蔡季楚比有召之者（桓十七　昭十三）其國莫爲之難則其入也易故同謂之歸也大夫而志歸者其罪釋也復得其位故也鄭忽之出宋立突以篡之衞侯鄭之出晉立叔武以代之曹襄爲晉所執而分其地衞衎爲臣所逐而不得入其失位非其罪也故於歸以復位言之許叔之入許鄭雖與之非國人之謀也（桓十五）陽生之入齊齊雖召之非國卿之意也（哀六）鄭伯之入櫟（桓十五）小白之入齊（莊九）衞衎之入夷儀（襄二十五）去疾之入莒（昭元）衞朔之入衞（莊六）王猛之入王城（昭二十二）天王之入成周（昭二十六）其國有與之競則其歸也難故同謂之入也大夫而志入者欲以叛也復入者欲覆其宗國也（張大亨通訓）

胡傳云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一順辭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辭一逆辭莫逆於突歸鄭赤歸曹而書歸莫順於王猛入王城天王入成周而書入則順逆之說有時而適相反矣凡書歸皆易辭凡書入皆難辭蓋凡以亂而入以衆而入者書入可以安而歸者書歸此史氏之文聖人因之而不革而其事之善惡聖人之襃貶不與焉○桓十一年突歸于鄭書歸十九年入于櫟書入一突也前書歸後書入豈前之歸爲順而後之入爲逆乎前之歸恃宋與仲後之入宋怒而仲不納忽在鄭而突入其旁邑蓋亦難矣故知歸入無與於襃貶也（華學泉疑義）

返國而難則書入莒去疾是也展輿據國而強入焉難可知矣而鄭伯突衞侯朔則爲逆辭不獨其事本逆也魯宋衞陳蔡同心助突晉魯宋陳蔡以納朔而抗王師則其入也何難乎返國而易則書歸鄭世子忽衞侯鄭衞侯衎是也突既奔則忽之歸易矣叔武爲守王與晉釋之則鄭之歸易矣剽既弑則衎之歸易矣（方苞通論）

歸者未必盡善以內外有援爲易辭耳入者不必盡惡以內外有難爲難辭耳惟復入則甚惡（俞汝言平義）

○書立（取衞立晉不與立辨）

書立四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武宫煬宫皆非所當立也故書法同晉爲國人所與子朝獨爲尹氏所與故書法異（李廉會通　隱四年）

衞人立晉一國之公也尹氏立朝一族之私也（汪克寬纂疏　引程迥同上）

嗣子有常位不必言立言立不宜立者也（御纂直解）

書立君二衞人立晉不告於王慨天下之無王也尹氏立王子朝晉不之問慨天下之無霸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隱四年冬衞人立晉

左衞人逆公子晉于邢十二月宣公即位○穀梁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晉雖諸侯之子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於衞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

置其君之罪胡傳○立君之權在天子職在方伯司寇擇當立之君而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正也若衛人自立之則天下無復有共主而君不得爲臣綱矣衛人立晉猶曰衛人自立晉矣不辭費而聖人傳世尊王之心昭然可見程端學本義○殺州吁者石碏也則迎晉者亦碏也乃不同碏於尹氏之立王子朝而書衛人明非碏之私也不同晉於齊小白之入于齊而書衛人之立明非晉之爭也州吁討而衆望在晉稱人者見碏之從衆晉之得衆也然衆可以討賊而不可以立君晉可以爲君而不可以立於衆國承之父命出之王衛人不請於王而擅置其君晉利國人之奉已而專有其國皆非也人可立君則生事以邀功市恩以竊國階之亂矣特書立以止亂也鄭棐直解

春秋亡公子自外入而得國者多矣如齊小白陽生入于齊突歸于鄭赤歸于曹之類或書入或書歸皆不以立書也惟衛宣不書入歸而變文書衛人立晉諸儒以爲不禀王命而立君不與其立論固正大但春秋之世大夫立君如季友之立僖襄仲之立宣宋督之立馮齊高國之立小白晉趙盾之立黑臀欒書中行偃之立周齊陳乞之立陽生皆不禀命於王不承國於父而立者何以不書其立而獨書此春秋於四國伐鄭之後繼書衛人殺州吁于濮又繼書衛人立晉見衛人能不以簒賊爲君相與仗大義而誅之所以不書入不書歸而變文書立以表異之至其不禀王命則褒之中而見責備之意者也當是時四國連兵而來爲簒賊植黨州吁之勢成矣而石碏以告老大夫非有權位之可倚毅然以討賊自任不動聲氣元惡即除乃逆晉於邢而立可謂人臣之甚難是故變文特書以示別異而中見

責備之意謂之責備則可謂之直貶斷斷乎非春秋意也家鉉翁詳說○爲弒君者所立因遂不討賊有雖討之而不以其罪胡氏所謂幸於禍而忘其讐誘於利而忘其辱者非春秋所與也獨衛晉者異於是石碏得討賊之誼宜公無取國之嫌故特書衛人立晉於殺州吁之下見其不與晉惠齊景宋莊諸公同齊履謙諸紀○石碏滅親定亂討叛反正天下多之故特書如此二傳乃以爲不正然則孰爲正乎俞汝言四傳糾正○遇弒而討賊立君以葬先公春秋時僅見衛事故通經外君繼故而立者皆不書獨書此一事當是聖人以衛事示後人遇變當如此而於晉於衛人未有深責也宋殤弒而馮立宋閔弒而御說立晉靈弒而黑臀立晉厲弒而周立不書立者賊未討也討賊立君惟衛與齊而小白書人不書立者有爭國殺糾之罪也然則於晉何責於衛人何責公穀皆言立者不宜立也而公羊不言所以不宜立之故穀梁以爲立君以正不以賢夫衛桓之世適有無存亡不可攷何憑而斷晉之不正邪程子胡傳以爲不請命天子不受命先君書立以著擅位之罪諸儒爲之說曰宋馮宋御說晉黑臀晉周之不書立彼有賊不討君不葬之罪齊小白之不書立有爭入殺糾之罪故其擅立不足以責晉無諸人之罪故罪其未請命未受命若是則獨以請命受命之義責晉春秋不若是之苛也故知書衛人者著衛人之公非若尹氏之私也書衛大立晉者著晉爲衛人所立非若朝爲尹氏所立也不書公子晉原未受公子之命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春秋書弒二十四繼立者非弒君自君即奉自亂賊非兄弟爭國即藉手外援衛晉有一於此乎聖人究觀終始以爲此二百四十二年絕無而僅有爰大書

特書曰衛人立晉以見繼世者非討賊不可爲君非得衆不可爲君也先儒不察責以不承國先君不稟命天子憶討賊如衛得衆加晉苛求尚爾彼簒奪者何以言之萬斯大學春秋隨筆○按傳衛人送公子晉於邢則以齊小白入于齊之文例之當書曰衛晉入于衛乃以衛人立晉爲文者葢著石碏之忠於謀國也以大義討賊以大義立君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大臣定亂之功未有出碏之右者觀宋之納鄭突秦之納晉夷吾皆責賂無已兵連禍結則碏之立晉其功大矣故一則書曰衛人殺州吁再則書曰衛人立晉語氣正相類先儒乃謂聖人著其擅立之罪然則書衛人殺州吁亦爲著其擅殺之罪乎葉酉究遺○晉未見其不宜立也雖不命于先君而國不可以無主爲衆之所予則入而承其統焉可也葢異乎不待迎而入國者矣予之也何焯讀書記○舍

是無立君者乎有之有則何以不書不告也春秋之初理法尚存以立君爲重事故以告辭及魯而書其後亂賊公行以立君爲常事不告故亦不書也郝敬行說略○愚按舊說以爲不宜立其義亦正大然讀家氏齊氏諸說則經意固予之而非責之也而張氏萬氏葉氏說尤得特筆之旨郝氏則謂後此立君者不告不書此尚見春秋初年之禮法持論亦通並存之又按胡傳本程子以不書公子爲貶非也張氏自超駁之又詳貶不書氏駁辨門

昭二十三年秋尹氏立王子朝

穀梁立者不宜立者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子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稱天王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不當立者也特稱立而目尹氏見世卿之擅權亂國胡傳○

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杜注○衛晉係衆人同欲立猶且不可今尹氏一己之私而立之以亂周室罪尹氏也高閌集注

○立不書衛剽公羊說辨

義見前衛人立晉家氏張氏郝氏說

桓二年宋莊公馮　莊十二年宋桓公御說　宣二年晉成公黑臀　成十八年晉悼公周

張氏說見前立晉

桓十六年衛黔牟

方氏說見辨諸侯失地名門衛侯朔出奔齊

襄十四年衛殤公剽

公羊以剽不書立爲惡衛侯誤矣剽立於孫甯之手與衛人立晉不同故不書立豈惡衛侯乎彙纂案見襄二十五年

○書納 書納書伐納公羊說辨 王諸侯納大夫非正辨 納者不宜納辨 糾小白是非辨 諸侯納諸侯 納頓子穀梁 說辨 納捷菑公穀說辨 書納內不受辨 納衛輒蒯聵 納北燕伯公羊說辨 公穀胡傳說辨 書奔人 于戚公羊說辨 納孔甯儀行父左傳杜注說辨諸家于楚討賊辨不繫桝 書說辨

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胡傳莊九年

公羊云納者入辭也非也納者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又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非也有伐而納者有圍而納者有未嘗伐未嘗圍而納者各據實書之耳劉敞權衡莊九年

言歸入自某者挾彼國之勢其重在於歸入之人書納者其重專在於納之者矣葢王政不綱國君世子大夫歸復廢立不由王命惟諸侯之強有力者專之罪惡淺深各存乎其事矣張洽集傳引劉絢僖二十五年

書納者六皆用師以納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也僖二十五年楚子圍陳納頓子圍而納之也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則

趙盾帥師以納之也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則楚君用師納之也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皆以師納之也凡言納者內弗受而强制之辭此葢內無為之助而自外用勢力以納之耳說者曰納者不宜納也此言過矣諸侯之入其國有書入者有書歸者有書納者歸易詞也入難辭也納者內莫為助之詞也呂大圭或問昭十二年

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猶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也頓子北燕伯舊是國君故稱其國納衞世子蒯聵于戚者以上下無衞文故稱國也孔疏見文十四年

趙鞅之納蒯聵比趙盾之納捷菑則有間矣諸侯而廢置諸侯不可也況大夫乎然趙鞅之納正故蒯聵稱世子若趙盾之納不正故捷菑不稱世子蕭楚辨疑

國君世子于國其所自有迫於强臣逆子而不得入其書納者順辭也大夫去國則義已絕而假外援以抗君父其書納逆辭也公子書納著其乘亂爭國之迹也而先儒皆以內不受為義誤矣方苞直解宣十一年○以書納蔽罪納者非也是非各存乎其事不係乎書納又通論

文定謂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義亦未盡諸侯而為强鄰巨族所迫納之正也若得罪宗廟社稷為天王所討納之非正也大夫而得罪失位納之非正也若為同列所逐或有故不得已而去於故君猶有未絕之義則請於其國而納之未害非正也何必以世不世為論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愚按書納內弗受也此即所謂不受而强致之也非不當納之謂也凡納有宜納者有不宜納者其為强制則同以為內弗受者義可通以為凡書納皆不宜納則非也劉氏敞駁穀梁恐誤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傳稱鮑叔牙以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來奔則二子在國寵均勢敵故國內各有其黨齊大夫來盟于蔇直是子糾之黨來迎子糾耳若其舉國同心共推子糾來迎即宜付之不須以盟要之今既與之盟而興師送糾是二公子各自有黨須伐乃得入故公伐齊也昭十三年傳稱桓公有國高以為內主則國子高子是小白之黨也彼迎小白既早公送子糾又遲公伐齊納子糾始行即書小白入齊得告乃書故至齊之時出小白之後孔疏○伐齊納糾欲納之而實未能納也故納而得入則書其國楚人納頓子于頓楚人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是也未得國而入於邑則書邑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是也莊公納子糾以國則小白已君以邑則糾未能入

故但書納以見其不能納也呂大圭或問○志讐而納其子輿師以助不正書公伐齊書納糾而罪惡著矣汪克寬纂疏○此未成納也宜從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例書之而曰伐齊納糾者著公以伐齊為名而意主於納糾也高澍然釋經○既盟矣而又伐齊以納之者必齊大夫於糾與小白之間各有援立之私而來受盟之大夫不能得之於欲納小白之大夫也葢蔇魯地也齊大夫既來受盟必不速渝公既盟而不即納必知齊人有不欲立糾者而整師徒以壓齊衆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納者逆辭也入者難辭也凡書例必曰某國某名糾與小白均非世嫡均無先君之命則未知其孰宜立也春秋著其爭立之本末已爾說春秋者或以為糾宜為君或以為小白當有國者皆非也牛運震傳○愚按李氏廉曰子糾二傳皆以為當納趙氏程子胡氏以為不當納葢

杜氏以糾小白並齊僖之子而糾長故當立獨程子以史記證之定以糾爲襄公子於是魯納讐之罪明定以糾爲小白弟於是糾不當立之義著按李氏此說尚未得爲不易之論見後書入門齊小白條下糾小白考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穀梁納者內弗受也○圍陳而納頓子明頓子迫於陳而出奔楚納之知其出奔楚孔疏○不與納也蓋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中國不能修方伯之職使楚人仗義納之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胡傳○胡傳義甚正獨所謂不與納者意太曲蓋春秋與楚之納以罪陳及中國諸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此見諸侯不能恤小反使夷狄行其義閔中國無霸也張洽集注○頓國小弱介於陳楚陳欲兼併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

此年納頓子保全微國以示恩責義於陳以示威皆爲圖伯之地汪克寬纂疏○呂說見上○穀梁云納頓子者陳也按經文楚納之何關陳事陸淳辨疑○何休曰陳納之何以不言陳穀梁疏引鄭元起廢疾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按此譏其不量事而勞師爾聞義能止善可補過何足大之又曰其稱人何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亦非也縱令諸侯豈得專廢置國君乎穀梁曰稱人微之也亦非也按例宣公以後侵伐多書卿名文公以前皆稱人非貶也陸淳辨疑引趙匡○晉爲盟主諸侯立子有弗善當馳使問其孰當立不當遽興兵入國此趙盾始謀之不審也郤缺以諸侯之師次於城下始知貜且爲長而還輕動大衆者盾也知義之弗克引而避者郤缺也家鉉翁詳說○盾執伯國之政奉不正而奪正其罪甚矣汪克寬纂疏○公伐齊納糾糾與小白爭入也書小白之入而納糾之弗克可知晉人納捷菑于邾貜且已定位而捷菑爭之也故必書弗克納戴祖啟五測○貶書人殹辨參看書人門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杜注陽卽唐不言于燕未得國都○欵播越在外十年矣不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於別邑而已高閌集注○言納者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劉敞傳○凡言納者强致之辭內無助而外用勢力以納之耳或曰納者不宜納也非也書之曰北燕伯是燕之君也豈有

不宜納者邪呂大圭或問○三年北燕伯出奔六年齊將納之不果亡在外十年矣終能納之於境內其䘏隣濟難之義得矣湛若水正傳○北燕伯非齊師則不可得入然但于陽而不于燕則齊人爲義未力而逆臣盤據猶固也賀仲軾歸義○陳君舉家則堂謂書奔又書納者惟北燕伯衛蒯聵是內不受之辭非也苟蒯聵爲內不受則不當書世子況北燕伯國其所有者乎書納某于某者難辭也言拒於强臣逆子不得遽反其國也方苞直解○昭三年經書北燕伯欵出奔齊今經又書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其爲諸侯明矣公羊乃摘伯于陽三字而以爲公子陽生不惟昧經旨雖訓詁亦懵然也程端學辨疑○公羊謂納公子陽生其謬明甚是時孺子荼未生陽生何所嫌而奔燕王夫之稗疏

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無事乎納也凡公子出奔復國者其順且易也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蒯聵書納稱世子罪衛人拒之也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所以稱世子也繫納衛世子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見矣胡傳○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三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陳傅良後傳○言納世子明所納者正罪乎晉納捷菑言于戚見爲輒所拒而不得入于衛也高閌集注○輒之立非有靈公之命也蒯聵初不過以疑似之迹出奔以待父

之察爾輒遂以父爲罪人靈公卒而遽立乎其位無父甚矣趙汸集傳○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父而不與其國爲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此說得之公穀王父命之說非是李廉會通○書帥師書納于戚著其見敵於衛著輒與國人之罪也王樵輯傳○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人倫不正甚矣正名一語雖爲衛輒而發考春秋所書若州吁若惠公若公孫剽其禍亂皆由不知正名之罪然後知聖言所包者廣齊履謙統紀○以王父命辭父命此曲說也王父者因父而得稱者也既無父安有王父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書世子蒯聵即正名也並無輒當立之意亦無當立公子郢之意蓋輒貪國拒父但知有土地不知有父子夫子正名但使之知有父子知有父子而衛之國定矣天下

之爲父子者亦定矣陳遷鶴紀疑○夫子正名之論不爲衛君之論明言輒之非矣春秋書納聵于戚而不得入國罪輒之拒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胡傳云書納見蒯聵無道爲國人所不受非也北燕伯頓子書納則非無復國之道可知矣書納於某地者明拒於強臣逆子不得遽反其國也使蒯聵之罪不得復承嗣則不宜書世子方苞直解○古今未有子爲君而父欲奪之者衛當日使有如穎考叔李泌者調劑其間不至如此由趙鞅志在圖范荀欲居蒯聵爲奇貨以購成衛亂鞅乃罪魁也張尙瑗左傳折諸○公羊曰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非也但得入戚未得入衛故不得言衛何以見父得有子乎劉敞權衡○參看書圍門

哀三年圍戚彙纂案

以上納諸侯

宣十一年冬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穀梁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范甯注輔相鄰國有不能治民者而討其罪則可二人與君昏淫當絕而楚強納之是制人之上下○此二臣者從君於昏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特書曰納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奈何豬徵舒之宮封泄冶之墓尸孔甯儀行父於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胡傳○左氏曰書有禮也非也以納亂臣爲有禮孰爲非禮陸淳辨疑○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愚按楚子初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已乃入陳而縣之是以盜賊之行給而取之也討賊者如是乎徵舒弒陳

靈者也甯行父昏淫致陳靈之弒者也以法則徵舒之罪重以情則甯行父之罪尤重今殺徵舒而納甯行父討賊者如是乎楚子受甯行父之奔故殺徵舒爲二子報私忿欲因而利之耳諸家與楚以討賊何過邪日鈔黃震 ○楚子不討而反納之其殆二臣許以陳賂楚故使之爲鄉導歟通說黃仲炎 ○入陳即納甯行父則知謀出兩人而陳自後從楚不貳者以兩人爲主於內也黃正憲翼附 ○二子之惡乃其君之所由以弒者亦與徵舒何異豈可復居陳大夫之位故不繫於陳而書納高閌集注 ○誘君淫戲殺洩冶激徵舒射君以陳餌楚幾滅陳祀皆二賊也罪甚於徵舒所當殺不待時者而反納之非矣王樵輯傳 ○甯行父若書奔則是請討於楚也故不書奔其歸不繫陳不使得爲陳之臣也書曰楚子入陳納甯行父于陳曰入曰納二臣之罪楚莊之惡皆見汪克寬纂疏 ○不繫陳蒙上入陳屬下于陳文也高澍然釋經 ○杜預云二

子能託楚以報讎功足補過書楚復之謬矣此從君於昏致君見弒者也且其奔楚必誘楚子以利縣陳之謀二子實啟之使徵申叔時之言陳不國矣似此陷君賣國之徒尙謂其功足補過甚矣其獎亂崇奸也顧棟高杜注正譌篇 ○楚入陳志在納二臣也書入陳納二臣於殺徵舒之後著其伐既服之國納亂國之臣之私也張自超宋辨義 ○二臣皆從君於昏者不當納而納據事直書而楚莊之不得爲伯討不貶自見葉酉究遺 ○愚按甯行父不繫陳賈逵云絕於陳也高氏閌汪氏克寬本之論雖正而當以高氏澍然說爲允

以上納大夫

○納不書　鄭突劉氏說辨　衛朔公羊劉孫說辨　晉惠晉文公羊說辨　齊孝左傳事辨劉說辨　宋魚石不與納辨

桓十六年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按劉氏曰納突也何以不書納鄭伯于鄭不與納也納突非正也然則書納者皆正乎皆與之乎當以蘇陳說爲允見下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將書朔之入故不言納也言納則罪在納者而入者幸矣言入則罪在入者而納者亦未免也成十八年宋魚石言復入而不言納亦猶是也蘇轍集解 ○不言納以朔入爲重也入不言納是故伐鄭納突伐衛納朔書入而已陳傅良後傳 ○書會伐責諸侯之不臣書入見朔之篡各當其罪書其重也趙汸屬辭 ○不言納省文也下書朔入衛其爲納朔可知矣郝敬行說略 ○公羊以不言納朔爲避王非也據諸侯之心實不避王而經文反爲之隱避是黨罪人也陸淳辨疑引趙匡　愚按穀梁云不言納朔不逆天王之命也意亦同公羊 ○公羊曰此伐衛

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案春秋比事見義先書伐衛繼書王人救衛繼書朔入衛又書公至自伐衛在朔入之後則其爲納朔而拒王命也明矣何必於此先言納哉程端學三傳辨疑 ○愚按劉氏義同上條孫莘老謂書納者皆不當納至於拒天王之大惡罪之尤切故反沒去之其說尤舛苟罪之必著之苟深罪之必特筆大書之豈有反沒之者乎

僖九年　十年傳　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公羊云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爲文公諱也何休注惠公文公出奔不于嵗絕還入爲篡文公功足以掩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皆不書悉爲文公諱故也　按此乃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故穿鑿陸淳辨疑引啖助

僖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襄乘齊亂圖伯也傳者謂納孝公若然則伐齊之下當書納

公子昭如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之例或於伐齊之下書齊昭入
于齊如莊六年四國伐衛衛朔入于衛之例經文不見納昭事
蹟朱睦㮮辨疑○左云齊桓屬昭於宋襄故納之夫桓自立其子何
藉於宋蓋宋襄前已伐曹以爭伯今因昭奔宋因誣稱受屬而
伐納之昭立則齊從宋天下孰敢不從宋是挾齊而巧於求伯
也春秋推見至隱不書納而書伐以爲宋志非納也直伐喪以
亂齊而已矣直解御纂○不書納昭不書昭入事跡不明則曲直
亦不著據左氏則昭奔宋而宋納之若宋納昭而齊人與戰則
是初不受昭師敗而後昭入矣何以昭不怒齊人而仇四公子
邪又易牙寺貂既立無虧五公子並起而爭何以四公子不奔
而昭獨奔邪且齊既不受昭何以急殺無虧邪使內殺無虧而
外拒昭必有衆議援立之公子內議未定何所主而抗宋師邪

當是齊桓卒無虧既立五公子之徒共殺無虧宋襄意在立昭
齊人亦定議立昭而獨不悅宋之脅我以師故激而與戰戰敗
昭立而宋師退四公子無忌於昭之立故昭立亦不害於四公
子而左氏孝公奔宋之說不足憑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張說又見主
兵首書門○下書師救齊魯將與宋抗也而宋師勝殺無虧立
公子昭而還魯以爲恥故宋之納昭無虧之殺皆不著於册書
舊史所無孔子不能益耳方苞直解○愚按諸說傳文誠有可疑直
解獨推見宋襄當日情事聖人筆削權衡論特超卓方氏謂舊
史本不著納昭事亦通張氏疑昭未奔宋所辨亦有理舊說皆
本劉原父謂不與其納不正不書非也義已見前

僖二十四年傳秦伯納重耳

左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二月丙午入於曲沃丁
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粱不書亦不告也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葉氏酉說見下成十八年

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

左傳見書伐門○晉人納捷菑于邾則書弗克納此不書齊侯
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也但齊景終
以賂止本無定燕之心惟恃强陵弱耳故止書伐汪克寬纂疏家鉉翁詳說

以上納諸侯不書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不言納楚鄭以兵脅宋而魚石自入焉爾若以爲不與納然則
言納者是與之乎呂本中集解○公孫甯儀行父言納而魚石不言
納蓋楚莊誅陳之罪人疑若無罪故書納以正其罪魚石之入

先言楚鄭之伐已著其納亂臣矣故書復入而已蘇轍集解○書伐
宋不書納者楚既得鄭而伐宋志在盡征諸侯魚石則欲據邑
叛君害其宗國一書伐一書入各書其重也趙汸屬辭○魚石欒盈
不曰納者石援大國之兵伐取其地盈率故邑之甲晝入其都
是皆欲亂其國者也若但書楚齊之納則其罪不彰故以復入
書也張大亨通訓○不書納或曰不予納也然則孔甯儀行父書納
將予納乎甯行父不繫陳或曰絕之於陳也然則魚石繫宋將
不絕之於宋乎蓋春秋指事原情文成義立非可執例求也甯
行父志在復位楚子志在討陳得納而其志皆遂矣故書納魚
石未嘗不志復位而楚子志在亂宋豈納魚石遂已哉故不書
納而書伐伐而魚石入彭城則可據險而扼宋矣借宋之魚石
以扼宋故繫宋也不書叛者楚驅之以亂宋耳義不繫於魚石

也直解彙纂○傳稱楚納而經書魚石復入者蓋納是憑藉歸國
猶是順辭不書入不見其乘勢逞強直據之也俞汝言平義引經翼○陳
孔甯儀行父書納借楚之力以復國而安其身無他志也宋魚
石不書納將入而爲亂意不止於求復楚人之意亦不止於納
魚石也所以不言納也方苞直解○書納則譏存納者而賊臣之罪
猶有所歸矣故没之也高閌釋經然○若書楚納則似專以不當納
爲楚罪而誅絶魚石之義不見矣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以
納突莊五年公會四國伐衛以納朔二十四年戎侵曹以納赤
皆不書納其義正與此同至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於莒則莒
公子召之齊特遣兵送之耳若以納書尤非其事之實矣葉酉究遺
○愚按諸說合參義備劉氏不與納不書之說張氏自超亦辨
之

襄二十三年夏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傳云楚納之
又　晉欒盈復入于晉
蘇氏說見不書自某入門張氏說見上
以上納大夫不書
○書入左杜闕辨　李氏褒貶說辨　許叔穀梁胡傳說辨　鄭
突不書入鄭舊說辨　衛朔公穀說辨　齊小白公羊說
辨　糾小白長幼諸說辨　衛獻公羊說辨　紀季穀梁說
辨襃季辨　鄭良霄胡傳說辨
左氏歸入例最爲抵牾杜氏委曲牽合尙不能一曰凡去其國國逆
而立之曰入則許叔入許齊小白入齊國人皆未嘗逆之也衛晉之
入左氏自以爲衛人逆公子晉于邢然不書入也逆者不書入不逆
者書入則何以爲例乎杜氏注惟莒去疾入於莒曰國逆而立之齊
陽生入於齊曰爲陳乞所立故書入與左氏合者二而已矣至於許
叔入許則曰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於鄭突入櫟則曰未得國
直書入無義例於衛朔入衛則曰朔諸侯所納以國逆爲文朔以國
逆告於小白入齊則曰二公子各有黨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衛侯
入夷儀則曰自外入非國逆之例夫辭一而或曰非國逆例或曰從
國逆例或曰無義例或曰以國逆告則又何以爲例乎葉夢得春秋攷
有當入而言入者難辭也有不當入而言入者逆辭也許叔小白當
入者也鄭突衛朔不當入者也齊陽生入于齊與小白書法雖同然
下書陳乞弒荼則陽生爲篡矣讀經當合上下文觀之汪克寬纂疏莊九年
大夫書入事與諸侯同而義異入者難辭諸侯而強入難之者非臣
民則當國者故其事猶有是非焉若大夫而強入則惡矣方苞通論
愚按李氏廉謂諸侯入國例許叔宜復國而得其道故書入書字齊
小白陽生莒去疾可以有國而無君父之命故書入不書公子鄭突

衛朔亂倫失正則逆也故書爵書名書入獨衛獻入夷儀侯其改過
故書爵書入而不名此拘於名字褒貶爲說者辨詳另門不可從也
桓十五年夏許叔入於許
其稱入何難也何難焉爾鄭幾滅之逆其亂而後能入也劉敞傳
○特書許叔入于許見許中興於叔也按例國逆曰歸否曰入
叔書入者亦見許無人焉而叔自入也程公說分紀許世本引黎錞○隱十
一年鄭入許使許大夫奉莊公之弟叔居許東偏至是鄭國多
故許叔乘之復有其宗社非若逃亡公子自外而得入者比也
或者乃謂許叔不告天王方伯伸大義以復其國乃乘鄭亂而
得之以是爲春秋所貶其不然歟是時天王之令不行方伯連
帥皆黨凶怙亂之人許叔將以誰告家鉉翁詳說○穀梁曰其曰入
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然則蔡侯盧陳侯吳書歸豈歸以

其道者乎此亦拘於以入爲內弗受之說爾（葉夢得穀梁傳讞）○穀梁傳注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曰歸同之惡入按許已失國矣至此鄭莊死忽突爭立鄭國大亂許叔始得鳩集餘民復其先業事機間不容髮豈得責以上請王命從容歸國乎中與之君積墜緒於既絕責以父授尤理之必無者也下文突入于櫟傳疏復引許叔與齊小白一例聖經之意斷斷不然（齊召南穀梁註疏考證）○許本無罪齊鄭以强逐之今乘鄭亂復入於許曰入於許者無貶無褒之辭胡傳非也（楊于庭質疑）○曰入者叔原在許入之已耳此入字與昭二十二年王猛入於王城同非舊君又非外至故不書復歸而曰入胡氏非矣（毛奇齡傳）○入者難也鄭人守之外無援內無應而許叔能復其土地人民可不謂難乎（何焯讀書記）○入難詞也是時許爲鄭據也何以知之凡諸侯反國爲本國迎立宜書自某歸其反國之辭書入者亦宜僭今皆不類又許自三國入後至是始見而許逼於鄭亦爲鄭據也胡氏以爲不俟王命夫許亡於鄭而非見黜於周者可入則入奚待於命（高澍然釋經）○許失國十五年叔始入與蔡侯盧陳侯吳同而書法異者叔既入而後君許故入從其本稱鄭未復之而强入焉難可知矣盧吳楚實復之易可知矣故書歸（方苞直解）○張氏自超說見諸侯兄弟書字駁辨門焦氏說見書歸門蔡季歸于蔡○愚按書入之義黎氏毛氏方氏張氏爲正以爲難詞者亦通穀梁胡傳之非衆辨已詳鄭氏玉又兼逆辭難辭爲說謂莊公若存則叔爲惡而逆若卒則叔爲善而難尤支離無據也

桓十五年秋鄭伯突入于櫟

何以不言入鄭未得鄭也何以不言歸難也因欲殺祭仲而祭仲之援絕矣其歸之道爲難也（葉夢得傳）○趙氏謂衛衎自夷儀入衛書之明衎之當有衛也突自櫟入鄭不書明突之不當有鄭也於義甚正然未晰當日之情事也衛衎之奔也衛人立剽衎未入夷儀十餘年間列於會盟者剽也而衎無聞焉當時已忘乎衎之爲君矣剽弒而不書衎之入衛則後之交政於諸侯者何以著其爲衎也鄭突之奔也鄭人立忽突既入櫟十餘年間忽與子亹子儀不見於經而突如故也當時蓋莫不以突爲君矣子儀既弒即不書突之入鄭而後之交政於諸侯者可以知其爲突也蓋不書入鄭則兩鄭之會不疑於非突一書入鄭則垂之遇疑於子儀矣（張自超宗朱辨義）○[illegible]突入櫟後諸侯皆以突爲鄭君故入鄭不告而史無其文（方苞直解）○衎之入夷儀與突之入櫟同甯喜之弒剽而衎復歸與傅瑕殺鄭子而突復歸同衛之殺甯喜與突之殺傅瑕同然甯喜之事備書首末而傅瑕之事不見經以爲不告魯鄭鄭國不應如是忽略陳氏曰鄭伯雖在櫟嘗與諸侯會於垂則君國矣是故殺忽不書殺子亹子儀不書以三子之不書知突之已定也以剽之書弒知衎之猶未定也突止書入不書復歸衎書入又書復歸見剽弒而後得國也（李廉會通）○公羊曰不言忽之出奔忽之爲君微也愚按事詳左氏忽是時並無出奔之事公羊誤也

莊六年夏衛侯朔入于衛

左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二公子宣公之兄弟）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殺之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桓十六年）十

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羣公子惠公奔齊按桓十二年衛侯晉卒至是時朔立已五年莊公五年冬伐衛納惠公也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穀梁入者內弗受也爲以王命絶之也○入有二義一難詞一逆詞朔藉諸侯之力逆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於衛其勢無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胡傳○衛朔得入國天子之威命盡矣公與諸侯之罪不容誅矣故書伐書救書入以著其惡孫復尊王發微○諸侯反國未有不言復者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不言復未得國也蔡侯廬陳侯吳不言復非奔君也朔奔君而變文書入示義不得入也方苞直解○書入著朔之抗王也如以復歸爲文則同於衛衎之自復而諸侯與朔之罪皆不著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公穀以名朔爲貶胡傳因之謂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駁辨見另門○劉駁杜注見後不書復歸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仲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公羊云納者入辭也非也納者得入不得入未可知劉敞權衡○穀梁曰以惡曰入小白之惡在殺子糾不在於入入者但志其難耳穀梁非也孫覺經解○入者難詞有魯兵奉糾故小白亦藉莒兵而後入非如歸之易也吳澂纂言○入難詞公羊以爲篡辭非何焯讀書記○書入難之也齊有魯師而諸大夫不盡黨小白也高澍然釋經○書入不過由外入內之義納則有諸侯之師爲之納之一書納一書入皆史書常法不立義例毛奇齡傳○史記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召小白于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小白佯死以誤管仲載溫車中馳行有高國內應得先入按左氏載桓公入齊事太略應據此補之張尚瑗左傳折諸○牛氏說見書納

附　糾小白長幼考

程子曰桓兄糾弟皆襄公子襄公死桓當立書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薄昭與淮南王書謂齊桓殺弟未可以此證其必然彙纂案章昭注漢書薄昭此書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趙氏汸曰時漢文於淮南爲兄故避兄而言弟是薄昭所云乃一時遷就之語程子及胡傳據公穀經文稱糾不繫子遂直以糾爲弟朱子論語或問引用程子說而及其答潘友恭書又以薄昭所云爲未必然蓋兩存之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爲據而參以夫子答子路子貢之言斷之可也蓋聖人之於人不以罪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罪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小白與糾之長少亦明矣蓋仲之所以不死者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汪克寬曰昭十三年左傳叔向謂齊桓爲衞姬之子有寵於僖杜預本之謂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公羊謂小白稱入爲篡詞穀梁謂書入以惡之史記亦序糾於小白之上皆以糾爲兄小白爲弟然以經考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羈繫曹而赤不繫曹則嫡庶之辨也捷菑不繫邾而書弗克納則長幼之辨也今小白繫齊則鄭忽曹羈之例也糾不稱子而稱納則捷菑之例也是小白當立而糾不當立明矣以經別傳公穀杜氏不可信也況夫子盛稱管仲之功而不責其事讐不別其長幼是非豈不灼然可見哉○杜預以桓公子糾爲皆僖

公之子既非讐人之子春秋何故深罪莊公三傳並以糾爲兄當立則桓乃篡賊夫子何以許管仲之不死程子以桓與糾爲皆襄公子以糾爲弟蓋以大義斷之不第據薄昭與淮南王書也顧棟高三傳異同表○杜氏以糾爲兄程子以糾爲弟史記謂桓與糾皆僖公子程子則云皆襄公子程子所據薄昭之書杜氏所據荀卿之語以經傳攷之二說皆未得其實胡傳於納糾從公穀不稱子於殺糾從左氏稱子雜用三傳意爲去取夫聖經必無一人頃刻變易之文必如左氏而後經有定論稱子者從乎襄公而言猶子般爲莊公子在喪之孤也據傳韓宣子謂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則桓爲襄公之弟明甚若糾乃襄公之子故在喪稱子小白乃襄弟故但以名書是糾非小白之兄抑非其弟乃其從子也分當立而桓奪之耳至夫子稱管仲之仁則自論霸功初不以糾之不當立予其從義也第從義而已而遂曰微仲被髮左衽乎王夫之稗疏○愚按此說獨創而甚確與下葉氏張氏同○按史記以小白爲弟程子謂小白爲兄以繹文及左氏傳考之皆非也二人本非兄弟小白乃僖公子子糾乃襄公子觀左氏傳稱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小白出奔蓋恐不爲其兄所容故出奔以避其禍也及亂作而後管召奉公子糾奔魯使糾與小白皆僖公子小白畏禍糾獨不畏禍及乎此一證也又殺兄弟宜目君如天王殺其弟佞夫是也糾若與小白爲兄弟則後取子糾殺之不當書齊人此又一證也公穀納糾不稱子左氏則稱子至殺子糾三傳皆有子字春秋時君之子稱子其非兄弟尤彰彰明矣此本梁氏錫璵說葉酉究遺○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吾不生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

君之命矣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立之耳張尚瑗左傳折諸○愚按據此糾有先君之命則糾爲襄公子可知正與葉酉王夫之說相合○愚按程朱汪李顧諸說齊桓入國既順則書入是難辭非逆辭也而攷證糾非兄弟乃叔姪則王氏夫之葉氏酉之說極爲精確可以一洗舊說如披雲覩日矣○又按趙汸屬辭本史記子糾之母魯女小白之母衛女謂魯女班在衛女上糾貴應立其說揆之立君以長不以貴之義更不合

附　管仲不死相桓論

管仲之事論者疑焉不死其主而相其讐宜若得罪於名教今反見稱於孔子何邪向若桓殺糾於未入齊之前是兩公子爭國相殺讐桓公可也當乾時之戰桓之位已定是桓公者齊之君也糾者齊之亡公子也桓滅親親之恩固可深責然以君殺亡公子非兩下相殺也君殺其臣雖非其罪爲臣之義者敢以爲讐乎此管仲所以事桓孔子所以許仲也知仲之不當讐桓公則知仲未嘗事讐也呂祖謙左氏博議○管仲不死糾難而相桓論者以其忘君事讐故子路子貢疑其未仁乃夫子盛稱其功而不言其罪蓋糾非仲之君而桓非仲之讐不當死而不死故無罪耳非謂功大可掩過也程子因薄昭書有齊桓殺弟一語遂以證糾幼桓長謂輔糾爲非義糾死爲實當故聖人不責仲死而稱其功愚謂仲之應死不死亦不繫乎糾之長幼而繫乎糾之君不君如糾幼而既立若晉奚齊卓子則固君之而固臣之矣不死爲不忠糾長而未得立不過一長公子死之爲傷勇今糾未爲君仲與忽豈得爲之臣桓亦先公之子苟主宗社誰曰非君仲與忽固齊臣也豈得讐之明乎糾之非君桓之非讐則

仲忽之不當死灼然矣安取乎長幼之辨邪若糾既為君則臣分已定仲雖建有大功豈得以事讐之動掩其忘君之罪而忽之死宜與荀息並美豈以匹夫匹婦之諒小之哉故斷仲忽之處糾當辨君臣不當辨長幼也徐庭垣管窺○愚按兩說為論語此章確論亦可以息紛紛糾桓長幼之辨矣

襄二十五年秋衛侯入于夷儀

不言入衛未得衛也剽在則其歸為難入難詞也葉夢得傳○公羊曰曷為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弒也非也衎雖失位非剽臣也剽雖得國非衎君也春秋豈謂衎為諼君乎哉入于夷儀者猶突入于櫟公在鄆爾劉敞權衡○剽之君衛久矣一旦晉復以夷儀處衎是使衛有二君也有一國兩君而不亂者乎吾甚怪晉既定剽於始曷不更慮其終既恤衎於終曷不早定於始也萬斯大隨筆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左莒展輿立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齊公子鉏納去疾○去疾之有國宜也然知有國而不知討賊不得為有父齊之立去疾禮也然知立君而不知討賊不得為知義姜炳璋讀左補義

哀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左傳見弒君門○此與小白書入同然小白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矣荼弒在陽生既入之後然其謀實定於陽生未入之前不得與小白比也家鉉翁詳說○以弒荼故書陽生入以殺子糾故書小白入陽生小白不能無罪晉夷吾入於殺奚齊弒卓之後則夷吾之入不書矣陽生之入陳乞入之故弒荼罪陳乞小白之入齊人入之故殺子糾罪齊人春秋治楚比弒虔之罪則以自歸為文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楚比與陽生皆國人召之而或書歸或書入何也楚虔亟暴國人從亂如歸而召比則易可知陽生竊入而匿於陳乞之家則難可知方苞直解

以上諸侯書入

莊三十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穀梁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其言入何難也休地以去國降志以事讎非季之心也以宗國為寄矣不書叛受命於紀侯也若季不能守國專析其地實私享其利者是春秋所惡也趙鞅之叛以無君命故也劉敞傳○強大吞併小國不能校巽詞下敵以存宗祀書入閔之也張洽集注○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春秋書以叛使紀季不告於紀侯雖以存祀與庶其何異夫惟紀季入齊而後紀侯可以去國則紀季不失為仁紀侯不失為義是以紀季特書入紀侯特書去皆不以為奔焉葉夢得傳○

春秋之法人臣竊地以逃者書奔季不書奔則非奔也人臣竊地以自恣者書叛季不書叛則非叛也不書奔不書叛直云以酅入齊是求存其宗祀而已呂大圭或問○紀季當紀之危能與其君效死勿去以守社稷者正也至于力不能守奉兄之命以酅入齊求存宗祀亦情之甚不得已者然視賣國忘君棄親事讐者有間矣不曰奔叛所以恕季而罪齊然非褒季也鄭玉闕疑○以鄭之祊而歸於魯以紀之邑而入於齊非歸而言歸非入而言入蓋鄭以賂而進言歸罪之也紀以急而投言入者見其迫不獲已耳家鉉翁詳說○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非也此自往入之入非歸入之入若可受者遂云歸於齊乎劉敞權衡

襄二十六年春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傳見以邑叛門○林父逐君立君本為首惡今衎入已出又

據君之邑以市於大國故書入于戚以叛以罪之于惟輯傳

襄三十年秋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鄭伯有使公孫皙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之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大夫奔而復復而作亂如魚石欒盈良霄春秋書之非特責亂者其君與執政有以召亂耳魚石之禍罪在華元欒盈之

禍罪在范匄良霄之事雖非執政激之而不善處事亦有責焉良霄固有罪公孫黑以私怒攻之亦罪也家鉉翁詳說○良霄出奔鄭人盟之其位之絕可知胡傳主劉敞謂不言復入其位未絕者誤彙纂案○不再言良霄與宋華元異者許鄭接壤方奔而即入也不言復入與宋魚石晉欒盈異者亦方奔而即入也方苞直解

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傳注見以邑叛門○穀梁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

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胡傳見以邑叛門

定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見以邑叛門○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胡傳○詳以邑叛門

以上大夫書入

○入不書晉惠公羊說辨　晉文諸家說辨

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莊公入不書

督弒殤公召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春秋不書鄭納馮不書馮入于宋者以謀出於督既非鄭納又非馮自入也若書納書入則疑於己討督而殺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夏晉殺其大夫里克惠公入不書

張說見前陽生入齊○公羊曰不言惠公之入為文公諱也非也春秋諸侯出入不見於經者多矣不可皆以為義蓋在告不告而已必言為文公諱則鄭突再入與子亹子儀之入孰諱而不書乎此傳拘於為賢者諱之弊也葉夢得公羊傳讞

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文公入不書

文之入不書公羊云為文公諱桓文均有功於天下桓之入不諱文之入何為而諱家鉉翁詳說○愚按家氏云桓之書入為其殺子糾貶之文之入位乃其所宜有故不書則非也高抑崇又謂既殺世子自以次當立故不書入亦未是蓋不告不書耳

昭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庚輿入不書

莒子卒國人殺公子意恢出郊公而立莒子之弟庚輿書殺意恢而郊公之出庚輿之入皆不書也公子爭國非有辨於疑似之際不書也郊公見出庚輿以公弟立無嫌於亂適春秋奚譏焉趙汸集傳○莒雖怨而去疾之卒意恢之殺何來告及魯不會葬莒人銜之故郊公之出庚輿之入不告御纂直解○謹按直解說是

○書歸歸為善辭辨　鄭突公羊說辨　蔡季穀梁辭辨　衛鄭公羊說辨　曹負芻穀梁說辨　歸邾益公羊胡傳說辨　季子杜氏說辨　宋華元左氏胡傳說辨　楚比公穀說辨　晉趙鞅公穀說辨

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也一順辭也胡傳桓十一年

經以篡而書歸者二桓十一年突莊二十四年赤執而歸者二僖二十年衛侯鄭成十六年曹伯也大國得封而書歸者二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也書歸例惟穀梁得之李廉會通同上○穀梁說見下

左氏云諸侯納之曰歸此亦但見自外有奉者皆書歸故云爾不知春秋書歸納不同諸侯納自書納不書歸也葉夢得春秋攷

執君歸不書必伯主釋有罪而後書僖十九年滕子成九年鄭伯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哀四年小邾子皆不書其歸蓋君罪不當廢宜無不得歸者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既會即朝於晉非叛晉也而晉因其來會執之莒邾伐魯晉人因其來會執之於既盟之後則亦非叛伯者故其君歸國皆不復書以其罪不當廢無不得歸之道也若宋以大執小乃恃衆暴寡之爲其歸不足志矣僖二十八年曹伯襄三

十年衛侯鄭成十六年曹伯書歸書復歸晉文與霸曹衛三君挾荊楚叛中國而衛侯廢伯主之命殺其弟之攝君受盟者抑又甚焉晉侯皆不能正以王法廢而黜之乃以巫史之言釋曹伯又取貨以歸衛侯故二君書歸以見其罪宜廢而伯主以私釋之也曹負芻篡立諸侯請討之晉厲會諸侯于戚執曹伯歸于京師不能請於天子誅之以謝諸侯書其歸見厲公以釋有罪累京師也趙汸屬辭

有宜歸而歸爲重者蔡季魯季子陳侯之弟黃是也有不宜歸而歸爲惡者鄭突曹赤楚比趙鞅衛公孫剽孫林父是也賀仲軾歸義成十四年

一說春秋之例歸爲善突歸于鄭赤歸于曹公子比歸于楚趙鞅歸于晉未見歸之爲善也故曰春秋無達例惠士奇春秋說

桓十一年秋突歸于鄭

左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穀梁曰歸易辭也權在祭仲也○書歸二義一順辭一易辭突以庶奪正不順也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易辭也胡傳○傳例諸侯納之曰歸成十八年傳爲宋所納故曰歸孔疏○突自外入篡其兄而曰歸者見祭仲已立之也不曰祭仲立突者聖人原其情實自宋公逼之若書祭仲立突則罪歸祭仲而未見祭仲之本意故蒙上文而書突歸于鄭以見宋公擅立諸侯之罪高閌集注○穀梁得之公羊誤於祭仲知權之說以書歸爲順祭仲之辭非也仲乃春秋之亂臣如何順之李廉會通劉敞權衡○書曰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則突自宋歸可知文省而義備季本私考

桓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於陳蔡季自陳歸于蔡杜注召季立之也按公羊何注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

疾害季季避之陳封人死歸反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先儒並主何氏家則堂因斷以書法謂獻舞失國之君蔡季讓國之賢獻舞名而季字賢否具見書法是封人卒獻舞立蔡季未嘗爲君杜氏以季獻舞爲一人非也愚按此千古相承之誤也春秋本無書字之法詳見另門顧氏所辨季非字乃兄弟承國行次之稱季即獻舞杜氏不誤而何氏誤也備見諸侯之弟不書弟門諸侯兄弟書字駁辨門○季蔡侯之弟即獻舞也蔡桓侯無子莫知誰之立也季于是避于陳今蔡侯卒國無正嗣兄終弟及因陳之援而歸故書自陳歸于蔡以見其順而易也高閌集注○許叔入于許其事其情不得言歸也非貶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其事其情固異於入也非褒也焦袁熹闕如編

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

赤曹僖公也爲戎所納故曰歸杜注○戎侵曹而羈曰奔是曹權
戎而出其君明矣羈既出赤乃入是戎出羈而納赤亦明矣詎
可謂羈大夫歟汪克寬纂疏引陳岳○按公羊以羈爲大夫非歸者易辭爲戎所納故
易義與突歸于鄭同但彼先書突歸而後書忽出蓋祭仲在宋
挈突以歸而後忽出此則羈避兵出而赤乃得歸也吳澄纂言

僖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

左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納玉於王與
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
納我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向也言復歸
今歸不言復何也奔失國之辭也執未失國之辭也陳傅良後傳○
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諸侯失國而復國則稱復
故衛侯初歸稱復以出奔楚則國非其國也其見執而歸之于

京師王不廢黜則未失國也故不言復猶曰出而歸耳胡銓春秋解
衛侯之出奔楚也其會盟書衛子是叔武嘗在位也故其歸也
書曰復歸衛侯之被執也書公子瑕無異辭是公子瑕未嘗在
位也故其歸也但書曰歸書復則是失位也書歸則是未嘗失
位也呂大圭或問○復歸者既失再得歸者原未有失出入之恒詞
耳衛侯出奔楚是爲失國復其位而歸故曰復歸其後雖爲晉
執然王不允晉討則其位未絕雖在京師猶是衛君故從恆詞
書歸賀仲軾歸義○衛侯鄭始稱復歸者霸主惡之國人出之有不
復之勢也再歸不稱復者天王與晉既釋之元咺已死則無難
之者矣方苞直解○衛侯歸之于京師而曹歸于衛譏不在王室也
曹伯亦歸于京師而書歸自京師譏不在晉也李廉會通○公羊曰
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非也公羊例云歸者出入無惡從春
秋歸惡元咺書衛侯亦足矣又謂之出入無惡可乎劉敞權衡○愚
按先書復歸後書歸陳止齋胡邦衡呂朴鄉及賀氏說得之其
以爲勢易者卽未失國之義也方氏所謂前有不復之勢者卽
已失國之義也論皆相通若劉氏敞謂前之書復國固其國後
之不言復國非其國矣李氏廉謂書歸不得歸也似誤

成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

左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自立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
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逃奔宋十六年秋曹人請
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卽公子欣時○公
羊不言復歸於曹何易也公子喜時在內也內平其國而待之
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穀梁曰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非也曹伯何善乎劉敞權衡

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卽位既封
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
吳歸于陳禮也○楚虔遷六小國於荊山又滅陳蔡棄疾卽位
復諸遷國封蔡及陳曰歸者順詞也國其所宜歸也棄疾封之
可謂有恭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胡傳○楚虔滅之
楚平復之善歟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
狄也孔子以陳蔡自歸爲文所以抑强夷而存中國也孫復尊王發微
○陳蔡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書爵書歸言二
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張洽集註引劉絢○陳蔡皆見滅
於楚矣廬與吳未嘗有國也而書歸于蔡歸于陳如固有其國
者然先王建國非楚虔所得滅也廬與吳未嘗有位也而書蔡

侯陳侯如固有其位者然周室班爵非楚棄疾所得封也不言
自楚義亦如此日講解義○此滅國也其言歸何國固其國故使
若有國自歸者也曷為不言復歸凡言出奔而後言復歸二君
未嘗去陳蔡也曷為不言歸自楚不與楚之滅而復之也其名
者繼絕始立別其為何君也牛運震傳○書歸則異於許叔之入許
矣書歸而舉爵則異於突之歸鄭赤之歸曹矣書歸不書復則
異於衞鄭衎之會為君而出奔復國矣蔡廬陳吳以世子之
子宜嗣為君而蔡又周天子所封國楚得而毀其城郭虜其臣
民不得而予奪其封爵絕續其世祀也故書國書爵而以自歸
為文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是許國滅祀絕矣不見有許
男復國之文至哀元年四國圍蔡書許男而許突見于經十三
年而許元公卒葬詳書無異祇若未滅者然又何以與此異耶

恐春秋亦是可詳則詳之以示義不可詳則亦略之也張自超宗朱辨
義○二君歸國是已入國來告之詞汪克寬纂疏引黃澤○歸者易辭又
順辭也郝懿行說略○許胡沈未滅之國道房申已滅之國未滅者
復其君於故國已滅者復其民於故邑也不書楚不以告故史
無文姜炳璋讀左補義

以上諸侯書歸

附 獲國君書歸某于某

哀八年夏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見邾魯交兵門○歸國皆曰某歸于某此獨言歸某于某
何也魯之入邾其始不量力而克之其終也又畏強國而歸之
入之不為討罪歸之不為赦過故變文書之張大亨通訓○復之曰
歸某于某邾子益是也趙汸屬辭○不曰邾子益歸于邾而曰歸邾
于益于邾者蓋言邾子益歸于邾則是邾子能自歸或藉諸侯
之力以歸也今曰歸邾子益于邾則是魯見諸侯之伐已而自
歸之也鄭玉闕疑○不曰邾子益復歸于邾而以魯歸為文者病魯
之陵弱而畏強也葉酉究遺○愚按內書歸邾子外不書秦歸晉侯
恐是詳內略外之辭耳說公羊者謂善魯能悔過未是且外執
君固未嘗無書歸者矣而但書某君歸于某此則曰歸某于某
惟張氏大亨鄭氏玉葉氏酉說得之公羊說張氏自超辨之胡
傳說袁氏仁辨之見邾魯交兵門

閔元年秋季子來歸

左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
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公穀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魯國內亂得一季子

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理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
之辭其實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
起矣朱子語類○慶父之奔也書之其歸也不書惡其歸也季友之
奔也不書其歸也書之喜其歸也是故特書家鉉翁詳說○慶父弒
子般季友奔陳閔公立及齊侯盟于落姑以復之於是季子來
歸而齊仲孫卽來省難既而閔公弒成季以僖公適邾而哀姜
孫共仲奔於是季子以僖公歸立之而齊高子卽來盟然後知
季子之出入皆有請於伯主而齊桓克定魯難皆季子在外之
所為也故不書僖公季子之出入以別於有罪而出者而特書
其賴盟以歸以見季子深謀圖國之志趙汸屬辭○其曰來歸何也
非奉使而歸不得書至自陳也方苞直解○季子魯人何以曰來來
者明有去也去將不來今喜之曰來也異於奉使故不曰至嫌

於以罪奔故不書奔（郝懿行說略）○來外辭也歸內辭也曰來歸志奔而復也季之奔不書辭嫌也繫慶父之奔夫人之孫於公薨後歸獄二人也若繫季之奔于子般之卒下不歸獄于季乎故于來歸著之不言自陳者因沒奔而略之也（高澍然釋經）○曰季子貴之也言來歸喜之也貴之者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喜之者國內之人不言來國人思季子惜其去而不反今得其還則慰而幸之者至矣故曰季子來歸春秋如其意以書之也出奔不書為賢者諱也書來歸出奔可知也（牛運震）○杜氏曰齊侯許納故曰歸非也向使魯獨召季子用左氏例當云季子來入乎以此知左氏之例未可用也（劉敞權衡）○史記慶父殺子般季友奔陳二年慶父殺閔公季友自陳與閔公弟申如邾慶父奔莒季友奉子申入立則季子來歸當在閔二年恐經文錯簡（張尚瑗左傳折諸）

成十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定惡林父知所惡矣晉為盟主不去其惡而封殖之書曰自晉晉奉之也衛元咺以臣抗君皆晉為之今林父復自晉歸衛不得君其君臣其臣矣（程端學本義引王貫道）○書歸易辭也晉請之衛侯受之故易而晉之黨孫氏見焉（高澍然釋經）

成十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左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顧氏從趙子駁左氏說見書自某歸門方氏張氏駁胡傳見費辭門

襄二十三年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黃公羊作光）

前為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何休）○二慶死則黃之歸易矣讒誣不釋則忠良不顯姦宄不誅則淑善不遂君子小人相為伏見也（高閌集註）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左傳見弒君門○不書復入而言歸者明非始謀也然以之首惡者罪其從亂且敢有其位也所謂原情定罪（陸淳微旨）○先言歸

者明比不與謀後言弒者正比之罪（孫復尊王發微）○比之歸也虔猶在楚其不曰入何也觀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矣（蘇轍集解）○公羊曰比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于弒立也歸無惡于弒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按經書歸紀實事也非以書歸為無惡也公羊以歸為無惡既引作臺之事以承之又引棄疾脅比之事以辨之似謂比之弒君本無惡而春秋加之弒耳豈不害名教哉穀梁曰自晉者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比不弒也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按經明書公子比弒其君而穀梁乃就歸字與不書日生義謬之不弒凡例之悖經旨一至于此（程端學三傳辨疑）

定十三年冬晉趙鞅歸于晉

左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
于絳盟于公室○案左氏則書歸者易辭也韓魏爲之請晉侯
許之復而荀范又去國則無有難之者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
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叛逆人臣之大惡始
禍晉國之載書傳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不能致辟於鞅又徇韓魏之請而
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胡傳○先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見鞅據邑拒晉也次書晉趙鞅歸于晉見君許之還也大夫出
奔書歸者君受之也入者臣自入也今鞅大惡已著但以君許
之歸故書歸責在君也胡銓解○歸易辭也欒盈魚石書入至鞅
書入則晉無人之辭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此韓
趙魏分晉之本也陳傅良後傳○公羊云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
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此因鞅歸立義其誤甚矣臣無專土

藏兵之義若可以私邑之强而正國朝是人臣可得而脅使後
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此說啟之也大失春秋之旨
彙纂趙匡胡安國家鉉翁○先儒以歸爲善辭遂謂鞅有叛迹而無叛心春
秋先正其罪以厲臣節此許其歸以廣君恩是大不然人臣據
土興兵此豈可赦況孫林父亦書歸何善之有高閌集注○人臣之
罪莫大於叛春秋所必誅也鞅專地以叛復入于晉書之所以
議晉侯之失刑而三家分晉之禍實始于此公穀不察謂趙鞅
以地正國而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謬妄相承不可以訓彙纂案
○此著逆臣安然歸國見晉之無人也以歸爲善辭非矣日講解
義○公羊謂鞅逐君側之惡人范注穀梁亦謂驅惡以安君側
皆謬也据左氏趙鞅因誅殺不辜致與范中行爲難范中行非
有罪也特不當擅伐趙氏耳非君側之惡人與君父爲難者也

春秋書秋畔冬歸著晉之無政刑耳以歸爲校辭者與經旨大
反矣傅遜顧棟高三傳異同篇○春秋書趙盾弑君而又書趙盾侵陳書趙鞅
叛而又書趙鞅歸皆所以責晉君之不討罪也汪克寬纂疏

哀十年夏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彄蒯聵之黨今必從輒而棄蒯聵也故十五年蒯聵入國彄復
奔齊李廉會通

以上大夫書歸

○歸不書　成十年鄭伯高氏說辨

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侯歸不書

按晉侯歸不書當亦不告耳不告不書見下趙蘇說

成十年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伯歸不書

曹伯襄衛侯鄭書歸而鄭伯不書歸蓋曹衛幸其君之釋以歸

告諸侯魯史書其歸聖人亦書之今鄭伯之執晉實不義鄭人
不服奉鄭世子以抗晉晉彊納之非鄭欲其歸也故不以歸告
於諸侯魯史不書歸聖人亦不得以歸書之趙鵬飛經筌○鄭伯歸
不書罪不及失國也執君歸不書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十九年
邾子哀四年小邾子是也必伯主釋有罪而後書曹伯襄衛侯
鄭曹伯負芻是也苟罪不及失國則固宜歸者也趙汸集傳○按二
說不同並可通若高氏閌謂不書鄭伯歸所以咎晉恐未必然

襄十六年春會溴梁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二君歸國不書

趙說見前總論○十七年書邾子牼卒晉人尋赦之也孫復尊王發微
○不書其歸不告也蘇轍集解

定六年春鄭滅許　哀元年春許男從楚圍蔡

張氏說見書歸陳蔡條下

○諸侯復國變文不書歸

僖二十一年冬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說見書執門

○書復歸歸復歸諸侯大夫褒貶互異辨　大夫歸復歸難易辨　歸復歸公羊說辨　衞鄭胡氏說衞衎左氏說辨

復其位曰復歸成十八年左傳例

復歸者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胡傳桓十五年

凡言復歸者言國乃其國昔失而今復之耳吳澂纂言僖二十八年

諸侯失國復歸者四鄭忽衞侯鄭曹伯襄衞侯衎是也李廉會通

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伉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伉辭也陳傅良後傳僖二十八年

歸而書復者有不復之勢也第書歸者無不復之勢也惟蔡侯廬陳侯吳書歸則不與楚之封國也且其國既亡矣若書復歸則與未亡者無別焉爾方苞通論○先儒謂諸侯有復道故書復歸爲正歸爲貶大夫無復道故書復歸爲惡歸爲善非也趙鞅之叛楚公子比之弑而第書歸元咺之惡無以加於鞅比也而書復歸又

方氏苞謂復歸爲難歸爲易大夫與諸侯同非也復歸爲難衞元咺歸自晉無難矣何以言復宋華元歸自晉無以見爲不難也何以不言復成十四年郝敬行說略

諸侯越在他國而歸皆書復對出奔言也拘于京師而歸不書復內京師也僖三十年高尚閑然齋稿

愚按先儒解復歸以爲位既絕故書復者是也以爲書復其位未絕者非也

桓十五年夏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穀梁反正也○胡傳見上○公羊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非也忽之奔蓋不得已何惡乎突之篡國豈出入無惡乎劉敞權衡○前先書突歸而繼書忽奔者以忽之出由突之入也此先書突奔而繼書忽歸者明忽之歸由突之出也忽與突之強弱見矣突之歸不繫國而忽稱世子嫡庶之名分辨矣汪克寬纂疏○書復歸者有不復之勢也突纂而國人安焉諸侯附焉忽幾有不復之勢矣方苞直解○突曰歸易辭也忽曰復歸反正也國固忽之國也郝敬行說略

僖二十八年夏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

左或訴元咺於衞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衞侯甯武子與衞人盟於宛濮衞侯先期入甯子先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穀梁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踐土衞子受盟則叔武已爲晉所立衞侯已爲晉所絕矣故自楚歸稱復歸晉執衞侯歸之京師王不加黜而得返則於君道未絕也故返國稱歸觀春秋稱復歸於前稱歸於後而晉文已絕衞成衞成未絕于衞其曲直由此見矣李明復集義引謝湜○按衞侯前書復歸後書歸當從陳氏賀氏說是失國未失國之辨見前書歸門謝說亦得胡傳謂稱復者繼之不稱復者絕之以先歸殺叔武或猶出於誤再歸殺瑕咺則怙惡不悛故也非也

又　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得以曹爲解齊桓公爲

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衞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國許○按方氏望溪說是曹襄以位絕而書復也○穀梁曰天子免之按晉以曹伯畀宋人非天子之命也陸淳辨疑

襄二十六年春衞侯衎復歸于衞

左甲午衞侯入○鄭厲公自櫟使鄭傅瑕弒子儀而厲公歸皆不書此何以悉書子儀未列於諸侯之會始終君突則子儀之弒鄭不告史不書子儀之弒不見經則突之歸罪不加於奪適不足詳矣衎出而剽立列於諸侯之會數矣見弒著於經則衎之復歸不可不詳矣趙汸集傳○左氏曰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假令非國納不書曰復歸乎此皆一字褒貶之弊公羊曰其言復歸

何惡剽也按所謂復歸者復歸于衞紀實事也何惡剽之有程端學三傳辨疑○公羊以復歸爲罪剽誤矣衎復其位故曰復歸豈罪剽乎彙纂案○方氏說見歸國書名門李氏說見書入鄭突入櫟

以上諸侯書復歸

僖二十八年冬衞元咺自晉復歸于衞

左衞侯與元咺訟衞侯不勝執衞侯歸于京師元咺歸于衞立公子瑕○其言復歸何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絕也已絕而復惡也惡則其言歸何易也以文公爲之主也劉敞傳○歸特書復著其假伯主之力遂無君之心張洽集注○復歸者復其國歸其所也以臣訴君君見執而臣得歸名分掃地矣此比事而見予奪者也春秋於晉侯治衞一事再三見之書法責晉深矣然則治此獄宜如何曰執衞侯治其殺弟之罪執元咺正其訴君之戮家鉉

翁許說○執歸京師蓋將假王命而廢黜之也故咺歸即別立君而無所忌憚挾伯主之威易置其君咺罪大矣吳澂纂言○諸侯之國世守之故可言復大夫之位君命之不可言復言復者抗辭也書自晉深罪晉也御纂直解○諸侯返國書復歸大夫第書歸不書復此獨書復歸者咺以臣訟君立瑕以與其君抗使第書歸則與凡大夫之書歸者無別矣葉酉究遺○大夫之歸不言復言復有恃也欒盈魚石介齊楚之兵元咺介霸者之令故皆書復而一曰復入一曰復歸難易之勢殊也高澍然釋經○趙鞅書歸元咺書復歸異於魚石欒盈之書入何也鞅則君許之歸咺亦介霸以求復與魚石欒盈有徒衆而稱兵以入者異耳方苞直解○使元咺不復歸于衞則不知元咺之訟君使元咺非自晉歸于衞則不知晉侯聽元咺之訟抗然歸衞又立子瑕是元咺有必殺

其君之志矣元咺之罪所以大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晉文聽臣訴而執君偵也元咺挾霸權以歸國伉也郝懿行說略

○諸侯復國不書復歸衞朔杜解辨衞鄭書歸不與復辨曹負芻劉氏說辨蔡盧陳吳胡氏說辨

桓十五年秋鄭伯突入于櫟

衞侯居夷儀復得衞聖人書歸于衞明衎之當有衞也鄭伯居于櫟亦終入鄭聖人不書歸于鄭明突之不當有鄭也趙鵬飛經筌○忽正故書復歸以明其反正突不正其復歸也闕而不書莊十四年傳瑕納厲公春秋之謹嚴見矣惠士奇春秋說○若如衞衎例書復歸則其以逆得國之罪無由見矣故削而不書蓋以不書發疑端而見情實也然猶恐後人習其讀者或謂其文有闕故于入櫟書名以見義蓋入櫟不必名惟不書入鄭故入櫟特名惟特以名先見則入鄭不書之故乃可思而得之矣葉酉究遺○李氏說見書

入

莊六年夏衛侯朔入于衛

凡諸侯失國而歸皆書復歸宜爲君者也朔非王命則不宜君故雖位未絶而不書復不與其復也不曰自齊入於衛諸侯與有力也葉夢得傳○春秋奔君言復者皆復其本位之辭也是故鄭世子忽衛侯鄭衛侯衎曹伯襄皆書復其或不言復者未得國也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不言復蓋未能復國也若衛朔出奔歸國書入不書復明朔之不當復也或曰朔之立出於先君所命何以不當有國曰以適言之則彼當立其次則壽朔搆伋於宣公爲之殺伋及壽衛人爲之賦二子乘舟孔子取焉是朔之不當立也明矣呂大圭或問○方氏張氏說見前書入○杜云朔爲諸侯所納不稱歸者朔懼失衆心以國逆告也非也是時公親納朔假令衛不來告史猶自書之何待衛告哉且衛人惡朔而諸侯强納之其赴於諸侯固當從諸侯納之之例以歸爲文明此諸侯之力也何敢忘諸侯之力而以國逆誣諸侯哉劉敞權衡

僖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

按不書復當從陳止齋胡邦衡及賀氏說見前書歸門家氏以爲不與其復汪氏以爲衛鄭之罪浮於曹襄故不稱復皆非

成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

公羊傳見書歸○按不書復是位未絶公羊說是也負芻殺其君而自立故不與其復劉氏立論雖正而於經例未合

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書法與衛侯鄭同穀梁疏所謂稱爵言歸同於舊有國之例也穀疏又曰不言復歸者雖同失國之辭實未嘗有國故不得言

復歸也李廉會通○胡氏謂不書復歸不使楚虔得臧之其說未嘗不善但書例必先書去此者而後可言復歸如鄭忽出奔衛始可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元咺出奔晉始可曰元咺復歸于衛廬吳未嘗去陳蔡也毛奇齡傳○不稱復歸者廬吳未嘗君國也方苞直解○昔絶今續故書爵書名書歸與諸侯奔復執復者同昔未君國今始立故不言復歸少異也高閌然釋經

昭十四年秋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二十三年秋莒子庚輿來奔郊公復歸不書

郊公與庚輿更出更入事與鄭忽突相似而書法不同者郊公雖見出于國人而罪狀未著庚輿以公弟歸立非有庶孽亂適之嫌故但書殺其公子以見君卒國亂而一出一入皆不書及庚輿又出則郊公之歸因其所也故止書庚輿來奔而郊公復歸不書蓋無亂於名實則春秋無譏也若宋人奉嬖孽以奪適諸侯又從而君之則鄭忽與突之出入不可無辨矣桓十一年十五年侵中國而制其廢立之權則曹羈與赤之出入不可不詳矣莊二十四年莒人弒君無主名則去疾與展輿之出入不可不志矣襄三十一年昭元年趙汸屬辭○愚按當是不告不書義見前不書入莒庚輿條○書復入說辨魚石事不書楚鄭取彭城不與楚鄭辨　欒盈事公羊以惡曰復入成十八年左氏傳例

其言復入者已絶而復入惡之甚者胡傳

經書復入者止魚石欒盈復者已絶之辭入者甚逆之辭李廉會通

孫林父宋辰趙鞅荀寅皆據外邑以自保故書叛魚石欒盈將以亂國故書復入汪克寬纂疏引胡甯通旨

不言叛者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罪重於趙鞅宋

辰蘇轍集解

稱兵以敵其國故曰復入絕之也與元咺復歸異文者彼仇君於外故歸從易辭此仇君於內故入從難辭并與以叛異者彼入而據邑故書叛於入後此稱兵以入故書入先言復也三者皆治亂臣各還其實高閌然釋經上俱成十八年○以外大夫以邑叛者皆書曰入奔而書入者自外而入內也在國而書入者自國都而入其私邑也其書復入者已絕于國復入而爲亂也宋魚石晉欒盈鄭良霄是也魚石之事與華向辰地同而不書叛者挾楚鄭以伐國志問晉以毒諸侯而不止於據邑以叛也良霄書自許而欒盈不書自齊者告辭有詳略也魚石不言自楚何也其出也奔楚楚伐宋而後石入于彭城則自楚不必言矣方苞通論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鄭伯會楚子伐宋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書伐書復入見魚石之復入由楚鄭之伐也汪克寬纂疏○不曰納魚石何也曰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則納之者楚子耳非甯行父之能爲也今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則納之者雖楚子而復入則魚石也呂大圭或問○春秋不書楚鄭取彭城者宋氏謂不與楚鄭之伐宋取彭城以爲宋叛臣也然使春秋書楚鄭取彭城是猶若楚鄭取宋邑以居魚石而魚石亂宋之志不著矣書楚鄭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者既惡其事又誅其意也故比之良霄則良霄無據邑之罪比之欒盈則欒盈無道敵國伐故國之罪而魚石之罪所以不勝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魚石實致楚師而藉其力以自還故以自入爲文罪魚石也牛運震傳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晉將嫁女於吳齊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盈出徧拜之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復入者甚逆之辭爲其既絕而復入也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莫知有君臣之分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願爲之死盈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晉亦殆矣其失在於錮之急也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蓋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

不能誅而徒疾之使之無所容其身則必爲悖逆爭鬭之事盈非有大惡逐之去國亦已矣何至動天下諸侯一再會而禁錮之哉盈之亂實晉有以激之耳胡傳汪克寬纂疏參○曲沃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故詩人作揚之水椒聊杕杜之詩以見意然則曲沃者強盛必叛之邑也今又爲盈食邑帥其甲以入晉不勝而反入焉書入于曲沃見盈有叛心又見曲沃知有盈而不知有君也高閌集註○盈非晉臣矣猶書晉欒盈者一以明君臣之分而討之亦以閔欒氏爲晉世臣而自絕於晉耳宋魚石義與此同家鉉翁詳說○欒盈雖爲士匄所逐而晉侯兩會諸侯以錮之是重見絕於君矣今乃强入焉則不受君命之罪甚矣湛若水正傳其曰入于晉何盈先入于絳不克而後返其邑也葉夢得傳○公羊曰由乎曲沃而入也非也盈雖帥曲

沃之甲入晉而敗後乃入曲沃故據其實書之如公羊之言當
先書入曲沃後書入晉矣葉棐恭○上書欒盈入曲沃而繼書齊
侯伐晉則盈之爲齊所納可知又○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未入
宋也鄭良霄自許入于鄭未入其私邑也惟欒盈以曲沃之甲
入絳敗于絳而奔曲沃故書復入于晉又書入于曲沃戴祖啟五測
○據左氏盈先入曲沃自曲沃入晉爲亂不勝而再入曲沃不
先書入曲沃盈志在入晉不若他叛臣之但欲據邑故先入曲
沃之文可省也其再書入曲沃者盈據其私邑晉實于曲沃殺
盈故復入曲沃之文不可省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變文不書復入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陸氏說見書歸門

襄三十年秋鄭良霄自許入于鄭

惠氏說見不書叛直解說見書自某入

○書自某歸于某

穀梁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非也衛元咺衛侯鄭何善之有且自某
者明其有奉焉爾不爲善不善設也劉敞權衡成十六年
歸入言所自著其挾外援也苟言故則不言所自如突歸于鄭上言
宋人執祭仲赤歸于曹上言戎侵曹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上言楚子
鄭伯伐宋晉欒盈復入于晉下言齊侯遂伐晉皆不言所自也國逆
者不言所自齊小白陽生是也趙汸屬辭卷十五
衛侯鄭自楚歸穀梁曰自楚楚有奉也信乎曰案是時楚經城濮之
戰膽喪氣沮又殺得臣是晉再勝而楚再敗也又安能奉衛侯而使
之反國乎案春秋書自之例如季孫意如至自晉與蔡季自陳歸于
蔡衛侯自楚歸于衛曹伯歸自京師葢一例耳著其昔在彼而今歸
於此耳何必費辭哉然書歸之義有書其所自者有不書其所自者
書其所自者著之也不書其所自者略之也衛侯自楚歸于衛著其
自楚也言歸自楚則背華卽夷之罪可見矣曹伯歸自京師著其自
京師也言自京師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義得矣呂大圭或問僖二十八年
凡歸而書所自者赴告詳也不書所自者赴告略也傳曰自某某有
奉非也大夫反國書自不書自與諸侯同方苞通論郝敬行說略同
凡大夫之歸皆書自違例也以別於趙鞅由本國歸者欒盈魚石不
言自楚自齊者魚石之入緣上楚伐宋欒盈之入非由本國盈本奔楚非奔齊
故不書自某便文也高澍然釋經僖二十八年

僖二十八年夏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穀梁以爲有奉夫衛已告絕於楚楚已不得志於中國安能藉
其力陳氏傳良謂君歸不言自言自危不得歸也亦非李廉會通○
書自楚歸則卽楚之罪著呂大圭或問○歸于衛書自楚者以
後書衛侯鄭歸于衛乃歸自京師也故此以自楚別之葉酉究遺○
愚按呂葉二義並通程積齋辨疑以自楚入國駁左傳晉人復
衛侯之語殊未是晉復之固亦當書自楚也豈傳之妄哉

成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

公羊見書歸門○其言自京師言天王之釋有罪也負芻殺世
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無以爲天下之
共主矣胡傳○書執諸侯歸京師者二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
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責王室也書法精矣李廉會通
○於列國曰自某歸于京師曰歸自某尊卑異辭也石光霽書法鉤元
○或謂是時周擁虛器生殺予奪不能自主故傳載曹人一

則請於晉再則請於晉未聞遣一介如周操縱之權盡在晉特假周之名而已然以書法按之非經意也晉既執而歸諸京師使王正賊殺其親之法而加辟焉晉何辭復爲負芻解如此則諸侯心慴而王綱可振矣春秋深探其本自貴者始故以失刑之責歸天王而譏不在晉耳日講解義○此與僖二十八年晉文執衛侯相似而實不同彼則復私怨也怨可釋也此討惡逆也逆焉可赦也彼書歸之于京師緩辭也㢠自治其獄也此書歸于京師急辭也惟王正其罪也衛侯雖在京師猶制於晉書歸于衛晉意也曹伯既歸京師則制於王書自京師王命也御纂直解○自京師者天子赦之之辭也春秋强侯不道執辱小國之君皆非王命惟此由天子命故曰歸自京師異其文以別之孫復尊王發微按此說獨異於經義亦得○觀衛侯鄭亦歸于京師不書自則知彼

釋於晉而此釋於王也釋於晉則未入國猶失位之侯故名釋於王不待復國已成之爲君故不名高澍然釋經

以上諸侯歸自某

桓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穀梁自陳陳有奉焉爾○高氏澍然謂季卽獻舞曰自陳者迎立之辭是也見諸侯之弟不書弟門

僖二十八年冬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公羊自者何有力焉者也○穀梁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者歸其所也○晉文聽臣執君書曰自晉晉侯之罪明矣高閌集注

成十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七年奔晉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新國之事可知矣孫復尊王發微○林父脅晉以得入知衛侯畏晉而不敢治已則肆惡於衛庸何忌哉故其後卒至於叛叛衛者林父也致林父之叛者晉也趙鵬飛經筌○此非特罪衛之不早辨晉之政在大夫亦自此始張洽集注○衛侯加晉晉侯强見孫林父定公不可旣歸晉使郤犫送林父而見之是晉人得制衛大夫出入之權也書自晉晉有罪焉戴溪講義○林父七年奔晉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其冬晉會于戚而不能討十九年復奉晉命伐齊二十五年獻公入夷儀二十六年甯喜弑剽林父入戚以叛其年晉會澶淵爲林父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人黨孫氏之本末也李廉會通○書自晉惡晉助叛臣惡林父倚大國以要君也應撝謙集解

成十五年秋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據經是華元力不能討子山藉晉力歸而殺之故曰自晉據左

傳則元未至晉魚石止之非所謂自晉歸也從經爲正胡銓春秋解○按經文奔晉自晉歸于宋明白可據傳云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與經背且魚石自請討山則是處無遁之地何用復奔楚卽爲與蕩氏同族慚而自去則是知恥之人不應復入爲亂考之事理俱謬魚石直與蕩山同惡爾顧棟高引趙匡按趙說見陸淳辨疑○按經文是華元明借晉力以討亂公羊何註所云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是也魚石蕩山蓋同惡相濟魚石更挾楚以叛釀成大亂故五大夫出奔而獨書魚石爲首惡如此安得有請討山之事左氏之說妄爾夫華元懼桓氏族大欲藉晉力以討此亦如石碏借陳力以除州吁亦何所不可而必穿鑿其說乎諸儒以傳事强合經文謂華元自討與晉無異如此則春秋紀事不以實也劉氏敞又謂華元內有魚石之援

不待挾晉為重而自入亦信傳之過顧棟高三傳異同篇○杜云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非也如左氏之說則魚石止華元耳杜氏嫌傳與經故左右遷就以成其說此可謂信傳未可謂通經也劉敞權衡○言自晉已達晉也傳云止於河上已入晉境也從李氏光地說且書奔無不繫國者不必定抵其都也高閌然釋經

襄二十三年夏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自楚者因楚力也季本私考○黃奔楚訴二慶也楚圍陳殺二慶黃歸易矣自楚因楚力又以責黃之脅君也御纂直解○春秋書法明示黃有挾楚茂君兄殺二大夫而强歸於國之罪也若無罪黃之義則黃之奔楚自楚而歸亦削而不書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何以言歸自晉比亡公子爾靈王之弒棄疾為之也陳傅良後傳

哀十年夏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

齊納之也杜注○彄初奔鄭今書自齊必自鄭適齊也書歸內受之也御纂直解○彄奔于蒯聵奔之後宜為蒯聵之黨今蒯聵未入彄何以歸哉又書自齊齊固助輒者然則彄之歸其為齊歸之使背蒯聵而助輒了然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以上公子大夫歸自某

○不書自某歸

桓十一年秋突歸于鄭

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

此二條趙氏說見上自某歸總論

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

曹共公之歸不書自蓋言自晉則曹伯始執畀於宋若言自宋則釋之者晉而非宋之得歸故不書自而止曰復歸汪克寬纂疏

僖三十年秋衞侯鄭歸于衞

春秋執諸侯歸京師者二曹成之歸天王釋之故書歸自京師衞成之歸晉釋之故書歸于衞書歸于衞命不係於王權亦不歸於晉若衞侯之自歸也趙鵬飛經筌○曹伯由天子歸之書自京師衞侯亦天子赦之而不言自京師此微旨也晉文聽元咺之訟不待王命而執衞侯及受侯賂始請於王而歸之是縱舍在晉而已天子豈得行其意哉故不言自京師亦不言自晉而以自歸為文蕭楚辨疑○李氏說見前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

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棄疾復之也止書歸而不言自楚若二國之自能興復焉汪克寬纂疏○棄疾借陳蔡之力而有楚故復陳蔡以報其功今春秋所書若陳蔡之自復何也蓋蔡為王室之親陳為盛德之後廬者蔡世子有之子吳者陳世子偃師之子宜嗣其位故直曰蔡侯陳侯也直書歸而不書自楚者國其應有非楚所得制也於虔之滅則書之罪之也於棄疾之復則削之抑之也所以尊周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御纂直解○楚有奉矣不言歸自楚者國固其國也不與楚滅不與楚復也此亡公子耳稱某侯某者爵固其爵也楚不得奪亦不得封也郝懿行說略○餘見書歸門

以上諸侯

閔元年秋季子來歸

不言歸自陳齊命也陸淳微旨引啖氏○按高氏閌然說是見前書歸

以上大夫

○書自某入于某

公子返國或書自或不書自其不書自者於外諸侯無所藉力如齊小白陽生是也書自者以諸侯納之傳所謂外有奉是也(葉酉究遺)

(昭元年)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以齊公子鉏帥師納之故書自齊入所謂外有奉也然突歸于鄭赤歸于曹亦藉力于宋與戎而不書自者上書宋執祭仲戎侵曹文有所承不必書也突赤文有所承此獨無所承者突赤之歸宋與戎主之去疾則莒公子召之齊特使公子鉏送之其事異文不得不異也(葉酉究遺)○此書自齊而突赤之歸小白陽生之入不書自者突赤緣上宋執戎侵文不書小白陽生因鮑陳之力與奔國無涉不書此因齊力而文無緣故書(高澍然釋經)

襄二十年秋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許爲鄭仇奔許將以亂鄭也自許有奉也不書復入者方奔即入也(御纂直解)

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奔于陳陳納之非也而且助其力故書自陳入以罪陳(姚舜牧疑問)

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胡氏說見以邑叛門

○不書自某入

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

哀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

趙說見前書自某歸總論高說見上昭元

六年夏衛侯朔入于衛

不曰自齊入于衛諸侯與有力也(葉夢得傳)

成十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

陳氏說見書復入門○趙氏汸高氏澍然說見前自某歸總論○齊之納盈非以兵明納之也故不書自齊(蘇轍集解)○盈挾齊援以入而不稱自齊潛入也(日講解義)○衛元咺稱復歸意止于歸也宋魚石晉欒盈鄭良霄稱復入將入而爲亂也良霄稱自許者許鄭世讐必陰助爲亂故鄭人赴告及之也齊則顯然伐晉以助欒氏故晉人告伐而於盈之入轉不言其自齊(方苞直解)○魚石不言自楚者伐重於有奉也(牛運震傳)○愚按魚石欒盈不書所自趙東山高雨農說得之方說牛說意亦同

○歸入奔納繫國不繫國(正不正褒貶辭辨　公羊當國說辨　當有國不當有國　捷菑貶辭辨)

(莒去疾展輿褒貶辭辨　齊陽生程胡說辨)

桓十一年秋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歸于蔡皆繫國突不繫鄭者以文連祭仲祭仲之上已有鄭字蒙上鄭文故不言鄭也以宋人執仲納突乃是一事連書故突得蒙上文其鄭忽奔衛則鄭人別告故不連上文(孔疏)○突不冠鄭杜氏曰文連祭仲非有貶也突固可貶然貶不在此歸于鄭者爲宋所納之詞傳云諸侯納之曰歸是也(毛奇齡傳)○先儒謂聖人以忽爲正故繫國非也出奔未有不繫國者蓋著其本國對下所奔之國爲文不問其正不正也觀莒展輿出奔亦繫國則忽之繫國不以其正可知(葉酉究遺)○愚按二說甚通則先儒所謂突不繫鄭突不當有鄭也稱鄭忽言忽當有鄭也其說猶嫌拘泥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糾不書齊蒙上也非不當有齊不書也小白繫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此固書例而亦非當有齊書齊也唐順之稗編引程大昌說○糾不繫齊蒙上伐齊也小白繫齊不書齊無以知爲齊之小白也牛運震傳○左傳經文糾稱子公穀無子字下文書取子糾殺之則左氏經文當不爲誤糾稱子明糾之可立也小白繫齊者小白黨盛而子糾勢孤明小白爲齊所與也上稱子糾則齊小白不得與鄭忽曹羈同例何者突亦不得書子而糾書子則忽與羈之繫國爲順詞而小白之繫國爲衆詞下文殺子糾書齊人可見小白之入糾之死皆通國所同益知書齊小白之爲衆詞也不必定爲桓兄糾弟曲爲之說顧奎光隨筆○小白繫齊非謂宜有齊也凡公子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諸侯納之曰歸如莒去疾齊陽生皆國逆而立故書入繫國突歸于鄭赤歸于曹皆諸侯納之故書歸不繫國今子糾以諸侯納又未得立故不稱國小白以國逆而立書入繫國例也豈謂宜立乎諸家又謂忽繫鄭而突不繫鄭羈繫曹而赤不繫曹乃嫡庶之辨捷菑不繫邾而書弗克納乃長幼之辨不知忽與羈之繫國以其出奔耳非歸國也春秋公子大夫出奔無有不稱國者何獨於鄭忽曹羈之奔謂因嫡起例邪突與赤之不繫國以外納而歸也不因非嫡而不繫也捷菑之不繫國亦外納之例其長幼之辨則於弗克納見之非以不繫國分長幼也謂公子入國繫國皆宜有國者不知小白以高國召去疾以羣公子召陽生以陳乞召故皆從國逆之文豈以其當立乎徐庭垣管窺○愚按程氏牛氏說最正徐說義本左氏亦當顧說以繫國爲衆詞不泥桓兄糾弟

之舊說亦有所見並存之○又按方氏直解曰程子曰書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糾不繫齊不當有齊也闕之者曰糾不書齊蒙上伐齊之文小白書齊又一事其然則後二十四年當書戎侵曹羈出奔陳曹赤歸于曹而立文相反則知程子之說不可易愚按程子之說固是一義而糾與赤之蒙上文奔君之必繫國亦皆是史例春秋無達例似不可以一例拘也○公羊傳云以國氏者當國也非也凡言當國之說皆無通例不可條貫劉敞權衡

莊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與上文突忽義同○按舊說謂鄭忽曹羈之繫國突赤之不繫正不正之辨也然考經文突赤是蒙上鄭曹省文爾若莒去疾展輿之並繫國則史辭自別說見後　汪氏謂去疾正突赤不正誤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正義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猶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也頓子北燕伯舊是國君故稱其國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者以上下無衛文故稱國也李廉會通○按高氏閌謂捷菑去君父奔他國又欲藉他國以奪兄位罪之不繫邾未是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莒去疾與齊小白例同獨展輿亦繫國者蓋國無二君常例也衛衎與剽莒去疾與展輿皆以二君書者變例也彼突方入國糾方爭國不繫國可也展輿既立踰年成君矣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以討賊書亦繫國則展輿之繫國奚疑若州吁無知之不繫國上文已見耳李廉會通○先儒於去疾之入而稱莒則云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於展輿之出而稱莒則云罪

諸侯之與立也是自相矛盾（湛若水 正傳）○兩繫之與突忽羈赤異者展輿立已踰年不繫莒無以明其爲莒君也（朱朝瑛 略記）○莒去疾齊陽生篡而繫國上無所緣不繫不知爲彼國公子且非辭也而於展輿更繫莒於秦稱君名分已正不嫌於混也（高閌然 釋經桓）十一年○馮荊南曰去疾以名繫國者突與赤之入其文皆有所承雖不繫國而知爲曹鄭之公子去疾之入也文無所承不繫莒則不知爲何人也（方苞 直解）○展輿不稱爵舊史承告辭也胡傳謂爲弒君者所立而不能討賊故不稱爵非也楚商臣蔡般身爲大逆而稱爵鄭忽曹羈承嗣無變而稱爵則其說不可通矣蔡衎朔鄭突君國已數年又魯軌所助其奔也必自告之故舊史承赴而書爵也若鄭忽則與魯惡曹羈展輿倉卒出奔其奔也必突赤去疾告之豈肯稱爵稱世子哉鄭忽之立五月曹羈

之立九月展輿之立八月國方內亂異國之史安知其位定與否不可以稱爵不可以稱世子又不可以稱公子故獨書名也其以名繫國程子謂罪諸侯之與其立亦非也不以名繫國遂可見諸侯之不與其立乎鄭突之立諸侯助之而名不繫國則其說不可通矣又○文定以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爲正其以國氏予去疾之討有罪者非也突不繫鄭上文有執鄭祭仲之文赤不繫曹上文有侵曹之文雖不書鄭曹可知突爲鄭公子赤爲曹公子矣此上無所蒙突書去疾不繫莒則知去疾爲何國之人邪如殺州吁書衛人則州吁不必繫衛殺無知書齊人則無知不必繫齊至於佗爲蔡人所殺夏徵舒爲楚人所殺佗不繫陳夏徵舒不繫陳何以別其爲陳之佗陳之夏徵舒哉此皆史氏立文之體非有異義也又加展輿出奔繫

莒與忽繫鄭羈繫曹同文是明二人之不絕於國也而又豈以去疾繫莒爲兩與之邪（張自超 宗朱辨義）○凡國逆則書入而繫之以國去疾以羣公子召而入稱國國逆之例也非謂其宜立也凡奔皆繫國展輿出奔稱國亦例也謂罪諸侯之與其立無此義也（余廷垣 管窺）○傳稱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則去疾長子當立與齊小白陽生繫國義同至展輿繫國先儒以爲罪諸侯之與其立非也出奔則未有不繫國者蓋雖不當立而既有其國矣安得不以賓書（葉酉 究遺）○去疾展輿皆繫之莒者爭國之辭也去疾繫莒明其當立也展輿繫莒明其已立也（牛運震 傳）○凡歸入或繫國或不繫國使文耳非義例也鄭突齊糾曹赤不繫國者蒙上文也突蒙執鄭祭仲之文糾蒙伐齊之文赤蒙侵曹之文雖不繫國從可知也鄭忽齊小白曹羈必繫國者文無所蒙也鄭忽

曹羈文有所蒙矣若小白不繫國則納糾小白連文爲不辭若小白獨繫國鄭忽曹羈皆不繫國則又嫌於別爲義例令人疑故皆繫國也方氏苞謂展輿當承國若名不繫國則疑於庶孽爭立非也既名繫國何知非庶孽爭立者也（郝懿行 說略）○愚按兩繫國之義李朱張徐牛葉諸說並可參而實是史文當如是故朱子以爲舊史之辭也（見語類）至去疾展輿之爭國皆屬不正以去疾爲當立者但論其長幼序次之理爾既無父命而爭之則逆矣以繫國爲春秋與其立未是也若展輿受命承國而與聞乎弒方氏謂之正更謬矣其繫國乃因君莒爾

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按吳氏澂謂吳亦不當有國故不繫國廬吳當有其國故書國非也此乃失國之君歸國之恆辭耳若廬吳不繫國何以明其

爲蔡陳之君邪彼突亦自蒙上文故不必繫說見前

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

書齊陽生入于齊上文無所蒙下不言歸不言齊陽生將不知其爲何國公子也非以其當有國而繫之齊也卓爾康辨義○繫齊與莒去疾同上無所蒙不繫不著也而荼稱君展輿蒙上更繫莒辭亦不嫌也高澍然釋經○胡傳謂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罪景公廢長立少啟亂也然書齊未足著景之罪也鄭突曹赤書歸歸其本國也可以不繫國入則疑於異國焉故詳著之耳陸粲胡傳辨疑○公穀皆謂陽生正荼不正程子胡氏遂以陽生稱齊謂景公廢長立少以啟亂不知陽生於羣公子列在五上有子嘉子駒子黚子鉏非陽生爲長安得爲正其稱齊者非謂其長而宜立也春秋之例凡公子國逆而立之曰入如齊小白莒去疾齊陽生皆國逆也故書入而繫之以國非言其宜有國也胡氏又謂繫之齊者著亂之所由生然陽生入而亂在後小白去疾未入而先亂豈亦亂之所由生乎胡氏於小白繫齊不云著亂之所由生何於此書法相同者而殊說也徐庭垣管窺

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李氏說見上文十四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一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二目錄

書弒君稱國書其君　稱人　書亂賊名氏　書及其大夫　閽盜不書國書人書名左例謬說辨公穀胡傳說辨以削公子去氏爲貶亂賊辨死難之臣稱名貶辭辨書及累辭辨孔父仇牧荀息杜氏說辨奚齊穀梁說辨左氏弒說殺辨里克胡傳說辨蕩意諸死節不書胡氏說辨趙盾左氏誣聖之說三傳歸罪之說辨以盾再見經爲無罪辨鄭歸生左杜說辨歸罪說辨夏徵舒杜胡高說辨晉州蒲穀梁胡傳說辨衛剽歸罪甯喜辨閽弒不書其君穀梁說辨楚虔歸獄公子比辨書歸高氏說辨許止公穀胡李說辨吳僚杜何胡洪說辨薛北孫胡說辨蔡申左氏弒說殺辨不書其君舊說辨齊荼歸獄陳乞辨公穀說辨

內諱弒君魯君臣未嘗相弒辨孔子諱之辨子般子野非弒辨名不名辨叔仲彭生死節不書胡傳說辨

外弒君不書弒駁辨胡傳不忍書之說辨鄭髡頑三傳劉氏說辨楚麇胡氏陳氏說辨齊陽生左穀胡氏說辨

弒君者不再見於經辨

書戕

顧氏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二　　錢唐張應昌學

○書弒君　稱國　稱人　書亂賊名氏　書及其大夫　闕盜不書其君

書國書人書名左例謬說辨　公穀胡氏說辨　以削公子去氏為貶亂賊辨　死難之臣稱名貶辭辨　書及累辭辨　孔父仇牧荀息杜氏說辨　奚齊穀梁說辨　左氏弒誤殺辨　里克胡傳說辨　蕩意諸死節不書胡氏說辨　趙盾左氏誣聖之說三傳歸罪之說辨　以盾再見經為無罪辨　鄭歸生左杜說辨　歸罪說辨　夏徵舒杜胡高說辨　晉州蒲穀梁胡傳說辨　衛剽歸罪書齊書辨　闇弒不書其君穀梁說辨　楚虔歸獄公子比辨　書歸高氏說辨　不許止公穀胡李說辨　吳僚杜何胡洪說辨　薛比孫胡說辨　蔡申左氏弒誤殺辨　不書其君舊說辨　齊荼歸獄陳乞辨　公穀說辨

下殺上曰弒弒伺也伺閒而後得施也劉熙釋名

昭王十四年魯侯弟潰弒其君幽公自立弒君爭國之禍實自此始王不能討失政甚矣故朱子云周綱陵夷自昭王始金履祥仁山集

弒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以氏通者稱氏以名通者稱名氏不通者稱人賤者稱盜其義一施之君子無加損焉劉敞春秋傳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此春秋書弒君之義也凡言弒其君不以君有道無道異辭所以正弒逆之罪左氏見弒君者或稱名或稱國或稱人求其說不得妄為例曰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蓋溺於邪說不見正於孔氏之徒者也傳記師曠對晉侯論衛人出君史墨對趙簡子論魯人出君皆釋臣而罪君此當時邪說也自大夫專政皆知有大夫不知有君是以君多謗而臣多譽邪說之行有自來矣夫子所為懼春秋所為作也君無道而弒者免於討豈春秋撥亂之法乎趙汸屬辭

春秋稱國人以弒者三宋人弒杵臼齊人弒商人莒人弒密州是也稱國以弒者四莒弒庶其晉弒州蒲吳弒僚薛弒比是也胡安國多主君無道之說而杵臼商人則罪在一國之人州蒲則欒書有恕辭吳僚薛比則當國大臣之罪密州則止辨左氏之誤庶其則並不發傳事同義異況揆以全經如晉楚陳三靈皆為無道何以直書趙盾夏徵舒公子比之名則未能盡合也然則經意安在邪曰春秋因舊史而作舊史從赴告之文有所損而不能益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其以實赴於友邦者幾何不以實赴則罪必有所諉矣大都微者當之也聖人欲正其所誅則赴告異辭欲從其所諉則真凶漏網與其移辜以蔽獄不若懸案以徵凶故書曰某國弒其君某國人弒其君雖無所指名而亂臣賊子之罪有不得而逃者矣彙纂案文公十六年

大約其弒實出一人而罪有所歸則書名國人與弒者眾而罪無所歸則書國人若事在可疑文史無徵傳聞失實其本國既無董狐之直筆又未有忠節之士攻發其私既不得實坐一人又不可散罪眾人則稱國以不沒其弒君之實張自超宗朱辨義成十八年○稱國以弒者四薛弒比莒弒庶其左氏無事實可考惟其無考故不得其弒君之實也

惟不得其實既不可以專罪一人又不可以散歸眾人也以薛莒觀之則晉弒州蒲吳弒僚皆不得其實之故也又定十三年

弒君之賊若書歸獄之人令首謀者漏網後世竟不知其為某也夫子書曰某國罪其大臣也曰某國人則與謀者多也不書其名一以示闕疑一以使後人推求之其人亦不能以歸獄他人卸罪李光地榕村語錄

○稱國人以弒傳云罪累上也此義大不穩春秋中諸侯之有罪者莫過于三霛楚靈晉靈陳靈未嘗書人也史之闕文孔子所謹即明明知為某人亦不便竟以其人實之故作不結之案曰某國有人弒君隱然屬之其人其人時自警心後人又將究其人以實之榕村語錄又

○韓子云春秋謹嚴又有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斎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正所以為謹嚴之至也彼亂臣賊子之戕君父肯顯然聞於諸侯哉必有諉其罪者矣幸而國有南史董狐之直則已

非然未有不以微賤愚鹽當之者也孔子於此將求其實歟非從赴之體也將從其赴歟其爲失賊大矣稱國稱人春秋之疑案也疏而不漏之義也故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乃所以爲謹嚴之至又榕村集

弑君目其人者赴告有主名也稱人者倉卒生亂賊由微者本未得其主名也稱盜者陰賊而不知爲何國之人也不目其人不稱國人而以國舉者懸獄而不敢有所歸也稱人者三宋杵臼死於孟諸不知操刃者誰也齊商人死於申池亦不辨其爲歜與職也第知倉卒生亂而賊由微者舍宋人齊人無可書也莒密州之事必此類也若是者乃舊史之文也稱國者四晉州蒲吳僚之弑赴告不以程滑鱄設諸必曰衆亂而無主名也舊史承赴而書非目其人必曰晉人吳人也而實棄書公子光也孔子欲仍其舊則非實欲正其失則無徵故第書其國有是事而不敢溢一辭焉若書晉人吳人是決其爲衆

亂賊由微者而書與光得脫於事外矣薛比莒庶其之事必此類也若是者非舊史所能及也方苞通論

魯史有以傳聞書者楚頵蔡固許悼公見弑之類是也世子弑君未有赴告鄰國者即赴必以告終之常辭而書弑者以傳聞得其實也經有以義革舊史之文者晉卓齊荼書君書弑之類是也里克陳乞以討篡爲名舊史承而書之必曰殺公子卓殺公子荼而正其君臣之名絕亂本也方苞通論又

春秋弑君二十有五稱人者三稱國者四三家雜然發傳左曰君無道也文十六年公羊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文十八年穀梁曰君惡甚矣成十八年其大旨略同欲懲暴君而先寬弑逆之罪使忍爲大惡者俱得有所藉口是春秋教人爲篡弑也烏覩所謂春秋成而亂賊懼乎夫弑君之賊大抵當國者居多其情必不肯以實赴今使後世有殺人者不得其名姓則有當日之勘驗有司之鞫審大吏之駁詰而後眞犯始出春秋無是也天王不問列國不問苟本國之臣子與爲比黨而以委罪於微者赴如羽父弑隱公而討寪氏之類則魯史無從得其是非之實只得從赴書之孔子生百年後欲徧考七十二國之所聞以定其眞則頗與國史異而又恐所聞者之未必果實此疑獄也故削其所疑之人而懸其獄此聖人闕疑之學也然則弑君書名氏者其人果皆以弑逆自居乎曰是各有故弑君而見討者則書名氏如衛州吁齊無知宋萬陳夏徵舒鄭公子歸生蔡世子般是也有弑君而其人當國亦得書名氏者其國之史臣出死力爭之晉董狐書趙盾齊太史書崔杼是也有弑君而代爲君且又當國其名氏亦可指者楚商臣弑頵齊商人弑舍陳乞弑荼無所顧忌已不知諱舉國無代爲之諱里克弑奚齊斯時里克當國及弑卓子而惠公殺里克故以弑赴也棄

疾假手公子比而已即殺之故比以弑其君虔赴而已以討賊赴也宋華督衛甯喜雖亦當國有權而督方以立馮爲己功賂四國以求立華氏旣行賂則不以弑赴而可知其爲弑喜以弑剽復衎爲復正彼以復正赴而列國可知其爲弑也許世子止爲法受惡故亦不諱其姓氏之可指者俱各有的然所以然之故聖人亦從而書之其不以實赴者第削其歸獄之人如寪氏及國人舉卜齮之類以俟後徐求元惡大憝之所在此萬世之權衡也若必欲得其人則孔子不當天子方伯之任不能命司寇以鞫定其獄第就所傳聞以訂國史之謬安知所聞之果實乎左氏載齊懿公之弑由邴歜閻職又安知非公子元使此二人賊殺之而歸獄乎則其赴于魯而魯史書之者必在二人矣而聖人不與也其不與者何也聖人之嚴也若謂聖人明知亂賊之人而特末減之以著暴君之罪謬矣顧棟高亂賊表敘

書弑君自然是大惡不必以削公子稱名見惡書死君難自然是褒不必以稱名多加責備三傳泥於稱名之說遂於死難諸人毛舉細故譏以此故名之是將忠義抹殺泥於稱人稱國以弑之說謂君爲國人所欲弑是爲亂賊出脫與孔子作春秋之意相反又大事表例筆

襄七年鄭伯髡頑書卒趙氏匡信經疑傳諸儒多從之趙氏之言曰若實弑而以卒赴便從而書之諸國弑君豈有實告者愚謂弑君而以實赴者或由當國之大臣明正其罪或秉筆之太史以死力爭不則弑賊先以僞赴而後之立君更誅之更以弑告魯史從而改正若舉國通同欺隱魯史何從訪聞得實正其罪乎若正其爲弑便當興討賊之師未有寂然一無舉動而憑空加以弑君之名者也又三傳異同篇

弑君書人者倉卒生亂其國未得主名而第知賊由微者故舊史卒赴而書人也書國者赴告非其實舊史據而書之孔子欲仍之則

非其實欲正之則無所徵故以國書蓋懸獄而不敢歸也方苞直解

弑稱名專獄也稱人衆獄也稱國疑獄也疑則懸之則誣者不陷眞者亦不漏矣高澍然釋經文十八年

宣四年傳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預釋例解之曰稱君者惟書君名而稱國稱人言衆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主名不義而不可赦也萬氏學春秋隨筆論之云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所謂暴行卽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將已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慝遂若其君眞可弑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非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說亦猶是耳噫於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此乎然則何以稱人稱國曰稱人者以微者告也稱國者不告其人也此足以見元惡之專恣制國人以威使不敢以實告也春秋從赴而書學者討求其實則書人之宋鮑莒庚輿書國之晉書偃莒僕吳光其罪且浮於得名氏者矣夫趙盾崔杼之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良史又曷可少哉萬氏此論詳矣確矣余因思左氏果孔子之徒何至謬論若此明陸氏粲郝氏敬謂左氏非左邱明蓋戰國時人此說良是稱君君無道顯謬乎孔子使亂臣賊子懼之義爲是說者爲當時趙魏田齊等而言也焦循補疏

萬氏辨左之論是也孟子謂亂賊懼不謂君父懼也孔子爲懼亂賊而作直書其弑臣子之惡無可飾免固不論其君父也焦循雕菰集卷七

愚按陳止齋謂稱國者臣子稱人者非但其臣子猶曰衆人弑之也

不若彙纂及張李方顧焦諸論爲得若劉賈許潁古注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文十八年孔疏引更謬

又按程子云弑君不書公子者絶其屬籍也其書公子者又見其以天屬之親爲寇讎而其君寵任太過致亂也非也見辨不書氏門

衞州吁弑君魯隱宋殤爲之出師伐鄭以定其位魯隱見弑於弟鄭莊逼取其田而與之盟宋殤見弑於臣魯率三國受賂而成其亂出爾反爾後先一轍家鉉翁詳說桓元年

書弑君及其大夫三人皆錄死節杜氏以名字爲褒貶誤甚又莊十二年

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翬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衞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

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踰分也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尚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見靈以愛憎爲予奪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衛衎有失國之道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公孫干政也書閽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宋公與夷楚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錢大昕潛研堂集

隱四年春衛州吁弑其君完

左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州吁弑桓公而立○州吁不氏辨說見另門

桓二年春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公羊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范注閑謂扞禦○宋穆公立與夷使馮出居鄭鄭莊公欲納馮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督蓋馮之黨也弑殤公遂召馮立之張洽集注○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程子經說○苟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遂殺其大夫孔父則不見孔父爲君而死而大臣扞君之節不著矣故特書及汪克寬纂疏○弑君而書及者三以其與君存亡者爾春秋弑君併殺其大夫者不少而獨於孔父仇牧荀息曰及不曰殺而蒙弑文非能與君存亡者何以加此蓋孔父未死則與夷不可得而徒弑也仇牧未死則捷不可得而徒弑也荀息未死則卓不可得而徒弑也既弑其君而必及其所忌則孔父仇牧荀息可知矣呂大圭或問○楚商臣殺鬬勃而後弑君晉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而後弑君春秋不列於孔父以是爲不能與其君存亡者也陳傅良後傳成十八年○魯之簒賊未討而宋亂又作簒弑之禍接踵而起深有望於天王赫然發憤正二賊之戮五年桓王伐鄭以師從者猶有蔡衛陳使是時王能以誅討二簒正召天下名正言順諸侯大國必將來會允馮督翬可坐而翦也惟其無志於此王綱日壞凶慝日繁曲沃以支宗而簒晉陳佗以庶孼而干嫡鄭突挾强臣之援而逼逐其君兒衛朔挾五國之援而拒違王命無知弑襄渠彌弑昭傳瑕弑子儀宋萬弑捷文姜弑桓慶父弑般及閔綱常掃地春秋所爲作也家鉉翁詳說○觀

第146冊 續修四庫全書

華督及徒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綽之類與君偕死而不書則知書者皆春秋之所予矣（日講解義）○督欲立馮所擬者獨孔父主兵柄耳蓋宋殤累歲伐鄭無非爲公子馮一人而爲宋司馬董戰鬬者孔父也督召馮不得不弑君欲弑君不得不先殺孔父是非殺孔父而後及公實欲弑宋公而先及孔父故督爲大宰揚言殤公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皆司馬之罪先使民知其人之可殺而後攻殺而弑公焉穀梁言孔父能閑衞君彼弑君者欲不先去其閑衞得乎（毛奇齡傳）○按二傳深得春秋書死難之義乃左氏爲奪妻之說啖氏已駁之左氏又謂殤公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杜預據此定孔父之罪案夫司馬則然左氏明指爲華督之言督誣孔父之言而可據乎（焦循補疏）○弑君而書及其大夫者

春秋有三孔父仇牧荀息是也孔父有正色立朝之節仇牧有不畏彊禦之忠荀息雖失匡諫而能不負所託忠於所事皆春秋所深嘉故特書之公羊以三人爲賢是也左氏亦無貶辭杜氏拘於傳例謂三人書名皆貶辭因謂孔父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仇牧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荀息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其說舛矣經書弑君凡二十四其餘諸臣皆賢於此三人而得不貶乎（李惇羣經識小）○傳于孔父不下斷語諱隱三年傳宋穆屬孔父之文孔父受命明知衆心不屬生死以之其忠類荀息而無斯言之玷者也（姜炳章讀左補義）

○督不氏見大夫未命門

莊八年冬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左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十一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邱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以禍本言之無知之亂積漸於僖公之時也（張洽集注）○徒人費石之紛如孟陽死於襄公之弑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祝佗父申蒯死於莊公之弑皆不得以死節書蓋近暱嬖幸從君於昏而任其禍未可以死節許之也（汪克寬纂疏）○無知不氏見辨不書弑門

莊十二年秋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左乘邱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之也）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公羊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歸反爲大夫于宋與閔公搏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趨而至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穀梁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范注同前）○諸家或以書宋萬爲國氏或以書及爲累議論紛紛愚謂聖人不過書其實何有義例若書萬而不書宋則爲何國之事既弑其君又殺其大夫不書及則將何以爲文弑逆如此

尙待義例而後見其罪哉黄震日鈔○太宰督亦死難例而不書者
身有罪也督位崇於牧其見殺告策必先於牧例之乃聖人特
筆卓爾康辨義○公羊褒仇牧左氏亦未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
之故謂其無善事可褒又譏其不警而遇賊劉原父稱仇牧之
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劉後村謂仇牧荀息殺身而不能執
賊皆囿於預之誠辭觀其趣而至于劍而叱千古下英氣猶存
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善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
是書法應爾杜氏每以名字爲褒貶曲爲之說謬矣焦循補疏
僖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左作殺誤從公穀
左傳見下○奚齊死於喪次君臣之分未定卓子則已君臣分
定故書法不同家鉉翁詳說○奚齊未立故稱君之子卓旣立故稱
其君體自當爾胡傳以爲前罪獻公後罪里克豈其然乎陸粲胡傳

辨疑○或問舊說謂國人不子之也而子不從何也曰奚齊雖庶
子固晉君之子也立雖不正固晉人之君也使里克殺之於旣
立之後豈非弑其君哉今書殺其君之子則是未立之辭也且
卓與奚齊皆庶孽也皆國人不君皆國人不子何獨與卓而書
弑其君哉程端學或問○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
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按文十四年五月齊侯潘卒九月商人
弑其君舍亦是未踰年之君何以稱君夫未踰年稱子者人子
之心不敢即代君位又一年不二君故稱子耳然非一國之君
而何於此時臣有殺之者書曰弑君固其宜也今經曰君之子
則是未立爲君也不得與未踰年稱子者同義穀梁曰其君之
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夫奚齊雖
庶孽獻公雖殺申生奚齊非獻公之子乎且經書曰里克殺其

君之子正責其殺其君之子也若謂國人不子而曰其君之子
是聖人賞其殺而與之辨也且卓亦庶孽亦國人之所不子者
經書曰弑其君何也程端學三傳辨疑○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
葬居喪之子也里克弑其君卓者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
之不得不然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顧炎武日
知錄○弑經傳或云殺謬字也里克弑奚齊陸德明釋文作殺非
也當依公羊作弑穀梁經本亦作弑楊疏不誤公羊傳曰其言
弑其君之子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左傳曰書曰弑其君之子
未葬也左氏與公羊意正同謂未葬故書其君之子不書其君
非謂未葬書殺不書弑也今左氏經因仍舊誤作殺學者乃疑
未成君可以不書弑極謬且左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
書曰弑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

公子卓於朝兩言殺記事之文也一言弑述經之文也本不亂
而後人亂之也夫其君之子云者猶言晉子也在喪稱子不曰
晉子而曰其君之子者以見本非世子也子而曰弑者子不敢
自君臣民不敢不君之所以範天下後世使尊其在喪之君與
君無異也譌弑爲殺是與王札子殺召伯毛伯陳侯之弟招殺
陳世子偃師書法不別也又闇弑吳子餘祭盜弑蔡侯申陸氏
釋文亦譌作殺皆非也公穀皆作弑唐石經公穀不誤左氏誤
按公穀二傳皆曰稱盜以弑則其經之作弑明矣今左氏經作
殺誤字耳盍沿釋文及唐石經之誤也夫閽者刑人盜者賤人
其爲弑則同者雖刑人賤人未有無君者也經譌爲殺是與盜
殺鄭三公子盜殺衛侯兄盜殺陳夏區夫書法不別也段玉裁經韻樓
集卷四又左氏古經僖九年哀四年注糸○未即位不稱君未成君也先君薨年不

即位一年不可二君也奚齊稱子卓稱君以是別之矣齊舍何以甍年稱君商人攘其位而代之則非殺君之子直弒其君也此特文以著義也（高澍然釋經○按高氏解奚齊稱子卓稱君最確至於不書晉子謂以子繫國公也以子繫君私也猶踵穀梁舊說）○不書晉子段氏說是參看未踰年不書子門諸說○愚按未即位成君不書君家氏程氏顧氏高氏說是稱君不稱君在踰年未踰年不在葬未葬左氏未葬之義不如公羊未踰年之義而程氏辨疑以文十四年書法難公羊得高氏說而義乃足公羊說確未可訾也

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左晉獻公卒里克丕鄭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

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公羊及者何累也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獻公愛驪姬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穀梁以尊及卑也○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弒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君臣之分已定故正名其弒君而荀息得以死節書（張洽集注）○人臣之義在正諫其君之非而已苟能以死力正諫其君鮮有不能回其君之聽者不幸而不聽以至於死則臣子之義盡矣今里克則驪姬譖而不能爭申生死而不能明畜憤久之而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是里克雖有不徇其君之心而不能辨之於早也申生之死荀息不能諫又成其君之邪志以死奉奚齊是荀息雖有不愛其死之心而不能用之於義也皆罪也（黃仲炎通說）○申生已死重耳於次爲長立重耳義也立奚齊卓非義也里克當與羣臣以大義爭之於初既立而弒之無安國之忠而有弒君之逆矣荀息受命至死不變忠矣然無遠謀大計既不能

以直道正嗣位於前又不能改失從義以定嗣位於後以云安國家利社稷則未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甯喜能不從林父之亂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孽之變矣患皆在偷合苟容逢君之惡（劉敞意林○愚按劉氏此論正也而謂卓與剽荼不宜稱君春秋成其君臣之名正其篡弒之罪則非也三君既即位皆君矣書君書弒固史法也）○公羊於孔父曰義形於色於仇牧曰不畏彊禦至荀息則曰不食其言耳蓋既不能正諫於始聖人所取特在於不食言若事君大節猶有所愧（家鉉翁詳說）○荀息不能引君當道而志於仁使嫡庶之分明上下之義定獻公不陷於殺嫡立庶之惡而奚齊卓子亦免見殺之慘不知出此乃以不食言爲忠信是匹夫匹婦之爲諒也（湛若水正傳）○胡傳云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此說謬也弒奚

齊而曰弒其君之子盖未踰年之君也卓則踰年改元矣故書法如是若曰里克君之則宋督弒其君與夷宋萬弒其君捷豈皆國人不君而督萬君之者邪袁仁胡傳考誤○荀息從君於昏而春秋以死節書比於孔父仇牧何也人情於死生之際每至奪其本心甘棄名義而不顧息之不食其言亦足以愧天下受寄託之任而背之者矣故進之以甚苟免之惡也使荀息初聞獻公廢立之命卽能以大義爭之使知變易國常非所以全二子則其義益高其功益遠左氏引白圭之詩蓋嘉息之不食其言而深惜其始言之玷也司馬光之論篤矣日講解義○息以忠貞自許不食其言其死可謂無玷矣而傳又引詩云斯言之玷何也獻公臨歿屬此藐孤息能明言三怨將作秦晉輔之立奚齊殺奚齊也導以迎重耳則二子全而禍息矣計不出此而僅以死自

任溫公所謂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非死之有玷也姜炳璋讀左補義○或曰荀息可謂忠矣余謂不然荀息於驪姬則忠於獻公則不忠也驪姬欲立奚齊賂梁五東關嬖五卒譖殺太子申生逐世子重耳夷吾國人皆怨驪姬欲殺奚齊久矣荀息獨欲傅之至死不貳荀息之於驪姬可不謂忠乎荀息得君異於里克知驪姬之變而不能諫知三子之屈而不能言知獻公之惑於驪姬幾至危國而不爲之救知立奚齊之必不能濟而曲爲之謀荀息其長君之惡者歟吾故曰荀息於獻公不可謂忠也夫輔君所以衛社稷也輔得其人則安輔不得其人則危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慮荀息不從故謀作亂荀息苟與二子協謀則奚齊不至見殺于里克里克不至見殺于夷吾乃以不食言爲忠豈竟以奚齊爲足安社稷乎且獻公以奚齊屬荀息未聞以卓屬荀息也奚齊死又立卓子以葬是其意止知有驪姬而不知有獻公知驪姬之娣有子而不知獻公之自有子也黃之紀荀息傳奚齊議見湖海文傳○按外傳驪姬將殺申生而難太子之傅里克謀於優施飲里克酒爲烏烏枯菀之歌以感動里克里克因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驪姬遂得以成其謀胡傳本此以克中立自免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非也果爾則當於奚齊之死正其罪矣方苞直解○改年卽位已成君也故書弒其君重耳雖賢其非嫡與卓同卓之立無可譏則荀息之死自當予諸儒謂春秋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非也高澍然釋經○按奚齊稱子卓稱君合看高氏前後二論以卽位未卽位爲斷甚確○杜預謂荀息稱名者本無遠謀從君於昏正義云息不知奚齊卓子之不可立又不能誅里克以存君是其雖欲復言本無遠謀也夫經書

卓爲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以爲君也既正其名爲君則弒之者爲賊而死之者爲忠矣焦循補疏○君弒而大夫見殺舊史失之夫子卽無憑而書諸儒每於死節不書者追咎其人不足書夫有死君之大節顧不足以蓋其愆而猶煩議其後哉故荀息雖成君之志春秋猶以死節予之況如惠伯之死而以非君命責之亦太苛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元年冬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左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縊○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書世子以昭有父之親書君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何休注

文十四年秋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夏五月昭公卒舍卽位秋七月齊商人弒舍九月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穀梁傳陸氏說見國君爭立稱君不稱君門○按春秋書弒未踰年者二晉之奚齊與齊之舍是也奚齊書其君之子而舍書君高氏說爲勝見前僖九年

文十六年冬宋人弒其君杵臼

左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

公子朝爲司寇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卽位○弒君書賊獄定也不書賊未定也或書國賊在當國者也或書國人賊黨衆也昭之立也兩書宋人殺其大夫今書宋人弒其君則賊黨之衆可知故稱國以弒而該之曰人若曰衆不可指名而大惡則不可掩其獄固有所歸也御纂直解○左氏極稱公子鮑之善而云昭公無道考昭公初立欲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攻公七年昭公不禮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殺昭公之黨八年鮑以昭公欲去羣公子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以昭不禮於襄夫人遂因夫人以謀之其不臣之心著矣而乃因襄夫人以弒之若曰以君祖母殺之已可以脫惡名當時赴告或稱襄夫人以其無道廢之或稱甸人因其田獵弒之春秋特書曰宋人不許其假命於襄夫人也不許其諉罪於甸人也直公子鮑弒之而已左氏稱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則其赴告也烏知不云程滑弒之也而孔子不許也書曰晉弒其君州蒲直欒書弒之而已焦循補疏○稱人以弒本未得其主名傳稱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則無主名可知蕩意諸死節不書胡傳以爲不能正君坐待其及而死之故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非也赴告有主名者并詳從死之臣此則襄夫人公子鮑欲掩其迹以衆亂告賊無主名則蕩意諸之死無以爲辭以爲死節不甘以爲討罪又不可故隱而不宣也若謂不

能正君坐待其及此孔父仇牧荀息之所同何獨苛於意諸方苞直解○自宋昭立書宋人專殺二及是而書宋人三蓋著宋强宗構禍不專一人之辭高閌釋經然○愚按書宋人直解及方氏說得之蕩意諸死節不書方說極中情事蓋不告也或云知謀不能止見危不能救不得與死節者同其誤與胡傳等

文十八年夏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商人賊也而君之君之而弒之罪人舍爵而行莫之止也是齊人共之也胡銓春秋解○傳稱丙

歜閻職弑君則得其主名矣而稱人何也懿公死於申池而二人亡故齊人以爲賊而不辨其孰弑也方苞直解○以歜職之賤齊人不以爲戮而縱之其書齊人宜矣不然當時春秋何以不書盜殺齊侯商人哉張自超宗朱辨義○按顧復初說最得之見前總論

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

左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公羊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如左氏之言則是僕弑父也何以書國弑且僕既與國人同弑君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魯疑僕因國人下以字當作之字謂僕因國人之弑君懼并及禍而來奔也吳澂纂言○吳說非也左氏序季文子之言有云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是明以爲莒僕

弑君以字原未有誤也葢莒僕來奔與弑不與弑事在可疑既不可專罪僕又不可分罪衆人不忍以疑罪加人則不得不稱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庶其之弑據赴告必曰微者或衆亂未得其主名而以人書而傳聞則太子僕也故第書莒有是事而不溢一辭若書莒人是決其爲微者爲衆亂而僕得漏網矣方苞直解

宣二年秋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左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麑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鬬且出靈輒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董狐云亡不越竟言行未遠而君被弑反又不討賊狀涉同謀爾非謂越竟即無罪也左氏敘孔子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非也盾之免與不免在乎討與不討而不在越與不越也如傳之言姦臣令人弑君身越竟而還即爲無罪乎此傳者傅會非孔子之言葉纂趙匡劉敞○左氏見識甚卑云越竟乃免是回避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聖人作春秋而亂賊懼豈反爲之解免朱子語類○三傳謂盾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實非弑復見於經以明其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皆不可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使盾果弑乎則罪在盾不得曰爲法受惡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先正穿之罪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不得幸免盾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

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舍穿罪盾此逆詐憤激之爲非春秋法也傳謂非盾弑者以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也弑君者不再見此傳說耳果聖人法乎歐陽修集○云爲法受惡是盾本無逆惡史官强加之盾勉受之聖人肯許其妄加乎桃園之難盾身朝出穿變夕與穿爲盾役耳既不可辭何名爲受後世誤信左氏以爲眞孔子之言謂聖筆有名誅而實貸文抑而意揚者謬矣其間又有甚紕漏者董狐責盾兩言深中其隱所謂亡不出竟者責其遷延宿留潛有所待以爲與謀之證耳豈謂在竟內則有罪在竟外則無罪乎左氏不達董狐之意復託孔子之言曰越竟乃免審如是則姦臣賊子逆謀既定出候竟外事克徐歸遂可脫弑逆之名是爲姦賊畫

逃罪之策也呂祖謙左氏博議○盾陰弒其君而陽逃其跡實行其計
而穿受其名者也故以亂賊誅之必待親弒然後加罪則奸賊
得以計免矣孫覺經解○越竟乃免此非聖言使與聞乎弒雖在四
海之外無所逃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其誰敢責之葉夢得傳○
靈公之立非盾意也故君臣不相能而盾之無君久矣盾狡而
穿愚河曲之役委曲庇之將用之也且使爲公壻則伏姦賊於
君側有年矣使穿役崇是與之以兵權也事成機熟委君於穿
而宿諸境上謂非其情可乎穿弒君而反使之迎立是庇穿弒
而免穿於討也程端學本義引王貫道○董狐二語是折盾之詞以律所
謂造意者當之也邵寶簡端錄○董狐語以是證盾之主謀也豈謂
盾非弒而以二端受惡乎左氏誣聖甚矣陸粲胡傳辨疑○盾受寄託
而外求君嗣子之立本非其意及公長而惡盾之專則君臣之

嫌隙己非一朝夕之故矣故齊商人宋鮑篡弒盾皆不討且定
其位則其無君之心蓄之素矣盾豈惟不能討賊且使穿逆新
君是盾處心積慮成於弒也故先儒胡安國之言曰以魏高貴
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
爲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抑將致辟成濟而止也
此義不明則亂臣賊子皆得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鄧扈
樂史太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王法乖天理息矣故曰春秋
成而亂臣賊子懼日講解義○傳曰盾爲法受惡夫弒君何事乃
釋弒者不罪使不弒者受之乎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所以證盾
之首弒也非姑以是坐之也盾造意穿從之造意者首孔子之
刑書也越境乃免非孔子之言也御纂直解○傳敘衆人救盾事
或詞表盾之忠爲弒君出脫非也此正坐實盾弒君耳鉏麑求

殺于前盾密密防護已如讐敵及飲酒將攻而提彌明知之甲
起而靈輒免之試問明何以知輒何能免知公徒皆盾私人而
靈爲孤立故公極圖逐盾極從容公方摩厲殺盾而盾已命駕
出國門矣太史責以越竟討賊二事公羊專重討賊左氏專重
越竟其實凡弒君者即越竟亦邴歜閻職之舍爵而行也反即
殺穿以自解亦司馬師之誅成濟朱全忠之誅蔣元暉柳燦也
何解於弒姜炳璋讀左補義○左穀皆取董狐之言以反不討賊爲盾
辠吾謂盾雖討賊亦不免於書弒何也司馬昭既弒高貴鄉公
遂收濟倅兄弟殺之朱全忠既弒昭宗亦殺友恭叔琮夫二人
殺濟倅友恭叔琮者豈非欲自解於篡逆哉然天下後世卒不
以此薄兩人之辠故使人臣無弒君之心雖力不能討賊亦必
不以惡名加之苟有其心雖狡譎如司馬昭與朱全忠者亟除

其黨以自解無益也汪琬堯峯文鈔○盾弒晉靈司馬昭之弒曹髦一
轍也靈惡盾之專欲殺盾髦惡昭之專欲殺昭趙穿爲盾刃靈
賈充爲昭刃髦盾昭其主而穿充其助之者也聖人不誅主者
而誅助之者哉張自超宗朱辨義○萬氏隨筆云大抵靈公不堪趙盾
之專因欲殺之盾知必不相容遂萌逆節已僞亡而穿行事陽
收其實因避其名豈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早爲董狐兩語斷
定左氏乃託仲尼之言以賢趙盾謬矣毛氏傳云鉏麑之死靈
輒之報提彌明之忠晉君左右皆盾人矣則盾眞弒君之賊也
萬氏毛氏之論是也而杜預云越竟可以不討賊然則不討賊
而越竟可免不越竟而討賊亦可免司馬昭殺成濟遂可免乎
焦衡補疏

宣四年夏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楚子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諸家皆謂公子宋弒君歸生不能誅宋反從之故爲首惡非也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不獲於其君者假手於宋耳歸生爲首而宋爲從也吳澂纂言○歸生身爲正卿久執兵柄聞宋之逆謀執而誅之猶反手耳宋有逆志而與歸生謀先必知其夙有無君之心也聞而不禁則賊由歸生審矣觀鄭人討亂斲子家之棺則當時國論固以爲首惡非孔子作春秋而後歸獄也日講解義○左氏謂弒君稱君君無道也非也君雖不君

臣安可以不臣乎又以歸生爲權不足而譏其仁而不武亦非也歸生位上卿握兵柄何得以爲權不足乎亂臣賊子豈可以仁稱之者乎彙纂○按萬氏隨筆云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其威權已震至是靈公立方九月君臣之間必多不相能適子公有嘗黿之隙遂假手爲不然能身執國柄豈不能除一亂臣反懼譖而從之乎異日歸生死鄭討幽公之亂斲其棺而逐其族足以知弒逆之由乎歸生而非專起於子公鄭人早有公評矣毛氏傳云文十七年諸侯會扈歸生作書告趙宣子敘十二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請陳於楚而朝晉自此書出而晉使行成且使趙穿公壻池質於鄭則其人之强幹有爲不在趙盾下況大棘之戰帥師獲將其嘗國用事實趨於子公之上而左氏以爲權不足大謬矣杜預援左氏之說以歸生爲本無弒君之心又以不討子公爲不武亦非是熊過補疏

宣十年夏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大夫而弒君未有不書大夫之名者胡氏藏於欒書之見削故於此强爲之辭不知欒書之削益駭疑也朱朝瑛略記○弒君書名氏以正亂賊之罪所謂據事直書而義自見也杜氏預謂稱大夫者罪不及民高氏閌謂徵舒之罪國人弗怒皆謬矣胡傳以爲見忠言之驗被弒之由亦非要旨彙纂○弒君之賊例書名氏大經大法也其不書者未得其實耳胡傳誤童品辨疑○杜注靈公惡不加於民故稱臣以弒謬也陳靈朋淫殺諫無道已極而杜氏以爲寬之此拘於例强求其說而失之者也宣四年左傳曰

稱君君無道稱臣臣有罪其意謂稱國以弒者爲君無道書弒者之名氏爲臣有罪已爲大謬不通杜又從而爲之說假令靈公惡加於民遂諱弒君者之名氏乎顧棟高杜注正譌

成十八年春晉弒其君州蒲

左傳見殺大夫門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首殺其大夫胥童○弒不言故弒而言故有自來者矣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晉殺其大夫胥童晉弒其君州蒲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放其大夫公孫獵盜殺蔡侯申春秋書弒未有詳於此者也陳傅良後傳○稱國以弒穀梁以爲君惡甚胡傳以爲略之諸儒多主其說謂君爲一國共疾與眾弒之所以分其惡於眾也夫春秋立臣子之防豈有爲亂賊分惡者傷教害義安可訓乎攷十二公之編君無道而被弒者多矣以晉論之靈與厲相去不遠而

靈則書盾厲則稱國何也蓋穿弒靈公時有董狐之直筆趙盾遂受惡而不辭今書弒厲公史筆未必如董狐欒書亦未必受惡其赴告列國必有所以諉其罪者魯之舊史從其所赴而書之矣春秋不與其諉也故書晉弒其君使天下後世考其被弒之實而眞凶不得漏網此聖人之特筆也彙纂○稱國者不以賊赴也吾魯於書偃之事何知焉書曰晉弒其君則有受其惡者矣趙汸集傳○從穀梁說謂其君惡甚而爲書偃末減者大謬矣朱子謂晉字下應有弒君賊名亦未審當日之情勢也蓋春秋因舊史舊史從赴告里克殺卓子而立惠公惠公旋殺里克則以弒赴於諸侯曰里克弒其君卓本國既以弒赴魯史得有所據而書之矣若悼公當日未能誅欒書也既未能正書之罪則其赴告自必含糊其辭或稱衆弒或諉他人俱未可知赴告既無欒書名氏魯史何從指實皆史向無指名春秋何從增造不然聖人豈嚴於里克而獨寬於書偃哉顧棟高三傳異同篇○不目欒書舊史無文也不稱晉人非衆弒也春秋因之懸獄以待而賊無所逃矣高閌然釋經○惠氏春秋說曰左氏雖虛張郤至之侈仍不能掩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掩其惡三郤不死厲公不弒欒書所畏忌者惟郤至耳鄢之戰欒書請俟齊魯之師郤至以爲楚有五間急擊勿失於是敗楚師欒書是以忌之既戰獲楚公子欒書誘之使譖郤至公使郤至聘于周書又陰使孫周見之公遂使胥童殺三郤郤錡欲攻公郤至不可至死不敢爲難可不謂忠乎欒書既殺三郤遂弒厲公納孫周而立之是欲爲難而納孫周者書之志也春秋數稱欒書帥師明專國也爾書殺其大夫然後書弒其君則殺大夫及弒君者實欒書一人

而已宋人殺其大夫宋人弒其君杵臼春秋三書人皆殺其大夫晉弒其君州蒲春秋三書晉明殺大夫者即弒君之賊也惠氏表郤至之忠揭欒書之姦可謂精矣童殺三郤而因以劫書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則書之惡童與矯固知之故書必假童矯以殺郤復因執厲公以殺童書殺三郤殺胥童所以甚書之惡非以貶三郤胥童也杜注以爲郤氏失民宜爲國戮誤矣焦循補疏○日講解義說見比事門錢氏說見前總論

襄二十五年夏齊崔杼弒其君光

左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欲弒公以說於晉夏五月莒子朝於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於平陰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於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崔杼自虛朾同盟專國柄者二十五年矣而其君終莫之疑也是以一旦動於惡焉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黃仲

炎通說○宋萬晉慶父奔而後誅之則不書殺以爲佚賊也齊討
君之讎而滅崔氏則何以亦不書殺事在二十七年崔杼弑君偃然猶
在位也而以家禍亡其宗如是而得書則臣子之不誠於君父
者可以盜名矣陳傅良後傳○從晏子之道則食焉而弗與其難乃
至睹其君見殺而徐哭踊以爲禮乎又曰人有君而弑之然則
凡在官者殺無赦此言非賊陸案左氏纂○案齊莊之弑晏嬰謂其
爲已死而非私暱者不敢任其說非也宋之殤閔其死不爲社
稷而孔父仇牧豈私暱邪莊公之禍晏嬰固早知之矣納藥氏則
以弗能久伐衛晉則以爲憂必及預策其必敗以示先見之哲
一旦有事則假社稷爲重而自明其不必死使天下之貪生忘
義者皆得藉口爲苟免之計畔道傷教安可訓也陳文子違齊
聖人許其清嬰以世卿與亂賊並立於朝而不聞有討逆之謀

其負慙多矣彙纂案○胡傳謂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
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逢君之惡從於昏亂雖殺身不償責不
得以死節許之持義甚正但崔杼當國州綽等皆小臣實未必
告耳方苞直解

襄二十六年春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二十年衛甯殖疾召其子喜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
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喜
許諾二十五年冬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公使子鮮
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
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敢聞君之出敢聞其入
遂行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
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孫文子在戚孫襄居守二月庚寅
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國人
召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子叔即剽書曰甯喜
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喜受命於其父納君以免逐君
之惡衛侯本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則喜之罪應末
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
衎則殖出之喜納之於剽則殖立之喜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
特正其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之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
也胡傳○殖既從林父之逐衎共立剽而臣事之十餘年矣其可
反易天常乎君臣之分不可一日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
矣故太叔儀責其置君不如奕棋而知其身之不免以及其宗
也喜也輕徇父命躬犯大惡書以弑君辭而不可得矣張洽集注○
道喜弑者公子鱄也則其專罪喜何喜爲正卿喜非有無君之

心則鱄爲戮矣陳傅良後傳○觀衎之求復使與甯喜言曰苟反政
由甯氏祭則寡人蓋喜之弑剽而納衎爲政將由已故也其心
本貪於專政其謀乃至於易君黃仲炎通說○春秋之法實爲君者
以君書剽篡立而衛之臣子立於其朝君臣之分已定自宜以
弑書先儒謂喜反覆於二君之間故蔽其罪曲矣日講解義○以
王法治剽宜討也使獻復國有道請於王而治之可也至於衛
人立其朝者固其君也況甯氏父子臣之者哉御纂直解○殖命
子復君獻公其可以徙復乎復獻則必弑剽不臣之罪復見於
喜而愈無以掩殖過喜當涕泣以辭則殖必悟不獲辭則廢命
可也不明於治命亂命之義而貪執國柄其亦愚矣魏世傚昭士集○
剽篡而亦以其君書者與書齊人弑其君商人同葉酉究遺

襄二十九年夏閽弑吳子餘祭

左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
之○公羊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閽刑人非其
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輕死之道也○穀梁閽門者也寺
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
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閽弑其君也盜殺蔡侯申同此春秋凡書此
者皆趙子所謂避不成辭穀梁曰閽不得君其君非也顧炎武日知錄○盜殺蔡侯
者無主無名之詞閽弑吳子有主無名之詞張自超宗朱辨義○案公
羊近刑人之說義自具於辭中汪氏克寬專歸過於君非也

襄三十年夏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弑景侯○稱世子甚般
之惡也君於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般於尊親盡矣孫復尊王發微

襄三十一年冬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莒犂比公莒子密州之號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
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書曰
莒人弑其君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如傳則是子弑父春
秋有不書乎趙匡謂其文當曰因國人之攻莒子誤爲以字爾
胡傳○莒子虐國人弑之故書國人程子經說○胡氏曰傳有乖繆則
信經而棄傳斯至論也亦無庸改字矣陸粲胡傳辨疑○莒僕因國人
以弑紀公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胡氏趙氏皆謂以當作之爲
傳寫誤案經稱國人則弑君者必非展輿觀後去疾人展輿奔
則展輿與郎爲弑君者所立不得坐展輿以弑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書
人以弑蓋衆弑未得主名之辭傳指爲展輿則宜從蔡般例書
世子弑或共獄未明亦宜從國弑例書莒弑而曰莒人則於展
輿無涉矣傳者誤也高澍然釋經○傳注謂買朱鉏密州之字按買
爲密聲之轉朱鉏爲州之緩聲焦循補疏○案袁氏仁胡傳考誤謂
以作㠯已字通國人弑在先展輿立在後則傳語殊不成辭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左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
之援楚遠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
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觀起子從在蔡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入襲蔡蔡公將食見
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僞與蔡公盟之徵驗已徇於
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蔡人聚將執之辭
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依
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晳公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
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蔡公使殺太

子祿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公子棄疾爲司
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於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
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
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王縊於芋尹申亥氏○公羊靈王爲
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於
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
王經而死○亂始於觀從成於棄疾以比爲名而已爲君非比
志也然迫於觀從棄疾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比雖不弑而
弑君之名比尸之矣熊過集解○若比不從棄疾之命棄疾不得比
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虔之縊者比也高閌
集註○諸儒多沿公穀言棄疾脅比立之遂謀弑虔而歸獄焉比
貪其位不得不受其名春秋使比首惡所以絕後世姦人之藉

口以濟其私也今據經而考左傳乃知爲亂謀弑者實比首也觀從假棄疾之名召比而比即來何爲乎乘蹶圖釁耳虔在乾谿比有內應故書歸易辭也襲蔡而棄疾逃棄疾猶不知也盟鄧之後始合謀矣入楚而殺虔之子潰虔之師虔不得不縊而比遂立焉則弑虔非比而誰 御纂直解 ○虔之惡多棄疾成之其待之幾而思受其燼久矣於弑虔之下即書棄疾殺比以明志在奪虔之國比不弑虔彼必弑虔比既弑虔彼即殺比而棄疾之罪自無可逃若弑虔則比與棄疾之志同志同當書其重苟舍比不誅則亂賊自立爲君皆將委罪於造謀刼戴之人豈公論哉 姜炳璋讀左補義 ○楚比歸而虔弑齊陽生入而荼弑荼之弑以罪陳乞而虔之弑以罪比者何也陽生之得立不得立陳乞能爲主比之君不君非觀從所能主也方楚虔滅陳滅蔡雄視諸

侯駐師乾谿以援伐徐觀從一旦以蔡公之命召比何爲者則比雖得蔡公之召而不可以歸既歸於楚而勢不可兩立事不成則虔殺比事成則比弑虔文定謂比脅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不可者似猶爲春秋歸獄之詞夫比聞召即歸其志已惡又何脅怵之可藉口哉比果有守而知義不當歸也高氏以爲先書比歸明比在外本無弑君之心及其以棄疾之請遂有得位之心然使虔弑於比歸之前而比之歸爲援立亡公子如衛晉齊小白之類謂之本無弑君之心則可比既歸爲君而虔弑何謂無弑君之心邪 張自超宗朱辨義 ○書歸易辭也國人不附虔而虔遠出內無所阻故易或云書歸以明非弑既弑之而陰釋之春秋無此筆也以弑虔目比以殺比目棄疾皆實錄而棄疾擠位於比非擠位於王故比不得脫是獄也 高[illegible]然釋經 ○愚按先儒多主歸獄於比之說或云治棄疾則比免治比則棄疾不免故以比主弑惟 御纂直解及姜氏張氏之論爲當蓋篡弑自是比之罪下書殺比而棄疾主謀奪國之罪亦見焉其實則以討賊歸獄於比者楚之告辭而以弑君正比之罪不以討賊寬棄疾之罪者春秋之義也

昭十九年夏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公羊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譏子道之不盡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 聽治其罪 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穀梁止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

責之也冬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止雖不志乎弑其君由止以卒則亦止弑之也君由止以卒而不以弑君書之則臣將輕其君子將輕其父亂之道也故止之弑雖異乎楚商臣蔡般而春秋一之所以隆君父也 蘇轍集解 ○公穀斥止赦止之說殊戾於經天下之大惡莫過於弑父與君果其罪也不可輕赦非其罪也不可輕加若曰不成乎止之弑則書弑是輕加以大惡之罪既加以大罪又遽輕赦之是亂臣賊子均可以輕加輕赦豈春秋之大經大法哉飲藥而遽卒烏知非以藥殺之邪不嘗不足責也謂以不嘗之過非弑而加之弑非也至以賊不討書葬疑不成乎弑則賊不討不書葬之說本謬 童品經傳辨疑 ○飲世子之藥卒是以藥殺父也父死而奔晉是避討也止之爲弑亦皎然矣三傳皆以異

說亂聖經(陸粲胡傳辨疑)○經明書止弒而穀梁云不使止爲弒謬矣又以時葬而知其不使爲弒尤謬(程端學辨疑)○左氏曰戊辰飮太子止之藥卒以是日飮藥卽以是日卒則其卒也藥故也懼而奔晉且自責曰我與夫弒者則其爲弒也有不容自昧者矣胡氏乃曰不嘗藥也非也(袁仁胡傳考誤)○但爲不嘗藥而以莫大之罪加之豈聖人公恕之心此宜以經正傳也(湛若水正傳)○止不嘗藥故書弒李氏以書葬爲原許止無弒君心則不然也庸醫以藥殺人未嘗有殺人之心人飮其藥而死則謂之殺子進藥於父臣進藥於君未嘗有死其君父之心而君父飮之而死死於藥也死於其臣其子之藥也不謂之弒可乎(張自超宗朱辨義)○據傳是世子自爲藥以進而殺之故曰飮太子止之藥卒杜氏曰不由醫者則直是造藥以治疾而由誤致死縱或無意然罪大矣故

曰弒所云弒者直由此殺之也後儒誤解穀梁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一語遂謂以不嘗藥書弒而胡氏又遵之夫公穀二家俱以世子爲進藥不是嘗藥雖穀梁謂不知嘗藥累及許君蓋謂其不知嘗藥之義而自用以致累也藥物雖出自醫者猶必口自嘗試以防有誤豈可漫不由醫而直自用其藥物哉不嘗藥罪小用藥物罪大(毛奇齡傳)○世子爲藥物以進自是誤害特君父無誤害者誤害則必以大惡加之所以謹人心而防弒逆之漸也(又經問)○左氏公羊以爲藥殺穀梁以爲不嘗藥愚按之事理以求書法唯左氏可憑夫君藥臣嘗親藥子嘗雖載禮經然未聞偶不嘗而死卽加之以弒名也穀梁之說必不然也公羊云藥殺是已然拘於賊不討不書葬之例見悼公書葬遂謂春秋不以止爲賊而赦之也是以止爲過殺矣過與故不同而書法

同乎藉曰過也非故也止又何所畏而遽奔乎止奔斯立以禮葬君魯往會之故書弒于前而書葬于後皆實錄也赦止之說胡爲乎來哉(萬斯大隨筆)○三傳皆謂非弒案左氏之言與公穀別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身爲儲嗣率意進藥是以君又爲嘗試也如左所云飮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已顯爲弒君立案而謂之非弒可乎穀梁又解之曰止之非弒有可屬辭比事而知之者楚商臣蔡般皆立乎其位而止則弗立乎其位按左傳明言太子奔晉夫國人以弒赴於諸侯必其爲國人不容而逃竄求免未幾病死不得以弗立乎位而明其非弒也又謂許與陳蔡皆密邇於楚楚虔能假討賊之名以滅陳蔡何獨釋許不問夫楚之滅陳蔡不過利其土地豈眞討賊哉而許素屬楚其地亦無足貪故遂置而不問不得以蠻夷之舉動定人之罪狀處

實至冬而葬止已出奔國人以禮葬君魯遣會葬其逆跡已暴白於天下更不宜以書葬爲赦止之罪也至穀梁之說尤爲誣妄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是止爲孝子也而聖經乃加以大逆之罪乎(顧棟高大事表論)○歐陽公謂止非弒則聖人必不妄加之名趙氏鵬飛力主其說愚考左傳及杜注孔疏止之罪狀已昭然歐陽公非刻論也(又三傳同義篇)○謂止不嘗藥者過歟故歟過而加之弒當刑也故而赦之罪非法也弒逆大惡旣責止又赦止是春秋成而亂賊不懼也楚商臣蔡般許止一體書弒止獨蒙赦何也(郝懿行說略)○許止進藥以殺其父傳詳文義甚明公羊亦云進藥獨穀梁有嘗藥二字耳歐陽永叔執嘗藥之義以疑春秋以爲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而胡氏辨之又不明進藥與嘗藥之不同此所以

啟後世之弑也夫嘗藥之義不過恐奸人致毒與嘗食之義等耳人之體性病症父子不同豈得以子嘗而定此藥之宜父病與否哉且不嘗之過輕聖人豈以輕過加大罪哉（魏禧左傳經世鈔）○公羊謂許悼書葬是君子之赦止并忘蔡般之弑亦書葬傳之不足信如此（高閌然釋經）○後世律載和御藥不如法者死止即無弑逆之意欲飾此惡名不可得矣（葉酉究遺）

昭二十七年夏吳弑其君僚

左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以弑王）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

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弑王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弑君者公子光也書曰吳者使人考其跡而罪人斯得矣（湛若水正傳）○不以賊赴稱國則其代立之君及其當國之大臣必有任其罪者（牛運震傳）○書吳弑而不書光非貫光也蓋虛其名以按其實也胡氏謂諸樊之國遞致不受國宜予光不宜予僚故不歸獄于光則直貫光矣（毛奇齡傳）○文定謂不歸獄於光而稱國以弑者為吳大臣之罪據左氏史記以僚為夷末之子以光為諸

樊之子僚不當以庶孫而紊世適相承之緒然僚既君國十三年光不爭於夷末甫卒季札不受之時而爭於十三年之後君臣之分既定而突行篡弑烏可以貸其罪哉春秋顯以應立之義而歸罪大臣哉稱國以弑者無主名之詞既不可以專罪一人又不可以散罪罪衆人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舊史承赴而書必曰鱄設諸弑其君或衆亂無主名而稱人也而傳聞則公子光也故第書吳有是事而不敢溢一辭焉若書吳人是決其為衆亂賊由微者而光得脫於是獄之外矣（方苞直解）○弑君稱國者四莒庶其晉州蒲吳僚薛比方氏於吳薛謂懸獄不敢有所歸其說是也薛比事無可考吳僚操刃者鱄設諸也其赴告之文不曰鱄設諸必曰國亂無主名無主名者稱人鱄設諸賤名氏不登史冊亦應以人書而經但稱國者聖人之慎也蓋春秋至襄昭

以後皆聖人所見之世然他國之事多傳聞而難徵信僚之見弑知赴告之不實從告書人既不可欲徑書光又有萬一失入之慮故懸獄而不敢有所歸但書其國有是事而不少溢一辭焉（葉酉究遺）○其書法與晉弑其君州蒲同胡氏於彼罪君於此罪大臣而視加刃者脫然事外是春秋為亂賊佐姦矣一何舛也（高閌然釋經）○何休曰不書闔廬弑為季子諱非也季子之不討闔廬者勢不可也豈義之乎春秋何為遂為之諱（劉敞權衡）○愚按春秋不書光書吳胡傳歸罪於僚本不應立以為大臣之罪謬矣杜氏預以為罪在僚孔氏穎達劉氏敞因之以為國人皆欲弑之謂僚亟戰民疲又伐楚喪故光得乘間而動非獨光之罪故不書光弑是安可以訓邪惟湛氏說勝而近人牛方張葉暢發其旨為得之○又按洪氏咨夔曰季札雖守退遜之節然徒潔

身而已僚之見弒闔廬謂季子雖至不吾廢季子亦自謂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坐視君弒不能請諸天子告諸方伯以行天討故舉國而札之罪在其中此亦鑿生議論胡傳動云不請於天子不告於方伯此豈春秋時勢所能為邪昔人已駁胡氏矣

定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

疑以傳疑史之法也故書薛然而弒君之罪人不可終逃矣胡氏以稱國而弒為大臣之罪與孫復以為舉國之人皆可誅均誤矣湛若水正傳○三傳不載其事不可妄說鄭玉闕疑○葉說見上條

哀四年春盜弒蔡侯申殺從公穀作弒

左傳諸說見書盜門○闕弒吳子書弒則此不宜書殺字誤也公穀作弒是趙鵬飛經筌○傳謂賊由公孫翩果翩也或目其人或稱國人可矣無為以盜書也盜者不知賊之所在也惟不知賊

之在故辰以懼罪而奔姓霍以見疑而殺也方苞通論○愚按殺當從公穀作弒趙氏段氏說是或曰書殺蔡侯與邾人戕鄫子同皆非本國之人不得言弒終以趙段所駁為正書蔡侯則不得書其君顧氏說是或曰盜不得君其君非也○段氏說見前僖九年顧氏說見前襄二十九年

哀六年秋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公羊作舍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群公子於萊五年秋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六年冬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至齊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景公妾以安孺子如賴齊邑去鬻姒荼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三子荼之黨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敢布諸大夫是時陳氏專政如二君然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駘齊邑殺諸野幕之下○公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欲立之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千乘之主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於諸其家除景公之

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至於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不以陽生首惡者加陽生弒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入陳乞弒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孫覺經解○觀從召公子比而虔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蒙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公子有三焉比不立可也乃自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弒之也乞大臣也有君而又外求召陽生而以強立之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為君則孺子荼何所置哉乞不頓其君是乞弒之也故春秋別嫌明微不同其誅也高閌集注○衞

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甯爲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爲陽生弒也（陳傅良後傳）○公羊載陳乞本末詳於左氏有以知春秋罪乞之大意蓋廢長立幼之際大臣當據經守正然後可不然必陷于大惡里克陳乞事正同胡氏之說詳矣（李廉會通）○左傳陽生使朱毛殺孺子而以乞主弒何也乞陰謀竊國其弒孺子立陽生皆專威柄以爲據奪之階陽生爲所用而不知也陽生但知承乞之召而入於齊其身之定否荼之弒否陽生實不得而主之則舍乞奚主哉（方苞直解）○陽生入立皆乞主之與楚公子比異故書乞弒其君從實錄非歸獄也穀梁云陽生正荼不正則是以正弒不正可以脫罪吾恐亂臣賊子託于正以稱兵者接迹於世矣而荼命於先君陽生擁於陳乞尙得以嫡庶長幼之說參乎哉然則荼雖不正國陽生之君也陽生雖正亦陳乞之私也知此可斷斯獄矣（高澍然釋經）○趙盾之弒董狐書之崔杼之弒太史書之書人書國因其來告皆舊史之文也夫乞肯自以爲弒哉然而史竟以乞告蓋自崔杼弒君太史南史以死爭之四十年來史以直筆自厲故景公之世猶有史嚚幾爲梁邱據所殺然則陳乞名在諸侯者以齊有不避刑威之直史春秋得以據之也（姜炳璋讀左補義）○愚按杜注曰弒荼者陽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禍由乞始故以乞主弒諸家多從之惟高氏以爲從實錄而非歸獄其說是也即如方氏之說以乞主弒亦是齊之史筆告辭如此也故兼取姜說○張氏自超說見駁不書公子門○公羊曰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譏也何休以爲不舉陽生弒者譏成於乞然則是公子比之類也公子

比首惡陽生不蒙首惡何哉穀梁曰陽生正荼不正然而荼受命陽生不受命然則弒先君所命是弒其君矣又何云不以陽生君荼乎（劉敞權衡）○穀梁曰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於荼也傳爲此義展轉相發而適以相戾其意皆自以入爲內弗受以國氏爲嫌也此蓋不知陽生之入爲陳乞之謀陽生不入則荼不可弒故歸弒於陳乞猶楚比不歸則靈王不至迫而死故歸弒於比不然陳乞實不弒以陽生不君荼而使乞主弒是春秋可移易弒名而虛加之人也（葉夢得穀梁傳讞）

○內諱弒君（魯君臣未嘗相弒辨　孔子諱之辨　子般子野非弒辨　名不名辨　叔仲彭生死節不書胡傳說辨）

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國而不諱乎然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信之法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張洽集注閔二年）

公薨必地不地變也其地有不可言者焉志弒也以不地見弒者不忍沒也然究未知誰弒之也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桓薨于齊而夫人孫齊則齊侯殺之而夫人與乎弒也子般卒而慶父如齊則慶父弒之也閔薨而夫人孫邾慶父奔莒則夫人與慶父同弒之也子卒而仲遂得臣行父如齊三人共弒之而仲遂其首惡也隱薨而桓即位則桓弒之耳翬謀弒而歸獄於桓桓爲首焉耳（御纂直解隱十一年）

隱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十一月

公祭鍾巫齋於社圃館於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於寪氏立
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公羊何以不書葬
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穀梁公薨不
地故也隱之不忍故也○或以不地爲缺文而謂隱公非弒是
弒於明堂位魯君臣未嘗相弒之言爾記禮者不通春秋不地
之義遂謂魯未嘗弒君也汪克寬纂疏○按內弒書薨而不地以爲
孔子諱之非也乃舊史諱之耳張氏駁辨見凶禮門公薨總論

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讁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
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來脩
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
彭生○穀梁其地於外也○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范甯注

○內以不地見弒書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
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則其實亦明胡傳○魯君見弒在內則
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地而以上下文見之張洽集注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
子子般妹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
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
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
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
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
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
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在喪故稱子不書弒
諱也范甯注○愚按高息齋鄭師山謂子般子野書名非弒惟子
卒不名乃弒也又駁既葬不名之說以景王既葬王子猛卒仍
書名謂子卒之不名非既葬之故乃被弒不忍名之也弒者不
名則名者非弒其說非也子般三傳皆以爲弒先儒有斷子野
爲弒者極有見而王子猛既葬不名何以著其爲王猛至未葬
名既葬不名禮制也不得曲生義

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
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閔公哀姜之娣叔
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
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公羊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
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共仲使卜齮賊公文定以爲魯史舊

文必以實書使舊史明書弒君之賊著其罪夫子何爲諱弒以
隱其賊之名乎舊史不可攷不必多爲之說得書薨不地之義
可以知其見弒之實又書奔書孫而賊無所逃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

左六月葬文公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
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
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
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
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
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諸侯在喪稱子既葬不名踰年
稱君既葬遇弒不名者子赤是也踰年遇弒稱君者閔公是也
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

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隱惡之
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討賊子之義備矣胡傳○稱子卒成之爲在
喪之君也君在喪稱子未葬稱子某成之爲在喪之君以弑罪
罪宜公也陳傅良後傳○莊十二年胡傳謂惠伯死非君命故不得
以死節書竊疑仲遂殺惠伯而埋之史官畏遂威權不敢書曰
公子遂殺叔仲彭生夫子作春秋當哀公時宜公乃時君之祖
考故亦仍舊史爲國諱惡而不敢增也苟曰必死君命而後爲
死節則人臣扞君於患難之際待召而往亦已晚矣汪克寬纂疏○
襄仲以殺嫡立庶事告惠伯是天發其姦予以討亂之機也出
姜齊女子惡齊之自出齊所以不顧親而從僭請者以襄仲專
政欲以親讐耳惠伯若亟遣使於齊援親戚之誼明利害之數
感動齊侯齊未必不翻然改計襄仲失齊助則凡止肉耳可附

不附可討不討隕身草木同腐君子深惜之呂祖謙左氏博議
○傳載彭生之死而不見於經者子赤之弑諱則彭生之死不
得明著其節若浸書其卒則以爲內大夫卒之常辭而殉君之
迹轉隱矣胡傳乃謂彭生不死於君命不以死節予之誤矣方苞直解

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趙鵬飛曰子野卒與子般卒子惡卒同文子般子惡傳以爲弑
子野獨以爲毀吾竊疑之於時季氏之專尤非慶父與遂之比
恩意子野賢季氏忌而弑之以毀言於朝而世不察耳趙氏此
言爲得其情蓋君貴正終必書地薨而不地有臣子所不忍言
者矣子卒不地亦然先儒或謂不地不葬未成君也非也子不
敢遂以成君自居子道也論臣民之分則子繼君卽君也安得
卒而不地夫人書葬妾母書葬外諸侯皆葬安在子不書葬况
先君未葬嗣子宜次殯宮曷爲次於季氏則當於季氏是問矣
且公薨閏四月如子野已有毀形季氏必不肯迎置其家如未
有毀形安得次季氏而遂云毀卒蓋前此襄公在楚畏季不敢
歸子野必憤疾之見欺而季氏憚之遂萌邪謀以爲子之喪親
可以毀卒因加至美之名於君以惑羣聽且立其母親娣之子
以釋羣疑季之計深矣哉春秋推見至隱故直與見弑者同文
御纂直解○孝子不離苫次豈有喪次轉在季氏之理十二公惟
莊公薨立子般次于黨氏襄公薨立子野次於季氏耳公宮嚴
密之地無從行弑惟以計賺之出居於外然後惟我所爲故子
般次於黨氏而慶父之志行子野次於季氏而宿之志行蓋子
野有賢行不利於季氏宿託故延於其室自六月以至秋九月

卽以毀卒告其實陰弑之也所謂毀者出於季氏之口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顧氏亦從趙木訥黃若晦方望溪之說以爲弑見季氏
專魯門○書法與子般子赤同故可知也傳云以毀卒尤宜書
以著之而不地則弑迹之昭然者傳蓋蔽於季氏飾辭不知其
背於經也高澍然春秋釋經

○外弑君不書弑駁辨胡氏不忍書之說辨　鄭髡頑三傳劉氏說辨　楚麇胡氏陳氏說辨　齊陽生左穀胡氏說辨

魯國臣子內諱國惡則列國之諱亦其臣子之情也况弑多出於嗣
君權臣不以實赴不以弑告則亦據其所赴書之而已史以卒書孔
子能改舊史乎此可知列國或有雖弑而書卒者皆舊史也章潢圖書編春
秋大旨論○文定於經書卒傳云弑者撰爲聖人不忍書之說夫春秋書
弑君以誅亂賊無所爲不忍書者以遺變爲正終使人致疑於其故

也（張自超宗宋辨義總論）○楚子麇鄭伯髡頑齊侯陽生皆魯史承赴告書卒
雖傳聞以弑而無所據以易之者也（方苞直解昭元年楚子麇卒）

襄七年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髡頑公穀作髡原鄵作操舊說）

左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公子喜）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公子騑）相又不禮焉及鄬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公羊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曷為不言弑以卒赴也以卒赴則曷為遂書之徧絕其臣子也君弑臣不討賊命之曰非臣親弑子不復讎命之曰非子趙盾之弑君董狐書之以示於朝赴於諸侯崔杼之弑君太史書而被殺二人又書之乃舍之然後以赴於諸侯曰弑其君也今卽鄭之所赴於諸侯而遂書之見鄭之無臣子也（劉敞傳）

（駁辨）趙子辨疑曰諸侯死例書名此則為上文已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云鄭伯髡頑卒又不可上言鄭伯如會下但言髡頑卒所以須於如會時便書名以便其文耳三傳不達此體見其文異妄云被弑非也（程公說分紀）○據左氏襄二年傳稱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是鄭之從晉駟之志也公穀乃以為大夫背晉而行弑既弑君以謀從楚卽當堅事楚矣又侵蔡而會邢丘何邪卽云侵蔡致楚以從楚則既從而又同戲之盟何邪左氏又以為不禮於諸侯大夫之故大約髡頑之弑其說難據與楚麇齊陽生同春秋無從攷得其實則不得不從舊史書卒（張自超宗宋辨義）○三傳皆以為弑公穀謂因從楚之故而弑君考之經文則今日葬僖明日侵蔡以懟楚彊安在其從楚也乃以隱弑為中國諱其說不可通春秋全經自內弑君而外未有諱弑君者於鄭伯何諱之有執傳疑經不如信經黜傳也劉氏謂從赴書之徧絕其臣子夫釋正賊弗誅則弑君之罪且不明彼舉國臣子又安從治之（牛運震傳）○二傳謂從楚故弑君不言弑者公羊云為中國諱穀梁云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此論極謬欲為中國諱惡而先為亂賊免罪既以見弑於夷狄之民為可惡反寬其罪而書卒使免於討有是理乎（顧棟高三傳異同篇○按顧氏所辨是惟取劉原父之說則誤）○是時子駟當國成公卒時子駟請從晉之語距此纔五六年耳安有僖公欲從晉不勝其臣之欲從楚因此被弑之理若如其說則僖公卒後卽應改從楚何以明年子國子耳又媚晉而侵蔡邪此正所謂事有乖謬所當信經而廢傳者也（葉酉究遺）

○毛氏說見晉楚爭鄭門

昭元年冬楚子麇卒

左傳見大夫出奔門楚公子比出奔晉○傳稱縊而弑之而經書卒知亦以疾赴也（孔疏）○胡氏謂諸侯不能討賊反從之會于申擧人為諸侯諱略其篡弑則何不諱申之會而諱圍之弑必不然矣（朱朝瑛略記）○謂不書弑為中國諱不討非也成宋亂宋災故皆明書之而又何諱焉（高攀龍孔義）○楚虔之戮慶封椒擧曰無瑕者可以戮人播於諸侯焉用之則弑麇之跡當日必甚秘而以僞赴魯史亦承赴而書之春秋因而不革也與髡頑同義胡傳謂圍主會盟聖人憫列國衰微懼人欲橫流而略其篡弑謬矣（彙纂）○按穀梁昭三年執齊慶封傳有楚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之語與左傳同則其事自在人耳目蓋楚靈深諱其事以疾卒赴于諸侯魯史無從而改春秋無從而革學者固當

言經舍傳而竟以傳爲誣亦未敢斷也（以答要春秋說）○傳以爲弒而
經書卒宜從經舍傳若弒而以卒實之是爲亂賊脫罪矣（高直熊釋
經）○陳氏曰圍弒其君赴於他國如恆辭而其臣子聽焉書卒
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爲也夫舍首惡而罪楚之臣子已
屬非理且弒君之罪未彰而附同之罪從何誅之（牛運震傳）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吳師
乃還○以疾赴故不書弒（杜注）○左氏以爲弒然經所書乃正卒
當據經爲定（孫覺經解）○齊大國也止師小嫌也何至遽弒其君
以說乎傳未可信（王樵輯傳）○齊陽生楚麇舊史承赴而書卒孔子
無所據以革之或曰陽生適卒而齊赴於吳以止其師傳聞遂
誅以爲弒也胡傳謂以陽生守正見弒而深沒其迹謬甚（方苞直解）

○臨川吳氏以爲吳師在齊而陽生卒遂以爲弒者其說最是
蓋春秋書卒必非弒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傳以爲弒而經書卒宜從
經已詳辨楚麇條下（高澍然釋經）○傳稱弒而經以卒書胡傳本穀
梁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其說非是時吳師在
郊若陽生果被弒吳必假公濟私聲罪致討其師尤爲有名乃
哭於軍門之外而未聞以此藉口則陽生之非弒所當信經而
廢傳奚疑（葉酉究遺）○胡傳云齊歸讙闡辭師于吳爲禮義之君無
不善之積故沒其弒然則弒賢君可逃罪矣彼陳乞弒荼見于
春秋陳恆弒簡見于論語使悼公而果弒亦何嫌何疑而爲之
曲諱況悼公亦爭國弒君者未嘗無不善之積也然則傳文非
乎曰經以爲卒則是卒而已矣（應撝謙集解）○左氏以爲弒謂以說
於吳也夫齊大國也其勢足以抗吳何至弒君以說乎果弒君
以說吳子不應爲之三日哭于軍門之外也且簡公于者陽生
之子齊人既弒其父必不立其子（牛運震傳）

○弒君者不再見于經辨

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

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

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

文九年使椒聘十年次厥貉十一年伐麇書楚子（即商臣）

文十六年會陽穀盟鄟邱十七年盟穀書齊侯（即商人）

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公羊曰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非也凡弒君
復見者奚止盾乎以盾復見爲非弒宋萬復見亦非弒乎（劉敞權衡）
○公羊以弒君之賊復見明盾非弒也翬遂慶父宋萬齊商人

皆復見亦謂之非弒可乎其說疏矣（趙鵬飛經筌）○弒父與君而立
乎其位者多矣春秋不能以法施之而施之他人乎故知賊不
復見之說非也（傅占衡湘帆堂集）○說春秋者以賊不再見爲削其人
以誅之而於趙盾見經不可以通則以爲盾非親弒爲法受惡
故貸之爲此說者亦未思齊商人楚商臣皆亂賊而春秋所書
之齊侯楚子即其人耳（張自超宗朱辨義總論）○注据宋督鄭歸生齊崔
杼弒君後不復見按彼乃無事可書衛公子翬非復見乎此公
羊曲說（何焯讀書記）○盾見於經見晉不能討盾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書戕

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宣十八年傳例）○戕亦弒也所以別內外之名
（趙汸屬辭）○按公羊曰殘賊而殺之也何休注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
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穀梁亦曰戕猶殘也捝殺也周禮大司馬賈

疏引許氏異義亦云加虐殺之謂之戕殘賊之意解戕字與左氏異

宣十八年秋邾人戕鄫子于鄫

左見前○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奚至於使其君爲人殘賊且邾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也胡傳○鄫子不名史失之郝敬行說略

顧氏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

所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弒逆之名于策而即懼乎吾恐亂賊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也聖人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焉嘗自發其作春秋之旨於坤卦之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是故兵權不可竊翬帥師公子慶父帥師鄭公子歸生帥師必書謹其漸也盟會不可專公子遂盟晉盟維戎必書晉趙盾盟衡雍楚公子圍會虢必書亦謹其漸也人君知其漸而豫爲之防則無太阿旁落之患臣子稟其漸而力爲之遏則無功高震主之疑此則聖人斷之於心而書于策以詔天下萬世者也且人而忍於其君父是人而禽獸也禽獸焉知懼惟當夫威權已逼聲勢漸成覬覦初萌形迹未露是人禽之界聖人燭其隱微而大書特書以惕之俾天下萬世之人恥爲大惡而不敢一豪踰臣子之常分有以寢邪謀而戢異志此春秋之作所爲撥亂世而反諸正也顧棟高大事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二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三目錄

毅州居無□纂

書殺總論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辨公羊傳注諸家說辨　衛殺欒盈員胥諸說辨

書殺變文不以討賊之辭辨晉里克衛甯喜楚宜申衛剽齊慶封楚公子比不稱人或書大夫辨

書誘殺諸侯　楚子名不名舊說辨

諸侯以歸書殺

殺母弟世子公子　公子爲大夫者入殺大夫門

陳御寇左傳杜注辨　杜氏說辨　佞夫左氏說陳趙郝說辨　莒意恢

殺母弟世子公子不書　衛叔武公羊說辨　陳趙說辨

書專殺大夫　稱國以殺　稱人以殺

稱國殺無罪稱人殺有罪辨　稱國稱大夫罪累上辨　稱名有罪不名無罪辨　晉莒無大夫辨　盍殺不書大夫胡傳說辨　鄭申侯公子嘉公孫黑晉里克平鄭陽處父先穀二趙三郤楚得臣宜申公子側公子申壬夫屈申成熊郤宛

衛元咺孔達甯喜齊國佐高厚陳二慶蔡公子燮駟公孫姓霍稱國稱官諸家說辨　曹宋大夫不名三傳陳胡說辨　陳洩冶名杜孔胡氏說辨　左氏誣聖之言辨　里克甯喜書大夫不以賊討辨　宋晉殺大夫書人穀梁說辨　陳殺公子過書人書大夫諸說辨　宋書官左傳劉胡說辨　衛公子瑕晉其鄭父書及殺穀梁說辨　晉胥童不書死節舊說辨

殺不書大夫　陳孔奐胡說辨

內殺大夫書刺　以周官三刺爲解辨　先名後刺先刺後名穀梁說辨　言故不言故啖氏說辨

內大夫不書刺　公子牙諱辭書爵辨諸家舍傳從經說

書大夫相殺　陳趙說辨　殺公子比公羊作弒辨

書盜殺　鄭不書大夫胡傳辨　蔡侯傳事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三　　錢唐張應昌學

○書殺總論

古者討殺其臣各以罪狀宣告諸侯所以懲不義重刑戮也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衞殺孔達傳載其辭（莊二十二年孔疏引杜預釋例）

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胡傳文六年）

殺大夫稱國者以國法殺之也殺大夫公子稱人者國亂無政而羣下擅相殺也稱盜者陰賊而未得其主名也殺弟與世子目君者過由君也天王之殺大夫無見經者義得專殺也殺其弟書不得專殺也而殺得其罪則不書故子頹子帶子朝之討鄭世子華宋公母弟須之殺皆不見于經也（方苞通論）

稱人以殺非皆殺有罪也衆殺之也按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左氏載昭公欲去羣公子而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昭公殺公孫固公孫鄭則衆殺之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左氏載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則衆殺之也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則以靈公尚幼國亂無政而先都士穀箕鄭父之見殺皆非君意則衆人擅殺之也昭八年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則亦以陳侯卒國亂無主而殺之非君意也故以衆殺爲文（呂大圭或問莊二十二年）

殺之或稱公子或稱大夫或稱大夫公子稱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稱大夫公子者公子而爲大夫也又有以官舉者重其官而著之也觀所書而褒貶寓其中矣（又）

天王殺其弟佞夫此不當殺而殺也殺子朝則不書矣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此不當殺而殺也鄭殺其世子華則不書

矣刺公子買刺公子偃皆無罪也殺公子慶父則不書殺公子牙則變文書卒矣觀其不書者而聖人特書之旨自見此最是看春秋一法（顧棟高大事表偶筆）○衞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先儒云人者衆辭言夫人之所得討愚謂責天王意較重討賊係天子之事列國有簒弑天王當遣方伯連帥討之何待衞人蔡人齊人之殺乎書人以明一國之私討非天王之公討也由是征伐不自天子出矣（又）

春秋之法凡諸侯專殺皆重譏之而王孫蘇與毛召爭政遂使子札殺之擅君之權莫甚於此見天子之柄非獨不行於諸侯而且不行於卿士矣兄弟爭國卿士擅權上下相夷王室益衰不可救止（沈棐比事）

凡言其者是其身之所有君是臣之君故臣弑君則云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君殺臣則云殺其大夫子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稱人以殺亦言其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君與大夫皆是國人所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兩書名氏不得言其若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孔穎達疏桓二年）

按稱人衆殺耳以爲討賊辭者近儒辨之甚當故討賊之說皆酌刪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辨（公羊傳注諸家說辨　殺州吁無知夏徵舒欒盈良宵諸說辨）

（舊說）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何注明國中人人得討之（隱四年）○討賊稱人以殺言衆所共棄也（陸淳纂例）○稱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程子經說）○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朱子語類）○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苟能討雖微者得書（石碏非大夫）異邦人得書（蔡人殺陳佗）夷狄得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苟不能討雖以四國大夫伐宋不書其大夫（文十七）○（陳傅良後傳）○討賊書人六州吁無知陳佗徵舒欒盈良霄是也欒盈良霄雖非弑君而皆叛逆之臣故書法同晉里克弑君而惠公殺之不以其罪故不予以討賊楚比弑君而棄疾殺之亦非正故不成其爲

賊齊人殺商人楚子殺蔡般不得例於討賊者罪齊蔡不以爲賊而君之也李廉會通○討賊不以其罪者不書人其君殺之則曰大夫里克甯喜是也非君殺之則以兩下相殺爲文楚比蔡般是也汪克寬纂疏僖十年

辨駁傳曰稱人討賊辭也非也凡討賊殺大夫經皆稱人無異辭非有義例也直書其事耳若以討賊稱人爲予辭則殺大夫稱人豈亦予辭乎晉殺里克楚殺蔡般棄疾殺比皆討賊也何不稱人若謂懷惡而討不予其討尤非也賊者天地所不容有能討者皆當予也因其討不以罪而右之是豈春秋之法乎雍廩殺無知嘗受其虐也蔡人殺陳佗爲立厲公也楚人殺夏徵舒爲欲縣陳也此孰非懷惡而討乎而皆復稱人何也春秋不以人爲褒亦不以人爲貶郝懿行說書隱四年○討賊稱人者四州吁無知不可稱國殺也又不可稱石碏雍廩殺也稱國以殺則齊衛無君目石碏雍廩則疑于二人之私矣陳佗夏徵

舒不可稱蔡殺楚殺也又不可稱蔡侯楚子殺也稱蔡殺楚殺則與國殺大夫同文目蔡侯楚子則疑于二君之私矣若是則皆辭有所窮宜與弒君殺大夫公子稱人同義方苞通論○討賊稱人之說非也征討者天王方伯之事非國人所得擅誅也以人情論則弒君之賊殺之爲快以王法論則擅殺之者僭經意謂州吁弒完天子不能討起而洩衆憤者乃衛人也無知弒諸兒天子不能討起而平衆怒者乃齊人也陳佗弒立天子不能討起而伸國法者乃蔡人也至于徵舒弒平國天子不能討起而假名義以陵轢中國者乃荆蠻之人也凡皆咎天子之失權也陳遷鶴起疑○愚按舊說本公羊傳例立義甚正大然細繹經文未必經旨如是也如陳氏所論以殺徵舒爲予楚則前人已辨之矣以討賊書人爲褒以不能討賊書人爲貶是仍泥於一字褒貶之例爲說也凡繹程朱之論稱人實則衆共殺耳原不必以爲褒予之辭也蓋非衆殺者不書人里克甯喜楚比蔡般之不書人皆非衆殺也謂不以罪討不書人非也郝氏方氏所駁獨闢千古相承之誤陳氏顧氏說更見其大顧說見前書殺總論

隱四年秋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稱衛人衆詞也程子經說○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有二義焉天子不能討衛齊之臣憤而討之見天子之失刑也州吁弒而卒殺于衛無知弒而

卒殺于齊見世雖衰亂而亂賊猶無所容其身也黃仲炎通說○厚問定君於石碏是州吁之君衛未定而衛人不與之者猶衆也左氏雖載石碏告陳之言必衆人有同謀而非石碏一人所能爲故不書石碏書衛人是當日情事本自如此非故舍石碏而變文稱人以爲討賊之辭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稱國以殺則衛無君目石碏則與里克殺奚齊同文而疑於石碏之私故稱人方苞直解

桓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左五年春陳侯鮑卒桓公文公子佗桓公弟五父也稱文公子明非桓公母弟殺太子免而代之○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佗殺太子之賊也公穀妄云淫獵于蔡誤也陸淳辨疑引趙匡○州吁死於陳而書衛殺陳佗死於蔡而不書陳殺者何哉書衛人者嘉其臣之志也不書陳人者著其臣之罪也金賢記愚○公

穀皆以爲陳君莫以爲陳賊故不譏陳之失賊而止罪佗之不
君似未得其實書蔡人殺陳佗者譏陳人之失賊也惠士奇春秋說○
春秋佗不稱爵十二年書陳侯躍卒乃厲公也史記則以佗爲
厲公薛虞畿春秋別典○按史記誤以佗厲公五父爲二人桓十二年孔疏辨之

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雍廩因夙憾
而殺非如石碏之以義討也然齊人不能討而雍廩討之卽有
憾庸何傷張溥四傳斷○傳曰雍廩書齊人從告辭也不稱君齊人
不以爲君也郝懿行說畧○愚按胡傳以稱齊人爲討賊辭未是蓋
衛州吁陳佗齊無知不稱君乃是以賊討也義見亂賊不成其爲君不稱君門各條詳說故春秋書州吁佗無知爲討賊辭而非以書人爲討賊辭
也以賊討則經意于其能討賊自在言外而非以書人爲褒也

宣十一年冬楚人殺陳夏徵舒

左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
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入陳書楚子而殺徵舒書楚人何也
屬辭之體也若書楚子殺之則不辭猶之執大夫皆稱人以執
之無目君者也或曰稱人以殺討賊辭也非也楚非眞能討賊
者也討賊者亦不繫於稱人不稱人也宋人執鄭祭仲楚人執
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非討賊辭也郝懿行說畧○參看楚書人門○殺夏徵舒
書人衆心之公也入陳書楚子一人之私也果志在討賊既殺
賊則國可不入矣書入陳明楚子志在入陳也蓋先遣人就株
林殺之然後親入陳國經書丁亥在殺徵舒之後正明殺而後
入傳謂入而後殺誤矣方苞直解○陳殺宋萬不書陳不以殺宋萬
告諸侯也楚殺陳夏徵舒書楚以殺陳夏徵舒告諸侯也張自超宗
朱辨義○按杜注左氏云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范注穀梁
云變楚子言人者弑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均未是

襄二十三年冬晉人殺欒盈

左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書曰晉人殺欒盈不
言大夫言自外也杜注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公羊曷
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殺深惡之弗有也○前書曰
晉欒盈出奔楚則非晉大夫矣次書曰欒盈入于晉入于曲沃
則晉之寇也此書曰晉人殺欒盈則討賊之辭也程公說分記引黎錞○
討亂不書殺欒盈何以書討亂常事殺欒盈非常事也晉爲盟
主而再合諸侯于商任沙隨以錮欒氏盈之入也晉人奉君以
走固宮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矢及君屋書殺欒盈是非常之
辭也鄭良霄曷爲書之如欒盈胥奔許鄭伯爲之盟大夫盟國

人霄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書殺良
霄亦非常之辭也甚矣諸侯無政大夫强也陳傅良後傳○按盈爲
權臣所逐畏罪出奔幸保其身足矣乃恃齊之援以入晉又入
曲沃而阻兵相攻則無君之罪大矣削其大夫所以深罪盈也
彙纂案○方氏曰范氏殺之非以國法殺之不得稱國以殺而盈
實有挾君據國之心故從討賊之辭稱人愚按非其大夫而以
賊討此卽是討賊辭不必以稱人爲討賊也蓋既不稱大夫則
書晉殺欒盈非辭其書晉人本是衆殺亦屬辭之不得不然耳

襄三十年秋鄭人殺良霄不言殺其大夫

左傳見書入門○穀梁不言大夫惡之也○不言殺其大夫者
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辭也胡傳○良霄自墓門之瀆入介於襄庫
爲亂以伐北門子駟子帶帥國人討而殺之是鄭人以賊討也

不書大夫位已絕非復大夫也葉夢得傳 ○大夫出奔雖其官交卸
不書官列國所同也良霄出而復入其見殺也無緣復書大夫
胡氏以為討賊可也而因謂諸書官者皆有可原之罪則謬湛正
靖春秋疑 ○前書楚人執良霄書良霄會澶淵良霄盟于宋是內與
國政而外交諸侯矣內與國政外交諸侯者卿也汏侈而耆酒
何以為卿觀左氏良霄以子皮之甲不與攻己而喜則其與攻
良霄者必多矣又良霄入鄭伐舊北門駟帶助國人以伐之則
國人交惡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非以國法殺之不得稱國以殺又
不得稱駟帶殺也方苞直解 ○愚按書法經義與欒盈同

昭八年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方氏徐氏說見專殺大夫門

附僖元年秋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愚按高氏澍然曰蓋齊桓遣人殺之于夷以喪歸也其說是也
本不知其人為誰亦非齊君自討則但書齊人而已此畧詞也
王氏克寬曰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辭也不確

○書殺變文不以討賊之辭辨晉里克衞甯喜楚宜申衞剽齊慶封楚公子比不稱人或書大夫辨

僖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文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襄二十七年夏衞殺其大夫甯喜

按諸說謂里克甯喜弒君不從討賊之例者殺之不以其罪也
宜申謀弒不以討賊書者獄疑未定也辨見書殺大夫僖十年
蓋以書殺其大夫為非討賊辭以不書人為非討賊辭並誤也

襄二十六年春衞甯喜弒其君剽

鄭忽子儀之弒不書鄭不告魯亦不以為君也剽之立十有二
年七與會盟故赴告及而舊史以弒書使孔子革之用州吁陳
佗之例而書衞人則非情事之實而孫林父易君甯喜惡國
人安剽甯喜主弒之罪皆不可得而見矣方苞直解

昭四年秋楚子蔡侯等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孫莘老陳君舉諸儒皆謂不言楚人殺之者不與楚討也不然
也經書執齊慶封殺之者蒙上楚子伐吳之文不必再言楚人
也劉氏諸儒以為分善於諸侯亦非也楚子非灼知弒賊之當
討而討之不可以言善也程端學或問 ○楚靈意不主於討賊但殺
之以威吳誇示諸侯耳諸儒謂楚靈亦弒君之賊以賊討賊故
不予之未是張自超宗朱辨義 ○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
者楚與吳為仇初無意於殺齊慶封也克朱方而執之因欲狥
于諸侯以為名蓋慶封被執之後而楚始有殺之之意若不書
執而但曰殺齊慶封則語勢直急似楚真為討慶封而伐吳矣

葉酉究遺 ○按李氏會通云殺他國大夫書法有二有罪當誅者曰某人殺某無罪不服者書執而殺之慶封雖有罪而不服楚靈故不純以討賊之法書是以葉氏辨之 ○愚按舊說泥討賊稱人之例因謂楚
靈以賊討賊故不以討賊之辭書不知以稱人為討賊辭本不
可通而楚靈弒君之事亦不可信駁辨已詳另門先儒從穀梁
說者皆誤也至殺他國之人必書其國史文應爾如陳夏徵舒
蔡世子有之類本無他義先儒從公穀曰為齊討也故以齊氏
亦屬鑿生議論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杜注奐招之黨他無所見意料之辭耳然自宋之盟見於經執
陳國之政久矣觀君之亂從君于昏而無所救正蓋不能為有
無者也張洽集注 ○前書討夏徵舒既討矣而又書入陳是其志在
入陳而非真能討徵舒也此既書滅陳而後放招殺奐則陣已

爲楚所滅而放招殺奐皆非爲陳討賊也而又放其主殺偃師者殺其助殺偃師者則尤爲用刑之不當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蔡般弑君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殲其身豬其宮宗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無道甚矣（胡傳）○襄三十年般弑景公昭元年使大夫會虢四年五年親會申會伐吳按曹人請貿芻于晉曰若以爲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今楚屢寵之以會禮顧用詭謀戕之楚莊殺徵舒猶曰假討賊之義也此直誘殺而已（汪克寬纂疏）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按杜注云殺不稱人罪棄疾也啖氏以下皆謂棄疾與比罪鈞故不從州吁無知稱人以殺之例駁辨已見前討賊之義不在稱人○殺公羊作弑譌也公子非君書公子則當云殺不得云弑此兩相殺耳棄疾非有討賊之誠主於自立而已（段玉裁經韻樓集卷四）

按汪氏克寬曰弑君見殺者十有二惟四人以討賊書州吁無知衛齊能自討陳佗夏徵舒待蔡楚討之臣子不能討之罪著矣晉惠因里克弑君而得國衛獻因甯喜弑君而復國利其所爲使復爲大夫既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楚棄疾誘比當大惡之名既而殺之意在代其位亦非討賊也陳人雖殺宋萬然與賊爲黨待宋人之賂而後殺之齊慶封誘崔杼而致之死皆非天討故皆不以討賊書也宋督死於南宮萬書之則爲捍君難故不見於經齊商人蔡般則國人君之諸侯會之不知其爲賊曠歲歷年假手而討之春秋雖欲奪其

爵位同之於賊有不可得矣所論皆因舊說

○書誘殺諸侯（楚子書名不書名舊說辨）

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左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惟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楚因陳亂而放招殺奐陳人不拒內諸侯不拒既亟手而得陳矣可以縣陳亦可以縣蔡蔡般殺則蔡有必可滅之勢兼陳蔡則國益强故一旦計出于誘而志決於殺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傳見書戎門○書誘書殺蓋罪之深皆以子稱見周班爵同不得擅相侵陵況誘殺乎（家鉉翁詳說）誘殺罪大復立其子安得爲禮左說謬（汪纂案）○楚子虔蔡侯般兩名之對舉之詞也楚子戎蠻子兩爵之亦對舉之詞也戎蠻雖弱小而稱子楚雖强大而亦稱子也其誘殺之罪書法同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先儒舊說以虔書名謂夷狄殺中國之君故特正楚子之罪至夷狄相誘殺則畧之此鑿生議論也呂氏郝氏以虔名爲衍文例諸衛侯燬最通毛氏謂若楚子不名則似以尊戮卑非國君敵體之例故特因事成文與此張氏說相發明惟張氏謂般有弑君之罪虔有殺般之罪故兩名之則不知般名乃諸侯卒名之常也諸說見書名駁辨門

○諸侯以歸書殺

定四年夏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蔡

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
乎沈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胡傳○沈微弱近楚其不
會晉召陵勢使之然非其罪也書殺以著蔡昭之罪纂疏
○殺母弟世子公子 公子爲大夫者入殺大夫門
陳傅良左傳杜注辨 杜氏說辨 佞夫左氏說陳趙郝說辨 莒意恢
殺公子雖未命必志之惡賊親也先王之制公族有罪不以犯有司
晉昭公不能親其宗族詩有杕杜之刺宋昭公不能庇其本根傳有
葛藟之譏張大亨通訓
顧氏說見前書殺總論
莊九年秋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
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

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公羊其取之何內辭也脅
我使我殺之也○穀梁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
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
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弗
問可也必殺之不仁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取國者必殺其
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曰五伯三
王之罪人也胡傳○鄭莊克段猶在衛不殺也宋殤得宋馮在鄭
不問也小白之姦蓋加一等趙鵬飛經筌○殺兄弟當目君而稱齊
人者廢立之際殺生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今齊大夫始以
糾爲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君天倫之
恩以赦其罪而必殺之書齊人書取書殺以責其舉國君臣忘
親失義之罪張洽集注○桓公殺子糾書齊人者并罪國人也書

人則小白在其中書齊侯則國人之罪免矣高閌集注○桓公入齊
首殺子糾絕滅天倫罪之尤大者也其與王者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異矣程端學本義引俞子○岷隱曰言魯人拱手
就命齊取之猶一夫耳黃震日鈔○桓之猜忍甚矣莊公既不顧君
父之讎而納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保之拱手索氣以聽齊殺
書曰取糾甚齊之惡而譏魯之不競也蕭楚辨疑○糾乃一亡公子
寄寓於魯者爾齊偪魯殺之殺之者雖魯從齊令也是猶齊人
取之於魯魯以畀齊而殺之焉爾所以著糾之死皆魯之罪也
吳澂纂言○桓既爲君糾避焉可也必取而殺之是糾罪薄於太叔
而小白忍於鄭莊張溥四傳斷○齊桓殺子糾晉文殺懷公以是得
國而霸諸侯本已不正此仲尼之徒所以羞稱汪克寬纂疏○殺糾
不言地殺之於魯也季本私考○按傳雖齊迫魯以師而實魯殺之

也書取書殺之則齊取於魯魯畀於齊而齊又加刃焉者所以
罪小白也然不徒曰殺子糾而曰取者亦以罪魯不能庇糾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稱齊人大夫也傳曰鮑叔帥師來言也郝懿行說略○
殺子糾者魯人也魯人實受意於齊則不得但書殺齊子糾齊
人又實藉手於魯則不得竟書齊人殺子糾故變其文曰齊人取
子糾殺之取者取于我之辭也我亦與焉矣戴祖啟五測○方氏苞說
見公子書子門殺兄弟世子不稱君門○按書齊人諸說皆正顧
氏奎光所解亦甚合情事見公子繫國門齊小白郝氏說別亦通
莊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此是公子耳
左氏以爲太子非也如果殺太子則國本所繫豈得同之泛然
春秋乃不據實而書乎朱軾略記○按杜注左氏云陳人惡其殺

太子之名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亦非也劉原父辨之○愚
按史記陳世家宣公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太子御寇御寇
愛公子完完懼禍及奔齊可補左氏闕事然據經則非太子又
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當與左傳並存疑○此國人亂殺大
夫之始事也姑且苟容不謀討治則人將效尤而下陵上替之
漸長矣季本私考○以人而殺公子以公子而爲人所殺以國君而
至使人殺其公子皆罪也御纂直解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
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
猶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
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

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姬毒而獻之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
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
吾奔屈○體莫重於世情莫重於子書殺世子滅國本而君道
絕滅天性而父道絕矣李明復集義引謝湜○董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
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通
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若獻公者所謂
前有讒而不見此所以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所謂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此所以陷父於不義呂大圭或問○或謂申生得殺身成
仁之道是以諡爲恭世子不然也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
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
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棄嗣於非禮不可謂道三者非恭也由
生不能齊慄祗載而爲虞舜矣則禍之將兆讓位去國爲吳太

伯可也不能則難之既作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二失無
一得於是致身於不義陷父於不慈白居易文集晉諡恭世子議○驪姬之
殺申生機變甚巧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以闢地啟土中其情
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于優施謀作難
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
愚蓋精潔之人惜名矜行惟恐點污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
智自全故曰必愚可以術徼之而使死然猶恐獻公之未果於
殺也則又夜半而泣謂申生有將爲逆之意自請先公死公懼
而謀之又勸授之以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肯爲其子
屈乎懷怨必殺之心自此啟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
將兵伐翟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軍之罪申生至此
無逃死之所矣然猶慮大臣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可知也又

使優施以杯酒從容歌舞微詞以諷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
無復事矣申生死二子奔無不如優施所料者然奚齊卓子立
而里克弒之夷吾不終迫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至二十年
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危國亡家之本也真德秀大學衍義廿一○晉獻用
驪姬之讒殺世子將私其子也其後姬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
而徒以滋晉之亂然則國本其可以輕搖哉又四十二○晉太子申
生知必不免而終不去衛公子伋知必見殺而終不忍逃行非
不難也而春秋不貴是皆不明於權者也明於權者則莫如法
舜矣舜之事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曰烝烝乂不格姦使申
生衛伋深見輕重之分負罪引慝超然遠舉必毋陷其父兄有
不義之名豈不益賢乎劉敞意林○士蔿勸太子遠害而逃其後狐
突諸人皆主此說然城曲沃之時申生猶可行及驪姬置毒以

後行將安適申生所謂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其情誠可哀矣宋鶴齡讀左日鈔○人子不幸遭變身死免父於惡死之可也不然有道以處此晉申生衛壽伋宋痤漢戾太子皆非義惟楚建潔身以去不至以殺子成父名魏禧左傳經世鈔附魏世傚說

襄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

太子太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宋平之愛佐猶晉獻之愛奚齊也故兩君初無易世子之心而惟恐世子因我有私愛而疑我有易世子之心則慮意世子之疑已於是讒間行而禍亂作矣春秋直筆書之與書弒君同為嚴重之詞以為殺世子者非他人即爾君父也君父所殺者非他人即爾世子也其以垂戒天下後世深切著明矣張自超宗朱辨義○餘見討世子稱君門

襄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年夫植坦異文穀梁佞年音相近

左初王儋季卒靈王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告王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儋括圍蒍五月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大夫子周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景王初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是所厚者薄也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張治集註○書天王蓋天王使之殺爾左氏謂五大夫殺佞夫而歸罪於天王則不合於經矣五大夫殺佞夫則是兩下相殺聖人豈肯歸罪天王哉程端學三傳辨疑○按此所辨是勝蘇氏說或者五大夫殺而稱天王殺以告耳蘇說見討母弟稱君門○愚按陳止齋曰凡王殺不書雖王子不書莊二十二年子頹甚者母弟亦不書僖二十五年子帶必殺無罪而後書趙東山申其義曰二王子之亂傾王室簒大位動天下其殺之也必告諸侯史無不書之理而孔子削之者以天子討亂臣罪人斯得其事無可議者不書可也

惟靈王崩儋括欲立佞夫佞夫弗知景王立而殺佞夫失親親之義故特書之郝氏說畧辨之曰殺王子母弟虐及骨肉安得不書刑殺國之大事雖天王義得專殺亦不容不書春秋書殺之例亦不論有罪無罪也春秋全經魯書刺者亦僅有二豈亦比諸王殺不書必殺無罪而後書乎周魯積弱皆以相忍為國其所誅殺本視他國為少耳愚謂如郝氏說則傳載子頹子帶事盡虛偽乎竊疑或有不告者耳若魯之誅殺少則當如郝說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于微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

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殺梁兩
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惟君之貳也○所
殺世子也不得從兩下相殺之例方苞直解○晉獻殺申生宋平殺
痤陳哀殺偃師皆由嬖寵匹嫡然晉獻宋平皆志於殺其子故
書君以殺陳哀則非志於殺子者第恐身殁之後留不見容預
屬諸貴戚則己有相抗之勢矣又親任匪人以召大禍其咎實
在陳哀故書陳侯之弟以殺書君弟殺與書君殺者罪固有間
然書君以殺者止於殺其子而已書君之弟以殺則非徒殺其
子又陷其弟於大逆罪似更甚朱朝瑛略記○假招以權者哀公也
而經義則罪在招蓋哀公實無廢殺太子之心也不然招殺之
何爲憒憒自經乎姜炳璋讀左補義○餘見書弟門殺世子不稱君門

昭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秋八月莒著邱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邱公之弟
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
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
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
鐸逆庚輿於齊○郊公嗣立正也庚輿奪位蒲餘侯與公子鐸
逆也比而爲亂意恢之死爲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受
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家鉉翁詳說○莒子卒而莒亂殺其君
之親則莒之無政可知不曰殺其大夫而曰殺其公子者義不
在於專殺大夫而在於殺君之親也程端學本義○此小國一事耳
何以書爲其殺公子也三代之世君世國臣世家君之親子弟
必擇其才者爲公室輔春秋之初此意尚存中葉以降皆強臣
爲政於是魯弱於三桓齊弱於陳氏晉弱於六卿君之子姓莫

能參預非盡不肖也積漸之極遂成不掉之勢而公室危矣故
齊公孫竈死而晏子歎息至親昆弟不相輯睦以固維城而爲
權臣驅除意恢死而郊公奔此不能親親之驗也賀仲軾歸義○與
陳御寇同别於公子爲大夫者蓋公子爲大夫則書殺其大夫
公子某高閌釋經然○愚按杜注云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
非也郊公非亂君君之兄弟不可言黨不書名則知其爲誰邪
○殺母弟世子公子不書衛叔武公羊說辨陳趙說辨

莊二十二年傳殺王子頹不書

僖二十五年傳殺王子帶不書

陳趙郝氏說按見前殺佞夫

莊十二年傳宋殺子游不書不公子

僖十六年傳鄭殺世子華不書

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傳殺叔武不書

公羊以不書殺叔武爲叔武之賢而諱之然則他國君之殺世
子公子大夫豈皆不賢而春秋書之邪張自超宗朱辨義○叔武見殺
不書舊史所無也衛侯徐知武之無罪而歸獄於歂犬故諱而
不告至公子瑕之死則衛以討罪告而得書耳公羊傳爲叔武
諱殺非也使書衛侯殺其弟武則武之無罪不益明乎方苞直解

文十四年傳楚殺公子燮

文十八年傳宋公殺母弟須

成五年傳宋殺公子圍龜

按陳止齋後傳曰雖大夫公子以討亂殺之則不書甚者殺世
子母弟亦不書必殺之非其罪而後書趙東山屬辭衍其說謂
宋殺子游楚殺子燮宋殺圍龜皆討亂不書鄭殺世子華宋殺

母弟須亦不書君父討子弟當其罪雖專殺無以議爲也此皆
本穀梁稱殺皆殺無罪之例而並據左氏傳爲論耳實則聖經
本魯史恐是不告不書舊史之所無聖經不能益也

○書專殺大夫稱國以殺　稱人以殺

稱國殺無罪稱人殺有罪辨　稱國稱大夫罪累上辨　稱名有罪不名無罪辨　曹莒無大夫辨　盜殺不書大夫胡傳說辨　鄭申侯公子嘉公孫黑晉里克丕鄭陽處父先穀二罪三郤　楚得臣宜申公子側公子申壬夫屈申成熊郤宛衛元咺孔達甯喜齊國佐高厚陳二慶蔡公子燮駟公孫姓齊稱國稱官諸宋說辨　曹宋大夫不名三傳陳胡說辨　陳洩治名杜孔胡氏說辨　左氏述聖之言辨　里克甯喜書大夫不以賊討辨　宋晉殺大夫書人穀梁說辨　陳殺公子過書人書大夫諸說辨　宋書官左傳劉胡說辨　衛公子瑕晉箕鄭父書及穀梁說辨　晉胥童不書死節舊說辨

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故二百四十二年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無天王殺大夫文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春秋列國卿大夫皆

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無王甚矣孫復尊王發微莊二十二年○愚按天王殺大夫不見于經葉氏西以先儒義得專殺之說爲非謂殺之不當亦以爲義得專殺而不書乎蓋不可日天王殺其大夫窮於辭而不書也所辨未的夫春秋可以日天王殺其弟乃不可以日天王殺其大夫乎竊疑王室事未必皆來告即有告者春秋魯史於王朝事亦不必備耳

古者列國之大夫皆天子所置凡卿大夫之獄大司寇以邦法斷之諸侯不得專殺故君殺臣皆書殺其大夫以志專殺趙汸屬辭

桓十八年周公欲弒莊王立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昭二十九年殺召伯盈尹氏固不書者天子無專殺之譏與諸侯異也又

大夫與國同體君之股肱也是以有道之世刑不上大夫及其無道也常多殺大夫何者有道之世位以稱德苟命士以上必以俊彥爲之況大夫乎故無至於犯罪而可殺有道之世明德謹罰雖一介之民猶不以無罪戮之況大夫乎故無至於妄殺有道之世政自上出雖諸侯不得以專殺也況非諸侯乎故無至於亂殺及其無道也任非其人故有可殺之罪刑不當罪故有妄殺之事上無政刑故有亂殺之禍此春秋所以書之爲萬世戒也黃仲炎通說莊二十六年

四凶之罪大矣而舜所殛死惟鯀而已其三人竄流放尚從末減也諸侯之卿大夫非大罪極惡不得擅加以刀鋸必以聞於天子此王制之所甚謹雖霸者之申禁猶不敢廢蓋視爲一體則恩意之篤自足以感其忠敬之心而視猶土芥則寇讎之報有所必至此春秋於殺大夫所以詳書而上下相殺之變至於定哀而極也張洽詳註莊二十五年

凡殺大夫不以有罪無罪皆書罪專殺也李明復集義僖七年引謝湜

凡殺大夫以國討告稱國僖十一晉告丕鄭之亂宣十四衛告不令之臣達凡書國殺者皆有告詞衆殺稱人趙汸屬辭

公殺傳云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孫氏沿其說遂謂殺大夫不以罪則稱國殺有罪則稱人蓋見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而爲例也信斯

言也則稱國以殺皆不以罪也然而元咺以訟君見殺處父以專權見殺胥童以道君爲亂見殺皆稱國焉豈不以罪哉稱人以殺皆齊罪也而宋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則是以臣犯君而殺其君之大夫不可爲公孫固公孫鄭之罪也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殺司馬公子卬則是以婦人干國政而殺公朝之大夫不得爲司馬之罪也而皆稱人以殺何也若斯之例所謂質諸此而彼礙證於前而後違者也夫春秋大義在于殺大夫而已矣其稱國猶君之國其稱人猶君之人書其事即見其君之罪焉爾黃仲炎通說文二十六年

稱國既諸侯專殺也稱人衆作亂或權臣用事皆不出于其君家鉉翁詳說文七年○穀梁曰稱國殺無罪也攷之經稱國以殺不皆無罪蓋春秋所惡者諸侯專殺而不請於王耳而殺之是否當隨事而觀又僖七年

稱國者不得不國也不去官者不得不官也否則卻爲何國所殺而

所殺者爲何等人乎自公穀有罪累上之說而後儒沿誤穿鑿動多擀礙若夫書國書人則固有別書國者出國君之意也書人者由執政之意或犯衆怒也褒貶之義初不繫此（陶正靖春秋說）

上殺之則稱國惡其不請於王而專殺也下殺之則稱人衆詞也國亂無政衆擅殺之又不在專殺之條矣（御纂直解莊二十二年）

稱國以殺專殺之罪在君也稱國人以殺刑政不修使衆人起而爲亂君不能禁罪亦在君不在國人（陳遷鶴紀疑）

二傳累上之說非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未有書某君殺一大夫者則稱國爲君殺明矣亦未有衆殺而書國君殺而書人者（顧炎武五經同異）

殺大夫公子之稱國稱人與弒君之稱國稱人異義殺大夫必君與秉國者共成之不可以專目君若弒君知爲當國之大臣則目其人以著其罪不得其主名則稱人弒君者必不得其主名而後稱人大夫公子苟非國殺雖得其主名而亦不得不稱人晉趙盾殺三大夫非不得其主名審矣而稱人者不可書盾殺也其赴告必曰國討而不稱國者非其君意也凡經之辭同義異者皆於其事別之（方苞通論）

春秋殺大夫三十有七其稱人以殺者五宋人殺其大夫傳曰衆也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亦殺者衆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及士縠箕鄭父皆作亂而國人殺之也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時陳無君俱不得爲君殺故稱人也其稱國以殺者三十有二豈皆無罪乎如里克之逆猶曰無罪乎其曰累上者謂下有罪而連及乎上但人君施法惟論其殺之當否殺之而當則臣服其辜殺之而不當則君任其過安得謂臣有罪而以之累上乎（徐庭垣管窺傳十年）

凡書殺大夫書某國殺其大夫某其羣下作亂而殺或爲執政大臣所擅殺者皆書人（葉酉究遺卷首）

大夫繫一國之望無論有罪無罪而至於見殺皆國體之所係也故第稱國殺而不係以人其係以人者非羣下之作亂即執政大臣之擅權否則未有稱人以殺者也（又莊二十六年）

凡殺公子者公子爲大夫則稱大夫冠於公子之上公子不爲大夫則但稱公子公子側公子申公子壬夫公子嘉公子燮公子追舒公子過公子騑皆爲大夫者公子瑕公子比公子禦寇公子意恢皆不爲大夫者（齊履謙統紀）

殺有舉公子者以親書也舉大夫者以貴書也兼舉大夫公子者貴且親也（御纂直解莊二十二年）

先儒以殺大夫而不去其官爲累上之辭非也鄭良霄晉欒盈不稱大夫奔而位絕也其居位者皆稱大夫不計罪之有無也衛元咺鄭公孫黑與陳洩冶同文則不論殺之當否可知矣（方苞通論○愚按方氏又云惟里克甯喜之稱大夫爲變文著其非討罪則誤也辨見下僖十年）

書殺其大夫四十七無以別其孰殺之是孰殺之非也魯史但據赴告之辭書曰某國殺其大夫而已其是非何由盡知也春秋善惡不嫌同詞凡殺大夫皆不去其官必據傳而別之孰爲非國討孰爲殺有罪孰爲殺無罪或罪累上則是紛紛然惟傳者之所顛倒而必屈經以從也據傳陳洩冶楚郤宛皆無罪楚公子側鄭公孫黑皆有罪而告不去其官傳說紛紛自亂其例何足信乎（郝懿行說畧僖十年）

春秋罪專殺不以有罪無罪論也經惟討賊不目大夫餘皆目之則知義繫於殺大夫不繫於有罪無罪矣蓋有罪無罪同辭而後譏專殺之義著而後人主及執政不得託殺有罪爲名此止殺之精意也（高澍然釋經宣九年）

上殺大夫不見經則知書國殺大夫著專殺非刺頗刑也（又襄二十年）

以稱國不去其官爲義非也仕於其國如何不繫以國見爲大夫如何不繫以大夫（陳遷紀疑）

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盗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盗殺大夫故不言大夫（杜氏曰以盗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胡氏以爲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顧炎武日知錄）

公殺之說皆以爲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君之爵當大國之大夫其大夫之位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得見於經也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孫覺經解 昭十四年）

曹伯爵次國莒子爵小國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何云無大夫經書曹殺其大夫則有大夫明矣穀梁妄說（程端學辨疑 昭十四年）

左氏以大夫不名爲非其罪而凡書名者皆求其罪以實之若洩冶者春秋豈於其直言見殺而義其罪乎（趙汸屬辭）

杜氏因書名而求其所以書名之故曲爲之說以貶之因書字而求其所以書字之故曲爲之說以襃之其病甚矣（家鉉翁詳說）

以殺大夫書名爲有罪者傳者之例也春秋未嘗有是也春秋之義諸侯無專殺大夫故殺大夫必書罪其專殺也有罪名無罪亦名著其所殺之人也得失存乎其事其事載于史聞有不名者史之闕文孔子不能益也豈以無罪不名乎諸儒皆爲傳例所誤（萬斯大隨筆 宣九年）

殺大夫無不稱名之理而杜注以稱名爲貶至以洩冶之直諫與里克甯喜之弑逆同科大夫亦無不稱名之理而杜亦以稱名爲貶至以公子燮之爲國除惡與欒盈良霄之叛臣同罪一字之誤玉石俱焚其以稱字爲襃則如司馬華孫稱其憂國舉職而不知其爲公子鮑之私人也足知名字襃貶之例斷斷不可通于春秋（顧棟高杜注正譌篇）

殺大夫書國書官書氏書公子公孫皆名有罪無罪皆然不嫌同辭也先儒以爲殺無罪故不名於是洩冶郤宛皆文致之是春秋之書周內之書也其可歟（惲敬大雲山房集）

殺二大夫以上不言及其事同而殺之志均也（晉三郤 蔡二公孫）曰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劉敞意林）

有殺兩大夫三大夫而不相及者蓋罪無所累而見殺之迹同不可以及言也公子瑕見立於元咺咺死則瑕死故曰及公子瑕也晉之士穀以箕鄭父陳之慶虎慶寅皆累而及之者也（孫覺經解 文九年）

愚按先儒論殺大夫謂稱國者罪累上也殺無罪也稱人者殺有罪也稱大夫者亦累上辭也稱名者有罪不名者非其罪也又或謂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不名義繫於人則書其名氏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不足紀故不錄其名氏也（胡氏）皆據傳說

曲鑿生義非經旨也諸說辨之詳矣

莊二十六年夏曹殺其大夫（此專殺大夫之始）

春秋殺大夫三十有八不名者三史失之也舊史失其名孔子安得妄加之公羊云不名衆也則晉殺三郤何以悉名穀梁曰無命大夫也按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命於天子尊卑不同豈無命哉宋殺大夫亦有不名者豈宋大國亦無命大夫乎皆不通也（孫覺經解 劉敞權衡）○公羊云此蓋戰也不言戰爲曹羈諱也於經不見其與戎戰此仍前以羈爲大夫三諫其君之誤而鑿言之也（葉夢得公羊傳讞）○羈之爲曹大夫無徵曹之殺大夫於羈何與不可以羈弃徵大夫之殺也殺大夫於赤立三年之後何可素也二傳誣甚（王介之四傳質）○大抵羈出赤歸之際必有不附於赤者故赤殺之耳（李廉會通）○諸儒以不稱名者殺無罪也然則稱

名者皆爲殺有罪乎文定以爲罪在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
不足紀使果有是非則義又係乎人而當書其名氏矣何云不
足紀邪陳氏傳良以爲赤纂胥而殺大夫宋杵臼無道而殺大
夫必皆大夫不義其君者故皆不名然大夫而不義其君亦有
是有非既有是非亦當書名以著之何爲別立不書名之義邪
張白超宗朱辨義○曹宋殺大夫不名乃孔子脩成以後之闕文顧棟高大
事表詳見附文門○愚按胡傳云稱國以殺者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
也是也謂義繫於殺則書其官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非也
張氏辨之矣

僖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陳轅宣仲濤塗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
所賜虎牢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

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七年春齊人伐鄭夏鄭殺申侯以說于
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公羊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
也○傳言申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奔鄭蓋不忘故國導鄭
伯從楚而鄭伯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受申侯賂以虎牢
而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得謂說於齊乎李廉會通○鄭伯因惠
王有撫汝從楚之命而逃盟齊與問罪之師不自下齊而乃歸
罪申侯信讒而頗於刑矣吳澂纂言○鄭伯逃盟從楚喜於王命也
於申侯何與蓋虎牢爲嚴邑早啟鄭伯之疑濤塗因譖其叛鄭
而鄭遂以叛齊之名誣之當時殺人以說者多矣何必皆其本
罪邪梁履繩補釋○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推尋經文惟
陳洩冶晉趙同趙括蔡公子燮楚郤宛灼然爲殺無罪他如晉
里克丕鄭父陽處父先穀郤錡郤犨郤至胥童楚得臣郤宛公

子追舒衛元咺甯喜鄭公孫黑之流經皆稱國以殺不得云殺
無罪也齊召南穀梁注疏考證○按胡傳稱國累上之說亦踵穀梁之誤

僖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
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
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
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故不及○穀梁其殺
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
也○愚按公羊以爲不以討賊之辭書殺梁以爲殺不以罪故
稱國罪累上其例已鑿先儒因非討賊辭之說又謂討賊不書
大夫書晉殺其大夫不以弒君之罪討之也孫莘老葉石林陳
止齋張元德以下諸家並同近儒徐氏庭垣亦云殺州吁無知

徵舒不稱大夫者以討賊書殺里克稱大夫者不以討賊書方
氏望溪亦云里克甯喜之書大夫是變文著其非討賊而以陳
夏徵舒不書大夫證之與徐說同郝氏說畧於此條駁方氏謂
春秋凡書殺大夫皆同辭但據赴告何由別其是非不宜徇傳
自亂其例見前總論所駁是也蓋州吁無知乃未命不書大夫殺徵
舒者楚人楚子遣大夫往殺而身自入陳經惟有書本國人殺
其大夫者矣若書楚人殺陳大夫則非辭故但書陳夏徵舒耳
不可以數人之不書大夫而將與全經同辭之里克甯喜爲變
文也胡傳曰殺里克不以其罪故稱國而不去其官此曲說也
諸家皆誤從公羊討賊稱人之例耳郝氏說又見前討賊稱人辨總論

僖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

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茂不濟矣十年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顓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惠公之入以汾陽負葵之田賂里克丕鄭惠公入國背賂而殺克故丕鄭懼而生心則是里克丕鄭之死惠公之私也王元杰纂義○胡傳惠公以私意殺里克其黨皆懼鄭之謀由殺里克致之故稱國不去其官非也人臣懼禍及身以謀其上罪遂可末減乎凡居位見殺者皆稱大夫不謂其罪之有無也方苞直解

僖二十五年夏宋殺其大夫

無傳杜注其事未聞○不稱名氏者脫之與曹殺其大夫同孫復尊王發微○公羊曰不名者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非也文稱

大夫是有大夫非無大夫明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穀梁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非也春秋非孔氏家牒何得擅諱祖名劉敞權衡○公羊之妄諸儒辨之甚晰穀梁謂所殺者孔氏故孔子諱之何以殺孔父顯見於經耶此謬說也徐卓經義未詳說○此闕文也公穀曲為之說乖刺可笑近儒以為義繫于殺止書其官不紀名氏不識所謂繫于殺者何義也經書殺大夫多矣皆名豈皆義不繫于殺者耶陶正靖春秋說

僖二十八年夏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戰于城濮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楚子使止子玉毋死不及則其書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是殺也書殺是故楚得臣公子側皆書殺而已矣陳傅良後傳○城濮敗而誅子玉泜水退而誅子上鄢陵戰

而誅子反屬國畔而誅子辛是乃楚所以振厲郝敬直解○敗績因得臣之罪然楚子既知晉侯非子玉所可敵則當申無從晉師之命而禁止之乃怒而少與之師及其敗而致之死則棄將棄師之罪其誰任之日講解義○胡傳以不去其官為譏楚子知其不可而用之非也凡見殺不書大夫者非其大夫也得臣非州吁無知之比也舍殺其大夫何以屬辭哉方苞直解○按劉胡以下諸儒皆以稱國不去官為罪累上而偏責楚子夫楚子固不能無過而春秋非以累上書國書官也辨見前總論

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晉釋衛侯衛侯使賂周顓冶廑曰苟能納我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顓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咺假立瑕自秉國權瑕未如君也故

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陸淳纂例引趙匡○咺則不臣而瑕未見其罪書及志專殺之中又有輕重也李明復集義文九年引程子學○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罪輕而不當殺也張洽集注○荀息之死繫于晉卓以卓及息者弒成君也子瑕之死繫于元咺以咺及瑕者殺公子也穀梁曰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非也瑕乃咺累之言瑕之殺由于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瑕死也先咺後瑕非以尊及卑也孫覺經解○石碏殺州吁不書碏而書衛人衆殺之也此不書顓冶而書衛則衛侯殺之矣華督殺孔父及君書弒君及孔父以宋公累孔父也顓冶並殺咺與瑕而書咺及瑕則瑕為咺累矣毛奇齡傳○殺有罪也元咺搆訟陷君擅敢廢置此法所當誅者徐庭垣管窺○稱公子不成君也牛運震傳○按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衛侯待其殺而後入也胡傳因之

責衛侯不內自訟而志乎殺咺瑕也非也累上之說辨見前總
論
文六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左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
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
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
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晉殺續簡伯賈季
奔狄○公羊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
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
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
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穀梁稱國以殺罪
累上也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

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
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汝今汝
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
漏言也○左氏曰侵官也人君任賢不稱立於朝者舉當諫君
況處父晉國太傅邪此爲侵官是教大臣爲拱默也劉敞權衡○襄
公已卒靈公未立當國者趙盾也君薨聽於冢宰之日而射姑
公然殺一大臣盾僅討操刃之鞫居而於發縱指使之元凶縱
之使逃又送其帑於所奔之國將使亂臣投意於人事敗而已
無與此大亂之道也處父剛而好犯盾未得志倚之以爲一時
之黨援權既入手除之以息將來之顧忌故殺一鞫居而其事
已畢傳下無援二字已灼見盾之隱衷矣侵官者盾之所以告
諸侯也黃仲炳璋讀左補義○稱國以殺君殺之也豈有兩下相殺而稱

國乎且襄公已塟方書殺安得謂襄公漏言殺穀梁非也程端學辨疑引
胡銓○春秋書殺多矣君殺則稱君臣殺則稱人盜殺則稱盜謂
君漏言稱國誤矣又引陳岳○公穀謂君漏言故罪累上非也處父
易中軍使能任賢非私也而賈季敢挾怨剸刃誰秉國成取而
肆諸市朝可矣乃趙盾竟縱其出奔不惟不正其擅殺之罪且
致其帑上稱國殺而下即書射姑出奔病趙盾之縱賊也葉酉究遺
文七年夏宋人殺其大夫
左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
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
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
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
和公室○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胡傳○

非君意而殺之者衆不可書名特加人字以別之陸淳纂例引啖子○
穆襄之族率國人非一人也故稱宋人吳澂纂言○左氏云不稱名
衆也且言非其罪也趙子曰若以殺大夫衆而不書名則晉殺
三郤鄭盜殺大夫何乃悉書公羊云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
三世內娶啖子曰以三世內娶便云三世無大夫不近人理陸淳
辨疑○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亦非李廉會通○不名闕文也俞皐
釋義○按三傳以稱人爲殺有罪又以大夫不名爲無罪矛盾曲
鑿甚矣陳止齋謂宋昭之大夫皆不名故公子卬蕩意諸稱官
子哀稱字以爲君無道也更謬
文八年冬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襄夫人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
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

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致)也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宋人者戴氏之族非一人也見昭公無政而臣庶得擅殺大夫也(吳澂纂言)○二卿無罪死亡此殺昭公之漸也四人忠於公室而左氏謂之黨何謬邪(程端學辨疑引存耕趙氏)○劉氏敞云以官舉言不能其官也胡傳及諸儒皆從之據左氏司馬握節以死捐軀殉難宜如孔父仇牧之見襃而乃以為貶何哉且左氏云昭公之黨夫人臣不為君之黨而顧為亂賊之黨乎胡傳遂謂司馬欲專宋政昭公寵其私昵何所據依其刻覈亦甚矣又司城蕩意諸效節于府人而出魯公復之後八年卒死節旬之難亦可謂始終一節者胡氏謂坐待其及而死如匹夫匹婦之諒而獨取于哀之去于亂賊多恕辭而于忠臣多責備愚不知其何說也

(顧棟高刑賞表)○書官不書名趙顧說最得與劉氏辨左傳說並見宋大夫書官門劉氏以為非國討不名亦與全經不合

文九年春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也夷蒐在六年)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勳)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梁益耳蒯得不書非卿(杜注)○先都士穀皆晉之強家也求專晉而不得怒而作亂也其言及箕鄭父何以罪及之也箕鄭父士穀之厚也(劉敞傳)○左氏以謀帥奪田二事為先克召禍之由欲後世知箕鄭父輩之作亂不為無說先克之致死不為無罪不憫君子受禍之不幸而惜小人殺人之無名

先克見晉侯謀帥未當請更之可謂不負其君矣至於堇陰之役以軍事奪蒯得之田此又晉之軍政而非先克之家政也左氏乃無一言直先克之枉屑屑然若為箕鄭父輩解殺人之謗者深為左氏惜也(呂祖謙左氏博議)○陽處父先克之殺在靈公初立之際陽處父舉趙而抑射姑則射姑殺處父先克舉狐趙而抑先都等則先都等殺先克主少國疑強臣專橫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人臣持公論進賢退不肖而不肖者輒敢以刃加之國家之亂孰大於此(纂疏蔡)○稱人見事由盾而非君意(凌稚隆測義)○殺之者趙盾故不可稱國殺而以國法殺之又非兩下相殺者比故書晉人以著生殺之柄之不自其君出也(葉酉究遺○愚按稱人凌葉二說勝)○及者衆及之也此及字與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例同殺梁不通書例謂箕鄭父累及之故稱及是以晉弑君及荀息宋

弑君及孔父仇牧為例失之甚遠(毛奇齡傳)○賈逵云稱及非首謀也按箕鄭上軍將士穀下軍將傳文亦先箕鄭而後士穀今于士穀下云及箕鄭明非首謀故書法如此正義糾賈非也(洪亮吉春秋詁)○其言及箕鄭父何以罪及之也書及則其罪有分也(牛運震傳)○殺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辨見前

文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子西與子家謀殺穆王王殺鬬宜申及仲歸○按劉氏以稱國為罪累上胡氏家氏因謂商臣之罪楚人皆得討之故不以無將罪宜申皆鑿說也

宣九年冬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衵服)公曰吾

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左氏載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此非孔子之言也昔者紂不道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以比干爲仁則必不以洩冶爲非矣黃仲炎通說○洩冶諫君而死忠莫大焉乃先儒多爲不滿之說蓋皆不明於稱名之義者也禮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諸侯死猶名則大夫死而名之宜矣故孔父仇牧荀息皆書其名朱子釋危邦不入之義謂君子見危授命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耳爲陳之臣食陳之祿國亂無政此正君子致命遂志之日乃經生無識不明於大夫死必書名之義傅會鍛鍊或罪其直諫以取死或規其潔身以去亂將使鄙夫藉口非緘默以取容即見危而避害墮犯顏敢諫之氣長頑鈍無恥之風安可以垂訓後世哉左氏載孔子引詩以譏洩冶黃氏以爲非孔子之言其見卓矣彙纂素○持論最不平者莫如陳靈淫亂洩冶諫殺而先儒反罪洩冶謬矣冶身死而言驗春秋書陳殺洩冶繼書徵舒弒君楚子入陳著其殺諫臣而至于身弒國亡也萬斯大隨筆○左氏既引無自立辟之詩文定又以仕于昏亂之朝不能潔身以去爲洩冶罪以解所以書名之故以強合凡殺大夫稱國書名不去其官之例是皆強經文以就我說者也張自超宋辨義○杜注洩冶直諫于淫亂之朝以取死故書名孔疏因謂進無匡濟退不卷懷死而無益賤之者此論有傷名教如是是以緘默苟容者爲賢以捐軀犯難者爲不肖也則亂世何賴有君子哉左傳假托孔子之言而正義復引家語謂孔子論此事洩冶不得同於比干是朝廷自一二宗族大臣外舉無一可諫者也豈不爲世教之罪人哉顧棟高杜注正譌篇○

春秋罪專殺不以有罪無罪論故洩冶死諫而無特文其書名蓋例也胡傳以無罪書名爲亡國弒君之端以垂後戒非也高閌然釋經方苞直解

宣十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邲之敗林父請死士貞子以楚殺得臣諫晉侯復其位舍將而殺佐縠不服也晉文敗楚於城濮殺顛頡祁瞞舟之僑三罪而民服今邲戰踰年而族先縠縠死不以軍政而以君大夫之喜怒張溥四傳斷○元帥林父不誅釋趙旃魏錡不討而獨誅縠失政刑矣高閌集注○晉以邲敗坐罪先縠不殺於師還之日逾年而後殺之何其緩也夫喪師辱國于法宜討然可貸林父之罪則亦可貸先縠之罪不貸先縠之罪當即正國法以肅三軍始縱之而卒戮之是以意爲生殺也兩失之矣張自超宋辨義○先縠即有罪晉不得專殺故稱國以殺也胡氏以晉侯用非其人爲君之過罪累上也鑿也徐學謨春秋億

宣十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十二年同盟于清丘孔達與盟宋爲盟故伐陳陳貳于楚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十三年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穆叛盟背晉與楚今將復歸於晉無以爲辭則殺孔達利則爲己功害則爲臣罪立其朝者亦難矣

此與刺公子買之事無異（趙鵬飛）○背盟之信誠孔達誅國之
罪而用其謀者誰邪始則信孔達以結于晉衞繼則殺孔達以悅
于晉失其道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按胡傳謂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
于見討故稱國不去其官罪累上也非也諸家從之皆誤

成八年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晉趙嬰通於趙莊姬五年春原屛放諸齊趙莊姬爲趙嬰之
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屛將爲亂欒郤爲徵晉討趙同趙括武
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乃立武而反
其田焉（嬰盾之弟莊姬晉成公女趙朔妻朔盾之子同括皆嬰之兄武莊姬之子）○趙嬰淫亂當討
不請於君而擅放之專而無上惡得無罪然晉侯聽讒一朝而
尸二大夫以趙衰之勳不復念而奪其田祿失政刑矣（卓爾康辨義）
○史記稱屠岸賈爲司寇追論趙盾弑君殺朔同括滅其族案

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
（孔疏）○或謂晉景追論趙盾弑君之罪而殺同括觀鄭人斲歸生
之棺滅其族則事容或有之若史記稱屠岸賈殺朔同括嬰與
春秋之止書殺同括相戾蓋不足信（汪克寬纂疏）○記載異辭考史
不若證傳證傳又不若徵經春秋書殺同括不及朔書晉侯獳
卒去同括之殺二年而已據此則屠岸賈下宮之討程嬰之匿
孤十五年不問而知其妄（御批通鑑輯覽）○同括有原屛而強故莊
姬之言得入晉景亦追念盾之專國無主弑君立君有戒心而
殺之也然同括之罪不明則殺之不以其罪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據
左氏則禍由莊姬據史記則由屠岸賈按屠岸賈無端發難至
滅趙族此何如事而三傳俱毫無影響邪史記晉世家亦止云
誅同括族滅之而不載屠岸賈事而趙世家所載乃獨異（葉酉春秋究遺）

○屠岸賈事之誣孔穎達辨之呂東萊深甫又辨之可以無
庸置詞（全祖望經史問答）○按胡傳謂無罪被譖故稱國不去官非也

成十五年秋宋殺其大夫山（傳曰子山師蕩澤也）

左傳見辨不書氏門○按傳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
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氏沐之騎其公
卒己楚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出奔晉魚石止元於河上
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蕩山害公族華元討之以其族
大不假竊國之援事弗獲濟故自晉而歸山乃即刑（家鉉翁詳說）

成十六年夏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
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
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

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
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楚師之敗必行兵法於
主將春秋之世楚實強於天下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以能
強者將帥之力也將帥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
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
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可見楚之賞罰行而兵所
以強也至於列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於一主將者
國勢浸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蹈之端可爲鑑（高閌集注）○按
汪氏克寬謂楚子臨陳師敗身傷而歸咎司馬令尹子重將左
軍與側相惡而委罪焉稱國不去其官著楚君大臣之失也非
也

成十七年冬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日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孫復尊王發微○郤氏雖多怨厲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之計殺之又劫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張洽集注○三郤皆之能臣嘗有功於其國其臨敵慮勝晉諸卿未有能出其右者藉其有

罪猶當在議功議能之科今以左右之浸潤殺之并及其族厲之狂暴甚矣家鉉翁詳說○郤氏族大鄢陵之戰功高震主又連年用衆伐鄭臣民之所忌怨也而厲公殺之則不以其罪矣張自超宗朱辨義○焦氏說見弒君門晉弒州蒲杜注謂郤氏失民宜爲國戮焦氏辨之

成十八年春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傳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書偃之罪不著於春秋其殺胥童不以兩下相殺告也故書國殺趙汸集傳○先殺孔父而殤弒書及先殺胥童而厲弒不書及者童有罪不因其君也蓋童致亂者也殺童者作亂者也各治其罪御纂直解○先儒謂胥童導君作難故不得以死節書非也州蒲之弒未有主名而胥童死在弒先則以國殺告而不以從死告明矣書史以國殺書孔子不能革也方苞直解○愚按左氏所云民不與道君爲亂故皆書殺其大夫此即據告辭而書之故耳不可據爲春秋特書國殺之旨也

又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齊爲慶氏之難故十七年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國武子譖之孟子譖君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侯使慶克佐崔杼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以復之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佐之子國弱來奔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佐雖專殺叛君然其咎發於慶克齊右慶氏而殺佐失之矣蘇轍集解○國佐叛而復之則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慶

克之內亂宮閫也卒殺國佐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歸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又以邑叛身死宮闈非不幸矣(張洽集注)○齊靈不能防閑其母又受譖戮高國不君甚矣國佐不忍一旦之忿誅慶克據盧以抗君不得謂之非叛然其心則爲君正家法可憫也(家鉉翁詳說)○按稱國累上之義非也諸說俱從刪節以下仿此

襄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偪奪其權勢也)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楚敗城濮而殺得臣敗鄢陵而殺公子側用法之嚴若此此殺公子申於城虎牢之後殺公子壬夫於陳內屬之後左氏以申爲受賂以壬夫爲貪未必然也或是惡二大夫有失策致不保鄭而失陳耳(張自超宗朱辨義)○按劉氏蘇氏累上之說非

襄五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申以受賂殺壬夫以侵欲殺楚猶有政二大夫不爲無罪也然殺而勿用可也殺之過矣(蘇轍集解 家鉉翁詳說)○壬夫侵欲固有罪矣然楚子不能申禁於先及陳怨已深始歸咎而殺之豈用刑之正哉(日講解義)○按諸家稱國累上之說非

襄十九年秋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內官之號)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夏五月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夙沙衛奔高唐以叛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微崔杼之力莊公固不得立然杼殺高厚慶封討夙沙衛明年復使慶佐爲大夫而誅牙餘黨崔氏自是專權釀禍矣(汪克寬纂疏)○高國齊之世臣書殺高厚皆崔慶之所以專齊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稱國殺者以莊公之命來告也(葉酉究遺○按張氏洽謂莊公之所欲故用累上之辭書非也)

又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子革之父子然與子孔同母子良之父士子孔與子孔異母皆相親也)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革子良出奔楚○嘉召楚人伐其國是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汪克寬纂疏○按胡傳謂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與衆共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而不去其官汪氏本之曰使正合法之則當如良霄之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是不知居位則書官位絕則去官與稱人之爲衆殺也)○子展子西率國人伐而殺之而書國殺者以鄭伯之命來告也(葉酉究遺)

襄二十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左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燮奉文侯遺言求成於晉不克而死左傳言不與民同欲非經旨(家鉉翁詳說)○燮欲去楚之晉追成先君之志又懼楚役求紓其民皆謀國之合義者不幸見殺於國人而左氏遂以違衆罪之以強合國殺之例謬矣(王錫爵日錄)○鄭殺公子嘉左氏以爲

嘉招楚以伐鄭也蔡殺公子燮左氏以爲燮欲舍楚以從晉也若是則嘉不義而燮義矣春秋書法無異於此可見書殺大夫但以著其專殺之罪而不屑屑於所殺大夫之有罪無罪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按胡傳謂燮無罪故稱國不去其官故張氏辨之

襄二十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即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蘇轍謂子南罪不至死劉氏謂楚子與其臣之子謀殺其父故以累上之辭言之皆未達於居位者例稱大夫而不論其殺之當否也（方苞直解）

襄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前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爲召二慶）使慶樂往（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不敢自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距君）以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役人怨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書及著罪在慶虎以虎及寅也寅虎之族也（高閌集注）○愬公子黃於楚者慶虎也虎倚楚而傾公子黃亦倚楚而求復國陳侯不能爲之左右使楚人以爲討陳侯能自理其曲直黃不至奔楚以愬免楚雖強橫可以理論今乃繼黃親往使楚圍己之國而殺二慶非君道矣（胡銓春秋解）○觀陳蔡附楚尚能藉楚力以制亂臣而魯臣之逆節齊晉成之義亦有愧於楚矣（日講解義）○陳叛不書不告也稱及者以貴及賤也（郝敬行說略）○按穀梁以稱國爲罪累上胡傳因云陳侯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違欲去其親何不能保故二慶稱國以殺公子黃以弟書杜注謂專國叛君書名罪之皆非也

襄二十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喜與里克不同克殺奚齊弒卓克自尸之惠雖以賂立可以討克失信之過小討賊之義大也喜之弒獻實誘之喜之專亦獻許之信義兩失無一而可（御纂直解）○按諸家謂與夷吾之殺里克皆以其私不以其罪故皆曰殺其大夫不入討賊例非也辨見前里克胡氏家氏謂衛獻無信故稱國不去其官亦非

昭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按劉氏胡氏蘇氏謂鄭不能早討有罪以放乎亂故稱國以累上非也

昭五年春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殺之○按劉氏謂讎吳而疑屈申故稱國累上非也

昭八年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杜看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哀公黜留於招與過故招過同殺世子二人之罪均也但首從不同耳招畏楚討歸罪於過而欲免己人其可欺乎家鉉翁詳說吳澄纂言○據傳招與過同受陳侯之屬因同殺世子今招歸罪於過而殺之耳但經書陳人乃國亂衆殺之辭傳之所載似未審也程端學曰孫氏謂招殺過而言陳人不與招殺之故以陳人自討爲文也但不與招殺正當書招以見其罪肯爲陳人自討之文以匿招罪乎意招以過同受屬而誣之而國之大夫亦懼楚討而其殺過以覬免故經書陳人也直解俞臯○稱人以殺言衆懷殺之不得云國討也凡殺大夫皆不去其官茅堂胡氏謂過不與殺世子而寬之非也徐庭垣管窺○招雖歸罪而未加刃從衆殺書陳人紀實也其書大夫亦紀實也高澍然釋經○愚按書人自是衆

殺非一人之辭或謂不書招殺過之罪本宜討也或謂不予招討賊也皆非也方氏謂過與招同罪若書招殺則疑與招異心書國殺則陳無君故書陳人亦臆測耳書官自是殺大夫恆辭或謂過稱大夫非逆黨也或謂不去其官其罪亞也所以明招之爲首使招不得歸罪自掩也皆非也方氏謂書殺公子過則與公子留相混而不知誰爲將立者故特加大夫以別之亦曲生義也

昭十二年夏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然殺作虎

左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按家氏謂虔以猜忌信讒殺無罪故以累上之辭書之非也

昭二十七年夏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宛字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

何令尹病之○按趙木訥謂穢無極而致宛之死者君也金氏賢謂君無道以令其臣致令尹擅殺無忌故稱國以累上並非

哀二年冬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傳見書遷門○蔡不自量受命於楚而背楚既不自安請遷於吳而誑吳及其事急殺執政以爲解其何以令一國姚舜牧疑問○按左氏哀元年蔡請遷于吳至是而遷據此是歸過于駟之不時遷則當書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遷于州來不應遷在殺前也遷在殺前則是駟主遷國之謀旣遷悔其失計而殺之也湛若水春秋說○方氏說見書放門蔡放公孫獵○按胡氏謂蔡君背楚誑吳委罪執政故稱國非也

哀四年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左傳顧氏方氏說並見書盜門盜殺蔡侯申胡傳之說顧氏辨

之○傳稱公孫翩弑而經書盜又云殺翩而經不書又謂遂逐
公孫辰而殺姓霍以爲皆翩黨而用刑不同何也傳連爲一事
而經書辰奔在殺蔡侯下書殺二人在後與前若不相涉疑遂
與殺各爲一事春秋書此特著蔡擅殺大夫之罪耳（鄭玉闕疑）○稱
國以殺討有罪之正詞也春秋凡殺大夫皆稱大夫非以不去
其官爲無罪也（徐庭垣管窺）

○殺不書大夫（公子不書大夫者論見前　陳孔奐胡氏說辨）

襄二十三年冬晉人殺欒盈

公穀杜預說見稱人以殺門○不言大夫出奔位已絕（郝懿行說畧）

襄三十年秋鄭人殺良霄

穀梁胡氏葉氏說見稱人以殺門○良霄出奔已絕大夫之位
見絕於國而藉許以入其非大夫亦明矣故但曰良霄（孫覺經解）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殺陳孔奐

招稱公子孔奐不稱大夫者胡茅堂以爲招雖有罪楚子懷惡
以執之不與其執也孔奐嘗與楚子通謀以滅陳旋以不忠見
殺不言大夫非陳之大夫也皆非也苟執有罪不當以執之者
懷惡而恕所執者之罪孔奐與楚謀陳不見于經何以示絕孔
奐不得爲陳大夫之義哉蓋招之稱公子奐之稱氏一也其皆
不稱大夫則以其爲楚放之執之也諸儒泥於書公子削公子
爲有褒貶而不知招稱公子奐稱氏對舉之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內殺大夫書刺　以周官三刺爲辨　先名後刺先刺後名穀梁說辨　言故不言故啖氏說辨

內殺大臣書刺臣子之辭也猶外諸侯書卒而魯君書薨也（方苞直解）
書刺者用三刺之法問臣吏萬民皆言合殺乃殺之以示不枉濫也
公羊以爲內諱殺書刺義與（孔疏）○爾雅刺殺也說文刺直傷也此刺
字直訓殺與周官司刺之刺不同周官之三刺乃審察之義一刺曰
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皆謂審問之而已自鄭康成
誤釋周禮之刺爲殺於是杜氏預以下皆引三刺之義以釋此經誤
矣賈與偃之殺甚曖昧豈得昭然用三刺之法令臣民皆言可殺乃
始殺乎（戴簠棨頤棣高杜注正譌篇）

僖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傳見書戍門○公羊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曷爲謂之刺之
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何注不得專殺故諱之○穀梁曰先
名後刺殺有罪也按此依事實次第書之不得別爲義說（陸淳辨疑）
○魯以晉楚之强弱未判楚勝則從楚晉勝則從晉殺一子買
以從容於晉楚之間以覘勝負故城濮之戰公不與至踐土之
會而後朝於王所殺子買以誑楚惑晉魯則免於難矣子買何

罪哉（趙鵬飛經筌）○莘老謂春秋書刺者二偃不書所刺之罪而買
著不卒戍之迹爲偃則當刺而買在可恕非也不書所刺之罪
者止譏專殺大夫也書所刺之罪者兼譏不當戍衛也故不卒
戍不特譏買而多譏魯此一事兼二義者也（程端學或問）○魯於衛
若敦兄弟之義而往戍則買之不卒戍可誅乃其名如此其情
則不然書之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
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張洽集注）○魯刺買爲黨楚非黨
晉前年以楚師伐齊又會楚于宋跡不可掩魯受楚命遣戍以
拒晉師今晉伐衛而買不能爲楚拒故以不卒戍爲罪而殺之
黨夷濫刑魯罪有二焉（吳澄纂言）○左氏所記得魯之情晉伐衛卒
戍則抗晉楚救衛不卒戍則怒楚故不令卒戍而刺之經固非
以不卒戍爲買也若曰既使之戍又不使卒戍見買之無罪云

爾顧棟高圭光○書刺大夫二或言其故或不言其故皆舊史之文蓋殺大夫必錄其得罪之由然買見殺之故可言也偃見殺之故不可言也故書辭異焉孔子不革而一因之何也偃之不言其故者不可增也於買而削其故則刑之不中與當日之邦交皆不可得而見矣方苞直解○按啖氏云書其故非○殺而顯罪也不言其事刺有罪也未是書罪狀僅見於此蓋告晉以戍衛為買罪告楚以不卒戍為買罪也傳文本明趙佑雜案

成十六年冬刺公子偃

左傳見大夫出奔門僑如奔齊○偃雖為穆姜所指然不過脅公使從己爾姜非眞有廢立之謀偃非實有今將之心也公不能制其母而竟殺其弟視舜之所以處象者為何如也吳澂纂言○吳氏說義正蓋偃雖有罪而身為介弟尚有議親之條乃成公不念鞠子哀忿然殺之豈仁人之用心乎葉纂案○穆姜託為脅公之詞非公子偃有逆謀也成公不顧傷其母之心是為不孝行父不顧賊其君之親是為不忠高氏劉氏以為得其罪非也使刺之果得其罪春秋不書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其與公子買之刺異辭何也戍衛不卒戍當日刺買之獄辭也故舊史據而書之若偃之刺則其故不可言當日刺之亦不能明言其故也則直書刺而已方苞直解○啖氏謂直書刺者罪當殺不知書法詳略之由矣趙氏屬辭○穀梁云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按公實懼晉而殺買以不卒戍解於楚安得謂買有罪乎或又云刺不言罪言罪非其罪也不言罪者刺得其罪也按穆姜指偃與鉏曰是皆君也以激公而偃未嘗與知姜亦非眞欲立偃安得謂偃有罪乎經兩書刺皆殺無罪也顧棟高刺賞表引華氏說

○內大夫不書刺公子牙諱辭書辭辨諸家舍傳從經說

莊三十二年秋公子牙卒

左傳見內諱弒君門子般卒○公羊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將死召季子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牙謂我曰慶父也存季子曰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友能以君命殺牙牙奉命以死不可謂無權也苟乘時以君命逐慶父慶父雖主兵權而莊公餘息尚存魯之人必不敢從慶父為亂則再舉手而魯難靖矣友曲意彌縫以為牙死而慶父可制則內惡不彰而嗣子可定釀成禍亂幾致削亡即恕其事勢之難而又忌一時殺兩兄之名不以此為友罪可也而又從而賢之謂得親親之道殆不然矣蓋友殺牙而諱卒舊史亦因而諱之矣夫子作春秋不得而改文定取陸氏之說以為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者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牙之謀弒季友欲隱其迹則舊史書卒明矣孔子因之何也牙非死於刑不得書刺也方苞直解○內殺大夫皆書刺若季友以君命殺叔牙當亦書刺今不言刺而言卒則非殺明矣若以為季友諱殺則周公誅管蔡不當諱邪程端學三傳辨疑引胡銓○傳事攷之於經全不

寓微意牙蓋自卒爾高閌集注○傳曰殺也非也殺則何以不書刺云爲季子諱也非也諱殺書卒非事實也何以傳信乎郝敬行說略○季之酖叔經無明文是叔自卒也從汪氏克寬說或以爲季秘其事外間不聞則三傳云云孰傳之邪或以爲史諱其事春秋因之則公子偃之刺胡不諱邪或以酖之跡隱非顯加戮則自縊者曷嘗不書殺邪如此類舍傳可也高尉然釋經○愚按邦衡胡氏沙隨程氏郝氏兩高氏舍傳釋經其論最正方氏仍從傳而謂聖經因魯史書卒亦通舊說從公羊者以爲春秋諱而善之非也舊史不書刺孔子不能增也則謂春秋諱之誤矣謂春秋善之而諱之尤悖矣○徐氏卓說見季氏專魯門

閔二年秋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見大夫出奔門○書慶父出奔見魯無討也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嚴佚賊之責也陳傅良後傳○季友當正慶父之罪致辟於甸人以致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求於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爲立後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邪慝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也張洽集注○討賊當明正其罪如州吁徵舒是也慶父死而謚以共且卿其子故不書刺齊桓於哀姜且殺之慶父豈得免於討其得不陳尸於市者季友曲庇之也徐廷垣管窺○不書莒人歸慶父以賂故也但書出奔莒而莒黨惡之罪見矣魯逸賊之罪亦見矣慶父不書刺季氏私其親而不以賊討也三家朋比已見於此應撝謙集解

○書大夫相殺東趙說辨　殺公子比公羊作弑辨

凡國亂衆人擅殺與臣下自相殺經皆稱人惟王札子殺召伯毛伯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皆直書其人蓋

義繫於其人而不可以漫稱人也使書周人殺召伯毛伯不惟斥言周人非辭而王室無政使寵子擅殺大臣之迹不可得而見矣書陳人殺其世子偃師則陳侯付託非人招以親屬忍爲大惡不可得而見矣書楚人殺公子比則疑於討賊而亂賊相傾之迹不可得而見矣宣十五年方苞直解○兩下相殺不志於春秋以是爲有司之事而非王法所寓也其特書者則辭窮也義有所辨也又通論

愚按趙東山屬辭本陳止齋後傳之說因穀梁傳曰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據傳文八年晉先都士縠殺先克成十三年鄭公子班殺子印衛孫林父宋華亥之亂殺公子四人以至劉獻公殺甘悼公毛得殺毛伯過之類皆不書春秋治不及相殺也陳侯鮑卒佗殺太子自立晉伯盧卒負芻殺太子自立苟未嗣位猶兩下相殺也雖殺太子不書討篡奪者以位爲重也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伯毛伯王室復亂陳哀公屬其嬖子於司徒招而招殺世子國幾亡則譏不在相殺矣故陳氏以爲皆斥君之辭楚棄疾使比冢首惡之名然後誅而殺之以奪其位異乎相殺之獄是以特書此皆因傳文生義耳其實經無此義蓋無其文者孔子不得益也其特書者則方說得之

宣十五年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札子○穀梁矯王命以殺之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生殺之柄天子所持王札子人臣也殺召伯毛伯於朝定王不能禁專孰甚焉故書以誅其惡孫復尊王發微○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爲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爲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

之無政刑矣（胡傳）○穀梁云兩下相殺不志此其志何也矯王命殺之也按經文無矯王命之辭（程端學三傳辨疑）○威福君之大柄廉恥國之大維今子弟專殺是君無威福之柄也朝臣爭政是國無廉恥之維也君無柄國無維所以衰亂也（黄仲炎通說）○桓襄以前列國交相侵伐是外諸侯不稟王命也至王之庶長一朝而殺世臣二人則內卿士亦不奉王命矣故以爲非常而志之（日講解義）○愚按陳止齋謂兩下相殺雖王卿士不書此何以書斥王之辭也此據傳昭十二年劉獻公殺甘悼公十八年毛得殺毛伯過不書而爲說耳實則不告者不書史無其文也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見上門○稱弟以殺世子叔父之親加戕於國儲君貳之重盡其親所以甚其惡也（王樵輯傳）○愚按陳止齋謂兩下相殺雖世子不書（陳傅良）此何以書斥君之辭也此據傳陳侯鮑卒佗殺太子自立曹伯廬卒負芻殺太子自立而爲說耳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前文見弑君門）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公子比已爲王棄疾爲司馬及棄疾殺比乃不以弑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棄疾譎殺之也分未正而以譎殺之於曖昧之中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稱弑也（張洽集注）○比未能君楚故不爲棄疾之君也（汪克寬纂疏）○公羊作弑公子比夫弑者下殺上之辭安有書公子某弑公子某之文哉又○書弑其君比則疑於齊舍爲嗣世之正書楚人殺比則棄疾疑於石碏雍廩得討賊之義故以公子殺公子書而棄疾險詐怙亂竊國之罪不可掩矣（日講解義）○棄疾立比固君之矣及迫比自殺春秋不以爲弑其君者何也春秋見弑之君有立未踰年成之爲君者或適子當立雖未踰年而見弑稱君如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或庶子不當立有先君之命雖未逾年而見弑稱君如齊陳乞弑其君荼是也或不當立亦未有先君之命而國亂無主爲國人所推雖未逾年而見弑稱君如晉里克弑其君卓是也有君國既久成之爲君者或弑君而立國人君之同會盟主侵伐奉天王之正朔承宗廟之祭祀見弑稱君如齊人弑其君商人是也或爲逆臣所立國人君之列會同盟奉正朔承祭祀見弑稱君如衛甯喜弑其君剽是也比既非當立又未有先君之命又非國亂無主爲國人所推則不得爲未逾年之君矣雖爲衆人所立而未列諸侯之會未同諸侯之盟未請命于天王未有事于宗廟烏從而君之哉（張自超宗朱辨義）○目棄疾明一人之私非討賊辭也比仍稱公子明二人相殺非弑君辭也蓋比棄疾君臣之分未明故不得稱弑君篡殺之事相禪亦不得言討賊屬辭之審也（高對然釋經）○殺公羊作弑譌也上言弑則下當言其君不當言公子下言公子則上當言殺不當云弑（段玉裁左氏古經注）

○書盜殺鄭不書大夫胡傳辨　蔡侯傳事辨

襄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左傳見書盜○國討則書國非國討則當兩稱名氏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以尉止司臣之徒

非卿名氏不合見經故稱盜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弒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賤之不繫於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孔

盜殺不言其大夫與不言其君義同屬辭〇兩下相殺明書名氏皆卿也卿近於君權足亂國被殺者即有致殺之由而殺者之罪大矣故詳其名氏以正其無君亂國之罪合殺者尉止等也既無列於朝而伺隙竊發則其名可畧而目之爲盜盜固當罪而被殺者亦有招之之罪且亦國君無政之故也纂御

解〇胡傳云不稱大夫失卿職也非也爲國卿而騈首受戮於盜則不能其職明矣何待飭其大夫而知爲當官失職者之戒乎杜注孔疏謂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於義爲長纂

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傳見書盜門

哀四年春盜殺蔡侯申

左傳諸說見書盜門　傳曰公孫翩射而殺之非也翩即有主名矣何以稱盜乎胡說邦衡行說畧

哀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

見書盜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四目錄

書執總論　稱爵稱人或貶辨

書執諸侯　諸侯名不名說辨　合晉罪虞辨　執虞公不地辨　執滕子稱人杜氏說辨　書執不書滅辨　用鄫子辭　事辨　貶稱人辨　執宋公不言楚子楚人公羊杜氏孫氏說　辨　書殺不書歸赴　張執辨　晉文執曹伯不奪爵辨　執衛侯　貶備人辨　晉屬執曹伯三傳說辨　哀稱爵辨　晉人執稱　了杜劉說辨　晉君見執辨說

書執大夫　書行人不書行人杜注公羊說辨　穀說辨　不稱行人說辨　嫁公羊說辨　陳轅濤塗　杜穀說辨　書陳人辨　衛甯喜書人說辨　衛行人說辨　鄭祭仲書公羊說辨　子叔孫舍辨　書人貶辭辨　衛北宮結書行人穀梁杜注說辨　宋樂祁犂說辨

行人考

書伐不書執　諱執言伐辨　以戎爲衞辨

執書歸于歸之于

書以歸以來　凡伯戎趙孫胡說辨　蔡侯不言獲公羊說辨　邾子言以來不言獲公穀說辨胡傳不諱之說辨

不書以歸　晉侯不言以歸胡傳免秦伯杜氏貶晉侯辨

書滅書獲　書獲公羊陳趙說辨　華元穀梁說辨　莒挐穀梁說辨　胡子沈子孫胡說辨　晉侯杜胡

書放　待放辨　放辨　稱國無罪稱人有罪辨

書逃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四　　錢唐張應昌學

○書執總論

拘而不殺曰執執之將以服之也春秋諸侯擅作刑威以強陵弱而執人之君者有之以上虐下而執人之臣者有之（李明復集義引謝湜）凡拘之曰執執之以去曰以歸獲不言以歸者從可知也（趙汸屬辭）世之強也刑罰自天子出霸主雖強不敢以下干上如晉文公執衛侯歸于京師是也世之亂也刑罰自大夫出陪臣雖微敢於干王之命如士伯執宋仲幾于京師是也自諸侯出君子猶以為討況自大夫出乎（余懋學蠡測定元年）

書執稱爵稱人襃貶辨

（舊說）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以執者伯討也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公羊僖四年傳）○諸侯有罪方伯請于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

有罪猶不得專執況無罪者乎春秋諸侯惟力是恃力能相執則執之無復請於天子故孔子正以王法或稱侯以著其惡或稱人以奪其爵稱侯以著其惡者謂雖非王命執得其罪其罰輕故但著其專執之惡也稱人以奪其爵者謂既非王命又執不得其罪其罰重故奪其爵也（孫復尊王發微僖五年）○書執諸侯十有二惟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得伯討之正餘皆書人悉非伯討若楚子會盂執宋公晉侯入曹執曹伯承上文之辭非予之也書執大夫十五皆非伯討之正若楚子伐吳執慶封亦承上文之辭非予之也（李廉會通參汪克寬纂疏）

（駁辨）執稱人者文之常也稱侯者特變其文也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等會于盂執宋公二十七年晉侯入曹執曹伯變文也蓋書執宋公於會盂之下書執曹伯於入曹之下故不復書某人矣昭七年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亦變文也蓋書執陳招於滅陳之下書執蔡有於滅蔡之下則亦不復書某人矣此皆蒙上文也（呂大圭或問僖四年○按呂說論稱人不稱人常文變文之別是也其論成十五年書晉侯仍以為襃則猶泥舊說故刪節）○執稱人畧辭也以為不必別也其或稱爵便文也以為不得不別也晉侯入曹執曹伯則稱爵蒙上文也若入曹稱爵執稱人則疑親執者非晉侯也同盟于戚執曹伯則稱爵亦蒙上文也若同盟稱爵執稱人則疑親執者非晉侯也二者皆辭有所窮也外此無稱爵者矣傳曰稱爵以執者霸討稱人以執者非霸討非也凡稱爵稱人非襃貶所在春秋不以爵為襃人為貶（郝懿行說畧成十五年）○執諸侯大夫例稱人蓋其事為其國之柄臣及其有司所奉命而行者欲目其君則其君不以身親不可以爵書也而又實出于其君之命故諸所謂人者皆渾舉之詞非鄰國之君稱人亦同此例至其以勢力相陵暴但直

書而罪自見不必以書人為貶也僖二十八年執曹伯承上文入曹稱晉侯非稱侯以執也成十五年執曹伯稱爵以為伯討非也蓋與一歸于京師連文故不得不以爵書耳襃貶之義因事而見聖人豈屑屑以稱人稱爵為襃貶哉（葉酉究遺隱六年鄭人渝平僖二十八年成十五年書執條下）

愚按葉郝二說為當他說拘於一字襃貶之例非也高氏澍然謂當其罪為霸討不當其罪為人相執而已故統書人而爵一見亦未是

○書執諸侯（諸侯名不名說辨　執虞公不地辨　書執不書滅辨　舍晉罪虞辨　執滕子稱人杜氏說辨　用鄫子傳事辨　殺稱人辨　執宋公不言楚子楚人公羊杜氏孫氏說辨　書釋不書歸執張說辨　晉文執曹伯不奪爵辨　執衛侯貶稱人辨　晉厲執曹伯三傳說襃貶稱爵辨　晉人執邾子杜劉說辨　魯君見執辨說）

周官大司寇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諸侯無相執之道也春秋書諸侯相執四僖五年晉人執虞公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邾人執鄫子用之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是也盟主執諸侯六僖二十八年

晉侯執曹伯畀宋人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九年晉人執鄭伯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襄十九年晉人執邾子是也中國執夷狄之君一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是也夷狄相執一昭四年楚人執徐子是也夷狄執中國之君一僖二十一年楚執宋公是也凡會執必別言執之者晉侯會諸侯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此伯主討罪之文也楚子諸侯會于申楚人執徐子此夷狄相執之文也楚執宋公削其楚人執之文蒙上文諸侯言之不使與中國盟主執諸侯同文不予楚以執也趙汸屬辭

或以利而執或以誘而執或以滅而執或以讒而執或來朝而執或同盟而執皆大執小强執弱鷙蟲攫搏惟力是視及其甚也或執而用之于社不祥莫大焉惠士奇春秋說

諸侯之見執或書歸或不書歸者有告有不告也衛侯鄭曹伯襄曹

負芻晉人自以私怨公討而執之故其歸以告于魯也邾宣公莒犂比公之執也以魯人之訴則其歸豈肯以告于魯哉鄭成公之執也雖以貳于楚而魯與晉同伐鄭故其歸亦不以告也執而書以歸者久而不釋也不書以歸者旋釋之也方苞通論

書執國君十有三惟滕子嬰齊戎蠻子赤書名或曰嬰齊書名遂失國也然晉執虞公非遂失國乎何以不名執戎蠻子赤書名或曰外之楚誘殺戎蠻子不書名或曰夷狄相殘畧之皆臆說也春秋大義不過罪其不以王命而執諸侯耳罪當施于執者不宜施于受執者或曰衍文也闕疑可也鍾模高大事表綱領篇

隱七年戎伐凡伯以歸變執言伐張氏辨啖趙說見以歸門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彙纂案見不書滅門〇穀梁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范甯注虞已包裹屬於晉故在虞執而不書其處〇穀梁執不言地非也執諸侯未有言其處者何用別爲義陸淳辨疑〇此入而執也何以不言以歸地之縕於晉久矣國非其國也自滅夏陽始焉劉敞傳〇晉獻襲人之國而執其君惡之大也虞公自百里奚宮之奇去而國雖未亡而國弱外無鄰援內無忠輔如匹夫然故晉還師館虞而見執矣是故非王命而執人爲不義爲君主而執于人爲不智李明復集義引謝湜〇晉假道之時順以下虞者心與貌不可問也幸其愚而旋反戈相向書法葢特筆也三傳皆舍晉罪虞非春秋賞罰大公之權衡也王介之四傳質〇按杜氏釋例曰虞公昧於貨賂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執而不言滅胡傳曰虞已滅矣曰晉人執之者猶眾執獨夫爾書滅下陽於始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之能

亡國敗家諸說皆從書執不書滅生義其實不以滅告故但書執耳義見不書滅門諸說〇虞公不名說見諸侯失地名辨

僖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春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用鄫子司馬子魚曰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將以求霸不亦難乎〇杜云稱人執者宋以罪及民告非也宋爲無道詆人之君以告諸侯而春秋不爲辨何以爲孔子劉敞權衡〇宋襄志在繼伯然伐齊喪則奉少奪長執滕子則恃彊陵弱如此欲伯得乎吳澂纂言〇出乎爾者反乎爾故楚人效尤而執宋公矣程端學本義〇按以書人爲貶宋襄者非

又　夏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

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公羊惡乎用之用之社
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用之者殺之而用其
口爲牲以祀神吳澂纂言○鄫子蔡有但曰用之而皆不書所用之
迹蓋聖人所不忍言也高閌集注○以諸侯執諸侯而爲牲用王綱
大壞諸侯暴虐無人心矣程端學本義○宋襄之爲人好名方其爲
太子以讓國聞其後與楚戰欲以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而取
仗義之名豈有用同盟國君于淫昏之社無道若此者乎果係
宋使邾爲之則罪乃在宋不在邾豈有不誅首惡而討脅從之
理觀經文書法全不及宋是邾國自爲盟會鄫子往參之因見
執爾非會曹南之盟也若鄫會曹南之盟應但云如會不得言
會盟于邾也顧棟高引家氏評說劉氏權衡○程積齋引劉趙說見書會盟門
朱氏說見宋楚爭盟門俱駁左傳與顧說合○按任氏克寬以
稱人爲貶邾子非也邾子固春秋所貶而非以執稱人爲貶也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
公以伐宋　冬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傳見宋楚爭盟門○公羊執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
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
目夷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不可終
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不言楚子執宋公以
伐宋者不與楚子執宋公以伐宋也故以諸侯共執爲文抑彊
夷而存中國也孫復尊王發微○此楚執爾其以諸侯執之之辭何也
譏諸侯也南面之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荊楚執
辱盟主故譏之陸淳微旨引趙匡○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
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

勇於爲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胡傳
○執宋公執齊慶封不申言楚人猶曰諸侯執之云爾陳傅良後傳
○聯諸侯之會書之明與楚國共執之宋既服諸侯復盟以釋
之則共執之義顯矣程端學本義引陳岳○執宋公不言楚人杜氏以爲
宋不德諸侯所共疾則是與諸侯之執諸侯矣公羊以爲不與
夷狄執中國則是與中國之執中國矣故獨胡氏分惡之說得
之李廉會通○宋公不智楚不義五國之君不勇交譏之湛若水正傳○
案不書楚執趙氏匡以爲譏諸侯胡傳因之其說較公羊爲勝
蓋宋公被執五國坐視不救故春秋以同執之辭書之也若楚
之挾詐擅伯則不待貶而見矣彙纂案○不言孰執之何也親執
之者楚也聽之者諸侯也宋人愚楚人詐諸侯瞽郝敬行說略○凡
一人兩事覆書某人若一事而接書其首尾則不覆書會與執
兩事故凡因會盟而執者必覆舉某人此會執宋公獨不書楚
人者蓋楚子挾詐而來其陽與爲好者實欲出其不意而劫之
壇坫之上其執之時卽其會之時非會自會而執自執也惟不
覆舉楚人特著其爲一事有以見楚深詭之機也以爲不書楚
人均坐五國者未是葉酉究遺○愚按執不書楚均坐五國之說義
自正大葉氏酉請不覆舉楚人特著其爲一事見楚深詭之機
亦深得書法精義並存之○又按孫氏覺謂因會而執諸侯二
溴梁之會執莒子邾子斥言晉人此不言楚人者荊蠻不足責
春秋責中國之君也非也此仍泥稱人以執爲貶之說也
穀梁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也不言楚不與楚
專釋也○執宋公楚子也春秋以諸侯共執之釋宋公亦楚子
也春秋以諸侯共釋之執之釋之實制於楚不書楚而書諸侯

所以病諸侯也凡諸侯執而反則書歸而宋公書釋不書歸蓋
歸者若自歸歸在我也釋者在彼釋之制在人也若曰諸侯不
會宋公不得釋也趙鵬飛經筌○此楚會諸侯而釋之書公會諸侯
于薄釋宋公若曰非夷狄之釋之所以存中國之體家鉉翁詳說○
宋公曰釋晉舍季孫行父于苕丘曰舍君臣之辭也葉夢得傳○孟
薄皆宋地凡諸侯見執境外曰歸境內曰釋其曰釋宋公者執
而未出境也齊履謙續紀○晉執曹伯執衛侯皆不日釋而以自歸
爲文楚執宋公釋宋公其執其釋皆制于楚春秋直書於策者
所以暴楚子之惡著宋公之辱甚魯與五國諸侯之罪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不書歸者執於宋釋於宋也方苞直解○公羊曰言釋之者
何公與謀也則衛侯鄭之歸于衛亦公爲之請何以不言釋乎
按諸侯被執返國例書歸書歸則其釋不待言也此旋執旋釋

並未挾與俱去不可以言歸也故書釋葉酉究遺○愚按書釋不書
歸趙張之說似是而非當以齊氏方氏及葉氏酉之義爲正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傳見晉楚爭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故以與
宋所謂譎而不正杜注○書法歸者下奉上也錫者上畀下也畀
者非上非下者也三者據尊卑言之李廉會通○葉氏夢得謂畀宋
人下闕田字顧氏從之見闕文門○使執之以歸京師俾天子
治其卽楚之罪猶不失爲霸討今特欲致楚與戰乃以曹伯畀
宋人而激其怒功雖多其道不足尚也日講解義○齊桓一執鄭詹
再執轅濤塗雖非義執然終其身未嘗執諸侯則是天威咫尺
猶有顧忌之心焉故君子以爲近正晉文全無顧忌一執曹伯
再執衛侯但見其惡未見其美也惠士奇春秋說○書執曹伯畀人曹
言之猶楚子執宋公薄會盂言之皆非書爵以執之文高澍然釋經
○郝氏懿行葉氏酉說見前○愚按孫氏劉氏以下諸儒皆謂
曹伯從楚晉侯攘楚執得其罪故不奪爵稱人皆沿舊說一字
褒貶之例當以高氏澍然郝氏懿行葉氏酉說正之

又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
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衛成非有不可容之大惡晉文
以兵威逼之其出奔也卽以衛子爲君其復歸也又以元咺之
訟執之衛子主匽非正也元咺訟君非忠也逐人之君而立其
臣黨人之臣而執其君失方伯討罪之義矣李明復集義引謝湜○衛侯
之殺叔武固非所當殺而元咺訟君豈所當訟邪晉侯執元咺

而責衛侯則兩得其罪今反執衛侯縱元咺是長其臣而陵其
君也既執非其所當執而歸之京師是已爲非而移之於天王
其可乎歸之于者遷詞也趙鵬飛經筌○執非其罪乃移惡於京師
既歸京師則釋之與否聽天王之命可也乃又請而歸之執無
罪則過歸於王釋無辜則恩歸於已故聖人書歸于衛則命不
係於王而權亦不歸于晉使若衛侯之自歸也此又意之寓於
言外者也又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條下○石林葉氏謂執稱人爲定晉侯之
罪復國名爲定衛侯之罪此惑於一字褒貶之失也春秋執諸
侯大夫皆稱人不可謂定晉侯之罪也曹伯襄無罪復國亦稱
名不可謂定衛侯之罪也程端學或問○公羊曰此晉侯也其稱人
何貶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爾之禍晉文爲之也按
執諸侯皆稱人不必別生義穀梁曰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

不外王命于衛也此不知與元咺訟之事故穿鑿陸淳辨疑○按公羊貶人說諸儒從之陳止齋又曰春秋以當乎罪不當乎罪爲褒貶苟當乎罪雖晉厲執曹伯得爲伯討苟不當乎罪雖齊桓執陳轅濤塗稱人而已矣是皆以一字褒貶說春秋者

成九年秋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鄭伯如晉晉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楚以賂求鄭鄭伯會於楚晉人恕及鄭伯之朝也執之而伐其國鄭人改立君以拒晉然後歸鄭伯鄭之亂晉爲之也劉敞傳○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於晉則舍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又況鄭行成而殺其使邪高閌集注○鄭伯如晉是未告絕於晉也執其君伐其國晉政舛矣家鉉翁詳說○中國無伯鄭之反

覆晉楚之間者有自來矣非果於叛晉也況晉歸鍾儀求成於楚則何以罪鄭爲哉趙汸集傳○非會非伐則因朝而執可知方苞直解○按經意貶自在言外非以稱人爲貶今錄諸說而刪節之

成十五年春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會於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左氏云書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非也以左氏例推之則負芻非不道其民而晉侯妄執之爾豈其然邪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亦非也若云晉人執曹伯穀梁又如齊人執轅濤塗而非之乎劉敞權衡○諸侯相執多矣惟此執旣當罪又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義陸淳微旨○晉伐秦曹宣公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太子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是之

謂伯討傳○經書曹伯之與盟者以爲先執曹伯以合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於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姦之門豈小失哉張洽集注○春秋惡晉侯於負芻篡立之始諸侯請討而以伐秦務告爲辭遷延三載使負芻有國有民儼然曹伯而後盟于戚以執之也至明年又儼然曹伯歸自京師見王法不行而晉不足以主盟中夏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稱侯先儒以爲伯討非也執所當執據事直書自見聖人豈屑屑以稱人稱爵爲褒貶哉蓋與下歸於京師連文有請命天子之意故不得不以爵書耳葉酉究遺○愚按書爵非襃當以葉氏郝氏說爲允詳於前總論中晉厲得伯討之正經固有是義而以爲書爵予之則非也故先儒說均從刪節方氏苞謂稱爵爲執得其罪高氏澍然謂討有罪不失刑歸京師不失禮故

特書爵著之亦尙因舊說而立論也至程積齋辨疑引胡邦衡說負芻事經不應不書無據不可信然事據左傳無以易之也

襄十六年春會于溴梁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莒使我者三邾伐我者一魯訴於晉晉平方圖霸加惠於魯首治莒邾則文告以責之不改則偏師以問之不悛則執之以歸京師聽命於王可也今以一言之訴遽執二君不歸京師而累囚以歸豈伯討哉趙鵬飛經筌○莒邾侵魯信有罪矣魯之滅鄫何獨無討而晉滅偪陽不當自反乎莒邾力屈而心未服也況不歸京師是無王也家鉉翁詳說○以莒邾侵魯爲罪則不宜會會則不宜執執則宜歸京師而晉皆失焉姚舜牧疑問○書執諸侯十三惟此書以歸執大夫十四惟意如書以歸李廉會通○執諸侯惟此書以歸何

也爲魯執故魯人以爲快而書於冊也其返國不書者以魯故見執則歸不以告明矣十九年執邾子亦爲魯故而不書以歸何也旋釋之也既披其田則慽釋也方苞直解○諸侯相執十有二如宋執滕子晉執鄭伯並在國都楚執宋公執徐子宋執小邾子襄十九年晉執邾子並道釋至執曹伯畀宋人執衞侯曹伯歸京師執戎蠻子歸于楚並别寘執虞公旋修虞祀均非執以歸者故書以歸只一見高澍然釋經

襄十九年春晉人執邾子

左傳見邾魯交兵門○邾頻伐魯執君以劫其地非正也不言以歸舍之也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舍之劉敞傳○按執之非正不貶自見以稱人爲貶則非故從删節○邾伐魯罪也然既同圍齊盟祝柯矣又執之乎不書以歸旋釋之也何以釋務取其田也御纂直解○杜云稱

人以執惡及民也傳事爲伐我未嘗有惡及民之實劉敞權衡

昭四年夏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左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雖吳徐子吳出以爲貳焉而執之非道也劉敞傳○欲效桓文之舉以示威諸侯爾高閌集注○不言歸者蓋在會而執尋釋之楊士勛疏○會盂執宋公不更書楚人而此再舉楚人則知彼兼罪諸侯也高澍然釋經

昭十一年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弗臣之辭也況予嘉書以歸殺之既降服也日講解義○胡氏師氏趙氏說見書滅○日講說本陳氏見書以歸

哀四年春宋人執小邾子

小邾微國必不敢犯宋執之非罪也趙鵬飛經筌○代晉執邾之役蓋齊景圖伯無成宋亦有志爭權也當與宋襄執滕圍曹合看李廉會通○宋襄間齊桓之没宋景間晉之衰而爭伯俱爲景於小國御纂直解○執於宋故不曰以歸旋釋之故不名高澍然釋經○不書伐小邾不書宋公會小邾子必朝於宋而執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於楚

左楚人既克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襲梁及霍皆蠻子之邑單浮餘楚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眅也豐析楚二邑發此二邑人及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菟和山在上雒東倉野在上雒縣發二邑之兵與戎狄之衆以臨上雒而分軍爲二以脅晉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

以聽命少習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卜城也以詐蠻子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地名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戎蠻子去楚即晉晉執之歸于楚是京師楚也戎蠻子赤何以名執而名者不反之辭也劉敞傳○戎蠻雖邇於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乘其亂誘其君殺之楚實無道戎叛之宜也於是自拔歸晉晉人偪畏楚之強拒而弗納聽其他適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於楚晉罪大矣家鉉翁詳說○晉伯國不能自振詐蠻子而執之歸楚是背信以尊荊夷也詐戎蠻背信也尊荊夷忘義也書以惡之湛若水正傳○戎蠻子嘗誘殺於楚矣今其後又爲楚所暴窮而歸晉晉不能庇已爲盟主羞矣執

而歸楚是爲楚役也直解御纂○文定以歸于云者猶曰京師楚也非也晉執曹伯不曰歸于宋而曰畀宋人者曹伯晉之所欲得非宋之所欲得晉以畀宋猶曰我之人以與汝耳晉執戎蠻子不曰畀楚人而曰歸于楚者戎蠻子楚之所欲得非晉之所欲得故晉以歸楚猶曰是爾之人我以歸之耳如書執戎蠻子畀楚人則似晉伐戎得蠻子以畀楚人而楚伐戎蠻虐小之罪與晉於其來奔不能庇之又助之爲虐之罪不著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執曹伯畀宋人權在晉也執戎蠻子而歸于楚權在楚也公羊傳所謂京師楚是也方苞直解○不曰畀而曰歸爲楚執也且畀對人言歸對國言也高閌然釋經○不言畀者弱晉也郝懿行說畧○愚按京師楚本公羊義劉氏以下諸儒釋歸于皆從之固是一義蓋書法與歸于京師同而是時晉惟楚命是從當日情事實是如此張氏自超辨之所解歸于字義書法亦具妙理並存之

愚按傳言魯君見止於齊晉經無其事僖十六年冬公會于淮十七年九月公至自會左氏謂公未歸而取項齊以爲討止公杜注云恥見執託會以告廟孫氏覺張氏自超諸家辨經無魯侯見執之迹斷從公穀以滅項爲齊事說見公至門書滅門滅項宣七年冬公會黑壤八年春公至自會左氏謂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諱之不書方氏苞張氏自超郝氏懿行高氏澍然據平邱書公不與盟以辨傳之誣見盟不書門僖之見執未可信宣卽見止于會內諱固其宜也至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傳云止公送葬則本非見執而史例亦應諱故經並無其事也

○書執大夫書行人不書行人杜注公羊諸家說辨　鄭祭仲公穀說辨　鄭詹左杜公穀說辨　不稱行人杜說辨　書人叟辭與辭辨　陳轅濤塗穀梁說辨　單伯左氏說　子叔姬公羊說辨　不稱行人說辨　書齊人說辨　季孫行父公羊說辨　書人說辨　鄭行人良霄杜說辨　衛石買書人說辨　不衛甯喜書人說辨　執衛侯傳事辨　齊慶封穀梁說辨　不子討賊辨　陳干徵師書人叟辭討罪辭辨　書行人左穀說辨　叔孫舍書行人說辨　宋仲幾公穀說辨　宋樂祁犂書人叟辭辨　衛北宮結書行人穀梁杜莊說辨

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于是乎在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動也傳曰晉殺鄭行人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特顯行人之例行人有六而發傳有三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之事因干徵師以示其非罪因叔孫婼以同外內大夫杜預釋例內大夫出疆見執者昭二十三年叔孫婼如晉謝取邾師見執故稱行人從公見執者季孫行父季孫意如不稱行人非專使也外大夫鄭祭仲宋誘而執之鄭詹齊以霸令召而執之陳轅濤塗執于師衛甯喜執于會宋仲幾執于京師故皆不稱行人鄭良霄如楚告服于晉見執衛石買如晉見執陳干徵師如楚告有立君見執宋樂祁犂

如晉見執衛侯欲叛晉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使執之以侵我皆以專使往故稱行人趙汸屬辭○按趙氏于內大夫不數單伯蓋仍左氏以爲周大夫之誤

執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杜注謂稱行人者非其罪也不稱行人者罪見執者也其說未確凡執政大臣見執不書行人以執之者原以其當國用事而執之故不可以行人書也如齊執鄭詹宋執祭仲晉執甯喜季孫行父季孫意如皆不稱行人其義正同至齊執陳轅濤塗執單伯晉執宋仲幾皆非執政大臣而不稱行人者以非聘問之使劉炫所謂本非行人是也其稱行人者如楚執鄭行人良霄晉執衛行人石買執我行人叔孫婼執宋行人樂祁犂齊執衛行人北宮結皆本爲聘問之使故稱行人耳若謂非其罪稱行人罪見執者不稱行人則如石買以伐曹見執不得爲無罪季孫行父以僑如之譖見執何罪之有公羊曰稱行人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以已執也說

亦不確石買樂祁犂皆以已罪執者何亦稱行人乎（葉酉究遺莊十七年）○書執行人五皆以其本爲聘問之使劉氏之說是已然聘問之使何以必書行人蓋春秋紀異聘問之使以通好於此而加桎梏焉不可以言好矣故特以行人書誠以其官之不當爲所執而異之也（又定七年）行人者官也執或官或不官著其實也方氏苞曰不書行人以本事執書行人不以本事執也非也官非行人安得書行人官行人安得不書行人非以其事別也（郝敬行說署襄十八年○按方氏謂單伯意如祭仲鄭詹濤塗甯喜仲幾皆以本事執故不稱行人叔孫婼良霄石買樂祁犂北宮結干徵師皆不以使事執故稱行人以見其不與按之經傳亦未允當）行人掌四國之事而兵交使在其間是行人無執道故繫行人明非所執也（高澍然釋經襄十八年）

愚按文十四年彙纂案駁公羊以不書行人爲私罪之誤曰行人之職屬在司寇有專官焉若凡奉使即稱行人其被執不稱行人遂目爲已罪求之於經安有當乎祭仲以誘挾執本非已罪而經不書行人樂祁犂以飲酒執本屬已罪而經書行人豈非以其官爲行人乃書行人邪此論與郝氏說正同顧氏大事表官制門云行人見經者六並以見執書是乃一時奉使非專官也據襄四年正義引周禮大行人小行人證侯國行人之官謂其職掌與周官同雖未定其爲專官而以爲官名列之官制中則所見亦同也葉氏酉謂執政大臣及非聘問之使不稱行人而因解之曰非聘問之使即劉炫所謂本非行人是也則亦指爲使臣之官也葉郝二說並通趙東山專使非專使之說亦近之惟舊說非其罪稱行人以已執不稱行人則誠有如彙纂及葉氏所駁者不可從○又按劉氏敞曰稱行人者執之以其所爲使者也不稱行人者執之不以其所爲使者也（莊十七年傳）孫氏覺曰以行人之事執者稱行人不以行人之事執者不稱行人（襄十一年經解）葉氏夢得曰稱行人以其事執不稱行人不以其事執（文十四年傳）皆踵先儒之誤

行人考

行人通使之官（襄四年傳杜注）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小行人掌使適四方協賓客之禮諸侯行人當亦通掌此事（孔疏）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國之幣辭（史記吳世家集解引服虔）周官有大行人小行人諸侯惟有行人而已亦曰行理（胡匡衷侯國職官表）春秋官制非僭則亂魯叔孫氏以司馬而爲行人鄭公孫黑以上大夫而世行恭是兼職出使者不必皆專官也（梁履繩補釋）

愚按行人見於傳者襄二十一年傳欒盈過周辭於行人即周行人之職也文四年傳甯武子來聘使行人私焉襄四年傳穆叔如晉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二十六年傳秦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襄二十四年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三十三年傳北宮文子過鄭入聘子羽爲行人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傳鄭使行人告於諸侯哀十二年傳衛人謀於行人子羽成七年傳巫臣子狐庸爲行人於吳定四年傳伍員爲吳行人哀十二年傳衛人殺吳行人且姚合之經所書魯宋晉鄭衛陳吳均有是職與王朝同在國本有是官掌賓客之事不獨出使乃名之杜注云通使之官也則竟是專官無疑

外大夫之執不書歸者不告也內大夫執則書至詳內事也（方苞通論）

桓十一年秋宋人執鄭祭仲

左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

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宋公執當國之臣廢嫡立庶以亂人國仲爲大臣苟能竭忠力以拒宋忽奚有失國之事揚之水閔忽之無忠臣良士謂此也交譏之（孫復尊王發微）○宋欲廢立仲從其請公羊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廢置其君者由此說啟之大謬（朱睦㮮辨疑）○公羊以祭仲之逐君爲行權非惟不知君臣之義即權之所以爲權亦未之知也且其言曰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云云曾不思宋所執者乃祭仲非鄭忽也祭仲果不從宋不過殺祭仲而已矣又焉能入忽又何爲出乎惟其自畏一死於是乎遂與宋盟突納而昭逐矣何得謂之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者邪（沈棐赤然公穀合評）○穀梁曰宋人者何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愚謂執祭仲者固宋公也然史氏之法皆以人書非貶而人之也（程端學三傳辨疑）

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左鄭不朝也杜注詹爲鄭執政大臣孔疏僖七年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杜云不稱行人詹有罪也非也凡使而被執稱行人可也非使人而被執不可稱行人也稱行人以明使與非使非以正有罪與無罪也穀梁曰人衆辭也以人執與之之辭也非也宋人執祭仲邾人執鄫子亦可謂與之乎（劉敞權衡）○不稱行人者曾未歸而見執也不言以歸者秋自齊逃來以歸可知也（孫復尊王發微）○公穀皆云詹鄭之微者書甚佞也言微者不當書爲佞書也請見執者豈無罪乎何獨書此佞蓋不知不命大夫被執亦書故造此義（陸淳辨疑引趙匡）○諸侯不服不能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可見（張洽集注）○鄭詹公穀以爲佞人無

據之言杜氏以稱人爲貶之穀梁又以稱人爲與齊皆非（李廉會通）○公穀據緯書以爲佞人固非左氏以爲不朝杜注謂詣齊見執夫同盟未逾月又使大臣如齊乃遽責其不朝無乃苛乎孫氏謂盟未歸而見執以陳轅濤塗例之情事乃合（汪克寬纂疏）○詹蓋大夫未命者書執罪齊也書逃罪詹不能守節也傳云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稱曰三良則佞人之說非矣（顧棟高三傳異同表）○愚按執例書人見前總論穀梁以爲與齊固非孫氏胡氏張氏等以爲貶齊亦未是故從刪節詹不氏未命大夫也公穀以爲微者則是杜孔以爲執政大臣恐非蓋此時尚未爲政也

僖四年夏齊人執陳轅濤塗

左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公羊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能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一謀不協執其大夫侵伐其國齊桓量淺而器不宏也（胡傳）○轅濤塗忠於其國齊人執之又侵之伐之齊君臣於是始驕矣（家鉉翁詳說）○濤塗有誤軍之罪齊執之討不忠也然其爲齊謀則詐爲其國謀則忠師之所過荆棘生焉侵掠誅求有如濤塗之所謂甚病者蓋知齊師之擾不欲其出乎己之國也齊不自反乃執其臣而兵其國仁者固如是乎（黄仲炎通說）○濤塗誤軍之事疑公羊得之如左氏說仍從陳鄭而歸何至伐之侵之若是其甚乎故張

氏治專取公羊之說李廉會通○蓋執于師治其罪而卽釋之故不
稱以歸姜寶事義全考○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不正其
踰國而執也非也齊人執鄭詹何以謂之與執乎且伯主執大
夫但論有罪無罪爾若無罪雖亦其國中不可執若有罪雖踰
國安得不執劉敞權衡葉夢得穀梁傳讞參

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魯女齊君舍之母杜注○舍遇弒魯使單伯視子叔姬故商
人並執之孫復尊王發微○魯不討商人之罪而區區爲子叔姬而來
致兩被執以取辱又見當時逆賊不懼執其母與諸侯之使王
法不行而天倫絕矣程端學本義○兩執不書及不可以臣及君夫
人也又○左氏曰王使單伯如齊非也若單伯爲周大夫何以
明年書單伯至自齊乎公羊曰道淫也非也齊舍未踰年魯豈

以女妻之劉敞權衡○左氏謂襄仲使告于王請王寵以求昭姬蓋
因周有單子遂疑單伯爲王臣非也公羊因單伯不稱行人疑
爲已罪又因經文兩執相連疑爲道淫穀梁意同其誣同較左
氏尤甚誤以不書行人爲已罪求其罪不得則誣爲道淫何可
訓也葉夢得○單伯請叔姬之詞曰殺其子焉用其母是實坐商
人以弒君之罪矣商人不能受而又無詞以謝故出橫逆之詐
以抵塞一時從來事悖理屈心怍辭窮之人往往如此張自超宗朱辨義
義○稱齊人執例稱人也不稱行人亦非聘問之使也葉酉究遺○
愚按公羊此傳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
已執也義本穿鑿求其以已執之罪而誣以道淫更謬劉氏敞
葉氏夢得解非以事執之義謂其所以執者怒其言也非以其
事也其說亦拘曲不書行人葉氏酉說是單伯蓋用事之貴臣
非行人之職耳○又按凡執例書人亦當從葉氏酉說舊說以
爲貶商人程子則謂不獨罪商人齊人不討賊而北面事之又
敢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書曰齊人胡傳從之義雖正
大未必經旨如是也

成十六年秋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公作招

左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
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蔑從晉矣請止
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季文子
於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郤犨曰苟去仲
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
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夫二人者魯
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

讎治之何及范文子告欒武子乃許魯平赦季孫○公羊曰執
未有言舍之者言舍之者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悕音希悲也○按
經書舍之於苕丘言不在晉都執據實書耳無他義陸湻集傳辨疑○
公羊又曰代公執故仁之非也此乃行父致恥於公何故反仁
之劉敞權衡○舍之苕丘故不曰以歸不稱行人從公也劉敞意林○沙
隨之會晉侯旣不見公今又執卿魯一不出師而晉再辱焉惡
矣孫復尊王發微○下文不書釋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孫覺
經解○內臣執亦未有言釋之之地者而獨於行父言之何也焙
意如執而歸中無異事言歸則釋可知行父則釋而盟歸而不
致不書釋之之地則方執而忽盟無以著其得解於晉之情形
旣盟而不致無以見其旋歸於魯之事實矣方苞直解○舍有二訓
一訓寘一訓釋觀下書僑如之奔不書行父之至當訓釋爲正

從三傳○高閌然釋經○按李氏廉謂晉執魯卿二皆稱人罪晉之辭非是

襄十一年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書曰行人言使人也餘見晉楚爭鄭門○按傳語是釋其爲使臣至于兵交使在其間執殺之非義乃言外見之杜注以爲非其罪故書行人非是

襄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爲曹故也去年夏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於晉○晉知石買之伐曹爲惡矣而未能知孫蒯之逐君爲惡也蒯林父之子也劉敞傳○衛孫蒯淫獵於曹隧以重丘人之詬而使石買伐曹曹人愬於晉衛使石買如晉辭焉晉不能治孫蒯而罪石買之伐非伯討也葉夢得傳○石買之執有

三失焉不問孫氏逐君舍大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京師三也張洽集注○伐曹宜治其罪矣而書行人石買者以見行人之不宜執也故書法與楚執鄭行人無異而事之是非則見於前後之文各不相同張自超宗朱辨義○執孫蒯不書非卿故葉酉究遺○按責晉之意不貶而自見舊說非伯討稱人非也故刪節

襄二十六年秋晉人執衛甯喜

左會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國景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乃許歸衛侯○霸主宜誅林父於其逐衎之罪以定衎位然後執甯喜正其弒剽之罪則大義立於天下喜固無辭逃罪也今佑林父而執甯喜悖矣趙鵬飛經筌○甯喜弒君晉不之討乃因其來而執之失刑矣況執而不殺又使還衛次年書衛殺其大夫甯喜則知其舍之矣程端學本義○孫甯之惡一也喜背晉見執林父附晉以免甯喜父子無君之惡一也父附晉而免子背晉見執然則晉非執亂賊執不附己者郝敬直解○孫甯之罪一也孫逐君甯弒君然衎正而剽不正不得謂逐輕於弒矣晉宜先執林父以正逐衎之罪次執喜以正弒剽之罪且反戚邑而定衎位則伯職修矣若止治喜則已陂況不以弒執而以爭戚與殺晉戍乎不義甚矣御纂直解○公羊云不以其罪執之不得爲伯討劉氏以爲執其不應納君而伐孫氏也高氏以爲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家氏以爲坐林父之訴

而執之則悖也其實春秋所以不予晉者罪其旣執甯喜不以爲戮而猶釋之使歸衛而爲卿也書執則不殺之詞也討弒君之賊而但執之失刑甚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執君與執臣孰重孰輕執君不書而執臣反書之則是舍重書輕也況甯喜爲弒君之賊執之當也衛衎當復者也執之不當也今當執而書不當執者反不書春秋不如是之繆也此事之不可信者程端學三傳辨疑○愚按執而不殺其非伯討不貶自見舊說非伯討故書人非也執衛侯不書陳止齋謂不以討賊之義予晉固誤葉氏酉以爲不告則獨告執臣何也程氏疑傳不實誠可疑也

昭四年秋楚子等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左楚子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穀梁曰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

離何也不與吳專封也慶封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按楚伐吳而執慶封何必言入乎慶封不係之齊則不知爲齊慶封也以齊氏何足見其爲討乎（程端學三傳辨疑）○按陳氏云不再言楚子不與楚討也汪氏云不書楚討移善於諸侯也皆非也楚子本非討賊不可云以賊討也不得爲善也辨見書殺門程氏張氏說

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左陳公子招殺悼太子偃師立公子留哀公縊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劉敞傳）○行人何罪楚靈因陳亂以爲利殺人以行其詐耳（家鉉翁詳說）○楚殺陳行人所以恐陳人以散招之黨使無有拒其師者也此公子留所以奔公子過所以殺而滅陳如舉一邑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穀梁曰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按春秋凡執殺皆稱人豈皆有罪也凡書執殺行人正譏其不當執殺使者也非怨接上也（程端學三傳辨疑）○愚按傳云罪不在行人亦言外見之耳非春秋以此而書行人也至楚之罪不貶自見舊說以稱人爲貶亦非

又　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莊王之殺徵舒當其君而反焉今執招而遂滅陳見楚子懷惡而執也（汪克寬纂疏引胡甯通旨）○里克甯喜弒君晉衛不以爲討殺其大夫而已招殺世子楚靈懷惡不足爲討執陳公子而已（方苞直解）

昭十三年秋盟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晉人以

平子歸子服湫從○三家專魯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強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郠中分魯國以自封殖其不臣甚矣晉人不以其罪執之且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郠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又按左氏季孫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爲乏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爲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爲夷執親之悔也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勸沮皆以利行耳（胡傳）○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邱公不與盟則執意如晉人固知季氏之專魯政矣惜乎但知以霸令威魯而不能以霸政治季氏故君徒見辱而臣得逭其討由晉之諸卿專權而庇強家故也（汪克寬纂疏）○愚按春秋貶晉非以稱人爲貶刪節舊說

昭二十三年春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左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取邾師是魯罪諸侯有罪盟主當以師討不得執其使（孔疏）○晉雖以取邾師爲罪其實爲士鞅求聘以魯爲卑已故（事在二十一年傳○高閌集注）○前年書晉使來聘此書叔孫如晉皆往來聘問之常而晉人執之是罪晉人之無禮于我也觀春秋不書武城人取邾師之事則知無罪魯之義矣（張自超宗朱辨義）○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多矣況見危能致命乎婼以邾愬而使既舉周制以免交訟之坐又送冠法以免取貨之嫌所居館舍一日必葺以示不

汲汲求脫之意逾年始釋受辱而歸可謂不辱君命矣 洪咨夔春秋說 ○上書始如晉其爲行人明矣春秋只據實而書非有心著其無罪也 梁西究遺 ○按以書行人爲非其罪以書人爲貶者皆刪節

定元年春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大夫專執於是始

左春王正月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士伯怒執仲幾以歸二月歸諸京師○公羊曰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衰字當從漢志作衰 原注音初爲反 衰義與左氏合 王應麟困學紀聞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非天子命執人於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以疾之 孫復尊王發微 ○城成周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討不義當也然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又不歸於王無王甚矣 孫覺經解 ○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是諸侯執人於天子之側也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是大夫執人於天子之側也由諸侯之無王以至大夫之無王其變極矣 黃仲炎通說 ○以大夫而執大夫于天子之側書以罪之其以歸及歸于京師不足論也不名晉大夫者不以專罪一人而書晉人以罪晉君臣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公羊曰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按城成周之役晉侯不至以韓不信主之今稱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則韓不信之爲也傳既知大夫之義不得專執又何以伯討言乎 葉夢得公羊傳讞 ○愚按大夫執人于王側其罪不待貶了然可見穀梁以稱人爲不與其伯討與公羊一字褒貶之例同公羊以于京師爲伯討石林辨之是矣而以稱人爲貶則亦應辨李氏廉謂公羊貶大夫則是予伯討則非亦誤

定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惟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下移矣 胡傳 ○是時惟宋事晉晉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爭權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霸統所由絕也 張洽集注 ○此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 李廉會通 ○或謂稱人以執非伯討則非矣以讒臣之言執他國行人於行禮之時其不爲伯討有不待稱人而知之矣 湛若水正傳 ○其執當有故而經文前後無可考左氏以爲祁犂主趙氏飲酒私獻趙范相軋致然文定據之以罪趙范殊非經義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七年秋齊人執衞行人北宮結以侵衞

左傳見書侵門○鹹之會齊侯召衞侯衞侯欲叛晉而事齊諸大夫不可衞侯乃使北宮結使齊私齊侯曰執結以侵我大夫則從矣齊侯於是執結以侵衞非伯討也 葉夢得傳 ○穀梁曰以重北宮結也按例執行人皆書何獨重結哉 陸淳辨疑引趙匡 ○執爲鹹之盟徵衞不至也執行人非禮也因以侵衞抑又甚矣執其使而後盟脅盟也 牛運震傳 ○與楚執宋公以伐宋同一執於會一執於使一當齊伯之終一當晉伯之弛 高閌然經解 ○杜注非其罪書

行人非也辨見前總論○按以執稱人爲貶之說從刪節

○書伐不書執諱執言伐辨以戎爲衞辨

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穀梁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國而曰伐此凡伯之身也其言伐何爲天子使而屈卑乎戎狄可言伐不可言執傳劉敞○其曰伐何不與戎得執天子之使也伐者一國之辭執者一人之辭伐者加諸我當不當未可知焉執則爲之囚服矣伐可言執不可言也葉夢得傳○非伐國而言伐惟此及鄭伯伐取之用徒衆也不書戎執凡伯以歸而曰戎伐凡伯以歸者著戎之以徒衆加王臣也謂諱執言伐者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凡伯周卿尊視諸侯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伐者伐其師也與鄭伐取三師相似彼主取師故書伐取此主執凡伯故書

伐以歸諸家多言一人曰伐似凡伯止一人獨行何夢夢也萬斯大學春秋隨筆○愚按萬氏與張氏義同所辨勝舊說○穀梁曰戎者衞也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者是衞而改之曰戎是爲衞掩惡如何勸懲乎陸淳辨疑引啖助○張氏辨公羊說見書以歸

○執書歸于歸之于

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歸之于者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僖二十八年

穀梁傳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僖二十八年 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成十五年

公羊曰歸之于者罪已定歸于者罪未定穀梁曰歸之于者緩詞歸于者急辭考之傳晉文執衞侯既先自定其罪然後歸京師假王命以治之則所謂罪已定所謂緩詞皆合晉厲執曹伯不敢自定其罪即歸京師使王治之則所謂罪未定所謂急詞亦合李廉會通

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强歸之辭程子遺書

致之曰歸于某曹伯戎蠻子不以道致之曰歸之于某衞侯汶陽田 晉文已致天子復衞侯釋曹伯乃以元咺之訴又執衞侯歸京師晉景已命齊反魯田與齊好又使魯歸之亦書法明其歸之不以道也趙汸屬辭

之字蓋指人而言執衞侯歸之于京師重在人蓋欲王治其罪也故曰歸之于執曹伯歸于京師則重在京師有稟命天子之意焉故曰歸于成二年晉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一書歸之于一書歸于與此義同執戎蠻子不曰歸之于者畏楚故重在楚而不重在戎蠻子也葉酉究遺僖二十八年哀四年

愚按程子之說勝於公穀趙氏說與程子合李安溪說亦通見下

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

公穀見前○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衞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衞侯不勝遂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實强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張洽集注引程子○王在京師則曰歸于京師義已備也京師即王也王在會所則曰歸之于京師義始備也王既知其事矣歸其人于京師耳方苞直解引李氏光地說○曰歸于者王在京師京師即王也曰歸之于者王未在京師辭也從李氏光地說執于王所而書歸之于京師又獄定辭也從公羊然王在而書晉執非王討可知也高澍然釋經

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穀見前○歸之京師禮也杜注○公羊有之字按公羊僖二十八年傳文則此不得有之字乃衍文也趙坦異文箋

哀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霸主執君歸於京師正也今執而與楚宜書如執曹伯畀宋人乃與歸于京師文無異是責晉之不當執不宜歸于楚明矣 汪克寬纂疏引陳岳 ○諸侯有罪方伯請命天子執歸京師正也不請王命而執歸京師若晉侯執曹伯已有罪矣至晉文執諸侯畀諸侯其罪已重矣今乃執歸于楚以君臣言楚爲君矣以强弱言楚爲伯矣 高閌集註 ○晉伯不競未有如是之甚者也執戎蠻之君歸于楚是京師楚也是晉爲楚役也是率中國聽命於楚也 戴溪講義 ○晉文執曹伯不爲宋而執故曰畀宋人此則爲楚而執故曰歸于楚不必京師乃書歸也 朱朝瑛略記 ○按此說與張氏自超說同亦通張說見前執諸侯門

○書以歸以來 凡伯啖趙孫胡說辨 蔡侯不言獲公羊說辨 郳子言以來不言獲公穀說辨 胡傳不諱之說辨

穀梁傳以歸猶愈乎執也 隱七年

穀梁曰以歸猶愈乎執也杜注云但言以歸非執也則以歸者直與其歸不被囚執其恥輕於執也 孔穎達疏莊十年

他國曰以歸於魯曰以來內外之辭也 杜預注

內入國以其君來外滅國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辭也 胡傳昭十一年

交陣而獲其君則曰獲入國滅國而以其君歸則曰以歸以來 汪克寬纂疏引陳岳哀七年

以者言能左右之而爲之以者亦聽其左右故凡言以歸者多責其降服而事讐也 張洽集註隱七年

滅書以歸又見書滅總論

隱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穀梁見前○但言以歸非執也昭十二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若以歸是執何須別起執文故知直言以歸非執也 杜注孔疏 ○孫氏復曰書以歸惡凡伯不能死位胡傳從之按凡伯未見有必死之義春秋責戎貴諸侯未暇及凡伯 牛運震傳 ○以歸不言執蓋既書伐則不書執與滅國以君歸之不書執同謂諱言執者非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按公羊曰此執也其言伐何不與夷狄執中國也主其說者啖氏謂尊天子之使不言執趙東山謂諱夷狄執王臣變執言伐諱夷狄獲中國之君變獲言以歸故張氏正之

莊十年秋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穀梁同上○孔疏見前○釋例云據宗廟社稷已亡而君見獲於敵君身雖在與亡無異皆以滅爲文則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若社稷宗廟不亡君身見獲於敵則云以歸蔡侯獻舞歸是也 孔疏又 ○公羊曰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非也經於諸侯大夫有言執者有言獲者有言以歸者執者以罪拘止之也獲者戰敗而力得之也以歸者因服而虜也其義不同蔡侯蓋因虜者也如經書秦獲晉侯吳獲陳夏齧齊國書何以復與其獲中國乎 葉夢得公羊傳讞 ○按公羊云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是不知以歸與獲異而失地例名也○楚所敗者蔡師其君特因敗出降耳出降而以之歸與戰獲不同故不書獲 姜寶事義全考

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穀梁同上

宣十五年夏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胡傳見書滅門

襄十六年春會湨梁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諸說見書執門

昭十一年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凡滅國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辭也此則强執以歸而虐用之世子無降服之狀也（胡傳）○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弗臣之辭也是故均之爲滅國也嘗臣之則書曰以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則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陳傅良後傳）

定四年夏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胡傳見書殺門

定六年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定十五年春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子俘楚邑之近胡者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也旣以爲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又矜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胡傳）

哀七年秋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穀梁曰其言來者外魯之辭也非也來者至內之辭耳（陸淳辨疑引趙匡）○公羊曰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凡戰而敗不服而强得之者獲也入而服因以歸則非獲也（葉夢得公羊傳讞）○伐邾者三家也諱不在公胡氏謂書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改其惡而與之其義迂矣（王樵輯傳）○內惡當諱此其不諱何書歸邾子於後則不得諱獲邾子於前也（牛運震傳）

哀八年春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趙氏說見不書滅門

以上諸侯書以歸

昭十三年秋盟平丘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以上大夫書以歸

○不書以歸（晉侯不言以歸胡傳兒秦伯杜氏說晉侯潰）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劉氏說見書執

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先儒謂不書以歸兒秦伯者不然也高氏曰以其卽復國故不書（程端學或問）○不言以歸何言獲則以歸不足言也（趙汸集傳）○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諸晉所以不言以歸（張洽集注）○不言以歸歸者歸于國以俘獻獲者獲于師未入國（高澍然釋經）○告獲不告歸也未入于秦也（方苞直解）○劉氏辨杜說見書獲門

襄十年夏遂滅偪陽

以偪陽子歸不書畧之也會而滅之則以歸不足言也（趙汸集傳）○滅國而君不見者皆死其位也若君存不書以歸則書奔今偪陽言滅而不見君則君死矣何得更言以偪陽子歸而經不書乎傳載晉執虞公亦云晉師襲虞滅之而修其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意將以此解不言滅虞之義偪陽果嘗選其族嗣納諸霍人是亦不絕其祀與虞同經安得反書滅乎（葉夢得左傳讞）○愚按葉氏疑傳語不實存其說備考陳止齋謂滅君不言奔及以歸非其罪也恐非

襄十九年春晉人執邾子

劉氏說見書執

昭四年夏楚人執徐子

以上諸侯

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孫氏說見書執
襄二十六年秋晉人執衛甯喜
以上大夫
○書滅書獲說辨　書獲公羊陳趙說辨　呂挈穀梁說辨　晉侯杜胡說辨　華元穀梁說辨　胡子沈子孫胡說辨
公羊傳見下昭二十三年
凡徒執曰執兵執曰獲諸侯戰而死曰滅生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蘇轍集解○義本左氏
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昭二十三年杜註
君戰死曰滅言與滅國同也諸侯滅則書名以其死也生禽曰獲言以力得之也大夫死生皆曰獲但舉得之也陸淳纂例引啖助

俘獲名異實同在魁曰獲在醜曰俘執獲名異實同在會曰執在陳曰獲邵寶簡端辨僖元年
君爲宗社主死與亡國等故曰滅大夫則輕矣雖死僅曰獲御纂直解
陳止齋曰獲夷狄不書夷狄交相獲不書皆不足書也按傳卻缺獲白狄子叔孫得臣獲長狄楚獲吳公子黨吳獲楚公子宜穀愚按恐是不告不書
又按趙汸集傳以蔡獻舞言以歸不言獲爲變文謂春秋謹華夷之辨不使與中國戰獲同文說本公羊然恐經無此旨公羊曰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獲與以歸之別當從陳氏岳說見書以歸總論趙氏又曰國君戰亡曰滅必死于陳者也襄二十五年吳子遏則傷於門巢定十四年吳子光則傷於師敗非死于陳者故書法別詳其所以此則得之
僖元年冬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左傳見莒魯交兵門○穀梁云內不言獲言獲惡公子之紿此不知大夫生死曰獲之例而妄意之也葉夢得穀梁傳讞○穀梁記相搏之事直委巷之言江熙辨之曰經書敗而傳言搏不戰何以得敗且豈有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鬭者哉杜黎胡傳辨疑○穀梁曰言獲惡公子之紿也文謂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秦伯伐晉三敗及韓九月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舍諸靈臺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穀梁曰晉侯失民矣其民未敗而君獲也使晉侯平日能和其民則戰陳之間民之衛之如子弟之衛父兄何至見獲君而見獲則是百姓不衛也故凡春秋所書君見獲則罪其君責其不能國也臣見獲則罪其臣責其不能帥也陳還鵠紀疑○杜云得大夫曰獲貶晉侯故

下從衆臣之例而不言以歸非也獲者獲得之也以歸者非獲得之也以歸何可以獲言之獲何可以以歸言之大凡君死其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此所以異君臣之詞也不限獲於臣也劉敞權衡○按胡傳曰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爲甚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恕秦伯也非也不書伐之義見另門不書以歸張氏高氏說是見前門
宣二年春宋鄭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傳見書戰門○書獲七惟華元國書書敗績者身既獲而師又敗也呂大圭或問○穀梁曰盡其衆以救其將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案軍敗身獲而云不病此說非也但錄師先敗

績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有何褒貶乎晉侯夷吾之見獲爲馬陷濘中師實不敗各依事實而言無煩曲說（陸淳辨疑引趙匡）○傅云因華元獲樂呂而不書樂者元大將而樂偏裨也（黃正憲覽附）

襄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左傳見晉楚爭鄭門○公羊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穀梁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師未敗績而遽獲其大夫此見民不親上而委之於敵矣（高閌集注）

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傳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餘見吳楚交兵門）○公羊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其言滅何重辭也國亡謂之滅君亡謂之滅重辭也（崔子方經解）○胡沈之君經書滅傳稱獲者見獲而死也（葉西究讞）○按孫氏復曰深惡胡沈二君不得其死以自滅爲文胡傳因之謂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身衆俱亡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其自取爾非也書滅戰亡例書爵名卒例無他義

哀十一年夏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公會吳子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獲止書國書卿也（葉西究讞）

○書放（待放罪放辨　稱國無罪稱人有罪辨）

舜典流宥五刑孔安國云以流放之法寬五刑是有罪當刑不忍刑之寬其罪而放棄之也放與弃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弃者迫窘而

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杜注孔疏宣元年）

大夫待放者以道去其君者也君放大夫者寬其罪於死投之於遠者也（劉敞權衡同上）

稱國以放君與大夫咸與焉晉放胥甲是也稱人以放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放之蔡放公孫獵是也（呂大圭或問同上）

諸侯專放大夫於義可乎惟罪輕於專殺耳（呂本中集解引劉絢）

舜放驩兜于崇山蓋古有此法諸侯不得專放書放其大夫僭天子之事也（趙汸屬辭）

放亦曰蔡驅之遠地也禹貢蔡在要服外二百里是則流放罪人有一定之地亦必請于天子而放之諸侯命非所及私放罪也公羊取三年待放爲言以爲近正夫待放者謂諫不從而去待君命以爲去留以罪放者有去無留待放者任其所之罪放者有定所義固殊也（萬斯大隨筆）

或曰稱國稱人與殺同例非也（郝敬行說略）○按劉氏敞本穀梁之說曰稱人以放者放有罪也稱國以放者放無罪也參看書殺總論駁辨

宣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杜注甲胥臣之子下軍佐○公羊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何休注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三年者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古者放臣任其自去正也今晉處之於衛故言近耳待放者聽君不去也君放之者曰無去是也○愚按公羊所稱大夫已去三年待放然後放之即孟子所稱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也不及其待而

逐放之郎孟子所謂去之日遂收其田里也待而後放者如公羊之說以爲近正可也此胥甲父乃罪放而非待放也葛氏論待放者罪放者之別甚爲明晰說見前○戰河曲撓輿駢之謀者趙穿也討不用命當以穿爲首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事其志固形於此矣胡傳○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逐之也吳澂纂言○今年胥甲父放明年而夷皋見弑此必趙盾之所忌也權奸之去人望而孤君勢往往如此陳殺洩冶而平國見弑晉放胥甲父而夷皋見弑一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穀梁曰稱國以放放無罪也非也胥甲父之有罪無罪不可知然不稱晉國知爲何國大夫乎程端學三傳辨疑○按舊說謂稱國以放而不去其官爲罪累上與稱國以殺例同胥甲父與

趙穿同罪而獨見放放之者未盡其道故以累上之辭書非也書殺罪累上之說本未嘗駁辨已見書殺門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招殺世子之賊也宥而放之奐招之黨也執而殺之楚滅人之國又爲淫刑此不待貶而惡見者也陸淳纂例傳啖旨○招專權亂國自知罪不赦必有二心於楚故以殺偃師之罪歸孔奐而已反爲從得免於死季本私考

哀三年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獵公子駟之黨杜注上年蔡殺公子駟○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衆人逐之也其放之于吳召亂之道也厥後蔡亂以公孫氏豈獵之黨歟高閌集注○殺駟稱國獨君大夫主之也獵爲駟黨國人懼其爲亂故衆逐之方苞直解○左氏無傳其事不可考經四書蔡人治其款政大臣逐之而不以君命故葉酉究遺○稱人以放衆逐之也大夫而國人放之國之無政可知賡傳

○書逃

穀梁逃義曰逃莊十七年

言逃者義當留而竊去也君臣同辭逃者匹夫之事陸淳纂例引趙匡

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車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爲潰在君爲逃杜預釋例

逃例先儒多與叛潰同論二者絕不類叛以地言潰以衆言逃者一身之事鄭伯逃盟陳侯逃歸二言皆見經矣而傳記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溴梁之會高厚逃歸皆非挾衆之辭蓋僅以身竊去杜預謂違其典禮棄其車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者是也葉夢得春秋攷

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夏盟也厥貉之會麇子逃

歸不書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辨嚴矣陳傅良後傳○按厲之役不見于經杜注疑是宣六年傳楚伐鄭取成時事經既不書非有文告魯史何由錄其逃歸惟厥貉書楚子伐麇楚人必聲其罪以告諸侯陳氏之義可以推見趙汸屬辭

陳鄭有國之君不知以社稷爲重見楚之彊爲詭隨之計鄭詹執國之政不知以義命爲守畏齊之討爲苟免之謀其後鄭有乞盟之辱僖八陳有入郛之禍襄二十五故春秋不以人君大臣之舉動言之而謂之逃也通逃者罪人之事盜竊者所爲也非人君大臣之禮也張大亨通訓

莊十七年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不能伏節守死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杜注○書逃責詹之辭也詹自以爲有罪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爲無罪邪尚何逃之

有詹恐其無罪見殺逃而苟免則是不知命也（劉敞傳）○書逃來
譏與之接也苟不接雖莒僕來奔宣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
寇出諸竟不書（陳傅良後傳）○外臣奔我者皆書來奔詹苟免而竊
歸我故加之逃逃之爲言不以禮而竊取之謂也（葉夢得春秋攷）○苟
以身免曰逃大夫以道爲去就以義爲死生者也幸於貪生而
不以義去故曰逃（葉夢得傳）○宣十七年斷道之盟齊高固及斂盂
逃歸未見諸侯故史不錄襄十六年溴梁之盟齊高厚在會而
逃亦不書者悼公末年齊伐我圍成則貳於晉可知平公初立
而爲此會高厚之逃不足志也惟齊桓同盟于幽鄭伯在焉而
改歲即書執鄭詹必鄭人於桓公伯令有未盡從者旣又不能
正名其罪而緩之使逸豈非創伯之初人情未協有難以深罪
者乎經書以見之也（趙汸屬辭）○僖七年傳稱鄭有叔詹爲政則詹

盡不久而歸鄭（汪克寬纂疏）○詹既見執若齊人不釋守死以待命
可也即齊欲釋之亦當執禮以爭請暴其無罪於諸侯乃不辱
君命而遁逃苟免恥孰甚焉（日講解義）○書逃罪詹也不守死以
紓國患而竄身苟免辱命矣書自齊譏齊也執人不服久而自
逸無政矣書來責魯也同幽之盟爲逋逃主非義矣逃來與來
奔義不同奔以適此爲志故曰來奔逃以去彼爲志故曰逃來（御纂直解）
○詹之苟免魯之叛盟齊之義不足以服鄭皆可見（方苞直解）

僖五年秋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見齊楚爭盟門○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
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深貶之也（胡傳）○以諸侯之
尊始於逃終於乞罪也（汪克寬纂疏引劉絢）○鄭之會陳背晉首止之盟
鄭叛齊背華即夷棄讐忘義皆書逃賤之（呂大圭或問引石氏）○春秋以

大義正天下謀定世子天下之公也召鄭從楚惠王之私也君
能制命曰義臣能守命曰信制命非義而守之非所謂信也故
春秋深罪鄭伯以示爲人臣子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日講解義）
○桓盟諸侯以定儲君其義甚正惠王命鄭以從楚不正甚矣
義之正者雖出于列侯不得不從義之不正者雖出於天王亦
不可從也鄭伯違正以從不正故以諸侯之尊而直書曰逃以
下比於匹夫之賤（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七年冬會于鄬陳侯逃歸

左傳見晉楚爭陳門○諸侯戍陳令楚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旣
勤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
之策是時晉君方明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乃棄儀衞而
爲匹夫之事故書逃歸以罪之（胡傳）○春秋於諸侯之逃楚者皆

不書惟陳鄭之逃則書之所以辨內外而予齊晉也（汪克寬纂疏）○
此與鄭伯逃齊桓之盟同而亦有異彼書逃歸而著其逃歸之
故曰不盟專罪鄭伯也此書逃歸而其所以逃歸者無可書也
兼罪晉侯也蓋陳困於楚陳侯親來求救不急赴之以致陳臣
內貳附楚脅君其逃也亦不得已焉耳鄭伯旣而乞盟桓之義
足以服鄭也陳侯遂不復來悼之德無以綏陳也（御纂直解）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五目錄

大夫專國總論
晉卿專國　趙鞅叛歸公穀說辨
陳氏專齊　陳代齊左氏飾詞　齊欒施公羊辨誤
宋衞亂臣
魯政下逮　歸父如晉傳事辨
季氏專魯　公子牙卒諱辭辨　季子來歸褒辭辨　成風傳語
辨　以行父爲忠辨　會邾凪舊說辨　子野卒二
傳說辨　唁于野井非齊侯辨　叔孫舍卒傳事辨
胡說辨　唁公乾侯左氏說辨　失國專名昭公辨　不敢
立君劉汪說辨　書孟子卒諱昭公辨
附顧氏春秋楚令尹論
譏强都之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五

錢唐張應昌學

○大夫專國總論

周道旣衰綱紀散壞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然文武之祀猶緜緜相屬者以周之子孫尙能守其名分也晉文有大功請隧而襄王不許文公懼而不敢違名分尙存也至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知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而卒不敢者畏奸名犯分天下共誅之也至於三家分晉暴蔑其君天子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矣司馬光通鑑論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强也而齊晉及魯皆以失政政逮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而無以令於其下矣故諸侯專不過十世而大夫取之大夫專不過五世而家臣取之東坡文集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皆非左氏之舊也王應麟困學紀聞

晏嬰叔向論齊晉之衰曰民歸陳氏政在家門此卽田氏代齊三卿分晉之所由來也魏禧左傳經世鈔附彭家屏說

春秋亂臣賊子崔杼歸生斲棺身後欒書趙盾子孫誅夷未始不以討賊爲名也卽逐君倖免如孫林父亦終身不敢入國蓋猶有懼心焉自意如逐昭公而齊梁邱據晉范鞅荀躒爲之繫援陳常弑簡公魯三桓以爲不可討褚師比公孫彌牟逐出公越皐如納而弗克列國大夫各萌媢代之心而人君有余及死乎之問可歎已張尙瑗左傳折諸卷廿三

○晉卿專國　趙鞅叛歸公穀說辨

諸侯之度守莫嚴乎疆土職莫謹乎命卿法莫詳乎軍制晉文以平

王室逼取樊溫原攢茅之田啓南陽實僭王土曲沃伯初命以一軍爲晉侯至獻公作二軍文蒐被廬遂作三軍將佐合爲六卿再蒐清原增爲五軍至景公遂僭天子六軍之制卿官十有二其始僭皆自文是以晉國天下莫彊世爲盟主至平公政在大夫昭公六卿強公室卑遠其末也三家分晉矣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程公說分紀晉世本後論

襄公時大夫始專會盟侵伐靈公不預國事皆臣下專之成景親會諸侯厲非賢君然權綱不移於下悼公嗣霸而屢書大夫會盟大夫始強矣平公以後政在大夫昭猶一盟平丘頃則未嘗親出定公雖有召陵之役黃池之會而事皆六卿專之昭三十一年荀躒會季孫知氏之專也定四年士鞅伐鮮虞五年圍之八年侵鄭衛十三年士吉射叛范氏之專也昭三十二年韓不信合十三國大夫城成周韓氏之專也定十三年荀寅叛中行氏之專也定十年趙鞅圍衛十三

年叛復歸哀六年納衛世子及鄭師戰于鐵五年伐衛六年伐鮮虞十年侵齊趙氏之專也哀七年十三年兩侵衛魏氏之專也六卿磨牙鼓毒君若罔聞晉巳爲六卿之有矣自獻惠文國政一出於君故經於會盟侵伐無書卿者襄靈成景厲國政漸奪於臣故經書會盟侵伐多主於卿自悼以來國政一委於大夫故末流尾大之患卒致滅亡不可復救然則人君威福之柄可不謹哉沈棐比事

或問初命晉三大夫爲諸侯通鑑何以託始於此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又曰天叙有典天命有德尊卑有倫天之所叙也爵罔及惡德天之所命也晉曲沃以支子封武公弒晉侯纂晉而有之凡在官者宜殺無赦王乃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春秋不書者是時晉未與諸侯之盟會魯史所無則春秋不得而書也然夫子刪詩於唐風無衣見之非以美晉也閔周之失道也曲沃纂國王受賂而命爲諸侯殉貨利以斁彜倫亂臣賊子自是接迹於天下有曲沃之命而後有魏趙韓之命周之東遷惟晉焉依王不恤同姓爵其賊臣始於命曲沃而文侯之晉遂亡終於命三大夫而文公之晉亦亡春秋筆絕而有通鑑焉王應麟通鑑答問

三晉欲剖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之政怠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之惡彰荀躒出會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趙鞅復入陰凝氷堅蓋垂及百載焉悼自蕭魚服鄭志滿而怠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士匄主之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荀偃主之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士匄主之三會國之大事皆大夫專焉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平公立爲湨梁之會十一國之君皆在而大夫盟則荀偃之爲也春秋特書之崔杼弒君會十一國之君于夷儀若能執戮之晉可以復霸乃受其賂許之成季孫意如出其君晉不之罪而荀躒與之

爲會昭公終於不納晉無王而躒無君矣晉侯亢不衷獎亂人不知冠屨易位還自及矣定之十三年趙荀士據邑叛鞅寅吉射厥罪惟鈞鞅有韓魏之援復入于晉春秋書曰晉趙鞅歸于晉志三家之纂自此始也又

晉國天下莫強焉何至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內失於大夫貪利外失於諸侯離心平丘失齊召陵失蔡盟沙鹹而鄭叛於五氏而衛離執樂祁犂而宋違執叔孫婼而魯絕是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噫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使卿如先大夫之忠諸侯安得而貳之上下交征惡結以利趙鞅受楊楯宋卿貢禍邯鄲爭貢三卿亂國分晉之禍成矣王元杰讞義定十三年

獻惠嘗自將上軍文作三軍不自將然文襄多臨事命將故權歸君襄末年爲夷之蒐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于董謂盾

能而易之由爲政歸趙氏嗣後三郤之滅欒書諂之欒氏之滅范匄
攻之廢置不出於君矣且土田郡縣臣日闢而君日蹙曲沃桓叔始
封之邑不知何以入於欒氏范攻欒又以賂魏舒范韓趙羣覬州田
聊借爲鄭公孫段賞邑比其反晉卒歸於韓則他邑皆瓜分可知魏
舒爲政滅祁氏羊舌氏分其田爲七縣三縣專制其大夫於是趙鞅
荀寅士吉射相繼叛始禍者鞅也助逆者荀躒韓不信魏曼多也范
中行氏亡而晉分於四卿知瑤滅而晉分於三卿三家分晉由晉政
在六卿六卿專制由中軍主國政非一朝夕之故矣 張尚瑗左傳折諸卷首
晉悼以後專政勢成其中魏絳之謀國荀吳之用兵趙武之德器韓
起之文藻皆賢臣也范匄雖權賄猶知衛社稷至其嗣而大變荀躒
范鞅嗜貨行讒之奸臣也故適足以亡家魏舒趙鞅覬覦跋扈之逆
臣也故逆至於篡國 張尚瑗左傳折諸 ○獻公以耿賜趙夙魏賜畢萬文公

使箕鄭爲箕趙衰守原皆君爲政范匄以曲沃賂魏舒權歸於卿矣
然州田之歸起猶白晉侯而與之至於祁氏羊舌氏十縣之田析土
班爵操之執政甚自昭頃以來直皆權世倒持太阿以授人矣 又
晉自文公被廬之蒐每一執政卒必大蒐簡帥主將副貳秩然分明
雖係上之蒐范匄猶讓中軍於荀偃皆其君主之軍無專屬權不下
移也自荀偃卒范匄爲政而大蒐簡帥無聞焉蓋各將其軍位則以
次而更軍則一成不易而君柄隳矣然一執政卒傳必紀一卿爲政
則舉國聽於政府雖君如弁髦政令猶出於一也自魏舒卒范獻子
代之傳但云晉之從政者新嗣後不書爲政之人蓋六卿各不相下
事權分屬而瓜裂之勢成君子所以深責晉平也 黃叔琳讀左補義定元正
晉自厲公殺三郤之後七族並盛知罃范匄荀偃韓起欒黶范鞅魏
絳趙武襄八年所稱晉悼公之八卿也平公之世欒氏亦降爲皁隸

韓起趙成荀吳魏舒范鞅知盈昭五年所稱晉平公之六卿也晉定
以來知趙魏韓共逐范荀尙有四卿至趙魏韓共滅知伯而晉三卿
矣知伯滅而三晉之勢成三晉分而七國之形立讀春秋之終而知
戰國之始也 馬驌左傳事緯
晉世有賢佐國以日強自韓起始弱末年漸不能制其同列范鞅更
爲贖貨趙氏繼之與范中行相仇晉以失伯而三分之勢成 顧棟高中軍表敘

文二年夏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晉士縠會盟諸侯晉政在大夫也 黃仲炎通說 ○士縠始專晉國之
事也桓文後大夫專自公孫敖士縠始 汪克寬纂疏引許季宣

文六年傳 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黨於趙氏是以上之宣子始爲國政

晉侯將以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以
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更以趙盾將中軍狐射

姑佐之致使賈季箕鄭之徒怨恨而作亂命元帥而頃刻屢易
何有於君權 程公說分紀 ○觀夷董之蒐及立君事卿大夫分黨矣
此分晉之漸也 魏禧經世鈔引邱維屏說

又 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狐趙共主晉政射姑替而盾立狐氏出趙氏專矣此晉國之故
也 雜喻野編 義 ○葉氏說見書殺門

文七年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趙盾背先蔑立靈公禦秦師

又 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趙盾

文八年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文九年春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趙盾

遂會盾盟而後晉之附晉也堅而後晉之親魯也固禮樂征伐
自大夫出之勢成矣 焦袁熹闕如編

文十一年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此大夫特相會之始

文十二年冬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文十四年夏公會諸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

垂隴之盟士縠主諸侯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而不以士縠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 黃仲炎通說

文十五年夏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郤缺侵書趙穿以後凡役書大夫 陳傅良後傳

文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荀林父

宣元年秋晉趙盾帥師救陳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穿志於作難託伐崇以專兵也書此見大夫專兵亦以序晉靈見弒之漸 家鉉翁詳說 ○盾方救陳伐鄭穿又侵崇趙氏權盛矣 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崇秦與國晉欲求成于秦反侵其所與益其怒而重其怨謀不若是拙也蓋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柄而託伐國以用其與盾為正卿必主是謀桃園之變盾之與聞乎故也審矣 日講解義 ○放胥甲而不問趙穿桃園之械兆矣侵崇無功宣子若為不聞也者所以深結穿之心也 何焯讀書記

又　冬晉人宋人伐鄭 傳云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宣二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報大棘之役楚救鄭趙盾遂

胡氏謂晉為盟主盾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鬭椒以受宋賂不討理曲故避之以去義雖正大非情事之實也是時盾與靈公猜嫌已成欲握兵柄託於伐國實無鬭心故棐林之役楚囚解揚晉即還師是役復謬為之辭以避甚恐戰而不勝則威權損不若全師以退以陰結國人之心而濟亂謀耳 日講解義

又　秋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傳說見弒君門

宣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宣八年傳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

宣九年秋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冬晉郤缺帥師救鄭

宣十年夏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傳不著大夫名氏

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傳云郤成子求成於眾狄

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林父將中軍代郤缺

又　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縠

宣十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傳討邲之戰與清之師歸罪先縠殺之

僨師當誅然林父免死舍將而殺佐非刑也 張溥四傳斷

宣十五年夏晉師滅赤狄潞氏 傳云荀林父敗之晉侯以獲狄士賞桓子狄臣千室

宣十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傳云士會帥師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 ○按是年士會為政

宣十七年傳 秋范文子請老郤獻子為政

成二年夏郤克會魯衛曹之大夫及齊侯戰于鞌　秋及國佐盟于袁婁

陳氏說見大夫將書帥師門汪氏說見伯國大夫主會盟總論

成三年夏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僑如專魯郤克專晉良夫專衛鞌之戰已著今僑如圍棘而克良夫伐廧咎如肯做而與徒役立武功以擴國柄而已 趙鵬飛經筌

又　傳十二月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

成四年傳 冬鄭伯伐許晉欒書將中軍救許伐鄭 按是年欒書代郤克

成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成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按傳云遇楚師於桑隧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不欲戰乃還或謂欒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是此役晉六軍十二卿悉出行師未有如此之盛者晉之僭亦極矣 顧棟高大事表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又　晉欒書帥師侵蔡 傳曰初從知范韓也

又　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伐郯

成九年秋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成十一年傳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 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合晉楚之成

成十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之罪著矣晉厲之惡顯矣晉之政在大夫亦自此矣 程端學本義 ○李氏說見書自某歸門

成十五年冬晉士燮會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

成十六年夏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黶與父書並列于卿見晉卿之張而欒氏之汰也 高澍然釋經

又　冬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成十七年冬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十八年春晉弒其君州蒲

左傳見殺大夫門○欒郤自傾危趙氏後權勢日張郤氏尤盛欒所忌也況寡恩輕聽之君安得不亂 季本私考

又十八年傳 悼公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 是年韓獻子爲政

襄元年春晉欒黶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晉襄以來政事弛墮權移臣下悼公逐不臣者七人氣象一新及細考之政在臣下君弱臣強根本之患元不曾除去 呂祖謙左傳說

襄二年秋冬晉荀罃再會諸侯之大夫于戚

襄三年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襄三四年傳 魏絳佐新軍和諸戎

襄七年傳 韓獻子告老立子起○顧棟高曰按九年傳楚子囊曰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是知罃代韓厥將中軍也

襄八九年傳 子產曰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子囊曰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按是年諸侯伐鄭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欒黶士魴門于北門趙武魏絳斬行栗此爲四軍入鄭也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戍向戍辭乃

襄十年夏遂滅偪陽與宋公

又　晉師伐秦 荀罃

襄十三年傳 荀罃士魴卒晉侯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 案以後六人更迭爲政荀偃士匄趙武韓起以次將中軍黶絳先死黶子盈爲范氏所逐絳子舒代韓起

襄十四年春晉士匄會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

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悼公之怠而霸業之衰也 汪克寬纂疏

又　夏晉荀偃會諸侯之大夫伐秦

左傳見秦晉交兵門○悼不自將荀偃欒黶一爭而大還志晉侯之怠也 陳傅良後傳 ○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煩民功績蔑有晉侯待於境上視若贅旒皆悼公之怠致諸臣之專恣也 汪克寬纂疏 ○此一役見悼公命將非人委政以階厲也 日講解義 ○文公之霸顛頡以違命被戮舟之僑以先歸受刑況於誤君之大事乎傳大書欒鍼之言以爲晉國之恥而能恥者惟鍼一人歸者竟歸死者徒死公無一言方且聽黶逐鞅是偃與黶之弁髦其君君亦自處于弁髦也 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冬晉士匄會諸侯之大夫于戚

左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足之會于戚謀定

衛也○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於會抑君而臣是助晉大
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張洽集註○晉不能詢求衛侯去國之故而
正之乃聽荀偃因之以定衛此晉大夫私於孫氏之過而悼公
不能察也趙汸集傳○荀偃本弑君之賊故為逆賊謀而成其亂自
是衛有二君之亂十年晉實為之也黃震日鈔○林父逐君晉悼不
討而使大夫會之且即會於其私邑是成亂也故是春列國之
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悼為荀偃邪說所誤
不小矣御纂直解○傳載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弗歸齊人始貳

襄十六年春諸侯會于溴梁大夫盟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盧氏趙氏諸說見伯國大夫主會盟門

又

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傳又載荀偃欒黶伐楚

襄十九年秋晉士匄帥師侵齊　又傳晉欒魴從衛孫文子伐齊荀偃卒范宣子為政

又

冬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襄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朱氏說見大夫出奔門○欒盈書之孫黶之子書專政權
甞滅趙宗害郤氏而弑厲公幸保首領而黶之汰虐為同列所
忌及平公時盈與范鞅不相能而盈好施得士尤招疑也故州
賓一訪而身遂無所容季本私考

又

冬諸侯會于商任錮欒氏

許陸諸說見晉楚爭盟門○欒盈初無大罪范宣子以勢位逼
已而逐之又禁錮之使無容足之地其勢無聊安得不作亂使
疾之不甚亦不至如此此罪在宣子也就欒盈論欒氏之門書
之強黶之虐如火烈可畏盈恐懼修省猶恐不濟乃又用箕遺
黃淵等人以固黨不自損抑遂致滅門實盈之罪也呂祖謙左傳說○

欒盈以諸見逐晉平不察而覆滅世勳亦已甚矣何至勤中夏
之諸侯以錮一逐臣范氏專恣如此而平公聽之六卿何以不
張晉室安得不替賀仲軾歸義○盈非有犯上行私之罪徒以范氏
之讒諸大夫誅激而成及出而奔楚又非君子避不適讐之義
故執得因君之怒以疾之動勤諸侯而逞私憾欒氏聞之發憤
與禍其敗塗地實范氏之深謀而平公與欒盈俱不之悟也馬驌
左傳事緯○范匄驕蹇無狀逞私怨逐欒盈又極之於所往故齊衛
二君黨盈而謀匄晉國大亂是亂晉者匄也叔向但知責齊衛
而匄之罪不敢言姜炳璋讀左補義

襄二十二年冬諸侯會于沙隨復錮欒氏

說見晉楚爭盟門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見復入門○春秋書此不特為人臣之戒亦著人君不能
正身治國防微杜漸而封邑踰制假臣以權卒之亂國程端學本義
○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李廉會通昭十
六年晉侯夷卒○主威衰奪政出多門大夫各為朋黨韓趙范中行氏
與欒盈為仇魏獻子及七輿大夫與欒盈為黨故欒盈之亡由
范宣子逐之其復入由魏獻子主之使政由君出能正典刑羣
臣同心以屏邪慝安有此亂黃仲炎通說○盈怨范氏顧范氏挾君
以為名不可攻也不勝忿心遂以無罪始以逆節終矣賀仲軾歸義

又

冬晉人殺欒盈

左傳見稱人以殺門○士匄逐盈兩年之中再合諸侯以錮之
既克曲沃則盡其族而殲之晉國大權皆匄所擅而晉侯徒擁
虛器也春秋據事直書而晉侯之失政士匄之擅權不待貶而

自見矣（纂案）○亡同括者欒郤也而欒郤之族未幾皆覆敗欒氏者士匄也而士匄之族不再世而亦亡晉君昏愚無知縱臣下以覆人之族而晉之宗社亦不能長矣（家鉉翁詳說）○六卿和而諸侯服欒范軋而世伯衰欒盈雖殺而內害已深故齊侯在境師老而不敢戰其師既去會諸侯于夷儀而不敢報（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十四年秋公會晉侯等于夷儀

晉受齊之伐逾年而始會以謀伐之諸侯之師既集又逾時而不克伐者何也欒盈之難仇盈者范氏爲甚韓趙知中行之怒猶未深也勢不能和諸卿一衆志以用大師於齊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

襄二十五年傳（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是年趙武代范匄）

襄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等于夷儀秋諸侯同盟于重丘

晉本謀伐齊報朝歌之役崔杼遂以莊公之弒自解夫莊公既死則齊可不伐而崔杼覆載不容之惡不可不討使晉能申明大義命齊人及崔氏之宗黨皆安堵而獨有討於杼躬率諸侯進薄城下齊之臣庶服義懷德各有奮心杼之力能獨抗乎誅其賊置其君以定其國則晉之六卿魯之三桓皆有戒志矣不知出此而以賂罷兵此晉霸所以遂衰而終以自斃與（日講解義）

襄二十六年春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以討衛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會于澶淵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與孫氏衛侯如晉晉執而囚之○按衛君之地以助衛之叛臣伯主亂政亟行脅君亦躬與其事此六卿分晉之始田氏篡齊之基三家專魯之漸也（賀仲軾歸義）○夷儀之會定亂賊此會復獎叛臣蓋晉之強家皆有弱其君之心故與鄰國亂臣聲勢相倚乎公暗弱聽其倒行逆施而不察豈不悖乎（日講解義）○衛之戚豈林父所宜據衛之西鄙豈晉所宜強取以與孫氏所以然者衛之歷世堅輔晉伯皆孫氏父子主其君而爲之晉德孫氏而不德衛故衛逐林父則林父奔晉林父逐衎則衎不奔晉而奔齊林父奔晉則晉納之衎奔齊則晉定剽之爲君而絕衎于衛也觀于魯之聘衛以從晉文三年孫良夫來聘及盟襄七年孫林父來聘及盟則孫氏父子不特以衛從晉而又爲晉以致魯宜晉德之哉故魯與孫氏亦世有盟好澶淵之會三國皆大夫而獨襄公親往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家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襄二十七年夏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于宋　秋盟于宋

襄二十九年夏晉荀盈會諸侯之大夫城杞

襄三十年冬晉人等十二國大夫會于澶淵宋災故（趙武）

襄三十一年傳（穆叔至自晉語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爲政者其韓子乎晉君將失政矣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宏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昭元年春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于虢

又　夏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趙氏說見大夫帥師門○悼公之霸也曰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平公甘棄前猶使天下南鄉朝楚乃復有事於羣狄蓋緣諸卿皆有厚自封殖化家爲國之心故棄遠猷而逐近利耳（方苞直解）

又　冬傳（趙武卒）

檀弓載趙文子與晉國管庫之士七十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

子以爲賢大夫傳所載惟輕幣禮使差强人意其大干名義者莫如爲孫林父執君及盟宋二事執君無可辨矣而盟宋猶有謂暫得苟安爲其功者不知貪五六年之少安而貽亡國之禍也甚大罪有九焉失累世之伯業一也諸侯增倍賦二也驅天下王楚三也以弭兵爲名而諸侯篡弑吞噬皆不敢問反使楚得執言四也楚人篡弑不敢問遂至無令不從五也君荒於上恣意淫樂更無外懼六也六卿皆安於無事便其私家而公室益卑七也武備全弛戎馬不駕革車四千乘幾無一卒可用八也公乘無人簡車蒐乘君皆不與分晉之禍遂至不可救九也故曰盟宋弭兵所以亡晉也賢大夫顧如是哉姜炳璋讀左補義

昭二年傳晉韓起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杜注代趙武爲政孔疏五年傳曰韓起之下有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則六者三軍之將佐也韓起代趙武將中軍趙成繼父爲卿代韓起也

昭三年傳叔向語晏子曰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

昭九年傳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叔向言于韓宣子乃致閻田反潁俘荀盈卒使荀躒佐下軍

昭十一年秋韓起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憖

昭十二三年傳晉荀吳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滅肥以肥子緜皋歸又荀吳以上軍侵鮮虞大獲而歸

昭十三年秋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汪氏說見書執門○叔向專以威力導其君弁不知仗義執言之用故諸侯有閒而晉亦衰孰謂叔向爲賢大夫哉御批通鑑輯覽

昭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傳克鼓而反以鼓子鳶鞮歸

昭十六年傳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

昭十七年秋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傳王氏樵說見書滅門

昭二十二年傳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荀吳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

昭二十五年夏趙鞅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

昭二十七年秋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謀納公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辭宋衛

趙氏家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昭二十八年傳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是年滅祁氏羊舌氏

韓起秉政二十二年外不能抗禦强楚內不能彈壓諸卿荀吳范鞅知躒公行賄賂又擅用大師舍楚不事而連年滅肥滅鼓滅陸渾以自封殖起如木偶不發一語是晉之失伯始於趙武而成於韓起也魏舒以下又何誅焉顧棟高大事表

昭二十九年傳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宣子之刑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

昭三十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傳陳氏呂氏說見季氏專魯門○晉頃將納公沮於范鞅晉定欲納公沮於荀躒權移於下志不獲伸也家鉉翁詳說○據傳晉侯將以師納公是討意如也范鞅因言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君何又私於季孫曰必來我任其無咎是曲爲之地欺晉侯而阻其討也晉侯遂使荀躒會之季孫詭爲畏罪乞憐之狀而晉侯討罪之心遂已獨不思當討之賊而可以會禮之乎君被逐而久次乾侯不容一見臣逐君而列之於會使盡其辭黑白且反易矣僅名分之倒置乎書會責晉侯也誅晉臣也御纂直解○晉侯初立首欲以師納公而一阻於范鞅再阻於荀躒蓋方是時政在諸卿興師討賊非君所能專矣范

荀之黨季氏非獨貪賄亦自爲羽翼也鞅語樂祁北宮喜曲護意如而曰鞅以爲難又曰二子皆圖國者也情見乎辭其後一家卒叛晉其無君之心非一日之積矣方苞直解

昭三十二年冬韓不信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傳王使加晉請城成周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定元年春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魏子其不免乎魏子屬役于韓簡子而田於大陸還卒於甯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執以歸諸京師○杜注傳言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爲政也

孫氏黃氏說見書執門○此役魏舒卒范鞅代爲政

定三四年傳蔡昭侯拘于楚三年歸而質其子元於晉請伐楚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設辭於范獻子乃辭蔡

晉之號令不行於諸侯久矣今　徵會而十六國之君與齊卿皆至天子之老在焉蓋諸侯皆懼楚之無厭而思中國之有霸也乃二三執政求貨以阻蔡假旄以辱鄭蓋深懼其君奉王靈以服楚諸侯宗之由是而威柄復收於勢家有不利耳先儒皆罪晉侯之不能非也晉侯初立卽欲以師納魯君玆復大合諸侯以拯蔡而伐楚非不知乘時自奮也無如政柄久移隧荀范之衛中而坐失此難遘之會耳世未有內治不修而外威可立者也此非晉定之咎實悼平以來不能謹其操柄之過耳方苞直解

定四年秋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也故晉侯出而六卿忌其有功辭蔡卑鄭而驟其成效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賾其績趙鵬飛經筌

定五年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士鞅前日伐之今復圍之鞅欲立功也鮮虞何罪哉趙鵬飛經筌○晉之伐鮮虞也有加無已一書再書屢書而未有書鮮虞之入犯者晉之惡昭然矣朱朝瑛略記○侵楚以彊國而君親在行乃墮其成伐鮮虞以彊家而卿爭自樹遂逞其欲高閌然釋經

定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傳見書執門○晉自八卿擅權欒郤韓魏趙知范中行遞將中軍諸卿以次受約由來舊矣自中行偃爲政始有以偏裨而違上令者趙武以降其權益卑黃父之會爲政者韓起也而趙鞅主納王之言適歷之會爲政者魏舒也而范鞅立召季孫之議城成周之役爲政者魏舒也而韓不信主執宋仲幾召陵之侵爲政者范鞅也而荀寅主索賄下陵其上上惡其下傾軋

之謀已非一日今范鞅爲政而趙鞅逆樂祁飲之酒此欲奪執政之權非爲一宋行人爭得失也范鞅知之故執樂祁叢此怨讐猜疑愈積以故趙鞅爲政卽疑范中行之相偪而必去之內外相競者八年羣天下諸侯而讐一趙而晉之亂遂不可止嚴啟隆傳註○范趙爭權競賂也召陵之役諸侯皆貳乃復執宋使權臣相傾不顧國是如此御纂直解○范趙不和萌芽於此顧棟高大事表

定八年傳宋樂祁卒于太行士鞅曰宋必叛晉乃止其尸以求成○夏齊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定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衞晉人使涉佗成何盟衞侯捘衞侯之手及捥衞叛晉故侵

晉以求貨失蔡又以羽旄失鄭又執行人失宋今以捘捥辱衞趙氏意在分晉惟恐人之不叛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定九年傳秋齊侯衞侯伐晉夷儀次于五氏杜注爲衞討也

定十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衞報夷儀也晉討衞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衞衞人弗許

晉凡役皆侵而此獨圍者衛嘗伐邯鄲午於寒氏趙氏之私怨也故盡力以求逞焉 方苞直解

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是年趙鞅權范鞅爲政

左傳王氏毛氏說見以邑叛門○前此欒盈奔楚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不書以叛者晉之威刑猶足以制之也故續書殺欒盈逮此遂書叛又書鞅歸于晉而無執殺之文君之威權奪於鞅或叛或歸莫敢誰何矣 沈棐比事○晉之六卿弁髦其君瓜分其國皆不臣之徒也而趙氏尤横即以衛貢一事言之午非叛臣罪不至死鞅以私怒不請於晉君而擅殺之寅以甥故而黨午吉射以姻故而袒寅遂至連兵相攻矣及君星平情定罪當首鞅而從范中行特趙氏有韓魏之助終以歸國而范中行遂至滅亡公羊以成敗論人重與鞅而深誅寅吉射春秋以爲均之君側之惡人也均以叛書 張尚瑗公羊折諸引李梧岡說

又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吉射鞅之子

左傳家氏說見以邑叛門○晉政下移六卿以賄爲政始相忌繼相惡趙鞅以私憾圍邯鄲殺午午黨荀寅士吉射伐趙氏鞅奔晉陽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奉公以伐荀范寅吉射奔朝歌家自有兵人自爲政動干戈于邦内皆有無君之心故春秋槩書曰叛 洪咨夔春秋說○晉侯聽荀躒之言遂舍鞅而伐范中行氏鞅未遂而伐之此范中行所以不服也至於伐公不勝而奔朝歌比於趙鞅則效尤而更甚焉其罪同故書法亦同 朱朝瑛略記

自此范氏中行氏出惟存知趙韓魏四家分晉之勢成矣梁嬰父范皐夷之代荀范傳不言疑爲卿而不久也 齊召南左傳注疏考證○晉伯之衰以欒盈之叛晉伯之絶以趙鞅荀士之叛 張自超宗朱辨義

○傳曰邯鄲午無罪鞅殺之不忌君矣寅吉射亦無君命擅興師是以亂易亂也入逆辭也鞅入晉陽寅吉射入朝歌是皆專土背君故書曰叛三子之罪鈞矣鞅何以歸晉國無政也韓魏者黨趙氏逐二子召鞅而歸之後卒以分晉 郝敬行說畧

又

晉趙鞅歸于晉

朋比之俗成内植黨外結援而國非其國矣晉三卿先後叛韓魏惡荀范而黨于趙乃爲鞅請而歸之討荀范則不遺餘力是同罪異罰也荀范挾齊魯衛鄭之助不能勝韓魏趙之强晉於是爲三家分矣信乎人臣有黨非國家之福 洪咨夔春秋說○韓魏爲請而鞅歸三晉兆矣 黃震日鈔○唯寅吉射之叛其罪均鞅以有功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 蘇轍集解○三卿之叛知躒請皆逐之而韓魏獨爲趙氏請于是范中行逐而趙氏得歸晉之六卿其存者四卿韓魏與趙合而知氏亦孤三家分晉之本成於是 朱朝瑛略記○叛臣得歸晉爲無君矣曰晉趙鞅歸于晉晉無人之辭也晉地非不廣而六卿以爲私邑則晉君無土矣魯地非不廣而三家以爲私邑則魯君無民矣 賀仲軾歸義

趙鞅據土阻兵樹援要主惡莫大焉公羊氏既以除君側之惡文其奸其歸也穀梁氏又曰貴其以地反也許改過也何其爲賊所愚而庇之深也鞅之歸果以地歸君乎抑仍擁爲已有乎延及繼世尹鐸爲之保障無恤據以自安晉陽之終爲鞅有明矣邯鄲遠縣而晉陽近入國而挾君以逞則又孰在君側者鞅之歸也惡以稔也奚改之有春秋書歸傷晉之無君而逆臣復入之易爾 王介之四傳質○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許哉其言之也昔士鞅取貨納魯

弗克荀寅求賂侵是無功諸卿貪昧漸已成習范中行之黷貨固不在趙鞅求貢之後也是時中國之大如魯衛宋鄭罔不折而入于齊君孤立于上而臣交爭于下分權樹黨勢不相容鞅也而殺邯鄲午寅也吉射也爲午而伐鞅躁也不信也曼多也爲鞅而伐范中行氏鞅據晉陽寅吉射據朝歌專殺專伐其罪均也乃荀士不反鞅獨善歸者趙氏之黨盛矣趙鞅專國構怨罔休今年伐朝歌明年伐邯鄲況復戰于鐵以讐鄭討萇宏以偪周討餘黨以侵鮮虞凡皆爲范中行之故而無關於晉國之事也愛憎自鞅出君無與知以視荀士之亂政又加變矣 馬驌左傳事緯○餘見書歸門

定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謀救范氏中行氏也二氏晉之叛臣也齊陳氏之賢景公知之

矣魯季氏之禍定公見之矣然齊有伐晉之舉魯有脾上梁間之會 賀仲軾歸義

定十四年傳 冬晉人敗范中行之師于潞○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文子使告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趙氏定焉用生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知伯從趙孟盟

哀元年傳 夏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冬晉趙鞅伐朝歌

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趙鞅恐衛助荀士未有以報衛人立聵之子輒因納聵以爭國書鞅帥師著其志在亂衛也 御纂直解

又　秋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傳齊輸范氏粟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

鄭叛晉從齊故轉粟餉范氏助范氏以抗晉趙鞅首范之仇也故禦之 趙汸集傳

哀三年傳 冬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趙鞅殺士皐夷

哀四年傳 九月趙鞅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齊國夏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哀五年傳 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又　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衛助齊以黨荀士荀士奔齊矣鞅度齊强而荀士未可猝制故舍之而伐衛是時聵尚在戚討納聵而得衛則可弱齊而孤荀士也 御纂直解

哀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治范氏之亂

直解說見書伐門

哀七年春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趙鞅伐衛未服故又侵焉曼多助鞅者韓魏睦於趙也 御纂直解

哀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助衛輒而黨荀士故鞅乘其有吳師遂不恤齊喪而侵之鞅罪大矣 御纂直解

哀十三年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家氏說見書侵門

哀十四年續經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哀十五年續經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哀十七年附傳 衛蒯聵自戚入于衛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與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夏趙鞅圍衛

哀二十年附傳 冬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杜注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是年趙鞅卒知瑤爲政

按晉自趙武盟宋後數十年不出師慮有上中下軍之名而將佐諸人俱不見於傳無可考但據昭五年傳云韓起之下有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正義云六人是三軍之將佐也晉中

軍以次更代韓起卒而趙成中行吳二人先死故以魏舒代舒卒而范鞅代范鞅之後次當及知盈而盈卒於昭九年其子躒輩行幼周而復始次當及韓而韓起之子須亦先卒其孫不信輩行幼故當及趙成之子鞅是為趙簡子簡子為政二十二年而卒次當及中行而中行吳之子荀寅前已為趙所逐次當及魏而魏舒之孫曼多輩行幼次當及范范鞅之子士吉射亦為趙所逐次當及知知瑤乃知躒之孫盈之曾孫也是時晉六卿為四卿知伯強三家畏之故瑤輩行幼而得越次以代趙鞅顧棟高大事表

哀二十三年附傳夏荀瑤伐齊

哀二十七年附傳荀瑤伐鄭

悼四年附傳荀瑤圍鄭門於桔柣之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趙襄子由是惎知伯

張溥曰左氏終智伯逼鑑始智伯一以示興亡之戒一以著周秦之端晉陽之守趙以仁興決水之禍智以驕滅此興亡之戒也晉分則秦強秦強則周亡此周秦之端也閻若璩潛邱劄記

○陳氏專齊欒施公年說辨

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修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再田氏能竊國乎景公不能用且厚斂焉是驅民而歸之也真德秀大學衍義十七

齊大夫見經者十有八人高氏八人國氏五人仲孫崔杼慶封欒施陳乞皆以事見經齊自隱三年入春秋至莊之二十一年皆不稱卿之名氏是時諸侯擅政大夫未專也高傒以莊二十二年始書自宣成以來大夫專盟會侵伐而弒君出奔之事始見於經在惠公時高固不因君命來魯逆子叔姬至惠公卒而崔氏奔衛則大夫之亂蓋起於此至頃公時高固專會於無婁靈公時國佐出與諸侯盟伐莒無咎出會大夫崔杼三與諸侯盟會皆大夫之專也終之無咎奔莒國佐高厚見殺遂成崔氏弒莊公之禍景公繼莊而立大夫奔亡尤多於前襄二十八年慶封奔魯二十九年高止奔北燕昭十年欒施奔魯哀六年國夏高張奔魯考其所致之由類以擅竊國柄市威弄權至其甚也不能相容自取竄辱皆人主養成之也馴致悼簡之間陳乞弒君立君皆出其手遂有臣而無君矣譬諸有家者門內乏主上下無制而強奴悍婢傲然自恣陵躒乳稚而不恤也沈棐北事

景公親蹶莊公之難堅冰已形玩忽不戒授政強家卒之姜弱媯昌國遂隨之非一朝夕之故矣使齊之政權不下移則國豈易量哉鹿門之敗姦宄相尋高唐之請封殖益厚至於南郭之謀乞遂始禍舒州之事常繼稔亂齊欲不為陳氏不可得也是齊之微實由大夫之專然使人心未移雖授陳氏以柄其敢居哉而齊自叔季以來山澤之利盡歸於國偪介之關暴征於民於是陳氏得以售其濡沫之惠公族之無邑者盡反之貧約之無粟者盡予之陳氏欲無得民亦不可得矣是大夫之專實因人心之去然使齊之禮義素明雖陳氏日以厚利誘民民心豈易搖哉而齊之家法並妻匹嫡無以示詒世之訓反坫塞門有以開僭上之源惠頃之世私家以強崔慶之亂不能正之於先欒高之亂不能正之於後是以景公象之內嬖孽子敵嫡庶之爭外助強家素君臣之義齊民不復知逆順之理尊卑之分欲其不歌舞於陳氏亦不可得矣是人心之去又生於禮義之不明雖然禮義由賢者出苟能用賢為國以禮明民以義何至為非禮不義之舉哉而齊則慶封方去高止復專獨一晏子之賢周旋於陳鮑欒

高之間逆知陳氏之患而不得去雖正言於燕閒之頃稱歎於食享之私力不能爲惟柄政與邑不出而已則欲禮義著明人心正固不可得矣是禮義不明又生於仁賢之見棄也（李塨列國世紀）

田氏之無君久矣晏子謂禮可以已之而景不用孔子請討陳恆而魯哀不從勢成篡奪康公遂有海上之遷又二年田和會魏楚衛于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亦大夫篡立者爲之請於王威烈王旣命晉三大夫矣安王之於田和烏得而勿許天下之强國七大夫之篡者四君臣尊卑之分文武封建之法至是盡壞昔者齊景問政孔子對以君君臣臣景公能行夫子之言正紀綱辨上下謹履霜堅冰之戒則陳乞陳恆不至於弑二君康公不至於食一城矣（王應麟通鑑答問）

齊景以國家子孫委之陳氏可嘅也陳恆弑簡公十四年之夏也春秋於是春獲麟先絕筆焉安知不爲齊陳恆哉（張溥列國論）

史趙對晉侯曰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旣存矣（昭八年傳）其謂舜宜百世祀者吾滋惑焉春秋亡國數十大抵神明之胄也周封炎黃堯禹之子孫及是多淪滅數聖人之德舉不足昌其後邪盖陳氏有國追爲若言以著其當代齊云爾周史之筮懿妻之卜皆是類也亦足明左氏之書出於戰國矣（陸粲左氏鐫）

田完奔齊傳穉孟湣孟微而不顯迨文子遭莊公之弑去齊後歸於是自晏子而下能卓然不汚於崔慶者唯文子耳慶氏之敗陳氏有功桓子爲政而陳氏漸彊矣高國上大夫也靈莊以來國佐高厚皆殺高止又逐天子之命卿微且不振凡以爲田氏驅除也吳札來聘識齊政之有歸轅起來盟知欒高之必敗二惠之子弗克保世而鮑子復黨于陳氏其與姜氏爲偶者誰乎景公齊之顯君也始而挾乎崔慶繼而制于陳鮑而跡其所爲又田獵臺榭之是尙疾作則責效於祝史見則乞靈於藏晏嬰進戒聽而不行而陳氏方且驟施於民要譽於國卽齊無事猶將得志而况其君繁刑其臣耆酒也（馬驌左傳事緯）

傳記晏子之言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韓非子外儲篇亦載此一事而論之曰景公不知用勢晏子不知除患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不乘君之勢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按宋討華向衞滅孫甯國勢以安卽齊之弑逆如崔慶一經誅夷舉國帖然陳氏厚施數十年勢埒耦國實君臣知之明而制之不勇也（張尙瑗左傳折諸）

田氏擅齊禍始于景公三家柄晉釁鍾于平公虒祁瀰臺宮室同也王鮒少姜孑猶嬖奴寵嬖同也縱陳鮑以滅欒高任范匄以屠欒氏大權旁落同也故晏子叔向相語至於太息流涕也（又）

齊臣初則高國秉政國佐殺而崔慶專慶封奔而欒高寵欒施奔而

陳鮑强鮑牧死而陳氏獨立制齊矣（張用星左氏聚卷首左辨）

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　二十九年秋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傳張氏說見書奔門

昭十年夏齊欒施來奔

左傳見書奔門○觀八年傳載齊子尾卒子旗治其室子良將攻之（子良子尾之子）（子旗子彊也）陳桓子授甲將助之聞子旗之言和之如初一事桓子非助高氏也將承二家之敝而取之聞正言而止未幾乘其飲酒卒伐而逐焉以分其室則無守之情見矣二惠旣亡姜族始弱陳氏之爲斧斤斯削齊室豈一日之故哉（陸粲左氏鐫）○齊景淫於刑而吝於施爲陳氏毆民惠欒高宜競厲戒懼圖制禦陳氏之術而怙寵嗜酒不知怨積禍發晏平仲切切乎齊將爲陳之憂苟乘兩家之釁發其罪倡國人併逐之豈非與公室

之攜甥聽欒之奔助陳之大何也洪咨夔春秋說○欒高陳鮑以私憾生爭至動干戈於國中不忌其君之故也陳氏遂階此以竊國日講解義○齊之公族欒與高國皆陳鮑之所忌也欒逐而高國弱高國逐則鮑氏孤而田齊之勢成矣余懋學蠡測○子旗之父子雅子良之父子尾皆惠族也子雅之卒晏嬰歎曰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所云二惠正指欒氏與高氏也鄭文蔚辨義○此齊陳興廢一大關鍵夫子書此係春秋節目是時齊使陳鮑分二氏之室陳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齊邑且公族甚貧桓子乃召高氏所逐子山子商子周欒氏所逐子城子公公孫捷皆反其邑益其祿厚給其衣屨幃幄器用凡公子孫之無祿者私與之邑國之貧弱孤寡者私與之粟而民心歸之陳氏至是益大矣毛奇齡傳○此欒施來奔傳爲

陳氏簒齊張本以陳氏爲主前叙欒高出奔後叙無宇新政陳氏所以興也欒高强於陳鮑無宇欲翦除久矣前此二族有隙欲傾之卒不能其心曷嘗一日忘二族哉欒高不知所戒耆酒則自防者疎多怨則助之者罕信內則賢才不與爲謀皆可乘之機也無宇旣寵於公又睦於鮑遂悉空撰出將攻陳鮑之言使人告陳亦告鮑鬻地風波皆無宇爲之姜炳璋讀左補義○陳氏移齊成於二惠之不競然二子亦竟敢伐虎門稱兵內向矢及君屋平日感慨齊其陳氏之晏子亦不得不覘窺姑舒義旗所指其如之何哉使二子得志不卽爲曲沃京櫟乎從來權之所在鮮不爲患也張尚瑗左傳折諸○公羊知晉有欒氏而不知齊亦有欒氏改齊字爲晉字此直於春秋時事茫然不曉也此一出奔正齊陳興廢關鍵春秋所以書也況晉欒氏早滅于襄二十三年距今已三十三年矣安得猶有晉欒氏在邪又公羊折諸

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弒其君荼

左傳見書奔書弒門許氏王氏說見書奔門陳氏說見書弒門○齊之亂景公舍長立少實爲之而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皆墮陳乞之術彼其欲立陽生而請立荼於君以爲設欲去高國而交鬭諸大夫以爲僞欲盟大夫而稱受命鮑子以爲誣欲弒孺子而言君舉不信羣臣以爲激心梟獍而情鬼蜮矣洪咨夔春秋說○時已政由陳氏公卽早建太子猶能間羣公子爲難況荼少母賤授以社稷能無變乎荼如奚齊卓子陽生如夷吾重耳陳乞如里克而國高不能如荀息事益殆矣張溥列國論○人臣之欲竊國者非先有所廢立則不足以制主而籍服其臣民故乞構景公以逐陽生及荼奪長以立則又挾陽生以弒荼而立之計其

廢荼立陽生之日必且執長幼之序以告國人曰國乃陽生之國也而後鮑牧之徒惟其所命而不敢爭王介之四傳質○陳氏不去高國荼不可弒也平仲盡心公室無宇忌之久矣第以素有重名公與國人皆所心服不可逐耳迨平仲卒乞遂借高國之奔并晏圉逐之姜炳璋讀左補義

哀十一年夏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見書戰門○吳師之來齊人皆知齊必敗卽當堅守勿犯其鋒況齊患在內不在外陳氏弒主專國又値新喪危疑之會也國書爲齊世臣宜修政以輔幼君安得貪敎兵柄陳氏推書豈以兵柄讓書哉是使其以不義結怨以犯難買禍耳書在術中而不悟也御纂直解○傳蓋深惡陳乞也前此伐齊舟師爲齊所敗何至師未至城下而三軍皆死氣也卽知强弱不敵如秦

師濟河焚舟而晉師不出可也乃乞以死事子弟以得志自子
是何心哉蓋齊之強族屏逐一空在朝特立有為之士皆預兵
政留之不利於陳氏東郭書先登受賞尤所深忌故乘吳師之
來乞以精鋭守城以羸卒拒敵名雖三軍實不堪用驅至艾陵
舉忠義之臣而悉空之乃惟我所為乞所謂得志其以此乎或
交相厲死或歌虞殯或具含玉或問遠國以琴未臨陣而有死
之心無生之氣傳為得志二字寫照而三軍並殲並陷其弟乞
可勝誅哉經書國書主此兵也傳罪陳乞正其本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附錄魯史 哀十四年夏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齊人弒其君壬于舒
州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弗聽陳逆殺人子我逢之執以入遂陳豹為子我臣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遂告陳氏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子我出陳氏追殺之陳恒執公於舒州弒之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子告季孫

孔子請伐齊使請而得也經將大書特書亦二百四十餘年一
大快事請而不得春秋可以絶筆矣馬驌左傳事緯○胡氏解請討陳
恒事云春秋之義弒君之賊人人得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
可也抑思孔子有何權柄而得擅發邪紕繆已甚王若虛滹南遺老集

○宋衛亂臣

春秋政逮大夫之世齊晉既舉國歸諸其臣魯三桓秉政其不為齊
晉者幾希宋衛鄭與魯其國相等鄭七穆爭權其亂最先賴子產生
而靖之又啟之以子皮繼之以子太叔鄭遂不受臣禍衛本有石碏
純臣及甯俞孔達之忠輔洎乎末造猶以多君子著聞而其間乃有
逐君大惡之孫林父于時弄兵叛君相沿成風雖忠臣之後嗣亦相
胥以叛甯殖俞之後佐孫氏逐君而孔達之後孔悝亦為逐輒立蒯
聵之舉宋華督弒君而得命氏世執政權其系出於戴公謂之戴族
向氏魚氏蕩氏同為桓族華元向戌以才名顯要非忠欵純篤而汰
侈之習聞於列國魚蕩謀弱公室以彭城出奔華氏之難敢於誘殺
群公子與元公為難南里之據連兵經歲而後出奔宋之叛臣兩搆
大難所恃之大國惟楚衛之叛臣兩次逐君所恃之大國惟晉楚不
足責晉君亦昏授權於臣其臣交結魯衛叛臣倡為天生季氏以貳
魯侯之邪説以為趙魏韓貳晉之漸良可嘆也張尚瑗左傳折諸卷首
春秋中世以後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強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
之華氏皆結於晉者也故君昔見殊於大國臣反挾大國之援以脅
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家鉉翁詳說
宋自穆公入春秋殤閔禍起肘腋惟桓公最賢值齊之霸外內乂安
權正於上襄成紀綱不失昭公時朝廷起禍殺其大夫司城子哀來

奔而華孫結援於魯文共之時書華元帥師來聘至共公設華元奔
晉魚石奔楚殺大夫山諸臣爭權擅私各倚强國失制於其臣矣成
十五年華元會鍾離始有會諸大夫之文十六年華元會沙隨始有
會諸侯之文未幾而魚石復入借楚援以梗宋國原其禍端所起蓋
自文共以來偏任華元以制國政任偏寵固怨讟之府也是魚石之
亂自華元召之自文公致之由是華族日盛終平公之世華元兩會
戚華閱復會戚襄十七年華臣奔陳二十九年華定城杞昭六年華
合比奔衛其橫據宋國皆華氏黨也而向氏復起與國政襄十五年
平公使向戌來聘遂盟於魯以君命聘而擅盟則向氏之專不下於
華氏至襄二十七年昭元年又兩合晉楚之大夫其強可知陵夷至
於元公不能收其威柄又復甚焉二氏之族終為宋患昭二十年華
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自陳入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自宋

南里出奔楚夫出奔亂也入叛逆也爲人臣而敢爲亂逆又非特專僭而已華向之禍方息欒氏之族復起欒大心以昭二十五年會黃父至景公時欒祁犁會扈專宋權可知終於大心奔曹又其甚也亂生於兄弟之間公子地奔陳公弟辰仲佗石彄亦奔陳復入蕭以叛樂大心自曹入蕭以從叛黨而辰又自蕭來奔出景寵向魋致禍也觀春秋之世皆由人君弱於成制忘於政柄不能獨任善人遠屏私昵以杜羣臣狂逞之心故太阿假人而權勢陰移也 汝栞此專

春秋時宋最喜事春秋之局變多自宋起其先輔伯爭伯其後華元欲合晉楚向戌以弭兵爲名舉中原折入於吳楚皆爲禍首厥後南里之叛吳楚師兵以助叛人夫非自宋階之厲歟 顧棟高宋執政表序

宋討桓魋 哀十四年傳 司馬請瑞於君以發兵見宋之兵權猶在君所以華向之屢叛不能據國魯則兵權全在三家孔子請討陳恆與宋景

討桓魋同一年事而魯君畏葸亦以兵權不屬耳 張尚瑗左傳折諸卷廿八

孫氏世執衛政而自結於晉之彊家見惡於君挾地奔晉爲衛患者幾四十年魯之季氏亦然晉君聽於彊家而庇夫叛臣以致衛獻魯昭窮於無告而不知晉祚亦陰移於大卿矣 日講解義成七年

孫氏以衛武之裔爲國正卿良夫執政積有年歲其子林父繼之世掌國權驕恣無上定公惡其專也林父於是懷私邑以出奔旣又挾大國以求復長惡衮君蓋自定公之世而已極矣乃甯殖以武子之孫賢者之後而專國不臣比於林父父子弒逆宗祀忽諸獻公之出也兵由孫氏殖固未與其也雖名在諸侯之策孫甯同誅若論首惡端歸林父殖有悔心戒子掩惡甯喜止知父言之可從不顧弒君之非義然猶曰殤之賊獻之黷也彼林父何人耶奉殤不終讐獻不忘據邑叛國猶洋洋滿志坐享孫氏之六十奏樂擊鐘無所顧慮總由晉庇之也昔林父執政事晉惟堅而結晉之大夫尤厚鞌之戰告如之伐皆從郤克其初出奔也以戚屬晉歸衛以後晉屬爲會則盟于戚晉悼謀鄭則會于戚城虎牢則會于戚適吳則會于戚以孫氏之食采忽爲諸侯之孔道無非炫燿寵靈以震動國君旣而逐獻立殤晉爲之會獻入出奔晉爲之主庇賊受地爲逋逃主晉之君卿大夫皆孫氏黨也殖喜無君其惡一也殖附晉則親之喜背晉則執之孫甯無君其惡一也林父附晉則親之喜背晉則執之征討不明惟行私意晉之於人國也罪其不附已者而已矣 馬驌左傳事緯

晉悼霸功方熾聽林父之逐君立剽則荀偃之謀也及平公蹕謬置衎於夷儀則士匄之謀也逆剽弒衎復乃執其君以戚田予林父則趙武之謀也澶淵討衛之歲至昭七年衛襄公卒是時韓起爲政林父旣卒是非漸明而後知林父之爲賊知諸臣之庇賊乃弔使往戚

田歸焉 姜炳璋讀左補義昭七年

桓二年春宋華督弒君會于稷以成宋亂

張氏說見大夫書氏門華孫

文十五年春宋司馬華孫來盟

穀梁家氏趙氏顧氏說見宋大夫書官門張氏說見來盟門○

宋人殺司馬使華耦代之且來盟然後弒其君則知外結援者國內假手於襄夫人以成鮑之篡者華氏也華元司寇華御事之子代公子成爲右師蕩鮑與夫人所位置者固知晉大夫可以貨取盟主不足忌於是使華耦來盟既而晉衛陳鄭討宋而晉不與晉受賂而還華元卒相文公皆華氏之謀也 趙汸屬辭

宣二年春宋華元帥師戰于大棘

成四年春宋華元來聘 八年春再來聘

成十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
出奔楚　十八年夏楚鄭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見書歸門家氏說見殺大夫門張氏說見復入門○彭城
之役晉悼公謀霸之首事也宋平初立華元秉政桓氏恃彊
宗蕩覆公室倚楚為援鄭又助之彭城淪沒吳晉不通楚人將
以大伺中國虛柎一怒諸侯協從悼公於是乎平宋亂馬驌左傳事緯
成十五年冬宋華元會鍾離　十六年秋會沙隨　襄元年春會
圍宋彭城　二年秋冬再會戚
襄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襄十四年冬宋華閱會戚
襄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盟于劉　二十七年夏會宋　昭元年
春會虢

襄十七年秋宋華臣出奔陳
傳說見出奔門
襄二十九年夏宋華定會城杞　昭十二年夏來聘
昭六年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昭十一年秋宋華亥會厥憖
昭二十年冬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
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甯華定
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見大夫以叛門○人臣敢於抗君豈一朝夕之積哉華父
督弒君不討而立華氏自是累世為司馬向左師戌外交晉楚
以自封甯即其子富貴驕侈日盛月長遂犯上作亂而不忌始
則君臣交質而盟繼也君臣析門而守終則君臣分黨而戰害

於國凶於家世催之禍也洪咨夔春秋說○華向懼君之害已而首禍
誘殺羣公子且劫君而質太子悖亂極矣將討而奔陳陳宋之
仇欲因陳以為亂也元公復信讒將誅華貙激而生變遂外召
華向華向入宋志在覆宋倘非宋使樂大心等禦諸橫宋其覆
矣於是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以守分國相
爭君懼將奔矣賴齊之助僅而能勝其後晉會諸國敗華氏圍
南里而楚人釋君助臣使薳越帥師抗諸侯之討晉畏楚固請
諸宋而逸賊矣故不書晉救以略晉特書奔楚以罪楚御纂直解
○元公宋君之有志者也跡其力疾討季孫而旅卒豈受制於
賊臣者哉於是欲除華向而華向先發執羣公子求免不得天
經地義絕矣自古無君臣交質能全其始終者公發憤討賊與
華費遂謀一舉而敗之華向皆奔亂已結局而多僚譖兄發難

貙為陪臣張匄所劫誅僚以叛自華向貙匄合而華氏遂不可
制華氏以南里叛華登以吳師至是時惟一廚人濮與齊戌之
烏枝鳴為公紓患敗吳師華登復帥吳餘衆敗宋師賴國人忠
義之氣揚徽而從用劍而從裹首一呼偽得華登而吳師再敗
不然晉雖救之不且無及哉踰月公子城始以晉師至晉救不
速也苟吳帥諸侯之師救宋不書救不成救也諸侯之師何難
尅期勦賊乃彼此觀望而奮不顧身者獨公子城大敗華氏諸
侯遂圍南里華亥搏膺一呼已是束手就縛貙又犯圍而出使
登如楚乞師諸侯防禦不力也幸楚不助攻諸侯之戍請出華
氏其云固請于宋可見宋君有殺賊之志國人有必死之心無
如列國之卿俱怠於成而畏楚也討賊義旗草草結局大書入
叛出奔由晉之無能也姜炳璋讀左補義○宋自魚石出奔羣臣尤而

效之動輒以奔爲亂始其奔也或楚或陳或曹皆宋讐也挾讐
宋者以敵宋故勝則入國敗則出奔宋竟莫可如何華氏向氏
爲宋彊族華元執政向戌爲左師歷年已久自華元既沒而華
氏出奔三見於平公之世君臣已不睦至元公時華向之徒羣
然與亂甚且殺而質質而奔奔而入入而出君臣日戰春秋以
來亂賊未有如華向之甚者也向甯戌之子華定華亥元之孫
也元比襄夫人而昭公弑戌詔君夫人而太子死權傾一國寵
逼人君及其子孫保無毀乎元公去之無術忿一時之詢而激
三歲之變南里之入分國而處非若魚石之僅據彭城也華登
以吳師至敗而求援于楚諸侯鬬之而讓成楚功若將恐後縱
追逆賊宋與列國皆有憾焉是以康侯之論以不能執叛戮賊
責楚以不能竭力內討責宋以不能協心外救責諸侯至使披

國叛君之賊保護首領誠爲春秋一大痛也馬驌左傳事緯

昭二十五年夏宋樂大心會黃父

昭二十七年秋宋樂祁犂會扈

昭三十二年冬宋仲幾會城成周被執不受功

定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傳說見出奔門○宋景公之世有樂大心之奔有公子地母弟辰仲佗石彄之奔奔而且入邑以叛其後復有向魋之叛奔向巢之奔皇瑗之奔公既卒而大尹又奔其奔其亂數數然也春秋之末宋亦多事矣昔者元公當國華向搆難取太子與母弟辰公子地爲質二子固與公同患者也華向奔而宋易六卿以樂大心爲右師因宋所求治而擇焉者也乃至是而奔亂交作問其所由則以寵向魋之故也或爲國大臣或爲君介弟公曾不能安之衆叛親離忍自變倖爲禍始馬驌左傳事緯

哀三年夏宋樂髡帥師伐曹

哀十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

以上宋亂臣

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成二年夏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新築

陳氏說見大夫帥師門

又　衛孫良夫會戰于鞌

成三年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冬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及孫良夫盟

成六年春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成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　十四年自晉歸于衛

左傳見書奔書歸門○孫氏專衛自良夫始良夫見經六專盟者二專兵者四會盟征伐既一出其手世及其子安得不橫哉定公不忍其橫未加譴而林父奔晉訴於大國內抗其君其罪可勝誅乎晉不能治反戚於衛獎其臣以逆其君十四年卒自晉入衛厥後浸淫其惡卒至叛逆由晉之右叛臣以亂人國也趙鵬飛經筌○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强國以亢其君衛之孫魯之季其尤者也林父自結於晉之權臣爲日久矣至是奔晉挾盟主以抗其上未幾返國值衛衎繼世不能君遂稱兵犯上卒之入戚以叛爲衛國患者幾四十年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爲之家鉉翁詳說○書自晉罪晉之容惡也書歸衛罪衛之失刑

也〔引謝氏闕疑〕○晉受衛國逋逃罪戾之臣又彊歸之林父之罪著矣晉屬之惡顯矣衛定不能辭以大義而受之其不能君又可知矣〔日講解義〕○林父以戚奔晉定公如晉恐其挾晉卿爲害而先以其惡訴之也晉不能討林父竊邑叛君之罪但反戚以結衛之歡徐圖林父之復甚晉卿之謀也〔姜氏璋讀左補義〕○王氏說見書歸門

成十五年冬衛孫林父會鍾離　襄二年秋冬兩會戚　五年夏會吳善道　七年來聘及盟　十四年冬會戚　十九年夏伐齊

襄元年春衛甯殖會圍彭城　二年夏會侵鄭　十六年夏會伐許

襄十四年夏衛侯出奔齊

傳說見出奔門○傳載師曠對晉侯問衛出其君之語以爲其

君實甚此言不可以訓未幾會戚定衛出於荀偃黨逆之謀而彼縢者亦若與有力焉不然以悼公之明釋君而臣是助非有以潛移其心志者詎至是乎〔陸粲左氏鐫〕

襄十九年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林父逐衛侯奔于齊故獨伐齊林父之惡極矣亦以病晉侯也〔日講解義〕○伐齊卽有晉命然獨不日故生在齊非臣子所敢加兵乎傳稱欒魴同役春秋削欒魴不書專罪林父也〔張自起宗朱辨義〕

襄二十六年春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諸說見以邑叛門晉卿專國門

又　衛甯喜弒其君剽　秋晉人執衛甯喜

傳說見弒君執大夫門○甯喜弒剽則討孫林父逐衎何以不討以林父善於晉大夫也晉悼以衛人出君之故一問之師曠再問之荀偃至平公則直言衛侯之罪其爲奸黨所蔽如此〔張尚瑗左傳折諸〕○定姒之命縛甯殖之命子皆亂命也其最中賊臣之欲者尤在政由甯氏一語啓何嘗必欲踐其父之言而失心於故君哉亦曰專祿以周旋耳亂臣賊子起於一念之私而患得患失遂無所不至林父以是而逐君叛君喜卽甯喜以是而弒君也〔姜炳璋讀左補義〕○齊人之處衛事前已大謬至此惟有並誅孫甯以定衎而已復因林父而執君家氏謂由晉臣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交相爲亂以爲彼剖分宗國之地是也〔又〕

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

傳說見出奔門

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觀衛靈公出奔政自陪臣出也當時齊豹率大夫北宮喜之徒

作亂逐靈公于外至公得歸乃齊氏之家臣渠子召北宮子同謀北宮氏之宰不與其謀乃殺渠子滅齊氏而公入當時北宮子爲家臣所制俯首聽命齊氏之亂平皆北宮宰之力或以爲陪臣專政自陽虎始不知數十年之前已有北宮宰矣〔呂祖謙左傳說〕

以上衛亂臣

○魯政下逮〔歸父如晉傳事辨〕

自僖四年公孫茲見文元年叔孫得臣見而叔孫氏强矣僖十五年公孫敖見而仲孫氏强矣文六年季孫行父見而季孫氏强矣〔葉夢得傳〕魯三家之橫始于文而成于昭權去公室文公之罪也三家子孫雖自僖公而僖之世固未嘗敢專也至文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爲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東門氏則襄仲見于經者凡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

非如則伐其橫尤甚故魯受禍尤速然極其源若非文公怠惰不君則大夫亦未遽專也即位之初霸主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視之率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朔怠惰昏庸不出寢門何以爲國宜公室寖弱而權移于人也趙鵬飛經筌

自隱失權於翬莊失權於慶父文失權於仲遂宣失權於歸父襄失權於宿斯昭失權於意如宋樂祁曰魯君喪政四世矣政在季氏三世矣晉史墨曰季氏貳諸侯爲日久矣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況定哀以後哉李典列國世紀

自平王東遷隱公始專征伐至昭公十世而大夫逐諸侯自宣公失政季氏始專魯國至定公五世而家臣囚大夫陽虎事季平子至桓子而亡歷昭公定公纔二世曰三世者孔子於未亡也言之以爲不過此也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竊之於諸侯陪臣亦可

竊之于大夫其理之逆必至於此程公說分記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不能干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之矣諸侯猶不可專況大夫乎大夫猶不可專況家臣乎春秋之世列國專恣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未幾而諸國大夫專權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於諸侯既而家臣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名分陵夷可傷甚矣是時季氏以大夫專魯國之政陽虎以家臣專季氏之政孔子之言蓋傷之也眞德秀大學衍義

夫祿去公室而政歸大夫大夫之勢宜益強也而三家之子孫乃反微弱不振何邪蓋以臣僭君者逆理亂常之事其能久乎善乎先儒蘇軾之說曰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又

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而召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蓋以張公室爲名也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張公室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皆爲已私非眞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金履祥通鑑前編

入定哀而魯政益不可爲矣何者宣成襄公之世君雖失政而季文子爲冢卿孟獻子爲介卿國猶有人也至昭公則季氏橫矣然叔孫豹及舍世濟其忠故雖以宿之取鄆而豹猶能拒樂鮒之請帶雖以意如之逐君而舍猶恥與之同列則三家未盡不肖也唯夫定哀之世君既失政而季氏若斯若肥叔孫氏若不敢若州仇孟氏若何忌若彘皆碌碌駑庸但知封殖而不爲國家經久之慮楊于庭質疑

三桓之僭由於孟氏慶父作逆失罰爲之立後是無政也赦當僖公之世雖嘗帥師止奉霸令文公使之如莒涖盟兩會諸侯實爲專會諸侯之始嗣是得臣行父帥師城邑三家之勢乃成馬驌左傳事緯

魯三家所以不爲齊田氏晉六卿者以中軍既毀尺地一民皆歸三家君特寄焉以爲無害而姑舍之晉地大分之猶爲強國魯地小若三家各爲一國則不足以禦四鄰恐大國借以爲討而并兼之故留其君以爲贅旒而朝會帥師危苦困辱之地皆使君往蓋魯君轉供大夫之職也方苞直解昭五年舍中軍

魯君臣之局凡再變宣成以前卿專政于外而公守府故盟會侵伐卿任其重襄昭以後卿專政于內而公聽役故盟會侵伐公任其難而魯卿大夫之局亦再變文宣以前卿與君抗而大夫聽命故盟會侵伐有卿有大夫成襄以後卿與卿抗而大夫希出故盟會侵伐有二卿三卿而無大夫高澍然釋經襄二十六年

季友立僖爲政在三桓之始仲遂弒赤爲祿去公室之始劉逢祿公羊釋例

從來國家之欲去權臣也必俟其有可指之罪一朝卒然去之無使

擧不勝至於再擧則彼之聲勢益張蟠附益固而吾之國威亦頓挫觀昭公乾侯之事而知三家之所以蔓延不可制者非獨三家之罪亦魯之羣公有以自取之也夫國家之患莫大於世卿然相沿已久不可驟革也季子有大功而執政爲卿宜也以就酖之叔牙而許爲立後至如慶父負滔天之惡此斷斷宜絕其屬籍者而亦爲立後逮其子敖棄君命從已氏罪亦必誅而其二子儼然爲貴卿從此三家遂如鼎足不可去一父子再負重罪而寵榮不衰此時魯之威柄已倒地此根本之失也至魯之欲去三桓非一世矣患在發之太早謀之太疏一發于歸父（宣十八年）再發于僑如（成十六年）三發于南蒯（昭十二年）至平子登臺之請而凡四矣每一發不勝則三家之聲望益隆直爲三家助之翼也請得而言之季友有定國之功而其子無佚早死孫行父文六年始爲卿年少位卑惟仲遂之言是聽未有可指之罪也若

論弑子赤之事則宜先誅仲遂而後及行父今歸父以逆賊之子而欲圖行父忠賢之後國人不服則不能去不去而君臣之間不相安此魯之失計一也嗣後行父稍稍肆志矣鞌之戰興舉國之師役滿朝之將功成志得立廟銘鐘然終成公之世與仲孫蔑共政小心畏愼俱爲賢卿而僑如通於穆姜欲藉晉力以去季孟幷欲廢公此時之季孟非特國人與之公亦委心聽任此魯之失計二也嗣後行父之子宿攘國政適値襄公幼弱首城賜邑視叔孟二卿蔑如也仲孫蔑叔孫豹畏其凶狡慮其軋已故宿請作中軍而豹卽有政將及子之意既得國政兵柄在手入鄆以自益城成邑而偃然居叔孫之上凡意如逐君之事皆宿倡導之宿死其子紇早卒叔孫舍爲政不能革意如之惡且事事欲傾陷叔孫彼南蒯特不得志於季氏之徒非能爲國除患一旦造謀智慮短淺謀未及成先懼弗克叛而奔齊身

冒不韙而欲除百年積蠹有是理哉此魯之失計三也國威三挫之後魯人視公室眞如死灰不復然而濡首富貴之徒咸奔走季氏昭公踵此而欲與季爲難其不爲刃出于背者幸爾追維終始豈一朝夕之故哉逮季桓子遭陽虎之難急用孔子三都墮其二公私俱安魯國大治此所謂惟禮可以已之者也（顧棟高大事表○顧氏論定哀多微辭見卷首總義）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棠引仍以禮樂征伐之事爲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者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孱主第相鬨於門內而已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何也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于會昭定哀之閒可徵也南蒯侯犯公山不狃陽虎皆季氏家臣執國命者也然春秋

於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不書定八年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不書十年侯犯以郈叛不書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不書不書何也略家臣也其略之者何也家臣賤名氏不見聖人謹微蓋絕之於其端焉耳不可以告廟不可以赴於諸侯故嚴其防而不書而後陪臣懼寶玉大弓魯之重器也陽虎竊之竊重器必書而又不可以陪臣辱故書盜不然春秋之治以地叛必書地以名其人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而蒯叛不書弟書叔弓帥師圍費而已虎叛不書弟書盜竊寶玉大弓而已犯叛不書弟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而已不狃襲魯不書弟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而已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子洩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也二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死于亂三世而不失者希矣聖人之言春秋之法備焉義精而辭信（馮景解舂集）

汪氏元錫曰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不與卿大夫雜居而齒者也故春秋陪臣之名不登以爲於王統遠也而或執國命亦治之以不治而已陽虎柄魯欲殺季孫戰於國都入於公宮出叉入讙陽關以叛皆不書書盜竊寶玉大弓曰是盜而已矣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不書書圍費圍郈而已皆治之以不治者也南蒯虎犯弗擾未始不以張公室爲口實聖人奪之而不予徵之而不著何也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以賤治貴以賢治不肖不以不肖治賢令蒯虎犯弗擾之倫得行其胸臆尙何以能國哉故曰是盜而已矣 應撝謙集解

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莊公之初慶父得兵權幾成亡國之禍僖公之初友得兵權遂開專國之釁 洪咨夔春秋說 ○餘見大夫書帥師門

僖元年冬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 自此公子友執政

陳說見下○僖公魯之賢君然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公孫敖帥師而叔孫孟孫氏始三桓之禍皆肇於僖 劉紹攽微旨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僖四年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衞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子牙與弒子般公子慶父親弒閔公而其子皆世爲將是故謹志之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孫茲帥師會侵陳公孫敖帥師救徐見三家所自始 陳傅良後傳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前侵陳已專兵今又如牟其專日甚叔孫氏之僭基此 趙鵬飛經筌

僖七年秋公子友如齊

僖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連書如齊見魯政皆友主持也 姚舜牧疑問

僖十五年春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陳氏說見上

僖十六年春公子季友卒　秋公孫茲卒

僖二十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 自此公子遂爲政

公子遂莊公子僖公弟視三家爲最親故自友與茲卒敖亦自救徐後不復用事魯之政皆在遂焉文公立而遂益專 葉夢得傳 ○雖憾於齊豈宜延楚師入伐自公子遂用事僖公末政無一可觀明年入杞遂實主兵會楚盟宋魯爭赴之幸晉文興霸數年未敢肆惡晉文歿卽逞志於邾憸人之誤人君若此 方苞直解

僖二十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

自季友卒而用襄仲數年之間伐齊入杞結怨四鄰與前善惡判矣 趙鵬飛經筌 ○乞師伐齊帥師入杞東門氏之惡兆此 御纂直解

僖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

前日乞師伐齊者遂也今如齊修好者亦遂也三年之中倏仇倏合謀國無術矣 顧棟高大事表

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聘

僖三十一年春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

僖三十三年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

又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公孫敖如齊

三家子孫雖自僖公而僖之世未見其橫蓋僖所不容也及文公之初巳專盟會矣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 趙鵬飛經筌 ○文公卽位元年容貌采章未接於列國而權臣擅命代君則失政之始也 程端學本義 ○文公卽位

一歲之間朝會皆出於得臣與敖何以爲國 戴溪講義 ○春秋之初
有以大夫而會諸侯者矣未有若公孫敖之專會也且敖以秋
冬二時會晉復聘齊交于大國蓋魯政下逮不始于季而早在
叔孟二家矣 顧棟高大事表 ○大夫專會霸主魯之政始在大夫 方苞直解

文二年夏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李氏顧氏說見內大夫會盟諸侯門

又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文三年春叔孫得臣會伐沈

三年之間遂敖得臣累見於經則知魯政盡在諸臣矣 高閌集注

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又　秋季孫行父如晉　冬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行父與敖相繼出使著其私交樹黨爲三家僭竊之漸 黃正憲翼附

文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

季孫行父何以如陳有舊也向者公子友嘗書如陳矣故知其
有舊也公孫敖何以如莒有舊也向者公子慶父嘗書奔莒矣
故知其有舊也行父如陳何爲邪私於陳以結外援也敖如莒
何爲邪私於莒以結外援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八年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張氏洽李氏廉說見內大夫會外大夫門○是時仲遂已有無
君之心而晉討文公之盟屈趙盾必要仲遂歃血而後信疑其
君而信其臣政柄全在大夫亦猶成公之沙隨不得見而季孫
行父會晉郤犨盟昭公弔少姜不見納而季孫宿如晉馴致乾
侯之次而意如會晉荀躒矣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豈一朝夕之
故哉 汪克寬纂疏 ○春秋大夫專國未有不外結强援以自固者也

公子遂會晉趙盾盟其姦謀可見 黃仲炎通說 ○魯大夫締交强國
之卿以專魯國而抗其君自公子遂始 家鉉翁詳說 ○遂專魯盾專
晉不惟兆惡視夷皐之禍而三家六卿之患所由來也 洪咨夔春秋說

又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

觀遂之專敖之恣則文公之不能制其臣可知矣 黃仲炎通說 ○汪
氏說見如京師門張氏說見大夫出奔門○敖爲慶父之子再
世負大惡而其子孫仍爲貴卿令負無君之罪而又許其以喪
歸晏然若無是事者自是人臣可以無惡不作矣 顧棟高刑賞表

文九年春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伐鄭

是時晉靈年少趙盾專政而魯文怠於政事仲遂執國柄已二
十七年彼此俱有無君之心故衡雍之盟救鄭之舉兩人相要
結而二君亦偃然聽之是以養成禍患季孫行父自六年如晉

後從未見經則其不秉國政可知論者於此時必欲舍遂而責
行父此因其子孫而誤責其祖父矣 顧棟高大事表

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又　秋公子遂如宋

又　冬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魯能敗狄此其功也然是專兵僭魯之漸 程端學本義

文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張氏說見下季氏專魯

文十四年春叔彭生帥師伐邾

文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秋季孫行父如晉 皆爲齊子叔姬故

文十四年秋公孫敖卒于齊　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著三桓漸强雖有罪而獲赦也 汪克寬纂疏 ○孔子曰政在大夫四

世矣蓋由文以來也襄王崩公孫敖如周弔不至而復從奔莒因重賂以求入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卒于齊齊人歸其喪惠叔又請而受之書曰公孫敖卒于齊明年又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言魯人雖欲絶之而不能也弃大夫卒皆不書如公子慶父出奔莒臧孫紇出奔齊是也內大夫卒于外皆不至如仲遂公孫嬰齊是也敖書卒以齊人歸其喪起也其書喪至以魯人受其喪故也敖廢命奔莒而其子文伯惠叔繼立于朝大夫之汰甚矣以其子之汰請其父之喪見大夫之專也呂大圭或問○慶父負覆載不容之罪於法不當立後寵其子敖以爲卿固已頗矣敖又不肖世濟其惡乃又爲之置嗣殯葬賞斯僭矣楊于庭質疑○穀梁以爲受其喪不可不卒固已然書卒于齊亦以見敖之自莒而託於齊挾大國以請復爲有要君之心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

文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拜穀盟

公已盟而遂復往政在遂故也高閌集注

文十八年春公薨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按左氏敬嬴生宣公嬖而私事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爲請於齊侯齊侯許之冬十月殺惡及視立宣公弁殺叔仲彭生○仲遂倡逆三家均與謀叔孫氏則得臣同如齊季孫氏則行父亦如齊惟孟氏以公孫敖死于外二子文伯惠叔未秉政也趙鵬飛經筌○君薨太子立正也非姦臣之利也舍嫡立庶姦臣之利非國之福也强家擅弑立以市恩於新君而專權自此始矣史

墨巳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昭公也四君矣或者以行父爲社稷臣誤矣家鉉翁詳說○公子遂當僖公之世已得兵權文公時遂執政特盟霸國之卿專會諸侯之師無君之心非一日矣今挾得臣同結强鄰以定逆計汪克寬纂疏○子卒而繼之以夫人姜氏歸於齊明子弑而母大歸也又繼之以季孫行父如齊明季孫之與聞乎弑而求援於齊也行父爲上卿當國倘仲遂有慶父之逆而行父懷季友之忠則惡及視兄弟未必駢首死於仲遂之手他日逐歸父行父言於朝日使我殺適立庶仲也夫則今日之弑非行父主之而誰也楊于庭質疑○此時行父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然則魯政下逮襄仲始之而季孫特成之也顧棟高大事表○方氏說見內卿並使門

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又　夏季孫行父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公子遂如齊拜成

逆臣當誅者公子遂其首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而知之矣張洽集注○宣之未立及位既定遂凡三見始終其事著首惡也御纂直解

宣八年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辛巳仲遂卒于垂自此季孫行父執政

仲遂自季友卒執國政歷僖文宣三世前後共三十八年弑儲君逐國母最凶極惡甚於意如彼季氏其效尤者耳顧棟高大事表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王來徵聘

宣十年夏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也父如齊依惠公以定公位子如齊葬惠公以終父志父子擅國之權相濟爲姦以固其寵趙鵬飛經筌○宣以仲遂得位德仲而寵其子令歸父借會葬以結於齊爲自固之計也此後伐邾伐莒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一人擅之于是三桓

無權而側目東門仲氏矣欲去歸父則不得不間齊欲間齊則
不得不事晉會斷道以同晉盟三桓陰謀以迫公往也不然齊
方歸我濟西之田公方親奔惠公之喪齊未有罪我之端我未
有怨齊之跡胡爲遽背之以向晉耶惟三桓有不平于中故宣
公薨而歸父即見逐歸父逐而臧孫即與晉爲赤棘之盟盟晉
者爲齊也背齊者爲歸父也夫新君即位無故而棄先公之好
北鄙之伐齊師不爲無名引咎謝過可以相釋何至四卿並將
會晉衞曹師急戰于鞌哉蓋三桓積忿於齊之黨仲氏而歸父
又奔在齊不得不傾國兵挾強晉以決一戰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張氏說見大夫帥師門

又　季孫行父如齊初聘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如齊左氏以爲初聘也歲之初春公朝齊矣夏則公親奔
惠公之喪公孫歸父會葬矣將以朝聘新君則俟行禮于明年
即位可也而行父遄往此何故哉蓋行父意非公意也行父忌
歸父之專將以間歸父於新君故假初聘以行也歸父權行於
行父之後左氏求其故不得以爲伐邾故也夫使以伐邾恐得
齊罪則行父聘時可以申辭而又何煩歸父往哉使齊果以伐
邾來討必歸父親往謝過則必不在喪而使國佐報聘然則歸
父之如齊何爲邪歸父繼父專國非三桓所欲形跡已著知行
父之如齊將以間已於齊故復假聘以彌縫齊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特
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於魯也汪克寬纂疏

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宣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公以私恩任歸父會齊侯會楚子見寵任專政也汪克寬纂疏引王葆

又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無以正之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
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冉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有由
然也胡傳○高固在無婁而蔑會之諂事外臣以結強援劉紹攽微旨

宣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　冬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歸父以父仲遂之故謹事齊今魯自斷道之盟改從晉特命歸
父如晉以聽晉命蓋行父當國實主此謀欲使歸父與齊絕也
左氏以爲歸父欲去三桓與公謀而聘晉夫魯與晉初交未固
豈遽與謀腹心事哉蓋行父忌歸父欲以計傾之謀去三桓之

說殆誣加歸父之辭而左氏誤信以爲實與誣之以激眾怒而
實以不事晉之罪歸之則歸父懼獲罪於晉有奔齊而已遂者
急於後事之辭季本私考○左氏以爲聘晉謀去三桓夫宣公仲遂
歸父皆託於齊齊庇其君臣甚篤欲去三桓何不謀於久好之
齊而謀於新盟之晉哉此必三桓忌歸父造爲此言而加之罪
也歸父之如晉者蓋既會晉斷道知必召怨於齊不得不轉託
於晉以自固也夫三桓側目歸父非一日矣宣公存猶有所忌
宣公薨而歸父何能保有其家哉宜其逐之速也行父殺適立
庶之言顯出其口目無新主雖成公不能爲歸父謀矣張自超宗朱辨

義○按季說張說辨傳語是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魯會晉爲斷道之盟已與晉合許復爲此盟雖奉成公之命爲

公而賓則受行父之命爲私也臧氏之黨行父如此張自超宋朱辨義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許行父之佐嬰齊僑如之佐也蓋是時魯止二軍故其後三軍稱作也四卿並將空國以出非獨是忿以歸父在齊三桓同惡之耳方苞直解○自鞌以後六年侵宋則仲孫蔑叔孫僑如昭十年伐莒則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定八年侵衛則季孫斯仲孫何忌哀二年伐邾則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而鞌之役尚有臧孫許伐莒之役尚有叔弓餘則無非三家者故大夫擅兵自鞌師師已然若兵柄悉屬三家則自此始顧奎光隨筆

又　冬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及楚人等盟于蜀

著三桓之惡也諸國皆大夫會而魯獨君往蓋楚師本爲救齊

而鞌之戰季孫叔孫實主之恐有執辱之危故身避而迫公以往也若諱公則或疑微者往會而三桓之惡隱矣方苞直解○侯伯會盟則大夫往與抗禮而荆蠻之臣使公辱焉其傎甚矣哀公會吳于鄫吳召季康子不往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此會實始之又○胡氏張氏說見公盟外大夫門

成三年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成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有如齊逆女宣伯會諸穀

鄭汪說見大夫會大夫門○前書叔孫僑如帥師圍棘與書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同著三臣之專師也此書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與書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會楚子于宋同著三臣之專會也專師專會著三臣所以見忌于行父而奔也張自超宋朱辨義

成六年夏公孫嬰齊如晉受命伐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冬季孫行父如晉賀遷

蔑僑如嬰齊行父一歲之內相望於道大夫張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成十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聘齊而釋舊怨講新好者僑如也故逆女使之自此而鍾離之會僑如專焉而季叔相軋之勢又成矣張自超宋朱辨義

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等會吳于鍾離

成十六年秋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冬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等圍宋彭城夏又會齊崔杼等次鄫

襄二年秋冬仲孫蔑再會晉荀罃等于戚　秋叔孫豹如宋聘

叔孫氏至僑如橫甚敗而奔齊其黨沮矣今襄公幼會盟征伐專於仲孫蔑蔑孟氏也季文子爲正卿而老矣故叔氏復出而干政趙鵬飛經筌○慶父之後敖奔而蔑以孫後之牙之後僑如奔而豹以弟後之皆得奕世用事於魯仲遂之後歸父奔春秋一書仲嬰齊卒而自是子孫無聞焉則三桓抑之也張自超宋朱辨義

襄四年夏叔孫豹如晉報聘

襄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又　冬季孫行父卒仲孫蔑嗣執政

襄六年冬叔孫豹如邾聘且修平　季孫宿如晉謝討亡鄫

襄七年秋季孫宿如衛報聘

襄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等于邢丘晉使諸侯之大夫聽命

此係晉悼謙接諸侯然自此政逮大夫矣大夫張矣顧棟高大事表

襄九年夏季孫宿如晉報聘　是年叔孫豹爲政

襄十一年春作三軍

析二軍以爲三而三家各有其一國君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與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跋扈之戒家鉉翁詳說○自作三軍而分公室兵皆屬於三家故救晉則叔孫豹也伐齊則仲孫羯也有國事之名無同心之實出者各受其賦而不肯盡力處者謂非我事而不肯應援君無嚴命事卒無功欲魯之能立國不可得也賀仲軾歸義○此魯民不屬公之始王錫爵日錄○晉之有三軍也將中軍者稱元帥主一國之政而諸卿聽焉季叔醉心久矣魯軍屬公室有事則命卿分將故季氏雖强政權猶未盡屬今作三軍名則三家分將實則專領中軍使政權盡歸於己時公年十四未諳國務

大約愚之以壯國威而公不察也萬斯大隨筆○按左氏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據政將及子之言則此時當叔孫豹爲政尚未及季孫也但孟獻子以襄十九年卒而叔孫早爲政者意當日獻子已告老不與國事不然作三軍何不請於孟獻子而特請於叔孫穆子乎季孫遂爲政而擅兵入鄆矣顧棟高大事表

襄十二年春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是年宿爲政

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等會吳于向于長齊子爲武子介

又　夏叔孫豹會伐秦　冬季孫宿會戚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自季專政取公室之邱甸卒乘自私於是魯君無臣無民四鄙見侮邾莒交侵齊亦屢伐家鉉翁詳說○此墮成之始事也春秋書齊之圍成者二此年及明年書公之救成圍成者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始則疆事之無備終則家臣之恃强李廉會通○三軍制於三家公室兵力不足故救成不敢進黃仲炎通說○直解說見下

又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胡氏高氏說見內卿並將門○自作三軍公無軍矣今公自將救成者齊用大師深入久駐三桓畏之故迫公主兵蓋避其危而以公試也劉氏絢陳氏傅良乃謂公不能救成以致三家專魯誤矣齊退而二卿帥師城郛屬辭而觀其情見矣方苞直解御纂直解○孟邑而季叔城之何也三家相黨假備齊爲名與大役以崇私邑也其城既固卒爲魯患而不可墮御纂直解○是時孟獻子尚在而城成之役反不與者意當告老不任事又獻子賢不肯城其私邑而叔季强城之也季若不城成則無以解於己之城

費此殆欲孟叔兩家代爲分謗耳顧棟高大事表

襄十六年春諸侯會溴梁大夫盟

又　夏叔老會伐許　冬叔孫豹如晉聘

襄十九年春季孫宿如晉拜師　秋仲孫蔑卒

孟獻子賢大夫雖與季孫行父同朝而不與同惡觀其將預政即請如京師而戰鞌四卿並出蔑獨不預可見其有特立之志也自襄六年卽不見經豈以老疾在告政委於二家歟季本私考

又　冬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襄二十年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秋仲孫速帥師伐邾

家氏說見邾魯交兵門

又　冬季孫宿如宋聘

襄二十三年秋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楡　仲孫速卒

襄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晉故也
又　冬叔孫豹如京師賀城　王賜之大路
襄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宋書人次良霄下則宋非卿也晉書人與宋同則晉亦非卿也
而魯獨君親之者蓋三家素貴以晉卿不行不屑往而遣微者
又懼得罪故公親辱焉於是魯君降與諸大夫同列矣高澍然釋經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諸大夫于宋秋盟于宋
襄三十一年冬仲孫羯卒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大夫于虢　取鄆　秋叔弓帥師疆鄆田
昭四年冬叔孫豹卒
豹卒而毀中軍公若寄矣以是知豹有力於公室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昭五年春舍中軍

傳說見魯軍制門○前作三軍此舍中軍國人盡屬於三家矣
季氏有二孟叔各一於是兵權盡屬季氏是時孟則羯亡貜始
立叔則豹卒婼未安於位皆惟季氏所欲為列國大夫恣睢犯
上未有若季氏之甚者使非家臣內叛有以掣其肘則田常所
為不在齊而在魯禍不止於乾侯之出也家鉉翁詳說○舍中軍何
以為卑公室自是魯公寄食於三家不復有民矣趙汸集傳
又　春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秋公至自
晉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見季氏專魯門
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冬叔弓如楚
昭七年春暨齊平叔孫舍如齊涖盟
是時魯所事者四國婚於吳恐楚怒則不得不朝楚朝楚恐晉
怒則不得不與杞成是年晉來治杞田季孫以成與之　又恐齊怒則不得不如
齊請好謀國如此亦可哀已顧棟高大事表
又　冬季孫宿卒宿子紇悼子未為卿而卒孫意如嗣而宿卒之時則叔孫舍為政據昭二十一年傳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杜注昭子為政季孫謂其在已上位欲使得罪於晉也又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則叔孫為正卿雖平子有功亦歸命故季孫皆其在巳上也顧氏棟高云
昭八年秋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是年叔孫舍為政
此後書蒐與公無與民屬私家蒐皆三家之事趙恆錄疑○茲臣將
蔑其君未嘗不先為非禮而動民也蒐于紅反天時矣易地理
矣悖人倫矣而昭公未悟也劉敞意林○三家革車千乘以耀武置
君何地哉乾侯之逐兆于此矣若非地非時又不足譏者姚舜牧疑
問○既分公室假蒐禮以數軍實陰擇材勇以強私黨耳王樵輯傳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秋仲孫貜如齊

昭十年秋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自舍中軍後只二軍季專一軍叔弓為之貳從萬氏斯大說孟叔共一
軍或專將或並將悉列書以著事實而以叔弓次仲孫前者以
弓與意如並領一軍宜稟及之也高澍然釋經○餘見內卿並將門
昭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
前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強車徒日衆也高閌集注○喪不廢蒐
三家無忌君之心也黃仲炎通說○餘見書蒐門
又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秋季孫意如會八國大
夫于厥慭
昭十二年冬公子慭出奔齊
春秋書圍費以著南蒯之叛而公子慭之與謀而奔則未見其
曲直也然魯自莊之世慶父牙友稱公子之後再見公子仲遂

仲遂者莊公之子也肸稱公弟雖有後於魯已不得如仲遂之稱公子而用事矣此後歷文宣成襄之世未有稱公子而內與國政外交諸侯者則三家叔氏之世爲卿而季氏專魯故也是時一公子慭見經即不安于魯而奔齊春秋書之以著三家之強不容復有公子而君之近屬不得以至親用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據費侯犯據郈叛叔季非叛公也故不書從方氏苞說而盜竊寶玉大弓則書以寶玉大弓爲公府之藏也夫藏於公雖竊器亦書屬於家雖叛邑亦不書所以明一尊而遠二君之嫌也然費郈書圍內叛之迹自著矣圍郈主叔孫圍費則用叔弓又叔弓爲季氏貳之證也高澍然釋經〇胡氏高氏說見大夫帥師門

又　秋同盟平丘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見季氏專魯門

昭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胡王程沈諸說見書蒐門總論〇昭公之時三書蒐著強臣之屢弄兵而危公也御纂直解

昭二十四年春仲孫貜卒

昭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稱叔孫舍如宋爲意如逆婦意如至是泰然以國君自處而二家亦甘爲之役矣經不書其事本末登策書也方苞直解

又　夏叔詣會諸大夫于黃父

又　秋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冬叔孫舍卒

傳載平子登臺之請當時變起倉卒二家未集季豈能無所俟哉此正季之狡計及二家既集而公之孫遂成矣彭山謂叔孫舍仲孫何忌皆賢大夫無助季氏之事觀鬷戾之語於衆衆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可見二家之助季氏正其自爲地也余光存俟〇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倘正鬷戾之罪而誅之亦足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爲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宵會遠矣李廉會通〇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其君諸侯知有季孫而不知有魯侯者久矣始於僖公成於成襄不能蚤正而預慮乃至昭公寄命意如之手身如羇旅受人指揮事勢至此已無可奈可不勝其憤而驟伐之難矣黃仲炎通說

昭二十六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公圍成此後季孫意如爲政

以大夫之邑而如敵國不臣之罪不貶自見以君而圍其大夫之邑其不能君亦可愧矣成孟氏邑季孟同惡相濟叔孫獨賢書圍成見孟氏之黨惡書叔孫婼卒見叔孫之勤於君也戴溪講義〇書公圍成著孟氏亦逆公也不書公以齊師圍成者如書齊師猶若成人之抗齊師不足以著孟氏逆公之罪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公會盟于鄟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昭二十七年春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公如晉次于乾侯冬鄆潰

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昭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冬公薨于乾侯

以上俱見季氏專魯門

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等城成周

定三年春公如晉至河乃復

又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定五年夏季孫意如卒 陽虎囚季桓子公父文伯逐仲梁懷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大詛○是年陽虎執國命

又　秋叔孫不敢卒

二人之嗣桓子皆穉弱國命爲陽虎所執矣 季本私考

定六年春公侵鄭

左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諫乃止○陽虎實主此謀欲竊兵權自是恆以公將矣 季本私考 ○魯君之無兵三家專之也魯君之再有兵陪臣強而三家不得專也其變愈降 俞汝言平義

又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孟孫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杜注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季孫逐君而媚晉以自保其家臣效尤亦求媚於晉以去三桓天道不遠如此 顧棟高大事表 ○范鞅三家之黨也孟氏何不以陽虎之害明告除之范鞅知魯患陽虎何不爲魯執之而皆不然者虎纂趙氏六卿互爲牽制范獻亦不能謀也故虎卒奔趙氏 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冬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高說見內邑書圍門○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至是陽虎謀傾季氏脅使圍鄆以構齊而絕其外援明年國夏來伐連歲兵爭蓋始於此 日講解義

又　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定七年傳 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秋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墮伏而待之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余必殺汝虎懼乃還

定八年春再書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踰月之間再出侵齊乍往乍來不得休息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 高閌集注

齊衛鄭宋同時叛晉而魯不叛且爲晉討鄭而讐齊何也季氏逐君晉不討而私庇之故德晉不貳又不敢自犯強鄰之鋒而以公試其危也 方苞直解

又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說見書會師門

又　秋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季與仲合而逐昭公自後事事同之今陽虎專政挾公以爲重

故季仲愈相結以自固迨虎執季復以仲之救得免春秋每於季仲比而書之蓋著其同惡相濟之實 御纂直解 魯衛邦交最善以晉命出師二卿知其無危故自往耳 方苞直解

又　冬從祀先公

虎欲去三桓名爲魯除害實欲代孟氏之位耳於是從盜者合謀而興蓋中軍之舍陽州之孫國人之側目于季孫久矣盜思奪之因其所也然欲殺季而順祀先公何也躋僖一事魯之臣民素知其謬正二公之位以快人心使魯人知已之舉動皆爲君臣大義起見而因以誅季孫然告先公以祈佑也 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盜竊寶玉大弓

左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王期

陽虎前驅陽越殿將如蒲圃孟孫之臣公斂處父知其謀先爲備陽虎逐劫公與叔孫州仇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公羊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季氏之宰也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鍛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甲起於琴如郤反舍于郊越鶩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陽虎等本心非欲張公室不過貪

其祿位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叔孫輒叔仲志五人欲因虎去三桓而代之使虎之事成公室未必張徒以亂易亂耳三家雖脫陽虎之禍然而陪臣得志其權卒未能收蓋去虎非三家之功乃是陪臣之力觀初亂時孟氏家臣公斂處父告孟孫先備陽虎可見陪臣竊位據權是去一陽虎又生一陽虎公室安得振呂祖謙左傳說○季之罪大矣虎果執而請其罪收其權以歸之公夫豈不可乃逞私憾而欲殺之不勝而入公宮取分器則盜也分器而盜竊之魯之無人而失政也以不書叛罪季氏以盜治陽虎以失分器責魯侯天子之事也御纂直解○季氏當國如庶其黑肱牟夷叛臣賊子皆以類至故陽虎亦竊鄆讙龜陰田以叛入于齊季氏不臣其臣亦叛之展轉相效也魏禧左傳經世鈔附彭家屏說○三家敢于仇君父人人得而誅之然在實心爲國者幸而事

成固爲社稷之福卽計阻謀敗不甚決裂也若小人志在作亂以清君側爲名而爲自專之謀假令其志得行貽害魯國豈止如三家哉故經目之爲盜而傳屢揭其心姜炳璋讀左補義○不狃之與陽虎其欲去三桓一也而其情有異不狃之意在於張公室特不知此非家臣所宜與爾虎本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爲利而已觀異日虎欲伐魯不狃止之虎乃勸齊三加於魯可見二人心事夫子所以一則欲見而不見一則來召而欲往也朱鶴齡讀左日鈔○陽虎之變經祗書此二物之失得以了其事似失輕重惟徐仲山日記曰世守重器有國興喪皆視之誠所謂跬玉跬步得玉者故夫子三致意焉此眞善于言春秋者蓋亦以二物失得卽叛臣成敗一始終也毛奇齡傳○傳載南門棘下之戰不書與不書費叛同蓋書叛如二君叛季非叛公故有是嫌書

戰如敵國義不可訓也其書竊以弓玉在公宮不得略也高閌然釋經○此陽虎爲亂執季孫也何以不書而書竊寶玉大弓陪臣謀權臣無重繫於國略之不足書也宗器重於國卿書盜竊則國之有亂端可知也牛運震傳○陳氏黃氏說見書盜門邵氏汪氏說見於不書處見義門

定九年夏得寶玉大弓此後季孫斯爲政

按傳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出奔齊請師伐魯齊侯執陽虎將東之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萬氏說見書得門

定十年夏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按傳叔孫氏臣侯犯以郈叛州仇何忌帥師再圍郈弗克郈工師駟赤詐謂侯犯令事齊與齊郈復宜言于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齊齊人將遷郈民郈人大駭叛侯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

郈左傳詳見書圍門○郈叔孫邑也而仲孫與焉是以二卿帥一郈也師又再舉是以兼時收一郈也羅喻義野編○書圍則叛可知以二卿伐之自夏至秋再圍而不克則家臣之彊亦可知矣日講解義

○經曰公子慭出奔齊叔弓帥師圍費記南蒯之叛也曰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記陽虎之叛也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記侯犯之叛也左氏之補經曰成叛記公孫宿之叛也夫蒯虎叛季氏犯叛叔氏宿叛孟氏大夫僭而陪臣叛之宜若爲義然薄不云乎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南蒯諸人之名春秋所由削之也馬驌左傳事緯○胡氏汪氏湛氏說見大夫帥師門

又　冬叔孫州仇如齊謝致郈

定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公羊胡趙張呂汪說見謹強都之害門○墮邑之事孔子

因其機而爲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明訓弱可復正也朱子語類孟子門○書叔孫墮郈季孫墮費以大夫二家之願也二家專魯而願墮其都則以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大夫不足用爲善者是不卽人心之論也陳傅良後傳○三家繕兵積粟求以富私室弱公家及私室既强公家既弱而陪臣又爲之患亦若三家之爲患於魯春秋書之所以爲亂臣僭竊之戒說者不得聖人垂訓之意而徒以此歸美聖人抑末矣章潢圖書編論墮三都○孔子墮三都家臣無所據以叛大夫則大夫之叛公者亦失所據矣是絕其爲亂之原也御纂直解○三家城其邑以自利也而家臣憑倚其城數叛孔子制國以禮謂都城無過百雉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於是各帥其衆自墮其邑絕不疑其害已此亶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日講解義○魯之費郈猶晉之晉陽朝歌也晉分爲六而魯不至析爲三者賴有此墮爾俞汝言平義○公山不狃叔孫輒之徒據費以叛說者云叛季氏非叛魯也在季爲逆在魯爲忠其說非也彼稔見三家不臣之跡尤而效之藉口於張公室以爲名耳觀二人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是投鼠而不知忌器者也非夫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則公幾不免論語所以特書公山氏爲叛朱鶴齡讀左日鈔

又　冬公圍成

左傳見書圍門李氏說見謹強都之害門○三家若盡墮豈惟三家除跋扈之臣公室亦除三家之窟子路之謀孔子之願不幸事不竟也黄震日鈔○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孟氏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及齊人之沮孔子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

也朱子語類論語門○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土地甲兵皆三家有縱墮三都三都之民豈遂爲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叔季二家自以爲患故墮之易爲勢至孟氏不肯墮成然使孔子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孔子用於魯於今一年三家者於孔子豈有土地甲兵爲之用哉孟子謂孔子於此爲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也金履祥通鑑前編○孔子居魯五十餘年魯君臣未嘗能用定公之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者何也蓋孔子此時之行藏繫季桓子之用舍夫季氏專魯久矣魯公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已之權以與孔子哉自陽虎制桓子而專魯政桓子於此謀所以爲靖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齊歸侵地於是攝行相

事墮三都夫墮三都非三家之便也故叔孫氏始墮郈繼而季孫氏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成其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夫三都已墮其二則成亦豈終不克墮哉夫子久之必有處矣使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季氏權臣也桓子舍已權以聽孔子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爲是降心以相從也今外侮既御桓子豈甘於終絀者其信任之意必已衰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使桓子而猶惟孔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此眞不可與有爲而其心固然已無孔子矣故孔子去之也 又○孔子以爲三家之抗魯以三都之故陪臣之抗三家亦以三都之故大都耦國不如墮之墮郈克費周道可復奈何女樂入孔子

行而成不果墮矣夫季孫非眞能用孔子也始迫於陽虎之徒故急召以救亂亂已靖矣冀或附已而孔子乃使之墮私邑出藏甲三家能不畏乎魯既不能一日用孔子孔子豈能一日留哉孔子去矣公誰與謀自是公室益卑三桓益侈陪臣交叛不能病三家而反以病魯削弱之患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 馬驌左傳事緯○郈有侯犯之亂費有南蒯之亂季孫叔孫皆苦之故墮之易成則未叛孟孫也又有公斂處父爲之宰故無如之何此當日事勢也 葉酉究遺○孟氏不肯墮成叔季亦贊墮都出甲不利於私家以三都之墮既有成命故少出師而使公主之州仇郈師郈所以墮也斯何忌帥師費所以墮也民不屬公成命不行圍成所以不克也 方苞直解○夫子不能墮成論者爲之深惜夫三家皆叛臣之私邑夫子似爲三家忠謀而其實可漸以殺三家之

勢亦用魯行道之端季叔未覺則郈費墮孟氏覺之則成不墮夫子固無如之何也成不墮何足損夫子之道哉 張自超宗朱辨義○成不受墮圍之弗克蓋三家專魯陪臣抗命非可以一朝正也如三苗逆命崇人弗降舜禹文王皆不能免亦何損於聖人使孔子終用於魯必有以處之不幸事不竟備先儒或謂墮成非孔子之意或謂孔子不能墮成因未攝相毛奇齡又爲成不必墮不當墮之論皆曲說也 牛運震春秋傳○哀十五年成叛于齊至是而成亦叛所謂五世希不失 何焯讀書記○按金氏說最得事情蓋始之欲用孔子墮二都者憤陪臣也至孟氏不墮二家亦悔即於是冬借女樂以退孔子蓋惟恐孔子抑陪臣并抑三家以強公室於已亦損故其後季孫終不用孔子而武叔至毀仲尼蓋墮都之事德怨相半也 顧棟高大事表○愚按成之不克墮方氏葉氏說

勝成不墮之無與乎孔子張氏牛氏說得○穀梁云圍成大公也夫屈千乘之尊圍國中一邑小弱甚矣乃以爲大之乎 汪克寬纂疏

定十二年夏大蒐于比蒲

高趙說見書蒐門○意如死陽虎繼亂三家之勢少戢正魯可以有爲之日而定公庸弱兵柄不能收政權仍在季氏公室遂卑 家鉉翁詳說○蛇淵之築比蒲之蒐殆皆在孔子去後 葉酉究遺

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

高趙說見書蒐門○史記謂十三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十四年乃行非也考經文十三年絕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蓋自前年成之不墮三家慮變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次年攝相之理 李廉會通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家氏說見大夫帥師門○薛氏曰邾所厚者君也魯臣所以伐之其說最好邾託于定生則來朝死則奔喪有加禮焉薨甫逾年卽不免强臣之見伐三家之無君而弱哀公甚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哀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與邾子盟于句繹

取人之田而及之盟直書其事不爲魯諱三家俱出二氏徧及邾盟見叔仲欲盟而能兵季氏怙終滅邾乃已春秋書之所以誅也左傳七年伐邾大夫不欲季氏違衆以行於是盟見之矣家鉉翁詳說○汪氏說見內大夫盟諸侯門

哀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季氏說見書城門

又　秋季孫斯卒此後季孫肥專政

又　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哀六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哀七年秋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薛氏說見邾魯交兵門○三桓屢歲伐邾披削其土待其將滅使公主兵以受惡名而抗大國之討春秋書公不諱所以深著三桓之罪方苞直解○公無兵久矣猶能伐人而入其國乎蓋三家之兵也然則何以稱公三家之兵而使公將之公於是反爲役也事畢兵各歸其家公若臣僕然郝敬行說略

哀八年春吳伐我

是時魯政雖陵夷然觀左氏所記盡忠死難之士豈多有之此所以爲禮義之國歟公山不狃叛亡之人而處心尚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欲往豈無意夫季本會通

又　夏齊人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

哀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公會吳伐齊戰于艾陵

哀公之世征伐盟會自三桓出爭城攘地爲三桓有節之盟邾人與焉口血未乾魯固不得伐邾也然三桓欲利其私何盟之恤魯執邾子吳人出師城下之盟春秋所恥而三子不顧辱國已甚魯自萊門之盟遂與吳合故二國協謀伐齊於是齊魯怨深齊師伐我公又會吳伐齊魯自勝齊德吳益深於是會橐皋以謀尊吳既又會於黃池而吳之霸成焉究其始惟是以三家之私怨邾齊之小隙遂不憚崇吳而毀晉霸吳既驕彊諸夏受困自是魯亦弗支而三桓歸利私家貽禍公室不惟無君又無日不驅其君爲己役也孫越之患兆於此矣馬驌左傳事緯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哀十四年傳齊弒其君壬孔子請伐齊公曰子告季孫仲孫何忌卒

哀二十四年傳公如越越太子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賂止之

哀二十五年傳公至自越公與大夫飲酒不樂始有惡

哀二十七年傳夏季康子卒　秋公孫于邾遂如越

以上俱見季氏專魯門

按自僖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魯執政其十一人季氏凡六人叔孫氏二人孟孫氏一人東門氏一人中間陽虎執政在定之六七八僅三年衛旋出奔政柄復歸季氏當定之九年季孫斯遭陽虎幾死創鉅痛深始用孔子以弭禍亂建墮三都之議此聖人撥亂反正之大機括也至十二年冬孟氏不肯墮成季孫亦漸生悔志慮一變卽不用孔子此天也至哀公之世三家

復餼公復蹈乾侯之轍尾大不掉之禍至於如此顧棟高大事表

○季氏專魯公子牙卒諱辭辨　季子來歸褒辭辨　成風傳語
辨　以行父爲忠辨　會邢邱舊說辨　子野卒三
傳說辨　唁子野井罪齊侯辨　叔孫舍卒傳事辨　鄭濆朋
傳說辨　唁公乾侯左氏說辨　失國專外昭公辨　不改立君
劉汪說辨　書孟子卒諱昭公辨

政逮大夫四世謂文子武子平子桓子也魯自文公薨政卽在季氏宣十八年傳云歸父欲去三桓指文子成十六年傳云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政令于是乎成亦指文子朱注之誤原于孔氏孔注之誤則以無處位置悼子故自桓子上數至武子止耳不知悼子卒在武子之前武子卒卽平子立見於疏可攷也閻若璩潛邱劄記

昭二十五年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注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注宣成襄昭不數悼子者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也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案此疏與十二年傳疏皆學者所宜

詳玩是時當昭公時平子執政故言三世四公孔子當定公時桓子執政爲陽虎所囚而有三桓微矣之歎四公加定故言五三子加桓故言四孔安國注論語四世爲文武悼平獨去桓子則於微矣不切朱子改爲武悼平桓獨去文子則武子仕不及宣又與五世不合皆由不察悼子之不在此數也故閻氏引據爲獨明云趙佑雜案

政逮四世則文武平桓也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謂文武平也史墨曰文子武子世增其業謂季之執政自文子始也其不及桓者以昭公時未有桓也孔注朱注皆失之蓋武子卒于昭七年平子代武立悼子早卒未嘗爲卿故四世斷自文始而桓止毛奇齡論語稽求篇

悼子非卿未執政故其卒不書非文武平桓比也朱子於祿之去公室五世云自宣公失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旣從鄭說亦合杜注而于政逮大夫四世則自武子武子立於襄五年上溯宣八年凡三十四年此三十四年中政安歸乎故知專政自文子始無可疑者且史墨曰季友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文公薨政在季氏於此君昭公也四公矣非政逮四世之確證哉馮景解舂集

天下未嘗無賢雖權臣用事之時亦必有不肯阿附者人君能卽而圖之其勢猶有可回之理若齊之權在田氏而有晏嬰使景公能與晏嬰圖之田氏未必遂奪國之志魯之權在季氏而有子家羈使昭公能與羈圖之季氏未必成逐君之謀二國之權不可以復收由二臣之言不見於用也眞德秀大學衍義九

吾讀左氏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然後知季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宣公篡立大臣未附國人未信其權未有所屬此千載一時之隙也以季文子之富强投其隙而攫取其權誰曰不克然取之太迫則君不安於上民不厭於下雖劫而留之其權終有時而還故因莒僕之

事借其名閟其術默收一國之權於掌中而人不悟深哉謀也莒僕弑君竊邑宣公納之又欲封之是固羣臣所當爭也文子託去惡之名改君命而使司寇斥僕於境外以嘗試宣公意謂君苟怒我邪則吾固可自附於忠憤愛君之徒君苟聽我邪則魯之大柄自是歸我矣退不失譽進不失權君有從違我無增損不幸不成猶不失蹇諤之稱旣而宣公果惑於史克之對終莫能詰一時上下皆爲所眩君嘉其直人誦其忠而不知國柄已移於冥冥之中更千百載觀者猶以斥莒僕爲文子之美莫有辨其爲竊權之始者其欺誦甚矣史克之對歷數莒僕之罪言雖指僕而意譏宣公克內則陰中宣公之隱以脅之外則盛稱文子之功以誑之一脅一誑捭闔箝制眞季氏徒也呂祖謙左氏博議○懸按何義門讀書記曰借莒僕以脅宣公文子之私也於是始政在大夫論與呂同

行父以成季之孫二世相魯人稱其忠君子猶有譏焉曰仲遂殺適

而不能禁僑如長亂而不能弭逐東門以償巳怨職齊貿以釋私耻惡得爲賢然而成公之世公欲從楚行父執其不可其謀國未嘗不正也沙隨往會先戒官守其防患未嘗不密也及乎武子公室卑矣利君之幼政柄下移城費邑而都大於國作三軍而兵歸於家取卞之役幾成乾侯之先轍庶其之納身爲盜賊之淵藪宣成以來軍政蹂壞諸卿私乘多於公家車數至武子欲專一軍之權毁私以補公嗣是兵柄悉歸私室而公臣至不能三耦其後又舍中軍季氏遂盡征之其始也窺襄公之幼弱而分其勢其卒也乘昭公之童心而總其權怙惡無君至季孫宿極矣孔子深痛之故入鄆必書城成必書意如嗣政益成跋扈之形稠父不度遂應鸜鵒之讖（馬驌左傳事緯）

魯雖三桓並卿其實止一季氏自季友有功於國人心所歸仲遂僑如又相繼得罪叔孫氏亦附於季氏觀駟赤之激季叔婼無可如何權之所歸不可挽也（張尚瑗左傳折諸卷十八）

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

此季氏之始事也當隱桓莊之間上而周近而齊來聘魯皆不報而女叔一來季友旋造陳庭繼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蓋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矣（李廉會通）○謹按　日講解義本李氏說謂季氏之專魯兆於斯朱子以季友爲無狀誠論世知人之特識也○見大夫交政中國之漸且志三桓之始（御纂直解）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謝氏俞氏任氏說見內大夫書如門○外葬大夫只此一見夫子仍而不削者以罪友之私交昧義越禮且以著友之託陳自固所以能討牙與慶父以定僖公也（張自超宗朱辨義）○三十二年成季奔陳觀其如陳葬原仲則陳之於季友可知（何焯讀書記）

莊三十二年秋公子牙卒

諸儒皆從左氏公羊賢季子之酖叔牙恩義兩全書公子諱之也核之經文前後吾終不敢信也夫季友惡足賢哉謂季友忠於成風可也謂忠於般忠於魯國則不可也使忠於般則以死奉般如荀息可矣奚事出奔謂忠於魯則友能以君命鴆叔牙不可謂無權也乘時以君命逐慶父慶父雖主兵權而莊公尙存國人必不敢從慶父爲亂則一舉手而魯難靖矣以吾觀之友殆無意殺慶父也知慶父將弒般度其不能自篡而必立幼以擅政果立閔矣不二年而又弒之皆季友意中事也閔弒則可以及僖矣僖公者成風之子也成風私事季友以其子屬焉者也子牙欲立慶父其心不可知其事則莫須有且季友於莊二十七年如陳至閔元年來歸其酖叔牙與否未可知此亦羣言淆亂衷諸聖也抑祟積齊詳辨之矣其書卒者三命例書公子記三桓之始與季友卒同皆譏世卿也（徐卓經義未詳說）

閔元年秋季子來歸

諸家多言爲聖人美之之辭某看正是著季氏所以專國爲禍之基季友之罪與慶父不爭多但歸後能平難魯人賴之史如此書亦以見其執權之漸耳（朱子語類）○胡氏曰季子既不能平姜氏之亂誅慶父之惡致使二人卒弒其君故其次年慶父書奔莒夫人孫于邾以見季友之過也朱子曰季子旣歸而閔公被弑慶父出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立僖公也（程端學本義）○左氏言嘉之公羊言賢且喜之穀梁言貴且喜之皆以子與來歸字生義而不知聖人所書之旨夫季子之歸乃季氏僭魯之始也（又三傳辨疑）○朱子曰夫子直書舊史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成

風之事可見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由此起矣按季子固有相魯之功然不能防難討罪汲汲在謀立可謂賢乎紫陽之論深得經義（朱睦㮮著傳辨疑）○說者以為國人喜之夫喜之者為其靖內難輔幼君也然不能沮哀姜慶父之逆謀則亦安賴有季子此無他心屬僖公二心故也迨僖公既立敗莒于酈受汶陽田及費自是魯政世由於季故朱子謂友為魯國之賊而季子來歸一書乃聖人著季氏專國禍基也其書季子者舊史因國人之喜而書之聖人因而不變然比事以觀見其無以慰魯人之望也（萬斯大隨筆）○季友力能誅叔牙豈不能誅慶父既不能誅又不能死反出奔陳所謂以死奉般者言猶在耳莊公死而背之君臣之義安在其初莊公以為可以託孤而任之其後閔公以為可以安國請於盟主而復之季友一負莊公再負閔公人皆知其有大功於僖莫知其有大罪於魯蓋成風私事季友以其子僖公屬之故季友處心積慮欲立僖公而魯國之亂遂釀而成焉所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者實自此始（惠士奇春秋說）○傳云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閔弒僖立總歸根於此數語足定季友之罪案（姜炳璋讀左補義）○左氏云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事者加禮云爾非與之通也左氏用字無所苟若敬嬴則曰私事襄仲私事之為言有微詞矣哀姜則曰通于慶父穆姜則曰通于僑如史家之直未嘗隱矣因事之一字遂被以淫亂之罪與敬嬴哀姜同律過刻也季氏至武子始專國政平子乃逐君子孫不肖祖宗不能保以平子而罪及遠祖又過刻也慶父出奔譏失賊也然慶父主兵日久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逐之奔而從而戕之亦時勢不得不爾以難行之事責中材之人又過刻也是時君側無人魯國大亂國之安危係乎一人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此論人之法亦春秋之旨（陳遷鶴紀疑）○愚按諸家宗朱子義正陳氏持論亦平皆是也

僖元年冬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左傳見大夫帥師○季友有立僖之功竊諸難之名遂擅魯國之權敗莒有功季氏專制之形始兆（程端學本義引趙與權）○賜季友以費私門之強逆蔓延數十世不可拔何僖公慮之不遠也然則賞友之功宜何如亦隆其爵秩而已（王錫爵日錄）○按季友此舉自是有功豈可以後日意如專國而追貶季友哉即賞功之邑亦是常事當年管晏所受豈必不大於費而忠者自忠奸者自奸魯之患在世卿執政耳趙氏王氏之論太刻矣（顧棟高大事表）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僖七年秋公子友如齊

僖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張洽集注）○僖公不能自振而季友謀國此為削弱其國之漸友以齊立僖公使已得為公家之輔因甚德齊夫國有禍難藉援於鄰其流患必至於此春秋諸侯所以爭納亡公子以定人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僖九年）

僖十六年春公子季友卒

謂生而賜氏非也閔元年書季子來歸今書季友卒著季氏自是世秉政前之歸季子後之卒季友義各有在劉氏曰書季友卒譏世卿言自是世季氏也此說得春秋之旨（家鉉翁詳說）

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聘且要盟）　秋季孫行父如晉（聘且求遭喪之禮以行）

是年行父始見經蓋此時方受室始預卿班上歷於仲遂未及專國政也故每事皆謹慎過防當時亦稱之其一歲再出聘蓋魯之習例如此公孫敖已先見矣黃氏正憲謂其專執國政阿結彊援私交樹黨似嫌責之太早顧棟高大事表○季氏於陳世有舊好但公子友如陳書葬原仲行父如陳不書所事似亦未必非其假公以圖昏者然陳使不來而行父獨往又前則陳穆公之卒不往會葬後則陳共公之卒復不往會葬魯與陳未見有交好之實故雖不言其故而行父之以私往可知矣左氏謂以陳衛之睦欲求好於陳夫甯俞來聘不見報使而聘于睦衛之陳毋乃紆邪張自超宗朱辨義○當是行父假聘以自託於晉也其時公孫敖公子遂同專魯政行父欲得國柄必忌敖遂而遂與文公屬親不可遽去殆將去敖以奪其政故先如陳以講世好繼加

晉以託大國無非自爲牢固之計以漸爲圖敖之謀也不然敖以三十年當國之宗卿未有大罪何一旦出奔之速邪巳氏之事或亦有之而行父因得藉口以加其罪矣又

文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王氏貫道曰二邑近費而介于莒他年宿伐莒取鄆叔弓疆其田費於是始大則此乃行父自爲封殖之計也黃震日鈔○城築未有書帥師者兵權隨行父之手矣凡權臣非得兵權不能專洪咨夔春秋說○行父自六年後始復見經此時已漸有營私之意矣顧棟高大事表○城諸及鄆者何也公孫敖在莒懼莒之爲難於我而城以備之也然則書城諸及鄆可矣書季孫行父帥師者見敖爲行父所逼而奔且以著敖奔之後軍政在行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八年冬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與謀弒赤故出姜方歸行父亟往蓋赤實齊甥恐夫人訴而齊來討也日講解義○趙家楊顧說見魯政下逮門

宣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納賂請會

世以行父爲忠觀春秋書其如齊是附姦黨惡人也仲遂廢立國人皆疾之行父而忠必以死爭之矣不惟不能爭又翼成其事爲之賂齊請會是亦一仲遂爾其後仲遂死宣公薨懼公孫歸父之害已乃呼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當其時不能治而歎息於易世之後其將誰欺黃仲炎通說○張說見魯政下逮門○前年行父如齊納昏也而逆女者遂也今年行父如齊許賂也而致田者遂也尙以行父爲社稷臣乎羅喻義野編

宣十年秋季孫行父如齊初聘

宣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　冬公薨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季氏不以君薨爲戚首逐其腹心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爲春秋於公薨之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家鉉翁詳說○行父與仲遂同謀逆今假此以逐東門氏臧孫許身爲司寇陽怒而不力爭反代之逐謂非季氏之黨吾不信也王樵輯傳○臧孫許始則陽爲正言微立異同繼而曰許請去之則其本情著矣自昔强臣欲除異巳未始不有姦人左右之也陸粲左氏鐫○歸父欲倚晉以去三桓季氏之誣辭也蓋季氏世執魯政而宣公之親仲遂過於季孫爲行父所忌久矣故乘公之薨歸父之出而逐焉使歸父交親於晉當奔晉而不奔齊矣攷之于經行父三聘晉而仲遂今甫一至也方苞直解○傳文明是行父忌歸父之寵而追治其父襄仲之罪時宣公已沒故昌言於朝而無忌耳朱鶴齡讀左日鈔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行父既與齊隙而忌歸父又與僑如不協故不自出而使臧孫如晉善自爲謀如此 方苞直解 ○文子專政一反東門之所爲臧孫與季同逐東門者故與晉盟事晉而不復事齊矣 焦袁熹闕如編 ○自是臧與季爲一家惟季之命是聽 顧棟高大事表 ○臧氏世爲季氏奴隸迨許卒紇嗣以媚季而反見逐於季倚伏之理可不懼哉 又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胡氏家氏張氏說見大夫帥師門 ○四卿並將空國以出非獨逞忿以歸父在齊而三桓同惡焉耳 顧棟高大事表 ○按季於是時恣意肆志矣初爲卿時猶壓於仲遂遂死而已執政而其子歸父專權十年之間歸父凡八見經伐邾莒則掌兵權會齊楚則專盟會而行父僅一如齊至是仇讐已去方悟威權之不可去手幸成公之懦弱乃遂放意攬權一怒而空舉國之師役滿鄗之將功成志得立廟銘鐘四分公室之形實肇於此 又

成六年春立武宮

高氏說見宮廟門

又 取鄟

纔立武宮而卽滅附庸之國甚矣武力之爲禍烈也魯作丘甲而戰勝立武宮而取國皆行父操兵柄擅國權之計 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冬季孫行父如晉 賀遷

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

成十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 去秋公如晉晉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今春郤犨來聘涖盟故往報聘

成十六年秋公會于沙隨不見公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冬叔孫僑如出奔齊 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刺公子偃

按左氏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鄢陵之戰將行姜使公逐二子公請反而聽命姜怒公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晉侯不見公宣伯使告郤犨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而事晉晉執行父公還使聲伯請季孫于晉乃赦季孫僑如奔齊季孫及郤犨盟歸刺公子偃 ○季孫之執僑如之奔郤犨之盟公子偃之刺春秋備書爲魯國隱憂也當宣公之世季氏威福已張及宣公卽世歸父見逐季氏之權愈甚故穆姜與僑如又爲此謀傳載穆姜平日引詩述禮未必失行如左史所言也史爲季氏深誣穆姜未足盡信季孫之執也以魯貳故其釋也欒范私之行父外交有素矣自晉歸逞執辱之憾幽君母殺公子魯之政一出季氏矣 家鉉翁詳說 ○晉不見公而盟季孫晉人下比之端兆於此矣 汪克寬纂疏 ○行父當國魯奔三卿文公用敖而敖奔宣用歸父而歸父奔成用僑如而僑如奔則行父忌其用事逼之去國豈獨軋三臣弁弱公室矣三臣皆往齊者三臣託於齊而行父託於晉也文公之初兩事齊晉自六年行父如晉而敖出奔卽一意向晉及宣公德齊君臣傾心事之仲遂卒歸父繼幾無季氏矣行父乃致公爲斷道之會而後歸父奔成公遂事晉於是僑如爲之請昏於齊又將改事齊以擠行父而齊方與晉合未可以貳故卽嗾行父於晉以爲去行父之計而力不能勝之也且三臣敖爲慶父子歸父仲遂子僑如爲牙孫皆逆臣之後故皆至於自敗也自此仲叔兩家皆聽命於季氏矣 張自超宗朱辨義 ○公在會而執者季孫盟者季孫晉人以公爲贅疣矣 葉酉究遺

襄二年傳 齊姜薨季文子取穆姜之美櫝以葬君子曰虧姑以成婦罪莫大焉

襄四年傳 定姒薨季孫欲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任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

懐于蒲圃東門之外匠石取以葬

按季文子議喪從薄蓋託於妾母不得同夫人之禮此由君弱臣强非薄儀制非果欲復正也然當日匠慶猶有君長誰任其告之言取季孫之木以葬季孫不敢止則君之聲靈猶震季氏猶有所忌憚至於末世定姒不書夫人不稱小君則君位如贅旒矣先儒猶以爲正名非也顧棟高大事表

襄四年冬公如晉

襄公至是始七歲且有母喪而急於朝晉豈公所自主乎蓋行父慫於歸父之事欲專魯而過禮以自媚於晉不顧其君之幼弱不能勝勞役而任禮事也行父託言居守而使孟獻子從行故吳人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正謂是耳日講解義

襄五年冬季孫行父卒

自文子卒而魯始有城費作三軍事季氏之强萌於僖公大於成公熾於襄昭極於定哀高閌集注○左氏稱其忠於公室然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境內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弒君立宣行父實再爲之如齊納賂又帥師城諸鄆二邑以自封殖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柄及其子益專且叛然則小廉者乃其大不忠之飾歟黃震日鈔○行父黨仲遂傾歸父結晉仇齊以專魯政安在其忠於公室哉姜雍隆測義○行父之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乃矯情悅衆與陳氏燠休齊民之意同日講解義○文子非純臣晚節尤多悖死未幾而其子旋有城費之事由其專恣有以貽之也故論祿去公室政逮大夫者以文子爲始趙佑雜宗○季氏之專魯論者以爲至宿而僭亂至意如而悖逆至斯而無復公室矣而不知皆始于行父之相三君也行父文公之世初出用事即

附仲遂以逐久專國政之公孫敖宣公十八年間黜於東門父子宣公薨宮殯未寒而歸父去國成公信用僑如季叔相軋凡僑如所謀以陷行父者適以自陷三人者皆不能出行父之手雖奔三卿而魯人不忌猶稱其忠於公室則其所以致飾欲譽者有非人之所及窺者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文子爲政三十四年其爲人大抵賢奸參半至其子宿嗣則放手爲攘奪矣顧棟高大事表

襄六年冬季孫宿如晉

父喪之中執使命不顧失禮是時襄公幼弱宿自爲之趙鵬飛經筌○宿執政急自託於晉也傳謂晉人以鄫故來討非也前年會戚已命鄫聽命於會鄫之亡於魯何與邪日講解義○魯不遣他卿而宿廢喪出聘則宿之嗣爲政而結外援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宿繼秉魯政欲固外交于晉則屈詔焉于衛宋亦身聘焉惟齊楚使他卿以歸父在齊而懼楚之不可測耳方苞直解

襄七年夏城費

左傳王胡李江說見書城門○費季氏邑也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也胡傳○宿首城賜邑將以抗君而專國春秋書以著犯上作亂之漸家鉉翁詳說○當時知有季氏不知有公季氏知有家不知有國其城私邑若公事然姚舜牧疑問○書以著大夫耦國也牛運震傳

又　秋季孫宿如衛報聘

宿甫用事如晉如衛殆無虛歲皆假公以締私爾御纂直解

襄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文襄之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魯襄嗣位甫八年而三朝於晉蓋季氏專魯欲過禮以媚於晉故若是其勤耳日講解義

襄八年季孫宿會晉侯等于邢丘

鄭伯以獻捷與會則公在晉而不與會乃晉侯加禮於魯與盟長樗同意先儒謂魯君失政由於此未得其情蓋四國皆大夫會不得專以此責季孫也但悼公本欲以德禮懷諸侯而不知大夫由是益張耳 日講解義 ○謹按 日講說足正諸儒刻論

襄九年夏季孫宿如晉 報聘

襄十一年春作三軍

左傳胡氏說見魯政下逮門○經書作三軍詳三家也傳分一首二從詳細區別以釋經義三分公室孔疏最明其云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即所謂父兄子弟也凡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牛兵甲皆歸於三家而父兄子弟役邑之入則孟叔兩家以

其五與公蓋公自征於民也自此車馬士卒所謂軍者公不得與焉矣有事則三家帥師以從是亂先王之軍制也奪君之兵權也三家有軍而魯君無軍也罪可勝誅哉傳又曰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夫有地有乘即有民一軍中無入與不入之異民各有井里廬舍即懷季恩豈能舍之而就居於季如公及二家不倍征季氏安得强使之哉蓋魯自宣公稅畝又取私畝之一則什取二矣所謂倍征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作一句讀役謂力役邑謂賦稅言季氏之乘以役邑入者無稅畝之征何也季氏地腴人衆無俟多取而用足也其不入季氏而入公之五股及孟叔二氏之三則有稅畝之征謂之公征即倍征也何也公之用繁二氏乘寡不用稅畝之制則財不足此皆季氏迫之以不得不然之勢故曰季氏使之也魯國之民

視入季爲樂土區德怨而收人心一旦舉事可以一呼而集此昭公欲伐季氏民皆執冰而踞其所由來者漸矣 姜炳璋讀左補義

襄十二年春莒人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台費之境也故宿出救而入鄆他時取鄆疆鄆田而季氏之費廣衮踰君則實自宿始强也 程端學本義引王貫道 ○傳云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自作三軍之後季遂橫行無忌取邑以自封殖有銘功勒鼎之事矣 顧棟高大事表 ○其言遂何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惡季孫也何惡乎季孫取鄆以自益也 牛運震春秋傳

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等會吳于向 子叔齊子爲武子介

又　冬季孫宿會戚

襄十五年夏齊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書救台入鄆者季孫也書救成至遇者公也比事以觀作三軍

之利於私病於公可見 朱朝瑛略記 ○季孫救台遂入鄆而不忌公親救成則至遇而難前觀宿之彊則知公之所以弱矣 日講解義 ○顧氏說見魯政下逮門○按行父卒執政次當及蔑宿不顧父喪未期即執使命明年首城賜邑孟孫執政無如之何次及叔孫穆子復以作三軍固請穆子知其不能久爲人下故有政將及子之言既得政柄肆無忌憚入鄆以自益會吳而使次卿爲介城成而偃然居叔孫之上矣 顧棟高又

襄十九年春季孫宿如晉 拜師 傳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臧武仲曰非禮也

襄二十年冬季孫宿如宋 聘

季孫與宋有連此必宿之私行而託於聘也自是以後侵伐會盟朝聘皆公與諸卿任之蓋晉霸既衰列國皆大夫供命故季孫託於居守儼然以國君自爲而使公與諸卿供大夫之職也

他日叔孫舍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子貢對吳曰寡君旣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葢習而不知其非矣方苞直解

襄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公在晉季孫納之

黄氏說見以邑叛門

襄二十三年夏邾畀我來奔

魯受庶其二邑復納其黨季孫之罪大矣家鉉翁詳說

又　冬臧孫紇出奔邾

季宿自亂已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誣罪臧紇而逐之紇固有罪宿之恣睢不度亦甚矣家鉉翁詳說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等于宋

是會晉趙武楚屈建在焉而魯使亞卿往葢宿至是威權已固託於居守隱然以國君自爲凡役無身親者矣至昭公之世復

再如晉者公不見納故宿親之自結於霸國以傾其君也方苞直解

襄二十八年冬公如楚　二十九年夏公至自楚

按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旣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公冶致其邑於季氏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襄公畏武子不敢歸季氏勢盛矣況昭公於平子乎邵寶簡端錄

襄三十一年夏公薨于楚宮　秋子野卒

按左氏公薨立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立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武子不聽卒立之○此與莊公

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惡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書地均不書葬葢子野賢季氏忌之弑野而立昭以毁言於朝而世不察爾趙鵬飛經筌○子野之卒三傳皆以爲毁趙氏鵬飛黄氏仲炎及方氏苞斥之爲弑其說是也請申論之隱之遇弑也傳稱館于寪氏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子般之遇弑也傳稱次于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之凡亂賊謀行不軌類不于宮庭慮君之徒御多而耳目廣也必伺其閒于閒僻之所而後得以肆虐此傳明云次于季氏而卒入大臣之家而不得反則弑逆之罪季氏安逃乎左氏乃云毁此正季之欲葢而彌彰也且襄公六月辛巳薨子野九月癸巳卒相去七十五日距襲斂之時已遠矣豈平日倚廬堊室之毁獨無恙次于季氏遂至一毁而卒乎况季氏爲正卿攝國政職當調護嗣君嗣君入其室凡防衛之不周進

藥之不謹當惟季是問縱使季無逆謀亦當爲法受惡許世子不嘗藥春秋書之曰弑今季豈止不嘗藥而已故孔子書之與子般子赤一例葢季憚子野之英武不若昭之童騃易制遂萌邪謀而適當倚廬之日可以毁卒飾加至美之名於君父以惑羣聽立其親娣之子以釋羣疑舉朝莫得知通國莫敢議謀巧而心毒矣或謂子赤之弑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可以知其弑而此經上下文無所見此則世儒又爲成見所封也經於襄二十九年書公至自楚左氏傳曰公聞季孫取卞而不敢入於昭公二年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如晉而得入惡之是季之結援大國動見掣肘擅用甲兵陵逼君父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也故余爲二語斷斯獄曰據經文無殊子般子

亦之卒據傳文顯同爲氏黨氏之事顧棟高魯政下逮表後論○君德之賢
明威重權臣所畏也每擇昏庸易欺便馴易制者君之季斯不
利於立扶蘇而立胡亥梁冀不利於立清河而立蠡吾大權歸
已惟意所爲千古一轍子野卒而稠有童心穆叔云不度之人
鮮不爲患謂其必爲季氏憂而不知乃季氏之所利也洪咨夔春秋說

昭元年春取鄆叔孫豹會虢季武子伐莒取鄆秋叔弓帥師疆鄆田

湛氏說見內取邑門○叔弓散卿惟季是聽季孫取鄆而自有
之故使叔弓御纂直解○元和郡縣志云沂州沂水縣即莒魯所
爭之鄆費縣即魯季氏邑東南至沂州九十里是費鄆接界僅
百餘里武子爲費邑近鄆故取鄆以自廣其疆界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致襚服焉

季孫久自結於晉以擅魯自襄公之末君臣之釁已開故嗣君
喪畢而朝霸國季孫畏公之訴己於晉也故使晉辭公而後已
入焉公穀所傳實得其情日講解義○子野暴卒於季氏之家雖
其事甚秘邦人鄰國必有疑焉季氏利昭公之暗懦而立之然
其生十九年矣安知其如晉不相訴故逆阻之晉人辭公而納
季孫倩事顯然矣左氏所傳晉之飾言也食季氏之奸無以爲
辭而託於少姜之非嫡也魯君初立而朝伯主自是故事傳亦
未載公如晉弔朝乃以少姜爲辭哉穀梁子曰公如晉而不得
入季孫如晉而得入惡季孫也得其實矣方苞直解○昭公兩朝晉
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此失國出奔之由也季氏所畏
者晉使公朝必見盟會必與睦於盟主則季氏逐君詎能晏然
惟結援晉臣而惡公於晉使晉視公藐然若無而不復有敬禮

之心使公亦與晉疏而不敢倚以自固臣交日密主勢日孤然
後無君之心大逞公流播遷徙無復援之者而季氏安意肆志
據國矣故公之見辱於晉正意如之謀失國之張本也顧奎光隨筆

昭三年冬大雨雹　四年春大雨雹

季氏專國無君干犯陰陽故冬春連大雨雹申豐區區以不藏
冰爲咎矯誣上天豈非黨附曲爲之解使其君不疑歟黃仲炎通說

昭五年春舍中軍

左傳孔疏顧引方說見魯軍制門家氏說見魯政下逮門○自
宿爲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家爲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之初叔
孫豹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叔孫死未期年而改更前
制蔑公室以歸私家利昭公之有童心而穆叔既亡魯遂無人
矣書舍中軍著堅冰之已成也張洽集注○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

公室三家各有其一今孟氏則仲孫速卒貜未能政叔氏則叔
孫豹卒婼方辭爵季孫宿乘機弱二家之權也趙鵬飛經筌○作者
季孫舍者季孫作則三分公室取其一舍則四分公室取其半
禍心不已特謹書之姚舜牧疑問○季孫作三軍奪公室之民而孟
叔之民尚有屬公者至是則無一民之屬於公而季氏得二兵
彊權盛不獨公若綴旒即二家亦不得不爲屬役矣兵權有國
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觀中軍之作舍而昭公見逐之勢成
矣日講解義○季宿弱二子更弱公室也宿既將中軍專魯政復
私計已與二子分國雖均非快心之舉因乘叔豹之死欺仲貜
之懦舍去中軍已專一軍以一軍屬二子往者三軍則國三分
今二軍則國二分擇一自子而使二子分其一如是則以不居
中軍之名而實則益前之半二子有分民而無專將公室有貢

而無民故曰舍中軍者季宿弱二子更弱公室也萬斯大隨筆○昭
公不忍季氏之詬季氏必徼寵之故舍中軍使無尺土一民雖
懷憤而不能逞也四分公室二子各一而共為一軍力常不足
季氏得二則沛乎有餘故後此二家亦為屬役而不能抗也方苞直解
○始則三分其民三家各一繼則四分其民季氏得二故作
三軍而三家並強舍中軍而季氏獨強顧奎光隨筆

又　春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秋公至自
晉　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按左氏公如晉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侯
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公秋公至自晉莒人來討叔弓敗諸
蚡泉○中軍既毀季孫自為一軍力全而勢彊二家共為一軍
力分而勢弱不獨公為所制而二家亦屬役焉故取鄆受叛者

季孫而莒人來討則使叔弓應敵也日講解義○公在晉而季孫
兩納邾莒之叛人蓋置其君於罟擭陷阱之中將使晉人執之
而已得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兆於宿矣家鉉翁詳說○季
氏取卞而襄公幾不敢歸取鄆而叔孫豹幾戮於會納莒叛而
公幾為晉執王樵輯傳○公幾被止范獻為公解免非為公也為宿
受邑地也早與宿心契矣公方至而叔弓又敗莒師奉季之命
而不忌公皆恃晉臣之庇也姜炳璋讀左補義○前襄公在晉季孫宿
納庶其之奔今昭公在晉季孫宿復納牟夷之奔招叛邑以肥
私家背君命而納盜臣是魯之大盜也後來陽虎弗擾之畔實
季孫納盜誨之余懋學蠡測○鄭氏說見莒魯交兵門

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傳拜莒田也高氏日講前年取莒牟夷叛邑

去年公幾見止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往謝蓋此時季已聯結
晉大夫矣卓爾康辨義○范鞅之諫止公蓋以宿納叛而執公公必
有辭而諸侯亦不服故託師討為辭以歸公而私於宿使來拜
田以解罪及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宿辭而自比於晉隸謟
晉以重自託晉平不止不討且重其好貨為臣所愚矣御纂直解
○季孫不特不見討而拜受莒田韓宣范獻極口延譽厚禮而
歸深與相結晉君喜怒惟權臣是主復何所忌憚哉姜炳璋讀左補義

昭七年春公如楚

據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薳啟彊謂能得魯侯蓋
知季孫擅國公若寄生間楚有命必迫公以出不敢違時公婚
吳吳楚仇也楚若怒公公不返矣季氏謟君於危罪可勝誅哉
幸楚不敢因朝執公恐阻諸侯向楚之意故公得返耳御纂直解

昭七年冬季孫宿卒

日食乃陰侵陽之咎晉平問誰當之士文伯不以正對謂衛君
大惡魯將上卿而衛侯季孫相繼卒夫宿人臣而可當日乎蓋
其專政國人事之如君列國待之如諸侯而傅會其說耳洪咨夔春秋說
○季友至行父雖專國臣節尚無顯悖宿則乘君幼分其民
據其土稱兵邦域招納叛人謟事霸國深結彊家以間阻其君
襄公自楚歸至不敢入他日意如逐君乃宿遺謀耳日講解義

昭八年秋蒐于紅

自此以後四書蒐著季氏挾兵權脅制其上為魯憂耳家鉉翁詳說

昭九年冬築郎囿

傳云平子欲其速成此可見意如逢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
也張洽集注○季孫既竊魯國又欲離公於民故娛公以耳目之觀
而亟督其功役公尚不悟故他日見逐傳載如釋重負之言必

季氏之誣辭久而不能辨也（日講解義）〇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至此又爲圉臺下有圉也以公命築圉欲其速成使之聚怨於公昭子有心公室者也云焉用勤民若不知季氏之心事者然然而終未必從者勤民之名在公則毆民以歸已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昭十年秋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

經書三大夫傳獨言平子然則取郠季取之也用人季用之也喪心滅理至此而賢如孟僖子叔孫昭子無一言蓋意如之惡甚於宿皆有鑒於臧孫之逐而避其鋒嗟乎武仲在魯必有以阻之矣此傳之微意也（姜炳璋讀左補義）〇杜王陳熊說見內卿並將

昭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

魯之大蒐已僭況齊歸未葬乎蓋是時魯君若寄君自有喪三家自蒐以爲與公室無與也三家據國久之而民亦忘君此陽

州之孫季氏所以晏然而魯衆亦安之若素與（日講解義）〇家氏張氏說見此事門

又

秋季孫意如會八國大夫于厥慭

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故辭公）

穀梁季孫不使遂乎晉也〇朝而不受爲莒故也納莒叛敗莒師伐莒國皆季孫爲之明年晉執意如亦知罪之在矣而辭公何哉蓋公至晉而不問莒故則無以服莒釋季而罪公又無以服諸侯故辭公而曲爲季氏地不使公得盡其辭穀梁謂季氏不使公遂乎晉得其情矣（御纂直解〇按方氏苞說同）〇據傳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遂從公如晉晉人以取郠故辭公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奔齊使晉人但以莒故二子何懼之甚惟季孫覺二子之謀恐公愬已于晉故屬晉不納公二子所以叛且奔也（趙汸屬辭）〇慭與公如晉將以季孫之惡告於晉君季孫早知之先愬於晉臣晉臣以爲公之愬行則君權振矣大非六卿之利於是以取郠舊事拒公僞以慭往無能爲矣下南蒯篇詳叙鄉人之諷可知事已聲張而季氏備之豫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冬公子慭出奔齊

按左氏季平子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吾以費爲公臣慭許之南蒯語叔仲小叔仲子欲搆二家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公子慭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〇蒯欲去季氏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高閌集說）〇權臣之難去甚于負嵎之虎非赤手所能搏也齊欒施高彊惡陳氏不能克而奔魯魯南蒯公子慭謀季氏不能克而蒯叛慭奔智小而謀大

也（洪咨夔春秋說）〇蒯慭之謀未幾而敗至是公與季氏之釁已顯著季氏之謀公益急矣（日講解義）〇季孫專魯慭能起問罪之師是討賊也豈等於無名作亂者哉謀洩出奔非得已也固早知公之必隨後矣書之哀慭也亦危公也蒯以不禮之故要慭小以圖季名雖正而其心則非也公不辨南蒯爲何如人而誤入慭言欲與慭至晉藉晉人除之豈知此日晉卿與吾季孫相爲一氣哉於是公歸慭往謀不得達蒯以勢孤而叛慭因費叛而奔所留者一小耳季氏知之其厚結晉臣以謀公者何所不至傳於南蒯之將叛詳載一歎一占一歌非爲蒯惜也以見事必無成而禍已禍人也以見假公濟私而無關大義也以見其謀已洩而季早備之也以見費必叛蒯而不能爲用也以見慭之討季孫者未始非大義之激發而惜爲南蒯之所誤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見內邑書圍門○使天佑魯因其族黨內離家臣外叛拔盤錯以張公室豈非至幸而君德不強臣謀非正徒亂其國而已（春秋諸說 洪咨夔）○南蒯之辭曰吾出季而歸其室於公以費為公臣凡叛季氏者皆以張公室為名其意雖未必然其辭則正聖人欲為東周之意蓋有在矣因其名而正其實尊魯以及於周其庶幾乎是蓋春秋書圍費與墮費之意也（戴溪講義）○家臣據邑以叛至命正卿舉大衆圍之若敵國然家臣彊大夫弱也季孫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南蒯則而象之不亦宜乎（日講解義）○季氏逆其君南蒯叛其主亦天道好還理之必致歟（趙鵬飛經筌）○圍郈主叔孫圍費則用叔弓此叔弓為季氏貳之證（高澍然釋經）

昭十三年秋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按左氏晉合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愬于晉晉侯不見公公不與盟晉執意如以歸冬公如晉請季孫晉人辭公于河○汪氏說見書執門公如書復門○魯人虐莒皆季氏之所為非其君責前此晉平庸闇公欲訴而無路今晉昭始立必有以季氏無狀告之者故辭公于會而執意如執之是也當究其罪之所在顯示誅斥而晉昭亦蔽於群下是年冬公如晉復見卻而意如乃得無事以歸（家鉉翁詳說）○晉人若能徵邾莒赴訴之辭究南蒯子仲奔叛之故以大義誅意如正三桓之罪歸其地與民於公則魯國順正諸侯威懷而霸事可復興矣乃徒辱魯君而不察其請雖執意如而不正其罪安得為霸討乎由諸卿曲庇季氏而晉君不得為政爾（日講解義）○沙隨平丘公在而執季孫晉人知執公不足為輕重也（方苞直解）○三桓之在國重於君而諸侯視之亦重於君平丘之執意如非怒公也謂止公不若止季孫為魯所急也（葉酉究遺）○晉固將歸季孫矣然公請於晉侯則權歸晉侯而公亦見重非晉卿所樂而季亦不願也故拒公之行然後彼可市德季亦懷恩而兩國之君皆不重（姜炳璋讀左補義）

昭十五年冬公如晉　十六年夏公至自晉

按左氏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晉人止公○十三年公如晉為意如請而意如不使公得達者恐公以情訴懼晉侯正已之罪也今意如既釋可無他虞故聽公一朝而又止焉比事以觀則晉屢拒公皆意如主之可知矣（日講解義）○晉於意如則惟恐其不歸公則羈之不使去何也以季之土地猶大而公則無以供晉求也又必季委罪於公故已得釋而公見執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意如前見執故使公往朝而往果見止意如之惡極矣晉不能正季孫之罪而數辱公此晉之強臣誣上行私也（方苞直解）○昭公之如晉三不達兩幾見執皆季孫為之也左傳十七年日食叔孫昭子已知其有異志世徒見有登臺之請以為公實始禍而不知季氏之沮公久矣其阻公于晉懼公之訴也其或聽公之往而不阻乘晉之怒也公內則困於強臣外則蔽於霸國無可為謀而胡傳及諸儒交口責公之暴棄可謂不察其情矣（又）

昭十六年秋晉侯夷卒　季孫意如如晉冬葬晉昭公

季孫居國貴重未嘗會諸侯之喪意如會執於晉乃親葬昭公者以釋前嫌而自結於新君也蓋霸國之交不固則無以抗其君故不憚忍恥以求媚焉（方苞直解）

昭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是年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卑其禮士鞅怒故公
爲所卻季氏之脅制其上也家鉉翁詳說○傳云晉以將伐鮮虞辭
公出師何妨於邦交晉臣黨季氏恐公訴其罪而假辭也葉酉究遺
昭二十三年春叔孫舍如晉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冬公如
晉爲叔孫故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
晉雖以取邾師爲罪其實爲士鞅來聘卑之也高閌集注○取邾師
疆吏爲之耳季孫夙與邾誓疆吏承其意而啟釁焉乃蔽罪於
行人晉政之無章甚矣蓋三家惟叔孫氏尚不忘君故中軍作
舍皆不與季氏同心意如將逐其君故惡君於晉并及叔孫而
晉之疆臣爲之謀主明知叔孫無罪而横加執辱耳日講解義○
元年叔孫豹在會宿以取鄆陷叔孫致留於會者三月今叔孫
舍如晉意如以取邾師陷叔孫致留於晉者踰年樂王鮒取貨

於豹范鞅取貨於舍均不與父子皆執持有守而意如父子之
積惡陷其君并陷同列罪不容誅矣顧棟高大事表○公數如晉而不
嫌其爲卑數爲所卻而不自以爲恥墮强臣術中而未悟也春
秋書之實亦責晉由晉君不君而季氏得售其險謀肆行罔忌
也家鉉翁詳說○餘見公如書復門
昭二十五年秋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傳見諸侯出奔門○人君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威
權去已而顧驟止之求凶之道也魯昭公魏高貴鄉公之事是
也汪克寬纂疏引程子傳○昭公君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一季氏不
克而出奔者何哉卽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
于家駒之賢而不能用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子皆以爲不可
不能修政蓄備而用羣小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

踞莫有鬬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臂以當車轍
其不爲曹髦之及出於背者幸而免爾汪克寬纂疏○當時季氏秉
權已百餘年魯失政已四五世大抵欲去百餘年之强家巨室
非謀之審重周密終不能成事觀昭公君臣皆輕淺無謀如此
大事本不出於君心卻出於左右嬖倖之人羣小挾私而公無
謀安能成事呂祖謙左傳說○意如內專魯國之兵柄外交晉之强大
夫視簒弒猶反覆手耳昭公討之實有不容已者徒以所任非
人是以致敗若謂無故啟釁自取覆亡則不然也叔孫昭子剛
毅挺特不與季孟同魯國之望於是乎在使昭公推誠任之則
季氏之權可收也權可收則亦可討也而公所與謀者皆左右
親暱與季氏素爲仇者志在報復其私慮不及遠何以能濟子
家懿伯以爲不可宜也蓋季氏當討而非郈孫公若公爲侍人

僚柤所能討也由昭公所任非人所以取敗若曰政在季氏久
遂付之無可奈何而聽國事之日趨於下則非忠臣之言也鄭玉
闕疑○說者謂昭公不知威權去已而逞一朝之忿欲驟正之求
凶之道以是咎公固然然於意如逐君簒國之慝反一無所責
若本無罪而祇爲公譏者則大失是非之正滅人紀矣日講解義
○不之晉而之齊者晉黨季而數辱公不得已而之齊而又未
知齊之必我恤也故徘徊野次以待齊命御纂直解○請囚于費
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是必欲死季氏矣小人所以畏君者以
懼死耳惟懼死故得以死懼之若迫之以必死之勢則必將不
顧其死我乃不得以死相懼而彼反能挾其必死之形以圖我
此季平子所以請囚請亡不得而出於逐君也魏禧左傳經世鈔○處
置權臣須有至密之機至捷之著發不及覺覺不及謀呼吸之

間大難已定稍縱則專。機去而大禍作矣今乃驟然以兵入其家又不疾攻竟日不決而外援至公若郈臧諸人俱兒戲也只子家子一人有見又不能强諫不能定衆焉得不亡（又引謝文游說）○傳者記叔孫昭子如闞非但明叔孫昭子之不知謀也亦深致惜之之意當時使昭子而在必能力阻昭公即使其謀遂行而鬷戾之甲必不至陷西北隅以入矣鬷戾之甲不興則孟孫氏亦必不為公徒之伐而平子其可逐矣（朱鶴齡讀左日鈔）

又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穀胡傳見書唁門○齊侯名若勞公而實拒之景公方有高崔田氏之患權不出已其不為昭公者僅毫髮間耳庇已不暇何暇治魯而庇公哉（趙鵬飛經筌）○唁于野井卑公矣取鄆使居外公矣此季氏之貨所以得行於嬖臣嬖臣之言所以得行於景公也景無心納公而猶率三小國為鄟陵之盟以謀之欺公甚矣（洪咨夔春秋說）○先儒以唁于野井罪齊侯之不急公非也公次陽州齊侯即欲唁公于平陰公不安而先行至野井相遇蓋平陰去陽州近野井去陽州遠而其去齊都也則平陰遠而野井近齊欲遠迎而公先至也然公欲藉齊以復國其勢實有所不能齊非晉比其威令固不能行於季孫也（葉酉春秋究遺）

又　冬叔孫舍卒

左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如齊與公言昭子歸平子有異志昭子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李氏說見魯政下逮門○欲謀安衆而納公此策之善者惜天奪之速不克遂其志（王樵輯傳）○祈

死之說本不可信此年春娶聘宋與宋公對語而泣樂祁已知其魂魄去矣何待於祈哉（日講解義）

昭二十六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

居于鄆者為意如所拒不得入于魯也（孫復尊王發微）○唁之矣而不能為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為之復國齊侯之罪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又　夏公圍成

左傳汪氏說見內邑書圍門胡氏高氏說見內兵書君將門○書圍成見國內皆叛也成孟氏邑（孫復尊王發微）○齊侯將納公惑於嬖臣之言僅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成孟邑也近齊蓋不欲深入而於成卜其可納與否也則雖有師而不為公用矣故削齊師而止言公圍責齊也然成敢抗公是三家固一心也國人猶敵國也公固失民而季之首惡孟之同惡及成人之助惡皆不容誅矣（御纂直解）○用齊師也不書齊師者齊侯為義不終不足書也戰于炊鼻不書不成戰略之亦不與成人之抗公也（牛運震春秋傳）

又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齊盟諸侯于鄟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亦謀納公也而公終薨于乾侯以梁邱據士鞅之姦與季氏表裏故也（汪克寬纂疏引王葆）○晉為盟主公數如晉而不納及次乾侯晉又見拒平時同盟如宋衛陳鄭皆不與齊莒邾杞何能為乎書四國同盟見諸侯與公者寡不與者衆也雖齊莒邾杞實欲納公猶恐不克況徒盟而已乎（程端學本義引胡銓）

昭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一年再如齊齊景視之漠然必為季氏陰謀所中而黨季以拒

公矣士鞅以爲季氏有齊楚之援者想亦熟知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衞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趙氏家氏說見晉楚爭盟門○齊大國也鄟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所以不克納者以梁邱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尤易爲力所以不克納者以士鞅之取貨也夫齊有納公之志而又有毋受魯貨之命晉爲諸侯之會而宋衞皆有利納公之心豈非其好義之心哉自申豐之計行而齊君有惑志季孫之貨至而小國以難辭其爲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其爲義不勇矣呂大圭或問○納公之事中輟無成何也齊侯之所信者梁邱據諸侯之所聽命者范獻子二人皆嗜貨者季孫皆以貨中之故據之言行而齊侯之意回鞅之辯起而宋衞二君之色沮矣利

賄之爲天下害也如是黃仲炎通說○齊晉皆以賄沮圖由列國無伯亦由三軍作舍以後兵皆季氏之兵賦皆季氏之賦故季得操縱自如而公坐爲其所困也顧棟高大事表○觀城成周有仲孫何忌齊高張而是會齊魯不與左傳以爲謀納公是也蓋齊之取鄆居公既不聞於晉故晉亦不與之同謀季氏是時方倚晉未肯不與其會者唯謀納公自不與此可考而得也高澍然釋經○宋元爲納公卒於曲棘其子景公初立承父之志衞靈欲以其太子及大夫之子質於諸侯以求納公二公可謂大義激發矣樂祁犂北宮喜及曹滕邾之大夫皆固請於晉使正季孫之罪則君臣之義明而賊臣之膽皆落乃齊晉皆取貨而止嗚呼齊篡於陳氏晉移於六卿而宋衞雖微猶守先祀然則齊晉之君卒爲魯昭之續者自取之也姜炳璋讀左補義○宋衞兩國之衆加以三

小國何難討季而必聽命於晉何哉蓋北宮喜與齊豹作亂國賊也樂祁犂嘗料昭公必逐勸其君連姻賊臣與晉臣實相符契故二君志在同讐而二子遽作歸思矣又

又　冬邾快來奔

快之來奔從其類也意如逐君專國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春秋書之以深惡季氏日講解義○書納叛人也快賤者不足錄之誅季氏之無君也牛運震傳

又　冬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汪氏說見公孫書次門○按齊猶取鄆以居公而晉侯至不得見蓋景公有圖伯之志猶假義飾譽而晉頃則權在六卿君位如贅旒矣顧棟高大事表○晉待公不逮齊遠甚當請逆時既有

卽安甥舅之諭及公復於境亦第逆諸乾侯而不容公至其國都與晉侯相見公再如晉仍不得見晉卿與季孫同惡相濟恐公見晉侯訴其罪也此卽公在國時五如晉皆拒辭之故智也及晉定立欲以師納公又沮於范鞅之邪謀以逐君之賊竟任其無咎而召之使來以脫其罪春秋兩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卽繼之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比事屬辭而情見矣葉酉究遺

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見書唁門

又　公如晉次于乾侯

傳稱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衣屨歸于乾侯此亦鄭罕射王勞王之類加叉於人而以手撫之小人欲掩其惡也汪克寬纂疏○賈馬衣屨在鄆無閒在乾侯連年致之者正意如之奸以實范鞅事

君如在國之言使晉問之也公執其使亦知其僞耳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冬鄆潰

孔穎達曰當是季氏導之使然是也胡安國罪公之失民似非經旨御纂直解○餘見書潰門○屢一會而散納公之謀寢矣賊臣知晉卿可恃遂顯然帥師聲其君之罪而伐之猶曰事君如在國乎方望溪謂此條錯簡當在二十九年鄆潰之下蓋鄆人敗而潰也即或未然亦鄆人因此敗畏季氏之甚陽虎復使人恐誘之以致潰耳則公之無依此伐之力也姜炳璋讀左補義○按二十七年傳云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

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經曰公在乾侯存公也傳曰以公衍爲太子存太子也書法之嚴如此而三家之逆惡定公之不正乃炳於日星矣姜炳璋讀左補義

昭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又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得從君而歸君之惠也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晉不討季孫而反與爲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爲盟主可見荀躒之爲臣可知陸淳微旨○晉釋君助臣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爲之也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皆罪晉之辭陳傅良後傳○觀晉侯欲納公而士鞅使人私於意如則其互爲脣齒久矣是時晉六卿猶意如也晉君猶昭公也其肯弁心一意誅臣而納君哉呂大圭或問○晉侯將納公先使荀躒會季孫是以納君之事取必於季孫也劉紹攽微旨○書公孫公圍公居公會公在而所以致公之孫而不能有其國者尚未有主名故書適歷之會以著逐公者季孫意如也荀躒私於意如罪不可掩矣張自超宗朱辨義○荀躒先會季而復唁公於是季之逐君晉之納公不卒荀與季之合謀誣晉均不假傳而詳矣而意如自公孫後獨此一見削其稱君之迹以立防著其鉏君之節以定讞只從恒辭書會而罪狀昭然是謂微而顯婉而成章也高澍然春秋釋經○直解說見晉卿專國門

又　夏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曰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亡人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退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穀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左傳恐未可信季孫果肯甘心降意從知伯以請君復國則春秋當書其事何爲反書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乎觀上書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則晉侯使躒以納公之事語季孫此書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則躒以季孫之不從告君故使唁公耳如傳所言是昭公不肯復國也有是哉童品經傳辨疑○左氏述意如願從君而歸此奸邪欺人之術豈本心哉荀躒之勸公入亦借此塞責耳及公謂不能見季氏則晉亦不復謀納公矣穀梁以爲意如不可必有所據蓋左氏述其言穀梁得其情也彙纂案○適歷之會意如願從君歸蓋恃范鞅受其無咎而姑爲欺人

之語荀躒陰喻其意故陽以空言勸公入以塞責及得公不能見夫人語遂藉以為辭而意如之謀遂矣晉定初立有嗣霸之志觀成周之城召陵之會則欲以師納公未嘗不出於誠而荀范表裏為奸卒不得伸其志日講解義○躒之勸歸以試公也歸則終制季手其後事晉不知也不歸則可脫季而謝公矣家鉉翁曰公在外固將以客死然一二大國倘有正亂之志猶或有討一歸則在意如掌握矣傳載子家羈勸公歸曰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夫以一乘入魯生死制於賊臣豈特一慚已乎其言未必果出於子家御纂直解○必使荀躒者躒方與意如會則同情矣不欲使他人得私於公耳此士鞅之謀也季本私考○書唁公而不書納公痛納公之無成也不言來晉地也季孫如乾侯不書不與季孫之假辭納公絕之也牛運震傳。長說見比事門

昭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

書黑肱以濫來奔則黑肱叛君之賊季氏納叛之罪皆可見湛若水正傳○昭公在外孰受之受之者意如也不令之臣以類相從邾快黑肱接踵而至意如實為之招也日講解義

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家氏吳氏說見書取○孔疏引賈逵云昭公得闞季氏奪之不用師徒謂此為季氏取於公也按詳上書法賈義為長洪亮吉春秋詁

又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季氏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爭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家駒言不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胡傳○齊晉不能討意如而納公者豈非諸侯之政柄在大夫皆為季氏之所為其君畏偪而不敢數汪克寬纂疏引劉本○史墨之言率天下之強臣而為篡奪之謀者未必非此言啟之且慎器與名此可以責魯之先君而非可以責昭公

也汪克寬纂疏○昭公忿季氏之專欲創治之人君當為之分以是為過則不然也當是時宋之華向魯之意如皆世大夫盤錯而不可治者宋元討之而克宋以無事魯昭討之而不克坐是失國蓋有幸不幸存焉使昭公能正身端本委任忠賢不與近習小人謀慮季氏猶可耡也必謂意如秉政數世有臣有民徑欲置之不問則非纘祖承家之道也春秋始終書法於昭公之討季氏尚有取焉蓋深責晉人之獎亂臣而抑其君使昭公至於此極也胡氏講書圍成書取鄆為絕昭公於魯吾不知其說家鉉翁詳說○公之客死齊晉之罪也齊之田氏猶魯之季氏晉之六卿猶魯之三家二君皆蔽於其臣也趙汸集傳○昭公客死之歲夫子已將及彊仕之年目擊式微之痛書曰公薨于乾侯傷憤之甚情見乎詞矣史墨之言借魯以曲媚趙鞅為篡弒之地傳者

引之以釋聖人之經誤矣王介之四傳質〇公八年於外卒以客死意
如之罪不容誅矣亦齊晉之咎也齊大國也晉尤盟主也納公
易耳乃齊景不明嬖臣蔽之晉定不綱强臣誤之既貪其賂亦
庇其類故使公至於此極也書棄于乾侯著變也御纂直解〇衛
侯鄭衛侯衎曹伯襄皆能復歸惟昭公不能其能復歸者晉伯
修明公論尚在也其不能復歸者時無霸主賄賂公行也假使
當時管仲子犯當國季孫意如能免於討乎即不然而士會趙
武當國昭公其不入乎陳遷鶴紀疑〇公自即位以來季氏驕恣於
斯爲甚是以取鄆取郠公弗能知牟夷來奔公弗能卻子慭奔
齊公弗能反舍中軍以弱公室大蒐以彊私黨凡其所爲皆肆
志無忌而羣臣莫敢斥也一旦圖之其孰從焉且意如於公之
伐也則登臺而請察罪於叔孫之歸也則稽顙而求改事於乾

侯則賈馬歸衣於適歷則跣行伏對哀色與辭謬爲恭順即大
國亦將信之公復奮怒誓河罔知悔禍是臣愈姦而君愈庸臣
愈黠而君愈疎其始猶惴惴焉而懷可去之罪終則汰然而成不
可去之形矣馬驌左傳事緯〇昭公之不得入公徒爲之也叔孫昭子
將安衆以納公則公徒欲殺之子家子勸公以一乘入於魯師
則公徒又脅之余嘗疑其故以爲鄭厲公衛獻公之出奔其負
羈紲以從者何未有是也及觀意如之貨子猶於齊賂士鞅於
晉然後知公徒之爲即意如使之也意如以姦濟其逆其於公
之出也必陰置私人爲之扈從而實以脅制之使不得返國迨
後喪及壞隤子家子之言曰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
也所云貌而出者非即季氏之私人邪朱鶴齡讀左日鈔〇劉氏本謂
意如攝祭而不敢篡由周公忠義之澤流入人心汪氏克寬謂

不敢别立君以魯秉周禮猶懼公討議雖正非當日之情實也
凡篡者利其人民土地也改立君者國政無所稟也故鄭祭仲
逐昭公則立突衛洩職逐惠公則立黔牟衛孫甯逐獻公則立
剽也當是時尺土一民皆歸三家而國政一稟於意如何取于
篡與改立君哉方苞直解〇意如之姦蓋前此亂賊所未有也其見
伐于公登臺以自保而請囚請亡所以緩公而待二家之救也
公之始出恐國內臣民或懷義憤故稽首於叔孫所以誑叔孫
而俟國人之定也故既定而遂背焉齊猶有君則賂其寵臣晉
政下移則結其强家所以阨公於外而使不得遂也歲歸乘馬
衣屨所以擕公之左右卒徒使狃於私惠而漸忘公義也晉頃
公沒定公嗣位欲以師納公而范鞅巧言以誤之鞅既任其無
咎復邀荀躒於中途而申固之既得躒之要領然後從躒于乾

侯卑禮巽言使藉以爲辭而惑晉君之聽焉且增飾惡言以誣
公於國而播於諸侯凡傳所云援之實無可考證後儒不察皆
苛責於公幾若意如情有可恕不亦悖乎不惟奪君之國且敗
君之名不惟欺一時之人且欺萬世之人故亂賊之惡有過於
意如者矣而姦則未有甚焉者也又〇齊景取鄆以居公則公
之居鄆猶鄭厲之入櫟衛獻之入夷儀也而鄭厲衛獻因以復
國昭公終於客死何哉以不改立君之故也蓋改立君則事權
不一事權不一則釁孽從生裏言有人外援多助或推或挽能
無入乎今季氏自行君事政事悉由於巳陽爲奉君而陰阻其
入其計祕其慮周臣民附之齊晉右之外內一心而昭公又以
昏庸之質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且從者肆虐民如重負僅
一鄆而不能撫非惟不能復國并與其一鄆而失之此固意如

之姦而實昭公之不德也萬斯大隨筆○春秋弃君如鄭突衛朔衛鄭衛衎無論有道無道其復國也皆不利於擁立新君之人故祭仲元咺孫林父甯喜皆不保其身家意如或有鑒于此故昭公在外八年不敢立君而事君如在國也天下諸侯惑于此而列國之大夫黨意如者遂以此爲口實矣張自超宗朱辨義○以鄭突之不正居櫟十四年而與諸侯交政雖鄭忽以世子居國都而不列于諸侯歷子儀與亹而卒爲突所圖則以諸侯之助突也昭公孫國魯未立君乃圍成而不能得取闞而不能居以宋齊晉三大國而不謀納公以致客死乾侯則以諸侯之大夫黨季氏嗚呼可以觀世變矣又○亂臣賊子至意如而愈工愈狠既不立君公行公至必告於廟鄭國弔葬必以君命遣使且歲歸馬及衣屨恤及從者臧昭逐季不以爲讐爲之立後遇齊晉之使則卑辭謝罪此從來亂賊所未有者故黨於季者以爲事君如在國也卒之昭公客死毒矣哉姜炳璋讀左補義○史墨對趙鞅其教猱升木乎是時晉定志欲有爲魏舒稍知廉恥而總無一人曉以君臣大義葢止知私家罔識公室才如申豐而爲季孫行賄善諫如閻没女寬而不爲其主一言淹博如史墨且與亂臣同喙況其他乎春秋之始列國不知有天子春秋之終列國并不知有諸侯有霸而周室之尊恃乎强國之令無霸而諸侯之命懸於賊臣之手傳雖言魯事而若晉若齊胥結穴於此又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告子家子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

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昭公四子季氏皆不立而立其弟專恣甚矣俞皐釋義○公薨七月矣始以喪至何也季孫疑於所立求利已者與之國久而後定也趙汸集傳○子家欲復昭公非意如之願而云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非由中之言也所以明公自不肯歸以卸已罪耳又欲子家爲已用而昭之以立後羈以爲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先人雖餒必不向亂臣賊子求食而飄然竟去其立君也提出卿士大夫守龜見公論不容昧天道不可誣姜炳璋讀左補義○洪氏說見書公葬門

又　秋立煬宮

家氏萬氏說見宮廟門○定公甫立昭公甫葬而卽立煬宮煬公者伯禽之庶子以弟而繼兄考公者也魯前此兄弟繼世者凡七始於煬公葢意如黜公衍而立定公惟恐不免於魯人之議已故立煬宮以昭示魯人之耳目使知以弟繼兄爲魯之故事葢有所自始也番陽萬氏之說不可易矣據左氏昭公出意如禱于煬宮是意如初志卽有公子宋在其意中而尚肯容昭公復國哉張自超宗朱辨義○季孫自逐君後不卽立君者本意欲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忠國人議之且攝行君事本五年正義以博事君如在國之美名至昭公死於外而公子宋之位定矣萬氏之論眞能抉季孫之陰謀否則何公不可禱而獨於祧主之煬公禱而立之乎梁履繩補釋○前適歷傳平子毀啓洗

欲從公歸而公拒之甚峻及讀禱於煬宮事直將意如八年事
君請君歸諸般心事偶出（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秋九月大雩

張說見比事門昭十一年大蒐

定二年夏雉門及兩觀災

定公受位於賊臣之所爲不能君者也天不之
與諸侯所以羞沮其臣民者一朝化爲煨燼變亦駭矣（家鉉翁春秋集說）

定三年春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朝晉而晉人辭焉亦季氏使公不遂於晉也（牛運震春秋傳）

定四年春公會召陵　夏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會與盟公皆與則但當書諸侯盟于皋鼬如祝柯重丘之例可
也而又書公及者著定公之汲汲求爲此盟也（汪克寬纂疏）○公以
與盟爲幸也定公受國於意如當書季氏立公子宋而不敢也
既以即位恆辭書則無以別於嫡嗣故於此特文以見義（方苞直解）

定五年夏季孫意如卒

左陽貨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玉改步○張氏駁胡傳
說見內大夫書卒門○宣之大夫皆書卒矣況意如逐君者乎
此可以見世教之衰亂賊皆保首領以沒而無所忌也（方苞直解）

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顧氏說見魯政下逮門

又　冬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定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二月公侵齊

昭公孫國齊景雖不能納公而猶有取鄆圍成會鄟陵汲汲於
公之事晉頃晉定則繼世而拒公于乾侯此定公從亡八年所
親閱者也宜德齊而怨晉西鄙之伐亦季氏圖鄆所招乃汲汲
乎稟晉命而一侵再侵以致仇于齊邪蓋季氏德晉之拒昭而
怨齊之取鄆圍成會鄟陵不能無怨季之所德定不敢不德之
季之所怨定不敢不怨之兩侵齊疆其得已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定十二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公諸說見謹強都之害門○朱子金氏論見魯政下逮門

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

定十五年秋姒氏卒　葬定姒

直解方氏顧氏說見夫人薨葬門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家氏說見大夫帥師門

哀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
西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鄭氏說見內卿並將門師氏說見取田門○曷爲三人伐而二
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劉敞春秋傳）
○他未有書伐國取田此書伐邾取田惡甚矣先季孫季氏主
之也曷爲三卿伐而二卿盟季孫臨之而使叔仲與盟爾（牛運震春秋傳）

哀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季氏說見書城門

又　秋季孫斯卒

又　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哀六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哀七年秋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薛氏說見邾魯交兵門○公無兵矣何能伐邾從季氏之意也三家屢伐邾取其土待其將滅使公主兵以受惡名而抗大國之討權奸欺君至此 直解 俞纂 ○邾魯皆吳與國夏盟于鄫衍秋伐邾景伯所以爲危也諸大夫迎合季孫孟孫力破之季孫不樂而伐邾之意已決其入邾也無所不爲吾不知季孫何憾於邾而怨毒之深也乃知三年叔孫仲孫之伐邾六年之城邾瑕以逼邾冬仲孫之圍邾皆季孫意也此獨以公行何也蓋公爲季役而以惡名歸公也大國之討則將委罪於公而已不與焉此其志也 姜炳璋讀左補義 ○先是伐邾取田三卿皆出桓子以身在外慮人之乘其間是以先歸而二卿盟康子有見於此故常身守而公將身處其安公履其危師從公而已實制之以尊

主之名行卑君之實以空國之慮爲保家之計術愈巧謀愈深大宰嚭謂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破其心矣季氏專國始以得兵爲重中以擅兵爲强末以遥制兵柄爲安 洪咨夔春秋說

哀八年春吳伐我　夏齊人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魯以陵邾之故交受齊吳兩大國之伐及歸邾子而受齊盟踰一年即會吳伐齊其陵弱小反覆兩大眞小人哉 顧棟高大事表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

左傳顧氏說見齊魯交兵門

哀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按傳齊爲鄎故伐我及淸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

師及齊師戰于郊孟孺子洩以右師先奔齊人從之冉求帥左師用矛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乃遁○時政在季氏生事啓釁故二家不肯用力 王樵輯傳 ○傳力表冉有兼表樊遲孟之側及死事之人皆所以惡季孫也政在季氏一語爲通篇樞紐平日脅制二子至臨戎欲已居守二子執殳冉有直刺季孫弁激武叔而魯師始出魯舍中軍後止左右二軍季孫一軍命冉有率之孟叔合爲一軍孟孺子洩率之三卿無親將者左師次雩門五日而後右師從則右師之敗已伏於此插敘務人之言將季氏罪狀鈎淸二氏之懦實由季致又見冉有當此時勢能轉敗爲勝此一段乃通篇關鍵以下左師右師分寫而俱以孔子語斷結見魯非無仗節之士立功之才無如季孫之不用也寫冉有一室敵車是其謀畧語激三家是其忠勇知樊遲用武城人

是其調度用矛取勝是其戰功而最要在師入齊軍蓋身當矢石率先陷陣誰敢不奮宜夫子有一字之褒也 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夏公會吳伐齊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公會伐而不與戰何也齊魯積怨悼公既沒復會吳伐齊齊人必致死於我故季氏迫公以出而不以師從其意嘗欲陷公於難也魯師少不足用故吳人獨戰叔孫州仇實從夫差問以職事對曰從司馬 從吳司馬所命 則魯師不行之驗也先儒於定哀侵伐尙責公不已亦昧於事實矣 方苞直解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左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又　夏孟子卒

按傳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不稱夫人不言葬小君蓋深著季氏之惡生逐其君死又弱其配父子濟惡書之以志痛也或以爲譏昭公之娶同姓過矣顧棟高大事表○雖曰娶於同姓然使以夫人之禮喪之赴於諸侯反哭於寢即書曰夫人小君亦可也乃今考之左氏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不服喪也不服喪者不以爲夫人也不以爲夫人者季氏根昭公故也夫人臣而逐其君又廢其二子使不得立又溝而絕之於先公之墓孔子爲司寇而後合之又廢其敵體之夫人使不得祔於廟而爲之喪也不亦傷乎春秋直書曰孟子卒季孫之罪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胡氏舍季氏邱山之罪而第舉娶同姓以爲言此一陳司敗能道之何待聖人筆削楊于庭質疑○死不赴不反哭似罪哀公未言孔子與弔事乃知皆季氏爲之也昭公娶於吳雖曰瀆姓而既爲先君之夫人誰敢黜之季氏不以爲小君不以公爲喪主孔子時已致仕其喪禮皆私議於季而請於公孔子不得與聞弁經而往弔喪小君之禮也而季氏不絻是不行小君之喪禮矣姜炳璋讀左補義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按傳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設辭以對使者乃止○春秋自中葉以後會盟侵伐多以大夫交政于中國至定哀之世而公反親行者蓋季氏執政已受其利而以危辱之事迫君以不得不行世事又一變矣顧棟高大事表

哀十四年傳夏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公曰子告季孫　秋仲孫何忌卒

哀二十四年傳公如越越太子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昭公孫齊意如賂齊晉不果納今康子用祖之故智讒慝橫行三綱倒置矣顧棟高大事表

哀二十五年傳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公宴于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哀二十七年傳夏季康子卒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　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公如公孫有山氏因孫于邾遂如越

公孫有山氏季氏之黨也公胡爲遽如其家此必季孫意指迫公使不得不出奔爾如越而越巳中太宰嚭之賂視之蔑如無所控訴如窮乏無歸亦可哀矣顧棟高大事表○臣逐君莫甚於魯衛獻歸國而昭野死是季孫之惡浮於林父也至公孫彌牟等之於衛出公季孫肥之於魯哀公又甚焉張尚瑗左傳折諸

○附顧氏春秋楚令尹論

國家之勢不外重則內重外重之弊權奪于異姓內重之弊勢落于宗藩故漢懲七國之反而削奪諸侯王卒成王莽之禍晉懲魏孤立之弊而大封諸子旋釀八王之亂二者嘗循環而相因我觀春秋之勢晉分于韓趙魏齊篡于陳氏此外重之弊也魯政逮于三桓衞政由于孫甯宋亂鍾于華向此內重之弊也蓋世卿爲春秋列國通弊而晉以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故文公諸子孫雍仕秦樂仕陳黑臀仕周無在本國者惟悼公之弟揚干與其子公子慭二人見傳終不聞其當國秉政爲卿故通經無書晉公子來聘之事而權奪於韓趙魏矣齊之公族高國崔慶忿睢暴戾自取滅亡卒爲陳氏所覆此亦天運使然楚以蠻夷之國而自春秋迄戰國四五百年其勢常強於諸侯卒無上陵下替之漸者其得立國之制之最善者乎楚以令尹當國執政而自子文以後若鬭氏成氏蔿氏薳氏陽氏皆公族子孫世相授受絕不聞以異姓爲之可以矯齊晉之弊然一有罪戾隨

即誅死子玉子反以喪師誅子上以避敵誅子辛以貪欲誅子南以多寵人誅絕不赦宥可以矯魯衛宋之弊以腑腑而膺重寄則根本盛强以重臣而行顯戮則百僚震懼且政權畫一則無牽制爭競之病責任重大則無諉罪偷安之咎楚之國法行而綱紀立於是乎在或者以秦用孟明晉不殺荀林父以是爲楚咎曰此自朝庭宥過之典可偶一用之然晉亦未爲得也若魯之慶父弑二君而卒立其後公孫敖從巳氏而卒歸其喪此則法紀倒地其終至乾侯之孫宜矣

○謹强都之害

春秋謹强都之害書鄭突之入櫟子魯之墮費郈皆此意李廉會通桓十五年

○愚按李氏論鄭之櫟魯之費郈爲謹强都之害是也若滅下陽城虎牢則所以示守險之宜而非著大都耦國之患也故從刪○又按左氏昭十一年傳是此門正義惟宋蕭亳齊渠邱事未著於經今所列但據經采入而傳附焉○昭十一年傳鄭京櫟實殺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伐南宮氏殺子游于宋齊渠邱實殺無知莊九年渠邱齊大夫雍廩邑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太子別居廢嫡之兆也申生曲沃楚建城父是也公子別居耦國之兆也桓叔曲沃棄疾陳蔡不羹是也故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不易之理也胡承諾繹志

桓十五年秋鄭伯突入于櫟

左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也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其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國之害也厲公復國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强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爲天下後世之鑒也胡傳○書突入櫟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於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無以異所以謹亂之所出生也張洽集注○此詩所謂五公子爭立兵革不息者也鄭亂如此春秋亦志志突入櫟而已語曰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言國邑之大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隱五年傳曰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顧炎武曰按子元疑卽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氏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卽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朱鶴齡讀左日鈔○突據櫟以求復國也何以不書突之入鄭入櫟則鄭已制於突矣雖不言入國可知也公羊以爲遂入于鄭非也牛運震傳

襄七年城費

自南遺城費而後南蒯爲費宰欲出季氏遂以費叛繼之公山不狃又欲去三桓而以費叛方季氏之城費也以爲自固之計不顧其害於公家不知其爲已患者如此然則害於公者雖利於私未有能終利焉者也以昭十三年之書圍費定十二年之書墮費比而觀之春秋之意可見矣朱朝瑛畧記○自南遺請城而後不獨季氏世卿而南氏亦世其邑季氏但知大城其私邑以弱公室而不知陪臣之擬其後也日講解義

襄十四年夏衛侯出奔齊　冬晉士匄等會孫林父于戚　二十六年春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侯衎復歸于衛

衛衎爲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伯討乃反聽

賊臣立君而爲會以定其位且戚林父邑也合列國於孫氏私邑抑君而臣是助春秋所甚惡葉家鉉翁王貫道○胡陳說見書叛門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高說見復入門○曲沃卽沃桓叔所封嘗以傾晉而其民爲之隱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今爲欒氏私邑復感其私恩莫知有君臣之分逆順之理當是時强家得衆皆以厚施使民知有私家而不知有公室晉欒氏之曲沃魯季氏之費衞孫氏之戚春秋書之爲後世戒也王樵輯傳

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

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圍郈左傳見書圍門○公羊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公山不狃費宰也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者叔孫氏之庶子也無寵於叔孫氏皆欲因陽虎以去三桓陽虎既敗奔齊不狃輒猶在費也於是叔孫墮郈季氏亦墮費費人從二子襲魯公與季氏幾不免焉旣敗費人二子奔齊乃得墮費趙汸集傳○墮毁也隳壞其城也杜注○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郈費成者三家之邑三卿越禮各固其城三桓旣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胡傳○墮郈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强於郈也胡廣大全引王樵○毁其所恃以爲固者曰墮仲由之舉此議所以制陪臣抑私家使陪臣不能負固以跋扈强臣不敢恃强以叛君而復强幹弱枝之勢也然南蒯侯犯皆以叛爲季孫叔孫之害故費郈皆墮獨公斂處父方恃强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成獨不服而聖人卽去魯矣豈非天哉張洽集註○三家之城其邑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以叛亦豈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叛者相踵三家惡之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見公羊傳而適有動乎三家之心墮郈與費二子之自墮也成邑不墮而至於圍則孟氏之不欲墮也二子聞夫子之言而墮者是其天理之萌也孟氏聞公斂處父之言而不肯墮者是其人欲之蔽也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將有不待兵革而自墮者如魯之不終用孔子何呂大圭或問○史記家語曰孔子言

於定公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告季孫而墮二邑左氏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竊疑是時定公失政豈能命大夫墮邑蓋孔子以禮制感化季孫且使子路爲之宰而後墮之耳所紀不同而以爲聖人過化之功則一也或謂叔季自墮其邑於聖人無與然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前此十年侯犯以郈叛曷不以此時墮之而必待聖人之用於魯而後墮之邪汪克寬纂疏○朱子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孔子亦是因其機而爲之耳李廉會通○三桓踰制城邑爲僭諸侯計也而不知家臣效尤卒不可制然則前日之城乃自毁之道也春秋先書城費次書圍費圍郈次書墮郈墮費比事而義見矣程端學本義○夷其險曰墮益摧毁其城塹險固而平之也三家各險其城以傾公室其

後家臣各據其城以傾三家城郛險固圍之弗克故用大師以
墮之後世有設險以資叛臣者於此可鑒黃仲炎通說○傳曰都城
過百雉國之災也私家之强皆恃大都以爲險而其旣也都邑
大夫卽得起而操私家之柄封建流弊勢必致此墮三都以暫
解尾大之患所云墮者謂毀其城壞其郛夷其陒塞使失所險
阻而無可憑也毛奇齡傳○自僖公賜季友汶陽田及費此季氏所
以强宿使南遺城費此陪臣所以强季孫斯墮費此陪臣所以
亡季氏所以弱郝懿行說畧○魯之不爲季氏有者其功全在墮費
自宿城費仍世跋扈公然逐君自以爲勇夫重閉也趙鞅使尹
鐸保障晉陽傳其子無卹田文擅齊嘗三窟于薛費則幸家臣
屢叛郈亦有叛臣成則嘗受齊圍又爲晉取畀杞民心未固故
尚不至大都耦國張尚瑗公羊折諸○二卿攻邑自夏至秋再圍郈之

强可知牛運震傳○侯犯以郈奔齊犯旣奔齊人致郈叔孫方受之
於齊邑無强臣故墮三都惟郈爲易張自超宗朱辨義○墮郈專叔孫
墮費兼季孟難易之勢殊也高澍然釋經

又　冬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見書圍門○孔子爲魯司寇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慮
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公胡宏五峰集○朱子云三家孟氏最
弱季叔爲强彊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强者不覺而弱者
覺之故也蓋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費郈之墮出於不
意及公斂處父喚醒叔季二家事便不成不久夫子又去魯不
然當別有處置也此朱子之說也夫負固弗服雖舜禹文王有
所不免如三苗逆命有崇弗降至班師修德而自格圍之不克
亦何損於聖人觀圍而不再伐安知非班師之意但仲尼不終

用於魯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室之威徒褻耳李廉會通○墮三
都事不可看得稀奇如謂是夫子禮教德化所致何以不能教
成人化孟孫乎至說三家自墮亦非也叔孫墮郈季孫墮費如
謂自墮其邑欲行則行孟孫不墮欲止則止何以又煩定公
親帥師墮之乎蓋是時家臣屢叛每以强公室爲名三家之邑
適爲叛臣圖已之資正難爲計而夫子乘機爲墮之之說故三
家從之而又格於家臣衆議故反假公室之令以爲墮邑之名
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哀十五年傳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
孫宿不受孺子怒襲成十四年秋孟懿子卒十五年春成叛於
齊按孟氏前不肯墮成至此成亦叛矣前後共十九年而孔子
之言始驗三都之墮非特利公室并利三桓也顧棟高魯政下逮篇○說
者謂三都難墮者費子謂最難者莫如成郈宰侯犯旣奔郈無

人焉故叔孫師至而墮若費自不狃一呼費人從之襲魯費之
當墮季孫深知之故亦墮若成居魯北境以障强齊絕無稱兵
作亂之事又得公斂陽之黠以爲之宰故墮郈則一卿帥師墮
費則二卿並將至成而公親行所以彈壓孟孫使之必墮何意
孟孫納處父之言遂生異志姜炳璋讀左補義

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陳氏說見以邑叛門○晉陽猶衞孫氏之戚魯季氏之費地形
險要有城郭溝池之固與君抗衡者也故簡子以爲保障擇人
守之始之董安于繼之尹鐸減戶輕稅此田氏行私惠收民心
之術也昔也曲沃之民知有欒氏不知有君今也晉陽之民知
有趙氏不知有君王應麟通鑑答問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五終

補 晉卿專國論

晉卿之見於春秋者十有一族狐氏唐叔之裔也韓欒郤皆公族也趙魏胥先范知中行皆異姓也文公時先軫將中軍襄公以其子且居代之其後先縠召狄景公殺之先氏以亡狐突以姬氏故爲晉大夫二子毛偃俱事文公至襄公使射姑將中軍陽處父易之以趙盾射姑殺處父而奔狄狐氏以亡胥臣從文公與其子甲世佐下軍其後胥克以疾廢胥童以道君爲亂殺胥氏以亡成公時郤缺爲政景公時郤克爲政厲公時錡犨至並居卿位欒書譖殺之郤氏以亡欒枝之後至景公時欒書爲政厲公時鄢陵勝楚反而弒君再傳至盈范匄逐之盈入爲亂欒氏以亡士蔿之後景公時士會爲政平公時士匄爲政定公時士鞅爲政其子吉射與中行氏作亂范氏以亡荀氏自林父將中行因以爲氏其後至悼公時荀偃爲政傳其至寅與范氏爲亂中行氏以亡知氏亦荀氏也荀首食采於知因別氏焉其子罃輔悼公以復霸再傳至櫟與韓趙魏逐范中行氏其子瑤貪愎求地於三卿三卿滅之知氏以亡方晉國之盛也其權在上及其衰也權在下矣叔向曰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公室之卑何日之有吳公子札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故晉之滅其卿族也公室自戕其枝葉晉大夫之轉相滅亡也諸族遞爲驅除以成三晉之勢也 馬驌繹史

晉侯失霸政歸六卿自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而范中行氏絕於晉哀二年鐵之戰趙氏之臣傅傁曰猶有知在則趙氏欲傾知久矣趙知相惎卒爲趙所喪前喪范中行後喪知氏皆趙氏爲主而賴韓魏之力三家鼎立共分晉地三晉分而七國之勢成 姜炳璋讀左補義哀末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六目錄

書魯僭禮 大蒐大閱非僭辨 成王賜魯天子禮樂辨

書魯禮改革

祭祀總論

書魯郊 魯有冬至祈穀二祭辨 穀梁一月一卜說辨 三望諸說辨 天子四望諸侯三望辨 郊牛之口傷之字公穀說辨 公羊以書不郊爲不免牲辨 以用郊但爲譏不時辨 胡傳用人之說辨

書魯大雩 書旱祭非書失時辨 左傳過則書辨 穀梁冬無爲雩辨

社不書用牲于社觀社非禮則書

書魯內祀 禘 大事 有事 嘗烝

大事爲祫有事爲時祭辨 公羊三年祫五年禘之說辨 諸侯禘祫爲二之說辨 祫非祭名辨 禘專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趙說辨 魯無文王廟辨 躋僖公公穀胡傳說辨 正月烝穀梁說辨 書嘗穀梁說辨 從祀先公馮氏說辨

書魯樂制 六羽杜解辨 公穀說辨 萬舞公羊鄭孔說辨

第146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版 正內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六　錢唐張應昌學

○書魯僭禮　大蒐大閱非僭辨　成王賜魯天子禮樂辨

周室既微諸侯多僭舉魯則諸侯可知然春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錄之以著其僭孫復尊王發微桓五年諸侯僭天子而後大夫僭諸侯大夫僭諸侯而後陪臣僭大夫上爲之則下有甚焉者矣呂大圭或問

春秋初書諸國用兵見征伐不自天子出書諸侯僭諡見禮不自天子出書初獻六羽見樂不自天子出此春秋所以始於隱蕭楚辨疑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弓玉祀先公僭諸侯矣王應麟困學紀聞

魯有郊禘三家乃有雍徹之歌魯有三望季氏乃有泰山之旅姚舜牧疑問

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爲疑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世守也杞宋二王之後得用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恐其未明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此申言名位不同禮樂亦異也文苑英華高郢魯議

禘禮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雍禘太祖周頌也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魯侯國用之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傷之胡傳僖八年

魯僭郊禘及宗廟之樂用八佾之舞然亦有差別魯無日至之郊殺於天子四望闕其一雩惟建巳之月大雩帝用盛樂其餘因旱而雩則禱於國內之山川而已八佾惟用于文王周公之廟自魯公且不得與況其下之羣公乎至春秋之世其僭益甚僭用日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是也雩凡二十有一皆書大凡旱暵之祭皆僭用雩上帝之盛樂矣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明前此羣公之廟無不用八佾也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是謂上僭孔子身爲魯臣子而不忍言也以諸侯用天子之禮而旋爲大夫所竊是爲下陵孔子心憂其漸而不能以救也不得已從其甚者書之郊以龜違書牛害書非時大不敬書大雩以旱書禘以別立廟與致小君書易曰履霜堅冰至是故書郊自僖三十一年始三桓之禍由僖基之也雩一見於桓再見於僖成五見於襄而七見於昭桓公爲三桓所自出至僖公而兆其毒至成襄而養其癰至昭公則潰矣孔子立定哀之世目擊禍敗追原本始書之重辭之複繁而不殺曰猶繹曰猶三望曰猶朝于廟一爲幸之一爲惜之低徊之辭深於痛哭焉顧棟高大事表○按經書禘二實皆時祭也時禘祫禘諸侯所有魯但僭禘之禮樂耳詳見內祀門諸說顧氏亦深辨之此條內僭禘之說尚誤故刪節

魯僭王禮凡三禘郊雩也然郊亦微不同王朝有日至啟蟄二郊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惟用祈穀之郊而已諸侯祭山川得雩魯僭王禮特書大雩表其異於諸侯祭山川之雩夫魯之僭久矣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因其尤甚者書之郊不及時書過時書用日至書或以瀆書紀異書可已不已書雩以過龍見書旱甚書禘以莊公之廟書致夫人書蓋凡合禮則不書也又五禮源流口號篇

郊禘亦僭何以不書大郊禘一而已矣故不書大若雩則諸侯之雩與天子之雩爲禮各異是故書大以識其僭家鉉翁詳說桓五年

周禮大閱蒐三軍盡舉而閱之必於仲冬恐妨農也書秋八月大閱著其非時說者以大閱爲僭天子非也大之爲僭惟大雩爲然大閱閱兵之名與治兵何異莊公治兵以爲常桓公大閱以爲僭何邪又

一第一二一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2 反文内

肆大眚赦大過也或以爲僭故書大亦非趙鵬飛經筌

諸家謂大蒐大閱俱僭天子禮不盡然也蒐閱云大謂悉徵國內之衆非以大小爲天子諸侯别也傳稱晉子犯曰大蒐以示之禮又鄭子產簡兵大蒐二子皆秉禮者而行之則知大蒐不獨天子稱之矣徐庭垣管窺○按舊說皆以大蒐大閱爲僭此二條所論特明通應從之

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竹書紀年○按是時請而未許其後不請而僭矣至僖遂僭郊禘

說者皆曰成王賜魯天子禮樂祀上帝禘文王吾未知其然也成王周之盛王謹於禮矣其或於天子諸侯之别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劉敞意林

永嘉陳氏本臨江劉氏之說歷舉東遷以來秦襄祠西畤齊桓欲封禪晉郊鯀等事證爲東遷僭禮又引定四年祝鮀舉成王命魯之詞

不及郊祀辨難甚至李廉會通

按閟宮之第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言成王命魯公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稱美僖公郊祀之事初非見出於成王所命也漢儒讀詩不得其義乃妄造明堂位之說周公制禮以教萬世而身歿之後成王即壞其法導人臣以僭用天子禮樂其何以令於天下藉使以重禮報周公則但當行之於周公之廟而郊以祀天大雩以祀上帝者於報周公無與何以兼舉并賜之邪春秋於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自伯禽而下凡十八世皆未有郊祀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祀之事而始僭於僖可知矣漢儒不達魯頌春秋之義而侈然衍其說以誣聖經惑亂後學可怪也周洪謨疑辨錄

破明堂位成王賜魯天子禮樂之說自劉敞始石林止齋參考之甚備明堂位之說出於漢儒在秦書呂覽之後不足據黃震日鈔僖三十一年

明堂位曰成王賜魯天子禮樂漢儒緣此以解閟宮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因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蓋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末世之失禮也明堂位周末陋儒爲之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也按春秋桓五年書大雩雩始桓也閔二年書禘于莊公禘始閔也僖三十一年書四卜郊郊始僖也魯頌閟宮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是魯至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孔子之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歎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著其事也楊愼丹鉛總錄

成王以天子禮賜魯此何等大事周史必書之乃三傳國語皆不見

則爲誣飾之辭可知姜炳璋讀左補義

魯之有郊禘說者以爲成王所賜伯禽所受蓋出于明堂位之文獨止齋陳氏以爲此東遷以後之僭禮非成王所賜也其說一徵之史記曰秦襄公始列于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其後齊桓公欲封禪而晉亦郊鯀皆僭禮也再徵之春秋與魯頌其言曰春秋之郊何以始見於僖公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爲常至僖公始作頌以郊爲誇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焉者爾三徵之左傳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成王命魯不過如此而已若果如明堂位之言祝鮀不應不及四徵之左氏傳隱

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於衆仲周公閟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以爲備物辭不敢受衞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不答果若魯得行天子之禮則自始封迄春秋之初已四百年羽數何以始問於隱公昌歜形鹽以之饗天子之元老安用固辭湛露彤弓甯武子何以不答可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列國名卿之有識者無不微文示譏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則郊禘之說當從劉氏爲得也止齋此論千古未發明堂位出於漢儒特傅會魯頌白牡騂剛犧尊之文以爲此天子所賜魯頌鋪陳郊禘盛典而其言成王之命叔父未嘗一言及天子之賜第曰大啟爾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此尤可與祝鮀之言相發足徵郊禘非成王所賜而出於東遷以後之僭禮無疑也顧棟高大事表書陳止齋郊禘說後

按魯有郊禘重祭記禮者以爲成王賜之先儒謂成王之賜伯禽之

受皆非今考之若果成王所賜則魯頌閟宮當及之頌第言錫山川土田附庸絕不及賜祭之事其非成王所賜可知矣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桓王使史角往止之其言當必有據但惠公之時爲平王非桓王耳周既東遷王室陵夷魯遂敢請郊廟之禮王遣使命諭止猶有請隧弗許愼守王章之意而魯他日遂敢行之其無王甚矣詩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卽繼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因以騂犧享后帝后稷以白牡享周公則僭郊禘之禮者其始於僖公乎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見僖八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見僖三十一年則始僭郊禘者非僖公而何因致夫人始書禘因四卜不從三望乃書郊而作頌者方侈陳其享祀受福以爲虛夸之辭適見其僭竊之罪有不可掩耳江永鄉黨圖考

明堂位云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而祭統則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勳勞而欲尊魯賜之以重祭一則曰成王一則曰成王康王無定主之辭史記又稱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惠公所請亦在春秋以前何以入春秋歷隱桓莊六十年不見書閔二年始書禘僖三十一年始書郊邪固曰非有變不書何以隱桓莊六十年及僖又三十年郊無一變自此年終春秋百五十年凡九有變邪洛誥曰乃命甯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觀此則所云賜以天子禮樂者或是禮樂之器得用於周公之廟而後世積漸僭用大禮耳張自超宗朱辨義

通考謂明堂位言命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卽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斯言得之惠周惕詩說

隱五年秋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左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

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魯僭用八佾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胡傳○魯僭天子禮樂舞則八佾孔子不敢斥也故因減用六羽以見其僭孫復尊王發微○獻六羽言初者見前此僭用八佾今始降而用六也雖降而用六然獻諸仲子之宮則僭矣且止用於仲子之宮而羣公之廟僭樂如故也何以知之子家羈謂昭公曰諸侯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以是知羣公之僭如故也黃仲炎通說○使魯不曾用天子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朱子語類論語門○以諸侯夫人用六羽猶爲僭今妾用之聖人所以傷周禮之大壞也程端學本義○僭之自上

效之在下僭之自今效之在後煬武不當立而立桓僖當毀而不毀旅泰山舞八佾以雍徹不在諸侯而在大夫之家不在隱桓而在定哀之世是以君子愼其始也宮或言考或言立考之言成也要其終之辭也立之言寘也本其始之辭也張大亨通訓○使隱公聞衆仲之言知八佾之僭羣公之廟皆降從侯國之常制則上下各守其分他日豈有季氏用八佾三家以雍徹之事乎自諸侯僭天子而後大夫僭諸侯以至陪臣執國命天下之禍無時而息矣聖人於此安得不謹而書之郭玉駢疑○妾不可僭嫡猶臣不可僭君以用六為善蓋本孔頴達善其復正之說不知書初獻所以明八佾之僭書六羽所以明妾母之僭而已無所謂善也袁槩纂○傳用八至是用六書初徵前過也仲子并不得用六書獻六徵今過也高閌釋經○兩句當作一句讀蓋於仲子之宮獻六羽為獻六羽之初非羣廟獻六羽之初也猶云前此不獻六羽今此仲宮初獻六羽也書仲宮初獻六羽以譏羣廟之僭入也春秋有書事在此而示貶在彼者此類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桓五年秋大雩

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因旱以書郊禘因事以書而義自見胡傳○書曰大雩雩于上帝僭也何以必其雩上帝哉魯郊用辛日經書上辛大雩則知其雩帝矣蕭楚辨疑○天子有雩諸侯亦有雩天子有社諸侯亦有社雩社雖同所以為雩社則異故春秋大雩則書鼓於社則書皆非禮也齊履謙統紀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

天子諸侯黝堊而今丹之非也天子之桷斲之礱之而今刻之亦非也丹刻雖天子無其制此不但僭而已又過之矣趙恒[illegible]疑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諸侯鼓于朝今鼓于社僭也陳深讀春秋編○天子伐鼓于社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鼓于社非正也呂大圭或問○按文十五年左傳云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莊二十九年新延廄

穀梁延廄者法廄也○春秋二百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也而延廄南門蓋微耳何故獨書哉僖公修泮宮詩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不書又新宮災宣公之廟也大室屋壞魯公之廟也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制也延廄者天子之廄非諸侯之廄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延廄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曰新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在不可為而為故曰新作劉敞意林

莊三十年九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僖八年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僭禘因致夫人而書之猶之三十一年因四卜郊不從而書郊也史有諱國惡之法故始僭郊禘不可書因事乃書之江永羣經補義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也吳澂纂言

僖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南門者法門也范注天子諸侯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在故謂之法門○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僭制焉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其不可爲而爲故曰新作 劉敞傳 ○顧命孔氏傳南門路寢門則知魯南門乃路門也魯庫雉二門旣用天子之制惟路門仍舊故僖公因其敝而斥大之 汪克寬纂疏引王葆 ○南門路門也因舊而修謂之新有加其度謂之作禮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諸侯三門庫雉路古者謂國門爲南門故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謂路門亦爲南門故成王喪言逆子釗於南門之外魯以天子臯門之制爲庫門應門之制爲雉門而路門猶是諸侯之制新作南門豈非又僭天子路門歟 葉夢得傳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僭莫重於祭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

則無以志其失爲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 胡傳 ○春秋卜郊者四無一從者天豈容僭哉然四卜五卜而遂不郊猶爲知自反以畏天而僖之不從則猶三望是犯天威而必於僭也其可乎 趙鵬飛經筌 ○禮有可止而不止者有以知其心之僭禮有不用而或用者有以知其心之疑僖公之四卜可止不止豈非心急於僭哉不用而或用非心懷夫疑哉知法制之不足畏而猶恐神明之不可欺其疑者其覺之機也不自覺而屢瀆焉神明豈容瀆哉經著其非而傳發其義焉 謂公羊傳 嗣是有五卜者矣有用郊者矣卜至於五瀆愈甚也不卜而用懼不從也其欲僭之心愈急於僖其疑之之心有懲於僖僖公萌於前子孫成於後也 林希逸鬳齋續集

○吳氏戴氏說見祭祀門魯郊總論

文十三年世室屋壞

周王業自文武始后稷居太廟文武廟謂之世室與太廟皆百世不毀此天子禮也諸侯惟太廟不毀耳魯人以伯禽廟爲世室不毀如周之文武僭也聖人因屋壞書之以見其非禮 吳澂纂言

文十五年夏六月辛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此則僭禮之中復有罪焉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而僭天子越紼行事之禮非禮甚矣 張洽集注

成二年春立武宮

見宮廟門

成三年秋大雩

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猶三望

鼷鼠食郊牛角者三改卜牛而又食者惟此而已魯郊僭也天豈享僭哉鼷鼠之害說者以爲養牲不謹非也鼷鼠豈人致之而亦豈人所能驅之天意不允於魯也故遺其害而著其譴魯不之察又改卜焉違天不祥宜其又食也 趙鵬飛經筌

成八年衛人來媵　晉人來媵　齊人來媵

公羊傳孫復劉敞王介之等說見昏禮門

又　冬大雩

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卜至於五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徼其吉邪 汪克寬纂疏引師協

成十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襄五年秋九月大雩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襄八年秋九月大雩

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魯郊非禮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從故耳高閌集註

襄十六年秋大雩

襄十七年秋九月大雩

襄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高氏說見書災異

昭三年秋八月大雩

昭六年秋九月大雩

昭八年秋大雩

昭十六年秋九月大雩

昭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季辛不言大雩上文也旱甚而再雩志其僭且數也高閌集注

定元年秋九月大雩

又立煬宮

義見宮廟門成六年

定二年夏雉門及兩觀災冬新作雉門及兩觀

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何休○雉門兩觀天子之制孫復尊王發微○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蓋庫雉既僭更其名以少異於周制亦猶郊不用至之日而卜用三正也其實則僭矣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雉門兩觀皆僭也趙鵬飛經筌○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魯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胡傳○莊二十九年新延廄不言作言作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警之遇災而不知戒乃更作而新之反加其度焉是魯之僭終無已也高閌集注○魯之僭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其僭久矣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汪克寬纂疏引杜諤○雉門者公宮之南門兩觀者雙闕也天子諸侯以臺爲門築土爲兩臺而架門其間謂之臺門又謂之闕其又稱觀者以兩闕縣象使人觀之謂之觀也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禮制胡氏襲公穀之說謂雉門不宜有明堂位云庫門天子之皐門雉門天子之應

門言魯庫雉二門法天子之皐應二門非謂庫雉二門諸侯不宜有也詩太王遷岐立皐門應門家語衛莊公反國繹祭於庫門之內史記魯煬公築茅闕門即雉門也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是以禮器云天子諸侯有臺門郊特牲以臺門爲大夫僭諸侯未聞謂諸侯僭天子者公穀妄說也毛奇齡傳○愚按諸儒多本公穀以雉門兩觀爲僭毛氏獨辨其妄以子家駒之言亦出自公羊氏昭二十五年傳他書無所見也所辨是與前儒邱氏說合邱光庭兼明書趙子曰復作兩觀譏仍舊也其意以兩觀爲僭按左傳毛詩禮記皆云諸侯有觀臺又曰臺門則趙說非也魯所僭者庫雉僭皐應之制耳書僭在新作不在雉門兩觀也

定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一秋兩大雩僭瀆之甚汪克寬纂疏引蘇季宣

定十二年秋大雩

定十五年春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魯不當郊郊牛死傷廢牛可也而改卜牛是違天也（高閌集注）○考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膰俎於大夫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於經者多矣惟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以示貶而因見魯郊之僭也（汪克寬纂疏）

哀元年春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魯郊非禮而以爲常事春秋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則不勝書故聖人因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書於策以誌其失（胡傳）

哀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不毀三家存之僭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錄之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高閌集注）○桓爲哀之十世

祖僖爲哀之七世祖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孫覺經解）○季氏悖亂僭上罪不勝誅故天災桓僖廟以示警戒（家鉉翁詳說）○晉悼公朝於武宮晉頃公時獻俘於文宮則當時諸侯祖廟親盡不毀者無國無之故特書桓僖災以示戒歟（汪克寬纂疏）

○書魯禮改革

趙子曰凡變常之事皆書用者不宜用也用田賦是也作者不宜作也作三軍是也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煬宮是也凡故舊而遂以爲常者則曰初六羽稅畝是也言自此而常行也躋僖公作三軍不言初者暫作暫用非常行也（陸淳纂例）

趙子改革例十初獻六羽稅畝作邱甲立武宮作三軍舍中軍立煬宮從祀先公用田賦也凡變常之事皆書革而上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革而興亡兆矣（李廉會通　宣十五年）

隱五年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說見僭禮門

文二年秋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見祭祀門

宣十五年秋初稅畝

什一天下之中正不可寡亦不可多今擅變先王仁政既借其力以耕公田又稅其私畝亂常之始自是而不復矣（汪克寬纂疏引胡甯）○助而不稅周制也今以稅易助井田之法自此始壞（家鉉翁詳說）

成元年春作邱甲

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邱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爲足食也賦爲足兵也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

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爲準必亂之道也（劉敞意林）

成六年春立武宮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其毀已久立之非禮（孫復尊王發微）○案王制祭法則諸侯宗廟有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張洽集注引劉絢）○餘見宮廟門

襄十一年春作三軍

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則魯舊有三軍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蓋是時軍政隳壞而公室之三軍不能備王制之舊是以季氏借改作之名而專兵權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皆譏也三軍魯之舊制而亦書作可知罪之在矣（汪克寬纂疏）○餘見軍制門

昭五年春舍中軍

見軍制門

定元年秋立煬宮

公穀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煬公伯禽之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杜注）○餘見宮廟門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

三傳詳說見祭祀門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公羊何以書譏始用田賦也○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杜注）○初稅畝田制壞作丘甲兵制壞用田賦則兵民之制再壞（余懋學蠡測）

○魯什一之制一變於宣公之稅畝稅畝者履畝而稅也古所未有也故書曰初再變於成公之丘甲丘甲者據丘出甲也意所創立也故書曰作三變為今日之田賦田賦者計田供賦既溢其稅之額又益於甲之外而取之必欲其上供者也故書曰用至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姚舜牧疑問）○餘見田賦門

○祭祀總論

凡祭常事多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陸淳纂例引啖助）

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禮王制疏引服虔注）

礿祠烝嘗之祭見於經者惟烝嘗而不及礿祠郊社之祭見於經者惟郊而不及社故知常事不書有所譏焉則書也（崔子方經解）

常禮不書所書者志其過時失禮啟蟄郊之時龍見雩之時始殺嘗之時閉蟄烝之時啟蟄者夏之春周之夏也龍見者夏之夏周之秋也始殺者夏之秋周之冬也閉蟄者夏之冬周之春也（章如愚考索續集引陳岳）

啟蟄而郊謂夏正建寅之月祀南郊配后稷以祈農事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七宿昏見東方雩祭為百穀祈膏雨也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白露為霜陰氣始殺嘉穀始熟薦嘗于宗廟也閉蟄而烝謂建亥之月昆蟲閉蟄萬物皆成可薦者眾享祭烝于祖考也（四庫案語曰桓五年正義云始殺嘗祭實起于建申之月今云建酉者言其下限）言凡祀舉郊雩烝嘗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祭皆通也其他羣祀不錄可知也過則書者謂非其時非其祀不旱而雩之類是也宗廟之祀既有天時又須所薦之物可薦卜日又有吉否則仲月其常也故周禮祀號日以四時仲正之也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杜預釋例）

啟蟄建寅之月龍見建巳之月始殺建酉之月閉蟄建亥之月四者咸指月之中氣言之自茲中氣以迄來月中氣之前三旬之內皆為祀限若踰斯限是為過時矣故卯月猶可郊子月猶可烝也不舉月而舉氣者月分四時間之以閏其節未必恆在其月爰指天宿物候以為徵驗土功之例亦猶是焉（馬驌左傳辨例）

○書魯郊（魯有冬至祈穀二祭辨　穀梁一月卜說辨　三望諸說辨　天子四望諸侯三望辨　郊牛之口傷之字公穀說辨　公羊以書不郊為不免牲辨　以用郊但為譏不時辨　胡傳用人之說辨）

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周禮冬至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傳云啟蟄而郊是祈農之祭（孝經注疏）

周制冬日至祀天圜丘禮神之玉以蒼璧牲幣各隨玉色牲用犢幣用繒玉服大裘冕無旒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鎛及薦葅醢器並以瓦爵以匏以稾秸為藉神席其樂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樂六變天神可禮矣祈穀之壇名泰壇在國南五十里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日用辛（杜佑通典）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左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信齋楊氏曰此鄭注所謂夏正之郊祭感生帝者也攷之月令左傳上帝卽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帝之

說此爲祈穀之郊未聞正月又有大報天之郊也蓋冬至之郊爲大報天正月之郊爲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知此則注家附會之說俱可一掃矣按古者一歲郊祀凡再正月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冬至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馬端臨文獻通考）

家語孔子對定公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據此則魯以孟春祈穀爲郊啖子曰孟春周之三月（李廉會通僖三十一年）

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啟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漢太初以前以啟蟄爲正月中氣也然啖氏謂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且辨穀梁以周之十二月卜正月非是今考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蓋魯郊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言卜起

三月下旬而盡於三旬者禮之正也穀梁所言卜起十二月者禮之失也明堂位注疏以孟春爲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又謂魯有冬至祈穀二郊皆因魯郊之非時而誤也（汪克寬纂疏同上）

說者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然則奚稱周之始郊日以至邪郊者天子之所以事天也故三代各自以其歲首而祀之明禮之至尊極大無有敢先之者董仲舒之議是也魯以諸侯郊天不敢盡同王者故卜自建子之月始（劉敞意林僖三十一年）

啟蟄而郊是建寅之月周之三月也經無書三月郊者得時則不書也禮養牲在滌三月先三月卜牛而養之三月始成牲故經於正月則書牛如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正月牛方在滌未得爲牲也於四月則書牲如僖三十一年夏四月乃免牲是也在滌三月已成牲也（黃仲炎通說同上）

祈穀之祭在春王三月建寅之月傳所謂啟蟄而郊是也穀梁建寅之祭誤作建子之祭又不曉卜日之法誤以一旬一卜作一月一卜謂上辛是正月之辛中辛是二月之辛下辛是三月之辛不特祈穀之祭不得過分世亦無三月祭圜丘者此皆漢儒明堂位成王賜魯重祭孔子魯之郊禘非禮一歎沿誤至今（毛奇齡傳哀元年）

郊特牲孔疏云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襄七）是二郊也鄭康成則云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或用子月或用寅月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穀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舉案鄭氏與王肅異杜氏又與兩家異論魯

郊者祇當以杜氏爲主（陸隴其讀禮志疑）

郊者王者祭天之名禮行於郊故曰郊郊有二一爲報反之祭在子月郊特牲云迎長日之至又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官大司樂祭天於圜丘皆夏之十一月周之正月也一爲祈穀之祭在寅月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桓六年傳云啟蟄而郊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是也孟春者夏之正月啟蟄則正月之中氣朱子謂漢太初以前啟蟄爲正月中氣故二月初旬即寅月中氣之時乃周之四月也禮惟報反之郊爲大記謂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祈穀亦謂郊者以行於郊耳其重非報反之比董子曰魯郊不於日之至避王室也故魯但僭祈穀之郊而未嘗僭報反之郊啖氏已言之朱子閟宮詩亦舉其說乃雜記引孟獻子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不知可以者泛言恆禮不可以證魯用日至之郊明堂位曰孟春魯侯祀帝於

郊王氏炎曰此夏之孟春不從鄭註子月之說則魯郊之爲祈穀明矣而或云宣三年正月郊牛傷不郊猶三望使牛不傷則正月郊矣正月而郊則日至之郊也非也正月但卜牛耳郊特牲帝牛必在滌三月而後用之四月郊則正月嘗卜牛矣非謂卜牛此月郊亦此月也如以卜牛之時卽爲郊時何以定十五年牛傷至五月而郊哀元年牛傷至四月而郊乎然則王肅謂魯日至祭天寅月又郊以祈穀馬昭謂魯郊月或用子或用寅皆不足據也姜佩瑋讀左補義

鄭君謂周郊以寅月魯郊以子月注郊特牲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放之不審鄭康成云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

傳曰啓蟄而郊疏夏小正正月啓蟄故漢氏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今不改朱鶴齡讀左日鈔

魯不得有冬至大郊之事而於啓蟄祈穀殺於天子也郊曷爲卜祭則卜日也比旬而卜違慢也三卜不從則不郊矣四卜非禮也祈穀之祭則自啓蟄以後春分以前皆得卜之所謂不過乎分是也其在孟春之月祗卜牲耳帝卜必在滌三月故正月可以卜牲非干天子冬至報本之祭也曷爲或言免牛或言免牲未卜日曰牛既滌曰牲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三望者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淮海天子祭四望魯祭三望者亦殺於天子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牛運震傳○總論以上

公羊傳郊用正月上辛成十七年何注正月歲首上辛猶始辛皆取首先之意按鄭康成曰用辛者人當齊戒自新絜也

穀梁傳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夏四月郊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郊三卜禮也五卜彊也疏抑其不可而彊爲之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注庀具也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須復卜疏六月上甲庀牲庀具猶簡擇未繫之待十月乃繫養若六月簡訖有變則七八九月上甲皆可簡擇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注疏十月繫後有變是時不妨郊事故不書正月以後妨郊故書也○哀元年○按程端學辨疑曰六月庀牲雖有變不道待正月然後言牲變恐無是理○毛氏辨一月一卜之謬見上

卜郊之事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傳云禮

不卜常祀也襄七年傳云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公羊之義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何休云魯郊轉卜三正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郊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說同與何休意異鄭元意與左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禮記曲禮正義

郊特牲云郊之用辛言魯禮也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郊也葉夢得曰言周之始郊正以別魯禮鄭元以迎長日爲建卯月非矣冬至祭天周之正禮不可易者寅月之郊蓋祈穀之祭魯雖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至建寅之月而止魯郊爲祈穀之郊故傳云啓蟄而郊也然則周郊非用辛歟曰召誥丁巳

用牲于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横渠張氏謂言日至則不必卜日曲禮大饗不問卜呂大臨謂天時陰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若他饗則問卜矣是足以明周郊之非用辛矣袁桷清容居士集

郊不過春過春而郊則失其時卜不過三過三而卜則失其度春秋不書卜郊者自日至以至啟蟄後皆郊之時也僖公襄公之四卜其過在於三月不從而猶卜成公五卜則又甚矣襄七年至四月而始三卜是卜之後時亦非禮也然則得其時而得其度者豈以為禮乎不可勝書惟於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之云爾陳則通提綱

周郊以日至祈穀以元日鄭康成以為上辛但卜牲而不卜日魯僭祈穀之禮而名曰郊卜牲又卜日者公羊傳曰卜郊非禮也何氏休謂禮天子不卜郊魯郊非禮故卜爾是也魯郊以啟蟄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啖氏助謂當以周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又不

吉則卜下辛正與少牢筮旬有一日不吉則筮遠日曲禮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吉事先近日之例相符穀梁以為踰月乃卜者非是其以正月至三月為郊之時亦與啟蟄而郊不合董豐垣識小編

三卜禮也四卜五卜非禮也然則襄七年三卜曷為書以書不從免牲而錄其始也定哀之郊曷為書以書鼠食改卜而詳其究也蓋不從而不郊幸之也遇災而猶郊甚之也高尚然釋經僖三十一年

或言卜郊或言卜牛何也卜郊者兼卜牲日卜牛者專卜牲也牛死乃不郊為牲廢郊也卜郊不從乃不郊為牲日皆不吉廢郊也牛傷牛死何以書為災也卜郊不從何以書為譴也譴於天以為上帝弗歆也郝敬行說宣三年○以上論卜

牛在滌曰牲傷則復謂之牛以其不可供牲也郊牛之口傷養牲不敬也改卜牛牛死不敬之至也牛死乃不郊則天事於此廢矣有牲而不用則曰乃免牲牛不可用則曰乃免牛牛死無牛可免則曰乃不郊李明復集義宣三年引謝湜

穀梁謂十月始繫牲陸氏曰禮養牲必在滌三月自周之十一月下旬養牲至二月中旬牲成故以二月下旬卜三月上辛也陸氏說是蓋十一月養牲則正月有變宜書故書牛傷皆在正月正月有變而改卜猶無害於三月四月之郊也穀梁說與在滌三月不合李廉會通僖三十一年

或曰牛或曰牲何也左氏曰牛卜日曰牲公羊曰傷者曰牛穀梁曰全曰牲傷曰牛未成牲亦曰牛僖三十一年襄七年免牲皆在四月且在四卜三卜之後則左氏卜日說是也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書牛皆以傷在正月則公穀傷曰牛未牲曰牛亦是也又或止書免牲或止書不郊或書免牛又書不郊何也凡不郊皆卜免

牲吉則免之不吉則否書免牲則見其不郊矣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止書免牲是也若不郊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十年止書不郊是也若牛死則無可免矣宣三年牛死乃不郊是也獨成七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者踰時而中有間事不得不再起不郊之文也李廉會通方苞直解參

宣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成七年書鼷鼠食郊牛角何為也周禮封人飾牛牲而設楅於角設衡於鼻又以紖牽牲入廟而歌舞之牧人共牲以授充人繫之牲必用牷物純色體完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職讀為樴充人則繫於芻牢之三月展牲則告牷注引儀禮宗人視牲告牷舉獸尾告備牲碩則贊肆師展犧牲頌於職人然則展牲者肆師展之於未祭之初充人展之於將祭之日穀梁所謂日展斛角而知傷也古者天子諸侯有養獸之官歲時齋戒沐浴躬朝之朔月月半君巡牲不獨有司展之君

又朝而巡之所以致力盡敬者如此牷者全也備也口傷角食其體弗全弗備不敬莫大焉豈徒肆師充人失其官哉人君朝巡之禮亦廢久矣故春秋謹而書之定十五年哀元年皆書鼷鼠食郊牛而不言口與角其變尤甚於宣成也（惠士奇春秋說○以上論郊牲）

魯僭郊自僖公其說可信蓋僖之前未嘗書郊此其證也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則知請郊亦如其作頌也然魯先公猶畏天災因災不郊者有之至定哀習玩既久雖天災不畏矣（戴溪講義定十五年）

魯之僭郊天不從而人不允郊牛之變天示譴也卜而不從者四鼷鼠食牛者三牛口傷者一有變而不郊者四猶三望者三免牛者一免牲者二凡郊之不從牲之變故皆非人力所能爲也（趙鵬飛經筌宣三年）

經書郊者九龜違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蓋魯郊雖僭行之已久視爲常事故不悉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於常而後書四以見其僭禮也三卜不從而不郊正也三不吉而至四卜四不吉而至五卜瀆甚矣牛災鷰作亦可以見魯郊之僭鬼神弗與也四月五月固爲不時猶夏時之春也九月夏之孟秋不卜日不卜牲而强用其禮焉特書用非時不敬之大也（吳澂纂言）

書郊皆志變異與非禮也變異之事一牛傷也改卜牛又傷異之甚也非禮之事有四彊卜過時猶三望用郊也於失禮之中記其又失禮者如此（趙汸屬辭）

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哀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聖人恥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魯以周公配天能無媿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衛湜禮記集說）

成公經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古者大祀必順時卜日成公七年以牛傷不郊十年以卜不從不郊故至此不復順時卜日恐天意不已從也肆意欲爲經特謂之用郊用者非禮故爲之意也大抵魯人乘周室之衰賞罰不行乘大路載弧韣設兩觀舞八佾僭擬無所不至是以天子之祭郊望與禘皆僭行之然天不可諂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鼷鼠屢食其角可見天心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其甚者至於用郊僭擬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爲大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如此其餘非卜不從牛無死傷而肆意於僭者不知其幾也深味聖人之旨曰猶三望曰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章如愚山堂考索別集）

魯祈穀啟蟄之月僭郊之制已爲非禮其末流之失又僭用日至之月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是也或踰啟蟄之節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十一年及定哀之改卜皆以四月五月又其甚者成十七年之書九月用郊是也夫魯之郊久矣先儒謂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其變異而書不及時則書過時則書卜郊不從則書四卜五卜以瀆書用郊以褻卜書郊牛傷鼷鼠食郊牛以紀異書不郊猶三望以可已不已書若宣三年王喪而卜郊哀元年先公未小祥而郊忘哀從吉違禮褻天則又比事觀之而惡見矣（顧棟高大事表引華氏說○按忘哀從吉之說凌氏駁之見下宣三年）

書郊非譏其瀆卜亦非譏不時蓋假禮之變以著其僭耳諸儒以二譏樹義非犯此者遂與之乎非春秋謹僭之旨也（高澍然釋經襄七年○以上論魯僭郊）

王者所以因郊祭日月星辰風伯雨師山川何以爲皆有功於民故祭之也皆天地之別神從官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五經通義）

予讀東坡蘇氏論不郊猶三望之說而有疑焉其言曰春秋之所以

皆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又曰魯雖不郊而有三望者存焉夫子所以存周之遺典也夫春秋之論事莫重于禮禮莫大于名分名分莫大于僭君郊望之典惟天子得行之魯侯國也而用天子之禮僭亦甚矣聖人不斥其僭而顧予其爲能行周之遺典則是以王朝之典而下行于諸侯不必名分之守而惟典禮之脩抑何其昧輕重之衡失是非之實也名分之與典禮相輔而行者也先王制祭祀之禮各有等衰魯不守名分而僭禮是行固已背先王之教而昧等衰之義矣尚安在爲能行周之遺典也古者天子之郊有二有日至之郊有祈穀之郊望祀之郊於日至之郊行之魯之所僭者祈穀之郊也（孟獻子曰啟蟄而郊）而望祀之典卽于祈穀之郊行之然天子之禮四望（周官大司樂職以祀四望）而魯則止於三望禮雖稍降而僭終不得而掩矣書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則知告朔朝廟之必當遵書不郊猶三望則知郊望之皆當去（魯禮辨）

（光不郊猶三望說見湖海文傳○以上論三望）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穀梁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周禮太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必十日之前豫卜之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四卜也（孔疏）○天子以孟春之月元日祈穀於上帝謂夏正建寅之月也元日上辛日也魯僭天子郊禮然猶不敢直用上辛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若三卜皆不從則不郊今四卜非也免猶放也不郊於是卜免牲卜不吉則繫而待明年具牲時用卜而吉則放其牲也望者郊時所望祭四方山川魯郊雖僭猶不敢同於天子四望闕其一也不郊而望亦非也四卜猶三望失禮之中又失禮也（趙汸集傳）○魯入春秋至是幾百年越四公未嘗言郊者蓋郊之制自惠公請之於周有其制而未嘗敢用也而僖公首舉之故魯頌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詩人究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則前乎此未嘗舉是禮也詩人歌其美春秋譏其僭是又情與義之不兩立者也（趙鵬飛經筌）○郊以三月今四月卜卜止于三今四卜免牲則無望今猶三望皆非常（戴祖啓五測）

公羊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穀梁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陸淳纂例引啖助）○傳云卜其牲日則牲之與日俱卜也必當先卜牲而後卜日卜得吉日則改牛爲牲然則牛雖卜吉未得稱牲牲是成用之名此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既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未成也（孔疏）○所謂不從者謂日不吉也不吉則不敢郊故須免牲也（劉敞）○未牲曰牛既卜日牲（趙鵬飛經筌）○免牲不言不郊蓋卜免牲而吉則不可郊矣免牛則猶可再卜牛故復言不郊（汪克寬纂疏）○按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正與啖助帝牛不吉改卜稷牛以代

之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皆不郊之說合而彼傳以爲非
禮杜注謂郊不可廢牛雖傷死當更改卜與啖氏說異竊意稷
牛又死自應不郊但不郊而望爲非禮耳觀經文猶字可見若
如杜注不可廢郊則凡書四卜五卜皆無譏豈理也哉葉酉春秋究遺
大戴禮三正記郊後必有望○公羊三望者望祭也曷祭祭泰山
河海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三望祭
分野之星及國內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
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杜注○望者祭山川之名謂海也岱
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魯地范甯
注○天子方望無所不通諸侯祭域內名山大川今魯限以三
則正是諸侯之禮賈逵服虔謂三者一是分野之星一是山一
是川杜氏遵之公羊謂泰山一河一海一拔古凡望祭無及星

皆祭法星爲六宗之一與日月風雲皆祭於壇不必望祭望則
專指山川尚書望於山川柴望秩於山川是也若河則非魯域
內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本魯地故鄭元謂三望者海岱淮
也此爲得之毛奇齡傳○三望當從鄭康成說鄭據禹貢海岱及淮
惟徐州魯即徐地則是淮海岱也書云望于山川傳云江漢雎
漳楚之望也並指山川言而周官祀四望祭山川別爲二類又
一祀一祭分屬天地蓋四望爲五嶽四鎮四瀆鄭注見周官不得及
餘山川其質附於地其氣屬於天皆能興雲致雨四望以氣言
故從天神曰祀山川以質言故從地示曰祭耳高閌然稗經○鄭司
農注周官大宗伯云四望日月星海鄭康成注周官云四望五
嶽四鎮四瀆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
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五

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案尚書曰望于山川則望不得
有日月星辰天神之屬周官祀四望之下每別言祀山川則四
望不得及餘山川先鄭與何休說皆非也後鄭得之望者祭山
川之名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可舍此有五嶽四瀆等則四方非限
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王制
又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
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曰諸侯山川有不
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說並同周禮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云
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
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此即左氏說也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竟
所不及詩閟宮正義引鄭駁異義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

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
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內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
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康成駁異義獨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
州謂魯即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於青魯
地兼跨兗徐尚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
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
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康成本此其義
審矣案山川之祭周禮四望魯禮三望其餘諸侯祀竟內山川
蓋無定數五經自魯外他國無三望之稱爾雅曰梁山晉望也
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
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左氏傳昭七年晉韓宣子曰並走羣望昭
十三年楚共王大有事於羣望哀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

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由此言之他國諸侯之望不必限以三明矣不祭三望之名爲魯所專而欲通於諸侯之制故以分星强配其數左傳正義因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失之矣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郊後必望祭若不郊則不當望書猶非禮也陸淳纂例啖助○三望魯之常祀也何以書以不郊猶三望書也虞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因郊而望祀山川也周書曰柴望大告武成則燔柴祀天因而望祀也蓋天地神示不可偏饗也趙鵬飛經筌○乃者不得已也猶者可以已也郝懿行說略○愚按三望解諸家不同胡傳取公羊諸家多從之彙纂疑之毛西河高雨農陳恭甫主鄭氏解而疏通證明之足破前人聚訟當爲定論又按諸侯有祭名山大川之禮則以望爲僭者非也三望正是魯禮以爲非禮者亦誤也毛氏說是陳氏引證更明春秋

書猶三望譏不郊而望非譏僭也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公羊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惟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公羊所謂養牲養二卜者一爲帝牲一爲稷牲皆卜得吉而後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帝牲滌宮名養牲之處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惟具是視者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正月迫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以養二之時稷牲亦在滌若牛死又卜則不及在滌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孔廣森公羊通義○穀梁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朔月月半則皮弁素積以巡牲未用謂之牛將用而全謂之牲故將祭展牲則告牷牷之爲言爲其全而無傷也傷者養之不謹死者若有譴之者也以宣公爲事天者怠矣葉夢得傳○此魯宣除喪始郊而天示之譴也宣公篡弑逆理亂常特是饗帝故天譴之家鉉翁詳說○春秋書郊牛災而改卜者四此年改卜之牛又死成七年鼷鼠又傷郊卜之牛故皆廢郊定十五年哀元年鼷鼠傷郊牛改卜牛而不復變異皆行郊禮故知不郊者非悔非禮而不郊實以郊牛災傷不得已而不郊特書乃不郊猶言乃還乃復乃克葬乃者難事之辭所以著不郊之由繫於郊牛之變異也經書不郊者四成十年襄十一年皆以卜不吉而廢郊則魯君之誠意不足以格天此年成七年牛災廢郊而皆猶三望則天示譴而不知止也汪克寬纂疏○不言傷之者牛自傷也改卜牛又死變之甚也乃者言

如是乃不郊爾不然郊矣言免牲不言不郊從可知也言牛死則須言不郊牛死得再卜也此不郊爾書之煩而不殺者以爲異乎常卜郊之不吉者也牛運震傳○公羊云其言之何緩也穀梁曰之口緩辭也以之爲緩辭不解文義趙氏曰之語助辭耳程端學辨疑○穀梁言已牛矣倘卜免之非也書改卜牛者卜新牛非下已傷之牛也應撝謙集解○杜注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與漢儒說合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志曰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而張氏洽汪氏克寬以爲忘哀從吉非矣凌曙公羊禮說○葉氏酉說見上僖三十一年

左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望祭在郊祀之後因郊而望也郊禮既廢則望禮可以不舉魯既

不郊而猶三望故譏吳澂纂言
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稱牛未卜日免放也杜注○鼷鼠甘口有螫毒齧人及鳥獸皆不
痛一曰甘鼠鼠之最小者傳曰稷蜂不燕社鼷不灌蓋其所託
如此陸佃埤雅○牛有力之畜何至為鼷所食蓋繫於牢設楅衡以
制其角故鼷得以制之羅願爾雅翼○鼠食牛小害大之象三桓之
強兆矣許氏之說是也徐學謨春秋億○呂本中集解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亂象已著矣○穀梁曰所以免有司之過也非
也春秋記災異刺譏時君且明鬼神豈為免有司之過乎劉敞權衡
○經書猶三望者三僖三十一年書免牲而繫以猶三望不言
不郊者免牲則知不復郊矣宣三年牛死乃不郊而繫以猶三

望不言免牲者牛死無牲可免故必言不郊此年既書免牛又
書不郊因間有吳曹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以不郊起之也汪克寬纂疏○鼷鼠兩食而一免一否既改卜不行免牛之禮也免
則不更卜也免牛即不郊本文複舉者以中有間事耳高斟然釋經
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穀梁夏四月不
時也五卜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魯不當郊也今之不郊
非據禮也五卜不從乃不郊爾高閌集注○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
旬再卜三月下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於三月下旬
四卜又於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吳澂纂言
○禮以啟蟄祈穀正周三月也凡卜以旬日當三月正郊之時
己三卜矣至是四月又兩卜合得五卜而不吉則後此將春分

郊不過分遂不郊毛奇齡傳○書卜郊不從四條惟此書五卜不從
天之告魯以不享者如是諄諄也實以僭禮瀆神之甚耳周洪謨辨疑
○卜郊不從者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書免牲不書不郊既免
牲則不必書不郊也此年襄十一年書不郊不書免牲不書免
牲者不行免牲之禮也不書免牲則必書不郊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用者何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夏之始可以
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器械不備不可以祭
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
美也非享味也○成公七年蓋嘗卜之不從乃免牛十年又嘗
卜之五卜不從而遂不郊今懼卜而不從則不得郊故不復卜

而直用之書曰用郊蓋前乎此未嘗用也至定哀之郊則不復
書用趙鵬飛經筌○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
日不卜牲而直用其禮故曰用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吳澂纂言○
三傳皆曰用者不宜用其說是也然大意皆以九月失時故則
未達聖人之旨矣三月郊之時傳稱啟蟄而郊啟蟄夏之正月
周之三月經無書三月郊者得時無譏也凡書四月正月皆失
時矣奚獨至於九月而後譏失時也穀梁謂夏之始可以承春
則四月事也五月則不可則經書五月辛丑郊何以不言用必
成公因事特行郊禮故曰用以見其不宜用也夫郊所以事天
也其行有常時其配有常尊於是祈農而已豈可因他事而特
用之故知此不特譏其非時深惡其無故而用也蕭楚辨疑○用郊
者用其禮以祈福而不為農事也趙汸屬辭○公穀以用郊為譏不

爲則書九月足矣曷爲言用用者非郊之正祭而用其禮也如書之類于上帝是也然惟天子有大事則可魯何所用之乎九月非郊也用又非禮也御纂直解○用郊言不由卜而用是日郊也蓋魯卜郊恆於四月定公以五月郊當是四卜五卜而從耳是年四月未嘗不卜以不從而止至九月直用辛丑日郊不更卜故如是書而前此卜不從不書者本年有郊不能書乃不郊而空書卜不從義無所附而辭亦贅也或以爲譏不時故書用然則得時可用矣非春秋謹僭禮之旨也高閌釋經然

劉氏敞謂用人以祭非也邾用鄫子楚用蔡世子皆快意於雠敵安有殺無罪以祭上帝者且書執書人然後書用則知爲用其人若用郊則與用牲用幣用田賦用致夫人文義正同安得鑿爲異說日講解義○用字無解恐經文有脫誤胡氏謂以人饗非毛奇齡傳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杜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穀梁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釋例曰歷法正月節立春啟蟄爲中氣二月節雨水春分爲中氣是啟蟄爲夏正寅月中氣也祈穀之後即擇日而耕初耕亦在正月耕謂春分者言啟蟄即當卜郊不得過春分傳言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是此卜在春分之後故譏之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孔疏○公穀啖氏皆以三卜

爲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此三卜而亦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卜也汪克寬纂疏○卜郊止于三月故三卜非失禮而四月始卜則失禮也公之不能敬天勤民自在言外姜炳璋讀左補義○夏四月不時也禮郊而後耕耕而卜郊瀆也牛運震傳○此祈穀之郊必在建寅月啟蟄之後春分之前周四月即夏之二月也春分爲二月中氣三卜三十日則在分後矣故不從則已祈農必祀稷非長至配天之祭也杜注誤毛奇齡傳○耕謂正月夏小正正月農耕及雪澤正月已耕二月乃卜郊故獻子曰今既耕而卜郊杜以春分爲耕時誤王引之經義述聞

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不從者牲日皆不吉也故不書免牲惟書不郊而已汪氏曰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然則僖三十一年亦四卜郊不從書免牲何也行免牲之禮也彼蓋牲不吉非日不吉故但書免牲既免牲則不郊可知故不言不郊也郝懿行說略

定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何注漫者遍食其身○不言所食非一處而致死范甯注○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失時至五月乃郊高閌集注○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以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於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瀆卜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汪克寬纂疏○公羊云三卜遇吉所以五月郊設三卜何不書之如三卜四卜五

卜經皆書而第書辛亥郊歟此誤也（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引陳岳）○魯郊因改卜及卜不從遂既錄改卜則改卜後或郊或否不得畧是書郊與書免牲書不郊同義非魯郊至是一變也如宣之改卜因牛死不郊成之改卜因又食乃免使二公改卜後不遇再傷則亦書某日郊矣（高澍然釋經）○孟春祈穀之祭不得過分夏之三月則過分矣杜氏曰過也是也（鄭文蘭辨義）

哀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音求）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夏四月郊不時也注疏衍日展視而知其傷是展道盡展道雖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譏不敬以致天變也（徐見總論）○不言牛死蓋未死也不言所食非一處也（郝懿行說畧）○此改卜牛亦重在滌三月故至於四月而郊牛雖改卜郊已踰時書以志失禮（徐庭垣管窺）○郊不過分書四月辛巳郊以過分書也（牛運震傳）

○凌氏辨議喪中祭天之說見上宣三年

穀梁經郊牛下有角字其傳了然今無非也（段玉裁左氏古經注）○據穀梁傳文則經文明有角字而穀梁疏云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莫大蓋誤據左公二傳而言也（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

○書魯大雩（書旱祭非書失時辨　左傳過則書辨　穀梁冬無為雩辨）

雩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言大別山川之雩（禮月令疏引服虔注）○爾雅雩號祭也鄭氏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女巫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則爾雅鄭氏之說是也杜預以雩為遠誤矣（陳祥道禮書）○杜注謂萬物待雨又曰遠為百穀祈膏雨似以雨釋雩非以遠釋雩也爾雅謂雩為號祭則穀梁吁義近之古人釋文或從類或諧聲雩文從雨而聲近吁也（梁[illegible]案）○雩者號祭吁嗟求雨也魯南為雩門舞雩在城南舞以女巫雩樂以皇所以達陽中之陰雩祭以舞為盛遂名壇曰舞雩（焦過明志錄）○趙子曰祈澤曰雩（祈雨祭山林川澤也）及稱大國徧雩也（謂都邑徧祭之所以稱大）勤民之祀也故志之（已月雩祭常事不書○趙匡纂例）○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孔疏）○定元年大雩公羊傳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而請焉按大雩即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者皆祈焉不必專於上公（陸淳辨疑引趙匡）○記曰天子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鄭氏曰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雩帝為壇南郊之旁鞀鞞琴瑟管簫干戚羽毛竽笙鐘磬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魯諸侯當雩境內山川有歌舞而無樂僭天子盛樂以雩上帝志非常也（趙汸屬辭）○公羊以大雩為大旱是不知大雩之為僭也（李廉會通）○諸侯之雩主星辰山川天子之雩主上帝魯用天子之禮故曰大雩（劉敞傳說例）○孫氏復胡氏安國謂書大著其僭其意皆以魯史不書大夫子書大以著之耳然使魯史但書雩何以知其非雩境內山川夫子必坐以雩上帝而加大字以著其僭也當是魯人侈其得舉重祭而自大之史臣因而以大書之而不知其僭之妄夫子春秋仍之以著其僭之妄也書大蒐恐亦如此（張自超宗朱辨義）○雩祀山川百源及百辟卿士雲漢之詩四章羣公先正五章滌滌山川則先百辟後山川也獨二章云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傳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箋云宮謂廟從郊至廟然則大雩兼祭天地宗廟徧及羣神司徒荒政十有一曰索鬼神謂修廢祀所謂靡神不宗而後世之議禮者以為雩惟祀上帝悉罷從祀羣神之位失之甚矣雩索鬼神靡神不舉故以大名豈雩帝然後謂之大哉（惠士奇春秋說）

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記於仲夏秋者鄭元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周之秋三月旱亦脩雩祀杜君以爲月令秦法非周典潁子嚴以龍見卽是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强牽天宿以附會呂不韋月令非所據也桓五年孔穎達○楊氏曰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卽詩頌所謂春夏祈穀於上帝也蓋與周禮所掌春秋所書不同周禮司巫帥巫舞雩爲旱而雩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爲民心切爲百穀祈膏雨與啟蟄之郊意同是以必用盛樂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引信齋楊氏祭禮書○春秋書雩二十一皆在七月以後傳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巳月乃陽充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作焉過此而後雩此春秋所以譏也陳祥道禮書○雩歲之常祀不能盡書因非時遇災則書之見其非禮且志旱也程子經說○巳月之雩

常事不書故經無書六月雩者非常則書孫復尊王發微○龍見而雩自是常祀旱而雩則因旱而後雩也經無建巳之月雩者則知雩乃旱祭也非失時之謂也書雩以見旱也周禮國大旱則司巫率巫而舞雩是也公羊謂之記災信矣呂大圭春秋或問○雩有二一龍見之雩舉以建巳之月一呼旱之祭夏秋隨時可祭此呼旱之祭秋旱則行之左氏以爲失時非也牛運震傳桓五年○魯雩有二有常雩有旱雩巳月常雩不書書者旱雩其一年兩雩一月再雩者旱甚也陳則通提綱○經書雩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桓五年及成三襄五襄十六昭八定七定十二是也書八月者四僖十一襄二十八昭三昭二十四是也書七月者二昭二十五是也書九月者七僖十三襄八襄十七昭六昭十六定元定七年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是也李廉會通

穀梁例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傳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者大雩必爲旱旱時或不雩然則彼言大旱者皆譏不雩也孔廣森公羊通義

桓五年秋大雩

左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龍見而雩過則書杜注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服注龍角亢也○公羊見災異門○書雩皆旱祭也卽以此經證之上書大雩下書螽螽者蝗屬旱則生因旱而雩可知趙佑辨考毛奇齡傳○此旱祭也傳以爲過時非也牛運震傳○餘見前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僖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成七年冬大雩

穀梁曰冬無爲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安得不雩乎劉敞權衡

襄五年秋大雩　左旱也

襄八年秋九月大雩　左旱也

襄十六年秋大雩

襄十七年秋九月大雩

襄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左旱也

昭三年秋八月大雩　左旱也

昭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旱也

昭八年秋大雩

昭十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旱也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書再雩旱甚也〇春秋書一歲二烝一月再雩皆數祀也李廉會通〇魯大雩僭禮也今僭禮之中又瀆禮矣黃仲炎通說

定元年秋九月大雩

定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是秋再書雩志災且言瀆也日講解義

定十二年秋大雩

〇社不書用牲于社觀社非禮則書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日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應劭風俗通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封土

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班固白虎通

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爲后土后土爲社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駁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司徒有五土大司樂有土祀土祀者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鄭元駁五經異義

國語韋注社后土之神也周禮疏云句龍生爲后土官死配社即以社爲后土其實社是五土總神但以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爲后土耳此說最爲明晳梁寅纂

禮記外傳曰社者五土之神也天子爲天下立太社諸侯爲境內立國社地之生物各隨所立九州之人各居其土食有利者各報祭之國以民爲本人以食爲天故建國君民先命立社也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二

王者諸侯所以爲社爲萬民求福拜功之道也無土不立無穀不生故立社稷則祭之春則求之秋則拜之故月令云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孝經援神契云仲秋穫禾拜祭社稷王應麟玉海卷九十九引三禮義宗

先王之于地也親之親之故有社爲有社故有稷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人非土穀不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親而事之不嫌于下逹而禮則有隆殺焉祈于藉田蒐于仲春報于秋蜡于冬天子之禮也而諸侯大蜡之禮則殺天子諸侯社有三而勝國社與焉其二以盡祈報之誠其一以示監戒之義曰大社王社曰國社侯社曰置社名之殊也王具四方之色其廣五丈諸侯各以方色其廣半之制之殊也太牢少牢犧羊牲之殊也咸池帗舞衆之殊也天子歲四諸侯三民社二祭之殊也其親地同而隆殺則有禮也王之南鄉答陰也

常禮用甲日之始也他或用戊之吉而已常祀以牲幣天災則有幣而無牲事之宜也希冕大罍於其質而已牲用黝報則用特陰之類地之色也應鐘靈鼓地元之樂也社在雉門之右藉田而祈社稷非曰社在藉田也社所以神地道稷所以祭百穀而曰獨祭句龍棄者王肅之偏見也日食伐鼓于社抑陰諸侯伐鼓于朝似未純乎君自責以尊太陽也用牲伐鼓魯之失禮且僭也水而鼓用牲則又甚矣謂伐鼓責上公諸儒之鑿說也勝國之社屋之陰訟聽焉刑官爲之尸皆陰之義所以別周社也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

封諸侯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立社於其國謂之授茅土徐堅初學記

周制天子立三社爲羣姓立太社于庫門內之西立之自立王社于藉田立之亡國之社曰亳社廟門之外立之諸侯立三社爲百姓立國社于皐門之西立之自立侯社亦于藉田中立之又有亳社大夫

以下成羣立置社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俱北面天子之社以五色土各依方色爲壇廣五丈諸侯但用當方之色爲壇皆立樹以表其處爲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所宜木立之禮神之玉用兩圭有邸其牲天子太牢諸侯少牢皆黝色用黑幣日用甲杜佑通典

黃氏曰社祭土稷祭穀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地祭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示則天子獨用之舉社則其禮達乎土下也鼓人職曰以靁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見其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靁鼓靁鼗祀天神靈鼓靈鼗祭地示是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馬端臨文獻通考

周禮大宗伯司服皆以昊天上帝與社稷對舉而別無地祇之祀大司樂但言冬日至祭天于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于澤中之方丘

而無南北郊之說以是知祭地之太社周禮謂之方丘亦謂之大示祭法謂之泰折詩書謂之冢土亦謂之神后后土實在庫門之內右而非在北郊召誥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鄭註謂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是太社在庫門之右一名方澤爲二方壇東社西稷也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太廟之命戒百姓是澤宮與祖廟同在庫門內也祭法太社以下有王社國社侯社置社而惟夏至大社稱皇地亦曰后土是方丘爲太社對王社以下者言之也或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何以地外有社乎曰地卽社也諸侯不曰地而曰社者猶公羊于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爾天子太社祭率土大示故謂之地王社祭畿內土示國社侯社祭一方土示故但謂之社也黃豐垣識小編

蔡氏獨斷云社稷在未位未位者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門正午社壇在右是爲未位郊特牲謂社祭土而主陰氣土與陰並坤象故位於未此社稷居右之義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註云壝壇與埒也祭法注云除地曰墠封土曰壇說文云埒卑垣也蓋壝爲擁上之名故壇埒均謂之壝郊特牲云君南面於北墉下註云北墉社內北墻是壇外有垣周之也鄭氏以爲埒則所謂墉者第壝土爲卑垣以覲禮會諸侯之壇例之當然焦循羣經宮室圖

左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注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疏魯是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哀四年亳社災是魯國有亳社魯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疏又云雉門之外左有亳社右有周社

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之

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是宋有之也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爲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爲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穀梁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廟庭執政之處故云間于兩社也禮郊特牲疏

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

魯語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社春蒐田之祭也曰觀焉則非以爲祭者也宋壽得傳○社者古人祀地之名古制惟爲社事單出里

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東遷而後王制漸變祀事不存古意寖爲
美觀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其廢祀典而夸愚
俗兆於今矣張洽集注○按孔疏齊桓用强霸之術借祭社爲名聚
民於社以觀戎器此與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
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正同然則此係桓耀兵者劉云齊棄太公
之法而觀民於社言太公用兵法不若是耳毛奇齡傳○春秋書云
如齊觀社三傳之說皆不得其本意古者之于社備其車賦合
其卒伍君親誓之以習軍旅齊始變周之制作內政寄軍令則
于社有變更矣齊寓軍令本欲遍得志於諸侯魯鄰國聞其更
張託於觀社以察其軍政春秋書之記齊之變禮而魯公棄其
社而觀人之社也齊之變周制奈何周之制有鄉有遂而後有
都鄙於諸夏亦然今制國制鄙獨存一法其名數與周禮大同

小異周制成於百人齊制成於二百人周以兵車一百二十五
乘爲一軍齊以百乘爲一軍減周制五分之一五鄙四十五萬
家而爲車五百乘合三軍爲車八百乘減周千乘之國亦五分
之一蓋管子據齊桓公初所有人民爲三五之制如此耳鄉出
軍家一人與周同鄙出車九家一人輕於周邱乘之制蓋周辨
其可任者四邱爲甸齊則總其民數九家而一兵非能輕於周
而未嘗重於周也其異於周者周之爲保伍也惟恐民之不安
故比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
而行之齊之爲保伍也惟恐兵之不强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
於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然則王者之教順民霸者之政强民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又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莊三十年秋九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文十五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杜注
○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初有水旱之災先須修德不當用
牲故天災有幣無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
漢云靡愛斯牲又鄭注太祝云類造禬禜皆用牲攻說用幣而
已攻說以是日月之災又暫時之事且不假用牲故也禮記祭法正義
○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陽逆順之事聖
賢所重故特鼓之杜注此據日食爲說耳傳稱日月之眚日月並
言則月食亦有鼓孔疏○按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祭法七祀五祀其門
皆曰國門知此亦國門謂城門也傳云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

之眚不鼓則鼓與牲二事皆失又○以上莊二十五注疏○郊特牲云社祭
土而主陰氣也日食陰侵陽故責陰以救日尚書傳云凡日食
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亦以請羣陰
也互相備文十五年孔疏○禮以雩宗祭水旱宗當爲禜皆有壇爲禜
門用瓢齎祈已用牲于社于門皆非禮也公羊云于社禮也非
葉夢得公羊傳讞○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
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班固白虎通
○祭祀有幣猶人之燕享而有幣帛以將其意者牲者祭
之實幣者禮之文有其實者必成之以文此牲與幣所以不可
偏廢如廟中將幣三享之類也故大祀用玉帛牲牷次祀用牲
幣至於小祀有牲而無幣大者其文備小者其文畧理當然也
周官六號先牲璽幣次之禮宗廟之祭自牛豕以下至於稻粱

其末爲嘉玉量幣此皆以祭祀爲主故先牲而後幣乃日月之
眚猝然而見天子陽道而尊也則伐鼓于社以攻之而已此夏
書所以言瞽奏鼓而不及其他也諸侯陰道而卑也然不敢攻
若待齊戒祭祀而祈之則無及矣故卽其類於社以請之其主
不在祭祀則用幣以達其意而已固無所用牲葉夢得春秋攷○周官
射天烏以救日之功救月之矢及太陰之弓與枉矢鄭氏謂救
日射陰救月射陽天子之禮也亦日食伐鼓攻陰之義蓋天子
無所請攻之而已天子攻而不祈故不用幣諸侯祈而不攻故
用幣晉悼公卽位請息民者云祈以幣更不用牲以從儉約則
幣者祭之畧牲者祭之詳日食用幣蓋變出非常不能備禮是
以致其畧而反用牲所以爲非也又○社者祭地示也其祭有
常禮其日有常日其事爲常事故皆不書經所書社凡四非爲

社書也以遭日食大水之變而乃用牲于社非禮故書耳吳澂纂言
○社者地示之祭記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所以報本
反始也諸侯祭社有常禮史不書惟伐鼓於社僭天子又不用
幣而用牲志非禮也左氏舉叔孫昭子之言曰日有食之天子
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又曰凡天災有幣無
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其說是也趙汸屬辭

○書魯內祀禘　大事　有事　嘗烝

大事爲祫有事爲時祭辨　公羊三年祫五年禘之說辨　諸儒禘祫爲二之說辨　禘非祭名辨　禘專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趙說辨　魯無文王廟辨　躋僖公公穀胡傳說辨　正月烝穀梁說辨　書嘗穀梁說辨　從祀先公馬氏說辨

常事不書非時失禮則書之周禮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詩云礿祠
烝嘗于公先王而春秋無祠礿者蓋一書嘗再書烝兩書禘皆爲失
禮及有變故乃書爾於祠礿二祭無他故所以不書也陸淳纂例引趙匡

左氏云烝嘗禘于廟意者見前後經文唯有烝嘗禘三名以爲祭名
盡於此殊不知春秋所記祭祀唯記其失禮者於礿祠無失禮所以
不記左氏不尋此意遂云烝嘗禘于廟撰禮篇者亦因之先儒遂云
諸侯三祭不知其本故也陸淳辨疑文二年引趙匡
逆祀曰躋順祀曰從已絕而祔曰致祭而安主曰考趙汸屬辭
或以春秋大事爲禘祫有事爲烝嘗非也烝嘗四時常祭故書丁丑
烝乙亥嘗不曰于某宮于某廟也惟三年一大祭故書禘于太廟或
書大事于太廟其實一也案春秋閔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當除喪
爲大祭至五年再大祭八年三大祭故經於僖八年書禘于太廟是
也文十八年二月薨宣三年當除喪爲大祭至五年再大祭八年三
大祭故經於宣八年書有事於太廟是也豈得謂之烝嘗也哉黃仲炎通說宣八年

胡康侯據公羊以大事爲祫又謂時祭稱有事祫祭稱大事竊恐不
然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則所謂大事
者固指祫而言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晉人將
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
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祀上帝
山川禘太祖皆云有事而謂有事爲時祭乎李氏廉曰古者戎祀皆
國之大事傳云天子有事于文武然則大事有事亦祀事之通稱不
得竟以大事有事分祫祭時祭也左暄三餘偶筆
四時之祭用夏時從物宜也周雖建子祭祀則用夏時桓八年正月
則夏之仲冬也凡四時之祭皆用孟月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卽
夏之孟月也若有故及日不吉卽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是也若又
有故及日不吉卽用季月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卽夏之季月

也然吉事先近月苟有其故而用季月涉於怠矣當用仲月爲嘉時
物餞登且得二至二分之節故也陸淳纂例引趙匡
以上總論內祀
禘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禮記王制禘疏引賈逵○禘諦也冊府元龜引禮記盧注○
禘之爲言諦序昭穆諦父子也白虎通○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公羊
文二年何注○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穀梁閔二年范注○禘者次第也禮記王制夏日禘疏引皇氏
禮記外傳曰春秋之經有禘而無祫王應麟玉海卷九十七
三年喪畢致新主以進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于太廟
以審定昭穆謂之禘莊公喪未闋而吉禘故曰速也有事于武宮及
順祀傳皆稱禘則知大事有事于太廟亦禘也禘于太廟禮之常也
各于其宮時之爲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惟書此數事

或以爲經所書禘皆夏祭之名非三年之禘不知周之夏祭曰礿無
祿取殷家祭名且按其月又非時祭之月益可知也凡三年喪畢然
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常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故
無復常月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惟見禘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
也杜預釋例
禘有兩般有常禘有三年喪畢而後禘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
晉人答魯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是三年喪畢乃爲禘也喪畢
而爲禘祭知致新死之主于廟也僖八年禘于太廟宜八年有事于
太廟皆是常祭李明復集義閔二年呂祖謙說
禘祫之說衆矣或以祫爲三年一大祭或以禘爲三年一大祭或以
五年殷祭爲禘或以爲禘即大祫或以爲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三
歲祫天子諸侯大夫用之而五歲一禘非天子不得用然則何所折
衷乎曰衆言殽亂折諸聖春秋有禘無祫魯語有問禘之說有禘自
既灌之說未嘗及於祫也晉人告穆叔以爲寡君之未禘祀則禘爲
三年喪畢之祭明矣春秋于文二年書大事于太廟此即除喪而禘
祔而公羊以大祫爲三年之祭以禘爲五年之祭公羊好爲誕謾不
必案之舊典漢儒多治公羊春秋大率祖其說而戴許又漢儒之雜
說也是以紛紛之論未能歸一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周制四時之
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又三年一治兵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又
三年一大祭四時之祭不及毀廟之主故三年大祭併毀廟之主而
祭之也但三年之祭講於除喪祔入新主之時則謂之禘禘之爲言
諦也新主入廟舊主當遷因合祭之而審諦昭穆之序也即晉人之
禘祀閔公之吉禘是也若講於非除喪祔主之時止於合祭而已不
復審諦昭穆之序故不曰禘而曰有事曰大事即公羊之所謂大祫

是也由此觀之則知三年大祭禘即是祫而諸儒之論皆可廢矣或
曰僖之禘于太廟非除喪祔主之時何以曰禘而不曰大事也曰僖
之禘于太廟雖非除喪祔主之時然致夫人之主於廟而審諦之故
曰禘也文之大事于大廟雖除喪祔主之時然逆祀而躋僖公不得
爲審諦昭穆故不言禘也黃仲炎通說僖八年
禘祫之說紛紛不同鄭康成謂祫大禘小王肅謂祫小禘大此大小
之說不同也王鄭大小之說方淆亂未決劉歆賈逵之徒又謂一祭
二名禮無差降此一祭二祭之說又從而不同也鄭氏謂天子祭圜
丘謂之禘宗廟大饗亦謂之禘王氏謂天子諸侯皆禘于宗廟非祭
天之祭此祭天祭宗廟之說不同也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
秋祫則不嘗漢光武詔問禘祫之說於張純答云禘以夏四月祫於
冬十月此夏禘冬祫之說不同也漢魏故事五年之間通計其數一

禘一祫是出於公羊五年再大祭之說唐開元間太廟禘祫各自數年是又用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此又年數之不同也鄭康成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則先二而後三此又先後之不同也自漢迄唐禘祫之議終莫能一吾謂一其說折衷於聖言可也春秋詩禮論語皆聖人之言也釋春秋詩禮論語者皆諸儒之言也春秋書禘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大事公穀以爲祫詩周頌商頌言禘二而不言祫惟元鳥祀高宗毛氏傳曰祀當爲祫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鄭氏曰宗廟之祭有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是祫也禘也論語禘自既灌而往孔安國釋之兼禘祫言是春秋與詩有禘無祫而以大事爲祫者公穀也以祀爲祫者毛氏也周禮無禘祫之說而以肆獻祼饋食爲禘祫者鄭氏也論語言禘不言祫而并言禘祫者孔安國也惟禮記王制曾子問大傳有禘祫之說而亦未嘗言其禮之大小與年數之先後冬夏之異時至於祭法則言禘郊祖宗而不言祫仲尼燕居與祭統篇則言郊社禘嘗而不言祫王制祭義諸篇舉四時祭名皆曰夏禘而不言冬祫以春秋詩禮論語之言如此釋春秋詩禮論語者其言如彼學者舍訓釋而從經可也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祫非無祫也祫者禘中之一事不可與禘俱謂之大祭也古者大禘之時羣廟之主皆陳於太廟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祫是禘者總名祫者一事亦猶薦生薦熟之時則謂之薦灌酒求神之時謂之祼薦也祼也祫也皆大禘中一事不可以是三者均謂之祭名也公羊以大事爲祫諸儒遂以祫爲大於禘殊不知公羊之說出於禮緯而春秋無是言也春秋所謂大事者即禘爾不曰禘而曰大事者禘所以審昭穆僖公逆祀昭穆亂矣是以變禘之文而曰大事耳祫者因禘而合食也公羊求其說

不得以禮緯釋經所以啓後世之紛紛也至五年而再大祭則公羊之說不可廢而先三後二先二後三秋祫冬祫紛紛不決之爭舉可置也或曰三年祫五年禘自漢至今用之可廢乎愚曰春秋詩禮論語聖人之書也從聖人而廢異說胡爲不可王十朋梅溪集禘祫論節錄○愚按顧震滄論禘正與梅溪合可謂先得其心足破諸家聚訟文中以禘爲禘所自出猶不及顧氏之考辨精覈故從刪

禘祫二名先儒久相爭執經傳則似但有禘而未嘗有祫即春秋傳禮記偶一及祫然總是爲五年大禘三年吉禘與四時夏禘作解說並非正祭之名蓋祫者合也合祭之謂也合祭稱祫猶之特祭稱犆但是虛義並非實名只因三年吉禘五年大禘與四時之烝嘗禘俱是合祭故吉禘稱吉祫大禘稱大祫烝嘗禘稱烝祫嘗祫禘祫於是竟增祫祭一名於諸祭之間實則並無此祭蓋歲時祭名有三曰大禘曰吉禘曰時祭大禘者天子五年之祭也大傳禮不王不禘爾雅禘大祭也曾子問天子有嘗禘郊社之祭尊無二上是以左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國語天子禘郊之事則有合烝又云禘郊必自射其牲又云禘郊牛繭栗學記曰不卜禘不視學總言大也諸經傳言禘者不能徧舉並無一字及祫也若吉禘則三年喪畢合祭于廟以諦視昭穆謂之吉禘亦謂之吉祫此即亂祫於禘之所自始然其祭僅見之春秋而仍無祫名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皆不稱祫即其禮達於諸侯左氏傳於晉亦有寡君之未禘祀語又有烝嘗禘於廟語或及有事之禘如禘于僖公禘于襄公語亦並無有一祫字見於傳文至於時祭則夏祭曰禘雖或稱無定名郊特牲祭義稱春禘秋嘗祭統王制稱春礿夏禘周禮稱祠春禴夏總是時祭之四名有互見而無異制其無祫名則一也其所以有祫名者以說禘者偶易稱曰祫而讀者不深察也毛奇齡禘祫問

祭統云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者特時祭之名耳國語亦
言禘郊之事戴記每言嘗禘之禮禘嘗之義而禘祫無聞焉夫記之
禘與嘗對舉則時祭非大祭可知也王制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
烝犆則專祭一廟祫則並祭五廟大祫則兼祭毀廟曷嘗別有所謂
禘哉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不祀文王益可信
祭所自出於始祖之廟之說固無是禮矣孔廣森禮學卮言
傳曰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主謂新作之主卽禰也廟太廟也烝嘗
禘僞時祭之名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
一祫嘗祫烝祫此特祀卽彼犆礿也言春礿恆特祀於禰主夏禘秋
嘗冬烝乃祫祀於祖廟也諸侯之禘或特或祫但其特不專於禰廟
傳執據有祫時通略言之耳經有吉禘于莊公傳有禘于襄公禘于
武宮皆特禘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祫禘也又

祫禘一事也祫從合是凡合祭皆爲祫也禘從帝取審諦昭穆公羊
云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禘之爲大
祫昭昭矣羣廟雖祫有大於此者乎故春秋於諸祭或書有事而於
禘獨書曰大事公羊亦以禘之祫爲特大而著之曰大祫先儒泥於
春秋書大事而不書禘公羊言大祫而不言禘遂謂別有祫祭獨杜
預以傳無祫祭之文因以禘釋大事孔穎達卽而通之曰取其序昭
穆謂之禘取其合羣祖謂之祫斯誠不易之解矣或問曰春秋書禘
屢矣文二年何以獨書大事曰躋僖逆祀故異其文也或曰曾子問
所云祫祭及王制三時之祫果何說乎曰王制謂天子四時之祭禘
嘗烝皆祫而非別有祫祭也鄭元以公羊所言爲大祫以王制每歲
三祫爲小祫且云天子先祫後時祭皆牽合不足信曾子問所言要
卽三時祭之祫耳萬斯大學禮質疑

顧氏棟高曰今世之稱祫禘者謂祫合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而禘則惟祭始祖與始祖之所自出不兼
羣廟之主周以稷配嚳魯則以周公配文王此朱子取趙伯循之說
而後世儒者多遵信之然愚嘗偏考三傳禮記孝經論語中庸之義
疏與商周魯頌之樂章從無周祀帝嚳及魯祀文王爲所自出之文
不知伯循據何典籍而云然也夫信漢儒不若信三傳信三傳尤不
若信聖人之經所謂漢儒之說者則戴記之大傳喪服小記明堂位
及祭法是也所謂聖人之經則詩之三頌春秋經文是也且世謂周
祭及於嚳者因祭法有禘嚳郊稷之文耳然此禘鄭氏謂祭天于圜
丘非謂宗廟之祭以稷配之也又因小記及大傳有王者禘其祖所
自出之文耳然此禘謂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乃漢儒誣妄之說亦非
謂稷之生於帝嚳而因以祭之也況質諸三傳禘之說又甚明文二

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穀謂之祫左氏謂之禘然其義並同公羊云
五年再殷祭何休云祫合也禘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禘所以異於祫
者功臣皆得祭爾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預云三年喪
畢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惟諸儒稱五年一行而杜謂三年一行者
其義小殊而其說禘並謂兼羣廟之主絕未嘗有周公所自出而謂
祭及於文王也鄭康成又謂禘之異於祫者謂第陳毀廟之主而羣
廟之主則各就其廟祭徵之春秋實事尤可信不誣昭十五年有事
于武宮左傳謂之禘昭二十五年傳禘於襄公此各就其廟之明證
也然猶可曰此左氏之言耳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
明明於各廟稱禘豈孔子所書之經猶不足信乎然猶可曰此春秋
僭亂之禮耳至周頌之雝爲文王禘太祖之樂歌商頌之長發爲武
丁大禘之樂歌豈商周盛世之樂章經傳說周公手定而猶不足信

予謚之言皇考則文王烈考則武王未嘗及於嚳也長發之言元王
則契相土則契之孫以及湯與阿衡亦未嘗一語及嚳也其列相土
與阿衡尤可為陳毀廟及祭功臣之明證其謂魯用天子禮樂者蓋
如舞佾歌雍之屬錫魯以矜隆盛耳豈謂其祭文王與周公之廟以
諸侯祖天子乎況魯頌閟宮之詩明言之矣其詩曰白牡騂剛公羊
於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未嘗言及
文王之牲何得言祭文王以周公配也載觀尚書言后稷建邦啟土
孝經言郊后稷以配天中庸言上祀先公皆至后稷而止又禮記明
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顏師古注漢書亦云禘者
諦也謂一一祭之徧觀載籍從未有言祭及始祖之父者余怪夫不
知何人泥小記及大傳之文而又厭感生帝之誣妄遂以帝嚳當之
馴至漢祖堯曹魏祖舜牽合附會為千古笑唐趙伯循復曲成其說

至謂魯祭文王漫無依據臆斷滋甚後經朱子遵用之而後世遂無
異詞此皆不深考於經之過也夫信朱子尤莫若信聖經可也
又曰禮家禘祫之說千古聚訟然愚謂古今世異而王者報本反始
宜從其實如殷周之興肇基稷契則當以稷契為始祖始祖正東向
之位始祖以上不必及也後世帝王以匹夫有天下則當以受命有
功德者為太祖太祖正東向之位太祖以上不必及也何以明之契
始封商開六百年之基稷封有邰肇八百年之祚則商周之王自當本
稷契至稷契之興不緣帝嚳無由追祀且稷契當日自是舜之臣子
耳其初皆起於側微謂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為昆弟此史家附會
之說何則生民與閟宮之詩皆陳姜嫄商之長發頌有娀如果為高
辛氏之子則商周不宜頌母而不須父（譙周云其父微故不著）且如史家之說
姜嫄為元妃有娀為次妃則稷契俱為帝嚳之兒而堯自即位至殂

落凡百有二十四歲計稷契當帝舜時年俱近百二十歲當已衰老
不任事而堯在位七十載有親兄為大聖人終其身不舉待帝舜而
後克舉之恐親睦九族之聖人不應如是然則稷契同出於帝嚳且
屬無稽而謂商周推為所自出禘祀之於太廟不尤誣妄之甚乎商
周禘嚳之文出於祭法與國語國語非左氏所作其文多與傳牴牾
而祭法出於漢儒之傅會其為不足信尤明也
又曰案杜氏以審諦昭穆謂之禘合食羣廟謂之祫祫即禘禘即祫
一祭而有二名也故閔二年僖八年之書禘禘也文二年大事于太
廟躋僖公公穀以為祫祫即禘也杜氏亦以大事為禘昭十五年有
事于武宮傳明稱禘於武公定八年從祀先公傳明稱禘於僖公又
昭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傳文灼灼可據故無論經書大事有事皆祫
即皆禘也自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謂禘專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不

兼羣廟而以毀廟與未毀廟之主合食太廟謂之大祫單就七廟合
食謂之時祫蓋趙伯循因大傳有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文祭法
有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之文遂為此說殊不知帝嚳原非稷契之
父歷考詩書及孔孟之文無一言及帝嚳者大雅之生民商頌之長
發魯頌之閟宮止及姜嫄元鳥無一言及稷契之父為何人者乃史
公因世本之妄說謂稷契與堯為親兄弟世本創其說於前而國語
史記與戴記從而附會於後千年鉅典看破竟屬子虛謂禘為祭始
祖之所自出者歷考三傳及三傳之註疏杜孔鄭賈王服何范諸儒
未之有也諸儒皆謂禘兼羣廟之主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惟其
合祭羣公故夫人亦得致豈有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而夫人得與
其列者乎禘禮自東周亡而已廢復行於東漢而罷於宋中間千有
餘年皆矯誣之虛祀（如曹魏祖舜唐元宗建元元皇帝廟是也）皆由祭法大傳漢儒雜以

緯書之說鄭元之徒又爲說以附益之以拘牽爲復古以增多爲
致孝而不知其無當於情實也先王之禮豈如是哉經之可信者莫
如中庸論語春秋皆言禘不言祫禘卽祫也禘之爲合祭羣廟灼然
無疑謂追所自出者乃無稽之語世特以朱子大儒旣從趙說不敢
違異遂成鐵案後儒遂以經書大事爲祫祭有事爲時祭于禘祫與
不知其實皆禘也今斷從左傳及杜氏之說是篇叅五禮源流口號注說
又曰往嘗疑趙伯循說魯禘文王謂祀文王於周公之廟以周公配
之不知其說何所據及閱襄十一年傳有臨於周廟之文杜預謂此
爲文王廟魯唯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伯循因而傳會之不知此係左
氏之誣妄且其說亦與伯循不甚符合禮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
魯以伯禽爲始封而周公留相成王肇基功業魯人尊崇其制以周
公爲太廟魯公爲世室並世世不毀若復有文王之廟則魯不毀之

廟三世比天子而更上之矣此其說之誣一也論語稱子入太廟註
云孔子始仕時助祭於周公之廟若更有周廟論語何以不之及其
說之誣二也且旣有周廟決無虛而不祭之理而魯享祀之典莫備
於閟宮之篇其詩曰白牡騂剛但陳周公與魯公之牲不及文王也
其說之誣三也春秋僖八年傳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別無禘於周廟
之文禘爲大祀而行於太廟未知虛設文王之廟將以何用其誣四
也孔氏正義復以鄭祖厲王蒯聵稱皇祖文王謂鄭衞俱立所出王
之廟其謬益甚豈鄭衞俱得賜重祭乎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也夫
周禘原無祭其所自出之禮何論於魯且帝嚳原非稷契之父何得
謂禘嚳爲祭其所自出者謂祭感生帝于南郊也非帝嚳也以感生
帝爲誣妄而以帝嚳當之以周禘帝嚳而魯以文王擬之復以左氏
魯有周廟之說遂輾轉傅會其原皆始于趙伯循之一人則朱子信
之之過也曰然則論語或問禘之說而夫子曰不知何也曰禘爲王
者大祭蓋謂其禮樂特盛原不必謂祭其所自出也
又曰武王旣有天下大告羣后敘列祖之功德起自后稷而未嘗及
於嚳周公陳王業之艱難若豳風之七月大雅之生民與周頌思文
之什遡后稷遡姜嫄無一言及嚳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論追王
上祀止及先王先公孟子言稷契之事詳矣未嘗謂帝堯之兄弟其
謂稷契同出於嚳者乃史遷據世本無稽之說戴記從其後而附會
之耳國語非左氏所作其言多與傳牴牾且左氏已不可信何有國
語儀禮喪服世稱子夏爲之傳要亦漢儒之筆耳如果係報本追遠
大典何以詩書不一陳之而孔子孟子絕口不道也哉以上俱見大事表吉禮篇
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此非大禘之祭也當時以免喪之祭爲吉禘
故晉人辭於魯亦曰寡君未禘祀則禘亦時祭之通稱惟魯之大禘

始爲僭用白牡牲僭也君袞冕夫人副褘服僭也用八佾舞大武大
夏納夷蠻之樂樂舞僭也則尊彝俎豆之器亦必有不當用而用者
矣當時諸侯亦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其爲僭可知孔子所歎周公
其衰者蓋謂此也若夫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自是禘周
公非禘文王也而趙伯循因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謂魯禘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其言無所依
據而魯禘非禮自有所以非禮者記禮者之言非實也當時以禘爲
時祭通稱故王制與祫嘗烝並列魯或禘於莊公或禘於武宮或禘
於襄公惟禘於太廟用盛樂爲僭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
牡擊玉磬朱干設鍚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殆爲魯言
之乎魯之禘當卽是大祫蓋周公廟中既無追配文王之事必不止
祭周公頌言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騂剛魯公牲羣公當其

之矣秋而載嘗正是七月行禘之時蓋以大禘禮行之於秋嘗則此嘗祭亦謂之大嘗故祭統以大嘗禘連言之然則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祀於太廟躋僖公亦是以大禘禮行之於秋嘗僖八年大禘始見經故特書禘于大廟文二年可不書禘故變文稱大事大事卽大禘之祭也當不止及羣廟之主或兼及已毀廟之主也江永鄉黨圖考先儒說禘紛然愈變而其說愈巧愈巧而其眞愈失所通行共守者有三其一以爲不王不禘說本喪服小記其一以爲禘乃殷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說本禮緯說文自何鄭以來皆用之惟杜氏謂三年一禘其說小異其一以爲專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周禘嚳而配以稷魯禘文王而配以周公此則本於王肅聖證論趙匡衍之而朱子采之以入集注者也然考之於經參之於傳記說皆不合而學者咸從之可異也按禘祭見於春秋經文者二一太廟一羣廟皆非祭始祖之父云禘

于莊公則非祭文王可知或曰禘以祭文王而于莊公故書以示譏曰禘果以祭文王則祭于莊公不得謂之禘矣春秋何得强名爲禘書禘于莊公則禘非祭始祖所自出明矣春秋所譏者以未三年而吉祭故不但曰禘于莊公而曰吉禘于莊公非以于莊公爲譏也正如僖之禘于太廟乃譏其致夫人非譏其于太廟也且春秋之辭別嫌明微禘但係以太廟而不異其文則亦但禘於周公而非禘於文王可知也春秋書烝嘗皆不書其廟而禘獨書者蓋烝嘗同日而祭不僅一廟而禘或犆或祫不係以廟則不可知其爲誰何由是言之太廟羣廟皆有禘祭而非特制此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明矣其未書於經而但見於傳者昭十五年禘于武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此三事皆禘羣廟非禘始祖所自出也禘所自出王制郊特牲祭義祭統均無是說可疑者獨小記大傳祭法三篇王肅

一人如是解耳傳乃春秋戰國之間賢人所傳記乃秦漢之際儒者所記不當以記疑傳況更遠於秦漢之王肅邪又按禘于莊公三傳皆以吉祭爲譏如合符然未有以于莊公爲譏者假使禘果以祭始祖所自出而今以祭莊公可謂大失禮矣則三人皆生秦火以前何得無一人知之一言及之乎又按禘之文見於論語者二皆未明言其爲何禮不得以爲祭所自出不王不禘之證也自旣灌而往聖人不欲觀之故無明文不可懸度定案如趙氏之說以祭所自出爲僭則當禘之初孔子卽已不欲觀何待旣灌以往朱子云失禮之中又失禮故發此歎亦委曲而費辭矣若聖人不答或問之故亦無明文不可臆斷朱子以禘爲祭始祖所自出而謂報本之中又報本追遠之中又追遠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語此非或人之所及故以不知答之若然則是祭及其二十世之祖者其理易知而祭及其二十一

世之祖者其理卽難知不敢信爲然也又按僖三十三年傳云烝嘗禘於廟禘與烝嘗同舉正與王制祭義諸篇說同不當爲王者五年之大祭也禮記言禘祭之時者六皆列于時祭之內無五年一禘之說郊特牲祭義中庸皆云春禘秋嘗王制祭統則以禘爲夏祭要之皆以爲每年之祭而非以爲五年之祭也果有五年一禘之事四十餘篇之中豈得竟無一言及者而不約而同皆以爲每年之祭乎且其文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云云亦未嘗以爲不王不禘也據襄十六年傳晉亦有禘則禘本非天子獨有之祭乃諸侯通用之禮也魯之僭失在用天子之祭器樂章而不在禘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可知魯禘所用之樂非諸侯通用之樂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

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云云是魯禘之所以爲僭者在祭器樂章非以禘爲僭也黄目玉瓚皆灌時所用與論語旣灌之言合大夏大武皆天子之樂與左傳魯有禘樂之言合可互證也又王制篇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按此文則礿禘烝嘗乃祭之名而犆與祫乃分合之謂非祭之名也分祭謂之犆合祭謂之祫犆卽專之義祫卽合之義禘嘗烝皆有祫則禘嘗烝之外不得復有祫祭矣犆祫之制實本春秋經傳而來所謂禘之犆者卽春秋之禘于莊公禘于太廟也所謂禘之祫者卽春秋之大事于太廟也所謂嘗祫烝祫者卽春秋之但書己卯烝乙亥嘗而不書所祭之廟也所言雖不盡合古要其大概不悖於經由是言之禘之與祫不得平列爲二祭而以三年二年分屬之也明矣崔述三大典考○按崔氏此篇考辨甚詳㕞能盡敬

宗廟之禮莫重乎禘嘗禘嘗皆時祭也四時皆祭而春秋爲大故祭統謂之大嘗禘禮家恆以禘嘗與郊社並言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祭統云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郊特牲篇首亦先言郊社稷次及禘嘗禘嘗之義大矣郊社禘嘗之祭歲常行之故禮家以是爲大而三年五年之禘祫不及焉爲其不常舉也祭義郊特牲皆稱春禘秋嘗而王制祭統則云春礿而夏禘周官大宗伯詩小雅又有祠禴而無禘漢儒彌縫其義以春禘爲夏殷之禮按中庸稱武王周公之達孝先言春秋修其祖廟後言禘嘗之義則春禘秋嘗固周制矣而以爲夏殷之制其不然乎錢大昕潛研堂集

春秋書禘二書大事一有事二左傳於昭十五年有事武宮以禘表之知宜八年有事太廟亦當爲禘而文二年之大事說者以爲大祫或以爲大禘禘與祫之分名馬季長謂禘大祫小劉子駿賈思伯謂一祭二名其行之疏數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又有一祫一禘之說按左傳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又於僖三十三年發傳曰烝嘗禘于廟其爲時禘曉然明白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伯循謂禘于武宮禘于僖公皆左氏妄說妄有魯國元無此祭而鑿空妄說者乎况時禘通行於天子諸侯非止魯國行之晉有禘祀見襄十六年傳則列國亦有行之者矣袁甫左傳折諸卷首卷四節采

王者大祭惟禘而已而後儒又有三年大祫之說不知祫者合祭而已非祭名也凡祭有特有祫特者分祭於各廟而祫者合食於太祖

之廟也如時祭則烝嘗皆有祫要所祫者僅七廟而止故謂之祫而不謂之大祫惟禘則舉遠近諸祖祧與未祧皆得合食是禘實乃大祫也顧啓期經史疑論

以上論禘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速也○公羊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何休注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太廟禘之於新宮故不稱宮廟○穀梁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閱而吉祭

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杜注〇未三年而禘非禮也故書曰
所以明其未三年者也書吉者所以明其不宜吉者也朱子語錄〇
莊公之薨二十有二月耳未吉而吉則忘哀而失其時猶在寢
耳更衰遞而失其地御纂直解〇二十二月未應吉而吉也禘禮
當行于太廟今禘于莊公則於新宮行之非所禘而禘也牛運震傳
〇杜云時莊公別立廟非也此直就莊公主耳即別立廟無緣
不書劉敞權衡〇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未禘祀按是年春葬晉
悼公平公即位已烝於曲沃矣而云未禘祀是烝祭既葬即可
行而禘祭必免喪然後舉也禘何以必待免喪禘禮吉也蓋祖
宗之血食不可因喪而廢故烝嘗仍其常三年之重服不可純
用吉禮故免喪而後禘此先王制禮所以使喪祭不相妨吉凶
無所瀆其義至精也然則是以喪故踰三年而後禘非無喪而

禘祭以數年為常也蓋禘所以異於烝嘗者以其吉耳非以其
為五年殷祭與祭始祖所自出也崔述三大典考〇成王賜魯以重祭
者謂祈穀之郊與太廟之禘樂而已未聞以王者之大禘而併
賜之故春秋惟兩書禘一莊公喪畢之禘一哀姜致廟之禘而他無聞焉惠士奇春秋說
〇愚按顧氏棟高稱萬季埜駁杜預以禘為三年喪畢吉祭之
說謂此乃魯末流之失春秋特書以示譏精當不易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是常事不為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嫌其異於常禮故書
若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書也孔疏〇禘自始祖而降皆以昭
穆敘列夫人木主蓋各祔其君之廟四時有事夫人配享三年
大禘君夫人木主皆會於太廟先考而上以父子序昭穆於外
位先妣而上以姑婦序昭穆於內位李明復集義引謝湜〇禘即祫也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于緯書附會五年再殷祭之文以為
僖公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再禘者誤顧棟高五禮源流口號注

以上書禘二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公羊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
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〇
大事禘也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及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並稱
禘則知此大事有事于太廟皆禘也杜注孔疏〇大事于太廟春秋
記嘗記烝記禘記郊未有曰大事者此其曰大事何也曰是乃
諸侯之大事也諸侯之事無大於此者矣祫之謂也劉敞傳〇按
此乃吉祭而不言者閔二年書之已明此為逆祀書耳張洽集注〇
大事者吉禘也未除喪而吉禘非禮也其不曰吉禘而曰大事

者禘者審諦昭穆之謂也今行逆祀躋僖于閔上不得云禘也
黃仲炎通說〇大事者吉祭也竹書吉禘于先王許慎謂三年喪畢
致新死之主于太廟而合羣主祭之本謂之祫其又名禘者以
禘視昭穆故也但禘須禫後一月士虞禮稱禫月吉祭猶未配
妣故必當踰此禫月始可行吉禘之祭而禮記又謂吉事先近
日謂禫祭以前其卜日皆先遠日從下旬起卜而此是吉祭可
先卜上旬是明明於禫祭之後改月卜日在二十七月之後今
計僖薨至此祗二十二月其於再期之祥僅闕三月而遽行大
事則非禮矣至躋僖公則又一失禮事而連記者毛奇齡傳〇愚按
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者漢儒每援此為禘祫相因之說何氏
鄭氏謂三年祫五年禘徐邈謂相去各三十月三十月而祫三
十月而禘楊氏復曰殷祭乃大祫之祭也五年而三殷祭謂二

年一祫五年再祫也纂纂從公羊謂是祫非禘顧氏從杜注謂卽是禘或云若是禘何以有或書禘或書大事或書有事之別當從公羊而黃氏仲炎解之曰以逆祀失審諦之義故不曰禘而曰大事持論亦通要之杜義顧說為長見前總論○又按公羊但曰大祫曰殷祭祫合也殷盛也未有以禘祫為二事之明文也何劭公本戴記緯書乃有禘異於祫三年祫五年禘之說而謂其所以異者功臣與祭不與祭也是可見其為一禮而非兩事矣禘其名也祫其義也詳見前論

左逆祀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

也○公羊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何注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先父范甯注○僖為閔庶兄而繼閔而立位當在閔下文公欲尊其父而躋之夫鬼神有常祀昭穆有常位豈可易哉孫復尊王發微○兄弟一家之私恩世統天下之大義僖之繼閔世統之正也安可以私恩而亂世統哉趙鵬飛經筌○文公居喪未大祥而吉祭於太廟非禮一也僖公之主未嘗入宮非禮二也躋僖公於閔公之上非禮三也程端學本義○三傳釋逆祀得之但謂閔僖昭穆各自為世不可不辨左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喻君臣猶父子非謂閔為文祖也公羊云先禰後祖穀梁云無昭穆則無祖也胡傳因曰閔公為祖僖父事閔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其為世一也非也杜預曰嘗為臣位在下今居閔上逆也孔穎達發明此義頗詳見下非兄弟各為世也家鉉翁詳說○穀梁云逆祀是無昭穆非也孔氏正義云父子昭穆異兄弟昭穆同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閔當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蓋見兄弟同昭穆為一世魯祫祭當特設僖位於閔下汪克寬纂疏○按左氏以僖為閔臣位在閔下以子不先父孫不先祖稷不先帝姊不先姑明之皆所以明臣不得先君之意初非有所謂祖禰昭穆之云也至公穀則或以祖禰或以昭穆言之而胡氏遂併以左氏為證謂兄終弟及與父死子繼同而不知左氏之說不然也以兄弟為父子而亂昭穆紊倫序之常揆世次之數豈理也哉陸粲胡傳辨疑○兄弟昭穆廟制諸家之說紛緐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

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鄭注曰自始祖之後父為昭子為穆賈疏曰周以后稷廟為始祖不窋父為昭鞠子為穆從此以後皆父為昭子為穆是故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弟必不可為兄後子必不可為父孫也小宗伯所為辨之者恐其父子兄弟之序有亂而辨之也如三傳及胡傳皆以閔僖為父子則是以兄為弟後以子為父孫其亂昭穆之序也甚矣彙纂案○閔公弟也實為僖之君僖公兄也實為閔之臣入廟之主有定序僖不得先閔明矣今文公私於其父序兄弟署君臣升僖之主於閔之上非禮甚矣日講解義○躋僖公者躋於閔公之上魯以為順兄弟之次而不顧乎逆先公為君之次故曰逆祀也孔氏曰躋僖于閔是位次之逆非昭穆之亂也汪氏疑於兄弟迭為君者如齊之孝昭懿惠衛之懿

戴文若兄弟各爲世而異昭穆則齊頃不得祭其祖衞成不得祭曾祖矣其說甚辨攷于春秋書桓宮僖宮災又書立武宮立煬宮不曰廟曰宮則似廟中爲同堂異室之制隱桓一廟而各爲宮閔僖一廟而各爲宮兄弟不分世數而同昭穆者然文公以閔僖之廟爲禰其後隱祧而桓不祧閔祧而僖不祧是以桓僖各安於其宮歷世猶存至哀公之時而災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所謂躋者位在閔上也僖嘗臣於閔閔雖弟不得加之三傳取祖禰昭穆爲喻以明躋之之失非眞謂閔昭僖穆閔祖僖禰也先儒援爲人後者爲之子謂僖繼閔君必當禰閔不知儀禮此言爲支子之子爲後於宗子者言非謂天子諸侯之兄終弟及者而直謂弟爲子也故兄終弟及必同昭穆斷斷無疑同昭穆而因其爲弟以兄躋之是以兄弟先乎君臣不可也萬斯大隨筆○僖

公薨十有五月而作主猶未祔廟緩也喪未大祥而遽大事於太廟亟也何爲緩於祔祭而亟於祫祭也蓋孫祔於祖僖公當祔桓公之廟而閔公之入桓廟已遷兄弟同昭穆則僖閔同廟而僖公當祔閔公之廟矣文公所以緩於祔祭者正爲不欲以僖公居閔公之下夏父弗忌窺其意而爲之說文公旣得其說故二月甫作主八月遂大祫升僖于閔急急爲之不待喪畢春秋據事直書而其情見矣顧棟高吉禮表引華氏說○躋僖公汪氏說斟酌於情理間極不可易蓋惟兄弟同廟而意欲躋僖故遲遲作主者議未定也夫作主則當告祔於所宜祔矣今欲以僖繼閔則當祔莊欲以僖繼莊則當祔桓此所以遲遲而未作主也及逆祀之計決然後以主祔桓而不繼閔矣然不繼閔雖非而兄弟昭穆同廟則祔桓未爲失故作主之時未有逆祀之形祔祭之

時亦未見升僖之迹也必於大祫之際然後逆而躋之則新主入廟之後同堂異室而僖居閔上不待言矣作僖主亦以未錄本之義李光地榕村語錄○按杜注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此說最明公羊謂先禰後祖以世數論之閔在僖前是閔爲祖今乃以禰而居前是後祖也穀梁以爲無祖者升僖於閔則文公似以閔爲禰而以禰爲祖是無祖也胡氏以爲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臣子一例也其解誤矣徐文靖管城碩記○昭穆之說古所未聞其始見於周書或者殷人以兄弟爲世世次紊亂故周易以昭穆之名俾一覽而辨又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遞遷以亂其名所以變殷法而立王制也左昭右穆一成不易兄弟相繼則爲兩左兩右祖孫相繼亦爲兩左兩右祖禰不可紊猶昭穆不可紊也公羊正繼體而發

臣子一例之義責躋僖而揭先禰後祖之義所云禰祖者卽臣子一例之文先君猶祖也後君猶禰也以例言之爾先儒解此義謂臣不可先君猶子不可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曰猶曰喻其文甚著公羊何休之解未誤後儒說之者誤也胡承珙釋志

以上書大事一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有事於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公羊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耳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凡祭自三年

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可何休注○繹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釋詁云繹陳也陳昨日之禮以賓敬此尸也孔疏○爾雅云夏曰復胙殷曰肜周曰繹謂之復胙者復前日之禮也謂之肜者肜是不絶之意也謂之繹者繹陳昨日禮也楊士勛疏○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用之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胡傳○繹者祭之明日享爲尸之人及凡執事助祭之人也穀梁子謂祭之日一日享賓是也在商謂之肜在周謂之繹黄仲炎通說○曾子嘗問於孔子曰諸侯之祭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曰廢則大夫卒不廢祭也然則繹之得廢何也繹非正祭也禮有正祭有繹祭君子以爲祭之所以事其先者至矣而猶恐有所未盡故於其明日爲位於廟門之外而賓尸謂之繹正祭主於禮神而以宗伯將事繹祭主於禮尸而以士將事既以是爲差則所以事其先者亦有間矣而大夫國體也未有聞其死而不哀者繹於祭爲輕大夫於國體爲重君子以所重權所輕則亦有時而可廢矣葉夢得傳○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文舞一名籥舞又名羽舞吹籥秉翟也萬入去籥者二舞俱入去羽舞吹籥者汪克寬纂疏引呂祖謙○猶爲可已之辭三傳皆同此事與昭十五年叔弓卒略同彼以去樂卒事爲得禮此以猶繹爲失禮皆記事之變也李廉會通○去籥不如弗繹故曰猶遂雖賊臣既卿之宜待以卿禮不得慢與討賊之義並行不悖也高閌然釋經

明堂位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周之季夏即夏建巳之月又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謂禘祭也是用建巳之月鄭釋廢疾云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禮記雜記正義○諸儒以有事爲時祭譏不在祭故不書祭名若爲時祭則此當是夏禴按時祭舉於四仲周之烝享用夏時則夏禴當在七月此書六月未必是禴祭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五年春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三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傳云禘而經略言有事者不爲禘祭而書爲叔弓卒而書也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鉞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去樂鐘鼓管磬悉皆去之非獨去籥舞也孔疏○大臣涖事而卒於其所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此記禮之變而書胡傳○不書祭名者以叔弓之卒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非祭之失故略之汪克寬纂疏○去樂與去籥不同仲遂之死在祀外因祭畢聞赴故祇於明日祭時稍去籥以示哀戚去籥者但去籥舞而干戚之舞未去也叔弓之死在祀內方籥舞將入而涖事者死則並樂而盡去之不止去籥也以目睹其死而不忍樂也然樂則去而禮事必終其重公事而輕卿喪如此毛奇齡傳○文定謂書以紀禮之變固是據左氏則叔弓涖事而卒亦事之變也叔弓之卒不可不書因涖事而卒故不可不并書其事張自超宗朱辨義

以上書有事二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具備故曰烝何休○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杜注○傳閉蟄而烝杜注謂閉蟄係建亥之月設者因以春爲過時非也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春秋用周正紀事而祀典則用夏正此正月是夏之仲冬周禮以爲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烝也釋例曰仲月蓋言其下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孟月正月是下限何爲不得烝而云過時也穀梁曰志不時也此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也孔疏參胡傳○周正月得其時矣書之者爲五月復烝之失也杜氏得之穀梁謂冬事春興非也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引陳岳○四時之祭惟烝爲甚腆蓋非冬則物不備今正月而烝禮也若五月夏之三月物華而未實禽獸孕育之際安得備之非暴殄天物不能也聖人文起於此而義在彼故曰爲五月烝起也趙鵬飛經筌○四時常祀惟桓公之經書烝書嘗蓋再烝之瀆與未易災之餘而嘗之慢皆失禮之大者況冬烝而以夏五月行之酉月嘗而以未月行之或太過或不及皆失時之甚者故書之汪克寬纂疏

又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何以書譏亟也○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瀆亂甚矣程子經說○春秋有再書一貶者春王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是也胡傳○四時之祭礿爲薄烝爲盛再舉盛祭禮之變也易言用禴書戒黷于祭祀春秋譏再烝李光地榕村集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公羊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何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大戴禮文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儀禮饋食少牢禮注春秋宣八年書辛巳有事于太廟文二年書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昭十五年書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桓十四年乙亥嘗此等皆不獨用丁巳之日與亥辰也必須亥者案月令云乃擇元辰天子乃耕注云元辰蓋郊後之吉亥也陰陽式法亥爲玉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于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也又疏○志不時與不敬也未月而嘗不時也災以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不敬也胡傳○四時之祭常事不書今書者以壬申有御廩之變遇災而懼未可以遽有事於祖考況祭祀用夏時此八月乃夏之六月未當時祭何爲汲汲然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其無誠敬之心而所以供粢盛者苟簡滅裂概可見矣張洽集注○御廩災在致齋三日之前是嘗之不謹而災於齋之日也程端學本義引趙與權○三傳惟穀梁得之公羊以爲不如勿嘗乃甚言其嘗之不敬耳豈眞以嘗爲可廢乎而何注以爲宜廢祭自責謬矣左氏曰書不害也尤失實苟不害何必書李廉會通○春秋書之蓋以嘗之不謹而災於齋之日也非謂其以廩災之餘而施之嘗祭也嘗必以新不以陳魯禮雖亡必不以災餘之陳而嘗也程端學三傳辨疑○穀梁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譏其以災餘之米供粢盛也考周禮祭祀先十日戒享是時稟人

已扱以授舂人矣嘗之粢盛其供已久然則御廩所災固未舂之粟也遇災而懼未可遽有事於祖考書乙亥嘗特爲其不改卜而嘗以是爲不敬爾穀梁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者非也牛運震傳○穀梁以御廩所藏爲既舂之米故曰未易災之餘而嘗考之周官廩人職大祭祀共其接盛鄭康成云扱以授舂人是御廩所藏固未舂也舂人爲米以獻於三宮三宮夫人擇之以授饎人使爲粢盛非兼旬莫辦壬申距乙亥甫四日則粟之出廩久矣以此知穀梁之說非也但遇災之後不改卜而遽嘗則未免慢易耳日講解義○杜注以災不及穀爲不害而正義引服虔則云魯災而祭不以災害爲恐也按左氏當從服解夫遇災而懼所以敬天小心潔祀所以敬祖不論穀之害不害而御廩必不可災不能於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又不能於既災之後敬卜遠日是不以災爲恐也依服解則三傳並通臧琳經義雜記○傳謂未易災之餘而嘗非也以災餘供粢盛非事情也壬申至乙亥僅四日粢盛出廩久矣故嘗不廢此以不時書非用災之餘也傳曰米而藏之御廩亦非也御廩藏粟不藏米舂人職祭祀共粢盛之米詩曰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方苞直解郝懿行說略○愚按存耕趙氏辨穀梁未易災之餘而嘗之說是也禮先期旬有一日帥執事而誓戒隸人掃除饔人溉濯廩人共接盛百官莫敢廢其職以服大刑今乙亥去壬申四日耳則非以災餘供粢盛明矣日講方郝牛氏所辨藏廩是粟非米亦精

以上書烝二嘗一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

左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公羊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定公順祀○穀梁貴復正也○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杜注○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升僖於閔上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是順也躋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者彼所升者止升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也今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以親盡故通言先公蓋併取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故用禘禮不于太廟而于僖廟者以退僖升閔懼干僖公之神故就僖廟行之徙上世之主就食僖廟亂臣所爲也孔疏○逆祀稱躋僖公順祀則稱先公何也徧祀先公也蘇轍集解○從者何順也古者謂從爲順橫爲逆先公者何閔公也孰祀之陽虎也文公躋僖公以先閔公魯人以爲逆祀陽虎欲去三桓而代之故順祀閔公僖公以求說於魯人葉夢得傳○復文公之逆祀也趙汸曰前言躋則後可降後言從則前爲逆互文見義孔廣森公羊通義○春秋之志祀事或曰郊或曰禘或曰烝或曰嘗必正其名也或曰于太廟或曰于某宮或曰于某公必指其所也今此但曰從祀先公而已以傳考之十月禘于僖公然而不書者以陽虎矯舉之是以略之夫祀者國之大事宗廟者人之大倫也而亂臣賊子得以專其廢舉處其升降此以見公室之削三家之微而國命制於陪臣也張大亨通訓○凡傳與經必不可合者不得强經以從傳若其義之可通者又不得從今而廢古也小人欲有所爲必舉從來不正之事公論所不與者取而正之以邀衆譽而收民心陽虎欲去三桓而先正閔僖之逆祀亦此意也不書僖公者何氏以爲兼閔公言是也朱朝瑛略記○從祀三傳謂正閔僖之位胡傳從馮說獨別汪氏克寬兩存

其說而頗致疑於胡傳考前此經文曰吉禘于莊公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皆直指其人書之今但云從祀先公而不言以何公從祀則胡傳誠若可疑景纂寮○胡氏據蜀人馮山之說謂昭公之主未得入廟至陽虎始入之其說似可聽然昭公不得稱先公如錫桓公命吉禘莊公作僖公主禘祀襄公皆後君之於前君經傳有專稱也且從祀者配饗之謂也國有大祭得祔主而配饗之謂之從祀如盤庚玆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予享之豈有昭公而相從配食如大享之祭功臣者況定立已八年豈無祔廟經既書葬我昭公則卒哭祔廟皆葬時一時之事春秋恆例但書葬而諸禮皆具是昭公入廟即在昭公書葬時已有明文馮山妄說也毛奇齡傳○胡氏引蜀人馮山之說以為昭公至是始得從祀太廟果如其說則當書

曰禘於太廟用致昭公矣今但書曰從祀先公上無可承何以見其為昭公恐春秋無此鶻突文法也似當以左氏為正葉酉究遺○胡傳非也蓋以從祀為祔祀係後世俗稱春秋時文法未必有此且果係昭公此時入廟則當大書特書以著季氏之不臣何為反隱昭公不言是欲為誰諱乎三傳之說必有所據無容另出新意為也顧棟高大事表三傳異同篇○又按閔僖皆有謚安得統謂之先公据左氏順祀先公而祈焉蓋自遠及近而遍乎羣公也又引胡衛馮氏說○方氏亦取馮說○三傳之說為正若云昭公至此始得祔廟則元年七月癸巳已葬我君昭公矣既定謚安有不祔廟哉讀左氏季氏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爭之乃止又欲為君惡謚榮駕鵞爭之乃止使當日而不祔廟榮駕鵞有不爭者哉固知三傳說是而馮山之論近鑿也陳遷鶴紀疑○從祀者何順祀也先公者閔公僖公也文公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是為逆祀此言從祀者先閔後僖順正二公之位次也曷為不言躋閔公彼所升者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此則從祀閔僖俱得正位故通言先公稱先公者五世親盡也因前有躋僖公之文故不言其何先公可考而知也不言所祀之名與祀所者以其出於陽虎之舉故略之不盡其辭也三傳皆謂正閔僖之位其說可從胡氏獨以為昭公至是始得入廟按經文稱吉禘于莊公稱用致夫人皆直指其人書之今但言從祀先公正不知何公從祀成何書例若以先公為昭公則從祀昭公文理殊為不協且昭公不得稱先公考經文後君之於前君自有專稱如錫桓公命作僖公主是也先公自是屬遠之稱安得於昭公施之春秋恆例但書葬而卒哭祔廟諸禮可推經既書昭公之葬則昭

之入廟已有明文安得至是始入廟書從祀邪又先儒謂先公統指羣公非一公也考魯先公自閔僖之外別無逆祀之事若從偏祀先公正其典禮不得言從祀也諸說各有異同以經文考之其失且妄者見矣牛運震傳○馮山以為昭公從祀不知經書謚書葬無異辭則其祔廟久矣季氏不敢不成其君之喪欲溝公墓猶懼自旌況敢黜其主於廟哉且以兄終弟及為名而立煬宮斷無立定而擯其兄之主也傳訓從祀為順祀則對逆祀無疑矣然則何以不直書祀閔公僖公蓋經不書禘於僖公使直書祀閔僖則將謂專祀二公而合食僖廟之義不著惟書先公則自遠及近合食一堂徧告先公以正二公之位請公命行之姜炳璋讀左補義○據傳順祀閔僖而先公以凡舉固況胡氏主昭公從祀太廟而從祀不言孰從以文義考之從宜訓順而先公

非專指閔僖蓋舉魯不順之祭至是皆從故直書從而先公不目也魯不從之祭如桓僖應祧不祧煬武不應立而立既比於親廟別於毀廟合食時均不能無擠越不必專指躋僖一事也高閌釋經然○愚按程積齋或問駁三傳彙纂案以下駁胡傳顧氏云三傳不可易自當依據傳說而論後君之於先君有專稱不得稱先公則毛西河牛空山引證尤確論經文稱先公不言閔僖則姜白巖高雨農疏解特明○又按朱睦㮮辨疑以爲陽虎從祀太廟姜氏寶取其說謂從祀如今制之陪祀其說似新然以從祀連屬下文盜字春秋無此倒裝史法且書盜從祀非體也○連書祀先公竊弓玉則非二事也記曰陳其宗器則弓玉以祀而陳虎因竊得之傳稱祀於僖公經不言禘者所書重在竊弓玉而不在祀書祀見當祭而難作也王夫之稗疏○叛臣變制

不書所自必假定公之命爲之蓋宗廟大典未有君大夫不知而一二叛臣可私相移易者也袁宏後漢紀載周舉議廟制引此指爲定公事可證毛奇齡經問

以上書從祀先公一

○書魯樂制　六羽杜解辨公穀說辨　萬舞公羊鄭孔說辨

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蓋周之興也功莫大於武功樂莫重於武舞而魯有之康周公故也世衰禮廢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議之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之廟亦用焉故郊特牲譏之朱干設錫而舞大武諸侯之僭禮也以至八佾作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則先王之樂掃地可知矣陳祥道禮書蓋音之道與政通等威之辨亦嚴焉周衰禮廢樂壞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厲公享惠王於闕西辟備六代之樂下陵上替甚矣

程公說分記○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王禮而魯有焉僭矣其末流大夫舞佾以雍徹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故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夫子自衛反魯嘗治之然後樂正然魯不用故師摯等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不得其職則去也又

隱五年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左傳胡黃程張諸說見僭禮門○公羊六羽者何舞也○穀梁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范甯注佾之言列八人爲列羽翟雉之羽夏大也謂大雉大雉翟雉也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尸子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能自減厲而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廟初成設祭以安神祭則

有樂孔疏○春官樂師有羽舞有干舞佾干羽之總稱羽象文德干象武功止用文舞故謂之羽而不曰佾汪克寬纂疏○五經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秦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知是雉羽也詩疏○秦許君從毛說爲是今制籥舞用翟羽陳氏禮書據詩值其鷺羽謂古之羽舞以翟或鷺恐謂鄭氏注地官舞師羽舞云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蓋用鷺羽也梁履繩左氏補釋○廣森謂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孔廣森公羊通義○通典樂七按顧氏所引東坡志林也今考通典先引改正引宋書樂志傅隆曰杜解左傳諸侯用六以爲三十六人非也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以下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襄十一年晉悼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

列之證也（顧炎武杜解補正○按王伯厚玉海卷一百七亦引宋志傳隆之言又引服虔注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謂其義甚允困學紀聞亦載之）○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也宋傳隆之云若如杜注士祇四人豈復成樂故以服說爲是（洪亮吉左傳詁）○昭二十五年傳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惠棟曰傳氏言四人爲列何不成樂況二人乎當作八傳文誤又○羽數服杜說不同服云每佾八人杜云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傳隆辨杜之誤通典載之又載蔡邕月令章句每佾八人說亦相同則服義是（翁元圻困學紀聞注）○愚按傳隆語載宋書樂志九（顧氏錄通典引證語皆傳隆語）

公羊曰諸公六佾諸侯四佾非也古者禮之大節有四而已天子也諸侯也大夫也士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此見於廟者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

葬士踰月而葬此見於葬者也其於樂亦然故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天子射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未有五等諸侯而各爲之制者也故惟宮室車旗衣服各隨其命數其他未有不同者何獨此而以公侯爲辨乎（葉夢得公羊傳讞）○衆仲所問羽數實周之制而公穀又分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按周之廟制與葬期自天子至士皆以二爲殺公侯伯子男總曰諸侯無分等差何羽數獨分公與侯邪若五等皆分等差則子男大夫士竟無之矣其說難通（徐庭垣管窺）○先王制禮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未聞用於妾母之廟也末流之弊甚至陪臣之微儆然舞八佾於庭其亦始之不謹者乎（王元杰讞義）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萬舞名籥管也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萬舞去籥惡其聲聞（杜注）○籥如管六孔吹籥以節舞也（孔疏）○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籥舞文舞之別名也干舞武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之誤也萬入去籥者文舞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籥者以其有聲也（呂祖謙左傳說）○杜氏預以萬爲舞名無干舞籥舞之別公羊以萬爲干舞籥爲籥舞則文武分爲二說不同孔氏穎達詩疏從鄭箋以萬舞爲干舞而此條則依違其間未有定解今觀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則萬兼文武舞明矣婦人之廟豈得專用武舞乎毛氏詩傳以干羽爲萬舞呂氏祖謙以萬爲文武二舞之總朱子亦用其說則公羊非也今故删之（彙纂案）○萬者文舞武舞之總名其舞萬

而去籥者以武舞用干戚（左手執盾右手執斧）文舞用籥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文近吉而武近凶故稍去文以示凶喪之意而公羊分萬籥爲二舞且曰萬者干舞籥者籥舞則於詩方將萬舞而下承之以執籥秉翟皆不通矣（毛奇齡傳）○太廟旣卒事矣聞卿佐之喪可以無繹而繹猶不廢至於萬舞惡其聲聞而去籥焉是知其不可而爲之也（黃仲炎通說）○春秋書大夫卒猶繹者一書去樂者一禮樂者先王大典其節文之末皆精義所存不得妄有損益故祭畢聞大夫卒則宜廢繹當祭而涖事大夫卒則宜去樂一失一得史皆書之以謹亡失之漸也（趙汸屬辭）○何休云萬者武樂篇名又引春秋說文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徐彥疏云武王曾八百諸侯人數豈止萬而已以萬是總名故据以言耳附會之說也（吳浩公羊義疑）○愚按梁氏補釋據莊二十八年傳以

萬爲習戎備謂萬爲武舞無疑似誤萬爲二舞總名當從呂說
既是總名則習戎備固可稱萬而非名專屬於武舞也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趙氏說見上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六終

卷三十六補

社祭論

周官無祭地之文而其言近於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
是也鄭氏釋地示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大示鄭無明釋土示鄭
謂原隰平地之神於大宗伯大封告后土曰后土土神不言是社於
太祝建邦國告后土又曰后土社神其答田瓆則曰后土不得爲社
按尚書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誥
之社于新邑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與社皆
地之稱經文可證者泰誓曰郊社不修禮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
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
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然則社即后土后
土即社鄭氏所釋兩歧四者之說更相背戾而方邱北郊復爲二說
終莫能定至胡氏宏始定郊社之義以爲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
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
于社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以血祭祭社稷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
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故朱氏釋
中庸郊社亦以社爲祭地取胡氏說而獨以其廢北郊之說爲未然
愚按北郊不見於經獨見於鄭氏鄭氏說祭地有二夏至祭崑崙之
神於澤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於北郊二也神州讖緯之
說後人非之而尊鄭者又以方丘北郊合爲一夫詩書易春秋儀禮
皆無南郊祀天北郊祭地之說漢建始之際方立南北郊匡衡張譚
所引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之說見郊祀志今戴記無北郊之文攻
鄭者多攻神州之說合祭之說而不能辨北郊之不經及以地爲郊

之失春秋書魯郊止於郊天不聞其郊地也雲漢之詩曰方社不莫自郊徂宮宮社宮也告天地之禮郊宮爲二則詩之郊亦非祀地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爲是或謂社不足以盡地蓋因諸侯大夫皆得立社是以致疑按先儒謂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胡宏氏曰諸侯之不敢祭天猶支庶之不敢繼祖也諸侯之得祭地猶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說爲是蓋謂之后土者建國之始稱若武成之告于后土大宗伯建邦國先告后土是也左祖右社則言社之名成於告后土之後也陳祥道禮書釋社后土泥鄭氏說謂建邦國先后土爲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謂之后土可乎袁楠淸李居士集〻與前董氏豐道說同

祭地不同於祭社經有明文出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疏云天

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祭天地是祭地祭社尊卑殊而廣狹異今考其禮之不同者十有三周禮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又以夏日至致地示此祭非諸侯所得與其不同一也詩周頌載芟序春祈社稷良耜序秋報社稷月令孟冬大割祠於公社時以春秋冬未有以夏至者是祭之時不同二也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夏日至陰生日之甲陽始是祭之日不同三也方丘在澤中社稷在庫門內是祭之地不同四也儀禮祭地瘞周禮以血祭祭社稷是祭之名不同五也禮器瘞理於泰折用騂犢郊特牲社稷太牢是牲不同六也郊特牲器用陶匏犧尊疏布鼏周禮鬯人社壝用大罍是器不同七也祭地用袞衣祭社稷希冕是服不同八也祭地七獻祭社三獻是獻不同九也地以后稷配社以句龍配是配不同十也地爲大祀社爲次祀是等不同十一也陳氏禮書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大者也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是稱示不同十二也大司樂五變而致土示八變而致地示是樂之致示不同十三也經傳所載祭地祭社之不同如此乃胡五峰謂古者祭地于社猶祀天于郊引泰誓禮記周禮之文見前袁說以社對郊社卽祭地別無地示之祭以後世立社又立北郊爲失之楊信齋辨之曰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祭一國之地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祭天下之地極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爲祭地惟天子得言之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以後世立社又立北郊爲失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夏至方澤順陰時因陰位所

謂正祭也左祖右社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祭則於社所謂告祭也按天子一歲祭天有四而地惟夏至一祭者以軍旅會同田狩災眚皆有事於社祭社皆所以禮地祇故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而地之正祭不嫌於疏也正祭不嫌於疏而社又無乎不祭此社之祭所由與郊並稱吳幼淸曰祭地之禮北郊方澤爲至重惟天子得行之其次則祭地於社天子而下皆得行之經傳中有天與地並稱者此南北郊之禮也其禮地與天敵有郊與社並稱者此郊社之禮也其禮社不與郊敵所辨明確近儒朱鶴齡齊召南顧棟高蔡德晉諸人尚沿其誤秦蕙田五禮通考〻愚按此論較前袁說更明確周至

樂制六羽

佾行列也天子制八音爲樂以調八風故舞人亦八行每八人爲行八八六十四人禮降殺以兩天子八佾故諸侯六佾皇侃論語義疏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七目錄

即位考

魯十二公書即位不書即位 以書即位爲禮正不書爲繼弑辨 隱莊閔僖不書即位左氏隨事爲說辨 胡傳以爲孔子削辨 承國先君書即位不承國而書者或與之或罪之胡傳說辨 隱非攝左公說辨成公意公羊說辨行小惠輕千乘之國穀梁說辨孔子首黜隱公以明大法胡傳說辨 桓即位公穀胡氏說辨 定即位胡氏說辨

書魯不告朔不視朔 閏月公羊謂天無是月穀梁謂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辨 猶朝于廟公羊以爲非禮辨 不視朔公羊以爲有疾以爲自是公無疾不視朔辨

書魯田賦軍旅 邱甲世解辨 穀梁云邱作甲辨 邱甲乃賦甲兵非賦車乘徒卒胡李毛顧論辨 作三軍公穀復古復正說辨 或謂魯舊二軍今增一或謂魯舊有三爲二今復爲三辨 舍中軍公羊以三軍爲三卿以諸侯二卿爲復古穀梁謂諸侯一軍舍爲復正辨 用田賦諸家論辨

書魯蒐狩治兵 四時田名公穀異義辨 蒐不言公說辨 大閱大蒐書大非儕辨 穀梁以秋蒐爲正辨

西狩穀梁說辨范注說辨

書告糴 不言如諱之若私行公穀說辨不稱使譏魯無蓄譏臧孫私行辨

書肆大眚 公羊忌省說穀梁嫌葬文姜說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七

錢唐張應昌學

○即位考

古者即位之禮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于文祖及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也漢以來遵短喪之制廢諒陰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年即位之禮不復行大槩於喪經之中行嗣服之禮矣 馬端臨文獻通考○汪德輔纂疏引黃氏翰說語同

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踰年而後改元書即位者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案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於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

則臨羣臣也此即位之禮也 呂大圭或問卷十三

凡君沒既殯則嗣子於是即位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夫士三日以顧命考之成王乙丑崩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康王即位魯昭公之喪癸亥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穀梁曰殯然後即位說者以喪至之日爲始薨蓋喪禮三日而斂故王崩三日而斂則作册度後七日而殯則康王即位昭公喪至則爲既斂之來日後五日而殯則定公即位即位之禮備于初喪康王既受同瑁朝卿士邦君而誥之自稱曰予一人則禮既成矣諸侯亦然然經必踰年而後書者禮雖成猶未正其位康王由賓階隮見諸侯于應門之內也若既踰年則踐阼負扆矣其有故而初禮或廢則踰年雖正位而不書蓋禮不成也凡經不書即位皆以故廢也 張大亨五禮例宗

胡傳據高宗諒陰之說引虞商二書以爲冢宰攝告廟臨羣臣而人

主不親其事令以朱子之言考之則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彙纂文元年）
嗣君之禮先朝廟明繼祖也出適治朝正君臣也事畢反喪服喪未
終也踰年乃改元即位春秋於內稱公於外書爵未踰年於內稱子
於外書某子（戴震文集改元即位考）
周禮遭喪時先受命於殯行奠殯之禮故天子十日而殯即十日即
位書康王之誥乙丑王崩越癸酉而入即位凡十日是也諸侯五日
而殯即五日即位此遭喪禮也至明年改元則於朝正後仍鄭重而
行即位之禮而於是史書即位於改元之後此改元即位禮也春秋
十二公即位皆從改元書之其有不書者必於弒逆之後但遭喪即
位而於改元時不忍又行即位禮則不書如莊閔僖三君皆無即位
文者以先君皆被弒故也（毛奇齡屬辭比事記）
蘇氏子瞻以顧命爲禮之失顧亭林從而爲之辭曰顧命蓋有闕文

焉狄設黼扆綴衣其前皆成王崩之事也其後皆康王踰年即位之
事也非柩前即位也其間有闕文焉顧氏之意以爲踰年即位則禮
也喪服可釋也可反也柩前即位則非禮也喪服不可釋也不可反
也夫喪服釋之反之於始成喪與踰年之喪皆未除喪也有以甚異
乎無以甚異乎顧氏之說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
踰年之君也卒哭而祔今書曰諸侯出廟門俟是既祔之後也天子
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書曰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是
既葬之後也按公羊傳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未葬稱子臣民之
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諸侯於
封內三年稱子天子亦然雖然顧命者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即
位之首稱子以臨可乎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元年夏六月公
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昭二十二年夏四月
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已葬未踰年
稱王也是故即位不書子則顧命不得不稱王逆子釗稱子王麻冕
黼裳稱王皆禮也孔氏曰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
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是也廟門之說何疑于既祔乎蘇氏曰諸
侯盡以問疾至者顧氏以爲不然是矣雖然王畿之內非會葬遂無
諸侯之至者乎其至者皆領于二伯者也諸侯之說何疑于既葬乎
抑葬祔之說顧氏爲踰年即位證也而于經有不可通者作諡而葬
葬而祔禮也成王三十七年四月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諡而曰
新陟王何與曰命作册度曰御王册命册命者册康王爲天子之命
自皇后憑玉几至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是也書之册而史臣宣之之
辭也成王崩即爲此册遲至一年宣之何歟踰年即位見于祖廟承
先王先公而止陳皇后之命何歟然則顧命之書非踰年即位之書

也非踰年即位之書則爲柩前即位之書無疑矣而何所謂闕文邪
三年之禮于高宗諒陰明之踰年之禮于春秋書即位明之柩前之
禮于顧命明之然則春秋不書柩前之即位何歟曰始死正嗣子之
位全乎子者也三年朝天子見諸侯全乎君者也且位之定久矣故
不書踰年即位必朝廟朝廟必改元改元君之首事也故書柩前即
位不改元故不書定公即位柩前其書者以改元也（惲敬大雲山房集）

○魯十二公書即位不書即位（以書即位爲繼正不書爲繼弒辨　隱莊閔僖不書即位左氏隨事爲說辨　胡傳以爲孔子削黜辨　承國先君書即位不承國而書者或與之或罪之胡傳說辨　隱非攝左公說辨　成公意公羊說辨　行小惠輕千乘之國穀梁說辨　孔子首絀隱公以明大法胡傳說辨　桓即位公穀胡氏說辨　定即位胡氏說辨）

隱莊閔僖不修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爲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國
史無可書也賈服之徒以爲四公實即位而孔子不書故杜詳辨之

孔穎達疏
隱元年
隱莊閔僖不書即位因舊史之文無他旨也隱以遜桓居攝莊以父弑母出僖閔國危身出復入不備禮即位故不書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引陳岳

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朱子語類

隱莊閔僖不書即位其餘皆書即位有謂書即位爲繼正者矣以言文成襄昭哀五君可也桓宣定亦可以爲繼正乎有謂不書即位爲繼弑者矣以言閔莊僖三君可也隱亦可以言繼弑乎至於不通則曰隱不書即位桓書即位如其志也或曰承國於先君得書即位以別於上既無所承內復無所受者然以隱莊閔僖爲上無所承內無所受而不書即位可也桓宣定有所承受乎而何以書即位乎至於不通則又以爲著其罪也如其志也夫春秋紀實之書耳豈以書即

位爲貶哉善乎王氏之言曰不書即位禮之不舉也呂大圭或問卷一

諸侯踰年正月朔日先謁廟以明繼祖還就阼階之位見百官以正君臣國史因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若春秋書桓文宣成襄昭哀是也或有故不行即位禮則不書即位猶朝廟告朔故書王正月若春秋書隱莊閔僖是也隱攝君位不行即位禮莊閔僖以繼弑君不行即位禮桓宣亦繼弑君而行即位禮者躬負篡逆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以欺天下後世也蓋即位乃已見羣臣故有所隱避則其禮可廢朝廟告朔乃新君見祖禰奉王教之始禮不可廢也有以不書即位爲夫子所創者蓋由不信左氏之過左氏知魯史有不書之例而考之不詳於隱公不書即位曰攝也於莊公不書即位曰文姜出故也閔公不書即位曰亂也僖公不書即位曰公出故也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隨事爲說而義不相通故說者得以排之趙汸屬辭

文定以爲上請命於天王內承國於先君而後書即位上雖不請命於天王內猶承國於先君亦書即位上既不請命於天王內又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然則定公何以書即位乎如謂定公爲權臣所立與桓立同春秋如其即位之意以罪其無隱先君之心則閔公爲弑君者所立既立而又不討賊何以不書即位以比於定邪如謂閔公幼不能自主不得與定同罰則其不書即位爲罪其不承國於先君邪爲子其有隱先君之心邪如謂罪其不承國於先君則桓宣定皆不承國於先君如謂子其有隱先君之心則不當以季友之立僖與慶父之立閔同其事而不別其義也閔爲弑君者所立僖爲誅弑君之賊者所立同一不書即位則似於罪之子之之義全無別矣故隱莊閔僖之不即位當以不修即位之禮爲斷隱不欲修即位之禮者也閔不能修即位之禮者也若莊與僖則不忍修即位之禮者

也夫子一仍乎舊史而十二君之是非定矣張自超宗朱辨義隱元年

春秋十二公不書即位者四說者謂皆聖人削之然其說可通於此者即不可通於彼於是各爲委曲相就之說而春秋之旨晦矣隱不書即位文定謂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然竊思之春秋之法固云大公不私然尊君父不敢斥言者亦定理也隱公即有可絀之罪聖人非絀隱公之人若謂聖人作經直以天自處而於此何恤焉亦悖理逆倫之甚矣謂文成襄昭哀五君皆不稟於君而稟於父可從末減義亦未安夫諸侯之位受之王也非受之父也既不稟於王則雖受之於父而亦爲擅立又可從而末減乎既削隱公爲不稟於君父又末減於文成諸君兩端無據矣又謂桓宣定三君繼弑與聞乎故故亦如其常而書即位夫桓宣繼弑君信矣若昭非弑也昭非弑而強使之同乎弑則亦模糊遷就之說也然則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

位其義果云何曰一從其實而書耳隱之攝而不卽位也變例也莊閔僖之繼弑君而不卽位也定例也桓宣故諭其例者則以欲自揜其篡弑之實耳若從其例則是自明其篡也然則桓文宣成襄昭定哀八君實嘗卽位矣則經亦無容沒其實而不書卽位隱莊閔僖四君實未嘗卽位也則經亦不得强而誣之爲卽位皆從其實而書耳然春秋雖皆從實以書而於文成襄昭哀五君書卽位者自有以明傳世繼統之重於莊閔僖三君不書卽位者自有以發其狠賊無君之隱於定之六月戊辰而始書卽位者自有以見意如强逼專制其君之實聖人之意未嘗不深切而著明也顧棟高大事表引高紫超說○按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皆據實而書此本三傳及杜孔何范楊諸儒之注疏極明白坦易朱子亦主其說顧棟高

隱元年春王正月

左不書卽位攝也杜注假攝君政不修卽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春秋之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時此下二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朔因卽人君之位以繼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君事雖不卽位而亦改元朝廟與人更始異於常年之正月故史書春王正月見此月公宜卽位而自不卽位也攝政不行卽位之禮公實不卽位史本無可書莊閔僖不書卽位義亦然也孔疏○經於魯隱始事書公盟蔑其卒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而傳曰攝也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不欲爲者而孔子加之繆矣隱實爲攝則決不書曰公書爲公則決非攝歐陽脩集○隱公之立如穀梁說則受之於惠也如左氏公羊說則隱自立也胡氏從左公蓋穀梁於事實未考且左氏直以桓爲太子可見惠公屬意而當時大臣以幼君不可立扳長君而立之也程子劉質夫於此有所未考直從穀梁而謂隱之不書卽位無天王之命耳於隱謂無王命不書於莊僖則云無父命不書於事實未協也張洽集傳○公羊非也仲子非夫人焉得桓尊而隱卑隱公始立未見有反桓之意何成公意之有使隱公果有讓桓之心則在位十年桓既長矣而命不發及翬有殺桓之謀而不正其罪悠悠然曰將營菟裘則其心未可知也穀梁以爲行小惠非也又以爲輕千乘之國亦未見其實也程端學三傳辨疑○未行卽位之禮不書卽位莊閔僖元年不書卽位與此同胡氏安國乃謂孔子首絀隱公以明大法誤矣日講解義○不書卽位者左氏以爲攝公穀以爲讓而杜

氏預釋之以爲不行卽位之禮故不書卽位此定解也胡傳謂仲尼首絀隱公以明大法故削之義恐未安按胡傳本程子程子曰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卽位不與其爲君也夫君行卽位之禮則書卽位不行則不書孔子安得而筆削之乎彙纂集○國君改元必告廟朝正行卽位之禮不行此禮則不書春秋不書卽位者四皆不行卽位禮者行則書不行卽不書無有取舍筆削於其間而其義反昭然者如隱被弑而桓卽位則桓何心襄仲連殺儲嗣而宣行卽位之禮不之怍則亦未嘗非倖禍也此禮也而義存焉必謂史有筆削焉繆矣乃說者謂隱之不書以彰隱賢桓之得書以著桓惡固爲不知史例胡氏又曰不禀命天子不承國先君故削之二百四十年列國立君或爭或篡或出或入何嘗一禀命天子至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定不承昭而三君書卽位

何也據曰隱之不書仲尼削之則桓之得書將必仲尼褎之矣夫亂賊可褎乎乃自知難通於桓宣卽位傳則曰美惡不嫌同詞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混也夫子作春秋而使善惡混則或褎或貶何所分辨毛奇齡傳○卽位者告廟踐阼臨羣臣也行此禮而書於册者不可削也未行此禮而不書於册者不能增也隱將讓國莊閔僖繼故未行卽位之禮故舊史無其文也謂上不請命於天子則十二公之所同謂內不承國於先君則桓宣定之書卽位不可通矣方苞直解○隱公元年不書卽位胡文定謂春秋首紬隱公以明大法爲其上無所承內不稟命也先師高紫超氏曰春秋諸侯不稟命而無承者徧天下而孔子以本國臣子首削隱公之卽位以明王法非尊君父不敢斥言之義又謂文成襄昭哀五君皆書卽位旣誅首惡此後可從末減隱何獨不

幸以春秋之首君而當大罰也至謂聖人作經直以天自處而於此乎何恤焉則尤悖理之甚矣孔穎達據杜氏之說曰隱莊閔僖四君皆實不行卽位之禮或讓而不爲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於文也顏氏買服之徒以爲史書而孔子削之故杜詳辨之觀此則前人謂孔子所削者杜孔旣辨之矣不知宋儒何復紛紛多事宗買服者始於程子而其說暢於東萊文定據以作傳過矣顧棟高大事表卽位篇彙五禮源流口號篇注○不書卽位左以爲攝夫攝者行其事而不居其位之謂若伊之相太甲周之輔成王是也今隱公自稱曰寡人臣民君之天子聘之大國會之小國朝之孰曰非君也者而豈得謂之攝益隱志在讓桓特殺其禮如後世之元旦免朝賀者故不書也徐庭垣管窺○古人之攝有三舜君老而攝者也伊尹周公君諒陰而攝者也共和君在外而攝者也皆不爲君故謂之攝隱旣君魯矣卽授國乎弟亦不過如宋宣公元武宗爾卽自老莬裘亦不過如趙武靈魏獻文宋高宗爾豈得遂謂之攝豈得遂不謂之卽位故歐陽之論不可易也十二公不書卽位者四先儒於繼弑者爲之說曰隱之也而桓宣繼弑又未嘗不書卽位則又爲之說曰與聞乎弑也數君者旣已然矣則隱公之不書卽位不得不別爲之說以通之夫史所以傳信也均之卽位或書或不書是史非實錄也史書之而孔子削之是聖經非實錄也崔述無聞集○隱不書卽位傳曰攝也開章第一義便與聖經相戾傳稱惠公薨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或遂疑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隱承父命攝以奉桓審若此則桓爲君隱爲臣隱攝以奉太子太子立而謂之篡可乎故隱爲攝則

桓不當爲篡桓之立爲篡則隱不當爲攝二者不待辨而明也且亦知攝之爲道乎周公之于成王攝也書稱位冢宰正百工不聞身踐天子之位也其告于天下也必曰周公曰王若曰謂周公承王命云爾不聞發號施令之自已出也隱公當日不嘗身踐魯君之位乎發號施令有不自已出乎國人不儼然稱君公不儼然自稱寡人乎不儼然列于諸侯之會盟而受滕薛之旅見乎若是而謂之攝可乎設惠公時桓公果正太子之位則隱爲篡羽父爲忠桓之立爲反正而春秋誅亂賊隱公其首也然而春秋深惡桓何也曰正其爲篡也以春秋之正桓公爲篡而知桓非太子也桓非太子其爲太子何也曰隱公立之也桓之太子立于隱則桓不宜有國桓不宜有國則隱之欲與桓也爲讓而桓之奪之爲篡正桓之爲篡而隱之非攝不待辨而明

矣華學泉疑義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按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穀梁曰成公志也非也辨見前○桓雖篡立歸罪寫氏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孔疏○史直書其事桓之罪自不可揜胡氏於隱之不書曰不與其爲君於桓之書曰著其罪是前後不一而經旨晦矣湛若水正傳○桓自正其即位之禮如其實書之也桓即位所以飾其弑之不由已也牛運震傳

莊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君弑子不言即位隱之也○穀梁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左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毋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爲他國所弑其情若何不舉

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陸淳纂例○國亂不行即位禮耳先儒所謂君弑子不忍也黃震日鈔○左說非也夫人孫齊在三月其先必已偕桓之喪歸矣孫在三月則正月在魯何以謂文姜出故邪徐庭垣管窺○胡傳謂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春秋絀之亦非也隱莊閔僖外俱書即位豈皆稟命於王若桓若宣若定豈皆內有所受自當從公穀彙纂

閔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穀梁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凡先君遇弑則嗣子廢即位之禮穀梁之義是也凡繼弑君而行即位禮非也左氏云不書即位亂故也國有危難豈妨行禮故知妄也陸淳纂例引啖助○公穀謂繼弑君不言即位啖氏助釋之以爲廢即位之禮是也朱子謂君不能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其意與公穀互相發明僖不書即位亦同彙纂

僖元年春王正月

公穀同前○左傳曰不稱公即位公出故也非也去年八月閔公遭弑僖公自邾入爲君至此久矣國內已寧定不應猶以出奔之故不行即位禮也劉敞權衡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范甯注繼正謂繼正卒也○文成定即位於未葬之前皆稱公者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二君故終年稱子又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稱公也高閌集注○周禮五月而葬此時僖尚未葬也僖未葬而即稱公以踰年改元當稱公耳諸傳謂未葬稱子既葬稱公者不然毛奇齡屬辭比事記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穀與桓元年同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按經二月葬宣公成亦未葬而即位同文公之例顧棟高大事表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楊士勛疏重發傳者嫌繼子野非正故明之○昭公即位茅堂胡氏以爲有子野之命此文定內承國於先君而後書即位之說也然子野以毀而卒未必命昭公大約先君所立世子或所命立之庶子有故如子野之以毀而卒擇其宜立者奉以即位春秋不以爲罪也故昭公之即位是當日循即位之禮非以必有子野之命而後書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定公制於季氏昭之喪至始得即位故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孫復尊王發微）○季氏既逐其君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定公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然後於義爲盡今受位於賊臣偃然自以爲已之所當得書即位而義自見（高閌集注　家鉉翁詳說）○昭公薨至是閱七月矣已越葬期而喪始至而定公始立蓋意如無君不以禮正先君後君之終始逆之緩立之緩也（王樵輯傳）○胡氏謂昭公之喪癸亥至定之即位在戊辰爲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不知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羣臣已奉公子宋矣非於即位日始定君也吉凶不同日未聞以喪至日即位之禮胡氏又引顧命成王崩在乙丑即於是日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爲不崇朝而定不知翼室之延爲居憂主非即位也康王即位自在癸酉越崩日已九日又何嫌乎定之即位越喪六日乎蓋定之即位在戊辰定之爲喪主固在癸亥喪至時也（俞庭垣曾寶）○按癸亥喪至越五日而後即位者王制天子十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剛五日當殯矣古凡即位必受命於殯行奠殯之禮如顧命三宿三咤授同拜命然後出而即位此諸侯殯禮與嗣君即位之禮俱如是者雖公喪自外來亦無異制祗嗣君遭喪即位原在死後奠殯之頃至踰年改元則於朝正後又再行即位之禮以示更始而今則喪既逾年元亦旋改則但以遭喪即位之禮兼改元即位之禮此亦事勢使然而並無義例於其間矣胡氏謂周書顧命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迎康王於南門之外入室宅憂爲天下主今癸亥喪至戊辰即位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如此則

公子宋先入在喪至壞隤之時此即四日乙丑迎康王以宅憂之先事也若康王即位則自乙丑至丁卯越三日作册自丁卯至癸酉越七日即位凡十日是天子十日而殯殯而即位諸侯五日而殯殯而即位其於禮未有過也今以迎入宅憂之日誤認新君即位之日謬矣（毛奇齡傳）○杜注所謂殯則嗣子即位者謂即柩前立爲喪主與春秋書即位不同春秋所書即位則行告廟臨羣臣之禮也（葉酉究遺）○愚按汪氏克寬謂定公爲逐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幸於禍而忘其讎故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非也書即位而罪自見非以書即位爲貶

公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陸淳纂例引啖助）○即位不日者必朔也稱戊辰者失朔而實其日也常文也（葉適習學記言）○凡即位必書正月者以朝正也昭公喪未至魯國無君故不書正月而書六月即位與他公繼世者異也（趙汸屬辭）○公之喪者昭公也公即位者定公也一年而書兩公者一年而有二君也定公之元書前公之喪至以爲昭公之終事也喪至五日始書後公之立以爲定公之始事也即位不日以即位皆於朔日也定公之即位不朔變也故謹而日之也癸亥喪至曷爲戊辰然後即位諸侯五日而殯殯而後即位禮也昭公喪自外來歛事早畢猶用奠殯之禮以始死之喪治之是以遲至五日然後即位非有他也先儒以爲季孫假此相持樹已援立之恩夫季孫何必遲公之立乃以爲樹恩乎（牛運震傳）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書魯不告朔不視朔（閏月公羊謂天無是月穀梁謂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辨　猶朝于廟公羊以爲非禮辨　不視朔公羊以爲有疾以爲自是公無疾不視朔辨）

周制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謂之告月亦曰告朔因以聽此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謂之聽朔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其歲首行之則謂之朝正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行之以上本邢昺論語疏文公以閏非常月不告但身至廟朝謁故曰猶朝于廟是幸其禮之不盡廢也至十六年書不視朔是并朱嘗朝廟汪氏曰春秋書此即聖人愛禮存羊之意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杜氏亦曰可止之辭大失春秋之旨顧棟高五禮源流口號篇注○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釋不朝正于廟也魯自文宣以後告朔朝廟久廢而朝正猶存以其爲三始之正也然歲首公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獨于楚書之者不奔天王之喪而久留以侯楚子之葬屈辱已甚又季氏專國公幾不敢入故穀梁曰閔公也公羊曰存之係臣民之望也書公在乾侯亦此意又視朔朝廟二禮皆於月朔行之文自六年不視閏朔十六年以疾四不視朔蓋其後是禮寖廢視朔朝廟國之常事常事不書而惟書其失失亦不可勝書存一二以示法而已馬驌左傳辨例

禮記玉藻疏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太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按以朝廟爲月祭是也若司尊彝朝享與追享同爲四時之間祀當是大祫之祭數年一行以爲朝廟之祭誤矣江永鄉黨圖考

毛氏說見下

朝朔之禮行于正月則爲朝正行於常月則爲告朔不獨即位改元而後行之也僖五年傳曰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爲告朔之禮登臺爲日至之禮皆舊典也至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月以閏非常月故闕其禮公之情也十六年書公四月不視朔則公疾故也而魯廢告朔遂自此始然則文以前皆告朔可知也文以後亦非遽廢告朔也至哀公之世而餼羊致慨矣然告朔廢而朝正則十二公行之故襄之篇書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諸公在外闕朝正之禮者不一也特於其尤甚者存一事以示法且以見在國之未有不朝正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而受之先受朔乃朝廟王政尊祖廟私也受於廟者不敢自專也何休注○天子頒朔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但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陸淳纂例○閏何廢乎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爲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於廟者幸其不巳之辭胡傳○閏者四時之紀綱聖王重之蓋異於常月故閏月則詔王居門終月蓋非閏則四時無以正常月曰告朔而閏曰告月何也朔以所建之辰言之而閏則斗指兩辰之間不得舉所建之辰故不曰朔而以月告焉趙鵬飛經筌○不曰告朔而曰告月或謂以其無中氣也或謂因月之盈虧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書朔而書月愚謂告月即告朔謂之月者以月之一周天而言之也謂之朔者以日月之合朔言之

也閏月雖無中氣而有朔望孰謂閏月而非朔乎公羊以爲天無是月也誤矣穀梁以爲天子不以告朔也亦誤矣呂大圭或問○朝廟爲告月也不告月而朝廟非正也公羊謂不告朔禮也猶朝假廟非禮也非也閏雖無常而政有常安得不告假令閏十二月者必有立春立春之政所當告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也閏月亦有政可得勿告乎劉敞權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者是常告也孫復尊王發微○自文公怠棄時政以閏月爲非常月而廢告月之禮漸致其後雖常月亦不告矣此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也黄仲炎通說○閏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爲月而頒之諸侯不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謂是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矣朱子語錄○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公羊

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爲天歟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東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其漸遂至於埽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於廟則如勿朝以釋書猶之意亦曲而不通矣東坡文集○於文王在門爲閏禮天子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王之謹乎閏月者如此而諸侯安可不告月哉汪克寬纂疏○告月告朔也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元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於祖廟至月朔則朝於廟告而受行之其告廟之禮則諸侯用特羊論語所云告朔之餼羊是也至告朔畢則即以是日聽視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是告朔視朔本是兩事文公此時但不告朔而猶視朔至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則并視朔亦亡之矣但此是閏月公穀以爲原可不告朔如喪事不數閏類閏者附月之餘日也則不然閏有氣有候氣候所至雖分屬前後兩月而逐候逐日皆有時政左氏所云時以作事豈可因閏月而并捐之且不聞閏

之爲義乎天子遇此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而立於其中以聽此終月之政因作閏字象一王之居門内是閏以此名而反曰閏不告朔謬矣毛奇齡傳○諸侯月朔朝廟告朔畢然後出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又謂之聽朔是告朔朝廟視朔聽政迥乎不同考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猶朝廟十六年始不視朔告朔當有羊視朔不當有羊故曰告朔之餼羊供羊祖廟專爲告朔與視朔無涉令子貢所欲去者告朔之羊也其引文公者此時在定哀之間去文公已遠但以文公爲不告朔所始見之經文故引之也又論語稽求篇○閏月不告月者見閏月宜告而不告也猶朝於廟者雖不告月猶朝於廟以見十六年之書四不視朔爲併不朝廟也既朝廟何以不告月天子以季冬月頒明年十二月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則朝於廟告而受行之

也不告月而朝於廟者雖朝於廟不告而受行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按公穀意重譏朝廟之非左氏意重譏不告月之失以論語告朔章推之左氏爲長（齊召南左傳注疏考證）

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疾也○公羊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受於禰廟禮也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已甚矣○公以疾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杜注）○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幸其禮不盡廢也今又書不視朔是未嘗朝廟聽政禮廢甚矣（汪克寬纂疏引杜諤）○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胡傳）○朔不視朝則一月

廢朝可知矣書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以見文公自正月至五月廢朝也（黃仲炎通說）○謂上曰告臨下曰視閏不告月餼宗廟也四不視朔厭時政也（齊履謙統紀）○告朔乃諸侯所以奉天子之政令當時諸侯既不稟命於天子而自立又不朝於天子而述職其所以承天子之命而授之民者惟有此耳水木本原之義泯滅而僅存者也文公始廢此禮而不行實有無王之心非特怠於事神治民而已也（汪克寬纂疏）○齊商人以兵加魯且邀公爲盟公懼爲齊辱託疾使二臣會盟前書陽穀之會後書郪邱之盟其閒書四不視朔者公不欲自出耳（家鉉翁詳說）○左氏以爲有疾公穀以爲無疾其說皆通蓋以疾詐齊耳（李廉會通）○公託疾不與齊侯盟故四不視朔此後仍視也若如公羊之說何不書始不視朔乎書四不視朔則知其止不視朔者四也非視朔竟廢於文公時也特自文作俑耳（俞皐釋義）○若有疾而不視朔何罪而春秋書之惟其無疾而不視朔也故書之今經不書疾而公羊自爲有疾經本責其四不視朔而公羊求之四不視朔之外所謂舍實事而務揣摩者也（程端學三傳辨疑）○朔王所頒也先告朔尊王也因而朝廟敬祖也由是視朔勤民也其典巨矣四不視朔怠以成習禮將遂廢故書以謹之傳云疾春秋不書疾明怠於政非由疾也（御纂直解）○公羊云公自是不視朔非也蘇氏轍曰五月書四不視朔則六月視朔矣（郝懿行說略）○諸儒謂後竟不視朔者亦不盡然觀春秋書四不視朔則前此視朔可知孫氏以爲不曰始不視朔或行或廢也卻是自是以後文公或行或廢後君或行或廢至定哀而盡廢故聖人有愛禮之言而朱子推原於前以爲魯自文公始不視朔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穀梁注

謂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按自文後視朔之禮亦非盡廢或行或否故至定哀時有司猶不敢去其羊但不行之月爲多故子貢欲去之爾二十九年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云釋不朝正於廟也則此時公若在國猶朝正（江永鄉黨圖考）

附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釋不朝正於廟也○凡公之行如則書所如還則書公至今中間復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每月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故特顯以通他月也（孔疏）○如晉而不朝正者常也故不書如楚不朝正非常也故書（汪克寬纂疏引陳岳）

書魯田賦軍旅（邱甲杜解辨　穀梁云邱作丘辨　邱甲乃賦甲兵非賦車乘徒卒胡李毛顧論辨　作三軍）

公穀復古復正說辨　或謂魯舊二軍今增一或謂魯舊省三爲二今復爲三辨　舍中軍公羊以三軍爲三卿以諸侯二軍爲復古穀梁謂諸侯一軍舍爲復正辨　用田賦諸家論辨

賦稅者國之所以治亂也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國必危矣軍旅者國之所以安危也故志之觀民以定賦量賦以制用於是經之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經綸武足以禦寇故靜而自保則爲禮樂之邦動而救亂則爲仁義之師若政弛民困危亡之道也陸淳纂例引啖趙說

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賦既足以用矣故不得擅也書益賦益兵罪也劉敞意林

師衆曰軍戰士曰甲田租曰稅田財曰賦趙汸屬辭

初稅畝重賦也作丘甲益兵也重賦則民貧益兵則民疲余懋學蠡測

周制授田以井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耕之歲貢其入於上餘私田得以自食所謂助而不稅其賦兵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

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大率以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以次更調此周制田賦軍旅之大略也自宣十五年初稅畝而用制始壞每丘出一甲士一甸之中凡出四甲士也其始不過欲加賦以足用益兵以備敵至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獻於公自是公室徒擁虛器於上向之增賦爲三家增之爾公室不得而有也向之益兵爲三家益之爾公不得而役也迨至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向之丘甲以益兵者增一兵適增一敵爾貨子猶衆五千庾向之稅畝以加賦者增一賦適爲季氏蓄一資爾顧棟高大事表○以上兼論田賦軍旅

歛財曰賦歛穀曰稅史游急就篇

春秋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者譏莊公不節國用一歲不熟而告急于外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節國用變成周什一之法至于履畝而稅也書作丘甲者譏成公不節國用至于以丘而出甲也書用田賦者譏哀公不節國用至于用畝而出軍賦也春秋書告者不宜告書初者不宜初書作者不宜作書用者不宜用由是知春秋賦稅之書爲人君節用裕財之訓明矣昔孔子對魯哀公之問政不曰政在生財而曰政在節財有若對魯哀公之問年饑不告以生財之術而告之以盍徹又知裕國之術實在乎節用也王十朋梅溪集對策

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或以民賦爲止於兵車以九賦爲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稅賦雖一而賦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以下此九等之賦也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雖名爲賦其實使民自爲衛耳有以足軍之用而未有以足國之用也國用有祭祀

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不取諸民於誰責而供之於是始助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考之周禮畿內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獸人廛人收皮毛筋骨角人斂齒角羽翮丱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澤材掌葛征絺綌掌炭征灰炭茅蒡凡九職之物皆充邦賦而公田十一之稅周禮未嘗言之九等之賦亦不言軍旅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自黃帝爲井牧以來未之有改也魯初稅畝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而賦尚無恙也至作丘甲則兵車之賦非小司徒之舊至用田賦則私田之賦亦非復載師之舊矣鄭伯謙太平經國書

初稅畝始什二而稅也作丘甲賦增四分之一也用田賦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也孫奕示兒編

夏后氏五十而貢一夫受田五十畝也其後殷人七十畝周人百畝

是三代無無土之人明矣而取民之制不過什一魯至宣公初稅畝
成公作邱甲哀公用田賦夫稅畝猶未遠於什一之法而君子譏之
邱甲重斂已違什一之制矣而田賦者則實爲後世以田歛錢之始
大遠於什一矣秦孝公用商鞅廢井田制阡陌任民所耕不限多少
捻井田受之於公毋得粥賣秦開阡陌遂得賣買又戰得甲首者益
田宅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并之患自兹起陳廷敬午亭集
初稅畝多于十一也用田賦多于稅畝也戴祖啓五渊○以上論稅賦
三代以上兵權在王有扈之師六事咸在牧野之戰三卿同出常武
之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
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夫皇父整師尹氏播令程父出征二三大
臣參伍職掌則兵無專將將無重權可知春秋書三軍作舍大蒐師
師譏專兵也程公說分紀

凡步曰卒車曰乘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自荀吳毀
車爲行始用步戰然魏舒曰彼徒我車是狄先用卒矣隱之九年北
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是戎又更先用卒矣襄公二十四年楚子
以舟師伐吳此水戰之始至哀公十年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
又海舟之始也馬驌左覽隨筆○以上論軍旅

宣十五年初稅畝

左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初者何始也稅畝者
何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
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初者始也古者什一
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者九
百畝公田居一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
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公田

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
不足也遂以爲常故曰初杜預○民以食爲本飢寒竝至雖堯舜
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皐陶制法不能使疆不陵
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
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
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
何休○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
均分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
畝什取其一則爲十而取二矣朱子論語注○孟子曰耕者助而不
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
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爲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爲徹徹者
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初者志變法
之始也其後作邱甲用田賦皆宣公啟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
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胡傳○古井田法方里而井井九百
畝八家各私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耕之以奉其上此殷之助
法也卽所謂藉也藉之爲言借也借民力爲之而非稅也周制
九夫爲井井九百畝分之九夫夫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而不
收餘畝之稅故曰徹田爲糧又曰歲取十千又曰雖周亦助也
今旣收十畝之入又履餘畝稅其什一重困農民壞井田之制
開厚斂之門自是始矣參黃仲炎通說鄒銓行說畧○書初稅畝一用田賦
一通一井言之曰田去公田言之曰畝稅畝者以畝爲率也井
九百畝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公田去廬舍各二畝半計二

十畝則各十畝而已是十一也宣公又履其私田之畝復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則十取二自宣公始也田賦者以田爲賦也哀公旣以二爲不足故用一井之田可率以斂財物（趙汸屬辭）○稅畝之說據左氏云穀出不過藉藉借也借民力以耕公田雖出穀以供上而非民田所出名曰藉不名曰稅故曰古者助而不稅然則稅者稅其私田也公羊云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言什一而藉不言稅藉非稅也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則履畝而稅非什一也穀梁云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什取一也去公田而履畝什取一則稅畝爲稅其私田又斷可知也三傳本合一公穀云稅畝即稅其私田之什一公穀之說原不殊於什二之說也朱子所以取杜氏之說蓋據三傳之文合之孟子助而不稅之說爲確而有徵矣（顧棟高大事表三傳異同篇）

○穀梁傳所謂去公田而履畝十取其一者除去公田之入而後取十一也（方苞直解）○孟子言三代田制貢助徹三者莫善於助請滕於野行之故復爲言助法之制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因之若是則周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哉惟趙岐孟子注周人徹取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按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九夫爲井据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今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萬斯大隨筆）○彙纂案曰稅畝之說公穀以爲稅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爾杜氏預以爲旣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十之一則爲十而取二愚按方氏顧氏所辨甚明三傳非歧

異也或云公穀以稅畝爲廢公田誤也胡傳謂民不竭力于公田故廢助法此乃胡氏之失也

成元年春作丘甲

左爲齊難故作丘甲○杜云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而魯今使丘出之予謂丘者十六井爲甸乃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之斂魯必不爲（劉敞權衡）○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李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每丘出一甲是一

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昭公時蒐於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以爲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胡傳）○按甲士三人乃步卒七十二人之帥也每甲士統二十四人故二十五人爲一甲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考周制詳矣胡氏以爲每甸增二十五人而甸出四甲實一丘出一甲故曰作丘甲其說得實（張洽集註）○丘甲之說三傳不同公穀謂課丘民自爲甲固非杜氏謂古者四丘爲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使一丘出一甸之甲一丘之人豈能出一甸之甲雖求多於民亦未若是之甚也案周禮及司馬法四丘爲甸五百七十六夫共出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今作邱甲云者每邱出一甲一甸出四甲而古兵制始壞於此矣家鉉翁詳說○此條惟胡氏得之蓋司馬法舊制四邱出三甲三甲爲七十五人今四邱出四甲四甲爲百人四邱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如杜氏之說豈有一邱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哉李廉會通○周制軍賦起於井而成於甸以甸定賦甸四邱也自諸侯不給於征伐而後加賦於民晉有爰田而後作州兵魯初稅畝而後作邱甲趙汸集傳○客曰邱甲之作其益兵之數幾何曰因甸而加四分之一也蓋司馬法四邱爲甸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計一邱十六井出步卒十八人將重車者六人共二十四人甲士在外每二井十六家出三人今邱甲士法一邱供一甲士之步卒三甸增一乘計一邱十六井出步卒二十四人又將重

車八人共三十二人甲士在外每一井八家出二人此爲加四分之一矣曰胡傳因唐李靖對太宗一乘七十五人之言以爲一邱所出十有八人今以爲二十四人何也曰胡氏偶忘將重車之二十五人故有十八人之說其實周制一乘百人已兼將重車者在內不容遺也龔元玠春秋客難○兵制始變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甲車四千乘其增益於古可知循襲效尤魯作邱甲楚爲乘廣魏爲武士秦爲戎卒古制亡矣張尚瑗左傳折諸引邱濬○何車賦一乘每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即五伍爲兩也甲士爲長故亦名甲每甸四邱出三甲爲兵車一乘之數作邱甲則一邱出一甲於賦增三之一杜注誤又引王方麓○如杜所說竊疑一百二十八家之中每

家不及數口而老幼羸弱婦女半之顧欲使出兵車一乘其數太多而其增賦亦太驟故先儒以胡氏說爲允汪琬堯峰文鈔○作邱甲者一邱出一甲一甸出四甲也用田賦者邱出牛馬之賦又籍井而取之不待邱也杜氏皆不可從朱鶴齡讀左日鈔○司馬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人數大法如此意惟大蒐講武如法具備若軍旅會同一車必無此數觀左傳諸言戰處雖云車馳卒奔而車上甲士被傷未聞車下七十二人爲之力救遇險猶待御者下而推車似車徒各自爲戰而徒亦不甚多魯頌極言車徒之盛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是一車徒三十人也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言出車調發之實數蓋革車一乘戰士徒卒三十人千乘則士徒三萬人正合魯頌

之數江永羣經補義○邱出一甲於舊制一甸增一甲而杜以爲邱出甸賦則宜曰作邱乘不得曰作邱甲矣不書初者增舊額非創新法也高澍然釋經

華學泉春秋疑義曰胡傳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愚按甸出長轂一乘云云此據司馬法一成之賦也愚嘗以此爲疑一井凡八家周禮稍人掌邱乘之政邱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共出車一乘鄭康成據司馬法以注周禮改乘爲甸然以步卒七十二人計之一百二十八家而出十八人考之周禮司徒司馬之文皆不合周禮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萬二千五百家爲

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鄉六軍六遂亦六軍天子鄉遂可得十二軍而制六軍大國三郊三遂可得大軍而制三軍若據司馬法甸出一乘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通七十五人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當八萬五千三百家而後足一軍之數天子六鄉不能供一軍六鄉所出兵車之數不能一百四十乘其說不能無疑故先儒謂鄭康成改乘爲甸之謬宋葉文康公著禮經會元詳辨其說以上華氏說　四庫提要駁之曰華氏謂司馬法一甸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當八萬五千三百家而後足一軍之數天子六鄉止七萬五千家不能供一軍不知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此采地出軍之法也每一家卽出一人者鄉遂出軍之法也天子六軍出自六鄉不出自采地六鄉以七萬五千家而出七萬五千人何患不足六軍之數學泉混二法而爲一宜其疑也是無庸疑而疑者四庫提要卷三十一

穀梁子曰作爲也邱爲甲也國有農民有工民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邱作甲非正也按邱爲甲則不得言作邱甲矣古謂甲士皆曰甲何休附會穀梁以爲使邱民作鎧亦誤葉夢得公羊穀梁傳讞○周禮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是四邱共出三甲也魯作邱甲胡氏謂邱出一甲者是益三甸而出十二甲益舊數三之一也穀梁云邱作甲則倒經之文而其義遂別恐不可從沈彤春秋左傳小疏○愚按穀梁之說眉山蘇氏從之而葉石林諸人駁之所駁誠是惠半農主穀梁以爲古制甲非民間所造邱甲始於齊桓非古也亦誤以爲魯民造

甲也

邱甲諸書俱無明文惟杜氏引周禮并司馬法作解似乎可據然猶有未合者據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則邱者十六井甸者六十四井也而司馬法則云四邑爲邱邱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之法而周禮小司徒注所引又與此不同且此司馬法者非他卽齊景公時司馬田穰苴所著書也穰苴變齊法改管仲內政並非周制且其人在昭定之閒成公此時尚未有此法也況出車與出甲截然不同古賦車之法不傳其散見諸書者大抵鄉遂賦人都鄙賦車而甲楯諸器則皆官製而官給之如周禮司甲司兵當出軍時皆須自司馬名曰授兵及其還軍則仍收之官名曰受兵輸凡弓矢戈楯皆如之則是車是車甲是甲春秋凡出車名曰賦車成二年傳羣臣賦輿襄二十五年傳賦車兵是也出甲謂之授甲受甲昭二十年陳桓子授甲閔二年狄入衞衞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是也未有出車而可名出甲者自春秋之季將變車戰晉魏舒毀車而爲行吳以百行爲萬人帶甲三萬魯三家將作三軍亦願毀其乘以作行兵而行必帶甲如成十八年晉胥童率甲八百以攻郤氏襄二年楚嬰齊率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伐吳國語吳有水犀之甲三千卽宋鄭小國宋景公卒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鄭討西宮之難子孔以其甲與子革子良之甲相爲防守則其時之崇卒而尚甲爲何如者是以管仲作內政首修甲兵其有不足則使有罪者以犀甲鞼盾贖罪而楚蔿掩爲司馬使子木賦甲兵且賦甲楯之數則是列國用

甲各爲定賦而魯以外備齊難亦令賦甲使每邱出甲若干勒以爲制謂之邱甲葢賦以邱爲準如魯定田賦孔子曰以邱足矣亦謂邱有十六井可相準耳其後魯各有甲定十年圍郈以叔孫之甲出於郈門哀十一年齊師伐我有季氏之甲七千皆以是也（毛奇齡傳）○胡傳據唐大宗兵法謂周制以二十五人爲一甲三甲共七十五人今每邱增一甲二十五人爲百人所增止三分之一未嘗四倍也足辨杜解之誤然而仍未是者魯作邱甲非賦車乘亦非賦徒卒不當以甸乘之制爲解葢賦乘曰賦輿賦徒卒曰起徒役不當曰作甲甲者甲兵在車兵徒卒之外春秋多有之如襄十二年楚司馬薳掩既數甲兵黙徒兵之有甲者又賦車兵征甲士之在車者然後賦徒卒以爲甲士車士之役是車有徒卒甲亦有徒卒甲士衣甲徒卒不衣甲清之戰

季氏之甲七千此衣甲者也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此不衣甲者也古甲衣以鐵以皮徒卒之衣則以袍以纊詩咏同袍傳言挾纊是也合袍與纊皆以帛組紩之故楚有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者漆皮而紩之被練者絜練而組之甲士少故三百徒卒多故三千也是甲與車乘與徒卒絕不相干惟所謂邱甲者一邱出若干甲今不可考耳（又經問）○成元年作邱甲哀十二年用田賦杜氏兩註馬牛之數前後自相違戾具見李氏兼辨論中（見下條）李氏特取文定之說曰作邱甲者每邱出一甲士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杜氏以爲邱出甸賦加四倍者非是用田賦者往時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於田上征之葢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杜

氏以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者非是因謂司馬法所云甸出一乘者其實止出一乘之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此論可破千古之惑或以周禮小司徒及鄉師遂師俱有六畜車輦旗鼓兵器飾而至之文疑此言與之相悖不然也周禮出於王莽時好爲繁重碎密之制傳會司馬法非周制之本然也夫信周禮不若信左傳信左傳尤不若信詩書攷左氏傳鄭莊伐許授兵太宮有爭車之事晉惠公禦秦師乘小駟鄭入也則車馬皆出自上可知矣衞懿公與狄戰國人受甲鄭子產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師孑以伐隨則甲仗兵器皆出自上可知矣夫以六十四井之地需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則必廬井溝洫之外別有牧地主伯亞旅而外別有圉人築場納稼之餘別須芻茭且或秣飼不時或致臨事倒斃不大敗乃公事乎

不特此也果其馬牛車輦皆出民間公家可以不煩畜馬而衞風有騋牝三千魯頌有駉駉牡馬豈反不以備戰陣而止以供遊觀乎且其制當自周初已定武王克商當云歸馬於民間還牛羊於卒伍可矣何云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且即周禮一書亦自相矛盾既云牛馬供於邱甸矣而大司馬校人之職復云掌王之六馬十二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大司徒牛人又云軍旅供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與左傳授甲授兵正相類可見周禮一書有眞有僞也余因文定與李氏之說爲衡定之曰初稅畝加稅也作邱甲益兵也用田賦備車馬也春秋當日之情瞭然矣（顧棟高大事表）○愚按毛氏辨胡傳謂作邱甲非賦車乘與徒卒不當以甸乘之制爲解而解爲賦甲兵係在車兵徒卒之外顧氏又詳加攷論參

胡傳與李氏廉說斷爲益兵而援據證明民間但增兵授甲仍自上尤爲顯確精覈可以折衷前儒之舊說矣

襄十一年春作三軍

左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傳云各征其軍杜注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家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傳言三子各毀其乘葢前此民皆屬公非征伐不屬三子三子但自以其邑之民爲巳之車乘耳今三分公室故各自壞舊時車乘部伍以足成三軍是盡廢舊軍而改作故云作也孔疏○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

異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五州爲鄉計一萬二千五百家一軍計一萬二千五百人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氏之作三軍則異於是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爲三其一軍不止一萬二千五百家也役令之丁也邑令賦稅也季氏使所分得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以其役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若不以役邑入季氏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害以驅民使入巳耳民畏倍征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叔孫氏使子弟盡爲臣而以父兄歸公孟氏又於子弟之中止取其半分半歸公三家所得各以父兄子弟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二分以二分歸公孟氏取一分而以三分歸公葢分國民爲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又○襄十四年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成千乘之國也謂滿千乘則爲成國是公侯之封也案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唯千乘故論語注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天子諸侯兵賦皆出鄉遂計地出軍禮記坊記正義○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一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凡出軍皆據六卿爲數故伍則一比兩則一閭卒則一族旅則一黨師則一州軍則一鄉家皆出一人如六卿之數也王六卿之數也大國三卿故三軍次國二卿故二軍小國一卿故一軍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則諸侯之大者三軍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六軍之見於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于傳也然而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葢六

鄉爲正軍六遂爲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亦莫不然攷之魯頌云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則推民之勇者爲之矣此軍與將之數也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周禮注疏○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强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

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邱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其作舍以見兵權去公室所以君弱臣强也胡傳〇制國分民之說左氏得之而正義尤詳胡氏亦從之惟杜氏以爲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爲三軍胡氏以爲魯本有三軍今不過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故謂之作耳此處小不合李廉會通〇周禮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蓋天子六軍而將之以六卿大國三軍而將之以三卿周三等之國以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國也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而公侯之田皆百里則皆三軍矣魯於周

爲侯而地方百里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魯三軍蓋變於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陳祥道禮書〇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則三軍魯之舊也何以謂之作蓋前此民皆屬公故車曰公車徒曰公徒屬有侵伐之事諸卿遞將不一其權是魯之三軍也至是襄公幼弱政歸季氏遂分國民爲三三家各有其一是以謂之作作者不宜作也亂王制弱公室故謹書之日講解義〇魯頌公徒三萬鄭箋以爲舉成數而言費誓三郊三遂說者亦以爲大國三軍故胡傳以三軍爲魯之舊也考伯禽受封爲東方望國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則舊有三軍向何疑乎彙纂案〇往前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爲已之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其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故

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以足成三軍也陳宗之備攷〇一作一舍乃軍賦非軍制也春秋有軍賦有田賦田賦者謂分田而以賦出軍軍賦者謂立軍而以軍定賦魯有三鄉三郊三遂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家出一人爲軍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由三鄉至三郊由三郊至三遂凡民之力役賦稅皆出於此有鄉則有田有田則有賦有軍則有丁有丁則有役魯三家之各征其軍也三分於前四分於後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由是魯之民皆三家之民魯之賦皆三家之賦而魯自襄昭以後其君皆爲託食之君矣惠士奇春秋說〇問春秋作三軍而左傳云三子各毀其乘此自毀其私家之乘以足公乘乎抑如吳晉法毀車爲行改車法而爲徹行乎曰軍與乘不同古以車戰曰乘以步戰曰行故周禮征軍之法則曰作衆庶起徒役皆以人言而春秋征車之

法則曰賦車賦輿皆以乘言左傳有崇車崇卒之分車兵崇車卒兵崇卒截然兩分今曰作三軍是崇卒而賦人者若毀乘而仍作乘則不毀乘矣不毀乘不崇卒矣是以春秋有甲兵有車兵有徒卒原是三等而此時漸入戰國正當毀車爲行之際故三家亦作三軍以賦人立軍法漢五行志所云魯作三軍季氏欲專其人者是也觀左傳記三子毀乘皆以臣其父老子弟使作徒役爲言此可驗耳毛奇齡經問〇魯大國宜有三軍而至是云始作者其時車戰稍壞值毀軍爲行之候將征人以充步士又舊制征軍之法天子六鄉征六軍諸侯三鄉征三軍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每一家征一人故一鄉爲一軍凡三軍共三萬七千五百家皆公家自征之臨師則但以三卿帥其軍而征人與征稅皆不與焉至是季氏作三軍使

三家分征之傳所謂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是也又變車乘而爲行列因各自毀其私家之乘盡以益之使私家之乘之人令其餘徒役如羨卒餘子之類皆入之爲軍而并邑稅亦盡征入已而不貢之公惟叔孫則臣其徒役子弟使皆爲軍而邑稅仍還公家孟氏則并徒役子弟亦但臣其半入軍而半還之公毛奇齡傳○分國民爲十二季氏取四孟氏取四之一叔孫氏取四之二如此則叔孟豈能各備一軍而公徒之五豈肯聽其不從征役乎蓋作三軍乃季氏自爲一軍叔孟共爲一軍公徒爲中軍惟公徒爲中軍故後復毀之而三家共分其民也顧棟高大事表引方苞說○說者謂古者寓兵於農井田既廢兵農始分其實不然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積而至于一鄉二千家旅二千人十五鄉三萬人爲三軍是此十五鄉者家有一兵其中有賢能者有升選法故謂之士鄉別於農也農處野鄙別爲五鄙之法專治田供稅更不使爲兵農恆爲農不隸師旅又如晉之始惟一軍其後二軍三軍五軍六軍迭改復以新軍無帥又改三軍意其爲兵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帥軍之增也以地廣人多其增而復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俾之歸農若兵盡出于農則農民固在何必隨時改易軍制哉隨武子云楚國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是農不從軍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

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爲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於公也若農民田稅自歸於君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能使通國之農兵田稅皆屬之已哉魯君無民非無民也無爲兵之民耳江永羣經補義○春秋書作皆改作之作非創作之作案費誓云三郊三遂魯有三軍舊矣閟宮詩云公徒三萬隸於公亦舊矣從胡傳至是唯中軍隸公二軍並隸三家於舊制名存實改故曰作或以爲分隸三家則中軍當屬季其後舍中軍豈肯自毀以肥二子乎知是時中軍當屬公也即據傳云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則季專一軍也叔孫臣其子弟孟又半之勢不能各成一軍則孟叔共一軍也其所遺叔之半孟四分之三並隸於公則公室尚備一軍也逮昭五年舍中軍於是隸於公者亦歸三家爲左師右師而三軍變爲二軍矣是作三軍志君臣分民之始舍中軍志公無民之始以所舍證作而知中軍屬公以所作證舍而知中軍并二此魯軍本末也春秋書法改舊曰作未有訓創者如云魯只二軍今增一則宜書立中軍云魯昔省三爲二今復爲三則宜書復三軍而書作均非事實故爲改作之作也高澍然釋經○杜范兩注皆謂魯本二軍非也周禮大國三軍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魯實三軍此時之作乃廢公家之三軍以成三家之私耳昭五年舍中軍公羊以爲復古穀梁以爲復正皆不知事實孔疏作三軍卑公室之漸舍中軍卑公室之極崔應榴吾亦廬稿○費誓魯人三郊三遂是舊有三軍之證梁履繩補釋○春秋作三軍乃三家欲專公室之民而爲三通一國之民分

爲三耳與周禮大國三軍無涉而公穀以爲復古復正以權臣
擅國之事指爲復古反正謬矣（王鳴盛周禮軍賦說）○公羊云三軍者三
卿也注疏謂襄公立中軍之官非也如此則所謂作三軍者不
過增置一官即當增置一軍邪軍不增而增將義何所取又○
何休譏左氏以爲舍公室殊失左氏意左傳云三分公室謂三
家專兵卑公室也（左傳疏引鄭元箴膏肓）○愚按杜注謂魯本止上下二
軍皆屬公有事三卿更帥之季氏欲專其民人增立中軍孔疏
釋之以昭五年所舍即此年所立故知舊是二軍今乃增立然
禮載周公封地方七百里必有三軍詩頌僖公公徒三萬鄭箋
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舉成數則僖之世亦三軍矣
因疑自文以後霸令軍多貢重減爲二軍耳彙纂並存其說方
望溪毛大可從之然於經傳無據王氏鳴盛崔氏應榴高氏澍

然駁之是高說訓爲改作尤得事實○金氏榜說見用田賦
國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
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衞以贊
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
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供從者猶懼有討
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叔孫
豹所論天子諸侯軍制國語載之可以見周之遺法所謂天子
作師者言天子之六軍也元侯作師者言牧伯之三軍也公上
公二伯也天子六軍將有征則以二伯爲之將故曰公帥之以
征不德卿牧伯之三卿也元侯三軍將有征則各有天子之命
以其卿爲之將故曰卿帥之以承天子自非牧伯皆不得有師
但教民以衞其境則四時之田是也若牧伯出征則以其卿帥

從之故曰帥教衞以贊元侯自伯而下皆無與軍則以其共元
侯之賦而已季氏欲作三軍而豹以是爲言蓋以魯非方伯也
作三軍事三家言之皆不詳惟豹之言有證而左氏不載（葉夢得春秋攷）
○周禮大司馬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
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後之言軍制者本此然以經傳
考之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侯國不得有軍國語叔孫穆子
云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韋注師謂三軍之衆公謂諸侯爲王卿士者）元侯作
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侯大國之君也師三軍之衆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承天子謂從王師征不義也）
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衞以贊元侯（諸侯謂次國之君也有卿有命卿也二卿命於天子
一卿命於其君無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衞之士以佐元侯）伯子男有大夫無卿
（無命卿也）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兵車甲士從大國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
（以上見魯語）周衰下犯上強陵弱侯國於是乎有軍莊十六年僖王

命曲沃伯以一軍爲諸侯迨五霸與齊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
制國以爲三軍晉獻公作二軍文公作三軍尋作五軍景公作
六軍厲公悼公有四軍魯襄公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夫使大
國三軍果周公之制則齊晉魯皆大國齊何以至桓公晉何以
至文公魯何以至襄公始作三軍乎今考周禮小司徒大司馬
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管子之軌里連鄉也井邑邱甸縣都之法
魯之邱甲鄭之邱賦也春秋時征伐自諸侯出故各國所剏之
制不同周禮乃秦漢以後網羅摭拾之書非盡周制且薈萃爲
之故不覺有矛盾爾論語子行三軍則誰與蓋就其時之言非
言周制也（楊椿孟鄰堂集與齊次風論周禮書又周禮考序二篇參）○愚按有周大國三軍
之制皆本周禮爲說前儒相因已久而據春秋外傳魯叔孫語
則大歧異周禮乃漢代雜采之編前人固有疑其書者外傳與

內傳同時之書紀載可憑可補左傳之闕石林葉氏攷以爲誣
近儒楊氏更援据攷辨西周軍制及東周列國之變制以證侯
國有軍非古以明周禮之不足據實爲確徵足破千古之蔽並
存之

昭五年春舍中軍

左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
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
季氏擇二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初作三軍十二分
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
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隨時獻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
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惟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也季氏因
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而已獨取其半爲專已甚又擇取善

者是專之極矣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爲左右師見哀十一
年傳孔疏○襄二十九年享范獻子公臣不能具三耦則公室已
無民矣今季孫復舍中軍以國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獨欲
弱公室亦欲乘叔孫婼之未定其位弱仲叔二家而彊已也經
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列書三卿比事以觀而罪
自見矣公羊以爲復古穀梁以爲復正非也汪克寬纂疏○葢公徒
爲中軍故毀之而盡入於三家也自是魯國兵權悉歸季氏四
分公室三子各一力常不足季氏得二則沛乎有餘故後此二
家亦爲役屬而不能抗也方苞直解○前此三分公室今舍中軍而
爲二軍則中分魯國季獨有其半孟叔共有其半季又擇膏腴
繁盛者自予而以磽瘠彫敝者予二家并二家所有亦爲季奪
於是二家亦無以歸公而盡取之也其弊實作俑於霸國晉徵

諸侯之賦而自以貢賦納於王故宿亦效尤四分公室而各以
貢賦納於公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公羊曰三軍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舍中軍復古也按魯卿有
四五不止三也穀梁曰諸侯一軍三軍非正也舍中軍貴復正
也按國有小大軍制異焉而但云一軍無此理陸淳辨疑引趙匡○經
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則書季孫意如叔弓仲孫
貜帥師哀二年伐邾又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則三家
各將一軍叔弓則佐季孫而別將四分取二其事瞭然矣公羊
以爲復古穀梁以爲復正非也朱朝瑛略記○杜預云罷中軍季孫
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誤也清之戰
季氏爲左師孟叔爲右師則謂三家各一軍非矣顧棟高杜注正譌○
邵氏曰舍中軍毀三而爲四也此季孫之志也故不曰作四軍

而曰舍中軍中軍季孫之所有也中軍既舍則其勢不得不二
不得不二則不得不四此季孫之志也顧炎武杜解補正○觀下言四
分公室則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爲四矣本自明白注直可
刪朱鶴齡讀左日鈔○初作三軍以三分屬公七分屬私者爲上下二
軍屬公者爲中軍是增一軍而二軍皆動故云作三軍此則惟
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而已其上下二軍如故也故云舍中
軍作三軍者卑公室之漸舍中軍者卑公室之極葉酉春秋究遺○魯作
三軍舍中軍說者據傳文謂魯國盡爲三桓所分而魯君無復
尺土一民之有夫使魯國果盡屬於三桓則當時三桓之外魯
之大夫尚多若叔氏臧氏施氏郈氏叔仲氏東門氏之屬其祿
皆於何取之葢三桓所分者鄉遂至於都鄙之地固自若也古
者鄉遂之地君所自奉謂之公室故曰三分公室曰四分公室

明郯遂以外魯之國自若也故臧氏之邑在防武仲出奔仍入據防而請後是諸大夫之采邑未嘗歸三桓也不但大夫之采邑然也都鄙之中亦有公邑仍爲公有故季武子取卞曰卞人將叛既取之矣故告襄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是季氏未取卞以前卞仍屬於魯君也後人不達古人鄉遂都鄙之制遂謂通國盡屬三桓誤矣崔述考古續說○萬氏說見季氏專魯門又見

內卿並將門昭十伐莒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左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公羊譏始用田賦也何注田一井之田也賦者斂取其財物也用田賦

者若今斂民錢以田爲率也○穀梁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以田多少出軍賦也陸淳纂例○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爲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幸而免也今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爲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胡傳○賦有二有軍賦有財賦四邱爲甸甸出革車一乘此軍賦也周禮九賦之法此財賦也二者皆賦於民故均謂之賦所謂用田賦者蓋是計田而出財賦耳孔子謂計邱而出軍賦矣則不應計田而又出財賦也呂大圭或問○陳君舉謂以邱賦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田賦之者家出一人以爲兵然古者甸出革車一乘是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今受田者皆出一人爲兵比古七倍何至如此賈逵以爲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今使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賦是多於常賦十六倍於理亦未宜然呂大圭又○按葉氏酉曰陳說主於益兵與傳貪冒無厭之語不合徐氏庭垣曰魯既賦兵於田又加取財賦故夫子曰斂從其薄謂益財非益兵也以爲邱賦一乘未足又田賦家一人爲兵者誤○禹貢厥賦厥田不同周禮九府斂財賄太府以其入待用謂之財賄賦非出於田明矣魯既有諸賦復使出於田是三農九穀之地亦斂其財賄也是時城築無虛歲兵行無甯日強吳來索百牢無厭之求無節之奉厲民不顧矣洪咨夔春秋說○杜氏以爲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則是邱出馬二匹牛六頭也然杜氏於作邱甲條內已曰

邱出甸賦是一邱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爲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此前後自相戾也況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斯不如胡氏用國語孔子對冉有之言大率以爲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租里出賦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也緣此賦止里廛出之而今賦於田土故譏之耳然則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其止出一乘之人歟觀傳所載多臨事而始授以甲授以車則知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也何氏說近之陳氏非是李廉會通○古者田無稅家有賦先王未嘗以田爲賦稅也故周禮止曰夫家之征蓋民所受田乃上之田也借民耕之爾何賦稅之有履畝爲稅用田爲賦始於二君趙汸講義

○宣公稅畝首壞井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非古矣成公邱
甲賦民之力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吳澂纂言○
趙氏汸說見前初稅畝○此是計田斂民財充軍國之用非以
商賈所當出之賦令農民代出之如李氏因農民而寬商賈之
謂也姜氏寶春秋事義全考○田賦之說杜預范甯皆云邱賦之法因其田財
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則是比先王
之制加倍不翅矣況家財有無難均說未可信要之賦之本義
專爲出軍計邱而出兵車賦之常法今計田而出故曰田賦蓋
春秋諸侯會盟禮繁兵戎事廣不能復守先王之籍故魯用不
足則初稅畝益兵則作邱甲至哀公遠事彊吳事充政重二猶
不足復用田賦蓋託以軍用加斂於田計田而出貨財也其數
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

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日講解義○魯語曰季康
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
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有鰥寡孤疾
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
不是過也注其歲有軍旅之歲缶庾也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稯五經異義周禮
說有軍旅之歲一井百畝之賦出禾六百四十斛秉芻一百六
十斗釜米十六斗謂此田賦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有事然後
取其賦伯禽征淮夷芻茭餱糧郊遂峙之田賦之法也今魯無
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厲民甚矣稅畝本無其制故言初田賦
本有其制特不宜非時用之故言用傳例曰用者不宜用也孔廣
森公羊通義○先鄭謂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謂地稅也後鄭云賦
口率出泉謂夫布也二者古皆謂之賦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

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
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此
八貢與夫布閭師以時徵之通謂之賦是賦者歲入之總名也
國語曰先王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載
師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所
謂砥其遠邇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所
謂議其老幼也周人任民令賦其制如此俗儒或疑口率出泉
之非古以春秋傳考之襄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
各有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昭五年舍中軍四

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魯哀公謂有
若曰二吾猶不足是國之田賦公室猶自徵之所謂分公室者
謂分其民衆耳征其父兄子弟卽周官自七尺以及六十六尺
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也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
又云盡征之而貢於公卽周官所斂夫布是也孟子有力役之
政謂周官無口賦者由其不知古金榜禮箋○公穀云公田什一今
田賦多取過於什一爲非正夫公田多取此在宣公初稅畝時
已逾什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以什二之征在前時不在此
時也且此是田稅不是田賦故前漢志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
以足食賦以足兵宣公初稅畝此是加稅哀公用田賦此是加
賦也毛奇齡傳○用者不宜用也用田賦者不以邱爲賦以田爲賦也
古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出馬一匹牛三頭謂之邱賦今於

邱賦之外又征馬一匹牛三頭謂之田賦是加賦也此毛西河說毛氏又曰公穀不知田賦爲何賦乃曰公田什一田賦多于什一爲非正此誤以稅爲賦也若賈逵謂一井之中出一邱之賦則一邱十六井將出賦十六倍必無是理牛運震傳司馬法邱出牛三頭馬一匹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此卽春秋所謂田賦歟古者馬牛車輦皆謂之賦魯使邱甸出之重傷民力故春秋書之曰用田賦何以知之以未用田賦之時知之三軍作而三子各毁其乘如依司馬法則乘者甸之出也奚爲毁之以是知甸出車一乘之說非古也自魯用田賦始也自魯用田賦列國皆然各爲乘馬邱牛其實賦車籍馬司馬法所謂民出軍賦者卽春秋之田賦也何休曰若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愚謂以田爲率乃稅畝非田賦也有稅有賦稅以足

食賦以足軍論語治賦孔安國亦謂之兵賦然則用田賦者以田賦出兵司馬法本諸此始自春秋之末行於戰國之時以爲古法則非也古者太宰有芻秣之式太府以四郊之賦待之則牛馬不出於邱明矣惠士奇禮說○賦謂軍賦曰用田賦明非田所賦也蓋古者稅賦皆取諸公田故於宣之藉畝而稅曰稅畝則知古不稅民畝也於哀之率田而賦曰用田賦則知古不賦民田也然則周官牛馬車輦兵器登於族師遂師簡於鄉師遂人作於縣師稍人比於小司徒者非田賦歟曰此藏諸民非賦於國者加守望不能少兵器力役不能少牛馬車輦鄉遂爲親民之官故兼治之不然何以或曰牛馬或曰六畜牛馬六畜之二餘與軍賦何涉而縣師稍人作之輒指曰其登非藏諸民而非賦於國者邪然則軍賦何所出歟曰此計一甸之公田所入積而至於千乘萬乘耳觀左傳蔿楚爲

掩爲司馬量入修賦旣曰量入以修則下賦車籍馬甲楯之數皆取給於所入可知而何疑周制邪作邱甲爲益兵益兵則增乘一甸增一甲三甸增三乘而不書作邱賦是亦賦不出於民之證也至是用田賦者公田之賦不足以副所益之甲乃勢之必至舊解之誤由以司馬穰苴爲周制穰苴齊人其法實本管子乘馬篇方六里似八誤爲六爲一乘之也一乘者四馬也云云而益以一邱三牛故一乘之牛十有二頭盛行於戰國其實非周制也從惠氏士奇說且如舊說則周用田賦久矣今有增於舊當書曰增田賦而曰用田賦明前此未嘗用田以賦也何疑焉高澍然春秋釋經○愚按諸說紛紜不一要而言之賦爲軍賦無疑也當如先儒所論斂民財以供車賦非使民出車馬器械也或據周禮鄉遂縣稍之文或據司馬法乘馬邱牛之文以爲民間備具殊不知周禮多漢儒

雜僞司馬穰苴法乃戰國策謀均不足以證定周魯法制也惟顧氏參定胡氏李氏說得之見前作邱甲條下惠氏亦本周禮司馬法而參變其說高氏從之今附采而折衷於顧氏焉至於外傳所云藉田以力自是專言藉田之制所云賦里以入自是專言里廛之賦所云任力以夫自是專言力役之征蓋魯用田賦而里廛之賦固在非以商賈當出之賦令農人代出也李氏廉說小誤姜氏寶辨之是

○書魯蒐狩治兵 四時田名公穀異義辨　蒐不言公說辨　大閱大蒐書大非僭辨　穀梁以秋蒐爲正辨　西狩穀梁說辨范注說辨

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四時之田用三焉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桓四年○又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質椹也槷魚列反門中臬舊或爲[illegible]

毛萇　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容握握四寸也轚古帝反挂也轚挂則不得入門也）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揜禽旅（衆揜取）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昭八年）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桓六年何休注）

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爾雅周禮並同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亦與禮異邱明獨與禮合白虎通義因穀梁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上以共宗廟下以簡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按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義實不通故先儒皆依周禮左傳爾雅之文（隱五年孔疏）

四時曷爲必田狩春教振旅辨鼓鐸火弊以獻社夏教茇舍辨號名車弊以獻礿秋教治兵辨旗物羅弊以獻祊冬教大閱總軍實徒弊以獻烝四時之田事殊名異春以閱武擇材故以蒐爲稱夏以爲苗除害故以苗爲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故以獮爲義冬則用守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爲日（劉敞傳陸淳纂例）

春秋時蒐有二有因時而蒐有因事而蒐臧僖伯所言是因時而蒐如僖二十七年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三十一年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盾爲卿文六年蒐于夷舍二軍陽處父改蒐于董易中軍此類皆因事而蒐也立一將舉一事必因蒐而後舉者古者車

徒卒伍無事之時散處田野郊甸之間事不能以盡知惟蒐時農民畢集因蒐而舉欲使衆知是與衆共之之意也又寓辨等列順少長之禮在其間非徒耀武也自秦以來三時皆廢止於秋時講武論者遂謂古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非也（呂祖謙左傳續說隱五年）

春秋傳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陳祥道禮書）

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越禮則書（陸淳纂例引啖助）

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講武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游逐禽獸而已哉禽獸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也故因田以捕之上供宗廟之鮮下除稼穡之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暴惟荒也妨於農惟暴也殄於物此聖人之深戒（孫復尊王發微）

戎祀國之大事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見羽旄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胡傳桓六年）

昭公時三書蒐非時非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蒐禮在於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納民於軌物非馳射擊刺之末矣今魯國其君設兩觀乘大輅其臣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其宰據大都執國命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又昭二十二年）

古者蒐苗獮狩各以時候農隙講行之春秋諸侯日儆於征伐蒐狩之事雖未必盡廢然疆埸有難朝不及夕何暇於待時王綱弛墜僭逼日甚何暇於顧禮故有師次而治兵者有非時而大閱者（沈棐比事）

書蒐五皆在昭定之間以爲譏失時僭禮者淺矣昭公時國柄專於季氏定公時國柄移於陽虎故昭公之蒐三定公之蒐二特書於春

秋聖人之意以爲當二公時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爲强終致於不可制馭録此者傷二君之削弱疾二臣之强横也自古背叛之臣其初未嘗不收攬兵權盡歸於已待其威聲足以陵轢是以賊君亡國敢爲逆亂又

田狩之義習兵所以衛民取物所以奉先故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盤遊之樂從禽之好敗德荒政病民殄物則古人所戒黄仲炎通說桓四年

蒐狩者因田獵以治兵有國者不能廢也經書蒐狩八豈其適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而止此歟蓋得禮者不書書其非禮者也于郎言遠地也于禚言與讐狩也然猶稱公狩見兵權猶在公也自襄昭以來兵權制於三家蒐皆不稱公蓋公不得與焉耳又昭八年

周書曰周公作周月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此田祭從夏時之證也杜預云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是諸國各有

常狩之處魯狩地大野是也此田獵有常地之說也禮有常時地有常處常事不書書者皆非禮也至其後大夫專國公不復知軍政時田得失更無足議矣趙汸屬辭

時田不書苗獮者夏秋五穀在野其禮略鮮過舉故史不書蒐狩禮備而魯人每假蒐擇之義以治兵講武所書皆非時過禮之事又

魯之兵制襄公以前未聞也至襄公而三軍之名作魯之蒐法昭公以前未聞也至昭公而大蒐之名立襄昭以來兵制壞而蒐狩之制壞魯之公室遂壞豈無故而然邪狩郎犯非禮之戒狩禚忘不天之仇然斯時蒐狩之制未壞也按僖公之頌公徒三萬其人公車千乘其賦在位三十餘年豈蒐狩之禮未嘗一講春秋不書大抵得時與地之故成公以後非三家不帥師乃兵權旁落之漸襄十一年書作三軍皆爲公室有今爲三家有春秋書作不宜作也斯時公室三矣而猶未也昭五年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公室於是乎四紅之蒐舍中軍之三年也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不知誰爲公室之民豈特失時易地之爲可譏哉陳則通提綱

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春秋有書治兵大閱者其只講武而不及於獮狩乎有書蒐書狩者其兼及於振旅大閱乎李廉會通莊八年

經書蒐五昭十一年比蒲二十二年昌間定十三年比蒲十四年比蒲皆書大昭八年不書大杜氏以爲經闕也合禮不書非地越禮則書而穀梁以秋蒐爲正公羊謂以罕書以亟書皆非也又昭八年

狩者從禽書公以著其過蒐者耀武言大以見其夸齊履謙說紀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蒐於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王應麟困學紀聞

書蒐五皆大夫陪臣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黨而樹兵威春秋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横也程公說分紀

先王因獵以講武事不傷乎農不害乎物所以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藝非外作禽荒從獸無厭也邱濬大學衍義補

四時之田蒐苗獮狩經止書蒐狩且狩止三蒐止五何也常事則不書也桓狩于郎譏遠也莊及齊人狩于禚譏親仇也蒐教振旅苗教茇舍獮教治兵狩教大閱因田習兵也桓書大閱莊書治兵則急而習兵非因田也素之志備可知也郎之遠禚之親仇則志在從禽不在習兵也故交譏之也自莊而後田不書於經者六世至昭而季氏專魯取公之軍與二家私分之蒐則私家之耀武更與前之田而失禮者不同書之以著非常之變嚴不臣之誅也御纂直解昭八年

書狩二蒐五大閱治兵各一桓四年春狩于郎非地也六年秋大閱

非時也莊八年春治兵非時非地且不以其事也昭定閒之蒐或時或不時皆以非地書也蓋蒐狩有常地自昭以前非其地者獨郎之狩與治兵耳知然者以大閱得其地則不地也至三桓擅國不獨軍制變而蒐地亦惟其所便而不主故常矣但書蒐者選徒約也曰大者境內畢作也書公者公之私行也不書公者國政也惟及齊人狩于禚則志公忘讐而義不在於狩也治兵亦不地而曰以非地書者前書師次于郎後書師還則治兵于郎不待言矣方苞通論

傳曰蒐苗獮狩皆於農隙講事所以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晉文大蒐以示禮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則蒐狩之於禮大矣周衰禮制廢壞軍禮尤甚以魯一國言之其始也縱弛忘備強鄰交侵臨時講武淹留異地其繼也權臣僭竊國柄倒持驕武興師征役不息聖人蓋不勝世變之感焉故蒐狩之合禮者皆不書於桓莊之狩必書公志非時與非地也則其平日之忘備而國威之不振可知矣昭定之蒐不言公則軍非其軍國非其國君若贅旒然其得失無與於公也而魯益不可爲矣顧棟高軍禮表序

狩郎狩禚書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蒐閱車馬未必皆因田獵田狩即田獵也公從禽未必皆閱車馬蓋怠慢之主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獵也公及齊人狩于禚乃與鄰國共獵必非自教民戰也矢魚于棠非教戰之事爲遊戲斥言公則狩於郎禚亦爲遊戲特書公也大蒐大閱國家常禮非公遊戲例不書公定十四年蒐比蒲邾子來會公公身在蒐而經不書公知其法所不書也以非公之私欲故也孔穎達疏桓六年

書蒐皆在昭定之世見強臣弄兵也然謂蒐不言公者政在三桓則失之大蒐猶大閱桓六年大閱亦不言公春秋惟狩言公餘則否避不辭也若云公大閱公大蒐則不辭惠士奇春秋說○按不書公孔疏及惠說是

按蒐書大何劭公方望溪說是以爲僭者非說詳僭禮門諸說酌刪

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時田冬獵爲狩夏小正戴氏傳○左書時禮也杜注周之春夏之冬也郎非國內狩地故書地○公羊曰田狩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非地郎非國內狩地故書地若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而言則狩于禚狩于紅及比蒲昌閒皆非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天子諸侯必於封內擇隙地爲之僖三十三年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是各有常狩之處違其常處則犯害民物故譏之孔疏○郎今之單父魚臺是也地近於宋假狩之名以盤遊於遠也昭九年築郎囿其後遂爲田獵苑囿之地蓋基於今日之狩趙鵬飛經筌○田狩得時制常事不書此書狩而言于郎則非講武事淫獵於遠爾傳云書時得禮誤也葉夢得左傳讞○蒐閱國事不書公此書公者私意遊畋非以國事出也季本私考○周正月狩之時也其書以非常狩之地也蒐狩不書公國事也此獨書公非以國事出也方苞直解

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簡車馬也○公羊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穀梁閱兵車也○比蒲昌閒皆舉蒐地此不言地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也孔疏○大閱之禮虞人萊野百步一表以旗致民選車徒命旗物辨鼓鐸會械器三鼓而行三鼓而趨三鼓而走不用命者殺無赦置旌以爲左右和門車徒敘和表貉獲禽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冬事也秋興之非正也劉敞傳○八月大閱譏講武於倉

狩閒也兵不預習武不素治其失見矣李明復集義引謝湜○周禮大閱之禮比三時最盛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蓋當仲冬農功閒隙禽獸盛長取而無擇故也冬行之是也春秋之八月夏之六月盛夏農方居野苗稼方長乃行大閱之禮妨農甚矣孫覺經解參胡傳○書大閱治兵各一周制因四時之田教武事春曰振旅夏曰茇舍秋曰治兵冬曰大閱常事史所不書桓公大閱以建未之月莊公治兵於子丑之春與因田習武之義不同故特書之趙汸屬辭○寓軍政於田三時法略惟冬法詳觀周禮大閱列振旅茇舍治兵之後則大之爲名比三時獨詳之謂也非僭王而謂之大也季本私考○農事既畢則不妨民因田而行則不玩武今不因狩而簡車馬非制也不行於夏之冬而行於周之秋不

時也御纂直解○魯桓於積弱之餘能修武備以禦外侮豈不甚善無如其偶嘗之也仲夏教戰名爲茇舍不名爲大閱周之八月即夏之六月而大閱之名於制不合故傳特解之曰簡車馬也以明此所爲閱但擇車徒蒐廄馬與平時較獵不同毛奇齡傳○何休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也按簡閱者爲籌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井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所以使卑實可數卒兩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孔廣森公羊通義○大閱及昭八年蒐紅十一年大蒐比蒲公羊傳皆曰簡車徒也按當作大閱者何簡車也徒字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車徒也當作蒐者何簡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蓋蒐惟簡徒大閱惟簡車大蒐則合車徒而並簡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閱者何簡車也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車下無徒字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但言徒而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字可知桓六年昭八年十一年傳並曰蓋以罕書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爲之昭八年之簡徒非比年也簡車當以三年桓六年之簡車非三年也簡車徒當以五年昭十一年之簡車徒非五年也是以譏其罕也據此則蒐爲簡徒大閱爲簡車大蒐爲簡車徒傳本各自爲義故注本之而爲此說又案李善註魏都賦謝朓登孫權故城詩並引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馬字蓋涉左傳而衍左傳大閱簡車馬也穀梁傳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不言徒亦不言馬與公羊古本合王引之經義述聞○伊川以

爲懼鄭畏齊未必然也桓與鄭莊易田結好與齊則新締婣盟齊鄭起師無名而顧汲汲講武於盛暑之候哉蓋桓欲庇紀則不得不反顏於新婚之齊欲背齊則不得不渝盟於易田之鄭夫德與力既不足以屈齊鄭而存紀而徒簡車徒習戰陣以冀僥倖一戰之勝以爲謀紀之策耶春秋於會紀于郕之下書大閱著公之閱武爲紀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穀梁曰蓋以觀婦人也案經無異文傳自穿鑿陸淳辨疑○愚按陸伯冲程積齋駁公羊以罕也解罕字爲春秋罕事故以公羊子語爲謬觀王氏伯申所詁則極有精義不可妄訾也

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火田也譏盡物故書杜注○不言蒐狩者以火田非蒐狩之法而直書其焚以譏盡物也禮記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

是已蟄得火田也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云襦細密之羅此時蟄者畢矣可以羅罔取禽則彼火田者直焚其一叢一聚羅守下風非謂焚其一澤也譏盡物故書也孔疏○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皆愛物之意也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胡傳○焚咸丘淫獵之過也古者誅不逐奔追不越防劉敞傳○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甚程子經說○古者將有田事則焚萊故禮記曰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今建丑之月而焚咸丘何哉高閌集注○焚林而田明年無田竭澤而漁明年無漁故春秋書焚咸丘惡盡物也黃仲炎通說○蒐狩之制講禮非尚殺也訓軍非盡物也淫獵則殺不以禮而物盡故譏之直解御纂○劉氏辨公羊說見地名門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於本國而非狩地且譏況越境而與讐人狩乎禚卽二年姜氏與齊侯所會之地也莊公於是乎無羞惡之心矣吳澂纂言

莊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 治公作祠

公羊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爲久也○穀梁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異義公羊說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及蚩尤造兵者左氏說爲授兵于廟駁云以治爲祠公羊字誤周司馬職治兵乃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鄭元駁五經異義○治兵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春而治兵不時也治兵以俟陳蔡也何以不言地國中則不言地何以不言公國中則不言公劉敞傳

○左氏曰治兵於廟禮也非也秋治兵春振旅今以春治兵非時非禮矣又言於廟夫廟中嚴矣非治兵之地也權衡又○此治兵于郎也候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契傳○周官大司馬秋教治兵因田以講武事也左氏載臧僖伯之辭既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又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此蓋大比會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者若左氏載楚子文治兵於睽則將以圍宋也子庚帥師治兵於汾則將以伐晉也晉侯蒐於緜上以治兵則以命諸將也有事乃治兵非禮矣葉夢得傳○劉氏譏廟中非治兵之所按孔疏云治兵於廟者告於廟習於巷也但傳終未盡朱鶴齡讀左日鈔○先次郎而後治兵明師在郎不在廟左謂治兵于廟非也徐庭垣管窺○此爲治兵於郎無疑受齊命而出齊師愆期陳蔡變約而不敢歸暴師露衆役久不用不得已而申明約束訓齊之其事齊可謂謹而畏矣使創而不書則未知上之次郎爲會伐郕而下之及齊師圍郕或疑其既歸而再出師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左氏以爲授兵于廟公羊以治爲祠何注祠兵有二義一祠兵器二殺牲饗士卒鄭駁異義曰周禮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是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祠是字誤按左氏穀梁周禮爾雅皆作治兵公羊作祠聲近之誤也詩采芑鄭箋引公羊已改治字臧琳經義雜記趙坦春秋異文箋

昭八年秋蒐于紅

左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衞革車千乘○公羊蒐者何簡車徒也○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闕文杜注○穀梁曰正也按蒐春

事而秋興之非正也蓋傳誤以蒐爲秋事葉夢得梁傳讞　○蒐狩不
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蒐于紅革車千乘皆
三家之師也陳傅良後傳　○此著季氏挾兵權也是時兵皆季氏之
兵將皆季氏之將自是迄定哀四書蒐皆著季氏專國以爲譏
春事而秋興者淺矣家鉉翁詳說　○孫氏以書蒐爲三桓僭行之書
大蒐爲公與者未必然也如十一年之蒐比蒲敬歸薨未逾月
必非公之親與矣諸儒又以狩書公蒐不書公皆三桓僭行而
公不與者亦不盡然也如定十四年蒐比蒲而邾子來會則明
爲公與矣此不書公與桓六年大閱之不書公同若以爲昭定
之間軍政不在公故不書公然則桓之世豈軍政不在公而大
閱不書公耶張自超宗朱辨義　○五書蒐皆在昭定之世豈前此皆不
蒐耶蓋蒐狩必在近郊之地得其地則不書昭定之世三桓擅

國四分公室各有分地往往就其私邑所近之處以閱其軍實
故于紅于昌間于比蒲皆惟三家之所便書以著其專兵且非
地也葉西宪遺　○周禮賈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
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
諸侯有徧境出軍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案此是諸侯徧境出
車始有千乘自根牟至於商衛正是盡魯東西之境馬宗璉春秋左傳補
注　○三家耀武也傳寫大蒐之盛只十一字具見自東徂西窮
握相屬車突馬馳獵獵有聲然極熱鬧御極裊娜仔細一想覺
一邱一賦一車一卒皆非公有十一字字字傳太息之聲姜炳璋讀
左傳義

昭十一年夏五月大蒐于比蒲

左非禮也○蒐春田也五月不時時又有夫人之喪孫復尊王發微○
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
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而國
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胡傳　○蒐言大大比之禮也古者寓兵
於農自五家之比爲閭爲族爲黨爲州而六鄉立焉自五人之
伍爲卒爲兩爲旅爲師而六軍立焉四時之田以習武事者合
兵與農而校其夫家之衆寡均土地閱老幼至於貢賦車輦無
不盡治則三歲一修之曰大比常時不書此何以書季氏之爲
也魯自作三軍三分公室取二至舍中軍四分公室而盡征之
兵民之權盡在於季氏矣葉夢得傳　○諸家皆以大蒐爲越禮末訥
曰非也大閱大蒐皆田獵教兵之名天子諸侯所同特論其所
以蒐之故蓋三家數軍實以傾民心非爲田獵也黃震日鈔

昭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爲書不時今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
公書蒐主刺大夫盛彊公失其政兵戎是講而禮防不與也張洽集註引
許翰　○許說得之穀梁以秋蒐爲正者非李廉會通　○二葉說見上

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囿所以養禽獸待收獵也築囿蛇淵今乃蒐於比蒲則囿何爲
哉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懼人之圖己故數蒐焉高閌集注　○三家分
軍私斂蒐閱軍實以自固也非時非制不足言也程端學本義引趙與權

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

說見上條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桓四年狩郎莊四年狩禚公親行皆書公狩此葢是虞人賤官修常職公卿不行故不書狩者此狩常事本不合書書之爲獲麟故也大野之澤在魯國之西故言西狩（孔疏）○凡狩書地志非其地今曰西狩狩於魯囿爾魯囿曰大野在魯之西舉西狩則知其在大野矣（趙鵬飛經筌）○得其地故不地（郝懿行說畧）○按穀梁云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也非也○穀梁曰引取之也葢解獲字之義注謂麟爲孔子來魯引而取之不與魯之詞果爾則孔子將爭此瑞以爲已有乎何以爲孔子（吳浩穀梁義疑）○獲麟堆在山東濟甯州嘉祥縣西二十五里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獲麟宗國都城記云鉅野縣東十一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十五步俗謂之獲麟堆今在縣境（案鉅野縣今屬曹州府）鉅野澤在鉅野

縣東五里志云澤東西百里南北三百里亦曰大野禹貢大野既豬周禮職方其澤藪曰大野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是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書告糴不言如諱之若私行公穀說辨不稱使譏魯無蓄譏臧孫私行辨

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公羊告糴者何請糴也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不正古者稅十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大荒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民不藏糧曰有匡（逸周書糴匡解）○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曰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故云如楚乞師（儀禮聘禮疏引服虔注）○國以食爲本爲國而至於告糴危道也書告糴危之也水旱之變天時所不免也先王豫防以待其變故雖水旱而不能爲患也無水旱螽螟而至於告糴則魯之不善爲國可知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用地小大視年豐耗量入以

爲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豈有告糴之困哉（李明復集義引謝湜）○先王之于民制爲常產致之稼穡既足以生養而有餘慮天時之無常則又爲之委積其有不足者則補助行焉其有災患則荒政行焉荒政之目不一大抵損上益下上以厚下安宅而已委積以待既濟之思患預防也平頒興積移民通財謙之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也緩刑解之赦過宥罪也眚禮蕃樂節之制數度議德行也除盜賊噬嗑之明罰勑法也遊而以休豫而以助豫之順以動也索鬼神困之利用祭祀也一物而衆善備其委積補助荒政之法歟然梁王移粟自謂盡心而孟子以爲五十步笑百步何也葢先王以非地爲常法以荒政爲非常之備委積補助者荒政之條目皆助常法之所不及也廢其常法而恃其助法非益之有孚惠心也（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

○經書王臣來求金則有求於我也書如楚乞師則有求於彼也今外傳紀如齊告糴而春秋變文曰告糴于齊所以著魯請糴之急不書齊人歸粟者春秋記約而志詳復書歸粟則辭費矣葵邱五禁曰無遏糴齊桓救災恤患之心已兆於此汪克寬纂疏

○大無麥禾已見德之不修而不能召和矣然古人初不敢必於天每預為儲蓄以待之恃吾之有政而不恃天也今一年歲不熟而無以粒民若不遇齊桓則魯民必轉死溝壑矣不言如齊告糴其急不可緩之辭譏其君臣政事不修遇變苟且非所以為國也張洽集注○公穀皆譏國無蓄聚告糴為不正夫國無蓄聚此其平時之過就事而論歲已饑矣不外糴何以救民臧孫此行謂之急病可也若以為不正則將坐視民轉溝洫而莫恤乎萬斯大隨筆○周書糴匡解大荒君親巡方卿參告糴故外傳臧文仲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凡稱禮皆周制也惠棟補注

○按周禮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不聞有告糴之禮也外傳稱為古制其始於西周之衰乎逸周書大荒卿參告糴亦記衰周之制沈彤春秋左傳小疏○自內言之則曰告糴于齊自外言之則曰歸粟于蔡定五年之歸粟也蔡人來告糴可知春秋惟書歸而不書告糴猶莊二十八年之告糴也齊人來歸粟可知春秋惟書告而不書歸此內外異辭之義也惠士奇春秋說○春秋書內災多矣未有書告糴者此書告糴以著莊耆侈極臺池囿園之觀而國實空虛全不知恤也書臧孫辰亦見其為國卿不能遏君之欲又不能通國之用至不得已乞憐鄰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國饑告糴禮也不稱使內大夫　出例不言使也先儒以為臧孫之私行又以譏魯之不務本而重蓄者非也牛運震傳○按公穀云不言如諱之使若大夫私行非也服氏義精

○書肆大眚公羊忌省說穀梁嫌葬文姜說辨

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緩也眚過也緩縱大過是赦有罪也大罪猶赦則小罪亦赦可知猶今赦書大辟罪以下皆原免也孔疏○舜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肆緩也眚過也災害也賊殺也言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姦詐無心改悔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是也又尚書疏○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其福管子○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惟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所宜豈可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先之惡北周書尉遲運傳○肆大眚者罪惡無不赦之辭也亂法易常者也孫復尊王發微○舜典曰眚災肆赦易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肆大眚者元惡大憝俱赦也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誤於此胡傳本常山劉氏○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兩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過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反取大罪極惡而例之於眚災肆赦之例皆非也張洽集注○書言眚

災古者謂視不明爲眚日月之災爲眚眚者不幸誤底於辟周官三宥所謂過失者也災者因天災而有犯若凶歲之盜賊迫不得已周官荒政十有二所謂緩刑者也後世亦有天變而赦天下者爲眚則肆之災則赦之二者不相兼也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及厥辜時乃不可殺此先王肆眚之道也葉夢得春秋考○或問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曰只是一般微不同耳災是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朱子語類○唐虞三代之赦或以情可矜或以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然後赦之蓋臨時隨事爲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所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詰於是爲長姦之

門矣馬端臨文獻通考○肆赦也眚過也春秋不書肆眚而書肆大眚是赦者聖人所不廢也特用於疑誤與夫小過焉肆大眚則是重辟皆赦之失刑甚矣故聖人惡之而書也若夫罪疑過小而執必不赦之典此申韓之術非聖人忠厚意也爲政者當知春秋不書肆眚而書肆大眚則深幾姑息之弊可以兩戒矣黃仲炎通說○眚可赦而大眚不可赦聖人雖至仁然赦人之罪亦必有所劑量於其間不一概也書肆大眚議惠姦佚罰也吳澂纂言○孔子語仲弓曰赦小過尚寬政也作春秋曰肆大眚譏失刑也寬嚴無常視其大小輕重以爲衡期於得中而已書曰咸中有慶御纂直解○穀梁傳云肆失也失古佚字佚與逸同謂逸囚也惠棟九古義○易大象言刑獄者凡六旅則慎而不留賁則明而不折豐則致之以刑噬嗑則勑之以法其用之而不敢遂用與不忍終

用者惟見之中孚與解中孚辭曰議獄緩死解之辭曰赦過宥罪雖然議而緩之其詳其慎自不失矜恤之意若夫數行赦宥則王法弛而猾賊且公然扞網聖人用情以佐法之窮後乃至玩法而情窮於莫可用未始非赦詔之屢頒誤之也舜典眚災肆赦謂過而遇災則赦之以示仁而未嘗稽其刑於四凶大禹謨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而防風後至之戮有扈不道之誅在所不宥秋官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亦惟遺忘過誤老弱惷愚耳非謂殺人者可赦也禮曰疑獄訊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疑則有寃故赦而不疑者不赦也春秋肆大眚范甯以爲非經國常制至秦并諸侯始曰大赦天下由漢以來皆有赦遂爲常制若大赦雖曠歲一舉然盡天下之囚而頓釋之其中豈無豪健如出柙之虎大肆搏噬莫可更制是朝廷邀市惠之虛名小民受縱姦之實禍也故刑罪當省當慎而決不當赦唐太宗謂侍臣曰小仁者大仁之賊故不甚放赦吳漢疾篤光武問所欲言對曰惟願慎無赦而已觀此則赦之爲害可知是故唐虞三代之赦宥特於過誤之小刑罰之疑者用之而未嘗及於大眚王符有言今日賊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是也皇朝經世文編汪价赦罪論經云肆大眚而公羊謂之忌省其文其理不可訓解不足辨矣穀梁曰爲嫌天子之葬也范注言文姜罪應誅絕不當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爲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也文姜存時莫之討死後反誅絕之乎此以速下葬我小君文姜立義故生穿鑿不知赦自赦葬自葬本二事也叅劉敞趙臣顧棟高

卷三十七補

田賦論

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有若對以盍徹是乃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陸贄翰苑集

賦斂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以爲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錄其事以爲後世戒易之剝始於下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上取下悉其勢既極其象爲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莩用其三

而父子離蓋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爲離散以至剝落孔文仲清江集對策

邱甲軍制論

井田出車之制周官無明文解者引司馬法以附合之而司馬法之文有二其一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鄭氏注小司徒所引小雅甫田箋亦用之者也其一曰四邑爲邱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此服虔注左傳所引見于小雅信南山正義者也秦氏五禮通考曰爲通爲成云云通治溝洫者而言爲甸爲邱云云據實出稅者而言兩者互相明實卽一法蔣子曰司馬法之法皆春秋時霸國之法非周法也魯作邱甲邱始出甲晉作州兵州始出兵而晉之十家九縣長轂九百見于昭公五年傳者約二井半而出一乘其爲病民之政非王者之法尤明矣且其數與周官之制斷不能合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在民謂之比閭族黨州鄉在兵卽謂之伍兩卒旅師軍其法皆以伍起數二伍聯之五伍聚之並不以九夫十夫爲率至一乘七十五人之說尤不可通何也一甸六十四井也七十五人出于六十四井中不知合若干家共出一人如以十六井出十八人計之則六十四井實出七十二步卒而甲士三人又不知分于何井況周制千乘之國以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二軍如一軍七十五人則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矣不上僭于天子之六軍乎儒者但以其出司馬法而据之以言周制而不詳加推勘也司馬法本穰苴所傳苴爲齊閔王將其書多用齊法而稍變

之其曰乘馬之法卽管子之乘馬也管子曰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穰苴因之衍爲二法一曰一車三十人一曰一車七十五人其一車三十人本於管子之白徒三十人而一車七十五人實本管子之一車五十人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者戰車也革車者載器械財貨衣裝之車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言馳車又曰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此言革車一車七十五人一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是仍卽管子之一車五十人而稍變之也故曰司馬法乃春秋時霸國之法非周法也然則周制一車幾何人曰一車二十五人也二十五人者一兩之數也詩召南百兩御之毛傳以百兩爲百乘是一乘可稱一兩兩者軍制五五之名五五二十五人共一車故五五爲兩一車亦稱

一兩也魯頌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康成答臨碩以三萬爲舉
大數言之葢魯爲次國只有二軍二萬五千人而詩言三萬故以爲
舉大數襄公十一年始作三軍僖公時只有二軍以二萬五千人分此公車千乘是一車
二十五人之明證也楚莊王與晉戰于邲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是楚
之兵制亦以二十五人爲一車申公巫臣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
吳舍偏兩之一是晉之兵制亦以二十五人爲一車未有一車三十
人一車七十五人者後儒解左氏傳無不引司馬法之制以說晉楚
故謂一車七十五人之外復有二十五人之兩以附于偏卒是皆以
司馬法之制爲周之制而不知其爲齊制也晉楚之兵制改變不知
凡幾而五五爲兩之名尚在則一車二十五人之實自存不皆可以
爲周制一乘之證乎一車二十五人以一人爲甲士以二十四人爲
步卒步卒領于甲士此即魯成公時邱甲之法之所自出司馬法所

謂一車七十五人者即邱甲之法也七十五人乃三兩之數三其二
十四爲七十二步卒三甲士領之合爲七十五人其與周制不同者
周制以二十五人爲一車齊制以七十五人爲一車復有革車二十
五人是以百人而用二車比于周制百人四車者爲輕捷凡霸國之
法皆嫌周制之緐重而變易之者也夫先王治民之要數始於五而
成於十溝洫之制以一爲十以十爲百以百爲千正與比閭族黨之
制相成入則聯室比居出則同力合作以養以教以戰以守田稅軍
賦操簡而易行若以邱甸之法臨之則配制紛紜出則爲九爲八入
則爲十爲五長佐不常號令難一豈非亂政孔疏於書牧誓禮坊記
春秋成元年皆謂徵課出兵之數與臨陣對敵之數不同科兵既至
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之人不必還屬本車說甚巧而
無據由不知二法之不能合一且不知其非周制耳周之井田即爲

兵田兵田但出人出餱糧而不出馬牛車輦干戈弓矢夏官馬質掌
戎馬是馬不出自民間也地官牛人共兵車之牛是牛不出自民間
也春官車僕掌戎車之倅是車輦不出自民間也夏官司兵掌五兵
以待軍事司戈盾掌軍旅之戈盾司弓矢掌頒師役之弓弩是干戈
弓矢不出自民間也縣師曰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令其車人之卒
伍使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此與遂人之簡兵器鄰長之帥兵革里
宰之比兵器稍人之同輂輦蓋皆東周以後之變制非西周以上之
本制也春秋列國兵政紛紛改置而王室衰微財用不給必亦有如
列國之變制者即如比閭族黨以五起數而井邑邱甸又以四起數
即小司徒一職已二法不可相通況出人出車之數之不一者邪蔣湘
南七經樓文鈔○按此論司馬法非古車甲非出民間與前方顧說可參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七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八目錄

昏禮總論 公羊譏不親迎辨 穀梁親迎恆事不志辨 昏姻以著邦交非專誌失禮辨
書逆王后 祭公逆后不正其卽謀于我穀梁說辨 譏不親迎而使魯何休說辨 任重使輕劉氏說辨 無使諸侯爲主之禮程子說辨 以書來書遂爲譏祭公而罪魯舊說辨 稱紀季姜公羊孔疏劉陳說辨 單靖公傳說牴牾辨
書王姬下嫁 左氏以單伯爲周大夫逆作送辨
書魯娶夫人 越國親迎辨 穀梁以莊公書逆女爲不正其親迎辨 以僖襄昭定哀不書逆夫人爲親迎得禮不書辨 婦姜書氏不書氏說辨 莊公逆女杜說辨 姜氏書入公穀說辨 穀梁大夫不見夫人說辨 大夫宗婦不言及說辨 逆婦姜公穀胡傳說辨 出姜不書至不言氏貶辭辨 宣夫人歸姜不書氏公穀說辨
書內女外適 適諸侯 書逆女不書逆女 書歸不書歸 書來歸 書納幣致女媵 適大夫書逆書來
紀逆女公羊辭窮無母說辨 譏不親迎說辨 紀叔姬以賢書辨 紀叔姬當歸魯不當歸酅辨 酅季姬自擇配何胡說辨 以歸于酅爲始嫁之文辨 宋納幣書使譏詞辨 詳錄宋共姬昏事賢之辨 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辨 公穀胡傳論共姬或褒或貶辨 媵非以女媵辨 子叔姬書子說辨 左氏傳事辨 齊來歸子叔姬公穀說辨 左氏以爲王故辨
莒慶來逆不正其接內穀梁說辨 譏公自主胡氏說辨 高固來逆譏公自主胡氏說辨 子叔姬以爲宣公女辨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公穀胡傳孔疏程氏說辨
杞魯昏姻論
書魯夫人事 書文姜淫逆 書莊公昏讎哀姜秩逆 書聲姜外會 書出姜大歸敬嬴僭逆 書姒氏孟子喪禮畧 歸甯惟一書至 外如外會皆不書至
妾母志僭辨 仲子不稱夫人別宮不祔舊說辨 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辨 妾不入廟辨 春秋並書兩夫人以著嫡母妾母有二非志其僭辨 夫主歸賵概云非禮辨 夫人子氏杜氏以爲仲子公羊以爲隱母辨 夫人孫于齊貶去姜氏辨 夫人氏喪至貶不稱姜辨 禭致夫人公穀胡氏說辨 會卞左氏以爲齊止公辨 王歸成風賵胡氏說辨 文夫人姜氏書至穀梁說辨 僖公成風穀梁胡氏說辨 出姜大歸書姜氏胡氏說辨 夫人婦姜不稱氏公穀說辨 孟子以爲春秋諱詞三胡氏說辨
書公會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八　目錄　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八　錢唐張應昌學

○昏禮總論 公羊譏不親迎辨 穀梁親迎恆事不志辨 昏姻以著邦交非專誌失禮辨

凡昏姻合禮者皆不書 引啖助陸淳纂例 ○穀梁發親迎恆事不志之例蓋知昏姻有常事不書者而誤於親迎發例也今考於經納幣不書使卿則書內女適大夫不書公自主則書內媵不與適俱行則書外媵踰制則書所不書者皆是常事合禮者也 趙汸屬辭

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爲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爲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 孔疏隱二年

諸侯之娶于諸侯敵也敵則嫌于相當天子之娶于諸侯降也降則嫌于非匹故天子之逆則稱后諸侯之逆則稱女若乃大夫自逆于公則女稱字焉以其下嫁故得申其尊也 張大亨五禮例宗

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其祖可以主親也 班固白虎通

昏禮六惟納幣三見經蓋納采問名納吉皆未定之辭至納幣則成諸侯昏禮已亡存者惟士昏禮爾有納徵有納幣納徵士禮也納幣卿大夫以上禮也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士昏禮以爲元纁此卿大夫以上之禮也周官媒氏所謂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媒氏掌萬民之判純帛緇帛也無過五兩則有不及五兩者矣此庶人以下之禮也先儒復言天子則加以穀圭諸侯則加以大璋禮亦宜然 葉夢得春秋攷

先王厚男女之別重繼嗣之原爰定昏禮別嫌明微先德後色垂萬世統至深遠也東遷而後禮教不修倫紀廢壞陳靈以君臣宣淫晉文以懷嬴薦寵衞宣有新臺之刺齊襄有南山之行人道同於禽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八　昏禮總論　一

典禮棄若弁髦大亂極矣聖人憫焉是故詳其制於禮而嚴其律於春秋天子娶后則使卿逆上公監之而祭公以專行見譏劉夏以官師致竦春秋志之謹名分窒亂源也十二公之違禮莫甚於莊宣莊公當親喪而王王姬娶仇女而躬納幣宣公倚齊得國結好圖昏卽位未幾遽行喪娶內女為夫人者七其三不克終不書歸餘皆有故而書惟紀叔姬以孑身而全宗祀宋共姬待傅母而蹈烈火秉禮守義皭然不滓庶幾周公之教猶有存焉故大書特書不一書以為勸也春秋所書昏禮或失之畧或失之過失之畧者輕妃偶而虞不終失之過者詔強鄰而羞宗廟為天下後世慮深切著明矣顧棟高大事表

書歸女逆婦諸儒皆從合禮不合禮立論夫禮之合與不合義固有之而春秋實以著婚姻為邦交之大蓋有意寓乎其間而禮之合與不合則因事以併著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後論

春秋之紀婚姻以著邦交也魯之於紀也紀逼於齊魯為之求盟於齊為之通昏於王為之糾鄰國以與齊為敵伯姬叔姬故也書伯姬叔姬之始卒者詳魯於紀之始卒也魯之於杞也既昏於魯而得以免伯主之誅求歷莊閔僖文宣成六公之世七八十年之間無怨惡伯姬叔姬故也書伯姬叔姬之始卒者詳魯於杞之始卒也季姬歸鄫雖逾年卽卒其後魯僖猶怒邾人之用鄫子而再伐邾以報之伯姬歸郯雖異日來歸其初則魯宣合齊以平莒郯而又伐莒以曲庇之其於宋也惠隱已為婚姻自娶齊女而宋好失歷莊僖文宣至成伯姬歸宋而復通魯宋大國也嫁女娶婦三國來媵諸侯所不能邑而魯宋之交固是以詳錄伯姬而事凡八見於經也合觀春秋魯六公皆娶齊女其紀杞鄫郯皆小國而魯以女嫁之國勢相敵而為魯甥者特一宋耳豈樂小國之附已而妻之以女望大國之援已而以其女為夫人邪若是則婚姻不以義而以利宜乎朝婚姻而暮仇敵嗟乎春秋諸侯私其昏姻則大義不顧利其土地則婚姻不顧又其甚者脅於強大則嫁義不當嫁之女託其助已則娶義不當娶之婦人倫滇喪而禮義衰可勝歎哉故春秋於宣成之後終襄昭定哀之世娶夫人不書而內女之嫁者亦不復見於經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成八年

春秋譏不親迎辨

諸侯昏禮其迎也以宗廟之命遣卿以國之貴卿將命其至也國君出迎於館御輪於庭禮之情文斯盡矣又何必去國越境然後為禮哉文王以莘女為配其迎也親至于渭而已未嘗至莘也韓侯以蹶女為配而蹶為王室卿士其迎也于蹶之里則因入覲至周而迎之也諸侯親迎不必遠適他國於此見矣李明復集義隱二年引謝湜

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程子獨辨其非以為親迎者迎於所館未有

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胡氏安國主穀梁譏不親迎亦謂或迎於國或迎於境上夫既曰迎於境上則未入境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乎以是知程子之說不可易也日講解義成十四年

春秋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公羊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迎也史公於外戚世家云春秋譏不親迎索隱引此傳文為證後儒承其說因於莊之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穀梁曰不正其親逆於齊也謂親迎讐人之女故書而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皆主不親迎之說是公穀史遷皆以為諸侯當親迎千百年來無有異議程子獨辨之曰親迎者迎於其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非惟諸侯卽卿大夫亦然文王親迎於渭周國自在渭旁未嘗出疆也況其時乃為公子未為國君其說精當足正千古之謬文定主不親迎

第971冊 續修四庫全書

之說而又謂或迎於其國或迎於境上彙纂譏其未有定見既曰迎於境上矣則未入境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之則三公子之如齊逆女禮也既已合禮春秋何以書彙纂譏文定之無定見而究未發明所以書公子逆女之故余懷此疑數年後乃因而斷之曰程子之說是也公羊譏不親迎非春秋之旨史公所云蓋習見漢世尊崇后家而援公羊以爲說後儒遂以爲定例過矣翬與遂之書逆女也惡其寵逆黨結強援也僑如之書逆女也惡其通國母擅國權也統觀前後經文而聖人之旨自見與不親迎何涉乎何則翬以隱十一年弑君而桓三年卽爲命卿而逆女遂以文十八年殺子赤而踰年卽冒國喪而逆女此爲結援強大以求追前日滔天之惡也僑如以成十四年逆女而十六年卽與姜氏謀逐季孟而出奔此爲專擅國柄以預釀後日竊國之漸也比事觀之而書法之故瞭然矣至紀履繻之

逆伯姬以吾女遭人倫之變而特詳之亦初非以其不親迎也夫逆女使命卿其常耳以爲譏不親迎假令昏於秦楚而爲國君者將舍國事之重越千里踰時月以求婦乎魯十二公之夫人若子氏若姒氏若歸氏均非齊魯之近也當日必以大夫迎之而春秋不悉書者此正所謂常事不書也昭公娶於吳而魯之諸公未嘗涉吳境此當使誰迎之乎夫春秋之書來逆者若莒慶若齊高固此則親迎矣而春秋書之者惡其以大夫伉諸侯而莊宣二公以國君而自屈故特書之其意各有在亦初不關乎親迎與不親迎也自公羊爲此說而史遷祖之遂成鐵案雖知程子之說之爲是而終莫能撼多爲依稀兩可之論拔本塞源當自公羊始而後是非之說乃定○望溪方氏曰國君之禮異於公子士庶人卿逆而迎於境可矣越境親迎非禮也如以爲禮則莊公如齊逆女當以爲常事而不書矣顧棟高大事表

程子以爲躬逆於境內之館卽禮所謂冕而親迎也春秋諸侯有躬百納幣親迎於其國者則莊之於哀姜過也有逆不以卿來不迎於館入不告於廟者則文之於出姜也不及也一殺於齊一大歸於齊舊典其可踰哉君之世子及卿大夫皆當親迎鄭世子忽逆婦於陳鍼子不以爲譏是世子親迎之證也楚公子圍告於莊共之廟逆於豐氏之祧是卿大夫親迎之證也故莒慶齊高固皆請於其君以自逆禮也程子以爲皆不親迎非然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書逆王后祭公逆后不正其卽謀于我穀梁說辨譏不親迎而使魯何休說辨任重使輕劉氏說辨無使諸侯爲主之禮程子說辨以書來書遂爲譏祭公而罪魯舊說辨稱紀季姜公羊孔疏劉陳說辨單靖公傳說牴牾辨

禮記天子之妃曰后鄭元注后之言後也○后者君也配至尊爲海內小君天下尊之故繫王言之曰王后班固白虎通

左傳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

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襄十二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十三王書逆王后者惟二一非禮則書也劉夏以非三公譏之祭公得禮而又書者譏遂事也孫覺經解襄十八年○逆后非公卿則書故原莊公逆惠后於陳不書事在前十八年召桓公逆定后於齊不書宣六年則祭公何以書譏其以遂事之也陳傅良後傳桓八年○按譏祭公之說未是辨見下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禮也杜注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孔疏凡昏姻皆賓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主令與夫家爲禮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爲主令與后家爲禮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王后昏后不來至魯者以王姬至魯待夫家之逆

以爲禮故須至魯后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公羊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不言逆女者王后重矣非諸侯夫人可得齊也故不言逆女孫復尊王發微○劉氏權衡曰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祭公逆后于紀使我主其禮也岷隱曰祭公至魯遂往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爲之紀魯甥也吞謀於魯而行木訥曰齊將滅紀紀託於魯魯勢不能芘紀於是爲之謀俾納女於王託王爲重焉蓋自五年齊欲襲紀紀懼求魯六年會于成秋又來朝今春家父來聘則謀婚也今祭公來因不反命而遂逆王后齊侯繼此不復犯紀僖公没襄公始滅紀納女亦延紀數年愚按劉以禮言戴以情言趙以事勢言可以參考過於

諸家之專主譏詆者黃震日鈔○不稱使昏禮不稱王人也左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不言王使而曰虢晉鄭使蓋古禮如此先儒謂三公師傅之官坐而論道不宜逆女宜使卿往公監之蓋據襄公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稱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而經獨書劉夏爲義蓋謂劉夏以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也然以傳所書原莊公單靖公證之又似三公逆后周制固然故並存以備稽考日講解義○婚姻賓主敵體天子與諸侯分位不敵故使同姓諸侯命迎與王姬下嫁於諸侯亦必使同姓諸侯送婚正同此祭公來魯因以魯主迎后之事故來受魯命即往迎后毛奇齡傳○按劉氏敞曰三公坐而論道者而命之以昏姻之事以爲任之重使之輕胡傳暢發其義謂當使卿逆而公監之家氏鉉翁謂宗廟重事而使

三公於禮不爲過說見王臣不書使門程子謂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爲主逆王后無使諸侯尸主之禮然據家氏所引莊十八年虢晉鄭使原莊公逆后則同姓諸侯爲主確有可據彙纂案○棟高按穀梁謂不正其即謀於我程子云逆后無使諸侯爲主之禮皆非也據家氏所考確有據魯以周公之後爲王主禮舊矣公羊何休注曰言遂者譏不親迎而使魯亦非也顧棟高三傳異同表○祭公之來爲逆王后也王意已定命魯爲主遂者繼事之辭不待二命也不稱使義不得稱使也婚禮不稱主人不得書使曰逆王后曰季姜歸文法不得不爾反是而書之曰祭公來遂逆季姜于紀似祭公自逆者然曰紀王后歸于京師則王后者誰氏之女於文義俱不通矣春秋書法有一定不可易者多爲之辭則費解陳遷鶴紀疑○愚按趙氏汸屬辭曰至尊無敵故使同姓諸侯

主昏桓王命魯主昏嘗使家父來聘則其事前定矣祭公來受辭於主昏者而往逆此禮也天子不自主故祭公不稱使成使於我故言遂諸家泥於常事不書之說以書來書遂爲非常譏祭公而罪魯由不以天子昏禮推原之也義本左氏公羊較諸說之從穀梁者爲得策書大體毛西河陳介石說正與趙同○張氏自超說見齊滅紀門

公羊紀季姜歸於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穀梁爲之中者歸之也范甯注中謂關與昏事楊士勛疏劉夏逆王后經不言歸是魯不關與昏事也凡逆后魯主昏而過我則言歸不主昏而過我則直言逆○逆者謂之王后歸者謂之季姜自然之文也公羊說巧而非史例顧炎武日知錄○逆稱王后歸稱季姜文當然也使逆稱季姜則

不知其爲王后歸稱王后則不知其爲季姜無他義也方苞直解○顧亭林云從逆者謂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其說是矣然何以不曰如紀逆女嫌與諸侯夫人同文所以尊王后也葉酉究遺○傳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然春秋詳內畧外必魯主昏而後書故所錄惟紀季姜一事其非魯主則不書若莊十八年陳嬀爲惠王后宣八年齊姜爲定王后皆不見於經是也趙汸屬辭○春秋不書王國之事非畧之卑不敢紀尊也故天王卽位逆王后王世子生之類皆不見經葬天王以我會書天王出以來告我書若是之類必有及于魯者然後見傳云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則劉夏亦逆后何以不書歸而莊傳記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宣傳記召桓公逆王后于齊亦何以不書哉葉夢得左傳讞○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其歸此何以書我爲

之主也牛運震傳○紀季姜不書以非祭公所得以也卓爾康辨義○按孔疏曰逆稱后舉得王之命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劉氏敞曰自往者言之王者無外王命之斯后之矣自歸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處也陳氏傅良曰魯公逆稱女至稱夫人尊夫人也天子逆稱后歸稱季姜尊王也俱似有理而實鑿生議論當從方葉說

襄十五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見王臣門公穀見下○穀梁楊疏見上條○若實有單靖公逆王后經不應不書故知左氏妄也明是非卿使之逆后爲非禮乃書以示譏爾若使卿逆則常事不書矣陸淳辨疑引趙匡○王后天下之母上儀天王昏禮莫大於是而使士往迎是卑其身而輕人倫之本矣故因劉夏之過我而書之以示非禮不書歸與紀季姜異魯不爲主也汁讀解義○公羊曰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曰過我故志之也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不過我故經不書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桓公周卿士不過我亦不書陳遷鶴紀疑○正義曰祭公言來遂逆此劉夏不言遂逆者彼祭公命魯主昏此不命魯主昏直過魯告耳故不言來逆公穀亦皆直云過我也孩正義此說甚是故下不言齊王后歸于京師汏○案凡出使正與介兼行者單舉正若實有單靖公經何爲不書而乃舉劉夏乎況左傳亦自相牴牾既云從單靖公則靖公在行矣又何得云卿不行顧棟高三傳異同篇○劉氏夏名稱名非卿也逆后不使卿非禮也逆后常事不書非禮則書若其不告雖當書亦不書也此書逆不書歸或齊不告廟郝懿行說畧○紀姜書逆書歸齊姜書

逆而不書歸者其歸之時齊魯搆怨而不以歸期告也方苞直解○書逆不書歸歸無失禮也紀姜何以書歸我主之也高澍然釋經

○書王姬下嫁左氏以單伯爲周大夫逆作送辨

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兩書王姬譏與讎爲昏主也陸淳纂例引趙匡王姬惟莊公之篇再書之以窮公之於齊不可相與爲禮也陳傅良後傳天子嫁女同姓諸侯主之周公懿親故魯常主王姬昏事然他公不書獨莊公書者二其他常事不書故也呂大圭或問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王姬雖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之女何異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曰嬪於虞西周之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亦著肅雝之德自秦而後凡尚公主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矣故知春秋垂訓義大胡傳○以上俱莊公篇何彼穠矣美王姬之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箋以爲武王女文

王孫蓋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也然證諸春秋王姬歸齊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至十一年又書王姬歸齊傳言齊侯來逆其姬乃桓公也莊王爲平王之孫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卽襄公桓公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洪邁容齋五筆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冬王姬歸于齊

公羊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何休註不自爲主者行昏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昏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敵體者主之○王將嫁女於齊命魯主之故魯遣單伯往逆王姬於周俾先至於魯而後往歸於齊也吳澂纂言○齊桓共姬亦魯主婚而經不書逆合禮則不書也魯與齊讐又在衰麻之中天子有命魯獨不可引義力辭乎書之見王室與

魯兩失之也趙汸屬辭○左傳作送王姬非也築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預書之當從公穀作逆張洽集註

公羊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穀梁築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范甯注外城外也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於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館公時居喪○公在諒闇慮齊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改築舍於外杜註○左曰于外禮也與讐主婚在外亦豈爲禮陸淳辨疑引趙匡○主王姬者築館于國中禮也莊公接仇讐之人又在喪知其不可不能辭而築館于外其違禮亦已甚矣何足言禮傳說非葉夢得左傳讞○按穀梁說知其不可故特築之於外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莊公於義不可爲之主築之於外不若辭而弗主也胡傳

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胡傳○書歸于齊魯既主昏則同於內女也公羊云何以書我主之也吳澂纂言○堯之女舜也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詩序言王姬適諸侯而曰下嫁於諸侯曰降曰下猶有自下而上之意至春秋垂法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辭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乃天地之大義不以天子女至貴而紊居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家鉉翁詳說

莊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左齊侯來迎共姬○主襄公之昏其罪大故書之詳主桓公之婚其罪小故書之畧汪克寬纂疏引王葆○不書齊逆常事不書也杜云不見公不書非也若來逆而公不見何謂主婚劉敞權衡○若但經過則魯史不必書仲尼尤不必書矣元年王姬歸齊公羊曰我主之穀梁曰爲之主者歸之也何復於此言過我乎程端學三傳辨疑○王姬歸齊春秋兩書之皆以魯主婚也左氏稱齊侯來逆共姬則魯之主婚明矣公穀以此年爲過我恐無可據陸淳劉敞駁之是也[illegible]○再主王姬之婚從畧書之者蓋畧於此以著前之詳書者罪莊之主襄婚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按魯於齊不共戴天之讐非特不當主襄公之婚并不當主桓公之婚特以罪有小大故書有詳畧爾其餘爲王主婚固多矣惟莊公之世兩書王姬歸于齊所以見莊之無父顧棟高三傳異同表○凡主王姬之昏則

有姊妹之恩故書歸同內女以尊於王命亦存策書之大體也其莊公與仇人爲昏主則實錄而意自見說者乃併其主齊桓之昏一切謂之非常則亦謬矣趙汸屬辭○愚按趙說與諸說異所見是

○書昏娶夫人越國親迎辨穀梁以莊公書逆女爲不正其親迎辨以僖襄昭定哀不書逆夫人爲親迎得禮不書辨婦姜書氏不書氏說辨莊公逆女杜說辨姜氏書入公穀說辨穀梁大夫不見夫人說辨大夫宗婦不言及說辨逆婦姜公穀胡傳說辨出姜不書至不言氏娶辭辨宜夫人婦姜不書氏公穀說辨

國君之妻稱曰夫人明當扶進夫人盧氏校定本注夫字疑衍夫人之義或謂扶持人君或謂扶成人君之德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班固白虎通

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亦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況其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程子經說隱二

年○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問所謂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也張洽集注○國君無越國親迎之禮使卿逆而迎于竟可矣韓侯因覲而迎故無譏莊之篇書如齊納幣逆女皆以非禮書也方苞直解成十四年○顧氏論見前篇○諸侯親迎非禮也故書莊公逆女如以禮當以常事不書矣卿逆得禮何以書文姜書逆以齊送女也穆姜書逆以喪婚也出姜書逆以別於敬嬴也齊姜書逆以別於定姒也餘皆不書高閌然釋經

聟逆夫人五桓公使卿逆而齊侯送女于讙公會齊侯于讙故書夫人至自齊而不書翬以夫人至莊公親逆而夫人不與公俱入故書公至自齊而別書夫人入文公使微者逆故不書其人且不書夫人至文夫人出姜稱婦者有姑之辭也無姑則以夫人禮至有姑則以婦禮至或以逆穆姜爲公自逆蓋不思君舉必書之義豈有國君親逆而史不書者乎宣成使卿逆女以夫人至乃史策常法也凡昏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又請期乃逆女焉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皆微者之事史不書所書者惟逆女夫人至二事而納幣必卿或君親行乃書之此策書之大體也說者見僖襄昭定哀五公皆不書逆夫人遂以爲彼皆親迎得禮不書此所書者皆非禮也蓋蔽於莊二十四年穀梁之說也穀梁以莊公書逆女爲不正其親迎五公不書逆女而襄夫人遂至薨葬皆不見於春秋何也僖公聲姜定公姒氏蓋爲公子時所娶傳言襄公薨立敬歸齊歸之子不言適夫人無子則襄蓋未嘗娶正適故薨葬皆不見於經昭娶同姓經諱不書自屬變例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舊史蓋直云夫人至自吳孔子修春秋去其文故經無其事趙汸屬辭○按襄公嫡夫人當從何休是齊歸左氏謂以齊歸爲娣趙氏因說疑娶未娶正適辨見夫人襄葬齊歸條下○經於桓公書三年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於莊公書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於文公書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四年夏逆婦姜于齊於宣公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於成公書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桓夫人文姜也莊夫人哀姜也文夫人出姜也宣夫人穆姜也成夫人齊姜也其事皆有可懲故書之以識禍本焉爾是故桓之文姜以公薨于齊書兄妹之亂見于齊侯之送姜氏矣送姜氏而至于讙此齊志也公猶與之會何太無忌乎聖人之別嫌疑不於其疎於其親慮禍患不於其顯於其微使桓公知此必不爲濼之會矣何至禮成而不反乎莊之哀姜以子般閔公之弒書姜之淫公道之其恣公驕之公之納幣

猶覿社之尸女也公先至而姜後入其後入也以要公其要公也以孟任公劫於姜而淑覿幣之禮姜益肆矣公薨姜何所不爲哉文之出姜以殺嫡立庶書逆婦而卿不行是謂貴聘而賤逆貴聘賤逆者必夙其妻不若妾媵之者襄仲逆之者非襄仲仲固熟知公之輕姜也是故殺其子而立嬖妾之子出姜之不允于魯也君子早知之矣宣之穆姜以不靖國家書穆姜即哀姜也其不至有共仲之禍者申宮儆備故也幽于東宮故也然而晉信宣伯之譖晉侯不見公矣孰我季孫行父矣非聲伯有言魯能一日甯處哉齊姜不聞失德何以與四者同書曰以季氏專魯書也成之娶也晚定姒者成公之妾殆齊姜之媵也襄公爲定姒所生襄之立也甫四歲季氏擅魯始于文子而成于武子文子卒於襄之五年武子相襄幾三十年至襄之壯而季已不可動搖矣是故武子以襄之七年城費十一年作三軍皆

襄少時事也則皆成晚娶之故也君娶不書而五者獨書放其末而皆遺禍于魯故曰書之以識禍本也錢塘漑亭述古錄

內夫人書娶者五桓莊文宣成也餘不書得禮而以爲常事也或以爲娶於公子時事或有之襄之立也少經書夫人歸氏之薨而不書其娶以是知得禮則不書也然則書者皆失禮乎失禮而書者譏也非失禮而書者明嫌也桓夫人之書也以齊侯親送至魯境也莊夫人之書也以娶讐女而親迎也文宣二夫人之書也以喪婚也成夫人無是也而亦書以是知其爲嫌也莊之有成風也文之有敬嬴也成之有定姒也其卒也書夫人書薨葬稱小君使哀姜出姜齊姜之娶不書則末知孰爲嫡也襄之篇三夫人之薨並書使不備其始末則末知孰爲君母孰爲君生母孰爲君祖母也宣成二夫人之書也非或遂與僑如之以至乎非也卿逆而迎于境禮也越國而親迎非禮也何以知其非禮也莊之篇前書公如齊納幣後書夫人姜氏入使親迎爲禮則公如齊逆女當以常事而不書矣卿逆爲禮則其書何也不書翬之逆而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則與文夫人歸甯而至同文不知其爲始婚也方苞通論

內夫人至各異文因事而屬辭也文姜之至也公親受之于讙矣故不書翬以也哀姜亦公受于齊而不書至者仇人之女不可以入宗廟故變文書入以著其逆也出姜不書逆者不書至而併言之何也貴聘而賤逆君而卑之特畧其辭以見公之薄於伉儷著夫人不允于魯之由也蓋宣公之立也長至是而敬嬴仲遂之邪謀兆矣穆姜齊姜則恒辭也君不得越國而迎則逆者以至無譏也文姜之至也桓親受之於讙矣而書至自齊明公之未嘗成婚于讙也如書至自讙則成婚于讙之辭也又

夫人至稱婦姜者二稱婦姜氏者一或曰齊姜之書氏也承嫡姑之辭也然婦書氏亦無以見姑之爲嫡或曰出姜穆姜之去氏也以喪婚而夫人與有貶也亦無以見其必然豈文有所闕與又

納幣逆女夫人至三者昏禮大節得禮則不書僖公襄公是也國惡諱不書昭公之娶孟子是也其餘失禮則書是故納幣不書莊公親如齊納幣則書納幣使大夫不書文公喪未畢而公子遂納幣則書逆女不書莊公逆仇女則書公子翬公子遂叔孫僑如以逆爲結強援則書大夫宗婦覿不書莊公男女同贄則書凡書皆失禮也書夫人至正也書入不宜入也書以不以者也婦者有姑之稱顧棟高大事表

桓莊僖文宣成皆娶齊女襄昭定哀皆不娶齊女通齊侯者齊女也逆慶父者又齊女也與弒其夫者齊女也與殺其子者又齊女也齊女世濟其惡以亂魯詩云令妻謂聲姜而陽穀于卞之會猶是一眚

魯若懲文姜之亂國則聲姜出姜不應繼世而至若輕出姜而遂之
以辱齊人則穆姜齊姜不應繼世而再至故詳書譏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
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翬爲桓弑隱復爲桓逆女以結齊好遂爲宣弑赤復爲宣納賂
逆婦以結齊援皆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汪克寬纂疏○隱二年程
子說謂親迎於其所館豈有違適他國以迎婦者殉爲有理故
此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凡以不親迎爲譏者皆删之蒙纂案
左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
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
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公羊何以
書譏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穀梁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八　書魯娶夫人　十六

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送女踰竟非禮也○僖公之送桓公
之會皆非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春秋所以書之張洽集注
穀梁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案翬逆女
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此文姜之始也公與夫人姜
氏遂如齊公薨于齊此文姜之終也公如齊納幣公如齊逆女
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此哀姜之始也夫人姜氏孫于
邾公子慶父出奔莒此哀姜之終也春秋據事而書讀者比事
而觀而幾微著監戒昭矣王樵輯傳○于讙親迎也諸侯有宗廟社
稷之重故止逆諸竟或逆諸館齊侯送女至魯竟故會之親受
之室焉公自以夫人至故不書翬以姜氏至也徐庭垣管窺
未入境猶齊女也則曰齊侯送姜氏于讙入境則我夫人也曰
夫人姜氏至自齊戴祖啟五測

左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詳見來聘門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
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親迎納幣非禮也○穀梁納幣大
夫之事也公親納幣非禮也○昏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
吉四納徵納徵卽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迎卽逆女也春秋
獨書其二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爲事終舉重之義陸淳纂例引趙匡○
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謂之六禮春秋穀梁傳曰
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范甯解
曰納采者采擇女也問名者卜吉凶也納徵者納幣也告期者
告迎期也然則納幣者禮之納徵是已王觀國學林○納幣常事不
書凡書者皆譏陸淳又引啖助○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本年秋魯請昏於齊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八　書魯娶夫人　十七

及高傒盟防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程子經說○莊公失禮者三娶讎女
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汪克寬纂疏引呂本中○娶讎女以奉
宗廟忘母哀而圖婚親如齊納幣如齊逆女不孝大惡不貶自
見李明復集義引程氏學○婚讎忘哀公穀但譏公親行淺矣俞皐釋義
穀梁不正其親迎於齊也○逆女何以書譏以讎之子共宗廟
也杜氏云禮也非也若其當禮則常事耳法當不書書之是非
常者也劉敞權衡○公羊亦以親迎爲禮辨見前
穀梁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莊公當與夫人偕至
夫人未至而莊公先還告至於廟故書以示譏孫覺經解
左秋哀姜至○公羊其言入何難也○穀梁入者內弗受也以
宗廟弗受也娶讎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書入
月丁丑入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張洽集注○不書至而書入穀梁

所謂宗廟有弗受焉爾家鉉翁詳說○公親迎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非所以奉先公而紹後嗣也不亂何待孫復尊王發微○凡夫人至稱夫人某氏至自某不與公俱至則書入趙汸屬辭○昏禮入國廟見見而告至禮也莊公於齊不共戴天娶其女以奉祀何以見先君乎書夫人之至特異於他夫人而變文書入以見義不可入而入宗廟有所不受鄭其告至之辭也王元杰讞義○莊公制於母必齊女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爲之親納幣而觀社遇于穀盟于扈一歲而三見於齊丹楹刻桷以飾夫人夫人猶踰時然後入大夫宗婦以幣覿此何禮也是故書逆書至而後書入夫人未有言入者入難辭也書逆以病莊公也書入以惡哀姜也亦以譏齊桓也陳傅良後傳○君親逆告至則曰夫人姜氏入齊侯親

逆君受之于境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卿爲君逆則曰逆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逆婦姜于齊卿不行則不書至如曰公至自齊夫人姜氏至自齊則嫌于公以逆女告至而夫人又告至也如曰公以夫人姜氏至自齊則嫌于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爲下奉上之辭也如曰公與夫人姜氏至自齊則嫌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爲已配之辭也故非夫人姜氏入則無辭可以屬文而文有不得不變也戴祖啓五測○公羊曰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曰何難也其難奈何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解者曰約遠媵妾也按先書公至而後書夫人入陳氏岳所謂書其實者是也有約之說僞辭耳穀梁曰入內弗受也曰入惡也按娶讎女宗廟弗受宜也然不在入字見意惟通上文一繫之辭觀之義自見矣程端學三傳辨疑○變至言入者公既以逆

女歸而告廟故夫人之至不再告故不書至既不書至非入無以屬辭也故書入葉酉究遺○愚按書入陳氏岳趙氏汸戴氏祖啓葉氏酉說勝於舊說貶削之義蓋春秋貶不在一字也

左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杜注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公羊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徐疏見夫人卿大夫宜用羔鴈宗婦宜用棗栗腶脩而皆用幣是爲非禮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始統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穀梁覿見

也男子之贄羔雁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也胡傳○諸侯庭實有幣獻方物也贄則與幣異矣男以玉帛禽鳥以示執此德不敢廢也女以棗栗腶脩以示修此職不敢廢也今皆用幣則是相交以財相賂以利也外內交賂以財利而閨門之禮亂矣李明復集義引謝湜○至嚴之地宗廟是也至嚴之防男女是也莊公以一哀姜之故上侮宗廟而僭其飾下亂男女而紊其幣二者既不足憚則天下舉無可憚者矣使哀姜來歸之初已儼然視天下舉無足憚宜其淫縱恣睢而敗魯國也呂祖謙左氏博議○穀梁曰禮大夫不見夫人非也君祭於廟大夫夫人俱在其中可得勿見乎然則不見者殆謂不常見爾今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之是禮然矣何謂非禮乎劉敞

權衡〇穀梁曰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大夫國體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四之非也書法自不當言及程端學三傳辨疑〇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則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之固亦禮之所有穀梁傳謂禮大夫不見夫人與諸傳不合疑劉氏敞之駁爲是又公羊及胡傳皆以宗婦爲大夫之妻蓋兼異姓者言之杜氏以爲同姓大夫之婦其說不同孔氏穎達曰襄二年葬齊姜傳稱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姓大夫之婦當以杜註爲正彙纂〇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大夫見於廟宗婦見於內不同地也卿大夫羔鴈女則榛栗棗脩不同贄也莊以奢悅夫人使大夫宗婦同覿而同用幣越禮且無別矣御纂直解〇莊公忘其父而娶仇女冒親喪而躬納幣二年之間三至齊廷盟于防遇于穀盟于扈其未至也

如齊觀社以炫其車服丹楹刻桷以誇其富盛親迎而不與俱入既至而覿見有加于此見夫人之伉莊公之卑異日通慶父弒二君之禍兆矣春秋自莊二十二年高傒盟防至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詳書凡十四事以志履霜堅冰之戒顧棟高五禮源流口號注

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註僖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〇文公四十一月乃娶而納幣之月在喪內故曰喪娶董仲舒繁露玉杯篇〇喪制未畢而納幣是書非禮左氏曰禮也非也范甯注劉敞權衡〇以喪中失禮書先儒謂不當使卿故書以譏之非也葉酉究遺〇襄仲莊公子文公叔此是至親者所以委之呂祖謙左傳說〇據

萬氏考訂僖薨實在三十三年十一月至此已二十二月矣黃若晦曰若納幣在十一月以前爲喪娶十二月則否今經繫於冬時之下不明其爲何月知聖人之所惡不在於喪娶矣何以書趙子曰婚禮不當使公族遠嫌也又納幣速而逆婦在四年之夏納幣以卿而逆婦則以微者由敬嬴內嬖襄仲同惡必有邪說以蠱其君心故於出姜獨薄姜炳璋讀左補義〇愚按唐張柬之對策據杜推長歷僖薨是十一月非公羊所及見全唐文一百七十五錢氏溉亭述古錄引之以杜爲是而謂此義尙淺春秋所書蓋自有其故也

左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〇逆者非卿故不名至不告廟故不書至逆不以卿至不告廟不敬之大者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〇二傳所謂婦者有姑之辭是也見宣元年傳逆不

書其人卿不行也不稱夫人不以夫人之禮逆之也不書至不以夫人之禮致之也左氏所云君而卑之是也文公畧于其禮春秋因而畧之以著其不終之兆也朱朝瑛畧記〇春秋稱婦者三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皆以婦言之豈皆先成禮者哉蓋稱婦者有姑之辭非以成禮而稱婦也程端學或問〇案積齋之辨甚明曉彙纂斥左氏而從穀梁非也從古人君無就婚贅壻之理先儒又謂出姜不書至爲文公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方逆而已成爲婦未至而如在國中此因婦之一字遂併其不書至亦委曲以成文公之罪過矣春秋書之者爲十八年夫人歸于齊立案也婦者有姑之稱書逆婦姜以明其爲嫡夫人非敬嬴之所得比也春秋因末以原其本特書之以正襄仲及敬嬴之罪也先儒謂不稱夫

人不可爲小君奉宗廟其說反矣顧棟高三傳異同篇○穀梁謂不言氏
夫人與有貶不通之甚也昏禮主於父母卽云非禮亦罪在齊
侯於夫人何與又闕文篇○逆婦非卿故不書穀梁謂逆者公也果
公親逆曷爲不書公如齊逆女與公及夫人婦姜至自齊邪徐庭
垣管窺○微者例不見經故逆者不以名見凡微者會葬不書某
人如某國正與此類葉酉究遺○春秋逆夫人惟此年最畧胡傳謂
譏同于喪昏則宜公之昏更速何以書之特詳公羊以不稱夫
人爲娶大夫女何以魯公之女亦適大夫而書於策穀梁以書
婦姜似成婦而歸謂公成禮于齊故諱公然宣公成公亦稱婦
姜未嘗成禮于齊罪莫大于娶仇人之女莊公親逆哀姜未嘗
諱公也如果公自逆而成禮于齊較之莊公抑有間矣而獨諱
公乎細按之當以左氏爲正蓋不以卿逆自卑其配故不書夫

人也可以不書逆女書逆女則當書婦姜至矣不親迎于館不
告廟不可以書至也故于其治逆之時卽據其至之稱曰逆婦
姜于齊以明其簡禮之甚也婦者對姑而言如杞伯姬來求婦
之類非既婚而後謂之婦姑在稱婦文宣成三公皆奉母命行
之故皆云婦姜也姜炳璋讀左補義○魯十二公六娶齊女惟僖公聲
姜逆至皆不書其書者五書法各不同而獨畧於文公之逆出
姜何也書法不同者其事不同故其詞亦不同也畧於文公之
逆出姜者其事畧故其詞亦畧也娶文姜使逆臣公子翬往欲
著桓之寵逆臣則不得不以公子翬如齊逆女作一事書矣莊
娶哀姜自行親迎之禮欲著莊之親迎仇女則不得不以公如
齊逆女作一事書矣宣娶穆姜而使公子遂猶桓之使公子翬
也成娶齊姜而使叔孫僑如雖未若翬遂之爲逆臣而亦無宗

臣逆女之禮也故皆各作一事書也既作一事書則在國稱女
不可以稱如齊逆婦也文之逆出姜非親迎非逆臣非宗臣不
必別作一事書則從有姑稱婦之禮而以逆婦爲文亦其常也
桓娶文姜有齊侯送之文公會齊侯之文則不得不書夫人至
矣莊娶哀姜有親迎之文公至之文則不得不書夫人入矣宣
娶穆姜公子遂以夫人至欲著遂以夫人之非禮則不得不至
夫人也成娶齊姜叔孫僑如以夫人至欲著僑如以夫人之非
禮則不得不至夫人也文之逆出姜無異事則亦無異文夫是
以入國不至也有姑則稱婦但爲姑逆婦之文夫是以稱逆婦
姜不稱夫人姜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按公羊云其謂之逆婦姜于齊
何娶乎大夫者畧之也彙纂論其失是矣穀梁以爲公自行其
日婦姜爲其禮成於齊故没公不書以示貶不言氏兼貶夫人

則程氏徐氏顧氏辨其謬誤是也惟徐氏葉氏姜氏從左傳以
爲微者逆故不書其人爲得顧氏謂但書婦姜以見紀事張氏
以爲其事畧故詞亦畧所見皆有理○又按不書氏當從俞氏
是皐齋也見闕文門穀梁固謬趙氏屬辭本陳止齋有成風則
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之說謂婦姜不言氏者二乃妾
母爲昏之春秋特去其氏使不得與適姑逆婦同文謂宣元年穆姜無適
姑敬嬴其妾姑也文四年出姜適姑聲姜在而妾母成風既稱夫人則以妾祖姑爲昏主並姜逆不主說亦未確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翬弑隱公遂殺子赤桓公之立逆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
汪克寬纂疏引石介○負弑逆之罪急於結齊昏以定其位者乃惡之大
喪娶非禮其小者爾吳澂纂言
公羊稱婦有姑之辭也○敬嬴弑逆卽以子貴爲國君母其罪

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姜母專恣當國也胡傳○得婦姜則宣公之位定敬嬴公子遂可以無虞故聖人書曰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公子遂是娶齊之謀本於遂也書婦姜誅敬嬴也婦者有姑之稱姜氏既絕而歸齊婦安得姑書婦姜見妾母專政而娶齊之謀敬嬴與之也趙鵬飛經筌○始逆例書女入國例稱夫人有姑例稱婦不書氏脫文也據事直書喪婚之罪自見何待去氏字乎公穀之說過矣俞皐釋義○書逆女緣弑逆急於昏齊以免討也書婦姜見敬嬴欲遂以姑自居且免其子之見討也姜寶事義全考○敬嬴欲結齊惠故喪娶其女如是之亟高攀龍孔義○顧湄思聞錄曰古者居父母喪而昏娶見於經傳者唯魯宣公一人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也宋時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

人侍奉子孫居喪聽尊長自陳驗實方許昏娶亦未有居然冒喪易吉而昏娶者今人反以送死爲緩唯以借親爲急父母死未郎入棺乃禁家人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巹之儀雖衣冠之族間亦有之不以爲非何哉徐乾學讀禮通考○愚按聲姜敬嬴穆姜俱在故三君之娶皆稱婦以別乎君母則有姑之辭史例也、而稱婦則可見有專政之妾母在葢文成而義自具也謂特稱婦以顯之則未是又按公穀謂喪娶故不稱氏非也不氏是闕文見闕文門又按高氏閌曰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禮莫重乎親迎也說本穀梁而仍其誤辨見下條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張洽集注○先儒謂諸侯當親迎程子獨辨之其說是也文定於此年從穀梁以爲譏不親逆且謂或迎於其國或迎於境上終未有定見纂案○夫人之娶失禮然後書無失禮何以書明嫌也莊有成風文有敬嬴成有定姒其卒書夫人薨葬稱小君與嫡同使哀姜出姜齊姜之娶不書則不知孰爲嫡媵矣且襄之篇三夫人之薨並書使不備其始末則未知孰爲君母孰爲君生母孰爲君祖母矣以是知夫人之娶舊史備書其得禮而又無嫌者孔子乃削之也穀梁謂大夫以夫人非正非也國君不親迎卿逆禮也得禮何以書使不書翬遂僑如之逆但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則不知其爲始婚矣方苞直解○愚按方駁穀梁書以之義固通但國君雖無越國親迎之理亦禮宜迎於境內入境而大夫以至亦所譏也穀梁欠分晰爾

○書內女外適

適諸侯書逆女不書逆女　書歸不書歸　書來
書來歸　書納幣致女媵　適大夫書逆書求
紀逆女公羊辭窮無母說辨譏不親迎說辨　紀叔姬以賢
書辨　紀叔姬當歸魯不當歸鄫辨　鄫季姬自擇配何胡
說辨以歸于鄫爲始嫁之文辨　宋納幣書使譏詞辨　詳
錄宋共姬昏事賢之辨　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辨　公義胡
傳論共姬或褒或貶辨　媵非以女媵辨　子叔姬書子說
辨　左氏傳事辨　齊來歸子叔姬公穀說辨　左氏以爲王故
辨　莒慶來逆不正其按內穀梁說辨　譏公自主胡氏說辨
高固來逆譏公自主胡氏說辨　子叔姬以爲宣公女辨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公穀胡傳孔疏程氏說辨

婦人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穀梁傳成五年

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甯曰如某出曰歸于某左傳莊廿七

歸者有所往之稱來者有所反之言也故嫁謂之歸而甯謂之來見絕而出則以來歸爲辭來而不反也如某者非終安之稱歸于某者亦不反之辭也杜預釋例

內女嫁於諸侯尊同尊同則志劉敞傳

婦人既嫁外父母家而內夫家故謂嫁曰歸而謂歸曰來其出也有歸宗之義故其謂出曰來歸也崔子方經解隱二年

春秋之例內女嫁於諸侯則書歸嫁於大夫則不書歸爲諸侯夫人則卒之不爲諸侯大夫則不卒之又莊二十七年

天子妻諸侯主諸侯以與之諸侯妻夫人主大夫以與之君臣之分賓主之勢不敵也魯女嫁於諸侯則志之接於公告於廟也嫁於大夫則畧之不接於公不告於廟也莒慶蕩氏高固之來逆此大夫也而志者以公爲之主而歸之也大夫有越境之罪公有屈已之辱亂君臣之常分失昏姻之正禮故春秋謹之張大亨通訓

內女爲夫人例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是故齊子叔姬不書歸文十五年出郯伯姬不書歸宣十六年出杞叔姬不書歸成五年出以爲嘗失位也陳傅良後傳隱二年

內女爲諸侯夫人書歸者三傳例曰婦人謂嫁曰歸內女爲夫人則尊卑敵而公爲之服故其歸其卒皆書之內以重先君之遺外以篤舅甥之好也趙汸屬辭○內女適諸侯曰歸王女同來甯反國曰歸國亡反其宗祀所在曰歸皆從一之義又

卿爲君逆則稱女自爲逆則稱字毋爲子逆則稱婦女者從父母所稱之辭字者兄弟辭婦者對姑之辭齊履謙統紀○經書內女適於諸侯及其大夫者凡十有二各以書法別之書歸者五而書卒者四紀伯姬紀叔姬鄫季姬宋伯姬也惟杞伯姬書歸不書卒文闕也不書歸與卒者郯伯姬齊子叔姬也二女皆見出者也杞叔姬亦見出而書卒歸其喪也皆諸侯夫人也書逆不書歸者二叔姬也子叔姬也皆大夫妻也大夫自爲逆者也直書卒者二伯姬也子叔姬也魯女之未嫁而卒者特卒之也又

內女之歸也非失禮不書得禮而書者著變也無變而書者明嫌也鄫季姬之歸也以及鄫子遇防而書也宋伯姬之歸也以公孫壽納幣行父致女三國來媵而書也紀伯姬叔姬之歸也未嘗有失禮而書則閔其後之變也紀亡而伯姬葬於齊侯變也紀侯殁而叔姬歸于酅葬于叔變也故將有其末而錄其本焉齊子叔姬郯伯姬杞叔姬之大歸亦變也而未嘗預書其歸閔紀二姬之變則錄其後之變可矣何用預書其歸也二姬並歸於紀侯者也書一姬之卒葬而不書其歸則似伯姬爲紀夫人而叔姬別歸于酅且紀既亡而叔姬之卒葬係以紀亦不知其事之端與義之所在矣杞伯姬之歸無變無失禮而書者明嫌也歸見於經然後知會于洮爲公之瀆於恩也然後知杞伯姬來以非歸甯志也若不書其歸則不知其爲吾女也與諸姬之女適杞者無別也而書會書來幾與文姜如莒哀姜孫邾同

義而疑於大惡矣內女無書逆者而於紀一見之何也古者庶女常爲嫡女之媵而不以年爲先後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是也並書二姬之歸並書二姬之卒葬則未知誰爲嫡媵也有履緰之逆而後知叔姬之爲媵知叔姬之爲媵然後知其歸其卒其葬皆不宜著於册書而特書以著其節也於是乎歸酅之義始顯白而無所疑矣方苞通論○內女書來者六而義各異莊之篇杞伯姬來以非歸甯書也僖之篇伯姬三至以非歸甯而爲朝其子與求婦也蕩伯姬來以姑自逆婦而公下主大夫之婚也宣之篇子叔姬來以三月而歸甯又與高固偕也書外大夫來逆者二而義各異莒慶之逆以公爲主也齊高固之逆以公爲主並徵叔姬三月而遽歸也書來歸者三而義各異齊人來歸子叔姬齊臣子之罪也郯伯姬杞叔姬來歸罪在姬也又

內女適諸侯者七適大夫者四適諸侯書歸適大夫不書歸別尊卑

也適諸侯書歸者紀伯姬杞叔姬宋伯姬是也鄫季姬之始歸不書歸歸甯而反書歸齊子叔姬郯伯姬杞叔姬之始歸亦不書歸而書來歸畧其常而著其變也書紀伯姬以叔姬書也逆女逆伯姬也錄叔姬之歸不得不著伯姬之歸也書杞伯姬以伯姬之違禮而亟來書也書宋伯姬以三國之來媵書也歸甯不書而杞伯姬書來不當來也會洮則書來朝其子則書來求婦則書卑伯姬也而所以致伯姬之越禮往來者以魯之卑之非是則杞不得安也歸甯而反不書而鄫季姬書歸不易歸也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卑季姬也而所以致季姬之越禮而爲會者以魯之止之非是則鄫不得歸也適大夫者四書逆者三敵也譏公不當與大夫爲主也以大夫自逆則稱字以姑逆則稱婦也書來者一亟也又高固不當同來也以反馬則不當躬至以歸甯則不當並行也 顧棟高大事表

附 杞魯昏姻論

春秋之初杞甚弱莒伐取其邑魯入其國盟會不敢不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蓋杞惠公也逾年書公會杞伯姬于洮又書杞伯姬來杞伯姬來朝杞之親魯勤矣惠公卒成公立成公卒桓公立成桓皆伯姬子僖公時杞伯姬來朝其子子卽成公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其子安能勝朝魯人責禮公子遂率師入杞杞伯姬來朝謝過未幾又來求婦春秋之紀杞也詳哀杞也切叔姬卽伯姬爲子桓公所求之婦也四來於魯越境馳驅夫豈好勞國小而求大援託子聘婦綢繆自結而已淮夷病杞齊桓率諸侯遷之晉平杞出又率諸國城之春秋書城緣陵城杞見杞之後亡恃有齊晉耳而甥舅之國又世朝焉則兩書伐兩得之於杞不逮齊晉遠矣 張尚瑗左傳折諸卷首引張鏡野讀經

隱二年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左卿爲君逆也○公羊紀履綸者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在其國稱女入國稱夫人婦人謂嫁曰歸○穀梁見前○釋例曰卿爲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爲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 孔疏○按伯叔是行次非字葉氏酉引此以爲行次是 ○天子曰逆王后諸侯曰逆女大夫曰逆某姬今裂繻來逆女知其爲君逆也逆王后自天子之辭言之逆某姬自我之辭言之逆女女通稱也蓋交言之此尊卑之異辭也 崔子方經解 ○紀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乃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 程子經說 ○諸侯不自主昏必布几筵命於先君之廟故不言使納幣輕於逆女則稱使可也公羊謂公孫壽納幣稱主人以無母也紀有母而不稱母母不通也其言自相矛盾旣曰母不通則有母與無母何異 徐庭垣管窺 ○公羊云辭窮

無母也愚謂逆女而系以伯姬歸則卿爲君逆可知若納幣不書使則未知宋公納與公孫壽之自爲納與必冠以宋使而後明此納幣逆女之文不容一例而昏禮之致辭不得以難史臣之紀載者也 兪正燮春秋說 ○卿爲君逆則書逆女所以別於齊高固莒慶之自逆也內女適諸侯未有書逆者而紀伯姬獨書以其後紀亡伯姬叔姬並書於策故叔姬之歸不得畧而於伯姬特書逆以明其爲嫡也內女之歸不書者也郯伯姬杞叔姬書大歸而其歸不見於經紀伯姬書歸以其後姬卒紀亡而齊侯葬之耳以此知舊史載魯事甚詳其常事皆削之也 方苞直解 ○書紀伯姬之詳陳氏以爲吾女遭人倫之變者是已而不盡然也蓋以諸紀以婚姻之故求庇於魯終桓公之世大爲紀謀而紀卒亡以致伯姬之卒而葬於齊侯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愚按顧氏本程

子駁公羊譏不親迎說甚通程子說見逆夫人總論顧說見昏禮總論

隱七年春叔姬歸于紀　莊十二年春紀叔姬歸于酅

穀梁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何休○叔姬者伯姬之娣書之為莊十二年紀叔姬歸酅張本若謂以叔姬為賢而書之則春秋無書賢之法備之莊姜魯之敬姜豈伊不賢而春秋削之毛奇齡傳○娣歸不書為叔姬歸酅書之也所謂因紀其末故錄其始也牛運震傳○方說見上○愚按先儒以為賢叔姬故詳錄毛氏辨之是也牛氏方氏義同○叔姬歸紀左氏無傳何休杜預范甯俱指為伯姬之媵萬氏學春秋隨筆以為國君女不為媵叔姬歸紀季非媵伯姬蓋本陸淳之說權應儲吾亦廬稿○此說別附存之

穀梁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紀侯去國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書曰歸杜佑○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祖也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書胡傳○稱紀叔姬明非嫁也蘇轍集解○叔姬自紀歸魯不書者國亡則義當歸常事不書也於是書歸于酅則其賢行之著在此不曰叔姬而曰紀叔姬者以明前往時歸紀之叔姬也若不加紀則嫌於他叔姬也孫覺經解○愚按　四庫提要辨程氏本義說曰叔姬歸酅舊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歸於夫族端學必以為當歸魯不當歸酅已刻矣復誣其失節於紀季何所據乎

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冬杞伯姬來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　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穀梁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耳○逆者非卿不書胡傳○逆者非卿不登史策見昏禮之壞也日講解義○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左氏謂莊公女也而注云若時君之女當加子字別之此桓公末歲所生女也按是時桓公卒已二十六年諸侯女恐未有愆期至是始嫁者僖二十八年杞伯姬來注謂莊公女也此非前之杞伯姬乎若以為桓公末歲女至此六十三年當老而不復能來矣時君之女加子其可信乎季姬歸于鄫何以不加子何孟春餘冬序錄

非事而特會非禮胡傳○內女為夫人七見於經書公會者惟伯姬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逆婦伯姬之為未之前聞陳傅良後傳

左歸甯也歸甯曰來出曰來歸○公羊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非禮而來故書耳合禮則常事不書豈二百四十二年內惟兩度歸甯乎陸淳纂例引趙匡○內女適諸侯惟杞伯姬四書來一書會越禮可知汪克寬纂疏○傳以為歸甯歸甯合禮則不書也蓋非歸甯而來者惟杞伯姬故書方苞通論○書來不宜來也書來有故也牛運震傳

來朝其子穀梁吳氏說見來朝門

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卽來朝魯而為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吳澂纂言

公羊其稱婦者有姑之辭也○婦人不專行杞伯姬來求婦非禮也姑無自求婦者也劉敞傳○杞弱為魯所陵故伯姬二十八

年來會今又來求婦求庇於魯耳季本私考

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十五年九月季姬歸于鄫

左鄫季姬來甯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季姬之在魯歸甯也遇于防屬其來朝也鄫子既朝魯怒已解故仍復歸鄫其事甚明諸家以歸鄫爲于歸生出魯公愛女使自擇配之說誤矣卓爾康辨義○季姬與鄫子遇而僖公不禁使鄫子朝而鄫子聽之皆爲失禮故春秋書以譏之胡傳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說本何休而諸儒因之則過矣僖公賢君聲姜令妻豈肯聽女自擇配乎彙纂案○說者據不書鄫子逆與季姬歸爲未嫁之文按春秋書內女歸于某者四而已他不盡書也紀伯姬之歸先書來逆紀叔姬杞伯姬宋伯姬之歸先未嘗

書來逆也他有書來逆者若莒慶來逆叔姬之類不聞又書歸也齊昭姬因見執於其國始書郯伯姬杞叔姬俱因其來歸書前此未嘗書某來逆某某歸于某也而立異者乃以己意妄度創爲僖公縱女擇配之說汚穢簡冊誣衊人倫何其甚也顧炎武五經同義○公羊傳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其義亦與左傳不異而何休注乃云使來請娶己爲夫人謬甚或引春秋之例女既嫁則繫其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季姬不繫以鄫爲未嫁之女以曲申何義案經下有鄫子之文則季姬之上不必更繫以國而知其爲鄫國之夫人也蓋史例之省文不當如彼說孫志祖讀書脞錄○此鄫季姬也何以不繫鄫下云及鄫子知爲鄫子夫人也趙子常云使來請已者謂入怒其不朝而止姬姬使鄫子因朝而請已如此則二傳可通爲一或疑季姬歸于鄫爲始嫁之文獨不見紀叔姬之歸酅亦書歸乎若以叔姬繫紀季姬不繫鄫爲疑不知季姬今年已見明年歸鄫自從省文耳叔姬則歸酅不歸紀不繫紀則疑別一叔姬矣萬斯大隨筆○文姜以夫人會享齊侯禮蕩然矣至是公使季姬修遇禮以見鄫子禮亦僭矣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失禮則書陳遷鶴紀疑

來甯不書歸于鄫書者以明中絕杜注○內女嫁恆書歸不書歸必有故也季姬來甯公怒而止之故不書歸至是而後言歸也陳傅良後傳

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衛人來媵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十年五月齊人來媵

左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孫壽來納幣禮也孔疏納幣應使卿故傳言得禮○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儀禮士昏記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又注○傳載季文子致女復命穆姜再拜則知伯姬乃宣公女穆姜所出汪克寬纂疏○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昏禮之正也魯女之歸未有以納幣書者豈爲禮之不備亦其微者來不足紀錄耳洪咨夔春秋說○胡傳以使卿納幣爲越禮者非也左氏以爲禮杜氏預亦以爲應使卿其必有所據矣莊公如齊納幣穀梁以爲大夫之事蓋譏莊之不當親行豈以爲卿不可使乎彙纂案○履緰逆女不書紀侯使何也比爲君逆稱女自逆稱某姬册書定法雖不書紀侯使而知其爲君逆也若納幣不書使則疑於壽之自爲矣然則公子遂如齊納幣不疑何也

內臣書如皆奉君命之辭也外臣書來則以其私者多矣不可以無辨也方苞直解成八年○其書宋公使異於履綸者逆有書女書某姬之别而納幣爲統辭不書使疑於壽之自婚也加以婚稱主人爲譏則內臣無書公使之文內臣外娶例不見經非國事也外臣見經者公爲之主也設魯納幣稱主人將何以著乎外臣非卿來魯書人不曰使設宋使微者納幣稱主人又何以著乎其說不可通矣高閌釋經然○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妃所生也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伯姬歸於宋特書顧炎武日知錄○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曰錄伯姬也非也伯姬雖賢然當此之時未有可賢者賢在其守死善道非禮不動耳豈可先事褒之哉劉敞權衡○公羊以書納幣爲錄伯姬何氏謂伯姬賢所以殊於衆女然則魯之衆女豈皆不賢而不錄乎春秋之紀昏姻皆以著邦交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按張氏不主賢伯姬之說所論甚通明詳見前總論及下條顧說亦有理並存之

左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媵書者諸侯嫁女二國媵之二國禮也三國非禮也惟王后三國媵孫復尊王發微○傳曰異姓則否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孔疏引鄭元箴膏肓○左氏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非也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若嬴曹邾姓媯弋之君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諸侯之媵或不能備矣劉敞權衡○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非也伯姬雖賢春秋一褒其身足矣何爲及其媵哉春秋所急者禮也所制者欲也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娶

十二女以欲敗禮矣故備書之所以戒也又○魯宋嫁娶備十二女僭也公羊錄伯姬之說不足取華元當國僭踰無紀蓋炭斡檜見譏君子齊僭始管仲魯僭始臧辰宋僭始華元強大夫欲自僭以陵諸侯先弒其君以僭天子春秋所深惡也何褒也王介之四傳質○禮諸侯嫁女于諸侯以姪娣從衛人來媵非失禮也以後此齊晉來媵踰諸侯一娶九女之制故備書以志非禮若以異姓不宜來媵爲義則但書齊媵可矣左氏之說非也詩解日義○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按春秋時異姓媵女者甚多未必皆不知禮毛氏奇齡曰媵女若必同姓則秦楚嫁女別無可媵葉酉究遺○說者謂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也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爲媵案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也王樹枏對客叢書

伯姬歸于宋逆者非卿故不書范甯注

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杜注○桓三年傳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仲年行父俱是致女而彼言聘者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但言聘外內之異文也孔疏○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致之者成之也劉敞傳○穀梁曰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說者云內稱謂稱使案內大夫受命而出無稱使者假令與內稱則曰公使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乎劉敞權衡○伊川以爲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然則齊僖親送文姜又何云耶伊川見文姜淫而與弒則以齊僖親送爲非義見伯姬守禮以死則以魯人賢伯姬而使卿送此皆事後之論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左晉人來媵禮也○公羊三國來媵非禮也○書衛晉齊之來

媵是因事以誌五國通昏姻之好見其歧而復同而非爲媵女過數故亦非爲賢伯姬而錄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公羊曰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按公羊既知三國來媵爲非禮曷爲又以錄伯姬言之曷爲又以婦人以衆多爲侈言之程端學三傳辨疑

公羊曰錄伯姬也穀梁曰以伯姬之不得其所也然公羊又以齊媵過數爲非禮文定又以納幣使卿致女使卿皆爲非禮夫欲著伯姬之賢又三書非禮之事以重爲賢女之累春秋之義亦大不可解矣春秋著昏姻之國相好相惡之由非爲女婦之賢不賢起義也魯君六娶齊女莫賢於聲姜而逆至皆不書陽穀于卞之會猶書以示譏何獨於共姬之賢而詳錄之哉蓋魯女嫁杞杞鄫邾小國納幣無卿來故不書致女不使卿往故不書若衛若晉若齊諸大國未必來媵小國之夫人即或有之而無關乎國故故亦不書於伯姬書納幣者以著宋娶魯女尊魯而重其事因以使卿來也書致女者以著魯女嫁宋尊宋而重其事因以使卿往也書衛媵晉媵齊媵者以著衛晉齊結好於魯宋而各以女來媵也所以然者魯宋自入春秋不通婚姻至此始通華元謀昏公孫納幣以寵異魯女魯之嫁女於宋有加於紀杞鄫邾而宗卿獨往以爲禮也衛受晉人命侵宋晉聽齊間而使魯衛侵宋齊惡乎魯而忌其昏姻至此皆釋怨以相好也故書以誌五國之合也媵女之過數則因事以見之而已矣其於伯姬之守禮以死則於書宋災之下書伯姬卒書叔弓如宋葬宋共姬見之而前之詳書納幣致女來媵非爲錄伯姬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愚按志僭禮之義自正而張說尤得當日事情

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爲媵媵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詩我行其野正義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爲疑考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爾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以伊尹爲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鄄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爲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畧然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魯爲弱國嘗爲齊晉所陵猶恐不屑以女爲媵而齊晉肯以女爲魯女從妾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考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楚辭魚鱗鱗兮媵子晦庵注媵送也爾雅曰媵將送也注引左傳媵秦穆姬詩遠于將之疏釋曰皆謂送行也不指爲妾公羊僖八年齊媵之說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訛也戴埴鼠璞 ○愚按先儒解來媵皆謂以女媵戴說獨異攷證特精詩正義已先導之矣足闢從來相沿之誤故張氏向瑗公羊折諸特取之舊說相沿已久未可删也並存此說以正之據此則十二女僭禮之說又非矣

以上內女適諸侯者

文十四年冬齊人執子叔姬　十五年冬齊人來歸子叔姬

傳稱子叔姬妃齊昭公知舍之母也亦不知是何公之女孔疏 ○

子叔姬齊昭公夫人舍之母也舍既遇弑魯使單伯視子叔姬故商人執之（孫復尊王發微）○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胡傳）○春秋書女來歸者三郯伯姬杞伯姬直曰來歸此子叔姬曰齊人來歸譏在齊也商人弑其子又絕其母也（程端學本義引杜諤）○春秋志內女之出無罪者曰來歸某有罪者曰某來歸（張大亨通訓）○郯伯姬來歸者此有罪見出者也齊人來歸子叔姬者此無罪齊人强出之者也（劉敞傳）○郯伯姬來歸罪在姬也杞叔姬來歸先書杞伯來朝罪不在姬亦不在杞也此直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罪在齊人而不在姬明矣（朱朝瑛畧記）○內女字叔或加子者按伯仲叔季惟可字四人故字法或積叔加子以異之如公孫嬰齊稱子叔嬰齊其後叔老叔弓或稱子叔子別於叔孫氏也大夫書名氏故字不見經耳趙伯循謂時君之女曰子諸說紛然由一字之義不明也（趙汸屬辭○諸說多以稱子爲時君之女父在例書子也彙纂亦駁之見凶禮門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啖氏曰舍母蓋魯之媵女但一叔姬耳左氏附會後事加子字澄按啖說是也文公即位纔十四年豈有女配齊昭公而生子可立爲君者哉齊昭公以魯僖公二十八年即位叔姬生舍當在魯僖末年時文公尚爲世子豈有世子年幼而有女嫁鄰國年長之君爲夫人者乎況文四年文公逆婦姜于齊蓋齊昭公之女也豈有齊昭既娶魯文之女而魯文又娶齊昭之女者乎故知左氏以舍母爲文公女者妄也（吳澄纂言）○計文公之年未當有女適人生子而成立者若叔姬爲齊昭夫人則齊昭乃文公母舅又爲外父文公以姊妹妻之尚不可而況其女乎叔姬稱子究未知誰女也（應撝謙集解緒餘袁嘉印說）○公羊曰其言來何閔之也

非也加來何以爲閔不加來何以不閔此直來歸耳無强說也穀梁曰父母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非也此無罪齊人强出之者也（劉敞權衡）○左氏誤以單伯爲周大夫故單伯之至則曰來致命叔姬之歸則曰王故也今並删之（彙纂）

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

左出也○爲婦而出著其非也（陸淳纂例引趙匡）○女生願爲有家故嫁者謂之歸見出而曰來歸著其變也（家鉉翁詳說）○春秋書郯伯姬杞叔姬來歸所以譏父母之訓育弗至致內女之婦德有虧而亦責郯杞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也然杞叔姬書卒書喪歸則叔姬之出必有不當絕者而郯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則善惡優劣可以概覩矣（汪克寬纂疏）○伯姬書大歸而歸不見經以是知內女之嫁常事不書（方苞直解）○記姬大歸而其始歸於郯及後之卒均不見經則內女書歸書卒書逆書葬皆非以常事書可知而舊史更無不備春秋有書有不書亦可知（高斟然釋經）○士大夫不嚴出妻之禮是以育女無訓取婦無擇女德無極何所懲而不爲惡焉夫以義合者不合則離故春秋內女之出詳書之所以敬慎重正而情欲之私不得行乎其間也（胡承諾釋志）

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歸出必錄（胡傳）○杞伯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來歸此與他姓義之出不同必叔姬自不安於杞非杞絕之也故其卒杞復逆喪以葬（家鉉翁詳說）○家氏以爲或以疾來歸吳氏以爲或叔姬無子他妾有子不安而歸故書杞伯逆喪以歸而無貶詞未必然也即有疾即無子不自安亦於義不當歸杞之逆喪

未必非屈於晉之故又歸卒歸葬詳書者以著魯杞離合之始末也杞入春秋未嘗一與諸侯盟會弱小難存而託昏姻以親魯逾八十餘年而叔姬忽不自安而歸此必有故也叔姬既歸而杞伯卽於是年與蟲牢之盟自此而諸侯會盟始有杞伯蓋杞伯懼以叔姬故得罪於魯以爲討而託於晉也由是觀之則叔姬之歸未爲善歸而杞之逆喪必有所屈張自超宗朱辨義

以上內女適諸侯來歸者

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傳見小國大夫以事接我門○內女適大夫則稱字不書歸疏引陳岳汪克寬纂○穀梁曰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非也大夫不得曰逆女書叔姬自其理當然劉敞權衡○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胡傳○周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其不書大夫主者此是略文其例與十二年王姬歸于齊不書莊公爲主正同而穀梁胡氏以爲譏公自主也總是以非常禮故書一例必求一非禮之事以誣之耳毛奇齡傳○此內女適外大夫也其書來逆禮也不書逆女別於爲其君逆也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不書大夫主之者略之也先儒以爲公自主之否非也牛運震傳○爲君逆書女父母辭也自逆書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夫婦之辭也蓋爲諸侯夫人則自主故從父母之辭爲卿大夫妻則使臣主故不從父母之辭而君臣不敢夫婦則敵故從夫婦辭曰某姬高澍然釋經隱二年

僖二十五年夏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其言

來逆婦何兄弟辭也○穀梁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伯姬魯女以宋蕩氏之知爲宋大夫蕩氏妻也婦者對姑之文姑卽伯姬故知自爲子來逆婦孔疏○婦人不專行姑爲婦逆非禮也劉敞傳○周禮諸侯嫁女於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此來逆婦不知何人女並不知誰主而胡氏謂譏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大不可解毛奇齡傳○書伯姬書逆婦是明著兄弟姊妹之子女爲婚姻也公羊所謂兄弟辭者亦自有義恐不但譏姑來親迎之失禮與杞伯姬來求婦當一例看張自超宗朱辨義○按張說則陸氏淳所駁公羊此語未是

宣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杜註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不書女歸降於諸侯孔疏非齊夫人不得言歸于齊若言歸于齊高氏則下嫁非公之敵故不得書其歸也○案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强大來娶於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於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婦其女彊委禽焉而不能止不知以禮守身是以得此辱也胡傳○齊高固來逆叔姬親迎也胡氏以爲書來公自主之罪宣公也此意之也徐學謨春秋億○子叔姬諸姬皆以爲宣公女按元年書婦姜至至是方五年豈有可嫁之女且自文十二年至今書子叔姬者三不應其名無別如此童品經傳辨疑○劉氏駁穀梁同莊二十七年

左冬來反馬也○士昏禮婦車出於夫家天子諸侯嫁女自乘其家之車故大夫以上有留車反馬之事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婦至質明見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祭

但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法當遣
使不合親行故經傳具其事以示譏孔疏○禮嫁女留其送馬不
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反馬義也惟高固親來非禮
耳大夫非公事出境又非禮矣女子歲一歸甯叔姬初嫁而亟
來亦非禮也趙汸屬辭○反馬之禮當遣使不當親來女子歸甯當
在間歲不當在踰月大夫非君命不當出境皆非禮矣日講解義

以上內女適大夫者

附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以陳人爲陳侯諸侯娶而往媵之非也云公子結媵陳侯
之婦則文理不成又何故貶損陳侯爲陳人也蓋媵者送女也
陳人者陳大夫也不煩說矣劉敞權衡○不書如陳送媵而書媵陳

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之微者矣微事不見於經書者譏
其因事與齊宋盟耳若齊宋之盟出於公命當如公孫茲如牟
因聘而娶但書聘而不書娶此亦但書盟而不書媵矣汪克寬纂疏
○公穀以爲會女媵陳侯之婦胡傳以爲微者程子則謂鄄之
臣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據孔疏謂爲人媵者皆送
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嫡而行今經書于鄄則程子之說信矣孔
疏傳會公穀之說謂鄄爲衛地陳娶衛女結送媵向衛至鄄停
女會盟果爾則當書至鄄不書于鄄矣于鄄者媵于鄄也彙纂
○愚按劉氏汪氏及彙纂所論書法其爲結之私事無疑顧
氏三傳異同表引程積齋說駁程子謂結女爲媵細事何足書
仍從孔疏以爲陳娶衛女公女往媵疑人字爲侯字之誤非也
微事不書因譏遂事而書汪氏言之矣陳侯之婦不成文理劉

氏言之矣若向衛至鄄不當書于鄄彙纂言之矣○又按穀梁
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劉原父駁之曰魯誠
欲自託於大國者豈敢以媵婦之名而遣使者以取戾於霸主
哉愚按主穀梁者皆云結爲盟事而出其說本非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成八年春
公孫嬰齊如莒

公孫茲娶於牟行父娶於陳嬰齊娶於莒皆止書如不與其因
聘以濟其私也自逆猶可赦如莒涖盟而代弟逆文七姑如宋聘
而爲意如逆昭二十五則又甚矣汪克寬纂疏

昭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汪氏說見內大夫書如門

以上內大夫媵婦一外娶四

○書魯夫人事 書文姜淫逆外會 書莊公昏讎哀姜弒逆 書出姜大歸敬嬴僭逆 書聲姜姒氏孟子喪
禮畧　歸甯惟一書至外如外會皆不書至

妾母志僭辨仲子不稱夫人別宮不祔舊說辨庶子爲君爲
其母無服辨妾不入廟辨春秋並書兩夫人以著嫡母妾母
有二非志其僭辨天王歸賵概云非禮辨夫人子氏杜氏
以爲仲子公羊以爲隱母辨夫人孫于齊貶去姜氏辨
夫人氏喪至貶不稱姜辨祔致夫人公穀胡氏說辨會
卞左氏以爲齊止公辨王歸成風含賵胡氏說辨文夫
人姜氏書至穀梁說辨僖公成風穀梁胡氏說辨出姜
大歸書姜氏胡氏說辨夫人婦姜不稱氏公穀說辨孟
子以爲春秋諱詞三傳胡氏說辨

自桓公不能刑于文姜而詒二國之患自莊公不能防閑哀姜而遺
再世之禍其仲則通哀姜而賊般弒閔襄仲則私敬嬴而殺惡及視
其家法不設而無正始之道也李琪列國世紀
凡夫人行皆書比於公也陸淳纂例引啖助
內夫人出入必書舊史之文也違禮而出則書得禮則不書春秋之

法也夫人之禮父母在歲一歸甯沒則不可勝書而違禮而行者其失亦不可得而見矣然亦有得禮而書者則著變也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是也夫人之歸魯也貴聘而賤逆至而不致敬嬴仲遂同心以搆禍夫人至是蓋不安于魯矣故志其出而並志其返也是他日君薨子弒夫人大歸之端兆也惟得禮而歸甯者皆不書然後知出而書者皆失禮也然後知得禮而特書者爲著變也文姜之如齊也或在齊襄之世或在齊桓之世而屬辭同文姜會齊襄于禚聲姜會齊桓于卞事異也而屬辭同文姜如齊非禮也出姜如齊歸甯也而屬辭同何以別乎此據事直書而義自別者也文姜鳥獸行君死于齊姜孫于齊既返于魯而奔齊襄者汲汲焉則書會書享書如不問而知其爲姦也若齊桓則義著于天下久矣自襄之死姜與齊絕已七年至是齊魯之邦交始通而姜靦顏以歸母家桓之失在不

能固拒耳他無嫌也若聲姜則桓之子或兄弟之子也其失在違會耳他無嫌也惟出姜如齊無以明其爲得禮故特書至以別焉以違禮而行者皆不書至故知書至爲得禮也惟得禮而書至故知不書至者皆孔子削之也何以知舊史之備書也爲舊史者非明于春秋之法也使夫人歸甯例不書則出姜亦不書而孔子無從而得之矣以出姜之歸甯書知凡夫人之歸甯備書也以出姜書至知凡夫人之備書至也春秋獨于出姜不削以著變而其義皆見矣方苞通論

愚按春秋志妾母僭嫡變禮之說先儒據仲子不書薨葬不稱夫人小君又別立宮不祔于姑以爲春秋之初不僭其後僭嫡變禮故謹志之惟謝氏湜從公羊母以子貴說謂子爲君禮宜尊所生又爲之辨析曰妾母雖貴嫡母在上則位有等降嫡母在則以妾母事之嫡母歿則以夫人事之所論甚得準情制禮之正近儒毛西河牛空山亦持此論以折舊說而徐氏庭垣引據帝嚳四妃唐虞三代各尊崇其生母以證春秋母以子貴之義尤見古禮歷代行之非始行于春秋而特記禮之變也愚竊思仲子薨葬本在春秋前非經不書也別宮不祔乃桓未爲君隱不得尊崇之也則以仲子比儗後之異稱者謂春秋之初不僭特著後來之僭以垂戒說本未協且攷春秋所書妾母成風敬嬴定姒之薨葬齊歸是嫡非妾辨見夫人薨葬門故不列其時皆無嫡在則尊其所生亦禮之所宜信有如謝氏諸家所辨者焉先儒所引禮經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乃指嫡母在時而言若嫡母既亡則所生母豈有不服喪之理謝氏言之矣見本門文五年條下四妃肇帝王之迹代各追崇成風有壽母之稱詩登頌什徐氏言之矣見本門文九年條下春秋嫡母妾母之所以並書薨葬者蓋不書妾母之薨葬則不辨其有嫡母兼有妾母也豈爲妾母之僭嫡而書哉方氏望溪言之矣見魯

夫人門總論又見成十四年條下或云妾不祔廟者亦非也小記云妾祔于妾祖姑若妾不入廟何以有在廟之妾祖姑乎毛氏西河言之矣見本門文四年仲子無諡不祔不稱小君夫人以子未爲君猶未全乎小君夫人也姜氏白巖言之矣見本門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條下仲子乃妾而未尊爲夫人小君也天王歸賵失禮也成風既以子貴嫡母又亡例得尊爲夫人小君也天王歸含賵非失禮也毛氏又言之矣見本門隱元年仲子文四年成風條下至若並妃匹嫡之禍如文公之輕出姜而寵敬嬴致釀逆禍比事考經自別是垂戒之大事而固非以尊崇所生示譏貶也譏貶妾母僭禮之說先儒近儒相因立論蓋不啻數十家而實按之則左氏所謂合禮及公羊母以子貴之義誠未可非而謝氏諸家之辨正洵昭然若發矇也是以主彼說者概從刪節或曰自公羊創爲母以子貴之說漢哀帝因得託以尊其舊藩邸所生父母祖母加大號以干正統而貽後

謪說經失義其弊至此是又不然不可以後世之踵行過當黷亂統系而歸咎於先儒經義也試按春秋魯數公之事固尊其所當尊而未嘗有陵僭黷亂之失也此又當分別論之者也

隱元年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曰僖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猶晉簡文帝母之稱簡文宣太后蕭氏所謂繫子爲稱明貴之所由也穀梁傳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說得之蓋魯有兩仲子一孝公之妾一惠公之妾顧炎武日知錄○仲子者孝公之妾惠公之母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春秋妾不得體君母係於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惠氏奇春秋說○按妾母名係於子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例之則此稱惠公仲子自屬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此穀梁說遠勝於左氏公羊者也但范注云仲子乃孝

公時卒故不稱諡其說非是魯孝公以平王二年薨平王三年癸酉歲惠公之元年也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明年巳未歲入春秋計惠公在位四十五年仲子之卒當在惠公之世且并在惠公末年矣若謂在孝公時豈有侯國之妾母卒已逾五十年而天子始追行賵禮者邪大約春秋之初猶近古樸妾母之卒或有不稱諡者亦未可知豈必以仲子無諡即疑其卒在孝公時乎齊召南穀梁注疏考證○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謂繫子爲號仲子繫惠公成風繫僖公一也繫於子不繫於夫諸侯妾母之書法也左氏公羊以仲子爲桓公母與僖公成風一以妾繫夫一以子先母自違其例禮又大乖鄭氏釋廢疾曰若仲子是桓母桓未爲君則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此言足以折二傳矣陳壽祺左海文集○左公皆以仲子爲惠公之妾桓公之母然未薨而歸賵情理未必然也穀梁以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以僖公成風例之於義爲長傳曰孝惠娶于商則孝公夫人當爲宋之子仲子卽其娣姪可知矣崔應榴吾亦廬稿

三傳之言仲子也或曰惠公之母或曰惠公之妾言夫人子氏也或曰隱公之母或曰隱公之妻要之於終以觀其始則仲子爲惠公之妾桓公之母可信也以考仲子之宮知之子氏爲隱公之妻可信也以君在而不書葬知之王介之四傳質○稱惠公仲子兩賵之也仲子爲桓母桓未君不得成小君故字而不諡其卒不知在何年然入春秋無書則知卒在春秋前矣左氏以二年夫人子氏薨爲卽此仲子遂謂仲子未卒以爲豫凶事譏也天子必不以凶物賵生人公羊又以二年薨之子氏爲隱母夫隱欲讓桓必不自尊其母旣尊母而稱夫人與薨矣何以不言葬

小君邪穀梁以仲子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又未是果惠之母則魯於君母無論嫡庶皆用小君之禮以諡稱如成風穆姜定姒是也茲何以不諡歟又有謂專賵仲子而繫之惠公以志其寵妾僭嫡者亦非也惠公並未立仲子爲夫人終以國授隱則亦能自克以禮者且天子恩禮諸侯必先君而後及其妻舍君而賵妾無是理也若春秋前已賵惠公何不并賵仲子而必待逾年再遣使以自蹈緩不及尸之誚乎故知爲並賵而俱不及尸追予恩禮也至左傳以賵死不及尸爲非禮然列國有相距遠者車馬猶可及葬含襚豈能及歛亦未爲通義也俞廷垣管窺○惠公歿仲子亦死故王兩歸賵秦人於僖公成風也亦然書成風後僖公者夫死從子之義也賵惠公可也賵仲子是無適庶也李光地榕村集○惠公隱之父仲子桓之母卽惠之繼娶也春秋

諸侯有繼娶即繼嫡也惟嫡故子雖未立亦得以喪赴告天子此一告赴必惠公仲子同有赴告者在也既有赴告則天子下弔於禮無過蓋仲子繼娶原非姪娣日爲魯夫人則固夫人也鄭康成云禮天子於諸侯合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是天子於諸侯夫人原有賵禮（毛奇齡傳）

愚按左云子氏未薨其謬不待辨矣穀梁以仲子爲孝公妾惠公母例以成風書法似合故近儒顧氏惠氏齊氏陳氏崔氏並從之或據史記年表惠公即位於平王三年至隱元年歷四十七年而其母始薨疑太久遠然攷惠公在位久其即位必早計至惠末隱初母年不過八十不必疑也至徐氏據妾母如成風穆姜定姒皆用小君之禮以謚稱而仲子何以無謚又疑穀梁未是則齊氏所辨仲子之卒當在惠公末年或春秋前已葬或

其時近古妾母不稱謚均未可知也則亦不必疑也亭林顧氏主穀梁比擬史例甚精核而疑魯有兩仲子則無證據若王氏徐氏據經酌理斷爲惠妾桓母以爲兩賵前儒主此說者亦多並存之李氏榕村說與徐同所云僖公成風兩襚而成風後僖公者乃夫死從子之義又於前儒所謂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者引具見解持論無礙可備參攷毛西河謂仲子是繼娶非妾母故可未立而得以喪赴據禮立言並與史記魯世家惠公適夫人無子賤妾聲子生子息又娶宋女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之事合論例而通然與左傳繼室以聲子不合豈聲子既爲繼室仲子又爲繼室歟觀五年考仲子之宮諸說則仲子二字書法實非夫人仍當主衆說

隱二年冬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夫人小君與君一體故志之也子宋姓（孫復尊王發微）○夫人子氏杜氏曰桓母也公羊曰隱母也穀梁曰隱妻也宜孰從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爲夫人也則爲隱之妻近是隱桓之母不得爲夫人則嫡庶之義明矣隱之妻爲夫人則君臣之分定矣（呂大圭或問）○魯以隱爲君豈容不以子氏爲夫人稱夫人國人辭也不書葬隱不以夫人之禮葬之也（程端學或問）○杜預以爲仲子若果仲子何以元年歸賵五年考宮經文直書其名曰仲子而於此乃始稱夫人邪公羊以爲隱母不書葬者子將不終爲君母亦不終爲夫人也噫經明書夫人子氏薨又不終爲夫人邪（凌稚隆測義）○惟爲隱妻隱稱攝故不以夫人葬耳若爲仲子五年考其宮獻六羽矣豈不以禮葬邪（姚舜牧疑問）○子氏薨三傳互異左氏以爲桓母固非矣公羊以爲隱母先儒謂妾母不當稱

夫人春秋之初禮法尚存不得以成風敬嬴爲比惟穀梁以爲隱妻義爲長故程子及胡傳皆從之（吳澄纂言）○穀梁以爲夫人之義從君隱公在故不書葬左傳以爲桓母夫仲子之卒已在前矣公羊以爲隱母夫隱母未有不書葬者也以此知爲隱妻矣（牛運震傳）

隱五年秋考仲子之宮

公羊家氏見宮廟門○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歿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歿不稱謚單舉姓氏者妾也成風敬嬴定姒皆妾母而用夫人之禮（胡傳李廉會通）○諸侯妾母祇當以氏繫號仍自成風而後妾母皆稱夫人稱小君稱謚惟定姒以哀未成君不稱夫人及小君然亦襲成風敬嬴之例而稱謚矣夫人且不當別有謚而況妾乎（汪克寬纂疏）○經於來賵考

宫皆書仲子而其不得爲嫡明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凡宫廟之立非失禮不書此著其不宜立也日講解義○劉氏曰但曰仲子非夫人明矣其説甚是可見惠公當日未嘗以仲子爲夫人也因有手文之異惠公或有其志故隱公欲成先公之志而將讓桓耳覿其爲仲子立宮是自表其欲讓之心而不知其非禮也夫子仍舊史書之既以著其非禮而亦以表其欲讓之心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桓未爲君故聲子有謚而仲子無謚何以不稱小君其子未爲君而無謚不反哭不祔廟猶未全乎小君也姜炳璋讀左補義○仲子妾耳不得比繼室之聲子然元年天王歸賵五年考宫皆越禮之甚者也甚矣鍾巫之禍乎王啟之而隱公自取之也彼爲之子者既習見其母之貴寵有不岸然自謂先君之適而反惡其兄者哉於是其勢日橫其謀日深而左右近習陰伺乎其間思挾之以覬覦富貴者亦日衆此羽父之譖所以不旋踵而發與汪琬堯峯文鈔

莊元年春夫人孫于齊

按不稱姜氏左氏曰絶不爲親禮也公羊曰貶與弑公也胡氏以下諸説本此非也采諸家辨説○夫人前年與公如齊此年孫于齊是兩事史氏恆法無不書姜氏之理夫子以其與弑而事又相因特用一事再見蒙上文之例使人比而觀之則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總爲一事而夫人與弑之罪自見非以去姜氏爲絶之之文也趙汸屬辭卷十○蒙上文爾趙氏所謂一事再見則略之是也若云絶不爲親後此屢書夫人姜氏書葬我小君文姜既絶之復親之又何謂也陸粲胡傳辨疑○此條去夫人字是省文哀姜書夫人氏是闕文非義所存也書法只在一孫字此外不必多生枝節顧棟高大事表○顧説又見闕文門○弑君大惡非文字貶斥得蔽其辜故文姜哀姜猶稱夫人小君慶父仲遂猶稱公子正欲天下後世見其爲夫人公子罪乃益重若不書與常人等耳文姜孫齊不書姜氏哀姜喪歸不書姜恐是文闕顧奎光隨筆○不稱姜氏蒙上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之文通爲一事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僖元年蒙上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之文通爲一事也此所謂便文以修辭也其或稱夫人或稱夫人氏猶或稱婦姜文四年宣元年或稱婦姜氏成十四年皆所謂互文以通異也夫人姜氏孫于邾閔二年稱姜氏者文無所承也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莊七年一歲再會而兩稱姜氏文不相蒙者各爲一事也戴祖啟五測○文姜哀姜之惡至矣爲薨爲孫爲享爲如爲會爲奔莒連類書之而其事瞭然可推豈在書姜不書姜書氏不書氏哉惲敬大雲山房集

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左書姦也○穀梁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今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胡傳○齊襄之惡不容誅矣姜氏與弑而淫縱如此則莊公之不能齊家治國可見矣程端學本義○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二年十二月會齊侯于禚始且孫今則會矣作春秋者欲諱而不得矣張溥四傳斷○夫人孫矣書會復歸也歸不書至不敢告廟也夫人已孫齊矣而容其蒙垢以歸是再死父也既歸矣又任其縱淫以出是重辱國也御纂直解○夫人孫齊已自知罪矣惟魯人不絶夫人故夫人可歸惟魯人不仇齊故夫人與齊侯可會七八年間主王姬會伐衛

狩禚再會伐衛次郎圍郕無非侵齊尊齊之事宜乎夫人齊侯無所忌憚而淫於道路未有虛歲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前書公與夫人如齊不告至而書孫與喪俱至也今書孫于齊不告至而書會不敢告至也蓋夫人無辭以見其宗廟矣（葉夢得傳）

莊四年春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參譏之也公夫人齊侯皆失正也（陸淳微旨）○禚齊地祝邱魯地蓋齊侯來而我享之以禚視祝邱則地愈偪以會視享則禮愈厚（葉夢得傳）○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高閌集註）○爲禽獸之行瀆周公之禮漢人云淫之漸變爲篡魯人習之三十餘年卒至子般閔公薦弑（張洽集注）

莊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於時齊無征伐之事不知師在何處蓋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齊侯耳不行會禮（孔疏）○孫于齊猶有畏心焉會于禚享于祝邱則無所畏矣曰會曰享猶有恥心焉如齊師則無恥矣會非夫人事享又甚焉享非夫人事如齊師又甚焉（李明復集義引謝湜）○師者衆多之地衆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其三章曰行人彭彭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行人儦儦儦儦者衆貌也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胡傳）

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齊志也杜注至齊地則夫人之志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又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初會于禚次享于祝邱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

已甚矣（胡傳）○齊詩刺襄公也魯道有蕩不一言之春秋一則曰夫人會齊侯二則曰夫人會齊侯詩春秋之旨蓋相表裏（汪克寬纂疏）○魯人恥之史臣直書之使舊史不書夫子亦無憑得其年時日月而詳載也舊史既書亦不得諱故刪詩而錄敝笱載驅作春秋而會禚享祝邱如齊師會防會穀一事不削（張自超宗朱辨義）

莊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何焯曰此等謂父母者乃不得歸甯耳）○齊侯既死文姜不安於魯故如齊（孫復尊王發微）○非禮也婦人以大家爲歸一適其夫則終身不返父母殁雖兄弟不往所以遠爲之嫌而防逆亂之萌也（孫覺經解）○父母在則歸甯葛覃稱歸甯父母是也殁則使卿甯莊子庚聘于秦爲夫人甯是也（呂大圭或問莊二年）○禮父母在歲一歸甯得禮之正也然內女來甯合禮皆不書夫人尊與君同故出入必書（趙汸屬辭卷五）○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也春秋特書以累桓也（張洽集注）

莊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同上○非父母國而往書姦（杜注）○非父母國而出入猶恣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張洽集注）○前此如齊桓公不討遂使蕩然無忌亦齊之羞也（日講解義）

莊二十年春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仝上○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此聖人所以詳書文姜之行歟（張洽集注）

閔二年秋夫人姜氏孫于邾

莊公忍父讐肆納幣覿祀逆女以致其勤升楹刻桷用幣以示其侈莊之昏愚一至此極淫縱弑逆之禍勢所必至汪克寬纂疏吳澄纂言叅

僖元年秋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冬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傳說見夫人薨葬門○前書孫以明其當絕繼書以歸以明其當討則其至非也文姜生還莊以為孝哀姜死至僖以為禮大義之不明不至於禘廟致主不已其以病僖公也御纂直解○愚按不稱姜當從杜孔是闕文先儒以為特貶非也見闕文門

僖八年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杜注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曰禘而用致豈非新死者哉夫人哀姜也大罪之人宜絕而祔先君之廟可乎黃仲炎通說○哀姜淫弒僖公為之祔葬致廟說者多以為過情不知其過情於嫡母者蓋為推崇生母地也此以知成風之為夫人不自書薨始矣萬斯大隨筆文四年夫人風氏薨條下○以為齊媵則僖公賢君必不以齊媵為夫人以為成風則僖公豈有為父立妾之理成風既非始嫁又非祔主安可致于廟也惟以為哀姜近之鄭玉闕疑○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祔於姑至是因禘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胡氏以為成風成風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順也顧炎武日知錄○說春秋者多不從左氏致哀姜之說謂哀姜於元年既稱夫人薨明已用夫人之禮矣何乃於八年始致之此由誤解致夫人致字耳言非夫人而致之為夫

人故曰前已用夫人之禮不必八年始致也不知經所謂致夫人謂致死者於太廟列諸昭穆耳非謂不當夫人而致之為夫人也惟致死者於太廟列諸昭穆故必禘于太廟之日致之致死者故於太廟致生者不必於太廟也華學泉疑義○魯尊妾母為夫人不特成風也如先有禘而致廟之禮後君必因而舉行之春秋不當削而不書也故當以左氏致哀姜為是蓋魯人之於哀姜疑於當絕當配久未入廟至此懾於齊桓伯業之盛不得不抑公義而徇私情因禘而致之以配莊公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左以為致哀姜是也致者升其主於太廟得合食也哀姜非特不薨于寢得罪宗廟不可致也徐庭垣管窺○左曰哀姜以為莊嫡公曰齊媵以為僖妾穀曰成風以為莊妾胡氏惑於三說無可據遂採左氏成風私事季友一段從穀梁說以夫人為成風而歸獄季友謂友以私恩立之為夫人友果如是與叔牙慶父等耳何以誅二兇服國人耶用左氏誣妄之言棄經而信傳謬矣按經義乃著魯禘之失在於用致夫人耳其夫人為誰必求其可據左為稍優杜預曰哀姜淫而與弒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黃永年南莊類稿春秋四傳異同辨○公羊謬妄不足辨學者所爭論者左氏與穀梁之說耳士勛謂哀姜元年為齊所殺何為今日乃致之其言似有理由是彙纂所徵引諸家悉主穀梁之說而其實非也未詳趙氏曰先君已死子安有見母於廟之理不請自屈蓋致夫人乃致死者非致生者也若如劉向云立成風則經當言立夫人不當但言致夫人且古無以子册母之禮泰山孫氏又謂以夫人之禮致成風于太廟使之與祭將為主婦而祭乎將以聲姜為主婦而成風與助祭

歸禭僖公獨不可歸禭乎以爲專屬成風者非也葉酉究遺○此兼禭也秦以僖公同翟泉之盟故歸禭於僖而成風又赴於其後故並禭焉穀梁謂秦弗夫人之非也胡氏謂非兼禭猶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聖人書以正爲人夫爲人子者夫惠公並未立仲子爲夫人亦未嘗立仲子所生之子爲世子未可謂之亂嫡何正乎其爲夫若僖之尊生母聖人果非之宜於成風薨葬時見之何待來禭時繫之僖公以正爲人子乎公羊所謂母以子貴者謂衆妃之子既立爲君嫡母在則壓于嫡嫡母故則亦尊爲國母無子爲君而母終臣妾之理帝王世紀帝嚳有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放勳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姜嫄爲元妃固宜肇周世祀若商母簡狄頌歌元鳥禘美有娀堯

母慶都邑以名稱冢以陵號此非唐虞三代之各母其生母之證乎魯之成風敬嬴定姒俱非嫡而薨稱夫人葬稱小君春秋無異詞者非母以子貴之義乎詩之閟宮稱令妻壽母專美僖公壽母卽成風也夫子登之三頌美盛德之形容何耶考諸古質諸經未有以母其生母爲非者安見秦歸禭爲專禭而以爲正天下之爲人子乎徐廷垣管窺○愚按穀梁解爲僖公之成風諸家多從之而毛氏所辨甚有理似僖公成風書法不必定與惠公仲子同也且惠公仲子亦多以爲兩賵者見前隱元年則僖公成風以爲兩禭固通葉氏酉謂列序而先僖公夫死從子之義於兩禭之中更見書法劉原父駁公羊若以爲兩人豈可序母於子下誤矣

文十八年冬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內夫人以罪出曰孫夫人孫于邾是也無罪出曰歸夫人姜氏歸于齊是也趙鵬飛經筌○傳曰夫人出曰歸于某文夫人以子被殺而歸父母之國與罪出者不同然亦絕於魯故曰歸事與內女非罪出書來歸同趙汸屬辭卷四○婦人嫁曰歸故常事歸甯則內夫人曰如適外之女曰來不言歸也姜氏無罪不容于魯而去言孫則非惡言如則不還故取歸甯之歸爲義而變文以書之李光地榕村語錄○文姜哀姜預弒皆書曰孫而出姜書歸則知責魯之臣子而姜氏無罪矣則知子惡之所以弒與公子接之所以立矣汪克寬纂疏○齊人弒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弒赤而歸出姜于齊弒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墮頹伯政廢弛莫有聲罪討之者聖人書此重爲慨歎

矣家鉉翁詳說○哀姜與弒齊桓以爲戮而猶歸喪致廟出姜無罪魯人殺其子而逐之大歸後薨葬不見經則文公之元妃不得入廟爲配矣有罪而義與廟絕之哀姜魯人喪之無罪而義未與廟絕之出姜魯人逐之莊公之廟可以配哀姜文公之廟不可以配出姜天理絕而人心喪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按胡傳曰書夫人知其正書姜氏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此因文姜哀姜之不稱姜氏有氏無姜而爲此說乃以一字褒貶說經者也

宣元年春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見逆夫人門○公穀曰不稱氏貶喪娶喪娶罪不在姜胡傳曰夫人與有罪與有罪亦不宜獨貶夫人杜注孔疏俱作闕文黃永年南莊類稿○按顧氏亦駁公穀見闕文門

宣八年夏夫人嬴氏薨冬葬我小君敬嬴

嬴氏私事襄仲殺惡及視魯之元惡也文十八年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此復書夫人嬴氏卒妾母專政之罪於是著趙鵬飛經筌○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則知哀姜爲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知出姜爲文公夫人而敬嬴乃妾也汪克寬纂疏○前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此書夫人嬴氏薨則逐女君而僭其位顯然矣何以知姜之爲嫡娶見于經也方苞直解

定十五年秋姒氏卒　葬定姒

公穀見夫人薨葬門○自成風後子爲君則其母爲夫人書葬定姒是哀公以夫人葬其母猶宣襄也其卒不曰夫人葬不曰小君者徒以喪在殯不及尊其母焉耳陳傅良後傳○姒氏妾也定有嫡夫人其娶與薨皆不見經娶在未即位之前薨在春秋絕

筆之後歟姜寶春秋事義全考○弋氏卒不夫人葬定弋不小君何也哀居喪未君故不及尊其母也且定之嫡夫人不見於經容其時尚存故尊不加於妾母也非春秋削之也陳壽祺左海文集○姒氏不書薨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爲夫人然必公即位而後稱之此姒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左氏謂不成喪者非後世之君多於柩前即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爲皇太后而先王之禮亡矣顧炎武日知錄○按姒氏簡禮實季孫之弱其君也說見夫人薨葬門

哀十二年夏孟子卒

左傳汪氏說見夫人薨葬門○公羊孟子者何昭公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公平日已諱而謂之吳孟子矣故史氏因稱爲孟子而卒之非今乃稱而隱諱之如三傳胡氏所云也夫生稱之死亦稱之而失禮之實始終生死不可掩矣湛若水正傳○昭公夫人也據傳云季氏不絻蓋不以夫人喪之也故不書薨及葬昭公娶吳女書孟子何也因其稱而稱之也語云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也據實書之而昭之失禮與三家之不臣具見御纂直解○春秋時娶同姓者不一而足穆天子傳有盛姬是天子以同姓之女備後宮也列國則晉獻公有大狐姬小狐姬驪姬平公則內有四姬傳襄二十六年衛人歸衛姬于晉等是也國語富辰曰聃由鄭姬韋昭注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女爲聃夫人類此甚多獨昭公以吳孟子貽譏者以魯爲秉禮之國故耳洪亮吉更生齋集○春秋書孟子卒想是昭公只稱孟子若加吳字孰不知吳之爲姬姓邪蓋謂之孟子者昭公諱之也謂之吳孟子者他人譏之也按經文及三

傳未有稱吳孟子者吳浩論語義疑○諱同姓則稱子足矣其不稱夫人季孫削之也春秋仍舊史所以著季孫之罪也不書葬不以夫人禮葬也朱軾春秋鈔○穀梁以爲不書夫人爲諱娶同姓非也春秋之諱娶同姓當於不書如吳納幣不書逆婦于吳不書以夫人至自吳諱之卒不書夫人非諱也孟子之書卒不書薨不書葬不書夫人者季氏逐昭公立定公不以禮喪孟子夫子仍舊史書之所以著三家逐君不加禮于夫人之罪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昭公君國二十餘年而孟子不稱夫人不書薨季黜之也使孔子正之而書夫人子氏薨則悖亂之迹隱矣不書葬視定姒之禮而更殺也夫人之娶也失禮則書而孟子之娶不書何也豈昭公自知其非而命勿籍歟記稱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則自知非禮故也何以知非孔子諱國惡而削之也文

乎尤不可通矣其遲至八年而後致者以哀姜醜聲昭著僖公疑於其禮不敢卽行故遲至八年大祭始行之耳顧棟高大事表三傳異同篇

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

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非禮杜注○書公及夫人會齊侯參譏之也孫復尊王發微○公稔聞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齊侯親見兩國之事亦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婦人厠於其間何以示侍衛僕從之人乎高閌集注○聲姜也僖公不戒文姜之失齊桓公不戒襄公之失皆過也葉夢得傳○姜爲齊侯之女歸甯可也與於會不可也書公及夫人婦從夫之辭與文姜異矣然禮謹於微其防一潰其流遂不可禦書之以明別遠嫌也御纂直解○此會非有諸侯之事直以姻戚行家人之禮耳然夫人與公俱會於外非禮矣焦袁熹闡如編

僖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婦人無外事魯之諸夫人聲姜頗爲賢婦詩人以令妻頌之而猶有此失蓋稔於見聞之非育於禮義之正也吳澄纂言○夫人前與公會齊侯于陽穀矣今又獨會齊侯于卞失禮成俗習以爲常程端學本義○卞爲齊桓歸國所經之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况僖公尙未至國而私自出會非禮甚矣卓爾康辨義○先儒據左傳謂齊以滅項止公夫人會齊侯請而釋之但公若以滅項見止則夫人當如齊侯齊侯之歸而請之豈能致齊侯來會况齊侯夙重魯宋魯君方以霸事在會滅國之故理宜詰問魯臣無緣遽執魯君疑齊侯以疾先歸而留諸侯于會以防淮夷之變援伐英之師齊侯道經魯境故夫人親往問疾而公九月始至自會耳日講解義○卞魯邑齊侯自淮罷會過魯姜氏出會之耳傳曰齊以滅項止公聲姜會齊侯而請非也齊魯最親宋伐曹狄滅溫齊俱不問而乃以滅項執魯君乎觀下文公九月始至自會冬齊桓公卒疑齊侯以疾先歸道經魯境主人往問疾耳郝敬行說略方苞直解

文四年冬夫人風氏薨

妾不干嫡分也所以防閨門之陵替也母以子貴情也所以伸人子之天性也成風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厚於所生聖人亦諒其無他也賀仲軾歸義萬斯大隨筆參○毛氏牛氏說與賀氏同見冈禱門

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而書惠公仲子此何以不書僖公成風仲子薨葬不見于經不書惠公仲子則不知歸何人之賵此于成風則薨以夫人葬以

小君及時而含賵雖不書亦可以知其爲僖公成風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周制天子有賵送諸侯小君之禮其賵物等數惟二王之後有含有襚有賵有賻四者俱備若諸侯則含且賵而止小君亦如之是歸含且賵正與賵諸侯小君禮合無所過也胡氏不識禮又不識例妄謂天子賵諸侯之妾廢王法而亂人倫故天王削天以貶之夫毋以子貴旣正名夫人正名小君則書薨書葬是禮來賵來會葬亦是禮未有在本國已赴告薨葬而反罪天子以賵送者其不書天者闕文也毛奇齡傳

又　葬我小君成風

胡氏陳氏諸說見夫人薨葬○春秋所書一從當時事實非夫人也而魯以爲夫人春秋亦從而夫人之成風等是也夫人也而魯不以爲夫人春秋固不得而夫人之矣孟子是也豈曰予

奔之乎（焦袁熹闕如編）〇母以子貴妾之爲君母者也母雖妾子爲君則禮宜致隆妾母雖貴嫡母在上則位有等降故妾母之禮嫡母在則以妾母事之嫡母歿則以夫人事之生以夫人事則死以夫人葬尊母之義也成風文公之妾祖母也嫡祖母歿則文公以夫人事之可也故成風卒書薨書夫人葬書小君（李明復集義引謝湜）〇正名小君反哭成喪則書葬禮也此與宣八襄四昭十一年書葬例同胡氏以夫人祔廟爲亂倫失禮則禮月葬後無不祔廟者雖天子諸侯廟制無考其繼室以子貴者或别立一廟如隱元年考仲子宮之類要之當其葬後卒哭則必先祔廟而後三年而始易廟焉雜記所謂主妾之喪則主人自祔是也若三年入廟以大夫士禮推之則凡諸妻妾無不同廟小記云妾祔于妾祖姑夫妾不入廟而可有在廟之妾祖姑乎（毛奇齡傳）

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姜氏至自齊

歸甯也（范甯注）〇父母存夫人歸甯常事耳何以書文公竝妃匹嫡齊女出姜生惡及視又嬖於共嬴生倭嬴寵而倭將貴故出姜如齊謀於父母也書之以著十八年歸齊之張本（趙鵬飛經筌）〇出姜當是齊昭公女蓋有所不安而歸甯以愬於父母云耳（吳澂纂言）

夫人歸甯書至惟有此耳其不書者或禮不備或淫縱不告廟也（孔疏〇按夫人歸甯不書至者莊十五如齊外如外會不書至者莊二會禚莊四享祝邱莊五如齊師莊七會防會穀莊十九如莒莊二十如莒僖十一會陽穀僖十七會卞）〇春秋夫人適他國未有至之者皆非禮不告廟故也惟以此歸甯告廟故書（蘇轍集解）〇録紀叔姬之歸者爲歸于酅起也録姜氏之至者爲歸于齊起也是聖人之微意也然則出姜之不安於魯也眚矣聖人詳録其往來豈特爲其告至不告至哉（呂大圭或問）〇書至以得禮也書至以著不至者之爲非正也（牛運震傳）〇穀梁曰卑以尊至病文公也按反而告廟禮也何謂病公（陸淳引趙匡辨疑）

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穀梁曰秦人弗夫人也非也秦人唯以夫人之禮視成風故來禭之耳豈云弗夫人乎（劉敞權衡）〇僖公成風雖母子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不言及卑不及尊也不稱夫人以義不得言及苟稱夫人則辭不別白嫌於僖公之夫人耳（日講解義）〇不可云成風僖公又不可云僖公夫人成風又不可云及夫人成風故竝舉而先僖公屬辭之體也穀梁謂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非也（方苞直解）〇僖公成風本是兩禭孔疏所謂二禭一使而并致之其先僖公者以僖先薨也其不言及成風者以成風君母公羊所謂

子不可及母也此與隱元年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同其不稱夫人與仲子不稱夫人同胡氏不知禮謂削去夫人既已非是乃又襲穀梁說并僖公成風爲一人謂是僖之成風夫婦爲夫有母不爲子有其云惠公之仲子雖誤解經文然猶可通者以婦爲夫有也若云僖公之成風則母爲子有矣試一思之世有稱武王之太姒成王之邑姜與惠文之呂后薄后而可以成史書者乎（毛奇齡傳）〇諸儒從穀梁謂妾母稱夫人天子不能正而秦人能之故書法云云此義亦甚迂僻豈聖人欲正嫡妾之分必借秦人以立義邪且秦之弗以成風爲夫人於何而見邪（顧棟高大事表）〇僖公成風之禭者兩禭竝致不可以成風及僖公又不可以僖公及成風故列序而先僖公者夫死從子之義也或謂僖公薨已十年不應歸禭不知成風之薨亦已五年矣成風可

姜之姦大書特書而諱娶孟子何義乎（方苞直解）○不書薨者不稱夫人不得言薨不稱夫人薨不以夫人禮薨也不書葬不以小君禮葬也蓋季氏逐其君而並黜其夫人也傳曰死不赴不反哭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則惡由季氏明矣（葉酉究遺郝懿行說畧）○愚按孟子之稱自是先君諱之國人與舊史因之而有是稱也謂孔子去吳號書子氏寓諱示譏不然也至不書夫人某氏薨則以為著季氏之罪者所見特鉅○又按劉氏意林曰夫人必命於天子與諸侯同桓不受命故無王孟子不受命故不稱夫人亦誤

○書公會女

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參譏之也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陸淳微旨）○伯姬前年歸杞會公于洮三傳皆無淫惡之跡春秋書之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文同者蓋婦人無事行之道其犯禮之迹無異也（孫覺經解）○杞伯姬此年會父於僖五年朝其子以婦人而行朝會之禮干諸侯之政矣（黃仲炎通說）○伯姬以前二年歸杞至此會公于洮冬乃歸甯皆為杞伯來朝先為之地也說者但譏公不當會其女而不知大不字小之失以至于此（趙汸屬辭卷六）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八終

補魯夫人事論

禮於男女夫婦之際謹嚴分別春秋於夫人之事皆直書譏之詩以淑女之德冠於周南潔正之行美於召南其列國刺奔刺亂刺淫昏者二十餘篇豈非明人倫興教化治國家天下之大本歟（蔡襄忠惠公集）

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庶母不世祭鄭注引春秋傳於子祭於孫止按鄭說非也小記本文曰妾祔於妾祖姑注云妾死亦祔於夫祖之妾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果於孫止安所得祖妾而祔之且推及於高祖之妾邪鄭氏亦知其說之窒礙乃曰妾無廟云祔及高祖者當為壇祔之耳按禮壇墠何嘗不祭邪其說又非也然則記言不世祭何也蓋祀妾之禮殺於女君不得謂之祭也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按小記易牲而祔於女君注曰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疏曰女君特牲妾則特豚蓋妾祭不用牲可謂薦不可謂祭也謂祭止於子遂絕之而不祀則非也（邵長蘅青門簏稾）

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妾母若不世祭妾安有妾祖姑之可祔乎魯君生母見於春秋者三敬嬴定姒齊歸也生祖母見於春秋者一成風也皆書夫人書小君與嫡母嫡祖母同葬邸初命無以妾為妻為夫言耳未有子孫而可以非正薄視其生母生祖母者也（楊椿孟鄰堂文鈔答方勉仁書）

成風為莊公之妾故係之於其子今制封贈生母誥勅文云某官某人之生母某氏不儷於夫是母因子貴之義用春秋法（葉鳳毛說學齋經說解文九年書僖公成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九目錄

凶禮總論 赴討書葬赴不討不書葬辨

書天王崩葬 志葬危不得葬穀梁說辨　不書葬爲公親會劉說辨　葬得常禮不書孫說辨　會葬不書其人有故而後書其人陳說辨　公羊天子記崩不記葬辨　僖八年惠王崩左氏傳辨　襄二十八年天王崩日左氏傳辨

王子未即位卒不書崩葬 王子猛公穀說辨

書公薨 公羊賊不討不書葬辨　仇在外不責其討辨　穀梁不以討母葬子之說辨　雨不克葬左穀說辨

內未踰年之君稱子稱卒不書葬 杜氏先君未葬不書葬說辨

書作主 杜氏誤句讀辨

書夫人薨葬 夫人子氏左公說辨　哀姜齊人以歸胡程說辨　書地穀梁說辨　成風卒葬越禮辨　嫡夫人先亡妾母以子貴非失禮之事毛氏牛氏論辨　敬嬴雨不克葬穀梁說辨　胡氏咎徵之說辨　齊歸左氏以爲娣辨　定姒不稱葬不稱夫人哀未君辨　孟子不稱夫人小君孔子削其號辨　諱不書葬辨　君氏左說辨

書天王來歸賵含會葬列國來歸襚弁喪會葬 仲子左氏承凶事辨　歸含且賵公羊以爲譏兼之辨　不言來不周事辨　天王會成風葬左氏以爲禮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九

錢唐張應昌學

○凶禮總論 赴討書葬赴不討不書葬辨

曲禮曰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鄭注自上顛壞曰崩薨者顛壞之聲卒終也是天子尊若山崩然諸侯卑取崩之聲以爲差也禮告王喪曰天王登假言崩者史文也王后崩太子卒不書者畧之例所不書也 孔疏隱三年

天子卒曰崩崩者自上墜下之謂仰戴尊高無出其上若自天墜然諸侯其國自稱曰薨薨之爲言瞢也日月無光之象臣子失所瞻仰瞢若日月無光外諸侯曰卒卒者終竟也大夫內外皆曰卒 徐庭垣管窺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 訃或作赴赴者至也臣死其子至君所告也 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訃於同國敵者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 禮記雜記并鄭注

凡書葬者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曰葬宋繆公 穀梁楊疏隱三年引徐邈

傳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寢十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葬謂之緩宣八年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傳不言其事惟過期乃葬者傳言緩以示譏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莊三年乃葬積七年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乃葬其中有閏積七月二者並過於期故傳皆言緩以譏之衞桓公以隱四年三月被弒五年四月乃葬積十四月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閔元年六月葬積十一月國有禍難傳言亂是以緩原其非慢不以責臣子也同軌同盟至者謂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釋例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

侯不得越竟而奔脩服於其國卿共弔葬其諸侯相弔則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是也（孔穎隱元年）鄭游吉稱先王之制諸侯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又曰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然則卿送諸侯之葬蓋自晉襄公始如游吉之言則已過先王之制矣至於諸侯葬天王之禮獨無說焉以經考之天王志崩者九志葬者五而魯卿出其葬事者纔三耳襄王之崩也公孫敖出弔不至而奔於是叔孫得臣往會其葬則弔葬皆使卿矣諸侯固無親會王葬之文而弔葬皆卿亦未見其制參以游吉之言則禮或有之然春秋之世王室微諸侯忽送終之典浸非其舊乎襄之喪魯人不共而有求賻求金之事靈王之喪鄭上卿有事而公孫段攝卿以往其卑王室如此晉景公之喪魯侯送葬齊少姜之喪魯侯親弔上卿致

服鄭卿送葬魯襄公之薨滕子會葬定公之薨邾子奔喪滕子會葬其畏大國如此是不惟失先王之制又已失文襄之制矣（張大亨通訓）

凡天王崩諸侯卒往弔則書不往弔不書會葬則書葬不會則不書葬二傳不知此義遂為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之說後世史官多為所誤（趙汸屬辭）○凡崩薨不赴則不書文十四年傳例也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傳曰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例同（又）

春秋書葬不書葬內而赴于諸侯以禮葬則書不以禮葬則不書外而魯往會則書魯不往會則不書因乎舊史非有筆削公穀以為君弒賊討則書葬賊不討則不書葬未盡然也（顧棟高大事表綱領篇）

世傳儀禮為周公所定然其中聘覲燕食多係王朝邦國之禮而喪禮惟載喪服及士喪禮三篇天子諸侯之喪禮闕焉不載孟子時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羣然怪駭孟子亦第陳其大概而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孟子去孔子之世未百年而當日之習尚如此則其泯焉廢墜豈一朝夕之故哉余嘗詳考左氏傳而知天子諸侯喪紀已廢絕于春秋時無疑也蓋自周道陵遲有以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甘僕僕于晉楚者矣有以天子貧乏不備喪具至七年乃葬于魯求賻求金甚至景王三月而葬以天子而用大夫之禮者矣逮子朝作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而天子之禮遂亡列國不守侯度其侈者如宋文公之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僭然用王禮而苟簡不備者如晉欒書以車一乘葬厲公于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四翣不蹕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魯號秉禮而葬昭公于墓道之南檀弓載孟敬子之言明知食粥為天下達禮而居然食食其餘列國尤放肆不軌由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而諸侯之禮亦亡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天子諸侯之禮無由釐正然則聘覲燕

食之禮獨存何也蓋春秋之世尚文相與致講於俯仰揖讓衣裳襘裼之間故歷久而著明喪禮則根乎至性而人心澆漓有土之君尤甚景王有三年之喪二而燕樂已早衛太子衎之哭不哀魯昭三易衰衽如故衰其弁髽乘之久矣故聘覲燕食之禮不廢春秋時皆行之也士喪禮之不廢則孔子與游夏諸弟子講明力守之也至天子諸侯之喪禮則廢墜已久典籍缺如雖聖人亦無如何矣（顧棟高大事表）

魯史自書公薨若鄰國亦同書薨則與己君無別故畧外書卒用別內以自異焉五等之爵在臣子皆稱公春秋於魯稱公書薨於列國稱爵書卒從內辭也列國葬則舉謚稱公從彼臣子之辭也君薨之所當以路寢為正成十八年公薨于路寢傳曰言道也僖三十三年公薨于小寢傳曰即安也昭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傳曰言失其所也春秋十二公其薨于路寢者莊宣成三公而已推例而言文之子

臺下襄之于楚宮定之于高寢皆非道矣桓之于齊亦失其所矣傳不言可知也公薨書所者所以詳內事謹凶變隱閔二君身遭弒逆史策所諱是以書薨而不言地若言地則國惡彰是以隱而不書也春秋詳內畧外故列國君卒例不書地至有卒不在國非地不顯者又須書地以明之鄭伯之于鄵宋公之于曲棘吳子之于巢蔡侯許男之于楚此類是也諸侯卒稱名唯天王至尊之極是以敬而不名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卒傳曰不成喪也未踰年卽位不得稱君故書名又不言崩內君不名若未踰年卽位則名而書卒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未成君故曰子子者在喪之稱也列國之卒葬得書于經何也古者交鄰之道有赴告之文有弔臨之節有會葬之禮書卒赴也書葬會也弔者弔其生賵者贈其死哀死送終各有常規故葬有定期因其遠近爲差用適乎弔贈之節焉　馬驌左傳辨例

古者昏葬卜日而未嘗擇日故陰陽拘忌之說不至惑人經書葬日多不合後世葬日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而戊午葬古人未嘗拘忌可見陰陽家擇日古人所不論但卜日取吉而已春秋之葬惟莊公以子般卒而葬幾餘或逾月或三四月卽葬後世爲陰陽拘忌至數年不葬曷不觀於春秋　熊朋來經說

○書天王崩葬　志葬危不得葬穀梁說辨　不書葬爲公親會劉說辨　葬得常禮不書孫說辨　會葬不書其人有故而後書其人陳說辨　公羊天子記崩不記葬辨　僖八年惠王崩左氏傳辨　襄二十八年天王崩日左氏傳辨

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　胡傳隱三年

魯往會始書不會不書故十二王志崩者九書葬者五由王室不赴諸侯不會故也　楊士勛疏文九年

穀梁曰天子志崩不志葬志葬危不得葬也非也周告崩則書崩魯會葬則書葬　孫覺經解文九年

經書卿會諸侯之葬者六會天王之葬者二其書葬而不書卿會者我往會而非卿也其書卿會葬者我使卿往也葬天王公不親往有以見魯之不王矣葬諸侯使卿葬天王亦使卿有以見魯之夷王於諸侯矣文六年使公子遂葬晉侯九年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十一年使叔弓葬宋公三年叔弓葬滕侯二十二年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猶有甚焉者成五年定王崩不書葬而十年晉侯獳卒公如晉襄二十八年靈王崩不書葬而楚子昭卒公在楚於天王則不葬於諸侯則會之於夷狄則會之何爲者哉　呂大圭或問隱三年莊三年

○書葬天王四葬桓王葬匡王不書其人葬襄王叔孫得臣也葬景王叔鞅也或謂桓匡之葬皆公親往然以他文考之葬諸侯使卿者則備書之其他凡不書其人者皆爲公親往可乎　又宣三年

天王書崩者九書葬者五不書葬者四卿弔喪者一會葬者二不書崩葬者三傳例曰凡崩薨不赴不書此天子崩諸侯卒來赴則書之例也會葬則書葬其不書者魯不往也平王惠王定王靈王書崩不書葬是也弔葬不書其人微者非卿也傳曰靈王崩鄭簡公在楚上卿守國使印段如周弔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此微者弔喪之證也文八年九年書公孫敖與叔孫得臣如京師此弔葬使卿則書之例也古者天子崩諸侯親奔喪顧命所記詳矣春秋之世遣微者弔喪如列國而又有不往者其能親送天子之葬乎劉侍讀謂公親會則不書葬非矣　趙汸屬辭

天王之喪志葬者五不志葬者七則魯不往會也至于晉楚會葬之行越月踰時何其待强國之厚而待王室之薄邪春秋謹而書之著

于宰之哀誅諸侯不臣之罪（王元杰讞義）

文定論春秋周十二王或崩葬並志或志崩不志葬或崩葬皆不志以爲赴告有及有不及魯有往會有不往會其說是也崩葬並志者五桓襄匡簡景也志崩不志葬者四平惠定靈也崩葬皆不志者三莊僖頃也崩而不葬者以不往會葬諸儒皆無異說惟莊僖頃之不志崩趙氏以爲無不赴諸侯之理不書者孔子削之也非也按春秋隱公無修禮王室之文則送死事生兩大禮自隱始廢桓王兩聘隱三聘桓是自屈也莊王既立猶加禮於魯而追錫桓公之命於是莊公會葬桓王亦僅使微者一往而已至莊王易置衞君魯會齊宋陳蔡抗子突之救以納王之所廢逐王之所立有惡於魯故王聘遂不行於魯則莊僖之不以喪來赴有由然矣（魯莊十二年莊王崩十七年僖王崩）至盟洮謀王室惠王之崩始志然魯僖尚以王室之不寧而不葬惠王葢其

交惡之實暸然可見逮襄王感僖公輔齊桓推戴之功既會葬其身又錫命其子加禮其母而後文公一使卿會葬以報之然未葬之前毛伯求金既葬之後未嘗一聘京師也則頃王之不來赴又豈無故哉（頃王崩在文十四年）自宣公後崩者五王莫不來告而定靈亦不葬矣魯之弱東周而卑天王若此春秋因乎舊史有其事則書無其事則不書而魯之罪自不可掩矣（張自超宗朱辨義隱三年）

平惠定靈四王志崩不志葬赴告及魯而魯不會致令天家喪事乏用求賻求金王固可哀而魯之無王亦甚矣而王之於魯也仲子則歸賵桓公則錫命僖公則會葬一再不已倘方之賜賚及寵妾爵命之頒獎及簒弒甚至靈王之崩列侯不遺一介奔喪而相率久留踰年以俟楚子之葬君臣上下顚倒已甚（顧棟高五禮源流口號注）

天王之崩訃則書魯使人會則書葬葬而不書會者其人微也崩而不書不訃也惠公仲子之賵天子之宰親焉而平王之葬魯不會也錫桓公命榮叔實來而桓公之葬魯乃使微者往此莊僖二王之喪所以不訃也當是時齊桓創霸而不能率諸侯以勤王事何也齊桓之霸也與晉文異晉文之興霸者之轍迹已前見矣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齊桓之前則未有是也非先得諸侯不能致勤于王室而方是時諸侯尚渙也莊王之崩在莊十二年僖王之崩在莊十七年齊桓始入未能屬諸侯故師于長勺而魯敗之會于北杏而宋叛之再會于鄄而鄭叛之同盟于幽而魯叛之以信則未孚以威則未懾諸侯方憪然自外于齊而安能使帥王職哉直至僖公之世退狄伐戎帖楚然後諸侯服霸勢成而尊王之事起著于經者可考也魯事周之勤怠一視乎霸迹之盛衰文九年葬襄王叔孫得臣如京師至十四年而頃王之崩葬無聞焉則文襄既沒賊盾擅國而霸統中絕也

自宣以後天王之崩無不志者以晉霸雖衰而會盟征伐常假王命以屬諸侯也景王之葬叔鞅如京師以平邱之會劉子實莅之也自齊桓創霸晉文繼之然後諸侯知有王觀莊僖二王崩葬之不志則霸者之功不可沒矣觀桓文以後諸侯卒無親赴天王之崩葬者則霸者之罪亦不可掩矣（方苞通論）

太僕之職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則王之崩葬皆赴告天下大行人之職大喪詔相諸侯之禮康王之誥稱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王崩諸侯來奔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則王喪諸侯來賵傳稱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則王葬諸侯來會此禮制也春秋禮失其舊王喪不赴者三魯不會葬者七則其他可知（張大亨五禮例宗）

天子喪制周時已不可考以傳考之大抵崩赴初至列國各遣上卿

奔喪共弔賻器幣而國君未即親往釋例所謂封守至重不得越境
奔喪謂初喪也至送葬乃親往故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所謂
同軌則甸侯以外要荒以內所共車轍者皆在也是諸侯不奔喪而
當會葬也毛奇齡傳云三年○按杜氏釋例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修服于其國卿供弔送之禮文八年穆伯弔得臣會葬此見於經傳者杜氏據此謂弔葬皆使卿然傳有同軌畢至之文則當據彼傳如毛氏說
愚按得會葬則書葬不會則不書卿會則書其人微者會則不書其
人胡傳本杜孔而趙東山證明之是也自穀梁有志葬危不得葬之
說而孫明復謂葬得常禮不書書葬者非常陳君舉謂會葬不書其
人有故而後書其人據成公弔晉景之喪而定王不書葬襄公送楚
康之葬而靈王不書葬諱其不臣于周而謟于晉楚也皆鑿生議論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

左王三月平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不書葬魯不
會杜注○但書來訃而不見公往奔喪且志來求賻則隱公之罪
不貶自見張洽集注○不書葬爲不會葬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不朝
也以書考之新王既立二伯各帥諸侯入應門左右禮也魯之
不朝則諸侯之不臣可知楊時龜山集○禮凡君之喪臣致襚曰致
廢衣於賈人不敢臧君也致賻曰瀕何於有司不敢以貨取也
今魯不供葬失臣子之禮程端學本義○雜記列國之喪弔含襚賵
臨皆備諸侯相爲且然況天子乎隱公若爲弗聞至使王臣責
賻無王之罪大矣萬斯大學春秋隨筆○天王崩公年以爲天子記崩不
記葬故不書則桓襄匡簡景之志崩又志葬何也楊于庭質疑

桓十五年三月乙未天王崩　莊三年五月葬桓王

左緩也杜注七年乃葬○平王崩求賻于諸侯然後克葬桓崩
七年乃克葬者蓋承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

以天下而葬一人安可緩也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莊王以
後王室益弱無有以緩葬書者而有速葬者抑禮滋畧歟高閌集注
○先書葬宋莊公合五月而葬之義後書葬桓王有乖七月而
葬之義見諸侯葬不失時而天子葬若此之緩則無王之罪自
見陳深讀春秋編○莊王立越七年始葬桓王者考之桓十八年傳曰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
子克奔燕由此觀之蓋以亂故李廉會通○公穀以爲此未言崩蓋
改葬也非也若誠改葬春秋應書改葬如改卜之類矣今不言
改葬非改葬也固當據經文參劉敞權衡○經于桓十五年三月書
天王崩而穀梁傳云不志崩所未喻范注亦不加斷何焯讀書記

僖八年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冬王人來告喪○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不發喪而
告難于齊八年正月會洮謀王室襄王位定而後發喪據此則
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至十二月而後告喪左氏不足憑也陸淳集傳辨疑引趙匡○前年傳曰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
發喪而告難于齊今年盟于洮謀王室也然則盟于洮之時諸
侯已知王崩矣不應練而告諸侯也假使當時有難亦不能匿
喪彌年左氏既誤謂王以前年閏月崩則遂謂洮之會謀王室
矣以洮之會謀王室見經書王崩在今年十二月則會襄王定
位而後發喪矣皆不可信劉敞權衡○趙氏辨左甚是觀春秋此書
月日甚詳必非逾年乃發喪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傳稱惠王崩于七
年謂告喪以難故緩然無緩至一年之理如傳所云王子帶以
襄王母弟出入宮掖豈能匿不使聞乃匿至一年之久此事所
必無葉酉究遺○此志崩時日最詳確夫襄王已爲諸侯翼戴惠王

崩當速赴以召外援豈能秘喪經歲史本紀年表載惠王在位二十五年竹書紀年亦同惟皇甫謐作二十四年葢誤從左王夫之稗疏○按十二月戊午朔是月無丁未此必有誤顧棟高朔閏表

文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左襄王崩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如莒從己氏焉九年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公孫敖如京師宋氏汪氏說見如京師門○杜云卿共葬事禮也非也使卿共葬周末之陵替也非典之正劉敞衛權○惡文公不自往也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錄之以責內何休注○諸侯不奔天王喪而以微者行東遷以來之失也是時襄王使大夫來會僖公葬賵含成風又會其葬魯以公子遂如晉葬襄公而後得臣葬襄王一則以其來不可不往

也一則以其如晉不可不如周也是故叔弓如宋葬平公季孫意如如晉葬昭公而後叔鞅葬景王舍是魯無使卿會周葬者矣趙汸集傳○使卿會天王之葬者魯十二公於十二王始終二百四十二年惟文公與昭公事僅見于春秋則似猶有禮者然公不親往而使卿亦但愈於往會而不使卿及并不往會者而已文之使得臣葬襄王者亦以報襄王會葬僖公又來錫命又含賵會葬成風加恩稠疊之禮也諸侯於天王應行之禮必待施而後報而且施之過於禮報之不及於禮視周如列國而并不如事齊晉之勤即一葬事而陵替已極張自超宗朱辨義○按惠公不葬平王莊公葬桓王而於莊王僖王崩葬并不聞焉僖公不葬惠王文公葬襄王而於頃王崩葬不問宣公葬匡王成公不葬定王襄公葬簡王而不葬靈王惟昭公使叔鞅葬景王與文公使得臣葬襄王為稍有禮

宣二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葬匡王

桓王七年而後葬譏緩也匡王四月而亟葬譏速也家鉉翁詳說○宣葬匡王與莊之葬桓王襄之葬簡王皆使微者往其禮與會葬諸侯同雖愈於并不往會者而春秋譏之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五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罪諸侯之不會也高閌集注○天王崩晉合諸侯同盟于蟲牢不顧甚矣孫復尊王發微○天子之喪諸侯相見揖讓入門而聞訃則不得終禮況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乎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故襄王方崩則晉魯之卿會盟王都之側而不奔喪簡王方崩而邾與晉衛修朝聘於魯而不修弔事甚者靈王之訃音已達於天下而諸侯旅朝於荊楚且俟致襚執紼越歲踰時而後返而會不遣一介行李問國恤於京師也吁可歎哉汪克寬纂疏

襄元年九月辛酉天王崩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案是月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天王崩而四國得行朝聘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訃告未至於魯故傳善之徐彥疏○知王崩赴未至者禮諸侯為天子斬衰豈天子以九月崩當月即邾子來朝冬初即晉衛來聘魯是有禮之國焉得受之猶如襄二十九年吳子餘祭以五月被弒訃未至魯故季札以六月至魯仍行聘事亦此類也楊士勛疏○三國朝聘左氏皆以為禮杜氏釋之曰王訃未至也公穀註疏咸主杜氏葢按日而稽之非臆度也胡傳必以為訃告已及恐無所據彙纂○五月而葬速杜預○不書遣大夫如京師葢使微者往著其慢也顧棟高大事表

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

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遂使印段如周○甚哉左氏之繆也天王果以癸巳崩其既來赴獨不可書癸巳之日而遂書甲寅之日哉又魯爲人臣豈可責其君來赴之晚而徵過哉（程端學三傳辨疑）○案是月乙未楚子昭卒明年正月公在楚不奔天子之喪而久留以待楚子之葬至夏五月乃歸舉一魯而天下之諸侯可知顚倒極矣（顧棟高大事表）

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三月而葬亂故（趙鵬飛經筌）○天子必七月而葬者使諸侯遠近俱得會葬也今天王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會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高閌集注）○子朝恃寵爭立所以三月卽葬者蓋劉單欲使王猛急成喪以行事也（卓爾康辨義）

○王子未卽位卒不書崩葬（王子猛公穀說辨）

昭二十二年冬王子猛卒

左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未卽位故不言崩周人謚曰悼王（杜注）○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孫復尊王發微）○天子諸侯未踰年皆稱子皆名皆卒（家鉉翁詳說）○公羊曰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非也言卒者未踰年之君言王子者以子禮治之猶子赤子般皆言卒也穀梁曰卒失嫌也非也猛未踰年不可言崩又不可言薨是以通言卒爾何嫌之失又曰此不卒者也非也猛雖未成君謂之小子王卒固當告於諸侯若諸侯之未成君者卒乃不書爾（劉敞權衡）○古者天子崩未踰年太子不敢稱尊其不敢稱尊也非特不敢上擬乎天子而成天子之尊并不敢下同乎諸侯而成一國之尊蓋孝子順讓其親之道然也則其書卒亦宜矣（華學泉引高紫超說疑義）

○書公薨（公羊賊不討不書葬辨　以討母葬子之說辨　仇在外不責其討辨　而不克葬左穀說辨）　穀梁不

啖子曰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重凶變也遇弒則不地穀梁云不地故也是也趙子曰公薨必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奸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薨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陸淳纂例引）

人君終於路寢見卿大夫而終正終也薨於燕寢不正其終也（程子經說）

魯十二公得終於路寢者莊宣成三公而已（李廉會通）

張氏洽說見內諱弒君門隱十一年

穀梁葬而後舉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桓十八年）

穀梁曰葬稱我君接上下也趙子曰接稱我君以別他國且敬辭（陸淳集傳辨疑）

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于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於其臣下者（呂本中集解定元年）

魯十有二公見葬者九文宣成襄定葬而得節者也桓莊僖昭葬而緩者桓以故而九月莊以亂而十一月昭以喪後至而八月皆有爲而然是雖緩也而無所嫌則慢葬而已矣僖葬以七月未見其所以然而僭擬天子文公之事親亦已悖矣（葉夢得傳文元年）

公羊賊不討不書葬辨

弒而書薨諱國惡也然不書地則雖諱而亦不可掩矣桓被戕而書其地者薨在外不可没也隱閔不書葬者遇弒不以君禮成其喪也僖文而下薨葬皆以君禮昭公客死而喪至定公必殯而後卽位季孫雖不臣猶不敢不成其君喪也嗣君未踰年書卒不地不得以君禮葬降成君也子般子赤實弒而諱同成君也此皆魯史遺法不待

筆削而義已明所謂策書之大體也公羊穀梁不達斯義於春秋弒君不書葬為之辭曰賊不討不書葬然內於桓公書葬辭窮則又遁其辭曰讐在外也外於許悼書葬而辭窮則又遁其辭曰是君子之赦止也至於蔡景書葬無以為辭又有為之說者曰遍刺天下之諸侯也學者習聞其詞義之雋未有能辨其失者由不知有存策書大體之義故也今考之經傳以求魯史策書之法則內之葬成喪而後書不成其喪則不告於諸侯諸侯亦不來會故不書也傳曰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蓋公避不為喪主則禮不成禮不成不書也外之葬以我往會而後書或彼不成喪而不來告或來告而此不會皆不書也趙汸屬辭

公穀以為弒君討賊則書葬不討則不書葬而內於桓公之仇未復而葬不可以通則以為不責其踰國而討也於閔公之賊既討而不

葬不可以通則以為不以討毋葬子也外於宋捷齊光晉卓衛剽之賊既討而不葬於蔡景許悼之賊未討而葬不可以通則多為之辭說非也內而赴於諸侯以禮葬則書不赴於諸侯不以禮葬則不書外而魯往會則書不往會則不書因乎舊史非有筆削正朱子所謂崩薨卒葬無甚意義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總論

○內弒書薨而以不地著之臣子隱諱之義應然也胡傳謂舊史必以實書聖人削之似未然也夫桓弒隱慶父弒閔如舊史歸獄兩人而得其實則當夫子之時著於國史信於耳目已二百餘年魯之後君魯之孟氏雖孝子慈孫不得改夫子何為而削數百年後信之史以疑後人哉是必舊史書公薨于蔿氏公薨于武闈夫子不得已而削其地以不沒其實也古史官雖以直為職而臣子於君有隱諱之義史不直書者不可以直書史直而故曲之豈義也哉又公穀以為賊未討則不書葬伊川文定皆取其說竊有疑焉內而隱之賊未討不葬是已桓之仇未復而葬閔之賊既討而不葬何邪外而衛完齊諸兒陳平國之賊討而葬宋與夷齊舍齊商人晉夷皐鄭夷晉州蒲莒密州薛比齊荼之賊未討而不葬是已蔡固許買之賊未討而葬宋捷晉卓齊光衛剽之賊既討而不葬何邪蓋內而以禮葬則書不以禮葬則不書外而來告往會則書不來告不往會則不書舊史據事之實夫子因史之文而討賊不討賊書葬不書葬謂出於夫子之筆削者非也如以賊不討不書葬為夫子削之何難并削蔡景許悼使歸於一而顧自變其例使後人求其故而不得哉且以春秋字法文義論之內而薨稱公稱夫人葬稱我君我小君我者對人而言謂諸侯之來會葬我君我小君也隱志在讓桓桓弒隱必託為成隱之志不成諸侯之禮以葬不赴於諸侯諸侯無來會者則舊史不可以書葬我君隱公矣左氏曰隱

之不葬不成喪也蓋得史不書葬之義外而卒稱名葬舉諡名之者從彼來赴之詞諡之者為我往會之詞卒則曰某國某爵某卒葬則不曰某國葬某公而曰葬某國某公也魯不往會者舊史不可以書葬某國某公矣故內而以禮葬則史書之不以禮葬則史不書外而魯往會則史書之魯不往會則史不書夫子一仍之而已又隱十一年

公羊云內賊不討不書葬外仇不復言葬然考經所書若蔡景許悼之書葬則所謂賊未討不書葬者其說未信矣然則或葬或不葬者謂何曰禮成而葬者書葬委屍而棄葬者不書葬蓋凡所謂葬者非徒掩之于土已也將必有子孫之踊從焉公卿之備位焉鄰國之賵奠焉凡賊既討者必重更棺斂告于鄰封成禮而葬蓋元凶既去而忠臣孝子得以自盡其心也如是而安得不書葬若賊未討者往往逆賊猶擅國柄懟其君父棄葬路隅若欒書以車一乘葬厲公于東

門之外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則是不成乎葬也如是而安得書葬更有逆子推刄其父欲自掩弑逆之迹反告于鄰封隆禮以葬四鄰諸侯亦皆遣使以供其事則是實行葬禮矣如是而又安得不書葬然則凡討賊者成禮而葬則經亦書葬非以討賊之故書葬也凡賊未討者多委棺暴屍不成乎葬則經亦不書葬非以不討賊之故不書葬也是則或葬或不葬聖人一皆據實書之耳 顧棟高大事表

公穀賊不討不書葬之說有不通則為之辭於魯桓云讐在外於蔡景云不使父失民於子於許悼云赦止夫君父遇弑臣子討賊以異地而可免以父子而可恕豈春秋意乎當以左氏不成喪之說為是成喪則諸侯會葬不成喪則諸侯不會葬會葬則書不會葬則不書就魯言之隱生為攝主其弑不以君禮成喪可知閔幼年遇亂誰成幼君之喪者就他國言之外弑君二十四書葬者五衛桓齊襄陳靈蔡景許悼皆成禮而諸侯會之也其無論成喪與否皆不書葬者六吳夷昧僚楚頵虔莒庶其密州吳楚之君本不書葬莒亦本無書葬者其不書葬傳明著其不成喪者五齊懿則納諸竹中也鄭靈則改葬于七年後也晉厲則葬于翼東門外以車一乘也齊莊則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不以兵甲也齊荼則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淯也餘八君如宋馮之於殤晉惠之於卓齊商人之於舍宋鮑之於昭衛衎之於剽皆寇讐不啻肯成其喪乎則宋御說之於閔晉黑臀之於靈薛惠之於比其不成喪亦可知矣若夫討賊之義卽見于見弑之時有繼書如殺州吁殺夏徵舒卽知賊既討無之卽知賊未討又何必寓此意於不書葬之中哉 萬斯大隨筆

隱十一年冬十一月壬辰公薨

三傳見內諱弑君門諸說見前總論○君終不於正寢而於他處則著其不正終所以危之也不書地則知其為弑矣 高閌集注 ○遺故不能具禮以葬故不書 呂大圭或問 ○胡傳云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豈有聖人作經而反為亂賊隱諱者乎愚故曰春秋皆魯史舊文聖人斷之以義也 陸奎勳義存錄 ○按啖劉諸儒從公羊謂賊不討不書葬非也辨見前

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左穀胡氏張氏說見內諱弑君門○桓公書葬公穀以為仇在外不責其踰國而討文定因之其說之害義甚矣內賊必討外仇必復臣子之心其義一也烏得以其在外而寬其復仇之責哉夫子於其葬也而仍舊史以書葬正以治魯臣子忘仇之罪而非原其在外而寬之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按諸說從公穀者均刪

莊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閔元年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公羊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夫人居小寢 何休 ○公薨皆書其所謹凶變 范甯 ○莊公薨于路寢不為不正然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是以嗣子受禍幾至亡國 胡傳 ○魯之宜立唯莊公以適子為得正隱桓僖宣襄定哀皆庶孽也其終也亦唯莊以路寢為得正僖以小寢絕于婦人之手懷宴安也文以臺下襄以楚宮荒游觀也定以高寢避昭也猶近正矣 劉逢祿公羊何氏釋例

閔元年左葬莊公亂故是以緩○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戕于齊九月而後葬昭公客死于外八月而後葬莊

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以國亂也汪克寬纂疏
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公張駁胡氏說見內諱弒君門○不書葬辨見前○以亂故
或不成禮葬而史不書耳穀梁不以討母葬子之說謬也毋何
妨自討子何妨自葬況討母是齊人討之與葬閔何關程端學辨疑
僖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　文元年夏四月丁
巳葬我君僖公
左卽安也○穀梁小寢非正也○傳發此例者以隱公不地桓
公非正今僖公雖卒而没于婦人之手故發傳以惡之也楊士勛疏
○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
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小寢燕
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爲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

制蓋降于王其以路寢爲正則一爾胡傳
左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杜注公實以十一月薨文元年閏三
月非閏計之七月乃葬故傳云緩非也劉原父據經書十二月
薨明年四月葬不得云緩傳文緩字連下作主爲句杜誤連上
讀所辨是見書作主
文十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穀梁非正也○或謂因隕而斃故以非命而終今雖莫考其詳
然經書薨於臺下則其失正可知汪克寬纂疏
宣十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成元年二月辛酉葬我君
宣公
成十八年八月巳丑公薨于路寢　十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公薨于路寢言道也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
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杜注
襄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冬十月癸酉葬我君襄公
左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
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穀梁
楚宮非正也○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何休不居路寢而
安所樂失其所也杜預○小寢猶非正況別宮乎汪克寬纂疏引薛季宣
昭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巳未公薨于乾侯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
公之喪至是乾侯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公薨於乾侯言失其所也○或曰桓公薨於齊昭公薨於乾
侯皆没於外或弒或非弒何以辨歟經書公與夫人如齊公薨
於齊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則桓之弒可知書公在乾侯薨于
乾侯喪至自乾侯葬我君昭公則非意如弒公可見矣汪克寬纂疏

左季孫使役如闞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
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
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薨半載餘始以喪歸
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無恩於先君如此高閌集注○喪至
閱三時之久季孫固無心乎歸其喪也喪至踰月卽葬其禮殺
矣逐君而客死死又廢其嫡旅櫬久不至至又薄其葬且欲溝
絕墓兆而惡其謚意如罪通天矣洪咨夔春秋說
定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　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
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高寢非正也○高寢宮名言失其所杜注○說苑諸侯正寢
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二
路寢者繼體君之寢其二何子不居父寢故二高祖之寢故曰

高嗣君不敢居故傳云非正也 張尚瑗穀梁折諸

左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杜注雨而成事則若汲汲於欲葬也○穀梁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士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宜從公羊左氏之說 王制疏引許慎異義 ○此與葬敬嬴皆越日也彼日中此日昃葬日虞所以甯親也曰而轉辭也猶及虞也日乃難辭也失虞期矣志禮之變以存孝子之心也 御纂直解 ○葬之日日中而虞所以安親之神也今日下昃乃克葬則是無虞祭無虞非禮矣 湛若水正傳 ○杜義以汲汲欲葬爲嫌待次日雨霽而葬乃必誠必信之道較穀梁爲勝 陳祖范經咫 ○禮葬用朝至日中已踰朝故曰而緩辭也至日下昃將近夕故曰乃難辭也古日未中過中皆曰昃故以下昃別之則知中前爲上昃也或以下昃爲晡時晡時即夕也古者罪人之喪以昏殣果爲晡時是以罪人之禮葬其君也可乎 從惠氏士奇說 於是知日過中即爲下昃 高澍然釋經 ○按左穀義異諸儒從穀梁者多家氏汪氏則兩從之今讀宣八年徐氏庭垣高氏澍然之論則從左爲是雨宜止葬惟下昃乃克葬不能無譏耳徐高說俱見夫人薨葬門宣八年應參看

○內未踰年之君稱子稱卒不書葬 杜氏先君未葬不書葬說辨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傳見內諱弒君門○公羊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凡未踰年君卒書曰卒未成君故不書崩薨也先君未葬則名之既葬則不名外諸侯未踰年而卒則不書 陸淳纂例引啖子 ○魯嗣子卒者三子般子赤子野先君未葬則名之父前子名也既葬不名赤是也 李廉會通 ○在喪故稱子書名先君未葬也稱卒未成君也不書弒諱也 牛運震傳 ○杜云先君未葬故不書葬非也未逾年則不成君不成君則不書葬苟逾年矣先君雖未葬固當君之苟未逾年先君雖已葬猶非君也君則葬之非君則不葬之所謂一年不二君也然則以年爲限不以先君葬爲限 劉敞權衡 ○公羊曰何以不書葬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不書葬按此未踰年之君故不書葬爾非以有子則廟無子不廟也 程端學三傳辨疑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

左傳胡氏陳氏說見內諱弒君門○子赤也諸侯在喪既葬之稱 范甯 ○稱子成之爲在喪之君也不名既葬也凡君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書卒不書弒諱之也 牛運震傳 ○既葬不名成之爲在喪之君也文公以六月葬故不名與子般異也王子猛亦是既葬而卒而書子猛者以別於子朝又是一例 顧棟高大事表 ○曲禮孔疏引作子惡卒多惡字蓋以意加 陳樹華集解攷正

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公薨於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九月癸巳卒毀也○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孫復尊王發微 ○按顧氏復初本趙木訥說以子野爲弒甚有見詳季氏專魯門

○書作主 杜氏誤句讀辨

文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左書不時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注諸侯以上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尸柩已遠孝子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祀之於寢三年喪終遷入於廟○公羊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何休註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謂之虞者親喪已下壙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以副孝子之心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藏於廟室中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穀梁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楊疏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傳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五經要義曰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刻謚於背

摯虞決疑要注曰廟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名宗祏徐堅初學記○按穀梁范注楊疏文繁義同○禮記外傳曰人君既葬之後日中虞祭卽作木主以存神未葬以前懸重於庭以代主廟主用木者木落歸本有始終之義天子廟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向孔穴午達相通漆書謚號曰神主葬後孝子心目無所覩故用以主其神也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一○五經要義曰虞主用桑桑猶喪也喪禮取其名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又○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梁履繩補釋引莊述祖輯白虎通闕文○主者神象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事之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尙質既練易之藏於廟以爲祭主練主夏以松殷以柏周以栗通典古禮門引許愼異義○左氏曰祔而作主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然人子於親不忍一日使無依焉故始死依以重既葬依以主重埋則桑主作桑主埋則栗主立豈有既虞卒哭不存其象俟祔而後爲之乎然則左氏曲禮之說蓋曰作主將以祔廟非祔而後作之也陳祥道禮書○事亡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禮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僖公元年四月葬今乃作主慢而違禮甚矣張洽集注○毛西河曰禮卒哭之明日以主祔是作主在五月既葬時今越十五月故曰緩也葉酉究遺○案左氏以三年爲斷穀梁以練爲斷而儀禮士虞禮記云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檀弓云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蓋以周祔太蚤急於神其親則儀禮之云祔蓋卽以卒哭之明日入主於廟矣殷練而祔卽穀梁之說也鄭康成注儀禮云祔已主

反於寢楊氏勛疏穀梁亦云作主壞廟不同時蓋俱以左氏三年之說爲是故遷就其說總之祔有三說謂卒哭而祔者儀禮明日以其班祔是也謂練而祔者穀梁於練壞廟是也謂三年而祔者左氏喪畢吉禘是也汪氏克寬謂卒哭而遷廟遠用吉祭非人情故文定取穀梁之說練祭易栗主而後祔廟也顧棟高大事表○當以左氏爲正檀弓曰周卒哭而祔殷既練而祔公穀所言殷禮也魯用周禮不得從殷朱朝瑛略記○劉用熙曰卒哭而祔者告新主以當入祖廟而告祖父以當遷他廟也既告則新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奉此主入廟此周禮也今傳言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者謂如小祥大祥禫則就寢特祀此主若烝嘗禘之常祭則不於寢而於廟合祭也然與禮異矣今案劉說得之蓋傳爲作主故生此論其曰烝嘗禘於廟者就

新主言耳杜注不明此義直云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則與上文意不貫屬（陸粲左傳附注）○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此作主祭祀吉凶之節也既葬反虞於是卒哭而以神祔于祖尸柩已遠乃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禮以祀之冬烝秋嘗時祭之事俟三年大禘遷主于廟乃同於吉此皆於廟行之不於主也然則急作主者以伸孝子之思緩用禘者以終三年之制文二年二月作僖公主傳曰書不時也過葬十月違祔祖之時故書之以譏其緩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傳曰速也莊薨二十二月喪制未闋未應吉而吉禘且不于大廟而于莊公故詳書以譏其急也（馬驌左傳辨例）○愚按顧氏所攷三說魯用周禮不得從殷則從左氏卒哭而祔當如朱氏說至汪氏疑卒哭遷廟遽用吉祭之非人情故文定取穀梁之說以爲既練而祔則不若陸氏粲馬氏驌之解左傳爲確作主非卽遷廟之期吉祭必待三年之後可無疑乎早期從吉之非情也○公羊曰譏不時也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愚謂魯文公情人也恐不能有志久喪蓋是時逆祀有萌議論未定緩於作主以是故也禮既葬而作主奉主反虞虞而祔孫從於祖既祔仍特祭於寢終喪祫乃以入廟此禮之常節文公欲躋僖於閔之上所以緩於作主當祔而不知所祔故也及是羣下並從邪議乃始作主而依神大事太廟遂躋僖於閔之上而行祔廟之禮春秋先書作主次書逆祀言緩於作主乃逆祀之端耳（家鉉翁詳說）○前年傳曰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杜氏讀緩字以上爲一句作字下爲一句非也僖以十二月薨以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杜本欲遷僖公之

薨在十一月則除喪在文二年十一月因以文納幣爲十二月則與傳合而不顧理乖也傳文言葬僖公而作主緩卽此年書作主是也杜欲遂其說不顧作主非禮也之語無所繫矣傳譏葬緩又譏不當作主乎（劉敞權衡）○作主當於既葬時今越十五月故以緩作主爲非禮杜誤句讀遂致費解（徐庭垣管窺）○既葬卽虞既虞卽作主而祔此不可緩者乃僖之主作于明年二月緩甚而非禮矣傳因葬僖公而言緩作主見作主當於葬後不當在明年也合從劉氏讀（萬斯大隨筆）

○書夫人薨葬（夫人子氏左公說辨　皆地穀梁說辨　成風　亡妾母以子貴非失禮之事毛氏　葬穀梁說辨胡氏告敬之說辨　妣不祔姑不稱夫人哀未君辨　削其號辨譚不書葬辨　君氏左謚辨　哀姜齊人以歸胡程說辨　卒葬赴禮辨　嫡夫人先　牛氏論辨　敬嬴雨不克　齊歸左氏以爲娣辨　定　孟子不稱夫人小君孔子）

夫人薨例不地義見下隱二年葬稱小君以姓配謚義見下莊二十二年夫人之尊與君同故薨葬一如君禮（吳澂纂言莊二十二年）

魯夫人見經文姜哀姜聲姜穆姜齊姜書薨書葬子氏以隱公在不書葬出姜歸齊弁不書薨孟子以同姓諱而畧之妾母見經仲子卒在春秋之前成風敬嬴定姒皆書薨葬稱夫人小君與正嫡無異唯定十五年姒氏卒以哀公未卽位故不成小君之禮（汪克寬纂疏隱二年○按齊歸非妾母辨見下諸家說列入者從刪）

杜氏言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葬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於寢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則書薨書葬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成喪不稱薨不言葬按杜氏所述本隱二年傳例然哀姜殺於外不可言赴八年然後致不可言祔其薨葬無異文何也蓋喪有服葬有制事有異常史有變法左氏亦言其大槩爾定姒哀公親適母也必無不祔之理傳言不祔妾矣春秋時有妾母用夫

人禮者有適夫人而不用夫人禮者用夫人禮雖妾母書夫人不用
夫人禮雖嫡夫人不書夫人策書實錄而已（趙汸屬辭）
襄夫人之娶不見于經而左氏以齊歸爲娣非也未有志娣之薨葬
而反削夫人之薨葬者也歷襄昭定哀而未嘗別見襄夫人之薨以
此知齊歸之爲嫡也襄之篇並書三夫人之薨葬何以知穆姜之非
襄夫人也夫人之薨未有不見于經者隱僖二夫人未書娶也而薨
葬見于經桓莊二夫人之大惡也而薨葬不削宣夫人姜氏娶見于
經矣而再世未志其薨以是知爲穆姜也此不待傳而知者又況傳
載穆姜之事獨詳乎哀姜之行得罪于先君齊人討之而魯以其喪
歸葬以夫人雖失禮而又以見僖公之厚也出姜以子弒見逐而不
得歸祔于先君則宣公敬嬴之惡極矣成風敬嬴定姒之卒書薨葬
稱小君非禮也而是時魯尚有君也故諸大夫從君所欲姒氏卒不

書薨葬不稱小君禮也而非能行禮也季氏弱其君不使備禮君嬴
而不敢專也孟子卒不書薨葬不志蓋季氏逐其君而並黜其夫人
也哀不能定其身況能正季氏哉傳稱昭夫人之喪孔子適季氏季
氏不絻則惡由季氏明矣（方苞通論）○內夫人之薨必書惟閔定哀不書
閔未娶也哀未薨也定則或未薨或卒于公子時也又
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止賜卿大夫不賜婦人則婦人法
不當謚故號當繫夫釋例曰謚者興於周之始王變質從文於是有
諱焉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滋蔓降及
匹夫爰暨婦人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詩稱莊姜
宣姜卽其義也是言婦人於法無謚故取其夫謚冠於姓之上生以
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若先夫而
死則夫未有謚或隨宜稱字故惠公元妃孟子卒不稱惠也其末世

滋蔓則爲之作謚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繫夫謚
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以字配姓其聲子戴嬀有謚者皆越禮
妄作也（孔疏隱元年）
婦人無爵何謚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夫之謚冠於姓之上以明所屬
詩所謂莊姜宣姜經所謂宋共姬是也豈有不繫其夫而別自
爲謚者哉（高閌集注莊二十二年）
老泉謚論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穆后始愚按魯惠公聲子已有謚
在春秋之初（王應麟困學紀聞）
春秋婦人有謚魯之聲子敬嬴文哀聲穆諸姜齊宋兩共姬此國君
夫人之得謚者穆伯之妻敬姜此大夫妻之得謚者鄭武姜秦穆姬
晉懷嬴衞之宣莊二姜宋桓許穆晉悼此因國君之謚而名之者謚
以表德婦人以三從爲德夫之德卽其德故禮從夫謚（隨隱漫錄）

妾母志僭辨說毛氏牛氏說見下文四五年謝氏說見書魯夫人門
文四年愚按見書魯夫人門總論
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隱公夫人）
穀梁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
君者也范甯曰薨從夫稱薨不地無出竟之事薨有常處○左
氏以爲桓公之母公羊以爲隱公之母穀梁知是隱公之妻者
以隱爲君而亦稱公故妻亦稱夫人也夫既不葬故其妻亦不
葬而左氏以爲桓母桓未爲君其母稱夫人是亂嫡庶也公羊
以爲隱母則隱見爲君何以不書葬若以讓不書葬何爲書夫
人（楊士勛疏）○書薨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
義（程子經說）○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胡傳）
○左傳以子氏爲仲子謂元年歸賵豫凶事安有其人未死而

歸䀲乎仕預謂隱讓桓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於諸侯審如此
則考宮當加謚號矣公羊又以爲隱之母然孟子旣爲夫人則
聲子仲子均非正嫡聲子安可僭小君之號成風敬嬴所以稱
夫人以僖宣二公尊妾母也隱公若果尊其母爲夫人則當葬
以小君之禮而書於經矣（汪克寬纂疏）○隱妻也以爲隱母者非也
書薨而不書葬以是知其非隱母也何以不書葬隱志乎讓不
以夫人之禮葬也不以夫人之禮葬則書薨何也猶隱不行卽
位之禮而史必書公也惟書公然後知不書卽位爲志乎讓也
惟書夫人薨然後知不書葬爲不用夫人之禮也傳謂夫人之
葬從君非也古者葬各有期傳載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經書紀
伯姬之葬紀侯尚存則謂君在而不葬與雖葬而不書皆未得
其義也（方苞直解）○伊川從穀梁而文定及諸儒皆因之議論極爲

明晰黃楚望趙東山篤守左氏謬矣不書葬穀梁以爲夫人之
義從君者也竊意不書者赴告會葬虞祔卒哭隱自𣪠損諸禮
不備故也（徐卓經義未詳說）
莊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癸
丑葬我小君文姜（桓公夫人莊公母）
薨寢祔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杜預）○以文姜之醜行而
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此魯禍之所以未艾也（張洽集注）
穀梁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謚也夫人以姓配謚
欲使終不忘本也（何休）○夫人姜氏弒逆淫亂得罪於宗廟雖以
子母之故不忍棄絕則葬之足矣又別爲之謚曰文大失矣（高閌集注）○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葢已歸爲國君母臣子致
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胡傳）○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
以夫人書之孰謂春秋奪人之爵甚至貶及天王哉書文姜之
葬如此孰謂不書葬者爲貶哉（黃震日鈔）○婦人從夫之謚至於末
世有自爲謚莊姜定姒從夫也魯桓之夫人文姜襄之母定姒
景王之后穆后自爲謚也宋共姬則又以節行彰著而獨得謚
名者也要以從夫爲正（家鉉翁詳說）○夫人以君之謚爲謚常也魯
夫人無一從君之謚者變也葢自文姜始也（方苞直解　襄三十年葬宋共姬）
僖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十有二月丁巳
夫人之喪至自齊　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莊公夫人僖公嫡母）
左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
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公羊夷者何齊地也夫人薨于夷則
齊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穀梁夫人薨不地地故也非也

假如歸甯死于其國豈得云不地乎且君被弒桓在齊則言地
隱在國則不言地可知在外薨者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地此
理昭然（陸淳辨疑引趙匡）○文定及程沙隨皆謂齊以喪歸魯夫魯之
去齊無越一百七十日始至之理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也戎
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
於魯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當從左
氏謂齊以其喪歸也葢齊旣殺之于夷以喪歸於齊國然後魯
請而歸於魯祔所以下云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
與至自乾侯異文也（汪克寬纂疏）○穀梁地故也非也夫人在國薨
於內寢故不地設歸甯而道卒或卒於母家亦可不地乎然則
何以知其爲故也魯夫人奔而薨於外而齊以其喪歸則故可
知矣（方苞直解）○先言薨于夷而後言齊人以歸爲內諱而仍不沒

其實何焯讀書記○左曰齊人殺哀姜爲已甚矣穀梁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按哀姜肆惡通慶父弑二君齊桓殺之宜矣於桓何諱焉黃永年南莊類稾四傳異同辨

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至杜注○哀姜賊子般弑閔公齊桓巳正其罪所謂大義巳絕不可以入宗廟者也夫慶父通國母弑兩君得易名而有後於魯則無惑乎哀姜之歸喪致廟矣使歸喪果出齊桓意魯亦當援大義以絕之齊桓既行義以賊其在生而反蔑義以憐其既死必不然矣故哀姜之歸喪先儒以爲魯請之而深罪僖公季友者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哀姜淫逆其死也不葬於其地而以歸魯魯人受之葬之以禮又別爲之謚是知有母而不知有宗廟矣程端學本義○先儒謂子無絀母之義竊意既得罪於夫宜絕於宗廟以私禮葬可也以

小君禮祔不可也季本私考○文姜哀姜之葬譏魯之失賊也有罪而喪以小君之禮典禮之亂一至於此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夫人風氏薨　文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莊公妾僖公生母

辨僭嫡變禮謝氏說見書魯夫人門○成謚也孫復尊王發微○此禮例也夫人者莊之媵僖之母也媵無稱夫人者惟其子嗣位則母以子貴正名夫人以子既爲君則邦人上下不敢於君之母有異稱也但嫡夫人在則喪葬諸禮不能備文至適夫人薨而祔姑反哭成喪諸禮無一不備則并書曰葬我小君某氏所以正其爲夫人之禮也今嫡夫人哀姜早巳死齊則此稱夫人後此書葬於禮最宜而胡氏以爲越禮誤矣春秋書法謹嚴全在比例後此以子貴正夫人者一宣八年一襄四年皆先書夫人某氏而後書葬我小君某氏前後一例並無異詞則此在魯行之謂之禮而在史官書之即謂之例故曰此禮例也胡氏不識禮例先以此極貶風氏而後於敬嬴則與此所貶不合無所置喙毛奇齡傳○毛氏說又見書魯夫人事門○以妾僭嫡春秋之所惡也以子尊母則春秋不得而奪之盡子以母貴母亦以子貴成風者僖公之母在文公爲妾祖母其薨也適夫人哀姜巳前死則此稱夫人後此書葬於禮爲宜不然聖人豈以僭分悖倫之事屢書不一書於經而並無貶詞邪後世諸儒紛紛爭論至爲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之譏亦見其考禮之不詳而持議之巳苛矣牛運震傳○愚按諸儒皆云僭嫡非禮毛氏牛氏獨云嫡先亡故則尊崇之禮亦宜然證以敬嬴定姒皆嫡先亡足折舊說而證禮制至其所引齊歸則本係嫡而弁媵辨見後故刪節之

文十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僖公夫人文公母

九月乃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別爲之謚非禮也高閌集注

宣八年六月戊子夫人嬴氏薨　冬十月巳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文公妾宣公生母

公穀並云熊氏又謚爲頃頃惡謚不應加於君母當從左氏爲敬嬴陸淳辨疑引趙匡○敬謚而嬴氏公穀作頃熊則以秦女爲楚女矣且謚法甄心動懼曰頃例無謚小君爲頃者公穀之好異而無理類此毛奇齡傳○案公穀作頃熊聲之譌唐韻正一東熊古音羽陵反春秋宣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傳並作頃熊頃音近敬熊音近嬴正義不得其解乃云一人有兩號非矣趙坦春秋異文箋

公羊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

也何休註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昃日昳久故言乃○曲禮云喪事先遠日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爲雨而止禮也王制云庶人葬不爲雨止者鄭元云雖雨猶葬禮儀少也孔疏○禮惟士庶人之喪不爲雨止大夫以上皆不乘雨而葬胡銓春秋解○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賤不以雨止此許慎五經異義之說鄭氏從之勝於穀梁之義士喪禮有載蓑笠之文乃士禮耳天子諸侯葬以雨止乃禮也經有書弗書不之別弗者遷辭不者前定辭也若葬不以雨止因無雨備乃不克當從遷辭書弗克葬惟葬以雨止爲禮故書不克也下書而克葬與定公之書乃克葬異者葬用朝至日中已逾時故曰而而爲轉辭言不能及朝而日中

也至下昃則將夕矣故曰乃乃爲難辭言歷朝歷日中至日昃乃克也記云反日中而虞是用朝之證也高澍然釋經○左曰雨不克葬禮也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穀梁謂葬不爲雨止禮也而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氏以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謂有國家者不能爲雨備爲儉其親不知言不克者明非人力之所能非無雨備也雨驟至而忍涉險卽能達乎墓所而雨甚難以恪共其事孝子必不安王制葬不爲雨止者本爲庶人言之以庶人懸窆無碑綍之煩重易葬故也其曰不爲雨止者謂可葬則不必止非謂勢不可而必欲於是日葬也若諸侯之葬用輴執綍者五百人四綍銜枚司馬執鐸左右各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復爲榆沈設撥以滑之其煩重難行可知而謂大雨泥濘中恃有蓑笠遂可無阻乎書不克葬明天時所阻書以志其禮非譏

之也而者成事之詞言至乎明日而克葬矣徐庭垣管窺○雨不克葬及葬而雨也禮庶人懸封而葬不爲雨止則諸侯之葬之爲雨止可知也次日卽葬喪無退也日中克葬猶得反虞也左氏以爲禮者是也牛運震傳○愚按左公與穀異義彙纂從穀然漢儒許氏從左公而胡邦衡及高氏徐氏牛氏因之其說甚通○胡氏謂敬嬴之咎徵然雨者四時常有之物非如震雷疾風之爲天變也據經但言雨不克葬不敢謂天道之變常也程端學或問○雨不克葬亦適然之事文定以爲敬嬴殺太子及母弟之咎徵然文姜與弒其夫哀姜與弒兩君而葬皆無事天道遠而難知報應之說文定儒者不宜道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年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秋七月己丑葬我小君齊姜成公夫人襄公嫡母

左初穆姜擇美檟自爲櫬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齊譏也三月而葬速杜注○襄公嫡母也與定姒並書卒葬而嫡妾辨矣家鉉翁詳說○按何休以齊姜爲宣夫人穆姜爲成夫人倒亂非是

襄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成公妾襄公生母　姒公作弋

左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葬速禮略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死纔二十三日高閌集注

襄四年之姒氏定姒公羊作弋定十五年之姒氏定姒穀梁作弋是公羊以在襄者爲弋在哀者爲姒穀梁以在襄者爲姒在

哀者爲弋必有一誤（王拱輔傳卷首凡例）○大全王氏曰襄與哀之母不應皆謚曰定按滕有兩文公祖孫同謚也西伯謚文周公亦謚文父子同謚也兩定姒安見其必有誤哉（吳啓穀梁義疑）○姒弋聲之轉何邵公以爲莒女恐非唐韻正二十四職弋與職切上聲則音以（趙坦異文箋）

襄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宣公夫人成公母）

左穆姜薨於東宮杜注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注四月而葬速○穆姜爲行父所幽以死魯無有如穎考叔之悟其君者畏季氏也行父取穆姜喪具以葬齊姜其心可誅矣（家鉉翁詳說）

昭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舊說以爲襄公妾昭公生母今遵公羊何氏及季氏方氏是襄公夫人）

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何休）○左傳以敬歸爲襄夫人而齊歸乃其娣自昭元年至哀十四年再無卒襄夫人者而齊歸以妾書卒此何禮乎（季本私考）○左氏以爲娣誤也有因妾母僭夫人薨葬而預書夫人之娶以別之者矣未有志僭者之薨葬而反削夫人之薨葬者也歷襄昭定哀未嘗別見襄夫人之薨以此知齊歸之爲嫡也（方苞直解）

左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胡女歸姓齊謚（范甯）

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九月辛巳葬定姒（姒穀作弋○定公妾哀公母）

公羊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穀梁曰妾辭也○左氏云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非也安有夫人卒而不稱夫人者乎凡夫人始卒不待赴祔而書夫人也此姒氏爲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公未成君故未敢謂其母夫人耳（劉敞權衡）

公羊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成風敬嬴以妾母而書夫人薨書葬小君矣定姒亦妾母何以無夫人小君之稱公羊曰哀未君也然孟子爲昭公之配何以不書夫人薨公穀皆曰諱取同姓也但諱取同姓書孟子足矣何必削夫人之號削則貶也非諱也且葬定姒左云不成喪孟子不葬愈不成喪矣蓋季孫爲之也書孟子卒而不葬見季孫之疾其君書定姒卒葬見季孫之弱其君以子未逾年而其母因不成喪蓋假正義以抑其君也（御纂直解）○魯自僖宣以來君生母稱夫人舊矣三桓不使定姒用夫人之禮與哀公也先儒以子未踰年爲義既其名而未既其實也（方苞直解○啖陸諸家謂哀未踰年故定姒卒葬不書夫人小君）○謂子未踰年母不得稱夫人則不當書卒葬書卒

葬是成之爲夫人也成之爲夫人而復殺其禮弱其君也孟子並不書葬則其禮益畧矣蓋一任季孫之顛倒耳（又）○定非謚從定公而稱定姒若曰定公之姒氏耳若以爲謚則襄公之母已謚定以皇祖姑同宗廟之中何以別乎益季孫薄於君父不加謚耳（王夫之稗疏）○不稱夫人小君是強臣專制陵滅其君不得加厚於其母也夫姒氏猶妾母至孟子爲昭之嫡夫人而亦書卒弁不書葬則季之專制可見矣季氏於昭公逐其身廢其嗣又弱其配使不得成禮以葬故聖人據實書之或謂舊史固稱夫人孟子薨聖人以其同姓削其號與葬悖矣娶同姓咎在昭公耳於孟子何尤蓋聖經皆是據實書前此妾母實以夫人禮薨之小君禮葬之故書夫人小君姒氏孟子實未嘗用此禮故不得書也（顧棟高大事表）○定姒之稱與襄公母之謚定姒同先儒疑

有一誤或是生未及尊爲夫人卒不當有謚而又不可以無稱故以定公之謚爲謚如宋共公夫人之謚共姬耳張自超宗朱辨義○定非謚也妾母不敢從夫本當有謚隱公之母謚聲是其例也魯自文姜之後夫人皆不從君謚於是遂以別謚爲尊夫人而定姒以妾母不備禮從君之謚曰定耳不然與襄母定姒相去未久何必與之相犯乎葉酉究遺

哀十二年夏五月甲寅孟子卒昭公夫人

左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小君之薨必書夫人某氏當時既諱其稱呼曰孟子則國史必不可書夫人孟子薨春秋因其實書之曰孟子卒而非禮之實已見矣汪克寬纂疏○迺是以同姓而不書夫人薨亦以見魯臣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也尙且

逐出之而葬不備禮況其夫人乎一書卒而二義具焉吳澂纂言○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弔而季孫不綏孔子亦放絰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汪克寬纂疏引王樵○昭公爲季氏所逐故孟子亦不得稱夫人小君書葬政由季氏可知俞皐釋義○愚按不書夫人小君及葬王俞顧說是顧說見上范甯以爲諱不書葬未是

附駁左氏春秋隱三年君氏卒

左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杜注不書姓避正夫人也隱見爲君故特書曰君氏○君氏當從二傳夫人不可以氏君葉夢得傳讞○傳曰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非也蓋氏者繫其人之稱非繫於人之稱如母氏伯氏仲氏之類則聲子安得繫之隱公哉又曰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定姒卒不稱夫人後何以書葬傳蓋未嘗考之也葉夢得左傳讞○君氏當依公穀作尹氏齊履謙統紀○左氏以外大夫不卒于經故以君氏爲隱母案文二年書王子虎卒定四年書劉卷卒此皆天子之卿其卒見于經明矣則尹氏之不宜爲君氏又明矣程端學三傳辨疑○左氏曰聲子也爲公故曰君氏夫國母也而創爲之稱於名則不正以君之號而繫之爲氏於言則不順春秋所因者魯史舊文也其曰君氏者史策之文欲抑國人之稱歟尹氏見於詩春秋者屢矣而君氏不經見無所據依當以公羊傳爲正御纂直解○歐陽公曰公穀以尹氏爲周卿士左氏以君氏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按左說全無義理趙氏經筌亦云君氏不成稱謂古無是言也顧棟高大事表○按說文古文君字古文尹字形近故致傳說誤異張壽恭古義○愚按顧亭林日知錄從左氏

以姒氏卒例之謂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爲別並引襄二十六年宋人稱君夫人氏以爲當時有此稱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愚謂君夫人氏則成稱謂去夫人字則不辭矣至周卿尹氏則經不一書當依葉氏齊氏從公穀也

○書天王來歸賵含會葬列國來歸襚奔喪會葬事辨仲子左氏豫凶歸含且賵公羊以爲譏兼之辨不言來不周事辨天王會成風葬左氏以爲禮辨

穀梁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公羊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俱隱元年

賵襚何謂也賵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賵襚之爲言遺也衣被曰襚賵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賻賵者何謂也賻者助也賵者覆也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賵貨財曰賻車馬曰賵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寶

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也班固白虎通

賵賻含襚總名為贈但及未葬皆無所識也襚以衣尸含以實口大斂之後無所用之既殯之後猶致之者示有恩好不以充用也孔疏隱元年

襚說文作裞贈終者衣被曰裞含說文作琀送終口中玉陸德明釋文

衣衾衣謂襲與大小斂之衣衾謂單被覆尸薦尸初死至大斂三度加衣一是襲也沐尸竟著衣天子十二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襲皆有袍袍之上又有朝祭服謂之一稱二是小斂之衣天子至士皆十九稱衣皆有絮不復用袍三是大斂天子百二十稱公九十稱諸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皆褌袷邢昺孝經疏

禮緯天子含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璧成十七年左傳孔疏○周禮玉府大喪共含玉孔疏又

卒洗而含將斂而襚賵賻含襚贈所以送死而賵賻所以佐生也士喪禮卒洗實貝柱右齻左齻含及時則敵者親含如魯桓公卒諸侯請含是也不及事則使人執含以往雜記使者執璧委于殯東是也襚及事則士喪禮所謂君使人襚徹帷襚者入衣尸出是也不及事則雜記所謂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委衣于殯東是也士含以貝天子諸侯以玉士賵以兩馬大夫而上賵以乘馬襚雖以衣服而有車焉雜記所謂以後路與冕服襚也賵雖以貨財而有馬焉少儀所謂賵馬不入廟門是也賵雖以車馬而有玉焉雜記所謂上介賵執圭將命是也士喪禮襚賵不同日而雜記謂含襚賵皆同日而畢事者鄰國相弔之禮也陳祥道禮書

凡弔喪者必歸含襚賵且臨雜記言諸侯之禮甚詳鄭康成記禮天子於二王後含為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諸侯

相交際如天子於二王後以此推之則諸侯於天子可知趙汸屬辭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以示古制以示奉使非卿不得書杜預釋例

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謹按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許慎異義王制疏引

他國以喪事來合禮常事不書非常乃書陸淳纂例引啖助

周禮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則諸侯告喪王室來弔有常制矣而春秋所書惟四事者魯不以時告喪也惠公之喪王室聞之而後來弔故緩且稱歸仲子之賵僖公嘗朝聘故王使來

會葬文公追崇妾母以成風之喪告於天子故王使又來會葬魯於天王葬有會有不會而成風之喪王汲汲然弔而會其葬以此見魯之喪或不告或告不以時則王室亦不以禮來弔爾趙汸屬辭

春秋喪禮之交際惟以力之強弱為隆殺魯不奔天子之喪而天子遣使來會僖公之葬顛倒已甚況歸賵仲子賵葬成風乎顧棟高大事表

秦人以大國而歸襚則以欲窺晉也自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而秦魯遂絕邾之來奔喪滕之來會葬則小國以天子之禮事大國也禮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會葬非禮也奔喪甚矣又

隱元年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公羊桓未君諸侯曷為來賵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成公意也○穀梁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左氏云豫凶事仲子而在安有歸賵之事陸淳

辨疑引吹劍○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大經失矣胡傳○觀周之
來賵郊惠公以手文之故重立夫人隱公不自以為正而欲立
桓左傳之說無疑矣不然仲子非隱母桓又未立周王安肯來
賵胡銓春秋解○惠公仲子公羊以為兼之是也文九年書僖公成
風亦然程子以惠公之妾為惠公之仲子猶可以僖公之母為
僖公之成風則不可朱朝瑛讀春秋略記○愚按惠公仲子僖公成風左
氏公羊皆以為兼賵獨程氏立惠寵仲子僖尊成風之論以為
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文定止齋因之義雖精嚴恐史事未
必然觀朱氏說當以兼賵之說為是○何休云賵覆也蓋謂覆
被亡者耳洪亮吉春秋左傳詁

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杜注○桓王崩七年而後葬見諸

侯不恤天子之喪僖公以夏四月葬而王使叔服先二月至魯
見天子急於奉諸侯之喪冠履倒置極矣黃仲炎通說○此條公穀
杜胡皆以為得禮然僖公未嘗遣使會惠王之喪襄王不之討
及其葬乃反遣使先期以至焉是使王靈益卑而諸侯益無其
憚謂之無貶得乎顧棟高大事表○王使會葬禮也何以書魯於天王
之葬未嘗親赴又不遣使以會而王亟禮焉所以書也方苞直解

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

公羊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也○穀梁含一事
也賵一事也其曰且志兼也○公羊傳曰兼之非禮也賈服云
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案禮雜記諸侯相
弔之禮含襚賵臨同日而畢與介代有事焉不言遣異使也言
目者見有二禮而已孔疏○譏天王厚禮諸侯之妾也非譏兼也

又曰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亦非也愚謂不言來文勢不可言
來也若曰天王使榮叔來歸含且賵則其文支矣何有別義程端
學三傳辨疑○禮經天子諸侯於妾無服而周官職喪掌諸侯之喪
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赴於京師矣夫人之喪猶不當赴
於王況妾母乎王之賜以含賵其責已深而魯之往赴其罪亦
不可揜汪克寬纂疏○愚按西河毛氏據鄭康成攷禮天子有含賵
諸侯小君之禮與程汪諸家說異毛說見書魯夫人事門本條
下及隱元年仲子條下

按左氏來會葬禮也劉原父非之謂妾母稱夫人王不能正而
又使公卿會葬何禮之有是不知嫡母既亡妾母之子為君例
得尊崇所生成甍葬之禮也凡諸家謂加禮於妾母是成其大
人而寵其僭禮者俱未是

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歸襚必于
未斂之先既斂則否左氏隱元年所謂贈死不及尸非禮也是
也僖公成風之喪至文九年服除久矣秦人始來歸襚殊不可
解若如杜注言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何不假聘問之禮以來
安用此不祥之襚邪鄭氏箴膏肓孔氏疏皆援檀弓衞將軍文
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之事以回護之不知彼第言弔
尚非襚比葉氏夙毛經說以隱元年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謂是錯簡此亦錯簡無疑倪倬讀左瑣言

襄三十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之喪諸侯會之非禮也劉敞傳○改葬惠公諸侯來會葬隱
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至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卑

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伯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子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陳傅良後傳○魯既留楚會葬復尤而效之時無伯主小大轉相役而已何焯讀書記

定十五年夏邾子來奔喪　秋滕子來會葬

公羊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穀梁喪急故以奔言之○昭三十年傳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諸侯親自奔喪會葬皆非禮孔疏○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同之王者書非禮范甯○邾自昭公之世爲魯所虐定公爲拔之盟終其世不犯故來朝來會來奔喪實感其德也與宣公之奔齊喪成公之奔晉喪公私誠僞情有不同其爲非禮則一也朱朝瑛略記

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春秋不書諱之也若彼失禮而而此受之彼罪爲重則不必諱也御纂直解○諸侯於周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於魯非禮明矣程端學本義引劉絢○會葬不止滕子大夫合禮者不書葉酉究遺○葬有期故言會喪無容故言奔奔喪臣子之道也郝敬行說略

補作主

禮經皆不言神主形制惟曲禮疏引白虎通曰主方尺或曰尺二寸公穀注云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楊疏及左昭十八年疏引衞次仲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山海中山經云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合此四說可得古作主之制梁玉繩瞥記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九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目錄

書外諸侯卒葬　同盟赴以名左說辨　名或由赴或不由赴諸說辨　不書葬書胡氏以爲孔子削之辨　書葬主我會非主彼國言之辨　書卒不書葬胡氏說辨　衛桓以討賊書葬辨　許男新臣左穀賈氏諸說辨　葬陳靈公羊胡氏說辨　杞桓卒葬趙說辨　鄭僖先名後卒誤爲被弑辨　葬蔡景公穀胡傳說辨　陳哀書葬以爲存陳辨　葬宋平何范說辨　葬蔡靈左穀說辨　葬許悼公羊程胡說辨　宋元卒書地公羊說辨　隱七滕侯不名三傳說辨　胡氏謂赴不以名書名是孔子特筆辨　衛朔不書葬以爲春秋削之辨　宋御說不書葬公羊說辨　宋襄不書葬公穀說辨　杞子卒不名左說辨　晉夷吾不書葬以爲削之辨　晉侯卒于扈公羊說辨　宋三世不書葬爲治其罪辨　楚子旅書卒進之不書葬貶之辨　吳子遏門于巢卒公穀說辨

公往列國奔喪送葬諱不書

諸侯葬稱公書謚　義內諸侯同　不請謚僭稱公辨　蔡桓侯賜謚辨

書內大夫卒　不書卒貶辭辨　叔仲彭生不書卒以爲責其不能討賊辨　桓莊大夫不卒以爲春秋削之辨　無駭挾卒不書氏貶辭辨　翬不卒意如書卒胡傳說辨　公孫敖書喪歸杜胡說辨　仲遂不當卒因變書卒辨　不卒

彭生不可以不卒辨　叔弓卒公穀以爲在外辨

書王臣卒葬　尹氏何休穀梁說辨　以爲隱母君氏以爲魯大夫辨　王子虎左公說辨　王子虎劉卷襄書卒辨

書外大夫葬

書王姬卒

書內女卒葬　卒不卒非以其賢否辨　書齊葬杞伯姬以罪魯辨　譏齊侯媵齊侯辨　賢杞叔姬錄卒葬辨　公羊從葬平叔辨　賢宋伯姬錄卒葬辨　稱謚賢之辨　杞叔姬喪歸胡汪說辨　子叔姬左氏傳事辨　稱子叔姬諸說辨

諸侯居喪會盟侵伐朝聘大夫居喪從政出會　汪堯峰辨　高氏汪氏說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

錢唐張應昌學

〇書外諸侯卒葬同盟赴以名左說辨　名或由赴或不由赴諸說辨　不書葬者胡氏以爲孔子削之辨　書葬主我會非主彼國言之辨　書卒不書薨胡氏說辨　衛桓以討賊書葬辨　許男新臣左穀賈氏諸說辨　葬陳靈公羊胡氏說辨　杞桓卒葬趙說辨　鄭僖先名後卒說爲被弑辨　葬蔡景公穀胡傳說辨　陳哀書葬以爲存陳辨　葬宋平何范說辨　葬蔡靈左穀說辨　葬許悼公羊程胡說辨　宋元卒書地公羊說辨　隱七滕侯不名三傳說辨　胡氏謂赴不以名書名是孔子特筆辨　衛朔不書葬以爲春秋削之辨　宋御說不書葬公羊說辨　宋襄不書葬公穀說辨　杞子卒不名左說辨　晉夷吾不書葬以爲削之辨　晉侯卒于扈公羊說辨　宋三世不書葬爲治其罪辨　楚子旅書卒進之不書葬貶之辨　吳子遏門于巢卒公穀說辨

記諸侯卒以著終也不日甍異內外也名之降於天子也陸淳纂例引趙匡

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若存沒隔絕情禮不交則卒葬無文范甯注隱三年

古者諸侯邦交王事相從有和好之情告終易代有弔恤之禮所以睦鄰國也凡諸侯卒聖人皆存而弗削而交鄰國之義見矣胡傳同上

卒以外赴書葬以魯會書不卒是外不赴不葬是內不會鄭玉經傳闕疑

凡諸侯卒彼來赴而此往弔則書不弔雖來赴不書卒於杞德公伯姬之事見之莊公時德公要於魯而德公伯姬之卒皆不書直由魯素卑杞來朝不敬輒加以兵是時又必有惡於魯故雖告而不弔爾不然杞小魯大乃敢匿其女與壻之喪而不告乎蓋史書卒葬所以志邦交厚薄喪紀敬慢不徒錄外事也但魯於大國多不敢慢苟非見弒無不書卒者考宋晉齊三國可見也諸侯不書葬有魯不會者有其國不以葬期告而不會者坊記曰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謂不成喪也苟其國葬不以禮而不以葬期來告亦無由往會之耳趙汸屬辭〇此來赴不書卒之說與范鄭異據傳雖有理然春秋初年事安知非史有闕未可爲定論仍當從范鄭

凡諸侯葬魯會則書不會則不書書葬書卿者六魯以卿會葬也書葬不書卿者七十四魯會而非卿也書卒不書葬者三十四彼告而

魯不會也諸侯壤地相接邦事相交其相見有朝聘之歡其相親有婚姻之好其情可謂睦矣其卒而告終也以賵賻相恤以國卿會葬鄰國之禮也春秋之時弱附强大輕小其弔問哀恤非以誠意也一視國勢强弱爲之而已矣其勢盛者其情親而其禮隆其勢微者其情疏而其禮略方是時小國之葬非特不以卿會也棄而不視者有之矣故卒而葬葬而遣卿者皆大國也卒而不葬葬而非卿者皆小國也春秋或書卿或不書卿或書葬或不書葬而諸侯恃大忽小虧闕鄰好其惡見矣李明復集義隱三年引謝湜

外諸侯卒於外書地蓋人君爲一國之主宗社人民之所係重非常則謹而誌之孫復尊王發微

諸侯卒於師曰師曹伯廬及負芻是也卒於會曰會杞伯成是也於他國書國如許男甯蔡侯東國卒於楚吳子遏卒於巢是也於封內書地如晉侯黑臀卒於扈鄭伯髡頑卒于鄵宋公佐卒於曲棘是也汪克寬纂疏

大夫卒境內不地定五季孫意如卒於房境外地仲遂要齊諸侯不出境亦地之陳傅良後傳

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知而紀也非此則否示詳慎也左氏曰同盟則赴以名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云寡君不祿而已陸淳纂例引趙匡

記卒記名者即位之初以名告我我因其卒得以名之於冊也卒而不名者即位之初不告於我或史失之不得記其名也案左氏記楚公子圍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是當君卒赴諸侯已言嗣君之名矣不待於同盟朝會聘告也故春秋記外諸侯之卒一百三十有三而無名者十或即位之初不以名

赴或史失之未可知也必若以盟會求之則未嘗與者五十二而不名者九耳未可通也（孫覺經解 隱三年）

諸侯卒書名亦所以謹終辨實使邦君之名謚可考耳（陳深讀春秋編）

左氏曰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則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信斯言則君赴當稱名而禮載赴辭曰寡君不祿春秋之時其制雖不能盡合于古然以情文揆之君始沒而臣斥其名以告於外疑非哀敬之道也謂之禮經誤矣來赴者不過隣好之國隣則相習好則相達非是則雖赴亦闕所不知故書名不必同盟苟可知焉則志之也（張大亨五禮例宗）

古制諸侯薨士弔大夫送葬晉文襄之伯令則大夫弔卿共葬事故魯之會葬於晉往往使卿而齊惠滕成宋平亦因以此禮行之在滕成則昭公所以重其報禮在宋平則季氏所以厚其私姻也齊惠則宣公感其立已親往奔喪卿之會葬又不足言（朱朝瑛略記 昭十年）

外諸侯卒或不書名不知其名也左傳同盟則赴以名非也豈有臣子當創鉅痛深之日而稱先君之名以告隣國者乎且考之禮辭曰寡君不祿則無稱名之義審矣趙氏匡謂或同會盟而名見於載書或通朝聘而名見于簡牘故國史按舊簡書而紀其名然晉獻公惠公與魯未同會盟通聘問而卒書名宿男同盟滕子杞子來朝而卒不書名則義無處也（日講解義 隱三年）

周人以謚易名在禮赴告之詞曰寡君不祿則赴不以名明矣而卒以名書以會盟聘問素與魯通故志其人以別其世次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也宿與魯元年同盟而卒不書名則他可知矣蔡宣公未與魯通而卒書名蓋別有所徵凡此類皆舊史之文孔子不得而加損者也（又 隱八年）

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以別於先君也若如生時稱國稱爵則莫知誰何矣然仁人孝子之情聞名心瞿況可得而稱謂乎此周人立謚之法爲最當也惟當未有謚之先則不得不名故名自卒之日始至賜謚而易焉此惟鄰國爲然臣子則終有所不忍故天王及本國之君皆不名（朱軾春秋鈔）

凡書外君卒必書名以實之至葬時彼國易名然後書曰葬某公赴之時無謚但書國爵則與彼國之前後君無所分別故必書名者亦是史例左氏謂同盟故書名則隱八年蔡侯考父卒桓五年陳侯鮑卒皆未同盟而皆書名爲不通矣其或不書名史略之（毛奇齡傳 隱三年）

君卒而赴固告舊君之終亦稱嗣君之始隱七年左氏云告終稱嗣是也嗣君之名列國已先識之故於其卒得書於策非於死時赴名亦非藉盟會乃知名也（萬斯大學春秋隨筆）

不名者伊川以爲史失其名然列國赴告至史臣紀之不應大國不失名而獨失滕宿薛杞諸國之名不應諸大國不失名而獨失秦之名左氏云未同盟不赴以名然考未同盟而名其卒者甚多又如晉在僖公以前未與諸侯盟會何以詭諸夷吾之卒名邪觀隱七年宣九年成十六年之滕皆不名而自昭三年以後之滕成滕悼滕頃滕隱皆名皆會其葬莊三十一年之薛不名而自昭三十一年以後之薛獻薛襄薛惠皆名皆會其葬僖二十三年之杞子不名自杞託於晉而襄六年以後之杞桓杞孝杞文杞平杞悼杞僖皆名皆會其葬則前之不名者不來赴也後之名者來赴也不來赴者微弱不敢以諸侯之禮通於大國也其後之來赴者欲以禮通其喪紀也其前之雖不來赴而書其卒者既與其君有邦交之好卽不往會葬而亦必其弔問之禮也此觀於書秦伯之卒而可知矣文九年來歸襚而十八

年之秦伯罃宣四年之秦伯稻皆名則來赴之徵也至成十三年會伐秦而明年之秦伯卒不名矣則不來赴之徵也其後叔孫豹再會伐秦而昭五年之秦景定九年之秦哀三年之秦惠皆不來赴故皆不名矣而於三公皆會其葬者魯之於秦因晉而用師非有仇怨故雖不來赴而秦强大不得不往會其葬也則名不名之由於赴不赴何疑哉葢諸侯卒而以名赴禮也來赴以名則名之不赴則不名夫子一仍舊史而魯之前則弱視小國後則畏秦而會不來赴之葬俱著矣 張自超宗朱辨義隱七年

愚按辨左氏同盟赴名之誤諸說並得之至卒時以名赴之說趙氏孫氏萬氏駁之據傳告終稱嗣之文是嗣位時已得其名非得於赴矣而張氏自超據經文考邦交之實則赴乃名不赴不名確於當日情事有徵愚意兩說並是葢其交好者必早通嗣君之名其情意隔

絕不以禮通者來赴乃得其名耳左氏同盟赴以名之說非而以名赴之說未可盡非也

凡書葬者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隱三年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 隱三年范甯注引徐邈

魯使大夫往會葬故書 杜預注

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 胡傳

諸侯五月而葬過時而葬爲不敬先時而葬爲不懷不敬不懷非孝也 李明復集義隱八年引謝湜

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此之類遣卿行者皆書其使名凡不書使名者是大夫往也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大夫如秦葬景公傳稱禮也 孔穎達疏隱三年

春秋以卿會葬惟襄王景王晉之襄平昭公齊惠及宋平滕成入見而已晉之諸君猶曰伯國也齊惠之葬乃宣公所以報私恩而宋平則意如所以厚私婣也若滕則其君屢會葬於魯矣當時諸侯慢於至尊而謹於强大莫不皆然 汪克寬纂疏宣十年

自昭之世喪禮有加大國則皆使卿矣向不會葬之小國向不會葬之秦向不會葬之王臣則皆往會矣此可以觀世變 張自超宗朱辨義昭三年

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 程子經說

始死未謚故書名葬則舉謚以告故書謚 俞臯集傳釋義

吳楚之君不書葬者不可言葬某王也 陸淳纂例引啖助

外諸侯有書卒又書葬者彼赴而我往會之也有書卒不書葬者彼

赴而我不往會之也有其事則其文備無其事則其文闕是史冊之常也若吳楚之君書卒者十皆不書葬者公羊曰避其號也禮曰諸侯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惑也此則聖人削之也 呂大圭或問隱三年

文定論天王崩葬以爲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也志崩不志葬者赴告及魯不會也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其說最合使準此以論諸侯之卒葬則無不可以通矣而於諸侯葬例以爲有忿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無其事闕其文者猶得其義至所云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以爲聖人所削則不然也朱子曰春秋崩薨卒葬原無意義葢其書葬不書葬上而天王大而齊宋親而晉衞小而滕薛邾杞外而秦楚變而弑君往會則書不往會則不書其當往而不往不當往而往則因其實以著之而豈別有意義哉 張自超宗朱辨義總論

禮成而葬者書葬委屍而棄葬者不書葬凡滅國或俘其君或死於位臣民私竊槀葬魯無由會葬春秋安得書乎 顧棟高大事表

公羊賊不討不書葬之說非也蓋不葬有二或仇人當國或國內亂不以禮葬之或他國有變雖葬不暇赴皆據其實而已 黃仲炎通說隱十一年

或問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信乎曰否經之文曰葬某國某公不曰某國葬某君然則葬之者主我會而言也非主彼國之葬不葬言也被弑之君不書葬魯自不往會爾其書葬者魯自往會爾何與於賊討與不討邪傳者蓋為此說其有不迹者又強為之辭夫蔡景許悼之葬要皆其子欲沒其弑逆之迹而具禮以葬其父是以我往會之耳其他被弑之君或不書葬者或其國多故不能備禮以葬之或雖葬之而我不往會之爾 呂大圭或問隱五年

不書葬者魯不會也謂賊不討不書葬蔡般許止見存蔡景許悼何以葬謂賊討書葬里克甯喜既誅晉卓衛剽何以不葬 郝懿行說略莊十三年

吾君書薨外君自宜書卒以別之而文定乃謂上不請命不許其為諸侯穿鑿甚矣 華學泉疑義引高紫超說

陳氏傅良謂鄭人斲歸生之棺而葬靈公齊人暴杼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終不書葬則猶不葬非也歸生崔杼皆身死而後討蓋其國不告耳至葬則以魯會為文二國即改葬亦未必再赴而鄰國皆會也然則非春秋不書乃舊史無其文耳 方苞直解襄二十五年

諸儒駁辨賊不討不書葬之說詳見公薨總論

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 葬如期

說見前○稱謚稱公據彼國也臣子稱其本國之君曰公或以為僭稱公或以為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皆已甚之辭 牛運震傳

隱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杜注亂故十四月乃葬

按舊說以衛人討賊為能葬其君故書葬非也

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八月葬蔡宣公 葬速

三月而葬速 杜注○蔡宿同赴而不同葬卑宿也 御纂直解

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葬陳桓公

葬不書月史失之蓋陳佗篡立而葬之也 吳澂纂言

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葬如期

桓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葬速

卒踰兩月而葬鄭忽既立必慮有爭焉耳蓋嗣君為喪主諸侯會葬而其位始定故凡速葬者皆有故也 季本私考

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　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 葬如期

桓十四年冬十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十五年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葬如期

桓十七年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 葬速

莊元年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葬如期

莊二年冬十二月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夏四月葬宋莊公 葬如期

莊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亂故緩葬

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葬緩

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葬曹莊公 葬如期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　八月葬許穆公

左穀皆云卒於師非也許國近楚許男蓋遇疾而歸卒於國故

不言卒於師爾陸淳集傳辨疑引趙匡　○召陵屬潁川今許昌也許男歸
國而卒耳劉敞權衡　○穀梁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非也書
卒于師不足貶桓公不書卒于師不足褒桓公諸侯之死當地
不當地自有常義又　○高氏曰曹伯廬成十三負芻襄十八皆書卒
于師而此不言召陵去許密邇疾而歸也存耕趙氏曰許昌則
許國師在其國故不可言卒于師程端學辨疑　○左氏云葬以侯禮
死王事加二等按經無加辭苟有所加必有以見之且齊楚不
戰許男自卒非死王事也又　○卒許男常事爾以爲不卒於師於
會而亟歸爲不知命則臆說也楊于庭質疑　○按賈逵以爲不言于
師善會主加禮若卒于國也亦非　○諸侯卒於外在師則稱師
在會則稱會而許男但書卒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
也蓋召陵地在潁川故遇疾而歸遂卒於其國耳傳乃謂實卒

于師而不書易事之實以爲褒貶春秋無是法也日講解義　○不
言卒於師實非卒于師也觀兩曹伯之書卒于師可比而知也
牛運震傳

僖七年秋七月曹伯班卒　冬葬曹昭公

僖十二年冬十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三年夏四月葬陳宣
公葬如期

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八年秋八月丁亥葬
齊桓公亂故緩葬

魯方伐齊納糾猶不忘會其葬古人重喪紀如此趙汸屬辭

僖二十五年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秋葬衛文公

僖二十七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葬速

趙說見上齊桓

僖三十二年冬十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三年夏四月癸
巳葬晉文公葬如期

晉文公卒魯始會葬不書其人是時猶用大夫送葬之常制至
襄公卒書公子遂如晉葬卿共葬事是一變也景公卒公親往
弔且逾年留送其葬是再變也平公嬖寵少姜卒公親往及河
而還是三變也每變輒下卑弱已甚洪咨夔春秋說昭二年

文五年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葬不書月史闕文俞皋釋文

文六年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葬速

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杜注　○趙盾欲禦秦師故急於襄事汪克寬纂疏
○前此未有使卿送葬者雖桓之霸止遣微者會葬晉文始
爲霸令使大夫弔卿共葬事故叔孫婼葬平公駟致少姜以妾

賤而諸侯使卿會葬矣又　○三月而葬速自此以後晉君之葬
皆三月牛運震傳

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　冬葬曹共公葬如期

宣三年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葬速

葬不月闕文也丙戌卒而丙戌葬無是理矣諸侯五月而葬今
十月卒大抵葬在三月之間耳趙鵬飛經筌

宣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公如齊　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
齊惠公葬速

傳說見公奔喪不書門　○宣公深德齊侯之定其位生則傾身
事之歿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
莫之供也天王之喪不奔而奔齊惠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從
者往三年而公孫歸父會齊惠之葬比事考辭義自見矣胡傳

宣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十二年春葬陳靈公亂故緩葬

陳亂定赴於諸侯而魯會之也會之者以楚故也焦袁熹闕如編○見弒而不見葬者或彼不成葬或魯不會葬魯史所無故不得書耳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之說本三傳僞虔之辭公羊以此書葬爲君子之辭過矣程端學三傳辨疑○按公羊曰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胡傳解之曰楚人討賊陳之臣子亦可釋憾故得書葬君子辭也非也

宣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秋九月曹曹文公葬如期

宣十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宣公無禮義邦交之實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衞若滕雖來告訃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胡傳○是時許蔡從楚皆來訃喪而魯往弔焉見魯與楚通也季本私考○宣公爲人計利不顧義其初賓齊得國獨厚於齊雖天王之尊盟主之强猶簡其禮今則附楚蔡許爲楚之私皆會其葬比事而其情見矣御纂直解

成二年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三年二月乙亥葬宋文公葬緩

按左氏文公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今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以降殺遲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爲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胡傳○七月而葬僭天子之禮高閌集注

成二年八月庚寅衞侯速卒　三年春王正月辛亥葬衞穆公葬緩

成四年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夏四月葬鄭襄公葬速

成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葬如期

成十三年夏五月曹伯廬卒于師　冬葬曹宣公

成十四年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　十五年春王二月葬衞定公葬如期

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襄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秋七月葬陳成公葬如期

襄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秋葬杞桓公

杞小而去魯遠舊雖來赴而魯不往會葬今之會葬者蓋以婚姻之故也叔姬嫁於杞定姒乃杞女也俞皋釋義○趙氏鵬飛曰杞入春秋至是始以名赴於諸侯以前蓋微弱不能行禮也非也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則已赴於魯矣彼時杞成公婚於魯魯僖又號賢君而不往會葬直至結婚於晉悼以後凡杞之喪無不會葬者則春秋當日之邦交可知矣顧棟高大事表○杞在春秋初託於魯魯以弱小撫之故杞桓以前卒葬不書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猶不往會葬也自杞桓屬晉晉以列於諸侯而又重之以婚姻故魯之於杞既以舊好又以晉之故至杞桓之卒以列國待之而不廢其喪紀杞來赴魯往會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七年十二月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八年夏葬鄭僖公

諸侯死例書名此則爲上文已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言鄭伯髠頑卒又不可上文言鄭伯如會下但言髠頑卒故於如會時便書名耳陸淳辨疑引趙匡○諸侯不生名此名之者以其卒也與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同從省文也諸侯卒於國都不地此其地

者以不在其國如會而卒故也與宋公佐卒于曲棘同未見諸侯而卒與許男卒于師同此史例如是而說者見其文異便有被弒之說誤矣呂大圭或問○魯於鄭悼成兩公之葬皆不往會者鄭背中國諸侯聽於晉而不修禮於鄭也此以鄭悖內屬諸侯同盟故往會葬而春秋書之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十五年冬十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晉平公初立見諸侯多不協故汲汲於合諸侯喪未三月而速葬也季本私考○欲會諸侯而速葬其親背禮莫斯爲甚鄭玉經傳闕疑

襄十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　十九年葬曹成公

襄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冬葬齊靈公

襄二十三年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葬杞孝公

杞不卒不葬久矣杞孝與晉平之母兄弟也晉重杞魯會其葬邦交皆世情耳姚舜牧疑問

襄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於楚　冬葬許靈公

君守宗廟出入必告不幸而死於道路猶爲弃社稷也况在蠻荆乎程端學本義引王貫道○許靈如楚請伐鄭卒於楚楚子爲之伐鄭師還乃葬許靈公楚之求諸侯亦勤矣家鉉翁詳說

襄二十九年夏五月衛侯衎卒　秋九月葬衛獻公葬速

會衛葬而不會天王葬失道可知俞皋釋義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冬十月葬蔡景公

弑君不書葬者或因其國亂或不以葬期來告或告而不往會也是時蔡屬楚魯方事楚因往會葬而史書之公羊謂賊不討不書葬者非矣朱睦㮮疑○蔡人不討般而葬景公蔡人之罪也魯置蔡般弑君不問而徒往會蔡景之葬魯之罪也魯往會則諸侯可知諸侯皆往會葬而不以蔡般爲賊則諸侯之罪也諸儒以春秋之義弑君而不討賊則削其葬不書至蔡景許悼之葬不可以通則又多爲詞說而大義反晦張自超宗朱辨義○按公羊曰賊未討書葬君子辭也穀梁曰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胡傳謂賊不討何以書葬會亂賊之葬徧刺天下諸侯也皆非也

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秋葬邾悼公

入春秋來邾始書葬盖邾滕薛小國也泰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高閌集注○愚謂此由季氏專政欲外示有禮於鄰國以自張其聲勢也高氏閔以爲魯衰甚者猶未得其情當日魯之陵邾亦甚矣豈有畏而會其葬者乎顧棟高大事表

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葬滕成公

卿供小國之葬禮過厚杜預○魯未嘗會小國之葬今因滕子來會襄公之葬故魯以叔弓報之然於天王有不會葬或以微者會之今滕小國而以卿會何厚私情而薄王禮也趙鵬飛經筌○滕入春秋前書三公之卒皆不名此而始名之者既會襄公之葬而因以通滕子之喪也則知前之不名非闕文而凡書名不書名由於來赴不來赴之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三桓威重近魯小侯深與相結引爲同列故特厚焉而使卿會其葬方苞直解

昭五年秋秦伯卒　六年春王正月葬秦景公葬緩

左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公羊秦秦夷也匿嫡之名也非也秦非夷康公嫡子書秦伯罃卒非匿之也劉敞權衡○史失其名春秋因之非貶也家鉉翁詳說○兩紀名書卒而不書葬三書葬而卒皆不名則不名之非闕文無疑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案經未有書秦

葬者至是始書蓋季氏當月所謹事者齊晉謂秦亦大國可以
結援故復遣使會葬七月而葬非禮顧棟高大事表○南北分霸諸侯
尤畏楚而秦楚之上交也故魯至是始會葬焉方苞直解○弔杞喪
畏晉也杞爲晉昏會秦葬畏楚也秦與楚好姜炳璋讀左補義

昭六年春正月杞伯益姑卒　夏葬杞文公
晉命魯歸杞侵地今杞以喪赴而魯會其葬畏晉故也日講解義
○杜氏謂魯怨杞取田而不廢喪紀禮也夫魯爲晉屈而已而
豈魯之有禮哉張自超宗朱辨義○姜說見上

昭七年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葬如期

昭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冬葬陳哀公
嬖人袁克葬之杜注○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奐之下以爲
楚葬哀公故杜辨之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當如齊侯

葬紀伯姬不得直言葬也孔疏○趙氏謂陳已滅矣袁克非大臣
何能辦葬死君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黎氏謂陳爲楚師所據
魯豈於其葬使臣往會之蓋楚人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
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曰齊者蓋上文無齊滅紀之
文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蒙上
文云蓋齊襄滅紀而葬其夫人以示禮楚靈滅陳而葬其故君
以示恩其矜僞之智正合二家謂爲楚葬立說固自有理然左
傳明言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且從傳文可也彙纂案○其不
書楚子葬之與齊侯葬紀伯姬異者紀侯去國無齊滅紀之文
必書齊侯然後知紀并於齊也上書楚師滅陳下書叔弓會楚
子於陳則楚人葬之不待言矣方苞直解○陳哀之葬諸儒多異詞
彙纂折衷其說謂魯未往會葬而變例得書是聖人存陳之意

果若是則魯實未有其事魯史未有其文而夫子書之是誣也
矯也豈足以垂法後世竊謂此亦聖人據實書之耳蓋楚棄疾
奉孫吳圍陳託名討罪於哀公固無仇也滅陳之後大葬哀公
使其故臣告於諸侯遠近畢會以示恩禮一以悅陳國遺民一
以掩四方耳目而已因得取國無慙魯之往會亦承楚之意而
爲之歟魯實會葬春秋安得不書若如左氏之說則爲袁克私
葬必不能告於諸侯也魯必不敢逢楚之怒而會葬也春秋何
由得書故此事當棄傳而信經比事觀之較然矣顧棟高大事表○陳
已滅而哀公書葬先儒以爲存陳非也春秋書外諸侯之葬皆
據魯爲文非據彼國爲文也卿往書某人如某葬某公微者往
不書某人但書葬某國某公陳哀書葬蓋其卒赴魯即遣使往
會其葬及楚滅陳葬哀公時魯使在列故仍以葬陳哀公書或

以葬之者楚承上楚師省文其說不足信春秋凡一國接書兩
事必覆書某國從無承上文從省之例葉酉究遺○愚按楚葬之說
方氏從之葉氏辨之而所據經文書法並有理魯會之說趙氏
黎氏疑之而葉氏主之得顧氏之論而皆允愜

昭十年秋七月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葬速
左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
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葬速
卿共盟主之葬猶可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高閌集注○卿會宋
葬是魯加禮於宋與屈於齊晉而使卿者不同張自超宗朱辨義○范

甯本何休謂晉獻宋平皆殺世子而晉獻不書葬宋平書葬者痤有罪也非也書葬以會不會別之其君善惡何與焉（徐學謨春秋億）

昭十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冬十有一月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陸淳纂例）○國復乃葬春秋一見而已（顧棟高大事表）○左氏曰禮也按諸侯身死國滅見王政衰微荊蠻肆暴弱國不能自存三十一月而始得葬何禮之有穀梁曰不與楚滅按蔡侯般見殺于十年之夏至是始書其葬者蓋蔡侯廬歸國然後舉其葬也穀梁以般之失德而書葬爲不與楚滅非也（程端學三傳辨疑）○當蔡世子有被圍諸侯環視不救及廬復國乃相率而葬靈公曾是以爲邦交之禮乎（日講解義）○蔡靈弒君之賊也文定於不葬例謂有治其罪而不葬者罪莫大於弒君觀蔡靈之書葬則不可以通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二年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五月葬鄭簡公（葬速）

傳云六月葬杜注謂經誤此謬耳古文左傳當在齊侯衞侯鄭伯如晉一篇之前鄭伯欲如晉故速葬而往當是傳誤次（惠棟補注）

昭十四年三月曹伯滕卒　秋葬曹武公（葬如期）

昭十六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葬速）

昭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秋葬曹平公（葬如期）

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冬葬許悼公

伊川以爲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然使夫子果有疑於般止之事則必不書弒既書弒則必不疑也文定取穀梁之説以爲不

使止爲弒然既明書弒君又何以爲不使哉此皆疑於不討賊不葬之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被弒不書葬者賊臣當國不以禮葬其君安得而書葬如魯隱晉靈是也若賊雖未討而在國之臣子以禮葬之又安得不書葬如魯桓蔡景是也公羊聽止赦止之説迂謬世多從之誤矣（劉紹攽微旨）

昭二十年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葬如期）

昭二十四年秋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葬杞平公

杞自桓公與晉悼昏姻魯禮有加焉故其卒葬皆得書（日講解義）

昭二十五年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葬速）

胡氏本公羊謂特書地別之非也據告而書自是實事書之者憫其志未就而卒於道路也（湛若水正傳）○與鄭伯卒于鄬之例同公羊卒於封內不地之説非也（俞皐釋義）○外諸侯有事境內而卒者必多矣惟宋公佐書地者爲魯故道卒故赴告及之也（方苞直解）○外諸侯卒於封內非有諸侯之事不地此經上下無盟會之文而地卒知爲魯故也（高澍然釋經）○按公羊謂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非也諸侯卒於封內例書地陳汪説見前

昭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　二十八年王三月葬曹悼公（葬緩）

按是時季氏逐君出居乾侯而不廢列國會葬之禮儼然自以爲君直書而義自見（顧棟高大事表）

昭二十八年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　六月葬鄭定公（葬速）

昭二十八年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　冬葬滕悼公

公不在國事皆季氏專之（高閌集注）○見季氏之結鄰國也（程端學本義）

昭三十年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葬速
左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昭公在外七年季氏凡六行會葬甚至晉頃公之卒公在晉茂其君而與其臣行禮聖人於歲首書公在乾侯而以下詳書列國會葬誅亂賊之意顧棟高大事表

昭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秋葬薛獻公
薛自魯桓公以後服屬於宋故不赴喪不書卒獻公三家所私厚也因公出而告喪魯亦備弔葬其皆三家之私歟季本私考

定三年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秋葬邾莊公葬如期

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六月葬陳惠公葬如期
陳子背殯出會返而葬親非禮也御纂直解

定四年五月杞伯成卒于會　秋葬杞悼公
此卒於旣盟之後也不言卒於盟者嫌卒於盟之時也不言卒於師者嫌卒於侵楚之時也郝懿行說略

定八年三月曹伯露卒　秋七月葬曹靖公葬如期

定八年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九月葬陳懷公葬速

定九年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六月葬鄭獻公葬速
鄭三世皆以三月速葬豈亦以爲定例邪顧棟高大事表

定九年秋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不日不月史文略也高閌集注○季氏本以爲不赴故併月不知患謂不赴魯史何從書又何用會葬此是修成後闕文爾顧棟高闕文篇○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一皆無月日魯往會葬非不知月日也而史闕焉以國微交疏略之也方苞直解○春秋書薛伯卒者三蓋至是晉霸旣衰三桓強盛自比於小國邾交始通故赴及而魯必會其葬也日講解義

哀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冬十月葬衛靈公葬緩
七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范甯

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四年春王二月葬秦惠公葬如期
諸侯卒失名者多小國而秦伯亦失名蓋會盟侵伐不通東夏雖強大魯人忽之也觀秦大夫不名不氏視如小國可知方苞直解

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亂故緩葬

哀四年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滕頃公葬如期

哀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愚按書閏月公穀二傳之義不同諸家說亦互異主公羊者謂葬以月斷宜數閏合五月而葬之制主穀梁者謂葬期併閏爲五月失喪事不數之義詳見書閏門○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再朞若於再朞之中以閏數則朞不再矣是不能三年也列國喪娶喪會喪師不能通喪者皆是而獨於此託閏月以著喪期之縮禮壞不可盡糾因事以正之洪咨夔春秋說○以閏數而書則崩薨卒葬凡有閏者皆宜書何獨書於此故知書閏者譏其以閏月葬失喪事不數之義也日講解義○卿共葬事晉文襄之制葉酉春秋究遺

哀八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葬述
哀十年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五月葬齊悼公
駁左諸說見外弒不書弒駁辨門○公雖不廢喪紀往會其葬
不足以贖伐齊之過高閌集注
哀十年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卒葬日月皆不具是闕文顧棟高大事表○夷公羊作寅古字通陳樹華攷正
哀十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葬如期
哀十三年夏許男成卒　秋葬許元公
日月不具史略顧棟高大事表
以上外諸侯書卒書葬者八十六內書卿會葬者七譏其過
禮也
隱七年春王三月滕侯卒
左云不名未同盟也非也嘗同盟者卒未必皆名未嘗同盟者
卒未必皆不名劉敞權衡○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五十二人不書
名者才九人耳左氏凡例可盡信乎凌稚隆測義○公羊曰不名微
國也穀梁曰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按附庸之君
及夷狄皆有名況滕文王之子孫雖微弱豈無名乎陸淳辨疑引啖助
○不名者或即位不來告或舊史所缺也左氏固不通如公羊
之說何以邾薛之君尚書名穀梁愈無義理如二傳言則當終
春秋不見其名何以昭二十八年復書名孫覺經解○穀梁以滕爲
狄何據黃永年南華類稿○滕侯卒當與後宿男卒同是史闕文左氏
以爲未同盟則宿男卒又相違矣春秋未同盟而赴以名者多
矣何焯讀書記○不名當從張氏自超說見前
不葬魯不會爾不容鑿爲之說家鉉翁詳說○不書葬魯不會也古

者邦交有常春秋之時則惟以強弱爲厚薄如晉楚之遠而魯
君親奔其喪以俟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而赴告雖及不會
其葬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
葬而義自見矣日講解義
隱八年夏六月辛亥宿男卒
不名史失之不葬魯不會家鉉翁詳說○杞與魯結昏而成公卒不
書名滕同伐秦而成十六年滕子卒不書名皆史失之汪克寬纂疏
○不名舊史之文耳胡傳謂赴不以名而經書其名是聖人筆
之夫襄昭以前非孔子所見使舊史本無何從筆之哉陸粲胡傳辨疑
桓十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去年盟折而不會葬不恤同盟也張洽集註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子克卒
不日闕文也不書葬不往會俞皐釋義
莊二十五年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朔不書葬諸儒以爲朔逆王命故春秋削其葬以治其罪然鄭
寤生親與王戰射王中肩其罪不尤大邪不削鄭莊之葬而削
衛惠之葬有治罪有不治罪不可以通矣當是衛立子頹以亂
王室莊王告於諸侯齊桓方以尊周爲名故於朔之卒諸侯不
往會葬魯亦視齊桓命闕於禮焉舊史不書夫子亦不得而書
矣觀於逾此兩年衛新君不與幽之盟齊桓猶聲罪以伐之則
朔之卒其爲不往會葬何疑張自超宗朱辨義
莊二十八年夏四月辛未邾子瑣卒
莊三十一年夏四月薛伯卒
不日不名闕文也俞皐釋義

僖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公羊曰不書葬爲襄公諱何休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不葬者曾不會爾爲襄公諱有何義乎陸淳集傳辨疑○不書葬者襄公方有子喪而出會於葵邱故葬禮遂簡諸侯亦不遣人往會爾季本私考○公羊云爲襄公諱豈有魯史爲宋諱之理日講解義

僖九年九月甲子晉侯詭諸卒
晉雖同姓前此不赴吳燕邾鄫諸國亦然蓋小國則不能備禮遠國則不敢具儀當時燕迫北狄晉近西戎且以支子暴興諸夏擯之故以前喪俱不赴獻公來赴而魯不往葬以此顧棟高大事表

僖十四年冬蔡侯肸卒
劉氏顧氏說見日月褒貶駁辨門

僖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趙氏曰公穀見其不書葬皆爲異說按凡諸侯葬與不葬會與不會耳陳氏岳曰春秋書外君葬會葬也不會葬不書苟曰伯業不成而不書葬何休注說苟曰失民不書葬穀梁傳說則衞桓陳靈何得民之有而皆書葬歟程端學三傳辨疑○宋襄不書葬公羊以爲諱穀梁以爲棄師失民罪之皆非也魯不會耳然張氏洽謂僖公附楚故不往會亦非也魯之於宋入春秋和馮兩公之卒皆往會葬故書葬魯與宋好也自莊公敗宋于鄑乘邱之後御說茲父王臣三公之卒皆不往會葬故皆不書葬魯宋之好絕也及華孫來盟舊好復通故終春秋鮑固成佐四公之卒皆往會葬則皆書葬矣張自超宋辨義

僖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按左氏云不書名未同盟也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書之不然則否非也辨見前○入春秋始書杞卒不名者史逸之高閌集註

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
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杜注○自文以前書晉事略惠公卒不具日月不書葬非聖人削之也焦袁熹闕如編○此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顧炎武補正○惠公乃文公之仇豈有爲治喪之理其不書葬固宜顧棟高大事表○顧復初說又見闕誤門

僖二十八年六月陳侯款卒
陳本從楚因城濮之勝從踐土之會而魯亦從晉文久役於外明年春方至自圍許無暇修會葬之禮故雖赴而不書往葬也顧棟高大事表

僖三十二年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鄭文自三十年背晉與秦盟晉之所惡故魯不會葬顧棟高大事表

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王臣之卒不葬諸儒皆無說蓋不考魯宋失好不會葬之故而說窮也高氏以爲國亂禮略故不日不葬然既討樂立杵臼國亂定矣何以不禮葬先公邪張自超宋辨義

文十三年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文十三年夏邾子蘧除卒
魯自僖公與邾搆怨邾魯不和久矣明年邾人伐我南鄙叔仲彭生伐邾正當交爭之世其不會葬固宜顧棟高大事表

文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商人弒舍以亂故不成禮以葬魯無從往會是年冬齊人遂執單伯及子叔姬顧棟高大事表

文十八年春王二月秦伯罃卒

一第 146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0 版正内

秦自九年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始與魯通好至是遂以喪來赴高閌集注○左氏曰同盟故書名非也諸侯卒皆書名故秦伯未嘗同盟而書名何待同盟而後書名哉程端學三傳辨疑○穆公卒不見經蓋與魯未通卒不赴也至康公通好始赴方苞直解○秦歸襚來聘而後秦康秦共之卒書則其爲通喪來赴何疑舊史既名而書卒者彼來赴而我往弔也不書葬者我雖往弔而不會其葬也張自超宗朱辨義○不書葬遠國從無會葬之禮至昭五年季氏專政欲結援大國始遣大夫會景公之葬顧棟高大事表○何休以罃爲穆公名誤秦穆名任好見文六年傳梁履繩補釋

宣四年春秦伯稻卒

秦不書葬義同上顧棟高大事表

宣九年八月滕子卒

不書葬此所謂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也魯未嘗會小國之葬至昭元年以後而邾滕薛三國無不會葬者滕至遣卿共事蓋由季氏專政故欲外示殷勤以結援於小國顧棟高大事表

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穀梁其地於外也范甯註外謂國都之外諸侯卒於路寢則不地○按公羊曰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於會故地也非也諸侯卒於國都之外當書地穀梁是○不書卒于會者高氏所謂諸侯散而晉侯疾者近之矣公羊曰卒于會故地又曰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于理不通且晉侯會于扈矣安得謂未出其地乎程端學三傳辨疑○不書葬魯不會也魯事齊嘗爲晉所辱不預盟扈遂與晉絶家鉉翁詳說○其地於外也不言卒于會會已畢不可言禮也牛運震傳

宣九年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晉衛不書葬皆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亦獨向齊衛欲爲晉致魯謀黑壤之會而待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會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月諸侯而魯不會二國相繼以喪赴亦皆不會葬以私怨廢禮其罪已見胡傳○衛成在位三十五年魯三世同會盟通聘問良夫未盟通魯於晉意非不善晉止公黑壤非衛之罪而遷怒廢其喪紀非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六年夏六月壬申鄭伯費卒

成十年夏晉侯獳卒　見下另門諱不書葬

成十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渠丘公也葬須稱謚莒無謚故不書葬楊士勛疏

成十四年冬秦伯卒

秦桓公也史失其名高閌集注○秦不書葬義見前顧棟高大事表○不來赴故不名也既不來赴而書於冊者魯原無怨於秦雖不來赴而亦申其弔問之禮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入春秋至今三書卒皆不名高閌集注

成十七年冬十有二月邾子貜且卒

邾小國魯不會葬義見前顧棟高大事表

襄二年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不書葬者以成公附楚故諸侯不會葬也高閌集注

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是時邾魯方搆難是年冬嗣子復興師助齊伐我南鄙其不會葬固宜顧棟高大事表

昭十四年八月莒子去疾卒

魯自昭公以來雖杞微國無不會其葬何獨於莒不往蓋意如專政莒嘗訴其疆鄆取鄭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爲是怒莒不往以此見意如專恣劉敞傳○莒小而悍與魯爲敵故通春秋外諸侯書卒葬於莒獨缺惟成十四年及此年兩書卒而未有書葬者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因朝於楚而卒

東國代朱君蔡因朝楚而卒故從蔡赴書穀梁以朱東國爲一人不知奔君之卒例不書也高澍然釋經○此與闕文門諸說異

以上外諸侯書卒不書葬凡三十三皆來告而魯不會葬也

或以備朔不書葬朱三世不書葬爲治其罪春秋據事而定其褒貶耳不以沒魯之會葬而治其既往之罪也不然鄭莊

射王中肩何以書葬顧棟高大事表

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楚子紀名書卒楚以喪通於魯也魯自歸父會宋蔿賄交好故楚子卒而稱名來赴一如中國之禮而魯史書之夫子仍之以著楚與中國之通喪紀自此始也穀梁以書卒爲進之者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告則書卒弔則書卒楚莊會盟征伐交平諸侯於是始卒之郝懿行說略○劉氏說見書楚門

公羊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辟其號也○禮坊記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鄭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孔疏○春秋於吳楚書卒不書葬卒從赴告史官筆之於策可曰楚子某卒吳子某卒葬必舉諡而從其本國臣民之稱若從其稱則必曰葬楚某王葬吳某王矣義不可書故削而不錄尊王之大義然也齊召南穀梁注疏考證○楚子書卒而不書葬公羊以爲避其號是也孫氏復以爲貶非也春秋於列國之君不備禮不書葬不往會不書葬皆非貶詞如貶之則於吳楚並不書卒可矣何獨不書其葬哉顧奎光隨筆○不書葬魯不往會也公羊以爲辟其號者非也文定用公羊辟號之說及坊說恐民惑之之義謂爲夫子削而不書然漢儒集禮多有附春秋傳爲說者不足以據而公羊以爲辟其號者義亦難通也朱子謂楚之稱王當是稱於其國未必稱於會盟之地此論最確猶之內諸侯之爵如公者在其國中皆稱公臣子之辭也故葬皆稱公其子皆稱公子而於會盟之地則侯伯子男不敢亂其本爵矣春秋於會盟侵伐書楚子必是魯史原來從其本爵故其子之爲大夫見經者亦稱公子不稱王子則既

從其本爵而生書楚子卒書楚子何不可同列侯之通稱而書葬楚某公邪諸儒必疑於魯葬秦伯不應不葬楚子自盟宋以後且朝於楚不應不會其葬然魯之往會秦葬亦在昭公以後是以文十八年之秦伯罃宣四年之秦伯稻雖來赴而不往會則此年之楚子旅襄十三年之楚子審與秦罃秦稻之不葬一也二十八年之楚昭則襄公親在楚不可以一論矣至於昭元年之楚麇十二年之楚虔不與秦伯之葬同者彼有篡弒之變尙告於內諸侯以朔會葬哉二十六年之楚居則昭公在外意如必不加禮於從不會葬之楚矣若哀公之世四年葬秦惠六年不葬楚軫楚自定四年柏舉戰敗於吳吳人入其國都勢亦稍衰中國已不畏之又會其葬邪則楚子之不葬其爲魯不往會何疑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吳楚避號不書葬之義甚正諸儒皆

是之而張氏自起辨之亦甚通然顧氏論定十四年吳光必無
不會葬之事而亦不書何邪　故仍兩存其說以俟正
襄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史記吳世家索隱孰姑壽夢乘是一人
左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
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
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吳自成之會列於諸侯故
赴於中國程端學本義引趙與權
襄十四年秋楚子審卒
襄二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春秋書吳子遏左傳稱諸樊蓋遏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公羊遏
作謁史記吳世家索隱○名在伐楚上為卒書名省文也孔疏○與鄭伯
髡頑如會卒於鄵文義正同皆以便文耳公穀之說非也陸淳辨疑引趙
匡○以卒名非為伐而名也趙鵬飛經筌○觀此與髡頑便文書
名同是知卒例書名其不名皆史闕高樹然釋經○暴疾而卒於俄
頃者多矣何以知其戕於巢也使以疾卒當云吳子遏伐楚卒
于巢加門于巢於卒之上者見其以門于巢卒也方苞直解○書伐
楚以見非伐巢也書門于巢以見未有侵掠寇患之事及巢也
書門于巢卒以見吳子之卒不以正也吳子以伐楚而出兵不
及楚而卒不以正則為巢人之詐而殺之可知矣兵不加己隱
謀設伏以戕其國君巢之罪也宜其卒為吳所滅歟張自超宗朱辨義
○凡攻門曰門伐楚而以門巢卒則其卒于敵可知作述辰傳○攻
其門使之啟爾非既入其門而巢人射之也何氏假道之說穀
梁飾城請罪之說皆非姜寶事義前考○愚按此與傳云晉人圍曹門
焉及門于桔柣之門同謂攻門也

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
此楚康王也是時公在楚楚人至使公親襚夏四月公與陳鄭
許諸侯送葬至西門之外大夫皆至墓天王以同月崩而莫有
遣人會天王之葬者冠履之倒甚矣聖人於二十九年春正
月書公在楚所以存其實楚葬不書所以正其名顧棟高大事表
昭元年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弒而以疾赴魯史亦承赴而書之春秋因而不革家鉉翁
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史記公羊作餘昧左穀作夷末
昭二十六年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定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吳敗六國之師書胡子髡沈子逞滅此不書吳子光滅何也吳
子傷而自卒于陘非若沈胡二君死于兵也高閌集注○書卒於敗
下見以傷卒還軍而殞非陣沒者比故不書滅去檇李未遠故
不地葉酉究遺○諸侯卒於外例地如晉成卒於扈蒙上會扈文不
省而此地敗不地卒見其以敗卒也與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卒
同高樹然釋經○是時闔廬威震天下昭公至與為婚豈有不遣人
會葬之理明是仲尼削之無疑也顧棟高大事表
哀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以上吳楚之君書卒者九皆不書葬
○公往列國奔喪送葬諱不書
魯侯之奔大國喪自宣公始也趙孟卒而鄭伯如晉弔則不但奔大
國之喪并其執政之喪而奔之矣欲政不逮大夫得乎楊于庭質疑
王朝列國之喪諸侯弔葬各有常規槩不得親出往會蓋諸侯社稷
是守封疆為重非朝會征伐不得越竟雖天子之喪亦唯使卿共弔

葬之禮而已文八年傳稱穆伯如周弔喪九年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是其事也列國之喪在禮並不使卿昭三十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此古制也及其衰也禮過乎重文襄因而抑之故昭三年傳曰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此在文襄猶爲不煩諸侯然已過古制矣文六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卿共葬故名氏見經傳不謂禮昭六年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襄三十一年滕子來會葬定十五年邾子來奔喪滕子來會葬弔葬且不使卿況諸侯爲之過禮尤甚成十年傳稱葬晉景公公送葬魯人辱之經是以諱而不書也（馬驌左傳辨例）

宣十年夏四月齊侯元卒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公如齊奔喪。○何氏說見公如門。○不書奔喪諱過也（杜預釋例引劉賈說）○公親奔喪送葬者三此年書齊侯元卒公如齊公至自齊於成十年書晉侯獳卒公如晉明年三月公至自晉襄二十八年書公如楚楚子昭卒明年正月公在楚五月公至自楚雖不言奔喪送葬而其實瞭然矣春秋歷十二王惟叔孫得臣叔鞅送襄景之葬公孫敖奔襄王之喪而不至魯之不知所尊至於此極馴至昭公之弔少姜至河乃復以國君之重奔嬖妾之喪卻而不納益可傷矣（汪克寬纂疏）○十二公無親奔天子之喪親會天王之葬者而親往奔齊惠之喪隨又遣卿會葬是以天子之禮事齊也宣公賴齊得國故終身謹事齊惠歿又加禮如此春秋備書其旨深矣（顧棟高大事表）○公四朝於齊至奔其喪極矣此後成奔晉景之喪魯宣成之於齊晉直以事天王之禮事之而於天王則無奔其喪者使卿會葬亦兩見而已事天王不如事強侯魯且如此列國可知（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年夏五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傳曰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非也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爲辱而可書乎（胡傳）○春秋書外諸侯來奔喪而內奔喪不書蓋邾子滕子來奔喪魯人以爲榮而書之則孔子不削矣以是知送晉楚之葬奔齊之喪乃魯人以爲辱而舊史不書也書則孔子不削也（方苞直解參）○按此不書葬本魯史所不得而書非諱也卽以爲諱亦舊史諱之耳謂春秋諱之不書非也。○汪說見上張氏高氏說見公如門

襄二十八年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顧氏說見外諸侯卒葬門。○汪說見上。○魯與三國皆親送葬是以天子之禮事楚也四國之君送葬及諸侯大夫至墓以次旅見何等聲欬而下讀葬靈王傳鄭君不行行以大夫不以上卿且以大夫之弱者而魯卽大夫之弱者亦不行也使人浩歎（姜炳璋讀左補義）○正月公在齊皆不書（莊二十三年文四年文十四年成十一年襄五年襄十五年昭十六年）此獨書公在楚者承上年公如楚楚子昭卒之事著公之在楚會葬也晉本書葬晉侯獳卒公如晉而不書晉景之葬以公親會葬之卑故避而不書葬也楚本不書葬公如楚楚子昭卒而但不書楚康之葬則嫌同于平日之例不書葬而公親會葬之大變不可得而見也故變文特書曰公在楚此諱而不沒其實也（戴祖啟五測）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汪氏說見公如書復門○晉猶不敢以襲寵之喪辱因君也以公自卑爲已甚矣趙汸集傳

○諸侯葬稱公書謚畿內諸侯不請謚僭稱公同　蔡桓侯賜謚辨

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謚法謚愼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愼錄之以爲名也大戴禮記

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法周公所爲謚者行之迹也大行受大名小善受小名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二引禮記外傳○生有善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身雖死名常存也又引五經通義

謚者興于周之始王變質從文於是有諱焉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曁婦人杜預釋例

古者生無字死無謚生無字故名而不諱死無謚故上下同之至於周幼而名冠而字死而謚字者所以貴其名也謚者所以成其德也

夏商質周道文也劉敞公是集

謚法不見于五經其書見于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奧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謚法釋以己說而各爲之法也邱濬大學衍義補

謚法起于周前此未有也卒哭而諱將葬而謚周人以諱事神故諱則有謚白虎通言生有爵死有謚謂君卿大夫同也春秋之世吳越之君無謚闔廬句踐是已秦楚宋鄭之卿無謚孟明子文華元子產是已晉衛之大夫無謚羊舌肸蘧瑗是已馬驌覽左隨筆

不請謚僭稱公舊說駁辨

舊說謚不得云公者謚王所賜也春秋諸侯葬既不請王命因而加謚於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陸淳纂例引啖助○凡諸侯請謚於王王之策書謚曰某侯故西周諸侯記傳皆依本爵春秋則皆稱公因而書之以明其不請於王陸淳集傳微旨桓十七年○晉侯仇卒於平王時謚曰文侯以謚加本爵蓋命於天子也周衰諸侯不復請謚於王臣子自謚一稱公胡銓春秋解同上○春秋時皆不請謚稱謚所以罪其臣子程子經說○謚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從其私謚而稱公見其不請於王罪諸侯也胡傳隱五年

駁辨春秋諸侯在其國稱公臣子以美名加於君非爵也及其死而謚之乃遂以公繫之於謚亦猶大夫以子繫謚美名也而非爵若其僭爵春秋必削之矣家鉉翁詳說隱五年○葬稱公順彼臣子之辭也按公食大夫禮五等諸侯同稱公蓋國中臣庶不敢斥其君之爵通得稱公實周制耳趙汸屬辭○侯伯子男葬稱公諸儒以爲僭者非也未見有子男

之國君以謚配其爵而曰某子某男者劉卷天子之大夫其爵曰子而其葬亦稱劉文公彼王朝所謚豈私謚乎齊魯皆侯爵而太公之子謚丁公伯禽之子謚考公此周室盛時非東遷以後豈亦僭謚乎二公去始封之君纔一世太公伯禽之遺教猶在豈遽僭謚乎蓋公侯伯子男者五等之爵有尊卑也而公之爵爲最尊故在其國雖侯伯子男亦稱曰公舉爵之尊者以稱其君臣子辭也及其死也謚之雖侯伯子男亦曰公者猶生時之稱公也吳澄纂言○衛襄公薨告喪於王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弔且追命襄公則宜賜之謚矣而傳不言經書葬謚與他諸侯同則是王未嘗賜謚也曲禮云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後世遂有諸侯必請謚天子必賜謚之說而實非也據劉向列女傳柳下惠爲魯大夫而謚出於其妻夫子因而稱之無異詞知春秋之於私謚無譏也朱軾[illegible]略記○胡氏曰葬稱公見臣子之不請於王

而私自諡非也衞桓公父莊公莊公父武公即所謂抑戒睿聖者以是知衞之稱公久矣諸侯生從其爵卒則稱公此孝子慈孫之用心聖人所因而不革（楊于庭質疑隱五年）○蔡桓侯諡侯胡氏以爲獨請諡也然齊自太公魯自魯公歷十餘世而入春秋無不諡公者陳起胡公申公世世諡公或曰陳王者之後得諡爲公然春秋止書陳侯不曰陳公也鄭止伯爵桓公卒於未東遷之前當時禮樂征伐尚自天子出何得不請諡而亦諡曰公乎然則死而諡公者乃公侯伯子男之通稱矣桓侯之稱侯何也曰傳失之也晉仇何以稱文侯曰晉自唐叔而後世世稱侯至武公而始諡公也則命文侯而不曰公者仍其稱也（又桓十七年）○昭七年衞告喪于王且請命王未嘗賜諡何獨莊王之于蔡桓則諡之蔡季請諡之說本于啖氏而胡氏從之非也（朱朝瑛略記）諡法以一字爲貴各從其最盛者以定諡如文王伐密伐崇未嘗不武而所重在文武王重致訪疇未嘗非文而所重在武定一字而所以尊之者固已至矣後世或益之以二字三字至於八字十字十數字此臣子稱頌之義與諡之義兩不相妨故徽號尊號可累字而廟號仍定一字夫諡法雖制於周實非昉於周也禹曰大禹湯曰成湯當時以諡加之堯曰神堯舜曰大舜後世以諡加之廟號始於殷而漢仿其意殷有中宗高宗漢自高光而下有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皆功德最盛者加廟號爲不祧之主其餘不多及也唐宋以來不論功德皆有廟號明以來於帝號之上加尊號徽號而仍以廟號一字爲主（任源祥鳴鶴堂文集）

○書內大夫卒（不書卒貶辭辨　叔仲彭生不書卒以爲責其下能討賊辨　桓莊大夫不卒以爲春秋削之辨　無駭挾卒不書氏貶辭辨　翬不卒意如書卒胡傳說辨　公孫敖書喪歸杜胡說辨　仲遂不當卒因變書卒辨　不卒彭生不可以不卒遂辨　叔弓卒公穀以爲在外辨）

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書之見君臣之義（程子經說）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杜預注隱五年）禮王於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皆有服君於卿大夫將葬弔於宮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以有服也故大夫卒史必書之卒於竟外書地竟內不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於房是也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大夫以下名氏不見於策凡書於策皆卿也（趙汸屬辭）周制卿大夫之喪天子弔之其斂哭之事皆掌于王官天子遇其臣之禮如此則諸侯可知也士喪禮君若有賜則視大斂君遇士之禮如此則卿大夫可知也（張大亨五禮例宗）公子之尊視大夫大夫三命然後氏死則卒之（劉敞傳隱元年）大夫何以或卒或不卒其卒者必世卿也其書公子牙公子友卒公子慶父奔莒以著三桓之始書公子彄卒以著臧氏之始書仲遂卒以著東門氏之始書叔肸卒以著叔氏之始其後連書仲孫叔孫季孫臧氏東門氏叔氏若子若孫之卒以著世卿之權（程端學本義隱元年）內臣書卒者皆卿也大國之卿三命受王命而爲君佐國之治亂與有責焉卒之者重之且以尊君命也（御纂直解隱元年）內大夫卒例得書不書葬降於君也（牛運震傳隱元年）內大夫書卒與外侯同當是其君加禮之故也加禮則史書之不加禮則史不書孔子一仍之而已考隱之世卒四大夫桓莊五十年間桓之公子翬及柔莊之公子結及溺皆不卒莊獨卒公子牙僖文以後八公之世書卒者三家及臧孫辰許仲遂叔肸而已可見史之書卒由於是卿之强非禮之當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隱元年）內大夫見經者四十有七卒者三十一不書卒十有六慶父歸父僑如臧紇公子慭出奔公子買公子偃刺何忌州仇叔還卒於獲麟後

餘六人輩彭生柔溺結單伯咳氏胡氏曲生義以爲貶黜不然也竊疑大夫或卒或不卒亦因史舊文耳（顧棟高大事表）○朱子謂成襄以前舊史多所舛逸自昭定之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不至有遺卒不書日者益師無駭挾得臣四人程子曰史失之是已文定謂恩數之有厚薄則得臣之在宣公不應薄又以得臣爲貶而不書日則公孫敖襄仲意如之卒何以不貶而書日又

宋兩弒君一（宋督 宋萬）晉一弒君（里克）凡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魯弒子赤曷爲叔仲惠伯不書於春秋春秋尊宗國君弒則隱而不書故叔仲惠伯亦不得牽連而書說者謂死無補於君故不書則孔父仇牧有何補於君而書於冊哉然則曷爲不書卒書卒則無以表其節也（惠士奇春秋說）

叔仲惠伯之死足與烈日爭光當付託之重亦有不死以成事者季友是也是必諒其才力足以辦之而後可不然不如死之愈也亦有成事而卒害義者里克是也是以亂濟亂不如死之愈也安得以惠伯爲徒死哉倘責惠伯以不能先事弭奸保其所託則亦求備之論且惠伯之死也其孥已奔蔡矣已而復叔仲氏豈非宣公自媿其纂襄仲亦自媿其逆行父輩亦自媿其依違而魯人亦共憐其忠而復之乎奈何百世而後反有持謬論以非之者哉然則聖人之不具於史何歟曰春秋既諱國惡不書子赤之死則惠伯之死無從附見此屈於尊者不得已也亦非以舊史畏襄仲不書而仍之也（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叔仲惠伯之忠更非荀息之比或以不書其卒而詆之非也其文則史是固舊所不書也聖人無從而增之而況既諱國惡不書子赤之弒則惠伯無從而附見（全祖望經史問答）○按姜氏補義曰彭生死于忠史畏仲遂不敢書顧亭林可亭謂聖人責其不能討賊非矣

內大夫皆卒桓之大夫皆不卒史闕耳莊之大夫亦不卒公子牙特卒僅存耳方氏苞謂削之以示王法所不容非也桓宜惡同而宜之大夫皆書卒非春秋誅惡之法也若謂於桓見義而餘從其常則春秋誅亂賊何不皆從其常而必每事書之乎（郝懿行說略莊三十二年）卿書卒體於君也卿卒有公與小斂禮故史書之（高澍然釋經）

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孝公子衆父）

公子之尊視大夫書卒正也（劉敞傳）

隱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孝公子臧僖伯）

隱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諸說見大夫未賜族不書氏門○卿則書卒傳言司空無駭則嘗爲卿矣其不氏則未賜族耳挾卒義同（程公說分紀）○顧說見下

隱九年春三月挾卒

程說見上○東萊講義曰卒而不書氏者獨隱公之初無駭與挾而已苟以卒而去氏爲貶邪則是通春秋自二人之外舉無可貶者也牙之謀亂遂之殺適意如之逐君猶皆不去其族無駭與挾初非有三人之罪何爲恕彼而貶此邪是知二人之卒不書族者未賜族也（顧炎武五經同異）

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見內不書刺門○牙卒其子乃公孫茲茲之後則有叔孫得臣叔孫僑如叔孫豹叔孫婼叔孫不敢叔孫州仇皆執魯國之政者是以謹志其卒（高閌集注）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桓公子莊公母弟）

諸說見大夫卒名字並書駁辨門大夫生而賜氏駁辨門

僖十六年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公子牙之子戴伯）

文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僖伯曾孫文仲

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 叔牙之孫莊叔

宣十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肸非大夫卒何以書記禮之變也且見宣公恩覩其母弟而使世爲卿也策書實錄而其情不可掩矣若稱公子則嫌於現大夫且無以見宣公之情也 趙汸屬辭 ○叔肸生不名於策則非卿矣死不目爲公子則未仕矣故曰公弟 汪克寬纂疏引王沿 ○叔肸生不見於春秋則其未嘗命爲公子以用事於國可知矣生未用事於國則非魯卿非卿則卒不當書書卒者是魯以卿禮卒之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公子公叔公兄弟之不爲大夫者皆不卒而肸書卒何也公爲之變而加禮故特著於冊書也肸終身不食宣公之祿而其子世爲魯卿則公有怍焉而於其卒加禮可知矣 方苞直解

○愚按舊說以爲書弟書字特筆褒辭非也見大夫卒名字並書駁辨門又以爲生而賜氏亦非也見另門駁辨

成四年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辰之子宣叔

成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襄仲子公孫歸父弟

諸說見大夫賜族書氏門

襄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友之孫文子

襄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公子慶父曾孫穀之子

慶父爲三桓之始以奔莒不書卒其子公孫敖亦奔莒至蔑而始書卒蔑之後仲孫速仲孫羯仲孫貜仲孫何忌皆執魯政是以謹志其卒以見父卒而子繼也識世卿也 程端學本義

襄二十二年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叔肸孫公孫嬰齊子子叔齊子也

襄二十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速卒 蔑之子莊子

襄三十一年秋九月己亥仲孫羯卒 速之子孝伯

昭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僑如弟穆子

昭七年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行父子武子

昭二十一年八月乙亥叔輒卒 弓之子伯張

無事業見於經而獨書卒卿卒必書也志世爵也 趙鵬飛經筌

昭二十三年春王正月癸丑叔鞅卒 弓之子輒之弟

昭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豹之子昭子

昭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鞅之子

定五年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悼子之子平子

意如書卒文定以爲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而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然則公子翬之不卒以見桓公惡翬之弒君而不全

其大夫始終之禮邪若云桓未有不加禮於翬春秋削而不書則定雖加禮於意如春秋亦當削之以示義矣何以有不同邪蓋翬之不書卒是桓之時不卒大夫而自僖以後無不加禮之大夫故無有大夫卒而不書者春秋原不以書卒不書卒示義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內卿卒必書史之常文胡傳鑿甚 葉酉究遺

又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舍之子成子

哀三年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意如子桓子

以上內大夫常禮書卒者二十五變禮書卒一

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於齊告喪

請葬弗許○穀梁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不地於外也○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杜注○大夫出奔曷爲或卒或不卒或可以卒或不可以卒曷爲或可以卒或不可以卒大夫卒其爵祿猶列於朝出入猶詔於國兄弟宗族猶存是大夫而已矣卒之可也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兄弟宗族無存是非大夫而已矣卒之不可也劉敞傳○奔大夫不卒此卒者爲齊人歸其喪起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孫覺經解○魯不能討且許其歸欲絕之而不能也明年齊歸其喪許歸者魯而歸其喪者齊此著典刑之壞也程端學本義○大夫奔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則其卒也是亦大夫而已矣故書之日講解義○奔大夫不書卒此其書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錄其卒也書卒于齊則叛之自莒奔齊可知也牛運震傳

左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館置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公羊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仲遂公孫嬰齊皆卒于外喪至不書者本以使出喪還無假君命敖則出奔必有君命喪乃得還史以君命書之而世卿之强可見趙汸屬辭○大夫喪還不書此何以書書歸之者以著受之者之非禮也不言來無特使也不言至自齊別於君及夫人也牛運震傳○杜注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以示義按敖慢天王棄君命魯不加誅而反爲立後更歸其喪此魯政刑之失而三家所由强也胡傳踵杜氏之謬謂聖人以敎著敎陸氏湻謂既臣其子不容不受其父之喪夫堯舜不聞以禹之興宥鯀之殛也顧棟高杜注正譌篇○罪臣之喪齊挾而歸之魯畏而受之商人之橫逆文公之懦弱俱見矣文定乃以此嘉文伯惠叔之哀思無已謂春秋嘉其克葢前人之衍緣此以立敎示義非也且春秋書歸喪其文伯惠叔是非之義亦無從而見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七年十有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嬰齊從於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於外也蘇轍集解

以上大夫卒於外者二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穀梁以譏乎宣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定五年傳季平子行東野卒於房房是魯地卒於境內故不書其地垂是齊地非魯境故書地孔疏○仲遂雖卒猶當追正其罪宣公不能正仲遂之罪則當爲之廢繹何者君臣之恩未絕也孫復尊王發微○遂爲

國卿卒而猶繹非所以待大臣之禮萬入去籥又非祀神之誠王元杰讞義○遂誠有罪宣公既以大臣任之則宜待以大臣之禮卒而猶繹書以譏之彙纂案○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恐君哀戚所以重宗廟也不繹者以厚股肱所以勵臣節也日講解義○仲遂之卒諸儒謂當與公子翬同不書卒因事之變而卒之非也卿卒而繹其失禮小若春秋欲以不卒示誅絕之義則雖有不當繹而繹之小失亦并削而不書矣葢翬之不卒是桓莊之世不加禮於大夫原非春秋因其弒君削而不書則仲遂之卒與諸大夫之書卒同爲加禮之故而豈有別義哉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先儒本穀梁不卒之義謂遂之卒當例爲譏失禮而書張氏自超駁之是矣方氏苞高氏澍然亦云春秋不爲記禮而書而又創一解曰翬不書卒而遂書卒者

不卒彭生不可以不卒遂也桓之大夫以削卒著不討賊之罪叔彭生以不書卒著死難之節書遂卒而後知彭生非與桓大夫之不卒同譏而後知宣大夫均卒非寬其不討賊之罪也亦仍泥亂賊不書卒之義而拔之春秋時事史書紀載則加禮不加禮今昔異情當以張說爲確當也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孔氏胡氏說見祭祀門○穀梁言大夫之卒雖當祭禮皆告於君柰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陸淳辨疑引啖助）○儒柳莊寢疾獻公曰若疾亟雖當祭必告由此語觀之是大夫之喪當君祭不告也公穀以爲叔弓卒在外當祭而告獨左氏謂叔弓涖事籥入而卒是也書曰籥入叔弓卒是叔弓在廟遽然而卒也蓋君祭時大夫喪不當告惟與執事而卒者因

事制宜禮之變也若夫既祭之後聞喪則繹祭可廢故春秋書猶繹猶者可已不已也其義明甚（戴溪講義）○公穀以爲卒在外當祭而告按當以左氏叔弓涖事而卒爲是（黃震日鈔）

以上大夫卒而記事之變者二

○書王臣卒葬　外大夫葬

尹氏何休穀梁說辨以爲隱母君氏以爲魯大夫辨　王子虎左公說辨　王子虎劉卷葬書卒辨

臣無外交之禮來赴故書以示譏（陸淳纂例引趙匡）

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卷焉是故特卒之（陳傅良後傳）

天子大夫皆以內辭書之故書卒同內大夫不稱爵者畿內之國不外交其臣不敢赴必天子爲之赴故不言其爵葬舉謚稱公者王卿士有封國得置臣屬如諸侯也（趙汸屬辭）

天王崩如共僖頃赴有所不至而王臣反赴之天王葬如平惠定靈會有所不及而劉文公反會之則知王臣之專外交諸侯其權甚重於天王也書卒者三尹氏王子虎劉卷是也書葬者一劉文公是也皆著其外交（趙鵬飛經筌文三年）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程子說見書世卿門○陸氏淳云人臣無外交今來赴書以示譏也然乎曰此一小義大義則譏世卿（程端學本義）○古者人臣不敢貳其君非銜君命束修之問不出境生無相問死何赴告之有後世大夫交政中國生或同盟死或相赴非禮也春秋於其赴告書之以正臣子之分（楊時龜山集）○公羊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何氏云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與隱交接恩隆加禮錄之此何氏見書尹氏卒於天王崩

之後妄意其主儐耳日武氏子來求賻則魯何嘗往奔喪哉穀梁曰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夫春秋爲經邦大訓豈緣其爲主遂錄之乎惟公羊譏世卿之義定（程端學三傳辨疑）○季氏本以爲魯大夫即鄭之尹氏顧復初辨之見書王臣門○季說毛西河主之但內大夫書卒皆世族而爲卿者故三桓之外惟臧氏叔氏仲氏數人而已他無聞焉鄭之尹氏未與國政不應書卒若果爲大夫亦不應史佚其名而但稱某氏也（詁經精舍文集趙春沂說）

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來赴弔如同盟杜注與翟泉之盟因來赴○臣無外交來赴書以譏之也左氏云弔如同盟禮也王臣與諸侯盟而日禮豈春秋之意（陸淳辨疑引趙匡）○左氏曰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

也案王臣無外交赴弔如同盟豈禮也哉公羊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陳岳氏曰苟以使于我則書則祭伯凡伯南季毛伯叔服王季皆使于我胡不書之苟爲盟葬而書則諸會葬胡不書之愚案左氏謂王子虎與盟翟泉稱王人者也公羊穀梁則指來會葬儞叔服者也于經皆無所考而意之云爾（程端學三傳辨疑）○卒以名赴例書名或謂因其通赴告而奪爵書名其說未是（李明復集義引謝湜）○赴於諸侯而書其卒著其交政於諸侯也（高閌集注）○或謂虎與卷皆有功王室賢而卒之然單穆公與劉文公並安王室而單旗不書卒竊疑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劉文公爲王官伯尹氏世執朝權皆王室之秉政者故特赴於諸侯而魯史紀之春秋存而不削以示王臣不當赴喪於列國耳（汪克寬纂疏）○始則王臣雖有外交來赴而諸侯猶不通會葬之使也至其後則喪紀之通與外諸侯之往來一禮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四年秋劉卷卒葬劉文公

劉子奉命出盟召陵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杜注）○畿內之國不得外交故知是天子爲告非劉邑之臣來赴也天子告臣略言名封而已故不具爵（孔疏）○愚按方氏高氏謂王臣以邑氏者本無爵是也見書王臣門方說又見書王子門王子虎條下○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陸淳纂例引趙匡）○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之也（高閌集注）○諸儒謂劉子定內難有大功王室故書卒葬然單旗不書卒而尹氏專權亦書卒故知其從赴告耳（汪克寬纂疏）○召陵之會劉子與焉故其卒也來赴而史書之耳公羊以爲我主之穀梁以爲爲諸侯主皆不可從（葉纂案○按公穀說程積齋辨疑辨之甚詳）○陳氏傅良以劉單有功王室而卷又臨召陵之盟以攘

楚故卒之是以春秋與之而書其卒非也卷交於諸侯而以喪來赴耳不葬王子虎而葬劉卷者昭公以役喪禮有加故亦內會劉文之葬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穀梁曰賢之也按畿內諸侯不書卒其皆同會盟來赴者則書之不關於賢不賢也（齊召南穀梁注疏考證）○王卿士有卒有不卒此劉子也其書卒書葬何召陵之會實合諸侯之師不幸而卒中國之事不可爲矣書卒書葬深惜之也（牛運震傳）○書王臣之卒尹氏稱官而不名劉卷名之而不爵何也尹氏王之公宰也尊於諸侯而體於天子故生與卒皆不名猶周書命君陳伯冏則名之命畢公則不名也劉卷內諸侯也世其祿不得世其爵故生則稱爵死則已焉（張大亨通訓）○按此解不書爵與杜孔異據王制內諸侯祿之語亦有理並存之

以上王臣書卒不會葬者二卒葬並書者一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汪氏王氏說彙纂案見內大夫書如門○杜氏孔氏說見大夫既卒不名門○穀梁曰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非也春秋無有虛設其事以爲義者且書葬之意直譏季友之行耳彼是陳國大夫安得書其卒乎（陸淳集傳辨疑）○或問陳莊子死赴于魯縣子謂繆公哭之而曰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夫哭之也以畏何也曰以末世有然也非古之禮也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故生無相問其死也何赴告之有末世國亂君昏爲臣者交政于中國故生則同盟死則赴告非禮也（李明復集義引楊時語錄）

以上書會葬外大夫一

○書王姬卒

莊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穀梁爲之主者卒之也○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服之故書卒范甯○魯爲之主比之內女杜注○內女嫁爲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爲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孔疏胡傳○主婚爲之服也莊十一年王姬不書卒不爲之服故不書也記是以著非也陸淳纂例引啖趙說

○書內女卒葬卒不卒非以其賢否辨 譏齊侯戰齊侯辨 書齊葬紀伯姬以罪魯 賢紀叔姬錄卒葬辨公羊 徒葬乎叔辨 賢宋伯姬錄卒葬辨 稱謚賢之辨 杞叔姬喪歸胡汪說辨 子叔姬左氏傳事辨 稱子叔姬諸說辨

穀梁傳注見下莊四年

內女爲諸侯夫人恩得伸故卒之何休注莊四年

內女爲諸侯夫人則書卒以公爲之服故也穀梁云外夫人書卒者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故卒之此說是也許嫁爲夫人者亦然其爲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卒內女爲諸侯夫人而不書卒者時魯公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也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惟適國君者爲之服大功九月以其尊卑敵故陸淳纂例引啖助

內女適諸侯者書卒以魯公爲九月之服恩錄之鄫季姬是也時君非其兄弟無九月之服者不書其卒杞伯姬是也其大歸者見棄於他國則非夫人也非夫人則無九月之服亦不書卒郯伯姬是也適國大夫者無服無服者亦不書卒莒慶叔姬是也孫覺經解僖十六年

內女不葬必有故也而後書葬陳傅良後傳

內女嫁於諸侯卒葬皆書者紀伯姬及叔姬與宋共姬三人耳伯姬以國亡爲齊所葬而書叔姬伯姬之娣國亡夫死特錄其葬非例也共姬則遇災而終是以卒葬皆書家鉉翁詳說

春秋詳貴略賤詳內略外故魯君書薨書葬大夫書卒不書葬降於君也至於陪臣未嘗一書焉內夫人書薨書葬吾女爲外夫人書卒不書葬降於內夫人也至於妾媵未嘗一書焉貴賤詳略之辨此其常也外夫人而書葬妾媵而書卒葬非常也蕭楚辨疑○按蕭氏云紀伯姬以譏錄齊襄爲暴假仁譏魯忘親不主其葬也紀叔姬宋共姬以賢錄守紀祀而得婦道秉禮而全婦行也此泥先儒美惡襃貶之說今刪

禮諸侯之女嫁爲諸侯夫人者有大功之服故赴其卒而史書之春秋因之以存親親之義非以其賢否爲親疏也湛若水正傳僖十六年

內女書卒七紀伯姬叔姬因葬而書宋伯姬因災杞叔姬因逆喪伯姬子叔姬鄫季姬因公爲制服高閌然釋經莊四年

內女之卒有變然後書紀二姬之書以國亡君奔而失其所也宋伯姬之書以災卒也其無變而書者則僖之篇伯姬也鄫季姬也文之篇子叔姬也皆君重其事而爲之變故著於策書而孔子不削以徵

過焉然則內女之卒舊史皆不書乎史所以書者國政也故惟卿卒書外此則公子公兄弟之親公叔伯父之尊無見於策書者矣而況女子外適者乎而況女子未嫁者乎二姬之卒之特見於舊史也其義於齊王姬公弟叔肸之卒而得之王姬由魯歸齊者二而書卒者獨襄之王姬以莊公暱而爲之服也公子不爲卿而書卒者僅見於叔肸以宣公有愧焉而加隆也然則三姬書卒以君閔之而過於常制可知矣鄫季姬之卒既爲君之所閔而不書葬何也凡書葬者皆禮之變也以爲著其賢者非也宋共姬之葬以卿共葬事而書紀叔姬之葬以媵而書二姬之賢與葬之非禮蓋兩行而不相悖也鄫季姬之卒以徵過而書其葬以得禮而不書亦兩行而不相悖也宋共姬稱謚而紀二姬稱伯叔何也夫人之謚從君葬伯姬時紀侯未沒叔姬則媵也不得以君謚配也方苞通論

內女爲夫人或卒或不卒者爲之服則書卒不服則不書卒卒而或葬或不葬者往會則書葬不往會則不書葬也按內女爲夫人卒葬義常與外諸侯同郝懿行說略

外夫人之卒葬曷爲惟內女書餘不書或云不弔外夫人之喪無是理也晉人會葬齊歸不書於策則凡內夫人之葬諸侯之大夫來會者皆不書也宋共夫人之葬叔弓往會特以內女而書苟非內女則雖遣使會葬亦不書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書天王之崩葬而王后則闕焉故外諸侯之卒葬皆書而闕外夫人此貴陽賤陰之義惠士奇春秋說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穀梁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范注禮諸侯絕旁期姑姊妹女子子嫁與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者不書卒○公羊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紀侯大去其國齊侯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雖爲齊侯所葬亦由魯往會之故書不書謚者亡國之婦夫妻皆降莫與之謚杜注孔疏○紀伯姬在殯齊取其國而葬之於是特書葬不以往會也是故苟宜書葬雖不往會之而書葬陳哀公苟不宜書雖往會楚葬而不書葬楚康王陳傅良後傳○國滅不書葬而紀伯姬書葬其義有二一則以內女之失所而閔之也一則以紀之夫人葬於齊侯爲人道之變而著之也日講解義○吾女紀夫人國亡君竄而齊侯葬之以爲非常而志之也高氏閌謂書齊葬以罪魯之不敢會非也書葬紀伯姬則與紀自葬魯往會無別故變文著其實而魯人會葬與否義無所關可從略耳方苞直解○以葬於齊侯録之也志變也閔紀而惡齊也高澍然釋經○愚按伯姬書葬公羊隱之之義陳止齋說之曰內女有故而後書葬也方望溪說之曰以爲非常而志之也高雨農說之曰志變也其意並同或以書葬爲譏齊侯以豺虎之暴爲女子之仁又責魯之不恤其喪謂春秋垂訓天下豈爲隱痛私情反駁公羊是皆泥於筆削褒貶而推求過當也劉原父謂滅國不葬書葬伯姬賤齊侯也程子高氏謂罪魯也皆非也止齋所云苟宜書葬雖不往會亦書語尚未愜雖齊葬伯姬楚葬陳侯何以知魯必不往會乎惟方說所見獨細

莊二十九年冬十有一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録之葬無臣子故不作謚杜注○杜氏曰賢而録之非也叔姬魯女死當有服禮宜録之不以賢也劉敞權衡○不書日國亡無君者也猶書卒者魯人聞而往弔恩禮有加焉李本私考○姊卒史不書此以國亡君沒無爲主後魯君爲服姑姊妹之服而弔喪會葬皆用殊禮史書於策以見叔姬婦節之高莊公郵典之厚趙汸屬辭○叔姬不以國亡而虧婦行正也魯人不以紀滅而薄姑姊妹之恩禮也趙汸集傳○書葬既見叔姬之賢亦因魯之往葬也公羊謂徒葬乎叔者非也彙纂○滅國之君不書葬況媵乎蓋魯君憫紀之亡高叔姬之義爲服姑姊妹之服而使人會其葬故舊史書之日講解義○因葬録卒閔其變也媵葬不會會則從嫡禮春秋不以紀之變姬之賢而亂嫡媵之防故特筆之高澍然釋經○愚按媵書卒葬以魯加恩禮也所以加恩禮者以姬執節守義也志恩禮而節義於是彰春秋則爲加恩禮紀實而書非爲襃賢節特筆而書書之則其

賢不褒自見先儒諸說皆謂以賢特書未是惟季氏趙氏口講說爲允愜高氏澍然以非媵爲閔變非常例亦有見

僖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不書葬者魯不會也僖公怒鄫子之不朝而止季姬及來朝而始聽其歸蓋怨尚未釋故葬不往會也（戴棐棨）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左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穀梁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公羊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漢書五行志上）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恭姬也成九年歸于宋十五年而宋公卒今云如宋五年則是傳寫誤（又注）○爲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往會所以書之（陸淳纂例）○公穀皆曰賢也趙子曰據經文未有襃義（陸淳集傳辨疑）○傳謂國君之喪大夫弔卿葬夫人之喪士弔大夫葬此命卿爲過禮蓋魯人高其節特優其禮也（家鉉翁詳說）○罪宋人不能救君母也傳所云待姆者此宋人所以自文也伯姬已老矣使其傅姆在且加老而可待之以下堂乎鄭火子產徙主祏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而況於君母乎宋人蓋懼其惡於諸侯而爲之辭以自文學者不察以爲伯姬病則曰女而不婦以爲賢伯姬則曰伯姬之婦道盡矣以空言爲訓而不知其非實也（趙汸集傳）○內女書葬者三紀伯姬不書謚紀侯未没也紀叔姬媵也不得配君之謚此書共姬從夫謚也從夫

謚禮也（御纂直解）○杜注曰從夫謚也蓋以宋共公之故謂夫人從其夫謚耳春秋之世夫人皆有謚伯姬獨從其夫猶古也（又）○詳書日月著伯姬以災之日卒也然使災自災卒自卒何以知伯姬之卒於災乎觀下書葬書叔弓往會是魯憫其守禮以死故使卿往而春秋特書之以著伯姬之卒於災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卒日加災上見以災卒宋之臣子不能救君母不待貶而罪自見矣內女之卒卿共葬事非禮也（方苞直解）○共姬從夫謚也公羊以爲賢而謚之是不知共姬爲共公夫人又不知婦人無謚共者（毛奇齡傳）○左傳伯姬上有宋字自是眞本蓋依文義不得蒙上宋災省文而書卒尤宜備稱也（高澍然釋經）○愚案使卿會葬亦魯憫之而加恩禮也張說最得諸舊說從公穀謂春秋賢之特志其葬未是方氏高氏謂使卿非禮著其失亦不貶自見耳至公羊以稱謚爲賢之胡傳因之毛氏方氏所駁是矣○愚又按諸說皆以爲賢伯姬故劉原父駁左氏女而不婦之說陸淳微旨則曰聖人之教爲可傳也爲可繼也伯姬之行曠代無一人非可傳可繼之道經文並無褒異當從左說其見獨闢愚謂經旨褒貶皆無記其事之實耳趙子常謂責宋人不救君母所見獨正

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來歸自杞故書○內女爲諸侯夫人則書卒叔姬雖出猶書者爲喪歸杞故也（陸淳纂例引啖助）○內女爲夫人恆書卒其不言卒者出也杞叔姬出矣則曷爲書卒以杞伯之來逆其喪不可以不卒也（陳傅良後傳）○內女來歸者二郯伯姬齊子叔姬皆不書卒

汪克寬纂疏○書卒諸家皆以爲明年歸喪起固是然使魯不以禮卒叔姬則舊史不書也舊史所以書其卒者魯以杞伯夫人之禮卒之故杞伯不敢不以夫人之禮喪之而逆之歸葬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內女之卒必有變然後書杞叔姬書卒以出而喪歸於杞也葉酉究遺

左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公羊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左氏謂魯請於杞公羊謂杞爲魯脅二說似異而實相同也叔姬之出或非其罪故魯以逆喪爲請杞人恐得罪於魯雖非所願亦屈意而從之則以爲脅而歸之也亦宜彙纂案○鄭伯姬杞叔姬來歸傳皆云出也而杞叔姬則書卒書逆喪鄭伯姬則不書卒不書喪歸二姬事不可考書有詳略必有當絕不當絕之別矣朱睦㮮諸傳辨疑○觀春秋書叔姬之事聖人厚倫之意自始歸至卒以及逆喪皆繫之杞春秋與其能歸而爲之書也未聞既出而遂絕既絕而不可復也家鉉翁詳說○杞來逆喪而不書葬魯不會也趙汸屬辭○叔姬爲夫逆未絕於杞故禮宜歸葬然則得禮何以書錄禮之變也高澍然釋經○按胡傳謂杞叔姬得屢書於策蓋其行本不應出也汪氏克寬因之曰出妻與廟絕不可復反而春秋書叔姬卒與逆喪歸無貶辭則知叔姬蓋無悖德反義之行此以褒貶字例說春秋者也

以上五人紀伯姬叔姬宋共姬志卒志葬皆非常也鄫季姬志卒不志葬其常也杞叔姬被出亦書卒因逆喪以歸也餘如鄭伯姬齊子叔姬并不書卒與嫁爲夫妻一例顧棟高大事表

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穀梁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女子許嫁不爲殤猶既許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服大功九月范甯○此許嫁者嫁於國君也但未往彼國不成彼國之婦故不稱國孔疏○春秋內女許嫁而卒惟二爾伯姬子叔姬是也孫覺經解○不書葬者在室葬不以夫人禮也趙汸屬辭

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公羊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魯君爲之服成其喪故書卒齊子叔姬鄭伯姬不書卒者宣成之世恩有厚薄不以夫人禮成喪也趙汸屬辭○左氏以叔姬爲已嫁於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憑空生出請絕叔姬而無絕昏遂以此叔姬爲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紀叔姬卒爲杞之所請繼續爲昏者揆之情事可謂大謬據今士庶之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杞何敢然魯亦安肯許既如其意以次女續昏矣二十餘年又復見絕杞何不道乃爾五年來歸八年卒於母家九年請於杞而後來逆喪姊娣二人前後俱爲所弃杞何强暴魯何孱弱至此此皆情理之必無者當以公穀許嫁之說爲是其許嫁不知何國與僖九年伯姬一例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本自兩事啖氏劉氏呂氏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誤置於此亦未免牽合與其信傳而欲易置經文何如刪傳而使經文仍舊之爲得乎顧棟高大事表○啖氏曰左氏此傳當在成八年杞叔姬卒之下誤置此耳成公時自杞來歸者別是一叔姬成六年七年杞來請無絕昏故八年逆叔姬卒九年杞逆其喪以歸傳者見此年有杞伯來朝又有子叔姬卒遂妄置於此且因彼有請無絕昏之語而更加請絕叔姬四字牽合之以不繫杞爲見絕大誤此子叔姬自是魯女未嫁者非杞夫人也

稱子之義諸家不同或以爲先君之女或以爲時君之女皆非也伯姬以莊公二十五年歸杞至僖公時則先君之女也何以五年朝其子三十一年來求婦俱不稱子邪季姬及鄫子遇於防先儒譏僖公愛女之過則時君之女也何以書歸書卒俱不稱子邪揆以全經未爲允協 彙纂案 ○二傳以書子爲同母姊妹然十四年再書子叔姬苟皆同母不當同字矣 汪克寬纂疏 ○按孫莘老經解曰子叔姬者文公之女也許嫁而卒故曰子叔姬卒若公之姊妹則不當書子曰子叔姬不可謂非公之子也左氏誤以杞夫人彼出者蓋左氏經無子字故誤爾莘老解子字明晰疑左氏經無子字故致傳誤亦有理然攷今所見左氏古經則並有子字也又按陸淳纂例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近儒方氏苞高氏澍然並以書子爲時君之女高氏又謂鄫季姬不書子是莊公女也又按趙東山解子字又別以時君之女一說爲非見昏禮門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條下其說似得之

以上內女未嫁而卒者二

○諸侯居喪會盟侵伐 汪堯峰辨高氏汪氏說

諸侯居喪而會盟侵伐者多矣其稱子者見其居喪而與乎國事之罪不稱子而行者其罪又不可勝誅也 孫覺經解 僖九年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嘉禮非在喪所可行公越禮畔道而爲之 高閌集注

桓十四年十二月齊侯祿父卒十五年四月葬齊僖公五月公會齊侯于艾

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元年六月葬莊公八月公及齊侯盟落姑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八月葬許穆公五年夏許男會首止

僖七年秋曹伯班卒冬葬曹昭公八年春曹伯盟洮

僖九年春王正月宋公御說卒夏宋子會葵邱

僖十二年十二月陳侯杵臼卒十三年四月葬陳宣公陳侯會于鹹

僖二十八年六月陳侯款卒冬陳子會温

文十八年春王二月公薨宣元年夏公會齊侯于平州

宣八年夏夫人嬴氏薨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羊以爲禮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大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當從左氏 許愼五經異義

成四年三月鄭伯堅卒五年十二月鄭伯盟蟲牢

成十三年五月曹伯廬卒于師冬葬曹宣公十五年三月曹伯盟戚

成十四年十月衞侯臧卒十五年二月葬衞定公三月衞侯盟戚

成十七年十二月邾子貜且卒十八年十二月邾子盟虛朾

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晉侯會湨梁

襄十九年七月齊侯環卒冬葬齊靈公二十年六月齊侯會盟澶淵

襄二十三年三月杞伯匄卒夏葬杞孝公二十四年八月杞伯會夷儀

定二年二月邾子穿卒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拔

邾子居喪而以吉禮與魯大夫盟其微弱可知 高閌集注

定四年二月陳侯吳卒三月陳子會召陵六月葬陳惠公

以上諸侯居喪與會盟

桓十二年十一月衞侯晉卒十三年二月衞侯會戰三月葬衞宣公

僖三十二年十二月晉侯重耳卒三十三年夏葬晉文公文元年四月晉侯伐衞

成二年八月宋公鮑卒三年春王正月宋公衛侯會伐鄭葬衛穆公二月葬宋文公

成四年三月鄭伯堅卒夏葬鄭襄公冬鄭伯伐許

成九年七月齊侯無野卒十二月葬齊頃公十年五月齊侯會伐鄭

襄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八月葬穆姜冬公會伐鄭同盟于戲

以上諸侯居喪與征伐

○諸侯居喪朝聘

君薨踰年嗣子卽位鄰國朝聘以吉禮受之於廟故成十七年經書邾子貜且卒十八年邾宣公來朝傳云卽位而來見踰年可以朝他國他國來朝亦得以吉禮受之於廟矣雖踰年而未葬則不得朝人人來朝已亦使人受之於廟 儀禮聘禮疏

成十七年十二月邾子貜且卒十八年八月邾子來朝

宣十年四月齊侯元卒六月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成二年八月衛侯速卒三年十一月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成十年五月晉侯獳卒十一年三月晉侯使郤犨來聘

○諸侯居喪昏娶

文元年四月葬僖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大夫居喪從政出會

襄五年冬季孫行父卒六年冬季孫宿如晉

行父卒宿踰年出使與仲孫速卒羯居喪從政同見魯國喪禮之失 王元杰讞義

襄十九年八月仲孫蔑卒二十年春王正月仲孫速會莒盟向秋仲孫速伐邾

速之盟向與伐邾也高氏閌曰代父爲卿無復三年之喪也汪氏克寬曰記日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昉於速歟子以爲非也禮有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今莊子未練而從政未祥而臨戎殆合於禮之變故經無貶辭也 汪琬堯峰文鈔

襄二十三年八月仲孫速卒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按高氏閌謂羯未練而帥師亦無復三年之喪與論仲孫速同

愚按堯峰先生據禮辨正高氏汪氏之說則知舊說未盡是也折衷論之蓋諸侯喪中遇必當服之王事大夫喪中遇不可緩之國事固當墨縗從事不爲越禮然亦必在既葬之後而若尋常非王命國命忍離苫由從吉從戎甚且未葬背殯

而出則誠失禮有如舊說所譏者矣又嘗論之春秋諸侯大夫類皆恣意妄行非勤王事大都合禮者少悖禮者多視乎其事而得失可知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一目錄

書魯宮廟 考宮公羊訓爲入室穀梁解爲成之爲夫人辨稱仲子之宮胡汪說辨丹楹刻桷斥言桓宮范甯說辨世室魯公之廟太廟之室兩說辨新宮災謂禰主未遷胡氏說辨武宮左氏說杜說解辨明堂位武世室辨廟有祧而無毀毛氏說辨

書魯宮室 西宮穀梁以爲閔宮辨公羊楚女說辨泉臺公羊以爲郎臺辨

書魯土功城築

土功總論

城築總論 左氏邑有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辨左氏但論時不時辨二城書及穀梁說辨築郿公羊說辨三築臺公羊名爲說辨穀梁荀恒之說辨城小穀左氏說辨城中城杜氏說穀梁說辨築郎囿左氏說辨定哀書城七其六杜氏皆以爲備晉辨

書外城 城楚丘不言衞三傳不與專封之說辨城緣陵以爲杞滅以爲爲齊桓諱辨城三國書法不同胡氏褒貶說辨城邢不書齊侯楚丘不書諸侯緣陵不序諸侯皆以爲貶專封辨城虎牢公羊以爲諱取邑辨貶城成周辨

外城不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一　錢唐張應昌學

○書魯宮廟 考宮公羊訓爲入室穀梁解爲成之爲夫人辨稱仲子之宮胡汪說辨丹楹刻桷斥言桓宮范甯說辨世室魯公之廟太廟之室兩說辨新宮災謂禰主未遷胡氏說辨武宮左氏說杜說解辨明堂位武世室辨廟有祧而無毀毛氏說辨

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爲七穀梁作天子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謂大夫有采地者立三廟）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適士二廟○荀子禮論篇并楊倞注）

宗廟之制以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有衣冠几杖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云寢廟奕奕又云公侯之宮（蔡邕獨斷）

宮卽廟也象其尊貌謂之爲廟言其牆屋稱之爲宮（宣十二年傳孔疏）

公羊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文十三年）

周公曰太廟魯公曰太室世大太古字通用太室卽世室左穀作太杜氏以爲太廟之室誤若果太廟屋壞當書太廟矣羣公曰宮禰宮曰新宮羣公以謚名宮婦人以姓名宮（趙汸屬辭從主人篇）

經于周公之廟曰太廟羣公稱宮至傳所稱無復一定者太廟或稱太宮羣宮或稱祖禰廟是知宮廟亦無尊卑之分所異者其號爾（馬驌左傳辨例）

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元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義彌疏也（南史臧燾傳）

父昭子穆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

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是時文武已遠襄王顯王猶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而魯有魯公之室在所不毀亦可知矣陳祥道禮書

諸侯不毀之廟一而魯不毀之廟二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昭穆迭毀太祖之廟不毀成王封伯禽以爲周公主則伯禽始封之祖也然伯禽之封實本於周公故魯不得不祀周公詩曰周公皇祖則魯祖周公矣祖廟不毀而始封之廟亦安可毀哉魯祖周公而宗伯禽故不毀之廟有二此其制不與諸侯同其稱謂亦異曰廟曰室曰宮以別之周公曰太廟禘于太廟是也伯禽曰世室世室屋壞是也諸公曰宮桓宮僖宮災是也禮曰祀周公于太廟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說與春秋同則知廟制異於諸侯也趙鵬飛經筌文十三年

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胡傳隱五年

凡經書宮廟若西宮新宮桓宮僖宮則以災而書作新宮合禮則不書世室屋壞則書新作世室合禮亦不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過侈非禮則書武宮煬宮親盡不當立則書考仲子之宮取郜鼎納于太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有事于太廟仲遂卒猶繹非禮皆書凡易世立先君之廟得禮皆不書汪克寬纂疏同上

宮室非僭禮與志災不書災之餘而再復亦不書御廩太室新宮災變之後魯人必復爲之而春秋無興役之文雉門兩觀災而書新作者蓋宜新不書惟不宜新也而書之以見其侈宜作不書惟不宜作也而書之以見其僭雉門天子之應門兩觀天子之外朝覩災不戒而又爲之定公於是乎棄王度矣春秋之於宮室豈徒志災而已災御廩而嘗非禮也新宮而災非地也太室屋壞志不敬也西宮之災暗室屋漏之地不可不謹也桓僖之災三家擅魯之私不可不禁也至哀四年之亳社災天之示變於魯豈小也哉陳則通提綱

書丹楹刻桷一作主一立宮二世室屋壞一皆非禮也凡宮廟有一定之制已毀之廟不再立故十二公作主立宮飾廟遵其時制者皆不書莊公飾禰廟以夸夫人踰諸侯祖廟之制文公欲躋僖公作主於十五月之後失虞練易主之時季文子以宰之功自多而立武宮意如以昭公之出禱於煬公而立煬宮皆立已毀之廟一以旌伐齊之功一以報不臣之禱不獨變禮踰制也周之王業自文武始故文武廟謂之世室言世世不毀也此天子之禮魯人以伯禽廟爲世室如周之文武以尊魯公僭也文公怠慢久不修廟遂至屋壞春秋書之因見其非禮也趙汸屬辭卷二

書立廟二立武宮立煬宮皆非禮也若僖公之修閟宮則合禮不書

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武煬書立明既毀而復立也桓僖不書立而書災明未嘗毀也蓋自莊公而來三桓擅政以終於春秋是知桓廟之不毀由諸臣之私愛也魯人以僖公爲聖賢躋於閔公之上是知僖廟之不毀由諸臣之私敬也君子之於君親也愛之敬之必本於禮其於廟祧也存之毀之必當於禮今武煬既毀而復立桓僖當毀而不祧僖當次閔而位其上俾國有淫祀之譏親有越禮之失安在其爲愛敬也張大亨通訓

傳春秋者嘗曰定哀微辭吾觀哀公之春秋辭甚著明季氏出於桓公立於僖公而奕世專魯之政者也故桓僖親盡而廟不毀然則二宮之災天以戒季氏之強盛也明矣諸侯之有商社所以戒亡國也魯有季氏國其將亡乎然則亳社之災天以戒魯之危亡也亦明矣章如愚山堂考索別集

隱五年秋考仲子之宮

公羊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穀梁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孔疏引服虔注○宮廟初成木主遷入設祭以安神也獻者奏也奏進聲樂以娛神也孔疏○考成室之名詩有考室之義是也陸淳辨疑引趙匡○考字訓當依杜氏爲成公羊訓考爲入室失之穀梁考訓爲成是已然又謂成之爲夫人是其意不謂成仲子之宮而成仲子之爲夫人則失之程端學三傳辨疑○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南史臧燾傳○仲子之宮別廟也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

君別廟非禮也陳傅良後傳○隱爲桓築宮以祭其母也隱欲讓國於桓故爲其母立廟以祭之見其欲讓之志耳於禮必庶子爲君而後其母得築宮以祭今也桓未爲君而隱爲之築宮以祭其母此召亂之道也書之譏也家鉉翁詳說○喪服小記云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爲壇而祔于女君又曰妾母不世祭夫既不世祭又安得妾祖姑而祔之所謂不世祭者不世廟祭即穀梁氏所云庶子爲君爲其母立宮于子祭于孫止者是也止者非止不祭去廟而祔于壇也此時桓未爲君而爲之立宮非禮也朱朝瑛畧記○不祔于姑故別立廟因考宮而獻六羽別而言之者考宮宜也六羽僭也先著其善後譏其惡所謂婉而辨也何焯讀書記○隱以桓爲儲君因祀仲子以君母之禮故爲立宮經例太廟稱廟羣公廟稱宮毛奇齡傳○隱爲桓母別立宮尊其母不同諸先君之羣妾然猶不正稱夫人故稱仲子未正稱夫人故疑所用佾數焦袁熹闕如編○妾得祔嫡於宗廟中此士大夫之祭妾母然也以是差之則庶子爲諸侯得爲其母別立廟所以別廟者妾不敢體君故也然春秋妾母別廟惟此其後且祔廟並嫡矣陳壽祺左海文集○愚按庶子爲君則妾母有祔廟之禮辨說見書魯夫人事門桓未爲君而隱爲立宮非禮也其失在此若稱仲子乃魯史舊文胡傳謂聖人以諸侯無二嫡聖筆特正其名曰仲子之宮汪氏謂後世追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故聖人特書之是不知仲子本未稱夫人仲子之宮本舊史之稱而於後世之庶子爲君追尊妾母者無涉也

桓二年夏取大郜鼎于宋納于太廟

周公廟也杜注○郜國文王子所封故鼎其重器也桓公喜得之

以薦於太廟取逆賊之賂陳諸祖廟是無復羞惡之心也趙汸屬辭○廟者祖宗神靈所宅周公魯公典章法制於是乎在郜之鼎宋之賂胡爲乎至哉家鉉翁詳說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　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

左皆非禮也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穀梁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奉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楹柱也桷椽也將迎夫人故爲盛飾杜注○刻桷者於礱斲之外又加刻鏤之工張洽集註○商人戒彤日而曰典祀無豐于昵昵近也夫祀且不可豐而況宗廟之飾乎莊公因夫人而爲之蓋有甚於徒致其豐者葉夢得傳

〇宗廟之飾國有彝典公既娶讎女以奉祭祀又妄肆奢麗加於禰室亂王制瀆先君直書其事而具見高閌集注〇丹桓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黃色也按此則屋楹循等級用采庶人則不許是以庶人屋謂之白屋李琳日圖錄〇爾雅牆謂之堊釋名云堊者亞之也次也先泥之次以灰飾之也穀梁黝堊句堊字貫下二句猶云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堊士黈堊焉爾彙纂〇說文楹柱也桷榱也椽方曰桷春秋服注桷謂之榱榱椽也按國語注桷榱頭也即說文椽方曰桷之義洪亮吉春秋左傳詁〇丹楹刻桷書以譏僭固一義也然何以五廟並列獨于桓公踰制而盛飾之也文姜新入廟以配桓公丹其楹而刻其桷者非以崇桓公以崇文姜也崇文姜者以崇齊也在廟者齊女入見者亦齊女張自超宗朱辨義〇穀梁范注曰丹桓宮楹刻

桓宮桷斥言桓宮以惡莊也按不言桓宮則所丹所刻者何宮言桓宮者製言之體然也夫莊公之罪著矣不待斥言桓宮而後見其惡莊也程端學辨疑〇或以成三年書新宮災親廟切近不忍稱故稱新宮桓宮乃親廟切近斥言桓宮以惡莊也非也成三年新宮災蓋喪制方終主方入廟故書新宮若桓宮則固已久矣宜稱桓宮也呂大圭或問〇趙氏說見僭禮門

僖八年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見祭祀門書魯夫人事門

文二年秋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見祭祀門

文十三年秋世室屋壞左穀作太室

左太室之屋壞書不共也杜注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〇公羊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魯公之廟曷為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〇穀梁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注極稱之者不依違其文也〇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范甯〇古者將祭祀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無壞之道壞久不修也葉夢得傳〇文公緩作主縱逆祀廢朝朔其得罪宗廟多矣至太室壞而恬不自變則人子之義絕張大亨通訓〇記曰春秋修其祖廟時宜展視也而至于壞乎其為祭主者可知姚舜牧疑問〇曰不共曰不修皆是也此非天災神怒也直傾頹也程子以為變高氏閌以為自壞失經旨矣趙奎光隨筆〇不書新與御廩新宮同義方苞直解〇屋者據上所覆言蓋上壞而下未盡毀也高澍然釋經〇世太二字

通用故左穀誤世為太以為伯禽廟則同杜氏以為太廟之室誤也夫屋壞謂一廟之屋盡壞也若太廟屋壞當書太廟今書太室豈太廟之中前堂後寢左右夾室東西二廂皆不壞而惟中間一室獨壞也於義不通矣吳澄纂言〇家氏鉉翁仍杜之誤又以太室為周公廟其謬尤甚顧棟高杜注正譌〇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但言象周之有文武二廟耳周祀文武於明堂太室故有世室之號孔疏謂伯禽有文德故稱文世室武公有武德故稱武世室義與鄭違按公羊傳魯惟魯公之廟稱世室其武公之廟止稱宮不得如孔氏說許宗彥鑑止水齋集〇魯祖周公而伯禽始封廟亦不可毀故別稱太室其後妄立武宮而明堂位傳會比於武世室其書本偽作不足據方苞直解〇愚按三傳經文世太二字通用甚多如世叔作太叔之類是

也則左氏太室卽公穀世室解者泥太字而致誤耳○愚又按
焦氏宮室圖據服注云太室太廟大室之上屋也孔疏云不直
言太廟壞而云太室屋壞者太廟之制其檐四阿而下室當其
中又拔出爲重屋此是太廟當中之室其上屋壞非太廟全壞
也又據明堂位天子廟飾複廟重檐注云複廟重屋也考工記
四阿重屋注云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笮也證太室屋爲室
上重屋惠定宇公羊古義說亦同雖本賈服杜孔古說引證經
文太廟制度似有確據然以公羊書世室及經屢書太廟此獨
不書而論仍當以世室爲定解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見祭祀門

成三年春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新宮者禰宮也三日
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
無譏矣○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
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注杜○謂宣
公之主未遷者非有所據也特以桓僖之宮稱謚宣公之宮不
稱謚而意其未遷耳夫宣公之薨二十有八月成公之喪踰大
祥與禫矣神主不遷於宮廟將祔之何地哉曰然則丹桓宮楹
刻桓宮桷與桓宮僖宮災何以稱謚也曰丹楹在莊公二十三
年刻桷在莊公二十四年去桓公也遠故不得謂之新宮而謂
之桓宮桓宮僖宮災在哀公三年去桓僖又遠故不得謂之新
宮而謂之桓宮今宣公入宮甫三月而災故當時謂之新宮乃
人情物理之所宜稱或問程端學○昭穆之廟皆曰宮舊主遷新主
入必新之新者易檐改塗而已直解御纂○喪已除廟已遷矣何
以不曰宣宮而曰新宮迫近不忍稱也以致魯君臣大不忍之
情也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隨筆萬斯大○新宮宣公
之宮也災者天火也廟災哭三日禮也按新主入廟禮無明文
惟春秋吉禘在二十七月禫纖之後以禫月逍吉祭時祭雖可以
奉主祭廟然猶是祔祖而不以妣配必踰月吉禘然後遷主於
禰廟名曰新宮今宣以二十年十月薨則成元年十一月爲大
祥二年正月爲禫至是二月則禫已踰月正二十八月吉禘之
祭其名新宮則當在吉禘後已經遷主故燬而哭之胡氏謂不
稱宣宮必神主未遷宮雖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實爲非禮則
不惟不曉禫後踰月正當吉禘無新主未入之禮且亦不識廟

制妄謂新宮必新造一廟可空宮無主而不知此新宮者卽先
公之宮也先公居五廟之末名爲禰廟自伯禽已來卽已有之
雖名爲新宮而實卽舊廟並無新造之例是必待吉禘之日將
四親並祧合食太祖及其臨徹先迎高廟一位隨諸祧主還遷
廟中而後漸主逐隊隨三親歸分高曾祖禰而各入廟焉是一
日不吉禘則一日不遷主一日不遷主則一日不易廟安有所
謂無主之廟可虛懸一座以稱新宮者若謂丹楹刻桷經稱桓
宮而此稱新不稱宣必非無故則以丹楹刻桷在莊二十三年
此時已舊而不新故稱桓耳毛奇齡傳

成六年立武宮

公羊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宮廟卽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

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毁已久而輒立焉非卽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胡傳○武公名敖周九世嗣成公之十一世先公也觀春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煬宮同爲失禮違制可知張洽集注○武公敖在宣王時征伐有功而謚曰武今季孫行父自多其功一旦出私意再爲立宮書之以著季氏僭亂妄作之由高閌集注○古者師出必於廟受命春秋諸侯蓋有於其先私禱者功成爲之立宮故意如逐君禱於煬公因立煬宮豈鞌之戰季孫行父亦私有以請之者歟葉夢得傳○魯有魯公廟爲世室百世不毁而又立武宮煬宮又桓宮僖宮至哀公時猶存是魯五廟之外又有五廟

也典禮之壞至於如此然考成之十八年晉悼公朝於武宮昭之十七年當晉頃公之世中行穆子獻俘於文宮晉武至悼文至頃皆已十世而其宮猶存則當諸侯之廟親盡不毁者不特魯矣李廉會通汪克寬纂疏○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論者遂以武宮爲世室今考春秋所書太廟則周公之廟也所書世室則魯公之廟也羣公之廟則皆繫謚武宮煬宮桓宮僖宮是也苟謂之世室則世世不毁奚待成公而始立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不稱世室則以武宮爲世室者妄也參張洽集注汪克寬纂疏○明堂位以魯公廟爲文世室武公廟爲武世室苟謂之世室則世世不毁矣奚待成公而始立乎且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不言世室則知明堂位之文妄也日講解義○武公有武德會朝周而宣王饗之諸侯事四親自高祖而上皆祧之魯惟伯禽不祧今魯以尚武功之際特立武公一宮爲不祧之廟其名宮者以太廟稱廟羣公稱宮也毛奇齡傳○武公者以昭穆言則周公之六世孫成公之九世祖也以繼及言則始封以後之十世侯新君以前之十二世先公也祖孫之屬皆遠矣立其宮何爲者蓋武公謚武在周宣王時有戰功行父旣以鞌之戰爲已庸將以武力爭衡於諸侯故復立其旣毁之廟秉禮之國不修文德而矜尚武力其能與齊晉秦楚爭哉失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左氏云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及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傳意以爲武軍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陸淳辨疑○左氏誤以武宮爲武軍杜知其誤遂謂旣立武軍又作武公之宮此難以通者也劉敞權衡○按左傳亦不謂立武軍杜氏傳會宣十二年傳有潘黨勸楚子立武軍之文遂

據爲說耳服虔曰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解傳極當孔氏必護杜注而駁服義何邪傳下文言不可以立武及立由已皆言誇燿戰功之非非謂立武軍也齊召南左傳注疏考證

昭十五年春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成六年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事焉則知自立宮之後祭之如親廟方祭而叔弓涖事籥入而卒此豈雉鼎之變而已哉高閌集注

定元年秋立煬宮

左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故○公穀胡傳義同成六年○季氏妄禱而踰祀典以立久祧之宮故特書張洽集注○公薨於外魯之大慼而意如以爲獲神靈之佑爲煬立宮其無忌憚之心何所不爲哉家鉉翁詳說○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爲太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爲而

立公衍則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昭公之弟恐入議巳於是立煬宮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爲而立定公者非吾私意蓋魯國舊制爾汪克寬纂疏引萬孝恭○季孫行父立武宮巳非禮刻煬宮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毀巳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也汪克寬纂疏

哀三年夏桓宮僖宮災

左傳杜注見災異門孫氏高氏家氏說見僭禮門○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孔疏○孔子在陳聞災曰其桓僖之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家語○桓僖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災知之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服虔注○自桓

至定十世自僖至定七世諸侯五廟則桓僖當祧久矣宮何以在三家皆出自桓季友相僖叔仲之後皆僖所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宜毀不毀而天災之非譏桓僖也譏三家也趙鵬飛經筌○漢五行志董仲舒劉向曰孔子聞魯災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僖使季氏世卿者也臧琳經義雜記○魯於兄弟之迭爲君不異昭穆則桓之宮當與隱宮同遷同祧而同毀僖之宮當與閔宮同遷同祧而同毀毀隱閔而不毀桓僖文定以爲出於季氏之私者或當然也昭定之閒魯方以兄弟繼世而追立煬宮又烏知桓僖之當毀哉當毀不毀天災及之夫子所云必桓僖者亦是據當毀之理而云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桓宮僖宮者桓公僖公之宮也桓僖已祧而尚有宮者遷廟也遷廟而稱宮以閟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則稱宮也杜氏不知廟制謂桓僖親盡而廟未毀服虔遂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當毀不毀故孔子聞災而知之夫宗廟之制親盡則但祧其主而並不毀廟蓋七廟五廟並無毀之之例乃公羊則云毀而復立其云毀固不通若云復立則春秋立廟必書如立武宮立煬宮之類未有新立一廟而經不書者蓋古有遷廟在五廟七廟之外曾子問古者行師與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以七廟不可使主虛也則七廟祀親主遷廟祀祧主七廟不可虛主遷廟可虛主明見禮文其又名公宮以一廟而合羣公之宮故策書曰司鐸宮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司鐸火者公所居之宮火也火踰公宮者踰於羣公之宮也惟踰羣公之宮故桓僖兩宮受災則受災者秪桓僖而羣公皆有宮桓僖僅羣宮之二耳諸家之誤秪因傳有孔子在陳聞火知爲桓僖之言故支曲其說

以附之也毛奇齡傳○禮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此惟父子相繼爲君則其毀廟遷廟之次不越乎五若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或兄弟多人爲君則祧遷不得如常制使兄弟繼立卽等於父子易其昭穆之名旣非所安且有高曾早祧遷而新君不得事及四世者禮於此宜有以通其窮或謂當如後世同堂異室之制引考工記夏世室周明堂皆有五室謂古人擬爲通變之用國朝萬斯大求宗之說然明堂與宗廟異制且未聞有一廟而二公居之者蓋兄弟而相繼則別立廟高曾親未盡者廟不毀親旣盡則兄弟同昭穆者兩廟並祧也魯桓僖皆兄弟相繼桓以弟繼隱僖以兄繼閔豈可同於父子易其昭穆哉是宜別立廟以待他年之遷毀廟雖增而昭穆世次未嘗踰乎數也桓之廟莊公所以丹楹刻桷者也僖之廟其卽魯頌之閟宮歟

史克爲僖公作頌篇首言閟宮有侐實實枚枚亭章詳言取徂來新甫之松柏爲路寢及新廟且曰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蓋僖公以兄繼弟他日當別立廟故於生時因作路寢卽命公子魚豫作之作之而萬民皆以爲順謂其禮當得爲也後世漢文帝生而作顧成廟亦此類也僖公旣未有諡號則此廟且名之曰閟宮言異於他廟常閉而不敢也此兄弟別立廟之禮然廟雖當立而祧遷仍當依世次之常計憶桓廟之當祧在成公時其時季孫行父爲政以桓爲三家所自出也則祧隱而不祧桓閔僖廟之當祧在昭公時其時季孫宿爲政以僖賜田邑有德於季者也則祧閔而不祧僖此桓僖廟所以猶存於定哀之閒江永羣經補義○雉門兩觀言新作此不言者蓋不復立公羊傳曰復立非也郝懿行說畧

○書魯宮室西宮穀梁以爲閔宮辨公羊楚女說辨　泉臺公羊以爲郎臺辨

桓十四年秋御廩災

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禮記月令疏○亩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亩而取之故謂之亩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或从广从禾作稟許慎說文○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禮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月令季秋命冢宰藏帝藉之收於神倉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廩卽倉之別名周禮廩人爲倉人之長其職曰大祭祀則共其接盛大祭祀之穀藉田之取藏於神倉者是公親耕之粟共祭祀者故謂之御廩杜注孔疏○凡祭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嘗於乙亥則壬申爲致齋之初日也御廩之災不於他時而於嘗爲致齋之日其異甚矣黃仲炎通說○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藏粢盛其新必矣不書常事也胡傳○謂之御廩者給宗廟所用故以米之最精者名也九章粟米術曰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孔廣森公羊通義

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廣雅釋宮云館舍也桂苑云待賓之舍曰館又開元文字云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官是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太平御覽一百九十四引○按公館私館見禮記雜記篇○按周禮司儀諸公相爲賓有致館之禮鄭注云使大夫授之君又親致焉儀禮聘禮有卿致館之文注云主人以禮致之所以安之也則王姬之館亦當別有致館禮矣見昏禮門○春秋書築館一築臺三築囿三築邑一皆創始之文也李廉會通

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

廄馬舍也說文○廄鳩也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劉熙釋名○馬之所處謂之廄延是廄之名孔疏○養馬欲其富故名之曰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汪克寬纂疏引王樵○按周禮校人馬四匹曰乘四乘曰皁三皁曰繫六繫曰廄六廄曰校校分左右是一校得良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而分左右則倍之又一良馬備三駑馬則又三倍之而總名之曰廄天子十二閑以六校分左右而倍之也諸侯六閑良馬三閑駑馬三閑也卿大夫四閑則良馬一閑駑馬三閑也凡此皆養之官者謂之國馬若田賦之馬則提封萬乘馬四萬匹提封千乘馬四千匹國馬爲車路之需兼備不虞此不及賦之民閒者若田賦之馬則民養之而臨朝賦以爲兵事之用各不同毛奇齡傳○書新作者二書新者一新

者易舊作者有加於前不言作者仍舊制也（趙汸屬辭）○餘見土功
門

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四方而高曰臺（爾雅）○積土爲高曰臺有木曰榭（杜注哀元年）釋宮云
闍謂之臺郭璞云積土四方也（孔疏）○月令疏引李巡云積土爲
之所以觀望禮器疏云兩邊築闍爲基是其形四方也高誘呂
氏春秋注云積土四方而高曰臺臺加木爲榭（見仲夏紀）上架
木爲屋名之爲榭故鄭注禮運云榭器之所藏也（邢昺爾雅正義）○
公羊說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囿臺以觀
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也（許慎五經
異義）○天子三臺諸侯二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
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惠棟九經古義）

作南門刻桷丹楹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廄譏驕溢不恤
下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篇）○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侯天地諸
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臺於遠而不緣占候是爲游觀之所
厲民以自樂也（胡傳）○楚靈爲章華之臺伍舉極諫以爲先君爲
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
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四時
之隙於是乎成之非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使魯臣有如伍
舉者言於莊公則三臺之築或少省矣（汪克寬纂疏）○朱氏姚氏說
別見城築門

又　夏築臺于薛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何休注禮諸侯之觀不過郊○薛
有二秦有二築臺于薛于秦皆魯地也（俞皐釋義）

又　秋築臺于秦

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知國家之當務荒廢多
矣此所以逾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可不鑒哉（張洽集注）

莊三十二年秋公薨于路寢

公穀傳注見內禮門○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女御掌御
序于王之燕寢太僕掌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春秋書莊公薨
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書西宮災（僖二十年）公羊曰路寢正寢也西
宮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知諸侯有三宮也玉藻曰君日出
視朝退適路寢聽政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左傳曰齊人遷
莊公殯于大寢（襄二十八年）宋大尹盟于少寢之庭（哀二十六年）蓋王六寢后
六宮（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又曰王后帥六宮之人昏義曰古者天子后六宮）諸侯三寢夫人三
宮（祭義曰諸侯卜三宮之夫人穀梁桓十四年傳曰甸粟而納之三宮）王大寢一小寢五諸侯大

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寢又謂
之少寢（案又謂之側室周禮宮人疏云諸侯當三寢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是也）先儒謂王
小寢五而一寢在中四寢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
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本淮南子時則訓）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
五宮在後諸侯小寢二而東西建焉春夏居東寢秋冬居西寢（案西宮即西寢）
夫人三宮亦正宮在前（案成十八年內宮之朝是也）二宮在後（案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姜辟正寢徙居東宮疑即夫人之東寢也詳僖八年）自卿以下二寢正寢居前燕
寢居後其妻二寢亦如之理或然也諸侯三宮而有東宮西宮
則正寢在中可知退適小寢則小寢在後可知魯定公之時有
高寢（見定十五年經）蓋變亂禮法而名其寢耳何休曰諸侯三寢一曰
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妄也（陳祥道禮書）○周禮宮人掌王之六
寢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注云後五

前一婦人稱寢曰宮內則正義云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畱六宮者后夫人九嬪等所分居燕寢之在中者君之所居路寢者聽政之所在其后夫人治事之朝曰內宮之朝見成公十八年左傳其君燕寢之廷曰少寢之廷見哀公二十六年左傳內宮即內寢也少寢即小寢也焦循羣經宮室圖

僖十五年秋震夷伯之廟

穀梁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廟以觀德非可苟立也夷伯必有不當廟者故天變示戒黃仲炎通說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見稽禮門地名門

僖二十年夏西宮災

公羊西宮者何小寢也諸侯有三宮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何休注○穀梁以西宮為閔公之廟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也孔穎達疏○是僖公所居之西宮公羊說是也穀梁以為閔宮果爾則僖公繼閔而立當謂之新宮為其既久亦當謂之閔宮矣孫覺經解○西宮小寢也非廟也廟則宜如桓宮僖宮稱某宮不得云西也僖公薨于小寢何以不稱宮對路寢高寢言則為小寢據災之地言則小寢有二不得概目之故云西宮高澍然釋經○案周禮曰以陰禮教六宮諸侯半天子故三宮也春秋因事見法有西宮則知有東宮有東宮西宮則亦知有中宮故觀於此經而諸侯宮寢之制可得考焉孔廣森公羊通義○諸侯與夫人各正寢一小寢二夫人居正宮在前左媵居東宮右媵居西宮在後春秋僖公二十年西宮災莊公十二年傳云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襄公十年傳云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是也他如公慕楚而作楚宮衛君于北宮望昆吾之觀此則常制之外另建者矣焦循羣經宮室圖○公羊言諸侯三宮者是也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穆姜成公之母宣公之妻也故居于左而杜氏誤解以為太子宮蓋惑于東宮得臣之言也葉夢得穀梁傳讞○公羊謂楚女不得為嫡怨思而致災則甚誣矣僖公娶于楚無明文齊為楚媵先至而脅嫡說尤不經記西宮之災志災而已矣王介之四傳質

僖三十三年冬公薨于小寢

見凶禮門

文十六年秋毀泉臺

左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

泉臺○臧文仲祀爰居而文公毀泉臺此皆迷民以怪者也劉敞傳○公羊以泉臺為郎臺臆說耳若實是郎臺經何以謂之泉臺乎黃仲炎通說○公羊以泉臺為郎莊三十一年之郎臺諸儒俱從之以是為彰先祖之過故譏之非也據左氏有蛇自泉宮出秋聲姜薨毀泉臺杜注以為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毀之正義云臺在宮內人見蛇從宮而出毀臺并毀其宮也劉氏敞謂迷民以怪蓋取是說則泉宮當為聲姜所居如東宮西宮之屬宮闈妖見而夫人薨以為不祥故毀若郎地去魯都二百里遐鄙有妖眚而以為應在夫人無是理又經於夫人薨下間無異事不另志日月則當於是日毀矣若非為宮內不祥急欲毀去又豈有當喪麻哭泣之時而改革先朝故事毀二百里以外之臺之理蓋因夫人薨而毀是一事經文本顯然公羊強分為二事

誤矣公羊之說既鑿空何休更以意牽合以郎臺譏臨民之漱
浣漱浣與泉臺之義合甚屬費解（顧棟高大事表）○公羊之解泉臺鑿
穀梁以毀臺爲綴喪迂（沈赤然公穀合評）○趙氏義見書毀

成十八年秋築鹿囿

囿有林池曰囿（高誘國策注）○囿苑也（左傳莊十九年注）○囿猶有也畜禽
獸之處（應劭風俗通）○囿苑有垣也（說文）○古謂之囿漢家謂之苑（周禮地官序官疏）○地官囿人掌囿游之獸禁囿游囿之離宮小苑遊觀
處也禁者其蕃衛也（周禮鄭注）○囿所以域養鳥獸也築牆爲界域
禽獸在其中（詩毛傳孔疏）○古者四時之田不欲馳騖稼穡場圃之
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孟子朱注）○囿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
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太平御覽引白虎通）○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
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公羊成十八年傳注）○昔先王之爲苑囿臺

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
已矣節乎性也（呂氏春秋）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大夫擅國威權日去
內有強宗肘腋之虞外有晉楚爭盟之故而公自娛於築囿從
畋無怪公室日卑也（彙纂許翰家鉉翁）○前此未有書築囿者是後昭
作郎囿定作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可不謹哉（高閌集注）

襄三十一年夏公薨于楚宮

見凶禮門

昭九年冬築郎囿

、公內制於強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足之弗慮而築郎
囿知公之志日以荒也（張洽集注引許翰）○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
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郎以爲囿非爲講武之處特以爲觀遊

之地耳是時三家用事魯君擁虛器而猶與築囿之役其爲季
氏毆民乎（家鉉翁詳說）○以左傳觀之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
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張洽集注）○諸侯苑囿有常地郎有
囿而築之奪民利也桓狩于郎則嘗爲用狩之地莊築臺於郎
則嘗爲登覽之地今築以爲囿實桓莊有以啟之也（趙鵬飛經筌）

定二年夏雉門及兩觀災

門從二戶象形（許慎說文）○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爲中門（周禮閽人疏）
○鄭元考校禮文以爲魯三門庫雉路庫者府庫所在雉者治
朝所在路者路寢所在雉猶治也陳氏曰有雉之象故曰雉天
子諸侯皆三朝圖宗人之嘉事則有路寢日出視朝則在路門
之外其詢國危國遷立君周禮朝士所掌外朝之位者乃在雉
門之外耳雉門外左有亳社右有周社所謂間于兩社朝廷詢

謀大事在此處是執政之所在也（王應麟玉海卷一百六十九）○詩述太王
之事禮言魯門取天子之制皆稱皐門應門書康王之誥周禮
考工記爾雅互稱應門路門郊特牲云王聽誓命庫門之內戒
百官也則天子之門謂之皐庫應路著矣特雉門不見於經周
禮閽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豈雉門歟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
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
也皐門之內外朝也應門之內治朝也路門之內燕朝也王日
視朝於治朝退聽政於燕朝路寢雉門之外縣治象所以待萬
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九室九卿朝
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
天子應門魯不敢稱皐門應門特爲皐應之制而已閽人中門
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蓋庶民得造外朝而

禁施於雉門之內則縣法於中門宜矣(陳祥道禮書)○周官胡士鄭注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皐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則魯無皐門應門矣明堂位注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也按毛詩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皐應二門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註疏言諸侯有皐應者非(江永鄉黨圖考)

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崔豹古今注)○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

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旁矣(孔疏)○孫炎云宮門雙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對爲雙熊氏得焉案何休注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公羊傳云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案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於觀此觀又名象魏哀三年桓僖宮災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熊氏云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於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禮記禮運正義)○詩疏引孫炎云宮門雙闕舊章縣焉

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太平御覽引頴容云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譽於人故謂之闕春秋穀梁傳(桓三年)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於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邵晉涵爾雅正義)○公羊傳載子家駒之言云設兩觀乘大路天子之禮也何休註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又云家不臺門註云闍者謂之臺正義云兩邊築闍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正義亦云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據此則大夫不臺門諸侯不兩觀兩觀者天子也乃云天子諸侯臺門者闕亦是臺上起屋但列在兩旁中央反卑如闕然故曰闕夫闕

與臺門止一與兩之分兩曰闕門一曰臺門故何休以一觀兩觀言之闕爲專名臺觀爲通名魯之僭在於兩不在於觀也以積土言之曰臺其上可觀望曰觀其外縣法象高巍巍然曰象魏兩旁高中央闕曰闕莊公二十一年左傳云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服虔註云西辟西偏也卽觀之在西者惟借闕之名以名臺故有稱兩觀爲雙闕者其實惟兩斯名闕不必繫闕以雙也(焦循羣經宮室圖)○宮之中門曰雉門門之側東西有堂謂之辟門之外左右有樓謂之觀總名爲闕秦漢闕外有桴思今之樓古之觀也觀謂之闕桴思謂之屏正歲五官縣象魏於其上象魏者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事象因縣之於闕遂以象魏名其闕焉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臘祭先祖廟在中門外之左祭畢出廟至中門卽縣象魏之處周禮在魯大道不

行舊章雖存人亡政息故孔子過之而歎歟左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杜注云象魏也愚謂西辟者門側之堂言西則有東可知明堂位注云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孔疏云桴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惠士奇禮說○使萬民觀象故謂之觀禮運出游於觀之上是也亦謂之闕釋宮觀謂之闕說文闕門觀也是也亦謂之闕門穀梁桓三年傳諸母不出闕門是也庫門在外路門在內居二門之中亦謂之中闕見史記扁鵲傳亦謂之魏闕見莊子亦謂之象魏見周官及左氏哀三年傳觀有臺謂之觀臺左氏僖五年傳登觀臺以望是也即門爲臺謂之臺門見禮器亦謂之門臺左氏定三年傳邾子在門臺是也汪中述學

又　冬新作雉門及兩觀

見土功門僭禮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魯設兩觀僭也既災則不當更作今復爲之其制度無損故書新作譏其僭而不能革也南門亦書新作者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非故制也日講解義

定十三年夏築蛇淵囿

魯政不修非時勤民築囿奉已而已志不及國也張洽集注引許翰○魯國之囿一而已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作蛇淵囿何囿之多也高閌集注○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已服彊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李廉會通○奪民時而興苑囿定公之志荒矣李氏以爲此決非夫子爲相時然使夫子相而能止其不築囿則亦能止其不受女樂矣是年夫子雖未攝相已自中都宰爲司空司寇於朝此等事可以止則止之不可以止則姑聽之漸以格君心之非而變强家之習亦不足爲

行道之累逮乎女樂之饋君臣宴樂三日不朝而後知定公之心終不可格三家之習終不可變於是去志始決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

見凶禮門

哀四年夏亳社災亳公作蒲

公羊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穀梁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屛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通典引作柴社示有存亡也班固白虎通○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杜注○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受霜露者周禮又云決陰事於亳社明不與正同處明一在西一在東故左氏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是也楊士勛疏○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亡則社當遷存之以爲後戒故但屋之此制蓋始於湯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惟其有屋故有災張洽集注引程子○程子謂亡國之社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亦無所據魯有亳社因國實殷墟耳傳稱因商奄之民以封魯則地屬殷畿可知方苞直解○禮記正義魯之外朝在庫門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傳云陽虎盟公及三桓於國社盟國人於亳社馬宗璉左傳補注○亳社殷社也不稱殷者社主土從地名爾馮荆南曰記稱亡國之社屋之恐非先王之意傳云諸君子立於社宮謀亡曹則凡社皆有宮不獨亳社也郝懿行說略○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屛白虎通云置宗廟□□門蓋爲廟屛者爲廟之屛蔽廟門外望見之以爲誡也公羊傳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

柴其下掩其上則屋之之謂也柴者說文云小木散材周禮注作奄其上而棧其下蓋編木爲壁蔽其四面如今之柵欄也焦以恕羣經宮室圖○春秋書亳社災魯之亳社也左傳鳥鳴于亳社宋之亳社也社必有稷小司寇祭勝國之社稷則爲尸是也位必在左春秋傳所謂閒于兩社是也宗廟之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見荀子大略篇及公羊莊卅一年傳注不容以亡國之社爲之穀梁以亡國之社爲廟屏哀四此不可考孔穎達曰亡國之社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見郊特牲正義是穎達亦疑穀梁之說陳祥道禮書○七年傳云以邾子益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知以其當作故新作不書汪克寬纂疏○公羊作蒲社即亳社也亳音薄薄與蒲音相近故古又假蒲爲薄趙坦異文箋○穀梁范解殷都于亳武王克商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考禮記郊特牲薄社北牖注薄社

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文作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亳三字古通臧琳經義雜記○禮有勝國之社故商有夏社周有殷社示誡也漢高祖二年除秦社稷則勝國之社禮亡矣秦蕙田五禮通考

○書魯土功總論

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何休公羊注莊二十九年

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廄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錄之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孫復尊王發微隱七年

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不時害義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重勞民也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如僖公修泮宮復閟宮復古興廢爲國所當務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而愼於用民矣程子經說同上

諸侯城邑宮室池觀苑囿皆有常制圮而城之故而新之以守國保民亦所不可緩而春秋之城築則譏其不時妨民創作違度趙鵬飛經筌

土功之事有時有制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制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春秋所書有越禮而踰制者矣亦有不踰制而違時者矣皆謹而書之呂大圭或問隱七

十二公興力役莫盛於莊公其不城一邑不築一囿愛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僖公耳又莊二十八年

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無事則資其力用之于農以足食生財有事則資其力用之于兵以敵愾禦侮非農非兵而勞民必以時以禮又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力役必書重民力也吳澄纂言隱七年

隱元年夏費伯帥師城郎冬新作南門皆不書傳皆曰非公命也傳發不書之例史例也非筆例之法也趙汸屬辭卷十五

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杜注孔疏夏九月周十一月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之事大火心星次角亢而見者致築作之物夏十月定星昏而中樹板榦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而土功息冬至之後當更修來年農事不得復興土功莊二十九年

左傳於城中邱城郎城祝邱新延廄新作南門築鹿囿皆曰不時凡城於冬者皆曰時或曰周之冬十月十一月乃夏之秋周之春正月二月乃夏之冬而左氏於城向十一月諸防十二月諸鄆十二月平陽十月以後中城十一月以後城防冬不書月郎囿冬不書月皆曰時延廄春不書月南門春不書月乃曰不時何哉今考左傳言龍見而戒事則夏之九月而周之十一月也水

昏正而栽則夏之十月而周之十二月也正當役民之時也日至而畢則夏之十一月而周之正月也謂日至而畢則周之春不宜興土功矣經於他事書春夏秋冬皆指首月若城築蒐狩之事乃以時成通歷三月事畢而言之非獨指首月也詳考經文可見矣（汪克寬纂疏隱九年）

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箋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楚宮即當十月也如此則小雪以後方興土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者秦法與周異也（詩定之方中疏）

或謂後世以興功築爲救荒之要政春秋乃用以爲譏何也後世力役傭於官故可因此以聚窮民古者力役徵於民而於凶年舉之則民不堪命矣（日講解義莊二十九年）

○魯城築總論（左氏邑有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辨　左氏但論時不時辨　二城書及穀梁說辨）

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程子經說隱七年）

築與城公穀皆不爲例惟左氏于築郿曰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左氏蓋不知周制都邑之異而妄言周制王畿四井爲邑自是其地四四而三之爲都載師又別大都小都皆畿內公卿之采地也諸侯之制宜略視此都邑之名宜不可得而亂大夫不祖諸侯則安得邑而有先君之主者哉城漆乃邾庶其之邑是無先君之主何以亦言城蓋邑雖小亦必有城也第創築則謂之築如築臺築囿築王姬館之類新舊則謂之城如城中城城西郛之類初無是城也而始爲之所以言築城固舊矣因而新之則城而已其理明甚左氏既失之穀梁亦未爲得也（葉夢得春秋攷）

傳曰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非也書魯城邑二十有四惟郿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皆曰城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城漆乃邾邑其非有先君之主更審何不曰築邪（葉酉究遺莊二十八年）

牆垣曰築築囿築邑之類止爲垣牆之衞而已壘土曰築築臺之類壘土爲基也王姬之館曰築者古人爲居室皆用土詩曰築室百堵王姬之館不惟有居室之制又外有垣牆之衞也城乘也高廣可乘守也城必高廣又有埤堄以蔽守禦者非止爲垣牆之衞而已（蕭楚辨疑）

凡城必有郛郭樓櫓之制備制曰城不備制曰築傳例非也囿曰築臺曰築館曰築（趙汸屬辭卷七卷十三參）

城郭雖立以爲國非恃以守國故先王歲因農隙修之魯之城多出於畏齊畏晉畏邾畏莒不然則大夫强而自城其邑不能愛恤其民時舉其政事至而爲之備以奪其時此經所以書也（程端學本義隱七年引葉清臣）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城

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爲之可也若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罪矣（胡傳隱九年）

城二十九惟莊之城諸及防文之城諸及鄆皆十二月爲夏之十月與僖之城楚邱以正月爲夏之十一月合時者三而已其二十有六皆非時然未必止譏其非時也先王修城郭於無事之時不待有事而爲之固也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衞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愼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然則是道也沈尹戌猶知之而況春秋乎（葉夢得春秋考）

春秋之世征伐不止而工作之事亦靡有息左氏但譏其不時則聖人之意隘矣且末世勞民之甚豈問乎時不時哉（程端學辨疑隱七年引杜諤）

城築二十九大夫帥師而城者三文襄之際大夫張矣十五年劉絢釋義
城郭以衞民春秋多大夫之私城其邑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
城本大末小故能固其民而無爭心叔仲謂甯遺多與而役以城費
後來圍費公室一大勞動季孫叔孫帥師城成郛至圍成之役定公
親往竟不得墮成公以後魯多叛邑非尾大不掉之弊歟陳則通提綱
常事不書臺囿之築譏縱欲也王姬之館之築志變禮也若完城郭
作邑以居民有國者之常事也而備書于冊何也諸侯封域有定制
都邑有定數魯次國也而二百四十二年作邑二十有二其侵并於
小國則敗王略也即自城其封內亦踰舊制也故皆以非常書方苞通論
城以聚人民而防寇盜也魯國通春秋書城者十九書大夫帥師以
城者三可見春秋以前天下無事而防禦疎至此而爭戰日起守備
日嚴民力所以日困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隱七年

古有觀臺望氛祲爲歲備也苑囿待弋獵爲祭備也非肆欲以遊觀
也用民之力與民同之非厲民以自養也故文王之臺囿民樂之魯
公勤民以事遊觀而不與民同之非文王用民之道也張大亨通訓
春秋凡書宮室園囿之役曰築穀梁子曰虞之也古者山林藪澤之
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猶北魏甄琛所謂縣官障護河東鹽
池而收其利是也古者有道澤梁無禁天地之藏所以資養萬民也
今障護而專其利使民不得共之豈爲民父母之意哉黃仲炎通說莊二十八年
山有林麓澤有魚鹽恐民之有爭心於是設虞衡列其禁平其守如
是而已春秋築囿規固而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不與民同利然
則山林藪澤虞之正也築之非正也故謹而志之戒專利也惠士奇禮說
凡書城築皆譏無論時不時也城鄆城中丘以怯敵書城向城諸及
鄆以啟釁書城費城成郛以三家營私邑書城漆城啟陽城邾瑕以
恃強陵弱小書城杞以受役於強大書其非時與帥師者罪又甚焉
春秋未有無故而書者也魯方百里五所統凡數十百城二百四十
二年之中城壞而修常事爾不盡煩聖人之筆也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國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風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召誥厥既
命殷庶庶殷丕作言先王之世役民而民不知相與趨事赴功如此
也夫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所謂說者非家諭而
戶曉之也民知其事之不獲已而非爲其私則雖捐軀赴刃而民不
怨況區區力役乎周公東征三年破斧缺斨而詩人作詩致美至平
王之世揚水之役特期戍耳而民相與怨思此以見存乎其事而不
係乎期之久近與役之勞逸也春秋十二公其用民力多矣僖公修
泮宮復閟宮不志於經程子謂復古興廢乃禮之大者至城郭溝池
以爲固雖亦國之正務然春秋自莊以後或黷武啟釁而防報復或

背盟大國而慮見討又況末季權臣擅侵奪小國以自強殖甚矣故
凡城之志無論時不時皆譏臺囿之築耽細娛而忘國計其失更不
待言莊公忘父讐不報而一年三築臺昭定當權臣竊國而築郎囿
蛇淵囿此眞下愚不移無足與論得失之數矣顧棟高大事表
書築八皆譏也書城二十三春城四夏城七冬城十二左氏于冬城
曰書時書時無貶乎穀梁子曰凡城之志皆譏也蓋城郭溝池以爲
固有國之務非有國之先務也不修德而勞民雖以時庸得無譏乎
又況如城諸防在大饑告糴之後城諸鄆開莒魯數世之爭而左氏
皆曰書時其非聖人之旨明矣或又以爲聖人重用民力雖時亦書
然則十二公宮廟之修非用民力乎春秋書世室屋壞而新作世室
不書書新宮災而作新宮不書僖公修泮宮作閟宮亦不書可知凡
城之志皆譏而以爲重民力雖時亦書猶未盡聖人之旨也顧棟高引華氏

經書內災者六雉門兩觀書新作以是知失禮則書者春秋之法也桓宮僖宮之災因而廢焉或不可知若御廩新宮西宮亳社未有不復作者而不見于經則得禮而不書也稀矣方苞通論

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同時城二邑者皆言及費遂云言及先後之辭是也穀梁云以大及小也此但依先後次第耳何大小乎孔穎達疏陸淳辨疑引啖助說

書城未有繫月者城築之事非可月成也然周之十月十一月皆農敗之時蓋戒事於冬而以春正月畢功則無妨農之病矣汪克寬纂疏桓十六

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定十二年

城之外有郭郭之狀先儒未詳考管子度地篇云歸地之利內為之

城外為之郭春秋僖二年城楚丘十二年城衛楚丘之郛哀十七年晉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皆郭在城外之證說文云郛郭也是郛卽郭也隱五年傳鄭伐宋公聞其入郛而使者對以未及國公以其紿已而怒則當時謂郛內為國也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注云國郊以內也鄙郊以外也周禮鄉大夫注國中城郭中也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此野為甸稍縣都準此則近郊遠郊為國中矣尚書費誓序云東郊不開疏云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境故東郊之門不開孟子郊關之內趙岐注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關疏云蓋四郊之門也郊既稱國中則郊門卽郭門也左傳杜注以桔柣之門為鄭遠郊之門純門為外郭門蓋以近郊門為郭門也郊門為郛郛外為鄙春秋曰侵伐某鄙皆未入郭也入郭則曰入某郛入城則直曰入卿大夫采地亦有郛襄十五年城成郛昭二十五年楚郭巢郭卷定八年公侵齊攻廩丘之郛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伐其郛四年城西郛十年晉伐齊毀高唐之郭此皆野鄙中采邑之郭也焦循羣經宮室圖

○書魯土功城築築郿公羊說辨三築臺公羊各爲說辨穀梁衛桓之說辨城小穀左氏說辨城中城杜氏說穀梁說辨築郎圍左氏說辨定哀書城七其六林氏皆以爲備晉辨

隱七年夏城中丘

左書不時也○公羊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何注以功重也○穀梁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盛夏興工農守並廢春秋書城中丘垂為後戒陳壽吳志華覈傳○左曰書不時也公羊曰以重書也二說皆是也事孰為重愛民為重愛民孰重以時為重湛若水正傳○莒入向須有以備之然夏而用民不憂其力矣卓爾康辨義

隱九年夏城郎

左書不時也○郎逼於宋魯將北會齊鄭伐宋疑宋為批亢擣虛之策故城以備之不務講信修睦以和四鄰乃見利忘義從鄭而叛宋兵未出境先備不虞尚何暇顧天時之正否民力之豐凶邪趙鵬飛經筌○七年城中丘而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千時動衆恃城保國亦已末矣張洽集注引許翰○郎魯近邑桓十年三國之來戰於此莊八年陳蔡之侯亦次於此十年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於此則魯之要地也厥後築臺於郎築郎囿想皆在此始也猶有警懼之心終也遂為游觀之地矣李廉會通○據傳隱元年費伯已城之矣至是始書必前此城制猶未備也方苞直解

桓五年夏城祝丘

齊鄭將襲紀故杜注○莊二十年夫人會齊侯處齊魯兩境上邑也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來討故非時城此以備之高閌集注

桓十六年冬城向

下有十一月卽夏正九月則此乃十月夏之八月也縱與下事同月亦是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時也陸淳辨疑引啖助叅張洽集註○左曰書時劉氏炫引周語之文謂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中必無土功之理故啖氏助張氏洽皆以爲不時其說是也杜氏預謂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孔疏暢發其義以定之方中爲方欲向中實未正中方者未至之辭戌月可以興土功以明非傳之誤亦有理彙纂○杜氏謂下文是十一月則此雖無月或亦在十一月中而是年長歷有閏六月則節先於月十一月之末卽可接建亥之節未爲失時毛奇齡傳○春秋城築皆不月雖會城不月襄二十九年城杞是也雖城成周不月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皆以其事不可以月紀之也此城向亦然蓋戒事於冬初而成事於春令無妨農事不害公旬故傳曰書時諸儒所以嘵嘵者緣下文有十一月謂此乃十月於夏正則九月遂以爲不時耳邵瑛劉炫規杜持平○說見莒魯交兵門

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穀傳見昏禮門李說見宮室門

莊九年冬浚洙

公羊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戰敗乾時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固民於無益也張洽集註○固國不以山谿之險浚洙非道也黃仲炎通說

○城郭溝池有國者所不可廢然有當守而不可不守者有不必徒恃於守者春秋書城下陽書城虎牢責虢鄭之不能守書浚洙書內築城邑所以責魯之徒恃於守而重困民力汪克寬纂疏

莊二十八年冬築郿

辨左見前○公羊云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按築微在冬初無麥禾歲終乃書依先後記事爾何關諱乎陸淳辨疑引啖助○書築者創作邑也胡傳○築者作邑爾詩云築室百堵百堵皆興鼛鼓弗勝不謂城邑也劉敞權衡○公羊謂之造邑陸氏從而廣之曰言城者城舊城也言築者築新邑也蓋素圍無舊新爲之者必皆曰築然則築郿者新城郿而爲邑也不曰新無舊也不曰城無所因也孫覺經解○十二公興力役莫甚於莊公築館者一築邑者一築臺者三城邑者二新延廏者一呂大圭或問○莊公比年以來書日食者三大水者二大無麥禾者一告糴者一有蜚者一不雨者一而築郿新延廏城諸防築臺于郎于薛于秦城小穀不畏天災恤民隱而爲其所不嘗爲備豫之以甚其惡齊履謙統紀○穀梁以築爲虞之非也劉氏曰此邑耳非園囿也俞皋釋義○何以不言城創作邑也邑必有官府民居市廛焉城與室皆可言築言城則不足以概室也郝纂直解

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廏

左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杜注日中春秋分也治廏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今以春作曰不時○公羊新延廏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穀梁延廏者法廏也其言新有故也冬築微春新延廏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范甯注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

種每廄一閑言法廄者六閑之舊制也○大無麥禾告糴于齊
冬築郿春新延廄用民力已悉矣(胡傳)○因舊曰新改舊曰新作
新作則書新不書此何以書凶年不新可也(蘇轍集解)○廄馬閑也
禮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四馬為乘三乘為皁三皁為繫六
繫為廄六廄為校廄為一閑何以書大無麥禾延廄之修非務
也僖公修泮宮春秋不書其新泮宮諸侯所得為也大室屋壞
新宮桓宮僖宮災書於春秋亦不書其新宗廟則當新桓宮僖
宮或以親盡而不新壞與災所當書也新不新所不當書也至
於雉門及兩觀亦魯之所得為也既書其災又書其新作災所
當書也新作所不當書也豈以因是而有加其舊者歟由是以
推新作南門蓋又有無所因而加之者矣所惡於新者為其作
也新而不作則又何書莊公之於延廄固得所為矣以為不能

制其國用至於大無麥禾君臣且將無粟而食此不之恤而有
事於他豈知務者哉(葉夢得傳)○為國之備在兵而兵之用在馬故
六繫為廄備於周騋牝三千美於衛馬政亦有國者之不可廢
也故君子必辨其後先稽其貴賤去冬大無麥禾則民食已不
足何問馬(趙鵬飛經筌)○禮凶年馬不食穀馳道不除去冬大無麥
禾而今春新延廄廄有肥馬民有饑色矣(王錫爵日錄)○新延廄何
以書以不時書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之後馬在野詩所謂駉
駉牡馬在坰之野者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之後馬在廄詩所謂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者也周官趣馬辨四時之居謂春仲居牧
夏居庌秋仲居廄故牧師孟春焚牧馬將出而先焚之所以除
陳而生新草圉師則於仲春始牧之時周正月二月三月皆非
其時故書以譏之啖助謂馬雖出入有時廄何妨修之於農隙

此不知馬有四時之居故變廄不於農隙而於馬出之時周之
春馬猶在廄可以焚收未可以除蓐也(惠士奇春秋說)
又　　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
左書時也(餘見前)○穀梁可城也楊疏隱七年傳云凡城之志皆
譏也此云可城也者傳以得土功之節者則譏之淺失土功之
時者則責之深○比歲凶饑而輕用民力併城二邑故雖時必
書以示譏(家鉉翁詳說)○時則常事不書矣此譏大無麥禾之後起
二役也經書十二月城者二又十二年城諸及鄆與此也傳但
見其及時而不知二役之意故云爾(葉夢得左傳讞)
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築臺于薛　秋築臺于秦
穀梁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
之故謹而志之○書築臺刺奢且非時(杜注)○莊公之編災異累

書于冊星隕日食之變螟蜚蜮之災大無麥禾三書大水倉
廩罄竭告糴他邦正宜戒懼以答天心節儉以紓民力方且比
年興作甚至一歲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於此(王元杰讞義)○郎薛
秦皆魯遠地也公羊于郎則譏其臨民所漱浣于薛則譏其遠
于秦則譏其臨國亦莫適主矣穀梁倚桓之說亦非也魯之三
築臺乃自荒耳豈倚桓也哉(程端學三傳辨疑)
為游觀之美一歲而三築臺雖甚荒慢當不至此猶嗟之詩稱
莊公有禦亂之才齊桓所以降心而與之謀必其謀足取也築
臺者或亦禦亂之一策耳季氏曰築三臺以備戎也戎在魯南
界郎薛秦皆相屬於魯之西南鄙者也三臺築而可以察戎之
出沒矣(朱朝瑛略記)○後漢書東郡范縣有秦亭蓋即魯濟西地莊
公所為追戎於此者也築臺之為備戎信矣(又)○一歲而三築

臺必非得已者也臺守禦之備也當莊公之末年戎狄之勢方盛齊桓之烈未成魯蓋有戒心焉所備之也築城則不可及也故為三臺以分扼要地而次年正月又城小穀以為守禦以待戎狄爾狄滅邢衞而齊桓幸能拒之此非魯所敢先必者也使過衞而東南害必中於魯矣春秋之時以臺為守禦者多矣昭公攻季氏衞蒯聵入於孔悝皆據臺以為固說春秋者一以臺為遊觀之娛則不達乎情矣莊公雖無道豈一歲三築遊觀之所而又絕遠乎國都亦胡取哉春秋書是譏僖之不能自振而區區于城障之險者則有之而非譏公之疲民以自娛也姚辭經說○愚按朱說本季氏而姚暢言之說別而義待精

莊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杜預以小穀為齊邑左傳亦云為管仲城之若然聖人亦當異其

文而繫之齊且公雖感齊桓之私豈肯為管仲城邑昭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寘管仲焉齊自有穀非魯之小穀也高閌集注○案小穀公羊無傳穀梁及孫氏胡氏張氏皆以為魯邑故書法比於內城而左氏以為為管仲攷僖公七年夫人會穀二十六年公以楚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於穀二十八年使申叔去穀文十七年盟穀宣十四年會穀襄十九年士匄侵齊至穀後又有齊師遷穀七里之說經傳皆止書穀而未言小穀者則杜氏為不通矣且齊桓之有功於魯在高子未盟之後此時未見有功之迹考之前後皆不合故當從穀梁李廉會通○穀齊地也小穀魯地也安可以小穀為穀邪左氏因楚申無宇有齊桓城穀而寘管仲之言遂以此年城小穀牽合其事誤矣趙鵬飛經筌○莊僖之時諸侯猶恥為大夫役仲雖大功赫著而泗上諸侯未有奔走其門者且管仲讓不忘君之賢大夫也其子孫未聞據采邑而列世卿則不敢勸魯以為己城必矣王介之四傳質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左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孔疏服虔云闔扇所以閉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修闔扇孟冬修鍵閉○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何休注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穀梁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言新則有舊也言作則有加也因其舊而制度有加焉謂之新作凡興作皆書不以時不時左氏曰書不時淺矣孫覺經解○杜注傳云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開閉不可一日而闕特隨壞時而治之新作南門非治壞故傳以土功之制譏之蓋左氏但知土功之不時而不知改作之非制趙汸屬辭○僖公之經無城築土功之事庶幾其能愛

民矣而猶有南門之役且不免於過制汪克寬纂疏○何以書有僭制焉非記不時也高澍然釋經

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史克作頌而經不書蓋宮廟以事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雖重民力不可使廢且泮宮為諸侯之學則閟宮或亦魯之舊也又經所書新宮災太室屋壞無不新之理而經不書惟此及雉門兩觀書新作則修舊不書而書者皆非禮可知矣日講解義

文七年春公伐邾三月取須句遂城郚

文公既伐邾以攘邾之邑故城郚以備邾之兵是一舉而兩得也其亦念民勞民疲歟況三月今之正月東作之時乎趙鵬飛經筌

文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左書時也○春秋城築二十九獨三言帥師耳此年及襄十五

年季孫宿叔孫豹城成郛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城啟陽是
也師師者欲因城而遂廣其疆界書此者以見非惟勞民以城
又毒衆以爭也胡銓解○左氏謂以得時書則大夫專兵擅改王
制勞民毒衆皆所不罪而獨得時爲可取陋哉斯言程端學三傳辨疑
○餘見莒魯交兵門
宣八年冬十月城平陽
懼晉故也黑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以備之高閌集注○左氏曰書
時也非也周之十月非夏之十月趙鵬飛經筌
成四年冬城鄆
公欲畔晉故城而爲備杜注○鄆即汶陽一邑以田言之曰汶陽
以邑言之曰鄆趙鵬飛經筌○定公時齊歸鄆讙龜陰之田杜氏謂
三邑皆汶陽之田也魯既得汶陽故城鄆自固杜氏謂欲叛晉

而城非也戴溪講義○左氏無傳杜氏以爲備晉因公不禮於晉也
戴氏謂魯得汶陽故城鄆自固於情事亦近彙纂案○杜說恐未
然魯謀叛未果何遽至城以爲備此爲齊耳家鉉翁詳說○魯有二
鄆文十二年所城東鄆近莒之邑此爲西鄆成十六年公待於
鄆即此顧棟高大事表
成九年冬城中城書城中城二又見定六年
左書時也杜注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有閏月
故曰書時○杜以閏月交十二月節謂之時然亦泥陳厚耀長曆○
穀梁曰非外民也非也中城者內城也推壞當修非棄外城之
民而弗恤也葉夢得穀梁讞○穀梁非也若不外民則都不爲城郭乎
劉敞權衡○城中城以內難故於城內更作城也方苞通論○穀梁云非
外民胡氏譏儆守之微皆非也未有設險守國而城宮外之城

者必夫人僑如欲去季孟恐季孟圖已而陰爲之備耳其後沙
隨之會孟獻子守於公宮其故可知矣又直解○高氏閌趙氏鵬
飛以爲備楚愚謂備楚則當修邊鄙不然亦當修外城無有遽
修中城之理此必宮闈之故無疑方氏之論實獲我心顧棟高大事表
○愚按方氏顧氏說與高氏地名考略同中城實魯內城也以
爲魯邑因楚伐莒而備不虞者非也參看土地門魯中城
成十八年秋築鹿囿
左書不時也○公羊見宮室門○穀梁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
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廄之急
無遺焉重民力也況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孫覺經解○公自朝晉
而歸士匄來聘杞郕交朝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成伯業故致
此耳而公遽自以爲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及是時般樂怠

敖者也李廉會通○譏其有囿更爲也築創辭葉夢得穀梁傳讞
襄七年夏城費
左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
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天子有分土無分民諸
侯則無分土矣大夫食祿於其邑未有城而守者也故曰家不
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是以上下相保莫敢覬覦城費魯襄之失
政也程端學本義引王貫道○見季氏之强而設險以自固也其後南蒯
以費叛而季孫帥師墮費則知邑不可以設險矣胡銓又解○費魯
彊邑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爲季氏邑矣自南遺
既城之後費邑彊南蒯繼爲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
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
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

子立公山不狃爲費宰定公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
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
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李廉
會通○此書城費而昭十三年書圍費定十二年書墮費後十五
年書城成郛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書公圍成比事以觀則
知大夫之强恃其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公室
卑而大夫專大夫弱而家臣叛夫豈無自而然哉汪克寬纂疏

襄十三年冬城防

左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歐後齊高厚伐我圍防則城者畏齊也高閌集注○魯有二防此近
齊之防耳魯既事晉而外齊懼有齊師故備之趙鵬飛經筌○莊二
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蓋臧武仲始受邑也十七年齊師

圍臧孫于防二十四年臧孫自邾如防以求後於魯此一防之
始末李廉會通○臧氏蓋因季氏首城其私邑而效之耳御纂直解

襄十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寇未至無備及
見圍救之又幾逮其去乃城之魯之治其國者可見矣家鉉翁詳說
○名曰備齊其實城孟氏私邑爾孟氏邑而叔季城之何也三
家合爲一體以弱公室也黃仲炎通說○異時墮郈墮費至成獨弗克
墮蓋襄公時所城者三費與防皆不書入惟成以二卿帥師用
民力厚矣非獨備齊乃以固孟氏藏姦之窟洪咨夔春秋說○書城成
郛見成以被圍而壞其郛著齊師之暴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十九年冬城西郛

左城西郛懼齊也○魯備齊難城國之郛則凡西境亦不敢保

足見魯弱齊彊汪克寬纂疏引王葆○郛乃外城此國都外城之西郭則
所謂中城爲魯國都之內城可知汪克寬纂疏○諸侯守在四鄰諸
侯卑守在四境今魯懼齊而城西郭卑之甚矣孟子曰國家閒
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豈徒以城築爲固哉黃仲炎通
說○郛郭也郛猶桴也草木華房爲桴在外包裹之也徐鍇說文繫傳

又城武城

左齊及晉平盟於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於柯穆叔歸曰齊猶
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紀綱陵遲百度廢弛寇至則危
多城何益家鉉翁詳說○子游爲宰即此武城魯是時苟能信任仁
賢脩明政事將制梃以撻鄰國之堅甲利兵而何畏彊齊今君
弱臣惰內疲民於亟城之勞外徼惠於霸國之援曾無一毫自
立之志使齊莊而有報怨之圖則魯之禍未有紀極也汪克寬纂疏

昭九年冬築郎囿

左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排
立例書築囿有垣之苑也勦民力以爲耳目之娛故書俞皐釋義○
是時外有強楚可憂內有權臣可慮上有雨雹日食之變下有
兵民彫耗之弊捨此不恤而築囿焉是豈獨罪其勞民而已李明
復集義引謝湜○以左傳觀之見意如逢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
公不悟也自古奸臣竊國未有不娛其君以聲色狗馬者是時
公室四分而郎囿是圖柰之何哉賀仲軾歸義○左云書時非也周
之冬乃夏之酉戌亥月正收黍稷播菽麥之時童品經傳辨疑

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

務乎公室也○穀梁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公羊
以爲修舊非也新者修舊新作者非修舊有刱爲之者矣穀梁
所謂有加其度是也葉夢得公羊傳讞○延廏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
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爲之故曰新作李廉會通引謝氏○御廩西宮
新宮之災不書新作以是知凡書作者非僭禮則踰舊也方苞直解

定六年冬城中城

公爲晉侵鄭懼而城之杜注○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
能役衆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懼齊鄭而城將
挾公自固耳汪克寬纂疏○僑如欲去季孟則城中城陽虎欲去三
桓亦城中城皆欲得公以濟其亂謀也方苞直解○後八年陽虎戰
敗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則知平日中城之內其所專
據也樂王鮒謂范宣子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亦此意顧棟高大事表

定十三年夏築蛇淵囿

書不時也杜注○昭九年郎囿之築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
以示戒況盛夏農事方殷而役民與苑囿不待貶而罪著矣汪克
寬纂疏○此與受女樂事相類蓋孔子去而君臣志荒矣凌稚隆測義

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

城邑之由傳無其說以傳稱公會齊衛謀救范中行氏知爲叛
晉懼而城也此年無冬史闕文杜注孔疏○一時城二邑勞民甚矣
城諸防城諸鄆同例趙鵬飛經筌家鉉翁詳說○杜氏曰叛晉故懼按莒父
及霄皆在魯東境魯不應備晉于東然則以爲懼晉者非也牛運
震傳

定十五年冬城漆

邾庶其邑杜注○城漆謀伐邾也張洽集注○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及

是魯城而有之此必三家之謀城之爲固有爾趙鵬飛經筌○左氏
曰書不時也注云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而緩告
非也他國之事或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事過時而告乎汪克寬纂
疏○左氏非也農功既畢以君命營城何爲不時亦何煩告蓋
經書城築有數義重民力也畏大國也好土功也久不葺俟其
圮而更爲之也時與不時當文自見無煩數解也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

哀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
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張洽集注引許翰○哀公之世魯城四邑說者皆以爲備晉吾竊怪之
魯越齊衛而後至晉齊衛皆睦於魯晉何從而伐魯哉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晉未嘗有伐我之師其地在今之沂州臨沂沂近

邾元年伐邾取邾田疑邾之伐我備邾也非備晉也趙鵬飛經筌○
定公城中城矣又城莒父及霄城漆哀公城啟陽矣又城西郛
城毗城邾瑕蓋莊宣二君書城者各一隱桓文成四君書城者
各再至襄以來求於城者始亟襄一君而城者四魯未有如是
數也及定哀之閒而書城者七則定哀守其國者如是而已葉夢
得傳○三家前日峻城藏甲私其所封之邑其害猶小今而峻城
藏甲徧於中國視魯甲兵皆已之甲兵魯城邑皆已之城邑春
秋書之不遺憂魯季氏之爲齊田氏耳家鉉翁詳說○啟陽故鄅國
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鄅子從帑於邾其地在邾東鄙則近於費
魯既取鄅東沂西田邾人不得不以啟陽讓魯故城之季孫以
叔孫附己故與同城而地則季孫得之季本私考○備邾也杜預以
爲備晉夫啟陽屬琅邪在魯東鄙以爲備晉可乎牛運震傳

哀四年夏城西郛

按前後四城杜氏皆以爲備晉誤也辨見上

哀五年春城毗

魯以千乘之國不能親仁善鄰鎮撫民庶既無威疆之可畏又無德禮之可懷壓奪民力以興土功自備不暇何以國乎程端學本義引師協○雖時必書重勞民也春秋凡春有築作先儒皆以爲不時夫周之春正二月夏之冬十一二月也謂之不時可乎牛運震傳

哀六年春城邾瑕

定哀十六年間凡入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使魯能脩其政則天下歸之豈特自守而已張洽集註引許翰○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汪克寬纂疏○魯取邾瑕不見於經豈地蘊於嚮所取漷東沂西田內而邑則刱作歟方苞直解○杜注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案邾瑕蓋魯邑之近邾而繫邾爲名者城之所以偪邾故次年遂有入邾之事非爲備晉邾婁城婁字當是瑕之誤趙佑雜案○邾瑕本魯邑非邾邑猶莒父繫莒非莒邑也蓋邑名地名如此類者不少衛有楚丘晉有邢丘齊有申池宋有沈鹿莒有紀鄣杞有牟婁豈皆取之諸國乎或有謂魯有負瑕別之則三防二鄆何以不別或以爲魯城邾邑繫之則城漆本邾邑何以不繫高澍然釋經

○書外城城楚邱不言衛三傳不與專封之說辨城緣陵以爲杞滅以爲爲齊桓諱辨城三國書法不同胡氏襃貶說辨城邢不書齊侯楚邱不書諸侯緣陵不字諸侯皆以爲貶專封辨城虎牢公羊以爲諱取邑辨貶城成周辨

遷國者書國城杞城邢是也未遷者書地緣陵楚邱是也孫覺經解宫十四年外城有三例一列序一凡舉一專錄內也蓋霸國在而諸侯從役則列序城邢城杞城虎牢城成周是也霸國不在而諸侯聽役則凡舉

城緣陵是也諸侯各遣其臣先後赴役不以期會則專錄內城楚邱是也高澍然釋經

邢楚邱緣陵春秋以紀世變也天王失政外裔交侵小國不能自立賴齊桓脩方伯之職而城之聖人所以不得已而思霸子之亦傷之也至王室內亂流離顛越成周乞城於諸侯周之屏弱晉之怠緩又甚焉此皆關於天下之大者凡無關於天下之大不書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書外城六其初出于霸主其後出於晉大夫或以衛中國而禦外侮或以合諸侯而勤天子論其得失皆得罪於三代而有功于春秋者也古者天子在上諸侯以藩屏爲職凡城國之事必請命而後行此王制也周衰諸侯自專未嘗請命於上侵權犯分王法所宜誅所謂得罪于三代者此也然莊公以來蠻人暴橫弱小之國不能自存王室多難天子之位不能自安故有見滅于狄人者有見脅於強楚者有見迫於東方者至於天子顛越草莽王國之阽危如綴旒使當時無霸主之賢又無大夫之助以抑強扶弱維持而鞏固之則國非其國矣所謂有功于春秋者此也小白侵天子之權爲可罪也然時無明主則善之晉大夫侵諸侯之權爲可罪也然時無霸主則善之沈棐比事

李氏廉曰齊伯之編外城三邢也楚邱也緣陵也獨城邢爲美晉伯之編外城三虎牢也杞也成周也獨成周無譏僖元年愚謂城虎牢乃晉悼扼鄭之吭制楚之南向其功尤大豈得以偪鄭爲譏顧棟高城築表

僖元年夏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狄伐邢閔元年春傳元年春僖元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案邢雖已遷無力自城

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定必遺後患桓公命三師爲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安合於救患分災之禮得南仲城朔方神山甫城東方之遺制(張洽集注)○邢卽夷儀邢旣遷則夷儀乃邢國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也(吳澂纂言)○狄伐邢而桓公能救邢邢遷夷儀而桓公能城邢狄圍衞而至於遷文公不能救而城之桓文之優劣見矣(汪克寬纂疏)○按再書三師所以著其爲一事役非更舉也以爲褒辭者非義見一事再序列國門

僖二年春城楚丘

不言夷儀而言城邢邢已遷也言城楚丘不言城衞衞未遷也(孔疏)○城邢城杞皆以國書惟城緣陵不繫國此不繫衞則城緣陵之例也城邢序三國之師城杞序十一國之大夫城緣陵諸侯以凡舉惟戍陳歸粟于蔡不言諸侯此不言諸侯則戍陳歸粟于蔡之例也(汪克寬纂疏)○興滅存亡事之善者而春秋於城邢則辭繁而不厭於城楚丘則其辭甚略以其緩於城衞而少之也狄入衞在閔二年君死國亡經涉三載至是齊桓始城之邢衞同時滅亡而桓公所以救衞者不能如救邢之例是故略之以見意(家鉉翁詳說)○定之方中夏十月周十二月之事也所謂水昏正而栽者故詩言得其時制百姓說之而春秋書正月則夏之十一月蓋計其成功之終言也所謂日至而畢者(葉夢得春秋攷)○楚丘不書衞先儒遂以爲內城黃氏仲炎引卜丘之父爲證指爲魯邑尤妄考詩定之方中作於楚宮衞人以夏之十月定星之中始營作正僖公元年十二月建亥之月也二年正月爲夏之十一月魯往助城其事其時適與之合曰楚宮楚室言楚則楚丘可知且齊桓存衞之功赫然耳目春秋安得一無所書邪

(顧棟高大事表城築篇)○衞爲北州大國不能爲之恢復疆土但使避狄遷國蓋齊桓亦只施小惠故春秋於衞事無大功可紀惟紀城楚丘而已(應撝謙集解)○齊桓欲俟衞之重困而後救之以爲功故狄以十二月入衞而桓以正月宿師聶北至於國亡君死而後遺之祭服乘馬戍之甲士助其叛築衞國亡而復存宗社絕而復續桓救衞之功同于再造矣此三傳所以有封衞之說也聖人於戍衞歿而不書於城楚丘畧而不敘以爲救之於旣亡之後孰若救之於未亡之先救之於先衞可以不至於亡而齊亦亦可以無專美市恩之罪次師退舍坐視其亡而後救之桓之心將謂吾以此收不世之烈而不知存亡繼絕非人臣之所可居也(華學泉疑義)○此齊與諸侯城之也不言齊侯不書諸侯者略之也其文使若魯自城之者然城邢詞繁而不殺城楚丘則略之者何狄伐邢則救之邢遷則城之齊侯之於邢得救患分災之道矣書之重偁予之也狄入衞而不救衞旣滅而城之君子以齊侯爲怠於恤衞矣特其存亡繼絕之功不可沒爾書之略非備予之也(牛運震傳)○齊桓三城書法各異據其事之實以示義也城邢卽用聶北之師故書三國城邢也城緣陵卽會鹹之諸侯故書諸侯城緣陵也衞被狄兵之時諸侯不救流離轉徙者逾年而諸侯不會其城楚丘當是衞將自城而諸侯各往助其役而非齊桓之合諸侯以公謀故祗若魯之自往城之者然也蓋衞被狄兵齊宋曹方急於爲邢而不問移師以捍衞齊怒衞不與幽之盟於衞之失國奔竄兩君危困兩年而後城楚丘視城邢卽用聶北之師其緩急何如哉書法著桓之救衞不如救邢爲有私心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按左氏以爲諸侯封衛公羊亦曰曷不言城衛滅也不言滅爲桓公諱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亦曰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劉氏敞胡氏安國朱子高氏閌陳氏傅良張氏洽呂氏大圭汪氏克寬等並主不予專封之義其實非也今將諸儒駁辨采列○衛實未之遷也則其所城之地不得預以國名之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邢既遷也故以國名城楚邱緣陵衛杞未遷也故以地名各書其實而已矣說者以齊侯專封故聖人不以國書衛固有齊特城之而已何名專封趙鵬飛經筌○以經考之旣無封衛之迹以詩木瓜考之亦不過言欲報之厚而未嘗有封之之語先儒因詩序有救而封之之說遂欶此論今當以經爲正不當經外立意鄭玉闕疑○左公穀皆以爲封衛而責其專封胡傳從之非也衛之服命名爵如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文公特徙居耳焉得謂之封湛若水正傳○彼言城邢此不言城衛者以邢遷夷儀而齊所城者則卽其所遷之地所謂遷而後城者也其所城卽邢也今衛遷於漕而齊所城者乃在別邑之楚邱則是城而後遷者也其城時非衛也胡氏妄謂邢未滅故遷衛滅故不遷未滅可封滅卽不可封邢與衛同被狄伐同一徙都而城邢則美救患城楚邱則刺擅權亦思其一滅一不滅何所分別何所徵驗毛奇齡傳○城楚邱經無貶辭左曰封衛公穀附之經言城衛未嘗言封衛也衛懿亡而文公存何用封邢强經從傳非也黃永年南莊類稿○公穀以爲專封胡傳因謂邢自遷而未滅城邢美救患也衛已滅而城楚邱不予其專封也不知邢潰奔師三國具邢器

用遷之何異於衛衛雖敗亡戴文相繼非無君也遺民尚存非無民也楚邱之邑猶在非無土也與土也安得云滅卽安得云封夫所謂專封者已經滅絕而立之君與之土地人民也今有君有民有土爲之戍守而城之豈曰專封徐庭垣管窺○衛猶然周舊封也爵土皆衛之自有何名爲封封且不得言況云專邪其不書齊及諸侯乃不以期會專錄內之達例非削也如以爲削則桓之侵伐遷滅迭見於經不與其專封顧與其專征乎而邢之奔師去衛之廬漕一間耳不與其封衛顧與其封邢乎高尌然釋經○先儒多以專封病桓夫謂之封者錫之爵土列於諸侯若周初之封建者也三國爵未絕地尚存伯主以救患分災之義城之而議其專封乎亦不考當年事實矣萬斯大隨筆○城邢城楚邱春秋以齊桓猶知尊王章恤同盟矣特書之有詳略子之有輕重爾非以城楚邱爲罪其專封也牛運震傳○公羊以爲不與諸侯封者非也夫興滅繼絕謂之封衛失國都尚保遺邑國未滅也惠公死戴公立戴公死文公立世未絕也國未滅世未絕扶新君而守故土何爲專封哉且城邢之與城楚邱其扶危定難一也邢非專封而楚邱爲專封其義不可通矣且使事涉專封齊桓岸然擅天子之大權而不顧春秋合當直書以明示其罪何爲略其事而爲之諱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按以爲魯地之說顧氏駁之而程積齋詳辨之主之見地名門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言城杞未遷也杜注○桓公城三國均爲恤災救患而書法不同城邢猶能及未亡救之最力者也城楚邱衛已亡矣城緣陵桓公之志怠諸侯亦散是故書諸

侯城緣陵言其合之不易而城之難矣陳止齋曰但曰諸侯者不繫之霸主之辭家鉉翁詳說○凡土功能見而戒事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故諸侯夏會春始城之蓋諸侯受功於會旋返其國至明年春始各就功役耳日講解義○有遷而後城者有城而後遷者事勢不同也邢既遷夷儀則夷儀爲邢之夷儀故書曰城邢衛渡河野處杞病淮夷俱未遷而諸侯先爲之城以待其遷不當曰城衛城杞故書曰城楚邱城緣陵其後如晉平城杞因杞之城郭而增脩之則書曰城杞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公羊云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非也按明年楚伐徐而諸侯救之若其脅杞使遷將討之不暇又何救之云乎葉夢得公羊傳讞○公羊非也經不言徐莒滅杞公羊妄自生義若曰爲桓公諱則滅弦滅黃滅下陽皆所不諱何獨於此

諱城緣陵程端學三傳辨疑○杞在春秋頗諸侯者二淮夷病杞齊桓率會鹹諸侯城緣陵晉平杞出率諸國大夫城杞城緣陵其心公諸侯樂於用命城杞以悼夫人之故鄭衛與魯皆怨其不恤宗周而屏夏肄以其私也是故齊城三國仲山甫之城東方也晉城杞周平王之戍申也張溥列國論○書城緣陵城杞見杞之後亡恃有齊晉耳張尚瑗左傳折諸卷首引張鈍野說○齊桓卹杞心則公也故書諸侯城緣陵以著其義晉平治杞心則私也故列序十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以著其失又卷十八引姚菴錄○顧氏三傳異同篇疑淮夷病杞事不實說見齊楚爭盟門

按胡傳曰桓公城三國書辭不同城楚邱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爲國之用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邱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此龔傳說穿鑿生義其病與前條同采諸家辯論正之○說春秋者謂城邢之役不稱齊侯城衛楚邱不書諸侯城杞緣陵不序諸侯蓋恐齊侯之專封也不知齊桓以霸自命禮樂征伐悉出其手何者非專而奚獨於封國專之春秋又豈容恕其他事之專而獨罪其專封哉黃仲炎通說○專封之說非也夫昔未有國今始有國者封也邢衛杞皆古諸侯皆爲夷狄所侵桓公爲之改營他邑使避患耳何嘗封之乎黃震日鈔○齊桓救患恤災遷城封國義在所褒而胡氏謂城邢是褒城楚邱城緣陵是貶則事同義異在

夫子無是委曲毛奇齡傳

又按方氏通論謂城三國屬辭各異皆以實書也城邢三國之師也緣陵命諸侯城之而齊不與也楚邱命魯獨城之而諸侯不與也何以知緣陵齊不與使齊帥諸侯以城則如城邢之列序可矣何以知楚邱諸侯不與是時陳鄭迫于楚宋曹既同城邢之役而齊宋復謀會江黃惟魯以內難凡役皆不與故至是使獨任楚邱之役耳於義可通

襄二年冬會于戚遂城虎牢

見爭鄭門邑不繫國門○公羊曰城之何取之也不言取諱伐喪也非也此所以逼鄭未嘗取邑也且服鄭安中國霸者之功聖人豈區區罪伐喪哉說非此事○公羊非也何諱之爲陸淳辨疑引趙匡

襄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等城杞

左傳彙纂案見晉楚爭盟門○齊桓城衛而諸侯歸心者桓公
之志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張洽集註引許翰
杜氏以爲杞國本都陳留雍邱後遷都淳于僖十四年遷緣陵
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淳于杞又遷都若是則此爲城淳于邢遷
夷儀書杞遷淳于不書者邢爲狄所迫不書遷夷儀不足以著
狄之暴與齊桓之功今杞非有不得已而遷之故晉亦非有不
得已而城之故不書遷以著晉之私於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等城成周

左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我一
二親昵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
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則余一
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

欲徼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
遠屏晉之力也伯父實重圖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
不如城之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
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
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
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
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
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
之以爲成命○晉自城虎牢以來有城杞城成周書法雖若無
異然城杞之下書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則私親之意已著今書
城成周於天王入城周之下是情出於公亦衰世之幸也薛氏
陳氏重貶諸大夫則已甚之責矣惟謝氏曰諸侯不勤王事久

矣王室危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書
城成周善之也可從李廉會通○成周之城非爲城圮以其狹小不
足以容衆故擴大之如狄泉本在城外今則遷入城內黃正憲翼附
○經書會城於昭三十二年冬而不書於定元年則事在昭三
十二年而不在定元年明甚左氏傳以前年十一月已載之事
復載於次年正月誤矣又次年正月傳所云庚寅栽庚寅正是
前年冬十一月己丑士彌牟令役之前一日傳云城三旬而畢
蓋己丑令役次日遂設板築也若以庚寅栽爲正月之日豈有
令役兩月之久始設板築者乎杜以庚寅爲正月十六日亦誤
王引之經義述聞○按此年傳稱冬十一月魏舒韓不信合諸大夫於
狄泉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
大事非其任也定元年傳又稱春王正月魏舒合諸大夫於狄

泉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
此一事也左氏兩載之失刪其一耳此年傳己丑營成周定元
年傳云庚寅栽庚寅即己丑之明日而傳分爲兩年蓋晉用夏
正周正月即夏十一月其爲複出無疑顧炎武日知錄葉酉究遺

外城不書

僖十三年春狄侵衛傳諸侯城衛楚邱之郛懼狄難也杜注諸侯不告晉不與故不書

僖十六年冬會于淮城鄫不書

二十三年秋楚人伐陳城頓不書

襄二十四年冬叔孫豹如京師賀城也齊城郟不書○孔疏郟王城也汪氏克寬曰魯不與城也

昭十一年楚城陳蔡不羹不書

十九年楚城州來不書

二十三年邾城翼不書　楚城郢不書

二十五年楚城州屈城邱皇不書　鄖巢郭卷不書

哀九年吳城邗不書

補宮廟門

考仲子宮 宋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臧燾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配于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安帝祖母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宜準春秋考宮之義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宋書臧燾傳○愚按此議深協禮意經旨與不貶妾母之論見魯夫人事門正合

丹楹刻桷 明堂位曰太廟刮楹注謂刮摩也疏謂以密石磨柱按刮楹亦以黑白飾之故春秋正義曰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徐邈云黝黑柱也然則黑柱以白畫之漢書解詁曰桷椽也諸侯丹桷尚書大傳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注謂礱礪也密石砥之也按諸侯丹桷則天子桷丹可知宗廟丹楹禮也刻桷非禮也陸佃陶山集

立煬宮 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也昌黎文集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一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二目錄

邑繫國不繫國 一國之辭天下之辭說辨　圍宋彭城三傳胡氏諸家說辨　城虎牢穀梁胡氏諸家說辨　戍鄭虎牢三傳胡氏諸家說辨　圍戚穀梁諸家說辨

土地無邑稱田

土田書假書取書歸書入書疆書來歸書歸之于 取邑另門

鄭歸祊左傳事辨　鄭假許田公羊諱取周田說穀梁諱易地說辨　齊歸我濟西田公羊未絕于我說穀梁公如齊受之說辨　齊歸三田三傳史記紀事辨胡氏謂孔子自序其績辨諸家謂齊人謝過歸功聖人辨來歸服義之辭辨　齊歸讙闡不曰來歸為不服義辨

書求 以求之非正責天王辨

書錫書畀

書獻

書歸物 田邑書歸另門　致賂書歸另門

歸含賵不言來穀梁說辨　歸脤杜氏公穀異義辨　歸粟褒辭辨

書用 劉氏以用郊為用人辨

書得書獲 獲麟不言來不言有穀梁說辨

書新書作書立　書毀書墮

書觀 觀魚觀左作矢魚古通漁說　觀社為齊蒐兵攻穀梁尸女說

書告　書言　書乞

書貪利致賂 書歸入假取納來歸　歸衛俘左穀說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二

〇邑繫國不繫國一國之辭天下之辭說辨　圍宋彭城三傳胡氏諸家說辨　城虎牢穀梁胡氏諸家說辨　戍鄭虎牢三傳胡氏諸家說辨　圍戚穀梁諸家說辨

書城例目地故城虎牢不繫鄭書戍例目國故戍虎牢繫之春秋書城內都猶以方別如中城西鄆是也城京師亦以地別如城成周是也京師則非地名也惟邢杞以城國都目國書戍如戍衛戍陳皆目國是也戍鄭虎牢繫國復目地者虎牢有關楚鄭之故但書戍鄭其事不著也是知戍陳戍衛義專於國戍虎牢義兼夫邑也春秋之文無一字虛設如此高𨶒然釋經襄十三年

外大夫自圍其國邑者二宋華元圍宋彭城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也宋魚石復入于彭城魚石宋臣也臣不可不統于君故彭城之圍仍繫之宋所以見其為君討臣也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于衛侯輒父也父不可統于子故戚之圍不繫衛所以見其以子拒父也此變文之一義也諸侯之邑已失而仍繫之其國者二圍宋彭城戍鄭虎牢是也宋已失彭城而諸侯圍之者為君討臣也如但曰圍彭城則為君討臣之義隱矣鄭已失虎牢而諸侯戍之者為鄭拒楚也如但曰戍虎牢則為鄭拒楚之義隱矣此變文之又一義也戴祖啓五測

愚按經所書彭城虎牢戚邑或繫國或不繫國三傳諸家曲生議論眾說紛紜有謂分別一國之辭天下之辭者有謂不與楚據中國避子有父者有謂責晉罪鄭者有謂城楚邱城緣陵城虎牢取濟西田之不繫國者以伯令書也趙汸屬辭卷十五皆穿鑿也近儒辨別精審確當而高氏此論考較史例所見更審諸儒駁辨詳見下文各條而以高氏此論及戴說總義列於首

凡內取之邑不繫國皆本是魯邑為外所奪而復取之也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趙氏匡說其例易知茲不列入

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

按陳止齋一國之辭說見下襄十非也不書紀不知為紀邑也

僖二年春城楚邱

孔疏汪趙說見外城門〇楚邱衛邑也不言城衛與城邢異詞者邢遷而後城衛城而後遷也牛運震傳〇不曰城衛楚邱楚邱都而非邑也不書衛遷于楚邱舊史略之也或疑不言衛遷無以別於內城夫楚邱為衛都其名之載於耳目如周之成周楚之郢不嫌於混也高𨶒然釋經

又　夏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傳方高郝說見書滅門〇按書滅不繫國公穀君存之義重邑之義為正方高諸家以為附庸亦通孔疏謂州來下陽不繫國大都以名通也見莊三十二年夫大都多矣春秋非盡不繫也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杜注孫張說見書外城總論及本條下高說見下襄二

襄元年春圍宋彭城

舊說左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前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且不登畔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謂之宋志〇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所以正疆域固封守也胡傳〇苟書彭城而不書宋則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獎亂與夫諸侯討叛之功矣胡廣大全引師協〇楚取宋邑使宋

叛臣守之已入於楚孔子還繫之於宋所以抑强夷而黜叛臣孫復尊王發微○魚石叛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魚石終不可謂之楚臣彭城終不可謂之楚地是宋魚石復入於彭城爾及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則魚石已從楚彭城已爲楚有故復繫之宋曰圍宋彭城而後楚之登叛臣侵中國者無得而肆仲孫蔑合諸侯之大夫城虎牢不使虎牢得爲鄭有曰是天子之地諸侯可得城以正鄭者也故不目鄭及其服也已而爲之戍以防楚則虎牢固鄭邑非遂取而有之者也故復目鄭彭城不目宋不使有別於宋也虎牢不目鄭不使得有於鄭也彭城復目宋不使得有於楚也虎牢復目鄭不使有別於鄭也葉夢得春秋攷○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不繫之衛而此圍彭城必繫之宋何也蓋圍戚者圍蒯聵也蒯聵雖見黜於父實衛之世子非叛

人也則戚固其邑矣何必繫之衛哉彭城爲楚所奪以予叛人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是其邑本宋邑也故必繫之宋焉予奪之義於是甚明趙鵬飛經筌

駁辨

楚納魚石于彭城非以其地封之也彭城故宋地故曰宋彭城圍宋彭城以討宋叛臣也左氏以爲非宋地追書公羊以爲楚取以封魚石皆非也湛若水正傳○公羊曰不與楚專封也此是楚取彭城令魚石守之耳豈名封國乎穀梁曰繫彭城於宋不與魚石正也與叛臣豈疑其爲正也哉意不應如此陸淳辨疑引趙子○此魯史文而春秋因之非孔子加宋字也程端學本義○彭城上加宋字傳以爲特別於楚且不繫叛人以成宋志則不然楚未嘗取彭城而有之何必別楚魚石兄弟亦偶據彭城並未嘗爲楚所封而君其地又何必不爲之繫且魚石兄弟本是蕩氏即宋

桓之族亦非宋之一字可以絕其繫而懲其叛大抵史官不一人此時史官書宋事往往多書宋字以志異而別無義例如此事始成十五年經書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連書五宋字既則十八年經書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連書兩宋字此皆一時之書法無所爲者不然書宋彭城不以宋地與叛人也乃歷書宋魚石則早以叛人繫宋矣以宋魚石守宋彭城夫亦孰得而絕之毛奇齡傳○彭城係宋左氏以爲不登叛人也公羊以爲不與楚之專封也穀梁以爲不與魚石也然則即不係宋亦何見其登叛人與楚專封又與魚石邪先儒又以爲齊衛圍戚不係衛爲不與齊衛大夫助子圍父圍彭城係宋爲不與荆蠻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其義甚正然而非也圍彭城者諸侯之大夫及宋大夫

也係宋者歸義於諸侯之辭也如書圍彭城則似宋之事而非諸侯之事不足以著晉悼討叛之義矣圍戚者齊大夫及衛大夫也不係衛者歸罪於衛之辭也如書圍衛戚則似齊之事而非衛之事不足以著衛輒拒父之罪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傳曰追書宋胡傳因謂舊史必曰圍彭城夫子加宋字皆非也凡圍邑不繫國者上有伐國之文也此以共圍爲文安得不曰宋彭城哉方苞直解○按方氏又云彭城已披於楚故追書宋虎牢已城於晉故還繫鄭則猶未是也○傳曰爲宋討故繫宋非也凡邑無不繫國即非爲宋討亦當繫宋也然則魚石入彭城何以不繫宋蒙伐宋文耳郝懿行說略○此合諸侯討宋叛也非伐國圍邑也但書圍彭城則客主不分此屬辭之辨也齊衛圍戚不繫衛者彼著拒父之迹以衛爲主故從圍己邑辭此著扼楚之跡以晉爲主故從圍人邑辭也高澍然釋經○使楚取

彭城不以居魚石則彭城直爲楚有矣諸侯圍之未必仍繫宋
乃取之以居魚石則地未屬楚春秋於魚石之入書曰宋魚石
則於彭城之圍自當書曰宋彭城然則以彭城非宋地爲嫌者
非也晉合諸國之師助宋則書法自當就諸國爲文華元雖從
豈得專之故彭城繫宋就諸國言之也然則以宋華元與國爲
嫌者亦非也萬斯大隨筆○案胡傳云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
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胡氏沿襲杜註豈知彭城書宋與夫
大鼎書郜齊寶書衛均屬魯史舊文乎陸奎勳義存錄○愚按傳義嚴
正相沿已久先儒並主之而近儒所辨則剖析確當詳審之至
矣

襄二年冬會戚遂城虎牢

諸說 穀梁若言中國焉內辭也○虎牢巖險聞於天下有是險而不

能守故不繫鄭以責鄭之不能有胡傳○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爲
宋討則係之宋虎牢鄭地也中國當討鄭地非鄭之所可私有
則不係之鄭張洽集注○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
以一國之辭書之圍宋彭城是也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書之
遂城虎牢是也圍宋彭城爲宋治叛臣爾其利不及天下故繫
之宋遂城虎牢天下均蒙其安非鄭所得專也故不繫之鄭趙鵬
飛經筌○伯主攘夷則中國之地非夷狄可得專伯主討貳則天
下之險非諸侯所得私是故彭城非宋有也而還繫之宋虎牢
本鄭地也而不繫之鄭趙汸金鎖匙

駁辨 穀梁曰內鄭也非也鄭不服晉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謂內
之乎劉敞權衡○胡傳責鄭不能守未合經旨春秋內晉外楚豈欲
鄭守險以抗晉乎家氏謂鄭辱天子之封守罪當削亦非彙纂案

○城虎牢不繫鄭孔疏云大都以名通者不繫國從史文也蓋
虎牢之險聞於天下其爲大都而以名通固然也文定謂責鄭
之不能有案虎牢係東虢舊封鄭奪而取之原非鄭所當有也
聖人不責鄭之有虎牢而反責鄭之不能守決不然矣然則十
年冬戍鄭虎牢何以繫鄭曰下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則上不
得不書戍鄭矣非後繫之鄭爲責晉之不當據前不繫鄭爲責
鄭之不能有也說春秋好以一字爲穿鑿類如此者顧棟高三傳義同篇
○虎牢不繫鄭者凡名都不繫國以可知故也戍鄭虎牢繫之
鄭所以見其爲鄭拒楚也黃祖啓五測○先儒謂虎牢不繫鄭責鄭
不能守險非也若書城鄭虎牢則似鄭已服而諸侯爲之城以
備楚矣方苞直解○城虎牢不係鄭者春秋書地例不係國十年戍
鄭虎牢係鄭者以既成于晉疑其爲晉地故也葉酉究遺○不繫鄭

者前有三國侵鄭之文後有同盟雞澤之文如書城鄭虎牢則
疑於侵鄭鄭服諸侯爲鄭城之不足以著諸侯之扼鄭矣戍虎
牢繫鄭者彼則前爲諸侯伐鄭之文後爲楚救鄭之文明其爲
鄭地著諸侯戍之所以保鄭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楚邱不繫衛緣陵
不繫杞都而非邑也虎牢邑也何以不繫鄭繫則疑於助鄭而
非逼鄭故事異而辭同焉高閌釋經○城不繫鄭戍繫鄭互見也
城若繫鄭無以見爲難鄭也戍若不繫鄭無以見爲鄭邑也城
虎牢何以爲難鄭虎牢者巖邑鄭之吭也可以扼鄭可以制楚
諸侯討鄭不服於是乎城之而楚不爭鄭不叛郝懿行說略○愚按
讀近儒駁論覺先儒諸說似絕大議議而實不免一字穿鑿之
病即彙纂所駁胡傳則是而論不繫鄭以安天下故亦仍沿舊
說也今列舊說於前而以近說辨正之

襄十年冬戍鄭虎牢

舊說 左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公羊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曷爲繫之鄭反之也曷爲反之不土其地正也向者鄭虎牢也而不言鄭不使鄭得專之義也穀梁曰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非也劉敞傳又權衡○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繫鄭者罪諸侯也設險所以守國有險而不能設待盟境上使其人民辛苦墊隘故不繫鄭以責其不能有也胡傳○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爲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爲鄭戍之也是故楚邱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鹿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邾郚鄫繫之紀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陳傅良後傳

駁辨 胡傳謂虎牢繫鄭爲罪諸侯非也既城虎牢而不戍何貴乎城諸侯合兵以戍之所以庇鄭而抗楚三駕之績實本於此何罪之有焉彙纂秦○顧氏張氏葉氏方氏說見上○愚按舊說存列數條亦以顧氏等說正之

襄十二年春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是時爲莒邑而不繫莒以鄆本魯邑也何以知爲魯邑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其證也故直書入昭元年書疆鄆田同高謝然釋經

昭元年春取鄆

凡取邑必先書伐某國此不先書伐莒者鄆乃魯之舊疆故也前季孫救遂入鄆不言伐莒亦此意葉酉究遺

昭二十一年夏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胡氏等說見大夫以邑叛門

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

郊王畿之邑不繫國者天下皆王土也蓋土無二王所以別異於諸侯也高閌集注

哀二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舊說 穀梁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范注國夏首兵則應言衛戚今不言者辟子有父也○不曰圍衛戚子之義不可以加乎父也曼姑主兵先齊國夏臣之義亦不可以加其君也劉敞傳○齊人助子圍父齊主兵而不繫戚於衛蒯聵出入稱世子而戚不繫衛則輒不當據國父不可圍而齊黨逆之罪重矣趙汸屬辭

駁辨 凡書邑必繫國若經已見其繫某國而後邑復有事當書則但舉邑而已蓋避繁文也前年已書納世子蒯聵于戚言納者見入衛境也云于戚者見戚爲衛邑也故今但書圍戚而不言衛戚焉如先書紀季以酅入于齊後但書叔姬歸于酅不復繫之齊也程端學本義○戚不書衛承前納衛世子蒯聵之文也戚衛地而衛世子居之何用復書衛乎日講解義○胡氏甯謂離戚於衛以明子之不可加於父趙氏汸例以彭城虎牢以爲春秋特筆皆非也輒據國稱兵以圍其父春秋所書正明著其以子加父之罪何必迂其義離戚於衛然後知子之不可加於父乎蒯聵在戚於衛則世子於輒則父無不屬於衛之疑而必書衛戚其義何居方苞直解○戚不繫衛者省文也不必繫也傳曰先國夏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子不有父也非也卽先國夏無以見子不圍父卽戚不繫衛無以見子不有父也且春秋書之正乃見其圍父有父耳何反沒之乎或曰離戚於衛非也上書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卽繫戚於衛矣猶之書齊高偃納北燕

伯于陽是卽繫陽於燕矣何謂離之乎（胡氏說誤）行○戚不繫衛明
是役本衛志所以著輒拒父之迹也衛志曷爲首齊輒陰避其
名推齊主兵而春秋因之以著篡逆之迹也然彭城之役晉欒
黶主兵宋華元在行與此類而彼繫宋此從衛圍邑辭比事以
觀輒亦烏能避其名哉穀梁云先圍夏子不圍父不繫衛子不
有父皆以意牽合非經旨不可從（高澍然釋經）○張氏牛氏說見主
兵首書門

哀六年春城邾瑕

高氏汪氏說見書土功門

○土地無邑稱田

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公羊傳桓元年）○有邑稱邑無邑稱田（陸淳纂例）
（引趙匡○愚案趙說勝公羊詳見內取田邑門總論）

桓元年春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羊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
邑多田少稱邑（郝氏說行曰祊不曰許田以是故）○杜云近許之田劉炫直
云別有許邑按詩閟宮毛傳謂常許魯鄙是常爲魯南鄙許爲
魯西鄙當必有所本劉君所見或與毛同（邵瑛劉炫規杜持平）

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宣元年夏齊人取濟西田

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成二年秋取汶陽田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襄十九年春取邾田自漷水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哀二年春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土田書假書取書歸書入書竊書來歸書歸之于（取邑另門）
（鄭歸祊左傳事辨　鄭假許田公羊諱取周田說穀以諱易　地說辨　齊歸我濟西引公羊來歸于我說穀梁公如齊受　之說辨　齊歸三田三傳史記紀事辨胡氏謂孔子自序其書　績辨諸家謂齊人謝過歸功聖人辨來歸服義之辭辨　歸讙闡不曰來歸爲不服義辨）

諸侯土地取之歸之皆書惡專恣也取而不歸又甚矣（孫復尊王發微哀八）
汶陽（成二）濟西（僖三十一宣元年）言取鄆讙龜陰（定十）言歸非彼所欲而我取之
曰取非我强之而彼自歸曰歸（呂大圭或問僖三十一年）
諸侯寶三土地爲上不敢尺寸取諸人予諸人春秋魯取邑則書以
貪人之有爲罪取魯邑則不書以失地爲宗廟之辱也故外書歸不
書取有故然後言其取不以尺寸予諸人也外邑來歸則我書入見
其逆已邑來歸則我不書入見其順不以尺寸取諸人也（陳則通提綱）

春秋於諸侯歸田之事其以公義歸者則曰來歸若鄆讙龜陰田是
也其以私情則曰歸我若濟西田是也奪而得之者曰取若汶陽之
田是也一字之辨而取予明疆理正矣（戴溪講義成二年）
書來歸鄭祊衛俘以利而來也鄆讙以禮而來也皆自外至（李廉會通隱八年）
內失地不書諱之也陳氏曰必有歸之也然後書故濟西書取讙闡
書取（宣元年又）
經書田十不繫國者吾故田也非吾田則繫國邾田是也漷東沂西
田不繫國承上伐邾文也（僖三十一年又）
齊人歸地者三鄆讙龜陰之田孔子以禮化彊暴齊景心服而歸之
書曰來歸來歸者美辭也讙及闡以哀公悔過遷善歸邾子益于邾
故齊悼歸其二邑書曰歸歸者順辭也惟濟西之田宣公踰禮以悅

齊齊惠喜於媚已而歸其田於魯出於相與之私故書歸我我者私己之謂也不惟異於三田之歸視哀之改過亦不可同語矣汪克寬纂疏宣十年○言來歸者彼自來也不言來者請而得之耳又引胡甯通旨定十年

歸地例上有取文者明爲內邑則但言歸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歸也孔廣森公羊通義宣十年

齊歸魯田或書來歸或書歸我或不書歸我何也書來歸者使人將命也鄭伯使宛來歸祊是也先儒以爲心服而歸之則于來歸衛俘之義不可通矣歸而不書來者無將命者也歸濟西田公親受之于齊也歸讙及闡或疆吏相授受或魯微者往受而不書其人也濟西之田獨曰我者濟西田不獨我有所歸獨我故封也若鄆讙龜陰之田獨魯有也書我則贅矣方苞通論○按方說別而亦甚通

取田歸田其義則一諸侯土地受之天子傳自先公尺寸不可假人若能正其紀綱明其疆守和其人民睦其隣國雖有强大莫之敢問紀綱之不正疆守之不明人民之不和鄰國之不睦使强大睥睨其間怒則取之以示威喜則與之以示恩取與悉聽於人竟爲齊之屬鄙恥孰甚焉故其爲人取也恥也其受歸于人也亦恥也陳遷鶴紀疑

定十年家氏說見下本條○石氏說見內取田門成二年取汶陽田

隱八年春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

左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杜注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朝宿之邑後世因立周公別廟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孫詞以有求也

○公羊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諸侯有功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沐浴之邑所以供祭祀也王室微弱無復方岳之會諸侯驕慢亦廢朝覲之事故鄭以湯沐之邑易魯朝宿之田范甯注○先祖所受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歸而魯受罪均也程子經說○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時巡諸侯朝於方岳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成王以周公大勳賜許田爲朝宿地宣王以鄭伯懿親賜祊田爲湯沐邑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近者相易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且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胡傳○是歲歸祊與桓元年之假許田自是二事左傳合之恐非蓋春秋書歸有例如歸濟西田歸鄆讙龜陰田

歸讙及闡皆歸舊疆也此書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言非其所當歸而歸非其所當入而入書法重在歸字入字上非以田易田之謂也彼謂泰山在魯境祊亦魯境故言歸而不知名山大川不以封泰山非魯所當有祊者鄭受命於周以祀泰山之田乃王畧也鄭豈得歸之於魯魯豈得受之於鄭書歸書入魯鄭皆有罪焉爾家鉉翁詳說○劉氏曰杜云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非也經云入祊旣入之矣又何未肯受乎杜氏蓋見桓元年傳云鄭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此自傳誤隱公時鄭歸祊者鄭自欲與隱公也桓元年以璧假者桓公以許田與鄭也傳乃幷而言之謂鄭人以祊易許而不顧隱八年已有我入祊之文且許田者魯本受封之地詩云居常與許是也地名與國同者魯多有之莊公築臺于秦築臺于薛豈

近秦近薛哉傳見許國近鄭不悟魯自地名許田因謂鄭欲得近許之田故以祊易許混合兩事爲一木訥邦衡髙氏陵南皆謂是二事詳味經文略無易許田之意當以經爲正（程端學三傳辨疑）○按啖氏助曰鄭人請祀周公已不近人情泰山非鄭封内本不當祀又何釋乎程氏端學曰經於隱八年書鄭歸祊而鄭假許田乃在桓公之世有何關涉趙氏鵬飛謂歸祊至假許已歷五年豈至是始責償胡氏甯謂果易許則許當即時歸安得俟鄭伯假之而後與蓋前日鄭有宋兵歸祊以結魯後日鄭乘魯隙假田以要魯自兩事耳左氏誣也（顧棟高大事表）○經文未見以祊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非魯結鄭前年來輸平則約之以言今年來歸祊則啗之以利雖然其歸祊也固覬覦許田矣特以方來結魯故姑緩之迫桓簒立於是要其許田而取償焉左氏比言其事而謂之易耳（呂大圭或問）○前年鄭雖納平於魯而交猶未固不足以離宋黨故復以祊結之祊田近魯魯所欲得而鄭遠控制爲難則棄以與魯以利餌魯之術也然其時猶恐魯人不欲當未遽言易許也左氏謂鄭伯請易許田蓋因其終而逆探鄭志耳（季本私考）○魯宋自盟宿以來其交甚固於鄭則有狐壤之嫌鄭仇宋而欲結魯非啗以大利則我之嫌不能釋而宋之交不可解故輸平而以祊餂之其謂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者假爲此言俾魯有可受之名也魯初猶以宋之好不可失故輸平兩年而不報至此而決意歸祊鄭之志實不在得許田而欲魯攜宋也魯受鄭之祊不得不從鄭之欲爲鄭出師以伐宋矣若志在祊許相易魯鄭各有其利則魯何德於鄭而攜宋以親鄭哉其後魯桓竊國初立未定乃申前言加璧請許則又挾以不

得不從之勢鄭莊洵小人之雄哉（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祊易許田之說諸儒多駁之呂氏季氏則曲全其說駁者誠是第以事據左氏苟無大戾於經者仍存之而諸說並附焉若張氏說謂鄭假爲釋泰山祀而祀周公之言俾魯有可受鄭邑之名其志實不在得許田其後有挾而求乃申前言加璧以請則特能活看傳說曲中事情矣

歸祊何以書惡諸也鄭求得志於宋顧已力之不能逞則資魯以助之懼魯之不盡力則歸祊以餌之此其用術殆與晉以璧馬賂虞而假道伐虢者不異（黄仲炎通說）○非其所有而得之曰取本其所有而還之曰歸祊非魯邑而書歸者歸字有二義有以還其所有謂之歸者有以易而言歸者如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也齊以歸於魯而非魯取之於齊也鄭人來歸祊是鄭以歸於魯而非魯取之於鄭也石氏曰言來歸祊若魯之所自有也此說得之其言入何也鄭歸之我入之入則有其地而遣吏治其人矣與入者勿受之辭異矣鄆讙龜陰我故物也故不言入此言入則非我故物也（呂大圭或問）○鄆讙龜陰書來歸此亦書來歸雖其義利不侔而歸出於中心之誠非勉強使之歸也故皆書曰來歸美惡不嫌同辭然此書入以示其不順則非鄆讙龜陰之比矣（汪克寬纂疏）

又　我入祊

左見上○公羊其言入何難也○穀梁入者内弗受也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未有言我入者其言我入祊何祊非我有也何言乎祊非我有王者制諸侯之地有常鄭不得與諸人魯不得取諸人（劉敞傳）○來歸邑未有言入者見

鄭伯雖來歸之而未定於我蓋疆埸之政必待我入然後定也崔子方經解○歸邴孳鄭伯著鄭罪也入邴孳我著魯罪也凡內邑歸言取不言入我所有也入逆辭也葉夢得傳○外師言伐我敗績言我師此別外之辭也內事未有言我者惟我入邴歸我濟西田而已我者有已之辭春秋所貶又○邴鄭邑也我非所當入而入故於入言我惡其取也濟西我田也齊非所當取而取故於歸言我惡其與也又○鄭不得王命私以封邑與魯魯不得王命私受封於鄭二國皆在所治也故鄭以邑畀魯稱歸罪其與之專也魯得邑於鄭稱入罪其取之逆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歸者不返之辭入者不順之辭天王所賜先祖所受而鄭歸之罪鄭也而魯入之罪魯也賄賂之行與受同罪故兩書之御纂直解○本我有也則曰齊人歸我濟西田宣十年本非我有也則曰鄭伯

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戴祖啟五例○既書來歸則我之入可以不書然不書入則似祊原為我之祊如歸濟西之類無以著受祊之罪而因此以合鄭離宋之情實亦不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桓元年春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公即位修好於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公羊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之許田近許也○穀梁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胡傳○鄭以此要魯也不直要之而為之辭曰假許其假而後得為越之盟甚矣鄭莊之奸雄也始而公會鄭伯于垂則志為此會者鄭也將以要其許田而為此會也已而及鄭伯盟于越則志為此盟者魯也將以藉鄭之力以求安其位也是舉也見鄭伯之巧於要魯也見魯桓之急於倚鄭也見魯之不復朝周而棄其朝宿之邑也見鄭之不王而奪其所賜之地也見弒君之賊諸侯不惟不加討而又因之以為利也呂大圭或問○知其不可故飾辭曰假因其飾辭彌著其實焉宋無名氏通義○鄭伯因桓求好之情貪利必得若書魯歸許田于鄭無以顯鄭伯之罪故書鄭假而魯之罪自見高閌集注

○歸祊後復書我入祊重取地也假許後不書以許歸鄭重失地也為內諱也汪克寬纂疏引黃澤○隱桓之初諸侯猶有王室鄭莊專盟專伐然行一不義深自諱蓋有所顧忌不敢直情徑行也前以祊易許我入祊而未與許也迨桓公求寵於諸侯鄭藉此求許田不獨以祊而以璧繼之不敢以請而以假名之假之者殆鄭莊歉然不敢自安之心是時周室雖卑一旦天子復行朝覲之禮祊魯不得而有許田鄭亦不得而有也我不曰假魯將以王室為辭假之名其起於此乎諸侯猶知畏王室乎至繻葛一敗不可收拾王室竟不復行巡狩朝覲之禮矣夫假必有歸僖公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其許田之歸於我歟魯公受之桓公棄之春秋所以著其罪桓公棄之僖公復之詩頌所以嘉其功陳則通提綱○假猶易也不言易而言假鄭行人為美詞耳公穀程

胡以爲諱以爲隱非也湛若水正傳○公羊以璧假爲恭所以諱取周田穀梁謂諱易地夫鄭莊敢於取溫麥及成周之禾又親敗王師何畏乎取周田易地而諱之邪蓋前之輸祊其意欲易許田而未明言惟曰請祀周公今以定公位求許田知桓之不敢違而特遜其詞曰假又先之以璧若專爲祀周公以請者而隱其易祊之實此鄭莊之善於文奸也徐庭垣管窺○求好者公欲田者鄭其言假之何鄭人之辭也賜田不可易則曰假可以解魯可以諱周羅喻義野鶴○二傳以書假爲諱宣元年齊取濟西田不諱此獨諱乎蓋濟西以我賂齊故據終事書取此非我賂鄭故據鄭辭書假而彼從受地者言故書人此從請地者言故目鄭伯言各有當也又以知鄭伯卽假於會所不更遣使也高澍然春秋釋經○其曰假者蓋無故而欲許田於辭不順故以假爲詞而春秋書之以著其脅取之實葉酉究遺

祊薄於許加璧易取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孔疏○何以言璧假不敢正其爲賂而爲之辭也葉夢得傳○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麋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復加璧按加假聲近據集解知麋注穀梁作加臧庸拜經日記○曷爲以璧假許大而祊小故加之璧言假者雖假而後終歸之也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許者許田至僖公復歸于魯故曰復宇惠士奇春秋說○取許田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辭也諸侯爲惡必有辭以自文陳傅良後傳○加璧焉鄭伯必得之計也非祊薄於許也邵寶簡端錄○按加璧易田孔疏以爲祊薄於許史記集解蘇氏胡氏及近儒惠氏郝氏皆從之止齋以爲鄭伯自文之辭邵氏以爲鄭伯必得之計更合情事

鄭前歸祊傳者謂以易許田非也前鄭宋構兵鄭急於得魯故渝平於前歸祊於後至是魯桓篡國有求於鄭鄭脅取許田非以祊易也其事各異若合而爲一鄭莊受田黨逆之罪轉晦矣家鉉翁詳說○先儒謂鄭以祊易許果爾則祊初入魯許田卽當入鄭安得數年不報必待鄭伯更以璧假然後與邪是不知鄭始結魯以拒敵故歸祊以市魯魯今篡位以求援故賂田以償鄭其事不相涉也高閌集注○按以祊易許從左辨左兩說並存如前

僖二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宣元年夏齊人取濟西田

並見書取門內取田邑

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以我服故○元年魯賂齊而齊取之今齊以公朝事之勤而歸之夫魯之分地受之天子豈可失墜況又負罪賂以免討乎齊取賂縱惡故其取其歸皆謹書之高閌集注○其取以貪人之貨已其歸以悅人之事已皆不以道也豈以歸賢於取乎汪克寬纂疏引胡寗通旨○不言來請而得之也言我者魯之舊封非齊所得專也書曰我則取之不以其道歸之不以其正一出於相與之私可見張洽集注○我字連下讀謂我故疆也胡文定以爲親愛惠遺則以我字黏上文讀恐非姜寶事義全考○歸讙及闡不書我歸濟西田書我者魯以邾子益之故而賂二邑以弑子赤之故而賂濟西賂同而所以賂者不同故春秋於歸田書我以別於歸二邑以著我田之所以賂齊之所以歸我田者必有其故非如邾子益來邾子益歸之相間而書取邑歸邑之明白可考也夫以弑子赤之故而賂齊以事齊恭謹之故而歸我蓋曰我田也何爲

而入齊何爲而自齊歸哉其故顯然矣張自超宗朱辨義〇汪說見前
總論葉說見上我入祊〇公羊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未絕
於我也若未絕於我經何故得書齊取劉敞權衡〇穀梁曰不言來
公如齊受之也哀八年歸讙闡豈是公受之乎陸淳辨疑引趙匡
濟西非魯所專有故言我以別之鄆讙龜陰他國無此田故不
言我陸淳纂例引趙匡〇濟水長不皆是魯田言我以別他田耳趙企
明曰濟出齊魯之西臨濟之田皆曰濟西有魯濟焉有齊濟焉
故曰我濟西田熊過明志錄〇濟西亦有齊田此所歸即元年賂齊
者我故封也故書我別之若鄆讙闡則魯邑龜陰田獨魯有故
不書方苞直解高誚然釋經從馮判南說〇高氏說又見後哀八年〇愚按張氏
洽汪氏克寬本胡傳論我義固嚴正不若張氏自超說尤得微
婉之旨而趙氏熊氏馮氏方氏高氏謂書我以別齊之濟西更

勝於著議論者要之史文必有區別而經義亦無不包也

成二年秋取汶陽田

見內取田邑門〇外歸內邑始侵而終反之彼願償我也故曰
歸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外以邑賂我彼樂於賂而無吝也亦
曰歸鄭伯使宛來歸祊是也內取外邑彊以力奪之也故曰取
取邿取根牟是也外取內邑亦彊以力而竟奪則亦曰取齊人
取讙及闡是也外侵內而取之宜其曰歸矣而亦書取何哉蓋
彊其所不欲償也趙鵬飛經筌〇本魯田而齊歸之其曰取何非齊
人意也魯乘勝以取之耳趙汸集傳〇汶陽田侵於齊久矣一反於
曹沫之盟再復於鞌之戰又失於韓穿之來言直至孔子爲政
然後有鄆讙龜陰之歸鄆讙龜陰左氏亦曰汶陽之田也李廉會通
〇內邑爲外所取史諱之前既諱取則後不得言其歸也取汶
陽田與取濟西田書法同彼諱因晉而取曹田爲若我取之曹
者然也此諱因晉而返齊之侵地謂若我新取之齊者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〇此鞌戰後行父請於郤克取之也何以知之僖元年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則此實季氏之私也惟季氏取之故晉使
歸田于齊行父獨私於韓穿也萬斯大隨筆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
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
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
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
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
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偶而

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
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〇公羊來
言者何脅我使我歸之也〇齊服事晉故晉使還所取田杜注〇
來言者緩辭也歸之于者易辭也胡傳〇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
晉侯所得制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
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孫復尊王發微〇前取濟
西汶陽田出於晉命不曰使來言後此晉使命歸杞田亦不曰
使來蓋取所當得反所當歸皆義也制命以義伯主之事也諸
侯所以宗晉亦曰以義制其予奪而已今晉狥私而匪公比彊
而陵弱易己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著其不得爲制
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予而晉與魯之罪咸見張洽集注〇歸之
于者彊歸之辭魯田自齊歸魯曰歸可也自魯歸齊安得謂之

歸高閌集注○書法見其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而難乎其爲言也歸
之于齊非所歸而歸也家鉉翁詳說○歸之于齊者迂辭也事曲而
不通者迂其辭以見之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與執曹伯歸
于京師異矣故曰歸之以見其曲今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與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異矣故亦曰歸之以著其不直一字之
間其義顯矣趙鵬飛經筌○鞌之戰魯傾國從晉故取田以報魯既
而齊頃屈己事晉晉自文公之後齊以東夏强侯未嘗屈於晉
戰鞌一敗蟲牢之盟救鄭之役惟晉是從晉得齊之服爲榮大
矣故以取其田爲負也魯人得田晉實無補而負齊爲多魯人
失田晉實無傷而於齊爲惠故甯使魯失田而晉無負於齊此
所以有韓穿之來也又○曰來言則見晉命之褻蓋自知其言
不順未能必魯之從否也曰歸之于則見取魯田之易晉卿一

言重於三軍不敢固拒也韓宣子求環於鄭商子產弗與曰大
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今季文子知晉人
制命之非正而不能不聽命詎不爲晉之縣鄙乎夫商人一環
子產不從彊令況先君所受之分地乎文子有愧於子產矣汪克寬纂疏
○反己之故曰歸得非其有曰取前於魯言取今於齊言
歸何也蓋藉晉之力而不能要於道雖己田猶非己之田也故
曰取順晉之命而不敢執夫義雖己田一若齊之田也故曰歸
御纂直解○書使未有書所言者書歸未有書所由者書使書來
言書歸之于齊書之詳辭之曲非所言而言非所歸而歸也牛運
震傳○汶陽魯田而兼并於齊修德而使之來歸上也克詰戎兵
復周公之宇次也藉大國兵力而得之又因大國之命而歸之
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有國者固貴於自立哉陳遷鶴紀疑

襄十九年春取邾田自漷水
左傳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按上言疆我田此別言邾田實
本邾田而晉取以與魯也孔疏謂此田舊是魯界邾人取之今
使歸魯非也趙佑雜案○田繫邾安得亂先王之疆理而取之自漷
水隨漷水爲界著取之多也而晉胥邾與魯豈伯主之道御纂直
解○書取田而詳其境知受晉令非以師取也高澍然釋經○餘見
書取門內取田邑

昭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因莒亂也○春取鄆今正其封疆杜注○取鄆不書帥師疆田
書之者以見其因莒亂出不意而取得之爲易今欲固其所得
則莒人來爭必矣故遣卿帥師而疆之魯既因人之亂以取田
又恃其師衆而疆之則先王封域不復守矣書者所以志亂也

汪克寬纂疏引王樵○必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
別乎莒也何以書譏其乘亂牟利也高閌集注○書假田者一譏與
之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譏取之之非義也此皆特書汪克寬纂疏
○疆者聚土爲塹其外溝之爲關以通出入也周禮封人凡封
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鄆本莒邑魯先世嘗取之
至是復取乃封田包鄆於內欲長爲己域言田者邑城在內田
在外疆其四界也帥師者恐莒爭以兵臨之且有築掘之役也
王夫之稗疏○據左氏則莒有訴於會之說此之疆鄆田者必明爲
之疆鄆田自鄆田莒田自莒田以示無侵於莒藉以塞莒之口
以謝晉楚之來責也張自超宗朱辨義○任氏說見莒魯交兵門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前見圍蓋叛而附齊矣讙陽虎之邑也虎挾之以入齊龜山

之在邦內者龜陰其山之陰也三田皆齊之所侵葉夢得傳○取濟
西取汶陽書取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故書曰取歸濟西
歸讙及闡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
鄆讙龜陰之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
智計而得之也家鉉翁詳說○當時諸侯喜怒無常與之隙則橫見
侵奪與之好則壤地復歸齊以魯服故還侵地亦如宣公時齊
取濟西田及宣公事齊又歸之哀公時取讙闡後亦歸之也歸
田之事於聖人何與若歸功夫子則濟西讙闡又誰之力乎且
聖人修經而自書其功亦誣甚矣章如愚羣書考索別集○凡書歸者皆
因請而送歸之辭書來歸者皆不期而自至之辭耳傳載孔子
使玆無還劫齊之語此霸者末流之事烏得以誣聖人之學姜寶
事義全考○以歸田爲孔子之功三傳家語史記皆然然兩國平而

以侵疆歸春秋何國蔑有周末學者以委巷之談附著之孔子
以爲誇大而不知其待聖人者淺矣或以書來爲序績鄭來歸
祊齊來歸衛俘亦序績乎陸粲胡傳辨疑○夾谷之會侵田之歸魯國
事也固魯史之所當書者胡氏以爲夫子自序其績謬矣陳耀文經
典稽疑○左氏謂齊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使士兵之齊侯將
享公孔子辭故齊服義來歸田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齊來歸田穀梁曰兩君相揖齊人鼓譟欲執魯君孔子止之
故齊歸田司馬遷史記則曰齊請奏四方之樂旌旄羽袚矛戟
劍撥鼓譟而至孔子以爲夷狄之樂何爲至此景公麾去之齊
有司又請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使有司誅之景
公歸而恐乃歸魯侵田胡傳因謂夫子以禮責齊而歸地書曰
來序績也按春秋中國之會多矣未有以兵劫人者且三傳詞

事各異將誰信乎聖人又豈自書其績乎且暫爲大夫未幾卽
致政而去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章潢圖書編○傳謂齊人謝過歸
田非也蓋齊景圖霸蒲隧鄟陵之盟僅從徐郯莒杞小國耳不
能致魯衛大國及衛叛晉從齊齊因致禚媚杏于衛以固結之
今歸三田亦所以固結魯也魯衛從而齊可復霸故不惜土地
之割若謂虛懷謝過而歸恐景公未能也徐庭垣管窺○按華氏疑義說同○
來歸者使人將命也先儒謂心服而歸之則於來歸衛俘之義
不可通矣葉酉究遺本方氏說○書來授之於國也此春秋達例或以爲
服義來歸曰來則歸祊歸衛俘言來豈皆服義而來乎竊謂魯
復故田有二義仗霸力以歸曰取如取濟西田于曹取汶陽田于齊是明非彼志
也自歸曰歸而達於國曰來其爲彼志一也諸儒緣夾谷之會
張大其辭以崇聖人不知適以卑之也高澍然釋經○按以上諸書

所辨齊人服義歸功夫子之說不可易矣三傳以下誣誤久沿
概從删削○李氏說見上成二年取汶陽田
哀二年春季孫斯等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見書取門內取田邑○魯在漷西故前取邾田不曰自漷西而
曰自漷水以水爲畍也今則越漷而東矣高澍然釋經
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見書取門外取田邑冬齊人歸讙及闡
以邾子來則齊取二邑歸邾子則齊歸二邑曰以曰取逆辭也
曰歸順辭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
辱見遷善改過之美也胡傳○外取內邑不書以卽歸我故書之
也張洽集注引許翰○不云我者旣歸邾子亦歸其地非以爲惠也張洽
集注引程子○其取之也賂也邾故也其歸之也服也亦邾故也邾
子齊出也左傳爲季姬故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然經不

書伐蓋未可信當從公羊（郝懿行說略）〇事無專使不言來齊悼以魯入郲故取二邑至是魯歸郲子及齊平齊魯交遣人涖盟而歸二邑無專使於魯故言歸而已（趙汸屬辭義本杜注）〇歸濟西田言我此不言我者濟西田不獨我有之而所歸獨吾故封讙與闡則無疑焉耳（日講解義）〇不書來歸無使來將命也或疆吏致之或魯使微者往受而不登於冊書（方苞直解）〇不書來歸者齊使未達魯也不書歸我者濟西有齊田故別之讙闡無齊也（高㵎然釋經）〇歸濟西田言我此不言我者濟西田我與而歸之故繫之我讙及闡齊取而歸之故不繫之我也（牛運震）〇愚按先儒以不書來歸為非感於義而悅服此惑於以三田來歸為齊人服義而為是說也故趙氏以下皆辨之

〇書求以求之非正責天王辨

天子責貢於諸侯而書之曰求何也不書則無以知王室之日卑而諸侯久無所貢也（戴溪講義）

求乎交之稱也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蕭楚辨疑）

求之為言下之人有求於上也不足者求之有餘者也上之於下不以求言也今以天王之尊以求書者見成周號令不行於當時而遜詞以有求深責諸侯之無王也（家鉉翁詳說桓十五年）

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天下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無敢不共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此見王室之微著諸侯之罪（呂本中集解引劉絢）

畿內租稅天子食之畿外租稅諸侯食之諸侯食其國之租稅必以其半若五之一四之一入于天子劾其土地所有而盡其奉上之心人君昭德之致下侯邦則奔走入貢自有不求自至者故太府掌九貢貨賄之入內府掌九貢之貨賄太宰則曰九貢致邦國之用司會則亦曰九貢致邦國之財用此九貢每歲常貢小行人所謂令邦國春入貢是也大行人所掌則是因其間歲一見之時而貢其物非每歲之常貢也內府所謂凡四方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注云諸侯朝聘所獻國珍是也然大行人令諸侯一見之時各貢其物而內府入焉至適四方使者則又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是以其所入而還以遺諸侯也有如九貢之入內府雖曰以待大用而太府則曰以待弔用故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及其國有札喪凶荒師役福事禍裁之五事則令賻補賙委禬之慶賀哀弔之是又以其所致而還以為諸侯用也周之衰此意不存或來求金或來求車不復有致用之意或來求賵或來求賻又不復有弔用之常甚至包茅不入王祭不供齊人得以奉辭而伐罪男服使從公侯之貢鄭人得以藉口而告晉則是貢法至此不存侯國番國之職廢矣（葉時禮經會元）

先王制九等之賦貢無有遠邇畢獻方物非特供王之奉而又可班寵邦國蓋聞有錫諸侯而未聞有求於諸侯也周室既東封土之君各擅其利貢賦不入帑藏蕭然雖喪紀之具車服之用且不能自給且天王即位諸侯會葬禮也平王之崩隱廢此禮至使天子大夫遠來求賻其罪大矣況惠公仲子之賵天王尚使宰咺歸之周知有魯魯不知有周則隱公之惡不容誅也及桓即位數年之間天子三聘桓公曾無毫髮之奉而致天子之使求車於魯其不恭亦甚矣雖然求賻求車猶可也至又求金則又甚焉王室困乏不振至是極矣（沈棐比事）

周凡三求求賻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崩求金以襄王崩皆以喪事有闕不供也（黃震日鈔引王貫道）

傳謂天子不私求財然則王者無求之之道歟非也地官土訓原其

生以詔地求則王者有求之之道也書求者明有求之之道而失焉者也楚貢不入齊桓徵之周有大喪魯不歸賻其罪大矣鄭輸晉幣壞垣納車盟主猶然何況王者魯不輸幣故周使來求其譏亦在魯荆揚之貢惟金三品未聞徐州貢金金非魯地之產非其地之產而求之土訓失其官也惠士奇禮說

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疏云卽小行人春入貢是爲歲之常而大行人六服之貢則因朝而貢非歲之常然則車服金玉入內府皆小行人春貢秋獻焉左氏謂諸侯不貢車服似失之周語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陵夷至春秋九貢之法不行諸侯皆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而天子亦不能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修刑惟遣使來求而已惠士奇春秋說

傳者曰喪事無求求之非正也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此失孔子之意乎王之崩三月來告至秋而未之賻襄王之崩八月來告至改歲及春而賵禾之歸魯之無禮爲已甚矣周之嗣王若置不問以宗國不其弔葬四方諸侯將從而效之何以號令于上而奔走天下故其初以武氏子來求及襄王之喪魯使非其人弔又不至於是毛伯以上大夫卽前錫命之使臨之書曰來求云者猶夫齊桓之責包茅不入於楚也孔子之作春秋志在尊王而已尊王故于王室之文有美而無刺羣儒未究其義於宰咺譏其緩於榮叔譏其兼之非禮於召伯譏其不及事至謂來聘錫命皆非禮之正是周之備禮無一而是則春秋徒周之謗史爾安在其爲聖人尊王而作乎朱彝尊曝書亭集春秋論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公羊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穀梁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仲子諸侯之妾天子特遣宰咺致賵王崩而魯隱不奔不賻致王人銜命下徵魯罪大矣書求賻所以誅魯或曰貶王非也家鉉翁詳說○魯不賻而致來求魯之罪也魯雖不賻亦未當來求而來求之者周之失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天王三月崩歷夏及秋公未加周罪孰大焉求者責也非乞也春秋諱其責不奔喪而文之曰求賻諱國惡也且不書天王使一若求賻者乃武氏子而非出于天王所以正天王之體者大矣而二傳以爲譏天王疏矣胡氏尤謬華希閔延綠閣集○書求賻見王室衰甚同姓秉禮之國尙使王人詰責如此魯君臣當悚仄不安耳豈有反譏王朝非禮焦袁熹邪闚加編○按朱睦㮮辨疑曰諸傳謂平王崩故獨孫明復以爲武氏子父死未葬故若王求賻則王室卿大夫豈無可使者乃使一未爵之子乎當從孫說愚按解求字解不書使華氏說爲勝

桓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何以書譏何譏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穀梁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求車者貢賦不入王室材用不足也孫復尊王發微○古者車有器貢用有貨貢諸侯不貢而伐之正也不能伐之又從而求焉非所以王天下也葉夢得傳○左氏曰諸侯不貢車服按諸侯之貢雖無車服之名然而貢入于京師則天王車服無闕常貢不入而天王

車服有闕焉乃欲以不當貢者為臣子之辭是責君以備而為不臣者之地也孫覺經解○王者以萬乘之尊備五路之等當旌麾赤舄其制賓祀戎田殊其用輪人輿人輈人創之巾車典路車僕掌之其嚴如此至諸侯有功則庸之以車大路之命康叔路車之遺申伯皆異數也先王盛時九貢致國用雖不貢車而造車之需無不貢故其用備今職貢不登車路有闕而至於下求非有歸矣洪咨夔春秋說○穀梁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或又曰車服上所以賜下者而求之下其過甚於求金不知二者皆不足論也是時王畿之地僅儕於列國方物之貢不至於京師用度空乏至於下求以見王室之衰替諸侯之不臣焉爾豈有輕重於其間哉黃仲炎通說○成周盛時以庶邦惟正之供上有常用下有常貢故上無過求而下無失職也況車服者王者以庸有功勵臣下者也而乃至天王之下求乎湛若水正傳○此見貢賦闕也王室婉其辭曰求車所需豈一車而已舍臣子不共之大罪而責君父妄求之小失非春秋旨也焦袁熹闕如編○愚按書求王室雖不能無失而春秋則義在憫周而罪諸侯也譏王室之論始於三傳諸儒惟石林葉氏說為較正其他責王室太過皆非也今姑存三傳而酌采諸說○又按趙氏汸屬辭解求車與求賻求金同為喪事所需求車者以桓王將崩備喪具也與諸說異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非禮也○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穀梁求車猶可求金甚矣○公孫敖既不至京師魯遂不共天子之喪故來求也高閌集注○自是魯雖不修貢周無求矣周室益衰而頃王崩葬不見於經陳傅良後傳○責諸侯不貢也貢金惟荊揚春秋時揚

在吳荊在楚宜三品之金不登于府也趙鵬飛經筌○求金供葬也周室微諸侯不助喪也趙汸集傳○書求金魯不供天王之葬見矣諸侯不供天王之葬見矣周益削弱不能自供其葬見矣天王葬事不供不得已而出於求可慨已襄王遣使會葬僖公又含賵會葬成風有加無已襄王之崩一遣公孫敖不至遂不再遣他卿而喪不供致煩毛伯之求豈非魯君臣之罪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書錫書畀

爾雅賚貢錫畀予貺賜也郭璞注皆賜與也○說文云賜予也轉相訓也禹貢錫土姓史記作賜土姓公羊莊元年傳云錫者何賜也祭統云畀之為言與也邵晉涵爾雅正義

凡與下曰錫相與曰畀趙汸屬辭卷十五

錫上予下也畀與也非上非下也蕭楚辨疑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葉少蘊曰當依左傳宋人下補田字

公羊曰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啖子曰宋非侯伯又非盟主何得聽訟乎此傳不見事迹臆說爾陸淳辨疑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成八年秋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作錫

○書獻

獻薦上也呈也獻六羽薦於廟也來獻捷呈於我也蕭楚辨疑

書獻三獻者下奉上之辭尊宗廟也獻捷亦書獻者以其躬來誇示抑之也李廉會通

隱五年初獻六羽

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書歸物 田邑書歸另門 致賜書歸另門 歸含賵不言來穀梁說辨 歸脤杜氏公穀異義辨 歸采襄辭辨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愚按見下左氏豫凶事之說諸家多駁之

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宰咺言來歸此不言來穀梁曰不言來者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其意以含當及未殯以其至晚故不言來以責之按雜記既葬猶可致含不必濟用也且道路長遠赴者猶尙不至責其未殯而來不通矣宰咺言來豈周事之用乎孔疏○何以不曰歸含及賵含一事也賵一事也葉夢得傳○按文九年程子說過時至者曰來歸當時至者曰歸鳳氏薨於四年冬王使五年

春來歸故書歸秦使九年來歸推之仲子書來歸亦當然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脤

公穀脤者何俎實也生曰脤熟曰膰○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以賜同姓諸侯與之共福杜注○祳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天子所以親遺同姓从示辰聲時忍切許愼說文○今經典俱作脤無作祳者說文無脤字正字當作祳邵瑛說文羣經正字○說文祳社肉也以蜃爲器盛之故亦謂之脤周禮地官掌蜃引作蜃阮元左傳校勘記○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也宗廟之肉名曰膰公羊穀梁云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膰案說文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天子所以親遺同姓從左氏說王復駁五經異義補遺○鄭總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分而言之則脤是社稷之肉膰是宗廟之肉是以成十三年成子受脤于社注云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劉子曰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注云膰祭肉對文脤爲社稷肉膰爲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飾祭器是祭器皆飾以蜃也周禮春官大宗伯疏○蜃乃本字一變而爲祳又變而爲脤陳樹華集解攷正

同姓諸侯若魯衛晉鄭等受祭肉是親之同福祿也至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之國同故僖九年賜齊侯胙注云胙膰肉周禮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周禮大宗伯疏○按所引服注○古者諸侯入朝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宗廟社稷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謂助祭諸侯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祀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非禮也然敬王假此親魯苟知尊王室是可以有爲之秋也惜乎魯不能奉順此意也書此亦有感矣孫復尊王發微李廉會通參○周禮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

謝氏曰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神福王宜與諸侯共之故天子分俎實不日賜而謂之歸李廉又○成肅公受脤於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有功而加殊禮也今定公不朝聘於王未助祭於京師而千里賜宜社之肉曾是以爲禮乎汪克寬纂疏○石尙歸脤先儒多以禮有受脤無歸脤爲譏非也歸脤以交諸侯之福禮之明文安得爲無夫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必言國者知其非在京師也歸脤在聘頫問慶賀致禬之間合而爲六此正謂諸侯以故不能來祭者王歸之以致其恩爾穀梁曰生曰脤熟曰膰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則生也以饋食享先王則熟也脤當爲血祭之肉膰當爲饋食之肉齊胙以有事文武而賜乃饋食之肉則非特歸脤亦見歸膰矣宋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

事牐焉蓋牐惟及兄弟之國而齊以其功求以其客天子之特賜也行人之六禮言脤而不及牐通異姓之國爾周之盛時諸侯以職來祭共其祀貢駿奔走以執籩豆其祭於國又有以胙致福于天子之禮今魯之來祭與致福未必皆盡而王反歸脤所以見譏非謂天子不可歸脤也葉夢得春秋考○自齊桓賜胙之後久不聞此舉矣天子不能有諸侯諸侯亦不復崇天子此而書之猶以君賜爲榮所以存天王且以媿侯職不修而助祭禮闕者賀仲軾歸義○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脤牐之禮親兄弟之國鄭康成云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則異姓不合賜也按宗廟胙肉止分同姓此賜齊侯者宗廟孝先一王之私祭惟同姓共此大宗者得以分胙祖功宗德天下之公祭雖在異姓被功德者同

得賜胙也傳言文武非宗廟之祭也許宗彥鑑止水齋集

定五年夏歸粟于蔡

左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蔡爲楚圍饑乏故魯歸之粟杜注○春秋貴義不貴惠小仁施者大仁賊也蔡爲楚所辱而不能救今見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徒畏吳而已無救災之實也小惠不足貴矣程端學本義引石介○周亟矜無資仁術也若夫有所覬望借恩惠爲締交之計豈得謂之仁哉吳方敗楚天下莫强焉蔡則附吳者也魯方畏吳則不敢不私厚於蔡故歸粟于蔡不然通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考之列國饑饉多矣而魯未有以粟歸之者而歸粟于蔡獨見於蔡以吳敗楚之明年則其情可見矣黃仲炎通說○昭二十五年輸王粟不書以諸侯歸粟于王常事也襄三十年會澶淵謀歸宋財則書曰宋災故以宋災歸財非所當急也此年諸侯歸粟而不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耳故略言之與城楚邱戍陳同義或以爲諸侯歸粟合先王之制而春秋書歸以美之過矣汪克寬纂疏○此春秋特筆所以罪中國之忘大義而事小惠也李廉會通○左以爲周急穀梁以歸粟爲正似以爲春秋所褒非也蔡自二百年來被楚之害屢矣前棄疾圍蔡嬰城八月力屈被執何不以此時致粟而乃歸於破楚入郢之後乎特書之而聖人之情見矣顧棟高異同篇○惠氏論與書告糴是內外之辭說見告糴門方氏以爲魯獨歸之亦通說見不書所會門○春秋傳云旬粟而納之王宮米而藏之御廩周官倉人掌粟入舂人供米物蓋有殼曰粟無曰米總餘之實亦粟也粟宜于藏米不可久王鳴盛尙書後案○穀者粟米之通稱對舉則有殼曰粟無殼曰米單言粟則粟亦是米春秋定公五年

歸粟于蔡左傳僖公十三年秦輸粟于晉昭公二十五年晉令諸侯輸王粟于成周戰國策張儀言舫船載粟自汶山浮江以至郢史記主父偃言秦輓粟起負海之郡以輸北河計其道里並阻且長有殼者難於轉漕其所謂粟當卽是米也胡渭禹貢錐指

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禮也諸侯相弔賀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過時始至故曰來歸程子經說

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事無專使不言來齊人爲孟氏謀棺寘諸堂阜惠叔請於朝取而殯之故言歸不言來孔氏曰非有專使特來是矣趙汸屬辭

○書用劉氏以用郊爲用人辨

用者不宜用也公羊傳莊二十四年

書用有用幣用牲用田賦用致夫人皆不宜用之文李廉會通成十七年

愚按所謂不宜用者指禮制政事而言特書用字顯其役以著其失也李氏兼及邾用鄫子楚用蔡世子有夫祭祀用人乃惡之大而易見者豈惟曰不宜用而已故另歸於書執門不雜入此例稍刪李說

莊二十四年秋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

三傳見昏禮門○劉賈謂諸書用皆不宜用施之用郊似若有義至于用幣若不言用則事敘不明所謂辭窮非聖人特以示義也杜預釋例

莊二十五年夏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劉敞傳語本文十五年左傳○諸侯鼓于朝今鼓于社僭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用牲非禮也陳深讀春秋編○莊公之世日食者四而鼓用牲者二大水者三而鼓用牲者一鼓於所不當鼓則踰制用其所不宜用則非常僭天子之制失諸侯之常以是而昝天變其過甚矣汪克寬纂疏

又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說見災異門

莊三十年秋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僖八年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見書魯夫人事門

文十五年夏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成十七年秋用郊

公穀及諸家說見祭祀門○劉氏敞以用郊爲用人非也昭十年季平子始用人于亳社若此年用人則昭十年不應言始矣邾用鄫子楚用蔡世子皆執復讐敵以快意於山川成公之時未嘗執獲讐敵之人也豈有殺無罪以祭上帝者哉寬纂案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胡氏孔氏說見書田賦軍旅門

○書得書獲獲麟不言來不言有穀梁說辨

陸例曰用力禽之曰獲獲人獲獸是也非用力禽之曰得得寶玉是也李廉會通定九年

得者偶得也獲者得之難也麟言獲狩而後得之也寶玉大弓曰得者若偶得之云耳內辭也蕭楚辨疑

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盡器用必待人而後用用焉者謂能自動用其身者也人民牛馬皆是姚鼐左傳補注

愚按獲人另有專例不得與獲獸同科今從刪

定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夏得寶玉大弓

左八年冬陽虎將殺季孫與孟氏戰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公羊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見書盜門○寶玉大弓國之重寶成王所以分魯公也說左氏者以爲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彼不知魯有先王分器謬爲言耳且所盜無龜知其並是妄也孔疏○曷爲不書歸陪臣賤名氏不登于策書書盜竊可也曰盜歸可乎故書得趙汸集傳○先王分器天子所錫世世守之不可失墜而盜得竊之國慢無政可知矣書竊以志不恭之大失之書得之書重其事也汪克寬纂疏引胡甯劉絢○周官天府之職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然則寶玉大弓宜藏之祖廟有禁令焉今因從祀先公出而陳之遂爲盜

所竊則國亂無政可知矣（高閌集注）○書得寶玉大弓蓋譏不能討賊但得寶玉大弓而已（鄭玉闕疑引飾協）○魯有四封而詰其盜不得其盜以正國之典型僅得寶玉大弓政刑之失一至於此噫納莒僕之寶玉曷若不失此分器之寶玉反楚靈之大屈曷若不失此分物之大弓（汪克寬纂疏引萬孝恭）○杜預謂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故書按不能討罪何足為榮適以彰其失之之恥耳（汪克寬纂疏）○謝氏云寶玉象德大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而傳之以為國之寶鎮盜得而竊焉則人君不能守其國子孫不能保其鎮可知矣（李廉會通）○左氏以為陽虎歸之恐無此理蓋虎既奔而追者獲之又○蘇氏曰春秋於陪臣以地叛皆不書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侯犯以郈叛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而書竊寶玉大弓者分器重於地也賤貨而貴命也又○寶玉大弓既

竊於盜何以復得蓋陽虎懼魯師將至遺於道路以為緩追之計耳追者獲之以歸故府故書曰得幸之也且明佚盜也不地未出境也（日講解義）○先王之賜先君之世守失之足以為辱得之足以為重故兩錄之也此陽虎歸之也然可言為盜所竊不可言為盜所歸故但書得而已（孔廣森公羊通義）○陽虎陪臣名氏不登於春秋故前只以盜書前既以盜書此目其人不可又不可云盜歸寶玉大弓也故變文以書曰得左氏曰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杜注謂用器物以有獲如麟為田獲俘為戰獲其說非也對失而言謂之得麟以田獲俘以戰獲本無所失也故曰獲（葉酉究遺）○得者獲也不與盜歸也弓玉則得矣盜則未得也是國無政也（郝懿行說略）○左傳祝鮀所說夏后氏之璜即寶玉也封父之繁弱即大弓也公羊家不知左傳故有璋判白云云之

說（齊召南公羊注疏考證）○何休公羊註半珪曰璋判半也白藏天子青藏諸侯不言璋言玉者圭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質弱也純緣也謂緣甲䪓也千歲之龜青䪓皆魯始封之錫也按明堂位封父龜繁弱弓即此經未見龜者止竊弓璋（孔廣森公羊通義）○按公羊注解孔疏齊說辨之是矣說公羊者以為即禮記所云者其說亦可並存也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得用曰獲傳例也（孔疏）○公穀以經不書狩人之名故有薪采引取之說（公羊執狩之薪采者穀梁引取之也）不知舉狩獲之義是以爾也（陳溍辨義引趙匡）○穀梁曰不言其來不外麟也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有也非也謂之獲則不得言其來言其有此記事之理也以言來為外之季子來歸亦外之邪以言有為使不恆有大有年亦使不

恆有邪（劉黻權衡）

○書新

修舊之謂新創而為之之謂作如新延廄葺舊改新無所增改也如新作南門不獨修舊又增大其制度也（蕭楚辨疑）

春秋書作未有訓創者作丘甲與稅畝一類也而一書初一書作以丘甲增舊制而非創故不書初也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與新延廄亦一類也而一書新一書新作以門觀本魯舊制而變易之故新與作並書也為約其旨曰新者舊之對也作者仍之對也修舊曰新新延廄是也改舊曰作作丘甲作三軍是也二者兼曰新作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高澍然釋經）

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定二年冬新作雉門及兩觀

〇書作

曰作者不宜作也 胡傳成元年

作例五直云作者三新作二 李廉會通

作與建之名成公初易舊制故書作財用不足故初稅畝軍旅不足故作丘甲書初書作皆以著其所起也 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作與初皆創立之名而義不同食賦之額歲歲取之由初及終也兵賦之額有事用之有作有止也然紊王制以困民則一也 御纂直解

僖二十年新作南門

文二年作僖公主

成元年作丘甲

襄十一年作三軍

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〇書立

立者不宜立也 公羊穀梁

宮廟卽遠有毀而無立 胡傳 〇已毀更作曰立 趙汸屬辭從主人篇

起而置之之謂立武宮煬宮言立二主之宮除去已久今再與建不言作者以非本無而始今創爲之也故曰立則知二宮既廢今又起置也 蕭楚辨疑字訓辨篇

成六年春立武宮

定元年秋立煬宮

〇書毀　書墮

壞而撤之曰毀夷其險阻曰墮 蕭楚辨疑

啖氏曰毀全除之也墮但損之令不周 趙汸屬辭

自毀曰壞故壞曰毀毀城曰墮 又

文十六年秋毀泉臺

說見魯宮室門

定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說見謹强都之害門

〇書觀 觀魚觀社觀魚左作矢魚古通漁說　觀社爲齊蒐兵攷穀梁尸女說

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穀梁傳見下

觀例二觀魚以縱欲爲譏觀社以會祀爲貶皆舉動之妄 李廉會通隱五年

春秋書游觀二隱公矢魚莊公觀社皆非禮也若僖公之泮水則合禮不書矣 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隱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作矢

左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孔疏捕魚謂之魚陳魚者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也〇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何休注登讀得得來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徐彥疏恥公下與百姓爭利也〇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〇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程子經說

○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游僖伯之忠言不納又從而爲之辭
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胡傳）○天子諸侯省耕省斂無非事
者動必有爲也隱公怠棄國政而觀魚可謂非事者矣（孫復尊王發微）
○周公戒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蓋兢兢業業非禮
不動然後足以治國而正人隱公違正諫而從遊觀非君國子
民之道也故特書之（蔡沿集注）○古者蒐苗獮狩非獨以禽獸爲事
也軍旅之法寓焉征伐之事行焉故先王舉動無非事者若夫
觀魚特游觀而已直書觀魚而諸侯出不以事舉動不以禮法
其失見矣（李明復集義引謝湜）○凡蒐田之事不言公蒐于比蒲蒐于昌
間之類是也今觀魚稱公與公狩于郎同義見公獨行（崔子方經解）
○魚漁通杜訓矢爲陳言陳漁人之事而觀之葉氏朱子訓矢
爲射（趙汸屬辭）○當從左氏作矢魚古者天子諸侯將祭必親射牲

各因四時之田而取之大司馬所謂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之
類是也而臧僖伯言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
不登于器則公不射是矢者射也周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
孤卿大夫之法儀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外傳載楚觀射父之
言曰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
所謂法儀者於禮無見獨公羊穀梁載四時之田有上殺次殺
下殺之辨以爲惟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田獵之獲亦以共宗廟則凡祭而射牲宜皆若是也春獻魚之
節也公將以盤游蓋託射牲以祭焉以公爲荒矣（葉夢得春秋攷春秋傳讞）
○困學紀聞引朱子曰據傳云則公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
武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
射魚訓左氏陳魚之說非矣今按釋詁矢有陳訓左氏首尾皆
言觀魚故又訓矢爲陳邪（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諸家皆以爲陳魚而
觀之宋人螢雪雜說引周禮矢其魚鱐而食之之義以矢爲射
按秦皇連弩射大魚以矢取魚本是古法（趙翼陔餘叢考）○左作矢杜
注矢陳也設張也謂張施捕魚之備而觀其所獲策書明曰陳
魚而觀之即述簡書一語書曰公矢魚于棠然則經本如是矣
（毛奇齡簡書刊誤）○矢公穀作觀按傳云陳魚則矢之訓陳傳有明文
陳與觀事本相因故經文雖異而傳說則同（張壽榮古義）○棠臨濟
水雖有魚非可陳而觀也蓋魚之爲言漁陳取魚之具而觀其
獲也北方冬取魚故周頌潛有多魚詠季冬薦魚之事周之春
夏正仲冬以後也於時冰合魚聚於淵而可取也（王夫之稗疏）○矢
魚公穀作觀魚史記作觀漁（陳樹華集解攷正）○傳云公將如棠觀魚
者疏魚者謂言獵者按古字魚通漁（朱鶴齡讀左日鈔）○傳云陳魚而

觀之魚非可陳而觀故正義曰說文魚捕魚也使捕魚之人陳
設捕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取魚而陳列之也此唐
人說經最的當處又案穀梁傳曰魚卑者之事也以魚爲漁其
意本明又案傳首公將如棠觀魚者注有云一本作漁者則更
簡而明矣（趙紹祖讀書偶記）○愚按左作矢以爲射魚二傳作觀以爲
陳漁具而觀之義皆可取矢亦訓陳以爲三傳義同亦可

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左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
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
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
而不法後嗣何觀○穀梁常有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
以是爲尸女也無事不出竟范注尸主也主爲女往爾○諸侯

非王事不出境且諸侯各有其社舍所事而觀他國之社已非禮矣況齊爲讐國又有新昏之嫌於此見莊公之棄國政無君父壞禮法忘廉恥縱游觀罪具見矣程端學本義○公朝列國但書公如某不書其事以爲常事故不書齊蒐軍實非吾國習戎之事而越竟以觀失禮之舉特書觀社其譏深矣馬驌左傳辨例○四時之田其名有三以田言則曰蒐曰苗曰獮曰狩以習武事言則曰振旅曰茇舍曰治兵曰大閱以祭言則曰社曰禴曰祊曰烝其所主各不同故春秋所書或見治兵或見大閱或見社亦各以其所致意著之齊之觀社蓋以會祭爲名故劌言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先王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襄二十四年傳記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然則莊公之行是亦齊欲誇軍實而以

社會之也是時小白方霸意者公初不會鄄齊霸既成懼而願從于是同盟于幽齊人因以威誇之歟葉夢得春秋攷○此齊以蒐威公耳襄二十四年傳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俗夸詐之習如此故曹劌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熊過明志錄○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遠啟疆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則齊固以社爲娛客之具此必齊請公往觀以示親睦耳穀梁尸女程子議昏之說恐不確葉酉究遺○穀梁曰以是爲尸女也范注尸主也主爲女往而以觀社爲辭讀者疑之按墨子云燕有祖齊有社稷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得此注腳疑義釋矣蕭墨經史管窺○此主穀梁說亦有據附存之

○書告

莊二十八年冬臧孫辰告糴于齊

陸氏趙氏說見下書乞○告請也有所請祀告于廟言謁廟也告糴于齊有所請也非直求乞于彼以財貨請之也以財貨易故不言求假國語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蕭楚辨疑

○書言

論意曰言趙汸屬辭卷十五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傳說見土田門

○書乞

乞重辭也僖八年二十六年穀梁傳○乞卑辭也僖二十六年公羊傳○乞者卑遜自屈之辭僖八年胡傳○乞者有求過理之辭僖二十八年孔疏○直辭以請曰告卑辭以請曰乞趙汸屬辭○乞賤辭也孫覺經解僖二十六年○春秋書乞六乞盟一乞師五得不得未可知也李廉會通僖八年○求者得不得未可知也乞者亦然

而又重辭乞盟乞師皆可重故特曰乞重辭是也告糴不言乞者以用財置之彼此之利不比乞師乞盟也陸淳纂例

僖八年春盟于洮鄭伯乞盟

見乞盟門○乞盟猶乞師也有得不得焉師非我所有乞猶可言也盟我所得爲乞不可言也有諸侯之會不能正其事乃至於下人而請焉賤之也葉夢得傳

僖二十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

成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成十六年夏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成十七年秋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成十八年冬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見乞師門

○書貪利致賂（書歸入假取納來歸衛俘左穀說辨）

春秋致賂例宋以郜鼎賂公而書取在魯魯以濟西賂齊而書取在齊蔽罪於魯齊也齊致衛寶而書來歸結正諸侯之罪不獨在魯也（李廉會通桓二年）

許田入鄭而桓篡成郜鼎入魯而督罪釋濟西入齊而宣位定春秋備書於冊以見利賂之禍如此其極（黃仲炎通說宣元年）

宋以郜鼎賂公其書取何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郜鼎賂魯也濟西賂齊也書取而已矣齊侯連五國之師抗王人納衛朔則書曰來歸衛俘非取者之罪矣（陳傅良後傳）

春秋行賂曷爲或言取或言歸郜鼎取之宋惡內也衛寶歸自齊其惡內外均諸侯逆王命而納朔齊爲主兵而魯從之也（惠士奇春秋說）

亂臣賊子多以賂免宋督弑君魯取郜鼎以寶賂也宣公定位齊取

濟西以地賂也至衛人弑君復君晉平公執衛侯衛以衛姬歸乃釋之以色賂也地賂重於寶色賂密於地齊景伐北燕討逐君之罪晏子固以吾君賄爲憂燕以燕姬歸而求成果不克而還此即晉平所以待衛者也（洪咨夔春秋說昭六年）

四國之立華督也以郜大鼎故五國之納衛朔也以衛寶故晉平公以十一國會夷儀而與崔杼成也以宗器故諸侯奬亂未有不爭賂者也晉武之立亦以寶器賂周釐王宜周之號令不行矣（張溥列國論）

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邱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沙隨而鄭叛次五氏而衛叛會夾谷盟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晉陽而趙鞅叛入朝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邪分崩而不能守也故滅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自是不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法深切著明（胡傳定十二年）

梁邱據悅錦幣而昭公不復襄瓦志於佩裘使蔡侯自絕晉士鞅以賂罷扈之盟荀寅求貨沮召陵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賄流於衰世此晉霸所以衰而吳所以橫行於上國也（張治集注定四年引許翰）

觀魯昭公之不果納歎世道之薄而亂賊之無所懼也齊梁邱據晉士鞅皆以賄人變亂黑白顛倒是非義心不勝其利心而其爲義不勇矣夫世道之薄有自來魯桓弑隱以許田賂鄭而會於垂宋馮弑與夷以郜鼎賂魯而平其亂魯宣弑赤賂齊以濟西之田崔杼弑光賂晉以宗器樂器而退其師若此者衆矣三軍在途諸侯在會是區區者乃能劫而奪之此亂賊所以接踵也（呂大圭或問）

楚人之止蔡侯也以賂晉人之不終救蔡也亦以賂晉楚之政兄弟

也故晉終失諸侯而魯遂致吳師（余懋學蠡測）

世運盛衰其以財貨爲升降乎魯自成襄以前除取郜鼎一事外未有以貨聞者傳至定哀若楚之子常晉之范鞅荀躒自上下下相習成風崔杼之亂晉六正五吏三十帥皆有賂公叔文子欲享衛侯史鰌苦禁之道子富而君貪恐以財賈禍君臣相伺加劫盜然回憶君如楚莊晉悼臣如介尹子文范武子杳加天上然其時所謂賄者亦不純用金也或縛錦或置璧或以馬或以裘蓋猶有承筐是將之敬焉降至戰國嫌其委曲繁重盡行芟除而直以金行以故張儀得千金則奪鄭袖矣綦毋恢亂四十金則賂韞固矣公孫衍得百金則敗齊楚之約矣秦散不三千金而天下士相與鬬矣較之春秋其局又變蓋不如此則周不亡亦氣數使然豈孟子諄諄義利之說所能挽移者邪（袁枚小倉山房集）

隱八年春鄭伯使宛來歸祊我入祊

下文謀伐宋賂故也宋輸平則黨宋旣輸平則黨鄭不歸所輸則又黨宋旣歸所輸則又黨鄭以是知利能移人之心也能敗人之信也能亂人之國也御纂直解

桓元年春鄭伯以璧假許田

楊氏說見比事門張氏家氏說見書取門宣元年齊取濟西田

桓二年夏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

左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夏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

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公不聽○公羊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穀梁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此郜之分器也郜文之昭也武王封諸侯班宗彝以爲子孫藏郜以不義失之宋以不義得之雖久非其有也故謂之郜大鼎劉敞傳○宋鼎書郜齊俘書衛取非所有據非所安雖歷百世猶存其故名林又意○四國旣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寘於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强致之也程子經說○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謂直載其事垂訓後世胡傳○鄭人以賂輸平於我而我從之故書鄭伯使宛來歸祊我責賂於宋以成其亂而宋與焉故書取郜大鼎于宋葉夢得傳○魯取鼎於宋而春秋目之曰郜鼎言宋始以不義取之故正其名而係其器於郜今復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之所從來而係之於宋取之宋非所當取而取之也納之太廟非所當納而納也家鉉翁詳說○不曰宋使來歸而曰取于宋見公自以爲功而取之罪公也高閌集注○不曰宋人歸之受之於會也趙汸集傳○是會也名定宋公實立華氏也魯桓與督同惡亟成宋亂非徒爲督於己亦有利焉魯桓黨逆之罪甚於三國也張溥四傳斷○定弑逆之賊取其賂器寘於太廟以明示百官其後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豈非則而象之者與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內不受之辭不曰獻而曰納其義以先祖爲不受也日講解義○取之不義納之非禮書以罪桓也桓之會三國成宋亂使取鼎納

廟不書則似桓爲齊鄭所脅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本心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桓初卽位取郜鼎以定宋焉宜未改元納寶玉而賞莒僕亂賊之相倚如此張尙瑗左傳折諸○愚按不曰宋歸而曰取諸家多從罪桓之說趙東山以爲受之於會也持論甚通固非以一字說經者比而先儒之說自義正詞嚴要之經義則無不備於一字中矣

程子謂書納者弗受而强致之辭胡氏從之非也書如齊納幣亦可謂之强致乎此特據事直書而其惡自見者也朱朝瑛略記○愚按書納諸家咸從程子惟此說異而論實正大也

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穀作寶

公羊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

魯侯之力也○諸侯納朔志乃在於衛俘書齊歸俘見諸侯之逆王命蓋志於利也胡銓春秋解○朔之奔齊齊侯容之其入也齊侯連諸侯納之故以寶賂齊而齊以分於四國焉主齊言之而曰來歸衛寶則知抗王師定亂人齊爲首惡高閌集注○齊主兵又爲分賂焉不著齊人之歸則無以見齊主其賂蓋郜鼎公自取之不可以分過於人衛寶齊實取之而分我故主齊言之以重其罪孫覺經解○宋納鄭君而責賂魯成宋亂而取賂齊納衛朔亦俘寶玉大惡以賂免大位以賂得亂賊所以無忌憚也洪咨夔春秋說○齊侯受天子之罪人連諸侯而納之衛故以寶賂齊而齊以分於四國焉書曰齊人來歸則黨惡之罪魯宋陳蔡同之而齊爲首惡可知矣夫朔弑君兄逆王命苟有人心者皆知其惡而諸侯乃援之甚力觀衛寶之歸然後知所以喪其本心而甘爲大惡者皆由於欲貨也孟子言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不至簒弑攘奪不厭其深得春秋之義也夫日講解義○平宋亂立華氏鼎故也拒王命納衛朔寶故也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以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遠矣御纂直解○左氏曰文姜請之也按經上下文無文姜請寶之事穀梁曰分惡於齊也按前則齊實主兵今則齊實來歸非分惡也孫覺經解程端學辨疑參○不曰寶而曰俘蓋其所虜獲也其所虜獲之寶器也五國伐衛宜各有虜獲然而五國惟齊爲強而齊又主其事宜四國無而齊獨有也魯聽命爲齊納粟是以來歸也書來歸衛俘而齊之主兵可知魯之聽命於齊可知齊師之暴可知左氏以爲文姜請之者未必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傳言衛寶公穀經並作寶杜氏疑左氏經誤案爾雅云俘取也

書序云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而來獻之經傳義無乖爽豈必俘卽是人杜說爲不通矣顏師古匡謬正俗○左作俘公穀作寶胡氏謂書稱俘厥寶玉則寶玉亦可謂之俘也孔氏正義謂說文保字後人從杀省文作保古字保寶通用或作保保字與俘字相似故誤作俘耳呂大圭或問○衛寶者何衛之寶也古者分同姓以寶玉以展親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以昭德之致故同姓之國皆有寶今齊以不義取之衛以不義失之郜之鼎雖在宋猶謂之郜鼎衛之寶雖在齊猶謂之衛寶尊天子之命貴先祖之守也劉敞傳○商書稱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以其事言也寶者以其物言也方苞直解○毛氏簡書刊誤云書序湯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誼仲作典寶獻俘作書而以典寶名篇則簡書專言俘策書專言寶俱可通矣杜孔偶不見及耳陳樹華集解攷正○疏所言保與寶取古字通用說文宲藏也從宀禾聲禾古文保周書曰陳宲赤刀今書宲作寶又漢隸字源李氏鏡銘明如日月世之保以保爲寶此其證也若匡謬正俗案爾疋云俘取也書序云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玉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或爽豈必俘卽是人孔平仲雜說獻俘不獨人也物皆可以爲俘俘取也昭十八年傳鄭曰余俘邑也是邑亦可言俘又不獨物爲然此數解足破杜氏兩歧之說武億羣經義證○俘從孚聲寶從缶聲孚缶同部同聲本可相假顏以俘爲取孔以俘爲保之誤皆不知俘爲寶之假借耳張壽荣古義

宣元年夏齊人取濟西田

三傳諸說見外取內邑門○桓公旣弑以許田賂鄭宣公旣弑以濟田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所藉以行者惟利而已呂本中集解引

許翰〇濟西之田魯所以賂齊而經書齊人取之者蔽罪於齊也篡弒之惡苟有人心者所同惡也商人弒立齊惠公惡之終不日公曰夫己氏何獨至於魯援而不惡且助其邪謀而終定其位邪溺於賂耳日講解義〇齊惠惡商人之殺舍而自立今之子卒猶舍之弒也宣卽位猶商人之篡也夫人姜氏歸齊猶子叔姬之出也滅親黨賊失其初心何也田故也御纂直解

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邾氏說見前土田門〇不書伐與齊取濟西田同我賂之也從公羊凡外取內邑不書我賂之則書惡內也從穀梁何以知爲我賂傳言伐而經不書兵未加於國也兵未加而取二邑我與之也從杜氏頂說我與之非賂而何高澍然釋經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二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三目錄

災異總論　漢儒以春秋附洪範緯書說事應辨

晉災異總論　書有書無書多

日食　杜氏云惟正陽之月其餘則否辨　春秋日食置閏之誤　史官之失史文之闕或不書朔不書日或朔日皆不書穀梁各說辨　比月頻食之誤辨　不書朔公羊以爲食二日辨　公羊說異說辨　桓十七年十月左穀何氏說辨　莊十八年僖十五年穀梁說辨　莊二十五年六月杜孔之誤辨　左氏傳文辨　穀梁說辨　襄二十七年十二月傳云十一月劉歆以漢歷駁左傳辨　辰在申傳誤辨　昭十七年六月諸家駁左之誤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三　錢唐張應昌學

〇災異總論（漢儒以春秋附洪範緯書說事應辨）

非常曰異害物曰災（詩疏正月篇引鄭元駁五經異義）害物為災不害物為異（疏引五行傳）

有所害之謂災無所害而異於常謂之異（尚書大傳）

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為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為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馬端臨文獻通考）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雖無一至者無益也（荀子）

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以消復之（陳壽魏志高堂隆傳）

石氏云凡天象變異下方必有災殃如人臟腑有疾先形於面色象不虛發惟聖德可以消除（宋文鑑趙普論彗星）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災異古史官之職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有雲夾日楚昭以問周太史（王應麟困學紀聞）

按王說史官記災異後世委之星曆卜祝之司而修省之意微矣（朱鶴齡讀左日鈔）

陰陽運動有常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程子經說隱九年）

春秋紀災異紀災重其害民紀異著人道失政而兆禍亂非是二者不登于策凡書螽螟水旱蝝生之類紀災也書日星之變地震山崩隕石鷁退之數鸜鵒來巢西狩獲麟者紀異也（蕭楚春秋辨疑）

春秋所書有災有異二者魯皆備書諸國惟異則書之蓋災則事止一國異則理關天下故於內外所書如此（齊履謙統紀隱五年）

文武功業天下歸心故天瑞應誠而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漢書董仲舒傳）

天地之大經曰陰陽而已天下之大勢曰治亂而已天地之變霜雹雨暘日食星隕水旱癘疫皆不離乎陰陽而人君之政德刑禮樂視聽言動仁虐善否皆係乎治亂作於下則應乎上政治則陰陽和政亂則陰陽沴顧人君所行如何爾（趙鵬飛經筌僖二十九年）

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彝倫敘則休驗應之故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斁則咎驗應之故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豫常燠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春秋之世多災異者聖王不作故也自隱迄哀天下之災異多矣悉書之則不可勝書故內災則詳書之外災則或舉其一或舉於齊鄭宋衛則天下之異從可見矣（孫復尊王發微桓元年）

天地之大一身是也血氣調而腑藏平則身以之康強德政修而人物安則天地以之和順至於身失於衛生之經而疾病生焉則發於其色形於其脉善醫者能知之天道失於燮理之道而災異作焉則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知道者亦能察之吉凶妖祥未有無其兆者也古先哲王觀變而懼修厥德正厥事以應天則凶妖可以轉而為吉祥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雊雉宋景之妖星退舍天人之際疾如影響不可誣已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災異之變必謹書之所以使君人者知有所畏而自反也漢儒引類附會其說既不足以取信而後世導諛之臣詔其君以天地之變不足畏每有災異恬不知恤又從而為之辭遂使時君世主不復畏天而肆情于民物之上稔成禍亂（李綱梁谿集災異志序）

後世解天災者動曰堯水湯旱然則堯水固非恆雨所成湯旱亦豈恆暘所成邪堯之水非堯有以致之湯之旱豈湯有以致之邪夫天道人事原有感應之理有人事變於下而天道應於上者有天道變於上而人事應於下者然亦有感而不應者而不驗者未可以拘見論之也蓋無逆德以致災則災爲變有逆德以致災則災爲常聖人遇災而恐懼修省勤勞咨警有預備之策有補救之方則災不爲災後世人君既以逆德致災而又絕不關於心而爲之計則災眞爲災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桓元年

宋鄒筍封事引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海不溢江不滿川澤不竭按此語可見天人一理聖君修德自能弭災也陸奎勳義存錄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各一當是時禍亂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弒君三十六

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粵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漢書天文志

春秋災異及於天下者不以國言以其異不主於一國也孫覺經解成五年

日之食也非自食有食之者而不可知也故先言日而後言有食星之孛也初無是星也見其星而後知其孛也故先言有星而後言孛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其不見也非有蔽之者也其隕也非有墜之者也故直言不見與隕而不言有葉夢得傳莊七年

凡關於所不見曰日有食之不言爲月所食曰星隕如雨不言至地之形曰隕石于宋五不言隕星曰六鷁退飛過宋都不言風○凡常無曰有有蜚有蜮有年有星孛有鸜鵒來巢常有曰無無冰無麥苗過常曰大大雨雹大雨雪大旱大水大饑大有年大無麥禾大雩大蒐甚有曰多多麋始出曰生生螟趙汸屬辭辭從主人篇

地震山崩是爲天下記異公羊得之左氏專指晉者非也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災異於月有之則月志於時有之則時志見其久近疏數也崔子方本例

春秋所書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如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漢儒推災異則皆牽合不足信程子遺書

自漢儒以春秋附洪範而後世之言天也誣矣一災則一事之應一異則一徵之名其言天人相與若甚密而不謬者何休之解春秋又祖其說而波蕩之所見小矣夫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故事應具存未嘗條而分之目而析之若漢儒之所言者日有食之不指其何物者缺其所不聞也孛入北斗必以有書者志其不常見也星隕如雨已隕之後其象爲何隕石于宋方隕之初其物爲何聖人未嘗不究其所以然而終不敢言其所以然爲言之近於誣也聖人之重言天

如此而況指某災某異爲某事之應哉爲人君者遇災而懼盍引而自咎曰君道廢歟臣失節歟宮闈之不正歟民事多失和歟兵役繁興而不務職歟宮室過盛而不知量歟何變異之薦臻也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故欲人君修德以應天耳陳則通提綱

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爲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爲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爲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爲氛霧虹蜺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

邪爲災異之學者指事以爲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夫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脩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慎而不言如此歐陽修唐書五行志論

聖人之于災祥不敢必其有亦不敢必其無若必其無則有國者不復畏天若必其有則後世將妄推象類以求天意所在其弊不勝言若漢世圖讖之學是也故聖人存之而不辨使人知所戒而已昔高

宗祭成湯有雉升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言其吉凶禍福惟正厥事而已此先王處災祥之法也春秋書災祥之旨蓋不異祖己之意鄭玉賜疑僖十六年引高閌○按今本高氏集注無此條

春秋紀災異而不言其事應見人君當謹天戒修德以弭災而事應則不可以常也必求其說則時有不應而轉以天變爲不足畏矣日講解義昭十七年

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何休又引而申之然檢公羊傳文惟宣十五年冬蝝生有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之語其餘則皆不言致此之由亦不以爲禍亂之兆無一語及於感應乃知公羊惟據人事以明法戒不侈天道以涉譸張蓋天人之際荒忽無常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已開讖緯之先何氏又從而祖述之迹其多方揣測言人人殊謂之推廣傳文則可謂之傳之本指則未見其然也至於穀梁明言災異者尤鮮而范注引劉向說皆流入占驗之學考之穀梁傳文則絕無此語王引之經義述聞

班氏云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漢董仲舒治公羊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傳以洪範與仲舒錯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與向異歐陽子曰聖人沒而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惑于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之說果孰從乎曰二者雖殊其義一也諸子即天以命人歐陽子以人而合天均無失乎易春秋之旨而已不言天則天道廢故譴見于天則王者避正殿不舉樂戒百工省闕失此春秋書災異之意易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專言天則人事惑故太戊脩德而祥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所以然之意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其要則歸于責人事以回

天變故詳書災異而不列其事應以示吉凶無常人君側身修省無日可即怠荒之意垂教可謂至矣今觀春秋所載地震山崩水旱螟螽蜚鸜鵒之類多見於莊宣昭定哀之世天意豈不顯然哉左氏於昭四年大雨雹載申豐言魯不藏冰之咎黨于季氏抹撥災異使人主漫不知省哀十二年十有二月螽又歸咎於失閏更託於聖人之言以欺後世嗚呼此張禹谷永諸儒所以接跡于天下也顧棟高大事表五行表敘

聖人樂修省而惡懈弛喜憂勤而戒逸豫是以災異則書之瑞應則祕之占候之書雖有差舛誕妄之失要歸於恐懼修省不必一事自爲一應敬畏之心則一也春秋之義人有微而不著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而雨雪冰雹草妖木怪不以微而略之不以常而忽之而況日月之薄蝕大地之震動乎仲舒向歆推求天人相與之際

其旨深遠要皆有補於世善哉荀悅之言曰天人之理括於三勢三勢之變撮以兩端三勢者無所名而自至有所名而後至雖名之亦不至也兩端者有感無感則同在彼在此則異也藝術之士不能知天言其一端未必究全理言其彷彿未必睹精微雖稱引經義皆雜讖緯僞說非復傳紀本義必經學淵深如董劉而後可言天人之際也胡承諾繹志

○魯災異總論 書有書無書多

聖人於災之中各爲之辨麋書多者以多爲災也蜚蜮書有者以有爲災不槩多少也螟螽之書不以其有不以其多但爲災則書之高閌集注莊十七年

以有爲災則書有有蜮是也以無爲異則書無無冰是也孫覺經解

鸜鵒巢禽也蜮南越之妖也蜚亦魯國之所無也有之則爲異故春秋書之曰有麋魯所有也有不爲異而多則爲異故春秋書之曰多螟螽蝝天下所多也多不爲異而災則爲異故春秋但書之曰螟螽蝝陳則通提綱

書大旱者二大水者八水旱非大不書汪克寬纂疏襄二十四年

書螟螽蝝生志蟲之害稼爲災者也書多麋有蜮有蜚有鸜鵒來巢志物之爲異者也蟲之害稼苟有蓄積以賑飢民則不爲災物之異常苟能修德以消天變則不爲異汪克寬纂疏莊十八年

詩七月紀日星霜露之變以驗百物之生成以爲寒燠之候所以謹民時前民用王業之先務也今也陰過剝而不冰陽未復而不殺應雪而雨冰應露而隕霜是皆失天地之和反陰陽之正物將疵癘歲將不熟此有國者所當深憂非止雷電雨雹之失其時而已也張大亨通訓

春秋水旱螽螟之災甚多其書饑者有三而已其餘非盡諱饑也天災物害所指在物無麥無禾所指在穀饑與大饑所指在民民有菜色道殣相望經之所以書饑也天災物害敗稼傷禾經之所以書水旱螽螟也亦若旱與不雨之有深淺也馬驌左傳辨例

凡魯災異一日者書日歷日者書月歷月者書時歷時者加自文爲異公羊何休注隱九年

○日食 杜氏云惟忌正陽之月其餘則否辨 春秋日食置閏之誤 史官之失史文之闕或不書朔不書日或朔日皆不書穀梁各說辨 比月頻食之誤辨 不書朔公羊以爲食二日辨 公羊記異說辨 桓十七年十月左穀何氏說辨 莊十八年僖十五年穀梁說辨 莊二十五年六月杜孔之誤辨 左氏傳文辨 穀梁說辨 襄二十七年十二月傳云十一月劉歆以漢歷駁左傳辨 辰在申傳誤辨 昭十七年六月諸家駁左之誤辨

日月虧曰蝕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劉熙釋名

傳曰日月之眚莊二十五年 謂日月有蝕若目有翳也說文眚字繫傳

史記天官書日月薄蝕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虧毀爲蝕裴駰史記集解

穀梁傳曰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智也隱三年

不日日食而曰日有食之者有者自外至之辭蓋陽弱而陰來食之也然則陽氣弱陰得食之君德衰則臣得干之矣此有食之之謂也鄭玉闕疑

日食者月掩之也不言月食日而言日有食之者以月不可見又惡以陰加陽也牛運震傳隱三年

有猶或也故莊二十九年穀梁傳曰一有一亡曰有又凡言日有食之皆謂日或食之也有與或義通王引之經傳釋詞

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脩政共御厥罰

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 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劉歆說

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 杜預注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每日行一度一歲乃一周天月行疾每日行十三度之九分度之七一月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過半乃逐及日日月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每積二十九日過半行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一會謂之一月歲十二會故有十二月日食者月揜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而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言日有食之者以月不可見故不言月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每朔皆會不每月皆食以日月動

物行度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自隱元年盡哀二十七年積二百五十五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惟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正陽之月獨忌者以日食者陰侵陽也當陽長之月不宜爲弱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幣之事餘月則否 孔穎達疏隱三年

食既者日光盡也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爲弦全照成望爲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卽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掩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相掩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掩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 孔疏桓三年

詩十月之交注日月之交會正義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謂朔日也古歷緯及周髀言日月皆右行於天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與之會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裏故不食月與日同道乃食歷象爲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 詩疏

開元歷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加時在晝交會而蝕數之常也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云何不臧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所以著臣人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

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爲之蝕矣 唐書歷志

月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 袁子正蒙

○日外明而內闇月外闇而內明朔望相合相衝則不以光影交而以精魄交也精不可以二故光皆爲之食 李光地注

日月水火也其交也宜相遠不宜相近故易曰水火相逮又曰不相射相逮者東西同道也不相射者南北不同道也相近則水必侵火陰必侵陽小人必傷君子妾婦必乘其夫陰陽交而相害也 胡銓春秋解

日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纔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三歲之中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爲歷無此法或傳寫之誤 石介徂徠集

日食必于朔月食必于望以其相當也兩不相當則不食相當而不

盡正則隨其所當之深淺而食正相當則食既項安世家說
唐歷志云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然春秋於歷應食而
不書者尙多蓋日食必在交限而入限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
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陽盛陰
微則不食蓋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雖交而不食歷家之言如此
則凡日食者不可歸之常度而爲德之不脩可知矣張洽集註隱三年
朱子曰日月皆右行於天日一歲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一周天
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
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
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
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
王者修德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

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
對者所以當食不食也若國無政陰盛陽微當食必食程端學本義
伊川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欲人君因此而恐懼修省也文定
從之是則日食不爲天變而無關于人事矣朱子解十月之詩則云
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足以侵陽則
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若國無政則當食必食當以朱子之說爲長
張自超宗朱辨義隱三年
敘事者馮相之常救政者保章之變周官吉凶妖祥之占日訪敘事
日詔救政足矣有如日月之眚非細故也胡爲有救日月之鼓又胡
爲有救日月之弓矢此何益於救災之政邪蓋先王克謹天戒人臣
克有常憲非不知鳴鼓張弓無補於日月之救然亦不忍坐視薄蝕
而不之救也至如大烖大變則不舉大裁大變則弛樂大荒大裁則
素服亦非徒具虛文也其所以修身恐懼思答天戒者無所不用其
極也豈徒區區桴鼓弓矢之救而已哉後世之君不惟敘事不訪救
政不詔至於救災之禮亦不復講孔子作春秋故於日食之變必詳
記而備錄之以戒人君遇災而不知懼也間有伐鼓用牲又違其禮
聖人屢致意焉葉時禮經會元
書日食謹天戒也或曰日食有常度矣當食而食天道之常于人事
何有若是則春秋之書之者爲贅乎夫月之與日歲十二會爲十二
朔朔者日月交會之期故食恆在朔而道有表裏或不正相値則月
不能揜日歷家推算大率以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一交交則月揜
日而日爲之食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書日食止三十六必有應
食而不食者矣故日食者歷家以爲常春秋以爲變也春秋之法常
事不書而日食必書懼人主之忽以爲常也杜氏乃謂惟正陽之月

君子忌之其餘則否然則非正陽之月而日食春秋不應書矣豈不
謬哉顧棟高天文表引華氏說
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
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爲例杜預釋例
書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三日者陽也陽爲君爲父食之則爲變
矣食至於既變大矣陸九淵象山集
王伯厚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莊十八年三月僖十五年五月無甲乙
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原注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大衍歷議殷歷魯歷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歷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唐一行得二十七本朝衞
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說本沈括元郭守敬日誤五爲三也
○屠繼序困學紀聞集證○陳厚耀長歷曰衞氏得三十五其中比月而食者二衞氏何以得之恐涉附會
閻百詩曰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爲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二

年是也有誤三爲二者文公元年是也有誤十爲七者宣公八年是也有誤九爲六者昭公十七年是也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也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也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難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也又春秋書日食以授時歷推之惟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不入食限蓋自有歷以來無比月而食之理其三十五食皆在朔或不書日朔左氏謂史官失之者得之其間或差一月二月者蓋由古歷疏闊置閏失當之弊姜岌一行已有定說孔子作春秋但因時歷以書非大義所關故不必致詳也元史歷志

月之朔望必以日月之食爲準非合朔則日何由食非正望則月何由食此歷法一定不易之理春秋所書有言日不言朔者有言朔不言日者有但書月而日朔皆不言者穀梁以爲言日不言朔晦食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非也焉有日食而可謂之晦食謂之既朔乎其言夜食尤爲舛妄所謂於日食者以日光受蔽故爲災眚若在夜無所蔽於人間不足爲災故歷家無夜食之法又云王者朝日見日出有虧傷之象故知食于夜不知日食者月正在日下蔽日人不見耳於日何虧乃既復而猶有傷乎其日朔皆不言者公羊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其說較是所謂朔者朔失也非日食之失也周用天統歷法遠而多疏不能審定定朔則所謂朔者非朔也不言日又不言朔者則所置朔失之愈遠有差至三四日者矣春秋書之顯周歷之謬也王夫之稗疏

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皆比月書日食此釋經者之大疑也日之行也其黃道四十七度八千六百分凡百八十二日六千二百十六分强而反計四日行一度稍弱積一月之日凡七度有奇而月之出入黃道二十七日五分日之一强已復反故道餘二日五分日之三凡行三度八千八百分强計差三度有奇安得比月入食限邪且九月十月乃申酉月密邇分前月行黃道內七月八月乃午未月密邇至後月出黃道外而日之疾徐不隨月何得比月而食故劉炫以爲傳寫之誤姜岌僧一行郭守敬皆謂無比月而食之理董仲舒以爲大災異則不知歷法而徒守舊聞曲爲之說也凡春秋所書日食舛錯甚衆其故有三傳寫之誤一也失閏二也置算法而求之占候如穀梁所云以虧傷而知食之蓋日食後偶有氛珥相侵驚詫又傳爲日食史官不審而書之三也今以郭守敬法上推

往古凡經所書不日不朔皆史官之失有月分謬錯者則歷法不精置閏不當之誤也今據授時歷所較定隱三年實三月己巳朔史失之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大衍歷及姜岌所推壬辰乃八月朔失閏也十七年十月朔食大衍推在十一月亦失閏也莊十八年三月食乃五月壬子朔既失日失朔又訛五爲三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大衍推爲七月辛未朔莊三十年九月庚午朔食乃十月大衍授時所推皆同失閏也僖十二年三月庚午朔姜岌大衍授時皆五月也傳寫誤三爲五僖十五年五月大衍授時皆四月癸丑朔既失閏史官又失日失朔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姜岌大衍皆三月失閏也宣八年七月甲子杜預以爲七月晦非也蓋十月朔史失朔而傳寫又誤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朔乃五月乙亥朔既誤朔而又失算歷成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乃十一月姜岌云失閏也襄十五年八月丁巳朔姜

旻大衍授時皆七月也失閏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推之皆入食限其十月庚辰朔八月癸巳朔皆過交限無食理此算法不精而占候者以氛珥爲食也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乃十一月姜岌大衍授時皆同失閏也昭十五年六月丁巳朔五月也失閏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大衍授時推之皆九月傳寫誤也詳元李謙歷議王夫之稗疏又

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爲是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黃宗羲南雷文約四蓋月日食非變也蓋史異文簡策所書非一人或曰九月庚戌或曰十月庚辰必有一誤而夫子兩存之以闕疑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例李光地榕村集安溪之說最長尚書古文疏證六則以爲錯簡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後必有某公某年爲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爲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簡于彼而錯簡于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梁履繩補釋十七

歷家皆言無比月頻食之法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諸儒皆所不解黃梨洲春秋日食問答推究襄二十一年九月入食限十月不入食限二十四年七月入食限八月不

入食限梨洲精于天文必有實據蓋周衰失政不能修正歷法是時周歷算法不準推步常遲一月如襄二十四年七月朔食之既人所共見魯史既據實書之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以周保章氏所須未敢輕削魯史非精歷算者不能考正是月之不入食限則疑食之徵或食于夜而人不見因並存之孔子因而不革其後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亦是漢初襲用秦正未脩歷法之誤至武帝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於是造太初歷自太初定歷以後無此誤矣顧棟高天文表敘書問答後二篇合參

後秦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畧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惟春秋日蝕晦朔不知用何歷班固以爲春秋因魯歷魯歷不正故置閏失序命歷序曰孔子治春秋修殷之故歷如是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晉書律歷志

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若今縣官之書年月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王充論衡

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歷推算符合不差春秋書日食三十六有朔二十七推與甲子元歷不差其不書朔者左氏傳云官失之也而公羊曰食二日也穀梁曰食晦也今以甲子元歷推算俱是朔日公穀皆臆說也晉書律歷志

公羊以爲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非也日月有詳略史文也穀梁說晦朔之例謬與公羊同劉敞權衡昭二年

穀梁曰不言朔者夜食也非也春秋闕疑據見而錄何以知其夜食而書乎假令日始出其虧傷之處未復者是即朔日食矣如不見其

虧傷云夜食可也見其虧傷是驗其食非朔日食何也又莊十八年
日食三十六公羊曰記異也何氏又悉舉其後事變以當之然必欲
指某事爲應恐非經旨趙汸屬辭存策書之大體篇
公羊以日食爲異程子辨之以爲災是也袁棐纂案隱三年
胡傳引穀梁不書朔不書日爲夜食謂因朝日而知之者非也既日
見其虧傷矣則時刻可稽書朔書日無不可且使日食於亥子之交
未出地而復明則雖朝日何從見其虧傷之處邪蓋日食不占夜猶
月食不占晝是以唐一行作歷上溯往古千有餘年日食長在晝月
食長在夜也又桓三年
趙氏匡曰左氏謂不書日官失之非也或史闕文或年深寫誤何關
日官日御乎陳氏傳良曰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自文以下皆
書日故曰桓莊之世多闕文蓋晦朔甲乙或書或不書者舊史有詳

略而夫子因之也又歷家論朔有平朔有定朔故有以爲食於朔之
前後者公羊所謂失之前失之後穀梁所謂食晦日食既朔也但朔
前朔後聖人何難據實以書而必各立義例乎是當以闕文爲正又桓十七年
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非也食晦則何以不言晦又曰言
朔不言日食既朔也非也食既朔亦當有日何以不言其日又曰不
言朔不言日夜食也非也夜食亦必推知先得其朔與日何以不言
邪是皆舊史有疎闕耳方苞直解郝懿行說略
春秋書日食其義有二一以示治歷者有所考一以示遇災者有所
懼雖行有常度君子不敢以爲常也日食三十六據舊史也有當朔
不食或失前後者歷家失之非食失也自郭守敬以後儀器精密食
皆正朔無前後二日之食則知前此之失推算之疎矣胡承諾繹志

天之可見者莫如日以日之行準天之行候之以中星而蒐其所差
之處名之曰度此歷數所由起也故歷以日爲主可驗者莫顯於日
月交食日食必在朔月食必在望食有不在朔望者歷失之也食在
朔望時刻不謬者爲精密古來驗歷之法無過於此任源祥鳴鶴堂文集
春秋具四時正閏餘備晦朔詳薄蝕然時世曠遠書策訛誤治歷者
不能盡求其合治經者亦不必過求其通以課歷之疎密釋經之精
粗義固不在是晉書律歷志云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今其
書亡七歷者蓋即開元占經所載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加漢之三統
爲七術也杜預作春秋長歷而實不諳歷法徒依經傳甲子推移前
後遂有比年置閏一年再閏曠數歲無閏之訛不足憑也北周甄鸞
著五經算術以周術推春秋歷法略舉數端曾不該徧晉姜岌唐一
行郭守敬各推春秋所定之歷又在七術之外近儒陳氏泗源著春

秋歷所用古歷即七術之殷歷大旨謂日食爲考歷之原但朔日推
驗相合其餘疏失可不問專糾正杜氏今甘泉羅君香著春秋朔閏
異同條列七歷同異補宋仲子之書其言曰春秋經傳之文或一事
異時或一事異月或一事同日異月或一事日月並異或一事兩見
于傳而月日互異或時日雖具而脫月名或日月無異文及參以上
下之月推勘遠近而不得其日且有別本異文如成十八年辛巳正
義曰服虔作辛未之類蓋以時閱二千年輾轉傳寫豈無失誤正義
謂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誠有然也李兆洛養一齋文集
愚按自文以後無不書日者自襄以後無不書朔者則趙氏陳氏之
說是也又按凌氏稚隆左傳測義隱三年條下云或書日或書朔或
日不書朔或書朔不書日或日朔皆書或日朔皆不書此史有詳略

夫子因之耳非有異義也所見與趙陳同顧氏棟高說亦然春秋不記救月食者但日食是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故記之月食是陽侵陰君侵臣之象非逆事故略不記之也周禮鼓人疏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諸說見前○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元史歷志○以歷推此日食乃三月己巳朔非二月也因二月誤書而三月之庚戌四月之辛卯八月之庚辰十二月之癸未皆差一月以二年十二月之乙卯及四月二月之戊申正之其差較然顯白朱朝瑛略記○吳守一日食質疑云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當是三月己巳朔書二月者晦朔之誤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當是五月癸丑朔書三月者或夏正之譌近

者陳厚耀作春秋長歷表以爲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退一月就之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閏月小建爲之遷就則隱桓三年日食更不必疑矣四庫提要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既者何盡也何休注光明滅盡也○日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食之既其變大矣胡傳○列國分野上應列宿日月交會之辰亦各有所屬故日雖無所不照而所食之影在下觀之有正而多者有偏而少者當時所食之處必關於魯分居多故自魯觀之見其爲既黃正憲翼附○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元史歷志○穀梁傳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范注楊疏不釋正字案正當也廣韻正正當也食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王引之經義述聞○四庫提要辨吳氏說見上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書日闕文也見前此下仿○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趙氏曰非也凡不書或史有闕或年深誤寫何關日官日御乎邦衡胡氏曰朔者日月之會日者甲乙之紀不可不存其或闕者歲久脫爾陳岳氏曰日食三十六無朔有日者六無朔無日者二有朔無日者惟是而已他皆備書何休謂公行惡懼見殺故去日苟曰行惡則桓三年之食曷以書日苟曰懼見殺則何如勿書去日矣盍又莊十五年十八年俱無朔日則何行惡懼殺之有穀梁謂食既朔故去日設如是則桓三年宣八

年書日食既曷以別邪程端學三傳辨疑○書朔不書日舊史闕文也歷家謂有平朔有定朔以日平行月平行推算某日某時某刻合朔是爲平朔日有盈縮月有遲疾取均度或加或減於平行以定某日某時某刻日月相會是爲定朔自劉洪乾象歷始用定朔於是非朔不食漢初以前皆用平朔故有食於朔前後者但朔前朔後何難據實以書而必曲生義例乎日食於朔二日則不得爲朔矣故當以文闕爲正日講解義○書朔不書日闕也穀梁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范注謂是月二日食也夫既朔何以言朔日食必朔無食月二日之理若日官失占則當書二日不當書朔也牛運震傳○言朔不言日食在朔而史失其日也穀梁以不言日爲食在既朔然經既明言朔則不當在既朔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一弟 94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63 版反內

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以今歷推之是歲三月朔不入食限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誤為三元史歷志○經書日食三十六大都皆書日書朔獨此與僖十五年夏五月朔與日皆不書史失之也合朔在夜日食地中故穀梁以為夜食然苟朔日而見其虧傷是即朔日食矣如日未出而明復即朝日何從見其虧傷以是知為舊史之闕也日講解義○此及僖十五年皆不日不朔穀梁以為夜食家氏謂夜食當在丑寅之間若在丑寅當紀日何以不日邪此及僖十五年長歷皆不入食限大衍歷此年五月壬子食差近後兩月十五年癸丑四月日差近前一月或置閏之在前在後抑或用朔之法不同而食有晦朔之差耳張自超宗朱辨義○孔氏劉氏說見闕文門

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孔注疏云非常鼓之月也正月謂正陽之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以致月錯傳云惟者明此月非正陽月經書六月實非六月由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為六月也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鼓當于朝而此鼓于社非其處也社應用幣而于社用牲非所用也○公羊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何休注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

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穀梁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范甯注鼓有聲陽事以壓陰氣楊士勛疏五麾者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五兵者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五鼓者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諸侯降殺去黑黃二色○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班固白虎通○夏書日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胡傳○鼓所以作陽而助聲也天子伐鼓于社社陰之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諸侯鼓于社非正也復用牲非禮也呂大圭或問○天子設鼓五諸侯三大夫擊門士擊柝皆所以充其陽充陽之說有得於古者救日之意春秋於此年及文十五年兩書皆同者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為失禮也雖然伐鼓用牲乃救日之常典有司之事也天子諸侯因天災見異而講求缺失思所以上答天譴有實政在非徒治其禮文之常而已也家鉉翁詳說○禮天子日食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祈用幣享用牲鼓不于朝而于社僭也不用幣而用牲舛也應天以實無實而文得禮猶具文耳況失禮乎御纂直解○禮有等差不可僭越天子貶膳修省不舉盛饌伐鼓于社以責羣陰諸侯位卑但宜用幣于社伐鼓于

朝而已今則鼓社用牲有二失焉傳辨例馬驌左○不鼓于朝而于社
僭也不用幣而用牲瀆也傳既引古語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
雖餘月日食以及大水皆當用幣也非日月之眚不鼓凡日月
食皆當鼓而特不可大水亦用之也傳以古語未備而補敘如
此杜氏但據古語而忘其末兩言遂致謬誤姜炳璋讀左補義○傳所
云非常者禮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諸侯伐鼓於朝以自責不
鼓於朝而鼓於社非常矣且天災有幣無牲不用幣而用牲又
非常矣非謂不合擊鼓也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平子云惟正月
之朔日食伐鼓用幣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蓋
周六月當夏四月於卦上下皆乾所謂正陽月也而陰侵陽正
月繁霜詩人所爲憂傷也日食天變之大者夏書曰辰不集於
房鼓奏鼓而四月純陽陰氣未作其災尤重非不合擊鼓特不
合鼓于社且用牲耳乃祝諸用幣於社平子不從故昭子知其
有異志也吳浩十三經義疑○鼓禮也于社非禮也天子鼓于社諸侯
鼓于朝鼓有聲以充陽也于社則以諸侯侵天子之事也凡天
災有幣無牲用幣禮也用牲非禮也牛運震傳
杜以長歷據之此是七月朔經誤孔疏○大衍推之七月辛未朔
交分入食限以今歷推之是歲七月辛未朔加時在晝交分二
十七日四百八十九入食限失閏也元史歷志○按上年八月丁丑
及此年五月癸丑皆非錯而次年十二月癸亥朔亦非錯則辛
未實六月朔何云實七月朔也陳厚耀長歷○傳云惟正陽之月伐
鼓非也日食變之大者非正陽之月豈安而視之夏書記季秋
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左氏說誤春秋所以書
者識其不鼓于朝又用牲耳劉敞權衡○孫氏曰周禮夏書救日皆

鼓不書者常事也鼓用牲于社變常矣變常則書若如左杜說
則非正陽之月可以安而視之夏書亦不當言季秋月朔小雅
亦不當言十月之交矣程端學三傳辨疑○救日食用鼓惟據夏四月
陰氣未作純陽用事日又太陽之精於正陽之月被食爲災故
有救日食之法他月似無救理尚書允征季秋九月日食救之
者上代之禮不與周同周禮地官鼓人疏○案賈說他月無救理本昭
十七年傳其餘則否梁履繩補釋○按左傳曰非常也杜注云非常
鼓之月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孔疏曰以前置閏
有誤使七月爲六月不當伐鼓用幣故云非常鼓之月此說非
也左曰非常者正以此六月爲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尤大
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云餘月則否者
餘月卽常月也經于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
此爲首見故傳發例此義極明顯且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
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顧棟高朔閏表○愚按杜氏以六月爲七月之誤故注左傳因指傳所云
非常爲非正陽常鼓之月謂正陽之月鼓非正陽之月不鼓故
孫氏劉氏皆駁之而據周禮賈疏則惟正陽月舉是禮夏書所
言季秋非周禮也陳氏顧氏考歷則經書六月不誤而杜孔誤
顧氏並解左傳所謂非常者言不比尋常之月也所謂餘月則
否者卽常月也其論有根據而覈實陳顧攷歷皆精但元志據
大衍何以亦云失閏誤月或有訛錯邪並存俟考
天子救日伐鼓于朝今諸侯鼓于社是僭天子之禮也穀梁但
知鼓之可用而不知用鼓之所是以許之以禮耳程端學三傳辨疑
莊二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莊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救日用牲非禮也非正陽之月而伐鼓亦非禮也牛運震傳〇顧此說與上頁同〇今歷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元史歷志

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僖十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穀梁作正月誤正月非庚午王引之經義述聞〇其年五月庚午朔去交入食限誤為三也宋史律歷志姜氏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在誤條今歷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為三元史歷志〇按三月得庚午朔與經合而姜氏諸人所推皆云日食在五月其閏法不與春秋同也陳厚耀長歷

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朔與日闕文也此下仿此〇日講說張氏說見上莊十八年〇經書五月日食杜預得壬子劉孝孫得癸未皆不入食限景初歷得癸丑而入食限以大衍考之十二年庚午日食後見一閏而杜預無閏故四月癸丑乃春秋五月也程公說分記歷書〇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入食限差一閏今歷推之是歲四月癸丑朔去交分一日一千三百一十六入食限元史歷志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杜注癸亥月一日公羊有朔字
公羊有朔字左氏穀梁皆無朔字食在朔則本年四月不當有丁巳四月有丁巳必三月有閏而後可自癸亥至丁巳加一週甲算合一百一十五日也然前年十二月又不當有乙巳十二月有乙巳亦必十二月有閏而後可自乙巳至癸亥加一週甲算合七十九日也古歷雖疎豈前年十月閏今年三月又閏相距四月之近而兩置閏邪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公元年春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其年三月癸亥朔去交入食限誤為二也宋史律歷志姜氏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以為然今歷推之失閏也元史歷志
愚按三月癸亥則四月有丁巳矣宋元二志是

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〇左氏以正陽之月救日則伐鼓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則伐鼓為宜其所失者不於朝而於社不用幣而用牲耳故曰非禮彙纂案〇文公十五年夏六月辛丑朔是月汎交分入食限宋史律歷

志今歷推之是歲六月辛丑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四千四百七十三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杜注月三十日食
陸象山說見前總論〇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俞皐釋義
姜氏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為七元史歷志

宣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

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爲是元史歷志○此史誤也

姜岌大衍授時皆云此年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不應食按食當在五月而朔又非癸卯江永群經補義○春秋日食雖月之前後有小差而日未嘗誤惟此條後世推歷者以爲乙亥相隔二十八日疑是誤記陳厚耀長歷

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六月丙寅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九千八百三十五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成十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推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元史歷志

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二月乙未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一千三百九十三分入食限也元史歷志

襄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襄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十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七千六百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王黃李梁顧說見前○比年食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呂本中集解引許翰○今歷推之是月庚戌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千六百八十二分入食限元史歷志○比月而食自古推歷者無是術精如姜郭亦云無比月而食之理然春秋已兩見或謂世亂日度失行之驗然漢書所載高帝三年文帝三年皆比月食其盡日度失行之故邪是不可曉陳厚耀長歷○凡書比食皆由史官存疑之誤是年蓋因失閏原紀爲十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後見斗柄過辰月數不合追補前閏始改庚戌朔爲九月又不敢擅削十月日食之文遂易以庚辰朔而併存之致有比食之誤也襄公二十四年比食之誤同吳守一日食質疑○愚按當以異文兩存前後錯簡二說爲得見前李榕村梁處素說

吳氏此解與李說近

襄二十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癸酉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七百三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襄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王黃李梁顧說見前○今歷推之是月甲子朔加時在晝日食九分六秒元史歷志○漢志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今歷推之立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元史歷志○孔氏正義據三統歷以爲前月日食既而後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是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其說當矣而二事孰誤則未之決案極西湯若望古今交食考其誤在八月朔之食也沈氏小疏

襄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說見日月誤文門○傳以爲辰在申司歷過爲再失閏以星度知之則魯歷之失自周歷之失也劉歆乃以漢歷正之以明傳誤夫漢儒豈能以漢歷折衷於千餘歲之後乎李石方舟集○姜氏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限應食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初日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愚按傳云十一月是而謂辰在申則誤也詳日月誤文門江氏說○自十四年至此凡十四年之間而日九食又二見頻年兩見頻月變亦甚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衞惡之衞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衞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大咎其衞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八月衞侯惡卒十有一月季孫宿卒杜注衞地豕韋魯地降婁日食于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衞大在魯小○左氏士文伯解于何不臧爲不善政之語卻好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

時不務此三者則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朱子亦取其義以解十月之詩但其所云魯衞惡之衞大魯小因是年衞襄公季孫宿卒而附爲之說此後儒所以黜象緯占驗之數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漢書五行志董仲舒劉向引此傳文謂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載於三經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於春秋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臧琳經義雜記○今歷推之是月甲辰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七日二百九十八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昭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五百六十七分入食限元史歷志○大衍歷推五月丁巳朔食郭氏亦同按大衍閏在日食之前故日食在五月杜歷閏在日食之後故日食在六月陳厚耀長歷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正陽建巳之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杜注正月謂建巳正陽純乾之月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平子以爲

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日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爲災降物素服也辟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用辭者用辭以自責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漢書五行志○日食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焉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盛六陰並消於此而忽以陰侵陽是謂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案巳月之爲正月不特見左氏已見詩小雅所謂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是也若以夏寅月周子月當之其繁霜曷足爲災異哉正陽日食爲古所尤忌

亦不特見左氏又見詩小雅集傳蘇氏所謂純陽而食陽弱之
甚十月純陰而食陰壯之甚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詩
人以爲亦孔之醜是也其說皆與左互相發獨怪胡安國傳春
秋於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鼓用牲于社不從左氏正陽之義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沈括曰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
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二者皆先王所惡四月純陽不欲爲陰
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蘇氏詩傳之說亦如此陸粲左傳
附注○大衍授時二歷推是年日食當在秋九月此書夏六月蓋
誤文也即以十五年六月日食與二十一年七月日食參互考
之於前間二十五月於後間五十月約略交限迴不相值不待
布算而可知者然則傳載昭子之論當在十五年六月因經之
誤遂誤載於此朱朝瑛略記○姜岌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

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授時云是歲九月甲戌朔
加時在晝入食限按三家所考固得日食之月日矣然傳有祝
史請用幣平子不從之事太史云日過分而未至又云當夏四
月謂之孟夏則又確是六月非九月然則左氏謬言乎非也蓋
十五年有夏六月丁巳朔日食之事祝史之請太史之言平子
之不從皆彼年之事左氏不審誤繫之於此年而此年實以九
月甲戌朔日食時史誤書夏六月甲戌朔也江永羣經補義○愚按劉
公是駁左傳胡氏因之劉氏曰夏書乃季秋月朔非正陽之月
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然則古人不獨
以正月日食爲醜矣傳語未可信葉石林程積齋亦疑辨之按
漢志從左氏近儒閻百詩疏證尤詳明與前莊二十五年周禮
賈疏吳氏浩顧氏棟高說合則左義精當駁之者誤矣陸氏粲

據沈括說以正陽之月分屬春秋與詩之四月十月亦甚典核
朱氏江氏謂當是十五年六月之傳誤載此亦通
姜氏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當誤大衍云當在九月
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今歷推之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
晝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元史歷志○按如江氏
永說則姜岌大衍所推固無礙
傳云祝史請所用幣所當作祈祈與所字涉似而誤莊二十五
年傳凡天災有幣無牲注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
牲也是日食之禮皆當用祈周禮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祇四
曰禜五曰攻六曰說注皆主日食又云攻說用幣而已明此日
食得有請祈用幣之文若然則用幣亦因仍舊典祝史何爲至
此復請蓋魯於日食之災失禮已久惟知用牲莊二十五年六

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故祝史欲復舊禮乃以上請武億羣經義證
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
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
不克也故常爲水○莊二十三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
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旱而大雩則亦不
是常爲水也孔疏○按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
醜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
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魯衞惡之安在其不爲災耶且日
食三十六昭公之世凡七見比之他公災異最數梓慎不能因
公之問告以省德消變之實而爲是說以滋其怠玩卒致失國

應陽微之象非忠臣也（叅王樵輯傳汪克寬纂疏）○食于分至不爲災古未有斯言也意如專國前此旣廢伐鼓用幣之禮梓愼順强臣而欺君爾（陸粲左氏鐫）○十七年意如不救日昭子卜其將有異志此年公以梓愼素明天道故問之而意如仍未之救也君臣之隙已成昭公自危之甚矣梓愼不能以脩省啓其君而遷就其辭葢黨於季氏而姑爲諂諛以悅君也（姜炳璋讀左補義）○今歷推之是月壬午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八千七百九十四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癸酉朔交分十四日一千八百入食限（元史歷志）○杜注陳說見日月誤文門

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梓愼叔孫皆妄測天道或傳者因時之旱而附會也日食之示戒遠矣非爲水旱也日月陰陽之精也以精之盛衰相爲虧蝕水旱之故不相及也（王樵輯傳）○按裨竈之占不如子產梓愼之占不如昭子則知術士推以術不如士大夫推以理也（齊召南左傳注疏考證）○今歷推之是月乙未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三千八百三十九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昭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今歷推之是月辛亥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六千一百二十八入食限（元史歷志）

定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三月辛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百三十四分入食限（元史歷志）○案穀梁同公羊作正月葢周三月當夏之正月公羊偶誤書夏正耳（梁履繩補釋）

定十二年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在大衍爲十月朔其年當閏而春秋置在歲終故差一月也日食黃道角六度太强（春秋分記歷書）○今歷推之是歲十月丙寅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六百二十二分入食限葢失一閏（元史歷志）

定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庚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七千六百八十五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以上日食三十六書日書朔者二十六書日不書朔者七書朔不書日者一不書日不書朔者二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三終

卷四十三補

災異總論

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後漢書郎顗傳）

春秋書日食地震山崩星變六鷁退飛鸜鵒來巢霜不殺草李梅冬實所以紀異也書水火雨雹大雪震電晦冥多麋有蜮饑旱螽螟蝝生所以記災也災異之名自此而起漢儒因之推配五行以爲之說是邪非邪曰孔子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所以推配之者非也天地萬物以人爲本庶政修而萬事康得治之道則地平天成物遂其性豈有災異之變哉政悖其宜事失其敘有亂之理則見於天者日月薄蝕彗孛飛流雪霜風雨之不時天之變也見於地者山崩川竭水火震陷地之變也見於物者羽毛鱗介之孽草木金石之怪螟蝗螽蝝稼穡卒痒物之變也聖人謹記之使治人事者畏天戒恐懼修省以銷去之故曰孔子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以眚變妖孽著於形數聲色者推而配之五行某事失則某災爲之應某異見則某事爲之符其說牽合附會迂濶難信故曰漢儒所以推配之者非也然則天地與物之變孰使之然哉蓋通上下一氣耳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著於此而祥異見於彼猶影響之於形聲自然之符而理之必至者也修其政事則災異可弭後世談經術者以漢儒推配之說不足信併聖人所以書災異之意一切廢之以爲天地與物之變吾無與也遂使人主樂聞其說無恐懼修省之心其爲害豈淺哉（李綱梁谿集）○春秋書災異所以警人君若於常星不見云齊霸將興於沙鹿崩云晉文將霸則索之太過漢儒坐是病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覩天地之變側身修行以應之而漢儒一切引類爲之說故不免有附會之弊（又）

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徵而地無昆蟲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螽蜚螽蝝生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則書凡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汙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恐懼修省之道也（王守仁集）

日食論

日者衆陽之宗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則日食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甚則薄蝕是也（漢書孔光傳）

日者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淸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度晻昧無光（又李尋傳）

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則陰盛陵陽（後漢書馬嚴傳）

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巧歷所能窮也而春秋記以爲異者蓋先王克謹天戒因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書曰日有食之其辭若有食之者所以歸咎於人事而不以常數爲不足畏也（楊時龜山集）

日月之行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日月同在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乃相陵掩當其交處則蝕旣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沈括筆談）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四目錄

星變一（書孛同異辨　星隕如雨三傳說辨史記併宋魯兩事爲一辨　大辰非北辰辨）

大雨震電震廟雨雪雨雹（隱九年左傳霖字是釋大雨非釋經杜云經誤辨　公羊僖十年作大雨雹昭三四年作大雨雪辨　震夷伯廟左傳罪展氏說公羊季氏之孚說辨）

無冰　雨木冰（襄二十八年傳言宋鄭事應辨）

霜變（不殺草杜注辨　殺菽何注辨）

書不雨書雩書大旱（文二年不雨公羊以爲記異非災辨　穀梁以旱書時爲正辨）

大水（劉氏解穀梁高下有水說辨　鼓用牲于社左與公穀異義說）

火災（御廩災左云不害辨　新宮災不當哭劉說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四

○星變一（書孛同異辨　星隕如雨三傳說辨史記併宋魯兩事爲一辨　大辰非北辰辨）

凡日食星變皆爲天下記異非一國之志也（趙汸屬辭）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注星土星所主土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爲象正義辨九州之地者據北斗而言所封封域者據二十八宿而說春秋緯文耀鉤云布度定記分州繫象華岐以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兖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荆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岷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但兖青徐揚并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周之九州差之義亦可知（周禮注疏）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謂五星）辰（謂二十八宿爲十二次也）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謂變動）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吳澂曰十有二辰經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見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緯天右轉而日有薄（不蝕朔望）蝕（蝕在朔望）暈（日旁氣）珥（形點黑也）之變月有虧盈朓（晦而月見西方）朒（朔而月見東方）之變五星有贏（早出爲贏）縮（晚出爲縮）圜（有圜繞者）角（有角）芒（生芒）之變故總言日月星辰之變動變動即所謂遷也順則爲吉逆則爲凶星土十二土也合而言之曰九州九州星土之書雖亡所考者十二國之分載諸傳記災祥所應亦皆可證昭十年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曰今茲歲

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此元枵爲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此星紀爲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子產曰成王滅唐而封弟叔虞故參爲晉星實沈爲參神此實沈爲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爲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衞顓頊之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此娵訾爲衞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爲楚之分星而荊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謂之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爲燕此析木爲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爲其國之分星以星土而占災祥其應有可徵矣

歲星在木則水爲相之類五星順度爲祥流逆失度爲妖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是謂蛇乘龍梓慎以爲宋鄭必饑則言其所屬神竈以爲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乖次之應乎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謂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以歲星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應乎以類求之則歲星太歲皆可參決妖祥之事王棠知新錄

大司徒曰以土宜之法辯十有二土之名物康成以爲十二土分野十二邦繫十二次保章氏曰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各有分星司農引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是也康成則曰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自時厥後或以十二州配之或以列郡配之或以山河兩戒配之或以七星主九州後漢天文志劉昭或以七星主七國晉志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紛異論是以學者多疑焉然略分野之說而不信則周禮不應有星土之辨拘分野之說以爲驗則左氏未免有傅會之誣無冰之災何關於元枵星紀而梓慎以爲宋鄭之饑襄二十八年日食之變何與於豕韋降婁而士文伯以爲魯衞之惡昭七年蓋星土分星本不可以州國拘也司徒只言十有二土未嘗斥言其所應者何次保章氏言星土辨九州之地不明言其所辨者何星是星土分星不可以州國定名亦明矣愚以保章觀之隨其土之所屬應其星之所臨故謂之星土辨九州之地非如鄭氏言十二邦繫十二次也隨其國之所封驗其星之所在故謂之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亦非如賈氏言受封之日歲星所在國屬焉夫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而已乎封域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國皆有所屬豈特十二國而已乎九州之土皆配星九州之國皆有分故因其星可以辨其州之地

因其分可以觀其國之妖祥保章氏之說如是而已說者何必牽合傅會而定指後世郡國之名以求配之也昔孔子作春秋日食隕星之變無所不記豈必皆周魯之分而後言之乎歐陽志書天文凡日食星孛之變一一記之而獨不言其事應亦豈拘拘於分野之說哉大抵周官所辨者欲以觀妖祥爾天子之所觀者九州也諸侯之所觀者一國也諸侯以一國分星而驗一國天子以九州星土而辨九州諸侯觀一國之妖祥而爲一國之備可也天子可以諉之一國分星之所屬而不爲之救政序事乎知乎此則可以言星土分星之說矣葉時禮經會元

天彗者一名埽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則皆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爲災變見則兵起除舊布新彗所指之處弱也史記天官書正義

妖星一曰彗星見則兵起大水二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晏子曰君若不政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由是言之孛甚於彗晉書天文志

漢書天文志及諸書云歲星辰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爲妖星石氏云欃槍爲天棓又曰彗星亦爲孛孛然如粉絮形狀雖異其殃一也皆是逆亂凶悖惡氣所生見則除舊布新之象不有大亂必有大兵宋文鑑趙普論彗星

春秋三書孛而昭十七年傳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亦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歎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爲變甚於彗矣王應麟困學紀聞

〇王氏原注齊有彗星見於傳而經不書何焯曰經不書蓋見彗小

於孛矣元圻按後漢書天文志孛之爲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所以除穢而布新也注引晏子春秋對景公語謂孛與彗相似匪同翁元圻困學紀聞注

公羊杜預郭璞俱以孛彗爲一星不然也漢書文帝紀注文頴曰彗孛長三星其占略同而形少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然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帚長星光芒有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二丈無常也史記彗出東井齊景公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孛星將出彗何懼乎然則孛甚於彗也趙汸屬辭

天文家言星芒偏出曰彗四出曰孛異象異名此後起義也文十四年公羊傳云孛者何彗星也昭十七年經書孛傳云彗則春秋彗謂之孛爾雅釋天彗星爲欃槍亦謂之孛孛是其義彗欃槍是其象漢書天文志云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鬭食彗孛飛流此皆陰陽之精孟康注散者五星有變則其精散爲祅星然則彗孛飛流乃五行之病中於恆星之小者其星將消散則吐爲彗孛俞正燮癸巳類稿〇穀梁孛謂之茀按史記齊世家茀星將出正義茀音佩錢大昕聲類

星書云日之精變爲孛月之精變爲彗是其類似而占同也朱鶴齡讀左日鈔

按先儒所言事應如趙氏汸謂桓莊之際應在霸興而無王文宣之際應在晉失霸而楚興平邱而後應在夷狄恣而王室亂哀公之末應在吳越橫而將變爲六國也汪氏克寬謂莊七年應在王人不勝五國之兵王命不行於天下文十四年應在桓文迹熄而宋齊晉之君皆有禍昭十七年應在子朝之亂兵交于王都哀十三年應在吳爭伯而中國爲之服役也夫天象見於上人事應於下固理之自然必指某事以實之恐涉讖緯之妄矣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夜穀作昔隕公作霣

左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〇公羊傳曰恆星者何列星也言天官列宿常見之星也於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孔穎達疏〇公羊何以書記異也〇列星天之常宿分守度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何休注〇穀梁恆星者經星也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〇如雨者言衆多不可爲數也左氏云與雨偕也非也杜注左氏范注穀梁以如猶而言星隕且雨也亦非也春秋記星隕爲異耳夜中而雨何足記乎穀梁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以言雨螽可也以言雨星則何著於上之有又曰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以言隕石可也以言星隕則何不見於上之有公羊曰不修春秋曰雨

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此妄語也若實尺而
復無爲不書劉敞權衡○如雨言隕之多也三傳之說俱未協劉氏
駁之義甚精彙纂案○傳言與雨俱集夫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
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王充論衡○若
舊史曰雨星春秋修之曰星霣如雨則二義不同矣霣者至地
之辭不及地尺而復者是不至地之辭若舊史謂不至地春秋
修之謂至地則二義亦不同矣春秋蓋未嘗有變舊史而自爲
之辭者也葉夢得公羊傳讞○傳讀如爲而古者而如二字通用故誤
又左傳讞○如雨者言其多故以爲異而記之後世史書五行志亦
有載此者左杜解訓失之矣史記宋世家併魯宋兩事爲一更
誤莊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僖十六年正月戊申隕石
于宋五二事相去遠矣且春秋星隕如雨初不指其在宋史記

乃謂宋襄公七年宋地隕星如雨與雨偕下併爲宋地同時之
事豈不愈謬王若虛滹南遺老集○恆星不見之說當以左氏爲長蓋列
宿有名之星無隕墜之理隕而旋復益復誕妄其云夜中星隕
者自謂無名之星或有隕墜者不當以恆星之不見爲全隕也
秦蕙田五禮通考百九十二○左曰夜明也勝公穀注無雲而日光不匿也
亦勝何范曰與雨偕也不如公穀趙佑雜案○恆星星之常見者也
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如雨隕星衆也孫復尊王發微○日見於晝
星明於夜天道常理今夜有日光常星不見此陰不陰陽不陽
君不君臣不臣之應也朱子語類○經星與緯星異經星不動隨天
左轉有出沒而無贏縮五星日月則動而不常以經星爲次舍
恆星卽經星也王命不行於諸侯上感於天而經星爲之不見
天秉陽垂日星星不見而復隕陽之不足可知洪咨夔春秋說○經書

星隕隕石隕霜於隕字有先後之異者蓋星在天有象先見星
而後見其隕石與霜皆隕而後見也李廉會通○天者積氣所爲日
月星辰麗焉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
之消散可知戴溪講義○恆星謂有名之經星星謂無名之衆星夜
無日光則星見晝有日光則星不見恆星不見者夜明如晝故
也大星之恆見者不見則小星之無名者亦無也隕謂自天而
隕沒於半空而不至地如雨言衆多不可爲數也小星之無名
者隕則大星之常見者自若也吳澄纂言○星隕如雨言多也漢志
永始二年二月癸未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谷永
對言自春秋魯莊以來至今再見後代之史恆曰星流是也不
言石隕不至地也顧炎武日知錄

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
將死亂黃氏震曰唐李淳風算孛行度謂此星在角由杓入斗是月自北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之東故三國當之斗
數七故云不及七年○公羊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
也何以書記異也何休注孛者邪亂之氣狀如篲篲者埽故置
新之象○穀梁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范
甯注據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
其魁中也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茀星亂臣之類○旣見
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杜注○孛星旁氣孛孛然也劉熙釋名
○孛者星之沴氣也光芒直上而如篲曰彗光芒四出而勃勃
然曰孛黃震日鈔○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
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
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

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史記天官書○索隱曰斗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尙書旋作璿鄭元云運璣中箭爲璿璣外現爲玉衡馬融云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主熒惑火第四塡星土第五辰星水第六歲星木第七太白金日月五星是名七政也集解曰龍角東方宿攜連也衡斗之中央殷中也正義曰衡斗衡也魁第一星也言北方斗衡直當北之魁枕於參星之首北斗之杓連於龍角也又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斗之尾也尾爲陰又其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主西南華華山也杓華山西南之地也殷當也斗衡黃河濟水之間地也魁斗之首斗第一星法於日首陽也又其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海岱之東北地也隨三時所指有三建也○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方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爲琁璣杓三星爲玉衡又曰斗爲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爲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琁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樞爲天琁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

陽爲律搖光爲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晉書天文志○北斗之分野若天官書杓自華以西南衡殷中州河濟之閒魁海岱以東北星經玉衡一徐二益三冀四荆五兖六揚七豫八幽九并春秋緯文耀鉤雍屬魁冀屬樞兖青機徐揚權荆衡梁開豫搖晉志一秦二楚三梁四呉五燕六趙七齊唐志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陬訾爲中州四戰之國是也王應麟玉海卷一○北斗垣內星南斗二十八宿之一宿羽流列祠爲二斗非也南斗於次爲星紀在正北人以其見必於南故謂之南斗以別北斗耳黃溍日損齋筆記○漢志中宮北斗七星所謂運于中央臨制四海者是也既曰運于中央而又謂之北斗蓋天傾西北形如倚蓋雖曰維北有斗而實居天中公羊亦曰北極天之中也葉大慶攷古質疑○書星孛三皆曰有者不宜有之辭且不知其孛者何星闕所不知也大辰東方不曰入而北斗曰入者不全孛北斗而但入其魁中爾孫覺經解○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顧炎武日知錄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

當之在宋衞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衞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公羊孛者何彗星也大辰者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注大火謂心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穀梁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范注劉向曰大辰者大火也不曰孛于大火而曰大辰者謂濫于蒼龍之體不獨大火○星孛或書月或書時不踰月則書月踰月則書時崔子方經解○大辰房心尾也蒼龍之宿心在中最明爲時候主故稱大辰孛者彗星也形似帚有除舊布新之象今除舊當心心爲火宿而除在火伏之時則明年火出而火災必布故梓慎裨竈皆以爲明年宋衞陳鄭同日火災之兆以宋衞陳

鄭爲房心尾三宿次舍地也若漢天文志云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爲天王其前星太子後一星庶子也而董仲舒劉向皆謂天王明堂孛加其中爲後五年王室大亂天王與王子適庶爭國之象特占驗貴速漢儒所說驗俱在五年之後自不若火伏而除火出而布見前歷歷之可徵也胡氏傳仰劉向之說 毛奇齡傳 ○星孛之異文十四年紀七月哀十三年紀十一月此不紀月則一冬而孛大辰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八月辰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星東及漢也 顧炎武杜解補正 ○孛爲水之餘而臨火地隨火行又及天漢水位挾水之盛氣以逼火火受水克掩抑久則其發必暴故及新火出時而有火災此陰陽消長之道也非禳禜所得息但當修人事以禦之故子產弗從 趙佑雜案 ○彗體無光傳日爲光其出必於黃道爲近北辰在極北至幽之處不得有孛則非北辰矣以爲大火者言監于蒼龍之體則是在房心尾而光及七宿然經不繫月但言冬是盡一冬恆見自建酉至建亥月皆冬也考月令戌月日在房亥月日在尾心方隨日以沒大火隱而孛亦不得見矣似以公羊伐爲大辰之說爲長 王夫之稗疏

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於旦也○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杜注 ○不言宿名者董仲舒劉向以爲不加宿也文十四年孛于北斗昭十七年孛于大辰皆言所次此獨不言則不加宿可知 高閌集注 ○天欲旦太陽將升而孛見焉妖星干太陽駭常之變也 家鉉翁詳說 ○文十四年昭十七年皆言孛之所加今不言所加之宿者公羊以爲見于旦似矣而未盡也雖旦見必有宿可言今曰東方則所加非一宿日久偏歷東方諸宿不可以宿名也 季本私考

大雨震電震廟雨雪雨雹 隱九年左傳霖字是釋大雨非釋經 杜云經誤辨 公羊僖十年作大雨 昭二四年作大雨雪辨 震夷伯廟左傳罪展氏穀公羊 季氏之孚說辨

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和則雨俱則雷交則電陰氣勝則凝爲霜雪 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

陰陽合爲雷陰陽激爲電陰陽和爲雨陰陽搏爲雪 古微書引春秋元命包

劉向云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猶不書月食也 漢書五行志

雹之爲言亡也陽以散亡雹之爲言合陰陽專精積合爲雹 班固白虎通

傳曰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下不敬則上無威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又曰雷首長萬物與之出入故雷

出萬物出雷入萬物入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微者以九月入又曰大雨雪猶庶徵之常雨也然有甚焉雨陰也大雨雪者陰之畜積甚也又曰雨雹君臣之象也陽之氣專爲雹陰之氣專爲霰陽專而陰脅之陰盛而陽薄之雹者陰薄陽之象也霰者陽脅陰之符也 南齊書五行志引洪範五行傳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張子正蒙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

之情陽氣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爲雷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水穢濁或有黑色○愚謂其勢均散者即朱子所謂吹盡陰氣乃止也雲雨一物也但陰氣厚則陽爲所壓而降陽氣盛則陰爲所挾而升升而陰氣足以敵陽則必化而爲雨而氣散矣升而陰氣不足以敵陽則必轉而爲風而氣亦散矣風者陽氣也所以散凝聚不散之陰也凡不散之陰風皆散之而雲物爲最者雲聚則有風雲散而風止所謂其勢均散者此也易風行天上所以爲小畜蓋風行則雲不得聚故所畜者小而不能成雨也風以散之此陰陽聚散之顯者若雨之降雷之發以至隕霜飛

雪湛露皆散也陰緩則易散而受交於陽至治之世也李光地注

先儒以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又以爲陰陽之怒氣人或值之則遭震矣眞西山曰雷霆雖威初非爲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乎雷其與日之暄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矣非雷霆欲以殺之也讀此可破世人一切荒唐之論王棠知新錄

春秋三書雨雪雨皆言大桓八年雨雪獨不言大言大者以大爲異不言大者以失時爲異齊履謙統紀桓八年○雨雪常也惟大而爲害故書桓八年不言大而書者以非時也黃仲炎通說僖十年

書雨雪三而兩在冬若以夏時言則雨雪冬所常有法不常書況二百四十二年豈止兩雨雪邪故知春秋以周正紀事而書冬爲酉戌亥月無疑劉基誠意伯集

左傳杜注愆陽謂冬溫伏陰謂夏寒漢五行志曰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梁履繩補釋十二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雨去聲

左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杜注三月今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皆爲時失○公羊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何注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太甚也○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范甯注○說文云震劈歷震物者電陰陽激曜也河圖云陰陽相薄爲雷陰激陽爲電然則震是雷之劈歷電是

雷光也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既見雨從天下自上下者因即以雨言之故下雪稱雨雪也孔穎達疏○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以雷出有漸故言乃電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禮記孔疏○劉歆以爲三月癸酉于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漢書五行志第七中之上○雷未出電未見而大震電陽失節也雷出電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陰氣縱也春秋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胡傳○曰大雨震電曰大雨雪

皆非小變（劉基誠意伯集）○夫啓蟄而震且雹焉災矣三月雨雪不爲災大即災矣（毛奇齡傳）○震即雷之疾甚雪即雨之所凝寅月陽氣方升爲陰所遏故激爲震電陽得發泄而成雨及久雨之後陰氣復勝遂凝爲雪震電陽盛雨雪陰盛數日陰陽大變故記異而書（徐庭垣管窺）○經有電無霖傳有霖無電蓋左氏所據簡書錯誤也杜輒云經誤非也（劉敞權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杜注此解經書霖經無霖字經誤非也歷攷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當讀大雨霖句以震書始也句傳以霖解經大雨以凡雨三日以往爲霖句解霖字傳文每有此例（臧琳經義雜記）○按傳言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是釋大雨非釋經書霖後人於傳大雨下妄加霖字漢書五行志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當雨而不當大雨亦無霖字（洪頤煊讀書叢錄）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休注周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太盛兵象○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程子經說）○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此積陰侵陽之象春秋凡三書雨雪其二言大以大爲異也此不言大以非時爲異也（日講解義）

僖十年冬大雨雪

書雨雪三言大者二大者非常之辭非常而爲災故志之（孫覺經解）○公羊作大雨雹未可據當從左穀（又）○大雨雪杜據傳例云平地尺也非也平地尺雪常事耳何足稱大而異之（劉敞權衡）○公羊作雹因字相類而譌耳（趙坦異文箋）○書雨雪三隱以日者一日而大雨雪紀異于大雨震電之後也桓以月者不當雨雪而雨雪也此以時者一時而大雨雪也高氏以此爲尤異者是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震夷伯之廟罪之也○震是霹靂（孔疏）○爾雅疾雷爲霆蒼頡篇霆霹靂也公羊傳有霆擊夷伯之廟是也（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九）○按今本公羊作雷電擊○震夷伯之廟臣鍇以爲霆其急激者也震所加物之稱也（徐鍇說文繫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程子經說）○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激而爲雷霆不善之積蓋亦如此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稔而人誅不加者也（張洽集注）○左氏以爲罪展氏未必然也陽氣蘊于地下而必達於地上其奮出也則爲雷霆出無擇地當其所發而室宇人物受其擊則若此之震廟是已（王介之四傳質）○公羊曰夷伯者季氏之孚也

非也當是時季友未卒公亦未失政欲推天假命以就災異非聖人之意矣（劉敞權衡）

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左爲災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是時僖公末年失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胡傳）○陰勝陽也書大雨雹三皆著陰勝陽之罰（趙鵬飛經筌）○陽爲雨陰起脅之凝而爲雹（鄭元禮記注）

昭三年冬大雨雹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周其

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
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
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雹戾氣也陰脅
陽臣侵君之象是時季孫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
數月之間再遇大變申豐屬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而歸咎藏
冰夫藏冰亦古者燮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
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參劉敞胡安國傳○此著時而書雨
雹又加以大字頻見於一冬也明年春正月又著月而書雨雹
亦加大字頻見於一月也陰陽和而爲雨露霜雪陰陽爭而爲
雹歷時彌月而未已臣干君下陵上其兆見矣家鉉翁詳說○書大
雨雹三而昭之初年冬春兩見先儒以雹者陰脅陽臣脅君之
象則其兆不徵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公穀作大雨雪按公羊疏公羊
正本亦作雹惟穀梁作雪當是字譌莫濰山云若十一月雨雪
又何足異趙坦異文箋

以上書大雨震電震廟各一雨雪雨雹各三

○無冰　雨木冰襄二十八年傳言宋鄭事應非

冰水堅也說文○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韓詩外傳
冬日之閉凍不固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韓非子
冰之爲用重矣在豳風則詠鑿冰在春秋則書無冰在月令則記開
冰在左傳則述藏冰蓋冰之有無有以驗天令之愆調冰之出入有
以關民生之安否此周官所以有凌人之職也今以其職考之外饔
之膳羞必以鑑酒人漿人之酒醴亦以鑑是飲食不可無冰也祭祀
共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是賓客喪祭不可無冰也凌人以正
歲十有二月大寒方盛之時而令斬冰則冬月治冰政矣以二月將

獻羔開冰而始治鑑則春月治冰政矣夏暑方盛而頒冰則夏月治
冰政矣秋涼不用冰而刷冰室則秋月亦治冰政矣無一事而不用
冰無一時而不治冰政則冰之重可知矣蓋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
之間一氣未至則閉塞而爲災一氣或過則乖戾而爲疾蓋防患者
或養其弱而抗其彊故方陰之盛而陽之微也則鑿冰以達陽而備
暑或損其有餘以補其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也則出冰以助
陰而禦暑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癘疾不作
民不夭札凌人之冰政實有助焉葉時禮經會元
冰以孟冬始冰仲冬壯季冬盛春秋無冰書以時者志春其不志冬
者始冰則或未冰也書以月者志正月二月其不志三月者以解凍
則不冰也葉夢得傳桓十四年
陽氣之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古者藏冰發
冰所以節陽氣之盛也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
冰於地中至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
及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
無不及是藏冰發冰者燮調之一事也春秋書無冰不獨志常燠之
異亦以見備暑之無其備也呂大圭或問桓十四年
天官占云政治縱弛燠而無冰劉向曰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
無寒歲秦滅無燠年陳宗之備考
書無冰溫也是爲常燠之罰書雨木冰寒甚之過其節也是爲常寒
之罰顧棟高五行篇

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公羊記異也何休注周正月夏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
○穀梁時燠也范甯注皆君不明去就政治舒緩之所致五行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冬無冰是陽氣不閉陰氣不凝也（孫覺經解）○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辭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須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仲冬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所致也（胡傳）○此年正月無冰寒遲也丑月尙有冰也成元年二月無冰燠早也子月已有冰也襄二十八年春無冰通一時而常燠災異尤大（方苞直解）

成元年春二月無冰

杜氏啖氏說見周正紀事門○寒極無冰常燠也洪範傳曰豫恆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固陰沍寒而常燠應之（胡傳）○穀梁謂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無冰終無冰矣其說未是蓋丑月水澤腹堅正冰盛之時而無冰是以爲異過此則東風解凍矣豈論終時與未終時乎（徐庭垣管窺）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左春無冰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杜注星紀在丑斗牛之次元枵在子虛危之次蛇元武之宿虛危之星也龍歲星歲星爲木木爲青龍失次在虛危下爲蛇所乘虛中者元枵女虛危三宿虛星在其中歲爲宋鄭之星淫行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陰不勝陽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是時襄公昏庸三家專政明年季武子取卞而公幾不得入其紀綱縱弛可知矣（汪克寬纂疏）○魯國春無冰可藏則陰陽反常冬行春令月令所謂國其乃旱蟲蝗爲敗時雪不降冰凍消釋者也其年之秋果大雩則旱可知矣

左氏所釋本國而移之他邦非矣（程端學三傳辨疑）

成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范甯注雨著木成冰木介甲冑兵之象○正月今之仲冬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成冰寒甚過其節度也（杜注）○此庶徵常寒之罰也（蘇轍解）○雨著木而成冰上溫而下寒也與隕霜不殺菽相反（高閌集注）○陰陽和則雨雨者融二氣之和以潤澤於草木者也今乃封著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甚矣（汪克寬纂疏引王葆）○漢書五行志劉歆謂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按左氏無傳當從劉子政說氣雰同字釋名氣紛也潤氣著草木因寒凍凝色白若粉也劉說與釋名合不必如范注取象甲兵也（臧琳經義雜記）

劉燿遠舊唐書李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見卷九十五睿宗諸子傳）按漢天文志亦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余謂稼字義不可通特介聲之訛耳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達官怕之諺本此（趙與旹賓退錄）○按諺語本劉向說不足徵信以此解猶采之備一說

○霜變（不殺草杜注辨　殺菽何注辨）

書霜變二按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草木黃落謂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再花而實周十月夏之八月霜不當降而乃殺菽皆非常之災（趙汸屬辭）

僖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注周十二月夏十月易中孚記曰早霜而不殺萬物根生之物復榮不死陰假陽威之應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穀梁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范注菽重草輕不死則重者不死可知○九月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隕霜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劉敞傳○陰陽四時之氣天地所以生殺萬物者也雨露生之雪霜殺之天地自然之氣而四時之常也皇極之道行和氣塞於天地之間則陰陽有常而生殺以時彝倫攸斁遏於陰陽則當生者不生當殺者不殺孫覺經解○霜當殺而不殺李梅不當實而實皆冬燠之咎徵吳澂纂言○書不殺草宜殺而不殺也書殺菽不宜殺

而殺也其變相反而其占一也威福者人主之柄失其柄以有罪而賞必至以無罪而罰其事相反而其實一也顧棟高引華氏說○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所謂恒燠也顧炎武杜解補正○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杜疑經誤而以爲十一月亦夏九月也九月肅霜殺草宜也宜殺不殺霜之隕而輕也杜乃云重經文未嘗有是也且云重而不能殺物理未嘗有是也吳浩左傳義疑○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李梅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韓非子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其曰菽舉重也范注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舉殺豆則殺草可知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前書隕霜不殺草是也○月令九月霜始降八月未應霜菽者大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今早霜而殺菽是非常之災故書孔疏○常寒之徵也宜殺而不殺不宜殺而殺皆由人君之刑賞不中也趙鵬飛經筌○按何休謂獨殺菽不殺他物非也穀梁舉重之說得之彙纂案

○書不雨書雩書大旱文二年不雨公羊以爲記異非災辨　穀梁以旱書時爲正辨

何休曰不雩則言旱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豈廢禮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故以久不雨別之穀梁僖十一年疏引鄭元起廢疾、或曰雩或曰旱或曰不雨穀梁謂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是也左氏公羊皆以書旱爲災不雨者不爲災也考于經凡書災必有驗于後如水旱而無穀與饑是已今曰不雨而無所見災焉則二說然也然自春及秋不雨則害於播種豈不爲災蓋天雖不雨而人事有以

勝之則理或無害若乃人事不至則雖無水旱而害亦及之莊公之告糴是矣張大亨五禮例宗

雩而效則志雩雩而不效則志不雨不雨而爲災則志大旱志不雨而曰雨者嘉及時也志不雨而不曰雨者弗及事也志大旱而不曰饑者荒政行也荒政不行則書饑夫天災流行雖國家所不免然先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觀舉祀之早晚察記雨之疏數則人君畏天憂民之志可以概見矣張大亨通訓

春秋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三築臺奢侈不恤人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人興役天輒應之北史黎景熙傳

雨者陰陽之和氣也一失其節則陰陽之氣繆矣故春秋以冬春書不雨者所以見異也至夏則將有害乎稼穡矣異不足言也故夏而

不雨則書旱至秋則稼穡將成而有受其害者矣旱不足言也故秋而不雨則書雩雩者禱也春秋無以秋書不雨以雩見之也夏以旱見不雨而僖獨四月一書不雨者以著其不爲旱也秋以雩見不雨而宣獨秋一書大旱者以見其不得雨也葉夢得傳莊三十一年

書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先言時月而後言不雨緩辭也初見不雨未以爲異彌時彌月然後異而錄之先言不雨而後言至於某月急辭也一時不雨固已異矣自是冀其雨以至于歷月異之甚也春秋畏天勤民覽其辭見其志焉孔廣森公羊通義文二年

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陸淳辨疑引趙匡

曷爲或歷時而言不雨或歷月而言不雨一時不雨則書之一時不雨而書常也歷時而言不雨慢也無志乎民也歷月而言不雨閔也有志乎民也劉敞傳莊三十一年

書不雨者七陰陽不和之異也人物在天地間皆仰陰陽以生陰陽不和則物必不遂故春秋之法一時不雨即書孫覺經解

凡不雨甚則曰大旱甚而歷時則首月必書蘇轍集解

書一時不雨累月不雨譏其無閔雨之心也書月不雨喜其有憂民之志也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一時不雨也一時不雨而公不問荒於政矣文二年十三年三書累月不雨而公不知怠於政矣惟僖公之世三書不雨纔一月必書見公有憂民之心而閔雨也故三年六月雨亦書夫得雨必書不雨必書則公之念民深矣趙鵬飛經筌僖二年

穀梁子曰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僖公賢君也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怠主也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胡安國傳僖三年

僖公比書首月不雨乃書六月雨蓋以告廟書也文公踰三時不雨總書雖得雨不書其不告廟亦可見矣趙汸屬辭

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穀梁傳僖十一年

春秋之雩爲旱而經或書雩或書旱者雩而得雨喜雩有益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孔穎達疏僖二十一年

雩有二月令仲夏大雩帝時祭也周禮司巫國有大旱則帥巫舞雩旱祭也趙鵬飛經筌

書大旱二言旱不言饑歲猶有入也趙汸屬辭

或言不雨或言大旱何也不雨者未大旱也大旱者久不雨也郝懿行說畧

一時不雨書時歷時不雨連書首月一月不雨不書高澍然釋經僖二年

莊三十一年冬不雨

公羊記異也○僖文之不雨或歷三時或歷四時此纔一時不雨耳二百四十二年一時不雨者豈止一年而已此獨筆於經者蓋前年大無麥禾去年有蜚今冬又不雨而築邑一築臺三新廄一明年春又城小穀詳志之見公無恤民之心也呂大圭或問○春秋歷時不雨則書不雨但一時不雨而爲災則書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不日旱者五穀既登則害於民者淺故不書旱爾汪克寬纂疏○洪範曰僭恆暘若經時不雨僭之咎徵當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故其應必至也陳深讀春秋編○冬不雨不害禾稼而亦書者見聖人燮理陰陽無所不至不但爲害禾稼書也程端學本義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六月雨

左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不日旱不爲災也杜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公羊記異也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徐彦疏上謂二年之十一月十二月三年之二月三月五月皆不書不雨者是嘗得雨但未得澍雨故也○穀梁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范注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也閔憂也經一時輒言不雨憂民之至也楊士勛疏一時輒言不雨者以僖公憂雨故時時別言之其書六月雨者欲明僖公得雨則心喜故也心喜是於民情深故特錄之○春秋十有二公而不雨獨見於僖文蓋憂雨者有矣莫勤於僖公故以歷月見而志雨不憂雨者有矣莫慢於文公故以歷時見而不志雩葉夢得傳○一經書雨此爲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矣李廉會通○三時不雨不書苗麥之無不書饑是必有備而無患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按左穀皆以爲一時不雨杜注范注文同公羊則以爲一月不雨餘月卽有雨其不書雨者小雨不甚故也愚意左穀爲是小雨亦止可言不雨耳六月雨則穀梁謂喜雨者得之蓋周六月是夏四月正播種之時得雨則喜故書若文公時不雨自十二月至于秋七月自正月至于秋七月不書八月雨者八月爲夏六月此時苗已枯死雖雨無用故不書八月雨也顧棟高三傳異同篇○又案雨書大旱皆在夏秋三不雨皆連秋言之周之秋今之夏故爲災此書六月雨則當孟夏自宜不爲災也又○後漢書郎顗傳注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公憂閔元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圖浮令四十五事雨大澍也翁元圻困學紀聞注○按公羊何注亦謂與此小異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歷時而言不雨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於民也○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日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則八月皆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胡傳○禮稱至于八月不雨則君不舉今恒暘爲災者八越月矣文公漫不之省雖禫制未終而屢行朝聘會盟祭祀之事其無恤民之心若是公羊謂不書旱不雨之日長而無災范注亦云未爲災誤矣汪克寬纂疏○凡旱爲災多繫於夏竟夏不雨則爲災如僖三年書六月雨則旱不竟夏不爲災此書至秋七月夏在中爲災可知苟書三時不雨再書大旱則嫌文繁故不復書旱也汪克寬纂疏引陳岳見文十三年○不言旱旱可知也不雨至于秋七月則八月雨矣不書以文無志乎雨略之也牛運震傳○公羊曰記異也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豈有不雨之日長而不爲災者乎程端學三傳辨疑

文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同上

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連遭亢旱其所以修民事奉天時之道可知矣程端學本義○大旱也不書旱可知俞皐釋義○陳說見上

年秋大雩

公羊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僖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成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左旱也
襄八年秋九月大雩
左旱也
襄十六年秋大雩
襄十七年九月大雩
襄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左旱也○春無冰秋旱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不亦悖乎高閌集注

昭三年八月大雩
左旱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之世有七焉左氏惟八年無傳餘皆云旱也於再雩則曰旱甚也亦可見災變之數見矣是年既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昭公昏懦略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於難可歎哉汪克寬纂疏
昭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旱也
昭八年秋大雩
左旱也
昭十六年九月大雩
左旱也
昭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
左旱也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書再雩旱甚也○聖人書此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爲虐相繼而起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肜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胡傳
定元年九月大雩
定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左氏以再雩爲旱甚書再雩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災之甚而變之大者也汪克寬纂疏

定十二年秋大雩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
左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公羊何以書記災也○雩不獲雨故書旱杜注○旱非一方所損者衆故書大旱李明復集義引謝湜○不月以見其經時焉鄭玉闕疑引師協○春秋之例旱則修雩雩而得雨則書雩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日講解義○穀梁以旱時爲正楊氏因謂旱必歷時非一月之事此說非也經書夏大旱者直據其旱之時而記之爾豈必以爲旱當書時乎假使大旱在雨時之際或不止於一時聖人將何以書之也彙纂案○周之夏夏之二三四月也於時方下種雖不雨不傷禾稼然三月無雨

則亦愆陽矣故書之但是年不饑則終是春旱於禾稼無與耳（毛奇齡作）

宣七年秋大旱

書旱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也（杜氏）○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胡傳）

○大水（劉氏解穀梁高下有水說兼義說 鼓用牲于社左與公穀異）

左傳凡平原水出爲大水（桓元年）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同上）

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爲災或害禾稼敗廬舍則書之水者陰也陰之盛至於大水而爲災則陽不勝陰而陰專盛矣一魯國而大水者八天下之災可勝紀乎（孫覺經解同上）

凡大水以時書者皆志夏秋以月書者皆志七月八月志時者災長志月者災短七月八月尤麥苗之時也不爲災則不書（葉夢得傳桓元年）

自堯有洪水之患使禹治之禹疆理天下正其經界有畎有澮有溝有洫有川有遂故無水患而又有其利焉久雨則由畎注澮由澮注溝由溝注洫由洫入川由川入遂以次疏導入河入江終至于海久旱則於溝洫川遂之間遞引其水以爲灌溉春秋之時暴君汙吏壞其經界使畎澮溝洫之屬皆蕪而不治於是遇大水而無以決遇大旱而無以溉民爲兵戰所驅無暇治田畝聖人書大水者上痛禹迹之亡下悼井田之廢生民受患無以拯濟之也（高閌集注桓十三年）

水陰也小人之象臣下之象妻妾之象人君可以省矣（湛若水正傳同上）

董仲舒曰水者陰氣春秋緯曰陰盛臣逆民情悲發則水出經書大水八以魯國人事考之皆陰盛臣逆之象也（趙汸屬辭）

春秋莊公十一年宋大水董仲舒以爲陰盛之所致嘉祐水災歐陽修上疏曰水陰也兵亦陰也修之言蓋爲當時發若推其類言之則宮庭嚴密之地左右褻近之私陰也內而姦邪小人外而夷狄盜賊亦陰也人君者秉至陽之德以御衆陰故主道宜明則陽暢陰伏各由其序而弗爲災否則陰盛而忤陽咎證之來未有不緣類而著見者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眞德秀西山集）

自禹濬畎澮距川周公因之益詳井田溝洫之制故年之豐凶一視農力而水旱不能爲災周衰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司空之法不修於是水無所洩旱無以溉尋常水旱猶或有蓄積可支苟遇大水則不獨禾稼不登而廬舍人民且不可問矣（桓十三年日講解義）

桓元年秋大水

左見前○公羊何以書記災也○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

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程子經說）○不書月槩一秋而言也傷人害物而後書（家鉉翁詳說）○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汎濫爲害蓋歷時而未平也經書內大水者八後此十三年書夏此年莊七年二十五年宣十年成五年皆書秋莊十一年宋大水亦書秋惟莊二十四年紀於八月姜氏入之後襄二十四年紀於七月日食之後書月者未至歷時之久然亦非災之非常不志也（汪克寬纂疏）○穀梁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按禹貢下土墳壚孔注高者壤下者墳壚朱子注豳風之篇曰黍宜高燥稌宜下濕黍稌皆熟百穀無不熟高下有災正言田之高下（稌叉下又云無麥苗麥宜高而苗宜下高下水災則麥苗皆病劉原父乃以城邑山岳當之未是（[illegible]坂穀[illegible]諸）

桓十三年夏大雨

書水災九而桓居其二莊居其三是二公居三之二矣是有以致之歟汪克寬纂疏引王樵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公穀同桓元年○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何以國乎春秋所以謹之也胡傳○蓋文姜宣淫陰盛不制之所感也周之秋今五月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張洽集注

莊二十四年秋八月大水

夫人不制陰氣盛也何休注○夫人姜氏入而大水應之天人感應之速如此張洽集注○莊之世書大水者三於羣公爲最甚陰氣盛也戴溪講義

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公羊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梁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范注鼓者所以發陽也○門國門也祭法云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其門皆國門也鼓與牲二事皆失天災日月食大水之類祈請而已不用牲蓋天譴告人君惟當告請不當以飲食求免日食陰犯陽爲逆故鼓杜注孔疏○初有水旱之災先須修德不當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又鄭注大祝云類造禬禜皆用牲攻說用幣而已攻說以是日月之災又暫時之事且不假用牲故也禮記祭法疏○鼓用牲于社于門非禮也公羊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非也若于社爲得禮春秋不當書劉敞權衡○日食必鼓者爲陰侵陽其爲兆遠爲災未見聖人爲伐鼓之法以救陽且以警乎人君也大水則災及於物其驗已明其災已著則無取於鼓也穀梁曰救水以鼓衆非也孫覺經解○書者非惟志其非禮惡其不修政事以弭災患而爲是區區淫巫瞽史之見也胡銓解○左氏謂天災有幣無牲愚謂日月之眚有救而無祈鼓于朝救日之禮也若水旱之災則必有祈祈則必以牲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水旱用牲其來遠矣家鉉翁詳說○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禜祈禳之禮然必以側身修行爲本况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高閌集注○比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乃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徒以牲牷求免而禮文亦且謬戾此魯之所以亂也張洽集注○鼓所以攻陰故非日

食不鼓穀梁謂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則謂救日是攻慝故兼陳兵救水則警衆使用力隄遏而已是大水用鼓亦別有義但不當在社耳毛奇齡傳○愚按左氏義救水不宜鼓故劉氏駁公羊合禮之說孫氏駁穀梁鼓衆之說而西河毛氏申明穀梁之義以爲警衆使隄遏亦頗有理孔氏疏左傳謂祈請而已不用牲而其疏禮記則以爲歷時不止當用牲引雲漢詩作證義亦精審蓋經義互相補也均並存之

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或請焉或怒焉何也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故鳴鼓攻之朱絲而脅之春秋繁露○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以水爲害土勝水將攻土令厭水乎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大水雨湛

不齊陰盛陽微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牲於社同一義也俱爲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筱彰事告急助口氣也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王充論衡○愚按董王二說主公穀義救水用鼓且以于社爲禮惟仲任以爲鳴鼓非攻江都則直以爲攻之爾按若爲得禮常事似不必書以漢儒古說存之俟考焉

宣十年秋大水

陰盛陽微之徵張洽集注○宣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頻仍甚矣旱而書大水而書大皆以變常言也家鉉翁詳說

成五年秋大水

山崩大水陰盛之徵張洽集注

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

下文書會夷儀傳云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按水即經所書大水蓋不獨魯水諸國亦有之趙佑雜案

○火災御廩災左云不害辨　新宮災不當哭劉說辨

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陳壽魏志高堂隆傳

人火因人而興故指火體而爲稱天火不知何起直以所災言之晉書禮儀志二

人火爲火天火爲災左氏之言是矣據左氏經無書火者惟一見於周宣榭而公穀皆作災則春秋固不記火也災以謹天變火則有人爲之者亦不勝記也葉夢得公羊傳讞昭九年○傳云天火人火見外災門

春秋記災不記火火者人所爲也災者天所爲也天所爲故大之而記之人所爲則被其焚者火之性耳是何足記也宣十六年宣榭災左氏以爲火非是昭九年陳災穀梁以爲火亦非是劉敞傳說例

人君嚮明而治者也其有逆德罰必見於火火者離之體火得其性猶嚮明而治也正氣鬱而不發邪虛炎而横生則火失其性嚮之者反爲災故五行傳以爲火災者變法之沴也胡承諾繹志

書內災六御廩西宮新宮雉門兩觀桓僖宮亳社也外災六齊一成周一宋二陳一宋衛陳鄭同日一也李廉會通

御廩西宮新宮亳社譏不能戒謹而致災也雉門兩觀桓宮僖宮譏其非禮而宜災也汪克寬纂疏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公羊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杜注○粢盛委積之所藏也災者火也其謂之災何也猶曰天戒之鬼神害之云爾劉敞權衡

傳○左傳以爲不害非也夫不害何以書災邪牛運震傳

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注見宮廟門○西宮小寢燕私之地人君之過嘗在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其後魯僖沒於小寢家鉉翁詳說

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杜注穀梁傳見宮廟門○公羊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公穀以三日哭爲得禮惟常山劉氏以主未遷入不當哭書哭所以譏胡傳從之公穀之義爲正也宣公薨至是二十八月主巳入廟方入廟而遇災痛切爲甚成公可謂知所哀而哀矣焚先人之廬猶三日哭況廟爲火所燬乎以爲不合于禮大失聖人之旨家鉉翁詳說○孫氏復曰三日哭哀則哀矣何所譏也孫氏覺曰曷若

無災而不災之爲愈也杜氏誚曰若以爲禮則常事不書按春秋有合禮不書之說故諸儒多以爲譏然所謂譏者一則謂宣公簒國火焚其廟示有天道一則謂成公不謹于火備致有天災義俱可通若以新宮災爲不當災則大非矣顧棟高三傳異同篇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諸說見宮室門僭禮門書及門○定公舉國聽賊臣所爲君不能君者也天示之異諸侯所以臨涖其臣民者一朝化爲煨燼變亦堅矣乃又從而新之有加於舊是天變不畏也家鉉翁詳說

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

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何以書記災也○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故孔子聞火知其必桓僖杜注○二宮之不毀三桓之私也書災以著三家之非禮爾黃仲炎通說○高氏家氏說見僭禮門

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作蒲

公羊記災也○天火也杜注○亡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汪克寬纂疏○或曰此周之亳社災爲天下記異亦通家鉉翁詳說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四終

補　星變論

孛星者惡氣之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其所以孛孛愛愛者亂之象也不明之表故名曰孛孛者有妨蔽有傷害也開元占經引五行傳

又　恆星條下

恆星者在位人君之類不見者象諸侯之背畔也隋書天文志

又　大雨雪條下

鴻範論曰春秋之大雨雪猶庶徵之恆雨也然尤甚焉雨陰也雪又陰也大雪者陰蓄積盛甚也與大水同冬故爲雪耳隋書靈徵志

又　書旱雩

洪範五行傳曰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之旱者以爲災也旱之爲言乾萬物傷於乾不得水也藝文類聚

古者歲旱爲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

爲民徧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揮斥雷電呼吸風雨致雨之術而可以得雨者也王守仁集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五目錄

地震

無麥苗 麥禾 饑大饑 莊七年左氏說辨 莊二十八年穀梁說辨

蟲災總論 書月書時穀梁說辨

螟

螽蝝 蝝生左公穀杜說辨 哀十二年傳語杜解辨

物異 有蜚左氏與二傳異義說鸜鵒來巢公穀漢志說辨：獲麟不言其來不言有穀梁說辨是謂異非不祥之謂辨 杜云春秋感麟而作公穀云春秋文成致麟說辨

外災異 公羊外災不書其書者各爲說辨 宣榭火公羊新周說辨 穀梁周災不志說辨 宣榭公羊以爲宣宮之榭何休以爲不致之廟胡傳謂廟制似榭毛氏謂遠廟無寢公穀漢志又謂藏樂器之所服氏以稱宣爲宣揚威武諸說辨 齊大災公羊以爲及我辨 宋災公羊以爲王者之後穀梁以爲孔子之先故書辨 公羊作宋火又謂內不言火甚之辨 宋災伯姬卒左穀說辨 陳災公穀誤作火辨 穀梁國曰災邑曰火辨 宋大水公羊謂及我穀梁爲王者之後書辨 沙鹿崩公羊以爲邑穀梁以鹿爲山足辨 何趙說辨 梁山崩何胡說辨 雨螽于宋左曰隊而死公羊曰死而隊辨 杜從左義辨 公羊云王者之後記異辨 劉氏自下而上曰雨辨

書有年大有年 謂桓宣不宜有年書以記異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五

錢唐張應昌學

○地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川竭山必崩國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注水土氣通爲演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國語

京房易占地動陰有餘太平御覽八百八十 ○地形至厚德至靜定而不動者也震動是謂臣彊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有餘也靈臺秘苑

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孔穎達疏文九年

日月薄食歷家可以預定若地震未聞有預定者晏子語柏常騫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騫對曰然是觀象可以知地震也

張衡造候風地動儀柱外八龍首銜銅圓機發吐圓知震之所在嘗一龍機發地震隴西是數寓於銅儀可以前定也二者之法今無傳焉邢凱坦齋通編

陽氣弱而在下陰氣盛而在上且陰逼陽太迫不能奮出而爲雷霆又不能滃鬱而爲雨是以排擊震撼動搖於內也雷得天地之正氣故能奮出羣陰以其出也發而爲聲則動體在外人在氣之中而不知其動也若陰之方壯陽之方鬱且適值天地之戾氣不能發而爲聲則動體在內人皆託乎動體之上是以知其動也胡承諾繹志

震動也或謂震者戰而非動如漢天鳳三年詔云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是震與動異也曰非也動甚爲戰戰生於動爾豈可岐而二之黃仲炎通說文九年

後世之史官記地震之異必曰地震于某然春秋曰地震何以不曰

于某也蓋聖人之意曰地當靜而反動則天下之靜者必有反其常
者矣地一震動則其異應於天下不止於一方安得曰于某也不曰
于某蓋聖人欲表其異於天下也明矣孫覺經解同上
春秋五書地震惟於文襄昭哀見之皆陽微陰盛君弱臣彊之所致
也文公怠惰政在大夫襄公外役於楚內脅於强臣若昭哀則遂失
國矣汪克寬纂疏引王葆同上
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後同 ○天動地靜者常
也地動者象陰爲陽行是時魯文公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
方叛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與下文北斗之變所感同也何休 ○
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
以靜爲體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震而不安

其所承矣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之
象也程端學本義引任公輔 ○劉紹攽曰不書震于某者魯地四五百里
之間無所用其區別也牛運震傳
襄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
書地震五而昭之世再見地道安靜以震動爲反常之異臣道
恭順以悖逆爲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强僭已甚天之示變欲人
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遂及於難汪克寬纂疏
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左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
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
王必大克 ○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
也南宮極人名子朝黨爲屋所壓而死杜注 ○王城震而有子朝
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汪克寬纂疏 ○春秋書
地震之變五而昭之世兩見于五年之間坤德之不順承極矣
季氏之無君此則不占而可驗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哀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無麥苗麥禾　饑大饑莊七年左氏說辨　莊二十八年穀梁說辨
經書無麥苗大無麥禾之辨孫氏說見下莊七年
曷爲或言饑或言大饑凶年穀敗不足曰饑死傷流亡曰大饑劉敞傳宣十年
宣十年冬饑先大水也十五年冬饑先螽也襄二十四年大饑亦先
大水也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皆不書饑蓋旱害稼而
已大旱雖甚未至于全不入也大水則凡所及者皆害矣螽見經者

十一或在于冬或志月者其害固不深宣十三年十五年皆以秋書
而十三年不書饑亦其害有偏不偏也葉夢得春秋攷
經書無麥苗一杜氏曰秋大水漂之也書大無麥禾一劉氏曰經無
水旱蟲螟之災忽無麥禾由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麥禾皆盡
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高氏曰劉向春秋說以爲土氣不養稼穡
不成也沈約宋志謂吳孫皓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闔境皆
然百姓以饑所謂大無麥禾者也按周之冬正五穀皆入之時使歲
事稍稔雖蓄積無素何至麥禾皆盡其爲歲祲明矣劉氏之說必兼
高氏其義乃備趙汸屬辭
經書饑二大饑一凡饑皆書於冬者當西成之時五穀皆無民乏絕
而國貧不能賑恤也又
莊之篇書無麥苗者一大無麥禾者一蓋二者俱無乃非常之災一

有焉一無焉則農收之常不載于册書矣方苞通論
有死傷曰饑死傷甚曰大饑此皆凶年也曷爲或書其本或書其末書其本無備也上怠也書其末不恤也怠乎怠者也民力單矣王澤竭矣莊存與正辭
朱子曰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又曰爲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云賑濟於凶荒之餘所惠者淺亦無濟矣又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此探本之論也若夫水旱之災吁嗟而請雨徙市以自責伐鼓用牲于社于門皆具文爾亦無救於饑人也胡承諾繹志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公羊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生曰苗秀曰禾何休注○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

苗故知是熟麥與五稼之苗俱爲水漂也孔疏○左氏云不害嘉穀也非也隱元年例曰凡物不爲災不書今書大水矣無麥苗矣而猶謂不害嘉穀冏也劉敞權衡○二十八年麥禾之無經書曰大大者非常之辭今麥苗之無以水災而無也災之所不及者猶有存焉不得曰大無也故無麥苗志之於秋見水災也大無麥禾志之於冬見歲凶也孫覺經解○秋夏之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也麥成而稻苗大水則皆敗矣故曰無葉夢得傳○穀梁云麥苗同時也謂麥與五稼之苗同爲大水所漂而無收故書曰無麥苗王樵輯傳○無者僅無也大無者盡無也此何以僅無災於水也彼何以盡無災於人也先麥後苗何也麥先熟而敗苗將秀而漂郝懿行說略○曰苗別于禾也曰無別于大無也高澍然釋經○愚按公羊一災不書之義良是禮一穀不升至五穀不升有等差考全經無書一穀不升之文方望溪說見前總論惠半農說見下莊二十八本公羊氏甚合經義劉原父孫明復駁之非也

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

傳言饑而經不書者得糴救急不至於饑也孔疏○未有言災之者其曰大無麥禾何大無麥禾非災也大無麥禾矣何以謂之非災竭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大無麥禾病矣此饑也何以不言饑饑者在下也大無麥禾在上也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入以爲出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計而後知之計之道盡矣制之道不盡也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于麥禾大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是以不言水旱亦不言饑或以爲諱秋水傷稼不言或云不勸農事故無災而饑皆失也若有水災何故不書民食

不足而國家危乃避恥諱豈春秋之訓哉若不勸農事魯應猶有倉廩之蓄不應遂至告糴鄰國劉敞傳又權衡○麥熟於夏禾成於秋而書於冬者莊公侈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辭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爲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爲國之不知務者也胡傳○麥與苗同時先言大水而書無麥苗者麥苗以水爲害也麥與禾不同時先不言災而書大無麥禾者倉廩竭也大無者無餘藏之辭也國不能預知其足否逮無餘藏而後知之莊公之政亦已荒矣大饑民病也大無麥禾國病也葉夢得傳○或言苗或言禾始生曰苗已秀曰禾此蓋謂禾也周之七月夏之五月稻始生而苗居之十月夏之

八月稻已秀而禾故彼於秋言無苗此於冬言無禾也崔子方經解
○春秋志凶年必先見其所以致之者莊之無麥苗宣之再饑
襄之大饑或以水或以螽也今也大無麥禾至於告糴隣國而
不言所致何哉以見人力之不盡農政之不修而非天災使之
然也張大亨通訓○言大無見舉國皆無也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
不升爲大饑今大無麥禾則黍稷秫稻二麥俱無矣蓋禾者穀
之總名故凡穀字皆從禾是不止二穀不升而已然不書饑者
以著人事之變而非天時之災也僖公之時大旱傳言饑而不
害宣襄書饑則由大水螽蝝之所致今莊公無水旱螽螟之災
而書大無麥禾所以著費出之無經蓄積之不素救荒之不預
至於末如之何而乞糴於鄰國則莊公不君國之無賢皆可見
矣汪克寬纂疏○此大無非由水旱若由水旱則麥熟於夏夏書之

禾成於秋秋書之此爲土功不息費用寖廣調度不充有司於
歲杪會計知麥禾之在倉廩者皆竭也故書於冬也趙恒錄疑○一
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大饑莊七年
秋無麥苗不書饑者五月無苗猶可復種不害嘉穀秋而無麥
一穀不升可謂之嗛未可謂之饑也故不書饑惠士奇春秋說○方孝
標鈍齋文選曰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種之有芒者麥也此
二氣獨以穀麥言者穀必原其生之始者穀種於春得木氣成
於秋金克木也麥必要其成之終者麥種於秋得金氣成於夏
火克金也無穀民何以生無麥民何以續春秋大無麥禾則書
之此也汪師韓韓門綴學○按魯語臧孫告糴之辭云天災流行戾平
敝邑知是年必有水旱蟲蝗之災不書者史文闕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愚按諸家多以爲歲杪制國用倉廩竭而崔氏以冬爲十月

夏之八月以禾爲稻諸家多以爲是歲無災故經不書災書大
無麥禾以著積貯之罄而姜氏據告糴辭天災流行之語謂有
災而史闕其論並通
穀梁曰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按大者言其甚也
稱有顧如何爲義陸淳辨疑引啖助

宣十年冬饑

五穀不成曰饑孫復尊王發微○王政以民食爲重故積貯天下之大
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螽螟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
後特書饑者著宣公國用無節而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
張洽集注○書饑者二大饑者一而宣公獨居其二宣公即位至是
十年螽大旱大水天變屢作而貢齊無虛歲用兵無已期倉廩
罄府庫空則其民至於流離凍餒固無足怪趙鵬飛經筌○穀不成

曰饑大甚也饑未甚也雖未甚書也郝懿行說略

宣十五年冬饑

書饑三而宣公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
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
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
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無以振業貧
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胡傳○
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民無以生也張洽
集注○隱公再書螟桓公再大水又螽莊公三大水無麥苗大無
麥禾僖公不雨螽大旱文公三書歷三時不雨又螽成公大水
哀公三書螽皆不書饑則書饑者因荒之甚者也如莊之大無
麥禾亦饑歲也而不言饑蓋亦時雖無素備猶知告糴于齊以

爲凶荒之救故其民未至於流亡也今宣公歲饑見於再書者是其國既無蓄積之備又無救荒之策坐視其民之饑而死爾蓋必如詩所謂饑饉降喪民卒流亡孟子所謂凶年饑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矣故春秋以饑書也汪克寬纂疏黃仲炎通說○上則稅畝奪其食下則螽蝝賊其稼故饑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襄二十四年冬大饑

穀梁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楊士勛疏大侵又謂之大饑○古者救荒之政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振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爲戒胡傳○饑而書大民之流亡困躓必有異乎平常家鉉翁詳說○禮一穀不升至五穀不升有等差春秋一穀不升不書故曰饑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饑凡四等孔廣森公羊通義○書饑二書大饑一書有年大有年各一並在冬蓋據一歲所收言也高澍然釋經○大饑與大無麥禾異大饑者未至于無也故告糴不於大饑於大無又

○螽災總論書月書時穀梁說辨

螽災害稼民食所係故書張洽集註隱八年

春秋變見於上必書災見於民必書哀十二年冬螽傳者歸過於司歷之失閏此諫臣所以蔽災而託爲聖人之言豈春秋書水旱螽螟之旨哉家鉉翁詳說隱五年

穀梁云甚則月不甚則時非也以久暫計之則時甚于月袁集案桓五年

○螟

爾雅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

食禾心曰螟爲災故書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杜預注孔穎達疏隱五年

許慎說文吏冥冥犯法則生螟淮南子曰枉法令多蟲螟陸佃埤雅

書螟記災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以是爲國之大事故書胡傳同上

螟螣之屬皆陰陽沴氣所生故陰陽不和則螟爲苗害李明義引

螟螣蟊賊皆害稼以食心爲重獨書螟葉夢得傳

羅願爾雅翼曰五行傳以螟螣爲贏蟲之孼漢孔臧蓼蟲賦曰爰有蠕蟲厥狀似螟是螟無足蟲也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江東謂之蟥音若橫逆之橫高氏閌曰春秋書螟者三隱二莊一書螽者十有一桓一餘皆僖公之後蓋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其爲災也螟輕而螽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爾不然豈隱莊之後二百年間皆無螟邪趙汸屬辭

爾雅食苗心螟說文謂螟食苗葉者似與雅義異羅願謂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江東謂之蟥蟲音若橫逆之橫按羅說是也今南方農家謂食心之蟲不可見視葉有纇絲即知有蟥蟲食心矣爾雅䟽其實說文言其著也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按四蟲以所食爲名農家能別其種類其治之亦異以爲一種蟲者非也詩鄭箋云螟螣之屬盛陽氣贏則生之按今南方農家孟春月幾望然稭田野謂之照蟥蟲亦古人畀炎火遺意邵晉涵爾雅正義

隱五年九月螟

公羊何以書記災也○穀梁螟蟲災也○餘見前

隱八年九月螟

爲災也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程子經說

莊六年秋螟

○螽公作螺蝝螺生左公穀杜說辨　哀十二年傳語杜解辨

螽猶衆也公羊文三年傳注　○螽之爲言衆暴寡也古微書引春秋佐助期

螽螺同並音終見春秋傳經文字張參五

螽本作蚤陸德明爾雅釋文　螺本作螽釋文又公羊　○螽古文蚤同釋元應一切經音義

春秋之螽蟲災也藝文類聚引劉向洪範五行傳

杜氏曰蚣蝑之屬也爲災故書楊雄方言云春黍謂之蚣蝑陸璣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卽舂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爾雅又有蟿螽土螽樊光云皆蚣蝑之屬然則螽之種類多故言屬以包之孔疏桓五年

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朱子語錄

爾雅阜螽蠜郭注詩曰趯趯阜螽　草螽負蠜郭注詩云喓喓草蟲謂常羊也　蜤螽蜙蝑郭注蜙蝑也俗呼舂黍　蟿螽螇蚸郭注今俗呼似蜙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爲螇蚸　土螽蠰谿郭注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蟓

○左傳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阜螽一名蠜爲螽之總名阜當從毛詩作草春秋桓五年螽杜預云蚣蝑之屬蓋舉其類言之漢書五行志注阜蟲今之蝗蟲詩疏引李巡云蝗子也許愼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也在草中者爲草螽一名負蠜名南鄭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詩釋文引陸璣疏云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蜤螽似草蟲而大夏以股鳴亦作斯螽一名蚣蝑斯螽螽斯互言之實一物周南疏引陸璣云卽舂黍蝗類也蟿螽似斯螽而細長一名螇蚸長翅能飛漢書五行傳所謂介蟲有甲能蜚揚之類也左傳疏引樊光云蟿螽土螽皆蚣蝑之屬土螽生於土中青色善躍南方稻隴中時有之不爲異也多則爲災蝶字又作蚝今蚝蟠也生土中躍起不過尺許邵晉涵爾雅正義

按爾雅草蟲負蠜蜤螽蜙蝑也阜螽卽蝗也一生八十一子或云一生九十九子錢氏曰詩螽斯斯乃助語如鸒斯鹿斯之類非蜤螽也毛鄭誤以蜤螽解螽斯先儒因指爲蜙蝑非也蜙或作蚣字省文也趙汸屬辭　○愚按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引桓五年經注云螽卽阜螽是也

馮嗣宗曰凡經傳所謂之螽者蝗也凡似蝗不爲災歲時恆有者通得螽名故有阜螽草螽蜤螽蟿螽土螽之別方以智通雅

貪虐取民則螽漢五行志引劉歆語

蝝者煩擾之所生何休注桓五年

螽之爲物常因旱而生書雩書螽皆旱也呂大圭或問桓五年

書螽十桓僖文襄之世各一見惟宣哀之世各三見汪克寬纂疏

螽越月則書時不越月則書月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書某月者惟某月有之非歷時也書時則爲災久高閌集注

高氏說又見下僖十五年

蝝者螽之子說見下

桓五年秋螽

公羊螺何以書記災也○穀梁螽蟲災也○爲災故書杜注○蝗也旣旱又蝗饑不待書也程子經說○繼雩書螽旱蝗並作也家鉉翁詳說○書大雩則旱可知書螽則雩不獲雨可知書大雩又書螽則無年可知猶得有收被災不甚故不書饑耳集袁燮爾如編

僖十五年八月螽

公穀杜注同上後倣此○莊公以前猶書螟莊公以後螟不復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益多不勝其書舉重以見輕爾高閌集注

文八年冬十月螽

宣六年秋八月螽

傳謂螽爲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胡傳○春秋書螽災十有六而宣之世有四焉蓋身爲不義而貪暴於民是以致天災之亟數也汪克寬纂疏

宣十三年秋螽　十五年秋螽

六年至今三遇蟲災加之水旱皆不修德節用愛人所感張洽集注

宣十五年冬蝝生

蝝螽之子爾雅謂之蝮蜪汪克寬纂疏引王葆○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爲災孫復尊王發微○春秋之秋夏時之夏也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災於夏而蝝生於秋一歲而再爲災故謹志之爾左氏公羊皆曰幸之以是時物已收而不爲災誤也夫秋乃五穀大成之際安得曰不爲災乎不爲災亦何用書之乎穀梁以爲稅畝之災亦牽合之論也孫覺經解○秋生螽冬又生蝝經本爲一歲再生紀異文偶與下饑相連傳以爲幸之杜注又以爲喜而書之誤益甚趙汸左傳補注○秋有螽而災息則不復生子災未已則復生子左氏見蝝生在冬遂謂聖人幸之豈遇災知懼之心哉穀梁就生字取義而謂蝝非災因稅畝而生此災又就蝝字取義而謂緣稅畝而有蝝之名鑿矣程端學三傳辨疑○杜注蝝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按杜氏知不成螽者蓋成螽則自書螽也螽穿地遺卵如蛹兩端有細蟲導之上下中若魚子始化類蠶所謂蝝也遇大雪則入地深或大雨水皆不成螽石虎時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而化狀若蠶七八日而臥四日蛻而飛蓋飛乃名螽蝗也郭璞曰蝝蝗子未有翅者其說皆是蝝生未爲

災本不書此爲一歲螽蝝再生紀異也使成螽則亦不書蝝生而又當書螽如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之例矣後漢安帝永初六年去蝗處復生蝗子卽蝝生也趙汸屬辭○螽飛蔽天不知所自來故不曰生蝝見其生故曰生黃仲炎通說郝敬行說畧

襄七年八月螽

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左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注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九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甄鸞案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哀公十二年閏在夏八月下當時實是夏之九月而誤以閏月爲九月以九月爲十月故書冬十有二月螽也五經算術○左氏以爲失閏然明年九月十二月再書螽則非關失閏也蟲災亟作而不時直以失政爾呂大圭或問○十二月螽氣燠也宣十五年冬蝝生與此記同家鉉翁詳說○螽者蝗也蝗至冬而終故曰螽杜氏推長歷謂是年應置閏或者十月是九月其候尚溫故未蟄則是以常候釋春秋非記異意矣毛奇齡傳○冬蟄而螽生異也牛運震傳○愚按杜云失閏後之推歷者因之而宋儒駁之或當從江說是錯簡也見下

哀十三年九月螽　十有二月螽

去歲十有二月螽今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陰陽錯亂甚矣呂本中集解○螽乃災異非候蟲之常以時而蟄者也螽卽蝗也蝗蝻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燠而有螽將蔓延爲來歲之災尤災之甚者黃震日鈔○春秋書螽十有八皆在夏秋獨哀公之世再書螽皆在閉蟄之後此恒燠之徵趙鵬飛經筌○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傳

記孔子言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十三年又書十二月螽杜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周之十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又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按傳與注皆非也唐志一行議亦誤從左氏余以經傳月日考之十二年五月有甲辰依一行推周正十一月巳亥朔則五月宜有甲辰又逆推之十一年經傳五月有壬申甲戌七月有辛酉皆正與歷合是未嘗失閏也十年三月有戊戌則魯歷置閏蓋在十年末十二年十一月當夏正九月宜有寒露節而一行推九月巳亥朔先寒露三日則杜言置閏當在十二年者謬矣然則何以言火猶西流蓋十二年冬十二月火已伏經書螽者時燠也至明年置閏稍遲十二月當夏正之九月於是火猶西流而復書螽季孫之問夫子之言乃十三年十二月螽之事

傳誤繫之十二年耳江永羣經補義

○物異辨有蜚有蜚左氏與二傳異義說　鸜鵒來巢公穀漢志說　獲麟不言其來不言有穀梁說辨是記異非不祥之謂辨　杜云春秋感麟而作公穀云春秋文成致麟說辨

左氏曰凡物不為災不書夫螽螟麋蜚固害物矣而蜚鵒鸜鵒則非能為災者也公羊有記災記異之辨是矣張大亨五禮例宗

蜚與鸜鵒暫而一至故言有麋者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言有而言多螽螟多不足怪而為災則害故又不言多劉敞意林

周禮天官冢宰有獸人鼈人獸醫之官獸人掌備獻狼獻麋鼈人掌取互物貍物獸醫掌主療病療瘍夏官司馬有服不氏射鳥氏之官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射鳥氏掌敺除鳥鳶秋官司寇則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之官冥氏掌以靈鼓敺猛獸庶氏掌以嘉草攻毒蠱穴氏掌攻蟄獸翨氏掌攻猛鳥硩蔟氏掌覆天鳥之巢翦氏掌除蠹物赤犮氏掌除貍蟲蟈氏壺涿氏皆掌去水蟲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周禮與春秋皆經世大典蜮蜚書于策猶蟈氏列於官其細已甚是何也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教擾而阜蕃敺攻而禬毒苟有一官之未備必有一物之為災讀春秋見書冬多麋則知周禮獸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螟冬蝝八月螽則知周禮庶氏翦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蜮則知周禮蟈氏壺涿氏之官廢矣見書鸜鵒來巢則知周禮硩蔟氏庭氏之官廢矣見書西狩獲麟則知周禮山虞澤虞迹人之官廢矣虞主獸屬禽迹人主迹知禽獸之處山澤有麟而迹人不知故曰其官廢也蓋官失於朝故變生於野其官載於周禮其變著於春秋惠士奇春秋說○按此論本宋葉文康禮經會元其大同小異處不複載今補錄葉氏之論曰先王養物之仁地官辨物生必求鱗介羽毛贏之得其宜春官作樂舞必求鱗

介羽毛贏之有所致斂牧必求鳥獸之阜土地必求鳥獸之蕃獸人䱷人取物必皆以時德及鳥獸昆蟲如是而夏官之屬又必射而羅之秋官之屬又必除而去之攻而殺之何邪蓋奉養有節不忍暴殄者愛物之仁患害必除不使紛擾者制物之義是故夏官掌政以服不氏等官隸之見鳥獸之微雖非政令所及而有惡必去焉秋官掌刑以冥氏等官隸之見昆蟲之微雖非刑罰所加而有害必除焉周衰而政刑失先王興利除害之意已不復存不足以弭民人之害而況能消鳥獸昆蟲之患邪漢宋均能去九江之虎唐韓愈能馴潮陽之鱷當時以為創見之事獨不見禹之驅龍蛇周公之治猛獸與周官之攻治鳥獸昆蟲者哉

莊十七年冬多麋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注以多為異○麋多則害稼以災書杜預

○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麋范甯○麋魯所有也多則爲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胡傳○或以爲記災或以爲記異劉氏倣兼用之按陸佃謂陰盛所感惡氣之應則當以記異爲尤正彙纂案○爾雅翼曰麋與鹿相反鹿陽獸夏至得陰氣而角解陽退也麋陰獸冬至得陽氣而角解陰退也今海陵至多千百爲羣多牝少牡五行志曰劉向云麋牝獸之淫者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爾杜氏謂麋多害稼然爲災輕當以記異爲重有蜮有蜚亦然趙汸屬辭○穀梁楊疏見下

莊十八年秋有蟚蟚又作蜮音或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注以有爲異○穀梁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楊士勛疏一有一亡曰有者或有有時或有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若螟螽之類是常有之物不言有也麋書多者魯之常獸是歲偏多故書多也螟螽不言多者螟螽是細微之物不可以數言之故不言多也又每年常有不得言有也所以異於蜚蜮與麋也○洪範五行傳曰蜮生於南越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云含沙射人本草謂之射工杜注孔疏○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蜮范甯○昭二十五年書有鸜鵒來巢今此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也徐彦疏○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陸佃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消陰長惡氣之應其說是也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愼所感也胡傳○麋者迷也蜮者惑也是時

文姜爲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哀姜而成逆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張洽集注○按五行傳蜮與蜚皆南越淫風所生文姜哀姜相繼縱淫氣類感召者也高氏以蜚爲蟘即食苗葉者爾雅翼以蜚爲蟲食稻花者其失相同蓋食稻之蟲所在有之經不當書有也書有則爲異而非食稻之蠈與負蠜矣趙汸屬辭○或以蜚爲蟘食葉蟲則是紀災非紀異也春秋紀災不書有紀異書有若食葉之蟲書有則螽與螟何以不書有乎以爲蜚是葉酉究道○短狐狐又作弧漢五行志師古注射工也亦呼水弩則作弧矢之弧是洪亮吉春秋左傳詁○案正義曰服虔云偏身濩濩或或故爲災沈氏云此有蜚傳重發例者以螽螟與蜚是害稼蜚則害人故傳特發之服沈二說亦得未必字之誤也陳樹華集解攷正左爲災也○蜮短狐必非魯之所有也以春秋古隸較之蓋其文非蜮實蟘也亦作蟘或蟘而公羊亦作蜮豈非隸簡失傳因亂而爲蜮歟蟘即螣也以農災故書高閌集注○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攷隸古春秋作有蟘爾雅食葉蟘音特王應麟困學紀聞○呂氏春秋任地篇螟蜮高誘注蜮或作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蜮兗州謂蜮爲螣音相近也邵晉涵爾雅正義曰說文云蟘蟲食苗葉者左傳疏引李巡云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蟘通作螣是蜮蟘螣一也翁元圻困學紀聞注○短狐南越水毒所產嶺北即無魯中國地豈宜有此故公羊曰以異書若左氏云爲災則蜮雖害人似未可稱爲災者此蜮字當是螣字之誤螣食禾節故曰災其曰秋有者以周之秋爲夏之夏毛詩螟螣蟊賊皆旱災之物正在此時毛奇齡傳○呂覽螟蜮高誘注兗州謂蜮爲螣音相近也淮南子沇州謂之螣高誘注螣讀近殆緩氣玉篇蟘蟚蜮皆

徒得切是蝁字不作螣因方言讀爲蟘耳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服杜皆以爲短狐王伯厚曰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蟘或考隸古春秋作蟘蟘音特棟案蟘亦作螟卽詩之螣也蟘與蜮字相近螟蜮皆害苗者故書于春秋若是短狐不須記也惠棟春秋左傳補注○沙隨考隸古春秋作蟘按呂覽任地篇大草不生又無螟蜮高誘曰蜮或作螣沙隨之說信有徵也桂馥札樸

愚按以爲短狐淫氣所生者從公羊記異之說也以蟘訓蜮其駁以蝁爲食苗蟲者曰若然則如螽螟之例不當書有矣以爲食苗蟲害稼者從左氏志災之說也據蝁字與螣通其駁以蝁爲短狐者曰南越水毒非魯所有若是短狐亦不須記二說並有理姑並存之

莊二十九年秋有蜚

左氏公羊穀梁首句同前○蜚負蠜也亦作蟹音同漢書五行傳顏師古注○負蠜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淸旦集稻上食稻花日出則散去其氣臭惡能燥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羅願爾雅翼○爾雅蜚蠦蟹郭璞注蟹卽負盤臭蟲也若是負蠜常有之物當如螽螟之例不當書有汪克寬纂疏王樵輯傳○孔氏據郭璞云蜚卽負盤臭蟲諸說誤爲負蠜爾負蠜草蟲歲時所常有也或據山海經謂蜚狀若牛一目虵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其國大疫恐非春秋之蜚也趙汸屬辭○隱元年左傳曰有蜚不爲災杜註以爲負蠜疏引郭璞云蜚卽負盤詩草蟲負蠜歲時常有非災蟲也以爲負盤者是負蠜乃傳錄之誤家鉉翁詳說○左傳杜無注按漢志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孼可取以補註臧琳經義雜記○蜚害苗蟲也負盤則又一蜚也爾雅曰蜚蠦蟹卽負盤臭蟲也劉氏五行傳以爲負蠜負蠜草蟲螽類也草間大臭蟲蹟地生之何關春秋之旨通志曰害稼殆謂蜚蝱則螽類者近是方以智通雅○蜚負蠜也蝗屬卽詩所稱草蟲者通志云以其能害稼故春秋書之是也若公羊說謂臭惡蟲南越盛暑所生則今所稱臭蟲者然不爲災矣左氏于此傳特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據此則益信前秋有蜚爲有蠜之誤而公穀妄釋之也毛奇齡傳○蜚音芳味切劉歆曰負蠜是也爾雅謂之蠦蟹廣雅謂之蟿螇小蟲也形圓而薄氣臭每緣稻莖上食稻花令不成實故曰爲災劉向乃云淫風所生則是蝁也非蜚也汪氏克寬以負蠜常有不當言有爲疑不知此蟲水田種稻乃有之魯地平行麥稷之鄉固不宜有也至山海經獸名之蜚則音非乃不經見者爲怪而已王夫之稗疏

○愚按從左氏記災之說者以爲害稼之蟲從公穀記異之說者以爲南越盛暑所生惡物兩說大旨與有蝁同彙纂兩存其論謂春秋災異並書蜚爲魯所本無而今有之則異之能食稻花使稻不蕃則災也今合參諸說以爲害稼志災者勝以爲螽類蝗屬者勝負蠜負盤義俱可通爾雅通志本草皆以爲蟲是也山海經以爲獸非也

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公羊作鸛陸德明穀梁音義鸜本又作鸜

左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公羊何以書記異也宜穴又巢也○穀梁一有一亡曰有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

常故書杜預注○漢五行志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逐昭公師古曰今之鸜鵒中國皆有但不踰濟水耳左氏以爲魯所常無故異而書之又此鳥本亦巢居不皆穴處書巢者著其居止字乳不卽去也漢書志○鴝鵒不踰濟貉度汶則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淮南子○鴝春秋及周禮並作鸜公羊作鸛張參五經文字○公穀以爲夷狄之鳥穴居今來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與左氏異許慎異義從二傳後鄭駁之云案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鸜鵒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去國也先鄭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與後鄭義同周禮考工記疏○鸜鵒似鵙而有幘飛輒成羣多聲字書謂之哵哵鳥一名鴝鵒或曰身首皆黑惟兩翼各有白點飛則見如字書之八今中國皆有但在濟西性不踰濟故書以爲異劉向謂外蕃穴藏之禽未然也羅願爾雅翼○鸜鵒江南所產皆叚鵲巢以生子能飛卽羣棲於木未聞有穴居於地者公穀非灼見之說先儒謂鸜鵒不踰濟故來魯爲異左氏謂記所無是也若所記童謠亦失之附會董品經傳辨疑○鸜鵒卽鴝鵒一名鳴鳩在魯亦有之所異者來巢耳名南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謂鳩性拙不能爲巢嘗扱鵲巢而居之則非巢居之鳥可知今公然來巢則異矣自公穀不辨名物妄云夷狄之禽不入中國班氏五行志亦宗之誤矣毛奇齡經問○五行志曰劉向以爲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至所謂眚也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趙汸屬辭○劉子政以不穴而巢爲昭公出奔之祥按此乃地氣推遷使然中國治亂之候也宋治平間邵子居洛陽聞杜鵑聲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矣或問曰何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迭主夏盟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參趙汸屬辭張洽集注○人反德爲亂物反常爲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高宗雊雉之異謀於忠賢修德正事能禳其災宋有雀生鸇康王用兵暴虐射天笞地壽至殞滅今昭公視天戒而不知省哀哉汪克寬纂疏○傳記所稱童謠大抵爲廋辭未有豫察若此蓋傳會歟陸粲左氏鐫○師已無乃意如之黨飾詞附益春秋紀異欲使人君恐懼修省而爲此說者使人委於命以聽庸主之怠荒姦人之縱恣左氏好異而亂常若此王介之四傳質○愚按諸說羅氏董氏毛氏爲確胡傳漢志本公穀說未可爲據顏注已辨之矣若張元德趙東山以爲中國治亂之應不專在魯證以康節之言尤見其大又按公羊作鸛故以爲夷禽文與諸並誤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何以書記異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穀梁曰不言其來不外麟也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有也皆非也謂之獲麟矣則不得言其來不得言其有記事之理也何說乎劉敞權衡○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是不祥朱子語類○說左氏者以爲春秋感麟而作學公穀者以爲春秋文成致麟任氏曰聖人作經絕筆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十五　物異

於獲麟之一句則非經成而麟至矣（汪克寬纂疏）○若謂春秋感麟而作獲麟之歲距孔子之卒爲時幾何而汲汲操筆乎且使麟不獲孔子遂終不作春秋否也若謂文成麟至麟而獲也烏在其爲瑞而可以應文成也皆尊聖人而不得其實也（陳際泰五經讀）○文成麟至之說鄭衆賈逵服虔之徒皆云然杜預則以爲妖妄王文恪公曰孔子刪詩定書贊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子嘗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不見此瑞也而獨致麟乎既爲瑞矣又見獲於商鉏邪然則杜氏謂感麟而作因以爲終者其信然歟曰春秋之作爲萬世法戒豈區區爲一麟哉（陸粲胡傳辨疑）○周道衰廢人欲橫流亂賊接跡撥亂反正孔子作春秋以明王法雖無麟固將作矣孔子之卒在後二年苟非平日所嘗用心豈能詳哉文成致麟之說固妖妄

謂感麟始作者理亦未盡也（季本私考）○春秋爲天下紀異者三梁山崩有星孛入于北斗西狩獲麟山斗以異爲異麟以祥爲異以異爲異者亂世之常以祥爲異者亂世之變（邵寶簡端錄成五年）○吾夫子欲從事於屬辭比事以垂世立教者非一日矣春秋一書豈必感麟而後作乎若夫文成致麟之說尤爲不經胡傳乃謂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不亦謬乎古昔盛時治化翔洽休徵畢至爰有麟鳳以昭太平之祥今見戕於虞人似亦不足以爲瑞也是當仍以朱子爲斷朱子曰出非其時被人所殺是不祥蓋麟爲仁獸聖王之嘉瑞也今出非其時而虞人戕之聖心能無傷乎然則感其不祥而遂絕筆焉聖人亦非無所寓意也（彙纂案）○愚按書獲麟之義邵氏寶記異之說與朱子正相發明趙氏汸本趙伯循說以爲書瑞非也然所謂記異

者亦非不祥之謂也高氏拱春秋正旨曰終于獲麟者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越歲而孔子歿則魯史之修宜止于此麟非常有之物有之即直書之而已固非取義于麟也謂經感于麟是聖人經世之書乃因一物而起何視經之淺也謂麟應于經是術家者流幻妄之說何誣經之深也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此又誣聖人之甚者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聖人知命不憂何乃至是若韓子云麟不待聖人而出謂之不祥也亦宜此亦曲說也彼以麟爲聖人之瑞也殊不知聖人之世亦有無麟者焉非聖人之世亦有有麟者焉非必爲瑞應也其論更正掃盡一切然則所謂記異者以非常有即爲異耳豈不祥之謂乎○愚又按顧氏棟高春秋絕筆獲麟論以朱子之解亦未得獨取家則堂詳說之論謂春秋爲亂臣賊子而

作孔子因是年六月請討陳恒不行而絕筆是春適有獲麟一事春秋遂以是終焉是聖人之絕筆爲大義之不復伸豈區區爲一物之微而漫託於不可知之氣數哉此眞通儒卓識也黃氏賀氏之論與家氏合補錄於後○春秋爲麟而起止乎常亂賊放恣之世至於齋沐之請不從天理民彝將盡泯滅不得已而修史獲麟之事適值其年又當其會而公羊指爲作經之證漢儒託爲讖緯之說然則當時若不獲麟春秋可無作乎吾謂春秋爲請討陳恒而作也（黃仲元四如講稿）○此從亂賊接踵沐浴請討不可將何所極故於獲麟止焉以深其鳳鳥河圖之慨而寓其夢寐周公之意（賀仲軾歸義）○愚又按王伯厚困學紀聞曰請討陳恒之年（哀十四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閻注引馬驌繹史曰使孔子請討而得也經大書曰齊陳恒弒其君壬公伐齊殺陳

迺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也請而不得春秋可以絕筆矣春是
秋之作以亂臣賊子之故其不作亦以亂臣賊子之故哉
則堂之說伯厚已有先見矣
○外災異公穀外災不書其書者各爲說辨宣榭火公羊新周說辨穀梁周災不志說辨宣榭公羊以爲宣宮之榭何休以爲不毀之廟胡傳謂廟制似榭毛氏謂遠廟無寢公穀漢志又謂藏樂器之所服氏以榭宣爲宣揚威武諸說辨齊大災公羊以爲及我辨宋災公羊以爲王者之後穀梁以爲孔子之先故書辨公羊作宋火又謂內不言火甚之辨宋災伯姬卒左穀說辨陳災公穀誤作火辨穀梁國曰災邑曰火辨宋大水公羊謂及我穀梁爲王者之後書辨沙鹿崩公羊以爲邑穀梁以鹿爲山足辨何越說辨梁山崩何胡說辨雨螽于宋左曰隊而死公羊曰死而隊辨杜從左義辨公羊云王者之後記異辨劉氏自下而上曰有辨
凡外災告則書昭十八年傳宋衛陳鄭皆來告火是也莊十一年傳
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蓋既來告則
有弔禮所以書也惟昭九年書陳災在陳亡後時叔弓會楚子于陳
或叔弓歸言之或楚人告而書也趙汸屬辭

外災告則書弔則書李廉會通
來告則書其顯然爲衆所知者亦不待告也呂本中集解莊十一年
主人告災不告異諸侯弔災不弔異告異則書之弔災則書之異者
天所以譴人君使修德也異至則內自省而已非所待於外也不當
告告爲失禮失禮則書災者害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
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不可不弔弔爲得禮得禮則書劉敞傳莊十一年
外災以來告往弔而書左氏之義也然春秋紀外災亦罕矣豈來告
者少而往弔之禮闕乎非也書宋大水者以大而書非常之水也其
他水旱螟螽之災有不足書者矣故雖來告往弔舊史或書而或夫
子削之者不勝書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左傳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宣十六公羊傳大者曰災小者曰火襄九
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昭九○按皆非也辨見內火災論及下昭九年
宋大水公羊曰及我也齊大災公羊亦曰及我也非也如陳災紀於
魯史陳之去魯也愈遠安得千里而相及公羊之說不然審矣王介之四
傳質
古者列國有災則使行人告于諸侯昭十八年子產治鄭之火政可
考也因告而書也公羊強爲外災不書之說於是於宣榭災曰何以
書新周也宋災曰王者之後也宋衛陳鄭災曰異其同日而俱災也
未免詞費矣張尚瑗公羊折諸
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左見前○公羊何以書記災也○杜氏曰成周洛陽宣榭講武
屋別在洛陽者按楚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
不過望氛祥知榭是講武屋也名之曰宣其義未聞服虔曰宣
揚威武之處義或然也公羊以爲宣宮之榭謂宣王之廟也與

左氏異成周周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爾雅
云無室曰榭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
之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
室而歇前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孔穎達○成周東周宣榭
宣王之榭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
榭范甯○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非也穀梁曰周災
不志亦非也宋災猶志况周災乎來告則書耳劉敞權衡○宣王會
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東都洛陽也講武之處至是而
燬聖人傷攻車選徒之事不復見於衰世故書家鉉翁詳說○臺望
氛祥榭講軍實成周之地有宣榭者與王之遺跡也宣王承幽
王衰弱之後修車馬備器械南征北討中興王業此乃用武講
肄之所也火而王迹泯矣故聖人重之而書黃仲炎通說○宣王中

興講武于此書其災者蓋傷之也厲王振蕩中國微矣宣王嗣
之南征荆舒北代獫狁逐攘夷狄以復文武之境土天下喜於
王化復行今周復衰夷狄横行無能以王道興起之者王者不
作而王者之迹又從而煨燼之痛王道陵遲之甚也高閌集註○公
羊以宣榭爲宣宮之榭何休謂宣王中興其廟不毁非也夫宣
廟卽或未毁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胡傳以廟制似榭故謂
之榭亦非也爾雅所紀廟寢臺榭規模判然不同何得混而一
之二傳又謂樂器存焉尤非也榭既無室何以藏樂器惟杜氏
預以爲講武屋而孔氏穎達引楚語以證之此不易之論也成
周爲周之東都吉日車攻詠宣王講武之盛則宣榭之爲宣王
無疑矣彙纂案○先儒因胡傳以爲廟而誤胡傳則因公羊稱宣
宮而誤榭是講軍實之屋非廟也宣榭是宣王東都講武之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十五　外災異　三十六

非宣宮也廟不得曰榭榭不得藏樂天火其地自災也人火他
處延及也目成周不目京師者王城成周二地若目京師疑在
王城也呂大臨考古圖有郝敦稱王格于宣榭咏內史策命蓋
郎此參方苞直解郝懿行說略高澍然釋經○公穀以宣榭爲藏樂器之所漢五
行志董仲舒劉向義同漢志云榭藏樂器宣其名也樂以宣節
陰陽故名何休以爲宣王中興所作樂器立義又異若左氏以
爲講武屋正義引服注謂宣揚威武之處更得命名之意左以
爲人火又見守戒無人武功廢弛也臧琳經義雜記○按臧氏並取三傳仍從左氏若服
氏解宣字又不如以爲宣王者確○榭射堂之制也郝敦銘宣榭其文作印古
射字其堂無室以便射事因名其堂曰射後乃从木故凡無室
者皆謂之榭顧炎武杜解補正○顧說本呂大臨考古圖足發明講武之義其謂廟制如榭仍沿胡傳之誤刪之
○榭古作射或假用謝後世始從木作榭公羊作謝蓋假借字

趙坦異文箋○說文無榭字公羊作謝書泰誓釋文臺榭本又作謝
荀子楊倞注○無室曰榭爾雅有明文杜解甚允榭本與序通有堂
無室於射爲宜而宣王講武詩有明證也王夫之稗疏○宣榭者宣
王之榭講武之屋也宣榭火何以書以王者中興之迹之重書
之也公羊以宣榭爲宣宮之榭何休因謂宣王中興其廟不毁
胡氏又謂廟制似榭其說皆近傅會毛奇齡以爲宣廟不祧而
遠廟無寢故名爲榭亦無的據杜預釋榭爲講武屋而孔穎達
引楚語以證之蓋成周爲周之東都吉日車攻詠宣王講武之
盛則宣榭爲宣王之榭有由來矣牛運震傳○愚按邵二泉本二傳
漢志以爲非廟是宮樂器藏焉梁氏補釋取之亦誤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

公羊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其志以甚也范注甚災及人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十五　外災異　三十七

天火曰災來告以大故書襄九年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災十
八年宋衛陳鄭災皆不言大知此來告以大故書大杜注孔疏○齊
來告而魯往弔故書張洽集注○公羊曰何以書及我也非也春秋
豈詳外略內哉劉敞權衡○公羊曰大瘠也大瘠者痢也何注瘠病
也齊人語痢者疾疫也曲禮引此瘠作漬經例大曰災小曰火
言災則不煩更言大故謂非火災也孔廣森公羊通義○公羊釋文瘠
本或作瘠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按曲禮鄭注漬謂相瀸汙
而死也呂氏春秋高誘注漬病也俱引此傳作大漬阮元公羊校勘記

襄九年春宋災

左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
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
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

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天火曰災來告故書(杜預)○公穀謂外災不志此其志者公羊以爲爲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以爲故宋也范氏以宋者孔子之先也皆非也惟左氏以爲來告故書得之左氏載宋司城樂喜救災之政纖悉備具又載晉

侯士弱之問對則其來告必矣(李廉會通)○書宋災以杜注爲正公穀以爲外災不書者非也至謂宋爲王者之後孔子之先故書鑿矣果爾則昭十八年衞陳鄭與宋同日而災春秋獨書宋可也何以合四國備書之乎莊二十年齊大災又何以書乎(葉纂秦叅)劉敞權衡)○宋自昭文以來亂故相屬三書宋災人事不修甚矣(高閌集注)○春秋常事不書反常則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久書災者十有二未嘗有曰火者火則人爲之也人爲之者可悉書哉(孫覺經解)○公羊作宋火傳云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按公羊傳明云記災則經文不當作火傳寫之誤也(趙坦異文箋)○春秋不書火二傳獨以陳災爲火及公羊以宋災爲火二傳但以大小國邑爲辨公羊嘗自言春秋爲親者諱爲尊者諱何得內有小火反甚之而

爲災邪(程端學三傳辨疑)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左或叫於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於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穀梁見內女書卒門○著伯姬之節亦罪宋平與其臣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逮乎火而死也(吳澂纂言)○火其身而曰待姆天下有如此愚婦哉不特婦也雖女子亦當避之且伯姬時年邪若以火驚而死則或有之矣古者烈女有甯死守義者謂汙辱之累身也若遇火不避以待其姆而喪父母遺體不孝孰甚左氏識其非女而待人固未盡其義穀梁又以爲賢尤可笑也(程端學三傳辨疑)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公穀作火)

左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

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穀梁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爲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稱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蓋是時叔弓會楚子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悉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劉傳)○陳災常時楚子在陳彼赴而我弔所以書(劉敞意林)○公穀以爲存陳者亦自有義是必陳之臣子以災來告傳史書之夫子因以不削也蓋此時楚子在陳

放招殺奐葬哀公句未必其竟殄陳祀也經書滅陳亦捺其後之縣陳而書其文定謂既使穿封戌為陳公而陳滅則陳必不來告叔弓自擊而歸言者不必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案災字篆文或有殘脫故公穀譌作火穀梁又云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何以志存陳也其說曲矣當从左氏經作災而義則節取公穀趙坦異文箋參○愚按外災來告往弔則書自當如是故張氏謂胡傳說未必然也劉氏以為楚告亦通

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梓慎預占之言見前星變門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鄭子產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

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公羊何以書記異也異其同日而俱災也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其志以同日也○來告故書杜預○四國皆來告火故書其事杜注是也然同日而四國俱災其異甚矣公穀之說亦可並存顧棟高案○宋衛鄭火政大略相似而寬征予材哭焚罷市於熄息之後子產畏天恤民非諸子所能及洪咨夔春秋說○四國同日而災來告必有先後舊史或隨告隨書夫子作春秋撮而記之其序則從爵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傳稱許不弔災君子知其先亡則魯必皆遣使往弔審矣不書者其人微也葉酉究遺○裨竈孫知其兆請禳而子產不許竈言鄭又當火卒亦不應觀此益信古人以德消變人事誠修在天實有可移之理日講解義○四國災鄭裨竈言於子產曰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夫天災而可以斝瓚禳則古今之災變永可不作矣子產惟以定民志修戒備為務不為多言所亂則知本也此足為不修德而徒邀媚於鬼神者之戒魏禧左傳經世鈔附魏世儆說

以上書外火災成周一齊衛鄭各一陳二宋三

莊十一年秋宋大水

左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

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公羊何以書記災也○穀梁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公羊云外災不書此書者及我也春秋內魯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魯自可記若魯災無為詳宋而略我也穀梁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則三恪之外諸姬皆王之後何不書之又書齊大災齊豈王者之後也二傳不達外災來告則書之義故各穿鑿陸淳程端學辨疑參○比歲交兵怨不廢禮古意猶存而未泯者也張洽集注○按說苑載宋人對魯使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云云君子稱之宋人聞之修德三年歲豐政平

以上書宋大水一

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公羊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沙鹿者何山也曷爲不繫國山不可以繫國山曷爲不可以繫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公羊曰沙鹿河上之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非也此自山名之不須繫山者以可知故也如禹貢桐柏積石皆不繫山至荆山岷山則皆繫山穀梁曰林屬于山爲鹿沙山名也亦非也沙鹿山見漢書元后傳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公羊以爲邑穀梁以鹿爲山足皆妄劉敞權衡參顧棟高三傳異同篇○穀梁非也若是山足當云陷何得言崩陸淳集傳辨疑引趙匡○凡山崩不繫國者以其自有常處不比隕星退鷁也又○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陽平今大名府大名去晉地遠僖公時晉猶未至于東方左氏卜偃之言蓋屬附會後儒遂以爲晉地非也公羊爲天下記異者得之姜寶事義全考○王道壞而彝倫斁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變日食星孛地見其妖川竭山崩所以名之者在天下沙鹿梁山崩雖在晉不可以晉言也孫覺經解○公羊謂爲天下記異胡傳於梁山崩用公羊之說而此獨用左傳以爲晉咎豈以梁山大故應在天下沙鹿小故應在一國邪要之災異之興天子諸侯當各引爲已咎有天下者以爲天下之異可也有一國者以爲一國之異可也當兼用二說彙纂○愚按沙鹿山名則杜注是公穀皆非爲天下記異非爲晉則孫氏姜氏說勝胡氏而彙纂兩義並存更通達○愚又按趙氏汸屬辭主公羊以爲河上之邑陷入地中引漢書元后傳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卽沙鹿地蓋地陷也視山崩爲變尤重故詳其月日以

別之此泥於日月之謬說而承其誤者趙氏又引何休注云土地者民之主沙鹿崩象齊桓將卒伯道毀夷狄動說亦穿鑿夫齊桓之後未幾晉文代興嗣霸之業更久攘夷之功更烈其中間雖有楚爭宋敗之事楚禍未烈視襄昭時之奪霸肆毒蓋不侔矣若以地陷示異何爲不於彼時而於此時乎程氏辨公羊見衞地門

成五年夏梁山崩

左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沫爲天下記異也○穀梁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下車而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梁山晉地也而不繫之晉者春秋爲天下記異是以不書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遺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胡傳○按胡氏謂卽韓奕之梁山誤也據地名門故刪節○不繫國者山崩川竭天下之大異天地不爲一國而示變聖人亦豈爲一國而書之天地示變以警人君若取其事應以合之曰此梁山崩之驗是乃淫巫瞽史之事非君子所欲聞趙鵬飛經筌○易曰山附于地剝山足朽壤下剝上也是

爲陰陷陽臣逼君之象當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弑君亡國累累而見是則梁山崩不爲無所致矣黃仲炎通說○愚按胡傳本何氏休之說謂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皆其悖應其說鑿矣趙氏屬辭云山者陽精德澤所由生君象也山崩象王道絕諸侯失勢大夫擅恣爲中國害其或然乎不必取事應以合之乃篤論也

以上書山崩二

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隕公作霣鷁穀作鶂

左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公羊曷爲先言霣而後言

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杜注○劉歆以爲風發於他所至宋而高鶂高飛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飛傳以實應著言風漢書五行志○管輅別傳曰天雖有象而不能言故騐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是以宋襄失德六鶂並退伯姬將焚鳥鳴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烏夾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裴松之魏志管輅傳注○莊七年書曰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不見其爲石也今日隕石于宋五見其爲石而不見星之隕也鷁大鳥也退飛逆飛也書失常也蘇轍集解○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程子遺書○周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以詔救政訪序事此星隕風退所以書也趙汸屬辭○星言隕星未若言隕石手可得而捫也言異風未若言受風之鷁目可得而察也星隕而石貴化爲賤不善化者也鷁飛而退前變爲卻不善變者也羅喻義野編○言宋則散在四鄙言都則專在國中余光存俟○隕石不言星鷁退不言風皆本其可見者而言御纂直解○或言隕星或言隕石何也據莊

七年夜隕見星故言星晝隕見石故言石後數下辭也石隕在下故覽形而知數先數上辭也鷁飛在上故因數以察形是月者何失其日也失其日則何以言是月避同日也郝懿行說略○星在天猶活火隕於地則成石猶火燄滅而成炭也童品經傳辨疑○二蒼云鶂蒼鶂也善高飛似鴈其色蒼白陸佃埤雅○說文鶂從鳥兒聲引春秋六鶂漢五行志劉向傳終軍傳亦作六鶂干祿字書收鶂鷁二字云上六鶂下鷁首船則二字義又不同歷稽諸說當作鶂字爲允陳樹華集解攷正○說文鶂或从鬲从赤玉篇午的切又五兮切鷊鶂鷁並同三傳本作鶂臧琳經義雜記○古無鷁字作鶂五歷反讀如蜺霓之霓水鳥亦曰青雀船首畫之以解水災飛不能高故其退飛人得見之王夫之稗疏○劉氏敞彙纂案駁日月例見辨日月褒貶門

文三年秋雨螽于宋

穀梁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柰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自上而隕有似於雨來告故書杜注○雨自上而下者也螽不見其所從來自上而下衆多如雨而在宋之四境故曰雨螽于宋也此是災且爲異孫覺經解○螽生於下今雨於上異之大者也此所謂天降之災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赴於我也趙鵬飛經筌○螽害五穀如雨之多爲害甚矣災異極矣程端學本義○左氏曰隊而死也公羊曰死而墜也果如左公羊之說是災不爲災矣春秋何用書乎故當從穀梁傳顧棟高三傳異同篇○左曰墜而死據經但言雨螽焉知其死公羊以爲王者之後記異杜預以爲宋人喜獲天祐而來告皆非也程端學三傳辨疑○螽非上墜之物來多而墜如雨見災甚耳徐邈云禾稼既盡又食屋之茅

茨驗嘗有之王樵輯傳○按後代史志有遇風而墮者有因大雨而墮者有墮而死者有爲災者趙汸屬辭○愚按劉氏意林云自上下者謂之隕言不見其所自來自下上者謂之雨言見其所自來誤也雨亦自上而下不見其所從來孫說是

以上書星隕風異蟲災各一

○書有年大有年謂桓宜不宜有年書以記異辨

桓三年冬有年

公羊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當喜乎恃有年也何注桓公行惡賴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明爲國家者不可不有年也○穀梁五穀皆熟爲有年也○有年謂六穀皆熟也稷之屬一穀黍之屬一穀稻之屬一穀麥之屬一穀菽之屬一穀麻之屬一穀劉敞意林○桓十八年惟此言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著桓公爲國不能勸民務農也孫復尊王發微○桓元年大水五年旱雩螽八年十月雨雪十三年大水十四年無冰御廩災獨此年五穀僅熟故特書著桓之罪憫魯之民也張洽集注○孫氏謂桓十八年祇此一年有收以著桓世之多凶僅也張氏謂桓十八年水旱與螽疊見獨此年五穀僅熟特書于冊著桓罪憫魯民也二說爲當張自超宗朱辨義○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武王之詩也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厲王之詩也年之有無豈非以其君歟葉夢得傳○有年爲百姓志喜也自賈逵以爲志異後儒因之其君是惡其民何罪胡銓解○以有年爲喜者是也謂不當有而書異者非人情也黃震日鈔○二百四十年惟桓宣之世一書

有年一書大有年承歲祲也隱五年螟八年螟桓元年大水故三年有秋喜而志之宜自卽位以後螽蝝水旱史不絕書故十六年大有秋喜而志之莊六年螟七年大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皆大水而其後不書有年者繼災之後稍熟而不可謂有年久則民氣漸復雖有年不復書矣方苞通論○書有年十二公只桓宣各一見因屢祲記之猶之僖三年書六月雨因三時不雨記之皆志幸也以爲記異者豈聖人敬天勤民之旨哉郎謂桓宣不道力足召殃而有年亦志幸非記異也按史臣紀錄豐凶非極可喜可虞之時不著於篇故頻有年不書偶有年非承屢祲亦不書屢祲而不害或間以有年亦不書書饑亦如之偶無年及頻無年不至病均不書高澍然釋經○書饑書有年重民命也說者以桓宣書有年爲不宜有夫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此正見天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版

心仁愛耳汪氏曰幸其僅有年也得之矣顧至光隨筆〇愚按孔疏
引賈氏逵曰言有非其所宜有程子因之胡傳暢言之以君故
而惡其民豈聖人意哉故張氏自超獨取孫張之說而高氏澍
然顧氏奎光以爲志幸非志異尤得公羊之旨胡傳以十二公
多歷年所豈無豐年而不見于經謂孔子於他公皆削之獨於
桓宣存而不削以爲二公宜得水旱凶災而乃有年故紀其異
則高氏所辨可以正其說矣

宣十六年冬大有年

公羊見前〇穀梁五穀大熟爲大有年〇大者非常之辭孫覺經解
〇周官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有豐年有中年有無年春秋
有年者中年對無年之辭也大有年者豐年也五穀無不熟之
辭也葉夢得春秋攷〇連歲凶荒書此志喜也非紀異也黃震日鈔〇桓公

有年之後遠狩于郎犯害民物宣公大有年之先履畝而稅重
困農民二公得國於不義又不能修德以撫下春秋之書此憫
魯國之民而幸其僅有年也不爾則人類滅矣汪克寬纂疏〇春秋
書饑書大饑一饑猶足以病民況大饑乎其書大者憂之甚也
春秋書有年書大有年有年已足爲斯民喜況大有年乎其書
大者喜之甚也戴溪講義〇大者非常之辭有者不易有也記其有
者所以見其無也宣公享國十有八年而僅一有年故以爲非
常而書之日講解義〇先儒皆以宣公不道不應有豐年之報謂
之紀異夫君之不德民則何罪天何爲怒其君而移禍於民邪
宣公之世稅重民困饑饉薦臻苟非大有則民靡孑遺矣書此
所以閔魯民而幸之也何謂紀異哉牛運震〇書大有年者蓋見
宣公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十年大水饑十三年螽十五

年螽蝝生饑民已困乏今又國用告匱稅畝初行當此民力重
困之時忽見年登大有一若天憫斯民而厚賜焉不覺喜之甚
幸之甚特筆書之也聖人仁愛下民之意也萬斯大隨筆〇自十年
以後書饑二書大水一書螽蝝生共三是知大有年承屢祲乃
書而桓書有年於此可例也高澍然釋經〇愚按公羊傳何休注及
諸家說詳味其言其以桓宣之有年而異之者正其以桓宣遭
譴遇災者之有年而喜之也固非以爲紀異而書亦非以爲祥
瑞而書也趙氏汸屬辭本趙伯循說以年豐麟瑞爲書祥瑞其
論曰後世好言祥瑞儒者爲春秋志災不志祥之說以矯其失
釋經者遂以有年獲麟爲紀異過矣天道有變有復水旱其變
也有年其復也災祥並書策書之體設者有以桓宣行惡而得
有年爲異者有以他公不書有年二公獨書爲異者是以一人

行惡而欲災及萬民無是理也其辨紀異之說是矣而竟以爲
書瑞則二百四十二年豈僅兩逢豐稔乎有所不通矣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五終

（補）地震論

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又無麥禾說

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 漢書食貨志

大無麥禾三傳同文而漢五行志上引作大水無麥禾董仲舒以爲哀姜淫亂故大水劉向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疑公羊經一本有水字何氏秋水之說從董氏敷衍耳 梁玉繩瞥記

又螽蝝論

貪虐則蟲災爲害兩螽于宋是時宋公暴虐刑重賦斂無已故應是

而雨螽 開元占經引洪範五行傳

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殺蝗之義也春秋曰螟曰螽曰蝝皆是物也春秋紀災而不紀治故不言捕 沈受宏白漊先生集捕蝗說

經書冬蝝生傳曰幸之也注謂蝝冬生而不成螽未爲物害故喜而書愚謂此聖人謹小愼微之旨雖不成災而猶書示警非以爲幸也假令生當耕耘之日不知其憂懼當何如 皇朝經世文編馬源捕蝗記傳鈔本

又山崩說

穀梁曰壅河不流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君道崩壞百姓不得其所 漢五行志 ○山之於地君之象也山崩君權損陵轉爲澤貴將爲賤也 南齊志引五行傳

春秋屬辭辨例地名門總目

東周列國總論 周數 地制 封建 疆域

列國地名都邑地並見經者

周 魯 宋 齊 晉 鄭 曹 衛

陳 蔡 許 紀 郕 邢 北燕 西虢

邾 小邾 莒 杞 楚 秦 吳 徐

戎 白狄 越 都邑地未見經以大國附于末

經書諸小國不書都邑地者

宿 向 極 滕 薛 戴 州 穀

鄧 南燕 牟 葛 於餘丘 譚 遂 滑

蕭 郭 鄣 山戎即北戎 狄即赤狄 潞氏 甲氏 留吁 廧咎如

陽 虞 江 黃 舒 舒蓼 舒庸 舒鳩 弦 溫即蘇

鄫 厲即賴 英氏 項 梁 部 隨

頓 夔 介 姜戎 沈 都 六 雒戎

巢 巴 庸 崇 陸渾戎 鄩

白狄 萊 根牟 茅戎 鄟 州來 偪陽 郜

胡 淮夷 申 鮮虞 戎蠻 鄅

附見傳不見經之小國

險要之地書於經者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六目錄

東周列國總論 國數 地制 封建 疆域

列國地名都邑地並見經者上

周 公羊以王城爲西周以成周爲東周辨 祭地說辨 單邑非魯單氏辨

魯 南門兩解 中城非泉邱厚邱辨 魯有二郎二防二鄆二平陽辨 郎臺爲泉臺辨 棠唐一地說 許田非近許國辨 成邑 穀梁誤郕國辨 小穀誤齊之穀辨 左氏以齊歸地爲汶陽田辨 以費滑費惠公爲季氏之費辨 公羊以咸邱爲邾邑以焚爲樵辨 蔇疑齊地辨 乘邱應劭解辨 敗宋于鄑非齊遷紀邑辨 薛非薛國及田文所居之薛辨 狸脤杜氏誤駁非魯境辨 盟于劉當是羨文辨 汾泉 公羊說辨 紅地漢志注復誤辨 公羊以闞爲邾邑辨 公羊邿自移說辨 魯齊邾之沂有三辨

宋 蕭有二 毛氏說亟誤濟陰之亟亭辨 鹿上水經注兩戴辨 澶淵有二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六　　錢唐張應昌學

○東周列國總論 國數 地制 封建 疆域

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拔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千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八百也至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 鄭元駁五經異義

禹塗山之會萬國湯受命時三千國周封爵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蠻夷戎狄亦在其中 馬端臨文獻通考

禹會萬國傳商及周止千七百餘國強弱之必相吞滅勢之必至者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強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桓文迭興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衞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務以詐力相傾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 蘇轍欒城集

傳云禹合諸侯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哀七年傳 孔疏證之尚書州十有二師古注所謂州千二百國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者也漢賈山至言周千八百國則祖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文戰國策顏斶又有湯時諸侯三千之說王介甫曰禹會塗山但見東方諸侯耳豈四海之內會於一山之下哉書曰萬國總大畧之辭耳孔疏妄也 張尚瑗左傳折諸

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制爲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衞要六服爲中國夷鎮蕃三服爲夷狄大司馬謂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王也 孔疏

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衞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衞王室幽厲之後王室

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足形勢弱也（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論）

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注土其地猶言度其地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爲正四方耳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元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

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周禮鄭注）

爵五等地三品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爲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周禮云諸公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元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尚書孔疏）

武成篇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鄭注王制云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是有公侯伯而無子男武王增建五等時九州界狹故土惟三等至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增地亦五等（孝經邢疏）

孟子言土地之等差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廣千里蓋不方千里則無以待天下之諸侯故也公侯卑於天子故地廣百里蓋不廣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故也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莫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差凡是四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瑞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以敵廣於公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通則謂之附庸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而孟子不言田而言地者蓋祿以田爲主王制主於分田以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爲主此所以有田地之異王制鄭注云殷爵三等公侯伯武王定天下更立五等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

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孫奭孟子疏）

王制孟子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同今考之周禮大司徒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職方氏曰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三百里則七伯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百里則百男凡五等也與王制孟子武成不同漢儒紛紛或以爲附庸或以爲斥大土宇或以爲開方里數或以爲夏商周異制儒者常辯之矣然此在王制孟子武成周禮自有明文第說者不察爾王制曰公侯皆方百里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伯子男皆以是差等蓋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祿故以分田制祿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祿故以分地制祿言武成以分土對列爵言之是亦以分土制祿言之也周禮則不然諸公之地

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之封疆雖五百里而受田食祿則百里而已侯伯封疆雖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雖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郡縣大小各有差而俸秩乃其祿也又如今之食邑多寡各有數而實封乃其所食之祿也以封疆言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此其所以不同歟曰封疆者合山林川澤宮室涂巷所占之地言之也曰食者此合封疆所出之稅而王食其貢如九貢致邦國之用山師川師致山林川澤珍異之物是也公之地王與公各食其半侯伯之地自食其二王食其一子男之地自食其三王食其一（葉時禮經會元）

禹會塗山萬國而商湯之興則三千餘國是四百年間呑滅者衆矣周封建有加而止千七百餘國是六百年間呑滅者又幾半矣孟子

云齊魯之封儉於百里傳載子產之言昔者天子之地一圻諸侯一同與書禮孟子俱合至論春秋之變謂今大國多數圻矣若非侵小將焉所取夫以始受一同之地而極于數圻之多視王畿或相倍蓰於周官兼附庸之數又相什百也（程公說分紀疆理書敘）

封建之制孟子與周官不合儒說之調停者亦異愚謂孟子周官皆是也蓋孟子所言者周初之制見于尚書武成篇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武成者武王之書今之武成多以爲僞然書序與孔壁古文明明有之孟子言吾于武成取二三策是孟子親見武成之證也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與列爵惟五合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分土惟三合可見孟子時眞古文武成亦有是二語周官者周家一代官制西周東周四百年中有因革損益不必盡屬周初之制也周初公侯皆方百里成王時法已變晏

子告景公曰先君太公受之營邱爲地五百里史記曰伯禽康叔封于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于齊兼五侯地是齊國之五百里魯衛之四百里受封於成王時矣太公康叔武王所封何以成王復封之蓋在周公東征以後也其時滅國五十地皆與齊魯衛隣成王襃太公之功益以蒲姑之地嘉康叔之德徙於邶鄘衛之地大周公之功德封伯禽于魯而益以商奄之地康成注王制謂周公斥大九州之地益封諸侯正言齊魯衛加封之事也陸農師易山齋金仁山輩不然鄭說殆未之考然因此遂謂大司徒建邦之制爲成王所定則又不可司徒之文與夏官職方氏合職方氏一篇即汲冢周書之職方解也周書序以爲穆王作今以兩書互校則職方氏多四十四字曰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而職方解但云凡公侯

伯子男而已蓋穆王時職方氏原文尚無此四十四字爲後所增益王室既微職方不修强陵弱衆暴寡天子不能討且因其并呑之地從而封之增益職方氏之文以傅會大司徒之文且定其食數爲半爲三之一爲四之一以傅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初制所以掩王靈不振之恥孟子未見周籍据武成爲言故與周官不合後儒篤信周官爲周公所手定勉强調停故說愈多而愈歧爾（蔣湘南七經樓文鈔）

王制云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元曰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以國附於大國也（孔疏隱元年）

附庸之庸古通墉城也尚書大傳天子賁庸注庸牆也（楊愼丹鉛總錄）

古有附庸之國蓋古者封國之餘别有閒地諸侯之有罰者則削其地以爲閒地其有功者則以閒地增封其國觀春秋之初附庸尚有未命於王者見得侯國尚有閒地在也（呂祖謙左傳續說隱元年）

周家兵數皆從井田出諸侯千乘者得士七萬五千人天子萬乘則得士七十五萬人井田制定凡兵士器甲車馬無不有截然一定之數本國不可得而增派異國不可得而召募故其時雖有封國大小而强弱不甚相遠井田廢而邱甸無稽則一家而正羨俱行矣井田廢而游手無食則異國而流亡接踵矣此强吞弱并而天子夷於列國小國棄爲臣隸兵制之所以亂封建之所以亡姜宸英湛園札記

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迎覲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宏者有之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得非諸侯之盛强末

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秦有天下裂都會爲之郡邑廢侯衞爲之守宰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暴其威刑竭其貨賄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世後乃謀臣獻畫離削自守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不當復議是大不然殷周之不革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夫天下之道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柳宗元集

封建之弊其後併爲數十又併爲十二又併爲九爲六遂皆併于秦而周亡使能制之不使相併有併則代而更封之國衆而易治力小而易馭則安有不善畢仲游西臺集

古聖王封建制其爵位之等爲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維之以長帥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爲十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剗滅方國以爲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周之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屏藩强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范祖禹太史集

周之初列爲諸侯者以千數力小易使也勢便易治也此所以不惟承號令奉職貢而已固實有以翼戴天子也及其衰也大國或兼數千里王令之不能誅之不能逮并爲六國合爲秦而周亡矣非封建

罪也地過王制也曾鞏南豐類稿

曹元首六代論曰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鎭親疏足以相衞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苞茅不貢宋不城周二霸之後寖以陵遲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

呂氏春秋曰王者之封建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漢上朱氏曰建萬國者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又封建肇於三皇至五帝而制備歷夏洎商至周其法尤密武王大封公侯於天下班彝分器作之屏翰以衞王室同姓兄弟之國五十有五而異姓勤勞以次畢封褒錄前帝苗裔立有虞夏商之後以備三恪其制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其宗盟則同姓爲先異姓爲後在外爲國在内爲采內爲公卿外爲牧伯强榦弱枝犬牙交錯周詳長慮

誠久安之模已以文武之締造經營周公之撥亂反正馴及成康重熙累洽列侯羣辟星羅碁布於九州之中扞衛牧圉內外奠安可不謂至善耶迨後上失其制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禮樂征伐侵尋四潰而王官方伯黷貨莫能征討浸淫不振以至於亡故人皆曰周以弱亡論者徒見周之弱亡以封建故而不知其所以長世者正以封建故也驪山之禍賴秦伯以復存東遷晉鄭是依春秋盟會以奠王室迨至七國紛爭周弱極矣猶以爲共主而不敢取嚮使周不建國夷屬已失之矣何必赧哉秦并天下謂己之以侯得也又忿六國之難取也於是罷侯置守功臣子孫尺地蔑有自以爲得矣未幾劉季起於匹夫奚必有土乃王哉漢懲秦敝亦欲法三代之封建擇立失宜割地罔制大國連數郡三庶孽瓜分天下之半尾大抗衡後世又從而削之以致叛逆誅絕三代之法蕩然無餘矣馬驌繹史

封建之裂爲郡縣蓋不自秦始也自莊公之世而楚文王已縣申息封畛于汝逮後而晉有四十縣哀元年趙鞅爲鐵之師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終春秋之世而國之滅爲縣邑者強半天下而諸國卒以強盛則當日之勢較之周初已稍稍異矣雖聖王復起不得不變其制也且入春秋以來周室得以綿延數百年者賴齊與晉耳而齊晉之兼國爲不少也假令齊晉謹守侯度猶然臨淄太原百里之封而周天子能統虞虢譚遂諸國以鞭笞荊楚披攘戎狄乎不能也其不能者何也其勢散且有土之諸侯未必皆賢即使因其不賢而易置之而其政令不能盡出于王朝其民之視聽不能盡屬于天子故常散而不能聚弱而不能強其易而縣邑也則不然度才而使之程能而任[illegible]朝不道則夕斥之矣夕不道則朝罷之矣晉文雖守原之大夫而得趙衰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而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其操縱由一己其呼吸若一氣其簡練教訓如親父兄之于子弟也故能抗方張之敵而成翼戴之勢嗚呼世變之所趨如天地之化陰陽積而成寒暑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雖聖人復起無如之何也西漢之興侯國與郡縣叅半未幾而反者四起其存者皆淫侈不軌逮國除爲郡而黎民乂安垂數百年漢之國除爲郡而地入于天子春秋之國滅爲邑而地歸于強侯漢以淫侈不軌而除春秋以弱小不能自立而滅其事不同而世變之所趨則一也天下之勢合則治而分則亂自三代以來莫之有易矣顧棟高爵姓存滅表敘

世嘗謂三代行封建至秦漢乃爲郡縣而宋儒癖語更謂後世不復封建井田而言治皆苟道嗚呼此皆讀書泥古未嘗深觀其故而明其所以然也夫三代之都邑即後世郡縣之制而三代之封建其國之大者僅劣如今之縣而春秋之中葉強弱兼削列國已半爲郡縣

初不始于秦也何則三代之世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都故孔子言邑自十室以至千室其大小可知而齊晉之初封不過百里今之下州小縣尚可當古之大國蓋古之疆域不及今五分之一而執玉帛者有萬非儉于制其勢不得不爾也故其勢亦弱其力亦分無能抗衡爲患方伯連帥得以臂指相使又其時風俗淳古無有兼併之志吞噬之患故夏商之世有王者無羣雄三代之諸侯皆以次相授其更姓改物另爲建置者不過百餘國耳杞鄫薛越傳國幾及二千年其故可知也嗚呼封建之不可論者謂有國之子孫不能皆賢余謂不待其子孫也即其祖宗已斷斷不可何則三代之取天下也以德湯曰聿求元聖武曰既得仁人其時伊萊周召皆有聖人之德輔佐天子治定功成剖符析土創法垂制踰數百年至戰國之世而有七雄矣世益降則羣雄割據益橫非得翦信韓彭凶虓暴桀之徒

則不得芟除羣醜削平叛亂其人皆出于賈槃屠狗庸奴㑹隸閒有如斛律金王君廓之流不識一字者即使之為郡縣長無異豺狼之牧斯人何況世有爵土與國長久哉此亦世變為之也故漢之七國晉之八王皆自其及身蒙禍論者又謂此非封建之害患不行教學齒胄之制耳嗚呼此又迂也即今之郡縣而設立師儒教授之官尚不能施行教化漸於禮義而謂行封建之後能馴習膏粱紈絝之徒使明于君國子民之道乎余觀春秋中葉如楚之申息晉之荀賈秦之少梁吳之州來其初皆小國諸侯而夷為都邑嗚呼得其道則為湯之兼弱攻昧文王之伐密伐崇失其道則為秦晉吳楚之攘竊并吞貪婪荐食無他仁與不仁而已矣後之有天下者精擇守令用久任超遷之制則能熟知其民之利病而施教化慎簡督撫以專制一方之柄則能習知其利之賢否而加黜陟用後世郡縣之制而兼有

三代封建之利而去其害雖使聖人復生計無易於此必謂郡縣出於李斯之議不如湯武之封建此儒者迂論也又列國都邑表敘

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成鱄言武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荀子謂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漢表謂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漢章和元年詔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當以成鱄之言為正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王應麟困學紀聞○按史記諸侯表周封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又通鑑地理通釋○成鱄云姬姓四十人蓋舉成數楊倞荀子注

讀僖二十四年昭二十八年左氏傳周之封同姓成鱄以為武王富辰以為周公以經傳攷之衛封於武王世魯晉封於成王世二子之言不盡合而姬姓之國至於四十晉韓邢茅必在其內武王必不自封其子周公尤不得自封其子也蓋古人之文多舉其大畧以克商自武王故多推本武王言之富辰以與召公對舉則稱周公焉其實乃陸續所封不可概謂之武王尤不得專屬之周公也崔述豐鎬考信別錄

昔武王大封列侯各有分地至春秋時猶存百二十四國稅安禮作春秋指掌圖以明之余謂是不可圖也若從其始封則與春秋時之疆境不合若從春秋當日則二百四十年中强兼弱削月異而歲不同當以何年為準而圖之即以周與晉楚論晉之始封太原百里之地耳其後獻公滅耿霍魏拓地漸廣而最得便利者莫如伐虢之役自澠池迄靈寶以東崤函四百餘里盡虢畧之地晉之得以西向制秦秦人抑首而不敢出者以先得虢扼其咽喉也至文公啟南陽奄有覃懷後經營中原迫逐戎狄凡衛河以北殷墟之境之没于狄及

邢之滅于衛滑之滅于秦者晉盡取之於是東及朝歌北盡邯鄲自河南之彰德衛輝至直隸之大名廣平順德悉為晉有而謂晉猶昔日之晉乎楚封丹陽蓋在今歸州東南至文王滅鄧縣申息封畛于汝已涉河南南汝之境以後蠶食諸夏鄖及唐葉皆南陽府地也江黃道柏蓼胡沈皆汝甯府地也最後城州來居巢鍾離則更侵入鳳陽廬壽之境而謂楚猶昔日之楚乎至周之東都鄭氏詩譜云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畿內方六百里逮後南陽入于晉祭地入于鄭伊州入于陸渾日朘月削故襄王以前猶能興師伐鄭伐翼襄王以後如病痿躄不能起王畿已非復東遷之舊況在小國乎夫弱小之日就微滅與大國之漸肆吞并非一朝夕之故也不原其始封則不明先王星羅碁置犬牙相錯之意而不極吞併所至又無以識春秋之大勢故自王畿以下及諸大國必

先區明其本境以漸及其拓地之疆域而小國亦還其始封以至後入某國爲某邑庶前後之疆索瞭如而廢興之故亦可睹矣顧棟高列國疆域表敘

晉書地理志春秋之初尙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見於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百三十九知其所居魯邾鄭宋紀衛西虢芮莒陳杞蔡邢郕晉薛許鄧秦曹楚隨黃萊虞郳小邾徐燕郜麇舒庸郯萊吳越有窮三苗瓜州有虞東虢共密中夷向南燕滕凡戴息鄀芮魏淳于穀巴州蓼羅賴牟葛譚蕭遂滑偪鄣翟耿江黃弦道柏微鄫厲項濮任須句顓臾頓管雍畢豐邢應蔣茅胙夔介焦沈六巢根牟唐黎郇瑕寒有鬲斟灌斟尋過有過戈偪陽邿鑄豕韋唐杜楊幽鄶觀扈邳胡黎大庭駘岐郳鍾吾蕭姑昆吾房密須甲父鄅桐亳鄴譙三十一國盡亡其處祭極荀賈貳軫絞於餘丘陽箕英氏毛羽莘偪封父仍有此總論經傳中仍崇鄩庸姚奄商奄襄如鄩有緡鬬蒙殿穀窮桑翠所載國名耳至哀公時國之存者原不過數十也故傳曰今其存者蓋數十焉齊召南左傳考證

鄭桓公當周之季已能卜齊晉秦楚四國之大其後卒如其言以四國形勢論之晉與秦最上楚次之齊爲下自夏以前皆都晉蓋其據太行負中山扼蒲津風氣最完固輔以代北之馬猗氏之鹽有不殆者三焉晉之初封彊宇尙隘其後漸廓直與雍豫相接美戎又附之故天下莫強焉而由太原下瞰長安纔數百里故嘗足以陵秦然秦據函谷負三巴扼渭曲稱爲陸海其險不下於晉是二國實天下奧區楚之勢萬不足以擬此然伊洛以南江漢環之亦天塹也進則由申息以通中原退則閉方城而守雖強國弗能驟加之亦足豪矣而齊皆無之雖負泰山環濁河淸濟據臨淄而不足稱地險其以東秦稱之者妄也是以自桓公卒晉強則附晉楚強則附楚而見摧於晉爲尤甚靡笄敗後再折於平陰三困於夷儀無不長驅得志齊之報晉者一特乘其欒盈之難不可謂武直至晉陽大亂齊始稍挺可以知其弱矣宋之盟晉楚共議釋齊秦齊終朝楚而秦不然甚矣齊之弱也晉楚相爭晉之大得志於楚者城濮也鄢陵也楚之大得志於晉者邲也楚之敗以子玉子反晉之敗以先縠苟非然者莫能相尙然亦皆去其國而鬬若直入其境未聞其能大勝者則險可知也齊則使人入其堂奧而陵之矣秦之強足以抗晉而遏楚乃不得稱霸於中原則屈於晉也晉之霸也首得秦而伐鄭之役失之秦遂去而之楚晉霸之減色未嘗不以秦故而楚雖得秦不過稱與國未嘗能致其朝享豈若齊之朝晉朝楚奉命不暇哉五霸之降爲七雄而秦晩出莫能與爭是亦運會爲之也晉不分或尙足以抗秦晉分而秦盛矣全祖望鮚埼亭集春秋四國強弱論

地名有見於經者有見於傳者有並見於經傳者顧其文蔑以爲昧紀以爲杞滑以爲郎檉以爲朾偃以爲纓祟以爲柳鐵以爲栗以陸渾爲賁渾以厥憖爲屈銀以阜鼬爲浩油以祲祥爲侵羊若是者不可悉數也郲也謂之郲斐貫也謂之貫澤訾婁也謂之訾安甫也謂之訾沙也謂之沙澤一郕也或以爲成或以謂盛一鄟也或以爲犂或以謂麗一孟也或以爲霍或以爲雩一號也或以爲郭或以爲漷一艾也或以爲鄗或以爲蒿貍脤謂之貍軫或又曰蜃也蚡泉謂之濆泉或又曰賁也郪丘謂之犀丘或又曰菑丘又曰師丘也其在當時傳者已滋異同繁省之不一而況乎百世之下壤地之離合名號之廢置升降乃欲通習而考證之刋落叢謬不其難哉朱彝尊曝書亭集徐氏地名考序

〇列國地名都邑地並見經者上數卷所采高顧江氏說篇首載書名後從畧但著人

周公羊以王城爲西周以成周爲東周辨邑非魯單氏辨 祭地說辨 單

周東都畿內方六百里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

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十一世幽王嬖褒姒廢申后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于申立之以亂故徙居東都於是王室與諸侯無異（詩疏鄭元譜）

河南郡雒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河南縣故郟鄏地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漢書地理志上）

周在中樞三河之分風雨所起四險之國武王定鼎以爲東都（太平御覽一百五十八引博物志）

武王定鼎郟鄏周公營王城曰此天地之中道里均也（劉恕通鑑外紀）

帝王世紀后稷始封邰子不窋失官竄於西戎公劉徙邑於豳太王爲狄逼遷岐山之陽南有周原改號曰周王季徙程書序曰維周王

季宅程是也文王徙豐武王營洛邑而定鼎焉周公相成王以豐鎬偏處西方貢不均乃使召公卜洛水之陽以即土中故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之中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爲王之東都世本曰懿王居太丘平王徙洛洛誥所謂新邑也敬王東居成周遂徙都至赧徙居西周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三年而敬王崩元王九年春秋傳終元王以下十一世而周亡（王應麟玉海卷十六系春秋隱元年孔疏）

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初雒邑于宗周通封畿（韋昭曰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師古曰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故詩云邦畿千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漢書地理志下）

唐天文志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漢志周地今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通典周封域西得今河南洛陽偃師東至緱氏鞏縣南得伊闕北至于河至戰國時東西南北僅方百餘里（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

呂氏曰周秦彊弱形勢其說始於婁敬所見者平王之周耳曷嘗見文武成康之周哉岐豐被山帶河四塞爲固平王輕捐其地以封秦遂成秦之彊失周之半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猶恐難立又今日割虎牢畀鄭明日割酒泉畀虢又捐數邑於晉是自削也又東遷後王畿疆域尚有今河南懷慶二府之地兼得汝州跨河南北有虢國桃林之隘以呼吸西京有申呂南陽之地以控扼南服又名山大澤不以封虎牢崤函俱在王略襟山帶河晉鄭夾輔光武創業規模不是過也自號令不行諸侯攘竊更復披析其地以爲賞功酒泉賜虢虎牢賜鄭至允姓之戎入居伊川異類逼處莫可誰何晉滅

虢而鎬京之消息中斷楚滅申而南國之窺伺方張至溫原蘇忿生之田與鄭晉則畢大河以北棄之由是王所有者懷慶之河內武陟二縣河南之洛陽偃師鞏縣嵩登封新安宜陽孟津八縣汝州之伊陽魯山許州之臨潁而已（顧棟高大事表）

嘗讀詩至召旻之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喟然嘆曰此其故春秋盡之矣周自平王東遷尚有太華外方之間方六百里之地其時西有虢據桃林之險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呂扼天下之膂屏東南之固而南陽肩背澤潞肩甲天下轘轅伊闕披山帶河地方雖小亦足王也故桓王之世猶能興師以號召諸侯虎牢屬鄭仍復收之至惠王始與鄭以武公之略張弛自如皇綱未盡絕于天下也而孱弱不振日朘月削楚滅申而東南之蔽失晉滅虢而西歸之道斷至襄王以溫原畀晉而東都之事去矣論

者謂襄王失計然在桓王時已嘗以十二邑易鄔邘之田于鄭鄭不能有而復歸諸周周復不能有而強以與晉晉得之而日以強周日以削至祭入于鄭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楚伐陸渾而遂觀兵周疆矣然則詩人所歎息痛恨於日蹙國百里者其此之謂歟（又周疆域論）

按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衞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韋注成周雒邑也按此猶可見東遷之初拱衞之盛而戎狄之偪處懿親之窺伺亦具見焉

都　王城　成周　翟泉

邑　南　渠　仍　周　召　毛　凡　祭
尹　單　劉　榮　温（蘇）　暴　郊

地　女栗（桂闕）　皇　垂葭（從衛改入）　直星（改入鄭）

川　雒　溴梁

昭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城盛也盛受國都也（劉熙釋名）○武王作邑于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既革殷命謂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雒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見史記周本紀）蓋營之而未就也周公攝政之七年成王欲宅洛邑使召公相宅召誥曰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孔安國傳曰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于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愚按桓二年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杜注武王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周書作雒解周公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南繫乎洛水北因乎郟山以爲天下大湊平王東遷始居之以其在豐鎬之東謂之東都鄭氏詩譜曰周東都畿內方六百里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經凡書京師皆指此亦謂之王城莊二十一年諸侯同伐王城殺子頹僖十一年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入王城二十五年襄王入于王城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二十六年王子朝入于王城是也自平王東遷至景王十一世皆居此敬王遷成周王城廢至赧王復居之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城內西偏（高士奇地名攷畧顧棟高大事表參）○又按宣三年傳成王定鼎於郟鄏郟鄏卽王城之別名水經注洛水又東枝瀆左出焉枝瀆逕河南縣王城西歷郟鄏陌杜預釋地縣西有郟鄏陌是也亦謂之郟桓七年遷盟向之民于郟杜注郟王城也襄二十四年穀洛鬭將毀王宮齊人爲王城郟國

語晉文公定襄王于郟是也又水經注京相璠曰郟山名鄏地邑也是爲王城其城東南名曰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又高士奇參）○河南卽郟鄏武王遷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弟揭於河南是爲河南桓公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爲西周自洛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爲東周自河南視下都則在東也（鮑彪國策注）○晉太康地道記王城去洛城四十里城內南北九里東西六里（王應麟王海一百七十三○王說又見下成周）○劉忠定元城語鎬京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洛邑地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得方百里

者百爲方千里故曰邦畿千里此武王時也至幽王時宗周滅所謂方百里者失之矣及平王東遷則方六百里爾楊慎丹鉛總錄○平王東遷歷十二王而至景王皆居王城敬王徙居成周其時以王城在成周之西而敬王子朝並立稱王故萇宏以地震之故告劉文公謂西王受震東王必克蓋亦就二王言之並無有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者至顯王二年韓趙分周爲二國名東西周於是始有東西二周之名故曰春秋以前稱西周豐鎬也稱東周者郟鄏也戰國以後稱西周者王城也稱東周者成周也意公羊本戰國後人不知東西二名實起于戰國之末遂名王城曰西周成周曰東周誤矣毛奇齡傳○陳氏家氏說見書

天王出入門

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昭二十六年冬天王入于成周

昭三十二年冬會城成周

公羊徐彦疏名爲成周者鄭注書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爲成周也宣十六年注疏○愚按史記魯世家周公營成周裴駰集解引公羊何休注曰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與今本公羊注異○王城者郟鄏又謂之東都成周者洛陽亦曰下都周公營王城并營下都處殷頑民在瀍水之東與王城相去十八里亦謂之成周洛誥周公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孔安國傳曰澗瀍之間今河南城瀍水東今洛陽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韋昭曰成周在瀍水東王城在瀍水西是也隱三年傳鄭取成周之禾鄭注成周今洛陽縣也昭二十六年子朝奔楚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避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乃請諸侯城之自是迄春秋之末凡書京師者皆指成周在王城東故公羊傳曰東周也參高士奇顧棟高○又按敬王居成周後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至威烈王時桓公孫惠公又封少子班于鞏以奉王于洛陽顯王二年韓魏卽其所封分周爲二於是東西周同于列國顯王特寄居于東周而已赧王又遷西周而周乃亡又高士奇○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華延儁洛陽記曰陸機所謂洛陽城卽成周也後漢魏隋並都于此王應麟玉海一百七十三○周初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又通鑑地理通釋○臨川吳氏曰王城曰東蓋以鎬京爲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爲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趙汸補注○東遷後世居王城今子朝據之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王入于成周子朝棄王城奔走王以子朝餘黨

尚多不居王城而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圮惡故以兵戍至是城之乃徹戍吳澄纂言

僖二十九年夏盟于翟泉翟公作狄

昭二十三年秋天王居于翟泉

杜注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鄭氏曰狄泉本在洛陽城北定元年城成周時乃繞狄泉于城內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始入于成周此時狄泉與成周猶爲兩地也史記云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賈逵曰澤邑名卽狄泉也蓋卽春秋昭二十三年之事參高士奇顧棟高○是年傳曰王師在澤邑○敬王時乃繞翟泉于城內當晉盟時不在城內審矣其時天子在王城去洛陽四十里而翟泉又在洛陽城外王夫之稗疏

以上周都

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蓋食采於南後因以爲氏水經注陸渾縣東南有南水徐文靖管城碩記○按南卽聃之後見王臣門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杜注渠氏惠棟補注渠周邑蓋氏於邑者引左傳爲證惠說見王臣門

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夏后緡逃于有仍賈逵曰緡有仍之姓也有仍國名后緡之家史記吳世家集解○有仍國未知所在春秋仍叔之子穀梁經傳並作任叔仍任聲相近或是一地地理志東平有任縣蓋古仍國又索隱○古仍任通昭二十二年傳王師次于任人當卽仍叔之仍也畢沅晉書地理志補正○仍本古國名穀梁作任續漢書郡國志任城本任國當卽古仍國秦嘉謨世本輯補氏姓篇

僖九年夏宰周公會葵邱宰周公孔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閱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公楚

杜注周采地○周公封魯謚曰文公召公封燕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詩疏周南召南譜○旦與奭次子名謚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考王封弟揭于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蓋卽受其采地也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孔穎達詩正義○隱六年傳周桓公言于王杜注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按此周城周公初封之邑也雍縣卽今鳳翔府治杜預據始封言之耳高士奇○史記索隱曰周公元子就封于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爲周公路史謂

平王子秀封汝川非也然周邑在西都畿內平王東遷或更以汝川地封周公未可知耳顧棟高姓氏表

文五年春王使召伯來會葬武公子昭公

宣十五年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昭公子戴公

昭二十六年冬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簡公盈

僖二十四年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杜注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召穆公虎在厲王宣王時水經注雍水東逕召亭南亭故召公采邑在周城南詩譜曰又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采地至武王克商元子國燕次子仍食召邑春秋所書召伯乃東遷後別受采邑在今絳州垣曲縣之召原後漢志河東垣縣有召亭太平寰宇記召原在王屋山下古今地名云王屋山狀如垣故以名縣今爲垣曲縣高士奇○參看上條○按莊二十七年孔疏謂召伯東都別賜采地不知所在

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伯衛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同上

宣十五年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同上

昭二十六年冬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毛伯得

杜注毛伯采邑在今河南府宜陽縣界○按毛國文王子毛叔鄭封地史記武王克商入立社南毛叔鄭奉明水成王顧命毛伯班第六領司空故封不知所在僖二十四年傳狄伐周獲原伯毛伯杜注原毛皆采邑孔疏此原伯毛伯是文王子原毛之後世爲王臣伯爵或本封絕滅食采畿內故云皆采邑也高士奇○文王第九子毛伯受封毛國因以爲氏支孫爲周卿士林寶元和姓纂○前漢書古今人表毛叔鄭下本注云文王子逸周書毛叔

鄭奉明水俗本逆周書作毛伯鄭據史記叔度叔鮮叔振鐸之
例當云叔鄭知作伯鄭者誤也倪倬讀左頊言○尚書顧命稱毛公孔
傳以爲三公之公是也書正義引王肅云畢毛文王庶子宋胡
寅皇王大紀亦云武王封庶弟叔繡於滕叔鄭於毛乃鄭樵獨
以爲毛伯明不知所本杜氏定四年注稱毛叔聃與聃季封國
同名蓋傳寫之誤梁履繩補釋○愚按通志及元和姓纂所云毛伯
自是受封後爵稱未封時稱叔非林鄭誤也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杜注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汲郡共縣有凡城○按水經注清
水南逕凡城東周凡伯國也在今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二里高士奇泰○凡祭周公之允蓋本封絕滅食采畿內者酉履謙統紀○後
漢郡國志河內郡共有汎亭劉昭注凡伯國按凡汎古字通洪亮吉春秋左傳詁

隱元年冬祭伯來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
杜注祭國伯爵孔疏富辰云邢茅胙祭則祭之初封畿外之國
也穆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蓋本封絕滅食采
於王畿也隱元年○祭有祭公祭伯祭叔伯其爵也公其官也叔
其弟也程端學本義莊二十三年引趙與權○祭周公第五子所封地在東周畿
內今在開封府鄭州東北高士奇○路史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
祭城按管城郎今之鄭州也高氏士奇於成四年傳鄭地汜祭
引吳氏說謂祭郎中牟之祭亭周祭伯之邑後入于鄭彙纂從
之此蓋誤也按祭地有三一爲直隸大名府長垣縣之祭城一
爲管城之祭城一爲開封府中牟縣之祭亭長垣去鄭遠當屬
衛杜於桓十一年傳祭封人仲足注云在長垣非也中牟正爲
鄭地祭仲之邑當在此管城之祭爲周祭伯采地路史說是蓋
鄭州近王畿也但其後鄭亦并之耳或疑鄭并王畿之祭以封
祭仲按鄭祭仲見隱元年傳隱桓莊之編歷書祭伯祭公祭叔
祭未嘗滅也鄭安得取以封仲乎彙纂於隱元年經祭伯既引
路史於成四年傳汜祭又從高氏誤矣至長垣之祭城意周初
以此封周公之子其後祭公入爲卿士而周又遷東都祭公遂
改食邑於管城歟江永地理考實○穆天子傳作郲云郲郲公邑洪亮吉春秋左傳詁
隱三年夏尹氏卒
成十七年夏尹子會伐鄭尹武公

昭二十三年秋尹氏立王子朝尹文公固
昭二十六年冬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孔疏宣王之世有尹吉甫春秋以來數有尹子見經是其食采
於尹世爲周卿士也世爲卿士宗族強盛故能專立不言尹子
而言尹氏者見其氏族強也昭二十六○尹氏少昊之子封於尹城
因以爲氏子孫世爲周卿士食采於尹通志氏族略○昭二十三年
傳王子朝入于尹杜注尹氏邑也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郎
古尹城高士奇○顧氏說見王臣書氏門○按子朝從京入尹從
尹入王城皆在周地若山西汾州府距河南遠其地屬晉雖有
尹吉墓當非東周尹氏之邑也水經敘洛水逕宜陽縣故城南
注云洛水又東共水入焉水北出長石山其西有共谷共水出
爲南流得尹谿口水出西北尹谷疑尹氏邑以尹谿尹谷得名

然則尹邑在宜陽與江永○萬氏氏族畧謂周尹佚之後以邑爲氏梁履繩補釋按與顧說合○

成十七年夏單子會伐鄭　冬又會伐鄭單襄公

襄三年夏單子會盟雞澤單頃公

昭二十三年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單穆公旗

愚按莊十四年左氏傳誤以爵單伯爲周卿杜孔遂仍其謬誤杜注莊元年單伯逆王姬云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孔疏單者天子畿內地名單氏食邑此及文公之世文十四年皆云單伯成公以下稱單子皆爵也前稱伯後降爲子耳成十七年杜注單伯稱子蓋降爵孔氏因其說其說謬甚逆王姬莊元會伐宋會鄄莊十四如齊見執文十四十之單伯乃魯之命卿單氏伯字單非采地伯非爵也與成襄時所書單子自別諸說辨証見大夫賜族書氏門魯單伯下○成王封少子臻于單邑爲甸內侯因氏焉林寶元和姓纂二十五寒

襄十五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康公子定公

昭十三年秋劉子會平丘定公子獻公摯

定四年春劉子會召陵　秋劉卷卒葬劉文公獻公庶子卽劉蚠

杜注劉采地又宣十年王季子來聘左氏傳云劉康公杜注王季子者天王母弟其後食采於劉孔疏劉夏當是康公之子卽前年傳稱劉定公是也襄十四年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杜注定公劉夏公羊傳云母弟也季子是頃王之子定王之弟顧氏棟高日後漢書緱氏縣西北有劉亭周大夫劉子邑也今在偃師縣愚按隱十一年傳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杜注緱氏縣西北有劉亭○水經注劉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逕劉聚謂之劉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馬宗璉左傳補注洪亮吉左傳詁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愚按穀梁文五年范注榮叔天子上大夫榮采地高氏引作杜注誤莊元年杜注榮氏叔字不云采地高氏曰榮地未詳恐卽榮錡氏昭二十二年景王崩于榮錡氏杜云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榮氏其先食邑于榮厲王卿士榮夷公見周語杜云鞏縣有榮錡澗通志氏族畧○周大夫采邑因氏焉周書曰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顏師古急就篇注

僖十年春狄滅溫溫子奔衛

又十年秋及蘇子盟于女栗

傳以溫爲蘇氏邑非也邑不言滅言滅非邑也郝懿行說畧○按僖十年經書狄滅溫溫子奔衛傳則曰狄滅溫蘇子奔衛杜注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孔疏尙書立政云司寇蘇公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蘇氏卽

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蓋國名爲蘇所都之邑名爲溫故溫蘇遞見於經溫蘇一國二名孔疏甚明高氏攷畧不引今補之又按水經注濟水南逕溫縣故城周畿內國司寇蘇忿生之邑也狄滅溫襄王以賜晉亦可證孔疏鄭樵曰蘇己姓國顓頊裔封于蘇鄴西蘇城是也羅泌判蘇溫爲二國顯與經傳相戾王氏卮言曰王與鄭以蘇田十二溫居一焉隱十一年傳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則始封在蘇而溫特爲蘇田耳其後遂以爲國斯言諒矣蓋春秋初蘇氏已絕封故田歸王室觀王與鄭田時特稱其祖父之名卽可見矣其後子頹作難因蘇氏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僖十九年傳蓋績封而居溫故見滅于狄遂稱溫子也溫滅之後地復歸王更以賜晉僖二十五年傳襄王與晉文公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至文十年女栗之盟復見蘇子杜注蓋王復之也蘇子再絕再續仍就初封其蹤跡了了可見高士奇○再按晉受溫邑以

狐溱爲温大夫襄公以子陽處父景公以子郤至成十一年傳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郤至曰温吾故也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注鄇温別邑平公以賜樂大心韓宣子以州田易得之中間又嘗屬趙氏故趙文子曰温吾縣也昭三年傳○又○隱三年傳鄭取温之麥

杜注河內温縣今懷慶府温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温城顧棟高○

蘇氏已姓顓帝裔孫吳回爲重黎生陸終陸終生昆吾封於蘇其地鄴西蘇城是也至周武王用忿生爲司寇邑於蘇子孫因以爲氏通志氏族略○蘇公在西周刺暴公作詩者已有國邑東遷時國亡隨平王而東因封于温狄雖滅温蘇氏未亡王蓋復立其支子仍以蘇子故名爲其邑號爾滅國有不必有其地者如楚滅蕭不能有而地入于宋狄亦不能有温地仍爲王畿後以與晉特温子不復有國而別立蘇子温則亡也王夫之稗疏○案鄭

語云已姓昆吾蘇顧温董韋昭注五國皆昆吾之後別封者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蓋蘇黨惡於紂必爲周所滅司寇忿生疑卽出自有蘇以國爲氏子孫因之故莊十九年傳蘇子亦稱蘇氏成十一年傳蘇忿生以温爲司寇或卽以温故國封之則温乃周所封國名故春秋書温子孔仲達謂國名爲蘇與杜氏背矣梁履繩補釋○愚按王梁二說攷國土辨孔疏甚精古有蘇國已絕而周封之于温無疑義矣惟温故國之封以王說在東遷後爲得之以西周時祇稱蘇公春秋時乃書温子見之也○愚又按狄滅之温卽蘇國也此周地也其後爲晉地至僖二十八年會于温之温卽河陽此又一晉地河陽始亦爲周王與鄭之盟說見晉地條下隱十一年傳盟與温是兩地則蘇國之一名温與河陽之一名温名同而地異也

文八年冬公子遂及雒戎盟于暴

杜注鄭地非也按詩何人斯刺暴公也暴公與蘇公同爲周卿士路史暴辛公采地一曰暴隧鄭箋謂周圻內無暴者失之高士奇○又按成十五年傳楚子侵鄭及暴隧卽周邑是時爲鄭所有又○暴王畿采邑程端學本義引高氏

昭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郊

杜注郊周邑討子朝也二十二年傳子朝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杜注郊要餞三邑○愚按昭十二年傳周原伯絞奔郊注郊周邑疑卽此此年傳又云郊鄩潰顧氏春秋輿圖云郊與鄩邑相近鄩在河南府鞏縣西南

以上周邑

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杜注地闕

高氏攀龍曰女栗畿內地當從之定公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杜注儀栗周邑疑近其地徐卓經義未詳說

昭二十二年夏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今在鞏縣西北後漢志有湟水郎皇也水經注雒水合于谿泉又東濁水注之古湟水也水出南原京相璠曰皆城北三里有皇亭春秋所謂次于皇者也高士奇參

定十三年春齊侯衞侯次于垂葭公作瑕○高氏顧氏入衞地今從王氏改入周地

傳曰實郥氏杜注垂葭改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按鉅野今屬曹州府高士奇顧棟高○杜解傳郥氏以爲鉅野之郥亭非也傳云濟河伐河內去鉅野遠矣衞欲伐晉而反東馳邪按郥古闃反與湨通以水言則从水以地言則从邑一也湨水出濟源至温縣入河實河內地已逼晉境故邪意茲日數日而及絳

也王夫之稗疏〇公作垂瑕假音字趙坦異文箋

以上周地

文八年冬雒戎

雒戎考見後〇昭元年傳趙孟館于雒汭杜注洛水在鞏縣南水曲流為汭按鞏縣屬今河南府水經注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迤邐東北過河南縣南周洛為中謂之雒邑漢火行忌水去水加佳魏土德除佳加水又東北入于河謂之洛汭顧棟高參

襄十六年春會于湨梁

杜注湨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〇爾雅梁莫大于湨梁湨水名梁隄也今湨水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北愚按縣為古原城水經注湨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白澗水春秋湨梁謂是水之墳梁也南逕原城西晉文公伐原即此城俗

以濟水重源所發復謂之濟源城高氏攷畧參

以上周山川

魯

南門兩解　中城非廩邱厚邱辨　魯有二郎三防二鄆二平陽辨　郎臺為泉臺辨　棠唐一地說　許田非近許國辨　成邑穀梁誤郕國辨　小穀誤齊之穀辨　左氏以齊歸地為汶陽田辨　以費滑費惠公為季氏之費辨　公羊以成邛為邾邑以共為樵辨　既疑齊地辨　乘邛應劭解辨　敗朱于鄑非齊遷紀邑辨　薛非薛國　及田文所居之薛辨　狸瓜杜氏誤駁非魯境辨　盟于劉當是羨文辨　蚡泉公羊說辨　紅地漢志注復誤辨　公羊以闕為郕邑辨　公羊鄣自移說辨　魯齊鄣之析有三辨

余讀春秋至隱五年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歐陽子曰西狩言遠也嗚呼魯之東西境盡之矣其地平衍無高山大川為之限隔無魚鹽之利為之饒沃故常畏齊附晉其西南則宋鄭衛及邾莒杞鄫諸國地犬牙相錯時吞滅弱小以自附益兼有九國之地極項鄟邿根牟鄣所取也向須句鄫鄅則邾莒滅之而魯有之者也而邾則空其國都退保嶧山與莒爭鄆無甯日逮晉文分曹地則有東昌府濮州西南而越既滅吳與魯泗東方百里地界稍稍擴矣然終不能抗衡齊晉豈特其君臣孱弱亦其地當走集以守則不固以攻則不足以取勝也徒以周公之後世為望國為晉楚所重於諸姬最為後亡豈非周公之明德遠哉顧棟高魯疆域論

案魯在春秋疆域全有兗州府之曲阜甯陽泗水金鄉魚臺汶上濟甯州嘉祥八州縣之地後兼涉滕縣鄒縣嶧縣與邾接境又泰安府之泰安縣與齊接境兼有新泰縣萊蕪縣沂州府治及費縣沂水縣曹州府之鄆城縣為魯西鄆鉅野縣為獲麟處城父縣單縣為高魚邑涉范縣界又青州府之安邛諸城二縣與莒接境又河南陳州府項城縣為魯所滅項國地又涉江南之海州跨三省共二十六州縣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又曰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太公之封皆

方百里與子產云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同方百里其言皆合孟子時魯地五倍之以為有王者作必在所削安得有封曲阜方七百里之說此明堂位之誣也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

都　曲阜武王封周公于此周公留佐王朝魯公就封定四年傳祝鮀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杜注曲阜也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今為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治〇馬宗璉左傳補注曰尚書多方王來自奄鄭注奄國在淮夷之旁書序成王踐奄遷其君於蒲姑案郡國志曲阜本商奄之民所居奄本殷諸侯故曰商奄

南門　中城　西郛

邑　郎　棠　中邱　防東防西防　許田　成　向

郿　諸　小穀　卞　郚　鄆東鄆西鄆　平陽

棘　費　台　桃　武城　陽州　郈

莒父霄　漆　啟陽　毗　邾瑕　闡

地　蔑　潛　唐　楚邱又列入戎地　讙　祝邱

成邱 折杜注闕 曲池 趡 奚 蘄

長勺 乘邱 郚 洮 辟 泰 郿

胥母 升陘 鹹 笙 蜀 貍脤杜注闕

劉 遇 蚡泉 紅 比蒲 祲祥 昌間

鄟陵 拔 蛇淵

岸防山 龜陰 洙 濟濟西魯濟 汶汶陽 漷漷水漷東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成九年冬城中城

定六年冬城中城

襄十九年冬城西郛

哀四年夏城西郛

按今曲阜縣城凡十二門其正南曰稷門莊三十二年傳圉人犖能投蓋于稷門定五年傳陽虎盟季桓子於稷門之內是也亦謂之南門高門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杜注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故又名高門按定十四年齊人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愚按見史記孔子世家及孔子家語即此矣南之右曰雩門南城西門也面臨雩水因名莊十年傳公子偃自雩門竊出犯宋師是也東之左曰始明門亦曰上東門定八年傳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虎戰于南門之內即此東之右曰鹿門公羊傳注鹿門魯南城東門襄二十三年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其正西曰史門公羊傳齊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吏門即史門矣正北曰圭門一曰爭門即公羊所云爭門是也西郭門曰子駒之門文十一年傳獲長狄僑如埋其首于子駒之門是也東北郭門曰萊門哀六年傳陽生出萊門是也南之左曰章門北之左曰齊門右曰龍門正東曰建春門西之左曰歸德門右曰麥門其內城曰中城成九年定六年所城國都之內城也杜注謂在東郡廩邱者非是汪氏克寬曰城之者三家張也此條見襄十九年汪氏又曰定公豈能役衆修城蓋陽虎欲去三家將挾公以自固耳高氏閌曰是時公之所有中城而已二條見定六年郛外城也城外有東郛西郛杜注西郛魯西郭參高士奇顧棟高○汪說見城築門

南門○愚按左氏公羊俱不言是何門穀梁曰南門者法門也范注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出故謂之法門似指庫雉路之門故劉氏敞王氏葆之說皆因之見僖禮門惟杜注左氏以為魯城南門也高氏顧氏之說本此○魯城南面三門隱公元年開一門隱元年傳新作南門不書故今南有四門僖公復繕治稷門王應麟玉海卷百六十九○按此亦從杜孔○諸侯三門庫雉路皆南嚮劉氏所謂南非一門是也特不言此南門當何門以愚揣之其路門為近陳氏禮書云魯公周公之故不可以稱臯門應門特為臯應之制而已其庫雉之名至春秋時不改庫門見檀弓雉門見定二年經惟路門無文蓋即所謂南門也梁履繩補釋○按此亦從穀梁

中城○愚按顧氏都邑表以中城為魯內城而杜注正譌篇又並存魯東海邑之說謂先儒云魯城中城因楚伐莒莒潰故懼而城莒紀郚邑在海州贛榆縣而魯中城邑在海州沭陽縣二邑鄰近楚伐莒事又在本年情事想當有之並正杜注廩邱當作厚邱之譌引後漢志東海郡厚邱縣注左傳城中城杜預云縣西南有中鄉城為證說固有據然以魯內城之說為勝故方氏苞江氏永並從此說○魯再城中城一城西郛中城以內難

故於城內更作城也城西郭或拓郭之址爲城以居民或變郭之制爲城以備敵也自城其封內踰舊制故書（方苞通論）○穀梁云城中城者非外民也則是魯城之內城耳蓋城其內城則內城以外之民竟外之故非之范注云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不復能衛其人民是也以爲邑名誤矣（江永）○厚丘在今海州沭陽縣北六十里魯地當不至此定六年城中城杜注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中城若爲厚丘在今之海州懼晉而城此何爲乎中字應作內字解杜注不確（葉酉究遺）

以上魯都

隱九年夏城郎

桓四年春公狩于郎

桓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

莊三年冬公次于郎（左作滑）

莊八年春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莊十年夏齊師宋師次于郎

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昭九年冬築郎囿

按隱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杜注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漢王子侯表魯共王之子騎封郁根侯漢方與縣屬山陽郡晉屬高平國今爲兗州府魚臺縣地在今魚臺縣東北九十里蓋魯之邊邑故數受兵（參高士奇顧棟高）○江氏永曰隱元年費伯已城而九年又城蓋魯有兩郎也費伯城者爲魚臺縣東北之郎去魯遠九年城者蓋魯近郊之邑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則郎近乘丘括地志謂乘丘在瑕丘西北瑕丘爲兗州府滋陽縣與曲阜近則郎可知矣且哀十一年吳伐我不言四鄙（外兵近國都經止書伐我不言四鄙）傳謂戰于郊而檀弓云戰于郎則郎豈非近郊之地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得之矣若魚臺之郎去魯約二百里桓四年狩于郎公羊云譏遠也當爲魚臺郎昭九年之郎囿則未知遠近（地理考實）（隱九年桓四年昭九年條下）○愚按江氏魯有二郎之說甚確惟於昭九年之郎囿未能定其遠近於莊八年師次于郎未注至以莊三十年之郎臺爲泉臺則仍公羊之誤（詳見土功門毀泉臺顧氏說）故不采○又按莊三年公次于郎左作滑王氏夫之以爲宜從二傳見鄭地滑

隱九年趙氏李氏說見土功門○後漢志高平侯國注費伯城郎在此高平在金鄉鉅野之間地近于宋魯將與宋爲難故城

之（王夫之稗疏○四庫提要云足補杜注之闕）

桓四年孔氏趙氏說見蒐狩門

桓十年公羊傳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乎圍也

昭九年家氏趙氏說見宮室門

隱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公羊曰濟上之邑也杜注左氏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孔疏傳云遠地釋例土地名棠在魯都下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也士奇按水經注濟水又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菏水東逕重鄉城南左傳所謂臧文仲宿于重館者也（僖三十一年取濟西曹地）又東逕武唐亭有臺高二丈許下臨水昔魯侯觀魚處戰國時屬宋名方與方與讀曰房預晉屬高平國唐寶應間改名

魚臺縣取觀魚臺爲名今觀魚臺在縣東北十二里縣屬兗州
府高士奇紀○顧氏棟高云棠與唐古通用郎二年公與戎盟之唐
也愚按二年盟唐杜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與此注同則
顧氏一地之說信也○棠臨濟水蓋臨濟而觀之左作矢陳也
濟雖有魚非可陳而觀者蓋陳其取魚之具而觀其獲也又按
杜注唐棠一地二名古者侯國小而人民聚櫛比置邑故十室
可名邑則地密邇而邑名異無足疑也王夫之稗疏○詩居常與許
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按管子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對曰以
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魯語作棠潛是棠郎常也常在魯南洪頤煊讀書叢錄

隱七年夏城中邱

隱十年春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七年杜注在琅琊臨沂縣東北水經注沂水自中邱城西而南
逕臨沂城是也臨沂縣後漢屬琅琊國晉因之郎今沂州治今
沂州府東北有中邱城高士奇顧棟高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此防字公羊作邴趙坦異文箋防邴古字通唐韻正邴古音補往反春秋隱八年鄭宛歸祊祊字公羊穀梁竝作邴九年公會齊侯于防公羊傳作邴

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

莊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

襄十三年冬城防

襄十七年秋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按魯有三防此漢泰山郡華縣之防所謂東防也隱九年杜注
在琅琊華縣東南莊二十二年之盟莊二十九年襄十三年之
城皆此邑也爲臧氏食邑故十七年齊高厚圍臧紇于防二十
三年臧紇自邾如防晉屬琅琊郡其地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
六十里隱十年所取宋防與成武東南之郜城同在魯西乃昌
邑之防所謂西防也隱十年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蓋欲别于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昌邑漢縣晉高平國治昌邑
其地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
乃魯國之防山也孔子父母合葬于防即此其地在今曲阜縣
東又青州府安邱縣有防城乃莒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
防茲來奔是也高士奇王夫之稗疏○按王氏以莊二十九年所城爲西防誤

襄十三年趙氏高氏李氏說見土功門

隱十年夏公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

此西防也見上○魯有二防此取諸宋一近齊即會處趙鵬飛經筌

桓元年春鄭伯以璧假許田

隱八年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杜注云許田近許之田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
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立周公别廟焉鄭桓公周宣王
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
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别廟爲
疑故欲爲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此年傳注云魯不宜聽鄭
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故隱其實稱孔疏許田近王城故賜
周公爲朝宿邑魯頌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周公得許田也
按左氏易田之說辨見土田門○諸侯有大功盛德乃有朝宿邑公羊以爲諸
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則周千八百國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
矣孔疏引許慎異義○公羊傳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
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

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假必有歸僖公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其許田之歸我歟陳則通提綱○晏子春秋景公伐魯傳許是許復歸魯之證郝懿行說略○穀梁傳見假田門○公羊說見土地無邑稱田門

公羊曰諱之許者繫之許也非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然則周公受封本有此許邑非孔子作春秋故繫之許也許周公受封之地傳誤謂近許之田又見鄭許鄰國數相侵伐疑鄭欲求近許之田傳會成說爾劉敞權衡○劉光伯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爲許以規杜氏孔疏駁之案詩傳云常許魯南鄙西鄙疏蓋以許爲西鄙當與鄭相近光伯似據此爲規說非無据武億羣經義證○邵氏說同見土地稱田門○愚按許田似非近許國者二劉氏邵氏武氏所疑辨是樂史寰宇記謂在許昌今許州府境顧氏引之似誤章俊卿考索又引林氏說謂許有二詩之許周公舊封春秋之許田許國地隱十一年會齊鄭入許魯有是地而遠魯近鄭鄭之所欲也迨桓立求成於是脅取之鄭莊卒而許叔入許由是鄭許結怨必欲得其故封至滅許而後已皆由假田發端說亦附會無據

桓三年夏公會紀侯于成左穀作郕公作成○愚按隱五年書衞師入郕莊八年書師及齊師圍郕文十二年書郕伯來奔此國名文王子叔武所封也隱五年杜注地在東平剛武縣西南桓六年公會紀侯于成莊三十年師次于成襄十五年齊圍成公救成城成郛十六年齊圍成昭二十六公圍成定十二年公圍成此魯邑也桓六年杜注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魯邑之成或亦作郕如桓六年會于成穀作郕襄十六年齊圍成左作郕是也惟此年杜氏無注杜氏蓋以三年會郕爲郕國已於隱五年釋地故不再釋而魯地之成於六年始見故釋於六年也實則此年是魯成邑高氏閌以紀與郕爲二國彙纂從之非也攷穀梁范甯注亦云魯地

此郕是魯邑故左氏傳公羊經亦作成毛奇齡簡書刊誤

桓六年夏公會紀侯于成穀梁作郕

左公作成穀誤作郕按郕國在濟北成邑在齊南紀自就魯以謀齊難安敢越齊而西會于濟北哉穀梁傳寫訛爾王夫之稗疏

莊三十年夏師次于成左闕師字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襄十六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左作郕

昭二十六年夏公圍成

定十二年冬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按莊三十年次于成備齊也襄十五年齊圍成公救成於是城成郛十六年齊復圍成後爲孟氏邑昭七年晉來治杞田季孫以成與之後復歸魯二十六年公以齊師圍成弗克定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於是公圍成勿克哀十五年成叛入齊孟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逼成既而齊歸成禮記檀弓子羔爲成宰史記齊宣公四十八年田和取魯成邑皆此也觀公斂處父之語成是魯北境近齊之邑桓六年杜注在泰山鉅平縣東南漢置鉅平縣屬泰山郡晉因之兗州府甯陽縣東北有故城社郎古成城高士奇顧棟高○以水經考之甯陽爲魯闡邑成之西爲陽關皆在汶南季本私考

桓六年傳說見齊滅紀○與三年來朝三年會郕同旨孫復尊王發微

莊三十年穀梁傳見書次門

襄十五年李氏說見魯政下逮門○高氏說見內卿並將門黃氏說見書土功門

昭二十六年汪氏李氏說見鄆內邑門

定十二年李氏顧氏說見謹强都之害門

桓十六年冬城向

按高氏攷畧江氏考實蓋莒地而魯暫取之也詳見莒下

莊二十八年冬築郿公穀作微

公穀皆作微杜注魯下邑按水經注濟水經梁山東又逕微鄉東京相璠曰東平壽張縣西北有故微鄉王氏曰微子所封國也地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蔡高士奇顧棟高○水經注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以此推之所云微子去之者正是去居於此其宋國地似武庚滅後乃以封之耳死不葬宋地而葬微殆受微於先王歸首於所受之土乎姚鼐惜抱軒筆記○爾雅水草交曰湄通谷者微微之爲地下臨濟水蓋澤藪也則微郿互稱有自來矣

春秋築城曰城有堞闉也圍則曰築圍塹而已然則微固之築圍其澤藪而已故穀梁曰虞之非正也於義亦通王夫之稗疏○此說別亦可備一解○陸氏音義云左作郿據杜本也於公穀音義又云左作麋據賈服本也郿微麋三字同音古多通假儀禮士冠禮眉壽鄭注古文眉作麋少牢饋食禮眉壽鄭注古文眉作微可證張壽恭古義

莊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

文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杜注今城陽諸縣地在石屋山東北濰水之南漢置諸縣屬琅琊郡晉屬城陽國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治西南高士奇顧棟高○愚按水經注濰水東北逕諸縣故城西春秋所城處

莊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孫氏復謂此宜從穀梁范注爲魯邑曲阜縣西北有小穀城是也左傳杜注以爲齊邑爲管仲城之非也顧棟高○按左氏韋於齊桓城穀而寘管仲之言見昭十一年傳遂以此年城小穀當之曰爲管仲也杜注以爲齊邑之在濟北者又以春秋書外邑例當繫之齊而不繫齊解之曰大都以名通者不繫國又注傳文謂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皆附會左氏而誤也考齊地之穀經傳凡六見皆止稱穀無稱小穀者蓋齊自有穀豈可強以小穀爲穀邪桓有功于魯在高子來盟之後此時未見有功之迹安得爲仲城之宜從孫說又杜注正譌篇叅○此段本趙氏李氏說見土功門○魯地也若齊地當書城齊小穀如城郱瑕之類郝懿行說畧○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地杜解以此小穀爲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酈道元水經注皆同

按春秋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又昭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經之小穀自爲魯邑爾況其時齊桓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顧炎武杜解補正○按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則左氏經本作城穀傳又附合申無宇之語杜注因亦誤解耳今左氏經傳俱作小穀乃後人據公穀之文改正孫志祖讀書脞錄○愚按高氏地名攷畧墨守杜注以爲齊邑亦誤惠以春秋他處皆書穀而此獨書小穀謂古之名都每有大小二城引水經注臨淄有小城爲證未免穿鑿附會

僖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杜注今魯國卞縣按卞古國名路史黃帝元妃西陵氏曰傫祖

生呂意元嚚龍苗龍苗生吾融吾融生卞明封于卞爲卞氏記曰湯伐有卞春秋時爲魯卞邑或曰卞莊子食邑襄二十九年傳季武子取卞卽此漢置卞縣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高士奇　顧棟高）○愚按卞爲古國而後代置縣史記有曹亡遷于卞邑之語杜注襄二十九年傳亦云季武子取下邑以自益則卞乃邑也顧氏都邑表列之於地似誤○又按水經注泗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逕故城南季武子所取也卞縣南有郚城文公城處

文七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遂城郚

杜注卞縣南有郚城城郚備邾難按郚音魚漢於此置郚鄉縣屬東海郡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南（高士奇　顧棟高）○水經注見上卞邑

文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公羊作運後同）

成九年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楚人入鄆

襄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昭元年春取鄆　秋叔弓帥師疆鄆田

按闞駰十三州志曰魯有東西二鄆西鄆在東平昭公所居東鄆卽莒魯所爭也季孫城鄆時鄆屬魯後入于莒成九年楚伐莒入鄆襄十二年莒人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昭元年季孫宿伐莒取鄆自此鄆又屬魯杜注楚入鄆曰鄆莒別邑或者遂疑莒別有鄆然虢之會莒人以取鄆愬於諸侯楚欲執魯使趙孟曰莒魯爭鄆爲日久矣可證莒鄆卽魯鄆也（高士奇）○文十二年杜注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卽鄆也姑幕漢縣屬瑯琊郡晉屬城陽國太康後改屬東莞郡其地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東北（高士奇　顧棟高）○愚按漢志姑幕東莞並屬瑯琊郡東莞注故鄆邑今鄆亭是也或漢爲東莞而晉屬姑幕歟○鄆近費故爲季氏邑漢五行志成公五年大水師古注鄆季氏邑（張壽恭古義）○案鄆運音同公羊作運假音字員運音相近故杜注云員卽鄆也（趙坦異文箋）

襄十二年季孫宿入鄆卽文十二年季孫行父所城之鄆也蓋行父城鄆時鄆方屬魯後入於莒是年雖入鄆而未能有之昭元年季孫宿伐莒取鄆則又屬魯矣（汪克寬纂注）

昭元年諸說見土田門

成四年冬城鄆（公羊亦作運後同）

昭二十五年冬齊侯取鄆

昭二十六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公至自會居于鄆

昭二十七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　冬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冬鄆潰

定六年冬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此西鄆也成四年杜注公欲叛晉故城之以爲備孔疏釋例土地名魯有二鄆杜於文十二年城鄆曰此東鄆也於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曰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此爲公欲叛晉而城是西鄆也至昭公孫齊二十五年齊侯圍鄆取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鄆貳於齊故七年傳齊歸鄆與陽關二邑陽虎居之以爲政（按鄆潰以下高氏所引有誤今正之）八年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伐陽關陽虎奔齊其時虎以讙去鄆與龜陰亦從之皆爲齊所取十年齊始歸之其地漢屬廩丘縣在今山東曹州府鄆城

縣東杜注孔疏高顧說參○愚按水經注瓠子河篇瓠河又東逕鄆城南
春秋成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於鄆京相璠曰今東郡廩邱縣
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此西鄆也又沂水篇沂水又東
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小沂水合孟康曰縣故鄆邑左氏傳曰
莒魯爭鄆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
員亭故鄆邑此東鄆也陳氏樹華曰廩邱當作厚邱見郡國志及水經注沭水下

成四年趙氏戴氏說見士功門

昭二十六年諸說見書居門

定六年圍鄆○高氏說見丙邑書圍門

定十年杜注鄆讙龜陰三邑皆汶陽田○史遷據左傳以齊所
歸者爲汶陽田誤也稽之地志鄆田屬廩邱縣經書公居于鄆
是也讙在濟北蛇邱縣經書公會齊侯于讙是也龜陰古梁父

縣詩所謂奄有龜蒙是也此皆魯地若乃汶陽則齊田也成公
藉晉之力取齊汶陽田未幾齊睦于晉晉侯復使韓穿來言汶
陽之田歸之于齊自此田歸齊之後魯不可得也而鄆田之失
自昭公失國齊取此以居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取鄆定六年
又書季孫斯帥師圍鄆不得以此田爲汶陽田明矣杜注附和
左氏非是汶雖齊魯之道魯之西北境鄰齊汶上之陽盡屬齊
也閔子騫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言欲北踰齊也章如愚山堂考索別集

宣八年冬城平陽

杜注泰山有平陽縣漢置東平陽縣屬泰山郡以河東有平陽
縣故加東以別之在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北按魯有兩平陽此
係東平陽也西平陽在兗州府鄒縣西本邾邑爲魯所取哀二
十七年傳公及越后庸盟于平陽是也杜氏土地名於此云東
平陽集解於盟處云西平陽注釋分明高氏攷畧及方輿紀要
併爲一誤矣顧棟高大事表參

成三年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杜注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邱縣按劉昭曰蛇邱縣有棘鄉
季氏本曰棘今當爲肥城縣地肥城今屬泰安府高士奇顧棟高○路
史魯棘在汶水北水經注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溝水西南流逕
棘亭南引此年圍棘云棘亭南去汶水八十里江永參○左傳見
書圍門○公羊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張雲璈曰今泰安
縣西南境有棘亭梁履繩補釋

襄七年夏城費

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定十二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按史記魯世家敘封季友事作鄪司馬貞索隱曰鄪今作費在
汶水北尙書費誓即是其地魯世家作肹誓說文引周禮雍氏
注作粊誓尙書大傳作鮮誓鮮即肹字之異也書孔傳費魯東郊
地名也僖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遂世爲季氏邑襄
七年南遺請城費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十三年叔弓圍之定
十二年所墮即此杜氏無注地在今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
里○又按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郎此魯大夫費庈父之食邑讀
如字與季氏之費讀曰秘者有別費伯食邑在今魚臺縣西南
有費亭非費縣之費也賈逵索隱俱以爲魯懿公子費伯之食
邑者非是叅高士奇顧棟高○按通志氏族畧以費伯之費亦音秘似誤○費音祕又扶味反
滑國按費音祕又音翡二者皆地名也音祕者在東海郡費邑

也音翡者在河南郡費亭也前漢地理志東海郡有費縣注曰
費音祕魯季氏邑也後漢郡國志河南郡有緱氏縣注引左傳
殄滅我費滑杜預曰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也然則春秋閔公
二年莒人歸之及密杜預云費縣者音祕是也莊公十六年盟
幽之滑伯杜云都費者音翡是也陸德明矽不稽攷而每存兩
音祕翡二音其地東西異域不可易也王觀國學林 ○今兗州府費
縣西北有故費城是也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 ○或問孟子稱費惠公爲
小國之君金仁山注孟子亦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然戰
國並無費國豈季氏子孫强僭遂稱公歟曰不然也季氏子孫
世爲魯卿無出居于費者大夫采邑但收其賦稅而不居其地
故孟孫之成叔孫之郈季孫之費皆他人居之公斂處父居成
侯犯居郈南蒯公山弗狃陽虎居費是也大抵春秋戰國間都

邑之長與有地之君相比有邑宰都君之稱亦猶顓臾都極各
爲君臣亦得以公名之費本巖邑其以都君而擬國君容有然
耳閻若璩四書釋地續毛奇齡經問叅 ○顧亭林曰春秋時有兩費左傳殄滅我
費滑注滑國都於費在子思時滑國之費亡已久矣疑卽季氏
之後而僭稱公者余桉滑都於費則此國本不名費亭林無須
引此費惠公孟子稱爲小國之君自爲季氏亡後而據地自君
者但以爲此季氏之後則恐不然斯時三桓之子孫微矣趙紹祖讀書偶記

襄七年左傳季氏汪氏說見土功門

昭十三年左傳見圍內邑門胡氏說見大夫帥師門

定十二年傳說見謀强都之害門

襄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穀作邰

杜注瑯琊費縣南有台亭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南顧棟高 ○陸德
明音義曰台勅才反又音臺又音翼之反觀國按地名當從一
音而陸德明於台字列三音將何所從也今按前漢地理志瑯
邪郡橫縣班固注曰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顏師古注曰
台音怡然則春秋書圍台當音怡陸德明音翼之反者是也王觀國學林 ○案古人于國名地名不必盡加邑旁後人泥于偏旁遂
多从邑左氏及公羊作台正是古文穀梁作邰或後儒增益趙坦異文箋

襄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公作洮

杜注魯邑卞縣東南有桃墟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昭七年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以成與之而遷孟氏之邑於桃卽此顧棟高
○按齊侯伐魯北鄙圍桃則桃亦當在魯北卞縣今泗水縣在

魯東非北鄙水經云汶水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城在今汶上
縣東北四十里汶上正當魯之北鄙此桃當是桃鄉非卞縣之
桃虛江永 ○公作洮桃洮音近假音字也穀梁莊二十七年會洮
釋文云本或作桃趙坦異文箋

襄十九年冬城武城

杜注泰山南武城縣按昭二十三年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
城人塞其前哀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杜注子
洩魯人故由險道欲魯成備也論語子游爲武城宰又云子之
武城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皆此也後亦謂之南城史記田
敬仲世家齊威王謂魏惠王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
敢爲寇是也漢置南城縣屬東海郡後漢改屬泰山郡晉因之
通典費縣有古武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叅高士奇顧棟高 ○武城

有澹臺子羽冢杜預釋例
昭二十五年秋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公作楊亦作揚
杜注齊魯境上邑公未敢直前故次于竟按襄三十一年傳齊
閭邱嬰伐陽州即此至定公八年侵齊門于陽州是時陽州當
爲齊有矣地在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北叅高士奇顧棟高○公羊作揚
州假音字趙坦異文箋○孫氏說見公弃書次門
定十年夏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定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叔孫氏邑也定十年侯犯以郈叛叔孫武叔兩圍之十二年仲
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而叔孫氏墮郈按昭二十五年傳臧會
奔郈杜注郈在東平無鹽縣東南漢無鹽縣屬東平國晉因之
在今泰安府東平州東南高士奇顧棟高○愚按水經注汶水西南至

無鹽縣之郈鄉城南郈昭伯之故邑也
定十年左傳見書圍門
定十二年趙氏說見謹强都之害門
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
杜注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按莒父今爲沂州府莒州
地霄亦在今莒州境吳氏曰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
剛父單父猶吳之有胥邾之有婁是也子夏爲莒父宰即此高士
奇顧棟高○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謀救之朝歌在
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閻若璩四書釋地
定十五年冬城漆
杜注邾庶其邑按襄二十一年庶其以漆閭邱來奔杜注南平
陽縣東北有漆鄉在今兗州府鄒縣北高士奇顧棟高

哀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公作開陽
杜注今琅琊開陽縣按水經注開陽在祊之東南沂水經其城
東故鄅國也昭十八年邾人入鄅後屬魯漢置啟陽縣屬東海
郡後以景帝諱改開陽晉屬瑯琊國在今沂州府治北高士奇顧棟高
○趙氏李氏說見土功門○公羊作開陽此漢儒避諱未改復
者毛奇齡簡書刊誤
哀五年春城毗公作比又作芘作庇
杜注闕按竹書紀年殷祖乙居庇南庚更自庇遷奄奄魯奄也
叅高士奇○按毗古祇作比故公羊作比後世假用毗字又訛作毗
耳芘庇亦假音字趙坦異文箋
哀六年春城邾瑕公作邾婁葭
杜注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按劉昭後漢書任城國亢父注

引此年杜注作邾瑕地在今兗州府濟甯州南高士奇顧棟高叅○按
定十三年次垂葭公羊作垂瑕此邾瑕瑕又作葭皆音近假音
互用也趙坦異文箋○汪氏高氏趙氏說見土功門
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冬齊人歸讙及闡闡公作僤
杜注闡在東平剛縣北按應劭曰剛城故闡邑也戰國時爲齊
之剛邑秦昭王三十六年取齊剛壽即此漢置剛縣屬泰山郡
後漢屬濟東國晉曰剛平屬東平國縣北有闡鄉城水經注汶
水西南逕剛縣北洸水上承汶水於剛縣西闡亭東爾雅曰汶
别爲闡是也故剛城在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高士奇顧棟高○杜注
闡在東平剛縣北而杜氏土地名云東平剛平縣北闡鄉城晉
志作剛平蓋杜氏於晉初修成例解地名始改故自異耳史記
齊世家索隱呂祖謙春秋集解引杜注作剛縣水經汶水注引

釋地作剛縣皆無平字梁履繩左傳補釋○謹漢志及說文並引作剛阮元左傳校勘記○闞公羊作僤假音字也趙坦異文箋○字林作墠陸德明公羊音義

以上魯邑

隱元年春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穀作眛

杜注魯地即姑蔑魯國卞縣南有姑城按定公十二年傳敗費人于姑蔑即此漢屬卞縣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北高士奇顧棟高○左氏作蔑公羊作眛穀梁作眛然字書蔑莫結切而眛昧二字音妹又音秣不與蔑同音也陸德明以眛昧二字皆音蔑無所據後漢郡國志魯國卞縣注引春秋盟蔑然則當用蔑字王觀國學林○文七年晉先蔑二傳亦作眛沈炳震讀書字蒙○公穀作眛聲轉之誤毛奇齡簡書刊誤○蔑汲郡古文作姑蔑惠氏補注謂公名息姑史官爲之諱未敢從也陳樹華集解攷正

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杜注魯地按戎在今曹州府曹縣潛地蓋近戎當在今兗州府西南境顧棟高○按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二地常爲詩居常與許之常潛即此潛焦循春秋左傳補疏○陸淳三傳經文差繆畧云公羊別本作岑亦聲近也趙坦異文箋附錄

隱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

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

杜注魯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高士奇顧棟高○愚按鎖氏謂即隱五年之棠是也見棠下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僖二年春城楚丘

舊說以爲衛楚丘考之衛楚丘自在河北周在河南是時河未南徙魯亦在其南也自魯至周不宜由衛左傳魯有卜者曰楚丘之父蓋以地爲氏者則魯亦必有楚丘即杜氏所云在成武者是也朱朝瑛畧記○楚丘蓋魯地也觀僖二年城楚丘與書城中丘城郎城小穀之類同蓋楚丘魯地魯自城之以備戎諸侯無與也竹書晉幽公二年魯季孫會幽公于楚丘即此故程氏或問曰戎伐凡伯于楚丘正義何以無責衛之詞張氏以爲非衛之楚丘不得責衛也徐文靖管城碩記○黃氏說見衛楚丘下○愚按戎伐凡伯處諸家辨杜注衛地之誤辨凡伯自周至魯所經之道斷爲戎地其說可從而援魯地爲證者亦確有依據今魯戎兩門並存以俟考若城楚丘一事齊桓存衛大績不應不見於春秋自當斷爲衛地但諸家據內城書法以爲魯地者亦甚核故亦同列並存焉

桓三年秋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冬齊人歸讙及闡

桓三年杜注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按陽虎入讙陽關以叛即此亦作讙路史濟之乘邱有讙亭蛇丘漢屬泰山郡愚按顏師古注蛇音移蛇丘縣故隧國即齊所滅之遂也後漢屬濟北國在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高士奇顧棟高○愚按水經注作下讙云俗謂之夏暉城汶水又西蛇水注之蛇水流逕汶陽之田西南逕鑄城即蛇淵囿又西南逕夏暉城春秋公會齊侯于下讙是也汶水又西溝水注之又西南逕遂城又西逕下讙城西而入汶水○又按說文酄魯下邑引定十年經漢志亦作酄○定十年章氏說見上鄆邑

桓五年夏城祝邱

莊四年春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杜注魯地按漢志東海郡即邱縣孟康曰即祝邱也此是齊魯兩境上之邑在今沂州府東南路史祝邱祝融氏之後（叅高士奇顧棟高）〇司馬彪郡國志琅邪即邱春秋時曰祝邱（馬宗璉左傳補注）

桓五年高氏說見土功門

莊四年葉氏說見書夫人會門

桓七年春焚咸邱

杜注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按鉅野晉屬高平國水經注黃水逕鉅野縣北又東逕咸亭北（卷八）地在今曹州府鉅野縣南（高士奇顧棟高）〇咸邱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邱蒙為齊東野人（高閌集注）〇杜氏謂鉅野縣南有咸亭則咸邱與大野相隣大抵火田之際從禽無厭延及咸邱故書以譏之（朱朝瑛略記）〇公羊曰咸邱邾婁之邑也其君在焉故不繫國焚之者樵之也穀梁曰其不言邾咸邱疾其以火攻也皆非也公羊於內取邑不繫國者悉歸之邾婁因於此條亦以為邾邑按邾人執鄫子用之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若此不仁之甚者春秋明書之若火攻人君則應書曰伐咸邱焚之與伐戴之文相符矣今但曰焚咸邱豈非火田乎（劉敞權衡）〇公穀以為邾邑夫春秋書地未有不繫其國者宋彭城是也故雖在楚必繫之宋豈有邾邑而不書邾咸邱邪不書邾後世安知其為邾邑也（趙鵬飛經筌）

桓十一年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杜注地闕孫氏復曰魯地〇地理志瑯琊折泉折泉水北至箕入濰水經注濰水東北逕箕縣故城又西折泉水注之水出折泉縣北松山東南流逕折泉縣東又東南逕仲固山東北流入于濰（徐卓經義未詳說〇按徐文靖管城碩記引漢志水經同）

桓十一年冬公會宋公于闞

昭三十二年春公在乾侯取闞

杜注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按定元年傳季孫使役如闞杜氏云闞魯先公墓所在也自隱桓以下皆葬此今兗州府汶上縣西南有南旺湖湖中有闞亭有高阜六七即魯先公葬處南旺湖即古鉅野大澤周百餘里水經注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又北逕闞鄉城西（卷八）是也（高士奇）〇漢志東平陸六國時曰平陸有闞亭（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

昭三十二年孔氏家氏說見取內邑門〇左氏記公欲伐季氏叔孫婼如闞及公在陽州婼自闞歸則闞為叔孫氏別邑也此文繼公在乾侯之下蓋自公孫陽州凡魯境皆迫于季氏而叛公故鄆待齊取而後得圍成而弗能克未幾鄆復潰而無所歸久留于乾侯至是叔孫婼死矣僅能得闞未及反而薨（葉夢得春秋攷）〇公羊以為邾邑按公穀凡邑不繫國者悉付之邾甚可笑（程端學辨疑）

桓十二年夏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公作毆蛇）

杜注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按水經注汶水逕汶陽縣北縣北有曲水亭在今曲阜縣東北（顧棟高江永）〇公作毆蛇假音字釋文毆邱于反蛇音移又音池（趙坦異文箋）〇毆當作毆曲毆同部音通池當作沱沱從它聲與蛇通（張壽恭古義）

桓十七年春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杜注魯地當在今兗州府泗水鄒縣之間（顧棟高）

桓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穀作郎）

杜注魯地今兗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也（高士奇顧棟高）○愚按水經注漷水逕薛縣故城北夏車正奚仲之國也漷水又西逕仲虺城奚仲遷于邳仲虺居之以為湯左相應劭曰邳在薛晉書地道記曰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說文郎讀若奚凡說文讀若之字皆可通假郎从自从邑隸寫與郎相似穀梁蓋假郎為奚後人多識郎少識郎故誤郎為郎耳（張壽恭古義）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公羊作暨）

杜注魯地瑯琊繒縣北有蔇亭按在今兗州府嶧縣東繒卽鄫國（高士奇顧棟高）○公作暨通假字（趙坦異文箋）○蔇亭漢郡國志作概亭字同（洪亮吉春秋左傳詁）○齊大夫來魯地盟謀奉子糾也（徐廷垣管窺）○鄫在嶧東蔇在其北去齊遠亦非魯適齊之道當從孫氏復為齊地（季本春秋地考）○愚按考輿圖季說誠然疑杜注誤○張說見書納門納糾

莊十年春公敗齊師于長勺

杜注魯地按成王以商民六族錫魯公有長勺氏尾勺氏此蓋商民所居（高士奇顧棟高）○羅氏路史指為宋之汋陵城後隸魯按宋之汋陵見成十二年在今歸德府高氏以為商民所居甚是特未詳其處（梁履繩補釋）

又　夏公敗宋師于乘邱

杜注魯地按漢志泰山郡有乘邱縣顏師古曰卽春秋乘邱括地志乘邱在瑕邱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兗州府有古瑕邱城曲阜在兗東三十里以是計之乘邱去魯都不及百里公子偃自雩門竊出敗宋師必寇在門庭故能出不意薄之顏注漢志是也應劭又於漢濟陰郡乘氏縣謂卽乘邱則地屬今曹州府相去三百里與傳事不合漢志本分乘邱乘氏為二應氏誤（高士奇參）

莊十一年夏公敗宋師于鄑

杜注魯地按當在今兗州府境與元年齊遷紀邑之鄑為二地（顧棟高）○熊氏過謂齊主兵以為齊所遷紀邑非也說文以鄑為宋魯閒地得之亦猶堂阜屬魯而實齊魯境上之地爾（梁履繩補釋）

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

莊二十七年杜注魯地此與僖八年盟洮曹地不同僖三十一年傳取濟西田分曹地自洮以南是曹地亦有洮之名在今曹州府濮州西南有洮城亦曰姚城因姚墟而得名也按杞國都

浩于莊公會杞伯姬安得至濮州會之杜於昭七年季孫與謝息桃注云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蓋桃卽洮也卞縣今為兗州府泗水縣泗水在曲阜東北姬自杞來故會之（江氏地理考實）

僖二十五年杜注魯地孔疏八年盟洮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為魯地注誤耳今按疏說非也傳云衞人平莒於我且及莒平則此洮為魯之內地東近莒卽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之處也地當為卞縣桃墟在泗水縣（江永）

莊三十一年夏築臺于薛

杜注魯地彙纂今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按薛國在滕縣南魯豈築臺於其國蓋魯地別有名薛者耳（江永）○酈道元引此謂薛城南十里有臺戰國時孟嘗君更築之按此乃田文所居之薛非魯之薛地也（程廷祚地名辨異）○三築臺朱氏姚氏說見土功門

莊三十一年秋築臺于秦
杜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按在今曹州府范縣南 顧棟高 ○愚
按水經注河水又東逕鄄城縣北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又
云瓠河與將渠合渠受河于范縣西北東南逕秦亭南卽此
僖元年冬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 公作犁穀作麗
杜注魯地○古酈字省作麗故穀作麗酈犁音同公作犁假音
字也 趙坦文箋異
僖七年秋盟于甯毋 甯穀作寗
杜注魯地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毋亭音如甯按今兗州府魚臺
縣東有穀亭鎮卽春秋時甯毋亭水經注謂之穀庭城 高士奇 ○愚又
按水經注洛水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菏水又東逕泥毋亭北○寍泥甯音轉之誤 毛奇齡簡書刊誤
僖二十二年秋及邾人戰于升陘
杜注魯地○釋文升作登玉篇陘作郅引此云鄉名在高密 阮元左疏校勘記
文十一年冬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杜注魯地按後漢志濮陽縣春秋時有鹹城濮水之北當在今
曹州府曹縣境 顧棟高
宣十八年冬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穀作檉
杜注笙魯境也○公穀作檉假音字 趙坦文箋異
成二年冬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及楚人等盟于蜀
杜注魯地博縣西北有蜀亭按今兗州府汶上縣西南有蜀山
其下有蜀山湖爲泰安府接境 顧棟高
成十七年冬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脤公作軫穀作蜃
杜注地闕舊說魯地杜氏駁之曰傳稱庚午圍鄭還自鄭壬申

至于貍脤由庚午至壬申纔二日未得及魯境也又大夫卒其
境內不書益明非魯地矣穀梁傳云十一月無壬申乃十月也
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解者謂嬰齊以十月
壬申日卒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移壬申在十
一月之下是先君後臣之義陸氏駁之曰先言嬰齊卒後言公
至皆據實事何傷敎乎劉氏駁之曰追錄其卒亦宜追錄在致
公之前不宜移其日于公至之後諸家葢不知經文有錯簡也
經葢于冬公會伐鄭之下卽書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葢嬰
齊先從伐鄭還至中途而卒壬申爲十月十六日下方書十有
一月公至自伐鄭則月日無誤矣至貍脤之地穀梁范注孫氏
俞氏皆云魯地顧氏謂在曲阜縣西曲阜亦魯地竊意未踰境
一語可證貍脤在魯無疑 徐卓經義未詳說 ○脤軫蜃音並近公穀皆
假音字 趙坦文箋異
襄十五年春及向戌盟于劉
釋例地闕葢魯城外之近地 孔疏 ○愚按高氏地名攷畧引杜注
云宋地杜無此注葢因下文劉夏杜注劉采地采宋字似傳注
文接而誤耳○高氏以于劉二字爲衍文顧氏從之見闕文門
○杜注云河南緱氏縣西北有劉亭與魯都相距甚遠斷無出
國都而盟于王畿之理況晉衛來聘荀庚孫良夫皆在國都盟
何獨至向戌而必盟于劉先儒以爲悅宋以爲伉禮故出國都
盟其說無據孔鄭諸氏皆云魯地亦以公盟之處意其必爲魯
地非有確指也高抑崇趙木訥皆疑以經文下有劉夏字而誤
然則于劉者何羨文也 徐卓經義未詳說
襄十五年夏公救成至遇

杜注遇魯地

昭五年秋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公作濆穀作賁

杜注魯地○公羊非也此地名爾豈謂戰而泉湧乎戰而泉湧固當舉戰地於上而後書曰有濆泉不得引濆泉以爲戰地也 劉敞權衡○左作蚡泉穀作賁泉文雖異其爲魯地一也公羊謂之濆泉而曰濆泉直泉也直泉者涌泉也旣不可通何休乃云戰而涌出爲異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叛以興兵民怒氣逆之致按經言敗莒于蚡泉與敗莒于酈敗邾于偃何以異且泉之涌出何關于戰 王介之四傳質○按爾雅瀵大出尾下郭璞注曰今河東汾縣有水如車輪許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爲瀵廣雅濆泉直泉也直泉涌泉也濆瀵蚡皆古字通用沸聲之轉 洪亮吉春秋詁○公穀作濆賁並假音字蚡濆賁音皆近 趙坦異文箋

昭八年秋蒐于紅

杜注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按沛國蕭縣之紅亭見後漢志劉昭注蕭爲宋地蕭叔所封傳云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商卽宋地豈魯蒐于近宋之鄙而遠及于蕭歟杜氏固以遠爲疑矣劉昭又云泰山奉高縣亦有紅亭在縣西北卽魯蒐處較爲稍近 蔡高士奇顧棟高○劉昭於奉高蕭縣兩地皆以爲昭公蒐地奉高屬泰山郡本魯地紅應在是沛國去魯太遠杜預亦疑其非劉昭因晉書地道記而誤 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史記索隱以紅爲虹縣則仍元凱善長之謬然杜固以遠疑之矣而水經獲水注實指沛之虹縣爲魯蒐之紅地爲劉富封國檢郡國志泰山郡奉高縣注曰左傳大蒐于紅紅亭在縣西北則春秋所書當在奉高而劉富所封當在沛郡虹縣酈誤合爲一但劉昭亦不能無誤奉高之紅亭引蒐紅以證之是也而沛之虹縣復據地道記引左傳以注之豈非岐頭別論乎 梁玉繩史記志疑○杜注誤蓋沛國之紅亭水經註以爲卽地理志之虹縣王莽改名曰貢師古曰虹亦音貢音義並異此傳釋文云紅日東反則陸氏德明亦不以爲沛國之紅也顧說得之今泰安縣東北十七里有奉高廢縣其西南有紅亭左氏云自根牟至于商衛蓋與宋衛接壤也 徐卓經義未詳說○沛郡虹前志作虹音貢劉注非 惠棟後漢書補注

昭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

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定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

杜注無○地譜云魯南鄙地○非常所也 程端學本義

昭十一年夏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公作侵羊

杜注闕當在今兗州府嶧陽縣境 高士奇顧棟高○左傳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盟于清邱之社又反自祲祥杜註泉邱魯邑則祲祥亦屬魯地無疑公羊傳作侵羊侵祲通音假借羊祥通漢器多以羊爲祥 徐卓經義未詳說

昭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間公作姦

杜注無○吳氏云昌間魯地 高士奇○紅比蒲昌間皆非蒐田常所 汪克寬纂疏○按括地志昌平山在泗水縣南有昌平鄉故山以爲名然則昌間其在泗水縣歟 江永○間公作姦假音字 趙坦異文箋

昭二十六年秋五國盟于鄟陵 鄟公作剸亦作鄟

杜注闕按鄟陵其卽成六年魯所取之鄟乎當爲魯之東鄙地近鄟 江永○趙氏曰鄟陵卽鄟故墟魯前取鄟此故墟也故曰鄟陵與邢邱之義同 俞皐釋義○鄟陵卽鄟爲魯附庸國俞氏說是公

羊是年經書盟于郰可証徐卓經義未詳說

定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公作枝

杜注闕左氏作郯盟于郯修邾好也杜云郯卽拔也或曰在今兗州府嶧陽縣境高士奇○按傳言盟于郯似是今沂州府郯城縣之地江永○公羊作枝以形似而譌也趙坦異文箋

定十三年夏築蛇淵囿

杜注無○按水經注蛇水出剛縣東北泰山西南流逕汶陽之田又西南逕鑄城西卽左傳所謂蛇淵囿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蛇邱城城下有水魯囿也俗謂之濁須水漢蛇邱縣屬泰山郡蛇讀移後漢晉屬濟北國地在今濟南府肥城縣南叅高士奇及彙纂注

以上魯地

僖十四年夏季姬及鄫子遇于防防山也

杜無注○高氏攷畧見前防邑下○防山在今兗州府曲阜縣東孔子父母合葬于防卽此顧棟高山川表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龜山名

杜注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者田在其北也按詩云奄有龜蒙卽此龜山又孔子去魯作龜山之操在今新泰縣西南峰巒層疊爲魯境之望高士奇○晉博縣今之泰安州州境無龜山今龜山在新泰縣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蓋與泰安州相接也彙纂○鄆卽昭公時齊取以歸公者至是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龜山今在泗水東北七十里程端學本義引任氏○按水經注北汶水合泰山天門下溪水自溪而東濬波注壑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在龜山北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望山而懷操者也○龜山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南四十里山之南卽泗水縣界詩奄有龜蒙謂此龜山也山之北卽龜陰田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讙屬漢蛇邱當在汶上縣之北三邑皆夾汶水王夫之稗疏○章氏說見上鄆邑○鄆濟西田也此田昭二十五年爲齊所取讙汶陽田也此田成八年魯歸于齊龜陰龜山之陰龜山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北漢爲博縣北其北爲嬴縣地所謂嬴博之間也汶水自泰安州萊蕪縣西南出焉龜陰田爲齊得不見於經疆埸互爭不以國事錄耳今兩國修睦三田亦中分其地蓋濟西之田鄆范之界也汶陽之田讙棘之界也龜陰之田嬴博之界也鄆讙博之近魯者則以來歸而范棘嬴之近齊者則爲齊有田分而爭息矣又按鄆在魯西讙在魯西北龜陰在魯東北相去頗遠而左氏俱以爲汶陽田非也季本私考○賈氏以鄆讙爲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西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公羊疏按此解別

莊九年冬浚洙

杜注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爲齊備按水經注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逕蓋縣又西逕泰山東平陽縣春秋宣八年城平陽是也西南流至卞縣西南入泗水又亂流西南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流北爲洙瀆南卽泗水孔子設教於洙泗之間闕里是也今洙水不復與泗通而入于沂其故道不可考高士奇○公羊傳張氏汪氏說見土功門

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宣元年夏齊人取濟西田　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莊十八年杜注濟西濟水之西僖三十一年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公羊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杜云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至是乃以賜諸侯左傳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杜云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宣元年杜云齊所取即故曹地晉文以分魯者也莊三十年杜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又按水經注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至鞏縣截河而南爲滎澤過宛句定陶西東流濟陰乘氏縣西分爲二瀆其南瀆爲河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其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過東郡壽良縣西界北逕須昌穀城又東北逕盧縣華不注山臺縣菅縣梁鄒臨濟樂安而入于海杜氏所謂歷齊魯界者即東北分流一支其在鉅野壽良須昌則穿曹魯之

境謂之魯濟其在穀城以下則穿齊衛之境所謂齊濟也鉅野今亦爲縣壽良即今壽張須昌在今東平州穀城在今東阿縣此齊魯分界也禹貢濟水東出于陶丘北曹都陶丘在濟水南夾于魯衛之間曹在衛東魯更在曹東故在曹則曰東傅于濟而杜注則曰濟水過魯之西也曹魯分境之濟在鉅野壽良須昌之間今曹州府爲古曹國與魯之東鄆鉅野相接所爭濟西田蓋在此追戎濟西即巳氏之戎在今曹縣境者隱元年會潛七年伐凡伯皆此戎也襄十八年晉伐齊沇玉濟河會于魯濟此即東平之魯濟也國語齊桓公反魯衛燕地南至于餉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定八年齊與衛地自濟以西禚杏以南書社三百此則齊衛分境之齊濟也漢以前濟水經流之跡若此其後故跡屢變不可復考高士奇參顧氏山川表〇水經注濟水故瀆北合

洪水齊自是北注春秋追戎濟西京相璠曰濟水自鉅野至濟北是也江氏按濟水自梁山東又北經須朐城西又北經微鄉東又北經須昌縣西其地皆在今東平州魯地也是所謂魯濟自東阿又北則爲穀城齊地矣江永〇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詩曹譜正義〇按水經注濟水北逕微亭東又逕清亭東又過穀城縣西魯濟蓋在微鄉清亭之間微即郿與清皆見經過穀城則爲齊濟馬宗璉左傳補注〇濟西田即今鄆范二縣之地蓋齊魯所互爭僖三十一年魯既取之而宣二年又爲齊取者今齊與魯厚中分與魯范近齊則齊有之鄆近魯則以歸魯其分屬於魯者謂之我濟西田齊氏履謙曰我者對彼之稱濟西魯非盡有是也季本私考〇濟河在汶上北云即大清河蔡九峰謂

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流其下故今以趵突當之趵突又引入小清河則大清河乃故道也王士性廣志繹

成二年秋取汶陽田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按僖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杜注汶陽田汶水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考汶北之地故多屬魯而侵於齊公羊盟柯傳載曹子手劒請汶陽田之事呂氏春秋亦紀其事云封于汶南與之盟由是言之魯之封境固在汶北甚遠齊之侵奪且嘗踰汶而南不特汶陽也僖公賜季友者蓋新反之田當亦無幾也成元年齊敗于鞌迫于晉命而歸魯汶陽田八年晉復使魯歸之于齊魯終不能有也至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而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杜注三邑皆汶陽田杜氏微誤辨見前蓋魯

始得有汶陽矣然魯地在汶北猶多如成如龍如桃及平陽棘
柞讙闡蛇淵圍皆齊人所爭而不得者也高士奇顧棟高○江氏按水
經注蛇水出岡縣東北泰山西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
之北平暢極目見水經汶水篇又按元和志汶陽故城在龔邱縣東北
其城側土田沃饒魯田在焉龔邱今甯陽也縣本魯闡邑地理攷實
○汶水過剛縣北剛爲今甯陽即魯闡邑水北爲漢蛇邱縣即
蛇淵圍本鑄國又西南逕下讙城南即齊侯送姜氏處讙北爲
棘僑如所圍邑也棘與齊連界讙棘皆汶陽之田也季本地考

襄十九年春取邾田自漷水

哀二年春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沂見邾地條下

杜注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按水
經注水出合鄉縣西南流入邾逕魯國鄒山又西南逕蕃縣故

城南又西逕薛縣故城北又西逕仲虺城北又西逕湖陸縣入
泗即杜氏所云也合鄉漢縣屬東海郡晉因之今嶧縣有合鄉
故城湖陸即湖陵在今兗州府魚臺縣高士奇

襄十九年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遂次泗上疆我田取邾
田自漷水歸之於我杜注取邾田以漷水爲界孔疏邾在漷南
田在漷北以漷水爲界取邾漷北田歸於魯十六年傳命歸侵
田則此田舊是魯界爲邾所取今仍歸魯耳公羊曰其言自漷
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其意言邾魯以漷
水爲境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刺魯之貪非也○愚按孔
疏以爲魯返舊田駁公羊說劉氏敞亦駁公羊漷自移之說而
謂取非所當取蘇氏轍高氏閌張氏洽汪氏克寬並同劉說

哀二年取沂西田此小沂水也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爲邾之

沂在今兗州府費縣其出曲阜尼邱山西北徑魯雩門者爲魯
城南之沂曾點浴沂昭二十五年季孫請待于沂上是也其出
沂州府沂水縣西北沂山者爲齊之沂此沂或云出臨樂山或云出艾山皆沂山支阜
之別名禹貢淮沂其乂襄十八年晉師侵及沂是也顧氏山川表○愚
按昭二十五年傳季孫請待于沂上以察罪杜注魯城南自有
沂水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孔疏沂水有二襄十八年
同圍齊傳東侵及濰南及沂是出東莞蓋縣之沂也此沂上之
沂則出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杜氏以其有二故辨明之而據
顧氏所考實則有三高氏地名攷畧於昭二十五年沂上云在
今曲阜縣南二里雩門源出尼山西流經此論語所云浴乎沂
風乎舞雩者也雩門即魯南城之西門也又西入嵫陽縣境合
於泗水顧氏山川表齊沂水下引曾氏曰水以沂名者非一出

太山武陽之冠石山者亦曰沂水俗呼小沂水合觀諸說齊魯
邾之沂各別昭二十五年注疏及高氏攷畧所言皆齊魯之沂
此年沂西杜孔無解惟顧氏引曾氏說剖晰詳明又攷水經注
沂水逕臨沂縣故城東治水注之水出泰山南武陽縣之冠石
山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又東南逕費邑沂水在西
此東南注者俗呼小沂水則此水其即治水歟○沂水出今山
東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鄭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或云臨樂山
酈道元云沂水出艾山禹貢錐指謂雕崖臨樂艾山皆沂山支阜之異名者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
南淮安府宿遷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

以上魯山川

宋蕭有二毛氏說戴辨澶淵有二辨　垂誤濟陰之垂亭辨　鹿上水經注酈

宋在春秋兼有六國之地宿偪陽曹三國其見于經者也杞戴及彭

城則經傳俱不詳其入宋之年而地實兼併于宋蓋自三監作孽武庚反叛周公誅武庚而封微子于宋豈非懲前當日武庚國于紂都有孟門太行之險其民易煽其地易震而商邱爲四望平坦之地又近東都日後雖子孫自作不靖無能據險爲患哉故殷之遺民屬之懿親康叔而杞宋接壤俱在開歸匪特制馭亦善全先代之後宜爾也入春秋時宋乃有彭城彭城俗勁悍又當南北之衝故終春秋之世宋最喜事齊興則首附齊晉興則首附晉悼公之再伯也用吳以犄楚先用宋以通吳實於彭城取道楚之拔彭城以封魚石也非以助亂實欲塞夷庚使吳晉隔不得通也晉之滅偪陽以畀宋也非以德宋欲宋爲地主通吳晉往來之道也蓋彭城爲宋有而柤爲楚地偪陽爲楚與國皆在今沛縣境如喉嗌中之有物宋有偪陽而吳晉相援如左右手矣故當日楚最仇宋常合鄭以觸宋亦最力迨悼公

已服鄭不復恃吳吳闔閭之世力足以制楚不復專賴晉而宋於是晏然無事是彭城之係於南北之故者非小而宋常爲天下輕重者以其有彭城也自後吳日强橫齊魯俱被其毒害而宋始終不受兵亦以前日爲東道主之故也顧棟高宋疆域論

案宋在春秋封域全有河南歸德府一州八縣之地開封府之杞縣封邱縣有宋之長邱蘭陽縣有宋之戶牖衛輝府滑縣有宋之城鉏陳州府治之睢甯縣有宋檉地西華縣有宋鬼閻地又江南徐州府之銅山縣沛縣蕭縣潁州府之太和縣山東兗州府之金鄉縣單縣泰安府之東平州後滅曹又得曹州府之曹縣菏澤縣定陶縣共跨三省九府二州二十三縣之地又

都商邱今河南歸德之商邱縣成王封微子國號宋亦曰商魯蒐于紅革車千乘自根牟至于商衛釋例曰商宋一地是也〇詩商頌譜疏樂記云武王伐紂既下車而投殷之後于宋謂伐紂即封微子史記衛世家武王克紂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以奉先祀是以武庚爲商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民殺武庚命微子是命微子代武庚爲商後封之于宋在成王時也漢書志宋今之睢陽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孟豬之野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沛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〇隱元年孔疏周公誅武庚更封紂兄帝乙之元子于微子啟爲宋公紹殷後微子卒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魯隱之元年景公三十六年獲麟之歲昭公元年春秋傳終後五世齊魏楚共滅之

南里

邑　郜　防　蕭　薄　繙　彭城　雍邱　畱

地　垂（從衛改入）　管　稷　虛　龜　亥　幽　梁邱

鹿上　盂　承筐　大棘　沙隨　虛朾　澶淵（襄三十年合地改入）

曲棘　渠蒢　新城（併入鄭）　穀邱（改入晉）　犂（改入東）　貫（改入衛）　葵邱（改入晉）

山川　泓

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春自宋南里出奔楚

杜注南里宋城內里名按傳華貙之臣張匄劫華遂以叛召亡人華向樂大心等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公子城大敗華氏圍諸南里次年華亥等自南里出奔楚南里爲近盧門地甚明穀梁傳曰宋之南鄙誤也高士奇〇南里宋國城中之里叛者內外合勢入而居之莫之能禁至於城舊鄘以爲守宋其危矣家鉉翁詳說〇盧門杜注宋東南城門〇胡注高說見以邑叛門〇公羊曰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何注因諸者齊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以齊喻也按公羊傳注以南里爲宋獄非地名孔廣森公羊通義

以上宋都

隱十年夏公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

杜注濟陰成武東南有郜城按郜有北郜有南郜北郜爲郜國郜大鼎爲郜國所造器是也又有南郜爲宋邑在北郜城南二里漢郜成縣屬山陽郡後漢省入成武成武屬濟陰郡晉因之今山東曹州府城武縣東南二十里有郜城高士奇顧棟高○防見魯地

莊二十三年夏蕭叔朝公

僖三十年秋介人侵蕭

宣十二年冬楚子滅蕭

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按莊十二年傳杜注蕭宋邑今沛國蕭縣攷秦置蕭縣漢屬沛郡晉因之今江南徐州府蕭縣北十里有蕭城蕭本宋邑宋萬

弑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圍亳蕭叔大心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游立桓公其後申無宇對楚子曰宋蕭亳實殺子游卽此事也與鄭京櫟並稱知爲宋邑明矣正義曰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焉宋封之爲附庸自是遂爲國莊十二年杜注以叔爲蕭大夫名二十三年穀梁傳云微國之君未爵命者胡傳中國附庸例書字大心爲名則叔自應爲字當以胡氏爲正文十四年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杜注仕附庸還升爲卿也宣十二年楚雖滅之而不能有還爲宋邑襄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克之定十一年宋辰入于蕭以叛是仍爲宋邑之明證也高士奇顧棟高

莊十二年傳稱蕭叔大心杜注蕭宗邑叔蕭大夫名而定十一年經書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宋辰等自陳入于蕭十四年辰自蕭來奔此蕭是宗邑至莊十三年蕭叔朝公宣十二年楚子滅蕭當另是附庸國近楚者昔人所稱蕭蓼荆楚皆以草名可見與宋邑無涉莊十二年正義謂蕭大夫討賊有功宋封爲附庸之國後爲楚所滅夫宋焉能封人國旣爲楚滅則蕭屬楚地何得宋公子大夫後又得據以叛此則孔疏之難通者舊注皆誤毛奇齡傳莊十二年宣十二年○愚按毛說當是所引蕭蓼荆楚證爲近楚附庸朝魯與楚滅者另是國名亦有確[illegible]舊說未可廢也今並存之

僖二十一年冬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按薄卽蒙縣之亳也莊十二年宋萬之亂公子御說奔亳杜注亳宋邑蒙縣西北有亳城在今商邱縣西北周書立政有三亳阪尹皇甫謐曰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此蓋北亳

也湯始與時所居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亦名薄僖二十一年盟于薄哀十四年桓魋請以鞌易薄公不可曰薄宗邑也卽此穀熟之亳伊尹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卽此今商邱縣東南有穀熟故城偃師之亳湯伐商時所居書序湯居亳從先王居孔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南北二亳皆在商邱境偃師則爲西亳故曰自商邱遷也傳云成湯有景亳之命偃師有景山商頌曰景員維河又曰瞻彼景山蓋景亳之名因山而得春秋時爲鄭地襄十一年盟亳城北在河南府偃師縣城西高士奇顧棟高○薄卽亳古字通用張洽集注

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穀作閔後同

僖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緡

杜注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古爲緡國昭四年傳曰

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即此漢置東緡縣屬山陽郡闞駰十三州記云鄒衍曰余登緡城以望宋都者也晉有東緡入金鄉水經注濟水過金鄉縣南又東過東緡縣北故宋地也在今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三十里高士奇顧棟高○穀梁作閔緡閔音近假音字趙坦異文箋○凡從文從民之字古皆通假如湣讀汶之類張壽恭古義

成十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襄元年春圍宋彭城

杜注宋邑今彭城縣按舊爲大彭氏國堯封彭祖于彭城國語大彭爲商伯是也春秋爲宋地史記楚共王拔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于宋即此事秦置彭城縣屬泗水郡其後楚懷王項羽亦都此時號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晉立徐州今爲江南徐州府治高士奇顧棟高○彭城

南控江淮北達河濟亦中國之要會楚以魚石守之塞夷庚而懼吳晉其謀深矣然以三百乘之戍孤懸於外亦何能爲此西鉏吾之所以無憂也朱軏瑛畧記

哀九年春宋皇瑗取鄭師于雍邱

杜注雍邱縣屬陳留按杞封雍邱杞遷東國地屬宋漢置雍邱縣今爲開封府杞縣治高士奇顧棟高

哀十三年春鄭罕達取宋師于嵒

傳曰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邱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宋向巢伐鄭取錫圍嵒鄭罕達救嵒遂取宋師于嵒以六邑爲虛杜上彌作等凡六邑嵒地未詳顧棟高

以上宋邑

隱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

桓元年春公會鄭伯于垂

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按隱八年遇于垂傳作大邱杜注一地兩名也杜氏既知垂之即犬邱而又曰濟陰句陽有垂亭自相戾矣犬邱於漢爲敬邱漢志沛郡注云明帝改曰大邱春秋遇于犬邱即此水經注睢水側有大邱是臨睢水爲宋地與句陽屬濟陰郡之近濟水屬衞異矣傳稱宋公以幣請先見修主道也則垂爲宋地審矣睢陽有雄水字从犬而音同垂然則垂本雄也尤知其非垂亭也王夫之稗疏○愚按高氏顧氏謂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句陽店是其地仍沿杜注之誤江氏永曰地近定陶疑當屬曹已疑其非衞地矣得王氏攷辨而始明○後漢書陳寔傳除太邱長李賢

注屬沛國按漢書地理志沛郡無太邱縣惟敬邱下應劭曰春秋遇于太邱明帝更名犬邱下犬字當作太字誤水經注淮水又東逕太邱縣故城北班固地理志曰故敬邱也然則犬邱即敬邱洪亮吉卷施閣文甲集與錢少詹論地理書

隱十年夏公敗宋師于菅

杜注宋地按當在今曹州府單縣北境顧棟高

桓二年春會于稷以成宋亂

杜注宋地按當在今歸德府境○按水經注陳留外黃縣南有稷里城徐文靖管城碩記

桓十二年公會宋公于虛公羊作郯

杜注宋地疑在睢州境○公作郯釋文音談按虛訓空以其有空音也郯與空則音之通轉趙坦異文箋

又　冬公會宋公于䢵
杜注宋地疑亦在睢州境○黃氏說見內特會門
桓十五年冬四國會于袲伐鄭 呂氏反公作侈說文引作移張參五經文字作袲云充爾反
杜注宋地沛國相縣西南有袲亭按今在江南鳳陽府宿州 高士奇顧棟高 ○公羊作侈宋公上有齊侯說文移字引春秋傳公會齊
侯于移是袲乃移之變而宋公上當有齊侯也 段玉裁左氏古經注陳樹華集解攷正 ○後漢志袲一名犖 江氏考實 ○袲侈義近音同古通用 趙坦異文箋
莊十六年冬同盟于幽
莊二十七年夏同盟于幽
杜注宋地按當在今歸德府考城縣境 高士奇顧棟高 ○宋助齊成霸
可見 季本地考
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杜注在高平昌邑縣西南按在今曹州府城武縣東北括地志
城武縣東北有梁邱城蓋齊宋接界處今其地有梁邱山穀梁
云 顧氏誤作公羊 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則其地近宋 高士奇顧棟高
穀梁傳梁邱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
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梁邱近宋桓執謙而遂遇宋公
不以伯主自居也 張洽集注 ○近宋遠齊桓不憚勤勞而往見閤伯
之勤 蕺溪講義
僖二十一年春盟于鹿上
杜注宋地汝陰有原鹿縣按東漢置原鹿縣屬汝南郡晉屬汝
陰郡今江南潁州府太和縣西有原鹿城 高士奇顧棟高 ○水經注叙
淮水逕原鹿縣云卽春秋之鹿上叙濮水逕鹿城南引後漢郡
國志濟陰乘氏縣有鹿城鄉又以爲卽鹿上二說並存原鹿在

宋之西南楚蓋近而齊爲遠乘氏在宋之東北齊蓋近而楚爲
遠宋求諸侯於楚自必就其近楚之地當以原鹿爲是 江永
又　秋會于盂 公作霍穀作雩或爲宇
杜注宋地按哀二十六年宋大尹盟六子于唐盂卽此今歸德
府睢州有盂亭 高士奇顧棟高 ○盂字雩聲誤霍又雩形之誤 毛奇齡簡書刊誤
霍有護音與盂音近故公羊假霍爲盂雩與盂同部字故穀
梁假雩爲盂范注雩或爲宇亦音近也公羊疏云左穀誤或所
見異未之深考爾 趙坦異文箋 ○盂有吁音雩亦有吁嗟之義故字
又轉爲霍猶公孫旰之爲公孫霍也 錢大昕聲類
文十一年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筐公穀作匡
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按秦爲承匡縣後徙縣于襄陵城
遂廢亦曰匡城襄陵卽衛之襄牛宋襄公築之日襄陵秦爲襄
邑今爲睢州水經注渙水逕雎邱故城南又東逕承匡城又東
逕襄邑故城南故宋承匡襄牛之地又谷水受渙水于襄邑縣
東東逕承匡城是也在今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 高士奇顧棟高
宣二年春宋鄭戰于大棘
杜注在陳留襄邑縣南按水經注過水逕陽夏縣西又東逕邈
城北又東逕大棘城南卽宋鄭戰處後其地爲楚莊所并在今
甯陵縣西南七十里 高士奇
成十六年秋六國會于沙隨
襄二十二年冬十二國會于沙隨
杜注宋地梁國甯陵縣北有沙隨亭按水經注汳水逕甯陵縣
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也在今歸德府甯陵縣西六里 高士奇顧棟高
成十八年冬同盟于虛朾

杜注闕或曰卽宋之虛也（高士奇 顧棟高）○鄭氏曰宋地卽虛也按傳
元年會種公羊作朾二傳注皆云宋地桓十二年虛𨙫亦皆宋
地可證此爲宋地（徐卓經義未詳說）

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災故

按此澶淵宋地與二十年二十六年盟會之地不同說文澶淵
水在宋卽此後漢郡國志沛國杼秋有澶淵聚劉昭注誤引襄
二十年之文（洪亮吉春秋詁）○後漢志之杼秋故屬梁國其地在考城
之南豐沛碭山之間宋地故謀宋災會此杜氏仁知繁淵之爲
澶淵而沛梁之澶淵隱矣（王夫之稗疏）○杼秋今江南蕭縣（顧棟高輿圖）

昭二十五年冬宋公佐卒于曲棘

杜注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彙纂曰當在今開封府
杞縣境按水經注外黃縣有渠水爲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

也又宣二年戰于大棘彙纂謂睢州西曲棘里有棘城則曲棘
又近睢州也（江永）○辨公羊說見外諸侯卒門

定十五年夏齊侯衞侯次于渠蒢（公作蘧篨左傳作蘧挐）

杜注宋地傳曰謀救宋也地今無考（高士奇 顧棟高）○案渠蘧蒢篨音
皆同故公羊作蘧篨左氏傳又作蘧挐皆假音字（趙坦異文箋）○杜
云渠蒢蘧挐二名按聲相似耳非有二名（梁履繩補釋）

以上宋地

僖二十二年冬宋楚戰于泓

杜注泓水名按寰宇記鄢城北里郭有泓水卽宋楚戰處鄢城
在今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高氏攷畧 顧氏山川篇）○公羊云宋公與
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

以上宋山川

卷四十六終

補東周列國論

孟子言公侯百里等制與周禮諸公封疆方五百里等制不同按井
田之制方里爲井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方千里爲圻天子一圻
諸侯一同則所謂方百里者特以田計耳若合山林川澤附庸言之
則公侯之國不止於百里也如周公封魯爲方百里而泰山在其封
內顓臾亦在邦域之中若曰總方百里則泰山與顓臾國之外土田
無幾矣故閟宮之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則周之所謂方五百
里者蓋合山川附庸大約之限言也而禮記所謂魯地方七百里者
則山川附庸之多所以厚周公也夫以井田之制方方整整而天下
地勢高高下下故山川林麓雖有餘地而不可以畫井畝分溝澮者
則以爲園地牧地等但取其地之平闢者井之是以古者池田各以
地名如所謂濟西之田汶陽之田龜陰之田戚田許田蓋可田之地

畫爲井洫隨其廣狹以爲多寡故各以其地名其田至於封國則總
其田計之公侯則足一同之數而伯子男以此降殺焉此封國之大
略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
十里者百以方十里之百乘方一里之百是百里之田計萬井也八
家同井則萬井者八萬家包氏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每乘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八十家而出七十五人蓋司徒之法起徒役毋
過家一人其餘以爲羨卒夫八十家而出一乘八萬家而出千乘此
百里之田所以爲千乘之國也（金履祥仁山集）

周之亂天下非制失也失在政也封建之制地有差等祿有多少禮
樂器物各有分限下者不可上少者不可多降者不可升無者不可
有執是而行雖專國繼世未有亂者也若地不必有差等祿不必有
多少禮樂器物不必有分限下者不必下少者不必少降者不必降

無者不必無則未有不亂者也觀周世之末然矣豈制之失乎是失其政而然也三代之盛非不封建也而不聞亂何封建利於三代之初而不利於三代之末乎是政存與政失之謂也使周末之天子執文武成康之法而不失則文武成康之時也安得有問鼎射王之事故曰周之亂在失政也且夫諸侯者奉天子之法以理其國者也賞罰黜陟莫不由天子是故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恭不恭者削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絀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流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討夫然則天下諸侯莫敢不爲善也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天下八州各以其屬屬天子之吏吏以治伯伯以理正正以理卒卒以理帥帥以理長長有不善則帥舉之帥有不善則卒舉之卒有不善則正舉之正有不善則伯舉之伯有不善則吏舉之上

下相制雖有不肖者固不敢爲不善也故曰雖專國繼世而不能爲亂也宋文瑄廖偁封建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六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七目錄

列國地名都邑地並見經者 中

齊　穀誤爲之小穀辨　邑非鄭地之[illegible]遇師至鄑以爲紀邑辨　鄣去齊五百里辨　重邱以[illegible]曹地辨　次谷數解辨　艾數解辨　艾與艾陵誤爲一地辨

晉　曲沃爲欒氏邑辨　韓非詩韓侯同州韓城之韓辨　箕非陽邑之箕辨　邢邱非邢國辨　葵邱非宋地之陳留外黃辨　温即河陽誤以狩爲田因誤以爲非狩地辨　交剛非狄地辨　大鹵大原說　梁山非詩與孟子之梁山辨　河曲公羊說辨

鄭　鄢非鄢陵杜注誤從後漢志注辨克段于鄢公羊說辨　鄭伯入櫟公羊說辨　僖六年新城杜孔說辨文十四年盟地即鄭地非宋地辨　莊三年滑宜從公穀作晉地郎說　邑地盟齊處杜誤爲鄭地辨晉侯卒處公羊誤爲晉地謂卒于封內不地卒于會故地辨　鄶作鄫鄭通溱洧說　鄭伯卒于鄵公羊謂卒于封內不地以弒故地辨　亳城爲京城之訛辨

曹　洮與魯地別辨　曹南誤以爲曹都辨

衛　衛與戎爲楚邱辨附魯地說　清丘齊地說　匡與鄭地異辨　貫非貫辨　盟惡曹以不書宋疑宋地辨　首止水經誤首陽辨　鹹與魯地別辨　馬陵劉昭兩載之誤辨　項澤即沙澤以瑣爲鄭地辨　杜注辨　祠與齊邑盟地異辨　濱淵與宋地別辨　黃池非陳留外黃之黃溝辨在平邱非封邱辨　沙鹿非晉地辨　公羊以爲邑穀梁以鹿爲山足辨　濮非陳地辨　非東郡之濮陽辨　穀梁譏失賊孫氏既衛臣說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七　　錢唐張應昌學

○列國地名都邑地並見經者中

齊（穀誤魯之小穀辨　邑非鄭地之邑辨　追師至酅以爲紀邑辨　犂去齊五百里辨　重邱以爲曹地辨　夾谷數解辨　艾數解辨艾與艾陵誤爲一地辨）

齊春秋大國併十國之地紀郕譚遂鄣陽萊七國之滅見經如莒之故封介根及牟介二國不詳滅之何年以山東全省計之兗州强半屬魯泰安與魯參半東昌晉衞錯處他如青州濟南魯地犬牙其間齊所全有者武定登萊三府及曹沂所屬數縣而已形勢要害不如晉幅員廣遠不如吳楚徒以東至海饒魚鹽之利西至河惡襟帶之固南至穆陵有大峴之險北至無棣收廣莫之地用管子計官山府海遂成富强豈惟地利抑亦人謀之善也然管子以圖伯陳氏亦用以竊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以國爲餌卒成篡

奪器一也而操之者異豈非得其人則興失其人則亡歟（顧棟高齊疆域論）

案齊在春秋疆域全有青州濟南武定登州萊州五府之地獨青州府之安邱諸城二縣闌入莒地後入魯又東昌府之聊城爲聊攝堂邑縣爲棠邑茌平縣爲重邱泰安府治與魯接境又兼有東阿肥城平陰及東平州斗入兗州府之陽穀一縣沂州府之蒙陰一縣與魯衞錯壤又曹州府之范縣爲齊廩邱及顧地則齊晉宋魯衞五國交錯處也直隸天津府之慶雲縣爲齊無棣地又都（臨淄史記呂尚先祖嘗爲四岳虞夏間封于呂姓姜氏西伯遇于渭陽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武王尊曰師尚父旣克商封于齊鄭氏詩譜武王封太師呂望地方百里都營邱成王用周公法制賓大邦國之境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古少皞世爽鳩氏之墟孔疏漢志臣瓚注營邱卽臨淄城內有邱水所營繞爾雅釋邱孫炎曰齊營邱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昭二十年傳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其國號曰齊則以天齊淵史記封禪書齊之所以爲齊以天齊也水經注淄水又東逕臨淄縣東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齊淵天齊之義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其封境史記曰太公封于齊兼五諸侯地以尊賢也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卽齊桓所云賜我先君履也國語桓公正封疆地南至于陶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鄣史遷曰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于海壤二千里太公後傳四世至胡公徙薄姑其弟獻公攻殺胡公仍都營邱易名曰臨淄班固曰臨淄名營邱是也應劭以北海之營陵爲營邱非也臨淄以地臨淄水而名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城北○隱三年孔疏云太公望其先四岳佐禹有功或封於呂或封於申故太公曰呂望王封之於營邱齊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也簡公卽平公十三年春秋傳終平公二十五年卒後二十七年而田氏奪齊○朱彬經傳攷證曰左傳冬至於海四語服虔謂是太公始受封疆所至拔史記索隱云今淮南有穆陵門是楚境無棣在遼西蓋言征伐所至之域服說不然也案隱說得之海實齊東境河則與魯分界南北則役言之耳）

邑　嬴　禚　穀　柯　祝柯　崔

地　石門　桃邱（從衞改入）　黃　扈（莊二十三年與齊盟地）　北杏

落姑　夷　陽穀　牡邱　甗　酅　鄈邱

平州　垂　鞌　袁婁　重邱　野井　夾谷

安甫　艾陵

艾（出）　濼　乾時

桓三年春公會齊侯于嬴

杜注齊邑今泰山嬴縣抜在今泰安府東南五十里（顧棟高）○哀十一年傳公會吳伐齊克博至嬴十五年傳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孟子反於齊止于嬴禮記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閒皆此也博嬴二邑晉皆屬泰山郡（高士奇）

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作郜）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穀皆作郜）

杜注齊地賓邑也定九年傳齊侯致禚媚杏于衞杜注三邑皆齊西界據此當爲齊魯衞三國分界之地（顧棟高）○吳氏說見莧

狗門○說文無䄎字有𥝩字從羔得聲與郜音近故公羊假郜
爲䄎 趙坦異文箋 ○按論衡書虛篇亦引作郜䄎郜音同據此則䄎
當卽郜國說文所云周文王子所封國也與南郜北郜別劉炫
難杜亦然 洪亮吉春秋左傳詁
莊七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文十七年夏公及齊侯盟于穀
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成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襄十九年秋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莊七年杜注齊地今濟北穀城縣按僖二十六年傳公伐齊取

穀置桓公子雍楚申公叔侯戍之二十六年傳楚使申叔去穀
成十七年傳齊國佐以穀叛哀二十七年傳齊陳成子救鄭及
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皆此邑也晉屬濟北郡在今兖州府
東阿縣 高士奇 系彙纂 ○按此卽齊桓封管仲之邑高氏誤從左傳以
爲卽魯所城之小穀辨見魯下○又按水經濟水北過穀城縣
西酈注管仲邑也城內有夷吾井 酈氏亦誤引小穀今刪之 城縣有穀城山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杜注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也按柯後爲阿邑齊威王烹阿大
夫卽此猶祝柯今爲祝阿也在魯北境秦時謂之東阿漢置東
阿縣屬東郡晉屬濟北國今東阿縣屬泰安府 高士奇 顧棟高 ○與襄
十九年魯晉會地之柯異詳見衛地
襄十九年春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作阿

杜注祝柯縣今屬濟南郡左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杜注
督揚卽祝阿也按禮記武王封黄帝之後于祝卽此漢爲祝柯
縣今濟南府長清縣豐齊鎮北有故祝柯城 高士奇 顧棟高 ○愚按水
經注玉水逕獵山東又西北枕祝阿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之
祝阿野井也俗謂是水爲祝阿澗水北流注于濟又瓠子河又
東北過祝阿縣爲濟渠注曰河水自四瀆口出爲濟水濟水二
瀆合而東注于祝阿○公作阿按柯阿音相近古多通假釋例
土地名齊地祝柯濟南祝阿縣也左氏莊十三年盟于柯注柯
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 趙坦異文箋
宣十六年夏齊崔氏出奔衛 成十八年至襄二十五年 六書崔杼
按襄二十七年傳崔成請老于崔杜注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
崔氏城崔之宗邑也今在濟南府章邱縣西北 顧棟高 ○愚按唐

書世系表齊丁公生季子食采于崔水經注漯水又東北逕崔
氏城北春秋傳崔成請老于崔者也
以上齊邑
隱三年冬齊鄭盟于石門
杜注齊地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也在今濟南府長清縣西
南 顧棟高 ○按左氏曰尋盧之盟也鄭伯之車僨于濟盧城在今
長清西南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今長清有大清河東北入齊
河縣卽濟水水經濟水又北過臨邑縣東酈注水有石門以石
爲之春秋盟地京相璠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
門去水三百步蓋水潰流移石門舊在岸側也今圯于水 系彙纂 高
氏攷略
桓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杜注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按漢東阿縣屬東郡晉屬濟北國今屬泰安府縣西五十里有桃城舖旁有一邱高可數仞即桃邱也高士奇顧棟高○江氏按漢東阿縣本齊之柯邑故城在今兖州府陽穀縣東北後漢分東阿置穀城縣爲今之東阿縣治今東阿在東平州西北七十里陽穀在州西一百四十里桃城在東阿陽穀之間舊東阿既爲齊之柯而陽穀亦齊邑則桃邱宜屬齊去衛遠衛不能有其地江永○愚按水經注濟水又北逕魚山東左合馬頰水逕桃城東春秋會處

桓十七年春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宣八年夏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定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于黃

桓十七年杜注齊地按路史登之黃縣東南有古黃城本紀邑

後入齊然登州之黃縣齊東垂也去魯殊遠疑非會盟處葉酉○愚按高氏地名攷畧顧氏都邑表齊地下無黃觀宣八年書法則黃是自魯至齊所經之處當從杜氏爲齊地江氏考實曰水經注昌國縣有黃山黃阜近青州府之博興則黃地其在此歟○地里志東萊郡黃縣春秋時屬齊疑即是盟地洪亮吉春秋左傳詁○按王氏稗疏疑爲漢琅邪郡之横縣讀如黃未能審定且疑盟處與仲遂所經處非一地也

莊十三年春齊宋陳蔡邾會于北杏

杜注齊地當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顧棟高

莊二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齊地孫復尊王發微○杜於此及文七年晉會扈並云鄭地在滎陽卷縣兩注同此條蓋誤也在滎陽者晉會諸侯之地去齊千里去魯亦遠二國接壤相會以講姻好何爲遠涉千里地固有名同而實異者傳稱夏有觀扈其地在今東昌之觀城鄰于衛而爲齊魯之西界孫氏曰齊地得之王夫之稗疏

閔元年秋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穀作洛

杜注齊地按在今泰安府平陰縣界顧棟高○落二傳作洛或省文穀梁釋文云一本作路姑路落聲之轉也趙坦異文箋

僖元年秋夫人姜氏薨于夷

杜無注公羊夷者何齊地也○按隱元年紀人伐夷注夷在城陽壯武縣漢屬膠東蓋姜自邾徑莒欲沿海以歸齊而齊拒殺之也王夫之稗疏○案哀八年公賓庚等與吳師戰于夷明日舍于庚宗疑即在魯東境梁履繩補釋

僖三年秋齊宋江黃會于陽穀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杜注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按宣十六年傳晉衛伐齊至陽穀昭二十九年傳齊侯與公衍陽穀哀二十一年傳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公先至于陽穀皆此也漢爲須昌縣後因之在今兖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縣南有會盟臺即齊桓會處高士奇顧棟高

僖十五年春八國盟于牡邱

杜注地闕○在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春秋會盟處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齊地也地譜云與匡近齊語曰築五鹿中牟蓋與牡邱以衛諸夏之地注云四塞諸夏之關也張洽集注○據齊語是齊地孫氏云衛地疏矣徐卓經義未詳說

僖十八年夏宋師及齊師戰于甗

杜注齊地按在今濟南府歷城縣界彙纂

僖二十六年春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公穀作巂

杜注公追齊師遠至齊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按今東阿縣西南有酅下聚高士奇○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杜注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有安平城又有酅亭此年追齊師至酅杜注酅齊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穀城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也酅在其西南按此則一屬安平一屬穀城紀在齊東紀邑之酅則亦在東魯在齊南師至之酅則必近魯杜注是也顧氏棟高於此酅引趙氏木訥以爲紀邑非也焦循春秋左傳補疏○汪氏說見兵書至門

文十六年夏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左氏經作郪公作犀邱穀作師邱公羊疏又作崗邱

杜注齊地按後漢志汝南新郪縣周名郪邱此非齊地也此齊不肯盟魯納賂以請齊侯必不出境也或云在東阿縣境高士奇

○郪犀師古音皆相近公羊穀梁並假音字趙坦異文箋

宣元年夏公會齊侯于平州

杜注齊地在泰山牟縣西按今泰安府萊蕪縣西有平州城顧棟高○按後漢志瑯邪郡陽都牟臺注平州在縣西則與泰安遠疑志誤王夫之稗疏引水經濟水過臨濟逕爲淵渚謂之平州

宣八年夏仲遂卒于垂

杜注齊地非魯竟故書地當在今泰安府平陰縣境顧棟高○孔疏見書大夫卒門○垂有二隱八年桓元年莊四年會遇處衞地也此乃齊地程廷祚地名辨異○愚按趙啟人雜彙曰垂與黃是年遂如齊至黃乃復皆海上邑卽史記之黃腄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腄縣距曲阜遠辛巳非卽遂卒之日至是日始知卒也洪稗存春秋詁曰黃腄俱屬漢東萊郡皆齊地遂自黃復故卒于垂腄垂同按東萊在海濱似非魯至齊所經二說恐未是

成二年夏齊晉戰于鞌

杜注齊地高氏曰穀梁傳云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孔穎達駁之按括地志及通典並以鞌在平陰縣今平陰至臨淄果得五百餘里以傳會穀梁之說似可信然以本傳考之壬申晉師至靡笄之下癸酉師陳于鞌自始合以至齊敗三周華不注止爲一日事華不注山在濟南城北見于水經若云鞌在平陰則去濟南二百三十里何由一奔遂至於此近志云鞌卽古之歷下也經書戰于鞌而國語但云靡笄之役知靡笄與鞌爲一地杜注靡笄山名史記云戰于靡下徐廣云靡當作歷蓋因靡笄之下省文爲靡下靡字又訛而爲歷耳志曰歷山卽靡笄之山也按高氏之說極精鞌在今濟南府歷城無疑顧棟高列國犬牙相錯表叅高士奇考略○通典濟州平陰縣註云左傳齊晉戰鞌故城在縣東蓋唐世鞌故城尚存故杜以爲據余意鞌在今平陰東北四五十里其去華不注亦一百三四十里朝而戰於鞌勝而逐之一百三四十里之山下且三周焉所謂餘勇可賈也閻若璩潛邱劄記○錢學士大昕云傳文祇有壬申請戰癸酉陳師傳既有滅此朝食之文則晉之敗齊師必於此日矣自逐之三周華不注以下至從徐關入皆不書日古人車戰師行日三十里卽逐利遄行亦必無一日行百四五十里之事穀梁云鞌去齊五百里指齊都臨淄而言歷城非齊都亦不必疑其道里之不合閻說誤梁履繩補釋

成二年秋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穀作爰婁

杜釋例地名闕註但引穀梁曰袁婁去齊五十里張氏洽曰臨

淄縣西有袁婁約略之語耳或曰在淄川縣境顧棟高○按臨淄縣屬青州府
淄川縣屬濟南府○按穀梁又曰袁婁在師之外公羊曰逮于袁婁而
與之盟是師猶未至袁婁公穀二傳並爲近郊之辭高士奇○家
氏說見盟于師書及門○及袁僑盟不書地及國佐盟書地者
書袁婁以見其進盟之遥也李廉會通襄三年

襄二十五年秋諸侯同盟于重丘

杜注齊地按寰宇記聊城縣東北有重丘襄二十五年諸侯會
盟處聊城今東昌府治又按濟南府德州亦有重丘城按此疑是漢志
平原郡之重丘或云會盟處以經文考之公會諸侯于夷儀同盟于重
丘夷儀今順德府地去東昌爲近自夷儀涉齊境則其地當在
聊城彙纂○襄十七年傳衞孫蒯伐曹取重丘杜注曹地與此別
杜注甚明方輿記要以此爲曹北境之邑非顧棟高地名考實篇○曹之

重丘不可考東昌府則春秋時曹境不得至此程廷祚地名辨異○重
丘齊地盟于齊地則明著其釋弒君之罪而不問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五年秋齊侯唁公于野井

杜注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按在今齊河縣東濟河北岸彙纂
○傳云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平陰在濟北盧縣
西南高士奇○平陰去齊遠陽州又遠野井去齊近齊侯將唁公
于平陰而公先至野井齊侯所謂寡人之罪者以此北邵寶左觿

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公穀作頰

左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注夾谷卽祝其也後漢志因
之謂東海郡祝其縣卽古夾谷然僻處海隅去齊魯之都遠非
會盟之轍所宜至一統志云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夾山
舊名祝其山其陽有夾谷臺爲魯齊會處然兩君相會不應去
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今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
志以爲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彙纂高士奇○後漢東海之夾谷
卽祝其今江南海州贛榆縣是其地也史記注司馬彪服虔皆
云在東海祝其縣見周本紀正義齊世家孔子世家集解劉昭志杜佑通典因之
遂謂夾谷山在今贛榆按贛榆在春秋爲莒地北至曲阜三百
餘里而齊更在魯北齊强魯弱豈能屈駕至魯之南境而與會
邪當時景公之觀不過曰遵海而南放於琅邪而已未聞越他
國之境何至若此之遠顧炎武云在今萊蕪縣水經注萊蕪縣
城在萊蕪谷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
曰萊蕪夾谷之會齊使萊人以兵劫魯侯淄水條下是會地在此故
得有萊人非召諸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之名而遠求之海
上矣江永考實顧炎武杜解補正又日知錄又顧棟高杜注正譌篇○漢祝其屬東海郡後漢

志以夾谷當之又云祝其有羽山則明是今淮安之海州乃鄰
莒之境齊魯不應遠涉按萊蕪淄川皆有夾谷在萊蕪者酈注
謂是家桑谷在淄川者一曰祝其則此夾谷爲淄川之境尚東
齊西正其地矣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也王夫之稗疏四庫提要云足糾杜
注之失愚按此所考證更精確既協左氏傳文且與一統志合似勝江顧所辨當爲定論矣若所疑不應去齊太近去魯太遠
則兩國相會豈必皆適中處邪不必疑也○隱八年正義曰地有兩名新舊改易者
傳則言實以明之若二名俱存者傳則錯經以見之昭十八年
傳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注於時白羽改爲析水
經注公及齊平會於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據是則祝
其夾谷卽一地因改易而名異也武億羣經義證○二傳作頰音同義
通古或通用趙坦異文箋○夾蓋頰之省文張壽恭古義

定十八年冬齊衞鄭會于安甫安甫公作牽穀梁甫亦作浦

杜注地闕張洽傳曰齊地高士奇顧棟高〇安甫公作犖安犖音同或脫甫字趙坦異文箋〇愚按地譜云今屬鄆州平陰縣公羊作犖成二年傳地括地志通典並云犖在平陰然考成二年傳師陳于犖三周華不注則在歷下去平陰遠此安甫公羊作犖非前戰處也顧氏棟高謂在淄陽縣境

哀十一年夏公會吳伐齊戰于艾陵

杜注齊地攷辨見下艾山

以上齊地

隱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

桓十五年夏公會齊侯于艾穀梁作蒿公羊作鄗

杜注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不言齊地疑地在齊魯之間漢牟縣屬泰山郡晉因之在今沂州府蒙陰縣西北又哀十一年及

齊師戰于艾陵孔氏曰在博縣南六十里在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與此自別張守節謂艾與艾陵爲一地者誤高士奇顧棟高〇張說見史記春申君傳正義〇艾山在今蒙陰縣西北萊蕪縣東桑欽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漢蓋縣在今沂水縣西北沂水與蒙陰相鄰以地勢準之亦相近也顧氏山川表〇杜云泰山牟縣有艾山而水經云沂水出泰山蓋縣之艾山南過琅邪臨沂鄺注地近莒之浮來後漢志琅邪臨沂縣注引春秋杜注曰縣有艾山與左注云牟縣者異按沂水有二一在曲阜漢晉以下曲阜并入魯之蓋縣其水南流入泗一在琅邪東流入海而蓋縣亦有二一在曲阜讀如字一齊邑古盍反近莒後爲王驩食邑是以互相淆訛艾山自在琅邪之蓋云泰山者非也曲阜之蓋近魯都齊肯來盟乎其在齊南魯東近浮來而屬琅邪明矣王夫之稗疏〇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史記伍子胥傳正義引杜氏土地名於隱六年艾云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又琅邪臨沂縣東有艾亭於此傳艾陵云闕雖並屬齊別爲二地明矣牟縣爲今山東蒙陰縣臨沂縣爲今蘭山縣皆隸沂州府博城縣爲今泰安府泰安縣去沂州二百餘里括地志云艾山在博城南百六十里豈艾山緜亙甚廣連屬數縣之境邪梁履繩補釋〇左傳哀十年吳伐齊克博取嬴乃敗於艾陵則艾陵不得在臨沂今泰安府萊蕪縣東北有艾陵亭即其地故牟城在縣東二十里博即今泰安府治嬴在府東南五十里臨沂今沂州府治張琦戰國策釋地〇按據此則所云在泰山牟縣東南今蒙陰縣西北者乃是艾陵也

桓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左氏傳曰謀定許也蓋許國與齊魯相接齊魯二君會于艾謀定許於地理皆順兒

隱公六年嘗盟于艾矣當以艾字爲是啖趙春秋纂例地名譜於桓公十五年不著蒿地而盟會譜於桓公十五年曰公會齊侯于艾既於盟會譜言艾而於差謬略反曰公會齊侯于蒿則知蒿字爲非矣方輿紀要云艾山在青州府蒙陰縣西北百二十里與沂水縣接界水經注以爲沂水出于此山也徐卓經義未詳說〇公作鄗穀作蒿蒿鄗同音艾蒿同物阮元公羊傳校勘記

桓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

濼水杜注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按今趵突泉即濼水之源蓋濟水伏流重發處彙纂〇水經注濟水又東北濼水入焉水出歷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若輪俗謂之娥姜水以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城南山上有舜祠〇濼即今之小清河濟之南源也源發趵突泉在濟南府城西南經城北而東合大明河又東北經

華不注山合華泉又東北入大淸河謂之濼口卽濟瀆也水經注濼水北流注于濟謂之濼口宋南渡時分流入章邱縣界謂之小淸河高士奇 顧棟高

莊九年秋及齊師戰于乾時

杜注時水出樂安縣界支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按水經注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源上出盤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卽春秋之乾時也志云時水出今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益伏淄所發亦謂之耏水平地出泉曰耏襄三年傳齊侯與晉士匄盟于耏外卽此水經注又謂之時澠水以下流與澠水合也漢志註又謂之如水如與時音相近高士奇 顧棟高

以上齊山川

晉　曲沃爲欒氏邑辨　冀非詩韓侯同州韓城之韓辨　箕非陽邑之箕辨　邢邱非邢國辨　葵邱非宋地之陳畱外黃辨　溫卽河陽誤以狩爲田因誤以爲非狩地辨　交剛非狄地辨　大鹵大原說　梁山非詩與孟子之梁山辨　河曲公羊說辨

晉當春秋之初翼侯中衰曲沃內亂不與東諸侯之會盟疑於荒遠然其地實近王畿是時周新東遷列侯未甚兼併沈姒蓐黃處在太原虞虢焦滑霍楊韓魏列于四境晉於其中特彈丸黑子之地勢微甚而桓莊之時猶能命諸侯以討有罪曲沃之叛也王命虢公伐曲沃至翼侯滅矣而虢仲芮伯荀侯賈伯同日興師庶幾方伯連師之義安在江漢常武不可再睹哉而釐王貪其寶賂列爲諸侯肆其狂猘呑滅小國自武獻之世兼國多矣以不赴告故經不書不復可考見蓋天下之無王自晉始及勢既强大乃復勤王以求諸侯周室之不亡于晉有重賴焉案晉所滅十八國又衞滅之邢秦滅之滑皆歸于晉景公時翦滅衆狄盡收其前日蹂躪中國之地又東得衞之殷墟鄭之虎牢自西及東延袤二千餘里自滅虢據崤函之固啟南陽扼孟門太行之險南據虎牢北據邯鄲擅河內之殷墟連肥鼓之勁地西入秦域東軼齊境天下扼塞鞏固之區無不爲晉有然後以守則固以攻則勝擁衞天子鞭笞列國周室藉以綿延者二百年是猶倒持太阿之柄以與人而復假之以自衞也然使晉不兼併諸國周亦無能聯絡形勢以自强何則周行封建其勢散而晉併列國爲郡邑其勢聚封建之不如郡縣自春秋之世不已較然哉顧棟高晉疆域論

案晉所滅十八國又衞滅之邢秦滅之滑皆歸于晉景公時翦滅衆狄盡收其前日蹂躪中國之地又東得衞之殷墟鄭之虎牢自西及東延袤二千餘里有山西全省又有直隸大名府之元城縣爲沙鹿山晉所取之五鹿地廣平府之邯鄲成安淸河永年四縣順德府治與邢臺任唐山三縣俱與衞境眞定府之晉州趙州冀州接及藁城欒城柏鄉臨城四縣山東東昌府之恩縣冠縣曹州府之范縣與齊魯二國接境又河南懷慶府之濟源修武孟溫四縣衞輝府之汲縣淇縣輝縣濬縣新鄉縣南自解州平陸縣渡河有河南府之陝州閿鄉靈寶桃林之塞在焉永甯澠池偃師三縣後又得嵩縣陸渾地與周接境其西自蒲州永濟縣渡河有陝西同州府之朝邑韓城澄城白水四縣及華州華陰縣又延安府爲晉河西上郡西安府之臨潼縣爲所滅驪戎地商州爲晉上雒及菟和倉野之地俱與秦接境後驪戎地入秦爲侯麗地跨五省共二十二府五州

曲沃伯以一軍爲侯次第滅虞虢霍韓魏皆同姓國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晉惡有甚焉文公主盟載書曰大無侵小而其先之呑並鄰服者莫敢問後世又滅肥潞鼓陸渾兼地數圻矣張尚瑗左傳折諸卷首

都　晉陽遷絳又遷新田別都曲沃成王封弟叔虞于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都大夏卽晉陽爲今山西太原府之太原縣昭元年傳高辛氏子實沈遷大夏唐人是因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杜注大夏晉陽也曰大夏曰大原曰大鹵曰夏墟曰唐曰

晉曰鄂左傳所稱凡七名皆指晉陽一地唐大夏大原見昭元年傳夏虛見定四年傳大鹵見昭元年經公羊作太原鄂見隱六年傳水經晉水篇注晉陽城在晉水之陽故曰晉陽後爲趙氏食邑古唐國在今縣治北唐叔之子燮父改唐爲晉漢志云唐有晉水故名○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又五世至穆侯復遷于絳亦曰翼穆侯太子曰仇卽文侯其弟曰成師卽桓叔文侯卒子昭侯封桓叔于曲沃其子莊伯侵強時謂晉侯爲翼侯桓叔八年武公遂滅翼自曲沃徙都之王命爲晉侯水經注引鄭氏詩譜云穆侯遷絳孝侯繼昭侯而立改絳曰翼武公子獻公廣其城又命之曰絳莊二十六年傳士爲城絳以深其宮是也成六年遷新田後謂之故絳杜注絳平陽絳邑縣翼在絳東按鄙氏所引則翼絳一地也杜云翼在絳東鄙云廣其城或者卽一城而鄙大之乎其地今爲絳縣翼城縣均屬平陽府○成六年晉遷新田此後命新田爲絳而以舊都爲故絳襄二十三年傳欒盈晝入絳昭十年傳秦后子造舟舍車自雍及絳二十九年傳能見絳郊定十三年傳趙鞅歸晉入于絳皆指新田之絳今爲平陽府之曲沃縣故城在縣治西南○曲沃見下鄭氏詩譜成王封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隱五年孔疏鄂侯二年魯隱之元年定公三十一年獲麟之歲出公八年春秋傳終出公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世八十二年而韓趙魏滅晉○閻若璩潛邱劄記曰晉孝侯號翼侯曲沃武公滅翼以一軍爲晉侯史記云始都晉國

晉國卽其始封之曲沃在今聞喜縣東北去翼都約一百五十里子獻公史記云始都絳縣絳越七世至景公遷新田在曲沃縣南○顧炎武日知錄曰晉自武公滅翼以一軍爲晉侯其時疆土未廣獻公滅楊今洪洞縣滅霍今霍州滅耿今河津縣滅魏今蒲州滅虞今平陸縣重耳居蒲在今隰州夷吾居屈在今吉州申生居曲沃在今聞喜縣而絳都在今太平縣不過今平陽一府之境及滅虢滅焦皆在今陝州則跨大河之南至秦征晉河東內及解梁在今臨晉縣狄取狐廚在今甯鄉晉境稍蹙文公啟南陽得今之懷慶襄公敗秦後惠公賂秦之地復爲晉有而以河西爲境若霍太山以北皆狄地悼公用魏絳之謀以貨易土平公時荀吳又敗狄于太原於是晉之北境至於洞渦雒陰之間矣成公滅潞氏得今之潞安頃公滅肥及鼓得今之眞定一一可考

別都　曲沃

邑　韓　箕　邢邱　乾侯　五氏　晉陽　朝歌

地　葵邱從朱改入　溫　河陽　令狐　黑壤黃父　斷道　赤棘

交剛　苕邱　長樗　雞澤　雍榆　大鹵　適歷

山川　殽　梁山　河曲　沙鹿改入篇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昭侯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言大邑不當以封也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叛王桓八年曲沃滅翼王命虢公等再伐之至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自桓叔初封至武公并晉歷三世武公徙絳曲沃復爲大邑驪姬使言于獻公曰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於是獻公城曲沃使太子申生居之亦謂之新城亦謂之下國新城以城曲沃而名下國以其爲晉之舊國也新城卽曲沃見僖四年傳杜注下國卽曲沃見僖十年傳杜注僖二十四年晉公子入于曲沃朝于武宮蓋武公廟所在也後屬欒氏晉亡入魏秦謂之左邑水經注秦左邑縣故曲沃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漢武帝分左邑縣地置聞喜縣東漢罷左邑移聞喜縣治焉隱

元年傳杜注曲沃在河東聞喜縣是也今左邑故城在今聞喜縣東高士奇顧棟高○高氏閌說見復入門○杜云欒盈邑也愚謂曲沃晉宗廟所在非食邑如齊崔氏猶以崔爲宗邑而云必在宗主宋桓魋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晉亦有之如絳之屬趙武正義以爲晉卿分掌公邑是也欒氏邑本今眞定府欒城縣非曲沃也傅遜左注辨誤○傳說是也使果欒氏邑何欒氏出奔而邑宰胥午猶不易乎按欒盈乃晉靖侯孫欒賓之後故得爲公族大夫而所掌之邑在曲沃朱鶴齡讀左日鈔○曲沃有二一爲今絳州曲沃聞喜二縣此桓叔所封也一在今陝州西南水經注曰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名戰國策齊楚攻秦取曲沃應在此張琦戰國策釋地

以上晉別都

僖十五年冬晉秦戰于韓

十年傳杜注晉地按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爲古韓國竹書晉文侯二十四年晉人滅韓在春秋前後爲桓叔子韓萬封邑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東南二十里（高士奇顧棟高）○江氏按同州之韓城地在河西本秦漢之夏陽縣地隋析置韓城縣秦晉戰地當在河東傳云涉河侯車敗注謂秦伯之車涉河則晉侯車敗傳又繼之曰三敗及韓又晉侯曰寇深矣則韓原不在河西姓氏書平王時晉滅韓曲沃併晉韓萬爲戎御復采韓原則韓萬之采邑是韓原蓋在山西平陽府河津萬泉之間非同州之韓城也（愚按宣十二年左傳孔疏曰韓世家云韓武子至封韓原所云武子蓋韓萬也韓萬見桓三年傳）於詩之韓侯春秋傳之邘晉應韓國地所在攷王符潛夫論云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北又東南

逕韓侯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方城今爲順天府之固安縣與詩之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者正相符使韓國在關中豈役燕師爲之築城又何能受追貊北國乎括地志誤也或又以梁山在韓城爲可據則不知燕地亦自有梁山水經注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水東逕梁山按潞縣今之通州其西有梁山正當固安之東北與晉之梁山名偶同耳（江永）○顧亭林日知錄曰及韓在涉河之後是韓在河東故杜注但云晉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非也召南按此韓與古韓國在韓城以梁山爲望者不同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河北縣有韓亭當是（齊召南左傳注疏考證）○晉所滅者當是同州韓城縣之古韓國至水經注之韓城引詩韓奕篇爲證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城魏地形志亦同此又一韓更與晉無涉王符時世本猶存故其邘晉應韓之下復有韓國（秦嘉謨世本輯補氏姓篇）

僖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

杜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按昭二十二年傳叔孫婼如晉館諸箕即此在今太原府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高士奇顧棟高）○江氏按此年狄伐晉白狄也白狄在西河渡河而伐晉箕地當近河成十三年傳云秦入我河縣焚我箕郜是近河有箕今山西隰州蒲縣本漢河東郡蒲子縣地東北有箕城晉敗狄當在此若太谷之箕去白狄遠別是一地（江永）○陽邑今太谷襄公時未爲晉有傳言狄伐晉及箕猶之言齊伐我及清也必其近國之地也呂相絕秦曰焚我箕郜必邊河之邑秦狄皆可爭（顧炎武日知錄）

襄八年夏會于邢邱

按宣六年傳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昭五年傳晉侯送女于邢

邱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邱皆此也杜注今河內平皋縣按今懷慶府河內縣東南七十里有平皋故城（高士奇顧棟高）○愚按水經注濟水逕隤城又東逕平皋城引應劭說及薛瓚所辨與漢地里志注同應氏曰在河之皋勢處平夷故曰平皋是也惟以爲故邢國地則非○邢邱之邢从开篆作井邢國之邢从幵音同文異邢國初封在順德府邢臺縣漢曰襄國後遷夷儀在東昌府聊城縣衞滅之地入于衞邢邱非國也地在懷慶韓詩外傳武王伐紂至此修武勒邱更名邢邱曰懷甯曰修武懷今武陟縣也然懷之名古已有之書曰覃懷底績史記秦伐魏拔懷又拔邢邱索隱曰邢邱在武陟縣東南二十里平皋是也應劭誤以爲故邢國漢志河內郡平皋注臣瓚辨之曰邢遷夷儀在襄國西不至此也此是邱名非國顏師古亦斥應說之非後漢

志以邢邱為邢國亦仍應氏之誤王夫之稗疏馬宗璉左傳補注參

昭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又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公如晉次于乾侯

又三十年春公在乾侯

又三十一年春公在乾侯　夏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又三十二年春公在乾侯取闞　冬公薨于乾侯

定元年夏公之喪至自乾侯

杜注晉境內邑在魏郡斥邱縣縣為漢置闞駰曰地多斥鹵故曰斥邱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邱古城高士奇顧棟高○漢書顏師古注乾音干言其地水常涸也江永○愚按水經注白溝河逕斥邱縣故城縣南角有斥邱蓋因邱以氏縣故乾侯地○說文別立鄿字猶釜口加水為滏斥章加水為漳耳汪師韓韓門綴學

定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杜氏土地名闕按傳衛侯如五氏杜注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蓋五氏為晉大夫邯鄲午私邑衛助齊伐之亦曰寒氏十年傳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報寒氏之役杜注寒氏卽五氏前年衛助齊伐五氏是也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有五氏城高士奇顧棟高○讀史方輿紀要說同

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卽唐叔始封所都之大夏後曰晉陽為趙氏食邑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及智伯攻趙襄子走晉陽智伯與韓魏圍而灌之沈竈產鼃民無叛意卒滅智伯秦拔趙晉陽置太原郡餘見前高士奇

定十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今衛輝府之淇縣本衛故都衛徙楚邱河內殷虛屬晉襄二十三年傳齊伐晉取朝歌是也晉人亦謂之舊衛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八年淇絶于舊衛是也或謂朝歌以北曰衛貢趙鞅曰歸我衛貢五百家是也餘詳衛地高士奇

以上晉邑

僖九年夏會于葵邱　秋盟于葵邱

杜注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邱孔疏宰孔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西為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與莊八年傳連稱管至父所戍葵邱之在臨淄者不同故釋例屬之宋地後漢志外黃有葵邱聚水經注黃溝自外黃城南東逕葵邱下齊桓會此高士奇顧棟高○按葵邱有三一在齊管至父所戍地一在陳留之外黃一在晉之汾陰見水經注杜預以為外黃亦有以為汾陰者杜非之謂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豈有不預會之理然愚以為宰孔

言西略而以為陳留是仍東略則宜在汾陰也蓋不服齊桓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特為會于晉地以致之晉侯已赴會以宰孔之言而還是歲晉獻卒齊桓為之討亂見左傳職是故也全祖望經史問答○傳云西為此會以水經注為是洪亮吉春秋左傳詁○愚按全氏洪氏所辨是水經注本有兩葵邱杜誤引耳

僖二十八年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溫杜無注河陽杜注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孔疏穀梁傳曰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會于溫言小諸侯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范注溫河陽同耳小諸侯故以一邑言之尊天子故以廣大言之然則河陽與溫止是一地天子諸侯田獵皆於封內河陽屬晉非王狩所故傳言非其地孔疏以上按此地本周之盟邑隱十一年傳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有盟杜注今盟津盟音孟

武王會諸侯于孟津卽此地後歸晉謂之河陽漢置縣屬河內郡今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河陽城高士奇顧棟高○河陽與溫止是一地不云狩于溫而云狩于河陽者嫌與諸侯同處于溫故別之程端學本義○晉以溫為王所賜地會諸侯於此而卽欲王至其地一藉寵靈焉書會溫狩河陽朝王所若諸侯自相為會王適以狩而至而諸侯因朝焉則王與諸侯兩無嫌也姜寶事義全考○溫為晉邑致天子于溫則於晉近逸已而勞天子不可為訓故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若出天子之意然也踐土鄭地於晉猶遠但書朝于王所足矣姚鼐公羊傳補注○按陽樊溫原襄王雖以與晉猶為畿內之地故天子得往狩焉傳于莊二十一年言王巡虢守文元年言王在溫晉侯朝王于溫虢與溫皆王畿也可證是時巡狩之禮雖廢其名尚存襄王以後周地益狹人并不知河陽之為王畿而傳亦以非其地言之矣朱鶴齡讀左日鈔○古有巡狩之禮王狩而諸侯朝則其名正傳誤以為田獵之狩故云非其地耳又○周頌巡守之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隋山喬嶽允猶翕河然則河嶽乃天王巡守之地故穀梁子曰溫河陽也言溫小諸侯言河陽大天子左氏云非其地者言溫非巡守之地巡守必于河嶽故大其辭曰河陽惠士奇春秋說○愚按朱氏辨左氏非其地之誤是也惠氏本穀梁以解左氏義別而亦通

文二年夏晉秦戰于令狐

按僖二十四年傳晉公子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卽此杜注桑泉臼城在河東解縣令狐杜無注闞駰曰令狐卽猗氏也今蒲州府猗氏縣西十五里有令狐城高士奇顧棟高○傳云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杜注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水經注刳首在令狐西三十里當在今蒲州府猗河臨晉閒也江永

宣七年冬會于黑壤

昭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

按文十七年傳晉侯蒐于黃父杜注一名黑壤晉地宣七年經書黑壤傳云盟于黃父是一地二名也黑壤山在今澤州府沁水縣西北四十里沁水所出高士奇顧棟高

宣十七年夏同盟于斷道

杜注晉地傳云卷楚一地二名今沁州東有斷梁城三面絕澗廣袤二里高士奇顧棟高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杜注晉地○十二年晉楚盟赤棘卽此所在未詳高岱春秋地名攷補

成十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杜注闕或曰在今隰州境高士奇顧棟高○按此白狄也交剛當在河東之地與河西延安府相近江永○案齊語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卽今山西永寧州境是永寧州春秋時屬狄地隰州春秋時屬晉地永寧州與隰州兩城相距僅二百里若在郊野接界不過百里朝發夕可至傳云狄人侵晉侵則已入晉境非狄地矣當從顧氏或以為鄭地狄地者非徐卓經義未詳說

成十六年秋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邱著公作招

杜注晉地○愚按劉敞意林曰執之以歸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不可言以歸故曰舍之于苕邱苕邱非晉地明矣若為晉地則必曰以歸矣此說侯考○苕招並有韶音故公羊作招趙坦異文箋

襄三年夏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杜注晉侯出國都與公盟于外孔疏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于

晉故公歸書至自晉也文三年盟于晉都此盟出城外者悼公
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已 高士奇 顧棟高 ○泰看公如伯國受盟門

又 同盟于雞澤

此傳云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按杜注雞澤在廣平曲梁
縣西南又宣十五年傳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杜注曲梁今
廣平曲梁縣杜佑曰曲梁在春秋爲赤狄之地林父敗狄于曲
梁遂滅潞漢置曲梁縣宣帝時爲侯邑後漢志魏郡曲梁侯國
有雞澤水經注漳水東爲湇澤曲梁縣之雞澤也卷十國語作雞
邱 高士奇 ○按今曲梁故城在直隸廣平府東北 江永

襄二十三年秋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 榆公穀作渝外傳作雝俞

杜注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按水經注淇水自宿胥故瀆
又東北流謂之白溝徑雍榆城南城東又北至頓邱今雍榆故
城在衛輝府濬縣西南 高士奇 顧棟高 ○榆公穀作渝假音字 趙坦異文箋

昭元年夏晉荀吳敗狄于大鹵 公穀作大原

杜注大鹵太原晉陽縣按今爲太原府太原縣唐叔舊都見前
○書曰既修太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廣平曰大鹵穀
梁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 高氏攷略 ○說文鹵西方鹹地也
天生曰鹵人生曰鹽鹽在東方鹵在西方也 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九 ○說
文西方謂之鹵易曰兌爲剛鹵西方之澤也春秋大原爲大鹵
亦西方也 張洽集注 ○地不生物曰鹵鹵鑪也如鑪火處也 劉熙釋名 ○
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 水經注汾水 ○左氏經作大鹵從古
史文左氏傳及公穀經傳俱作大原從中國稱義既不同故字
互異 趙坦異文箋 ○公羊傳地物從中國 何注以中國形名言之 邑人名從主
人 何注從夷狄辭言之 謂大鹵從狄邑名之大原從其地形廣平名之也
孔廣森公羊通義 ○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後漢書載穆王征犬戎遷
戎太原夷王時荒服不朝命虢公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
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而太原爲戎狄之居宣王僅能
驅之出竟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驪山禍兆於此 王應麟困學紀
聞 ○太原周時迫近戎狄故祝佗言成王封唐叔於夏虛疆以
戎索籍談言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景王言唐叔受分器以處
參虛匡有戎狄其地華戎錯居故穀梁有夷狄曰大鹵之說 胡渭
禹貢錐指 ○杜預春秋釋例云晉大鹵太原大夏參虛晉陽一地六
名攷左氏經昭元年晉敗狄于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中
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此大鹵之名所出禹貢既修太原及左
傳臺駘處太原六月宣王北伐之詩曰至于太原此太原之名
所出又左傳遷實沈于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西

伐大夏此大夏之名所出又左傳景王言唐叔受分器以處參
虛此參虛之名所出又春秋定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此晉陽之名所出皆卽太原一地也 王鳴盛尚書後案 ○太原在晉東
北殆狄爲晉邊鄙患晉敗之歟 趙鵬飛經筌 ○左氏以狄爲無終羣
狄而杜注以大鹵爲太原晉陽縣皆非也無終卽山戎不稱狄
且在太原東北二千里安得至此而鹵者地不生物之謂不可
以言原竊意大鹵當近狄狄在今廣平北宋地里志曰地雜斥
鹵今其地尚有斥澤沙河之名所謂鹵也 季本私考 ○按此說別而有據並存之

昭三十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杜注晉地

以上晉地

僖三十三年夏晉敗秦于殽

杜注在宏農澠池縣西亦曰二崤傳曰殽有二陵南陵夏后臯之墓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杜注南谷中兩山相嶔故可避風雨古道由此孔疏殽山俗呼爲土殽石殽其阨道在兩殽之間山高而曲兩山參差相映其下雨所不及按水經注石崤山山徑委深峯阜交蔭故公羊傳曰殽之嶔巖穀梁傳曰殽嶔巖之下元和志自東崤至西崤長三十五里峻阜絶澗車不得方軌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開北山高道遂有二道東南入福昌縣界爲南道東北入澠池縣界爲北道春秋時秦師伐晉之道在南故杜曰南谷中也二崤在今河南府永甯縣北六十里高士奇顧棟高參○二崤山在澠池縣西北一名嶔岑元和郡縣志○土殽石殽卽東西二崤也水經河水四注祇云石崤山有二陵則知方俗始有土殽之稱耳梁履繩補釋○殽晉之南境從秦向鄭路必經

之括地志二殽山一名嶔崟山卽古之殽道蘇代謂之殽塞淮南王安謂之殽阪司馬遷謂之殽阨馮異謂之殽底孔穎達謂之殽關元和志云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是也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殽山在今河南永甯有盤殽石殽千殽是爲三殽張琦戰國策釋地二崤在秦函谷關之東春秋時地非秦有戰國秦東侵遂爲秦之阨塞按函谷關在陝州靈寶縣南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故名張尚瑗左傳折諸○晉在殽之北姜戎在其南季本地考○東崤在今河南府永甯縣北澠池縣南西崤在陝州二崤相去三十五里秦師自滑歸必由之路顧棟高輿圖○淮南子注廣韻並作郩後漢書作崤洪亮吉左傳詁

成五年夏梁山崩

杜注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按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禹貢旣載壺口治梁及岐又名呂梁山呂氏春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水經河水南出龍門口酈注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河水又南逕梁山原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晉之望也故公羊傳云梁山河上之山也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高士奇顧棟高○按先儒皆謂詩奕奕梁山卽此本爲韓國領韓滅地屬晉江氏攷實詩之梁山在燕非此梁山詩之韓侯其國近燕非此韓城見前戰韓下○漢地里志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皆墊於水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其餘功又及岐山壺

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向西言之也呂氏春秋之語尸子淮南子同皆以呂梁山爲卽禹貢之梁山按梁山之崩能壅河則俯瞰河流可知信爲禹鑿之餘也惟酈道元謂呂梁山在離石縣界則誤蔡沈書傳同卽本於酈注酈注見河水三離石爲今永甯州去黃河一百五十里因不知呂梁卽龍門之南山而移其名於他處耳夫所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先言龍門次言呂梁其爲夏陽之梁山無疑爾雅梁山晉望正謂夏陽之梁山夏陽故少梁秦地也左傳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梁山由是入晉故在雍域而實爲晉望也蔡氏以爲在冀州卽離石之呂梁未詳攷爾節錄胡渭禹貢錐指○詩之梁山在涿郡良鄉縣北乃灅水所經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

禹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見爾雅郭注）故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夏陽春秋之梁國（見桓十年左傳杜注）亦非韓也自康成箋詩始誤以奕奕梁山爲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爲晉所滅之韓國而隋人遂改夏陽爲韓城縣穀梁楊疏因之誤矣（王引之經義述聞）○與孟子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在今乾州（閻若璩四書釋地續）

文十二年冬晉秦戰于河曲

杜注在河東蒲坂縣南按水經云河水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蓋河水自此折而東故謂之河曲卽蒲坂也又水經注曰左傳僖二十四年秦伯納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請亡公子投璧於此竹書紀年所謂秦穆公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是也今蒲坂故城在山西蒲州府城東南五里（高士奇 顧棟高）○公羊曰曷爲以水地河千里而一曲也非也河曲亦地名耳河至此曲而東流河曲之地在其間豈謂千里一曲乎（劉氏敞叅 江氏攷實）

以上晉山川

鄭

（鄢非鄢陵杜注誤從後漢志注辨克段于鄢公羊說辨 鄭伯入櫟公羊說辨 僖六年新城杜孔說辨文十四年 盟地卽鄭地非宋地辨 莊三年滑宜從公穀作魯地郎 說 屬地盟齊處杜誤爲鄭地辨晉侯卒處公羊誤爲晉 地謂卒于封內不地卒于會故地辨 郜作郜郜遁潦兩 說 鄭伯卒于鄵公羊謂卒于封內不地以弒故地辨 亳城爲京城之說辨）

鄭桓寄帑虢鄶得十邑而國之前華後渭左洛右濟主芣騩而食溱洧（本鄭語史伯之語）

春秋要領之國南北之樞紐也（李廉會通 莊十六年）

鄭當幽王之世王室未遷遽與寄帑之謀攘取虢檜之國而有其地首亂天朝之疆索鄭誠周室之罪人矣入春秋後莊公以狙詐之資倔强東諸侯間是時楚僻處南服而晉方內亂莊公與齊魯共執牛耳其子昭公厲公俱梟雄絕人使其兄弟輯睦三世相繼鄭之圖伯未可知也乃三公子爭立卒歸厲公與虢彊定王室庶幾桓文勤王之義然自是而楚患興矣齊晉迭伯與楚爭鄭者二百餘年是時鄭西有虎牢之險北有延津之固南據汝潁之地恃其險阻左支右吾蓋滎陽成皐自古戰爭地南北有事鄭先被兵地勢然也至子產之世而虎牢已先屬晉犨櫟郲已先屬楚鄭之地險盡失徒善其區區之辭命以大義折服晉楚雖以楚靈王之暴橫莫敢陵侮蓋亦人謀之臧非關地勢矣然自後三家分晉而韓得成皐卒以滅鄭則鄭之虎牢豈非得之以興失之以亡者哉（顧棟高鄭疆域論）○又按鄭桓公武公當幽平之世以詐取虢檜之地其地當中國要害四面皆强國故雖以鄭莊之奸雄無能爲狡焉啟疆之計終春秋僅再滅許而已而虎牢入晉犨櫟郲入楚鄭之封疆亦蝕於晉楚焉其地俱在今河南一省其闕入直隸長垣縣者爲祭仲邑東明縣有武父地僅彈丸黑子而已又

都

（新鄭初宣王封弟桓公友于鄭居宗周圻內咸林之地今陝西華州幽王時桓公寄帑于虢檜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遂伐虢檜并其地而都之號曰新鄭以別于初封之鄭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水經注鄭莊公曰吾先君新邑于此其能與許爭乎是指新鄭言矣○隱元年孔疏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封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遷其民於虢鄶虢鄶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莊公二十二年魯隱之元年聲公二十年獲麟之歲二十三年春秋傳終聲公以下五世而韓滅鄭○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桓五年穀梁傳鄭同姓之國在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始封地屬雍州東遷後徙新鄭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周禮大司徒疏引鄭元發墨守曰公羊曰古者鄭國處于留按桓公始封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莊公遷東周畿內國在虢鄶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於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詩鄭譜正義引鄭志曰昭十三年傳云鄭伯男也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畿距王城三百餘里鄭曰此非男畿乃謂子男也鄭爲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

邑鄟　長葛　祊　櫟　新城　虎牢　瓦屋（從周改入）
地時來　武父　滑　踐土　扈　垂隴　衡雍
棐（棐林）　邲　蟲牢　鄢陵　柯陵　鄶（鄶當作鄫）　鄵
戲　亳城北　蕭魚　虢　皐鼬

隱元年夏鄭伯克段于鄢

按杜注鄢今潁川鄢陵縣鄢陵今屬潁川郡鄢與鄢陵為一地蓋鄢古國也國語富辰曰昔鄢之亡由仲壬鄶因叔妘韋昭注鄢鄶皆妘姓之國鄢為武公所滅蓋滅鄢後改為鄢陵漢為鄢陵縣屬潁川郡晉因之在今河南開封府鄢陵縣西南（高士奇顧棟高）○杜注似不如漢志應注之足據漢地里志陳留郡傿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傿是也按傿縣前漢屬陳留後漢屬梁國作鄢陳留郡在春秋時大半屬鄭且傳上云至於廩延杜注陳留酸棗

縣北有延津廩延至傿既屬順道渡河至共亦便則為陳留傿縣無疑非潁川之鄢陵也又按史記集解引服虔云鄢陵鄭東南地也漢志與鄢兩郡兩地劉昭注後漢志合為一杜預因之誤矣（洪亮吉春秋左傳詁）○愚按杜氏誤也王觀國學林從杜又據劉注後漢郡國志潁川郡鄢陵縣以鄢與鄢陵為一地亦誤也前漢地理志陳留郡傿縣應劭注云克段之鄢而潁川郡傿陵縣無此注則為兩地無疑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亦誤從劉昭謂漢傿縣當屬宋地非也洪氏辨之明矣○又按陸渚辨疑引趙子說亦駁杜注若已南至鄢陵不當奔共而謂鄢乃鄔字之誤鄔即十一年王取于鄭者京至鄔非遠（京在今滎陽鄔在今偃師）自鄔過河奔共亦便其說別然當以應劭說為據

穀梁于鄢遠也○已奔鄢又克之甚之也（御纂直解）○其稱于鄢則師出必以地如後書戎伐凡伯于楚邱宋皇瑗取鄭師于雍邱鄭師伐宋戰于宋公會諸侯伐楚次于陘類凡師之所在必明記其在于何所以為行師之表識此亦是例（毛奇齡傳）○京不書書于鄢舉終事以該餘且見鄭伯不容弟於內也（高澍然釋經）○于鄢者公羊謂當國而在外也曰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何休曰明當國者在外乃地爾為其將交連鄰國復為內難故錄其地明當急誅之然則諸所稱討賊地與不地皆已殺而後見又何說（劉敞權衡）

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杜注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按漢志長社縣屬潁水郡應劭曰宋之長葛也在今許州府長葛縣北十二里（高士奇顧棟高）○愚按水經注洧水東逕長社故城北鄭之長葛邑也

隱八年春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穀作邴）

杜注在琅琊費縣東南按後漢志泰山郡費侯國有祊亭又水經注西南一百里有大崖阜祊水所出東南流至下邳界祊之得名以此今沂州府費縣西有古祊城（高士奇）○公羊傳程子胡氏說見土田來歸門○方丙古音通祊作邴亦假音（趙坦異文箋）

桓十五年秋鄭伯突入于櫟

杜注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按櫟即陽翟漢志潁川郡陽翟注夏所都也周書武王克商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史記周本紀自洛汭延于伊汭其有夏之居集解引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又史記貨殖傳曰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左傳夏啟有鈞臺之享杜注陽翟縣南有鈞臺是也春秋時為櫟莊二十年王室亂鄭伯以王歸處于櫟僖二十四年狄伐鄭

取櫟宣十一年楚伐鄭及櫟至昭元年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城櫟是時櫟又屬楚後改爲陽翟韓景侯自平陽徙都之秦置陽翟縣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今爲開封府禹州以禹嘗封于此得名在鄭都西南九十里(參高氏攷略江氏攷實)○傳之檀伯鄭守櫟大夫也○胡氏張氏說見謹强都之害門○公羊曰曷爲不言入於鄭末言爾非也實入於櫟未入於鄭豈得言鄭哉何休因據陽生爲比夫陽生入陳乞之家者誠在齊也又何疑乎衛侯入於夷儀蒯聵入於戚公居於鄆皆一例爾(劉敞權衡)

僖六年夏伐鄭圍新城

文十四年夏同盟于新城

僖六年杜注鄭新密也孔疏鄭新築密邑故傳曰新密今滎陽

密縣按古密國後爲鄶國地晉屬滎陽郡今許州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高士奇顧棟高)○按水經注洧水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文十四年杜注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按今商邱縣西南有新城亭(高士奇顧棟高)○水經注睢水逕新城北卽春秋盟處○鄭爲中國要衝楚所必爭故諸侯謀楚會盟常於鄭地杜注以爲宋地非矣(季本私考)○晉盟多就近晉之地恐是鄭之新城(王夫之稗疏)○愚按季氏王氏說當是酈注疑亦踵誤新城之名晉鄭宋秦皆有之而盟地當卽圍地也江氏永與高顧似猶未攷實○傳曰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顧炎武杜解補正)○新城是地名耳杜注孔疏謂諸侯無故不造城鄭以非時築城齊聲其罪故書新城不云新密解似穿鑿鄭既城之名爲新城何不可乎春秋非時築城者多矣何不聞聲罪致討乎(徐庭垣管窺)

襄二年冬會于戚遂城虎牢

襄十年冬戍鄭虎牢

按虎牢卽制邑也制又名北制隱元年傳制巖邑也虢叔死焉隱五年傳燕人畏鄭而不虞制人鄭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杜氏於隱五年注云制鄭邑一名虎牢河南成皋縣也(隱元年傳制下杜無注但云虢叔東虢君也恃險邑不設備鄭滅之)高氏曰鄭州有制田成皋在其北故別之爲北制襄十年傳諸侯戍虎牢晉師城梧及制是虎牢制一地也(穆天子傳天子獵于鄭圃有虎在葭中七萃之士擒獻天子命爲之柙畜諸東虢故名虎牢)莊二十一年傳王與鄭伯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云虎牢以東本平王與武公者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水經注河水東逕成皋大伾山下成皋秦所置縣名舊名虎牢故城在今開封府汜水

縣西(參彙纂高士奇顧棟高)○初屬鄭後屬晉三家分晉段規謂韓襄子曰必得成皋石溜之地卽虎牢也後韓哀侯卒以此滅鄭戰國時韓獻于秦今自滎陽而東皆坦夷西入縣境地漸高城中突起一山如萬斛囷出西郭則亂嶺糾紛一道紆曲其間斷而復續使一夫荷戈而立百人自廢(又顧氏地形口號險要篇叅)○地在鄭西而楚在鄭南雖不能斷楚爭鄭之路而亦足以扼楚制鄭也(季本地考)

以上鄭邑

隱八年秋宋齊衛盟于瓦屋

杜注周地孔疏傳云會于溫盟于瓦屋會盟不得相遠溫是周地故意瓦屋亦周地今考瓦屋里在洧川南其地在新鄭之東當爲鄭地非周地也蓋此會此盟三國本欲就鄭是時莊公爲周卿士故先會于河內之溫猶欲盟於近鄭之瓦屋鄭竟不至

三國遂自爲盟盍鄭怨宋衞深陽許而實不欲平也是以十年鄭復伐宋觀會與盟之地可得其情矣江永○愚按趙存耕曰入王畿而爲盟諸侯無忌憚甚矣呂朴鄉曰三國不入覲於王而刑牲歃血於此蔑視王室之罪可勝誅哉皆從杜氏舊說然在鄭地亦邇王畿固不免春秋之責也

隱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作祁黎左傳作郲

杜注時來郲也鄭地滎陽縣東有釐城按在今開封府祥符縣東四十里高士奇顧棟高○時來鄭地伐許鄭之志也劉敞傳○愚按水經注濟水逕釐城東春秋之時來左傳所謂釐也○時來公羊作祁黎時在之韵祁在脂韵來在咍韵黎在齊韵古韵之咍同部脂齊同部時來爲疊韵祁從示聲與時爲雙聲黎來亦雙聲故相假借又按左氏傳作郲與經異水經注引左傳郲作釐說文無郲字當以釐爲正疑時來祁黎皆釐之合聲張壽榮古義○按來古音釐公羊作祁黎亦假音趙坦異文箋○程氏分記曰郲有二隱十一年會于郲鄭地也亦名時來襄十四年以郲寄衞侯齊地也案經作時來杜云郲也襄十四年齊之郲即萊也梁履繩補釋

桓十二年冬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杜注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按水經注濟水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縣故武父城也城在濟水之陽今在大明府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封府蘭陽縣接界彙纂

莊三年冬公次于滑公穀作郎

杜注鄭地在陳留襄邑縣北按後漢志襄邑有滑此杜氏所本也今歸德府睢州有滑亭顧棟高○此與滑國之後爲晉鄭周地者異詳滑國下

魯救紀而遠次曹鄭之間不畏齊乘虛致難於魯乎郎在金鄉不出兗州境又爲鄭紀孔道宜以二傳爲正王夫之稗疏○此所辨亦通並存之

僖二十八年夏盟于踐土

杜注鄭地按晉敗楚城濮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括地志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去衡雍三十餘里滎澤今屬開封府高士奇顧棟高

文二年夏盟于垂隴隴公穀作斂

杜注鄭地滎陽縣東北有隴城按襄二十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即此今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高士奇顧棟高○愚按水經注滎陽有垂隴城濟瀆出其北春秋盟處○隴斂方音聲轉也毛奇齡簡書刊誤趙坦異文箋

文七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文十五年冬諸侯盟于扈

文十七年夏諸侯會于扈

宣九年秋晉宋衞鄭曹會于扈　晉侯黑臀卒于扈

成十六年冬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昭二十七年秋晉士鞅等六國大夫會于扈

杜云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按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懷慶府原武縣西北扈亭是也顧棟高○愚按莊二十三年魯齊盟扈非晉會諸侯地也當從孫氏是齊地辨見齊下杜注莊二十三年文七年兩處並云鄭地滎陽卷縣其前一條注必誤也顧氏大事表亦誤並引之○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三年河絕于扈即此高士奇

宣九年杜注晉侯卒于境外故書地彙纂曰杜氏以扈爲鄭地故有卒于竟外之說公羊以扈爲晉地與鄭伯卒鄵宋公卒曲棘皆以爲封內不地而各自立義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

卒于會故地也考竹書紀年晉出公時河流絶于扈意者扈本鄭地而後入于晉乎○公羊非也卒地即會地晉四會扈皆鄭地也毛奇齡傳

文八年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僖二十八年傳杜注鄭地今滎陽卷縣按後漢志卷有垣雝城古衡雍也故城在今懷慶府原武縣西北高士奇顧棟高○愚按水經注濟水逕滎澤北東南與洛隧合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七卷又陰溝水左瀆逕垣雍城南襄王勞晉文於此○衡雍晉文公合諸侯朝王之處也是年秋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盾遂會盟于王畿之側惡莫大焉高閎集注

文十三年冬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公作斐

宣元年秋諸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按棐即棐林也杜注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今開封府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林鄉城是其地也襄三十年傳衛襄公如楚過鄭鄭伯有往勞于棐林即此高士奇顧棟高

宣十二年夏晉楚戰于邲

杜注鄭地按水經注濟水東逕敖山京相璠曰邲在敖北傳曰晉師在敖鄗之間濟水于此又兼邲目晉楚軍于邲即是水也音卞據此則邲有卞音今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邲城有邲水即今之汴河濟水于此又兼名邲也楚漢時謂之鴻溝今湮高氏攷略顧氏都邑山川表洪氏春秋詁參○愚按水經注又云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晉軍爭濟舟中掬指楚莊祀河告成而還之處也○敖山在今河陰縣傳稱楚子次于管今在鄭州晉師在敖鄗之間渡河而南正在河陰濱河之南岸背水而陳於法當敗也酈氏所云濟水有邲目者河濟于此合流蓋鄭之北境王夫之稗疏

成五年冬同盟于蟲牢

杜注鄭地陳留封邱縣北有桐牢按續漢記封邱桐牢亭韋昭云古蟲牢地與後漢書合在今開封府封邱縣北三里高士奇顧棟高

成十六年夏晉楚鄭戰于鄢陵

鄭東南地與鄢異地異名辨見上隱元年鄢○鄢陵鄭之東南鄙也晉以孤軍越其國與楚相接於此晉固未及伐鄭楚亦未及救也蓋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晉聞鄭引楚師將至勇於一戰薄楚於險因以致勝耳季本私考

成十七年夏同盟于柯陵

杜注鄭西地○應劭風俗通山澤卷引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于加陵又引爾雅陵莫大於加陵之文謂加陵晉地也宋庠國

語補音云柯陵今本或作加陵內傳及二傳並作柯又無別音設作加字亦當音柯淮南人間訓云晉厲公合諸侯於嘉陵則加陵又作嘉陵音相同也翟灝爾雅補郭○案韋昭注亦以柯陵為鄭西地應劭特因晉厲公為此盟遂指為晉地耳今據加陵于諸陵中為獨大疑即莊十四年鄭厲公所侵之大陵也梁履繩補釋

襄元年夏晉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鄫鄫當作鄶公羊作合或據水經仍作鄶別以為水名

杜注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今為歸德府睢州顧棟高○後漢志引杜注說同○按各本作鄫非姒姓國之鄫也故穀梁此鄫不作繒蓋本作會公羊作合會合義通一寫作鄫再寫訛鄫耳據杜注可知鄫乃鄶之誤昔鄭伯寄孥與賄於虢鄶以取其國而遷鄭焉此所次蓋鄭東鄙古為鄶地故名鄶耳段玉裁左氏古經注○杜云在陳留襄邑按襄邑今睢州境為宋邑非鄭地也傳云晉敗鄭徒兵洧

上於是諸侯之師次鄫以待晉師則是密邇相聞襄邑相去遠矣水經洧水過鄭縣南鄫水從西北來注之字正作鄫鄫通溍音側眞反或作溱盜師在洧川故云以師侵焦夷陳順鄫水而東也王夫之稗疏○愚按段氏攷鄫字是鄫之譌與公穀杜氏並合已足正譏王氏又攷鄫字非譌別據水經鄭有鄫水即溱水鄫與溱字通鄫與本傳洧川地近更爲典核故　四庫提要云足糾杜之失也要之皆非鄫國之鄫也

襄七年冬會于鄬穀梁作𩓼　鄭伯如會卒于鄵公穀作操

杜注皆鄭地○說文無鄵字古借用操字二傳猶是古文趙坦異文箋○公羊謂諸侯卒其封內不地其地者弒也然宋元公卒于曲棘亦宋之封內非弒也何以地徐庭垣管窺

襄九年冬同盟于戲

杜注鄭地按成十七年傳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即此也水經注氾水出浮戲之山路史武王克商命呂佗伐越戲方注戲方紂畿內國在今開封府氾水縣南四十里高士奇顧棟高

襄十一年秋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穀作京

杜注鄭地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彙纂○按偃師之亳爲殷都去鄭遠當時爲周地諸侯何爲越鄭而盟於此公穀作京城爲是京在滎陽縣東南本水名當鄭都之北共叔段所居也隱元年杜注京鄭邑今滎陽京縣江永○公羊同盟于京城北疏云穀梁與此同案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攷此傳寫之僞當从公穀惠棟九經古義○徐彥公羊疏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段玉裁左氏古經注○惠氏左補注引服本同○京史記所謂京索閒若亳城則宋地矣作京是趙佑雜案○亳有三偃師爲西亳時爲周畿內地考城爲北亳時爲宋地亳州故譙也爲南亳時爲東夷或徐境俱去鄭遠鄭地無亳鄭方受圍不得越境受盟作京是王夫之稗疏

又　會于蕭魚

杜注鄭地按史記秦嬴姓其分封有修魚氏路史少昊後嬴姓國修魚即蕭魚也高士奇○按韓世家秦敗我修魚虜韓將于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然則修魚當亦在長社長社即春秋之長葛今屬許州府蕭魚在此在鄭都之南江永

昭元年春會于虢公作漷穀作郭

杜注鄭地案東虢君爲鄭所滅故爲鄭地彙纂○隱元年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杜注虢叔東虢君也恃險而不修德鄭滅之虢國今滎陽縣孔疏賈逵云虢叔封西虢仲封東而此云虢叔東虢君者所滅之君字曰叔也按賈云此是虢仲所封國語史

伯曰濟洛河潁之閒子男之國虢鄶爲大韋注東虢虢仲之後亦從賈說春秋前已并於鄭漢志河南郡滎陽應劭曰故虢國有虢亭故城在今氾水縣東近滎陽縣昭元年會處高士奇○西自氾水東至滎陽皆虢故封王夫之稗疏○東虢即虎牢亦謂之制今開封府氾水縣西北有故虎牢城張琦戰國策釋地○唐書云平王求虢叔之孫封于陽曲號曰郭公者其東虢之後乎劉履恂秋槎雜記春秋郭公條引淩曙說○公作漷穀作郭郭虢古今文漷郭假借字臧壽恭古義

定四年夏盟于皋鼬公羊作浩油

鄭氏曰鄭地城皋也杜注繁昌縣東南有城皋亭按繁昌縣魏置晉屬襄城郡水經注潁水逕臨潁縣又東南逕睪城北即古皋城亭皋睪字相似故誤耳在今許州府臨潁縣界高士奇顧棟高○非氾水之成皋也季本地考○公作浩油亦假音字惠棟古義古讀

皋爲浩鼬爲由又案鹽鐵論和親篇引公羊又作誥鼬（趙坦異文箋）

○地名無定字皋浩鼬油同音通假（張壽恭古義）

以上鄭地

曹（洮與魯地別辨　曹南誤以爲曹都辨）

都（陶邱文王子叔振鐸封於此鄭氏詩譜在禹貢兗州陶邱之北雷夏菏澤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夾於魯衛之間孔疏禹貢濟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曹都在濟陰其地則跨濟北春秋取濟西田傳曰分曹地也據魯而言爲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禹貢又云雷夏既澤導菏澤漢志濟陰定陶縣故曹國雷夏澤菏澤同屬濟陰是曹之封域在二澤桓五年杜注曹國濟陰定陶縣孔疏桓公三十五年魯隱之元年伯陽十五年魯哀八年宋滅之定四年傳曰曹爲伯甸孔疏曹伯爵居甸服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東都之畿方六百里侯服五百里定陶在畿外故曰甸服也陶邱今爲山東曹州府曹縣○詩王城譜正義引鄭志曰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東都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除畿內三百里又侯服五百里定陶在外）

邑　鄸

地　越（從衛改入）　穀邱（從宋改入）　洮　曹南

昭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穀作夢）

杜注曹邑按寰宇記濟陰乘氏縣西北有大鄸城古之鄸邑也一作大鄉在今曹州府曹縣北（高士奇顧棟高）○會子臧之子鄸子臧之宋邑蓋會繼其父之食邑而得專制之者得罪而出奔非叛也故不書叛（高閌集注江克寬纂疏）○鄸字古祇作夢說文邑部無鄸字玉篇始加邑作鄸廣韻因之以此知左氏公羊作鄸皆後人增邑穀梁作夢當是古文（趙坦異文箋）

以上曹邑

桓元年夏公及鄭伯盟于越

杜注近垂地名當在山東曹州府曹縣附近（顧棟高）○當爲曹地（江永）○愚按杜以垂爲衛地本誤則近垂之越非衛地可知攷輿

圖當從江顧

桓十二年秋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傳云句瀆之邱杜注即穀邱也按漢濟陰郡有句陽縣水經注濮水逕鹿城南又東與句瀆會枝渠逕句陽縣故城南即春秋之穀邱左傳所謂句瀆之邱也縣處其陽故名在今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高士奇顧棟高）○杜注宋地王氏夫之曰地當屬曹衛非宋也愚按顧氏輿圖當屬曹○左傳作句瀆之邱句穀聲相近（錢大昕聲類）

僖八年春盟于洮

定十四年秋齊宋會于洮

杜注曹地按僖三十一年傳晉文公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即此亦曰桃城水經注瓠子故瀆又東逕桃城又曰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是也亦曰姚城因舜生姚墟得名應劭曰姚墟近雷澤世稱姚城是也今曹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有洮城（高士奇顧棟高）○此與魯之洮別○僖八年杜云魯地誤（孔疏）

僖十九年夏宋曹邾盟于曹南

杜注孔疏以爲會于曹之國都在曹之都而曹猶在列蓋曹雖與盟而猶不服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按范氏曰曹南曹之南鄙也曹風候人篇薈兮蔚兮南山朝隮毛傳云南山曹南山也今曹州南八十里有曹南山不近曹都范氏說是杜孔非也（高士奇顧棟高）

以上曹地

衛（衛與戎丙楚邱辨　附魯地說　清疑齊地說　匡與鄭地異辨　貫非貫辨　盟惡曹以不書宋疑宋地辨　首止水經誤首陽辨　鹹與魯地別辨　馬陵劉昭兩載之誤辨　瑣澤即沙澤以瑣爲鄭地辨　杜注辨　柯與齊邑盟）

地異辨　澶淵與宋地別辨　黃池非陳留外黃之黃溝
辨　在平邱非封邱辨　沙鹿非晉地辨　公羊以為邑穀梁
以鹿為山足辨　濮非陳地辨　非東郡之濮陽辨　穀梁說
失城孫氏貶衛臣說辨

衛之始封兼三監之地封域本大後再遷至帝邱而其舊封多入于晉衛迫狹矣春秋之初霸令未興諸侯多務兼并以自益而衛以介在齊晉宋魯四面皆大國無所朘削又屢經狄難崎嶇遷徙其地與諸國交錯西鄰晉東接齊北走燕南拒鄭宋楚之與晉爭伯也爭鄭宋而衛不受兵以鄭宋南面為之蔽也晉文城濮之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蓋欲為遠交近攻之計結衛以折晉之左臂使晉不得東向爭鄭也故晉文當日汲汲焉首事曹衛豈惟報怨之私亦事勢有不得不爾晉欲救宋不得不先伐衛晉欲服鄭不得不先服衛衛服而鄭魯諸國從風而靡矣蓋衛踞大河南北當齊晉鄭楚之孔道晉欲東則衛首當其衝曹衛以北方諸侯而為楚之役天下幾不復知

有中夏此晉之用兵所以不獲已也自是以後衛幾同晉之鄙邑其曹濮之地與齊犬牙錯互宣成之世衛屢受齊師每有齊師則乞援于晉至春秋季年晉鄭之大夫擅權孫林父以戚如晉晉取衛懿氏六十與孫氏戚近帝邱衛都肘腋之地世為孫氏邑自是衛非復衛有并不為晉有而為晉鄭大夫所營狡兎之三窟也失其地利首受強鄰之見侵繼受叛臣之桀驁衛之為衛亦可哀矣顧棟高衛疆域論

案衛始封本大後再遷徙舊封多入于晉其地有今之直隸大名府開州及府治元城縣魏縣長垣縣廣平府之邯鄲縣為邯鄲邑旋入晉河南衛輝府之淇縣為始封之朝歌汲縣為河內輝縣為百泉後俱入晉僅有滑縣之楚邱及漕地耳又兼涉懷慶府脩武縣界有彰德府之安陽縣內黃縣林縣歸德府之睢州為襄牛地又錯入開封府之封邱縣山東曹州府之濮州為城濮地曹縣為南楚邱地又錯入兗州府之陽穀縣泰安府之東阿縣其地多奇零與諸國交錯共跨三省十府三州十二縣之地其入晉之地不在內　又

都○康叔都朝歌本殷舊都文公遷楚邱成公又遷帝邱朝歌更屬于晉詳見下○鄭元詩譜邶鄘衛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武王滅紂以封紂子武庚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殺武庚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并彼二國混而名之詩譜孔疏引漢地理志見下朝歌○隱元年孔疏文王子康叔封之後封殷墟朝歌文公徙楚邱成公徙帝邱桓公十三年魯隱之元年出公輒十二年獲麟之歲也悼公二年春秋傳終自悼以下十一世而秦滅之○張尚瑗左傳折諸曰康叔封殷舊都復并邶鄘之地商頌所謂邦畿千里疆域甚大懿公之難渡河東徙戴公廬漕文公城楚邱皆河南之域而河內殷墟皆屬於晉國以削矣○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曰詩疏引王肅尚書注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為衛侯馬融尚書注亦言康國名在圻內是康叔先封於康滅管蔡後始封於衛鄭康成以康為號謚非是

朝歌　楚邱　帝邱

邑　清　蒲　鄄　匡　戚　夷儀　平邱

地　貫從宋改入　惡曹杜注闕　首止　城濮　鹹　瑣杜注闕　清邱

新築　馬陵　瑣澤杜注闕○即沙　柯　澶淵襄二十年二十六年盟會處

商任　厥慭　瓦　牽　鐵　黃池

垂改入宋越改入曹桃邱改入齊垂葭改入周

山川　沙鹿從晉改入　曲濮　濮

定十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此年所書地已屬晉在春秋之初為衛都

按襄二十三年傳齊伐晉取朝歌杜注朝歌今屬汲郡彙纂曰今淇縣即古朝歌也按淇縣今屬衛輝府朝歌城在縣北關西社本殷舊都漢置朝歌縣屬河內郡晉屬汲郡漢書地里志河內郡朝歌紂所都周封康叔更名衛又魏地篇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

武庚庸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衞三國之詩同風至十六世懿公爲狄所迫更遷都於河南曹楚邱師古曰曹及楚邱二邑名而河內殷虛虛同墟更屬于晉顏師古注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庸東謂之衞其地則爲朝歌亦曰沬邑康誥所謂明大命于妹邦者也水經注泉源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本沬邑也詩云爰采唐矣沬之鄉矣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也紂有新聲靡樂號邑朝歌史記樂書紂爲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時也故墨子聞之惡而迴車又曰美溝水出朝歌西北逶迤九十曲更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而入于淇爲肥泉詩所謂我思肥泉所謂泉源在左也博物志謂之澳水以上皆水經注語自屬于晉晉人謂朝歌曰舊衞竹書紀年晉定公

三十八年淇絕于舊衞是也邶城在今衞輝府東北鄘城在今新鄉縣西參高氏攷略漢志水經注○傳載祝鮀曰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朱子詩註云邶鄘衞三國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今懷衞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衞境高氏攷

僖二年春城楚邱閔二年衞爲狄滅立戴公以廬于漕至是齊桓公封衞于楚邱

杜注衞邑彙纂曰朱子詩經集注楚邱在滑州今滑縣東六十里隋衞南廢縣卽古楚邱城也此與戎伐凡伯之地不同按隋初置楚邱縣後改衞南縣今省入滑縣屬衞輝府江永○按杜氏於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注云在濟陰成武縣西南於此楚邱則但注云衞地似存疑而不敢決者蓋衞實有兩楚邱而後世混之也齊桓所城在漕邑漢爲白馬縣子夏詩序定之方中美衞文公也衞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邱營立宮室詩人美之詩云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毛傳云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景山大山也京高邱也鄭箋云自河以東夾于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邱之旁邑及其邱山審其高下所依乃建國焉又載馳篇云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毛傳云漕衞東邑也然則楚邱與漕皆在衞東明矣又毖之篇曰我思肥泉思須與漕擊鼓之篇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皆言漕與衞故都近也水經注白馬濟有白馬城衞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在河水篇東北過黎陽縣南下考漢白馬縣在朝歌東與詩箋相合孔穎達詩正義曰箋解楚邱所在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者濟水自河北而南入於河又出而東楚邱在於其間西有河

東有濟故曰夾于濟水若成武之楚邱則在濟外不夾於河濟矣是說也至隋而始明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邱縣一在漢已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邱爲名已氏春秋爲戎州漢置縣屬梁國東漢屬濟陰郡晉屬濟陽晉濟陽之已氏與濟陰之成武鄰並成武之西南卽已氏之東南也今在曹縣此楚邱之在南者也一在漢白馬縣卽水經注所云者尋改名衞南屬滑州今其故城在滑縣此楚邱之在北者也一南一北必不可混要之當時遺民渡河野處去舊都不當遠漢書地理總序原云桓公封之河南曹楚邱而山陽郡成武之楚邱亭以爲齊桓所城誤也水經注河水篇以爲白馬濟是矣而濟水篇又謂河水分濟於定陶北逕景山所謂景山與京者也又北逕楚邱城引成武之楚邱爲衞遷處在濟水篇過乘氏縣南下後儒因其說引與地志曹縣之

景山爲證混兩楚邱爲一矣毛傳訓景爲大原非山名也是又酈氏之牴牾也至于唐宋以來之曹縣卽漢城武乃古之曹國與衛漕邑自別亦足相混特顯別之高氏攷畧參○愚按戎伐凡伯之楚邱本戎邑非衛地張洽集註疑之江氏攷實辨論更明杜注衛地有誤高氏謂衛有兩楚邱亦誤○衛楚丘爲兩河襟喉漢酈生云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勢是已若狄據之河內諸國在其橐括中矣遷衛於此使自爲守以接天下聲援則狄有所懾而不敢騁此齊桓之善謀也自朝歌而東遷楚邱所以遏狄非避狄也自楚邱而東遷帝邱則稍避狄矣於此見文公成公之强弱亦於此見齊桓晉文伯術之盛衰朱朝瑛畧記

三傳皆以爲衛邑齊桓城之而衛忘亡後儒和之同然一辭皆舍經信傳者惟孫莘老說爲有據程端學辨疑○孫氏曰春秋之法

諸侯城之者書諸侯如邢緣陵虎牢成周是也未有與諸侯同城而不序諸侯者楚邱之城見於傳記者皆以爲衛邑衛詩定之方中序亦曰衛楚邱而詩中無之但曰楚宮楚室耳楚邱之名見於春秋者二隱八年戎伐凡伯處經不言衛楚邱安知非魯地乎於此城之又不言諸侯益可疑也本義又○楚邱非衛邑也春秋凡書外邑必有所繫如城緣陵不言杞必曰諸侯城緣陵以見緣陵之爲外邑非魯自城也如城虎牢必繫于諸侯會戚之下曰遂城虎牢以見虎牢之爲外邑非魯自城也城內邑則不繫以國如城中邱祝邱之類是也隱七年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繫楚邱于來聘之下是魯邑明矣傳載卜楚邱魯大夫也以其邑爲氏也詩序稱衛楚邱乃漢儒沿襲三傳之誤耳黃仲炎通說○愚按此解創於孫氏吳草廬黃若晦程積齋朱西

亭俞汝言皆從之所據隱七年經文及城邑書法確有可信第以三傳相承已久且齊桓存衛之事不應不見于經故未敢竟改歸魯地而特並存其說焉○又按張氏穀梁折諸謂杜注地理最詳而獨略楚邱遂滋異議以黃說爲甚辨而仍不敢駁三傳與漢唐箋疏之書也顧復初則駁斥黃說見外城門○又按十二年傳云諸侯城衛楚邱之郛孔疏云不單言衛而言衛楚邱者見楚邱未有郛也則據左氏二年所城是衛都矣

僖三十一年冬衛遷于帝邱狄圍衛故又遷

杜注今東郡濮陽縣孔疏引釋例曰帝顓頊之虛故曰帝邱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虛按哀十七年傳衛侯夢人登昆吾之觀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又昭十七年傳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邱杜註帝顓頊居之城內有顓頊冢按水經注河水舊東決逕濮陽城東北故衛也昔顓項

自窮桑徙此號曰商邱或謂之帝邱本陶唐氏火正閼伯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相土又都之春秋傳曰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是也國語昆吾爲夏伯後漢郡國志濮陽古昆吾國也秦置濮陽縣以地在濮水北也漢屬東郡故城在今大名府開州西南三十里傳載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則夏后相亦嘗居此高氏攷略江氏考實參○帝邱卽毛詩頓邱帝頓聲之轉也毛奇齡傳

以上衛都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杜注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按水經注濟水自魚山而北逕清亭東京相璠曰今東阿縣東山四十里有清亭濟水通得清水之目焉濟水亦謂之清水燕王曰齊有淸濟濁河以爲固卽此水也以上皆水經注語今在泰安府東阿縣東北高士奇顧棟高○清亭今

在濟南府長清縣東杜於隱四年云衛邑蓋當時濟水流於二
邑之間而清地跨占其左右故二國皆有清也濟水一名清水
地以此名辨齊魯之界此爲最確矣高氏攷畧又○按季本地考曰
清今淇縣界清水合淇水入衛河之南近牧野處水經注朝歌
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悉牧野矣地近鄘杜注以東阿清亭當
之則屬齊而無預于衛矣江氏考實則疑爲齊地愚按杜注於
此經曰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於哀十一年清之戰曰齊地
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同在濟北同名清亭顧氏輿圖雖以齊之
清與盧隸長清衛之清隸東阿而盧與東阿實不遠江氏疑此
爲齊地似得之存以俟考

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成九年春同盟于蒲

杜注衛地在陳留長垣西南按蒲爲甯氏邑昭十一年傳曰衛
蒲戚實出獻公杜注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是也甯氏誅繼受
蒲者爲公叔氏復以蒲叛蓋蒲爲衛之巖邑史記孔子去陳至
蒲會公叔氏以蒲叛止孔子出遂適衛靈公問曰蒲可伐乎曰
可公曰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正義蒲在衛西晉楚自西向東
先至蒲後及衛漢置長垣縣屬陳留郡今爲直隸大名府長垣
縣治高士奇○水經注濮渠又東逕蒲城北故衛蒲邑

莊十四年冬單伯會四國諸侯于鄄鄄音絹公羊一作甄

莊十五年春五國諸侯會于鄄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杜注衛地今東郡鄄城按襄十四年傳衛獻公于鄄出奔齊昭
二十年傳衛公孟䋲奪齊豹司寇與鄄哀十七年傳衛侯自鄄
入皆此蓋嘗爲齊豹邑水經注鄄城在河南岸十八里河上之
邑最爲險固今曹州府濮州東舊城集故鄄城也高士奇顧棟高○漢
屬濟陰曹魏移屬東郡史記齊世家水經注均作甄洪亮吉春秋左傳詁

僖十五年春盟于牡邱遂次于匡

杜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按文八年傳晉歸匡戚之田
于衛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文元年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
令鄭還衛及取戚田按此則匡與戚近晉歸戚田并令鄭歸匡
田耳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西南有匡城即子畏于匡之地長
垣在開州南而戚城即在開州城北文元年傳杜注匡在潁川
新汲縣東北彙纂云是開封扶溝縣西之匡城去衛殊遠杜彼
註誤扶溝之匡爲鄭邑定六年公伐鄭取匡是也江永○愚按水
經注濮水東逕匡城北○前救邢先言次于聶北聶北邢地以
次爲救者也此救徐先言次于匡匡衛地不果於救者也葉夢得傳

文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成十五年春八國同盟于戚

襄二年秋六國大夫會于戚　冬十國大夫會于戚

襄五年秋十四國會于戚

襄十四年冬七國大夫會于戚

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哀二年夏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

杜注衛邑在頓邱衛縣西按今大名府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城
一名戚田晉衛縣爲今東昌府觀城縣在開州東衛臣孫氏邑
會盟要地文元年傳晉圍戚取之獲孫昭子晉侯彊戚田公孫

敖會之是時已屬孫氏八年晉歸匡戚之田于衛成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林父昭于會孫文子也成十四年衛獻公立孫文子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寘諸戚襄十四年獻公飲孫蒯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杜注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衛河上邑喻文子居河上欲為亂於是文子并帑于戚二十六年甯喜伐孫氏不克林父以戚如晉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會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昭七年衛襄公卒晉如衛弔反戚田焉成十五年之盟曹故也襄二年之會謀鄭也五年之會通吳也十四年之會因林父立剽定衛也哀二年蒯聵遂自戚入衛葢其地瀕河西據中國之要樞不獨衛之重地亦晉鄭吳楚之孔道也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逕戚城西頓邱衛國縣西戚亭是也高氏顧氏叅

襄二十五年秋衛侯入于夷儀

本邢邑後入衛見邢地

昭十三年秋會盟于平邱

杜注在陳留長垣縣西寰宇記在封邱縣東葢縣與封邱接境今故城在開封府陳留縣北九十里叅纂高士奇〇愚按水經濟水東過平邱縣南酈注北濟也縣故衛地春秋盟處

以上衛邑

僖二年秋盟于貫公作貫澤

杜注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貰城貰與貫字相似按貰城為古貰國漢為蒙縣地水經注蒙縣貰城闞駰以為貫城也高士奇顧棟高〇張氏自超說見齊楚爭盟門〇按漢有貰縣自屬鉅鹿貰侯呂之國也蒙縣屬梁國蒙縣之貰無攷按三傳並作貫范注音

古亂反則非音世之貰也史記田齊世家齊伐衛取毋邱索隱曰毋同貫古國名衛邑葢今東昌之冠縣毋貫冠音義皆通地近陽穀江黃來受盟于齊自應至齊衛之境不當屈齊宋南來杜破文為說非也王夫之稗疏〇四庫提要云足糾杜注之失〇公羊疏於僖九年傳貫澤之會引此年經文作貫謂地有二名知公羊經本無澤字陸德明所據本有澤字是唐時公羊有二本有澤字者或衍文趙坦異文箋

桓十一年盟于惡曹

惡曹杜云地闕俞氏臯曰疑是衛之曹邑也曹邑今滑州白馬縣當從俞氏即今大名府滑縣春秋時衛地讀史方輿紀要云今滑治春秋時衛之曹邑與須相近惠氏士奇謂盟于宋地故不書宋歷引盟戲盟蕭魚鄭地不書鄭以證之其說非是桓十七年盟于黃黃齊地何以序齊於紀上也杜預謂宋不書經闕焉知其非傳誤而妄以為經闕乎愚謂葢傳羨文也徐卓經義未詳說

僖五年夏會于首止　秋盟于首止止公穀作戴

按桓十八年傳齊侯師于首止成十五年傳楚侵衛及首止十七年傳諸侯伐鄭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皆此桓十八年杜注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按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治東南高士奇顧棟高〇愚按水經注河水逕平縣故城北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曰登彼西山矣攷宣二年傳宣子田于首山即首陽山杜注在河東蒲坂縣樂史寰宇記首陽即雷首之南阜此乃晉地在今蒲州府境水經河水南過蒲坂縣西條下酈注以雷首山為夷齊所隱處當是平縣一條所指夷齊首陽似誤〇公穀作首戴古音戴與載同故轉為止錢大昕聲類

莊二十七年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僖二十八年夏晉楚戰于城濮

杜注衛地按今曹州府濮州南七十里有臨濮城高士奇顧棟高○按城濮未審的在何地傳云晉師陳于莘晉侯登有莘之墟杜注有莘故國名括地志古莘國在陳留縣東則城濮亦當在陳留江永○衛地也經曰及楚人戰者與救衛之師戰也趙汸集傳○傳曰師陳于莘北莘北卽城濮林堯叟句解○楚救衛之師方至衛故戰在衛地毛奇齡傳○故城在濮州南七十里與故莘國城近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者也張琦戰國策釋地○趙說見晉文總論

僖十三年夏八國諸侯會于鹹

定七年秋齊鄭盟于鹹

杜注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後漢志濮陽鹹城或曰古鹹國在今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與魯地鹹別高士奇顧棟高○郡國志濮陽鹹城下引此傳為證與魯鹹地自別卓去病辯義引熊過氏以為此卽叔孫得臣敗狄之地以杜云魯地為非試問追躡強寇有窮入鄰境者乎地名同者甚多不必強合梁履繩補釋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杜注地闕或曰沓縣以水名疑卽其地阜案沓縣在遼東與晉稍近與魯迥遠非也魯都兗州晉都平陽鄭衛相錯于晉魯之間魯公如晉必歷鄭衛之郊鄭伯會公於棐亦請平於晉杜註棐鄭地則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沓當在衛地徐卓經義未詳說

宣十二年冬同盟于清邱

杜注衛地在濮陽縣東南按今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有清邱高五丈高士奇顧棟高○愚按水經注瓠瀆東南逕清邱卽此

成二年夏衛齊戰于新築

杜注衛地按今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高士奇顧棟高○魏縣今省入大名縣梁履繩補釋○太康地記樂陵國有新築縣樂陵在今山東武定州齊衛交界之境王夫之稗疏

成七年秋同盟于馬陵

杜注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按今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道又有馬陵城高士奇顧棟高○又按後漢志魏郡元城縣之馬陵卽此而志中河東平陽國亦載盟馬陵事又云衛地一事兩注此劉昭之誤春秋會盟之地當在中州河濟四達之衢不應深入河山奧阻之內衛地亦不得至平陽也高氏又

成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羊作沙澤

定七年　齊衛盟于沙公作沙澤左傳作瑣

定七年杜注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傳作瑣杜注卽沙也按在今元城縣東高士奇顧棟高○按成十二年會瑣澤杜注地闕公羊作沙澤定七年盟沙傳作瑣公羊亦作沙澤則瑣澤與沙當是一地江永○沙古音莎與瑣音近故一作沙趙坦異文箋左穀盟沙當是省澤字僖二年盟貫公作貫澤是左穀亦省澤字又○公穀曰沙左氏曰瑣齊魯聲讀之異瑣卽瑣澤公羊亦作沙澤左氏經定七年作沙與傳不合寫誤也孔廣森經學卮言○路史國名紀七謂瑣澤卽襄十一年鄭之瑣程氏端學本義因以瑣澤為鄭地並誤杜氏闕此傳而解襄傳卽可見其非一地已梁履繩補釋

杜云元城沙亭是沙鹿非沙也魏郡漢自有沙縣今為涉縣乃古沙侯國正在衛北齊西而西禦晉之孔道齊衛相結叛晉自應在此王夫之稗疏○按此說別

襄十九年冬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注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按在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境莊十三年盟于柯乃齊阿邑在今山東陽穀縣東北曰阿城鎮本兩國地高氏攷略混爲一誤地相接者非是（顧棟高）

襄二十年夏十三國諸侯盟于澶淵

襄二十六年夏公會四國大夫于澶淵

澶淵衞地之近戚者晉黨於孫氏討衞而疆戚田因爲此會（日講解義）○杜注衞地在頓邱縣南近戚田今名繁汙按水經注浮水故瀆上承大河于頓邱縣西北出東逕繁陽故城南引春秋杜注繁汙作繁淵澶淵卽繁淵也亦謂之浮水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見水經注河水五）繁陽故城在今內黃縣東北澶淵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高氏攷畧　顧山川表）○愚按後漢志沛國杼秋縣有澶淵

聚劉昭注誤引春秋襄二十年盟地攷杼秋在今徐州蕭縣是宋地乃襄三十年會處辨見宋地下○襄二十年盟處此故衞地是時已爲晉取矣晉取衞河北地及東至邢傳皆失其事但以後傳推之可知（姚鼐左傳補注）

襄二十一年冬會于商任

杜注闕釋例土地名云未聞古屬何國高氏曰衞地或曰在今彰德府安陽縣地（高士奇　顧棟高）

昭十一年秋會于厥憖（公作屈銀）

杜注闕或曰在今衞輝府新鄉縣境（高士奇　顧棟高）○公羊作屈銀假音字惠棟公羊古義求左傳厥憖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憖讀若銀公羊本口授故以厥爲屈（公羊厥字皆作屈）憖爲銀字異而音同（趙坦異文箋）○鈕氏說見蔡地厥貉

定八年夏公會晉師于瓦

杜注衞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按水經注酸瀆水自燕城東逕滑臺城又東南逕瓦亭南今滑縣瓦岡集古瓦亭也（高士奇　顧棟高）

定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衞侯于牽（公作堅又作掔）

杜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按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兩君於脾上梁之間杜注脾上梁間卽牽也路史內黃西南有故牽城今在內黃之西南濬縣之北濬縣卽漢黎陽與內黃縣接壤濬縣屬衞輝府內黃屬彰德府（高士奇　顧棟高）○愚按水經注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春秋會處○公作堅音相近也（趙坦異文箋）○公羊釋文堅又作掔音牽是牽堅同音故通假（張詩恭古義）

哀二年秋晉鄭戰于鐵（公作栗亦作秩）

傳曰登鐵上杜注鐵邱名在戚城南按水經注河水過濮陽縣北東逕鐵邱南今大名府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爲王合里卽鐵邱也（高士奇　顧棟高）○公作栗或由聲誤（趙坦異文箋）

哀十三年夏會于黃池

杜注陳留封邱縣南有黃亭近濟水胡傳黃池衞地按國語夫差起師北征闕（音掘）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午于黃池沂水入于泗而濟水在封邱縣南是時夫差既通江淮遂率舟師自淮入泗自泗入沂復穿魯宋之境連屬水道有不通者鑿而通之以達於封邱之濟杜氏所謂近濟水也近濟之溝謂之黃溝水水經注濟水自陽武縣南東逕封邱縣南又東逕大梁城北又東逕小黃縣之故城北有黃亭臨溝又謂之黃溝縣故陽武之東黃鄉故因水以名縣也（卷七）又泗水過沛縣東黃水注之黃水出小黃縣黃鄉黃溝春秋之黃池也（卷二十五）漢

地理志注應劭謂是魏郡內黃之黃澤薛瓚駁之薛瓚謂是陳
留外黃之黃溝見漢書 劉昭駁之後漢郡國志陳留郡平邱有黃池亭劉昭注陳留志黃亭在封邱或以爲外黃縣東溝非也 惟杜注爲不可易其地今在開封府封邱縣東
南十里高士奇 ○傳曰吳子執子服景伯以還及戶牖然則黃池當在
戶牖西北或以爲陳留外黃縣東溝非矣杜預釋例 ○在河南開封
府封丘縣西南東西廣三里史記韓昭侯二年宋取我黃池卽
此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後漢志平邱黃池亭注引哀十三年杜預曰
在縣南今本杜注作封邱水經濟水篇曰又東過封邱縣北又
東過平邱縣南則封邱在大梁之西北平邱在大梁之東北而
黃池實在今封邱之南乃古平邱今本杜注譌平爲封也張琦戰國策釋地 ○林少穎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揚之貢必由江入海以達
于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淮始通
說本蘇傳今案溝通江淮事在左氏哀九年黃池之會則在十
三年卽吳語所云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
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者也一自江通淮一自
淮通濟本二役亦二地東坡誤合爲一胡渭禹貢錐指

以上衞地

僖十四年秋沙鹿崩

杜注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
所災所害故不繫國孔疏漢書元后傳稱后祖王翁孺徙魏郡
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
後六百四十五年有聖女興以沙鹿爲山名依漢書爲義也元
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卽沙鹿地是晉地不言晉者凡災害繫於
所災所害之處不繫於所屬之國故梁山沙鹿皆不書晉按水
經注河水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又引郡國志五鹿
故沙鹿有沙亭皆以沙鹿山得名山在今北直大名府元城縣
東四十五里其西有沙鹿城高氏顧氏彙纂參 ○又按元城之五鹿與
衞地五鹿同名今大名府五鹿城二一屬元城者卽沙鹿城其一
屬開州僖二十三年傳彙纂注 ○此時晉之東境未能至元城當是衞地江永 ○晉當獻惠之世未嘗越太行王屋而東有尺寸之土大名
在東昌封邱之間鄭衞之界中隔衞邢及狄晉安得逾而有之
實衞地也若卜偃之言則災繫天下而無德者當之自是十年
之內齊國亂宋襄被執中國無霸則災應不獨晉也王夫之稗疏 ○
公羊見梁山言山此不言山故意其爲邑豈知梁一字故言山
沙鹿二字故不言山省文之法何足疑乎果邑也當言陷不當
言崩崩者上墜之形惟山可言崩耳程端學三傳辨疑 ○辨公羊及穀
梁諸說參看災異門○愚按沙鹿山名杜注是公羊以爲邑穀
梁以鹿爲山足皆非又按山是衞地江氏考實王氏稗疏說是
顧氏三傳異同篇從姜氏寶亦以爲非晉地乃爲天下記異也姜說見災異門

定八年冬衞鄭盟于曲濮

杜注衞地按曲濮爲濮水曲折處猶言河曲汾曲也濮渠首受
濟水東流至祭城分爲二瀆北濮出焉又東逕須城北詩云思
須與漕者也又北迤邐而東入乘氏縣由鉅野以入濟水經注濟水篇
曲濮在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境高氏考略顧氏山川表

隱四年秋衞人殺州吁于濮

杜注陳地水名高氏考略曰卽渼水也水經渼水出河南密縣
大騩山酈注引昭九年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杜預

曰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也服虔曰濮水名也顧氏大事表從之愚按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焦夷二邑夷卽楚之城父則陳地固應有濮水矣然江氏考實謂當是衛之濮水据傳與經書法其說得之江氏云孔疏引哀二十七年傳齊師及濮杜注濮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而入濟與此名同實異按傳謂陳人執州吁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蓋陳人執州吁送至衛之濮水衛人於是涖殺之故經詳其地若是陳地則經當書殺于陳不必言其地也愚按傳云涖殺州吁于濮涖殺石厚于陳分明是兩國之地兩處殺也濮是衛地故詳其地否則當書殺于陳矣洵爲確論惟江氏謂陳地恐無濮水則未考昭九年之傳也陳之濮水卽水經注之沙水（昭九年彙纂引之）與衛水同名而此則當爲衛水耳○濮

衛地衛有城濮宛濮皆以濮水得名（李本地考）○水經河水至酸棗縣濮水出焉又曰瓠子水東過廩邱爲濮水酸棗今延津廩邱今范縣蓋西自延津東至濮州皆濮水之濱特地在河北與陳隔限大河杜云陳地非也此時衛未東徙尚都衛輝而延津在其東南爲邊境自陳至衛之孔道殺之於境上也若後漢志以東郡漢陽當之則迂道而東非陳至衛之途蓋亦未審（王夫之稗疏）○四庫提要云足以補杜注之闕○齊人殺無知於國則不地此書地著衛人討賊之難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穀梁謂于濮譏失賊非也若然則當書陳人殺衛州吁如蔡人殺陳佗而後可也不稱陳而稱衛人謂之失賊可乎（惠士奇春秋說）○于濮紀實也弑君之賊當窮討焉耳以爲譏失賊非也（何焯讀書記）○按孫氏復以書于濮爲貶衛臣討賊之緩亦非

以上衛山川

（補）地名

朝歌　王隱晉書地道記曰本沬邑也（惠棟後漢書補注）

垂隴　京相璠曰鄭地今縣東三十里有故隴城又

棐林　水經注引郡國志云苑陵有林鄉亭與此異史記蘇秦曰[illegible]困于林中徐廣曰卽林鄉也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鄭地棐林又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七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八目錄

列國地名都邑地並見經者下

陳　辰陵誤夷陵以為齊地辨

蔡　會鄧非鄧國楚地辨

許

杞　杞地非東莞杜注辨　穀梁以邾鄫郚亦為一國名辨

鄅　劉昭誤云濟北之成辨　以盛為成諱滅同姓說辨

邢　故國邢臺遷聊城疑二地同名夷儀說

北燕　陽非中山之唐杜注辨

西虢　虢仲虢叔東西二國辨　虢有東西南北四名辨　下陽不繫虢公羊說辨　邑書滅辨說

邾　邾非附庸辨　繹即嶧山非國都辨　閭丘杜酈解辨　濫公穀說辨

小邾○郳　郳非夷辨　郳國非齊遷萊之地辨　句繹杜云邾地辨

莒　向地周鄭莒魯有四辨　莒魯之向國邑之別辨　隱二年入向穀梁以為我邑辨　防茲二邑杜說辨

杞　自雍邱并淳于地杜說辨　薛注以魯陵為營邱辨　牟婁疑杞邑說

楚　吳入郢不書入楚辨　陘非潁川召陵之陘亭杜解辨　祖疑宋地辨　容城非華容辨

秦

吳　會吳之向杜注誤鄭地辨　鄖為海陵發陽杜注辨

徐

戎　此戎州巳氏之戎　楚邱伐凡伯處非衛地辨

白狄

越　鄫邑地皆未見經以係大國附於此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八

錢唐張應昌學

○列國地名都邑地並見經者下

陳　辰陵誤夷陵以為齊地辨

都宛邱今為河南陳州府治帝舜之後虞閼父為周陶正其子日胡公滿武王配以元女太姬而封諸陳按禹受舜禪封商均于虞地在梁國虞縣今為河南歸德府虞城縣殷封舜後日遂今山東兗州府甯陽縣西北十里有遂鄉昭八年傳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杜註胡公滿遂之後武王賜姓日媯封諸陳著胡公自以選建明德而封遂本國至周時尚存莊十三年為齊所滅春秋齊人殲于遂是也○隱三年孔疏諸六虞舜之後當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先聖之後以元女太姬妃遏父之子滿封於陳賜姓曰媯號胡公桓公二十三年魯隱之元年湣公二十一年獲麟之歲二十四年楚滅陳○鄭氏詩譜武王封媯滿于陳太皞虙戲氏之墟都宛邱之側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

地　楃從宋改入　厥貉　辰陵

僖元年秋會于楃公作朾

杜注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楃城公羊作朾左傳作犖杜注犖即楃地有二名按今陳州府西北有犖城即楃也高士奇顧棟高○犖水經注謂之犖城地在陳州疑當屬陳非宋地江永○愚按水經注谷水源上承犖陂陂在陳城西北南暨犖城王隱曰犖北有谷水是也犖即楃矣○公羊釋文朾勑貞反穀梁釋文楃勑貞反則楃與朾是同音相假張壽恭古義

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作屈

杜注地闕按當在今陳州府項城縣界高士奇顧棟高○蓋陳地也徐卓經義未詳說○黃氏說見晉楚交兵門○公羊作屈貉亦聲譌厥屈音近迺出異文箋○屈與厥通晉韓厥公羊作韓屈闕黨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錢大昕聲類

宣十一年夏楚陳鄭盟于辰陵穀作夷陵

杜注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按水經注洧水逕芽城又東南逕辰亭辰亭在長平城西北杜氏疑有誤長平漢縣屬汝南郡後漢屬陳國今陳州府西南四十里有辰陵亭故長平城在府西北四十里高士奇顧棟高○穀作夷陵范注以爲齊地非也與楚鄭陳盟會何涉毛奇齡書列誤○辰之作夷隸變之誤張壽恭古義

以上陳地

蔡 會鄧非鄧國楚地辨

都 上蔡文王子蔡叔度初封周公放蔡叔又封其子胡書蔡仲之命是也孔安國書傳蔡仲封淮汝之間杜預云汝南上蔡縣也今爲河南汝寧府上蔡縣縣西南十里有故蔡國城春秋時亦稱上蔡竹書紀年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亦謂之蔡陽秦昭襄三十三年客卿胡傷取蔡陽孔氏曰蔡蓋在蔡水之陽也漢置上蔡縣以九江有下蔡故稱上蔡○昭十一年楚滅蔡十三年平王復蔡封于是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是爲平侯徙新蔡見漢地里志今爲汝寧府新蔡縣○哀元年楚子圍蔡使蔡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杜注楚欲使蔡徙國于江水之北汝水之南也蔡于是請遷于吳後中悔

二年吳洩庸如蔡聘因襲之蔡昭侯哭而遷墓冬遷于州來謂之下蔡今爲江南鳳陽府壽州在淮水之北今州北三十里有下蔡城○隱四年孔疏宣侯二十八年會隱之元年昭侯子成侯十年獲麟之歲成侯子聲侯四年春秋傳終聲侯以下二世而楚滅蔡

上蔡　新蔡　州來

地 鄧　莘

昭十一年楚滅以前所書之蔡皆在上蔡

見上

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

此新蔡也漢志汝南郡新蔡縣蔡平侯徙此

哀二年冬蔡遷于州來

此下蔡也州來本屬楚邑昭十三年滅于吳見楚地

以上蔡都

桓二年秋蔡鄭會于鄧按公羊以爲鄧國胡氏湛氏季氏因之此諸以國地者國主與會之例非也

杜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按即今郾城縣東南彙纂○按孔疏云公羊賈服以鄧爲國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鄧國去蔡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爲此會何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考鄧襄城在郾城縣郾城今屬許州府地在蔡之北鄭之南正是蔡鄭相會處成九年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昭十三年蔡朝吳奉蔡公召子干子晳盟于鄧即此地也孔疏說是高氏攷畧顧氏都邑表江氏考實程廷祚地名辨異○蔡邑也若鄧國在楚腹地今襄陽府東北爲懼楚乃會於此以啟楚疑乎必不然矣言謝然釋經○愚按水經注醴水東逕郾縣故城南左入汝汝水又東南流逕郾城西桓公二年蔡鄭會處汝水條下○鄧有三隱十年公會齊侯盟于鄧魯地也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蔡地也九年巴子請與鄧爲好鄧國也程公說分紀○杜氏釋例以此年之鄧指爲楚地非也蔡鄭方懼而會謀焉有入楚地之理梁履繩補釋

莊十年秋荊敗蔡師于莘

杜注蔡地按當在今汝寧府汝陽縣境高士奇顧棟高○地名莘者不一晉文登有莘之墟即伊尹耕處在河濮之間漢爲陽平縣今東昌莘縣也續女維莘之莘或作侁姺姓國在郃陽渭涘今同州郃陽縣有故莘城是也神降于莘虢邑也在大河之北此敗于莘乃蔡地字或作新漢爲新陽縣應劭曰在新水之陽今汝寧眞陽縣是楚深入蔡地蔡侯出禦而見獲也王夫之稗疏

以上蔡地

許

都
許遷葉又遷夷又遷白羽又遷容城○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岳伯夷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十一世許莊公入春秋其地爲夏伯昆吾氏之墟昭十二年傳楚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是也隱十一年鄭莊公入許遷許莊公之弟許叔于東鄙而使公孫獲處許西偏鄭莊公卒鄭亂桓十五年許叔乃復入于許後屢受兵于鄭遂遷楚境鄭因有其地謂之舊許襄十一年傳諸侯伐鄭晉荀罃至于西鄙東侵舊許及昭十二年傳語是也杜注許穎川許昌縣今爲河南許州府治石梁縣府治東三十里有故許城○成十五年許靈公畏鄭請遷于楚楚遷許于葉其後鄭患猶未已襄十六年許靈公請遷于晉許大夫不可鄭伯會諸國之大夫伐許討其未遷也二十六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盡許雖遷猶在方城之外也昭四年楚欲遷許于賴卒不行至九年遷許于夷十一年靈王滅蔡又遷之于荊山十三年平王復陳蔡封許亦復居于葉十八年楚復遷許于析實白羽杜注自葉遷也遷夷至析皆許悼公定四年許男斯又遷于容城後二年鄭卽滅許哀元年許復從楚圍蔡以未嘗滅或云楚復封之則不可考其何地矣○隱十年孔疏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初楚滅之

地
許　葉　夷　白羽　容城

隱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

見上

成十五年冬許遷于葉

昭九年春許遷于夷

昭十八年冬許遷于白羽

定四年夏許遷于容城

並見楚地

紀　紀地非東莞杜注辨　穀梁以郱鄑郚亦爲一國名辨

都
紀○姜姓侯爵隱元年紀人伐夷見于傳二年見經莊公四年齊滅紀紀季以酅入于齊爲附庸杜注紀國在東莞劇縣今青州壽光縣東有劇城又有紀城在縣東南○季本地考曰後漢志北海劇縣有紀亭古紀國鄭漁仲曰紀訛爲劇在青州臨朐縣東壽光縣西杜氏以東莞劇縣爲紀乃轉揄之紀郭城也其地在莒南去壽光遠非連界者也

邑
郱　鄑　郚　酅

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

杜注紀三邑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按臨朐今屬青州府應劭曰一作駢後爲齊大夫伯氏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卽此漢書作鉼武帝封菑川靖王子成爲鉼侯高士奇○漢書地里志琅邪郡鉼梧城按應劭說駢卽鉼也郱鉼駢古字同梧郚訾鄑亦音同洪亮吉左傳詁○鄑杜云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按都昌今萊州府昌邑縣也縣西十里有訾亭社○郚杜云在朱虛縣東南按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郚山四面險絕其上寬平約數百里有古城遺址卽郚城也晉朱虛縣在臨朐縣東高士奇顧棟高○穀梁曰紀國也郱鄑郚國也非也齊一師必不能並遷兩國又春秋自當分別以見滅兩國之惡不當合之也劉敞權衡○三邑爲紀東南近輔季本私考○按徐氏卓以爲當是紀附庸三國與齊所降之鄣同無確據仍從舊說作三邑

莊二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十二年春紀叔姬歸于酅

杜注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按今青州府臨淄縣東九十里有安平城酅亭亦在縣東傳曰紀于是乎始判齊欲滅紀故季以酅入齊爲附庸也○國語齊桓初立正封域東至于紀酅蓋特存之也按齊都臨淄而酅卽在臨淄之境則知桓公初年齊東境甚狹管仲云東至于海夸辭耳迨滅紀郕又稍併莒杞之地至襄六年滅萊棠乃盡有東萊之地至于海矣高士奇顧棟高○酅在臨淄東蓋紀之西鄙接壤于齊季本地考○續述征記云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十五里更流注北楊水城城故酅亭也馬宗璉左傳補注○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

非而紳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爲采此
韓詩外傳之說必有所據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三年
紀季以酅入於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還譜滅之郱鄑郚者紀
之封酅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酅存所以知酅存者
莊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則酅存矣古者滅國不滅采信矣然
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歟（惠士奇禮說）

郕　劉邵誤云濟北之成辨　以盛爲成諱滅同姓說辨

都　○文王子郕叔武所封伯爵隱五年衛師入郕見經杜注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按公羊作盛隱十年齊鄭入郕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文十二年郕伯來奔皆此剛父即剛縣父字衍文晉屬東平國又按後漢志濟北國有成縣注曰本國劉昭曰春秋之郕也至晉已無之蓋省于吾前其地則入剛縣耳水經注洸水上承汶水于剛縣西又西南經盛鄉城西剛縣即漢剛縣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有郕城郕即剛縣故地而郕在其西南括地志漢濟陰成陽縣爲成伯之國乃今曹州府疑誤○隱五年孔疏史記管蔡世家稱郕叔武武王母弟後世無所見不知其君號諡惟太子朱儒奔魯書郕伯見於經傳○洪亮吉春秋詁曰後漢書郡國志濟北國成本國劉昭注春秋之郕即此按前漢濟北幷於泰山前漢地里志泰山郡有肥成縣應劭注肥子國別無所謂成縣也疑郡國志成字上脫一肥字昭遂誤以爲郕國耳若成後漢時作縣則杜注不當云有郕鄉矣

隱五年秋衛師入郕

隱十年冬齊人鄭人入郕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文十二年春郕伯來奔

郕事書于經者四考其始末一入于衛再入于齊鄭既而降于
齊又七十一年而奔魯以文昭之懿受甸伯之爵而迫脅於諸
侯如此且衛郕兄弟之國而若是甚矣（李廉會通）○葉氏說見諸侯
出奔門○師及齊師圍成案成本盛國成與盛通故釋名云成
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郭璞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

伯來奔是盛國伯爵二傳皆作郕僖廿四年左氏傳云管蔡郕
霍文之昭也是盛爲姬姓故穆天子傳云天子賜盛伯爲上姬
之長（惠棟九經古義）○文十二年經盛伯來奔莊八年公羊經夏師及
齊師圍成傳云成者盛也盛則何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字通
作郕玉篇東平亢父縣有郕鄉隱五年經衛師入郕穀梁云郕
國也杜注左傳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此與魯孟氏之郕
邑遠不相涉說者牽合爲一失之（桂馥札樸）○盛有郕音故隱五年
公羊作盛莊八年公又作成按成爲郕本字又與盛通（趙坦異文箋）
○按趙說則知公羊傳云盛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之說非
矣盛郕成古字並通非諱盛爲成也

邑　夫鍾

桓十一年秋公會宋公于夫鍾（鍾公作童）

杜注郕地按今在兗州府甯陽縣盛鄉城北有夫鍾里文十一
年傳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即此（參彙纂及高氏）○公作童釋文音
鍾按鍾童同音假借字（趙坦異文箋）

邢　故國邢臺遷聊城疑二地同名夷儀說

都　邢史記成王封周公子靖淵爲邢侯其地在河北殷祖乙所遷都也莊三十二年狄伐邢始見經閔二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僖二十五年衛滅邢至成二年晉人以屈巫爲邢大夫蓋衛取之後又入于晉也隱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杜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今爲直隸順德府邢臺縣夷儀見下

夷儀

地　聶北

僖元年夏邢遷于夷儀（公作陳儀下同）

襄二十四年秋會于夷儀

襄二十五年夏會于夷儀　秋衛侯入于夷儀

杜注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按晉兩會夷儀皆以伐齊衛獻公
由齊而入焉又定九年齊伐晉夷儀爲衛討也則又爲晉地蓋
衛之邊邑與齊晉皆連壤也杜佑通典龍岡縣百五十里夷儀
嶺即邢國所遷有夷儀城寰宇記夷儀山在邢州西北百五十
九里晉廣平郡之襄國隋改爲龍岡縣置邢州邢古都也今順
德府西百四十里有夷儀城高士奇○水經注邢自襄國徙此今
襄國西有夷儀夫襄國百餘里洪亮吉左傳詁○喪大記夷于堂正義
云夷陳也故夷通陳張壽恭古義○古音夷與雉同故轉爲陳錢大昕聲類

以上邢都

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杜注邢地按水經注聊城西二十五六里有古聶邑蓋即晏子

所謂聊攝以東也水經注聶作攝見漯水下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東北有
聶城齊之西界近邢地也高氏攷畧參彙纂○杜注但云邢地未詳其
處按後漢志東郡聊城縣有夷儀聚有聶城注云即左傳聊攝
則二邑皆在今東昌府治邢本都順德在河西於時河水北流
東渡河而都聊城阻河以禦狄故師次聶北以待其遷聶北夷
儀地相密邇王夫之稗疏○邢故國在邢臺後入晉邢本以畏狄而
遷若祗在故都相近數十里與不遷何異當以聊城爲是疑夷
儀本邢故邑名後遷新邑而仍以故地名之衛滅邢地入於衛
其故國之夷儀則入於晉自是兩地定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
氏傳言伐晉夷儀又晉師千乘在中牟杜注謂救夷儀也此夷
儀自當在邢臺若在聊城則與中牟五氏俱遠不相涉顧棟高輿圖
○說文嵒字引此作嵒北讀與聶同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嵒爲正字聶
爲假借字張壽恭古義

北燕陽非中山之唐杜注辨

都薊召公奭周同姓文王時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召公采地武王滅殷封召公于北燕死謚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召伯是也莊三十年遇于魯濟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也燕之名始見杜注燕國今薊縣至襄二十八年北燕伯朝晉再見於春秋是爲簡公款二十九年齊高止出奔北燕始書於經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六年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燕人歸略不克而還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至獻公之世而春秋終昭九年傳詹桓伯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史記武王封帝堯之後于薊張守節正義召公始封蓋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後漸強乃併薊徙居之令爲順天府大興縣○齊履謙統紀曰春秋有二燕此言北燕別于姞姓燕也○王應麟地理通釋曰燕在涿鹿山南都幽州薊縣○白虎通言召公爲文王庶子而富辰述文之昭十六國獨不及燕穀梁莊三十年傳以爲周之分子范註分別也謂之別子孫也殆與左氏班氏同旨愚以爲召康公留輔王室顧命康王之誥可考其後穆公虎歷相厲宣左傳有載公莊公與周公黑肩周公忌父皆世爲周卿士蓋居北燕者乃康公之分子也史記世家康公九世至燕惠侯當厲王奔彘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共和之政燕侯不預則爲分子明矣歷頃哀穆宣桓莊莊公時齊桓伐山戎紓燕之病難瀫據

襄二十九年秋齊高止出奔北燕

昭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

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史記謂北燕爲山戎所隔至齊桓伐戎開道而後與中國通故
見于春秋獨後家鉉翁詳說○國遠僻陋終春秋玉帛不通傳載一
朝於晉追簡公出奔始見經惟僻遠不通故歷春秋戰國最爲
永世邵雍曰燕去中原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爭名則養
德待時秦雖虎狼未易加害也程公說分紀燕世本

邑陽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傳作唐杜注陽卽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按此唐邑相傳唐堯初封于此後爲鮮虞邑趙滅鮮虞亦爲唐邑漢置唐縣屬中山國晉因之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東北八里有唐山一名堯山高氏攷畧參彙纂○按說文唐古文作啺故讀陽爲唐洪亮吉春秋詁

按中山之唐在燕之西自齊而往絕燕而過之不能懸師深入與齊遠燕伯不能恃以爲援且又鮮虞國都非燕地也攷漢志涿郡有陽鄉縣當是燕地在文安大城之間爲燕齊孔道不當從傳作唐而以中山地當之王夫之稗疏○愚按王氏所辨杜解是也　四庫提要云足以補杜注之闕

西虢 虢仲虢叔東西二國辨　虢有東西南北四名辨　下陽不繫虢公羊辨　邑皆滅辨

都上陽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杜注二虢王季之子文王母弟賈逵曰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西虢初封在秦之雍地漢置虢縣隱元年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衞杜注西虢國也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蓋巳從平王東徙矣隱三年傳鄭武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八年虢公忌父作卿士于周桓五年王伐鄭以虢公林父將右軍僖二年晉假道于虞伐虢五年因上陽滅虢杜注上陽虢國都在宏農陝縣東南陝縣今爲陝州屬河南府○孔沖遠謂賈氏仲封東虢叔封西虢之說無明證不可得知○高士奇曰賈最近古又諸家用其說引元和郡縣志韋昭國語注皆用之○顧棟高曰西虢舊都在今陝西鳳翔後隨平王東遷更封于上陽今河南陝州東南有上陽城○王夫之稗疏東周時虢有三榮陽之虢亭東虢也下陽在平陸縣大陽之南河之北北虢也陝州之上南虢也東虢虢仲所封南北二虢皆虢叔地北虢其故都遷近于虞後渡河南遷而宗廟社稷在下陽國之亡實亡於下陽其後晉再舉伐虢兼取南虢耳○張琦戰國策釋地漢志宏農陝縣下云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按大陽故城在今蒲州府平陸縣東五十里甘君鄉以陝州之虢爲北虢是合大陽陝爲一非也大陽爲北虢則陝爲南虢可知○水經注扶風雍縣漢志以爲西虢六原地記虢叔之國也不上東遷叔自此之上陽爲南虢矣○愚按所謂上陽爲南虢者乃對下陽爲北虢而言也或謂以西虢爲南虢非也乃誤求詳考也

愚按虢國有東西南北之名後漢志有三前漢志有四古今攷辨衆說紛紜參差感眩其實虢之初封只二仲叔分國惟東虢西虢而已厥後變遷名隨地異所謂雍州之西虢在今陝西鳳翔者卽東遷後徙封宏農陝縣在今河南陝州之虢叔封國也又以其有上陽下陽二城故又指上陽爲南下陽爲北所謂南虢北虢者南卽漢陝縣今陝州之虢都也北卽漢大陽縣今平陸縣之虢邑也大陽因夏陽而名夏有大義卽下陽也所謂滎陽之東虢在今汜水者乃鄭所滅之虢仲封國也卽制邑卽虎牢邑也卽昭元年會地也○又按仲封東虢叔封西虢當從賈疏東虢見鄭地虢下

邑　下陽

僖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作夏陽

杜注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按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滅夏陽而虞虢舉矣公穀作夏陽按下陽與上陽爲對上陽在陝縣虢都也下陽在陝州平陸縣當從左氏作下參張洽集注　高氏曰今平陸縣東五十里有大陽城大陽東北三十里有故下陽城其地有虞阪之險晉欲伐虢慮虞人要而擊之欲伐虞則虢又救之滅下陽而兩國皆失其險矣高氏攷略○平陸縣漢爲大陽縣今屬解州虢以國都爲上陽故謂河北在下者爲下陽公穀作夏陽音同傳訛耳夏有大義漢改大陽漢初尙公穀之學也江永○按方氏苞曰邑不言滅此附庸國郝氏懿行從之以爲虢附庸未詳何據○下陽在河北虢在河南皆負河爲固相脣齒焉晉滅此所以孤虢河險旣失虢隨以亡諸儒謂下陽亡而虢舉是也然謂春秋因此書邑爲滅則非高澍然釋經○下陽虢故都不書滅虢而書滅下陽者以別乎上陽耳張尚

瑗左傳折諸　○滅或書其國或書其國都互文也虢遂滅則曰滅下陽楚未滅則曰吳入郢 蕺祖啟五淵 ○公羊曰夏陽者何虢之邑也曷為不繫于虢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非也邑曰邑國曰國以君存而國之豈理也哉 程端學辨疑 ○下作夏假音字也 趙坦異文箋 ○夏陽左氏作下陽穀宋下邑一作夏邑夏下同用 武億羣經義證 ○虢公與鄭伯同為王卿士子頹之亂虢受上賞樊皮不臣虢公致討周室有事虢必與焉晉滅虢晉無天子矣方晉之初為侯也虢公銜王命以來又同朝于王蓋式相好也然虢不滅則虞不舉晉無以圖淮泗之諸侯故晉未嘗一日忘虞虢也虢復搆怨歲再侵晉虢釁起而晉獻私喜矣虢公奔京師天子不能討齊桓亦未敢過而問罪也 馬驌繹史

邾 邾非附庸辨 邾濫公殺說辨 繹即嶧山非國都辨 閭邱杜酈解辨

邾小而交鄰睦事霸謹故介數大國之間與春秋始終迄戰國而未亡 黃震日鈔

都今為兗州府鄒縣後改國號曰鄒因山為名顓頊後陸終弟五子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挾于邾十三世儀父隱元年見經杜注邾今魯鄒縣公羊禮記亦稱邾婁邾人語聲後日婁也古邾城在縣東南二十六里文公遷于繹杜云鄒縣北有繹山從都于波山旁哀七年魯入邾邾衆保于繹則棄城而柟山矣澤與嶧通○隱元年孔疏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陸終産六子其弟五子曰安俠即安之後也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齊桓行霸儀父附從進爵稱子文公徙於繹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邾本子爵國先儒謂魯附庸非也故城在今兗州府鄒縣東南當嶧山之南北界鄒而南遂滕薛郎今曲阜縣滕縣嶧縣之間約大五十餘里西自嘗婁至沂西即今濟甯州東至沂州西境約橫長三百里滕之東南近嶧縣考為郳城即小邾子國自此以北至卞南中間有漆閭邱濫圻等邑皆邾地也非不能五十里之附庸也意小邾嘗附魯而遂誤加于邾耳鄒妹○左穀以邾為附庸國未確世族譜云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郳據此邾非附庸可知傳言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二國相難且其地東有翼偃離姑在今之費縣西有訾婁及蟲在今之濟甯地方百數十里此豈不能自達於天子者[illegible][illegible]解鄭引○鄒邾也亦謂之騶史記魯世家作鄒又吳世家為騶伐魯索隱云左傳騶作邾杜注左傳亦云邾今魯國騶縣騶邾聲近蘇歟所○列國方言有語聲在後者邾婁是也有語聲在前者句吳於越是也公羊多齊言故邾作邾婁又按釋例世族譜邾今魯國鄒縣是也六書故邾鄒同聲實一字也邾謂之邾婁亦兩音力俱切合邾婁之音為邾力溝切者合邾婁之音為鄒也兗州鄒縣邾文公所遷本繹邑也邾國至孟子時魯穆公改曰鄒 趙坦異

邑　須句 改入小國　訾婁　繹 見下山川　漆　閭邱　濫　瑕

地　偃　句繹 改入小邾

山川　繹山　漷水　沂水

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公羊作朐

文七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杜注須句在東平須昌縣東北按秦置須昌縣漢因之屬東郡後漢屬東平國今泰安府東平州東南有須句故城又按水經注濟水又北逕須句城西引地理志壽張西北有朐城 高士奇

左氏僖二十二年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文七年傳曰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杜注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邾文公子叛在魯故使為守須句大夫絕太皞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按左氏以為國非也傳事皆可疑非其實諸家辨之詳矣備見內取國邑門兩年條下經之書法與他伐國取邑同當從經從諸家辨說作邾邑○公羊作須朐左穀作句古省文按句音劬 趙坦異文箋

僖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 公作叢穀作訾樓

按胡傳及薛氏趙氏皆以為邾邑當在今兗州府濟甯州界 顧棟高 ○僖十八年邢狄伐衛傳曰衛侯師于訾婁乃衛邑在今大

名府滑縣與此別○訾婁公羊作叢穀梁作訾樓案叢字从取得聲古音近租合訾婁二音卽爲叢婁樓古音皆近閭故穀梁作樓趙坦異文箋○疏云有作鄒字者案左氏經作訾婁鄒卽訾婁之合聲叢字亦當讀如鄒叢與諏陬等字並从取古諸聲本同孔廣森公羊通義○陸氏釋文所據公羊本作菆卽叢字說文叢菆皆從取聲皆當讀爲鄒陸氏音菆才工反誤矣婁卽樓省文張壽恭古義

宣十年秋公孫歸父伐邾取繹公作蘱

杜注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按今嶧山在鄒縣東南蓋縣治今徙山北也嶧與繹通又案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繹爲邾之國都距今僅十數年未必更遷取繹是滅邾矣孔疏謂別有繹邑亦因嶧山爲名則邾國小邑少不應更有同名之邑也疑公羊作蘱爲是彙纂○高氏攷畧曰邾既遷都于繹則此必非取其國都當是取其別邑愚按小國都邑同名誠有如彙纂所疑者公羊作蘱又無註釋考杜氏此年注既引山以證邑於哀七年入邾傳邾衆保于繹亦註云繹邾山也又考胡渭禹貢錐指故邾國嶧山卽凫繹之繹一名邾繹亦曰鄒嶧與禹貢嶧陽之爲葛嶧山者有別張氏洽日詩保有凫繹及邾卜遷之繹皆此山之地爲邾魯二國之境據此則知山界二國其地緜亘傍山之地殆皆可以繹名之歟○郭璞曰繹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絲然故名又爾雅釋山屬者嶧注云言駱驛相連屬也梁履繩左氏補釋○京相璠曰地理志嶧山在鄒縣繹邑所依爲名也山東西二十里石多孔穴俗謂之嶧孔山張尙瑗左傳折諸○公作蘱方音之轉趙坦異文箋○蘱卽類字古音繹類同部故得通假張壽恭古義

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杜注邾二邑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按定十五年城漆卽此今鄒縣北有漆城閭邱在鄒縣南高士奇顧棟高○按漢置南平陽縣後省入鄒縣又按水經注泗水逕南平陽縣故城西世謂之漆鄉與杜云東北異又云洙水西南逕南平陽縣之顯閭亭邾邑也又引從征記曰今漆鄉東北十里有閭邱鄉則顯閭自是別亭又按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閭邱亭酈氏與元凱皆誤以顯閭亭爲閭邱亭可以續漢志證之江氏考實徐文靖晉城碩記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參

昭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注東海昌慮縣後漢郡國志昌慮有藍鄉濫作藍按今昌慮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彙纂參○郳公穀諸說見闕文門

哀六年春城邾瑕

見魯地

以上邾邑

僖元年秋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纓穀梁一本作堰

傳云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杜注偃虛丘皆邾地在費縣邾人戍虛丘欲侵魯公要而取之○偃邾地魯兵至邾敗其出禦之師季本私考○纓偃聲轉秦伯罃公羊引作嬰穀梁作偃可證張壽恭古義

以上邾地

襄十九年春取邾田自漷水

哀二年春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漷水出鄒山東流邾魯之間今滕縣南十五里有漷水顧氏山川表○互見魯地○水經注薛縣漷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沂見魯地

以上邾山川

小邾　郳郳非夷辨邾地辨　郳因非齊遷萊之地辨　句

小邾介在海濵畏齊事魯而偪于宋乃能以禮通諸侯與春秋始終

叔孫昭子於其賦菁莪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黃震日鈔

都郳邾挾之後夷父顔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曾孫犂來莊五年來朝始見經十五年又書宋齊邾伐郳其後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爲小邾子僖七年始書小邾邾之別封故曰小邾杜注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今昌慮城在滕縣東南彙纂曰按今兗州府滕縣嶧縣並有郳城樂史云郳城在丞縣文獻通考云郳州城今沂州嶧縣即古丞地屬沂州據此說則在嶧者爲近○莊五年孔疏友世本作肥當是一人來始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之○季本地考曰先儒以爲夷狄附庸書名非也郳乃邾支庶非夷也○趙坦異文箋郳公羊作倪按郳倪二字古通作兒从人从邑皆後起字汪克寬纂疏曰石氏謂郳有二黎來乃小邾三國所伐爲宋之附庸今考伐郳而後經不書郳惟書小邾城成周之役經書小邾而宋仲幾曰郳吾役也則郳爲小邾明矣○高氏考略曰襄六年齊滅萊遷萊於郳杜注遷萊子於郳國也孔疏郳小邾也二年傳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小邾附屬於齊故遷萊君于此○洪亮吉左傳詁曰說文郳齊地春秋傳曰齊高厚定郳田按說文不舉始見經傳來朝之郳疑另是一地

句繹地

哀二年春及邾子盟于句繹

杜注邾地孔疏十四年小邾以句繹來奔此云邾地蓋國境相近所屬無常若莒魯爭鄆之等耳○杜於二年注云邾地則小邾安得以邾地奔魯杜於此但云地名辭窮也繹一作嶧今之嶧縣劉昔騶山記云邾城北有嶧山宣十年魯伐邾取之後邾復取經不書失地不書也此則邾之邑也若句繹則小邾地非繹也漢志東海下邳縣注云嶧山在西後漢書謂之葛嶧云本嶧陽山即禹貢出名桐者句葛音近句嶧蓋即葛嶧下邳今邳州小邾在邾南葛嶧亦在嶧山之南明此爲小邾地杜注非王夫之稗疏

莒　向地周鄅莒魯有四辨莒魯之向國邑之別辨　入向殺梁以爲我邑辨　防兹二邑杜說辨　隱二年

都莒今爲沂州府莒州武王初封少昊之裔兹輿期于計即介根今爲萊州府高密縣春秋初已徙于莒而介根爲莒邑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莒取介根是也○隱二年孔疏世本己姓譜云嬴姓文八年傳穆伯奔莒從己氏是己姓見於傳初都計後從莒今城陽莒縣十一世兹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

邑　向　密　鄆　牟婁　防　兹

地　浮來從紀改入

隱二年夏莒人入向杜注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彙纂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西四十里

桓十六年冬城向杜無注○熊氏過曰即莒所入者介莒魯之間莒魯之爭如此其後莒卒滅向

僖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杜注莒地寰宇記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今屬莒州府

宣四年春公伐莒取向杜注莒邑東海丞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彙纂古丞縣在今嶧縣西去莒遠莒州南之向城近之○按彙纂說與高氏攷略同

襄二十年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高氏問曰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

愚按春秋向地不一向爲國名又周鄭莒魯俱有向地周之向見隱十一年傳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水經注河內軹西有故向城在今懷慶府濟源縣闞駰十三州志以軹西之向爲隱二年向國誤鄭之向見襄十一年傳諸侯伐鄭師于向在今開封府尉氏縣○水經注卷二十二長明溝水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岡是也俱與經所書向迥別惟莒魯之向雜考實向國又爲莒所入其說更歧異顧氏大事表地名考異篇以隱二年之入向杜云在龍亢今在鳳陽懷遠者爲國名以僖二十六年之盟向彙纂云在莒州南今屬青州府者爲莒邑而都邑表莒地又以在莒州南之邑爲即是龍亢東南之舊國是顧說已互異也高氏攷略以在龍亢者爲小國隱二年所書也小國門以在莒州者爲莒邑僖二十六年宣四年襄二十年所書皆此也莒地門而桓十六年魯所城者於魯地內無考於莒旭附注云或謂莒地而魯暫取之其辭蓋有疑焉又宣四年杜注

疑承縣地遠高氏云古承縣在今嶧縣西北去莒果遠寰宇記
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今向城在沂州西南百里差爲近之江
氏考實隱二年條下云按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
人入向以姜氏還向國當近莒考向地在山東者二宣四年杜
注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于欽齊乘謂向城鎮在沂州西南百
里當爲一地此一向也寰宇記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此又一
向也二地不知孰爲向國以近莒言之則寰宇記爲是蓋莒入
向後遂有其地至宣四年魯又伐莒取向也若龍亢之向去莒
甚遠襄十四年會吳于向當是此向耳又僖二十六年條下云
即隱二年莒所入之地也又宣四年條下云向本近莒之國隱
二年莒入向遂爲莒邑于欽齊乘謂向城鎮在沂州西南即承
縣東南之向城是江氏以莒邑爲即莒所入之國土以龍亢之

向爲非莒所入與顧說高說俱異以承縣東南與沂州西言爲
一地以莒州南與沂州西南爲二地又與高說不同參核諸說
當以江氏爲得之至桓十六年城向杜氏無注江氏考實疑即
承縣東南沂州西南之地謂其地近鄅國當時或屬魯趙氏鵬
飛亦曰向介莒魯之境上本非莒邑故莒魯交爭互以爲己有
其交爭自城向始參此兩說當時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
有魯之向蓋即莒之向也故亦並列焉○隱二年入向穀梁以
爲我邑汪氏克寬駁之曰經不書伐我非我邑也

隱二年冬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杜注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按密鄉故城在今萊州府
昌邑縣東南十五里疑此時之莒尙都介根也顧棟高○按季本
地考謂本紀邑後爲齊有以封晏平仲杜誤爲莒邑未知是否

成九年冬楚伐莒入鄆

襄十二年春莒伐我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

昭元年春取鄆

此即魯之東鄆見魯地

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婁本杞邑隱二年莒取之自是屬莒見杞地○防杜注莒邑
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按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有故平昌
城防亭在縣西南高士奇顧棟高○茲杜注莒邑姑幕縣東北有茲亭
按今青州府諸城縣西有姑幕城茲亭在其境高士奇顧棟高○杜氏
分防茲爲二邑按書牟婁及防茲地異則言及防茲非二邑也
漢志琅邪茲鄉後漢平昌防亭亦仍杜說非別有證王夫之稗疏

以上莒邑

隱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穀作包

按張氏洽曰莒地江永考實亦云莒邑杜注紀邑非也○杜云
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按水經注沂
水東逕浮來之山即公來山也浮來水注之今沂州蒙陰縣西
北有浮來山在莒州西二十里與莒州接界參景集高氏顧氏○二傳
作包來古蕭肴尤侯韻轉浮包字通惠棟九經古義趙坦異文箋○春秋繁
露作苞來錢大昕聲類○杜注邳來蓋邳浮同音而訛張尙瑗折諸○浮
包同音詩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皆包浮同
音之證故二字古多通用如桴枹脬胞之類是也張壽恭古義

以上莒地

杞自緣邱并淳于地杜說辨　薛注以營陵爲營邱辨　牟
婁疑紀邑說
都雍邱夏之後東樓公封于此後遷淳于本州國之都而
杞都之今青州府安邱縣東北三十里有淳于故城然桓五

年州未亡之前杞早居于東土女叔齊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郝莒以東皆爲東夷特未詳其何地耳後遷于緣陵既而復遷湻于隱四年見經○隱四年孔疏譜云武王求禹後得東僂公封之於杞今陳留雍邱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湻于成公始見春秋湣公六年獲麟之歲也湣公弟哀公三年春秋傳終哀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杞○王夫之稗疏曰杜云杞本都陳留雍邱縣桓六年湻于公亡國杞并之遷都湻于非也雍邱去湻于且千里杞安能越鄭宋會齊而舍其故國遠徙乎漢地里志雍邱故杞國東樓公封此先春秋時徙魯東北則杞初不因并湻于而始遷也按經書牟婁杞邑後漢書平昌侯國婁亭屬北海諸縣即今諸城則杞在青州齊之南魯之東春秋前已去雍邱而遷北海其後或都湻于或都緣陵皆在青州南境春秋之初未攻其國地果何在要之在安邱諸城之間與莒爲鄰巳久離雍城故封無疑也　四庫提要曰王說足糾杜注之失○顧棟高大事表曰杞國于雍邱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成公遷緣陵在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東南五十里文公遷湻于在今青州府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其雍邱之地不知何年入于宋見哀九年○閭若璩四書釋地又續曰東遷後杞都湻于在安邱去初封杞縣巳千有餘里

緣陵

邑

牟婁　無婁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杜注杞邑傳曰淮夷病杞城而遷焉杜云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按是時杞已居湻于迫近淮夷是以病之齊桓遷之稍北與齊近如楚遷許于葉吳遷蔡于州來也至襄二十九年杞復遷湻于是年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杞祁午數趙文子之功曰城湻于蓋即城杞一事是復還湻于之證也緣陵亦曰營陵路通登萊後漢志北海郡有營陵縣薛瓚曰春秋謂之緣陵故城在今青州府樂昌縣東南七十里參纂高氏顧氏○按薛瓚以營陵即營邱非是營邱今臨淄乃齊都也○緣陵杞邑今河南杞縣在唐爲雍邱唐人所謂睢陽江淮之保障者即杞之東境緣陵其在是與城之則與楚丘相比相應以爲天下形勢楚丘以內制河朔緣陵以外控江淮則戎與狄之交不得合而中國庶不至大病此非獨爲杞一國之利也故

不書杞朱朝瑛略記○孫氏覺說見外城總論

以上杞都

隱四年春莒人伐杞取牟婁

杜注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水經注濰水條下涓水北逕婁鄉城東入濰故城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與安邱接界高士奇顧棟高○參看下無婁

嚴啟隆傳注曰杞紀之誤也牟婁在今青州府安邱縣南昭四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則與魯接壤可知杞至僖十四年始遷緣陵今尚在陳留雍邱爲河南之杞縣莒乃山東之莒州杞莒地遠何緣取其界邑張尚瑗公羊折諸○愚按以顧氏輿圖考之紀莒魯隣近而杞則遠張取嚴說是也而沿誤已久未敢改經文之杞爲紀仍列于杞邑而存其說焉又按朱朝瑛略記引金壇王氏說與嚴同云今安邱爲漢北海郡平昌

宣十五年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作牟婁

杜注杞邑公羊作牟婁蓋即莒人所取此時已爲莒邑矣杜注疑有誤高士奇顧棟高○無公作牟如甯母亦作甯無齊人讀無爲牟毋總里音也毛奇齡簡書刊誤○無牟古方音通轉趙坦春秋異文箋

以上杞邑

楚吳入郢不書入楚辨　陘非潁川召陵之陘亭杜解辨　祖疑宋地辨　容城非華容辨

楚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郯淮潁汝以爲洫江漢以爲池亘之以鄧林緜之以方城淮南子

余讀春秋至莊六年楚文王滅申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天下之勢盡在楚矣申爲南陽天下之膂光武所發迹處是時齊桓未興楚橫行南服由丹陽遷郢取荊州以立根基武王旋取羅鄀爲鄢郢之地

定襄陽以爲門戶至滅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然其始要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平王東遷卽戍申與甫許豈獨內德申侯爲之遣戍亦防維固圉之計有不獲已逮桓王莊王六七十年之久楚之侵擾日甚卒爲所滅自後滅呂滅息滅鄧南陽汝甯之地悉爲楚有如河決魚爛不可底止遂平步以窺周疆矣故楚出師則申息爲之先驅守禦則申呂爲之藩蔽城濮之敗而子玉羞見申息之老楚莊初立而申息之北門不啟子重欲取申呂以爲賞田而巫臣謂晉鄭必至於漢申之係於楚豈細故哉故論當日楚之形勢東拒齊則召陵之陘爲咽喉之塞西拒晉則少習武關通往來之道南面扞吳則鍾離居巢州來屹爲重鎮迨州來失而入郢之禍始兆楚植基固而形勢便使周歷猶緜延四百年不遂併於楚者桓文之力也顧棟高楚疆域論

又按楚在春秋吞并諸國四十有二其西北至武關在今陝西商州東少習山下文十年傳子西爲商公卽商州雒南縣與秦分界其東南至昭關在今江南和州含山縣北二十里昭十七年戰長岸卽和州南七十里之東梁山與太平府夾江相對是也與吳分界其北至河南之汝甯府南陽府汝州與周分界其南不越洞庭湖全有今湖北十府八州六十縣之地惟隨州爲隨國僅存又全有河南之汝甯南陽二府光州一州又闌入汝州之郟縣魯山縣河南府之嵩縣開封府之尉氏縣許州府之郾城縣及禹州與鄭接境四川夔州府之奉節縣與巴接境江西之南昌南康九江饒州與吳越錯壤又全有江南廬州鳳陽潁州三府及壽州和州之地江甯府之六合太平府之蕪湖徐州府之碭山則與吳日交兵處後廬壽之地多入吳又方城在唐汝之間則鄧唐汝皆北境鍾離巢爲東界及滅越則竟以徐淮爲東境矣趙彥衛雲麓漫鈔

楚地雖不瀕海而屈完云寡人處南海子囊云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鄭伯謂莊王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實海濱楚世家作賓之南海按南海今廣州府治爲當日百越地雖未屬楚已爲兵力號令之所及閻若璩潛邱劄記

楚因商周盛王以戎蠻荒服棄置者也偃然恣睢江漢之間東遷後遂自于縣申息滅宛鄧方城以爲城大隧直轅冥阨以爲塞蟠踞淮泗之壤後世所分六朝南北長江天塹不啻跨而踰之張尚瑗左傳折諸卷首

都丹陽還郢又遷都史記祝融之裔鬻熊爲文王師三傳熊繹成王封之于楚居丹陽地在秭歸後徙枝江亦曰丹陽若敖之後始都郢詳見下定四年令尹子西又遷郢于鄀水經注謂之鄢郢戰國時秦拔鄢郢楚又徙壽春○桓二年孔疏譜云楚芊姓顓頊之後也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今江陵是也昭王徙鄀惠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傳終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年而秦滅之

郢

邑　鍾離　葉　夷　白羽　州來徵入小國

地　陘　召陵　柤　乾谿　長岸　雞父　容城

柏舉

定四年冬吳入郢公穀皆作楚

史記楚世家熊繹五傳熊渠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疵爲越章王張瑩曰句亶今江陵蓋卽郢也熊摯七傳至熊儀爲若敖若敖傳霄敖霄敖傳蚡冒蚡冒傳熊通是爲楚武王子文王熊貲始都郢世本及譜皆云武王徙郢按昭二十三年傳沈尹戌曰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猶不城郢則楚之都郢幷不始於武王蓋經營數世至武文始定欒武子言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可見經營已久也初時未有

城郭文十四年公子燮子儀因城郢作亂事未得訖襄十四年子囊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於是始城之至昭二十三年囊瓦畏吳復增修自固故沈尹戌譏之桓二年傳杜注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按江陵有三城紀南城其一也其二曰故郢城爲楚別都秦置郢縣其三曰江陵城秦臨江王其敖都此紀南城在今荆州府治北十里府北有紀山城以山名江陵城卽春秋時渚宮文十年傳子西沿漢泝江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是也高士奇顧棟高○史記索隱云楚都郢紀南城是平王更城郢故郢城是此誤也漢志水經注載平王所城卽楚都杜注亦甚明故郢別都不見於春秋或在春秋前耳又酈氏○愚按水經沔江水東逕江陵縣故城南故楚也江水又東逕郢城南子囊遺言所築城也酈注又引楚子革語我先君僻處荆山以供王事遂

遷紀郢此語殆不可信紀南之名非春秋時所有安得出于子革之口高氏已辨之矣○郢城今荆州府北紀南城楚文王所都府東北又有故郢城自頃襄以上皆居此張琦戰國策釋地書吳入郢屬辭之體宜然爾春秋有宜以國稱者有宜以邑稱者朝聘會盟征伐誅殺宜以國稱城邑火災及被圍入宜以邑稱姚鼐經說○入國不言邑言郢非得國之辭也牛運震傳

以上楚都

成七年秋吳入州來

昭十三年冬吳滅州來

哀二年冬蔡遷于州來

杜注楚邑未是書滅是國改入諸小國見後

成十五年冬會吳于鍾離

杜注楚邑淮南縣按古鍾離子國春秋時屬楚左傳昭四年楚箴尹宜咎城鍾離以備吳二十三年吳禦楚師于鍾離子瑕卒楚師熸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師還吳踵楚遂滅巢及鍾離秦置鍾離縣漢因之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今江南鳳陽府鳳陽縣東四里有鍾離故城高士奇顧棟高○壽夢時吳楚以此爲界杜佑所謂互爲吳楚之邊邑是也季本私考○晉淮南郡鍾離縣隋唐爲濠州通典鍾離縣東四里有古鍾離城卽魯昭四年楚城處史記伍子胥傳吳拔楚鍾離居巢注古鍾離子之國世本作終犁方以智通雅○愚按水經淮水又東過鍾離縣北酈注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楚滅之以爲縣○又按羅泌路史沂之承縣有古鍾離城羅苹注引杜解淮南濠州似誤○趙氏說見殊會門

又　許遷于葉

宣三年傳杜注楚地今南陽葉縣按此年許畏偪於鄭請遷於楚故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昭九年復遷許于夷葉仍入楚十一年靈王滅蔡遷六小國于荆山許亦與焉十三年平王復封陳蔡許亦復居于葉十八年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楚子乃遷許于析更以葉封沈諸梁號曰葉公定五年葉公始見於傳哀四年再見十六年又見葢自是爲楚重鎭矣秦爲葉陽漢爲葉縣屬南陽郡其地險隘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高士奇顧棟高○愚按水經注醴水經葉縣故城北楚欲爭强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唐勒所謂自越以至葉垂宏境萬里也○葉有方城山所謂楚國

方城以爲城卽此括地志楚爭霸中國逆山累石於此以爲固
號曰方城蓋楚第一重地也（閻若璩四書釋地續）
昭九年春許遷于夷（卽城父）
傳曰遷許于夷實城父人于陳杜注城父縣屬譙郡按
楚有兩城父此所謂夷城父取諸陳者也僖二十三年楚伐陳
取焦夷杜注夷一名城父襄元年晉伐陳遂侵楚焦夷此年遷
許後四年許自夷還居于葉昭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楚城夷而處之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皆此漢置城父縣屬
沛郡晉屬譙郡在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里又有北城
父昭十九年楚城之實太子建杜云襄城城父縣也昭王卒焉
漢置父城縣屬潁川郡在今河南汝州郟縣（高士奇顧棟高）○愚按水
經注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於城父縣右出東南

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縣故焦夷之地春秋遷許于夷實城父矣
高氏曰焦卽今亳州本焦國周末改爲譙漢爲譙縣亦屬沛郡
昭十八年冬許遷于白羽（卽析）
按僖二十五年傳秦晉伐鄀楚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
人以圍商密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乃降秦師杜注析楚邑一
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也係輿人作爲克析而得其
囚俘者又按蔡聲子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杜注事在文十四
年（析公無考）此年傳曰遷許于析實白羽後許遷容城哀十八年楚
復封子國于析漢屬宏農郡魏屬南鄉郡晉初因之今河南南
陽府鄧州內鄉縣卽其地近武關戰國時秦兵出武關攻楚取
析是也析隈山今在鄧州南（高士奇顧棟高）○愚按哀四年傳楚謀北
方圍蠻氏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使

謂陰地之大夫士蔑將通于少習以聽命杜注析縣屬南鄉郡
析南有豐鄉皆楚邑少習商縣武關也（彙纂）曰今淅川縣及內
鄉縣之西北境皆析地武關在今西安府商州東少習山下故
亦名曰少習又按水經注丹水自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出武
關楚通上洛阨道也武關在析縣西百七十里析水出析縣西
北又東逕其縣故城北春秋之白羽也析水南流注于丹水逕
丹水縣故城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楚申息之師所戍也
以上楚邑
僖四年春齊伐楚次于陘
杜注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按在今河南許州府郾城縣
召陵城南以陘山而名戰國策蘇秦說楚曰楚北有汾陘之塞
鮑彪注陘召陵陘亭也（高士奇顧棟高）○史記楚世家正義引括地志

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愚按此乃威王十一年魏取陘山之注楚世家正義於齊侵楚至陘山亦引括地志云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前後兩引小異）按太平御覽謂在滎陽則
正義云新鄭近之滎陽春秋爲鄭戰國爲韓蓋南北之隘道楚
爲塞以禦北方故蘇秦於韓曰南有陘山於楚曰北有汾陘之
塞其地一也楚漢之際亦於此決勝負焉左傳楚子庚治兵於
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邱城今襄城屬汝州汾陘之塞恭在
汝鄭二州（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文十六年傳師叔曰先君蚡冒所以
服陘隰也孔氏正義云釋例以陘與陘隰爲一地楚自武王始
居江漢之間則蚡冒之時未至中土不應已能越申息服潁川
之邑疑非也（杜預釋例四庫案語）○徐廣云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按
陘山在今開封府新鄭縣南三十里與密縣接界楚北有汾陘
之塞卽此非召陵之陘亭也召陵故城在今許州郾城縣東四

十五里其南有陘亭張琦戰國策釋地○山徑曰陘爲楚塞山徑通光
山固始之間王夫之稗疏○徐廣曰陘山絕之名爾雅山絕陘郭注
連山中斷絕是山之中斷者皆可謂之陘馬宗璉左傳補注○愚按趙
企明經筌曰杜氏最詳於地而於侵蔡次陘有所不通蔡今之
蔡州許在潁川今之潁昌師退次召陵潁川之邑故許男歸而
卒于許不曰卒于師非卒于師也齊伐楚先歷許然後至蔡過
蔡然後及楚陘當在蔡之前不當在蔡之後潁昌去蔡州三百
里不應退師若是之遠則杜指潁川召陵之陘亭非也愚考顧
氏輿圖誠有如趙氏所辨者惟王伯厚據史記正義及國策蘇
秦語謂山爲楚交界處地在滎陽新鄭與張氏琦所考近密縣
者當是張亦以杜爲非也高氏攷畧從杜而兼采蘇秦語謂二
國皆恃此爲險在楚則爲北塞在韓則爲南塞又據新鄭亦有

陘山知陘塞綿亘甚遠則亦不能無疑於杜矣

又　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定四年春會于召陵侵楚

杜注潁川縣也按昭十四年傳楚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即
此漢置召陵縣屬汝南郡晉屬潁川郡水經注汝水別瀆世謂
之大㶏水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齊桓公師退處闞駰曰召者
高也其地邱墟井深數丈故以名焉故城在今開封郾城縣東
四十五里高士奇顧棟高○齊晉謀楚皆於召陵一書伐而一書侵一
雖書遂而卒能成功一雖會劉子而卒無能爲其得失固不待
論但召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來簡東國之師於此李廉會通○史
記齊桓公曰寡人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小顏小司
馬並云熊耳山在順陽縣北順陽唐縣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

襄十年春十三國諸侯會吳于柤

哀六年夏叔還會吳于柤

杜注楚地按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柤水劉昭注傅陽即
春秋之偪陽水經注柤水出于楚之柤地今偪陽縣西北有柤
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故城東北又東南亂于沂
而注于沭謂之柤口沭水條下按今山東兖州府嶧縣東南有渣口
戍柤與渣俱音側加反即今泇河入氶水之泇口高士奇顧棟高○偪
陽國及柤地皆在沛縣乃吳入北方之要衝汪克寬纂疏○按釋例
地名楚地有柤穀梁傳注亦云柤楚地酈氏雖引京相璠宋地
之說而仍明稱柤水出楚之柤傳云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
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夏四月戊午會于柤鍾離成十五年會
吳之地在淮南爲今鳳陽府地先會于此次會于柤遂滅偪陽

然則柤近鍾離未必在沛嶧之間此傳云會于柤會吳子壽夢
也可見五年會于戚非會吳子但會吳大夫壽越耳吳使壽越
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按雞澤之會在襄三年迎吳子於淮
上不至蓋雞澤爲晉地吳不欲遠就於晉故不至此時壽越之
來未必不微示此意故晉使魯衛之大夫會吳于善道善道在
今盱眙爲吳地而壽越亦遂同盟于戚戚稱吳人謂壽越也鍾
離善道柤稱吳謂吳子也鍾離善道皆大夫與會柤則諸侯與
會故傳特標之云會吳子壽夢也在吳子不欲來會于雞澤在
晉侯亦不可往會于善道故仍用鍾離故事會于楚地是時諸
侯必先至鍾離以俟吳子至柤而往會觀其越六日而會柤又
越九日而滅偪陽則柤當在鍾離偪陽之間近於善道而吳不
必渡淮故書曰會吳惠徵士據京相璠宋地之說謂晉楚分爭

而與諸侯會于楚地必無是理頃成十五年士燮且會吳于鍾離明年即有鄢陵之戰獨非相爭之時乎況悼公之復霸也(焦循春秋左傳補疏)○京相璠說不若漢志鄅縣得其實謂晉楚方爭不當會其地定四年謀伐楚尚會召陵此會更何嫌(洪亮吉春秋詁)○會吳於楚界示楚以得吳也晉得吳則楚右斷不敢議鄭恐吳之擬其後也(熊過明志錄)○愚按水經注又曰溴水東逕鄫縣故地南引襄十年會于鄅今其地鄅聚是也(淮水條下)漢地里志沛郡鄫縣注音嵯此縣本爲鄅後借鄫字爲之耳讀皆爲鄅按鄅與柤字通又考漢志鄫即鄅屬沛郡傅陽即偪陽屬楚國沛郡屬豫州楚國屬徐州徐豫接壤今江南徐州府沛縣北即山東兗州府嶧縣南非兩地也○又按傳云以偪陽與宋公則近宋可知惟水經注引京相璠說徑以爲宋地恐未必然江氏考實從京相璠與惠氏同而釋焦氏洪氏熊氏論辨似以會于楚地爲當○柤有二襄十年會吳于柤是楚地昭六年鄭伯勞楚公子棄疾于柤是鄭地(程公說分紀)

昭十三年夏楚弒其君于乾谿

按昭六年傳楚伐吳軍于豫章而次于乾谿杜注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按在今潁州府亳州東南(高士奇 顧棟高)

昭十七年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杜注楚地按傳楚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杜注順江而下易用勝敵知爲水戰也　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和州南七十里之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云楚獲吳餘皇處也歷代爲建康西偏之要地或又謂金陵爲古長岸地即長干也當時乘勝追擊亦可至此(高士奇 顧棟高)

昭二十三年秋吳敗六國之師于雞父(父穀作甫)

杜注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按安豐漢縣屬六安國晉屬安豐郡今鳳陽府壽州西南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高士奇 顧棟高)○愚按水經注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吳楚戰地○按傳吳伐州來楚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戰于雞父則雞父當在鍾離之西州來之東吳將伐州來而尚未至故禦在鍾離戰在雞父也(余光存倏)○穀作雞甫父甫古字通(趙坦異文箋)

定四年夏許遷于容城

杜注闕按應劭以漢華容縣爲春秋許所遷之容城非也漢南郡華容縣爲今荊州府監利縣在郢都之側後二年鄭即滅許鄭豈能至此或曰在今南陽府葉縣西(高士奇 顧棟高)○今監利縣與郢密邇許遷此則鄭豈能深入楚地而滅之蓋召陵之會許從晉故不敢居析背楚而北遷容城雖無考當在汝蔡之北近鄭故被滅其非華容決矣(王夫之稗疏)○攷唐垂拱二年改華容縣爲容城縣諸儒從應劭者因後代之名定春秋之地其誤甚矣許州從許都得名此俞氏之說可證者蓋許初都許州府石梁縣遷于南陽府葉縣又遷于江南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里城父又遷于河南南陽府內鄉縣此又遷于容城在今許州府臨潁縣也前此迫鄭卅楚皆楚遷之以避害就利召陵之會許背楚向晉懼楚見伐而遷之以避楚也(徐卓經義未詳說)○愚按水經夏水東過華容縣南酈注以爲即此容城江氏考實從之蓋誤○任公輔以爲華容亦析之近地(李廉會通)

又　冬吳楚戰于柏舉(公作伯莒 穀作伯舉)

柏舉楚南鄙邑（呂氏春秋首時篇注）○杜注楚地按水經江水東過邾縣南酈注江水右得黎磯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舉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南對舉洲春秋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也彙纂引名勝志云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縣東南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合柏山舉水而得之按傳子常濟漢自小別至于大別又三戰而陳于柏舉是在漢之東北矣其地應在麻城縣境也麻城屬湖廣黃州府傳遜以河南西平縣本柏子國釋柏舉誤京相璠以江夏之柜水釋舉亦遠（參高氏攷略顧氏都邑表江氏考實洪氏春秋詁）○舉水庚仲容荆州記作莒京相璠曰或作洰按柏舉當在漢川雲夢之間（王夫之稗疏）○柏公穀作伯古字通假舉公作莒亦假音字（趙坦異文箋）

以上楚地

秦（顧氏大事表都邑表後論論秦穆時始并岐西豐鎬周故都之地辨鄭氏詩譜甚明今不備載）

秦以西陲小國乘哀周之亂逐戎有岐山之地是時兵力未盛西周故物未敢覬覦也值平桓懦弱延及甯公武公德公以次蠶食盡收虢鄭遺地之在西畿者垂及百年至穆公遂滅芮築壘為王城以塞西來之路而晉亦滅虢東西京隔絕由是據豐鎬故都判然為敵國與中夏抗衡矣然滅滑而滑為晉有不能越崤函以東滅鄀而鄀為楚有不能越武關以南其地不出陝西一省而同州府與商州之地猶與晉楚錯壤焉秦與晉以河為界河以東為晉河以西為秦然秦當春秋時疆域褊小非特隔于函關之外為晉所限閡不得出也攷史記繆公立五年而晉獻滅虞虢是時新立初起岐雍基業未固而晉武獻已彊盛滅虢而桃林舉秦之門戶在晉肘腋中矣故終穆公之世未嘗一日忘東向其援立惠公實貪河外列城之賂蓋欲圖晉之故地以為東出之謀既而韓之戰秦始征晉河東未幾復屬于晉秦之不得志於晉可知也迨立文公秦欲納王而晉辭秦師獨下文公梟雄賴秦之力而實陰忌之必不使勤王之舉得分其功晉之抑秦又可知也至其季年日暮途遠背晉與鄭盟已復襲鄭懸師深入年老智昏而穆公之始終不忘東向其情蓋汲汲矣其後絕晉日尋干戈少梁北徵彭衙刳首迭有勝負然終不能越河以東一步蓋有桃林以塞秦之門戶而河西之地復犬牙于秦之境內秦之聲息晉無不知二百年來秦人屏息不敢出氣者以此故也至孝公發憤東地渡洛魏人納地恐後而河西始悉為秦有（顧棟高秦疆域論）秦地為周之舊有文武貞信之教無傲僻驕侈之志淫泆昏惰之風無僭王猾夏之行君臣篡弒之禍吳通上國最後其強也驟故亡也忽焉秦強於內治不勤遠略故興也勃焉楚之長駕遠馭強於秦而其內治亦強於吳故秦滅六國而終覆秦者楚也（劉逢祿公羊何氏釋例）

都

雍（今為陝西鳳翔府治鳳翔縣嬴姓伯翳之後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之間分土為附庸邑之秦號曰秦嬴詩譜曰秦隴西谷名近鳥鼠之山伯翳末孫非子周封為附庸邑于秦谷漢志注徐廣曰天水隴西縣有秦亭今秦州清水縣故秦城是也曾孫秦仲宣王時死于戎宣王命其子莊公為西垂大夫生襄公周室東遷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之為諸侯陽以岐以西之地文公平戎遂收其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譜云襄公橫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非也文公居西垂汧渭之間孫甯公嗣立二年徙居平陽是為魯隱公九年也桓四年秦師圍魏始見于傳四傳至德公元年始都雍居雍城大鄭宮則魯莊公十七年也至僖十三年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杜注雍秦國都僖十五年戰韓秦始見經今鳳翔縣南七里有古雍城秦德公所居大鄭宮城也○非子之為附庸後于齊晉幾二百年洎襄公為侯又百五六十年獨平王東遷岐以西之地使襄公自伐而取之周之先公先王荒代鄭難所致者奄為秦有至穆公并國二十安受西土形勢詳易疑錄禮斷諸）

邑

彭衙

文二年春晉秦戰于彭衙（衙公羊本亦作牙）

杜注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按史記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正義曰彭戲戎號即彭衙秦文公嘗于其地置泉縣漢改置粟邑及衙縣屬左馮翊晉省入粟邑縣後魏廢粟邑改置白水今仍之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有彭衙古城郃陽縣今在白水東晉省衙地入粟邑杜預時葢其古城割屬郃陽也縣道記衙城側有彭衙水南流至縣東南入洛高士奇 顧棟高

吳會吳之向杜注誤鄭地辨　鄖爲海陵發陽杜注辨

武王定天下此時泰伯之子孫已自立于勾吳武王因而封之時大江以南尙屬蠻夷之地分茅胙土之所不及非若中原齊魯星羅碁置也故其地最廣遠春秋初尙服屬于楚自後寖強遂爲勍敵夫長江之險吳楚所共而楚居上游故長岸之戰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游何故不吉卒得其乘舟餘皇故吳楚交兵數百戰從水則楚常勝而

從陸則吳常勝楚以水師臨吳而吳常從東北以出楚之不意當其始叛楚也即伐巢伐徐伐州來爭鬭於廬州鳳陽之間葢欲自上而瞰下子重之克鳩茲也爲今太平之蕪湖此用水也而吳報之伐楚取駕則在廬之無爲矣楚靈之克朱方也爲今鎭江之丹徒此用水也而吳報之取棘櫟麻則出碭山與汝寗矣至昭二十三年州來入吳州來爲今之壽春以淮爲固撤楚之藩籬而據其要害而入郢之禍兆矣當日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淮汭即州來豫章今南昌舍舟爲沉船破釜之舉陸路出南昌爲出奇擣險之謀欲避所短而用所長懸師深入千里襲人葢亦逆知楚瓦不仁而後敢出此使當日但斂兵持重勿與交鋒絕其餉道吳人輕銳師老欲歸正不必爲毁舟與塞城口之計正欲徐行驅之吳入遇險則必爭舟以濟爭則必亂半渡擊之可使隻輪不返故當日楚之失計在速戰而吳亦

第僥倖而一得也使第固守鍾離居巢州來三城屹然不動而多方以撓吳躁其亟肆之算吳既不得志于東北必不能由水道以窺楚而吳且坐困矣夫地勢何常人能用之則勝厥後越兼吳之地而卒覆于楚豈非楚常得地勢之便哉顧棟高吳疆域論

吳地略有江南全省而徐州屬宋廬鳳屬楚安慶屬羣舒最後廬鳳亦入于吳而入郢之禍自此始太平府與楚之和州含山對岸江寗府與楚之六合邑棠接境其自浙之嘉興以及湖州杭州則與越日相角逐之區也自浙之嚴州以及江南之徽州江西之饒州則與楚日相窺伺之地也方輿家以江西全省亦俱爲吳地然於經傳無所見又

都梅里遷姑蘇周太伯奔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吳地記泰伯築城于梅李今爲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日梅李鄉亦日梅里村自太伯至闔閭二十三君俱都北太伯無子弟仲雍立三傳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而封周章弟虞仲于故夏墟宣八年楚盟吳越始見于春秋傳成七年伐郯始見經諸樊南徙

吳闔閭元年當周敬王六年魯昭公二十八年闔閭築大城周四十二里小城八里皆子胥所制高氏攷略日以地有姑蘇山因日姑蘇山在府城西三十里韋昭國語注日姑蘇臺名井也姑蘇爲吳國都之地名國語申胥諫夫差高高下下以疲民于姑蘇言於其境内多所營築耳又越伐吳吳師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范蠡擊鼓興師王于姑蘇宮遂滅吳夫吳王率其賢士重祿以上姑蘇亦猶楚之棲會稽耳安有棄其國都而走保一臺乎觀後范蠡入姑蘇之宮遂滅吳則姑蘇爲吳都無疑今爲蘇州府治○宣八年孔疏譜云太伯仲雍之荆蠻自號句吳句或爲工夷言發聲也大伯無子仲雍嗣之武王封其曾孫周章於吳爲吳子又別封章弟虞仲於虞自太伯五世而得封十二世而晉滅虞虞祇而吳始大至壽夢而稱王壽夢以上世數可知而不紀其年壽夢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獲麟之歲也二十三年魯哀公之二十二年而越滅吳

邑　檇李

地　善道　向　橐皐　鄖

川　淮

定十四年夏於越敗吳于檇李檇音醉公作醉

杜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按公羊作醉李越絕書作就李國語句踐之境北至于禦兒吳越春秋吳王夫差增越封西至于檇李然則與闔閭戰時檇李猶當爲吳地矣嘉興春秋時爲長水地秦置由拳縣水經注沔水條下谷水逕由拳故城秦時長水縣也陷爲谷因名谷水谷中有城即故由卷縣吳黃龍三年有嘉禾生卷縣改曰禾興後避諱改爲嘉興春秋之檇李城也在今浙江嘉興府嘉興縣南四十五里高士奇 顧棟高 ○檇醉音同公作醉假音字越絕書作就漢志又作儁皆方音之轉吳越春秋李又作里趙坦 異文箋 ○漢志會稽郡由拳下注柴辟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洪亮吉 春秋詁 ○傳云闔廬卒于陘去檇李七里按檇李城左右水口皆名曰涇如圖經所著風涇中涇等是也陘或當作涇

又

以上吳邑

襄五年夏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公穀作善稻

杜注地闕范甯注吳地穀梁傳曰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注夷狄所號地形物類當從中國言之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也按阮勝之南兗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秦置盱眙縣許愼曰張目爲盱舉目爲眙城居山上可以矚遠故曰盱眙今屬江南鳳陽府泗州高士奇 顧棟高 ○淮水東逕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衍入洪澤湖在此顧氏山川表 ○宿州有善道驛蓋古名之僅著於今者正吳西北會中國之便道與龍亢之向壕之鍾離相櫛比王夫之稗疏 ○道作稻假音字趙坦異文箋 說文導禾也司馬相如曰導一莖六穗蕖道即導之省與稻同音相通張壽恭古義

襄十四年春十三國大夫會吳于向

杜注鄭地按襄十一年傳諸侯伐鄭師于向杜注在潁川長社縣東北高氏攷略曰十四年會吳于向杜注鄭地即此在今開封府尉氏縣江氏曰杜此年注非也十三國大夫會吳地當近吳此當爲龍亢之向杜於隱二年莒入向注云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在今鳳陽府懷遠縣去莒甚遠當是會吳之地莒所入是寰宇志莒州南之向城杜兩注皆誤今懷遠縣西四十里有故縣村漢置向縣龍亢在其西地理考 實泰

哀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

杜注在淮南逡遒縣東南按漢橐皋縣屬九江郡孟康曰橐皋音拓姑宋以後橐訛爲拓又訛爲柘今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鎮俗猶名會吳城漢逡遒故城在今合肥縣東與巢縣接壤高士奇 顧棟高 ○漢地理志後漢郡國志作浚遒齊召南左傳注疏考證

又

秋公會衞侯宋皇瑗于鄖公作運

杜注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按今揚州府如皋縣東立發壩古發陽也亦名古鄖海陵縣今爲泰州高氏攷略 蔡氏彙纂 ○按杜云廣陵郡海陵誤海陵前漢屬臨淮後漢已廢至晉復立屬廣陵則已名海陽矣洪亮吉春秋詁 ○杜以鄖爲發陽以發揚爲發繇展轉牽強且晉之海陵今揚州之通州海門縣地僻在江海之隅春秋時輪蹄所不至必非會盟之所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有員亭姑幕今莒州乃吳魯所由通之徑員本音鄖加邑亦同當即是姑幕之員也王夫之稗疏 ○公羊鄖作運與鄆作運同皆假音字趙坦異文箋

以上吳地

僖十六年冬會于淮

杜注臨淮郡左右按晉臨淮郡治盱眙今屬泗州江永○淮今泗州盱眙淮水所經處古臨淮也熊過明志錄○愚按盱眙即吳之善道地見上又襄三年傳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顧氏曰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山自楚文王封畛于汝有南陽之境淮爲楚境內之水東流至光州東北又東由固始入江南潁州府界又東流至潁上縣又東北至鳳陽府懷遠縣界以上皆楚地以下入吳又東經長淮衞至五河縣又東經泗州城南盱眙城北入洪澤湖又東北出淮安府淸口與黃河會又剐河東流經山陽縣至安東縣雲梯關入海淮上當在臨淮泗州之境山川篇○水經淮水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即今安東彙纂○桓八年傳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淮水源出桐柏山在

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一里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隨州即春秋時隨國正當漢之東淮之南故曰軍於漢淮之間是時南陽之境猶未爲楚有逮後文王縣申息封畛于汝則淮爲楚境內之水矣顧棟高又

以上山川

徐

都下邳與秦俱出伯翳伯翳子若木事夏襲翳之封其後立于淮者爲嬴氏夏世有調王命以徐伯主淮夷周初僭稱王宣王命召虎平淮夷尹吉甫作江漢之詩王又自將伐淮徐召穆公作常武之詩其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曰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又曰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即此徐國也穆王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居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偃王旋反穆王伐滅之復封其子宗爲徐子莊二十六年會伐徐始見經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按漢迄南北朝皆曰徐縣漢志臨淮郡徐縣春秋時徐國括地志徐城縣西有大徐城即古徐國又西爲下邳僮縣合杜注觀之古國正在徐僮間耳今在江南泗州北八十里相傳城爲偃王築○通志氏族略徐子爵嬴姓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自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爲周所滅復封其子宗爲徐子宗十一世孫章羽昭三十年爲吳所滅

婁林

僖十五年冬楚敗徐于婁林

杜注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按後漢志下邳國徐縣有樓亭或曰古婁林在今泗州境高士奇顧棟高

戎

此戎州已氏之戎隱二年經公會戎于潛杜注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又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年齊人伐戎二十四年戎侵曹二十六年公伐戎所書皆此水經注濟瀆自濟陽縣故城南東逕戎城在今山東曹縣○按諸家指爲徐州之戎說見四裔門惟追于濟西者高江村謂濟西在魯西徐戎在魯東所追者非徐戎也是否非一種竢考

楚邱

隱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杜注衞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彙纂今曹縣東楚邱亭是也按

縣今屬曹州府高氏攷略衞有兩楚邱此爲漢已氏縣晉屬濟陽濟陰之城武居東濟陽之已氏居西城武之西南即已氏之東南所謂南楚邱也詳見衞都○此戎州已氏之戎周衰入居中國者也楚邱漢爲梁國已氏縣非衞地也張治集註○江氏按一統志楚邱城在曹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戎州已氏之邑漢改爲已氏縣隋改曰楚邱明省入曹州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戎城亦在濟陽今之曹縣上見則此楚邱爲戎邑凡伯經其地戎遂伐之以歸非衞邑也因此楚邱與衞文所居滑縣楚邱同名杜遂以爲衞地不知此楚邱去衞遠衞不得有此說者因杜注遂謂罪衞不能救王臣之患非也若論近楚邱之國則曹都定陶者最近凡伯經戎地而戎伐之雖曹亦不能救也春秋書于楚邱詳其爲戎地以見戎之橫周之微耳於曹衞乎何責江永○戎伐之

楚邱地界曹宋間襄十年宋享晉侯于楚邱郎此高江村以宋享晉侯者爲衞楚邱亦誤顧棟高○按諸家攷辨當是戎地決非衞都矣又有證爲魯地者亦確有依據詳魯地門並存備考

白狄
見四裔門

地　欑函　交剛

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杜注狄地見四裔門○會狄于狄地與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例同毛奇齡傳

成十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杜注地闕○按此白狄也交剛當在河東之地與河西延安府相近江永考實○左氏以爲狄侵晉然交剛狄地而晉敗狄於此其爲來侵往伐皆不可知張自超宗朱辨義

越　都邑地皆未見經以係大國附於此

越自少康初封歷商至周初千有餘歲武王因其舊而不改延及春秋之季又五六百年至允常始與吳相戰伐見于經傳再世至勾踐遂成伯業天子致胙五傳而至無疆而卒爲楚所滅竊怪勾踐以廣運百里之地而能覆二千里之吳其後世地兼吳越而楚滅之如反掌之易其故何也曰其故仍勾踐自貽之也當其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使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是爲畫江自守之計棄其地利以與人其得延至五世幸矣昔人有言守江不如守淮守淮必宿重兵于盧鳳徐泗而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當吳之與楚角也爭鍾離州來居巢三邑七十餘年而後取之迨既得州來而入郢之勢已兆越既有吳不能守吳故轍北抵州來西阻豫章而戀戀於三江五湖之利志意驕滿號稱伯王此猶項氏之棄關中而都彭城同一沐猴之見耳楚人既得上游而復兼有廣陵徐泗之地長江帶水策馬可渡勾踐當日豈爲子孫計長久者哉顧棟高越疆域論

國語載句踐棲於會稽之時其地南至勾無北至禦兒東至于鄞西至姑蔑廣運百里韋注東西爲廣南北爲運盖甚隘也後事吳又增其封西至槜李北至平原然考國語與越絕書所載不同其北至禦兒平原皆在今嘉興一府之地西南至姑蔑越絕書作姑末則在今衢州龍游然昔人稱餘汗爲越地淮南王安謂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汗界中通典亦謂爲越之餘則自江西廣信至饒州皆越之西界國語所云姑蔑蓋未盡矣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昭二十四年傳在今鄱陽湖蓋鄱陽爲楚餘干爲越分峙湖之東西兩岸楚越相結歸王乘舟應在于此若北出則千餘里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而與楚會邪其地全有浙之紹甯金衢溫合處七府之地其嘉湖杭三府與吳分界由衢歷江西廣信府至饒之餘干縣與楚分界又

余前論本史記越不能正江淮以北棄地利與楚爲楚所滅後閱吳越春秋有云越既平吳北渡淮會齊晉諸侯徙都于琅琊竹書紀年云晉出公七年越徙都琅琊水經注亦云琅琊越句踐之故都也越絕書句踐平吳霸關東從琅邪起觀臺以望東海諸書所載合符琅琊爲今山東沂州府與史記說異然以史記證左傳事多不合據傳哀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正邾魯之界後哀公欲以越伐魯去季氏公又嘗如越又孟子武城有越寇武城亦在今沂境夫越既滅吳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方欲正邾魯之界豈其棄江淮不事且既棄之予楚如后庸往來及出兵侵魯豈反假道于楚邪蓋先時吳伐齊魯略有其邊地哀八年傳武城人有田于吳竟是沂州久已爲吳之鄙

墟越滅吳因有其地而遷都焉未嘗棄江淮也史記疎矣又

都會稽今爲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姒姓禹之苗裔帝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以奉禹祠越之名不知所始國語云芊姓夔越是越地不但封禹後其來已久猶夫楚封于周成王而商頌先有荆楚也其始封之君曰無餘國於會稽山之陰句踐與范蠡曰先王無餘國在南山社稷宗廟在湖之南是也周初受封爲不成子范蠡曰我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韋昭注周禮諸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越不能成子言其國小也自無餘以下二十餘世至允常宣八年楚盟吳越始見於傳杜注越國今會稽山陰縣昭五年會楚伐吳始見於經迨滅吳兼并其地濱淮與齊晉會攻貢于周周元王使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宣八年孔疏謂云越封於會稽自號於越於者夷言發聲也濱在南海不與中國通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吳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越王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魯哀公二十二年句踐滅吳霸中國卒春秋後七世大爲楚所破遂微弱矣

(補)楚都郢

據左傳楚成王使鬭宜申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沿漢至于夏口然後泝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楚始都丹

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都皆在江陵境中杜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紀南城即古郢都又謂之南郢今郢州本謂之北郢非楚都沈括筆談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八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九目錄

經書諸小國不書都邑地者

宿　向　極　滕　薛　戴

州　穀　鄧　南燕　牟　葛

於餘邱　譚　遂　滑　蕭　郭

鄣　山戎即北戎　狄即赤狄潞氏甲氏留吁鐸辰廧咎如　陽

虞　江　黃　舒舒蓼舒鳩舒庸　弦

溫即蘇　部　厲即賴　英氏　項　梁

郜　隨　頓　夔　介　姜戎

沈　鄀　六　雒戎　麇　巢

巴　庸　崇　陸渾戎　郯　白狄

萊　根牟　茅戎　鄟　州來　偪陽

邿　胡　淮夷　申　鮮虞　戎蠻

鄅

向國非燕國龍亢之向辨　極書入諱滅同姓辨　杜注兩郜皆在成武辨　杜云州在淯于辨　鄧非襄陽鄧城辨　梁非浚儀大梁河南梁縣辨　厲賴誤爲二國辨　牟非泰山牟縣辨　滑非大名之滑辨　蕭非宋邑之蕭辨　郭疑虢辨　郭非紀郭非紀附庸辨　杜注以舒蓼爲二孔疏以舒蓼爲蓼又以羣舒爲一國辨　鄫莒滅魯取公羊說辨　英氏稱氏公羊說辨　熊摯封夔辨　皐陶封六辨　侵崇公羊說辨　萊姜姓辨　根牟鄟邿公羊以爲邾邑辨　根牟或又云萊邑辨　州來楚邑辨　鮮虞姬姓辨

附見傳不見經之小國　春秋諸小國爵姓

險要之地書於經者　顧氏列國不守關塞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九　　錢唐張應昌學

經書諸小國不書都邑地者

向國非譙國龍亢之向辨極書入譚滅同姓辨[illegible]府郜皆在成武辨杜云州在淳于辨鄧非襄陽鄧城辨梁非汲義大梁河南梁縣辨厲賴誤爲二國辨牟非泰山牟縣辨滑非大名之滑辨蕭非宋邑之蕭辨郭疑號辨郭非紀郭非紀附庸辨杜注以舒蓼爲二孔疏以舒蓼爲蓼又以羣舒爲一國辨鄫莒滅魯取公羊說辨英氏稱氏公羊說辨熊摯封夔辨皐陶封六辨侵崇公羊說辨萊姜姓辨根牟鄟邿公羊以爲邾邑辨根牟或又云萊邑辨州來楚邑辨鮮虞姬姓辨

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逮春秋之始纔三百四十年耳而周之子孫何其甚微邪小國弱兵介強侯之間僅若黑子著面而地大民衆臨蕞爾之國奚啻𤸃牛僨豕故鄫畏魯衆齊迫燕弱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皆兼之周之子孫安得不日失其序乎嗚呼齊楚狄焉思啟封疆至於芟夷併吞固無足怪而同姓

大國恃其強力亦自尋斧於本支何邪李琪列國世紀同姓微國紀

秦穆有言德之不建民之無援昔文武之有天下也選建親賢大國數十亦既足以統屬人心繫固國勢矣其人非周之子孫其地不足以爲周之屏翰先王皆爵而列之此其公天下之心豈特以私王室哉存先代之後表仁賢之人皆所謂建德以爲民援非惟不可廢亦有所不敢廢也春秋諸侯不復知崇明祀保小寡之義弱強相併而爲盟主者亦不復能與其疆場之事故自隱桓以來魯入極矣鄭取戴矣鄧畏楚衆齊迫陽遷向蒙莒師邾踐鄅境終春秋之世微國困於兵革寇攘之禍殆不勝數而得周旋於幣玉牲歃以從諸侯之役者其無幾焉耳干戈之禍極於戰國而後已李琪列國世紀庶爵微國

春秋之爲中國慮大於吳楚戎狄既深排而力抑痛懲而亟膺之矣至於蕞爾之夷至無足道猶必因事謹誌何哉觀隱桓之初夷狄見經者不過曰戎曰荊莊僖以後介也舒也巴也庸也甲氏潞氏鮮虞屢告不一而足累累書於冊彼吳楚戎狄之國既得以交起迭仆更廢互興而藐然僻陋之夷習於是思亦安知其終不足以抗衡哉是聖人之所憂也李琪列國世紀夷微國紀

春秋諸侯偪於從楚者衆矣伯業不競不在諸侯主齊盟者亦既俛焉聽命吳楚則宋魯陳蔡鄭許之國何尤乎宋魯陳蔡鄭許之國不足罪則小於宋魯陳蔡鄭許之國又何尤乎故嘗論齊桓之伯能帖荊於召陵而不能止江黃之伐晉文之伯能致秦敗楚於城濮而不能保鄝六之不亡桓文且爾他何望哉小國尚安所恃而不從夷也是故崇屬於秦郯屬於吳沈徐胡頓皆屬於楚凡小國在夷狄之宇下者信未有罪焉爾末年齊晉益微中國不能以一矢遺夷狄而封豕長虵之類自相雄奪其得免於滅亡者亦鮮焉李琪列國世紀附夷微國紀

須句司太皞之祀六蓼實皐陶之後此皆先王所封自唐虞三代至春秋之初綿延不絕何故纔入春秋便見屠戮蓋向時有聖賢之君振作之風聲氣習尚有典刑者成人相與維持故得世守其祀所以雖小而僅存至此先王德澤斬絕故先王之諸侯亦不能存呂祖謙左傳說

春秋大國魯晉齊宋秦楚兼并多數圻矣次如陳蔡諸國自保不暇其諸小國可推見矣況微而不能自立者哉胡頓夔舒鳩近楚則楚滅之徐近吳則吳滅之宿近宋則宋滅之邿鄫近魯則魯取之鄅近邾則邾入之舒近徐則徐取之偪陽距晉遠則滅而予宋溫在王畿至爲狄所措天子弱諸侯恣諸侯恣夷狄暴豈一朝夕之故哉程公說分紀

宿

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杜注小國東平無鹽縣也按宿太昊後風姓

男爵司有濟之祀見僖二十一年傳隱八年書宿男卒莊十年書宋人遷宿
宿自此亡矣定十年傳駟赤如宿杜注故宿國地今無鹽故城在泰
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高士奇江永○宿宋之附庸介於宋魯之間遷之
後遂不復見於經以傳考之定十年侯犯叛駟赤誘侯犯如宿犯從
之則地入魯久矣豈宋遷其地而據其邑卒入於魯邪趙鵬飛經筌

向

隱二年莒人入向杜氏以為譙國龍亢之向疑誤王夫之稗疏曰漢書沛郡有向縣注云故向國其地近蕭縣杜云譙國龍亢者晉併入龍亢為譙王國邑也按王氏亦踵杜注之誤當從江氏考實據寰
宇記是莒州南之向詳莒邑下○世本向姜姓炎帝後高士奇

極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杜注附庸小國按穀梁以為滅同姓是姬姓
國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杜注庈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

因得以勝極則極是境內附庸也賈逵以為戎邑誤時魯與戎好不
應入其邑今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高士奇○范注諱滅同姓變滅
言入按極為魯同姓無可考春秋之義滅國即是大惡內大惡當諱
變文言入言取耳不必以同姓而後諱滅也齊召南穀梁注疏考證

滕

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隱七年書滕侯卒十七世宣公也始
見經本孔疏杜注滕在沛國公邱縣按秦置滕縣漢改公邱縣屬沛郡
故滕國也今滕縣乃漢蕃縣隋改曰滕古滕城在今兗州府滕縣西
南十五里春秋後六世為齊滅高士奇江永○滕之可考者五君其與諸
侯睦其事霸主謹惟偪而無禮故逼於宋畏於齊楚無以自立黃震日鈔

薛

任姓黃帝苗裔奚仲封為薛侯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武
主復以其胄為薛侯齊桓黜為伯其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孔
疏據譜所云也按孟子言齊人將築薛又薛為齊田嬰食邑則當是
田齊所滅隱十一年來朝始見經獻公始與魯同盟杜注魯國薛縣
今故城在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高士奇江永○傳載薛侯曰我先封杜
注夏所封也定元年傳薛宰曰吾祖奚仲居薛為夏車正杜注為夏
禹掌車服大夫蓋春秋諸國傳世之舊者莫薛若也昭十年傳裨竈
曰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杜注姜齊姓任薛姓與齊並稱知
其先世非小弱矣世本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任居其一詩
曰摯仲氏任曰嬪于京國語富辰曰摯仲之國由太任又曰鄢之亡
由仲任隱公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孔疏引世本姓氏篇
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十國皆任姓也知任姓支封本廣耳高士奇
○薛自入春秋役於宋偪於齊臨之以晉微弱無以為國矣黃震日鈔○

下邳縣夏時邳國後屬薛奚仲遷焉樂史寰宇記

戴公穀作載

隱十年書宋蔡衛伐戴鄭伯伐取之杜注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
有戴城按戴公穀作載鄭取戴改名穀城秦置甾縣甾同災東漢改
曰考成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東南有故城高士奇江永○戴附庸國也
劉敞春秋傳○孔疏地里志甾縣故戴國古甾戴聲近戴載音義通趙坦異文
箋○說文云𢦔故國在陳留字林云載故國在陳留𢦔與載古今字
也徐文靖管城碩記○據說文當以𢦔為正字戴載並假借字張壽榮古義○風
俗通云姬姓案通志氏族略以戴為周不得姓之國或又以為子姓
者皆未識所據梁履繩補釋

州

桓五年書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杜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

也孔疏此州公及僖五年虞公並是小國而得稱公者或嘗爲三公之官也世本州國姜姓彙纂曰今青州府安邱縣淯于城州所都也（江永）○愚按杜氏於隱十一年傳王與鄭人之田州陘隤懷注云州縣彙纂云在今懷慶府河內縣乃是周邑非此州國然張氏洽趙氏鵬飛以爲畿內之國卽河內州縣程公說分紀黄仲炎通說亦以爲王朝公卿食采之邑在王畿之西卽蘇忿生十二邑之一至是爲州公食邑三公食采於州故曰州公杜承左氏之誤以淯于爲州釋其國在城陽蓋杞之邑非州國也此諸說皆同近儒高澍然亦從之趙與高說見王臣門諸家所辨是杜氏誤也水經注亦誤用杜說○州在今懷慶府武陟縣周畿內國也傳稱淯于公者當由去國終於淯于因以爲號耳淯于屬城陽魯東境也（朱朝瑛畧記）○州有二隱十一年向盟州陘王畿也桓十一年隨絞州蓼伐楚師州國也（程公說分記）

穀

桓七年書穀伯綏來朝杜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按今襄陽府穀城縣爲故筑陽城古穀城在縣北今穀城縣西有穀城山上有石城水經注曰沔水東逕穀城南城在穀城山上春秋穀伯綏之邑墉闉頹毁基塹亦存志謂縣西北古穀城穀國在此漢志南陽郡筑陽縣注故穀伯國也在筑水之陽隋改曰穀城（高士奇　江永）○穀嬴姓伯爵（通志氏族畧）○劉昭引博物志穀國今穀亭（洪亮吉春秋左傳詁）○穀在今襄陽與鄧相距百數十里宋李伯紀嘗言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是穀鄧雖小皆中原要地密邇於楚楚之狡焉生心久矣不能早爲之計至是爲楚所逼懼而弗守此中原之患非獨在穀鄧也（朱朝瑛畧記）

鄧

桓七年書鄧侯吾離來朝按鄧曼姓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還年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地入於楚秦昭襄元年攻楚取鄧置鄧縣屬南陽漢因之晉志有鄧縣屬義陽郡註曰古鄧侯國又有鄧城縣屬襄陽郡（義陽之鄧城乃蔡地見蔡門）按鄧國今爲河南南陽府西南百二十里鄧州漢志南陽郡鄧縣故國是也晉之義陽郡治新野在今鄧州東南故鄧縣屬之彙纂以襄陽之鄧城爲鄧國誤（高士奇　江永）○愚按水經注淯水南過新陽縣西又南過鄧縣東故鄧侯吾離之國也（通志氏族畧）鄧商之侯國

南燕

隱五年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杜注南燕國東郡燕縣也孔疏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此稱南燕以別之姞姓黄帝後桓十二年書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邱十三年書公會紀鄭及齊宋衛燕戰十八年傳王子克奔燕莊元年傳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傳鄭伯和王室不克執

燕仲父襄二十一年傳齊叔孫還奔燕定十年傳齊成何奔燕皆此水經注濮水逕胙城東又東北逕燕城內故南燕國也今衛輝府汲縣西有古燕城（高士奇）○南燕在鄭衛之間后稷元妃姞女建國受封（家鉉翁詳說）○北燕限於山戎自莊二十八年齊桓伐山戎之後始爲北燕開路得通中國以前猶爲山戎所隔也故盟穀邱之燕人杜注解之爲南燕大夫是也（孫覺經解桓十二年）○南燕入春秋首與宋魯盟宋魯之盟爲鄭謀也宋不義而魯不信兩無可從者至十三年遂從宋魯鄭戰小國兵力有限而從不義之役兵敗之後不再見經不知爲何國所滅（趙鵬飛經筌）○南燕之燕字或作鄢在河南胙城縣（王夫之稗疏）

牟

桓十五年邾牟葛來朝杜註牟國今泰山牟縣按僖五年書公孫茲如牟卽此漢置牟縣屬泰山郡今泰安府萊蕪縣東有牟城（高士奇）○

愚按水經注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故城在東北古牟國也俗謂是水為牟汶也○又按顧氏棟高曰杜佑通典登州治蓬萊縣春秋時牟子國亦曰東牟郡在濟南東九百餘里或疑去魯太遠不應來朝然介東夷國在今萊州高密境去魯更遠介可來朝何疑於牟當從通典杜注非也顧說見杜注正譌篇○按季氏本地考亦云牟在登州府福山縣界而謂杜所云泰山之牟縣乃根牟國似又誤○風俗通牟子爵祝融之後通志氏族畧○應劭曰魯附庸也水經注

葛

見上杜注梁國甯陵縣東北按葛蓋古國孟子湯居亳與葛為鄰左傳齊桓公如夫人者六人有葛嬴則嬴姓也甯陵漢縣屬陳留郡應劭曰故葛伯國後漢屬梁國今屬河南歸德府縣北有葛城在汴河之南高氏彙纂參○按杜解是與亳為鄰之國湯已滅之不應閱殷周仍在也魯旅見之疑郲牟葛皆魯附庸牟在泰山郡郲在魯南鄙葛亦當近魯甯陵在春秋為宋地去魯遠此葛蓋所謂葛嶧也今嶧縣與鄒接壤當魯之南惜無從攷耳王夫之稗疏

於餘邱

莊二年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杜注國名孔疏曰公穀皆以為邾邑春秋未有伐人之邑而不繫國者此無所繫故知是國釋例注闕不知其處蓋近魯小國也啖氏曰經未有邑而言伐者宜從杜氏沙隨程氏曰蓋邾附庸吳氏曰於發語辭猶曰於越或曰在沂州界高氏彙纂參○或曰小國近戎者張洽集注○附庸小國如顓臾留吁之類方苞直解○或曰邑或曰國或曰附庸或曰夷國以為夷國者似是於發語辭若於越然呂本中集解○俞氏皐謂在章邱縣誤也今章邱縣春秋時齊高唐地漢為陽邱縣隋開皇十六年改曰章邱與於餘邱無涉徐卓

經義朱詳說

譚

莊十年書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杜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按詩碩人篇閔莊姜曰譚公惟私姊妹之夫曰私蓋亦齊之婚姻國漢置東平陵縣屬濟南郡今濟南歷城縣東南有譚城高士奇江永○路史注引杜解作濟南東平陵據此當加東字通志氏族畧以譚為周不得姓之國而路史云嬴姓諸家不取顧氏表以為子姓未知何據梁履繩補釋

遂

莊十三年書齊人滅遂十七年書齊人殲於遂杜注遂國在濟北蛇邱縣東北按今兗州府甯陽縣西北有遂鄉舜之後也彙纂○參看陳國下魯地譜下○世本遂嬀姓漢地理志泰山郡蛇邱隧鄉故隧國隧同遂洪亮吉春秋詁○漢志隧當作遂是流俗本之譌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

滑

莊十六年經書滑伯同盟于幽杜注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按滑國姬姓又謂之費滑僖三十三年書秦人入滑傳曰孟明滅滑而還杜注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也成十三年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離散我兄弟杜注費滑滑國都於費與晉同姓孔疏春秋更無費國秦惟滅滑知滑即費國邑並舉也十七年傳鄭子駟侵晉虛滑杜注晉二邑滑故滑國秦所滅者時屬晉後屬周蓋秦滅之而不能有為晉所得然其地近鄭在所必爭鄭所以侵晉虛滑也晉女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見襄二十九年傳當即指此滑也襄十八年傳楚師伐鄭侵費滑胥靡此時又屬鄭昭二十六年傳王次于胥靡于滑杜注皆周地本鄭邑此時滑又屬周至定六年傳云鄭伐周馮滑胥靡此鄭人爭滑之驗也周人

又謂之侯氏昭二十二年傳晉師軍于侯氏戰國爲緱氏漢置緱氏縣屬河南郡晉因之水經注休水逕延壽城南緱氏縣故費滑也今河南府偃師縣南有緱氏故城古滑國高氏攷畧小國篇又周邑條下參○江氏考實各年所註同顧氏都邑表周鄭條下說同○僖二十年書鄭人入滑杜無注高氏據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師入滑二十四年傳曰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伐滑王使如鄭請滑鄭不聽命疑滑在鄭衛交境之地緱氏遠在河南非衛所及從熊氏過以爲大名之滑縣謂衛戴公避狄渡河野處漕邑齊城楚邱封衛皆在滑境蓋衛都邑所在故鄭爭之終不得見高氏攷畧鄭地條下顧氏駁之曰江村攷地理多體會傳文而得其道里之遠近獨於鄭人入滑謂非緱氏之滑而反取熊過之說以爲大名之滑縣此大謬所謂過求而失之也滑縣在春秋時止稱漕邑無滑之名漢魏爲白馬縣至隋始改曰滑州後世

之改革豈可加於前代漕本爲衛下邑去衛舊都不遠若有滑國在焉戴公安得廬之齊桓又安得驅滑之衆庶而更以封衛乎又自古無與人爭國都之理且使滑爲衛都邑則滑已滅於衛安得更謂之滑屬於列國而上煩周天子之命乎江村以傳文滑貳於兩國謂必鄭衛交境之地而緱氏遠在河南非衛所及則不必如此拘泥齊晉與國幾半天下卽如魯之郲莒亦非十分逼近考秦人滅滑傳秦師過周北門次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滑與鄭鄰近自不必言而衛之儀封亦在河南與滑非絕遠不必以此爲疑也至莊三年公次于滑杜注在陳留襄邑今睢州西北之滑亭是也與緱氏之滑自别彼是滑國此是滑地謂滑有二則可高氏謂滑有三而以滑縣之滑當其一則非矣大事表卷七之四○古滑國近在洛陽王城之東鞏邑之西去鄭汜水不遠季本地考○成十七年傳鄭侵晉虛滑杜集解云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孔疏僖三十三年秦入滑不知後屬何國此言侵晉知此時屬晉耳襄十八年楚侵鄭費滑胥靡定六年鄭伐周馮滑胥靡蓋費滑胥靡周鄭之間襄時屬鄭定時屬周杜預釋例四庫秦語○古滑城在緱氏縣東十八里樂史寰宇記

蕭

莊二十三年書蕭叔朝公僖三十年書介人侵蕭宣十二年書楚子滅蕭舊說云蕭本宋邑莊十二年宋萬之亂蕭叔大心蕭邑大夫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之爲附庸自是遂爲國楚滅後不能有還爲宋邑愚按當從毛氏所辨另是國名非宋邑也詳見宋地下

郭

莊二十四年書郭公胡氏曰郭亡也引齊桓公問郭亡事按今東昌府聊城縣有郭水水之南岸有郭城博城圖經曰春秋亡國郭氏之

墟也高士奇○齊桓公出游見亡國故城問於野人對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對曰郭氏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劉向新序○馬氏繹史云胡氏取此爲春秋傳○考僖二年晉伐虢公羊傳作郭戰國策亦同昭元年會虢穀梁作郭疑此郭公卽虢公虢爲公爵書法亦合虢公下必繫以事而史闕之按史記晉世家於此年書羣公子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不克下二十六年傳載虢兩侵晉是此數年虢晉交兵非無事可書也洪亮吉春秋左傳詁

鄣

莊三十年書齊人降鄣杜注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孔疏曰二傳以爲紀之遺邑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則邑不得獨存蓋附庸小國若邿鄑者也江氏曰紀小國不得有附庸此因昭十九年傳有紀鄣而誤也齊伐莒莒子奔紀鄣紀鄣莒邑與此鄣非一地高氏

按水經注汶水過東平章縣南按章縣世本任姓之國卽齊人所降鄣也漢志屬東平國今東平州東六十里有鄣城集卽鄣故城高士奇江永〇邑當繫國直言鄣無所繫是國也趙佑雜案〇愚按近刻水經注東平章縣南脫東字大誤東平郡也章卽鄣縣也今照．武英殿聚珍板本改〇公穀皆以鄣爲紀之遺邑杜氏以爲紀之附庸啖氏曰鄣自是小國爾按紀亡已久遺邑將安所屬以至於今啖氏之說近是鄭玉闕疑〇杜以鄣近成以東平無鹽縣東北鄣城當之原無可疑獨以爲紀之附庸則誤矣紀在齊東鄣與成在齊西南中間所隔皆齊南魯北地鄣安得越齊魯數百里而爲紀附庸哉襲元玠春秋客難

山戎　北戎

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注山戎北狄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杜注北戎山戎也杜於襄四年昭元年傳之無終亦云山戎故釋例以

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爲一顧氏從之見四裔門按北戎侵鄭侵齊見隱九年桓六年傳杜皆無注江氏考實亦從釋例皆爲直隸永平府地并據國語桓公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攻令支孤竹均在永平府境桓六年侵齊條下云齊境北至無棣今直隸滄州以北至永平蓋皆戎地惟隱九年侵鄭者若是永平則去鄭甚遠當另是一戎國耳據江顧二家已得實而季本地考曰經一書山戎一書北戎是地不同北戎當在今紫荆倒馬之地山戎卽無終乃今薊州遵化地未詳所據

狄卽赤狄〇潞氏甲氏留吁

閔二年傳孔疏狄有赤狄白狄赤白之義未聞當是其族以赤衣白衣爲識也宣三年四年再書赤狄侵齊六年伐晉七年伐晉見於傳十一年書晉侯會狄于欑函傳曰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杜注赤狄潞氏最强故服役衆狄也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十四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杜注潞赤狄別種潞氏國子爵也十六年晉士會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杜注皆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又并盡其餘黨經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杜注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也按諸國之中潞最大傳言潞子嬰兒夫人晉景公之姊則通婚於大國矣其爵爲子則受爵命矣有酆舒爲相則置官司矣其餘以號舉者則服屬於潞氏者也地據晉國之腹心故經營之甚力古潞城在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甲氏在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地留吁滅爲晉邑謂之純留襄十八年晉人執孫蒯於純留是也漢屯留縣屬上黨郡屯音純水經注漳水條下絳水經屯留故城故留吁國也在今潞安府屯留縣南鐸辰當亦在潞安府境高士奇江氏參〇潞赤狄隗姓國語鄭語注〇赤狄子姬姓

杜預世族譜　赤狄故上黨郡地有赤沙城又土地名〇愚按赤狄始書於宣三年乃以其時又有白狄故書赤以爲別也實則莊公之末早見經自莊三十二年書狄伐邢至文十三年書狄侵衛其間所書狄事極多皆赤狄也時無白狄之事故但書狄爾詳四裔門

廧咎如　公羊作將咎如

僖二十三年傳狄人伐廧咎如杜注赤狄別種也隗姓成三年書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公羊作將穀梁作牆牆廧字同廧將音近江氏考實趙坦異文箋〇杜注以爲赤狄別種然經不繫之赤狄蓋又別分爲族也咎與皐同閔二年晉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杜注亦謂赤狄別種而後漢志壺關故黎國注引上黨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皐其卽古之廧咎如歟又按黎侯故城在潞州黎城縣東則廧咎如正當晉東衛西故克與良夫同夾攻也季本私考

陽

閔二年書齊人遷陽杜注國名未詳其地按淮南子陽國御姓侯爵漢陽都縣屬城陽國應劭曰故陽國也水經注沂水又南逕陽都故城東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南有陽都城又按姓氏書謂召康公之後爲陽伯高士奇江永○漢志東海郡都陽縣及城陽國陽都縣應劭俱指是陽國惠棟云一國兩屬未詳孰是按陽都應特云故陽國則是陽之舊都齊遷之是由城陽陽都遷東海都陽也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正義云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按坊記陽侯殺繆侯淮南王書氾論訓繆侯作蓼侯高誘注蓼皐陶之後偃姓鄭注陽繆同姓國則亦偃姓也洪亮吉春秋左傳詁

虞

桓十年虢公出奔虞始見於傳僖二年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始見經五年書晉人執虞公而國亡矣桓十年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按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故夏墟與荆蠻句吳爲兄弟譜云處中國爲西吳是也大陽唐改曰平陸今平陸縣在山西解州縣東北四十里有古虞城高士奇○惠按水經注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水北出虞山東南逕傳巖東北十餘里即顛軨坂左傳所謂入自顛軨者也軨橋東北有虞原原上道東有虞城虞仲封此城北長坂謂之虞坂○史記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及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雍曾孫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顧炎武曰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即所謂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楊愼曰吳古虞字省文朱鶴齡讀左日鈔○疏引鄭康成王制注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言爵尊國小蓋指此州公虞公也宋虞是克商始封非爲殷之餘國鄭元之言不可通按周書王會篇唐公虞公在焉此虞即殷之餘國而疏孰封虞仲之孫以皆鄭氏非也杜氏通典曰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王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當爲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即本鄭義武億羣經義證○虞吳也漢書地理志武王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謂北吳後世謂之虞錢大昕聲類○虞爲今山西之平陸西虢爲今河南之陝州地界相連裴駰引賈逵注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一言而形勢瞭然矣閻若璩四書釋地

江

僖二年書及江人盟於貫杜注江國在汝南安陽縣按江嬴姓伯益之後四年書及江人伐陳文三年書楚人圍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四年書楚人滅江漢志應劭曰安陽有江亭故江國水經注淮水東逕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括地志安陽故城在新息縣西南新息今光州息縣高氏江氏參

黃

桓八年傳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杜注黃國嬴姓今弋陽縣按史記黃帝末孫陸終之後封於黃莊十九年傳楚子伐黃敗黃師於踖陵僖二年盟于貫書於經傳曰服江黃也三年書會于陽穀四年書伐陳齊桓遠結江黃以制楚也五年書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十一年書楚人伐黃十二年書滅黃傳曰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楚滅黃弋陽漢縣屬汝南郡魏置弋陽郡今爲光州境弋陽城在州東黃城在州西高士奇江永○今光州定城縣水經注黃水入淮曰黃口有黃城方坊晉遐邨

舒

舒蓼蓼穀或作鄝　舒庸　舒鳩

僖三年書徐人取舒杜注舒國今廬江舒縣按舒偃姓子爵國皐陶之後其族屬甚多此則見經之始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鄭箋云魯僖與齊桓舉義兵當爲此時事文十二年傳羣舒叛楚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杜注羣舒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西南有龍舒城宗巢二國羣舒之屬孔疏述世本曰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以其非一故言屬以包之文十四年傳楚子孔潘崇伐羣舒宣八年書楚滅舒蓼傳曰楚子疆之及滑汭杜注舒蓼二國名孔疏以爲當云一國轉寫之誤成十七年書楚人滅舒庸傳曰舒庸人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櫜師襲舒庸滅之杜注舒庸東夷國襄二十四年吳人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伐之二十五年書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定二年傳又云吳子使舒鳩氏誘楚師杜注舒鳩楚屬國蓋楚雖滅之猶存其祀也杜氏但

以漢舒縣爲古舒國餘羣舒惟巢國有注其舒蓼舒庸舒鳩及宗四國皆不能明其處但云廬江南有舒城及龍舒城約畧四國所居在此兩城間而已秦舒邑屬九江郡漢舒縣龍舒俱屬廬江郡今廬州府舒城廬江二縣之境皆羣舒地高氏參棄纂○按杜注誤以爲二國孔疏因以宣八年所滅舒蓼即文五年所滅之蓼復故而楚更滅之亦誤蓼在安豐羣舒在廬江地境各別孔疏又以羣舒爲一種尤謬舒同宗而異國故曰羣舒猶曰羣蠻舒庸舒鳩皆其比也杜誤而孔徇之疎矣趙鵬飛經筌傳遜辨疑參○葉氏說荆舒見書楚總論○舒有羣舒舒鳩舒蓼舒庸之屬今有舒城其遺也舒鳩今無爲州巢縣舒蓼在安豐今之六安也舒庸以爲東方國謂之䜌舒皆偃姓唐稱舒州總言皖郡也方以智通雅○宣八年傳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正義引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案衆舒即文十二年之羣舒乃諸舒總名釋例不當以爲五名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五引釋例曰舒有五名舒庸舒龍舒口舒鳩舒城其實一也御覽所引與正義所引釋例不同疑並有脫誤文十二年正義引世本有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其名爲六而傳所見者惟庸蓼鳩耳梁履繩補釋○漢五行志劉向謂楚乘弱橫行六侵弱而一滅國師古曰一滅國者謂滅舒蓼也則舒蓼不爲二國明矣徐文靖管城碩記○按路史謂杜注訓釋例止云國名並無加一字之例注內二字蓋衍文非杜誤也陸氏附注傳氏辨誤顧氏補正並從之是也陳樹華攷正○蓼穀作鄝古字通趙坦異文箋○玉篇引傳及注並作鄝說文鄝地名从邑翏聲不言所在知鄝舒古字同洪亮吉春秋左傳詁

弦

僖五年書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杜注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按漢軑

縣屬江夏郡軑音義注云故弦國也晉初屬弋陽郡今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湖廣黃州府蘄水縣有軑縣故城或曰弦子奔黃時所居皆魏晉時弋陽郡境也高士奇顧棟高江永○弦少昊後嬴姓國路史○酈元曰江水又東逕西陽郡南部西陽縣也晉書地道記以爲弦子國通典光州光山縣漢西陽縣也春秋弦國之地仙居縣本漢軑縣今縣東有弦亭據水經注通典漢之西陽軑縣皆弦子地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

溫即蘇

僖十年書狄滅溫文十年書及蘇子盟溫即蘇也見周邑

鄫凡書鄫穀梁俱作繒

僖十四年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杜注鄫國今瑯琊鄫縣按鄫穀梁作繒國語或作鄫或作繒姒姓禹後子爵通志氏族畧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於鄫衛成公欲祀相甯武子曰杞鄫何事僖三十一年傳富辰曰杞繒由太姒王子晉

日有夏雖衰杞鄫猶在周語蓋亦封於周初因武王之母家也其初封似不在瑯琊鄫桓公當幽王時而史伯告之曰申繒西戎方强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之周不守矣鄭語史記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當是時申伯受改封之命國於謝在楚方城之內度繒國必與之相近故得偕舉兵哀四年楚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豈其故墟乎其徙於瑯琊不知在何時十六年書鄫季姬卒又城鄫役人病不果城見於傳十九年書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宣十八年書邾人戕鄫子于鄫成二年書鄫人盟于蜀襄四年傳公如晉請屬鄫冬邾莒伐鄫臧紇救鄫敗焉五年書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成屬鄫也秋會于戚魯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故書鄫人六年書莒人滅鄫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左傳以爲滅穀梁以爲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也然尋考後事鄫竟亡矣八年莒人伐我東鄙

以疆鄫田杜注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伐魯以正其封疆昭四年書取鄫傳曰莒亂著丘公不撫鄫鄫叛而來杜注鄫莒邑蓋此時已屬莒爲邑也哀七年書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蓋此時鄫地屬魯魯應改地主之餼故吳有是舉傳云盟於鄫衍杜注鄫衍即鄫也蓋以鄫國既亡微小其地而謂之鄫衍也史記夫差七年敗齊師於艾陵遂至鄫即此後爲楚地漢置繒縣屬東海郡後漢屬瑯琊郡今兗州府嶧縣東有鄫城高士奇○春秋之世小國不能自通多附於大國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猶附人況鄫又小也故杜解魯屬鄫謂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耳孔疏襄四年○鄫者本鄫國地莒滅之以爲邑者今莒去疾爭國從齊入莒而以不撫鄫之故鄫叛而來遂取之後竟爲魯邑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是也公羊不知鄫是莒邑尚以爲是鄫子國而魯始取之因曰取之者何滅之也則於襄六年莒人滅鄫之經顯相悖矣因於莒人滅鄫傳造爲事曰莒之滅鄫非滅其國也取後於莒也其取後於莒奈何以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而立其出也春秋從無異姓可繼絕者如有則必本國爭之列國正之豈有彼以繼絕告而我可匿其本事而矯書滅鄫者毛奇齡傳昭四年

○又詳書取門取鄫

厲即賴

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杜注賴國在義陽隨縣按昭四年書楚滅賴傳曰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鬭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申無宇曰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乃禍亂也杜注謂築城於外境諸侯無與爭也是年冬傳云東國水不可以城罷賴之師按楚國之西爲上國東曰東國見昭十四年傳然則賴地蓋在方城之外後漢志汝南郡褒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漢褒信縣後爲

苞信鎮今在息縣東北其賴亭在商城縣南息縣商城皆屬汝甯府光州杜蓋因隨縣之厲字音相近而　傳十五年書齊師曹師伐厲杜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按厲神農之後厲山氏見禮記即神農也今隨州北有厲山山下有厲鄉荊州記山神農所生處前漢志南陽郡隨縣故厲國今爲隨州屬湖北德安府章貢參高氏江氏○厲炎帝後姜姓國即賴羅泌路史○顧氏曰厲賴實一國也漢志隨縣故厲國師古曰厲讀曰賴公羊僖十五年齊曹伐厲何休注厲如字舊音賴昭四年楚子滅厲注云左氏作賴穀梁於僖昭兩傳亦俱作厲史記豫讓范雎傳漆身爲厲厲並音賴古字通用有據其爲一國顯然諸儒以杜佑通典厲賴分列兩國不復深考而馬端臨通考又以賴在光州謂杜注在隨縣不知何據賴在光州以楚會申遂滅賴之文合之申在今南陽於光州洵屬相近而更於厲從杜氏說謂厲在隨

縣賴在光州則因杜氏添設尤非矣大事表卷六下○愚按今之光州舊屬汝甯府隨州屬德安府湖北德安之北河南汝甯之南本係接界則隨縣去光州當非甚遠前漢後漢所志似殊而左公穀之同事異文何休顏師古之注其非兩國可據當從顧氏既爲一地則杜注似無誤也路史亦云厲賴一國又考水經注溠水出大義山南至厲鄉水分爲二一水西逕厲鄉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神農生處亦云賴鄉故賴國也水西南流入於溠即厲水也一水出義鄉西南入隨又注溠溠水又南逕隨縣注安陸並可證賴之即厲而賴鄉之與隨縣地相接矣○厲賴聲轉通字如漢書無賴作無厲可見毛奇齡簡書刊誤

英氏

僖十七年書齊人徐人伐英氏杜注楚與國按英氏或稱英皋陶後偃姓也史記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陳杞世家又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滅英六皋陶之後哉英布傳贊張衡賦曰皋陶邁而種德德樹德茂於英六按左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史記索隱曰或者英後改號曰蓼也古英氏城在今江南六安州英山縣境高氏彙纂參○愚按史記楚世家載楚成王二十六年滅英正義以爲蓼國而穆王四年又載滅六蓼考成王二十六年爲魯僖十四年不應預滅成王所滅一本作黃蓋是也○何休曰稱氏者春秋前黜之非也英氏者國也國之號或一字或二字三字劉敞權衡

項

僖十七年書滅項杜注項國汝陰項縣按項後爲楚地項氏世爲楚將封於項即此漢爲項縣今陳州府項城縣東北故項城是也高士奇江永○愚按水經注潁水自新陽堰東南流逕項縣故城北春秋滅項是也○項或言姬姓通志氏族畧○漢項縣古項子國春秋齊滅項楚襄王築項城以爲別都樂史寰宇記○公穀謂齊滅之是也不書齊蒙上文史記黥布傳注曰英後改爲蓼蓼在今霍丘縣距河南項城止三四里自英至項其勢甚便也朱朝瑛畧記

梁

桓九年傳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杜注梁國在馮翊夏陽縣按梁嬴姓僖六年傳郤芮謂夷吾曰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十七年傳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十八年傳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命曰新里秦取之十九年書梁亡傳曰梁伯好土功民疲而弗堪秦遂取梁昭十三年傳沈尹戌曰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即此事也秦得梁地以爲邑曰少梁文十年晉人取少梁即此後屬魏更名曰夏陽今爲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古少梁城在縣南後漢志以河南梁縣爲梁國水經注以浚儀大梁爲梁國皆悞高士奇○梁伯益之後秦仲有功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梁山通志氏族畧○梁國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南二十里後入秦曰少梁春秋輿圖桓九年僖十七年傳之梁亡是也水經注乃曰大梁周梁伯之居後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於大梁是也見渠水注是誤以少梁爲大梁而不知大梁不近秦也後漢志河南尹梁故國伯翳後注引博物記曰梁伯好土功今梁多有城亦誤顧棟高大事表顧炎武日知錄參

郜

桓二年書取郜大鼎于宋杜注郜國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僖二十年書郜子來朝杜注郜姬姓國彙纂曰蓋郜有二城北郜城則爲郜國又南二里曰南郜城則爲宋邑隱十年取郜是也俱在兗州府城武縣按富辰言郜爲文昭文王之子聃季之弟無時君謚號不知誰滅之晉亦有郜成十三年傳焚我箕郜是也姓氏書言郜分南

北南入晉北入宋有郜氏郜氏然則二郜一滅於晉一滅於宋其南郜城爲宋邑者亦郜國所城耳漢有郜成縣屬山陽郡後漢省入成武縣屬濟陰郡今曹州府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士奇江永）○案孔氏不知北郜誰滅路史云宋并之蓋因宋賂郜鼎而爲此說或以地近宋之南郜故終無確證（梁履繩補釋）○杜注桓二年郜大鼎云郜國所造器按郜有國有邑隱十年魯取之郜爲宋邑若郜國則僖二十年郜子尚見於經非宋於此時能有其地也杜於隱十桓二俱云濟陰成武混而爲一矣郜國未亡寶器不得遷於宋鼎當是宋於郜邑鑄之者若郜子之封未詳所在而成武之郜必非其國都杜解淆亂（王夫之稗疏）○愚按王氏辨杜之誤是也惟舊說亦以宋邑之南郜爲故國鼎爲南郜國器王氏竟以爲邑鼎爲就邑所鑄亦意之爾

隨

桓六年傳楚武王侵隨杜注義陽隨縣按世本姬姓不知始封爲誰桓八年楚子會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楚子伐隨戰於速杞冬隨及楚平時鬬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爲大莊四年楚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僖二十年經書楚子伐隨傳曰隨以漢東諸侯叛楚鬬穀於菟伐隨取成而還孔疏曰隨自此爲楚私屬不與諸侯會同矣昭十七年楚敗吳師獲其乘舟使隨人守之定四年吳入郢楚昭王踰睢涉漢入於雲中已復奔隨吳人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君之惠也以此知隨爲姬姓矣定五年昭王反國哀元年經復書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杜注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昭王奔隨隨人免之楚以此德隨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其後不知爲誰所滅姓氏書謂楚滅之有隨氏少師氏古城在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南（高士奇江永）○愚按水經注溳水過隨縣西故隨國也有溠水逕城西傳云楚武王伐隨除道梁溠軍臨於隨者也

頓

僖二十三年傳楚伐陳城頓而還杜注頓國汝陰南頓縣按僖二十五年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杜云頓迫於陳出奔楚也襄四年楚子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書陳人圍頓昭四年書會申會伐吳五年又會伐吳皆從楚二十三年書爲吳敗于雞父定四年書從會于召陵侵楚十四年書楚陳滅頓以頓子牂歸傳曰頓子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楚滅頓漢置南頓縣屬汝南郡志曰故頓子國姬姓應劭曰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蓋其南徙在楚納頓子時也今陳州府項城縣北有南頓故城（高士奇江永）○愚按水經注潁水東南過南頓縣故頓子國周之同姓潁水又東合谷水水逕南頓縣故城南春秋之頓自頓徙南其城在頓南三十餘里（卷二十二）

夔（公羊作隗）

僖二十六年書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杜注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滅之杜注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嗣位故別封按夔地卽楚之丹陽爲熊繹始封之地當時熊摯自竄不過遜居國都之側楚因而封之其後楚徙都枝江夔乃獨爲一國然則夔以世守宗邑而承祀尤爲不可廢墜也夔既滅其地爲歸鄉宋忠曰歸卽夔也漢置秭歸縣屬南郡地里志注歸鄉故歸子國吳以後屬建平今爲湖廣宜昌府歸州州西南有夔子城地名夔沱（高士奇江永）○愚按宋忠語見水經注卷三十四酈氏云熊摯居於夔爲楚附庸○熊摯別封楚世家無其事不知熊摯是何君之適何時封夔案鄭語孔晁注云熊繹元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

自弇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亦不知何據（孔疏）○史記楚世家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案熊摯熊紅爲兄弟二人皆熊渠子也史於世表世家俱合摯紅爲一人殊誤（梁玉繩史記志疑）○楚滅夔公羊作隗非也隗乃狄族夔則蠻國（毛奇齡簡書刊誤）○夔隗音相近故公羊作隗夔與歸古音亦相類故水經注作歸鄉地理志作歸子國並假音字（趙坦異文箋）

介

僖二十九年兩書介葛盧來三十年書介人侵蕭杜注介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按傳載葛盧通獸語疏引周禮夷隸貉隸掌與鳥獸言鄭氏曰夷隸貉隸征東北夷所獲介東夷故能曉之也漢黔陬縣屬琅琊郡後漢屬東萊郡有介亭引左傳襄二十四年齊伐莒侵介根卽其地晉屬城陽郡今萊州府膠州西南黔陬城是（高氏江氏參）

姜戎

僖三十三年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杜注姜姓之戎居晉南鄙襄十四年晉執戎子駒支范宣子數之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對曰昔秦人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杜注四岳之後皆姓姜此戎本遠處瓜州秦貪其土晉貪其人二國共誘而使遷耳○按杜注以姜戎爲陸渾之別部誤也辨見四裔門

沈

文三年書會伐沈沈潰杜注國名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成八年傳晉侵沈獲沈子揖蔡聲子所云繞角之役晉侵蔡襲沈獲其君卽此事也襄二十八年沈子朝於晉以宋之盟故昭四年五年一書會申再書從楚伐吳十三年傳曰楚靈王遷沈於荆山平王立而反之二十三年書吳敗諸國之師于雞父沈子逞滅定四年書蔡公孫姓滅沈以沈子嘉歸傳云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使蔡伐之蔡滅沈楚爲沈故圍蔡滅後屬楚爲平輿邑漢置縣屬汝南後漢書曰沈姬姓今汝州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有平輿故城沈亭在其地（高士奇江永）○沈姒姓子爵（通志氏族畧）○又金天氏之後有沈封於汾川晉滅之與此別（高士奇）

鄀

僖二十五年傳秦晉伐鄀（陳樹華集解攷正曰鄀在秦楚界與晉懸隔晉文方啟南陽何暇會秦遠伐傳中無一語及晉則晉字乃衍文）楚鬭克屈禦寇成商密秦師囚之以歸杜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後遷於南郡鄀縣商密鄀別邑今南鄉丹水縣孔疏杜據在後移都而言其實此時在商密後南徙於鄀縣此時國名爲鄀所都之邑名商密按文五年書秦人入鄀蓋楚人戍以爭之不克因遂徙之南郡當在此後矣楚昭王徙都鄀水經注謂之鄢郢按

酈注云沔水逕鄀縣故城南古鄀子之國自商密遷此爲楚附庸楚滅之爲縣南臨沔津昭王所都所謂鄢郢也秦於其地置若縣屬南郡漢因之後漢改爲鄀縣晉因之南鄉郡晉初之名後改順陽郡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有丹水故城古鄀國也南郡鄀縣今爲湖廣襄陽府宜城縣鄀故城在縣東南（高士奇江永）○鄀少昊後子爵允姓（路史）○漢南郡之若本秦縣故城在今宜城去武關不遠正秦楚兩國界也（洪亮吉春秋左傳詁）

六

文五年楚人滅六杜注廬江六縣按世紀偃姓子爵皋陶之子仲甄封此傳云六人叛楚卽東夷滅後地入楚秦爲六縣屬九江郡漢初黥布都六武帝時爲六安國治後漢屬廬江郡今在江南六安州北（高士奇江永）○按水經注沘水東北過六縣東故皋陶國縣有皋陶冢○

汪氏謂壽州安豐誤安豐今霍邱境乃蓼國故墟非六也（王夫之稗疏）
文十八年傳注庭堅卽臯陶字孔疏謂本於鄭元論語注今不知鄭
得之何書馬永卿曰若庭堅卽臯陶則文仲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
羅泌曰六臯陶之後而蓼則庭堅之後預說誤矣今案焦贛易林云
尨降庭堅爲陶叔後封於蓼六福履綏厚然則庭堅者乃臯陶之子
若孫耳先漢去古未遠焦氏所傳宜得其眞蓋二國皆臯陶後而庭
堅則或以支子別封自爲其國之祖故文仲得並舉之也（陸粲左傳附注）

雒戎

僖十一年傳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共伐王城杜注揚拒泉臯皆戎邑
諸戎居伊水雒水之閒河南雒陽縣西南有戎城孔疏此陸渾未遷
以前先居伊雒者伊水出上雒盧氏縣熊耳山至河南雒陽入洛洛
水出上雒縣冢領山經宏農至河南鞏縣入河按文八年書公子遂

及雒戎盟于暴卽此（高士奇江永）○後漢志雒陽圉鄉注西南有戎城（季本地考）
○案文八年左氏傳云遂會伊雒之戎是伊雒二字可並言經文
作雒戎從省文公羊文八年作伊雒戎當是不省伊字（趙坦異文箋）

麇（公羊作麕）

文十一年書楚子伐麇左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故伐之成大心敗
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錫穴杜注錫穴麇地蓋卽麇之國都矣
漢錫縣屬漢中郡注曰音陽卽春秋之錫穴也今爲鄖陽府治鄖縣
十六年楚伐庸麇人率百濮聚於選是時麇猶存庸在上庸爲今竹
山縣麇之錫穴及防渚爲今之鄖縣房縣其地接壤庸滅而麇亦不
復存矣（高士奇顧棟高江永）○又按定四年吳入郢吳師居麇麇或作麋在安
陸境與麇國遠（高士奇顧棟高）○又按防渚秦爲房陵爵劉封孟達攻上庸
孟達據房陵降魏蓋隴蜀咽喉蜀魏必爭之地也明流賊羅汝才據
房縣蓋幅員曠遠接壤四川爲藏匿伏奸之地（又）○路史國名紀三
以縣爲麇云麇羋姓子春秋無麇國強分爲當陽之麇以麇爲房陵
之麇不可柰據（梁履繩補釋）○惠棟云麇亦作麕按盛宏之荊州記當陽
本楚之麕引傳潘崇伐麕釋例云麕在當陽（阮元左傳注疏校勘記）○左作麇
釋文九倫反公作麕釋文求阮反案說文卷聲則音當近稛與九
倫切之麇字音正相近廣韵以麕氏本氏其國是古有麕國也或卽
楚所伐之麇歟（趙坦異文箋）

巢

文十二年書楚人圍巢杜注巢吳楚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
按巢國古諸侯書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是也成七年吳始伐楚伐
巢十七年舒庸以楚師之敗道吳人圍巢襄二十五年書吳子遏伐
楚門于巢卒昭四年薳啟彊城巢以備吳五年楚子伐吳還使沈尹

射待命於巢二十四年書吳滅巢二十五年楚使熊相禖郭巢蓋巢
已亡而楚欲據其地也史記吳公子光六年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
之居巢而還自是巢入於吳矣秦爲居巢縣亦曰居鄛漢仍之屬廬
江郡今巢故城在廬州府巢縣東北有巢湖寰宇記云古居巢城昭
處（高士奇江永）○巢周不得姓之國有巢氏之後堯時有巢父夏商有巢
國其地在廬江（通志氏族畧）○巢伯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書旅巢命序傳）
○巢與舒六鄰近傳云羣舒叛楚執舒子遂圍巢是也（姚舜牧疑問）○愚
按水經注沔水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卽巢
澤也周有巢伯春秋楚人圍巢巢羣舒國也舒叛故圍之

巴

桓九年傳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好杜注巴國在巴郡江州縣
孔疏楚子與巴姬埋璧則巴國姬姓昭九年傳曰巴濮楚鄧吾南土

也今為重慶府巴縣江水逕其城南三折如巴因名文十六年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江永顧棟高○愚按水經注江水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縣故巴子之都也及七國稱王巴亦王焉秦惠王執其王以歸而置巴郡○武王伐殷巴人助焉其人勇銳歌舞以臨殷郊後封為巴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王氏曰夔州以西敘州以北皆古巴國地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庸

文十六年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杜注庸今上庸縣屬楚小國按傳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楚使廬戢棃侵庸及庸方城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惟裨鯈魚人逐之庸人遂不設備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楚自此益強晉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申儆之蓋其視此役也綦重矣庸本古國武王伐紂

庸蜀從之都上庸秦置上庸縣漢因之屬漢中郡三國時為魏蜀爭地水經注沔水條下堵水東北逕上庸郡故庸國其城三面際水有白馬山謂之白馬塞蜀孟達歎為金城千里今為湖廣鄖陽府竹山縣裨鯈魚庸三邑魚復也今夔州府奉節縣方城庸地今竹山縣東有方城山四圍險固山上有城高士奇顧棟高

崇公羊作柳

宣元年書晉趙穿帥師侵崇杜注秦之與國按文王之鄷邑本崇國商崇侯虎地文王滅崇作豐故詩曰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僖十九年傳子魚謂宋襄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即其事也武王遷鎬封其弟為鄷侯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黜鄷侯自是絕封春秋之崇蓋後居鄷而襲崇之舊號者

今西安府鄠縣東五里有鄷城高士奇顧棟高○通志氏族畧云崇地在鄠縣東鄷故城在縣北三十里故扈城在縣北二十里蓋夏為扈商為崇周為鄷又為崇雖並居鄠縣遷移不一謹案一統志云鄠縣故城在今鄠縣治北則鄷在今縣之東梁履繩補釋○杜但云秦之與國未詳其地而任公輔謂在鄠縣按鄠於夏為有扈氏於殷為崇侯虎之國文王滅之其地入周未聞以封諸侯密邇鎬京固周畿內地且鄠在上林苑南與杜陵接壤北隔渭水周京故地已為秦據趙穿豈能帥孤軍穿秦境南涉渭水而侵之則周自有周之崇非殷之崇也此崇必在渭北河湄雖隣秦而地則近晉王夫之稗疏○公羊曰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柳果天子之邑正當書周使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柳果天子之邑為後世戒如沒周之實則後世孰知其故哉程端學三傳辨疑○按尚書大傳鄭注柳聚也齊人語廣雅釋詁云崇聚也此

必齊人讀崇為柳故其訓同公羊崇作柳正齊人方音之轉趙坦異文箋○崇柳音義並通古音東冬尤幽相出入如嘗婁之作叢亦是張壽恭古義

陸渾戎公羊作賁渾

宣三年書楚子伐陸渾之戎昭十七年書晉荀吳滅陸渾之戎按此即瓜州允姓之戎也又曰陰戎九州戎高氏說詳傳小戎子下○昭九年傳曰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注今敦煌地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杜注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合二註觀之知陸渾為敦煌地名徙之伊川仍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成六年晉鄭衛及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昭九年晉率陰戎伐潁杜注陸渾之戎也昭十七年晉滅陸渾戎陸渾子奔楚其餘服屬於晉謂之九州戎昭二十二年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納王

杜注謂卽陸渾戎滅而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爲鄉又哀四年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陰地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執蠻子畀楚漢置陸渾縣屬宏農郡今爲河南府嵩縣古伊闕地伊川今河南汝州伊陽縣也陸渾近晉陰地故曰陰戎高氏參江氏○史記集解服虔云陸渾在洛西南洪亮吉春秋詁○愚按水經注伊水過陸渾縣南歷山峽卽三塗山也山在陸渾故城東南傳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春秋晉伐陸渾請有事於三塗是矣伊水又東北涓水注之水出陸渾西山卽陸渾都也○公作賁字之譌趙坦異文箋

郯

宣四年書公及齊侯平莒及郯十六年書郯伯姬來歸成七年書吳伐郯八年書叔孫僑如會伐郯襄七年書郯子來朝昭十六年傳徐人及郯人盟齊侯于蒲隧十七年又書郯子來朝哀十年傳公會吳

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杜未註地所在昭十七年傳郯子述其祖少皞氏摯杜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按漢書曰黃帝之子青陽其子孫名摯是爲少皞是也班志以爲嬴姓誤郯國春秋後猶存漢置郯縣爲東海郡治志曰故郯國也今爲沂州府郯城縣故郯城在縣西南高士奇江永○愚按水經注沂水過郯縣西故國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越子朱句滅郯○傳述夫子之言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所謂夷者如孟子所謂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爲言遠也或者遂以郯爲夷國失之矣家鉉翁詳說○魯是少皞之墟郯又少昊之裔故昭子以少皞名官問焉齊召南左傳注疏考證○郯近吳而昏於魯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有罪而出未嘗朝魯蓋能守國正家不畏强禦者也成七年一被吳兵與之成八年晉率三國伐之不能少加於郯至襄七年始朝於魯其卽魯壻或爲魯甥皆未可知也後復朝於魯其答叔孫問官風流該博郯偪强鄰而猶足以保世豈偶然哉姜炳璋讀左補義

白狄

僖三十三年傳郤缺獲白狄子杜注狄別種西河郡有白部胡按白狄在西河之西今陝西延安府地晉告秦曰白狄及君同州是與秦同在雍州又曰余從狄君田渭濱則其地南至渭水宣八年書晉師白狄伐秦始見經成九年書秦人白狄伐晉襄十八年書白狄來顧氏曰宣公以前單稱狄者皆赤狄也至赤狄滅盡白狄直稱狄成十二年書晉敗狄于交剛昭元年書晉敗狄于大鹵皆白狄也參江永顧世高○婚姓白狄見潛夫論案穀梁昭十二年傳注云鮮虞姬姓白狄也疏云世本文此婚字疑姬字傳寫之誤梁履繩補釋

萊

宣七年書公會齊侯伐萊杜注萊國東萊黃縣按禹貢萊夷作牧史記太公封營邱萊人來伐與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是萊國在周之前矣宣九年又書齊侯伐萊襄二年傳載齊靈公伐萊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夏齊侯召萊子不會晏弱城東陽以偪之六年書齊侯滅萊傳云於鄭子國之來聘也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堙之環城傅於堞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墻及杞桓公卒之月入萊萊共公奔棠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滅之遷萊于郳杜注子國聘魯事在五年襄二年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言治城因遂圍萊蓋萊甚險固故圍之經年而後克也十四年衞獻公奔齊齊人以郲寄衞侯杜注郲卽所滅萊國襄二十八年傳齊慶封田于萊定十年傳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哀五年傳齊寘羣公子于萊杜云萊齊東鄙邑也秦於此置黃縣漢屬東萊郡有萊山黃

縣今屬登州府縣東南有萊子城即龍門山也山峽巉巖鑿石通道極爲險峻俗名萊子關（高士奇江永）○萊周不得姓之國子爵其俗夷故亦謂之萊夷（通志氏族略）○按蔡傳以萊夷爲今萊州地然元和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古萊子國是今之登州府亦禹貢萊夷地也（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爵本侯而稱子者如杞即夷則成子也萊入齊亦謂之郲（姜十四）萊之姓本無可攷說者以襄二年有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之事遂謂其姜姓非也（梁履繩補釋）

根牟

宣九年書取根牟杜注東夷國也瑯邪陽都縣東有牟鄉按路史根牟曹姓子爵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即此今在沂州府沂水縣南樂史寰宇記謂在安邱誤青州之安邱有牟山其地非屬莒即屬齊必非魯所取之國魯大蒐陳車乘亦必不能至此

（高士奇江永）○公羊妄矣杜預謂根牟爲東方之國近之而非是以取鄟例言當爲附庸之國（葉夢得公羊傳讞）○根牟高陽氏後曹姓（路史）○按公羊以爲邾邑穀梁楊疏駁之崔西疇趙木訥以爲萊邑承上文齊伐萊以爲齊取或又以爲齊以與魯皆不可攷

茅戎（公穀作貿戎）

成元年書王師敗績于茅戎傳曰敗績于徐吾氏杜注茅戎戎別種也徐吾氏茅戎之別也（孔疏徐吾又是茅戎內聚落之名）蓋亦伊雒戎之別部矣水經注河水篇橐水逕陝城西西北入于河河北對茅亭故茅戎邑也公羊曰晉敗之大陽者也津亦取名焉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是也河南即陝城也括地志云茅戎在河北縣西今爲解州平陸縣界平陸本漢河東郡大陽縣地舊虞國都此（高士奇江永參）○一傳史漢作貿按茅古音近牟貿音近也（趙坦異文箋）○茅亭在今平陸境

晉地也大河之濱通津所在非戎所可以雜處且去成周亦遠無患于周周亦不應涉晉地以伐之按王與晉爭茅之田地在河內修武西北太行戎蓋依山而處文十七年周甘歜敗之于邥垂邥垂漢爲新城縣在今伊陽縣則爲伊雒以北之戎夾河而介於河內明矣酈氏誤也（王夫之稗疏）○按顧氏考茅戎即蠻氏見四裔門

鄟

成六年書取鄟杜注附庸國也按公羊以爲邾婁之邑非也或曰在今沂州郯城縣境（高士奇）○昭二十六年盟鄟陵或即鄟國凌氏曰在兗州府境（畢沅晉書地理志補正）○汪氏辨公羊說見內取國邑門成六年

州來

成七年書吳入州來昭十三年書吳滅州來哀二年書蔡遷于州來杜注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按左傳申公巫臣教吳叛楚始伐楚伐

巢伐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蠻夷附于楚者吳盡取之蓋吳楚爭強始見於此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櫟麻楚沈尹戌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啟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楚自是始患吳矣十二年靈王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明年有乾谿之禍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及平王即位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十八年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戰于雞父楚師大奔由是州來遂入于吳而入郢之禍兆於此矣林氏曰吳之始圖楚也爭巢鍾離州來蓋七十年而後取之楚失淮由失州來也是矣吳得州來以封季札季札初封延陵後邑于此故曰

延州來季子哀二年蔡昭侯自新蔡遷于州來謂之下蔡爲吳所遷也其後楚滅吳至楚考烈王時逼于秦徙都壽春在淮之南下蔡在淮之北相去三十里夾淮爲固漢置下蔡縣屬沛郡後漢屬九江郡漢末袁術據壽春曹操得之以爲重鎭置淮南郡下蔡縣屬焉晉仍之至於六朝常爲重鎭梁于硤石山下築城拒魏謂之下蔡新城水經注淮水自硤石北逕下蔡故城東本州來城也淮之東岸又有一城曰下蔡新城二城對據翼帶淮濆是也汴宋南渡謂之南北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卽古壽春縣城爲楚考烈王所築州北三十里有蔡國城卽下蔡矣高士奇顧棟高○孫氏曰州來徵國杜氏曰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張氏曰屬壽州愚案楚始封不至淮南壽州本侵小得之非楚邑也特是時屬楚耳孫說是也程端學本義成七年○州來爲古來控淮要地在春秋吳楚之寨也入郢之師舍舟淮汭卽此高澍然釋經昭十三年

○愚按杜云楚邑高氏攷畧顧氏都邑表江氏考實並從之彙纂亦然而劉氏俶以爲小國駁杜注之非見書入門彙纂及顧氏爵姓存滅表兼采焉俟考○州來書入書滅爲國無疑而杜云楚邑當由傳言楚子狩于州來謂是邑耳如楚子田于孟諸孟諸豈亦楚邑乎州來國小服役于楚遂獵其地惟所爲耳漢志下蔡故州來國在今壽州楚之東侵疆域止於舒蓼未嘗北至壽潁州來實亡於吳王夫之稗疏○爾疋釋邱淮南有州黎邱郭注今在壽春縣古來黎同音州黎卽州來也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成七年嚴氏說見吳楚交兵門

偪陽 穀梁作傅陽

襄十年書遂滅偪陽杜注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按穀梁作傅陽鄭語曰妘姓鄔鄶路偪陽漢志傅陽縣屬楚國故偪陽國也師古曰偪音福後漢屬彭城國水經注沭水篇柤水出於楚之柤地春秋會吳處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春秋會柤遂滅偪陽是也今在兖州府嶧縣南高士奇江永○汪氏說見書滅門○王方麓謂偪陽及柤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路會柤滅偪陽爲吳開道也封向戌非其本謀余按此與成十八年楚伐彭城皆晉楚吳形勢之要晉以偪陽予宋於是沛泗諸邑皆爲宋有宋所以入戰國得附七雄之後也張尚瑗左傳折諸○按世本是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爲晉所滅洪亮吉左傳詁○公羊疏偪夫目反釋文云音福棟案古今人表作福陽穀梁漢志皆作傅按古福字亦讀作副惠棟九經古義○釋文偪字云徐甫目反又彼力反按徐音是也證以漢書地理志作傅師古注偪音福益信偪與傅音之轉耳陳樹華攷正

邿 公羊作詩

襄十三年書取邿杜注任城亢父縣有邿亭按公羊作詩水經注濟

水篇黃水又東南逕任城郡之亢父縣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謂之桓公溝南至方輿縣入于荷水亢父嘉縣漢因之屬東平國後漢屬任城國晉因之今亢父城在濟甯州南邿城在州東南高士奇江永○公羊以爲邾邑然不書伐邾則非邾邑明矣汪克寬纂疏○說文邿附庸國公羊作詩或古文通借趙坦異文箋○邿詩皆從寺聲邿爲正字詩爲假借字張壽榮古義

胡

襄二十八年傳胡子朝于晉杜注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按三十一年傳胡女敬歸杜注胡歸姓之國也昭四年書胡子會于申又從伐吳十三年傳曰靈王遷胡于荊平王復之二十三年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滅傳又曰楚逆吳公子取于城父及胡田以與之杜注胡子之田也定四年書胡子會召陵侵楚十五年書楚

滅胡以胡子豹歸漢置汝陰縣屬汝南郡今爲江南潁州府高士奇江永
○括地志胡城在豫州偃城縣界其地在陳之東蔡之北南近汝南王夫之稗疏○四庫提要云足補杜注之闕

淮夷

僖十三年會鹹傳曰淮夷病杞故昭四年書淮夷會于申又同伐吳昭二十七年傳范獻子曰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杜注淮夷魯東夷見昭二十七○按詩江漢傳曰淮夷東國在淮浦正義曰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即徐州也春秋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畧僖十六是淮夷在東國也又昭元年傳曰周有徐奄杜注引書序成王伐淮夷遂踐奄以爲徐即淮夷說本賈逵孔疏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孔安國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則此徐即魯公所伐之徐戎也書費誓序又云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此夷在魯之東也世本淮夷嬴姓魯地盡江南海州沭陽縣淮夷當在今淮安府山陽安東之間參高氏攷畧十一梁氏補釋六顧氏大事表三十九○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淮夷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序曰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常武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曰截彼淮浦王師之所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僖十三年左傳曰淮夷病杞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域者也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春秋昭公四年楚子召諸侯及淮夷會于申此皆淮南之夷在揚州之域者也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爲安東縣屬江南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即詩所謂淮浦矣淮夷蓋在東方荒服之內故亦謂之東夷昭五年傳曰及東夷伐吳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是胡渭禹貢錐指

申

隱元年傳鄭武公娶于申杜注申國今南陽宛縣孔疏外傳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知四國同出伯夷姜姓也國語齊許申呂由太姜言由太姜而得封則申之始封亦在周初矣其後申絕宣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謝崧高之篇乃其事也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謂宣王改封之後也以前則不知其地高氏按潛夫論曰申在宛北序山之下路史曰序即謝也則申即謝無疑江氏按謝在今南陽府鄧州境申伯雖封于謝其後仍國于申鄧州在南陽府之西南楚文王伐申過鄧莊六年傳是以知申在南陽縣也楚既滅申以爲縣子重請申呂爲賞田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成七年傳呂亦在南陽縣故合言之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有故申城高氏攷畧江氏考實○楚文王二年與巴人伐申事見莊六年十八年傳蓋國自此滅矣哀十七年傳子穀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杜注文王滅申息以爲縣即其事也後爲楚封邑有申公春秋之世申息爲楚要地僖十五年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二十六年申公叔侯戍穀二十八年城濮之役楚子入居于申文十八年羣蠻叛楚申息之北門不啟成六年楚以申息之師救蔡八年晉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驪焉見襄二十六年傳　蓋每有攻伐必發其兵也昭四年書楚子會諸侯于申十一年書楚子誘蔡侯殺之于申即此高氏攷畧○林氏曰楚有圖北方之志其君多居于申合諸侯又在焉巫臣曰無申呂晉鄭必至于漢天下重地也顧氏大事表險要篇○顧說又詳楚疆域論○申爲王室重地宣王所以封元舅作屏翰者楚滅而有之申公巫臣曰此申呂所以爲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申之北方切近王畿肆然有窺王室之志故合諸侯於此其志豈在吳哉朱朝瑛[illegible]記○林之奇曰楚以申息爲經營中國之本

故三軍二廣不常出大抵用申息之師秦漢之時南陽爲要地故楚有圖北方之志其君恒居於申大合諸侯亦在焉（朱鶴齡讀左日鈔成六年）○宦王封申伯于南陽以制荆蠻其詩曰于邑于謝南國是式是也然最失策者封申之役蓋南陽者東都之咽喉天下之形勝四面以制諸侯者也申侯封而宛之東南滎陽之東北俱非周有東都之險失備京之形孤矣犬戎入周東南諸侯無來救者以申侯據形勝塞其路也犬戎不得申侯之援則不敢深入申侯不塞南陽之路則不得召戎也其後申遂滅于荆（惠周惕詩說）○申有二莊六年楚文王伐申小國名文八年自申至于虎牢之竟是鄭地（程公說分記）○愚按昭四年經所書之申雖已爲楚縣非國而其國當春秋之初固存也故不入楚邑而列入小國

鮮虞

昭十二年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滅肥以肥子緜皐歸冬晉荀吳伐鮮虞傳曰因肥之役也杜注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按史記索隱中山即鮮虞國姬姓昭十三年傳荀吳自著雍侵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十五年書晉荀吳伐鮮虞傳曰克鼓以鼓子歸定三年傳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四年傳荀寅曰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是年書晉士鞅衛孔圉伐鮮虞五年書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哀元年傳鮮虞人偕魯齊衛伐晉三年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四年傳荀寅奔鮮虞齊會鮮虞人納荀寅于柏人六年書晉趙鞅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蓋晉嘗竭力圖中山終春秋之世不能取戰國時爲趙所滅漢置新市縣屬中山國今直隸正定府新樂縣西南有新市故城其地有鮮虞亭（高士奇江永）○江氏曰如索隱說則鮮虞似非白狄別種○張洽集

註云古鮮虞國子姓而何休范甯皆以爲姬姓未知所據（李廉會通昭十二年）○案穀梁傳疏以鮮虞姬姓爲世本文故韋昭注鄭語亦云姬姓在翟者世族譜及史記趙世家索隱同愚按戰國策中山以陰姬爲后則當是子姓（梁履繩補釋卅四）

戎蠻（公羊作戎曼）

成六年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杜注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襄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於晉昭十六年書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傳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哀四年書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傳曰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楚師臨上雒晉士蔑致九州之戎誘執蠻子以畀楚師杜注夷虎蠻夷叛楚者漢志河南新城縣曰蠻中故蠻子國後漢志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今汝州西南有蠻中聚即戎蠻子國俗呼麻城麻蠻聲相近耳（高士奇江永）○蠻城在今汝州西南西踰伊闕則爲陸渾之戎以在申葉許鄭之西而南界楚之白羽故楚誘殺之（季本私考）

鄅

昭十八年書邾人入鄅杜注鄅國琅邪開陽縣按水經注沂水篇開陽在祊之東南沂水逕其南故鄅國也今沂州府北有開陽故城（江永）○參看魯地啟陽○鄅子爵風姓一云妘姓（通志氏族畧）

附見傳不見經之小國（前代之國周時不存者不錄○參采舊說高厲江說梁氏補釋）

共（隱元年傳段叔出奔共杜注共國汲郡共縣今爲衛輝府輝縣按此共伯和之國厲王時諸侯後爲衛邑閔二年傳共滕之民是也）

夷（隱元年傳紀人伐夷杜注夷國在城陽莊武縣按世本妘姓無其人今萊州府即墨縣西有莊武故城）

息（隱十一年傳息侯伐鄭杜注息國汝南新息縣按世本姬姓莊十四年傳楚子滅息息自此入楚爲封邑屈禦寇爲息公見僖二十五

年傳息公子朱見文三年傳文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即此漢置新息縣今河南汝甯府息縣西南有息城

魏　見氏族門晉大夫魏氏下

芮　桓三年傳芮伯萬出居于魏杜注在馮翊臨晉按芮姬姓伯爵詩虞芮即此芮詹桓伯曰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蓋久在西周邦域中桓四年秦師侵芮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九年芮伯號戎伐晉十年秦納芮伯萬自後不見竹書謂秦穆滅之今故城在同州府朝邑縣

荀　桓九年傳晉侯賈伯伐曲沃見氏族晉大夫荀氏下

賈　見上按晉獻公娶于賈杜注姬姓國唐書表云康王封唐叔虞少子公明爲賈伯姓氏書云曲沃滅之今平陽府臨汾縣有賈鄉

貳　桓十一年傳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杜注貳國名按在今隨州應山縣境

軫　見上杜注國名按在今德安府應城縣西

鄖　見上杜注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有鄖城按宣四年傳有䢵子蓋即鄖也後滅于楚昭十四年楚使鬬辛居鄖定四年昭王自雲中奔鄖漢志江夏竟陵縣有鄖鄉楚鄖公邑應劭曰雲杜縣有䢵亭即若敖娶處水經注溳水逕安陸故城古鄖城今爲德安府安陸縣

絞　見上杜注國名按十二年楚伐絞大敗之即此在今鄖陽府西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十九　附見傳不見經小國　兲

州　見上杜注國在南郡華容按哀十七年傳楚子穀曰武王克州蓼服隨唐蓋二國不久皆滅秦置州陵縣今荊州監利縣有州陵城

蓼　見上杜注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按即古蓼國昭二十九年傳曰昔有飂叔安飂則叔安之初封總處其地者爲蓼亦曰廖楚得其地謂之湖陽漢志南陽郡湖陽縣注故廖國音力救反左傳作飂其音同耳今在河南南陽府唐縣南

羅　桓十二年傳楚伐絞涉於彭羅人欲伐之杜注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枝江按十三年屈瑕伐羅自後不見蓋遷于楚矣楚遷之枝江又自枝江徙長沙今襄陽宜城縣羅川城乃羅故國其在岳州府平江縣南羅城與長沙府湘陰接界是後徙處

盧戎　桓十三年傳羅與盧戎兩軍之杜注盧南蠻也按文十六年傳曰自盧以往振廩同食使廬戢黎侵庸廬即故盧戎國楚滅之爲盧邑孔疏盧與廬通漢置中廬縣今中廬故城在襄陽府南漳縣東

權　莊十八年傳楚武王克權杜注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今屬湖北安陸府

大戎　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娶二女于戎大戎子狐姬生重耳杜注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按孔疏晉語狐氏出自唐叔之後狐伯行之子當在今陝西延安府境江氏據閻若璩四書釋地舅犯爲狐突之子即大戎人在今山西太原府交城縣境

小戎　又小戎子生夷吾杜注小戎允姓之戎按昭九年傳晉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杜注允姓陰戎之祖瓜州今敦煌此戎後遷中國爲陸渾之戎又曰陰戎又曰九州戎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此時尚在瓜州在今肅州衞西五百餘里晉與爲婚必不踰越荒徼是知戎之別族早有內徙者特不能明其處耳○瓜州遼獻公豈至此娶女杜說誤小戎者大戎之別其地當近交城

驪戎　又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杜注姬姓男爵按今西安臨潼縣有驪戎城驪山以戎國名大戎殺幽王處秦皇葬處唐行幸處

耿　閔元年傳晉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杜注三國皆姬姓平陽皮氏縣有耿鄉按祖乙圮於耿即此今平陽府絳州東南有古耿城

霍　見上杜注永安縣有霍太山按史記武王第八子封于霍周公降霍叔於庶人三年不齒後乃封爲霍侯至霍哀公爲晉所滅以地賜大夫先且居文五年傳霍伯卒即且居也後以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崇復召霍君奉祀霍復滅之今平陽霍州西有霍城

犬戎　閔二年傳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杜注西戎別在中國者按穆天子傳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雷首山在蒲州府對河爲陝西華陰渭水入河處

東山皋落氏　閔二年傳晉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杜注赤狄別種皋落其族按此赤狄見經之始孔氏曰潞氏皋落皆國名蓋諸國潞爲大皋落當赤狄其餘皆服屬于潞氏者今潞安府潞城縣古潞子國太原樂平縣東有皋落山皋落因山以名

道　僖五年傳江黃道柏皆弦姻也杜注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按安陽當從漢志作陽安屬汝南郡應劭曰陽安縣有道亭今汝甯府確山縣東北有陽安故城其南即道國也按昭十三年傳云靈王遷之于荊平王復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十九　附見傳不見經小國　罕

柏　見上杜注柏國在汝南西平縣按西平漢縣屬汝南郡應劭曰有柏亭故柏國也今縣屬汝甯府亭在縣西

密　僖十七年傳齊桓公密姬按密國有二此河南密也杜氏無注者已見六年新密下也漢志河南郡密故國即此今河南許州府密縣是也其姞姓者在安定商時國西伯所伐者詩密人不共周語共王滅密史蘇曰密須之亡由伯姞韋昭注以爲姬姓蓋誤昭十五年傳曰密須之鼓杜注姞姓國在安定陰密縣在今陝西平涼府靈臺縣西

任　僖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杜注任今任城縣按任至戰國時猶存爲齊附庸孟子季任爲任處守是也漢置縣屬東平國後漢爲任城國今爲濟甯州

顓臾　見上杜注在泰山南武陽按顓臾在蒙山之陽魯附庸國論語所謂爲東蒙主也南武陽漢縣屬泰山郡今沂州費縣有故城

管　僖二十四年傳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杜注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按宣十二年傳晉師救鄭楚子次于管以待之此即管叔鮮所封周管除屬鄶鄶滅屬鄭鄭滅戰國時屬韓漢晉爲中牟縣地隋置管城縣今屬開封府鄭州廢管城是

毛　見上見周邑

聃　見上按史記爲文王第十子聃季載之國不知其地國語聃由鄭姬蓋因鄭姬而亡僖二年傳鄭有聃伯似鄭滅之以爲采邑當在開封府境○顧氏云聃國于那處當爲楚所滅史記文王少子季載封于冉孔氏曰冉一作䎃或作那皆讀曰然今那口也即春秋

之邘處莊十八年楚遷權于那處則鄀之滅又在權前今安陸府荆門州東南有那口城

雍

見上杜注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拔今懷慶府修武縣西有雍城○氏族畧曰范蔚宗云山陽有雍城文王第三子雍伯受封之國

畢

見上杜注畢國在長安縣西北按周本紀武王入商紂宮周公把大戉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康王即位太保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康王十二年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盖畢公之親賢亞於周召矣乃史記魏世家又云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于畢爲畢姓似非文王之子者此史文之跡也竹書穆王十四年狄人侵畢畢後不知何以亡史記曰其後絕封爲庶人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漢長安縣爲京兆尹治晉霸京兆郡今西安府咸陽縣北有畢原

原

見上杜隱十一年傳王與鄭人田有溫原蓋絕封而歸于王也杜注沁水縣西北有原城晉受原不服伐之後趙襄爲原大夫故趙同爲原同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有原鄉

酆

見上杜注在始平鄠縣東按此即文王所宅之酆邑也本崇國文王克崇而都之故詩曰旣伐于崇作邑于酆武王遷鎬乃封其弟于此竹書成王十九年王巡守侯甸酆侯蓋國除久矣昭四年傳曰康有酆宮之朝今鄠縣屬西安府

郇

見上按文王庶子封此詩郇伯是也後并于晉所謂郇瑕也僖二十四年傳又曰晉師退軍于郇杜注解縣西北有郇城水經注涑水逕猗氏故城北又西逕郇城郇伯國也今在臨晉縣東北○此與荀侯之荀異

邘

又邘晉應韓武之穆也隱十一年傳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杜注蔿邘鄭二邑即此也後屬晉漢爲河內郡野王縣孟康曰故邘國後漢志亦曰野王有邘城注引史記爲紂三公鄂侯所居鄂一作邘武王以封其子水經注邘水逕邘城西故邘閼也今懷慶府河內縣西北有邘臺鎮古邘城也○又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武王第二子邘叔通志氏族畧云于氏即邘氏

應

見上杜注在襄城城父縣西南按汲冢古文殷時有應國盖即舊墟以封也通志氏族畧應氏侯爵武王第四子韓詩外傳誤以叔虞桐圭事當之辨見漢書注秦范雎封此曰應侯漢爲父城縣屬潁川郡有應鄉故應國晉屬襄城郡杜作城父傳寫之誤括地志應國因應山而名水經注溵水合橋水逕應山又逕應城今汝州寶豐魯山二縣界有應城

韓

見上○此詩之韓侯也與晉之韓地別見晉地○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詩正義云

凡

又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凡見周地

蔣

見上杜注在弋陽期思縣按周公第五子伯齡封于蔣爲蔣男以有功進爵爲侯莊公時楚滅之爲期思縣文十年傳莊王田孟諸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復遂期思邑公也漢置期思縣屬汝南郡師古曰故蔣國晉屬弋陽郡今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西北

茅

見上杜注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按茅伯所封後爲郛邑哀七年茅成子以茅叛是也昌邑漢屬梁國晉初高平國今兗州金鄉縣

胙

見上杜注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按通志氏族畧引風俗通周公之子胙侯其國爲南燕所併漢爲南燕縣屬東郡後漢改燕縣隋置胙城縣屬滑州今省入衞輝府汲縣○水經注濮水東逕胙亭東故胙國也

祭

見上見周地

蓼

文五年傳楚滅六蓼臧文仲歎皋陶庭堅不祀杜注蓼國安豐蓼縣漢屬六安國後漢屬廬江郡晉屬安豐郡水經注決水經蓼縣故城東灌水會焉今河南光州固始東北有蓼城岡即其地○按與桓十一年傳之蓼是二國

偪

文六年傳有偪姞晉襄公之母孔疏曰譜以偪爲國名地闕不知所在

鄋瞞

文十一年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杜注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

宗

文十二年傳楚子孔執宗子見僖三年經書舒下○趙佑維案國在舒巢之間當近廬江小國

羣蠻

文十六年傳庸人率羣蠻以叛楚按後漢書南蠻傳槃瓠之種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宣王命方叔南征詩所謂蠻荊來威也平王東遷侵暴上國晉文侯與蔡共侯擊破之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國共敗楚師莊王時乃服于楚鄢陵之役蠻與共王合兵擊晉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始置黔中郡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辰沅諸境所隸之蠻峒長官即羣蠻也

百濮

又麇人率百濮聚于選杜注百濮夷也按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有百濮九菌牧誓從伐殷者庸蜀羌茅微盧彭濮孔傳

庸濮在江漢之南是漢爲西南夷詹桓伯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國語蚡冒始啟濮史記楚文王始開濮地而有之昭十九年楚子爲舟師以伐濮即此孔疏引釋例曰建甯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在楚之南境而逕西在今雲南界

唐

宣十二年傳楚子使唐狡與蔡侯居告唐惠侯使潘黨從唐侯以爲左拒杜注唐屬楚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按司馬貞索隱曰唐本堯後封于夏墟在今晉陽成王滅之以封叔虞又分徙之於許郢之間春秋唐惠侯是其苗裔也定三年唐成公如楚爲子常所止杜注成公惠侯之後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五年子期與子蒲滅唐哀十七年楚子穀曰武王得觀丁父以服隨唐蓋唐本楚之屬國也秦爲隨縣地漢爲蔡陽縣後漢改安昌今南陽府鎮平縣

黎

宣十五年傳狄奪黎氏地杜注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按詩式微序曰黎侯寓於衞旄邱序曰狄人迫逐黎侯衞不能修方伯之職黎之臣子責之蓋春秋黎侯之先世矣赤狄潞氏奪黎侯地晉伐之滅潞立黎侯而還今潞安府長治縣有黎侯亭

呂

成七年傳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按呂爲虞夏時國周穆王時呂侯爲司寇作呂刑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後不知何時并于楚今南陽府西有呂城

檀

成十一年傳昔蘇忿生爲司寇與檀伯達俱封于河杜注封于河內也蓋在今懷慶濟源縣境

無終

襄四年傳無終子嘉父杜注山戎國名秦置無終縣漢屬右北平郡按其國先在雲中代郡之境後遷右北平舊地近代郡之

廣昌自昭元年荀吳敗無終及羣狄漸擴代北之地其後趙氏盡得代地而無終之國乃在右北平無終縣今順天府玉田縣也

鑄　襄二十三年傳臧宣叔娶于鑄杜注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按記樂記日武王封帝堯之後于鑄昭二十五年傳叔孫昭子自鑄歸水經注蛇水逕鑄城西春秋之蛇淵囿也今泰安府肥城縣有鑄鄉即漢蛇丘縣治

唐　杜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自敘其先世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杜注殷末豕韋國于唐成王滅唐遷之于杜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杜今京兆杜縣劉炫述賈逵之言則謂成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杜氏遷唐于杜之說爲非二說不同秦置杜縣漢改杜陵今杜陵故城在西安府治東南境

邶　襄二十九年傳見衞今衞輝府東北有邶城

焦　襄二十九年傳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杜注焦在陝縣按不知何年滅于晉今河南陝州南有焦城

楊　見上杜注楊屬平陽郡按路史宣王封子尚父曰楊侯不知何年滅于晉以賜羊舌肸爲楊氏邑今山西平陽府洪洞縣東南有楊城

鄘　同上見衞今衞輝府新鄉縣西南有鄘城

鄶　又自鄶以下杜注在滎陽密縣按王肅云武王封祝融之後于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孔疏祝融後分爲八姓惟妘姓之鄶國處祝

融故地周衰屬時鄶公不務政事大夫作詩刺之今鄶風也其後鄭武公滅之傳三十三年傳云鄶城即其地在今許州密縣

奄　昭元年傳商有徐奄杜注二國皆嬴姓定四年傳因商奄之民杜注奄國與四國有流言者屬魯懷柔之昭九年傳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因以封周公夫周公已封于武王時成王乃以奄地益之耳後漢志謂魯國即奄國非也孔潁達云奄東方之國近魯之地是矣史記有魯奄謂魯之奄里即奄地也或曰今在曲阜縣東

沈　姒　蓐　黃　昭元年傳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杜注四國臺駘之後○考闕

肅愼　昭九年傳曰肅愼燕亳吾北土也杜注肅愼在元菟北三千餘里按書序成王時息愼來賀即肅愼也元菟今盛京所屬地

亳　見上孔疏當是近燕小國皇甫謐曰西夷之國約在今陝西北境

不羹　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十二年傳子革對靈王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四國陳蔡二不羹也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彙纂曰不羹有二在襄城者西不羹也今屬許州府在定陵者東不羹也今在南陽府舞陽縣北

肥　昭十二年傳晉荀吳滅肥以肥子綿皐歸杜注肥白狄也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按肥累漢縣屬眞定國今在藁城縣西南有昔陽亭爲肥國都又按漢志遼西有肥如縣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之於此今爲永平府盧龍縣

房　昭十三年傳楚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荊杜注汝南吳防縣即防國以按周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即此房也漢吳房縣屬汝南郡孟康曰以楚封吳王弟夫槩於此故曰吳房今兩漢晉志皆作房字史記項羽紀有吳防侯則房防古通用字今爲汝甯府遂平縣

密須　昭十五年傳見前密

鼓　昭十五年傳晉荀吳伐鮮虞圍鼓取之以鼓子䳒鞮歸杜注白狄別種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按二十二年傳曰晉之取鼓也旣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荀吳襲鼓滅之自此地屬於晉江永曰鼓鮮虞之別非白狄之別今正定府晉州治即鼓國

鍾吾　昭二十八年傳吳公子燭庸奔鍾吾杜注鍾吾小國按三十年吳子使鍾吾執燭庸燭庸奔楚吳子執鍾吾子疑遂滅矣漢司吾縣屬東海郡後漢屬下邳郡晉屬臨淮郡今邳州宿遷縣西北有司吾鄉縣北有峒峿山

桐　定二年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人誘楚日以師臨我我伐桐杜注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今安慶桐城縣北有古桐城與廬江接壤

小國爵姓

公爵　虞　虢　祭　州　畢

侯爵　隨　邢　唐　息　郜　酆　應　韓　紀　鄧　黎　梁

伯爵　賈　郕　芮　滑　凡　原　胡　[illegible]　葛　南燕

子爵　徐　頓　溫　鄅　巴　鄀　郳　麇　鄟　沈　[illegible]　夔　郎　偪陽　須句　舒　舒鳩

男爵　許　宿

有爵無姓　賴　弦　萊　譚　宗　鍾吾皆子爵

有姓無爵　耿　霍　魏　焦　東虢　密　管　毛　雍　聃　邘　胙　蔣　茅　楊以上姬姓　蕭子姓　向　申皆姜姓　鄀允姓　羅熊姓　夷妘姓　任　顓臾皆風姓　偪姑姓　黃嬴姓　六　蓼　舒蓼　舒庸皆偃姓○程公說分紀

○險要之地書於經者

春秋書滅下陽罪虢之不能守險書城虎牢罪鄭之不能保險李廉會通

僖二年

虢之滅由於下陽之亡郢之入由於州來之亡故皆書滅徐彥疏同上

春秋險要之地莫多於秦晉吳楚鄭衞蓋鄭衞南北所爭而吳楚秦晉壤地相錯爲日交兵之國桃林顧云即函谷二殽茅津之爲西北險也以秦晉七十年之戰爭著也函谷一入秦而六國之亡兆矣鍾離州來居巢之爲東南險也以吳楚七十年之戰爭著也州來一入

吳而入郢之禍基矣晉楚懸隔千里所爭惟在鄭宋楚戍彭城以塞晉之通吳晉城虎牢以防鄭之服楚春秋尤大書特書焉少習武關為秦豫咽喉之地秦人滅鄀蓋欲以圖武關而卒不能有及楚圖北方將通少習而晉人震懼見哀四年傳杜注少習商縣武關也顧氏考武關在少習山下楚通上雒阨道也豈非襄鄖商雒之間地形阨塞與函谷俱稱絕險哉顧棟高險要表敘

武王封功臣宗室凡山川糾紛形勢禁格之地悉懿親及親子弟以翼戴王室鎮撫不靖封東虢于滎陽據虎牢之險封西虢于宏農陜縣阻崤函之固太公于齊召公于燕叔虞于晉四面環峙而王畿則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方千里無事則都洛陽宅土中以號令天下有事則居關內阻四塞以守曷嘗不據形勝以臨制天下哉褒姒煽虐禍由內作播遷東周而西虢實為東西都出入往來之地周有西歸之志必問途於虢故平之末年欲以虢公為卿士至惠王時鄭

虢卒定王室當晉獻之圖虢也惠王苟赫然震怒命方伯討罪于晉晉必不敢動乃談笑置之虢入晉而晉日強周日削矣洎惠公之入賂秦以虢畧秦若得之則可東向以抗衡於晉而晉之諸臣固不與也雖戰韓見獲秦於此時幾可分晉之半而卒征繕以輔孺子閉關謝秦秦知空名為質之無用卒歸惠公呂郤諸人智勇絕人矣秦不能覬覦桃林以東乃借晉師滅鄀文五鄀近武關穆公之意以為不得于東猶可經營商雒圖武關以為南出之門戶而亦終不能有鄀後入楚由是一百餘年秦屏伏西陲不敢出以秦地形四塞而函關武關之門戶俱為他人有也至三晉瓜分秦得其地置關函關入秦而三晉之亡自此始矣嗚呼晉自獻公滅虢以後固守桃林之塞主伯天下者二百年至三晉分而後失之而周室東遷不三世而虢為晉有所謂捐國之利器以與人而不悟者也顧棟高疆域表後敘○愚按讀顧氏此論則春秋之書滅下陽秦入鄀戍鄭虎牢皆志非常可知矣

僖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

穀梁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下陽而虞虢舉矣○胡傳見書滅○顧氏疆域表後敘見上

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

杜注河陽今盟津按唐設河陽三城節度使史思明陷汴鄭李光弼守河陽賊不敢西窺關輔亦要地也顧棟高

僖三十三年夏晉敗秦于殽

杜注殽在宏農澠池縣西按今在河南府永甯縣北東北入澠池縣界自新安以西歷澠池硤石陝州靈寶閿鄉而至于潼關凡四百八十里皆河流翼岸巍岸插天絕谷深委險甲于天下顧棟高○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

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書秦誓序正義○曰焦曰瑕曰華陰曰華陽曰桃林曰桑田皆在關之左右秦師之由陸常必由之殽有二陵乃函谷關之間也其關東接澠池西連華嶽北濱河渭南鄰西虢自東陵至西陵三十五里東則峻阜絕澗西則石坂險絕此天所以限雍豫之地陳則通提綱○季氏說見秦晉交兵門

文五年夏秦人入鄀

顧氏說見上

文十二年冬晉秦戰于河曲

杜注在河東蒲坂縣南按蒲坂城在今蒲州東南有蒲津關與渡河之陝西朝邑縣之臨晉門東西相對水經云河水自此折而東故謂之河曲據關河之要顧棟高

文十二年夏楚人圍巢

昭二十四年冬吳滅巢

經傳吳楚爭巢事詳小國巢下○古居巢城在今廬州府巢縣孫權于此築濡須塢曹公四越巢湖不成即此顧棟高○文十二年季氏說見書圍門○昭二十四年胡張說見吳楚交兵門

成七年秋吳入州來

昭十三年冬吳滅州來

兩高顧氏說詳見小國門○在今江南壽州北古下蔡城也在淮水北翼蔽淮濆南北朝梁魏與後周南唐爲苦戰之地顧棟高○成七年嚴氏朱氏說見吳楚交兵門

成十五年冬會吳于鍾離

在今鳳陽府臨淮縣東春秋時互爲吳楚邊邑歷代爲戰爭重地梁天監中魏圍鍾離邢巒謂鍾離天險必無克狀即此顧棟高

成十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襄元年春圍宋彭城

宋邑今爲徐州府銅山縣春秋時吳晉往來之通道後代爲徐州重鎮兵家守攻之地林氏曰晉悼始圍彭城繼城虎牢識天下之勢顧棟高○按成十八年傳宋西鉏吾曰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杜注夷庚吳晉往來要道也○成十八年余氏說見晉楚交兵門朱氏說見宋邑門○正義夷平也繁欽辨惑曰吳人以船檝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滅榮緒晉書曰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旋館陸機辨亡論曰旋皇輿於夷庚文選五十三然則夷庚者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以其在彭城故屬之吳晉也小爾雅曰庚通也○惠氏補注

襄二年冬會于戚遂城虎牢　十年冬戍鄭虎牢

齊晉之霸皆先服鄭范睢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皐虢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楚漢爭之在德不在險信夫王應麟困學紀聞○子王子曰天下形勢非有人以用之未有不反爲亡國之資鄭有虎牢之險鄭不能用晉城之而鄭之勢遂窮形勢之不可失如此金履祥通鑑前編○虎牢要害之地春秋初鄭以之滅虢戰國三晉分地段規謂韓王必取成皐一里之厚而得千里之權韓果得成皐而強未幾遂并鄭厥後劉項袁曹兵爭皆戰於此張尚瑗左傳折諸○顧氏說見鄭邑門

昭四年夏會于申

顧氏說詳申國下

顧棟高春秋列國不守關塞論

春秋兵爭之世然其時禁防踈濶凡一切關隘阨塞之處多不遣兵設守敵兵往來如入空虛之境也文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注云以備秦桃林今潼關也昭二十六年晉知躒趙鞅納王使女寬守闕塞注云以備子朝關塞今伊闕也二者天下之險必待有事而後遣將設守則平日漫無閑禦可知齊莊之伐晉也入孟門登太行封少水而還而晉僅於其還使趙勝率東陽之師追之而已而晉平日之備禦無有也吳闔閭之入楚也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道由大隧直轅冥阨而司馬戌第于既陣始議塞城口以邀其歸路而楚平日之控扼無有也是皆一夫守險千人莫過使當日有一旅之師百夫之長當關旅拒則齊之攻胠申毀必不能輕騎而入羊腸之隘吳之水犀精甲必不能疾驅而至漢水之濱也文五年

秦人入鄀道由上雒出武關經歷晉之陰地是時秦晉已絕好而鄀在南陽之析城深入東南五百餘里秦與楚爭勝而晉不之禁也僖三十三年秦人襲鄭道自華陰出函谷關歷二崤及周之轘轅伊闕而後至焉行嶔巖深谷中二千餘里商人弦高遇諸塗而始覺而鄭人晉人不之詰也他若晉會十三國諸侯于柤而柤爲楚地吳伐魯而子晳故從武城道險是蓋列國皆然主者無設險固圉之謀敵人無長慮卻顧之志處兵爭之世而外戶不閉歷敵境如行几席主人能則有秦穆之喪師主人不能則爲楚昭之失國春秋之所以日尋於多事也夫土地人民國之寶藏敵國外患國之大盜假然弛備而欲狡焉啟疆者不胠其篋而切其藏得乎善爲國者愼其封竟嚴其守禦深維大易設險之謀重凜周書愼固之訓庶乎姦宄戢志而强鄰寢謀矣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九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目錄

夷狄稱號總論 舉號稱人稱子褒貶辨

楚書荊書楚書人書爵晉大夫名氏 漸進[illegible]辨[illegible]褒爵貶入辨 以吳楚書子爲春秋之辨 法辨 州國氏人名字爵公羊說辨 謹華夷而於楚事無一不致其嚴辨 荊非州名辨 公穀胡氏貶之外之辨 來聘褒稱人辨 改號楚進之辨 楚無大夫辨 公羊尊屈完說辨 鹿上人楚以人二國辨 戰泓楚子貶稱人辨以師敗於人責宋辨 圍宋人楚子以人諸侯公穀胡氏諸說辨以爲得臣師 大夫先諸侯辨 城濮柏舉貶楚臣辨大夫不敵君辨 椒聘進之辨怨商臣辨 伐鄭入陳子楚討賊辨 伐鄭書爵書人褒貶辨書爵胡傳褒辭貶辭直辭辨 殺夏徵舒書人貶辭辨討賊辭辨入陳書爵褒貶辭辨 戰邲稱晉臣名氏敵楚君說辨 伐宋圍宋書爵楚有辭辨 罪宋辨 楚書卒貴之辨書子黜之辨 嬰齊書公子書名 氏書人殺梁說辨 伐鄭書大夫帥師無貶辭辨 伐莒入鄆進退辭辨 滅陳蔡貶稱師辨 戰長岸進楚辨 圍蔡怨復讐稱爵辨

吳書國書人書爵 伯爵降子辨 書法與楚異謂進楚退吳辨 惡僭號稱吳辨 外吳說辨 吳稱人公羊說辨 札不書公子公穀胡氏褒貶說辨 吳書爵公穀說辨 長岸進楚退吳辨 戰柏舉書爵入郢書吳褒貶說辨 救陳書吳杜胡說辨 會黃池書爵公穀杜孔褒辭辨自貶之說辨

越書越書於越書越人 越於越公羊說辨 稱人進之辨

徐舉號書人書爵 貶舉號褒書人書爵辨 伐莒杜趙說辨

秦書爵書人書師 敗秦師于殽公羊無師字以稱秦爲狄之辨 交兵書人書師貶辭辨春秋以王事責秦穆辨 秦無大夫辨書術聘賢穆公辨貶術不氏辨 卿進之辭辨

一百三十一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6 版反內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　　錢唐張應昌學

○夷狄稱號總論（舉號稱人稱子襃貶辨）

凡夷狄不書爵號君臣同辭（張洽集註隱二年引趙匡）

夷狄舉號外之也內中國而外四夷（胡安國傳隱二年）

春秋書公會四十有六獨會吳與會戎異辭趙子曰凡戎狄不書爵號而君臣同辭是也（李廉會通）

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邲而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而吳稱子矣至於吳越春秋未以敵言之也（陳傅良後傳定五年於越入吳）

吳楚徐越皆神明之冑東遷後朝覲會同不通上國春秋記之槩其辭而已徐越小國或人其人或子其君其爲患淺也吳楚則土廣民衆士武兵利國富力强志大慮遠其爲患也深史記之以其漸始曰吳曰荆楚次曰人曰子非進之也以明盛衰之漸也（張大亨通訓）

吳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以下始與諸侯盟會然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之吳而不人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荆而已其後書楚人書楚君臣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蘇轍欒城集）

羅泌曰或曰越徐吳楚皆先王之裔春秋何貶焉曰非貶也王非所以爲稱也奚以信曰不書葬凡葬必以實所以正其終也小白重耳於其葬書齊桓公晉文公若書越徐吳楚之君將何以爲辭此不得不子之非貶也按春秋書侯伯俱從其實獨此四國則人之子之言春秋者不知四國皆然乃以爲吳楚夷也故聖人取而稱子此大妄也夫聖人一視同仁夷亦人也何貶況吳楚亦皆先王之後邪春秋雖邾杞小國且書卒葬獨四國不書知難乎其稱也（顧炎武五經同異）

荆於莘之役始書始通也晉秦以暨吳越入經之先後皆然推此則有赴告而後有書舊史有書而後春秋有筆（李光地榕村語錄）

莊十年荆（始見經）　成七年吳（始見經）

定五年於越（昭五年越始見經稱人係便文）　僖十五年徐（僖三年徐始見經稱人係襃預）

隱二年戎（始見經）　莊三十二年狄（始見經）

宣三年赤狄（始見經）　宣八年白狄（始見經）

昭四年淮夷

○楚書荆書楚書人書爵書大夫名氏（漸進說辨　襃爵貶人辨　以吳楚書子爲春秋之）

法辨　州國氏人名字爵公羊說辨　謹華夷而於楚事無
一不致其嚴辨　荆非州名辨　公穀胡氏貶之外之辨　求
聘襃稱人辨　改號楚進之辨　楚無大夫辨　公羊尊㞐
完說辨　鹿上人楚以人二國辨　戰泓楚子貶稱人辨以
師敗於人責宋辨　圍宋人楚子　以人諸侯公穀胡氏諸說
辨以爲得臣歸師大夫先諸侯辨　城濮柏舉敗楚臣辨大
夫不敵君辨　椒聘進之辨　恕商臣辨　伐鄭入陳子楚討
賊辨　伐鄭書爵書人襃貶辨　書爵胡傳襃辭貶辭直辭辨

殺夏徵舒書人貶辭辨　討賊辭辨　入陳書爵襃貶辭辨
戰鄢稱晉臣名氏以敵楚君辨　伐宋圍宋不書爵楚有辭辨
罪宋辨　楚書子責之辨　書子黜之辨　嬰齊書公子書名辨
氏書人穀梁說辨　伐鄭書大夫帥師無貶辭辨　伐莒入
鄭進退辭辨　滅陳蔡貶稱師辨　戰長岸進楚辨　圍蔡
恕復讐稱爵辨

書荆始莊十年書荆人始莊二十三年書楚人始僖元年書大夫姓名始僖四年書楚子始僖二十一年（李廉會通莊十年）

商頌奮伐荆楚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强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名及熊頵即位令尹子文得政自此浸强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然終齊桓世止稱人以桓之力猶足制之及桓沒而列於會盟然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張洽集注僖元年）

荆者楚本號宣王之詩曰蠢爾蠻荆當時固以荆目之東遷後兼并羣蠻斥地漸廣有能遠者求進爵於周天子弗許遂僭號爲王其改號爲楚亦當在此時春秋先書荆後書楚因舊史舊文耳（家鉉翁詳說僖十）

說者曰州而國國而子以漸進之非也荆楚之强亘古而然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詩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商德中衰則有所不庭矣故武丁之興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而後帖服焉周之盛時周公在朝莫敢不臣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周家中債則有所不臣矣宣王之興蠢爾蠻荆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而後能服之然當商周之盛時朝貢於庭亦不過曰荆楚舒而已未嘗見稱人稱子也或稱荆或稱楚初無輕重而後世見經始書荆繼書楚初來聘書人後乂書子遂以爲進之且成湯高宗周公宣王惟懲而服之孔子遽反成湯高宗周公宣王之道而進之乎無是理也其所書皆從史文耳至於封爵曰子春秋雖僭稱王至於通中國合諸侯遣聘仍以子爵自稱聖人亦因其自稱而還其所封之爵以子書之若曰楚雖彊大

極其所封之爵不過曰子所以抑夷狄之强以尊王也趙鵬飛經筌莊十年○趙氏經筌成七年論吳楚書子又見書吳門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於諸侯盟會則未必稱也朱子語錄

四夷雖大皆曰子吳楚稱子此先王之命也胡氏以爲春秋之法仲尼之制誤矣陸粲胡傳辨疑成七年

春秋於楚吳越書之有漸焉非進之也夷狄盆强可以傷中國之衰也程端學本義成十五年引孫氏

荆之病中國尙矣商頌曰奮伐荆楚罙荆之旅此高宗中興之時也周雅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讐此宣王中興之時也蓋荆最蠻夷之强者中國盛則後服中國衰則先叛故中興之君尤以服荆楚爲急自桓王失信諸侯背叛于是荆舒不至敢以蠻夷之賤輒犯中國甚至于僭號稱王則王綱不振可知矣高閌集注莊十年

按公羊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解云州不若國言荆不如言楚國不若氏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氏不若人言潞氏不如言楚人人不若名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字不若子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以貴重爲詳輕賤爲略也公羊莊十年疏○穀梁傳但云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莊十四年注同公羊○葉氏辨之曰楚先以荆自名其後日强始復本號經據實書耳豈楚而抑以爲荆乎潞氏甲氏乃其國號猶言英氏其以氏稱豈春秋抑之乎亦未見其爲進於稱楚也若云國進而稱人潞氏甲氏可云潞人甲人乎吳楚惟於卒書名未有書字者何人不若名名不若字之有至於書子則四夷在中國內雖大曰子乃是本爵亦不可與字並言也葉夢得公羊傳讞

始書荆繼書荆人繼書楚子著其漸盛也日講解義莊二十三年

公羊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信斯言也楚至於文宣吳至於定哀薦食日甚何德而進焉馬驌左傳辨例

史遷謂吳楚之君自稱王孔子作春秋貶之曰子據戴禮坊記子云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吳楚僭王魯春秋本不書載豈由孔子貶削哉陸奎勳義存錄

左氏傳晉呂相曰秦三公楚三王晉趙武羊舌肸相語司馬侯對晉侯語皆稱楚爲王楚昭王卒孔子亦稱之爲楚昭王蓋楚既自王與邦人稱之亦不得不曰王者勢也春秋會盟征伐則稱本爵亦因其自稱而稱之故書子非聖人斥其僭號而書之爲子也楊椿孟鄰堂文鈔

楚初稱荆既而書楚矣初書人既而書爵矣既而有使通矣既而有

大夫矣聖人豈有心於進之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魯之朝楚者屢而楚未嘗一朝魯其來聘也偃然旣以大國自居而聖人亦因以大國書之矣始其來聘進而人矣未名通也其再至也進而名矣未氏通也又至而名氏通於是始與中國諸臣儕無別矣或曰慕義來也故進之是不然荊之聘三成之元穆之元與郟敖之二載俱其熾盛之日時魯方弱有無禮而加我爾齊桓死晉文未起方僖公之盛際且甘心委質之盂之會至受其捷未幾而乞師伐齊取穀則魯之附楚久矣楚何慕義於莊公哉顧炎武五經同異

楚始以號舉而自僖文以後君臣見於冊書者一同於齊晉蓋楚強戰勝天下而與晉狎主諸侯之盟也自成以前列國之侵伐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君將則稱君而楚亦然列國之會盟君出稱君卿大夫出稱人而楚亦然自成二年戰于鞌列國之卿以名見而六年楚公

子嬰齊伐鄭亦以名見矣成二年嬰齊會蜀以名見而十五年會吳于鍾離列國之卿皆以名見矣自成以後列國之卿帥師盡稱名其將卑則不以名見而或稱人或稱師而楚亦然不獨書辭同其先後詳略之世年亦相次也所以然者諸侯之視楚不異於齊晉故魯史之記楚事一同於齊晉也方苞通論

荊以州舉見於詩采芑閟宮舊矣非創義也其後變而益詳一以見通中夏之始一以見逼中夏之漸今約其旨曰書州舉號也書人録君臣也書爵書名詳君臣也椒聘之前書人爲君臣同辭以後君皆爵而人者皆其臣楚益張也會蜀之前書人爲卿大夫同辭以後卿皆名雖盟蜀猶以列序故書人而人者皆大夫卿並張也此書人之別也宜申目君不書爵椒書爵不繫族至遠罷而君臣之辭乃備此書爵書名之別也要不越漸始防漸二義而諸儒以爵其君名其臣爲進楚失春秋旨矣高閌然釋經莊十年

春秋一書一以存綱紀一以紀世變如吳楚不書葬此聖人之不因魯史特削以示義者所謂存綱紀也又有世變所趨不得不存之以紀其實如楚始書荊人繼書楚人後書楚子此因其勢漸盛交通於中國魯史書之聖人亦因而不變所以紀世變也若槩書曰荊則變夷猾夏之實轉不可得而見乃或以爲嘉其慕義而進之或因一事之合禮而褒之皆非也罪莫大於觀兵問鼎而聖人書曰楚子伐陸渾之戎諸儒又將何說哉顧棟高大事表偶筆○春秋中葉或前書楚子後書楚人又書楚師後又復書楚子諸儒以爲褒貶所係皆非也如城濮柏舉戰稱楚人敗稱楚師蓋立文不得不如此爾其餘或書爵或書人以君不在而大夫將則稱人如以爲貶則楚子蔡侯次厥貉滅蕭伐宋圍宋其憑陵上國甚矣聖人反書爵以予之乎又○張氏自超

本朱子論楚稱王未必稱於會盟之地會盟仍稱本爵不書葬亦非避其號也見外諸侯卒門楚子旅條下

楚初稱荊漸而稱人既建號楚而君漸舉爵大夫漸稱名諸儒以爲進之夫春秋之作著二伯之功伯功在攘楚而顧進楚君臣與內諸侯大夫齊等哉蓋楚非西戎之比西戎雖在內地而爲患小故其君不必詳楚亦非秦之比秦不爲中國患故其大夫不必詳楚亦非吳之比吳雖驟強而起於春秋將終故其君大夫亦不必詳惟楚則與中國始終爲敵使不爵其君不名其大夫則楚之爲患中國其實不著楚之實不著則二伯相繼攘楚之事跡不著楚之時強時弱亦不著而晉世伯之有盛有衰亦不著矣春秋豈進楚哉張自超宗朱辨義總論

江氏以始書荊人繼書屈完然後書楚子使椒楚子使遠罷者如則嘉其慕義總則予其服義及其講聘好則稱名稱人然如書楚子使

宜申來獻捷豈嘉其執中國諸侯而人其君右其臣哉又莊二十三年
鄧之會傳曰始懼楚也前此夷王之世熊渠僭王然而尋去其號焉
猶知畏天子也及平王末蚡冒啟濮猶未嘗蠶食諸夏也武王之立
當王室益衰諸侯多故於是始有輕視中國之心矣楚告隨曰我有
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既而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
也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然則會鄧之日楚人尙未稱
王而諸姬震懼奔走恐後焉文王嗣立薦食上國春秋書之曰荊成
王享國長久身歷二霸春秋書之曰楚中國有霸主猶且避楚況桓
文沒奮其詐力殘滅與國秦伯降服臧孫興歎卒莫能救楚始曰有
圖霸之志北方之諸侯咸重足而莫敢側視矣馬驌繹史
商頌荊楚不知何君然絕有湯獻牛於荊伯之事則其來已久蓋屬
在蠻夷世系莫考周初始滅地入中國熊繹其再封也梁玉繩瞥記

高澍然說見書吳總論

愚按方氏苞張氏自超顧氏棟高論春秋書楚之詳略因乎世變其
後之詳書者不詳則其實不著也其既詳之後有略者不足詳則略
之也最得當時情事先儒褒爵貶人之說固謬趙氏汸屬辭本陳氏
傅良說謂中國有伯楚君大夫將同稱人惟會得稱君中國無伯則
楚君將稱君略之而後稱人疑於討賊稱師書大夫將之後有稱人
者各有微旨其盟會書楚君大夫以爲既於將兵變文示義則盟會
悉從恒稱其論雖似有理而或變文示義或悉從恒稱仍未免以傳
解經曲生義例之病且春秋著桓文之事則外楚攘夷之義自見必
謂謹華夷之辨書楚事無一不致其嚴亦殊非其事其文之實矣

莊十年秋荊敗蔡師于莘

荊者楚本號後改爲楚杜注○楚居荊州故或以州言之殷武曰
維女荊楚已并言之是楚稱荊久矣詩漸漸之石正義○荊九州也[illegible]
熊受封在荊之楚而非荊也故謂之荊楚而楚初以荊自名其
後復中國之稱故言楚舒亦荊之別也故謂之荊舒其不曰荊
者以舒自名而已葉夢得傳僖三年○熊繹在荊山故稱荊方以智通雅○
書稱荊及衡陽惟荊州荊自荊也荊州自荊州也楚封丹陽依
荊山以爲固荊山在今南漳縣爲荊州之北境其或稱荊或稱
楚者荊楚一也皆木名黃荊本名楚其地產楚因以名山建國
本名荊至春秋時改曰楚王夫之稗疏○荊舒蠻荊皆以國言荊者
叢生之木名一謂之荊一謂之楚詩曰言刈其楚楚亦荊也荊
山之南多產木故州以之名國亦以之名鬻熊封國曰荊其後
自改曰楚猶吳之去勾越之去於耳而二傳胡氏有州舉之說
非也書曰荊及衡陽惟荊州荊山之南衡陽之北其地遼濶是

不一國楚未全有其土而春秋何容以州與之然則吳可稱爲
揚赤白之狄可稱爲冀乎王介之四傳質○公羊曰荊者州名州不若
國穀梁曰楚何爲謂之荊外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
叛故曰荊外之也陳岳氏曰苟曰荊州名楚國名漸進之義則
秦當先書曰雍吳當先書曰揚何以書秦吳也苟曰荊者外之
也秦吳亦其類也顧不外之而獨外楚乎矧荊乃禹貢九州之
名也奚謂外乎其以荊稱以楚稱春秋皆因其自稱稱之非孔
子抑之而以州稱之也程端學三傳辨疑○公穀謂荊以州舉按杜氏
則荊其本號也蓋其後强大乃改號以通中夏非春秋進退之
也陸粲胡傳辨疑○荊以州舉諸儒以爲外之來聘稱人又以爲嘉其
慕義而進之伐鄭後以州舉又以爲惡其陵弱暴寡而外之然
則越此不十年而伐鄭稱楚人爲進之邪胡傳知其不可通而

遷其辭曰浸弱也豈楚自入蔡以後尚未强又遲十年而始强邪仍不可通也蓋自莊公末年以後纔新[illegible]事詳於內諸侯則不可以不詳楚不詳則其是非不著其初之稱國稱人者猶後書吳事之稱國稱人皆不必詳之之義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公羊以荆爲州州不若國天台齊氏曰楚此時號荆卽書荆後改號楚卽書楚耳斷無以州名書之理（崔應榴吾亦廬稿）○邱光庭曰荆楚之本號一國兩號殷商唐晉並同詩云荆楚荆舒荆爲舊名審矣（張尙瑗穀梁折諸）

莊十四年秋荆入蔡

莊十六年秋荆伐鄭

莊二十三年夏荆人來聘

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楚始通未能自同列國未成其禮也（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言使則是君而經亦書楚人是君臣同辭也○杜注孔疏）○凡夷狄朝聘皆稱人君臣同辭（陸淳纂例引啖助）○稱人者其臣來也猶吳會于戚得稱吳人春秋常法也不得爲別義（葉夢得公羊傳讞）○荆自此交通中國春秋始以人書之然猶君臣同辭（呂本中集解引蘇氏）○楚自此浸强矣故稱人焉然終齊桓之世只稱人而不得與中國之盟會桓能制之也至齊桓卒楚於是乎始橫盟齊盟鹿上其勢已張會盂於是大張位陳蔡之上而書爵矣（呂本中集解引劉絢）○荆楚日强其患深矣今率然而聘魯自荆之魯以職方考之幾二千里彼何慕於魯而來邪蓋藉聘問以窺中國也其爲謀有不可得而料者而說者以其去兵用禮爲可嘉非也直書荆來聘於文不順而其大夫之名氏又未通於中國也故加人字以成文不然二十八年荆伐鄭何以復書荆邪（趙鵬飛經筌）○曰人微之

也至椒聘而始見其盛矣說公穀者以爲褒義而進之非也蓋秋褒之豈進之哉（孫覺經解家鉉翁詳說）○書荆人略之也不得比於中國諸侯而史亦不以書中國諸侯者書之也其後會盟侵伐交政既久則於其來聘一如書中國諸侯者書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荆之初但稱國陋也來聘稱人文不可曰荆來聘也此所謂便文以修辭（戴祖啓五例）

莊二十八年秋荆伐鄭

僖元年秋楚人伐鄭（傳不著其人）

荆自此改號曰楚交通中國春秋始以人書之然猶君臣同辭（蘇轍集解）○楚以荆稱舊矣春秋之初猶以荆通于中國故春秋從而書荆今始改爲楚故春秋亦從而書楚謂自州而國爲進之謬矣（黃仲炎通說）○荆改號爲楚舊史書之聖人因而存之著夷狄漸盛爲中國憂也論者於荆人來聘謂春秋嘉其慕義而進之今加乎中國亦謂春秋進之可乎（家鉉翁詳說）○孫氏以爲兵衆地大漸通諸夏張氏以爲始定國號以交中國皆是也蓋始則略之以漸而詳之所以詳之者交於中國侵伐會盟與內侯同其事不可以不書又貢交其君不得不舉爵賓交其臣不得不書名故舊史詳之夫子亦不得略之也蓋齊晉之伯皆自楚而起春秋一書亦因桓文攘楚而作使楚之君臣會盟侵伐不詳則齊晉霸業之盛衰亦不得而詳齊晉霸業之盛衰不詳則內諸侯之是非向背亦不得而詳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無稽春秋不得而成書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始者但知爲荆而已今從其國號而錄之非復荒遠不常見於赴告之文者也（焦袁熹闕如編）○案史記楚成王卽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

日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然則楚自此始爲列國矣字通春秋所以改書楚者以此 齊履謙裁紀

僖二年冬楚人侵鄭 傳不著其人

僖三年冬楚人伐鄭 傳不著其人

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

按陸氏淳胡文定謂嘉其服義故通名氏成其爲大夫非也○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

按穀梁言成屈完爲大夫即公羊尊屈完之意非也 程端學三傳辨疑

僖五年秋楚人滅弦 闕穀於菟

僖六年秋楚人圍許 據傳楚子也略稱人

僖十一年冬楚人伐黃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傳不著其人

僖十五年春楚人伐徐　冬楚人敗徐于婁林 傳不著其人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傳不著其人

僖二十九年冬楚人伐隨 闕穀於菟

僖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傳不著其人

按舊說謂人楚亦人宋齊人宋亦人齊楚者均非也見書人門

又　秋宋公楚子等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楚序諸侯之上則此會楚爲之主執宋公不待言楚而不知前有鹿上之盟後有獻捷之事楚君皆稱楚人獨此稱楚子者蓋執宋公不可云執宋人宋公既爵楚與五國不得不爵否則疑君與大夫會也 吳澂纂言 ○春秋書楚有漸焉非進之也所以見中國無人而荊蠻暴强也於其未盛而驅攘之則易至其强盛不能當也其君稱爵其臣稱名會盟侵伐與中國諸侯無異文焉會盂書爵中國衰外夷盛矣其後猶君臣同辭至次厥貉後書爵自是君臣始不同辭見中國之衰益甚矣 孫覺經解 ○楚與中國會盟皆未嘗親至此獨親至者蓋欲執宋公故自來會 呂祖謙左傳說

又　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楚子略稱人

會盂方書楚子而此復書人以此知椒聘之前書爵爲會盂特文餘皆恒辭書人而諸儒以爵爲進人爲貶皆妄也 高閌集注 ○人疑子字之譌春秋全經無稱人以使者 郝敬行說略

僖二十二年冬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此戰三傳皆稱楚人先儒或謂楚子在師貶而稱人蓋據左氏鄭夫人勞楚子于柯澤而言不知楚之軍法每使大夫前進而君次於後以爲之援其在柯澤不足爲臨敵之徵 日講解義 ○楚稱人先儒以爲貶非也會盂不貶而泓戰乃貶乎殆遣大夫帥師而楚子駐軍近地爲之援耳秦晉圍鄭稱人正與此同 葉酉究遺

○稱楚人者楚子雖在軍而帥師有人君不親將則不書 毛奇齡傳

○按穀梁曰春秋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宋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責之也劉氏權衡辨之

僖二十三年秋楚人伐陳 成得臣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令尹子玉

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成得臣鬬宜申

又　冬楚人伐宋圍緡 令尹子玉司馬子西

圍緡者乃楚人將卑師少爾代齊者則楚師將卑師敗爾 劉敞權衡

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子略稱人

方氏苞曰穀梁人楚子以人諸侯先儒因之非也孟之會執宋公不貶而於圍宋貶乎是矣方氏又據城濮之戰左氏傳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謂圍宋者實得臣則不然

也三傳皆以楚人爲楚子若是得臣是以大夫先諸侯春秋無
是例下書公會諸侯盟于宋又以大夫冒諸侯春秋尤無是文
也是時楚書人尙君臣同辭蓋楚之書爵雖始於會孟而實始
於使椒聘覲會孟後使宜申獻捷郎人之椒聘後君無不爵其
證也高澍然釋經叅○楚稱人以爲貶者固非或以圍宋者子玉故稱
人果指子玉則春秋不以大夫先諸侯其說不可通也按正義
楚子初至原身親在宋及見晉之盛始去之其說極合情事惟
楚子先在宋後乃去之故春秋要其事之首尾兼其君臣言之
曰楚人序於諸侯之上原不專指子玉下文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子尙在宋可知葉酉究遺○陳氏岳曰公羊謂貶楚子以執宋公
故苟爲執宋公貶則二十一年當執宋公之時猶不曰楚人而
書楚子何歟穀梁謂人楚子以人諸侯不正其信荊蠻而伐中

國也苟曰不正荊蠻之伐中國則宣九年楚子伐陳十年楚子
伐鄭十三年楚子伐宋陳鄭與宋得非中國邪不書楚人而書
楚子何歟程端學三傳辨疑○謂楚稱人爲貶者非也人楚子以人諸
侯然則何以不并人諸侯湛若水正傳○楚子稱人先儒皆以爲貶
程子曰爲其圍宋也然通春秋以蠻猾夏憑陵諸侯凡侵伐無
不當貶豈獨貶於圍宋而他處稱爵非貶邪胡傳曰宋王者之
後作賓王家楚圍之故稱人著其罪然則他諸侯楚侵伐之有
稱爵爲予之而不罪之邪楚成在位四十餘年自初聘稱荊人
伐鄭稱楚人之後惟會孟一舉爵其他侵伐圍國二十一見皆
書楚人如以稱人爲貶則商臣以亂賊而來聘次厥貉伐麋比
連舉爵豈春秋予之邪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張氏駁貶稱人之說
甚辨而仍斷以爲是大夫得臣與方說同則不如高氏所論尤

精也故從刪節○又按孔疏本杜注以爲子玉主兵謂凡侵伐
序主兵於上雖大夫爲主國君從之亦序於上見隱五年邾鄭伐宋孔疏與
春秋鄭主兵序諸侯下之例相背○郝氏敬行疑人爲子字之
譌

僖二十八年春楚人救衛傳不著其人

此楚人子玉也方楚子入居于申子玉亦移師救衛故戰城濮
郎在衛地其與圍宋同書人不嫌混者彼先諸侯故知爲君此
繼師敗書殺得臣故知爲臣要之君臣同辭耳高澍然釋經

僖二十八年夏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公羊子玉得臣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按公羊
本云楚無大夫今如此說則是楚有大夫自相矛盾劉敞權衡○穀
梁釋泓之戰則曰稱楚人以敵宋責宋公也公羊釋城濮之戰

則曰稱楚人貶不敵也奚是非相反邪苟貶不敵君則邲之戰
與鞌之戰何其敵楚子齊侯而不貶歟程端學辨疑引陳岳○愚按蕭氏
楚曰楚大夫戰何以書人好會之事若侵伐之類書臣之姓氏
猶可言也至於戰則與我爲敵矣君而敵我尙可言臣而敵我
甚矣故其大夫皆書人微之也所以存中國而抑夷狄也亦本
二傳夷不敵華大夫不敵君之義非也是時楚大夫將恒稱人
而略其名氏陳氏傅良云楚得臣稱人楚未有大夫將也

文三年秋楚人圍江息公子朱

文四年秋楚人滅江

文五年秋楚人滅六成大心仲歸

文九年春楚人伐鄭

楚稱人胡氏以爲貶非也按傳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杜注陳

師須淵爲伐鄭援是本末親將至鄭也葉酉究遺

又　冬楚子使椒來聘楚君臣始並見經

公羊云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案例未命之卿來魯皆書名無他義穀梁云楚無大夫其曰萩椒穀梁作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聖人設教豈以來我則褒之陸淳辨疑○自僖公以來楚雖交通諸侯而朝聘不常盟會不繼故書其君臣皆曰人而已至是齊晉日衰楚人接迹於列國於是書其君臣與諸侯比然椒猶不氏也蘇轍集解○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爵通也至是椒聘書子秦聘書伯雖曰能聘而中國無伯亦可見矣李廉會通○楚君臣並見時世愈降夷狄漸同中國魯史比加詳焉聖人因而不革亦可見中國日衰夷狄日盛之一端程端學本義○春秋於楚使三至每書輒異者著其漸盛爲患也先書荊人來聘疑其所以來也繼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憂其遂爲中國患也今書楚子使椒來聘著夷狄之禍已迫中國猶未悟也椒去未幾孟諸之田繼之五國之君奔走受命僅而獲免先儒以爲有悔過慕義之心悔過慕義者如是乎家鉉翁詳說○楚亦先王所封其有大夫尚矣公羊見春秋先書荊後書荊人又後書大夫之名遂謂楚至此始有大夫童稚之識也程端學三傳辨疑○自齊桓既卒而楚與宋爭伯故盂之會書楚子自晉文襄既卒而楚與晉爭伯故自此迭書楚子蓋楚勢日張幾與中國侯伯侔也御纂直解○前書荊人來聘楚始通中國略之也此書楚子書椒楚浸强而習交於諸侯書其實也楚以禮交於我如諸侯來聘之例而書之非褒之也公羊以爲善眾而後進先儒謂春秋予其慕義皆非是俞皋集傳○書楚聘一同中國之辭所以著楚之强其聘中國既行中國之禮而中國亦以待內諸侯內大夫者待之也文定以爲思善悔過向慕中國褒而進之然前乎此則伐鄭後乎此則次厥貉伐麇侵陳侵宋何爲思善悔過哉張自超宗朱辨義○汪氏克寬謂商臣之惡而春秋予其慕義所謂與其潔不保其往也案是時秦楚交病列國以魯爲望國俱來通好以爲遠交近攻之計楚欲圖北方而來聘秦欲伐晉而歸襚其情一也聖人書之以志夷狄之窺伺伯業之中衰若以爲慕義而予之商臣負滔天之惡豈區區一聘遂可云與其潔不保其往乎顧棟高三傳異同篇○楚至是備君臣之辭同於列國視書荊人來聘因變視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亦變是謂漸也著其强也以爲進之豈春秋旨哉蓋齊桓沒後鄭即附楚今晉勢替而楚勢張聘使忽至魯以得與結好爲喜故備其君臣之辭以書於冊穀梁所謂以其來聘褒之者蓋舊史之情而誤以爲筆削之旨耳春秋於吳楚徐越所稱詳略一仍舊史因之以見事實爾方苞直解高嵩然釋經

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自是遂書爵與中國等矣蠻服益强而中國益衰明矣孫覺經解○前日越椒之來諸儒謂褒其來聘而書爵今厥貉之會麇之伐亦謂進之而書爵可乎家鉉翁詳說

文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楚始書君將

此書楚君親將之始如以稱爵爲予之固知春秋必不予弑君之商臣憑陵弱小之麇也張自超宗朱辨義○伐麇者商臣則書楚子圍巢者子孔則書楚人有何書爵書人爲進退予奪之義哉此後稱楚子楚人皆從其實也至大夫用事而直目其人則楚公子嬰齊公子壬夫公子貞公子午是也又○賀氏說見書伐門

文十二年夏楚人圍巢子孔

文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書人非君將高對然釋經○按傳滅庸者子越子貝也故稱楚人葉酉究遺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侵蔡遂伐楚侵曹伐衛書齊侯晉侯者列國有霸也侵陳遂侵宋書楚子傷列國無伯而楚執伯權也呂大圭或問○謂書爵予楚以伯非也春秋之初楚君臣同辭以其猶有夷夏之辨也春秋之中夷狄漸同中國稱楚子皆其君稱楚人皆其臣也程端學或問

宣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

自文九年楚君無不書爵而胡傳於宣三年楚人侵鄭次年楚子伐鄭並以褒貶釋之未知觀兵問鼎書爵用何說以褒之也高對然釋經○楚師東向伐戎侵鄭文定於侵鄭稱楚人爲罪其侵掠諸夏然伐戎而觀兵周疆稱楚子爲予之邪當是楚莊親主伐戎之師戎既服而歸留大夫以侵鄭故伐戎稱楚子侵鄭書楚人皆據其實耳張自超宗朱辨義○觀兵問鼎逆情著矣止書伐戎道其可道者耳先儒以稱爵爲褒觀此知不可通矣御纂直解○陳氏還鶴說見晉楚爭盟門

又　夏楚人侵鄭傳不著其人

宣四年冬楚子伐鄭

楚人加鄭稱人者三稱子者四稱子者君自將也不然則稱人而已呂大圭或問○胡氏安國謂歸生弑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書爵以與之然商臣之次厥貉楚子旅之觀兵問鼎並以爵書則春秋無以書爵爲褒之義明矣自宣成而下楚勢益張故君將則稱君大夫將乃稱人耳日講解義○楚名爲討賊而實則爭鄭春秋未必大其討賊之公義而恕其爭鄭之私心也文定乃謂以此而稱楚子則今年不得賊而明年又至爲有必討賊之實意何以又書楚人邪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五年冬楚人伐鄭

楚五伐鄭稱子稱人義非褒貶親將與不親將爾胡氏說並非郝懿行說略○是時楚政未逮下雖列國之卿以名見而楚猶書人大夫未張也據成二年楚共初立嬰齊語於衆曰君弱而經名嬰齊始是年則楚政逮下始是年也高對然釋經

宣六年夏楚人滅舒蓼

據傳是楚子也書人如以爲貶楚子滅國殄祀豈稱人示貶可能盡厥辜哉荆舒相滅不足詳耳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冬楚師伐陳傳不著其人

宣九年冬楚子伐鄭

楚莊加兵于鄭凡四兩書楚子君將也書人者大夫將也有何可襃而曲生意義邪且九年十年兩書楚子胡傳一以爲貶辭一以爲直辭將何所據程端學本義或問○楚惡鄭之貳已故親帥師胡氏安以四年伐鄭書楚子爲襃其討歸生之罪則此時書子爲不通矣晉楚爭彊有何襃賞况四年伐鄭專以前年侵鄭鄭不服而伐之非討逆也毛奇齡傳○楚憑陵中國春秋未嘗因事以善之也始則略之後則詳之君親將則舉爵大夫將則書人大夫用事則書名用衆則稱師從其事之實而非以是爲襃貶也文定既以歸生弑君楚伐鄭舉爵爲予之至此伐鄭義不可通又以爲罪其以重兵臨鄭而以善晉師之救鄭爲解既罪其以重兵臨鄭而不予之又何以舉爵邪義仍不可通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十年冬楚子伐鄭

楚頻年加兵于鄭胡傳皆以書爵與人爲褒貶至其說不通又謂舉爵或爲褒或爲譏其實皆非也楚自嬰齊帥師以前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稱師其常也以稱人爲貶春秋無是法也胡傳謂三年無故侵鄭爲不義貶而稱人則此年伐鄭元年侵陳宋皆無名不義之師而稱爵何也謂四年討賊稱爵而鄭貳問未嘗討謂五年稱人爲輿師動衆不討賊而惟服鄭爲事則四年之師未嘗討賊胡至五年而後貶哉謂此年書爵非予之見其以重兵臨鄭則書師亦可著其重兵之實何必迂其義書爵哉蓋立義未審故其說自相糾纏而不能安也方苞直解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方氏高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又　冬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也非也此譬猶蔡人殺陳佗耳何以異哉劉敞權衡○先書楚人後書楚子者楚子先使人殺徵舒而後親入陳書丁亥之日可見也程端學本義○先儒謂殺夏徵舒義也取其國惡也一事而褒貶懸絕蓋就人字子字生義恐誤楚殺徵舒正爲縣陳納叛之地也胡氏謂假於討賊以縣陳信矣朱睦㮮諸傳辨疑、是時楚方與晉爭陳爭鄭以爭宋總是求霸亦何討賊之有果討賊乎辰陵之盟陳成公正在會留之而與共討夏氏可矣與之誓神成禮而退楚莊之無意伐陳可知也然則何以不久而伐之曰陳成公又叛楚而即晉也以爲討賊真瞶瞶者矣全祖望經史問答○殺徵舒入陳一事耳楚或稱人或稱子何也屬辭之體也若書楚子殺之則不辭猶之執大夫皆稱人以執無目其君者也又按株林是野鄙以經文推之蓋楚先人殺徵舒於私邑然後楚子親入其國都故殺徵舒稱楚人入陳稱楚子亦猶上書齊人伐山戎下書齊侯來獻戎捷也郝懿行說○愚按程子云書人討賊之辭義雖正而終以程氏全氏郝氏說爲合經旨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楚莊入陳而弗有圍鄭而降之世以爲義吾竊怪之入而縣其地圍而降其君暴甚矣桓文所不忍爲安得爲義彼徒以書爵爲褒安有入國圍都而得褒者其書楚子誌彊暴而已趙鵬飛經筌

又　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蕭氏說見前戰城濮○公羊曰大夫不敵君此稱名氏以敵君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非也此因得臣書人而穿鑿耳大夫不敢敵君故子玉不見名氏而林父獨得稱名氏以敵楚子此可謂與晉而不與楚子爲禮而非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劉敞權衡陳氏亦謂大夫敵君於是始蓋亦誤從公羊李廉會通

又　冬楚子滅蕭

楚莊之罪至於滅蕭甚矣與入陳圍鄭戰邲一例書楚子則知非舉爵以予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十三夏楚子伐宋

宋伐陳以召楚兵胡傳謂楚人書爵爲有辭於伐則謬矣去年滅蕭明年圍宋凶暴已甚而俱書楚子亦得謂之有辭乎蓋是時政在大夫盟會征伐諸侯皆不自行是以不競於楚書楚子以見其親涖行間也秦纂案○入陳圍鄭伐宋屢書楚子者見累年會盟征伐中國諸侯皆無復身親之事政在大夫宜其不競

於楚也李光地榕村語錄
宣十四年秋楚子圍宋
晉伐鄭是年夏邲故也楚圍宋陳故也皆稱爵皆君將也胡傳釋
鄭罪晉釋楚罪宋頗矣郝懿行說略
宣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
宣十八年秋楚子旅卒
胡氏謂稱子孔子筆之非也楚稱王楚國之人稱之耳舊史自
書子何待聖筆改正湛若水正傳○胡傳謂楚吳徐皆降稱子與滕侯
杞伯之稱子同例則義有未安蓋滕杞爵本侯伯爲時王所黜
故皆書子非聖人降之也楚吳徐僭號稱王乃時王之所不能
禁者於是從其始封之爵而書子以正其僭逆之罪亦非聖人
降之也必謂春秋進退諸侯則先已自蹈於僭何以正人之僭

乎彙纂案○楚至莊王國益大俗益變始以赴告與中國通是以
其卒見於春秋程端學本義引劉氏○楚至楚子旅而觀兵問鼎力征中
夏聘於齊晉卒書其故爵黜其淫名以正君臣之名分而先儒
乃謂進之是以爵之貴之是以卒之其義悖矣日講解義○楚君
自是始書卒蓋舊事之一如齊晉故從赴而書書子正其爵也
不葬者其僭號不可書故削之御纂直解
成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
此公子嬰齊也其稱師何楚未書大夫將也趙汸集傳
又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大夫自屈完以後無氏者自嬰齊以後無不氏楚益强諸侯
以盟主事之故其臣名氏具詳方苞直解○楚共幼沖嬰齊柄政會
盟侵伐制於一人楚政逮下之迹著矣高澍然釋經○穀梁以楚無

大夫其有大夫者進也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以驕亢之人
而進之有氏是褒貶亂矣何以爲春秋劉敞權衡
又　公及楚人等盟于蜀
侵衛會蜀盟蜀皆嬰齊也而書法互異者蓋僖以前列國之卿
侵伐用衆稱師會盟稱人而楚至是猶從是例故有書師書人
之別也文以後霸國之卿特見稱名列序猶稱人而楚至是亦
從是例故有書名書人之別且楚於會盂書爵獻捷則書人與
此同是又楚之違例也至諸國有卿有大夫統書人者從楚盟
則依楚稱也秦先宋楚令也齊後鄭非卿也左傳諸卿皆名獨齊不目可見○高
澍然釋經○穀梁謂前書公子嬰齊爲驕則爲公不得其所後書楚
人爲屈則爲公得其所因以地會地盟爲申其事附會穿鑿反
亂經旨程端學三傳辨疑

成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楚始書大夫將
至是書楚卿帥師霸統幾亡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先儒謂書卿帥師
伐鄭無貶辭以下書救鄭知其惡楚其意以書楚公子爲褒豈
有大夫帥師可褒者書楚大夫帥師則楚國之權亦在大夫夷
狄盛而同於中國也程端學或問○自盟蜀後楚卿將無不以名見
其書人與師者將非卿也一同於齊晉矣方苞直解○爭鄭而伐喪
春秋深患楚矣文定因其與中國書卿帥師同謂無貶辭非也
中國書卿帥師未嘗非貶況楚之爭鄭而伐喪乎必以書晉救
而始見春秋惡楚是又泥於書救善之之義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連年用兵于鄭如諸儒說當外之人之而春秋書公子書名晉
帥師無異辭則稱人爲貶舉爵稱卿非貶之說不通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九年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楚人入鄆
入鄆重言楚人明異事也莒潰而更入鄆故爲更端之辭謂與
會蜀盟蜀同一人之身而進退焉非也盟蜀稱人蓋成以前衆
會齊盟諸侯大夫例稱人嬰齊不得獨以名見也此書楚人則
嬰齊在莒而以偏師入鄆蓋又一人也觀卻缺伐蔡入蔡不重
言晉人其證也郎云間以莒潰與卻缺異亦宜書遂也一名一
人卿大夫之別也方苞直解謝然釋經高○人鄆必別是一軍大夫將故
稱人若莒潰後嬰齊移師當書遂入鄆不當覆舉楚人葉酉究遺
成十五年夏楚子伐鄭
成十六年夏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成十七年冬楚人滅舒庸公子橐師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又　冬楚人鄭人侵宋子重
襄元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襄五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襄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襄八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襄九年冬楚子伐鄭
襄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又　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襄十一年秋楚子鄭伯伐宋
襄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襄十四年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襄十八年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襄二十四年夏楚子伐吳
又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襄二十五年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襄二十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等于宋
襄三十年春楚子使薳罷來聘
邦衡胡氏曰經書楚子始末不同如殺大夫始不言氏但曰得
臣而已其後則書殺公子側大夫盟會始不言氏但曰楚人而
已其後則書公子嬰齊大夫帥師始不言氏但曰楚師而已其
後則書公子嬰齊公子壬夫大夫來聘始不言氏但曰使椒而
已至此則書薳罷兼舉大夫姓氏與中國一同愚謂此皆魯史

之文聖人因之以見外夷漸與中國混同之一端也程端學本義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等于虢
昭四年夏楚子蔡侯等會于申
又　秋楚子蔡侯等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昭五年冬楚子蔡侯等伐吳
彙纂案見書伐門
昭六年秋楚薳罷帥師伐吳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前書楚師滅陳是楚子未至陳也此書會楚子于陳是楚既滅
陳而楚子至陳矣故放招殺負葬哀公皆楚子之事而非棄疾
之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張說是也趙氏汸謂滅執殺葬皆楚

子而但稱師者以其詐滅中國而不予之其說泥傳文非經旨

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楚師滅蔡

按趙氏汸說與滅陳同非也

昭十二年冬楚子伐徐

昭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昭十七年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令尹陽匄

令尹陽匄書人吳公子光書國略之也 陳傅良後傳 ○穀梁曰兩夷狄曰敗此進楚子故曰戰非也楚與吳戰均之可罪獨進楚子何哉 戴溪講義 ○高氏說見書吳門張氏說見吳楚交兵門

定二年秋楚人伐吳 囊瓦

楚伐吳者凡七而止於此蓋楚之勢衰其事不足詳故從略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十 書楚稱號 圭

人陳氏以爲貶囊瓦者經不見有此義 張自超宗朱辨義 ○囊瓦書人人諸儒以爲貶非也楚事至此不足詳故略之耳

定四年秋楚人圍蔡

又 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辨蕭氏說見前城濮 ○戰書人敗書師奔殺書名柏舉與城濮同義 高攀龍孔義 ○楚稱人者文定以爲貶囊瓦與城濮貶得臣同義非也泓書宋公城濮書晉侯此書蔡侯楚皆稱人不以楚大夫與中國諸侯敵也故鄢陵之戰以君敵君則書晉侯及楚子矣邲之戰以中國大夫敵外君則書荀林父及楚子矣此內外尊卑之分非褒貶所與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春秋自成公以後卿將皆以名見此獨書楚人者蓋將尊師衆必當書曰楚囊瓦帥師而上書楚囊瓦帥師下又書楚囊瓦出奔鄭則於文贅故上只書

楚人此屬辭之不得不然者也 葉酉完邁 ○是役吳懸軍深入楚腹地所遇楚師有卿有大夫 據傳前後入戰非兩軍敵戰不得目將故統書及楚人而柏舉成陳餘皆未陳故地柏舉 高澍然釋經 ○按張氏義正葉高二義亦並通

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

定十五年春楚子滅胡

哀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假報怨以陵蔡也陳從楚罪陳也昔與蔡同滅於楚而忘之邪隨自僖公二十年楚伐之後不見於經蓋世服於楚也今復見者吳入郢楚子奔隨隨免之故德之使列於諸侯也許滅於鄭復書許男者楚封之也罪鄭之滅削楚之封不與諸侯得滅之而得封之也天子之事也 御纂直解 ○楚不能報吳徒釋憾於蔡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十 書楚稱號 美

避强陵弱而胡傳謂春秋恕其復讐蔽於以稱爵爲褒之說耳 方苞直解 ○文定以稱爵爲予楚之能復讐夫楚滅蔡而殄其祀謂柏舉之戰爲予蔡之能復讐則可而顧予楚之能復讐哉如以稱爵爲予之則陳忘滅國殄祀之仇反助楚以圍蔡何以亦稱爵邪 張自超宗朱辨義

哀九年夏楚人伐陳

哀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哀十三年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吳書國書人書爵 伯爵降子辨 惡僭號稱吳辨 書法與楚異謂進楚退吳辨 外吳說辨 吳稱人公羊說辨 札不書公子公穀胡氏褒貶說辨 吳書爵公穀說辨 長岸進楚退吳辨 戰柏舉書爵入郢書吳褒貶說辨 救陳書吳杜胡說辨 會黃池書爵公穀杜孔褒詞辨 自貶之說辨

太伯奔荆蠻自稱勾吳後世因之曰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

封之子爵胡傳據國語以爲吳本伯爵誤也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稱王成七年始見經卽壽夢之二年也蓋成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疲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春秋常書國襄五年會戚書吳人便文也襄二十九年始書吳君臣至柏舉書子已同於列國至黃池書子則主諸侯之辭矣 趙鵬飛經筌李廉會通成七年

楚始通中國稱荊吳始通中國遂稱吳皆其自稱也其後書吳子亦因其自稱與楚同說者以爲魯史必書楚王某卒吳王某卒聖人黜而書子非也禮諸侯卒訃於諸侯皆自稱其本爵不敢有加焉至葬則書公臣子尊之也今吳楚之君卒皆書子皆其自稱也胡安國又援國語吳本伯爵此則國語之失彼徒見吳伯之後因以爲伯爵耳秦本伯爵亦自稱伯聖人不貶何獨於吳貶之吳秦皆夷也吳之先則貴於秦聖人不宜降吳而與秦也姑聽其自稱云爾 趙鵬飛成七年又

春秋書吳事但書曰吳而已而書吳子者三何也曰來聘以君使而書之也與我接也戰柏舉以蔡侯以吳子而書之也見吳楚敵也會黃池以晉侯會吳子而書之也見吳晉敵也皆著其強也 呂大圭或問哀十三

楚以漸强而君大夫書爵與氏吳至定哀之際强甚矣而始終以號舉何也始雖强猶未能震威諸夏故略之及昭公娶於吳季氏疾之而吳亦多行無禮來徵百牢伐我至城下藩衞侯之舍故魯人憾之而始終以號舉耳會戚稱人便文也黃池書爵者爭霸之實也皆舊史之文而先儒必謂春秋惡吳過於楚誤矣吳雖僭王其國未嘗有觀兵問鼎之悖也雖開犯上國未嘗盡滅虞夏以來神明之裔也春秋何故深斥之使不得儕於楚哉 方苞直解哀十年

吳始書以號舉家氏曰貴鄭而賤吳也夫吳爲太伯之後周章武王所封何賤焉孫氏曰惡其僭號也以楚之僭王已書子書卒何獨惡吳其書國者始通上國略之之詞逮盟會漸數襄五年書人襄十年書子則詳之矣與楚始書荊繼漸詳之同蠻夷漸盛交于諸夏而無攘卻之者聖人憂傷則有之矣若曰書國書人爲惡斥之辭則其强盛時尤當痛絕不應嚴於前而恕於後也以書國爲賤以書爵爲貴孟與黃池之會可謂貴之乎 顧奎光隨筆

春秋於楚初舉號而書人書爵以漸詳於吳終始舉號而書人書爵但偶見非進楚退吳也蓋吳楚並僻處四裔並宜舉號而楚於諸夏爲逼書人書爵以著陵暴之漸吳於諸夏爲遠但以便文書人書爵如會戚列序不得書吳鄫人來聘遣使不得書吳使札柏舉之戰只書以吳不知爲親將黃池之會只書及吳不知爲兩霸也卽如狄書人戎蠻書子四裔亦有書人書爵者其不繫於進退之義審矣況楚自文宣以後主齊盟先諸侯不書爵不類吳之柏舉黃池書爵亦如之耳安在其爲進也 高斟然釋經成六年

愚按諸說謂書號書人書爵不繫進退之義皆是也高說更得之趙氏屬辭以爲吳征伐恒與號惟爲中國討罪得稱君中國會吳恒舉號以諸侯之禮接而後稱君說似有理而實則曲生議論與書楚同

成七年春吳伐郯

按孫明復胡康侯謂惡其僭號稱吳非也顧說見前○吳楚交兵已久蠻夷自相攻伐弗責也至是則兵連上國以伐郯始猶楚之以敗蔡始也 顧氏又

又　秋吳入州來

成十五年冬會吳于鍾離

方氏高氏郝氏駁外吳之說見殊會門

襄五年夏會吳于善道

又　秋公會晉侯等吳人鄫人于戚

公羊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吳人入聽諸侯之會故列序而不殊會也以是知殊會者所以著事實而非外吳也吳稱人舊史詳之猶徐與齊桓同役則稱人也方苞直解○我往會彼曰會某彼來聽會則列序以爲外吳者至是不可通矣高閌然釋經○劉氏曰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是也言不可以爲文辭也然公羊問吳何以稱人者是謂吳不當稱人也則非矣各有所施此年會吳于善道其君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其臣來會也君臣異辭此所以不同非爲欲抑鄫人故進吳子爲人也愚謂春秋之初夷狄君臣同辭春秋之末夷狄漸同乎中國君始稱爵臣始稱名凡書會吳者未必皆君也程端學三傳辨疑

襄十年春會吳于柤

左傳兩言會柤而不言盟則第行會禮可知陳氏謂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無稽之言也方苞直解

襄十二年秋吳子乘卒

吳始以赴通中國自壽夢從諸侯會戚漸從中國之習矣葉夢得傳

襄十四年春會吳于向

襄二十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吳始君臣並見

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杜注○札以名書以杜注爲正非褒貶之所係也公羊以札能讓國而賢之穀梁以吳能使賢而善之皆非經旨彙纂案○公羊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讓國也○穀梁吳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楚子使椒吳子使札本無異義其初稱國繼稱子而大夫稱名聖人各志其漸以爲褒其來聘豈情也哉趙鵬飛經筌○荊人來聘楚人使椒來聘秦人歸襚秦伯使術來聘春秋書之以漸吳始通於上國遂同於椒術之例吳驟強也陳傅良後傳○楚子使椒來聘書爵書名非進楚也所以見楚之盛也吳子使札來聘書爵書名非進吳也所以見吳之盛也楚始聘魯書曰荊人吳始聘魯遂稱吳子非厚吳而薄楚也荊初來聘中國猶有可爲者早攘卻之楚將不至於盛而中國將不至於衰也至其通好之久盟會侵伐同於諸侯則中國與之等矣故書曰楚子使椒來聘所以一楚於中國也吳初來聘而遂稱子言其一來而遂同於中國也公穀皆以季子賢而來聘故吳得稱子此不得其義而過爲之說爾孫覺經解○公羊見吳突然稱子又稱使又稱大夫之名與春秋前書荊人來聘凡例不類求其說而不得故強爲之辭殊不知吳自建國已有大夫特春秋之初夷夏之辨尚明故其來聘史氏書之略春秋之中夷狄漸同中國故史氏書之詳吳札來聘之前已有秦伯使術來聘楚子使椒來聘之文吳前未嘗通聘中國至此而始至史氏亦書之詳聖人因而不革以見夷夏莫辨之一端程端學三傳辨疑○吳札來聘之先吳已稱子矣如曰吳子乘吳子遏吳子餘祭是也何待使賢而進之曰子又○吳圖伯也楚之大也使椒來聘秦之大也使術來聘吳之大也使札來聘其事同故其文同或以其讓國而褒之又或以其釀亂而貶之夫褒貶各以其事讓國之褒安得於聘褒之釀亂之貶安得於聘貶之御纂直解○子札褒貶之說蓋如愚謂春秋于札無褒貶焉耳褒貶者必于事于來聘而褒貶其生平遠矣李光地榕村語錄○或疑經文所稱吳子不知其何人者按杜預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而後遇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孔疏駁之謂先

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札來聘與闔弒吳子之文不隔月豈以
君死之月即命臣而得書吳子使乎蓋吳子以未弒之前遣札
札去魯之後而後吳子赴至緣係五月被弒故追書在來聘之
上耳然則吳子者餘祭也但左傳以札之出聘爲通嗣君故餘
祭已立四年未有立四年而始通嗣君者札之出聘恐不爲此
此則不敢以左氏之說爲然爾牛運震傳○爵舉者便文耳不可曰
吳使又不可曰吳人使也或曰始進之非也不稱公子與楚椒
同郝敬行說略○此吳子即餘祭也餘祭已弒不宜更書吳子使然
札實奉君命至魯尙未聞喪不書吳子使其事轉不實也况書
來據已至魯言書使據在彼國言是二時事其辭無嫌也高閌然釋
經○吳始聘而備君臣之辭諸儒以爲重季子而胡氏又以不
繫爲貶季子俱非經旨蓋遣聘爲國事其使之賢否不計而胡
氏辭國生亂之說尤不經也其異於楚始聘稱人遣罷稱族者
楚之由人而名而族以漸詳吳則隨事立文以遣卿故書名而
目君使以未能同於上國故略其繫即楚子使椒來聘亦辭同
而義自別蓋彼以書荊人來聘例之則書名爲詳此以諸夏來
聘例之則不繫爲略又○呂氏顧氏說見來聘門楚來聘下

昭十三年冬吳滅州來

昭十七年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書人吳舉號皆從恒辭以爲進楚退吳無義可據高閌然釋經○
此楚令尹陽匄也書人吳公子光也書國略之也春秋於外恒
略之陳傅良後傳郝敬行說略○張氏說見吳楚交兵門

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昭二十四年冬吳滅巢

昭三十年冬吳滅徐

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

吳子親行君重於師故不得不書吳子也胡傳本公穀謂稱子
爲進吳善其伐楚解蔡圍成伯討之功失經意矣王樵輯傳○戰稱
吳子入郢不稱子史略文猶成二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
虞也公穀以前之稱子爲褒爲其憂中國也後之不稱子爲貶
爲吳君大夫利其有也皆非經意諸儒泥於一字褒貶之說忽
而子吳忽而貶吳而於聖人伸蔡侯傷中國之微意則莫能發
也又叅孔疏○穀梁曰謂之吳狄之也不正其乘人之敗而深爲利
則凡諸入國者皆是乘人之敗何不狄之乎陸淳辨疑引趙匡○戰書
吳子者柏舉之戰爲救蔡之故也入郢則不足以詳矣故楚子
奔隨不書秦救楚不書敗吳不書楚子復國不書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吳稱子以爲進之非也哀八年吳救陳亦但以號舉何獨於
此而進之吳聽子胥之謀欲甘心於楚久矣原非專爲蔡報怨
也而春秋遽以救災恤隣之義予之豈理也哉觀入郢以號舉
從其恒稱則前書吳子之非進之也審矣葉酉究遺○戰稱吳子矣
入郢曷爲稱吳一役而再有事從其恒稱也公穀以前之稱子
爲褒以後之不稱子爲貶非經意也柏舉之役書蔡侯之以則
吳之稱子文不得不然後書吳入郢亦自史文之常非有他義
也又公穀謂吳之入郢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蓋妻
楚王之母故狄之按左傳吳入郢時以班處宮謂以班次尊卑
分處王與大夫之宮爾公穀誤以宮爲室以室爲妻失之已遠
乃謂以此狄吳不亦謬乎牛運震傳○戰稱吳子入郢稱吳何也詳
略辭也或曰稱子進之稱吳貶之非也郝敬行說略○書以吳非爵

書以吳人非實舍吳子無稱也春秋於吳書人以順文書爵兼以著事而舉號爲逆例觀是役爵號並見益知因事立文非筆削所存也更目吳中有間事也高澍然釋經

定十四年夏於越敗吳于檇李

哀六年春吳伐陳

又　夏叔還會于柤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哀八年春吳伐我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

又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吳不挾陳以叛楚則楚陳無釁何用救哉陳之禍吳爲之也其救庸足多乎胡傳謂楚肆其暴橫列國不能救而吳能救之其救爲善而吳以號舉不進之者爲深著楚罪也穿鑿失經旨彙纂

案○杜氏預曰延州來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也○愚按終春秋之世吳未嘗書大夫將杜說非○張說見書救門

哀十一年夏公會吳伐齊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哀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皐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羊以吳稱子爲吳主會是就子字生義而意之巳誤矣旣而見晉序吳上而又以不與南蠻主中國言之則是魯史本書吳子及晉侯而孔子易晉侯居吳子之上也豈理也哉穀梁云吳進而稱子而又曰王尊稱子卑稱辭尊稱而居卑稱是自相戻也程端學三傳辨疑○說者謂吳欲尊天王自去其僭號故春秋進而子之是不然吳之稱子前此矣張大亨通訓○穀梁以爲進吳稱子按吳本子爵而僭王春秋書其君以本爵同是尊王之義亦緣其時所僭名號止施於其國之臣民至與諸國會盟仍自稱其本爵也書曰楚子吳子並無義例黃池之役吳子自恃强大與晉爭衡非有爵周之善何所取而進之且經書吳子屢矣柏舉敗楚季札來聘皆書吳子豈俟此會而始進乎齊召南穀梁注疏考證

按四夷雖大皆曰子此稱吳子者因上文公會晉侯吳不可單稱號若書吳人又沒夫差親在會之實據實而書無他義也穀梁謂進而書子杜孔又謂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僭號而稱子皆失之鑿楚自入春秋卽稱王而經俱書楚子未聞楚貶號也外傳載趙鞅責其僭王而夫差降稱公汪氏駁之謂齊桓之盛未能責楚之僭王豈衰弱之晉反能使吳黜其號乎其不然明矣顧棟高三傳異同篇○高氏說見殊會門

○越書越書於越書越人　越於越公羊說辨　稱人進之辨

公羊云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按公羊之意非謂事有褒貶蓋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越與於越史異辭無義例孔疏定五年○戴溪講義曰自稱於越中國稱之曰越非有能通不能通之別也公羊未是程端學辨疑曰如公羊說前未能以名通故稱於越後以名通故稱越今稱越在昭公時稱於越在哀公時如公羊說則前能以名通後反不能以名通也此何理哉

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也越者中國稱之也考之經文入吳敗吳皆越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故止書越劉說爲合李廉會通同上

於越勾吳皆蠻夷之號然春秋書吳不曰勾吳者以武王嘗封之則吳其國名也越乃禹之苗裔非周之封國不書越而書於越者其自號也凡四夷從中國序列則稱人以便文若邾人狄人伐衞吳人鄫人會賊是也故便文則曰越人復其恒稱則曰於越陳氏謂常壽過稱人進之者誤矣外傳記范蠡之言曰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

寘於東海之陂黿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渚則越之所以强於蠻夷者可知矣（趙汸屬辭）

稱越者從吳楚之告也稱於越者從越告也一國兩稱舊史從告春秋不革而謂稱人稱爵稱號紛紛褒貶乎（方苞通論）

越曰於越吳曰勾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爲二字古聲雙疊也（楊慎丹鉛總錄）

昭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趙張說見下書徐彙纂案見書伐○越未有聞也吳楚爭而越入中國楚子伐吳越大夫常壽過會之始見於經（陳傅良後傳）見定五年

定五年夏於越入吳

於發聲也（杜注）○孔疏李說見前○汲冢周書王會篇有東越於越或當時之所稱歟（汪克寬纂疏）○越見經凡六其三稱越皆在昭公之時其三稱於越在定哀之時蓋當是時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昭公之時國名爲越經據其號皆書曰越也定公之後欲自别於羣越始改號爲於越經據其已改之號皆書曰於越也此猶楚初見經稱荆其後改號稱楚也（孫覺經解）

定十四年夏於越敗吳于檇李

哀十三年夏於越入吳

附　全氏越句踐論

以吳之强而句踐於覆亡之餘生聚教訓而沼之是荆楚所弗能古今之論復讐者孰有光於斯自是而反諸侯之侵地遂以稱長於江國誠偉矣然其晚年功業稍衰何也是可以見持盈之難也范蠡曰句踐之爲人可與患難不可與安樂彼夫差之初政蓋刻苦自厲矣卒以報越及其功成何不克自持也句踐雖不至如此之甚然沼吳之後非前日比太宰嚭者亡吳之臣子也信而任之其欲納魯哀公而不克由於嚭之受賂尚可爲國乎迹其遠鶩上國於魯於衛於邾逞其雄心而淮泗之閒終弗能有嗟乎晉之衰也南方之霸三出楚雖久爭中國然至靈王始得專主諸侯之盟恣睢暴戾遂以自殞繼楚者吳其横行更甚故其亡愈慘越則稍戢而其不克終霸亦侈心爲之也（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

○徐舉號書人書爵（貶舉號褎書人書爵辨）　伐莒杜趙說辨

徐自莊二十六年見經（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僖三年取舒十七年伐英氏昭五年伐吳皆稱人昭四年會申楚子執之三十年奔楚皆稱子獨僖十五年楚敗徐與文七年伐莒並舉號（汪克寬纂疏）僖十五年

徐之舉號本其夷狄之稱爾公羊注以爲徐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大故狄之無據之言也（李廉會通同上）

春秋書徐敗不言師侵伐舉號皆夷狄恒辭史記言徐出栢翳與秦同祖然三監流言時一叛伯禽撫封時再叛費誓稱徐戎則非中國諸侯比矣徐偃王事史記後漢書皆言在周穆王時既爲天子所伐走死失國民戴其嗣若如初而駒王復彊蓋其先彊僭不異吳楚東周後始微弱也檀弓記邾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欲用諸侯相交禮覲含是時徐滅已再世而蠻夷僭竊之制猶未能盡革則齊桓之時雖來卽諸夏未容一切以諸侯之禮治也徐暫事齊後世仍服於楚申之會徐子在列楚人以其吳出也執之乾谿之役又圍之以懼吳則徐蓋兩事吳楚卒以違吳人執亡公子之命見滅於吳雖楚爲出師救之無及也楚爲中國患天將假手於吳以覆之而徐猶惓惓於楚以取滅亡則其世服蠻夷之教也（趙汸屬辭同前）

徐稱人舉號書爵皆舊史之文也若以襃貶爲義則伐莒可貶而婁

學□從中國受師貶之何義取舒伐英氏可襄而中會褻之何義方苞
通論信二十年

春秋於徐未嘗損於四裔而中之會淮夷舉號而徐書爵始見書人皆
其證也伐莒舉號疑與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
伐鮮虞同爲修役之闕高澍然釋經

僖三年夏徐人取舒

僖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

李氏說見外兵書敗某于某門

僖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文七年冬徐伐莒

杜云不書將帥徐告辭略非也徐苟來告若不稱君則必稱將
帥豈自云徐而已乎劉敞權衡○按趙東山曰徐嘗稱人矣蓋爲復

其恒稱叛諸夏也亦非高氏以爲闕文其或然歟

昭四年夏楚會諸侯于申　徐子　楚人執徐子

昭五年冬楚以諸侯伐吳　徐人越人

其曰徐人越人便文也便文則曰徐人越人復其恒稱則曰徐
曰於越皆從史文趙汸集傳○人徐越之大夫耳楚之爭勝於吳雖
蔡陳許頓沈從之皆譏也而何進乎徐越哉且徐越非淮夷之
比文定以爲進之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秦書爵書人書師　故秦師于殽公羊無師字以稱秦爲狄之辨　交兵書人書師見春秋以王事責秦之辨　僭辨　秦無大夫辨書術聘賢穆公辨貶術不氏辨漸進之辨　辭辨

春秋書秦事初入經即爵之凡書秦人秦師皆卿大夫視楚初舉號
次稱人次稱爵不可例論列國大夫文宣以後會盟侵伐皆名獨秦
無聞蓋其卿大夫受成於君未執國命無事以名見也高澍然釋經文十二年

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始見經

秦西戎也始見書爵何哉秦守本爵無吳楚之僭詩采秦風書
錄秦誓秦之不可以戎狄例明矣黃仲炎通說○秦始見經而晉法
與晉平等不似齊楚之以戎夏爲內外者晉雖宗盟大國獻公
以來未與中國之會秦雖西戎其國乃豐鎬舊都穆公亦非吳
楚僭竊之比也故自晉文之前以升視晉秦相等不容別內外
此當時事勢無庸以意抑揚於其間也焦袁熹闕如編

僖二十八年冬會溫　秦人

秦與中國會始此○秦始與會故序在諸侯之下魯王闓疑引高閱

僖三十三年春秦人入滑

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不書

又　夏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公羊無師字

諸儒以秦不言師爲外之然左穀皆有師字獨公羊無師字不
從左穀而從公羊者諸儒深求義理以責秦之貪利勤民用詐
襲人也然使春秋義取乎外秦則當於入滑外之不當幾於入
滑而反罪於敗師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公羊曰謂之秦狄之也按文
二年戰彭衙亦曰秦師蓋秦之罪在於事豈在去師之一字乎
程端學三傳辨疑

文二年春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義見下條

文三年夏秦人伐晉

舊說秦伯知過復貳故貶稱人非也考之於經惟戰韓稱秦伯
蓋兩君親戰若書秦人則疑晉侯見獲於秦大夫其餘終穆公
之篇皆書秦人未有稱爵者又謂晉人畏秦而不出秦伯逞其
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其自誓之言亦非也考之

記則踰二年而穆公卒何由知其自悔而不報乎先儒曲生義例謂聖人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皆囚書錄秦誓謂孔子以穆公爲賢不知誓詞有足爲天下後世法者故不廢其言至其窮兵報怨則備書於春秋以著其罪並行而不相悖也日講解義○愚按趙氏汸於秦晉交兵泥左傳文三年傳稱秦伯七年傳稱秦康公十二年傳稱秦伯宣十五年傳稱秦桓公以爲秦背晉報怨連兵四世而與楚附故貶秦君皆人之其說非也終春秋秦卿大夫統稱人書人者皆非君將也高氏澍然說得之見征伐在諸侯大夫異稱門篇末

文五年夏秦人入鄀

文七年夏秦人戰令狐

文九年冬秦人來歸襚

秦僻陋故不稱使注杜○按十二年聘書使矣杜注未是此蓋微者故畧之耳趙佑雜案○秦晉方不睦而魯弄於晉故秦人歸襚以結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日講解義

文十二年夏秦伐晉

狄秦之說非也見秦晉交兵門顧氏說又見外兵但書國門

文十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秦伯益之後本附庸也自秦仲始大至平王時秦襄始有功周室賜爵爲伯及穆公與於城濮之戰自後與列國交聘盟會九年來歸襚始與魯通好高閌集注見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公羊曰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胡氏曰秦非無大夫也蓋畧之故稱人術不氏再命大夫也若謂賢秦伯則楚使椒來聘楚有何賢耶愚謂穆公僅有悔過之辭而無悔過之實故自殽之敗報怨者再三有何可賢而賢之傳辨疑程端學○傳曰秦介戎狄之閒以吳楚例而削其使之氏此惡秦已甚之辭耳秦豈介戎狄者哉其地則周西京之故地其民則文武周召之遺民也聲名文物夫豈盡湮而同於戎狄也王介之四傳質○汪氏以爲歸襚稱人此年來聘稱君大夫是漸進之義非也秦入春秋原來稱伯非楚之比來聘如其稱耳何爲漸進之哉張自超宗朱辨義○呂氏說見來聘門楚椒

又　冬秦人戰河曲

宣二年春秦師伐晉

宣十五年秋秦人伐晉

成二年冬公及楚人秦人等盟于蜀

秦是時與楚合而又通好於魯故亦來與盟與楚並序諸侯之上秦强可知季本私考

成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

襄十一年冬秦人伐晉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一目錄

四裔總論　夷蠻戎狄名屬四方辨

書戎　甘氏謂以姜戎陸渾戎爲一辨　陰戎九州戎異說　自潛者郡書之徐戎杜何以爲西戎氐羌辨　伐凡伯者疑以戎爲衞辨

書狄　伐衞盟邢稱人進狄辨　晉敗狄貶人辨　敗鹹公穀說辨長狄非國號辨　潞稱氏稱子公羊說辨　赤白狄辨

書東夷　南蠻

戎狄書子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一

錢唐張應昌學

四裔總論　夷蠻戎狄名屬四方辨

司馬言九畿其外曰蠻夷藩鎮職方言九服其外亦曰蠻夷藩鎮是四夷皆服事天子也夷鎮藩服在行人總謂之蕃國蠻服在行人則謂之要服周家疆理通乎蠻夷閩貉戎狄矣而行人謂蕃國在九州之外者以其在六服外非九州內地爾既在九州之外則朝貢不常宜其一世以見而不及以中國之政也然豈以不在內地不及以政而置之度外乎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遠物而送逆之治其委積館舍飲食是待夷狄之民猶吾民也秋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傳王言而論說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是待夷狄之使猶中國使也作夷樂以燕享所以說遠人飾夷兵而守衛所以柔遠人古人雖曰內華而外夷貴中國而賤夷狄而待之之心未嘗不厚也此夷狄所以懷德慕義而來王也葉時禮經會元

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蠻夷戎狄在要荒之內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知春秋所錄蠻則荆舒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之屬也狄則赤狄白狄之屬也齊桓之所攘魏絳之所和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于沙磧之濱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絕大漠踰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秦始皇既并六國始北郤匈奴南取百粤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闢交趾朱厓北斥朔方河南以至市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招來羈置之俾通上國馬端臨文獻通考

公會戎于潛戎者戎之君也曷爲不以其君稱之不與君稱也禮樂不及朝聘不與有故然後書其名爵外之也劉敞春秋傳

戴記曲禮篇稱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王制明堂位皆以蠻夷戎狄分屬四方說者沿而不察按禹貢梁州云和夷底績翰之詩云昆夷駾矣孟子云文王事昆夷是西亦有夷也詩韓奕云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是北亦有蠻也春秋公盟戎追戎齊伐山戎楚大饑戎伐之是東南北皆有戎也蓋蠻夷乃四方之總稱而戎狄則蠻夷種類部落之號非以四者分四方也故禹貢云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堯典亦云蠻夷猾夏是九州之外皆為蠻夷未嘗分戎與狄也蓋夷猶裔也裔猶邊也以在九州邊竟故附見于九州在冀揚為島夷青為嵎夷萊夷徐為淮夷梁為和夷謂之要服則是猶有禮教存焉故傳稱用夷禮是夷未嘗無禮蠻則蠢然無知故但謂之荒服然則蠻夷以內外分不以東南分四方皆有夷亦皆有蠻不得專屬之東南也蓋唐虞都冀北近南遠每服雖約以五百里然北常狹南常廣故蠻在南方為多而記禮之家多齊魯之士地近東夷遂誤以夷專屬之東而以蠻專屬之南耳戎者西方蠻夷之一猶其有氐與羌也狄者北方蠻夷之一猶其有追與貊也其見於經傳者尚有百濮百越之屬惟戎與狄最盛分居四方狄或居莒或居雍而戎或鄰於秦於楚於晉於齊於魯於燕猶氐羌之盛於漢晉間也春秋書戎狄數十事未有書夷蠻伐某國及會夷盟蠻伐夷侵蠻者而春秋傳與楚邾莒往往稱為蠻夷亦未有稱為戎狄者是戎狄為國名而蠻夷乃其通稱明矣大抵戴記諸篇漢儒所撰其說多沿傳誤故古者當取信於經也崔述豐鎬考信別錄潞氏白狄諸國皆受子爵於周以時享貢猶六代之義陽蠻仇池楊氏及今邊省土司苗猺無地無之固不一處蓋附塞而居控制塞外故中國不守邊而自固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也王夫之稗疏

晉之南境為姜戎東境為草中之戎與驪戎北境為無終諸戎而姜戎自南境移於西境以待秦師也晉之北境為白狄東境為赤狄而驪戎亦稱麗土之狄大略晉四面皆戎狄亦用之以為强故襄公用姜戎悼公用無終之戎成公剪赤狄景公同白狄伐秦平公用陰戎獻公剪麗土之狄而惟白狄最久至春秋之末為鮮虞至七國為中山全祖望經史問答〇按晉語文公將納王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求東道注二邑戎狄間在晉東周家夷狄之患太王避之周公膺之至於春秋二霸所以成霸功諸侯所以敵王愾者用此李石方舟集惠王之世北有狄人南擾至於邢衛矣南有荊楚北伐至於鄭矣桓公卻狄帖荊有功於諸華甚大金履祥通鑑前編春秋戎先見荊次之狄次之而荊暴於戎狄又暴於荊當惠王世交伐諸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呂本中集解莊三十二引許翰古者邊境之患明王在上驅攘之功一出於天子若文王采薇之師宣王六月之伐是也周衰王道不振四方窺侮始也假好於禮文終也逞志於鋒鏑侵陵大邦夷滅小國聖人傷焉書之不少略焉書戎者十三書狄者三十六計狄之見經兩倍於戎蓋戎自隱桓以來雖先入春秋而侵擾中國北狄為少賴小白主霸稱兵屢伐其勢遂衰僖文之後於經傳罕見不過助晉敗秦會晉結盟及敗王師而止耳而陸渾滅於晉蠻子殺於楚晉又執蠻子赤而歸之其衰弱可知矣至狄則自莊公末年驟陵華夏遽以盛强伐邢入衛滅溫為害最大二霸折服强楚安視狄人之禍未嘗回戈而北向焉馴致文公之時二霸既沒諸侯無所倚重狄之跳梁又甚於前齊晉宋魯諸國交被侵擾終宣之四年見經者凡二十有一厥後賴晉之力乘狄衰弊擣其巢窟挫其鋒刃諸侯始得以紓難焉戎自僖十年齊侯許男伐之

浸以衰微罕見中國此霸主攘卻之功也至狄始於閔僖盛於文公
至襄昭之後則不能病中國而中國反病之其衰微不復曩時之盛
者亦時適然也（沈棐比事）

昔先王疆理天下建置侯甸而戎狄蠻夷猶錯處內地春秋時見於
經傳者名號錯雜而大概亦約略可數焉戎之别有七其在今陝西
之臨潼者曰驪戎秦置驪邑邑有驪山俱以戎得名其在鳳翔者曰
犬戎蓋西戎之别在中國其先嘗攻殺幽王秦驅逐之至春秋時種
類猶存閔二年虢公敗犬戎於渭汭是也其在瓜州者曰允姓之戎
遠莫知其所居秦晉遷於中國則曰陸渾之戎今爲河南府嵩縣又
曰陰戎又曰九州戎又曰小戎晉惠公母家也逮惠公歸自秦而誘
以來處之陸渾世役於晉亦曰姜戎佐晉敗秦于殽自後無役不從
亦數與會盟以其處晉陰地謂之陰戎昭十七年陸渾貳於楚晉荀

吳滅之其餘服屬於晉者謂之九州戎自晉滅陸渾城汝濱地而有
之楚亦滅蠻氏係汝州之地而汝水南北遂爲晉楚分界其先陸渾
而居伊洛之間者又有揚拒泉臯伊洛之戎揚拒泉臯皆戎邑王子
帶嘗召之以伐京師焚王城東門爲禍最烈自秦晉遷陸渾而此種
浸微後泉戎地入於周爲前城而文八年公子遂因趙盾盟伊洛之
戎於暴成六年與陸渾蠻氏同受命於晉侵宋則伊洛陸渾並爲晉
之內臣矣蠻氏亦戎别種在汝州西南亦名茅戎以處茅津得名在
今解州之平陸地頗遼遠成之元年王師嘗爲所敗後屬晉乃哀公
之世晉執戎蠻子以畀楚而楚之强益不可制其在直隸之永平者
曰北戎亦曰山戎春秋初嘗侵鄭伐齊已而又病燕齊桓北伐之襄
四年無終子嘉父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者其别種也
又有在山東之曹縣與蘭陽接壤者經直曰戎無名號春秋初屢與

隱公會盟隱九年凡伯來聘戎伐之於楚丘以歸所謂戎州己氏之
戎是也胡氏以徐戎當之夫戎在魯西境徐戎在魯東郊凡伯聘魯
還過楚丘而戎伐之豈所云東郊者乎凡此皆諸戎之大略也狄之
别有三曰赤狄曰白狄曰長狄長狄兄弟三人無種類而赤狄之種
有六曰東山臯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潞爲
上黨之潞縣處晉腹心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明年並滅甲氏留
吁鐸辰留吁甲氏俱在今之廣平鐸辰在潞安境白狄之種有三其
先與秦同州在陝之延安所謂西河之地其别種在今之眞定藁城
晉州者曰鮮虞曰肥曰鼓鮮虞最强與晉數鬭爭而肥鼓俱爲晉所
滅蓋春秋戎狄之爲中國患狄爲最諸狄之中赤狄爲最赤狄諸種
族潞氏爲最晉之滅潞也其君臣用全力勝之荀林父敗赤狄于曲
梁遂滅潞而晉侯身自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稷在河東之聞喜而曲

梁在廣平之雞澤綿地七百餘里旋復得留吁之屬晉之疆土益遠
狄所攘奪衛之故地如朝歌邯鄲百泉其後悉爲晉邑狄之强莫熾
于閔僖之世殘滅邢衛侵犯齊魯其時止稱狄其後乃冠以赤白之
號意其種豪自相攜貳更立名目而遂以削弱易制傳云衆狄疾赤
狄之役遂求成於晉此其徵也東方之夷曰萊曰介曰根牟後萊介
并於齊根牟滅於魯惟淮夷當齊桓之世嘗病鄫病杞後復與楚靈
王連兵伐吳然皆竄伏海濱於中國無甚利害南方之種類不一羣
蠻在辰永之境百濮爲夷盧戎爲戎羣蠻當楚莊之時從楚滅庸自
後服屬于楚鄢陵之役從楚擊晉而盧戎與羅兩軍屈瑕後卒爲楚
所滅率微甚無足道者吾觀夫齊桓創霸存三亡國而終不敢加兵
於狄戎伐周而管仲平戎於王幾若儕於敵國而范文子謂狄爲三
彊自宣迄昭六七十年晉滅陸渾兼肥鼓剗潞氏留吁鐸辰戎狄之

在河朔間者稍稍盡矣獨無終以請和得存而鮮虞亦曰中山至戰國時爲列國僭號稱王後滅於趙焉（顧棟高大事表○按以姜戎陸渾爲一種杜誤辨見下）

平王之遷戎爲之也襄王之出狄爲之也春秋之筆戎爲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天下之變極矣（王應麟困學紀聞）

宣王之世王師敗於姜戎馴致驪山之禍東遷戎狄遍中國春秋之初狄最强滅黎滅衛滅邢伐晉戎且伐周執凡伯未有能正其罪桓文迭興諸侯聽命淮泗伊雒之間戎狄皆不敢肆且北戎敗於鄭又敗於齊狄屢敗於晉長狄亡於宋魯西戎取於秦及白狄赤狄潞氏甲氏留吁陸渾蠻氏無終之屬皆敗滅於霸主終春秋之世戎狄少安者盟主有以制其命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齊桓始霸伐戎而戎侵曹不能治伐山戎北戎而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入王城不能救狄爲邢衛患桓有存亡國之功然邢潰而後遷之

衛滅而後戍之甚至滅溫侵畿甸而不能討晉文代興亦治不及狄蓋以荆楚之禍有大於戎狄者既盡力於彼則於此有不及圖也春秋既予齊晉以伯而詳書戎狄事亦所以責之備歟齊爲邢謀衛難與狄盟而使之侵衛衛既再遷而齊反受狄患不已有以來之也晉襄以姜戎敗秦師猶曰禦寇也宋辭盟牢之會而晉亦以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之豈盟主服與國之道乎（趙汸屬辭）

伯業興則御夷狄之權自我出伯政衰則與夷狄分其權伯統絕則折而從夷狄晉文主夏盟攘夷狄平公君臣偷安以諸侯授楚甘出其下至於季世遂執戎蠻畀楚中國之體掃地矣（洪咨夔春秋說哀四年）

吳越盟而莊王得以入陳鄭圍宋敗晉諸戎和而悼公得以三駕爭鄭未有邊鄙多故可以圖伯者也反而行之則夫差方敗齊長晉而句踐已入吳矣（何焯讀書記）

書戎

（杜氏誤以姜戎陸渾戎爲一辨 陰戎九州戎異說 會
潛者卽書之徐戎杜何以爲西戎氐羌辨 伐凡伯者戮
梁以戎爲衞辨）

西戎出自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衡山及舜徙之三危夏后氏末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攘之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至幽王西戎寇周殺幽王周遂東遷平王之末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渭首有狄貆邽冀之戎渭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有陸渾揚拒泉皋之戎潁洛以西有蠻氏之戎（杜佑通典）

四裔之中戎種最雜亂難稽或三名而爲一族或一種而隨地立名隨時易號至五六而未已盛衰之故略可見焉其別有七若文十六年戎伐楚西南則爲楚山間之戎非有名號不列於戎之數（顧棟高大事表）

問杜氏注左傳謂陸渾之戎卽姜戎姜戎卽陰戎又卽九州之戎蓋知是否曰以左傳諦考之姜戎卽陰戎陰戎卽九州之戎而似非陸

渾之戎蓋以戎子駒支之言參之昭九年詹桓伯之言則姜戎卽陰戎無可疑矣而九州之戎在晉陰地見于哀四年則九州之戎卽陰戎無可疑矣杜氏曰陰地自上洛以東至陸渾則似乎卽陸渾之戎而實非也姜戎世爲晉役不他屬而陸渾則頗兼屬乎楚故昭十七年爲晉所滅至哀四年陸渾之滅已久而九州之戎仍見於傳則其非陸渾可知蓋陸渾左近之戎亦非一種觀左氏所云揚拒泉皋伊洛之戎在陸渾未遷之先則其地本多戎蠻大抵姜戎最近晉陸渾之戎則近楚唯近晉故殽之役晉得於倉卒中徵師唯近楚故荀吳滅之取道於周託言有事於洛與三塗惟近晉故蠻氏之亡蠻子奔晉唯近楚故陸渾之戎之亡陸渾子奔楚雖地本相接而各有所屬揚拒泉皋伊洛之戎最先次之則陸渾之戎秦晉所共遷姜戎則晉所獨遷晉霸之盛諸戎皆嘗受命成六年晉人侵宋有伊洛之戎有

陸渾有蠻氏三部俱與於役其後陸渾始屬楚全祖望經史問答

傳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杜注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此注以昭九年傳景王責晉之辭爲據然彼文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則其處此土舊矣似非秦人所逐又云惠公始誘以來使入我郊甸杜謂郎僖二十二年陸渾之戎遷伊川者是已今此姜戎自居晉南鄙非其族類也蓋當時非一種所處亦非一地謂姜姓別爲允姓豈其然乎以陸渾之戎爲姜姓亦非也陸粲左傳附註

春秋之世諸戎種類實繁其由瓜州徙居中國者蓋有二種一曰姜姓之戎一曰允姓之戎姜戎以殽之役見春秋戎子駒支其後也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而駒支亦云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岳之

裔胄也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是姜戎自瓜州徙晉南鄙而附庸於晉者也允姓之戎居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故稱陸渾之戎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伊川由是伊川亦有陸渾之名其後生聚繁衍或居晉陰地謂之陰戎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伊川乃周畿內之地故云郊甸與姜戎之居晉南鄙者固有別矣杜元凱謂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蓋欲合二種而一之竊有未安允姓之徙伊川在晉惠公時晉猶未啟南陽與伊川相去甚遠何緣分南鄙之田以食之且秦晉同欲遷之非秦人迫逐而晉特裂土而予之也楚子嘗伐陸渾之戎矣不聞其侵晉南鄙則陸渾之戎非姜戎也二戎族姓各殊分地亦別安得以其同出瓜州同徙於晉惠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錢大昕潛研堂集

愚按諸戎攷辨異說顧氏悉從杜注然元凱謂姜姓別爲允姓混姜戎陸渾爲一予從陸氏謝山全氏竹汀錢氏辨之明晰則杜誤也至陰戎九州戎謝山謂即姜戎而竹汀據傳詹桓伯語證陰戎非姜戎甚核謝山以九州戎見傳在陸渾既滅之後駁杜而考杜解則云陸渾餘族分屬於晉也則仍宜從杜

春秋之世戎爲中國患亟矣雖然有由也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使夷不干夏戎不遏華周衰王政不行於是贄幣不通言語不同之人遂居衣冠禮樂之地莊僖之初經所書不過曰戎曰山戎曰北戎僖文之後始有所謂雒戎者姜戎者陸渾戎者雒戎居雒姜戎居於晉南陸渾居於伊川名號雖殊種類則一犬羊雜居蓋莫甚於東周之季

矣嗚呼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之法也晉齊之伯均有功中國然以經攷之齊有攘戎之功晉有致戎之罪不可不察也何以言之魯隱之末戎狃於東遷之釁恣睢孰甚焉楚邱之變凡伯爲執侵曹之禍曹赤以歸是非細故小變矣然皆齊伯之未興與齊伯之未定也盟幽以後桓公始大振治戎之旅向者魯之盟會相尋凡以戎故燕之職貢不至亦以戎故自桓公過魯以謀之而魯患息偕許以伐之而燕釁弭戎之戢齊之力也而晉自惠之反實誘戎以遷於伊襄之伯實挾戎以戰於殽自是以後晉嘗恃戎以爲犄角之助戎常事晉以爲不侵不叛之臣故其勢不得不至於陸梁與時徐吾之役瑕嘉亦旣平茅戎於周矣而蠢蠢之衆猶得挾郟垂之怨以敗王師向之會范宣子嘗欲退駒支於盟矣而譊譊之辭終得援惠襄之舊以爲晉用戎之張誰實啟之歟故嘗觀詹伯告晉之辭有曰戎有中國誰

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吁周公膺戎之法廢矣
桓公攘戎之功衰矣晉人致戎之罪不可逭矣李廉列國世紀
隱公會戎盟戎致凡伯見伐戎禍稍息而狄伐中國荆楚猾夏其禍
不可復制春秋之末漸主夏盟楚衰而吳繼之吳衰而越繼之蠻夷
之盛至於越而春秋終矣王綱盡矣程端學本義莊十年
葵邱未盟以前齊桓有伐戎伐山戎之事葵邱既盟以後齊桓有伐
北戎之事蓋葵邱伯業極盛而伯業之衰亦於是始葵邱以前之桓
公有志於天下者也故伐戎伐山戎以公不以私葵邱以後之桓公
無志於天下者也故伐北戎之事以私不以公趙汸金鎖匙

戎〇郎戎州已氏之戎

隱二年杜注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顧曰在今山東曹縣〇哀十
七年傳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杜注戎州戎邑姚培謙集注今曹縣有

楚邱故城漢置已氏縣以戎州已氏而名顧棟高〇晁吾後已姓季本地考

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杜注潛魯地正義云戎是西方之夷必不遠來會魯顧曰據此
則潛蓋近戎之地當在今曹州府西南境〇戎者徐戎也費誓
淮夷徐戎並興注徐戎在魯東故書序徐夷並興淮夷但稱夷故知戎是徐
戎也東郊不開舊註謂氏羌別種氏羌在西方註本曲禮西方曰
戎一語而誤也此是內夷雜處中國故得與中國通往來之禮
毛奇齡傳〇杜注何注皆以爲氏羌別種按氏乃有扈氏之裔子孫
遷流迤隴而西羌乃三苗姜姓之別自遷三危後漸入內地居
隴蜀是皆居西南內則武都外則河湟去山東懸隔春秋時不
聞東徙也注家泥東夷西戎之說而不知通耳王夫之稗疏〇昭元
年傳曰周有徐奄孔疏服虔云一曰魯公所伐徐戎也案費誓
云淮夷徐戎並與孔安國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案
徐戎是戎之在徐州者與徐國別書序云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則此戎在魯之東故得與奄相比非徐境矣梁履繩補釋十一〇春書
會戎秋書盟戎所以責魯者至矣比事而觀使魯能辭潛之會
則無盟戎之辱無盟戎之辱又安有戎伐凡伯于楚邱之禍哉
然則隱公能守周公魯公之舊法戎狄是膺豈惟魯無夷狄之
患王室亦尊安矣此春秋所以深罪中國而不責夷狄也鄭玉闕疑

又　秋公及戎盟于唐

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程子經說〇此徐戎久居中國在魯東郊者
也周公膺戎狄伯禽征徐戎此魯人家法也而隱卽位之二年
春會之秋盟之隱於是乎無魯家法矣呂大圭或問〇春會秋盟至
七年而戎伐天子之使戎敢無禮於王而魯乃結其好張自超宗朱辨義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左戎朝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
於楚邱以歸〇天子之使戎得執之天子不命討方伯不敵愾
書之見周室微弱四夷交侵諸侯無王家鉉翁詳說〇穀梁曰戎者
衛也爲其伐王使貶而戎之若然是爲衛掩惡也如何勸懲乎
陸淳辨疑引啖助

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

懼戎爲患復修舊好季本私考

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傳說見書追門〇戎郎隱桓與盟者吳澂纂言〇魯有戎患非一日
矣伯禽之初不免興費誓之師入春秋隱桓皆會而盟之蓋虞
其爲疆埸之患也則戎之在魯不可一日不防莊公不修戎備

其來也如履無人之境疆吏安在哉去而追之何益也趙鵬飛經筌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戎在魯西南魯之患也齊伐戎爲魯也追戎者公之威爲魯伐戎者齊之德張溥四傳斷○餘見齊楚爭盟門○戎在曹衛魯之間隱桓之所盟與伐凡伯侵曹者皆此戎也爲患尤近伯討所當先也趙鵬飛經筌○戎居北方議齊之後不先翦之未可以及遠也故自是年書齊人伐戎至三十年冬書齊人伐山戎明年六月書齊人來獻戎捷經營十年始成斬孤竹制令支之績何焯讀書記

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戎侵曹而羈出奔是曹懼戎而出其君也羈既出赤乃入是戎出羈而納赤也汪克寬纂疏引陳岳○已氏之戎本居曹縣與曹接壤故得專廢置其君如秦之於晉齊之於魯是時桓公方盛而戎猶

如此橫亦甚矣顧棟高○戎能制曹廢置其君大書於策以病諸夏也朱朝瑛略記

莊二十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隱桓盟戎至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今報之呂本中集解引許翰○戎即在魯西南春伐而夏始至戎之難克可知顧棟高○濟西之追雖未及創之猶無害於魯也至侵曹而逐其君此中國之大變非獨爲曹患而已齊桓方爲盟主置若罔聞魯能伐之歸而飲至比事以觀褒之之義自見朱朝瑛略記○隱桓之會戎盟戎不足結之徒自貶也莊之追戎伐戎不足威之徒黷武也馭戎之道不弛備以啟侮亦不生事以邀功莊則戎已去而追之戎不來而伐之以是策勳焉抑末矣御纂直解

北戎○山戎○無終

昭元年孔氏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爲一北平有無終縣顧曰今直隸玉田縣治西有古無終城顧棟高○叅看傳載小國無終史稱齊桓救燕伐山戎至孤竹孤竹乃墨台氏之封漢曰令支今爲永平之遷安縣在榆關之內此戎依山而居則薊州密雲東踰喜峰口一帶高山峻谷自爲國邑與燕雜處者也王夫之稗疏

隱九年傳北戎侵鄭

桓六年傳北戎伐齊

北戎伐齊齊至乞師于鄭求戍于諸侯則戎患亦熾矣非桓之霸則燕齊皆爲戎矣金履祥通鑑前編

莊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

左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三十一年夏齊侯來獻戎捷杜注山戎北狄○朱氏說及史記外傳語見齊楚爭盟門

僖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無傳○杜注北戎山戎也

襄四年傳無終子嘉父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杜注無終山戎國名○晉方有事中原而無終遠在東北若用師焉楚爭陳鄭鞭長不及也故姑事羈縻蓋莊子一時之權計而後王巽懦者乃用爲口實何哉況戎先納賂以請和亦與屈中國以事外夷者異矣何焯讀書記

昭元年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

注無終山戎孔疏北平有無終縣太原卽太原郡晉陽縣無終在太原東北二千餘里遠來與晉戰蓋與諸戎近晉者共來也

姜戎

全氏錢氏辨杜注姜姓別爲隂戎允姓之誤見前

晉及姜戎敗秦卽戎子駒支所謂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者也杜注居晉南鄙正義云駒支自陳謂四嶽之裔胄杜注四嶽之後姓姜顧棟高春秋外傳宣王敗績於姜氏之戎卽姜戎也戰於千畝則是時之姜戎深入近鎬京矣而內傳昭九年言姜戎本居瓜州又言秦人逐之居瓜州大抵周之盛時姜戎本安置瓜州宣王之時則已內遷及秦人有岐西又逐之還其故土而晉惠公招致之使居晉之南境也全祖望經史問答

僖三十三年夏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陸渾之戎○亦曰允姓之戎○小戎○陰戎○九州戎

顧曰在今河南府嵩縣卽詹桓伯所謂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者昭九年傳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陸渾本是敦煌地名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爲號詳見小國門昭十七年爲晉荀吳所滅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杜注汝濱晉所取陸渾地

昭九年傳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注瓜州今敦煌在今陝西省肅州衞西五百二十里顧棟高大事表

伊洛王畿天地之中秦晉豈宜遷陸渾之戎居之不惟亂華其偪周甚矣自此伊洛之戎世爲周患他日王謂晉人曰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螭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然則秦晉之罪不可勝誅矣金履祥通鑑前編

昭九年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杜注陰戎陸渾之戎處晉陰地謂之陰戎傳又稱允姓之姦杜注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僖二十八年傳小戎子生夷吾杜注小戎允姓之戎也○陸渾卽小戎之徙于中國者顧棟高

昭二十二年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以納王于王城哀四年士蔑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杜注九州戎卽陸渾之戎自宣三年楚莊伐陸渾之戎陸渾遂貳於楚昭十七年晉荀吳滅之陸渾子奔楚餘衆屬晉爲九州戎州鄉屬也五鄉爲州

宣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

諸說見晉楚爭盟門○陸渾在伊雒天子不能治諸侯不能驅而夷狄得以伐之中國不振甚矣程端學本義

昭十七年秋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傳見書滅門○陸渾之戎本居秦晉西北在荒服外自僖二十二年晉與秦遷之伊川侵逼王畿則晉秦之罪也今晉與楚爭彊掩其不備而滅之不足以贖前過矣汪克寬纂疏○前書楚子之伐今書晉卿之滅皆以治其兵逼郊甸之罪直解、御纂○秦穆晉惠不鑒驪山之禍而遷戎於伊川逼近王都自楚莊伐陸渾

遂服於楚荀吳掩取其國非爲王室也以貳於楚耳亦非爲貳楚也貪其地耳且始則敢以祭雒三塗欺王又不獻功於王罪不勝誅矣姜炳璋讀左補義○戎非侵敗王略徒以貳楚故而震驚郊甸厥罪大矣郝懿行說畧

揚拒泉皐伊雒之戎

僖十一年傳杜注揚拒泉皐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孔疏河南雒陽縣西南有戎城顧曰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南有前城卽泉戎地顧棟高

僖十二年傳戎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晉侯平戎于王

按伊雒之戎與陸渾地略相近觀此年傳所云則知此戎種類繁夥爲禍最烈雖以齊桓創伯僅使管仲平戎于王室其驁悍難御可知故二十二年秦晉卽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意必以藩

衛王室為名用蠻夷以制蠻夷也卒之果得其用伊雒之戎就衰旋服于晉文八年䢵趙盾之盟于暴成六年且受命侵宋蓋得陸渾牽制之力為多故楚莊欲窺王室而先伐陸渾晉荀吳欲滅陸渾而先有事三塗居然為王室之藩籬矣顧棟高○五伯桓公為盛而周室戎狄之禍自若王子帶以戎伐周桓公不能討豈以受子帶之奔為此姑息邪金履祥通鑑前編

僖十二年　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杜注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

僖十三年秋會于鹹　傳謀王室也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僖十六年　傳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杜注自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為王室難

文八年冬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公羊作伊雒戎

傳襄仲會晉趙孟盟衡雍遂會伊雒之戎杜注戎將伐魯故與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胡傳○成周伊雒之地戎居之故惡而書之黃仲炎通說○是時伊雒之戎猶橫魯亦畏之故汲汲與盟然既盟遂不復來伐已得以禮法羈縻矣顧棟高

成六年　傳晉伯宗衛孫良夫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按此時伊雒之戎已馴服矣後昭二十二年子朝之亂王師敗績于前城服虔曰前讀為泉即泉戎地蓋已入為王城邑其滅之年則不可考顧棟高

蠻氏○一名茅戎○一名戎蠻子

成六年傳蠻氏昭十六年戎蠻子注攷見小國門茅戎見下

文十七年　傳周甘歜敗戎于邥垂

杜注邥垂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顧曰今為汝州伊陽縣地劉昭後漢志以為此蠻氏之戎也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作貿戎

傳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諫不聽敗績于徐吾氏顧曰按杜注云平戎平文十七年邥垂之怨合之後漢志則此即為蠻氏之戎明矣水經注大陽縣有茅亭故茅戎邑括地志茅戎在河北縣西二十里以處晉之茅津得名其地當在今山西解州之平陸且連亙河南汝州之境疆域頗不狹又近在肘腋而甘歜乘其飲酒劉康公又徼其無備以用兵為兒戲執政大臣如此何以立國宜王靈之不振也顧棟高○杜注徐吾氏茅戎之別也孔疏茅戎是戎內之別名徐吾又是茅戎內聚落之名王師與茅戎戰處○茅戎接王室當卒諸侯正其罪何可言平平者和解之謂自桓文以來皆言平戎于王而不知其非也姜炳璋讀左補義○王氏

稗疏謂茅戎是在邥垂非在茅津見土地門

成六年　傳伊雒之戎陸渾蠻氏從晉侵宋

見前○顧曰時蠻氏屬于晉

襄五年　傳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

顧曰即蠻氏之戎

昭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戎蠻注見前○孔疏杜言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則是內地之戎在楚北也戎是種號蠻是國名子爵也○左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注質信也○戎蠻戎之別種其稱戎猶赤狄之有潞氏甲氏羣舒之有舒蓼舒庸舒鳩也戎蠻既稱子則安王化而從晉伯者也特以地在中葉許鄭之西而南界楚之白羽故楚

誘殺之左氏謂以蠻子無質豈非爲其從晉乎誘而後殺不易
屈也余光存侯○公羊作戎曼子郡國志引左傳作鄤子陳樹華攷正
哀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傳家氏說見書執門○今河南陝州盧氏縣有晉陰地故城
爲晉命大夫屯戍之所高氏曰梁本周邑時爲蠻氏所據後屬
楚謂之南梁顧棟高○自後戎種在中國者盡矣獨無終以請和
於晉得存又

犬戎

閔二年傳杜注犬戎西戎别在中國者○顧曰在今陝西鳳翔府境
○又曰按犬戎即周之玁狁也史記匈奴傳西伯伐畎夷氏穆王伐
犬戎幽王時申侯與犬戎共攻殺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
而居涇渭之間晉文侯秦襄公救周逐出之其遺種在中國者何居

渭濱閔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其遺種也本與山戎及陸渾各爲
一族其地亦各殊史公混諸戎而一之并混戎狄而一之疏矣顧棟高
閔二年傳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顧曰渭汭乃渭水入河處虢之西境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
僖二年傳虢公敗戎于桑田
杜注桑田虢地在宏農陝縣東北○顧曰桑田地後入于晉

驪戎

莊二十八年傳杜注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爵男也○顧
曰今陝西西安府臨潼縣東二十四里有驪戎城
莊二十八年傳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按國語云晉伐驪戎不詳何年而史記表稱在獻公之五年爲
魯莊公之二十二年其地則入于秦爲侯麗地麗與驪通成十
三年晉及諸侯之師伐秦濟涇及侯麗而還即故驪戎國也其
地一曰櫟陽史記秦獻公二年徙都櫟陽在臨潼縣北三十里
即侯麗故地其出晉入秦之年則不可考顧棟高
○書狄伐衛盟邢稱人進狄辨　晉敗狄貶人辨　敗狄公穀說辨長狄非國號辨　潞稱氏稱子公羊說辨　赤白狄辨
史記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西圁洛之間號赤翟白翟杜註亦云白
狄在晉西此因左傳白狄與秦同州而爲是說耳以愚考之狄之見
於傳不一均在晉東與西無預潞氏在今山西潞安府皋落氏則在
今平陽府垣曲縣鮮虞在直隸眞定府肥在藁城縣西南鼓在今晉
州晉之滅潞也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曲梁爲今廣平府永年縣蓋
反出其東而轉攻之則即一潞氏而疆域之廣亘千有餘里且閔僖
之世狄滅邢滅衛滅溫伐齊伐魯伐鄭伐晉幷蹂躪王室藉非境壤
相接何以能爲患至此則自山西以迄直隸河南直接山東之境皆

其所出沒特其俗不城郭就山野廬帳而居莫能指名其何處耳且
又遷徙無常傳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蓋指蒲與屈言蒲屈爲今山
西之隰州吉州以後漸東徙晉重耳之適諸國也先奔狄而後適衛
適齊境道顯然狄在晉東可知矣征南得無爲史記所誤乎顧棟高
狄種類最繁案經傳所見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廧咎如
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白狄之種有三曰鮮虞曰肥曰鼓然
以予考之閔僖之世狄尤横其時止稱狄未有赤白之號蓋當時之
單以狄舉者皆赤狄也赤狄最强能以威力役其種類白狄故居河
西其别種在中國者赤狄能役屬之而長狄尤其酋豪中之魁異者
合諸部爲一力大勢强故能以兵威伐邢入衛滅溫伐周又能仗義
執言救齊伐衛以齊晉之强莫之能抗也其疆域自晉蒲屈以東東

與齊魯衞爲界蓋自平陽潞安以及山東之境雜居山谷綿地千里故當日邢衞宋魯齊晉鄭諸國胥被其患迨魯僖公之三十二年而狄始亂明年伐晉而白狄子見獲蓋其種類自相攜貳各分部曲如匈奴之分五單于勢分力弱自是而赤狄白狄紛然見經而狄於以不競矣論者謂長狄白狄之各爲一國非也蓋其初皆屬于赤狄後稍稍離異始以名見於春秋文宣之世威令不行四出侵伐屢見挫衂經書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皆狄之將佐後僑如子弟焚如與潞俱滅則狄之死國難者春秋賤之故不書使不得與潞子嬰兒等則其種之貴賤可知矣綜而計之莊公三十二年而狄伐邢暴橫中國更三十有四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又三十有五年而赤狄潞氏滅于晉又六十有五年而晉滅肥又十年而晉滅鼓白狄止存鮮虞首尾百四十有四年之

間盛衰強弱之故豈不較然也哉晉里克之逐狄也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則當狄之合狄之所以盛也郤成子之求成于狄也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求成于晉則當狄之分狄之所以衰也春秋始書狄而後書赤狄白狄者蓋因列國之赴告與狄之自通于中國者而書之皆當時之實錄也杜氏於呂相絕秦以白狄爲晉婚姻謂赤狄之女白狄伐之以納於文公其意似以廧咎如爲赤狄而重耳所奔爲白狄此出於臆見無可考據廧咎如之女爲叔隗季隗而狄女亦稱隗后則本爲一姓當時之止稱狄者皆係赤狄無疑也又

狄北方之鹵國于太原府北故太原一名大鹵其族類各爲部落在太原者爲部落長名曰狄迤西爲白狄與秦境迤南爲赤狄西與晉境東與衞邢境南與周畿境迤東爲白狄之鮮虞肥鼓與齊晉境而入春秋侵伐入滅統書曰狄者以諸部落皆爲之屬如晉敗狄于箕而獲白狄子其證也自僖三十二年狄亂諸部落始各相雄長而狄分矣於是赤狄白狄並見赤狄始宣三年其後師競已甚不數年而滅于晉盡其種類赤狄以亡白狄倚秦患晉始宣八年至襄十八年來朝後無聞而晉滅肥滅鼓伐鮮虞終春秋在北境者惟鮮虞存入七國改號中山滅于趙白狄以亡狄既失諸部落其勢日衰及昭元年晉荀吳敗狄大鹵直履北庭遂不見經亦服屬于晉焉至長狄本漆姓在夏爲防風氏在殷爲汪芒氏在周爲鄋瞞非狄種而寄于羣狄形長名曰長狄觀左傳所載諸國之獲長狄亦亡高澍然釋經卷三

春秋之世狄戎俱爲中國患然狄重而戎輕戎之類有山戎有姜戎雒戎而獨名戎者爲最強狄之類有赤狄白狄長狄而獨名狄者亦最強狄比諸戎性尤桀驁戎雖侵暴中國其強易弱狄人敢於滅國當齊桓之亡與聞中國之政不但侵暴而已然嘗考之經狄患莫甚

於僖文之世齊之初伯嘗謀邢謀衞自是數十年間嘗置夷狄於不問晉之盛時亦不過敗狄于箕一役未幾一二世以後乃累治狄而不置何邪縱狄若齊桓亦無損於伯業之盛治狄如晉人適足以見伯業之衰蓋嘗論之齊自桓公數年經營以免邢衞於難也會檉以救荆患方張衆志未固方將并謀畢力改北轅而南向以圖怙荆之功召陵聽命而諸侯已勤矣是猶門戶之寇既悉力以去之藩籬之侮苟幸其不至於爲患蓋亦小安焉以休吾室內之人此齊桓之謀固能不强其力之所難爲管仲之相君能度其德之所能舉故縱敵不問而卒無損於伯業之盛晉自景公君臣不相聽以致邲之敗也平邱以降諸侯盡離伯業大失於是含垢忍恥閉南關而北出以尋治狄之忿狄雖大創而晉之威重益隳矣此皆伯宗荀伯之謬欲文其喪敗削弱之詬韓范諸臣之專欲行其厚自封殖之謀雖治狄不

置適以見其伯業之衰雖然春秋之世諸侯蒙狄之患者凡八國當齊桓之盛猶所不免而自晉襄以後咸無問焉晉人翦除之力亦豈可掩哉惟其合內以事外是以君子無取焉耳李琪列國世紀

狄蓋多種綿亘北方入春秋來世爲諸夏之患東則齊當其衝南則鄭當其衝東南則界衛西南則界晉一盛於莊閔之際而齊桓公救邢衛以攘之再盛於僖文之際而晉襄公敗箕以創之中國有霸狄所憚也齊桓衰而狄熾則救齊以伐衛黨叔帶以伐周問晉文有鄭虞以侵齊乘衛成初歸國以圍衛四十年間横行中國未嘗稍挫也晉襄沒而狄逞則侵齊而又越齊以及魯伐衛而又越衛以及宋僑如之獲春秋大之然止能殄其一種而未能滅其族類也及宣公之世狄勢亦分蓋衆狄之中赤狄最彊而赤狄之中潞氏爲大比歲侵齊晉人懼焉欑函之會先離其黨閒酆舒之不臣因滅潞而有其土

次及甲氏留吁之屬無俾遺種晉景之於赤狄能殲其類矣雖然非定潞氏實利之焉蹊田奪牛能免譏乎於斯時也楚莊肆虐宋人告急不能出師以爭諸侯而沾沾赤狄以逞其志則晉之不競於楚也豈無故而然馬驌左傳事緯

齊晉之伯先制戎狄而後爲盟主然戎猶散處四方而狄則獨彊北野入春秋來所病者八國而僖文之際尤狄人不逞之會也自晉襄敗狄于箕晉國之狄禍稍息然齊宋魯衛且受狄患史不絶書迨宣公之世狄勢始分赤狄白狄並見於經赤狄之種有潞甲留吁白狄之種有肥鼓鮮虞赤狄盛而晉用白狄赤狄滅而晉難白狄白狄見赤狄之滅知爲晉紿故同秦伐晉交剛一敗狄用惕息而大鹵再戰狄創益深厲平兩勝以來狄之要害在晉度內祝鮀所謂疆以戎索籍談所謂戎狄與鄰者至此其地多晉有矣馬驌左傳事緯

白狄有二有在晉之東者昭十二年注所謂鮮虞白狄別種是也有在晉之西者成十三年所謂白狄及君同州是也陸隴其三魚堂賸言

赤狄其別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狄始見經　閔元年春齊人救邢

顧曰按自宣十五年以前凡單以狄舉者皆赤狄也

無傳○狄前此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强也張洽集注○狄始見於春秋而伐邢入衛故齊桓攘霸之功不可沒也日講解義

閔二年冬狄入衛

惠王十七年衛懿公及赤狄戰于洞澤竹書紀年

又　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

杜注赤狄別種皋落其氏族顧曰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

僖元年夏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僖二年春城楚邱封衛

僖八年夏狄伐晉

左七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狄伐邢齊救而城之狄入衛齊從而封之今狄伐晉齊桓不問何也蓋自齊之伯晉未嘗一窺諸侯之壇坫蓋自以爲畿北之巨藩不屑於齊齊亦視之蔑如也趙鵬飛經筌○齊存邢衛不能攘狄故狄無所忌春秋惜之吳澂纂言

僖十年春狄滅温温子奔衛

左傳杜注見書滅門○王靈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權輿也張洽集注○狄伐邢入衛伐晉滅温而齊桓不問

葵丘之會矜心日生於此有不克終之漸矣趙鵬飛經筌○齊桓蹈存邢衛而不加兵於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敢伐大國之晉今又敢滅畿內之溫豈特王靈之不振抑亦伯圖之有闕也吳澂纂言○滅溫而齊不救此侵衛之兵所由來也徒城楚邱之郛以備之過多見其怯耳朱朝瑛略記

僖十二年傳春諸侯城衛楚邱之郛懼狄難也杜注爲明年狄侵衛傳

僖十三年春狄侵衛

前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今狄侵衛以衛納溫子也齊桓坐視而不救失其職矣趙鵬飛經筌○自城楚邱後狄不敢窺衛者十餘年至是復侵其後屢爲患桓霸衰矣戴溪講義

僖十四年秋狄侵鄭

狄至是復侵鄭甚矣而不討桓公之伯心怠哉趙鵬飛經筌○狄在西北侵衛而至於鄭幾與楚合矣鄭天下之中也楚禍南至狄禍北來楚狄交橫而齊不一救桓之志不在諸侯也御纂直解

僖十六年傳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

僖十八年夏狄救齊

齊桓公卒宋襄伐齊納孝公殺無虧狄救四公子之徒○桓攘服夷狄能以恩信結其心觀狄之救楚之盟見公遺烈呂本中集解引許翰○狄在齊桓之世伐邢入衛滅溫侵鄭桓伐戎伐楚而於狄盤踞肆伐曾不興師問罪養狄爲患故狄感其惠而救之也不然桓生而狄不向化桓死而狄能扶義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師還○狄稱人見夷狄稱人便文門○穀梁謂伐衛以救齊夫救齊不伐宋而伐衛乎自城楚邱而後狄不得逞志于衛久矣今齊桓既沒狄方圖一逞而衛又與之以隙所以狡焉肆志朱朝瑛略記

僖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齊桓攘狄封邢衛桓甫歿而衛即從宋伐齊邢狄救齊伐衛衛即病邢齊狄復爲邢謀衛難春秋詳書不殺蓋深慨宋襄之失道急望晉文之嗣興也以爲進狄書人非聖人之旨顧棟高○吳氏說見夷狄稱人便文門

僖二十一年春狄侵衛

爲邢故杜注○因邢之盟也張洽集注○狄因宋衛伐齊喪仗義救齊又與邢協力伐衛衛因病邢狄又援齊以爲邢謀至此遂爲邢侵衛夫宋襄圖伯而反使狄居仗義之名衛文中興而乃於齊

冒背德之罪中國顚倒如此春秋安得不望晉文之出乎顧棟高

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執二子王怒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又弗聽甘昭公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頽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遂出秋頽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於氾○鄭執王使王啟狄師天下何恃不亂張洽集注引許翰○伐鄭者伐周之兆也可言伐鄭不可言伐周溫在河之陽南望即鄭虎牢西望即周洛汭故狄滅溫周鄭之患也羅喻義野編○朱氏說見書伐門

僖二十五年傳晉侯納王

狄人奉臣伐君致天子播越其罪大矣晉侯宜聲其罪帥六師臨之其功高於城濮十倍乃以久依狄人之故隱忍不發誅子帶而宥狄顧私恩而虧大義故夫子削而不錄事不見經顧棟高

僖三十年夏狄侵齊

左晉侵鄭狄間晉之有鄭虞也侵齊○狄自背其盟也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侵晉晉文城濮之後書狄侵齊狄之輒敢陵侮如此而二伯不攘斥之高閌集注○晉文置狄不問以狄無僭王圖大之心而楚之志不在小也家鉉翁詳說○會溫以圍許而許不服十二年入盟翟泉謀伐鄭而鄭不畏二十九年今則狄敢於乘間而侵齊晉文伯業衰矣吳澂纂言○狄在齊桓之世肆虐諸侯而桓不之問桓卒而救齊伐衛是必桓有德於狄也纔十餘年而晉文繼伯狄卻侵害及齊自此屢侵不已是又間齊之不競也而皆無忌於二公之伯狄眞不道矣張自超宗朱辨義○胡傳見比事門

僖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邱

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覇然蓋以晉文居狄之久而狎之歟吳澂纂言○狄侵齊晉不能討故圍衛狄圍衛晉不能救故衛避狄遷都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僖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

左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盟○衛三十年間國再遷亦微弱矣一旦狄有內亂侵之而請平自是北鄙不聳家鉉翁詳說○衛迫于狄遷國以避宜內修德政外結鄰援養力積威以聲其罪而伐之乃忽不思懲乘亂以起僅僅侵之而又屈已及之盟保境息民之道修怨復仇之道胥失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案左傳狄有亂三字最宜着眼看自是赤白狄分號令不一狄亦寖微自閔元年至此狄之橫於中國三十四年矣是年冬晉文公卒顧棟高

僖三十三年夏狄侵齊

左因晉喪也○三十年狄侵齊傳以爲間晉之有鄭虞此年狄侵齊傳以爲因晉喪狄之所以敢侵齊者間晉之虞因晉之喪則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是爲可罪焉吳澂纂言○狄因晉間輒出侵齊自是秋有箕之敗然後狄師三年不敢出乃秦與晉交兵三年四戰由是狄侵齊魯楚滅江六而伯政遂弛則皆秦爲之撓也吳澂纂言○狄再侵齊矣不見齊有以報之而春秋於此後屢侵皆書者著狄之無懼於諸侯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晉人敗狄于箕

左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箕見晉地門○狄自伐邢之後至是垂四十年諸侯無大小皆受其毒不敢以一矢加之前年衛不忍其虐而侵之狄屈而求盟焉今又侵

齊伐晉封豕長蛇乘隙而動非搗其巢穴殆未已也侵齊而齊不能討侵晉晉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敢犯晉則知制夷狄果不可以示怯也趙鵬飛經筌○自三十年狄始侵齊而晉未暇討自是中國歲有狄患敗於此而後懲艾不復犯畧是故戎狄之亂不震疊以威武未易以德懷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侵齊圍衛晉已有不救之愆此時竟來攖晉矣得不以兵應之春秋不必貶晉侯而人之也陳氏據左傳晉侯敗狄之說謂貶晉侯而病晉夫晉侯方在喪於秦則强敵大戰伯業興衰所關墨絰即戎事或有之於狄則大夫將兵可以相敵矣何必身在戎行哉張自超宗朱辨義○自僖三十年以來狄連歲爲中國患侵齊伐衛今竟敢於伐晉且深入至箕使非晉襄此舉狄禍其未有艾乎顧棟高○孔

強甚矣中原無不受毒且助叔帶以伐天王桓文不能加以一矢也今晉敗之其後狄遂震讋此一役也繼桓文之業有功於天下者大矣姜炳璋左補義

文四年夏狄侵齊

大國如齊狄侵者四則其他邢衞魯鄭不足怪也汪克寬纂疏引王葆○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攘卻之謀而齊伯不紹故也汪克寬又○狄間晉有秦楚之難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文七年夏狄侵我西鄙

左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衞晉襄既沒莫之忌矣呂本中集解引許翰○間秦晉之爭也張洽集注○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今越齊衞而侵魯其患深矣趙鵬飛經筌

○狄在僖公時肆虐於諸侯齊晉衞鄭諸大國無不被其毒者而衞至兩遷其都晉雖一敗之于箕而未創也獨不見肆志于魯則魯人頌僖公所云是膺是懲者亦必有撫馭抑制之實矣至此而來侵毋亦失先公所以治之之道邪張自超宗朱辨義○案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傳云酆舒爲政此傳云云知此狄之爲赤狄明矣晉襄既沒秦晉交爭故狄肆其侵暴也顧棟高

文九年夏狄侵齊

狄不侵齊五年矣復肆其橫乘楚之得氣也書以病晉張尙聞集注

文十年冬狄侵宋

狄侵諸大國獨宋未爾今復侵宋者以宋昭公之亂未定也高閌集注

文十一年秋狄侵齊

十餘年間狄四侵齊其強如此所以大鹹之功也高閌集注

又冬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鄋瞞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直云狄舉狄軍總敗也如穀梁說止敗一人則當云敗長狄于鹹也陸淳辨疑引趙匡○狄之中有長身者故號之曰長狄長狄卽狄也非別有一種名長狄吳澄纂言○傳先言敗狄後言獲長狄僑如蓋以長狄爲狄中一人非以長狄爲國號也汪克寬纂疏引家鉉翁○此狄是赤狄下言獲長狄僑如猶言獲宋華元獲陳夏齧俘獲之將佐爾經不書者以夷狄故略之也長狄爲狄中一人非國號纂說是顧棟高○鄋瞞者狄之種名猶後世之部落云爾僑如等則其酋長云爾公穀皆以爲敗一人穀梁又謂不言獲爲內諱豈儒鄙陋至此陶正靖春秋說○狄自僖之末侵陵列國至晉敗之于箕其後侵齊魯宋而不敢犯晉敗之之力也今八年之間三侵

齊而侵魯宋者各一其可不有以制之哉此敗之後蓋有懼心惟十三年一侵衞而已不敢窺齊魯之藩籬也則鹹之役不惟有功於魯且有功於天下不可不錄趙鵬飛經筌○晉敗狄于箕其後不敢復犯晉魯敗狄于鹹不敢復犯齊魯立國貴自強也方苞直解○狄侵伐諸侯桓文之時不少降服晉襄敗之于箕而未肯輯也自敗鹹之後但一侵衞而不復加兵於諸侯矣其後晉人敗之于交剛又敗之于大鹵而狄患息春秋不書矣使桓文早爲攘狄之謀何至數十年間流毒若此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三年冬狄侵衞

狄自敗鹹銳鋒頓挫今復侵衞者以衞迫于狄成公方會魯于沓乘虛侵之狄之窺伺其可忽乎趙鵬飛經筌○書以病晉日講解義

宣三年秋赤狄侵齊赤狄始見經

狄忽分爲二不相統一有向衰之漸春秋著赤狄白狄之號其
後晉滅赤狄因其分也家鉉翁詳說 ○謂之赤狄白狄俗尚赤衣白
衣也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張洽集注 ○赤狄别爲一種在山西
潞州以北而東界黎城卽古黎國也其種有潞氏甲氏留吁壤
地相連者也距齊甚遠今侵齊始見於經余光存疑 ○赤狄在潞州
北近晉而遠於齊忽皐侵齊之師知晉之無能爲也楚横於南
狄擾於北以中國無霸耳日講解義 ○狄自入春秋止書狄荅臯
北方引弓之人合而爲一也卽狄有亂以後箕之役白狄見矣
而以狄冠之白狄猶爲之屬也至是驟然分國爲二其自通於
中國加一赤字之號而白狄亦以八年偕晉伐秦自爲盟會征
伐不復就赤狄之役矣此句奴分爲南北單于之始也顧棟高

宣四年夏赤狄侵齊

以齊之强狄連歲侵之齊無政而中國無伯具見御纂直解 ○齊
五受狄侵不能郤至此赤狄又侵之齊患不能於其國可知張自
超宗朱辨義 ○狄是時四出侵伐號令不一此狄之衰徵也顧棟高

宣六年傳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宣七年傳秋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杜注晉用桓子謀故縱狄

宣十五年夏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滅潞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
侯而還獻俘于周又見書滅門 ○杜注潞氏子爵孔疏潞是國名赤
狄之内别種 ○莊僖之世狄爲中國患晉敗之於箕魯敗之於
鹹而後狄之患衰狄衰而赤狄興焉三年侵齊四年復侵齊其
患浸及於諸侯矣晉景滅之終春秋之世諸侯不復有狄患趙鵬
飛經筌 ○公羊曰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非也
稱子周禮也非爲善而亡也傳意以稱子是褒不知爵自當子
非以賢進之也豈有國滅身虜而得爲賢者哉劉敞權衡 ○傳意拘
於國不若氏氏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之例故前見潞稱
潞氏謂之進今見稱潞子謂之又進不知子者爵所當稱也有
爵者則以爵通無爵者則不以爵通故甲氏不言子不然甲氏
又何善而得氏乎葉夢得公羊傳讞 ○赤狄種類不一僅稱潞氏不知
爲赤狄僅稱赤狄無以别甲氏留吁故詳之其稱氏者本國之
號如英氏甲氏臯落氏潞子戎蠻子書爵者君虜君奔並從告
終辭書名書爵二國書子固周之舊封也高閌然釋經 ○潞氏今潞
安府潞城縣黎今潞安府長治縣西有黎侯亭曲梁故城在直
隸廣平府永年縣東北顧棟高

宣十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 ○杜注見
小國門 ○何休曰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非也言甲氏留吁則
似一國故以及絶之爲二國也又氏者所以配甲也非爲行進
也支固不可曰晉人滅赤狄甲及留吁又不可曰晉師滅赤狄
潞以潞子嬰兒歸故以氏足之爾公羊乃謂國不若氏非通論
也劉敞權衡 ○甲氏者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前此楚人圍宋晉
坐視不救於潞氏甲氏則窮搜不已且欑函之會無幾時而滅
狄者三蔑德棄信何以宗諸侯日講解義 ○十一年之盟衆狄此
等俱不在內以其爲赤狄種類故必殄滅之而後已知前日所
盟者白狄也十一年會狄于欑函詳見下 ○顧棟高 ○彙纂注案胡氏注留吁赤
狄之殘邑晉滅赤狄甲氏留吁遂爲晉邑謂之純留鐸辰杜注
留吁之屬也 ○鐸辰同滅何以不書屬留吁也不書以歸死國

也（高澍然釋經）○昔者聖王之待夷狄蓋有道矣於其來也接之而不傷義於其叛也討之而不傷仁肅愼來賀王命[illegible]之無過禮也故曰接之而不傷義薄伐玁狁至於太原不窮追也故曰討之而不傷仁春秋霸者異此方其致夷狄之親附則屈意奉承周旋無間如晉侯會狄于欑函是也及乘其衰亂則窮追深入殄滅無遺如晉師滅赤狄潞氏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是也斯二者皆非待夷狄之道故春秋書之爲戒也（黃仲炎通說）

成三年秋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

左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杜注廧咎如赤狄別種潞氏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是年赤狄之種盡絕（顧棟高）

白狄其別有三曰鮮虞曰肥曰鼓

僖三十三年傳郤缺獲白狄子　白狄始見傳

杜注見小國門○凡單稱狄者皆赤狄也白狄其將佐爾（顧棟高）

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白狄始見經）

左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此時白狄知赤狄之將亡而欲結晉以自固也（顧棟高）

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左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杜注赤狄潞氏最强故服役衆狄）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杜注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爲會主欑函狄地○先王之待戎虜急其悍而緩其馴故戎虜之困必託命中國以求息肩之地晉郤成子之論其有見於此矣衆狄附晉之始諸大夫僉然驕溢譁一動之勞乃欲坐而召狄郤成子獨知馭戎虜之道不可恃其馴而煩其貢遂以能勤有繼之說曉譬諸大夫次於欑函以會衆狄屈已而不勞彼終得衆狄歡心（呂祖謙左氏博議）○狄自晉敗諸箕稍知警戒今乃會之何哉伯主縱不能振獨可會乎誠使狄人知懼請成于晉猶可言也今晉乃求成于衆狄其辱甚矣（戴溪講義）○案此云衆狄專係白狄之種類若鮮虞肥鼓之屬是也晉侯親在會蓋欲攜赤狄之黨以絕其援至十五年遂滅潞氏益知前日之合而今日之分也僖公初年當狄之初起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蓋此時合諸部爲一力大勢盛遂無敵于天下也（顧棟高）

成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

左諸侯貳故○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狄伐秦秦亦與狄伐晉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爲不義又與夷狄共焉不亦甚乎（胡傳）○秦召楚與狄伐晉故十二年晉敗狄而即伐秦（嚴[illegible]）

成十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人敗狄于交剛○此狄蓋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illegible]報九年之役也（高閌集注）○不自强於政治以攘爭霸之楚而區區釋憾於羣狄所爭細矣（日講解義）○宣成之世晉每有事於狄夫欲圖伯當先攘楚雖秦猶宜置之況狄乎故書以譏之（直解）（[illegible]）○案是時赤狄之種盡絕故中國直名白狄爲狄不復別之如赤狄之在閔僖之世也（顧棟高）○張氏說見土地名門

襄十八年春白狄來

左白狄始來杜注不言朝不能行朝禮○春秋書白狄於是止白狄之來與介葛盧同（高閌集注）○戎狄與之會盟則有譏若慕義而來則容而接之亦非不可惟謹所以待之之道而已（直解）（[illegible]纂）

襄二十八年傳白狄與諸侯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顧曰是時白狄屬楚

昭元年夏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詳載外兵敗某門○僖文之世齊宋魯衞皆嘗被狄害文十一年魯敗之于鹹成十二年晉敗之于交剛其害遂息今諸侯未受其患而荀吳敗之于大鹵大鹵卽太原在晉之東北無乃爲晉邊鄙之患而晉敗之歟十六年吳又伐鮮虞十七年復滅陸渾則吳亦好武功者也趙鵬飛經筌○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書敗狄至是再見晉彌衰也悼之伯也魏絳諫曰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悼公卒復有事于戎狄矣陳傅良後傳○晉既委諸侯於楚而又有事於狄此楚圍所以得假討賊之名以并吞陳蔡與日講解義○趙武甘爲楚役而荀吳魏舒各樹戰功爲已封殖故大鹵之役雖亦攘夷狄之一端然知晉之無意於楚也又見晉非無攘楚之人而甘受屈於楚也姜炳璋讀左補義○晉屢敗狄之後狄益弱矣比年未有侵伐諸侯之事而晉敗之是晉因楚弭兵而有事於狄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傳言羣狄卽所云衆狄蓋白狄也宣十一年郤缺求成于衆狄以攜赤狄之黨遂滅潞氏是後役于晉從晉伐秦中問爲秦所誘而有交剛之敗其禍遂息閱四十二年復率羣狄以伐晉無終今直隸薊州在太原東北二千餘里且嘗與晉和今羣狄敢爲搆煽爲患邊鄙宜其致晉雄心而有肥鼓之滅也顧棟高○晉攘狄薄其都城而狄自是不見經蓋服屬于晉矣高對然傳經

昭十二年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滅肥以肥子緜皋歸

又　冬晉伐鮮虞

左因肥之役也○鮮虞地考見小國門○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連年有事于狄鮮虞至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鬭鮮虞也晉自是無中國之志矣陳傅良後傳○和戎三駕所以復伯楚虔橫而伐鮮虞所以失伯何焯讀書記

昭十三年傳晉合諸侯于平丘甲車四千乘鮮虞人聞晉師悉起而不設備晉荀吳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

杜注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顧曰在今直隸眞定府唐縣

昭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鼓人告力竭食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鼓地考見傳載小國○前伐鮮虞矣今又以卿帥大衆而伐之書以見其務近攻以闢地而昧遠圖也御纂直解

昭二十二年傳晉之取鼓也旣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䳒鞮歸使涉佗守之

顧曰自是鼓地屬晉矣案是時白狄之種亦絕獨留一鮮虞至戰國時爲中山王

定三年傳秋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

定四年秋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定五年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傳報觀虎之役

哀元年傳師及齊師衞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經止書齊侯衞侯伐晉沒魯與鮮虞不書○救范氏也

哀三年傳齊衞圍戚求援於中山

杜注中山卽鮮虞○戚爲衞太子蒯聵所居景公方與晉爭伯助子圍父助臣叛君而皆求助於外裔中國之不道甚矣顧棟高

哀四年傳秋齊衞救范氏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

自昭元年以來晉無歲不與邊功置楚不問而與外裔爲難識

肥鼓并欲剗鮮虞兌意立功者荀吳范鞅也身歿未幾而其子為晉所逐反求託庇蹟武之禍至此天道好還可不戒哉顧棟高

哀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見書伐門○昭十二年楚人伐徐之歲楚虔方熾而書晉伐鮮虞十五年楚寇少安不能輯睦中夏而荀吳伐之定四年召陵罷會楚有可乘之機而士鞅及衞孔圉伐鮮虞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伐鮮虞於是盡失諸侯又有趙鞅之伐則晉伯之衰皆由陪臣封殖貪伐鮮虞故也汪克寬纂疏引薛季宣○鮮虞與肥鼓杜注皆云白狄種歷觀諸傳其地大抵在直隸眞保之間益知史記所云居于河西者誤也顧棟高

鄋瞞

文十一年傳見前

杜注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僑如鄋瞞國之君蓋長三丈孔疏狄是北夷大號鄋瞞是其國名魯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使問於仲尼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客曰防風氏何守汪芒氏之君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長狄狄之長者彼言於周為長狄知鄋瞞即是防風氏之後也穀梁傳曰長狄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善射者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橤案見前赤狄此年條下○先儒皆以長狄白狄為國號經當云晉敗白狄于箕叔孫得臣敗長狄于鹹今經傳皆直云狄而後言郤缺獲白狄子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可知狄之君為赤狄而長狄白狄皆其將佐之臨陣者爾左傳又言晉之滅潞獲僑如之弟焚如非其明證歟若說僑如

為鄋瞞之君防風氏之後守封隅之山去中國二千餘里安能為患公羊以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穀梁又以為直敗一人之辭自古未有以一人而能為寇患者誕甚矣顧棟高

又　傳曰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晉滅潞氏在宣十五年

焚如是僑如之弟國滅見獲是赤狄之殉難者耳如果有鄋瞞之國在吳郡永安何為不歸其國而甘以身為赤狄殉乎顧棟高

○東夷

僖十九年傳宋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論語九夷註云東方之夷有九種若畎夷黃夷白夷之屬今考春秋左傳杜氏所稱東夷國絕少如萊介諸國以其僻小不通於中夏故遠外之不若吳楚越儼然與中國會盟也顧棟高

淮夷

僖十三年傳淮夷病杞

杜注僖東夷也高顧攷地見小國門

昭四年夏楚子及諸侯淮夷會于申

淮夷自病杞以後百餘年不見經傳楚靈特列之於會者蓋欲借以病吳猶用越之意也顧棟高

又　秋楚子以諸侯及淮夷伐吳

昭二十七年傳范獻子曰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

介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地考見小國門○春秋兩書介來以其事言則遠人慕中國也以其實言則遠人窺中國也春秋不以例之郳黎來而以例之白狄則非予介可知李廉會通

又　冬介葛盧來

介再來魯大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與荆人秦衛之聘同（張洽）

僖三十年秋介人侵蕭

介在山東膠州蕭爲江南徐州府蕭縣相去千餘里越魯而侵
蕭則其來雖未必求援而覘探情事熟覽徑道可知（顧棟高）○附
庸君特來魯則名有事於外及衆見則人屬辭之辨也（高澍然釋經）

萊

宣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地考見小國門○史記太公封營邱萊人來伐則萊爲齊邊鄙
之患久矣魯與萊中隔一齊素無嫌隙承齊意往會耳（顧棟高）

宣九年夏齊侯伐萊

萊近齊故齊必欲服之觀夾谷之會有萊人則萊之屬齊有自

來矣（戴溪講義）○從齊小國也齊再伐之卒於襄六年滅之（李廉會通）

襄二年（傳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索馬牛皆百匹齊師還秋齊來送葬召萊子不會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襄六年冬齊侯滅萊

左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入之萊共公奔棠晏弱圍棠滅之遷
萊于郳○杜注棠萊邑北海即墨縣有棠鄉顧曰在今山東萊
州府即墨縣南自是齊地東際於海矣

根牟

宣九年秋取根牟

地考見小國門○是年齊侯復伐萊而魯於是秋取根牟蓋齊
魯俱懷吞併各就其近處益地也萊在齊之東而根牟在魯東
前魯助齊伐萊伐萊非魯之利特欲悅齊以爲己取根牟之計
耳萊險固而根牟弱小故魯之取較易於齊（顧棟高）

昭八年傳秋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

商杜注宋地魯西境接宋衛也○顧曰此時根牟已入爲魯邑
傳言其極東以至極西之境

○南蠻

春秋楚境不越洞庭其時蠻夷之在今湖南者皆係徼外世服屬於
楚無由自通中國中國不能舉其號第稱蠻曰羣蠻濮曰百濮以概
之其地爲今某州縣亦難深考獨盧戎以敗屈瑕軍楚滅之爲廬邑
文十六年楚戢黎爲廬大夫侵庸其地在今江漢間畧可紀焉（顧棟高）

盧戎

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

地考見傳載小國

羣蠻

文十六年（傳楚大饑羣蠻叛楚）

地考見傳載小國

百濮

文十六年（傳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

昭九年（傳王使詹桓伯告于晉巴濮楚鄧吾南土也）

昭十九年（傳楚子爲舟師以伐濮）

地考見傳載小國

巴

桓九年（傳楚及巴師圍鄾）

莊十八年（傳巴人叛楚而伐那處）

文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地考見小國門

戎狄書子論

赤狄白狄聖人皆書之于經而左氏不著封爵之所自杜預亦弗深考余疑其爵非先王所賜亦非時王別命以土直以戎狄各居一方桀驁難制大國請於王而命之耳其先之不見於經何也閔僖之世狄最強盛而春秋止書狄蓋其時實未賜爵僖之末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宣三年而赤狄始見經八年白狄始見經自後凡書赤狄者七書白狄者三其時賜爵與否未可知而聖人略之不書者春秋於外裔多從其故號如楚之武文改號楚已久而終莊公之世止書荆人是也逮晉滅諸國則其君臣自誇武功獻俘於王必詳列其國號與其君之爵名如後世之露布自京師昭示遠近春秋安得而不書其爵乎至如甲氏留吁鐸辰則實未有國號未賜爵命聖人亦第從其實書之也至其國名則名從其地潞氏以潞縣得名鼓以鼓

聚肥以肥累城得名此各因廬帳所在從而立稱如出於春秋之季之濫加名器而不得比於徐楚吳越之列明矣推而計之如所稱戎子駒支無終子嘉父戎蠻子嘉及陸渾子者例皆書子無疑乃山戎之別種陸渾係秦晉之所遷其非文武之舊封尤最易明者他如經書夔子孔晁註鄭語謂熊摯有疾而自棄于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此亦隱桓以後別封者也夫春秋之國日就微滅而亦有別為建置如鮮虞亦曰中山至戰國時僭號稱王且與燕趙為列國矣顧棟高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一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二目錄

比事屬辭書法

總挈全經比屬之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二　錢唐張應昌學
○比事屬辭書法
總挈全經比屬之義　屢書不一書比屬之義　前後一事或事異義同比屬之義　前後二事或事同義異比屬之義
全編皆屬辭比事也奚另列爲然各類辭繁提其要乃顯且
有辭不屬而事可比者又有屢書不一書事備首尾而義見
者枚舉而網列之益見文萬旨千之無盡也屬比事義靡窮
采輯不備由此類推可爾
春秋兼該禮法事有常變有經權而學者乃爲一切之說以釋之宜
其不能通也離析部居精別其義類而更以屬辭比事之法細推之
則凡滯礙膠結處皆渙然冰釋嘗謂二百四十二年簡策如山聖人
作經亦必屬辭比事而後可施筆削所以學春秋者非屬辭比事亦
未必能達筆削之權　趙汸東山存稿

春秋之教所謂比事者以同類之事相例也所謂屬辭者攷其上下
文以見意也　李光地榕村語錄
程子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循是以求
之而後曲得其精蘊也取每類中事同而書法互異者反覆思索按
節而切究之然後其義刻著　方苞春秋比事顧綜序
書尹氏卒于隱三年之前而書尹氏立王子朝於昭二十三年之後
中閒二百餘年而其禍始驗大易所謂履霜堅冰者如此此春秋前
伏案後照應之書法也竊嘗以此意讀全經其旨趣之妙未有不在
於伏案照應者隱元年書盟蔑此伏案也至七年公伐邾則照應也
觀元年之盟蔑未知其旨何屬觀七年之公伐邾則失信之罪見矣
桓五年書齊侯鄭伯如紀此伏案也至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四
年紀侯大去其國則照應也觀桓五年如紀之書未知其將何以爲
謀後遷紀大去之文則知其始之如也意在滅之矣又如莊之二十
三年書荆人來聘而其照應則在襄之二十九年公如楚荆來聘者
履霜之始而公如楚者堅冰之終也成之十五年書晉會吳于鍾離
而其照應在襄之十三年會黃池會黃池者堅冰之終而會鍾離者
履霜之始也又如晉趙盾殺夷皐人但知據左氏董狐之文以歸獄
于盾而不知聖經非恃此而明也於文七年書晉大夫盟于扈則已
胎弒逆之禍至後放胥甲殺先都殺士縠事事手辣心很毒既流于
搢紳自延及于君父固不俟桃園之及而已知晉靈之必不能免矣
又如定十年書晉趙鞅入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人但
知其肆惡叛君亦未知其禍有由始及歷考經之所書則趙氏之盾
也穿也同也括也朔也武也成也并鞅而擅政者八人矣士氏則會
也燮也匄也魴也鞅也并吉射而擅政者亦六人荀氏則林父也庚

也首也罃也偃也吳也盈也躒也并寅而擅政者且九人尾大不掉
雖欲不叛不可得矣其他書法大率類此故讀春秋而觀其伏案照
應者此讀春秋之大法也苟或不然則推有附會穿鑿拘泥於一字
一句之閒且或視之如破爛朝報嚼然無味者矣　華學泉疑義
以上總論　家則堂程積齋張彝歎說見卷首總義
總挈全經比屬之義
春秋之初王齊未霸以前宋鄭兵爭齊霸興而息　齊桓歿晉霸
未與時宋爭霸戰楚伐鄭晉霸興而又息　晉文襄歿晉失霸不
討亂宋鄭兵爭復起　晉悼時以晉楚爭鄭屢交兵至會蕭魚而
又息　襄之末年盟宋弭兵宋鄭往來於晉楚　春秋之末霸統
既絕宋鄭又有兵連禍結之事
顧說見宋鄭交兵門總論及各段下

桓二年蔡鄭會鄧懼楚哀二年蔡遷州來避楚

莊十年荆敗蔡哀元年楚圍蔡

齊伯之盛侵蔡伐楚晉伯之衰會召陵救蔡而侵楚

齊霸極盛不能得蔡晉文既殁蔡卽從楚晉霸既絕蔡又歸吳

楚之虐蔡五執獻殺蔡般逐蔡侯朱執蔡昭遷蔡于江汝

晉之失蔡三會厥慭不救蔡會平邱不復蔡國會召陵辭蔡請師

李氏呂氏說見楚滅蔡總論

春秋之初中國有陳則伯主强　其繼中國與夷狄爭陳則伯主弱　其後夷狄與夷狄爭陳則伯主勢去

陳鐵山說見爭陳門總論

侵伐不書戰如隱五邾鄭伐宋之類書戰先書伐如桓十二戰于宋之類伐宋書戰不書伐如桓十七戰于奚之類書伐入伐圍如隱五宋伐鄭圍長葛之類入圍不書伐如莒入向宋圍

曹之類

葉書山說馬氏辨公羊說見征伐總論

魯受敵兵初但書戰不書某鄙桓十戰于郎十七年戰于奚其後書侵伐某鄙如莊十九三國伐我西鄙僖二十六齊侵我西鄙又其後書伐我哀八年吳十一年齊

黃氏說見內被兵總論

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至僖二十二年及邾戰升陘書戰者五

文公以後內兵無書戰者

方氏說見內兵來戰及戰總論

書滅書入書遷書取書降之別

顧氏入國滅國論見書滅門高氏說見書取總論

土田書取僖三十一成二宣元書歸哀八書來歸隱八定十書歸我宣十

呂氏戴氏說見書土田總論

國無二君未踰年未會諸侯遇弒亦稱君　國無二君而得列于會逆賊亦稱君　國有二君皆列于會皆得稱君　國有二君其一未列于會者不稱君　未成君者不稱君

其目及各說詳本門

易辭曰歸如桓十一突歸于鄭之類順辭亦曰歸如桓十七蔡季自陳歸于蔡之類逆辭曰入如哀六齊陽生入于齊之類難辭亦曰入如莊九齊小白入于齊之類失國復其位曰復歸如桓十五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之類復其惡曰復入如成十八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之類

劉氏葉氏蕭氏華氏說見書歸入復歸復入總論

春秋之初小國之君常稱名邾儀父郳黎來介葛盧穀伯綏鄧侯吾離或稱人邾牟葛來朝

其後乃稱爵

方氏說見附庸名字駁辨門總論

諸侯未成君則名如桓十一鄭忽莊二十四曹羈失國別二君則名如桓十五鄭伯突十六衛

侯朔出奔失國復入則名如僖二十八衛侯鄭曹伯襄卒則名蔡侯獻舞[illegible]子嬰齊不反國亦從告終例

去國歸國名所以別二君或其國止一君或其位未絕則不名或於復歸名於奔入不名或不書復歸者於入國名　卒不名者史失之去國不反不名者亦史失之

呂氏葉氏程氏說見諸侯書名門總論呂氏方氏郝氏戴氏說見諸侯失地名不名總論方氏張氏說見歸入名不名總論

王臣視諸侯不名亦不字其無爵者稱伯仲行次如南季仍叔之類諸侯兄弟承國者亦稱伯仲行次如許叔蔡季之類列國命卿比王臣亦稱伯仲祭仲女叔單伯卿殁以伯仲繫謚夷伯原仲內卿卒加禮以伯仲繫名季友仲遂叔肸

皆非字非襃貶也高氏方氏說見名字駁辨總論

王朝大夫書名子突石尚之類或不當名而名宰咺宰渠伯糾穀伯綏鄧侯吾離列國

大夫或當名而不名如齊高子仲孫宋華孫
皆舊史文無義例也方說同上
春秋之初內外大夫有不書氏未賜族者自僖以後無不書氏而
楚椒秦術獨名自成以後楚亦書氏而吳札獨名
諸說見大夫書氏不書氏總論
鄭段隱元衛州吁隱四齊無知莊九鄭突桓十一曹赤莊二十四書名不書公子
齊年隱七鄭語桓十四衛黑背成十衛鱄襄二十七之類書弟不書公子
公弟叔肹卒宣十七與書公子某卒異文如隱元公子益師卒五年公子彄卒之類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莊二十二莒殺其公子意恢昭十四與書殺其大夫
公子某異文如襄十四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二十年蔡殺其大夫公子燮之類
不稱公子皆未命也高氏張氏說見書公子公孫總論
隱二無駭隱四翬九挾桓十一柔莊三溺皆未命不氏

宣元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僑如以夫人婦
姜氏至自齊　襄二十七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昭十四意如至自
晉二十四婼至自晉皆一事再見不氏
顧氏說見公子大夫貶不書氏駁辨門
隱二紀履綸莊二十七莒慶襄二十一邾庶其二十三邾畀我昭五莒牟夷二十七邾
快三十一邾黑肱皆以接我名　僖二十五莒慶成二曹公子首皆以專政
名　僖元莒挐昭十四莒意恢二十曹公孫會以獲殺出奔名
小國大夫名說見本門
隱元年書邾儀父　莊十六年書邾子
莊五年書郳黎來　僖七年書小邾子
隱七年書滕侯　桓二年以後書滕子
隱十一年書薛侯　莊三十一年以後書薛伯

莊二十七年書杞伯　僖二十三年書杞子　文十二年以後復
書杞伯　襄二十九年復書杞子此是杞伯之謫郝氏高氏辨之見另門　昭六年
以後復書杞伯
皆時王黜陟也說見諸侯貶爵進爵門○儀父黎來家氏說見
字名褒貶辨總論
內卿卒書族志世卿之禍書公子公弟公孫叔仲季孫無他姓志
公族執國政之禍
李引程謝說黃氏說見書公子公孫門總論
莊之世魯四卿見經　文之世魯五卿見經　襄之世魯九卿見
經　昭之世魯八卿見經
葉氏秦氏說見諸侯國制僭制論
晉獻惠文政由君出會盟侵伐無書卿者　襄靈成景厲政漸奪

於臣會盟侵伐多書卿　悼以後政皆在大夫卒至六卿專晉
沈氏說見晉卿專國總論
征伐在諸侯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用衆稱師　在大夫則專
兵之卿書名氏非卿稱人用衆稱師
說見本門
列序數國而或書爵書人則爵者其君人者其卿大夫　文宣以
後列序數國大夫而或書名氏或書人則書名氏者專政之卿從
略書人者大夫
諸說見書人總論
小國始終稱人莒人邾人等　有故或專其事而後書大夫莒慶邾庶其等
春秋之初外大國卿大夫亦稱人宋人盟宿鄭人伐衛等　惟內大夫異辭
夷狄初亦稱人荆人楚人　其後專政書名與中國大夫同楚公子嬰齊等

呂張顧高說見書人總論又隱元盟宿方高郝說宣十二盟清
丘成二盟蜀方說隱二鄭伐衛陳說文九會救鄭十七會伐宋
方說宣元晉宋伐鄭二年會侵鄭高說見春秋之初外卿大夫
　稱人門張說又見文公以後外卿大夫書法總論
書人有衆辭屬國人 討賊立君書某國人弒殺無主名亦書某國人 有專辭屬卿大夫 會盟侵伐歸取田邑歸俘獻捷等事 有滯舉辭屬君 執諸侯大夫 皆以其事別之附庸旅朝
書人始通書人此以其國別之
　高氏方氏說見書人總論
天子稱逆后諸侯稱逆女大夫自逆稱某姬
　孔氏張氏說見昏禮總論
自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至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詳紀逼于齊
魯援紀求齊結昏於王之始末　自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至

成五年杞叔姬來歸詳魯庇杞歷六公之世善事伯主之始末
自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至襄三十年葬宋共姬詳宋魯
交際事　僖十四年季姬使鄫子來朝後紀魯僖伐邾爲鄫報怨
事　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先載魯宣合齊平莒郯庇郯伐莒事
紀婚事皆所以著邦交也張氏自超說見昏禮總論○杞魯昏
事張氏甈野說見內女外適總論
弒君實出一人罪有所歸者書名　與弒者衆罪無所歸者書國
人　其或事在可疑罪有所諉既不得實坐一人又不可散罪衆
人則懸獄而不敢歸稱國以不沒其實
　彙纂案張氏李氏方氏顧氏說見書弒總論
隱四年書翬帥師十一年書公薨　莊二年書公子慶父帥師三
十二年書子般卒閔二年書公薨　隱七年桓三年兩書齊年來

聘莊八年書無知弒君　宣元年書晉趙穿帥師放胥甲父二年
書趙盾弒君　宣二年書鄭公子歸生帥師四年書歸生弒君
襄公時屢書齊崔杼專會盟征伐繼書崔杼弒君　又書衛孫甯
專政繼書衎奔剽弒 以上弒君由于大夫擅兵專政 文七年十三年疊書宋人
殺其大夫十六年書宋人弒其君 此先除君側之人而後作亂 成十七八年書
晉誅戮大臣繼書弒君 此以殺大臣而被禍 隱桓間屢書宋公與夷好兵
繼書被弒　昭公初屢書楚子虔好兵繼書被弒 此以好兵而被禍
　錢氏說見書弒總論宋弒君直解高說鄭弒君焦說見本條下
殺大夫公子以國法殺之稱國以國討告稱國　國亂而衆擅殺
稱人　未得主名稱盜　殺弟與世子稱君
　方氏說見書殺總論趙氏家氏陶氏直解說見書殺大夫總論
書外叛五叛人十一

　李氏許氏說見以邑叛總論
天王書崩九 隱三桓十五僖八文八宣二成五襄元襄二十八昭二十二 不書者不赴
書魯會葬五桓襄匡簡景 莊三文八宣二襄二昭二十二內文八昭二十二使卿其三皆微
者 魯不會不書葬者四平惠定靈
　諸說見天王崩葬總論
文六年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
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十一年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十二
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皆遣卿會天王葬與列國等
宣十年四月齊侯元卒公如齊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宣
二年冬天王崩三年春葬匡王 宣公奔齊喪卿會葬而天王僅遣微者會葬
成十年五月晉侯獳卒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成五
年冬天王崩 成公奔晉喪送葬而不會天王葬

襄二十八年十二月天王崩楚子昭卒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
楚五月公至自楚襄公會夷狄葬而不會天王葬
呂氏說見天王崩葬門總論
公薨書所莊宣成于路寢僖于小寢文于臺下襄于楚宮定于高寢
啖氏李氏程子說見公薨總論劉氏說見莊三十二年條下
魯公書葬九　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六月葬宣公十八年十月薨成元年二月葬成公十八年八月薨十二月葬襄公三十一年六月薨十月葬定公十五年五月薨九月葬皆合禮　桓公十八年四月薨于齊十二月葬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閔元年六月葬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元年四月葬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定元年七月葬皆慢葬
葉氏說見公薨總論
內弒書公薨不地　隱十一年十一月　閔二年八月
說見公薨門內諱弒君門

諸侯卒于師曰師成十三曹伯廬卒于師襄十八曹伯負芻卒于師卒于會曰會定四杞伯成卒于會
卒于他國曰國襄二十六許男甯卒于楚昭二十三蔡侯東國卒于楚襄二十五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卒于
封內書地宣九晉侯黑臀卒于扈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卒于鄵昭二十五宋公佐卒于曲棘
汪氏說見外諸侯卒葬總論
大夫卒境內不地定五季孫意如卒于房不書地境外地宣八仲遂卒于垂成十七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陳氏說同上
外諸侯書葬書卿者六魯卿會葬書葬不書卿者七十四會葬非卿書卒不
書葬者三十四彼赴而魯不會
李引謝說同上
適夫人薨不用夫人禮不書薨葬孟子卒　妾母薨用夫人禮書薨葬
趙氏屬辭說見夫人薨葬總論
諸侯居喪會盟侵伐朝聘昏娶　大夫居喪從政出會

所列經文詳見凶禮本門
書不雨書歷時不雨書雩書旱
二孔趙木訥張氏通訓郝氏說見災異本門總論
修舊曰新莊二十九新延廄　改舊曰作成元年作邱甲襄十一作三軍　二者兼曰新作僖二十新作南門定二新作雉門及兩觀
高氏說見書新門總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二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三目錄

比事屬辭書法

屢書不一書比屬之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三

錢唐張應昌學

○比事屬辭書法

屢書不一書比屬之義

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五年秋邾人鄭人伐宋　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冬宋人取長葛　八年春鄭伯使宛來歸祊我入祊　十年春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十年伐宋張氏黃氏說入鄭程氏說伐戴趙氏說見宋鄭交兵門

桓三年春公會齊侯于嬴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　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昏姻常事也獨桓娶夫人詳書之會嬴逆女會讙受姜氏夫人至非獨於魯數書卽齊僖公送女女既嫁使大夫聘問咸具志焉春秋惡文姜之終不得不詳其始僖公愛女無閨闥之教桓公失禮兆敝笱之刺皆於是見之張傳四〇一年之中連書數事皆爲昏文姜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六年夏公會紀侯于成　冬紀侯來朝　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十二年夏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十七年春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　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冬公次于滑　四年春紀伯姬卒　夏齊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

去其國　齊侯葬紀伯姬

首尾凡十七年書紀凡十餘事著齊首滅國而紀委曲圖存終不得免憫紀之亡傷齊之暴也顧棟高偶筆○呂說見齊滅紀門總論李氏說見桓五張氏自超說見桓八

桓十一年秋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公會宋公于闞　十二年秋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公會宋公于虛　冬公會宋公于龜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吳氏說見宋鄭交兵門桓十二胡氏說見內參盟門桓十一程氏說見內參盟門會虛又見繫辭門呂氏說見繫辭門

桓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公薨于齊　公之喪至自齊　莊元年春夫人孫于齊

連書五事志魯桓之見殺于齊也顧棟高偶筆

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　四年春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　冬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七年連書十餘事志齊襄之淫恣夫人之無恥魯莊之忘父事仇縱母淫奔更會狩會伐以取媚至元凶就殛而後已爲悖天逆理也又

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夏公伐齊納糾　齊小白入于齊　秋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齊人取子糾殺之　十年春公敗齊師于長勺　夏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五年連書數事志莊公忘父仇欲定仇國納子糾又見殺與齊爲難至桓公定伯而後已也又

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公及齊侯遇于穀　秋丹桓宮楹　冬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夫人姜氏入　大夫宗婦覿用幣

三年連書十餘事爲昏哀姜志閨門之禍謹履霜之漸也又○顧說又見魯娶夫人門本條○莊公至是年三十七歲矣求婚於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歲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歸而後入又使大夫之妻執幣以覿違越禮制以爲媚悅無所不至

甚矣莊公之庸繆也向也桓公娶於齊致文姜之淫亂桓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於齊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於册辭煩而不殺爲萬世永戒也戴溪講義○莊公不知敬其身而變於孟任不能閑其母而暱於讐黨即位二十四年而始娶喪母未三年而圖昏忽宗廟之制而多飾以誇讐違昏姻之義而先至以從約亂男女之别而用幣以取悅以至忘父子之恩而娶讐以承祀皆非也哀姜淫於二卿殺其二子幾喪魯國終見討於父母之邦者由其始之不正也是以春秋盡其辭焉張大亨通訓○按哀姜襄公女公娶讎人之女而多行踰禮之事失夫婦正始之道矣春秋詳其本末以示貶書納幣書逆女書公至書夫人入書大夫宗婦覿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若斯之悉者也牛運震傳○莊公以請昏故盟高傒親納幣觀社遇穀盟扈逆女

昏既成而後與齊盟幽齊桓亦以非致魯不可成霸因昏事委曲調順凡十餘載而後致公于會又會城濮而後伐衛遇魯濟而後代戎其汲汲于得魯者爲欲圖伯不專爲昏姻而親魯也姜寶事義全考

僖十七年冬齊侯小白卒　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宋師及齊師戰于甗　狄救齊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　邾人執鄫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年夏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二十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冬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三年夏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二十四年夏狄伐鄭　冬天王出居于鄭　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　夏齊人伐我北鄙　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首尾十一年連書數十事志宋襄嗣霸無功荆楚暴横莫制諸夏淪倒汲汲有左衽之憂而晉文之出爲刻不可緩也顧棟高偶筆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　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衛侯出奔楚　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圍許　夏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兩年連書十餘事志晉文一戰而伯諸侯翕然背楚歸晉如日中天患楚之深故予晉之亟也又

僖二十八年秦助晉戰楚　又從晉會溫　二十九年又從晉盟翟泉　三十年晉秦圍鄭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文二年晉秦戰彭衙　晉宋陳鄭伐秦　三年秦人伐晉　四年晉侯伐秦　七年晉秦戰令狐　十年秦伐晉　宣元年晉趙穿侵崇　二年秦師伐晉　八年晉師白狄伐秦　十五年秦人伐晉　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十三年晉帥八國之師伐秦

張氏呂氏馬氏說見秦晉交兵門

僖三十三年夏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文二年春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三年夏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四年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五年秋楚人滅六

六年中書晉秦楚三國數事志秦晉搆難晉人失援而楚得滅江滅六鴟張無忌也又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　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三年春叔孫得臣會伐沈　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如晉　冬公子遂如晉　八年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衡雍　會雒戎盟于暴

九年春叔孫得臣如京師　公子遂會救鄭　十一年夏公子
遂如宋　冬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
諸及鄆　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秋如晉　十六年春會齊
侯于陽穀　夏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　十七年冬公子遂如
齊　十八年春公薨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子卒
嗣君之禍由於大夫之專而大夫之專由於文公之暗遂雖得
政於僖公之末實張皇於文公之世故春秋歷叙文公之惡遂
與得臣行父之罪而終之以此若文公者幸免其身而卒及其
嗣大夫之專不至於弑君不已其爲鑒戒顯矣程端學本義
文十四年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
叔姬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　冬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侯
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齊侯弗及盟　十七年夏齊侯伐我西鄙　公及齊侯盟于穀
十八年夏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弑君黜母惡極罪大幸免天下之誅而不免齊人之弑此
天理也故春秋歷書商人之惡而終之以此垂戒遠矣程端學本義
○文十五年洪張説十六年家顧説見齊魯交兵門
文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
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
伐鄭　二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三年春楚子伐陸渾
之戎　夏楚人侵鄭　四年冬楚子伐鄭　五年冬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于黑壤　八年冬楚師伐陳九年秋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冬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十年夏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冬楚子伐鄭　十一年夏
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冬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十
二年春楚子圍鄭　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冬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十三年夏
楚子伐宋　十四年春晉侯伐鄭　秋楚子圍宋　十五年春公
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宋人及楚人平
首尾十八年書晉楚凡二十餘事志楚莊桀驁晉伯中衰楚得
挾義聲以鞭笞列國剽至入陳服鄭并得宋幾有天下之半也
顧棟高偶筆
宣十年夏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
繹　冬公孫歸父如齊　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十
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

宋　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　冬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九年中書歸父凡八事志宣公德襄仲而寵任其子生會盟專
征伐頓出季孫之上卒至力小任重謀去三桓君薨而身見逐
也又
成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及楚人秦
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三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
師伐鄭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同盟于馬陵
八年春晉欒書帥師侵蔡　九年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秋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楚人入鄆　十年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衞侯于瑣澤　十五年春公會晉侯衞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夏楚子伐鄭　十六年夏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　同盟于柯陵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首尾十七年書晉楚凡十餘事志楚勢鴟張鄭尤屢服屢叛雖以鄢陵之勝而不能得鄭也又

成十八年冬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衞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二年春鄭師伐宋　夏晉師宋師衞甯殖侵鄭　秋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夏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冬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陳侯逃歸　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衞人邾人于邢邱　冬楚公子貞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十三　屢書不一書比屬之義　八

帥師伐鄭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秋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同盟于亳城北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首尾十二年書晉楚數十事志晉悼再伯勤宋以為伯之始服鄭以為伯之終晉盛而楚不能抗也又

襄二十年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二十四年冬陳鍼宜咎出奔楚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陳侯溺卒冬楚師滅陳

陳哀不能自治其臣使楚圍已之國而殺二慶非君道矣不能自立又無賢輔卒以嬖子屬弟致禍楚遂乘釁而滅之春秋歷書陳事楚之威行陳國陳之貴卿藉外援以傾國家其生殺去留廢立存亡悉制於楚豈不大可哀哉胡銓春秋解

昭二十二年夏天王崩　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冬王子猛卒　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郊　秋天王居于狄泉　尹氏立王子朝　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衞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十三　屢書不一書比屬之義　九

邾人于黃父　二十六年冬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首尾十一年書朝猛敬王凡十餘事志王室不綱晉亦失伯不能急救天家之難陵遲至十年之久也黄氏偶筆

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　秋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冬齊侯取鄆・二十六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公圍成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衞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冬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冬鄆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冬公薨于乾侯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首尾八年書二十餘事志季之强横昭之屈辱而天下無伯之非細故也又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及沂西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年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六年城邾瑕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七年秋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八年吳伐我　夏歸邾子益于邾

八年之中書邾魯事志三家死君忘父定公骨未寒而殘唐邾

國卒至大國伐而乃悔禍也又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三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四目錄

比事屬辭書法

前後一事或事異義同比屬之義 隱公至文公末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四

錢唐張應昌學

○比事屬辭書法

前後一事或事異義同比屬之義 隱公至文公末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哀二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蕘案張氏說見內特盟門哀二年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昭十一年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沈氏說見內特盟門昭十一

隱元年公子益師卒　五年公子彄卒　八年無駭卒　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　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　文十四年公孫敖卒于齊　襄十四年仲孫蔑卒　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　宣八年仲遂卒于垂　十七年公弟叔肸卒

程氏說見世卿門書曾世卿之始

隱二年始書戎會潛莊十年始書荊敗蔡莊三十二年始書狄伐邢

呂氏王氏說見四裔總論

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　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鄭說見書戎門會潛呂說見中國夷狄特會門會潛

隱二年春公會戎　秋及戎盟

呂說見書戎門

隱二年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一月之間外內皆以兵入人國是當時國無大小皆專兵也 高閌

集註○天王不討罪方伯不致伐故列國肆虐弗能正小國被害

弗能救觀入向入極可見李明復集義引謝湜○孫說見書入門入極

隱二年莒入向無駭入極　五年衛師入郕

啖氏說見書入門隱五

隱二年莒入向　桓十六年城向　宣四年公伐莒取向

隱二顧說桓十六宣四趙說見莒魯交兵門

隱二年魯入極　哀八年宋入曹　此入而遂有之者

隱五年衛入郕　十一年鄭入許　此入而不有者

家氏說見書入總論

隱二年紀履綸來逆女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

伯姬書逆明其爲嫡以別于叔姬也方說見內女外適門

隱二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　莊四年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

隱七莊四張氏說見齊滅紀門

隱三年春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

王崩而公不赴公不赴而周求賻見王室之弱諸侯不臣也張溥四傳斷○張氏洽說見天王崩葬門

隱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定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

隱三陳說定七李說見外特盟門

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　五年宋伐鄭圍長葛六年取長葛

呂氏說見伐取門隱五

隱四衛州吁桓二宋督莊八齊無知莊十二宋萬弑君之賊不書氏

僖十年晉里克之後弑君之賊無不書氏

程張方高顧亭林說見公子大夫貶不書氏辨門隱四顧復初說見未命不氏門隱四州吁不稱公子齊商人稱公子張氏方氏

說見書公子公孫門文十四年

隱四年春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衛人殺州吁于濮冬衛人立晉

自弑至殺此事書之有以見亂賊惡黨衆盛衛人討賊之難謀老算深雖久而終殺之也書九月殺吁十二月立晉又以見衛之立君遲回慎重晉無覬覦之嫌衛人無黨暱之私故兩書衛人以昭公義萬斯大學春秋隨筆○家氏說見書立門

隱四年春衛州吁弑其君完　夏宋陳蔡衛伐鄭　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

書三國同衛伐鄭見州吁之能要結鄰邦其敢于篡弑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書宋公爲首見宋公之庇亂賊尤切此華督之禍亦有所由來也有先事而見其義者宋是也有後事而見其義者衛是也以此推之春秋之義大槪可知已朱朝瑛畧記

隱四年宋陳蔡衛伐鄭五年邾鄭伐宋宋伐鄭圍長葛六年取之十年翬帥師會齊鄭伐宋公敗宋師取郜防宋衛入鄭宋蔡衛伐戴鄭伯伐取之

入鄭程說伐戴趙說見宋鄭交兵門

隱四年夏宋陳蔡衛伐鄭　秋翬會伐鄭　五年冬宋伐鄭圍長葛　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兩伐圍取悉書者既以著宋殤忌馮怨鄭之深亦以著宋鄭相惡以致鄭之搆齊魯爲黨而相尋干戈其曲在宋也張自超宋辨義

隱四年翬帥師書翬　桓三年逆女書公子翬

說見未命不氏門命爲大夫稱公子門

隱四年衛人殺州吁　桓六年蔡人殺陳佗　莊九年齊人殺無

知　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
方氏陳氏說見稱人討賊之辭駁辨門總論
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死于陳而書衛殺）　桓六年蔡人殺陳佗（死于蔡而不書陳殺）
金氏說見稱人討賊之辭駁辨門桓六
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衛人立晉
陳介石說見衆詞稱人門
隱四年衛人立晉　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
高氏說見書王子門汪引程說姜氏說見書立總論
隱五年衛師入郕　十年齊人鄭人入郕
李引謝說見書入門隱十
隱六年鄭人來渝平　定十一年及鄭平
陳氏惠氏說見書平總論姚氏說見定十一年條下

隱六年鄭人來輸平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劉氏黃氏說見書平門
隱七年叔姬歸于紀　莊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
為有歸于酅事故其歸于紀不容不書（羅愉義野編）○毛氏牛氏說
見內女外適門
隱七桓三齊年　桓十四鄭語　成十衛黑背　襄二十陳黃　二十
七衛鱄　昭元秦鍼　昭八陳招　二十衛縶　定十宋辰
呂氏趙氏蕭氏說見諸侯弟兄門總論
隱七年公伐邾　莊九年公伐齊二十六年公伐戎　僖二十一
年公伐邾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
文七年公伐邾取須句　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十八年公伐杞
定六年公侵鄭八年公侵齊十二年公圍成　哀七年公伐邾

隱七沈氏說定六李氏方氏說見君將書君門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公與戎會盟而天王之使屢辱不報戎知魯厚於戎薄於周有
所侮而動也（洪咨夔春秋說）
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十年翬帥師會齊鄭伐宋公敗宋師取
郜取防
黃氏說見朱鄭交兵門隱十
隱八年鄭歸祊十年會齊鄭伐宋敗宋取郜防十一年及齊鄭入許
張說見內特會門會時來
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汪說見土田來歸門隱八
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我入祊　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

戴說見土田書法門入祊條下
隱八年春鄭伯使宛來歸祊　桓元年春鄭伯以璧假許田
祊許皆受之天子其不可相易明也鄭畏棄祊故言來歸（如我故地）
我嫌取祊故言入（有而弗居）鄭難取許故言以璧（加玉質田）魯難棄許故
言假（未絕之辭）然則二國之惡非昧義為之乃犯義者也非無羞惡
之心而為之乃諗於利者也（張大亨通訓）○鄭伯之歸祊假田舊史之
文雖首尾詳備不過見兩國之以利交耳至鄭伯目無天王之
罪必如經文兩書鄭伯乃足以見之（葉酉究遺卷首總說）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
僖十年冬大雨雪
張說見災異門僖十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十年夏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翬帥師

會伐鄭

冬甫會而春又會惟利是趨聯書之所以貶（家鉉翁詳說）

隱十年夏翬帥師會齊鄭伐宋　秋宋衛入鄭　宋蔡衛伐戴鄭伯伐取之

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若鄭莊宋殤是也鄭汰於用武伐衛伐宋入許敗王師皆極其兵力所至今也用奇一舉而取三國之師其不曰善戰可乎宋不稟王命擅合諸侯之兵爲參盟之首其不當麗連諸侯之罰乎春秋書二國入鄭三國伐戴又書鄭伯伐取其師兩有責焉耳（家鉉翁詳說）

隱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哀九（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春秋之初書宋人衛人入鄭而繼之以鄭取三師二國之以詐謀相掩非一日矣桓文起而取師之文不見於經春秋之終則又兩見焉又出於宋鄭宋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鄭王室懿親蕃屏王室壞法亂紀至於如是觀宋殤鄭莊於春秋之始而知天下之無王觀宋皇瑗鄭罕達於春秋之終而知天下之無伯始而諸侯終而大夫又可觀世變矣（劉基誠意伯集）○方說見取師門總論趙說見隱十年條下直解李張說見哀九年條下

隱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三國入許爲鄭利也雖兼書齊侯而時來之會無齊則所以專罪公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隱十一年鄭入許　定六年鄭滅許

陳氏李氏說見爭許總論

隱十一年冬公薨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

先書隱公薨而不地以著其見弒繼書桓公晏然行卽位之禮繼書公會鄭伯于垂繼書鄭伯以璧假許田繼書公及鄭伯盟于越於是桓公弒立鄭伯貪利黨惡之罪顯如日星（程端學本義）

桓元年公卽位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

宣元年公卽位公子遂如齊逆女

桓三汪氏說宣元石氏說見魯娶夫人門

桓元年公會鄭伯于垂公及鄭伯盟于越　十二年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

李氏說見內特會盟門會垂

桓元年春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公及鄭伯盟于越

書公會鄭伯桓求援以定位也書鄭伯假田著鄭莊乘急而要賂也（家鉉翁詳說）○三月會垂可以盟而未與之盟歸田未一月爲此盟春秋繼假田而書及盟譏致賂以求盟也魯桓割地以逭討鄭莊受賂而黨逆比書其事不貶自見（又）○先言會于垂而繼言假許田見鄭伯貪利忘義之甚也（高閌集注）○鄭方雄於諸侯故桓懼討而求會書之惡鄭伯也不能討而首會之復因以爲利而求許田遂前此以祊來易之謀也無以爲名曰吾姑假之且加璧焉魯卽如其意以予之賄賂彰矣會而復盟得賂而深相結也割地以逭討黷利以庇罪世衰道微弒逆得志聖人傷之（御纂直解）○公欲結鄭以自安故及鄭伯盟以終許田之成也春秋繼假田而書之以爲賂之以田以求爲此盟爾（牛運震傳）○離會而盟知鄭不遠與桓盟也許田入而盟成矣（高澍然釋經）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

張氏家氏說見外取田邑門
桓元年秋大水　十三年夏大水
莊七年秋大水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水　二十五年秋大水
汪引王氏說見災異門大水桓十三
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莊十二年宋萬弑其
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汪呂李說見書弑門桓二〇死難君前臣名說見本門
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
捷及其大夫仇牧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僖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孫氏毛氏說見殺大夫門僖三十
桓二年宋督弑君公會于稷以成宋亂　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

張氏自超說見來盟門
桓二年宋督弑君會稷成宋亂　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　宣二
年以後書華元華弱華閱華臣華定等世卿秉政　昭二十一年
書華定華亥奔叛事
張氏尚瑗說見大夫書氏門宋華氏
桓二年宋督弑君　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
宣十年陳夏徵舒弑君　哀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
高氏說見書盜門
桓二年會稷成宋亂　僖二十一年盟薄釋宋公　襄三十年會
澶淵宋災故　文三年伐楚以救江
諸說見會盟書所爲用兵書所事門
桓二年春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夏四月取郜大
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先書成宋亂可以見四國不能討賊之罪繼書取鼎可以見四
國納賂之罪又書納于太廟可以見桓公同惡相濟誇大倨肆
之罪呂大圭或問〇周室衰微刑誅不加於亂賊聖人誅姦曰成宋
亂曰取郜鼎曰納于太廟所以明刑書而示後世皆特筆也家鉉
翁詳說〇前書成宋亂兼責四國也後書取鼎納太廟專責魯也
又〇上言伐衛次言王人救衛下言衛侯朔入于衛則知逆王
命矣上言成宋亂下言納鼎則知貪賂縱罪矣陸氏纂例
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　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宣元年齊人
取濟西田
李氏陳氏說見致賂門總論孫氏說見莊六條下
桓二六年紀侯來朝　三六年公會紀侯于郕　十二年公盟曲池穀

邱十三年會紀戰齊　十七年春會紀齊盟黃夏及齊戰奚
來朝張氏汪氏說盟曲池張氏說盟黃趙氏說見齊滅紀門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十四年荊入
蔡十六年荊伐鄭
程氏說見齊楚爭盟門桓二
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
姜氏至自齊不書翬以　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
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公與夫人先後至　文四年逆婦姜于齊非卿不書又不書夫人至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成十四
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趙氏屬辭方氏通論說見魯娶夫人總論又五公婚事春秋紀
禍本說見筏溉亭論

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文
四年逆婦姜于齊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成十四年叔孫
僑如如齊逆女
　皆以紀事別嫌書非以譏不親迎書也高說見魯娶夫人總論
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成十四
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皆所以著輔逆與擅權也顧說見昏禮門譏不親迎辨
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　六年子同生　十八年公與夫人姜
氏如齊
　朱子　日講顧氏洪氏方氏牛氏說見內書世子生門
桓五年秋大雩　螽
　趙氏毛氏說見書雩祀門

桓五年大雩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　僖三十一年四卜郊
　楊氏周氏說及諸家辨僭禮之始見書魯僭禮門總論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
辛大雩季辛又雩　定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
　李廉　日講說見雩祀門
桓八年正月己卯烝　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不言于某宮廟
僖八年禘于太廟　文二年大事于太廟　宣八年有事于太廟
　黃氏左氏說見內祀總論
桓八九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紀季姜歸于京師　襄十五年劉
夏逆王后于齊不書歸
　桓九年牛氏說襄十五陳方高說見逆后門
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
　陳介石顧亭林方望溪及愚按說見逆后門
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　莊元年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郱鄑郚
　紀季姜桓王之后則紀固莊王母家也莊王以王姬歸齊將以
　固昏姻爾王姬適至而遷紀三邑翕歘之人固無施而不悖也
　春秋書紀季姜與王姬之歸詳而不畧則齊之罪自著矣金履祥通鑑前編
桓九年冬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十年春曹伯終生卒
宣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成元年秋衛侯速卒
成十五年三月宋世子成同盟于戚六月宋公固卒
　陳氏說見世子朝會總論
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年春曹伯終生卒
　春秋於射姑來朝之後繼之以曹伯終生卒此責射姑以事親
　之終也終生之疾已革而射姑朝於隣封廢視膳嘗藥之事修

　奉幣相朝之禮其不憂親之疾可以見矣比事書之見其失子
　道耳家鉉翁詳說　○程子說見書世子門
桓十一年宋執鄭祭仲不書納突　莊五年公會四國伐衛不書納朔　一
十四年戎侵曹不書納赤　成十八年楚鄭伐宋不書納魚石
　葉氏說見納不書門成十八
桓十二年鄭祭仲　莊元年魯單伯　二十五年陳女叔
　命卿書名非字說見駁辨本門
桓十一年秋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突內因強臣之力亦外援戎狄之衆以奪其嫡而禍其宗春秋
　專治突與赤則祭仲與戎之罪不見故挈其上而易辭於其下
　所以絕禍本禁首惡也劉敞意林　○國有權臣則生殺廢置惟其所
　命宋之改立鄭君執一祭仲而鄭國之君位遷矣首書宋執祭

仲而繼以突歸忽出明鄭國進退之權皆出祭仲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〇忽繫國正也突書歸易辭也權臣主之鄰國助之以致忽無所容其身觀此事屬辭之旨則宋與祭仲之罪不可勝誅矣（張治集註）

桓十一年秋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衞
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宋執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胡傳）〇鄭忽曹羈一也突赤亦一也彼先歸後奔此先奔後歸何也歸在先者强甚也奔在先者弱甚也（郝敬說畧）行〇昔鄭之事一也鄭先書突歸後言忽出著突之簒也曹先書羈出後言赤歸明羈逐于戎赤爲國人所逆也（牛運震傳）〇吳兵說見書歸門莊二十四

桓十一年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衞　莊九年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名繫國不繫國桓十一孔氏毛氏葉氏說莊九程氏說昭元李氏朱氏高氏張氏葉氏牛氏郝氏說哀六陸氏說見本門莊九

顧氏說見書入門糾桓長幼考

桓十一年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衞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汪氏說見書復歸門

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衞　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張氏高氏說見書世子門桓十五

桓十一年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會于闞　十二年秋盟于穀邱　會于虛　冬會于龜　會鄭伯盟于武父　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胡氏說見內特會門程氏說見繫辭門吳說見宋鄭交兵門戰于宋張氏治說見書伐門桓十二年張氏自超說見宋魯交兵門

桓十一蔡叔（盟折）　桓十五許叔（入許）　桓十七蔡季（自陳歸蔡）　莊三紀季（以酅入齊）　莊二十三蕭叔（朝公）

皆諸侯兄弟以行次書非字也說詳諸侯兄弟書字駁辨門又皆承國之辭也崔氏方氏高氏說見諸侯兄弟不書兄弟門

桓十二年冬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及鄭師伐宋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秋及齊師戰于乾時
僖四年春公會諸侯伐楚秋及江黃伐陳

齊氏說見內兵不書主帥門桓十二皆省文也

桓十二年冬衞侯晉卒　十三年春二月衞侯從齊宋燕戰　三月葬衞宣公

未葬而從金革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胡傳）

桓十四年正月無冰　成元年二月無冰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方氏說見災異門桓十四

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　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　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戰柏舉

孫葉（春秋攷）呂陳（紀疑）方高說見以師門總論

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　哀二年趙鞅納衞世子蒯聵于戚

昭八年陳公子留出奔鄭　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張氏大亨說見書世子總論

桓十五鄭世子忽　昭十一蔡世子有　哀二衛世子蒯聵
戴氏說見書世子總論呂氏高氏說見哀二年條下
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昭二十二年王猛入于王城
毛氏說見書入門桓十五
桓十五年秋鄭伯突入于櫟冬公會宋公等于袲伐鄭
日講說見會于某而後伐門
桓十五年冬公會宋公等于袲伐鄭　十六年春公會宋公等于曹　夏公會宋公等伐鄭
三書公會再書伐鄭不聞以他事誅宋魯之輔逆而干正也忽正突不正忽在外五年莫有仗義而復之者突甫入櫟五國之君翕然來會何哉宋馮魯允同惡相濟惟利是趨雖黨逆而際義亦有所不恤也家鉉翁詳說

桓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　莊元年春夫人孫于齊
桓公薨于齊魯之臣子未能知賊之由夫人也故原其禍之所自始書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微而顯志而晦之意也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以起子赤之弒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則以起陪臣執國命之禍事之始構而文已變矣此亦春秋慮患於微除患於早之情也劉敞意林○前書公與夫人如齊繼書公薨于齊繼書夫人孫于齊則文姜之罪著矣前書公薨繼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則哀姜之罪著矣呂大圭或問○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朱子語類孟子門○張氏胡氏說見內諱弒君門直解說見總論趙氏屬辭說見書魯夫人事門

莊元年
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　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葉氏說見書魯夫人事門莊二直解論書孫書會同上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冬王姬歸于齊　二年秋齊王姬卒
淩氏說見繁詞門○書逆王姬著王之命魯主婚也書築館著魯受命主婚也書王姬歸齊而後知所主之婚乃魯之仇國也事有暴書而後知罪之所在者此類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莊元年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王姬歸于齊
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
陸引趙說陳氏說見書王姬下嫁總論汪引王說張氏顧氏說

見莊十一條下
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　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齊侯葬紀伯姬
汪引胡說朱氏說見齊滅紀門葬紀伯姬
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不書奔不書叛葉呂說見書入門方氏說見失地書法變例門
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　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
劉氏高氏張氏說見齊滅紀門莊十二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夏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冬齊人來歸衛寶
朔不當立國人不與天王因國人之所不與也而命黔牟此固義之正也五國不恤天王之命而欲納朔天王以大義之正而

救黔牟爲五國者亦可以退聽矣而五國連兵必欲納朔而後已晉以冬伐衛而秋始至則五國連兵以抗王人也可知五國連兵以抗王人而朔始入衛諸侯之罪可勝誅哉呂大圭或問○諸侯納朔天子不與朔而朔卒入衛是諸侯敢於逆王命也敢於逆王命者貪衛寶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自仁義不立利賂公行於是天下始有叛君父黨姦賊而不顧者焉其成宋亂立華督者爲宋賂也其逆王命納衛朔者爲衛寶也徇利之習可不懼哉黃仲炎通說○先書公會齊宋陳蔡伐衛次書王人救衛次書衛朔入衛次書公至自伐衛又書齊來歸俘屬辭比事雖無有傳其事豈不顯乎其惡豈不著乎程端學本義○書會伐衛則列國擅興無王之罪著矣書王人救衛則王法持危之道列國抗王之罪見矣書朔入衛則王人不勝

列國之衆而列國與衛侯之罪著矣書公至自伐衛齊歸衛俘則黨惡受賂之證齊侯首惡之罪不可掩矣湛若水正傳○比而觀之諸侯之罪衛朔之罪魯莊之罪顯然張自超宗朱辨義張說又見公至門○書朔入衛則諸侯伐衛之爲納朔可知而子突之救衛無功亦不書而自見此春秋比事之法也牛運震傳○陸氏說見上桓二年成宋亂孫明復說見書入門

莊五年公會四國伐衛六年王人子突救衛

家氏說見書救門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八年冬大無麥禾

郝氏高氏說見災異門莊七

莊八年春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書魯用師未有詳於此者蓋此年之師尤爲非義次郎無名治兵黷武圍郕無功歷三時而師還親仇讎圍同姓逆天道勤民力備書之以見其惡張洽集註○書次于郎而繼書圍郕則次師將以圍郕也書次于成而繼書齊人降鄣則次師其將以救鄣乎書郕降于齊則不能服郕者在魯書齊人降鄣則必欲服鄣者在齊隨文觀義是非見矣呂大圭或問莊三十年○譏其老師費財連結與國親仇讐而滅同姓也顧棟高偶筆

魯欲違齊抗敵則不能欲從齊操戈又不樂故次郎徘徊不進而治兵故爲整比戎行以濡滯其行雖同圍郕而曰郕降于齊師則必緩征徐戰不偪郕以險而致郕自降味師還二字有不事戰鬭書師而還之意蓋當時以強國之令黽勉從師也卓爾康辨義○按此說與舊說異而頗合書法

莊八年郕降于齊師　三十年齊人降鄣

李引謝說見書降總論葉氏說見八年條下二孫氏張氏說見三十年條下

莊八年冬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

襄三十一年冬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襄二十五年秋衛侯入于夷儀二十六年春衛甯喜弒其君剽

哀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前言齊無知弒其君後言齊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弒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弒之辭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弒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弒其君與弒之辭也辭有先後罪有大小林堯叟注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夏公伐齊納糾　齊小白入于

齊　伐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齊人取子糾殺之

齊管國莊公受糾之來奔欲納之而小白先之又不量力而與齊戰至於師徒崩喪而糾不免於死爲莊公者其罪如何孫覺經解

莊九年盟蔇書曰齊大夫　文七年盟扈書曰晉大夫

直解方氏說見書曰大夫不名門高說見書曰諸侯門略辭

莊九年公伐齊納糾　及齊師戰于乾時

張氏說見內兵及戰門

莊九年公伐齊納糾　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糾捷菑不繫國　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繫國

孔疏見書納總論

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　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

公子八國不書公子與未命不書者異趙氏萬氏高氏方氏說見貶不書氏駁辨門昭元年

莊十年夏齊師宋師次于郎冬荊敗蔡師于莘

李氏說見齊楚爭盟門荊敗蔡

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　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定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十三年次于垂葭十五年次于渠蒢

趙汸屬辭九卷說見書次總論

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　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趙汸金鎖匙說見書次總論

楚書荊莊十書荊人莊二十三書楚人僖元書大夫名氏僖四書爵僖二十一

諸說見書楚稱號門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　昭二十三年吳敗六國之師于雞父夷狄敗中國二

僖十五年楚敗徐于婁林　定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夷狄敗夷狄二

皆不書戰略之也穀梁趙家孫葉說見外兵書敗某總論

莊十荊敗蔡師于莘　昭二十三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陳氏說見外兵書敗某門莊十

莊十三年春會于北杏十四十五年兩會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

吳氏說見齊楚爭盟門盟幽

莊十四年荊入蔡　十六年荊伐鄭　二十三年荊人來聘

文九年春楚人伐鄭　冬楚子使椒來聘

張氏說見齊晉楚爭盟兩來聘

莊十四年荊入蔡　十六年荊伐鄭

趙氏張氏說見爭鄭門

莊十四年秋荊入蔡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侵蔡遂伐楚

趙氏華氏說見齊楚爭盟門莊十四

莊十四年單伯會齊侯等于鄄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文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桓十一年柔會宋公等盟于折　文二年公孫敖會諸侯盟于垂隴　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汪說見內大夫會盟諸侯總論

莊十四年會鄄齊侯先宋公以後齊俱先宋　十六年盟幽許男先滑伯滕子　僖四年伐楚五年會首止許男先曹伯以後皆然　十六年會淮許男邢侯曹伯　成五年盟蟲牢邾子杞伯　襄九年盟戲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以下皆然　十年會伐鄭齊世子光序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之上以後並同

說見序諸侯意爲升降門

莊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侵宋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張氏自超說見齊楚爭盟門伐鄭呂引許說見是門十六年盟幽
莊十六年宋齊伐鄭十七年齊執鄭詹
張引許說見齊楚爭盟門莊十七
莊十六年秋荆伐鄭　冬鄭伯同盟于幽　二十二年再同盟于幽　二十八年荆伐鄭諸侯會救鄭　僖元年楚人伐鄭諸侯會于檉　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四年伐楚盟召陵
莊十六荆伐鄭　日講張氏說二十八年程子黃氏說僖三趙氏說並見爭鄭門
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
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惠氏說見書執諸侯門入曹條下
莊十七書執鄭詹於盟幽之後僖六書圍新城於盟召陵之後僖三十書圍鄭於盟踐土之後成十六成十七書三伐鄭於戰鄢陵之後襄公初年書侵蔡侵宋於虎牢城戍之後
李氏琪說見爭鄭總論王氏介之說見襄二年條下
莊十七年齊人殲于遂　閔二年鄭棄其師　僖十九年梁亡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　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
陳氏說見書王師
莊二十年齊人伐戎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僖十年齊許伐北戎
李氏趙氏說見書戎總論何氏說見莊二十年條下
莊二十年齊人伐戎　二十四年戎侵曹　二十六年公伐戎
三十二年狄伐邢　閔元年齊人救邢僖元年城邢　閔二年狄入衛　僖二年城楚邱
趙子常說四裔總論
莊二十年齊人伐戎　二十六年會伐徐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姜氏說見齊楚爭盟門莊三十二年遇梁邱
經書葬小君之謚莊二十二文姜僖元哀姜文五成風文十七聲姜宣八敬嬴襄二齊姜襄四定姒襄九穆姜昭十一齊歸
婦人別謚非禮孔疏高說見夫人薨葬總論家氏方氏說見文姜條下
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　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冬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七年夏公會齊侯等同盟于幽
陳氏說見齊楚爭盟門盟扈
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三年冬

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葉說見丙特盟門莊二十三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顧說張說見公至門
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
李引程說見魯逆夫人門
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　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
陳呂顧說見楚來聘
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　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

陳氏說見書吳門襄二十九

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　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方氏高氏說見書楚門文九

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李氏廉說見書來會公

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公至自齊夫人姜氏入僖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二年葬我小君哀姜　文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葬我小君成風　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　宣元年夫人嬴氏薨葬我小君敬嬴　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襄二年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齊姜　四年夫人姒氏薨葬我小君定姒

哀姜出姜齊姜書娶所以別其爲嫡也嫡妾薨葬兩書所以明嫌也方氏說見魯娶夫人總論書成風敬嬴薨葬汪氏說見書稱夫人事門宣八

黃氏逆告至則曰夫人姜氏入莊二十四　君受于境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桓三宣元　卿爲君逆則曰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成十四宣元　遂非卿則夫人不書至文四

戴氏說見魯逆夫人門莊二十四

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劉氏說見前矣忽○羈與於曹與齊小白鄭忽同明其正也踰年而不稱爵不能君也赤不繫國不書公子明庶孽也書歸言易戎力足以主之也赤以庶逐嫡戎以裔謀夏見方伯不能正以累齊桓也又著羈之不能自立乎其位也比事屬辭簡明之旨可以觀矣張洽集注○首書戎侵曹而繼以羈出赤歸者以明曹國廢立之命皆制于戎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朱氏說見書戎門

莊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冬公子友如陳

黃說見陳來聘李說見內大夫書如

莊二十五三十文十五日食鼓用牲于社　莊二十五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吳澂說見社祭門

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冬杞伯姬來　杞伯來朝

伯姬既會公又來魯皆非常禮及觀杞伯來朝始知伯姬爲伯道殷勤也杞本夏後獨不能班滕薛乎來朝必假伯姬以自託於是見莊公之過愛其女而杞之過崇其夫人也張溥四傳斷

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　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伯姬來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二十七年杞子來朝　公子遂帥師入杞　二十八年杞伯姬來

趙子常說見書公會女門吳草廬說見內女外適門僖二十八

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　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　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　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

張氏說見魯政下逮門文七

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李氏張氏說見季氏專魯門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冬莒慶來逆叔姬
皆臣子以私事交于諸侯也臣子外交而大夫犯分干政之患
由此熾矣故書二事 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莊二十七年原仲　僖十五年夷伯
大夫已卒不名說見本門
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于城濮二十八年齊人伐衛
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許氏說見書遇
莊二十八年齊伐衛衛及燕戰　僖十八年四國伐齊宋及齊戰
二十八年楚救衛晉及楚戰　宣十二年楚圍鄭晉及楚戰　哀
十一年會吳伐齊齊及吳戰　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餘則或但書戰不書伐圍救或但書伐圍救不書戰
說見書伐而戰門孫說見桓十二年條下
莊二十八衛人敗績 成十八 楚子敗績
衛敗　白講方高葉說楚敗公穀孫方說見敗績變文稱君入門
莊二十八年齊救鄭　閔二年救邢　僖元年救邢　六年救許
十五年救徐
李氏汪氏說見書救門莊二十八
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　襄二十四年冬大饑
高氏論大無與大饑異見災異門襄二十四
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不書宋捷趙氏汪氏說見書獻捷總論
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僖四年公孫茲帥師會侵陳　閔二年公
子慶父出奔莒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救徐　襄五年季孫行父

卒六年季孫宿如晉　襄十九年仲孫蔑卒二十年仲孫速會莒
盟　襄二十三年仲孫速卒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葉氏春秋攷說見書世卿總論
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　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　文十四年公
孫敖卒于齊　隱五年公子彄卒　宣八年仲遂卒于垂　十七
年公弟叔肹卒
程氏張氏說見書內大夫卒門總論
莊三十二年秋公子牙卒　公薨于路寢　冬子般卒　公子慶
父如齊　閔二年秋公薨　公子慶父出奔莒
按桓十八年書公薨于齊莊元年書夫人孫于齊文姜之罪著
矣閔二年書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奔莒慶父之罪著矣獨子
般卒下書慶父如齊無異辭何以知慶父之為賊邪蓋屬辭比
事春秋法也先書公子牙卒繼書公薨書子般卒下書公子慶
父如齊未二年而又書公薨慶父奔莒然則慶父之罪亦不可
掩矣然其書曰孫曰奔蓋其罪已著內不容於國人而懼罪以
出是魯猶有臣子也其直書曰如齊者蓋其專權恣橫出入自
如而莫之制是魯無討賊之人也然則微而顯矣 呂大圭或問 ○季
友受託孤之寄不能以死奉般而避禍適陳書子般卒慶父如
齊責魯國臣子以討賊之義也舍季友而誰責乎 家鉉翁詳說 ○陳
說見下哀四○慶父叔牙一體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除惡
而留其根何耶一失此機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非所
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邪慶父既弒子般凶威日熾閔公還
季友以自輔望之者厚矣乃含垢忍恥一無所為失之驕疑基
禍于前者莊公也失之懦弱成禍於後者季友也 呂祖謙左氏博議 ○

慶父之惡既極魯國之難未已賊般弑閔之際有窺神器之心奔莒孫邾之時已失大國之援迹其奸惡不可勝誅季子欲存其後祀不忍討賊以正名春秋前書如齊見其無忌憚而後書出奔罪魯之不能討賊王元杰讞義

莊三十二年公薨子般卒　閔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齊仲孫來　二年公薨夫人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齊高子來盟

趙子常說及高雨農論季子不書奔並見書歸門李氏廉論書三子之來見外臣但書來門仲孫條下

莊三十二年冬子般卒　公子慶父如齊　閔元年秋季子來歸　二年秋公薨　夫人姜氏孫于邾　公子慶父出奔莒

季子執國命以魯之衆因齊之力討慶父甚易也而季子不能

以至復弑閔公而又不討使姜氏慶父得以出奔比書以見縱釋有罪程端學本義又引胡氏○直解說見內諱弑君門總論程氏說又見季氏專魯門季子來歸並參看萬氏惠氏說

莊三十二年冬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閔元年秋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二年秋公薨公子慶父出奔莒

趙氏張氏說見外臣書來門

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在喪稱子未葬稱名未踰年書卒不書爵　文十八年子卒既葬不名餘同

上　襄三十一年子野卒與子般同　昭三十二年王子猛卒既葬而名另是一例

公羊啖李劉顧說見未踰年之君凶禮門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　閔二年冬狄入衛　僖二年春城楚丘　僖元二三年楚侵伐鄭　四年伐楚　僖二十七年楚圍宋　二十八年楚救衛晉楚戰城濮

成十八年楚鄭伐宋魚石復入彭城同盟虛朾襄元年會圍彭城

顧氏偶筆說見桓文總論

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二年入衛僖八年伐晉十年滅溫十三年侵衛十四年侵鄭

伐邢日講說伐晉趙吳說滅溫吳說侵衛鄭趙說見書狄門各條下張氏說見僖十八年狄救齊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　閔元年春齊救邢　僖元年春齊救邢　夏城邢　僖十八年冬邢狄伐衛　十九年秋衛伐邢　二十年秋齊狄盟于邢　二十一年春狄侵衛　二十五年春衛滅邢

狄伐邢齊桓救之齊孝不能繼述而偕狄以盟于邢邢侯忘宗廟社稷之怨而受盟於國都均不孝也齊德邢狄見救之小惠邢亦但知合黨以報私怨而忘其爲狄矣其後齊之不振邢之

見滅皆不知大義之所致也春秋比事見義垂戒遠矣程端學本義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　閔元年春齊人救邢　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　僖元年王正月齊師等次聶北救邢夏城邢

戴氏華氏說見齊楚爭盟門僖元年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　閔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顧氏大事表偶筆見爭盟門桓文總論○王氏葆說見書救門

閔元年季子來歸　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

家氏說見季氏專魯門僖十六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　僖八年禘于太廟　文二年大事于太廟　宣八年有事于太廟

黃若晦王梅溪萬充宗說見內祀書禘總論杜注孔疏劉黃說見文二年條下禮記正義說見宣八年條下

閔二年秋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張氏說見內諱弒君門○先書公薨繼書孫邾奔莒則知夫人
姜氏公子慶父實弒君者高閌集注○呂氏說見上桓十八年
閔二年齊高子來盟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
陳說見外大夫不書使門閔二年李說見來盟門僖四年
閔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　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
謝氏說見齊楚爭楚門顧氏大事表偶筆一條見桓文總論
閔二年狄入衛　僖三十一年狄圍衛
張氏說見書圍門趙氏說見書遷門僖三十一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十五年盟于牡邱遂次
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呂氏說見書救門僖元葉汪說見書次總論

僖元年齊次于聶北救邢　十五年盟牡邱遂次于匡
葉氏說見衛地匡
僖元年次聶北救邢　十五年次匡救徐　襄二十三年救晉次雍榆
葉汪戴陳說見書次總論蘇氏陳氏說見次雍榆條下
僖元年齊師救邢邢遷于夷儀　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于帝邱
衛遷帝邱與邢遷夷儀同辭然邢遷繼救邢而書衛遷繼圍衛
而書其辭同其義大不同也救邢而邢遷予齊桓之存邢也圍
衛而衛遷譏晉文之置衛於不問也朱朝瑛畧記
僖元年諸侯救邢城邢邢遷于夷儀　成十五年許遷于葉
朱氏說見書遷門○按朱氏論衛遷帝邱及許後日之三遷其
義皆同
僖元年晉邢遷　三十一年書衛遷　成十五年　昭九年　昭十八年　定四年書許遷

四　哀二年書蔡遷
趙氏方氏說見書遷門自遷總論
僖元年城邢書邢遷　二年城楚邱不書衛遷
方氏說見不書遷門
僖元年齊師等城邢　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等城杞
昭三十二年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等城成周
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　僖二年城楚邱
高氏說見書外城總論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二年城楚邱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
齊桓三城書法各異牛氏說見邑不繫國門僖二張氏朱氏說
見外城門僖二張氏方氏說見僖十四條下又方氏高氏說見
書日諸侯門胡邦衡說見不書所會門

僖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　文四年夫人風氏薨
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　宣八年夫人嬴氏薨
襄二年夫人姜氏薨　四年夫人姒氏薨
汪氏說見書魯夫人事門宜入方氏說見魯娶夫人門總論
僖元年秋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冬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齊桓殺哀姜大義滅親正是合天討處而下書夫人喪至細看
一路上文僖公此舉大錯聖人之意明白具見何必去一姜字
乃為示貶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僖元年秋楚伐鄭諸侯會于檉　二年秋齊宋江黃盟于貫　冬
楚侵鄭　三年夏徐取舒　秋齊宋江黃會陽穀冬公子友如齊
涖盟　冬楚伐鄭　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
會檉張陳說盟貫胡趙魏張說取舒趙張說會陽穀趙胡涖盟

家張方說伐楚何孫呂說並見齊楚爭盟門
僖元年公敗邾師于偃　公子友敗莒師于酈
戴氏說見丙兵敗某師門
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　四年公孫茲帥師會侵陳　十五年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陳氏說見大夫帥師門僖四
僖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　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下陽虞虢二國所恃也虞公貪璧馬而以國之所恃資敵書滅
下陽於前書執虞公於後晉獻絕滅同姓與虞之自取滅亡具
見張洽集注○滅下陽書虞師罪虞執虞公書晉人罪晉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見書滅門○彙纂案李氏方氏郝氏說見不書滅僖五
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三年又會于陽穀　十二
年楚人滅黃
黃人嘗受盟於齊矣及楚之伐黃也齊不救故楚滅黃書貫之
盟陽穀之會於前書伐黃滅黃於後齊桓方伯之職不修見矣
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僖二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三年秋又會于陽穀
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十一年
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夏滅黃
備書之齊霸之盛見于江黃之盟其衰也見于黃之滅矣張溥四傳斷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章說見日月褒貶辨總論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劉傳胡傳說見書不雨門總論
僖三年秋會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七年秋盟甯毋公子友
如齊　十三年夏會于鹹冬公子友如齊
張說見李氏專條門僖十三
僖四年諸侯侵蔡遂伐楚次于陘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書侵伐次何氏呂氏家氏陳氏則通姜氏寶郝氏敬說書來盟及
盟于某謝氏湜牛氏張氏自超說見齊楚爭盟門
僖四年齊侵蔡遂伐楚　二十八年晉侵曹伐衛及楚戰城濮
朱氏說見晉楚爭盟門侵曹伐衛
僖四年齊伐楚來盟召陵　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定
四年晉會劉子十八國諸侯于召陵侵楚
任氏說見晉楚爭盟門文三年
僖四年會侵蔡蔡潰遂伐楚　文三年會伐沈沈潰
直解說見書潰文三
僖四齊侵蔡蔡潰　文三晉伐沈沈潰　成九楚伐莒莒潰　昭二十九鄆潰
陳氏說見書潰總論汪氏說見文三
僖四年齊伐楚次陘　襄元年晉伐鄭次鄫
文十年楚次厥貉　十一年伐麇　定九年十二年十五年齊衛三次哀元年
伐晉
張氏洽李氏廉說見書次總論汪氏說見次鄫條下
僖四年盟召陵六年圍新城服鄭　二十八年戰城濮盟踐土服
鄭　襄二年城虎牢十一年會蕭魚服鄭
僖二十二年宋敗泓鄭從楚　宣十二年晉敗邲鄭從楚　昭四
年楚會申晉失霸鄭從楚

宣十一年鄭楚盟辰陵晉失機一　成十六年晉敗楚鄢陵晉失機二　定四年大會召陵侵楚晉失機三

呂氏說見爭鄭門總論

僖四年夏齊人執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冬會侵陳

家氏說見書執門

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　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

稱君甚之諸說及高氏駁辨見討世子母弟稱君門

僖五年盟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襄七年會鄬陳侯逃歸

陳氏張氏說見書逃總論汪說見襄七年條下

僖五年盟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六年七年兩伐鄭八年盟洮鄭伯乞盟

高氏說見爭鄭門僖八

僖五年鄭伯逃歸不盟八年乞盟

胡謝趙戴說見書逃歸不盟乞盟

僖六年諸侯遂救許　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

顧氏說見爭許總論許氏李氏說見圍許條下

書世子與會僖七盟甯母陳款鄭華成十五盟戚宋成襄三盟雞澤五年救陳九年盟戲十年會相齊光昭四會申宋佐皆序諸侯之下　襄五會戚齊光序諸侯下吳鄫人之前十年伐鄭十一年盟亳北會蕭魚皆序滕薛等小國諸侯之上

汪陳說見世子朝會門總論葉說見僖七趙高說見襄十一條下

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等盟于洮　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等于葵邱　二十九年公會王人晉人等盟翟泉　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等伐鄭十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等伐鄭又會單子晉侯等伐鄭　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等同盟雞澤　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等于平邱　定四年公會劉子晉侯等于召陵侵楚

汪氏說見主會首書門總論又見會盟征伐首王臣門僖八

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十年弒其君卓

家陸程顧說見書弒門僖九

僖十年春公如齊十五年春公如齊

張汪說見公如門僖十五

僖之世書公如齊　文之世書公如晉　宣之世書公如齊　成襄之世書公如晉　襄末年後書公如楚如晉

陳顧說見公如總論

僖十年狄滅溫十三年狄侵衛十四年狄侵鄭

張氏說見書侵門僖十四

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　襄二十九年會城杞

二張氏說又引姚庵錄說見外城門僖十四

僖十四年盟牡邱諸侯之大夫救徐　昭十六年齊侯伐徐

趙氏家氏說見書伐門昭十六

僖十五年盟牡邱救徐　成七年救鄭盟馬陵

李氏說見會于某而後救門

僖十五救徐　襄二十七盟于宋　皆書曰諸侯之大夫

諸說見本門以程積齋呂朴鄉葉書山說爲正

僖十五救徐　襄三盟雞澤書曰諸侯之大夫　襄十六會溴梁書曰大夫盟

日講說見伯國大夫主會盟門襄十六

僖十五公孫敖帥師救徐　文元會晉侯于戚　八年奔莒

宣十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十年會齊侯　十四年會楚子　十五年奔齊　十八年

成三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十五年會晉荀首于穀十六年弃齊
張氏說見魯政下逮門成五又見季氏專魯門成十六襄五
僖十五年宋人伐曹　十九年宋人圍曹　宣三年宋師圍曹
李氏琪說見宋滅曹總論
僖十五年宋伐曹　十九年宋執滕子宋曹邾盟曹南邾執用鄫
子宋圍曹　二十一年宋齊楚盟鹿上七國會盂執宋公伐宋
二十二年宋伐鄭戰楚于泓敗績　二十三年宋公卒
執滕子顧說盟曹南黃說盟鹿上吳顧說會盂趙賀毛方說伐
鄭張方說戰泓趙黃湛張說又僖二十四年傳顧說並見宋楚
爭盟門趙呂張方說見宋襄總論
僖十六公子季友卒　宣十七公弟叔肸卒　宣八仲遂卒于垂
書名兼名字非氏非字也　御纂說見辨大夫卒名字並書門

僖十七年冬齊侯小白卒　十八年春宋曹衞邾伐齊　夏師救
齊　宋及齊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秋葬齊桓公
齊桓卒踰年更甗之戰而後得葬春秋備書之見桓公身後之
禍如此其甚也桓公霸諸侯幾四十年身死國亂同盟之國擯
臂伐之而霸者之澤遂斬何哉古之王者由修身齊家而治國
平天下立治有本施諸外者皆其餘功也霸者用力於外不立
其本內行不脩嗣不早定末年荒怠狎近羣小寺貂易牙之徒
弄權撓政身沒禍至矣管仲無格君之學功烈卑陋宜曾西恥
而不為也黃仲炎通說僖十八年　○華氏集氏說見宋楚爭盟門僖十八
僖十八年宋公等伐齊師救齊　襄二十三年齊伐晉叔孫豹救晉
呂氏說見書救總論
僖十八年曹從宋伐齊十九年夏曹從宋盟曹南秋宋人圍曹

張氏說見宋滅曹門僖十九
僖十八年秋救齊　哀十年吳救陳
高氏說見書救門哀十
僖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衞　十九年秋衞人伐邢　二十年秋
齊人狄人盟于邢　二十一年春狄侵衞　二十五年春衞侯燬
滅邢
趙氏說見滅同姓名駁辨門高氏毛氏說見書滅門
僖十八伐衞邢人狄人二十盟邢齊人狄人十八救齊二十一侵衞書狄
襄五會戚吳人鄫人　十四會向書吳
昭五會伐吳徐人越人
彙纂朱顧氏說見夷狄稱人變文門僖十八
僖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

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首執滕子已駭觀聽鄫子會盟後至未足罪也執而用之曹不
致餼亦從罪也口血未乾而圍之以此求霸謬矣戴溪講義
僖十九年宋執滕子嬰齊　成九年晉執鄭伯　襄十六年晉執
莒子邾子　十九年晉執邾子　哀四年宋執小邾子皆不書歸
僖二十八年春晉執曹伯冬曹伯襄復歸　又執衞侯三十年衞
侯鄭歸　成十五年晉執曹伯十六年曹伯歸皆書歸
趙氏說見書歸總論
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　十一年楚執宋公以伐宋
程氏說見書執門
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　宣十年宋師伐滕
趙氏說見書伐門

僖十九年魯陳蔡楚鄭盟于齊　二十一年宋公楚子等會于盂
成二年公及楚人等盟于蜀　襄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
楚屈建等于宋盟于宋　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
盟齊張顧說會盂與汪黃賀說見宋楚爭盟門盟蜀二李焦顧
說見晉楚爭盟門
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會盂執宋公伐宋　二十二年宋楚戰泓
宋師敗績
陳同甫春秋屬辭曰與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
王應麟困學紀聞
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會于盂執宋公　二十七年晉侯入曹執
曹伯　成十五年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　昭七年楚師滅陳執
陳公子招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

執不書人蒙上變文也呂氏郝氏葉氏說見書執總論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等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冬楚人使
宜申來獻捷　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春秋文約而義明執不稱楚獻捷稱楚互見也執稱宋捷不稱
宋亦互見也非爲宋諱爲魯諱也郝敬說略行○其事著其文隱事
著者楚執之楚釋之不言可見也文隱者無楚執楚釋之文不
使夷狄得加於中國策書之體也焦竑說如綱○卓黃朱顧說見宋
楚爭盟門盟薄
僖二十一年楚執宋公伐宋使來獻捷公會盟于薄
宣十四年楚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王氏說見晉楚爭盟門宣十五
僖二十一年楚執宋公伐宋公會盟于薄　二十七年楚圍宋公
會盟于宋　宣十四年楚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高說見晉楚爭盟門宣十五
僖二十一年楚執宋公以伐宋　定七年齊執衞北宮結以侵衞
高氏說見執大夫門定七
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　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
汪氏李氏張氏說見書曰公會諸侯盟門
僖二十一年冬公伐邾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僖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家氏說見邾魯交兵門僖三十三
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　文七年公伐邾取須句
方氏高氏說見內取邑門文七
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秋及邾人戰于升陘

趙氏汸說見內敗但書戰門
僖二十二年宋戰泓敗績　二十三年齊伐宋圍緡　宋公茲父
卒　二十六年魯如楚乞師楚伐宋圍緡　二十七年楚圍宋
楚圍緡趙說圍宋焦說見晉楚爭盟門
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二十八年晉侯齊師秦師及
楚人戰于城濮　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成
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及
吳戰于艾陵
以華及夷變例條引趙子說見戰書及總論于泓城濮家氏于
邲楊氏王氏　日講方氏郝氏艾陵何氏徐氏說俱見本條下
僖二十五年楚納頓子于頓　宣十一年楚納公孫甯儀行父于
陳納而得入　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　哀二年晉納衞世
則書國

子于戚未得國而入于邑則書邑　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不克納則止書納
呂氏說見書納門莊九
僖二十五年楚人納頓子于頓　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
不名王氏說見諸侯歸國不名門僖二十五
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衛
甯速盟于向
高說見內參盟門盟洮
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　夏齊人伐我北鄙　公子遂如
楚乞師
齊孝欲繼伯而不能紹桓之業謀衛伐宋又侵伐魯以致魯乞
師于楚魯則失矣然擧之使與楚合者誰之罪乎比事書之義
可見矣葉酉充遺

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　成十三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四書晉來乞師
二劉說見乞師總論晉乞師陳方張李說見成十三條下
僖二十七年楚圍宋公會盟于宋二十八年晉伐衛公子買戍衛
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
書刺公子買二趙吳顧說見內刺大夫門
僖二十七年楚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
湛氏季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楚人救衛　夏戰城濮楚師敗績　衛
侯出奔楚　衛子盟踐土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
奔晉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三
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衛有比楚之罪伐之未為過也及齊晉盟斂盂衛侯請盟弗許
致衛人出其君則甚矣元咺相叔武聽命踐土以臣禮進之可
也列之於會待之如君致衛侯復歸移怒於叔武而殺之晉實
殺之也及元咺訟衛侯乃又以臣之訴而執君執之未幾而釋
之致衛侯復移怒於公子瑕又殺之晉實殺之也使衛之君臣
兄弟更相殘殺晉文不善處事致之也家鉉翁詳說　○家氏說又見
書大夫復歸　○衛侯元咺之事君臣之道廢矣自晉侯伐衛以
下八書衛事伯權盛而王綱隳諸侯大夫縱恣皆可見程端學本義
僖二十八年晉侯伐衛楚人救衛　僖十八年宋伐齊狄救齊
襄十年會伐鄭楚公子貞救鄭
顧氏說見書救總論　彙纂案見襄十年條下
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成十六年刺公子偃
程氏方氏說見內刺大夫門

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　哀十年吳救陳
張氏說見書救門哀十
僖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陳侯如會
一戰勝楚如天旋地轉也顧棟高偶箋
僖二十八年楚敗城濮殺得臣　成十六年楚敗鄢陵殺公子側
定四年楚敗柏擧囊瓦逃刑奔鄭
高抑崇說見殺大夫門成十六
僖二十八年夏四月衛侯出奔楚五月衛子盟踐土六月衛侯鄭
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
咺自晉復歸于衛三十年秋衛殺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君歸則臣出君執則臣歸其歸也君臣同辭是不以君臣道也臣出其君而不加討逆其國自殺之然後君得歸國是不以方伯道也張大亨通訓 ○家氏說見書復歸元咺條下 ○衛事至于殺瑕皆晉處之不善也踐土不宜列衛子宜道歸守國文劣於桓此類可見晉自是遂失衛羅喻義野編 ○衛侯之歸傳云晉人復之也晉既有復衛侯之意奈何於踐土以君禮待叔武當時元咺奉武以行不能勸武辭列致啟羣疑及武受禍又不爲武剖白乃外奔以訴君衛侯執而咺歸則其執由於元咺明矣晉文抑君而臣是助縱咺歸而立瑕咺奉武而不忠又立瑕以縱逆悖逆甚矣萬斯大隨筆 ○踐土之盟列叔武於衛而書衛子著晉文立叔武迫逐衛侯之罪書衛侯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晉執衛侯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著晉文黨臣逐君之罪華學泉疑義

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衛子盟踐土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僖三十年衛殺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趙子常說見諸侯失地名不名總論

僖二十八年夏公會盟踐土公朝于王所冬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　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夏公自京師遂會伐秦

僖朝王所爲會晉耳成如京師爲伐秦耳非其尊周之本心也書曰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書曰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伐秦可謂微而顯矣呂大圭或問 ○顧引華說見朝王門

僖二十八年盟踐土陳侯如會　襄三年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及陳袁僑盟

朱氏說見爭陳門襄三年

僖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

陳胡呂賀說見書歸門

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程子李氏說見執書歸于歸之于門直解說見自某歸門成十六

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

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

李氏說見書歸門僖三十又見書自某歸門成十六趙氏蕭氏說見不書自某歸僖三十

僖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歸于衛　成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高氏論元咺孫氏趙氏論林父見書自某歸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秋介人侵蕭

張氏說見四裔門程引胡說見書來門

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　襄十八年白狄來

孫氏覺程引胡家氏說見夷狄書來門

僖三十年夏狄侵齊　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

湛姚俞說見晉楚爭盟門

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　成二年取汶陽田

劉絢胡傳說見內取田總論張說見濟西家說見汶陽條下

僖三十一取濟西田　成二取汶陽田　襄十九取邾田自漷水

楊氏于庭說見內取田門襄十九

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　成二年取汶陽田

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

呂氏說見內取田邑門僖三十一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止書免牲不書不郊　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

乃不郊　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止書不郊不書免牲）　宣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書牛死亦止書不郊）　成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
五月不郊猶三望（書免牛又書不郊）
李方說見魯郊總論汪說僖三十一宣三條下張說成十條下
僖三十二年冬晉侯重耳卒三十三年夏葬晉文公
文六年秋晉侯驩卒冬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成十年夏晉侯獳卒秋公如晉十一年春公至自晉
洪氏說見外諸侯卒葬門僖三十三
僖三十三年晉敗秦于殽　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
要而擊之曰敗某師結陳曰戰方說見外兵書敗某門
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　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成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　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
高抑崇說見內兵書敗某孫莘老說見外兵書敗某于箕條下
陳氏說見外兵敗某箕交剛二條
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　定元年十月隕霜不殺菽
穀梁范注顧引華說見災異門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夏四月葬我君僖公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葬我君宣公
定元年夏四月公卽位秋七月葬我君昭公
踰年未葬例稱公也高氏毛氏說見卽位門文元
文元年夏晉侯伐衞衞人伐晉
歛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文元年衞人伐晉　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衞遂伐晉　哀元年齊侯衞侯伐晉

李氏說見書伐門文元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　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赤棘
汪說見內大夫會盟諸侯門成元
文二年盟垂隴士縠序諸侯下　十四年盟新城趙盾序諸侯下
黃氏說見晉卿專國門文十四
文二年盟垂隴　十四年盟新城士縠趙盾序諸侯之下　襄十六年會伐許荀偃序鄭伯之下
陳氏張氏說見土會土兵首書總論
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定八年從祀先公（不言躋閔公不言禘于僖公）
孔疏蘇氏朱氏牛氏高氏說孔氏廣森說顧引馮說見內祀門

文三年秋楚人圍江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四年秋楚人滅江
比事觀之其伐不足以懲楚其救不足以存江也（顧奎光隨筆）○陳
說見書圍門孫趙說見伐以救門
文三年冬公如晉　五年夏公孫敖如晉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
汪說見內大夫書如門文六
隱二年無駭帥師　四年翬帥師　莊二年慶父帥師　僖元年友帥師　十五年敖帥師　成二年請帥並將　是後三家專將
文年始書晉大夫帥師　宣元年始書宋鄭大夫帥師　成二年始書曹衛大夫帥師　六年始書楚大夫帥師
隱二年張說見大夫帥師門方說見總論○陳氏則通說見大夫帥師總論林葉說見文三陽處父條下陳氏傅良說見哀一

新築條下程說見成六楚伐鄭條下

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滅六宣八年楚滅舒蓼

洪說見晉楚爭盟門宣八

文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葬我小君成風　宣八年夫人嬴氏薨葬我小君敬嬴　襄四年夫人姒氏薨葬我小君定姒　定十五年姒氏卒葬定姒

陳顧諸說見書魯夫人事門定十五

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高氏說見大夫出奔門

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六年張氏自超說十六年杜氏講說見告朔門

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

歷敘宋大夫之見殺出奔來盟以著昭公見弒之由蓋臣者君之股肱股肱剪削腹心傷自然之勢也春秋比事爲後世戒程端學本義○趙氏屬辭集傳說三段萬氏顧氏說見宋大夫書官門

文七年狄侵我西鄙九年狄侵齊十年狄侵宋十一年狄侵齊十三年狄侵衛

張氏說見書侵門文七

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　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趙氏說見宋衛亂臣門文十五

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陳說見楚秦吳來聘論李說見書楚門孫說見書吳門

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十二年杞伯來朝滕子來朝

汪說見來朝門

文十一年曹伯來朝　十五年曹伯來朝

劉趙直解說見來朝門

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昭元年取鄆叔弓帥師疆鄆田

文十二張氏黃氏說襄十二高氏昭元顧氏說見莒魯交兵門

又文十二黃氏襄十二王氏說見季氏專魯門

文十四年春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文卒甫逾年嗣子在喪輒用師加大國以修須句之怨不義甚矣魯苟正言以責其不義邾人當屈也而彭生但速爲報復之舉文豈知義者哉春秋比書而兩罪俱見矣張自超宋朱辨義

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不書弗克納

高氏說見書納門莊九戴說見文十四

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蕭氏說見書納總論

文十四年齊弒其君舍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

文十八年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

魯昭姬適齊生舍爲商人所弒而反魯齊哀姜適魯生赤爲遂所弒而反齊二事一類然商人弒舍惠公之爲公子也則惡之終不曰君曰夫已氏及其自立則許襄仲之請而立魯宣公赤視其自出也見殺而不顧哀姜其姑姊妹也大歸而不恤徒以利賂故爾豈不思子赤之死猶舍之死宣之立猶商人之立哀姜之歸猶昭姬之歸乎在己則惡之在人則許之不能充羞惡

之心以至於此也齊惠見利而忘義魯宣見利而忘害也金履祥通鑑前編○子卒而夫人出則知嗣子殁於弑而不容於魯也齊弑舍而歸叔姬於魯魯弑赤而歸出姜於齊人紀絕矣日講解義

文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成十六年晉會沙隨不見公　昭十三年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

高氏說見本門文十六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　十七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說見內特盟門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六月公子遂及齊盟于郪邱

家氏說見書告朔門

文十六年楚滅庸　宣八年楚滅舒蓼

顧氏說見吳楚交兵門宣八

文十六年冬宋弑君　十七年春晉衛陳鄭伐宋夏諸侯會于扈

傳說見晉楚爭盟門

文十八年公薨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宣元年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

直解說見魯政下逮門宣元

文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季孫行父如齊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

即位未歷時踰月而速議逆女必其請昏納幣已行於前也請昏當在遂得臣如齊之日蓋將弑子赤懼齊以爲討故先爲公子接求昏約昏既定然後歸行弑立其私計必以爲惡視齊之自出而接者齊之館甥殺其所自出而立其館甥庶可平齊之怒耳不然夫人大歸之後豈無所訴於齊齊顧默不一言而反以女嫁殺我自出之公子接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

胡傳見內諱弑君門子卒○書如齊繼書子卒挾强援以弑君也家鉉翁詳說○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中曰子卒比事而自見高攀龍孔義○大歸也前書子卒繼書夫人歸于齊則知夫人之子没於弑而不安於魯也牛運震傳○子卒不地則非正命可知而繼書夫人大歸則變妾僭君庶孽簒弑而逐君母其迹皆不可掩矣方苞直解○楊說見魯政下逮門

文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

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與聞乎故也所以惡齊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程氏迥說見大夫書如門○夫人歸而行父如齊則畏齊之討可知行父之與遂同心亦可見方苞直解○弑前書叔孫介遂如齊弑後書季孫如齊著叔季與遂同謀洪咨夔春秋說○按宣十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則子赤之弑宣公之立行父實與聞乎故經書行父如齊於夫人大歸之後不貶而罪見葉酉究遺○胡傳見內卿並使門

文十八年始書內卿並使成二年始書並將襄十四年始書並會哀二年始書並盟

汪氏趙氏方氏說見內卿並使門

文十八年季孫行父如齊　宣元年季孫行父如齊

趙家楊顧說見魯政下逮門文十八黃羅說見季氏專魯門宣元

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　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　昭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　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

莒弑方說晉弑彙纂棠顧高說吳弑湛牛方葉說薛弑湛葉說見書弑門

補

隱元年天王使來歸賵　七九年再使來聘　桓四五八年三使來聘

二趙說見王使聘魯門隱九桓八

隱元年宰咺來歸賵　桓四年宰渠伯糾來聘　僖九年宰周公會葵邱三十年宰周公來聘

顧氏葉氏說見王臣門隱元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毛氏辨穀梁徐氏辨胡傳說見書魯夫人門文九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繼書翬慶父友茲敖遂歸父帥師　繼書四卿三卿二卿帥師

桓十一年柔會諸侯盟折　繼書公子結公孫敖季孫行父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貜何忌盟諸侯　繼書二卿及邾子盟

呂說見內大夫會盟諸侯總論○大夫帥師隱二年張氏說見本門方氏說見總論

隱三年尹氏卒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　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

葉氏王氏說見書世卿門總論錢氏說見書弑君門總論

隱三年尹氏卒　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

王氏說見世卿門隱三

隱三年尹氏武氏子　桓五年仍叔八年家父　莊元年榮叔

宣十年齊崔氏

齊氏陸氏說見書世卿總論尹氏公羊程胡汪惠陸洪說武氏子汪說仍叔之子胡氏　日講說崔氏公羊張趙說並見是門

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　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黃氏高氏說見王臣書某氏子門

隱四年翬帥師會伐鄭十年又會伐宋　十一年公薨

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三十二年子般卒閔二年公薨

僖二十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三十三年又伐邾　文十八年子卒

呂氏陳氏說見大夫帥師總論杜胡諸說見莊二慶父帥師條下呂氏　日講說見隱四翬伐鄭條下錢氏說見書弑總論

隱四十年兩書翬帥師　莊二年書公子慶父帥師　文二年至十八年書公子遂出使會盟凡九　宣十年至十八年書公孫歸父出使外會帥師凡七　襄七年至二十年書季孫宿出使會盟帥師凡九　昭十年至三十一年書季孫意如出使外會帥師凡四

李氏琪說見魯政下逮總論

隱四年翬帥師會宋陳蔡衛伐鄭　十年翬帥師會齊鄭伐宋

僖二十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　三十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

兩書遂帥師猶隱之世兩書翬帥師著其得兵權所以能行弑立也張自超宋朱辨義僖二十七年

桓元年春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公及鄭伯盟于越

宣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納賂請會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拜成

齊人取濟西田

曹負芻殺宣公之子自立諸侯與會于戚而執之曹人請於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亂臣賊子之所懼者天子侯伯爾諸侯而與之會是既許之爲君矣後雖有欲討者無所加兵焉鄭之會桓與齊之會宣同許田之假與濟西之賂同葉夢得傳○宣之傳曰會以定公位也春秋以來弒君簒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於晉也夫簒弒之賊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列於會而不復討仲尼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胡傳○亂賊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霸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之力足以正魯而惠分不明義利邪正之辨始許仲遂以亂魯之嫡庶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與魯桓鄭莊垂之會同張治集注○桓元年書會垂即書鄭假田所以結鄭也宣元年書會平州即書齊取田所以賂齊也與會稷取郜鼎皆同亂賊所畏不在强大而在無欲顧奎光隨筆○黃氏說見致賂門總論

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成十八年楚鄭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齊伐晉

言其故則不書自某也趙氏說見書自某歸總論

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十六年公會宋衛陳蔡伐鄭

莊五年公會齊宋陳蔡伐衛六年衛侯朔入于衛

書入不書納蘇氏陳氏說見納諸侯不書門莊五

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　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入于晉入于曲沃　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定十二年叔孫州仇隳郈季孫斯仲孫何忌隳費　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李說並愚按見謹强都之害門總論胡傳見桓十五年條下王

方麓說見襄二十三年條下王伯厚說見定十三年條下

莊三年公次于滑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及齊人狩于禚

莊三十年師次于成齊人降鄣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汪氏說見書次總論

莊四年夏齊侯葬紀伯姬　昭九年冬葬陳哀公

紀已亡而書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存陳也此聖人之情見諸行事者也顧炎武日知錄

僖四年春會伐楚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僖十二年冬會于淮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定四年春會召陵夏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皆在會別遣將也高氏說見內兵不書主帥門僖四

僖四年盟召陵八年狄伐晉　二十六年戰城濮三十年狄侵齊

高氏閌說見書狄門僖三十年

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　二十一年楚子執宋公以伐宋

宣九年宋人圍滕　十四年楚子圍宋

直解說見宋楚爭盟門僖十九

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　哀十一年公會吳伐齊

顧氏說見齊魯交兵總論

僖二十八年秦師會戰城濮　秦人會于溫　二十九年秦人盟于翟泉　三十年晉秦圍鄭　三十三年晉敗秦于殽　文十六年楚秦巴滅庸

圍鄭顧說殽張說滅庸唐顧說見晉楚爭盟門顧氏說又見秦晉交兵門僖二十八戰盟二條下

僖二十八年晉宋齊秦戰城濮　文十六年楚秦巴滅庸

顧說見攘楚總論呂說見秦晉交兵門宣二
僖二十八年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二十九年盟于翟泉
程氏分紀說見桓文總論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京師冬公孫敖如
齊
汪氏說見書如齊
僖三十三年晉敗秦于殽　文十六年楚秦巴滅庸
張氏尚瑗顧氏奎光說見秦晉交兵總論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二年會晉盟垂隴　三年叔孫得臣
會伐沈十一年敗狄于鹹　六年季孫行父如陳如晉十二年帥
師城諸鄆　六年公子遂如晉至十八年如齊見經凡九

趙氏說見魯政下逮總論
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君三年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君晉人等會澶淵宋災故
方氏高氏說見會盟書所為門文三
文二年盟處父八年會趙盾晉大夫特會盟以名見　宣十五年
會齊高固成二年會楚公子嬰齊列國大夫皆書名　文二年諸
侯盟垂隴晉大夫以名見　成十五年鍾離衆會齊盟皆書名
文三年伐楚救江晉大夫以名見　宣二年戰大棘宋華元鄭公
子歸生六年侵陳衞孫免皆書名　成二年戰鞌七大夫皆書名
方說見內大夫會盟外大夫門成十五又見書人總論葉說張
說見伯國大夫主會盟門文二張說見征伐門文以前卿將稱
人總論書人門文以後外卿書名書人總論

文三十三年襄三年書公如晉朝而遂盟　襄二十九年杞子來盟
汪說見朝而遂盟門文三
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十三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十六年宋人
弒其君杵臼
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十八年晉殺其大夫胥童
晉弒其君州蒲
焦引惡說見書弒門成十八
文七年公子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十七年諸侯會于扈
曰請許胡方高說見書曰諸侯門文七方說又見文十五
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　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
家氏說見書魯夫人事門文十八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四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五目錄

比事屬辭書法

前後一事或事異義同比屬之義宣公至哀公末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五

錢唐張應昌學

○比事屬辭書法

前後一事或事異義同比屬之義宣公至哀公末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夏季孫行父如齊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宣公在疚而首遣大夫逆昏所遣者又同惡之大夫書之所以著敬嬴襄仲之逆謀與齊元之黨惡也蓋請昏割地其謀皆在遂與得臣如齊之時故即位未幾而有逆女之行無何又有割地之事春秋書即位即繼書逆女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又書季孫行父如齊書公會齊侯于平州書公子遂如齊書齊人取濟西田魯結齊援齊輔魯逆詳錄之以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討也夫如齊而歸弑其君者公子遂也逆女亦遂也割地以賂亦遂也春秋備書以見始終皆此一賊之所爲誅齊也治魯也誅襄仲也備觀而義俱見家鉉翁詳說○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不書其故已而十月子卒則遂及得臣如齊之意可見矣此年書季孫行父如齊而不書其故已而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行父如齊之意可見矣程端學本義引王氏○子赤卒夫人歸公即位逆女于齊又會齊侯齊人取田雖欲不疑於人不可得也呂本中集解○胡氏汪氏說見內大夫書如門如齊非聘行父遂條下張氏洽說見得政下逆門宣元○觀濟西田之取而逆臣得免於討之故可知矣二卿之聘婦姜之歸平州之會皆以貪而動於惡可知矣方苞直解○會齊拜成而篡弒之位定齊取濟田而黨弒之功成傳曰定公位又曰爲立公故聖人誅賊之義

羅然姜炳璋讀左補義 〇上書公會齊侯下書齊人取田其事顯然可見桓元年上書公會鄭伯于垂下書鄭伯假許田與此正相類但彼乃鄭脅取此則魯自納賂耳葉酉究遺 〇按顧氏奎光說與葉氏意同見前桓元年

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　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稱國稱人與書殺同說見本門

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張氏說見書放門

宣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

牛氏說見外取田邑門

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

哀八年齊人取讙及闡齊人歸讙及闡

高氏說見外取田邑門宣元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冬楚人鄭人侵宋　襄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十一年楚子鄭伯伐宋

張氏說見大夫帥師門襄十

宣元年楚侵陳遂侵宋晉救陳伐鄭二年晉宋衞陳侵鄭楚侵鄭四年五年楚再伐鄭六年晉衞侵陳八年楚伐陳九年晉會扈伐陳楚伐鄭晉救鄭十年晉宋衞曹伐鄭楚伐鄭十一年楚陳鄭盟辰陵

楚侵陳沈說晉侵陳直解說晉伐陳李引謝說救鄭陳說伐鄭陸說盟辰陵季程說見晉楚爭盟門

宣元年秋晉趙盾帥師救陳伐鄭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二年秋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襄二十四年齊崔杼帥師伐莒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齊崔杼弒其君光

胡氏銓說見大夫帥師門襄二十四

宣元年晉趙盾救陳宋公等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定八年齊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高氏說見救不書門定八會師兩條方氏說見書會師門

宣二年秋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

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趙鞅歸于晉

春秋書趙盾弒其君又書趙盾侵陳書趙鞅叛又書趙鞅歸晉皆責其君不能討非誅其弒誅其叛而又開之也姚舜牧疑問

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昭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直解說見書戎門昭十七

宣四五九十年五書公如齊公至自齊　成三四十十八四書公如晉公至自晉

家汪說見公至門成三年

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趙氏說見書伐門宣十一

宣公五如齊仲孫蔑一如京師　襄公五如晉叔孫豹一如京師

顧氏說見內大夫書如門如京師後論

宣七年衞孫良夫來盟成三年又來聘及盟　成七年孫林父奔晉十四年自晉歸于衞十五年會鍾離襄二年兩會戚五年會吳

莒道七年來聘及盟十四年衞侯出奔齊林父會戚十九年林父
伐齊二十六年入于戚以叛
張氏自超說見晉卿專國門襄二十六馬氏姜氏論孫氏專衞
見宋衞亂臣總論家氏說見成七年條下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李說宣八毛說昭十五見內祀門趙氏屬辭說見樂制門宣八
宣八年夏夫人嬴氏薨　九年春公如齊
襄二年夏夫人姜氏薨　三年春公如晉
范氏張氏說見公如門
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　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胡傳見書狄門成九

宣八年楚師伐陳九年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直解說張氏說見爭陳門
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十一年楚
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萬氏說見殺大夫門宣九
宣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公如齊公至自齊
天王之喪魯不奔不贈而爲齊奔喪悖也春書公如齊公至自
齊曾未數月又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備書所以貶也春秋於魯
之大惡每備書以見義不加貶斥而義自見此類是也家鉉翁詳說
宣十年四月齊侯元卒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成十年五月晉
侯孺卒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　襄二十八年十二
月楚子昭卒二十九年王正月公在楚五月公至自楚皆諱送葬其實不沒

汪氏戴氏說見魯公奔喪送葬門宣十襄二十九
宣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　成十年五月晉侯獳卒七月公如晉
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　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卒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
襄三十一年六月公薨十月滕子來會葬　定十五年五月公薨
邾子來奔喪九月滕子來會葬
戴說見公如總論襄三十一陳說定十五直解說見列國來奔
喪會葬門趙說見諸侯以事來門
宣十年夏四月齊侯元卒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六月公
孫歸父如齊　葬齊惠公
書公如齊見公不奔天王之喪而奔齊之喪書歸父如齊葬齊
惠公見公不會天王之葬而會齊之葬無王甚矣程端學本義引胡銓
宣十年夏齊侯元卒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成四年春鄭伯堅卒冬鄭伯伐許
定三年春邾子穿卒冬邾子盟于拔
葉氏顧氏說見嗣君未踰年書爵非禮門總論
宣十年夏齊侯元卒公如齊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秋季孫行
父如齊冬歸父再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戴說見齊來聘
宣十年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秋又帥師伐邾取繹冬又如齊
十一年又會齊伐莒十四年又會齊侯于穀十五年又會楚子于
宋十八年如晉還自晉奔齊　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赤棘二
年季孫行父等會晉及齊戰于鞌　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
女十五年會鍾離十六年出奔齊
張氏說見魯政下逮門宣十宣十八成十四

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十一年又會齊人伐莒　十四年又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又會楚子于宋

汪氏說見魯政下逮門宣十一

宣十年秋大水　冬饑　十五年秋螽　冬蝝生饑

張氏說見災異門十五年饑

宣十年秋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胡氏說見內大夫書如門

宣十年冬饑　十五年冬饑

趙氏胡氏張氏說見災異門

宣十年楚子伐鄭十一年入陳十二年圍鄭滅蕭十三年伐宋十四年圍宋

李氏說見書楚門宣十三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辰陵冬楚子入陳十二年春楚子

圍鄭

張氏說見晉楚爭盟門圍鄭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所謂討賊者仗義而往奉辭而伐誅其人定其國而去之已無所利焉是之謂討今楚莊聽孔甯儀行父之邪謀以詐而襲陳以利而出師縣其土不能得則納其首禍之人始乎詐終乎悖春秋書殺書入書納不與楚以討賊之義也楚莊有意爲陳討賊即辰陵之會召徵舒而戮之陳無事矣乃於既盟之後遽興掩襲之師入陳而遂縣之仗義以濟利假信以行詐春秋之所甚惡也是役也楚以諸侯之師伐陳春秋不書楚人伐陳直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言徵舒不待兵而可取也繼書楚子入陳言徵舒已死楚猶入陳其志不在徵舒也又繼書納甯行父于陳言其黨惡崇姦以亂濟亂也家鉉翁詳說○楚子殺徵舒若能誅賊而出于正者由納二臣觀之楚子殺徵舒正爲二臣殺之非爲討賊殺也楚子之情於是不能逃矣高閌集注○陳有弒君之賊天子諸侯與陳之臣子不能討而蠻夷討之據跡而觀人情所許也然視其所以者當觀其所由楚莊之殺徵舒似義而其心之所由來者非義經書楚殺徵舒於前書入陳納甯行父於後蓋不待察其微而其心之所由來者顯矣程端學本義○楚之入陳聽公孫甯儀行父之訴志在納二臣也陳既受盟逾時而卽以兵臨之欺其不備以爲必得陳之計也春秋書入陳于殺徵舒之後書納二臣于入陳之後所以著伐巳服納亂臣之私張自超宗朱辨義○張說又見書入○殺徵舒巳書于前則入陳爲納二子而巳經書甚

明羅喻義野編○二子導君於淫以致弒亡之禍宜爲陳人所不容而楚子納之是以討賊始而以納姦終也比而觀之楚子之功罪彰矣牛運震傳○未入國而先討賊不可謂非動於義既討賊而復入國不可謂非動于貪一公一私瞭如矣高嵣然釋經○繼入書納則知二子召楚師以求復也又知楚藉二子以堅其服也又

○孫氏說見書入門黃氏汪氏說見書納門

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程氏朱氏說見書楚門方氏張氏說見稱人以殺討賊之辭辨門郝氏說並見兩門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夏晉及楚戰于邲

王氏介之說見書圍

宣十二年晉楚戰邲晉師敗績　哀十一年齊吳戰艾陵齊師敗績

直解說見外兵書敗績總論
宣十二年晉宋衛曹同盟淸丘宋伐陳衛救陳
胡程張說見晉楚爭盟門
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趙嚴張說見內特會門
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
李說見晉楚爭盟宣十五
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戴氏說見晉楚爭盟門成二年
宣十五年宋及楚平 晉霸始衰 昭七年暨齊平 晉霸益衰 定十年及齊平十一年及鄭平 晉失霸
惠氏說見書平總論
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十三年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方氏說見大夫相殺總論
宣十年十五年書饑襄二十四年書大饑
桓三年書有年宣十六年書大有年
戴岷隱說見災異門大有年
宣十五年初稅畝　成元年作邱甲　哀十二年用田賦
日講說見田賦門哀十二
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　成五年杞叔姬來歸
文十四年齊人來歸子叔姬
胡杜張劉說見內女外適門書來歸文十四

宣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　冬公薨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家氏說見季氏專魯門
成襄以後書宋華氏向氏專政亂國事　昭定之間書宋樂氏及鞏公子專政亂國事
沈氏棐論見宋衛亂臣總論
成公之初季孫行父盟晉聘晉會晉戰齊以後季氏常結于晉
成十五年宋華元奔晉又會于鍾離以後華氏常結于晉
襄二十七年宋向戌會于宋以後向氏常結于晉
成三年衛孫良夫會戰鞌七年林父奔晉以後孫氏常結于晉
家氏說見宋衛亂臣總論
成二年魯四卿戰鞌　六年二卿侵宋　昭十年三卿伐莒　定八年二卿侵衛　哀二年三卿伐邾
顧氏奎光說見魯政下逮門成二
成二年取汶陽田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石氏汪氏說見內取田門成二
成三年鄭公子去疾伐許四年鄭伯伐許九年鄭人圍許十四年鄭公子喜伐許十五年許遷于葉
高氏張氏說見爭許門成十五
成三年夏鄭公子棄疾帥師伐許　冬鄭伐許　四年春鄭伯堅卒　冬鄭伯伐許
鄭三伐許罪自見矣況居喪乎 程端學本義
成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昭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　定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定十二年公圍成
程引葉說見內邑書圍總論

成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章氏潢說見日月褒貶辨總論

成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晉衛聘魯如荀庚孫良夫公孫剽荀罃春秋皆兩事比書以著魯之事晉衛居其間亦以著衛助晉伯之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四年宋華元來聘　五年仲孫蔑如宋　魯宋同盟蟲牢　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直解說見宋魯交兵門成六

成五年仲孫蔑如宋　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汪說見內大夫書如門聘宋

成五年十一月天王崩十二月諸侯同盟蟲牢

襄元年九月天王崩邾子來朝衛晉來聘

襄二十八年十二月天王崩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汪氏說見天王崩葬門成五

成六年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家氏說見書侵門

成七年衛孫林父（十五年）宋華元（襄二十七）衛鱄（二十八）衛石惡皆出奔晉

成十五年宋魚石（襄二十）蔡公子履陳黃（二十四）陳鍼宜咎皆出奔楚

趙木訥說見大夫出奔總論張氏方氏說見陳黃條下

成七年衛孫林父出奔晉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襄十四年衛孫林父會于戚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昭二十年宋華亥等出奔陳二十一年宋華亥等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春宋華亥等自宋南里出奔楚

衛孫甯逐其君而叛恃晉主之也宋華向劫其君而叛恃楚主之也逆無黨莫濟其逆姦無朋莫容其姦春秋於朋姦黨逆之罪尤嚴方宋三大夫奔陳以叛乃楚所封奔之可得楚助釋君而臣是助太宰犯既以諫楚子亢不衷以獎亂人末又以拒還越使無楚主之何至跋扈猖獗出入國都如入無人之境哉始書奔陳繼書自陳入又書出奔楚其入也有所助其出也有所受深討主叛之罪也叛臣莫或主之庶不敢輕動於惡（洪咨夔春秋說）

成七年冬衛林父出奔晉　十四年夏自晉歸于衛　十五年冬會鍾離　襄二年秋會戚　冬再會戚　五年夏會吳于善道　七年冬來聘及盟　十四年夏衛侯出奔齊

自成七年書林父出奔晉十四年書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又見於鍾離善道之會又來聘而遂盟而終之以衛侯出奔則權臣逆命晉厲黨惡皆可爲後世鑒（程端學本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十五　前後一事比屬之義　十一

成七年吳入州來　昭十三年吳滅州來　二十三年吳敗六國于雞父　二十四年吳滅巢　三十年吳滅徐　定四年吳入郢

成七殿朱說昭（廿三）顧說（廿四）胡洪說（十三）黃說並見吳楚交兵門

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九年伯姬歸于宋衛晉齊三國來媵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張氏自超謂志五國邦交之合也說見內女外適門

成八年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晉欲伐郯而聘魯知郯爲魯之昏姻也伯姬雖來歸魯與郯之好未絕也然晉聘於魯而伐魯所與之國魯屈於晉而從晉以伐己所與之國晉之強魯之懦皆見使上不先書士燮來聘則

似魯以伯姬來歸之故有怨於郯而伐郯出於魯志矣（張自超宗朱辨義）○魯於晉難役不從何必先聘而後會伐蓋歸汶陽田于齊二三其德諸侯皆有貳心故先遣燮來道伐郯之意以嘗魯魯請緩師微示不滿燮設辭以恐動之遂連齊邾為是役其志重在於合齊魯而假郯以行也（洪咨夔春秋說）

成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等伐秦秋公至自伐秦

公為伐秦故如京師也故曰晉乞師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伐秦以惡之（呂本中集解引劉敞孫復）○上書晉乞師下書會晉伐秦則為晉可知（李廉會通）○上書公如京師明春秋以朝王為重使不違於禮而世道有所防下書公至自伐秦明諸侯為伐秦而出使不失其實而後人有所考（鄭玉闕疑）○書如不書朝著其慢也所以正

事君之義以如為本事伐為後事嚴其防也所以存尊君之禮以伐秦致誅其意也所以明忠君之誠一事而三致意焉雖大倫以詔後世其旨遠矣（御纂直解）○家氏孫氏徐氏牛氏張氏說見尊王書法門高氏說見朝王門呂氏說見前僖二十八年葉氏說見書遂門王氏說見公至門

成十三年會伐秦曹伯盧卒于師十五年曹伯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張氏自超說見書執諸侯門

成十五年春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負芻之宜討已久而晉必使列於盟然後執使異日得藉以為復國之本既執之後又不為曹置君使負芻得以巧自為謀是知晉侯迫於諸侯之請國人之望不得不執初非誠於討惡今之歸于京師乃為異日歸自京師地也春秋書執於盟之後又挈晉侯於盟執之間不以諸侯同執為辭深探其心矣（洪咨夔春秋說）○張氏洽說見執諸侯門

成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十八年復入于彭城　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二十三年復入于晉　三十年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方氏說見書入門（襄三十年）

成十五宋魚石奔楚十　昭二十宋華亥向寧華定奔陳二十　又自宋南里奔楚　定十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奔陳

陳氏汪氏高氏說見大夫出奔門成十五

成十五年會吳鍾離襄五年夏魯衛會吳善道秋諸侯會吳人于戚十年會吳于柤

會戚許張直解說會柤趙卓張陳袁纂說見晉楚爭盟門

成十五年晉會吳鍾離　襄三年楚嬰齊伐吳

襄十十四年晉會吳于柤向　十四年楚公子貞伐吳

趙氏說見吳楚交兵門襄三年十四年

成十六年秋晉會沙隨不見公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叔孫僑如出奔齊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刺公子偃

家氏說見季氏專魯門○魯君臣久積於外以僑如之譖也今僑如之譖既敗不遂而奔故晉釋行父而盟之公歸而刺偃僑如之黨也則公之不見與行父之執皆僑如之譖明矣經文情狀昭然（趙鵬飛經筌）

成十六年會沙隨不見公　經有執行父僑如出奔刺公子偃之文

昭十三年盟平丘公不與盟　前後有邾莒訴乃復執意如之文

張氏方氏說見書不見公不與盟門
成十六年會沙隨不見公晉執季孫行父　昭十三年盟平邱公不與盟晉執季孫意如
汪說見執大夫門昭十三方葉說見季氏專魯門昭十三
成十六十七年王臣會伐鄭三　定四年王臣會侵楚
趙子常說見王臣會伐總論
成十八年襄三四八年四書公如晉
汪說見公如門襄八
成十八年春公如晉夏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洪氏說見晉來聘
成十八年襄元年八年十二年書晉來聘四
同上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鄭取宋邑與宋叛臣守之以逼宋其惡甚矣書楚鄭伐宋鼉書魚石之入以著其惡　姚辨枚疑問
成十八年冬齊崔杼盟虛朾　襄元年夏齊崔杼次鄫　二年冬齊崔杼會戚　二十四年秋齊崔杼帥師伐莒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　夏齊崔杼弒其君光
胡氏銓說見大夫帥師門襄二十四○崔杼之弒其處心積慮蓋二十有五年而後發其始也同盟于虛朾代君而盟次于鄫代君而會則專盟會之權矣其漸也會苟㽦而城虎牢其益恣也帥師而伐莒伐魯則竊威福之柄矣一旦動於惡而人始知其弒君不知其非一日之積也　程端學本義
襄二年夏夫人姜氏薨　秋葬我小君齊姜　四年秋夫人姒氏薨　葬我小君定姒
家氏說見書夫人薨葬門襄二年
襄二年夏晉宋衛侵鄭冬會于戚遂城虎牢　十年秋會伐鄭冬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張氏自超說見邑繫國不繫國門襄二
襄二年夏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冬衛孫林父再會于戚　五年夏林父會吳于善道　七年冬林父來聘及林父盟　十四年夏衛侯出奔齊
衛衎出奔逐君之賊未有主名故於前後因事以著甯殖孫林父使讀者知二人之專師專會而衛衎之所以出奔者罪有所歸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年秋會于戚　冬再會于戚遂城虎牢

晉悼老成持重謀定事舉書再會戚以見成謀之定遂城虎牢以見集事之速　洪咨夔春秋說
襄二年列國大夫兩會戚十四年會向又會戚又會伐秦
二年會戚張說會向陳謝說十四年會戚戴說會溴梁胡傳見伯國大夫主會盟門
襄三年至八年四書公如晉襄二十一昭二五年三書公如晉　襄昭間書大夫如晉九
直解說見公如門襄二十一
襄三年鄭伯同盟雞澤十年秋十一年夏秋三伐鄭會于蕭魚
張說見晉楚爭盟襄十年
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等已未同盟雞澤陳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章說見日月襃貶辨總論

襄二年夏盟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　四年冬陳人圍頓　五年冬楚伐陳會救陳　七年冬會于鄬陳侯逃歸

陳成公背楚從晉聽命于會知所嚮矣至哀公乃與圍頓之師挑楚人之怒及會于鄬諸侯方急陳而又效匹夫之事脫身逃去其與不中禮甚矣書如會見其背楚從晉書圍頓見其無故而怒楚書逃歸則又背晉而從楚矣君子不滿於哀焉 劉基誠意伯集 ○盟雞澤趙謝說會鄬直解張姜說見晉楚爭盟門

襄四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人會于戚　六年莒人滅鄫

程氏說見書滅

襄五年會戚列吳　十年會柤殊吳　哀十三年黃池書會及

高說見殊會門哀十三

襄五年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卒六年冬季孫宿如晉　十九年八月仲孫蔑卒二十年正月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二十三年八月仲孫速卒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已則或殯或葬或卒哭而治事君迫以金革之事必不得已則既練而行之今此三臣者皆未練而從政又皆代其父爲卿非迫於時君之命亦非悉有金革之事是所謂以喪從利者是所謂世卿者乘弱君執國命並時相踵而世不以爲非 張大亨通訓

襄七年城費　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顧氏說見魯政下逮門襄十五

襄七年夏城費　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定十二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襄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昭二十六定十二年而書公圍成

汪李說見城築門襄七程本義說見謹强都之害門定十二

襄七年城費　昭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　定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季孫宿無故役民城費不過欲强私邑以弱公室也豈意至於意如而南蒯據之以叛叔弓帥師圍之有如敵國其效豈不深切著明矣乎君子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上毋以使下觀季孫所爲可爲不能事君者之戒矣南氏之世爲費宰猶季氏之世爲魯卿也南蒯之欲出季孫猶季氏之欲偪其君也國卿動衆環而攻之向日之溝池雉堞反爲他人之守出爾反爾不可誣也書城費於襄之世又書圍費於昭之世屬詞比事原始知其終矣 劉基誠意伯集 ○襄七朱氏說定十二程郝說張氏尚瑗說見謹强都之害門

襄七年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公會晉侯等于鄬陳侯逃歸

季黃方姜說見爭陳門會鄬

襄八年至二十五年書莒伐我東鄙四圍邑一邾伐我南鄙二齊伐我北鄙七圍邑四

葉氏說見內被兵總論

襄八年莒伐我東鄙十年又十二年又圍台十四年侵我十六年會溴梁晉執莒子二十年仲孫速會莒盟于向

八年十二年張氏十四年趙氏二十年直解張氏說見莒魯交兵

襄八年鄭人侵蔡　十一年鄭公孫舍之侵宋

張氏說見爭鄭門襄十一

襄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宋　秋會伐鄭戍鄭虎牢　十

一年夏鄭公孫舍之侵宋　會伐鄭同盟亳城北　秋楚子鄭伯
伐宋　會伐鄭會蕭魚
童氏說見爭鄭門盟亳北
襄十年盜殺鄭三卿　昭二十年盜殺衛縶　哀四年盜弑蔡侯申
方氏說見書盜總論
襄十年盜殺鄭三卿　哀四年盜弑蔡侯申　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
不書其君其大夫孔疏見盜殺門襄十
襄十一年楚執鄭行人良霄　十八年晉執衛行人石買　昭八
年楚執殺陳行人干徵師　二十三年晉執我行人叔孫婼　定
六年晉執宋行人樂祁犂　七年齊執衛行人北宮結
書行人趙氏葉氏說見書執大夫總論
襄十二年冬公如晉　十三年公至自晉

見公在外不朝正於廟也高閌朱注
襄十四年夏衛侯出奔齊　冬衛孫林父會戚　二十六年春衛
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衛侯衎復歸于衛
衎之出下書林父之會盟衎之歸上書林父之叛則知當國逐
君者爲孫甯而孫爲首惡矣方苞直解　春秋之義當以上下比事
而見始也書衛侯出奔繼書會于戚而孫林父在焉則知爲强
臣所逐矣終也書甯喜弑剽孫林父叛繼書衛侯復歸則知復
歸之由甯喜矣王樵輯傳　上書衛侯出奔齊下書會孫林父于
戚則衛君之出于孫林父林父之謀定新君諸侯之釋君助臣
皆可知矣錢祖督五溯　張氏說見晉鄭專國門朱氏說見諸侯出奔
門襄十四年
襄十四年夏衛侯出奔齊　冬衛孫林父會于戚　十五年夏衛
甯殖會伐許
經雖不書出君者是冬林父會諸大夫於私邑則知以出君而
求定於諸侯矣明年甯殖會伐許則知殖亦與之同罪矣方苞直解
襄十五年至十八年書齊伐我六　十八年同圍齊
十五年李張說十八年許說直解說見齊魯交兵圍齊馬氏說見齊晉
交兵
襄十五年至十八年齊伐我六　十四年莒侵我一　十五十七年邾
伐我二
襄十八年同圍齊　十六年會湨梁晉執莒子二十年仲孫速會
莒盟于向　十六年會湨梁十九年盟祝柯晉兩執邾子取邾田
自漷水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
張氏自超說見邾魯交兵門襄二十年伐邾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
帥師城成郛
前書齊侯圍成公救成至遇言救之之緩而成爲齊所毀也此
書二大夫帥師城成郛城之於既毀之後也寇之未至也無先
事之備及其見圍救之又緩逮其去乃城之魯之所以自治其
國者於此可見矣家鉉翁詳說　御纂方氏說見魯政下逮門
襄十五十六年兩書齊圍成　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兩書公圍成
李氏說見書圍門襄十五
襄十六年會湨梁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諸侯十有一惟此書以歸
昭十三年盟平丘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執大夫十有四惟此書以歸
方氏高氏說見書執諸侯門襄十六
襄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二十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

伐鄭　二十六年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日講說見爭鄭門襄二十六
襄十九年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季孫宿如晉
書邾田明非魯之舊也書自漷水明其取之多也公至而後取
田是魯獨取之非諸侯之罪也取田而後宿如晉是取田爲重
拜師爲輕也詳書之而魯之徇利可見矣朱朝瑛略記
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　哀二年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師氏說見內取田門哀二
襄十九年秋齊殺其大夫高厚　二十五年夏齊崔杼弒其君光
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秋齊陳乞弒其君荼
陳氏說見後卷五十七哀六年
襄二十一年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昭五年公如晉莒

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三十一年公在乾侯黑肱以濫來奔
黃氏說見以邑叛門襄二十一余氏說見季氏專魯門昭五
襄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　冬會于商任　二十二年冬會
于沙隨二十三年冬晉人殺欒盈
欒盈之罪不及於國而范氏之怒本以其私至於勤諸侯作盟
會以錮之盈得衆心而外不容於諸侯內不復其國邑逆亂之
謀自是而作蠱疾之已甚之過也自古操國者依勢作威倚法
以削弱不蔽此如漢王允不赦郭汜唐盧攜不容黃巢其禍畢
之極至於天下板蕩而不可復抹可不慎乎張大亨通訓　○賀說二
條馬氏姜氏說見晉卿專國門襄二十一
襄二十三年春杞伯匄卒夏葬杞孝公　昭五年秋秦伯卒六年
春葬秦景公

姜氏說見外諸侯卒葬門昭五
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慶氏叛楚圍陳而陳殺二慶比
事書之則二慶見殺之由可見矣趙汸集傳
襄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十五年公救成至遇
胡傳見書救總論
襄二十三叔孫豹救晉諸侯救伯主　哀七年鄭駟弘救曹諸侯自相救　哀十年吳救陳夷狄救中國
趙氏金鎖匙說見書救總論
襄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三十年鄭人殺良霄不書大夫
殺欒盈公羊傳彙纂案殺良霄胡傳葉說見稱人討賊之辭辨
門郝氏孫氏說見殺不書大夫門兩條下

襄二十五年夏齊崔杼弒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秋諸侯同盟于重丘
晉伐齊齊弒莊公以求成晉許之同盟于重丘弒君惡之大者
晉不能討賊定亂宜乎大夫日熾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弒
以著其惡孫復尊王發微　○晉再會諸侯于夷儀將以伐齊也晉之再
謀伐齊者齊搆叛臣亂晉因以伐晉而取朝歌也欲報朝歌再
會夷儀而不克伐者齊以莊公之弒悅晉以納賂請成也朝歌
之怨可以不報弒君之賊不可以不討乃爲報怨而來反見弒
君而去是十二國之諸侯爲晉討叛侯而崔杼之弒君亦爲晉
誅叛侯矣天理王法至此不且澌滅殆盡哉故春秋書崔杼弒
君於前書同盟重丘於後事不可掩而罪無所逃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十五年秋衛侯入于夷儀　二十六年春衛甯喜弒其君剽

哀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東說見弒君門哀六○喜爲衞獻弒剽乞爲陽生弒荼春秋書
弒賊雖其人不自爲必以禍所從發爲之所以誅其意姚舜牧疑問
襄二十五年秋衞侯入于夷儀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衞甯
喜弒其君剽　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衞侯衎復歸于衞
獻公之奔林父逐之甯喜弒剽以納獻故林父懼而叛先言辛
卯剽弒後言甲午衎歸見衎待弒而歸也衎前年入于夷儀今
剽弒四日而復歸此待弒而歸可知也孫復尊王發微○林父之逐君
也春秋書衞侯出奔而逐君未有主名此於甯喜弒剽之後衞
衎復歸之前書林父入戚以叛而後林父逐君之罪幷著矣不
然二月辛卯剽弒越四日甲午衎歸林父卽倉猝加戚而叛之
形未著使既書衞衎歸衞而後書林父以戚叛則或疑林父以

他故不悅於衎衎迫之以叛而不見逐衎之爲林父矣惟書叛
于剽甫弒衎未歸之間而後可以知衎之出林父出之剽之立
林父立之治林父之叛衞幷以治林父之逐君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剽者孫甯之所私立衎者孫甯之所同逐殺其所私不得辭弒
背其所逐不得辭叛所謂亂臣賊子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賀仲
軾歸義○經於甯喜書弒君於孫林父書叛所以正其臣於衞侯
先書出奔以明其自取後書復歸以明剽之簒所以正其君四
者立而君臣大義確然矣趙佑稚案○王氏說見前十四年
襄二十五年六月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張氏說見書伐門
襄二十六年衞甯喜弒其君剽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衞侯衎復
歸于衞公會晉人等于澶淵晉人執衞甯喜

趙張說見晉楚爭盟門會澶淵趙郝直解說見執大夫門
襄二十六年春衞甯喜弒其君剽　二十七年夏衞殺其大夫甯喜
剽非正也而喜以爲君是其君也不得以反正之辭與之喜賊
也而衎以爲臣是其大夫也不得以討賊之辭與之李光地榕村語錄
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等城杞　昭三十二年仲孫何忌
會晉韓不信等城成周
張說見晉楚爭盟門城成周李說見外城門城成周
襄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等城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來聘役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晉使魯歸田故書杞子來盟於
士鞅來聘之下高閌集注○城杞之下書來聘來盟私親之意著李廉
會通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以公使人者無私感之情以公愛人者無私

報之禮晉主夏盟諸侯所當聽役也然用諸侯之力以興天下
之利則諸侯不以爲惠而晉亦不以爲賜今率諸侯以城其母
黨之國則使人實私惟私於使人而中有所不安既用其力則
不能無感於心故士鞅來聘焉杞以先代之後諸侯所當恤也
然使其誠逢患難急在朝夕則諸侯恤之所宜先而杞侯亦有
所不必報今杞無患晉侯以己之戚率諸大夫城之則愛人爲
私惟以私愛之則杞不得無報於人故杞子來盟焉書城書聘
書盟而公私之情見矣趙鵬飛經筌○伯主以天下私其親故命使
施禮爲可鄙而屈身要信爲可賤也既城之後士鞅來聘拜城
杞子又來盟拜田此事以觀則其以不義動人而有不慊於心
可知矣劉基誠意伯集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

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呂氏說見書吳總論
襄三十年夏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冬葬蔡景公
昭十九年夏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葬許悼公
高氏說見書弒門昭十九
襄三十年夏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冬葬蔡景公
張氏說見外諸侯卒葬門
襄三十年五月宋災宋伯姬卒秋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張氏說見內女卒葬門
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　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　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沈氏說見王子王臣出奔總論

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十月子般卒　文十八年二月公薨十月子卒　襄三十一年六月公薨九月子野卒
趙氏說見季氏專魯門襄三十一
昭元年書陳公子招會虢八年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又書楚執陳公子招放于越
穀梁義張氏方氏說見書諸侯弟兄門昭八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書去疾入而展輿奔即知展輿爲簒弒之賊而去疾能討賊也然書去疾入于前而書展輿奔于後又以知去疾不急于討賊而終佚賊也萬斯大隨筆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昭公五書如晉而復傷其見拒於晉也兩書如晉次乾侯傷其不得入于晉也書至猶不失其國也書次則止於是無可復之道矣凌稚隆測義引王樵○昭二年葉說二十三年牛說見公如書復門
昭二年方顧說二十三年家氏說見季氏專魯門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穀梁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如晉而納之是明公季孫之不若也而晉侯之惡亦見孫復尊王發微○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皆見矣胡傳○晉人飾詞以非伉儷辭公而季孫往致襚服則受之是重在季孫之來

不以公至爲重也比書其事晉人抑揚之意見矣葉酉究遺
昭公之編書大雩七大雨雹二星孛一日食六地震二鸜鵒來一
胡傳見災異雩旱門昭二十五
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
見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也章黃圖書編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陳侯溺卒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陳人作亂罪在一招楚不能討而縱之于越干徵師何罪而以爲首惡乎蓋楚靈因陳亂以爲利賊殺不辜欲以震怖陳國殺人以行其詐者也春秋先書招之罪繼書干徵師之死繼書孔奐之死言當討者縱無罪者死也過與招同爲亂招其首也既

正招首惡之罪復正過同爲亂之罪乃爲從者死而爲首者放
著失刑也家鉉翁詳說○家氏說又見爭陳門○楚之討陳以招之
殺偃師也招之殺偃師以陳侯之欲廢立也覆宗之禍起于內
嬖奉吳之師由於奪嫡然則非楚之能滅陳也陳自滅爾余懋學繹
測○夏徵舒之亂楚莊誅其惡反其君得討罪之禮故先書楚
人殺陳夏徵舒後書楚子入陳公子招之亂靈王縣其國絕其
祀因人之禍而利焉故先書楚師滅陳後書放招殺孔奐徐廷垣管
窺○討罪乃放其首惡而殺其黨失刑也先書滅陳楚之志惟
在滅陳而已矣顧棟高刑賞表引華氏說○繼殺世子書陳侯卒知陳侯蓋
寵留屬招而並無意於殺世子招妄意殺之其迹明矣陳世服
楚立君必告而楚怒殺其使故留懼而奔留稱公子對上世子
言殺者世子奔者公子而殺嫡立庶之迹著矣三公子經書各

異招目弟過目大夫則知留爲奪嫡之公子矣留奔於殺徵師
後又知留之奔懼楚非懼招招之殺世子立留非自立矣高澍然釋
經○張氏說見繫詞門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　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楚子葬之也不書者互見也上書楚滅陳下書楚子在陳郝懿行說
畧

昭八年楚師滅陳執招殺奐　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

張氏說見書楚門

昭八年秋蒐于紅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諸說見魯政下逮門季氏專魯門

、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
蔡　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虔誘殺蔡般圍蔡八月既滅而虐用其世子嗚呼滅國者有
矣未有若是之酷者聖人書誘書殺書圍書滅書用之極楚之
誅所以傷中國也趙鵬飛經筌

昭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
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
子有以歸用之

上書誘殺蔡侯下書圍蔡著其志在滅國不在討賊也上書會
厥慭下書滅蔡罪諸侯也姚舜牧疑問○師氏說見書滅門會厥慭
汪說見不書救門圍蔡張說見晉楚爭盟門又見楚滅蔡門

昭十一年楚滅蔡　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　二十一年蔡侯朱
出奔楚　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于楚

昭二十一　洪氏說二十三年家氏說見楚滅蔡門

昭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不書南蒯叛　定九年盜竊寶玉大弓不書陽虎
叛　定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不書侯犯叛

昭十三方氏毛氏定九方氏定十程氏說見內叛不書門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
棄疾殺公子比

先書公子比弒君後書棄疾殺比則棄疾謀弒而假比以爲之
驅除不可掩矣程端學本義引王貫道○比不能守死不立而爲棄疾之
所脅則比立于楚而虔不得不縊于乾谿矣書曰楚公子比自
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著虔之所以縊由比之立也然棄
疾豈誠欲立比哉以己幼次於比非先立比不足以服國人故
會立比以逼之書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著比之自殺由棄

疾之諉也姚舜牧疑問○先言歸後言弑孫說見書歸門姜張高說
愚按見書弑門
昭十三年秋會平邱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冬公如晉
至河乃復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繼書意如至自晉見魯君與意如相出入
於晉也傳謂意如譖其君使不得遂於晉此其實也家鉉翁詳說
昭十四年秋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家氏說見書殺門
昭十五年冬公如晉　十六年夏公至自晉
成公七月如晉三月至襄公十一月如楚五月至皆以送葬而
留公此行往返久涉謂以邾莒之事止公既釋季孫不應復以
爲公罪盖晉君幼弱六卿傲恣悠悠待公不省歲月之遷也晉
以悠悠待公而不恤其困魯以悠悠待公而不急其歸洪咨夔春秋說
昭十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秋郯子來朝
公如晉如楚如宋如齊君臣轍無停歲而朝聘之自外至者無
幾君庸臣僭國勢日削宿交舊好望望不顧而小邾及郯能相
繼朝魯不以盛衰強弱爲之變可不謂賢乎觀小邾穆公能答
賦郯子能對官名則皆習從事於學宜其知禮好義也洪咨夔春秋說
昭十八年夏邾人入鄅　十九年春宋公伐邾
繼邾入鄅而書宋伐邾與宋公之討罪也時晉已失霸強陵弱
大侵小莫之或禁邾裁爾國間鄅之不備襲其國執其君據有
其土晉不能治而宋治之春秋以是襃家鉉翁詳說○季說見書入
昭十九年五月甲子地震　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汪氏張氏說見災異本門

昭二十年冬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
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甯華定
自宋南里出奔楚
洪氏說見大夫以叛門
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
自宋南里出奔楚
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等自陳入于蕭以叛十四年宋公之弟辰
自蕭來奔
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汪氏顧氏高氏說見大夫出奔門昭二十
昭二十二年夏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不先言王室亂則劉單以王出不知其事之端而疑於大惡矣
故先書之方苞直解
昭二十二年王室亂二十三年晉人圍郊二十五年晉會十一國
大夫于黃父三十二年會城成周
會黃父高趙熊毛說城成周趙王說見晉伯餘蘊門
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於書天王居狄泉之下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天位既定而子朝
之立爲簒分明可知矣天王之居狄泉爲子朝之黨所逐亦分
明可知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曰天王居曰尹氏立一嫡一庶之辭也
戚通啓五測○宋無名氏說見書王室亂門
昭二十三年秋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二十六年冬天
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先書天王居于狄泉而後書立王子朝先書天王入于成周而

後書子朝奔楚者由嗣君不正故亂臣得以乘之及能反正然
後罪人竄跡皆上之人有以召之也高閌集注○家氏任引王氏說
見書王室亂門昭二十六
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　二十九年公至自乾
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
乾侯
二十五年胡孫家高諸說二十九年胡任張說三十一年孫說
並見魯公出奔書唁門
昭二十五年秋齊侯唁公于野井　冬齊侯取鄆
書唁公則無仗義納公之心書取鄆則無奉公還魯之志病齊
之飾小節而忘遠略也余懋學劌○唁公洪氏說公居于鄆謝氏
說見季氏專魯門

昭二十五年冬宋公佐卒于曲棘　二十六年春葬宋元公　二十七年冬曹伯午
卒　二十八年春葬曹悼公　二十八年夏鄭伯甯卒葬鄭定公　又秋滕子
甯卒冬葬滕悼公　三十年夏晉侯去疾卒秋葬晉頃公　三十一年夏
薛伯穀卒秋葬薛獻公
顧氏高氏說見外諸侯卒葬門昭二十八年三十年
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　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闞
吳氏說見內取內邑昭三十二條下
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　二十九年鄆潰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
忌帥師圍鄆　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齊取鄆季說見外取內邑門圍鄆高說見內邑書圍門
昭二十六年公會盟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鄆　二十七年兩書公如齊公至自
齊居于鄆

張氏說見季氏專魯門昭二十七
昭二十六年冬天王入于成周　三十二年冬會城成周
顧氏說見書王室亂門李氏說見書外城門
昭二十七年冬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
次于乾侯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以不見恤於齊而求晉晉以公安於齊不之納齊於魯甥舅
之國晉於魯同姓之邦魯之事兩大又皆有過無不及而患難
傾危曾不見恤晉於天王有難猶待告急而後動安能急魯邪
前之會扈謀納盍其僞今之晉公境上則其情也公徘徊躑躅
越歲始返猿窮狼疐情狀畢見高張來唁唁其不受於晉也名
爲唁實揶揄之也公不堪其揶揄復投晉晉之不我受如故也

於是進退不能而終於乾侯矣晉齊之不義同而晉之黨臣拒
君其罪重於齊春秋直書其事著晉之惡至於此極也洪咨夔春秋說
昭二十八年書公如晉次于乾侯　三十年至三十二年書公在
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公薨于乾侯
陳氏說見季氏專魯門會適歷
昭三十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夏晉侯使荀躒唁
公于乾侯
公孫于齊未知罪人之所在也晉侯使荀躒唁公而意如先會
荀躒于適歷則意如懼討要晉人阻其納公之迹顯然矣方苞直解
○高氏童氏說見季氏專魯門孫氏說見出奔書唁門○荀躒
先會意如而後唁公晉定之失義猶之晉頃也晉臣之黨强猶
之齊臣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三十二年吳伐越　定五年於越入吳

趙氏說見吳越交兵門昭三十二

昭三十二年十二月公薨于乾侯　定元年夏四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七月葬我君昭公

王氏樵說見即位門定元年

昭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死于客殯而定公受國意如之情事顯然矣觀槐高偶筆十一公不行即位禮者仍書春王正月惟定公不書正月

趙氏屬辭說見即位門定元年

定三年春邾子穿卒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邾子即位未踰年與魯大夫為會迫於魯而出非獲已也書邾人之喪繼以仲孫之盟責魯也家鉉翁詳說

定四年春王二月陳侯吳卒三月陳子會召陵　六月葬陳惠公

見陳侯冒殯出會也高閌集注

定四年會召陵侵楚沈頓胡與會　是年蔡滅沈　十四年楚陳滅頓　十五年楚滅胡

滅沈趙子常滅頓趙木訥滅胡諸說並見書滅

定四年會召陵盟皋鼬蔡滅沈六年鄭滅許

許氏說見書滅定六

定四年秋楚人圍蔡冬蔡以吳及楚戰吳入郢五年歸粟于蔡

汪引胡說見不書所會門定五年引石說見書歸物門

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五年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宋氏高氏說見晉卿專盟門定五

定四年冬吳楚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吳入郢

黃氏說見吳楚交兵門

定五年於越入吳　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　哀十三年於越入吳

哀元年傳載吳敗越事不書

張氏說見吳越交兵門哀十四

定六年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哀七年秋公伐邾以邾子益來

哀八年春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自晉失霸後鄭虐許魯虐邾宋虐曹至滅之而後已無霸之害如此高澍然釋經

定六年鄭滅許　哀八年宋入曹

顧氏說見爭許門總論

定六年鄭滅許　哀元年許從楚圍蔡

張氏顧氏說見爭許門

定六年公侵鄭八年公侵齊　十年及齊平十一年及鄭平

直解說見書平門定十一

定六年公侵鄭　八年再書公侵齊

六年俞說八年方說見魯政下逮門

定六年公侵鄭　八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張氏說見書侵門侵衛

定六年城中城至哀五年城毗書城邑七

葉氏家氏說見魯城築門哀三

定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　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十五年齊侯衛侯次于渠篨哀元年齊侯衛侯伐晉

李說見外特盟門定九年任說哀元年汪說見齊晉交兵門
定七八年兩書齊國夏帥師伐我　八年兩書公侵齊
七年　日講說八年許氏說見齊魯交兵門
定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侯衛侯盟于沙八年衛侯鄭伯盟于
世濮十年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齊衛鄭會于安甫十四年公
會齊侯衛侯于牽齊侯宋公會于洮
盟鹹許陳說盟沙張說會安甫家高說會洮家張說見外特參
盟會門會夾谷趙說見齊魯交兵門
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夏再伐
齊晉圖伯今日求之鄭明日求之衛强人從我屢書其事見其
無能爲也姚舜牧疑問○家氏說見齊景爭霸門盟鄭衛又見齊魯

交兵門七年伐我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王氏夫之說見內祀門
定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十三年次于垂葭十五年次于渠蒢
嚴氏張氏說見書次門定九
定十年春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平以釋兩君之怨會以通二國之好既平矣而講好於壇坫是
誠春秋之美事也昭七年暨齊平叔孫婼如齊涖盟定十一年
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則是既平而加之以疑爾既平復疑何
足言好哉今定公既及齊平而兩君會於夾谷禮也趙鵬飛經筌
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之役以二卿帥師而齊見伐侵齊之役以定公親帥而齊
猶見伐夾谷之會孔子雍容數語而齊懼歸侵疆威重於三軍
利加於萬乘可見用師之不如用人而任勢之不如任理明矣
惜魯不終用孔子也余懋學蠡測
定十年夏秋兩書叔孫仲孫圍郈十二年叔孫墮郈季孫仲孫墮費
公圍成
章說直解說見魯政下逮門墮二邑條下方說見圍成條下
定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再書
日講說見魯政下逮門
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宋公之弟暨仲佗石
彄出奔陳
定十四年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衛北宮結來奔衛世子
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張氏說見公子大夫出奔門定十四
定十年秋宋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宋公之弟辰暨
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春秋每於一國之事而再三書者深致意焉耳自此兩年間書
宋事凡五見而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春秋所以責景公也宋
公以嬖臣暨子之故使其母弟公族一朝俱奔始終備書之不
如貶斥而義自見矣家鉉翁詳說○宋景以樂溷之譖失樂大心以
向魋之嬖失公子地而一弟二卿皆隨之奔君不君也辰佗彄
地大心之叛臣不臣也助寡而親戚叛瘠乖而家人睽公之失
道可知使辰于廷兄之小嫌能忍則奔叛大隙何自而成乎前
連書出奔罪在公後特書及叛罪在辰佗彄地大心則從叛者

也陳曹則助叛者也洪咨夔春秋說○觀春秋屢書而宋公之不能其家國致其弟其臣出亡樂大心之乖覺奸詐公子地之忍棄其君辰之不善處兄弟之間忘君臣之義而忍爲叛仲佗石彄之不勝爲大臣陳與曹之納亡助叛具見姚舜牧疑問

定十二年叔孫隨郈季孫仲孫隨費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張說見公至門

定十二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三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四年秋衛公孟彄出奔鄭

春秋歷書彄帥師而繼以出奔以見君假臣以兵權禍之所由起也程端學本義

定十二十三年再書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家氏高氏說見書伐門

定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兩書叛張引李說洪朱說鞅書歸洪朱馬說並見晉卿專國門

論趙鞅胡傳陳氏二王毛方說論荀范王張說並見以邑叛門

胡邦衡陳顧說見書歸門

定十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戍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衛侯逐戍併其黨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戍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今戍也怙寵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濟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從始傳載蒯聵謀殺南子事劉氏辨之是也蓋蒯聵欲以野外所聞爲其君告而輕淺不善爲謀反爲夫人所先以是而逐書三大夫之奔遂書太子逐衛亂已成而靈公猶不悟其後子據國而抗其父臣稱兵以伐其君大亂幾亡可不懼哉家鉉翁詳說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出奔張氏高氏牛氏說書納　日講葉氏高氏說並見世子門

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蒐無公會有公何也以會有公知蒐亦有公也不書者公不與也郝懿行說畧

定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十五年春邾子來朝夏邾子來奔喪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邾魯不相爲下有自來矣今中國無霸諸侯擅兵魯之強家且將不利於邾故邾子來會復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甚矣而哀二年季氏卒興師夷其國春秋備書之責魯也家鉉翁詳說○

哀元年伐邾家氏說見大夫帥師門張氏說見魯政下逮門

定十五年邾來朝來奔喪　哀元年仲孫伐邾　二年三卿伐取田二卿盟　三年二卿圍邾　六年仲孫伐邾　七年公伐邾以邾子益來

定十五姚顧說哀元高氏二年石氏三年李氏六年高氏七年薛氏說見邾魯交兵門又哀七方說見魯政下逮門直解說美氏洪氏說見季氏專魯門

定十五年姒氏卒葬定姒　哀十二年孟子卒

著季氏之罪說見夫人薨葬門定十五書魯夫人事門哀十二
定十五年冬城漆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季
孫斯等帥師伐邾　六年春城邾瑕　七年秋公伐邾入邾以邾
子益來
城漆而明年伐邾取其田城瑕而明年入邾虜其君漆則庶其
來奔我得而後城之瑕則我未取而徑城之强梁益甚春秋說世咨夔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伐邾　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伐邾取田　三年冬叔孫仲孫圍邾　六年冬仲孫伐邾　七年
秋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哀六年冬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秋宋人圍曹　八年春宋公
入曹以曹伯陽歸
魯之於邾宋之於曹其必欲虜其君而牧其地一也故春秋不

以怨魯而以魯事宋事比書屢書以齊其罪張自超宋辨義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圍邾　六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七年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
來
方氏說見書入
哀二年三卿伐邾取田　二卿與邾子盟
家氏說見魯政下逮門
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三年春齊國夏衛
石曼姑帥師圍戚
納戚父伐子也圍戚子拒父也父子之倫斁矣兩書見衛之所
為衛與晉齊之所為衛者皆罪也姚舜牧○孔子曰必也正名疑問

乎蒯聵書衛世子此正名之義也曰于戚見衛人之弗納世子
也曰圍戚見衛人之又助輒以拒也是皆不知正名之義者也
故春秋謹之余懋學經測
哀二年冬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
于吳　四年春盜弒蔡侯申
陳氏說見弒君門晉弒州蒲
襄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　哀四年盜弒蔡侯申
王氏說見書閽門總論
哀四年盜弒蔡侯申　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
高氏說見書盜門哀十三
成十五年晉執曹伯歸于京師　僖二十八年晉執曹伯畀宋人
哀四年晉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陳氏岳高氏閌說見執書歸于門哀四
哀六年夏叔還會吳于柤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十年春公會
吳伐齊　十一年夏公會吳伐齊　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趙氏鵬飛說見吳晉爭盟門哀十二馬氏說見魯政下逮門哀
十一會柤張氏說會鄫張氏湛氏直解說黃池呂氏說見中國
夷狄特參盟會門
哀七年秋公伐邾以邾子益來　八年春吳伐我　夏齊人取讙
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冬齊人歸讙及闡
甚矣魯之不義而無謀也邾事魯甚恭乃無故伐之虐其民而
囚其君及吳見伐不能復邾而為城下之盟及齊取邑請師而
始歸邾子既無字小之仁又乖事大之義余懋學經測○三卿並將

取邾之田君自將虜邾之君至于陳恒弑君請討若弗聞也豈非畏強陵弱惡之甚乎（胡銓春秋解）○先書吳伐我又書齊取二邑然後書歸邾子於邾則是畏吳懼齊而歸之也（又）○按經書公入邾以邾子益來繼書吳伐我又書齊人取讙及闡繼書歸邾子益于邾又書齊人歸讙及闡屬辭比事大義昭然左氏乃以康子妻妹之事當之此與桓公侵蔡爲蔡姬蕩舟之事相類當以經爲正（程端學三傳辨疑）○取之復以歸之善之也然吳伐我齊取邑然後歸邾子益于邾則非善之也易曰小人不威不懲（牛運震傳）

○黃袁張說見邾魯交兵門

哀七年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八年吳伐我齊取讙闡歸邾子益于邾齊歸讙闡　十年公會吳伐齊

顧氏張氏說見齊魯交兵門哀十

哀七年宋圍曹鄭救曹

家氏說見宋滅曹門

哀八年吳伐我　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

汪德輔王方麓方望溪說見內被兵門

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　冬齊人歸讙及闡

齊取二邑要魯以存邾故春秋於取邑之後即繫之以存邾魯既歸邾子齊即歸侵疆春秋與齊以存亡之義也左傳以爲季姬嬖故來歸侵疆誣矣（家鉉翁詳說）○魯施無道於邾吳爲邾討至爲城下之盟齊與邾有甥舅之好遂伐取二邑魯懼兩強之合乃歸邾益于邾非知過也外迫之也所以取禍也魯歸邾君齊歸魯邑亦非爲義不爲利也魯成于吳必將挾吳以臨齊急歸所取亦以紓禍也其後公再會吳伐齊雖得邑前憾猶未平也是亦歸邾子歸讙闡皆出於不得已故其辭同（洪咨夔春秋說）○書歸邑於歸邾子之後明著魯之見迫於齊而歸邾君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哀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秋宋公伐鄭　十年夏宋人伐鄭　十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　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宋取鄭師之後繼伐鄭者再鄭不切切與校靜以俟機會之來及向巢圍嵒踰年師老矣鄭遂取之腹背夾攻全軍覆沒猶前日鄭師之在雍丘也以此施者以此報書法無異辭以示作不順施不恕之戒（洪咨夔春秋說）○許翰說（哀九）趙鄭說（哀十三）見取師門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　十一年夏公會吳伐齊

兩年之間書公會吳伐齊者再責魯深矣魯爲不義入邾執其君以齊來討而歸之既歸之而挾此爲憾導吳伐齊至再是固

強家所爲而公自將而出豈得不責公（家鉉翁詳說）

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十三年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十有二月螽

彗孛凡三見而今于東方在衆星皆沒大明將升之旦未有烈於此時者也蝝蜚螟螽屢書而今十三月之間爲害者三未有數於此時者也且俱見於一年書之見憂患斯世之切（洪咨夔春秋說）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五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六目錄

比事屬辭書法

前後二事或事同義異比屬之義隱公至文公末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六　　錢唐張應昌學

○比事屬辭書法

前後二事或事同義異比屬之義隱公至文公末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十一年公薨

歐陽公曰始終書曰公非攝矣說見書卽位門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及宋人盟　二年莒人入向鄭人伐衞

三年葬宋穆公　五年初獻六羽

屬編卽見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蕭氏說見魯僭禮總論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君薨聽於冢宰之時而隱桓卽盟會書之其惡自見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七年公伐邾

桓十七年春公會邾儀父盟于趡秋及宋人衞人伐邾

陳鐵山說見邾魯交兵總論戴氏說見桓十七年條下

隱元年春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七年秋公伐邾

元年盟蔑七年伐邾比事而觀善惡著矣鄭玉闕疑○黃說見會盟

總論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　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　襄二十年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

戴氏說見書克門

隱元文五年天王來歸賵　文元五年來會葬　隱七九年桓五八年僖三十年宣十年來聘　莊元文元年成八年來錫命　定十四年來歸脤

僖二十八年公兩朝王所成十三年如京師　僖三十年文元九年

宣九年昭二十二年內卿大夫如京師

胡傳說見王使聘魯總論趙說見內大夫書如門如京師後論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三年武氏子來求賻

仲子之賵天王來歸天王之賻武氏來求比而觀之可傷矣御解頤通○書武氏子求賻譏魯不奔天王喪也然諱其文不沒其實元年大書天王歸惠公仲子之賵為魯不奔天王喪罪案也魯喪而王賵賓來王喪而魯賻不至前後對舉魯罪無可避者華希閔延祿闗集○二事對看仲子之卒也天王賵之冢宰實來及天王之崩魯不赴弔助喪致來求賻天王失其為上魯失其為下矣顧奎光隨筆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五年考仲子之宮

汪堯峰說見書魯夫人事門

隱元年秋及宋人盟于宿　三年冬齊鄭盟石門　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夏公會齊盟艾　八年秋宋齊衛盟瓦屋　九年冬公會齊于防　十年春公會齊鄭于中丘　夏翬會齊鄭伐宋公敗宋師取郜取防

春秋之初魯宋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自鄭輸平離宋魯之黨通齊魯之交將藉援以逞己之欲比事以觀鄭莊之情可見姚舜牧疑問○季氏說見內特盟門隱六高氏閱張氏溥說見宋魯交兵門隱十

隱元年秋及宋人盟于宿　十年會伐宋公敗宋師取郜防

觀前之盟後之伐不加貶而義自見是謂比事見義家鉉翁詳說

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　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方氏高氏說見內女外適門成八

隱二年伯姬歸于紀　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

莊元年王姬歸于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

莊元年家氏十一年趙氏說見王姬下嫁門

隱三年三月天王崩　八月宋公和卒十二月葬宋穆公

魯不會天王之葬而葬宋公此觀文見義不待貶絕也高閌集注

隱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

齊楚爭鄭之勢成於莊僖之世而其機萌於隱桓之時春秋書石門之盟者謹鄭從齊之始也書于鄧之會者謹鄭懼楚之始也趙汸金鎖匙

隱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瓦屋陳止齋張天如說見外參盟于蒲趙說見書胥命

主兵首書　如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書以師　如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孫氏葉氏說見書以師總論

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救邢夏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僖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說見一事再序列國不再序列國門

隱四年宋伐鄭五年伐鄭圍長葛六年取長葛十年及齊魯戰入郕伐戴　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

錢氏論與夷以好戰而弒說見書弒總論

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瓦屋
家氏說見主會首書門隱八
隱四年衛人殺州吁　桓六年蔡人殺陳佗　莊九年齊人殺無知
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顧說見書胥命論
隱四年衛人立晉　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　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　桓十一年突歸于鄭　莊二十四年赤歸于曹
直解家氏張氏葉氏說見書立門隱四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夏公會齊侯盟于艾
齊乃鄭之與國鄭來輸平而不書及鄭平是猶未許之平也齊
以是求盟于公而公會之高閌集注
隱七年夏城中邱秋公伐邾　九年夏城郎　十年夏會伐宋
許氏趙氏說見書魯城築門隱九

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桓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　僖二十八年公子遂如齊
高說見書諸侯弟兄門隱七洪說見不書兄弟門公子友條下
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三年再聘　莊八年齊無知弒
其君詳見
錢氏說見書弒總論
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　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不書使　後書王使來聘同
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　毛伯求金同
祭叔程氏說見王臣不書使按武氏毛伯亦當以非王命例之
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趙子常說見書滅門
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莊三十二

年齊侯來獻戎捷　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葉說數條見外臣奉命之事變例書君門
隱十年翬會伐宋公敗宋師　襄十七年齊侯伐我齊高厚伐我
趙說見書伐門襄十七
隱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八年郕
降于齊師十年宋人遷宿　莊十年齊師滅譚十七年齊人殲遂
方氏說見書滅莊十
隱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莊十年齊師滅譚
呂氏說見書入隱十一
隱十一年齊佐鄭入許　桓五年鄭借齊如紀
顧氏說見爭許門入許
隱十一年公薨　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　桓五年蔡人衛人

陳人從王伐鄭
家氏說見書弒門桓二
桓元年春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二年春公會齊侯
等于稷以成宋亂夏取郜大鼎于宋
宋弒君而公成其亂取郜鼎公弒隱而鄭會于垂假許田魯之
亂亦鄭伯成之也不書為內諱也鄭與公之求賂一也書之異
辭內外之分然也楊時龜山集　○黃氏說見致賂門總論
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成十八年晉殺其大夫胥童晉弒其君州蒲
宋先書弒而後書及晉則以殺大夫書於弒君之前蓋變幸之
臣導君於昏亡其身以及其君故並治其罪也日講解義
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襄十四年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衞孫林父等于戚不書成衞亂
萬氏說見會盟書所爲門○愚按萬氏以會戚不書成衞亂比
疑辨析是也黃若晦以桓元年會垂不書成魯亂亦見會盟書所爲門則
非也桓之會垂宜之會平州本國臣子安得書所爲邪然雖內
辭不書而比事以觀其成亂之迹自不可揜此所以爲微而顯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
定十年齊侯衞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
趙顧說見外特會總論
桓二年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
杞弱則脅以兵戎强則邀以禮比事以觀亂賊之行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齊

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公至自齊夫人
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閔二年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
王氏樵說見魯娶夫人門桓三
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　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毛氏顧氏說見齊滅紀門遇垂
桓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昭二十六年公圍成
高氏說見君將書君門
桓五年秋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哀元年秋齊侯衞侯伐晉
春秋之所以始也爲天下之無王也春秋之所以終也爲天下
之無伯也春秋之初周爲天下之共主而鄭伯不朝至勤王之
伐則天下無王之禍鄭實爲之也春秋之終晉爲中國伯主而
齊景不服至伐盟主則天下無伯之禍齊實爲之也趙汸金鎖匙

桓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衞　成
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
程子齊氏趙氏說見王師總論
桓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衞
呂氏說見王師總論
桓五年蔡衞陳從王伐鄭　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　僖二十
六年公以楚師伐齊　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
孫氏說見王師門
桓六年子同生　莊三十二年子般卒
不稱世子毛氏惠氏說見內書世子生門
桓六年子同生　成九年伯姬歸于宋如宋致女三國來媵
顧亭林說見內書世子生門

桓十年齊衞鄭來戰于郎桓十三年及齊宋衞燕戰莊十年齊宋
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皆不書伐我至莊十九年始書伐我
方氏說見內被兵門莊十九
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衞　莊二十四年
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昭十四年莒子去疾卒莒殺其公子意恢　二十三年莒子庚輿
來奔
趙氏屬辭說見不書復歸門莒庚輿條下
桓十一突歸于鄭　莊九齊小白入于齊皆不言
莊二十四赤歸于曹　哀六齊陽生入于齊自某
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高氏說見書自某入門昭元

桓十一年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曹赤歸于曹　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鄭世子偃師陳公子留出奔鄭

高氏張氏說見諸侯之子書公子門陳國昭八年

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不書復

毛氏說見不書復歸門

桓十一年鄭忽　僖九其君之子奚齊皆未踰年變文不稱子

僖九宋子二十五衛子二十八陳子　定四陳子皆未踰年稱子

桓十一蘇呂張說僖九諸家說見嗣君當書子不書門

桓十三年公會紀鄭及齊宋衛燕戰　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　十五年公會宋衛陳于袲伐鄭　十六年公會宋衛陳蔡伐鄭

張氏自超說見以師門桓十四

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胡氏蘇氏孔氏說見諸侯之師不序門

桓十五年春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桓八年之閒王三遣使來聘恩禮厚矣崩則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之存也干戈歲相尋卒則會葬如禮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見矣汪克寬纂疏引王葆○天王崩不奔喪齊僖卒而往會葬春秋有事在此而義在彼者此類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桓十五年春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葬齊僖公五月公會齊侯于艾　邾人葛人牟人來朝　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六年春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莊三年夏五月葬桓王

案此一見魯桓不奔王喪而會齊葬二見魯桓以嘉禮會齊侯于艾會宋蔡衛於曹三見諸侯之伐國不已四見桓王崩於此年而葬於六年之後也屬辭比事爲春秋敎皆此類也程端學本義

桓十五年三月天王崩莊三年五月葬桓王

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葬我君僖公

黃氏說見天王來會葬門

桓十五年夏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

鄭莊吞噬許國入其國逐其君可謂人欲橫流矣身沒之後二子爭國許叔因其亂得還其舊都非天道之昭昭乎知天道如是則肆其欲者可以戒矣此春秋書許叔入許之義也黃仲炎通說

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方說見書入門張說見諸侯兄弟書字駁辨門桓十五

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

焦氏說見書歸門

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　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高抑崇說見書滅門僖二

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自櫟侵鄭殺子儀厲公歸皆不書

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

趙說見書復歸門衎書復歸突書入趙葉說見不書復歸桓十五

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

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二十六年衛侯衎復歸于衛

張氏方氏李氏說見書入門鄭突入櫟
桓十五年會于袲伐鄭　定四會于召陵侵楚
襄十一年伐鄭會于蕭魚
陳氏說見會盟變文書事實門會蕭魚
桓十七年春正月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夏五月及齊師戰于奚
又　二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八月及宋人衛人伐邾
齊魯正月盟而五月戰邾魯二月盟而八月伐黃之盟自齊渝
之趡之盟自魯渝之盟果足恃邪參賀仲軾歸義余懋學蠡測　○許張說見
邾魯交兵門
桓十七年春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汪氏說見內特盟門
桓十八年夏公薨于齊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冬王姬歸于齊

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王姬歸于齊比而書之忘親釋仇之罪
著矣　御纂直解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　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邾
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
二趙汪氏說見書魯夫人事門文十八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　後書夫人會齊侯享齊侯如齊師諸事
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邾　繼書夫人薨于夷齊人以歸
汪說見書夫人孫門莊元
莊元年春夫人孫于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僖元年秋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冬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直解說見書魯夫人事門僖元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　冬王姬歸于齊　二年秋齊王姬卒

冬夫人齊氏會齊侯于禚　莊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　秋紀季
以酅入于齊　四年春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莊四年冬公
及齊人狩于禚　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莊五年冬公會齊
伐衛　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主王姬之後而會禚卿會齊伐衛紀亡不救之後而享祝邱狩
禚之後而如齊師親會伐衛來歸衛俘之後而會防會穀然則
夫人齊侯之無忌憚皆視魯人之柔懦庸劣而後恣意以行也
間事以書罪魯人者至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張說又見書魯夫人事
門莊二年
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三年溺會齊師伐衛　五年
公會齊伐衛

張氏洽論莊公不讎齊而伐無罪小國李氏廉論莊公借讎黨
惡並見書伐門
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三十二年子般卒慶父如齊
胡傳見內大夫書如
莊三年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宋公卒去年十二月桓王崩于桓十五年三月
陳氏深說見天王崩葬門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莊公可以狩則文姜亦可以如師人責莊公不能治其母夫公
且不能自治而顧能治母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僖五年晉人執虞公
蕭氏說見不書滅門莊四
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葉說見外大夫不書使門莊六〇按此是微稱人卿稱名之例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九年冬浚洙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
蜮二十五年夏二十六年冬日有食之二十八年冬築郿大無麥
禾二十九年春新延廄秋有蜚冬城諸及防三十年九月日有食
之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三十二年春
城小穀
春秋書築七公有其四書輿作九公有其三書無麥苗無麥禾
皆見於莊公之世何邪十二公臺池苑囿之役莫多於莊公日
食大水蜚蜮多麋之災皆備於莊公天人感應不誣矣劉基誠意伯集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秋及齊師戰于乾時十年春公敗齊師于
長勺
書公伐齊則公猶能伐也書公及齊師戰則公猶能戰也書公

敗齊師則公猶能敗齊也詳書之見其非無能爲而甘心忘父
之讐爲大不孝也顧奎光隨筆
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齊人取子糾殺之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張氏說見書入門哀六
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齊人取子糾殺之　哀六年齊陽生入于
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弒其君卓不書惠公之入
張說同上
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　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汪氏說見書入總論家氏說見哀六條下

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　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昭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殺公子世子不稱君說見本門莊九高戴說又見書殺公子門
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　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酅
陳氏遷鶴說見齊魯交兵門僖二十六
莊十年春宋人遷宿秋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冬齊師
滅譚譚子奔莒
遷宿遷國之始滅譚滅國之始而荊敗蔡虜其君卽於斯時蓋
中國自相吞併然後荊蠻得以蠶食土國顧奎光隨筆〇三國皆不
仁而荊猾夏爲惡齊滅國爲甚齊桓行事近於熊貲矣張溥四傳斷
莊十年至僖二年書楚敗蔡入蔡伐鄭侵鄭事僖四年來盟召陵
僖十七年齊桓卒後書楚盟齊執宋公伐宋圍陳納頓子伐齊取穀圍

宋救衞事二十八年敗城濮
文元年楚商臣弒君晉不討三年楚圍江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六年晉襄卒九年
楚伐鄭十年次厥貉
呂顧高趙唐說見晉楚爭盟門文九楚伐鄭文十次厥貉
莊十年荊敗蔡　成七年吳伐郯
黃說見吳晉爭盟總論
書敗其師又書獲其君將莊十荊敗蔡師以蔡侯歸僖元魯敗莒師
獲莒挐宣二戰大棘宋敗獲宋華元昭二十三吳敗六國之師胡子沈
子滅獲陳夏齧哀十一戰艾陵齊敗獲齊國書
書獲其君將不書敗其師僖十五戰韓獲晉侯襄八鄭侵蔡獲蔡燮
彙纂案見書敗又書獲門宣二
莊十荊敗蔡師以蔡侯歸　昭二十三吳敗六國之師胡子沈子滅

僖十五晉侯及秦伯戰獲晉侯君獲而師未敗也非君獲不書師敗也
穀梁徐氏顧氏說見外戰不書敗績門
莊十荊敗蔡以蔡侯獻舞歸　僖十五晉侯及秦伯戰獲晉侯
張氏說見秦晉交兵門又名不名說見失地名門並見僖十五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冬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三年齊人滅遂
獻舞為楚所虜齊桓若弗與聞而猶用師以滅鄰近小國且蔡
君雖虜而蔡未亡譚子雖奔而譚竟滅齊之惡甚於荊蠻也比
事以觀春秋之義可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汪說見書滅門
莊十年齊師滅譚　十三年齊人滅遂　三十年齊人降鄣　閔
二年齊人遷陽　僖元年齊師等救邢城邢　二年城楚丘
自齊桓有國以來滅譚滅遂降鄣遷陽莫不悉書以著桓之併

呑小國然則存邢蕪衛豈有救難卹患之真心哉可取則取之
以擴其土不可取則存之以示其義功過之不相掩也張自超宗朱辨
義閔二年○汪氏說見書遷門閔二
莊十年齊師滅譚　十三年齊人滅遂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四年單伯會齊侯等于鄄
柯之盟桓假信以服魯鄄之會桓假義以服宋滅譚遂以示威
而以二國信義繼之霸術不純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莊十十三齊滅譚遂　僖二十八晉執曹伯衛侯　襄十晉滅偪陽
汪氏說見書滅襄十
莊十二年秋宋萬弒其君捷　冬宋萬出奔陳　十三年春齊侯
宋人等會于北杏　十四年春齊陳曹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齊桓合諸侯定宋亂也然桓苟能於弒君之時舉兵討之則不

勞告諭天下翕然宗之不待今日而會矣肯宋萬奔陳而繼之
以書會見桓公失幾於始也張洽集註○呂說見齊楚爭盟門伐宋
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　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
陳氏說見內大夫不書剌門閔二
莊十三年齊宋等會北杏十四年又會于鄄十五年宋齊伐郳十
六年宋齊伐鄭同盟于幽　僖二十一年宋楚盟鹿上會盂二十
七年楚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二十八年晉執曹伯畀宋人晉宋
等戰楚城濮盟踐土　宣十三年楚伐宋十四年圍宋十五年公
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及楚平　成十八年楚鄭伐宋宋魚石入
彭城　襄元年會圍宋彭城　襄二十七年會晉楚于宋盟于宋
程氏顧氏論春秋加意于宋見霸國總論李氏說見晉楚爭盟
門僖二十七年楚圍宋又見成十八年楚鄭侵宋

莊十三年齊侯等會于北杏
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楊氏說見齊楚爭盟門會北杏
莊十三年春齊宋會北杏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戴氏說見齊楚爭盟門盟柯顧氏說見十四年伐宋
莊十三年夏齊人滅遂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黃氏說見齊楚爭盟門盟柯
莊十四年荊入蔡　僖四年齊侵蔡遂伐楚
文十年楚蔡次厥貉　十五年晉伐蔡入蔡
家氏說見伐入並書門
莊十四年荊入蔡　文十年楚子蔡侯次厥貉
唐氏說見攘楚總論

莊十六年同盟于幽　二十年齊人伐戎
　呂引許說呂朴鄉說見齊楚爭盟門伐戎
莊十七年齊人殲于遂　鄭詹自齊逃來
　以力制人者可以暫安不可以久困可以暫得不可以久屈故
　桓公之威其滅遂也遂復殲齊其執詹也詹復逃魯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　冬齊人伐戎
　夏災而冬興師知管仲之治國能寬民力何焯讀書記
莊二十四年秋大水　二十五年六月日食秋大水　二十六年
十有二月日食　二十八年冬築郿　大無麥禾　二十九年春
新延廄　秋有蜚　冬城諸及防　三十年九月日食　三十一
年三築臺　冬不雨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齊氏說見魯城築門築郿王氏說見築臺條下

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文三年王子虎卒　定四年
劉卷卒葬劉文公
　天子諸侯之大夫生不得外交沒不得外赴所以明臣子之義
不可貳此古之制也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子曰古
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
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春秋之世天王崩諸侯卒猶
有不赴於魯魯猶有不會其葬者況大夫乎天子不能明其制
諸侯不能謹其度大夫不能循其法直情徑行而無所顧忌也
　此大亂之道也張大亨通訓
莊二十八年齊救鄭僖四年侵蔡遂伐楚伐陳侵陳
僖二十八年晉侵曹伐衛及楚戰城濮
　見晉楚爭盟門楚救衛趙說戰城濮顧說

莊二十八年冬築郿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九年
春新延廄　秋有蜚　冬城諸及防　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築
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呂氏說見災異門莊三十一年不雨
莊二十八年冬築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九年春
新延廄　冬城諸及防
　於大無麥禾告糴之前書築郿於後書新延廄罔恤民艱益見
矣徐庭垣管窺○後之王者觀於告糴之譏知未荒而備之有道觀
於築郿之譏知既荒而救之有政觀於大無麥禾之記災又思
所以飭己勤民內無色荒外卑宮室崇節儉應是而水旱不侵
天道若於上農時不違人事盡於下豈有饑饉薦臻之患哉孔廣
森公羊通義○胡氏王氏說見土功門延廄

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　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
不日如齊告糴而日告糴于齊蓋先言告糴則其情急後言告
糴則其情緩聖人急其辭於告糴之書者深譏魯之君臣政事
不修遇事苟且非所以為國也不日乞師于楚而日如楚乞師
蓋先言乞師則其情急後言乞師則其情緩聖人緩其詞於乞
師之書者不忍言中國之諸侯有求於夷狄如此其急也趙汸金鎖匙
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　定五年歸粟于蔡
　告糴者得否未可知也歸粟者不待告也楚方圍蔡於是魯矜
　其亟而周其急張大亨通訓
莊二十九年鄭人侵許　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
山戎　僖三年徐人取舒　四年及江人黃人伐陳　十年齊侯
許男伐北戎　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　十六年齊人徐人伐英

高張氏說見齊楚爭盟門莊二十九僖十
莊三十年夏師次于成秋齊人降鄣
呂氏說見前卷五十四莊八年次郎
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三十二年狄伐邢　閔二年狄入衞
陳介石說見齊楚爭盟門狄入衞
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僖四年伐楚
朱王張方說見齊楚爭盟門
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築臺于薛　秋築臺于秦　冬不
雨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歲旱而三書築明年又書城譏也與二十八年書法同家鉉翁詳說
○築郿之後無麥禾而又新延廐城諸防三築臺之後不雨而
又城小穀不恤天災不愛民力之至矣張自超宗朱辨義○章氏潢說

見日月褒貶辨總論
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方氏姜氏說見齊楚爭盟門
閔元年春齊人救邢　二年冬狄入衞
謝氏說見齊楚爭盟門狄入衞
閔元年季子來歸　二年公薨公子慶父出奔莒　僖元年公子
友帥師敗莒師于酈
趙氏說見季氏專魯門僖元
閔元年季子來歸　齊仲孫來　二年齊高子來盟
皆舊史之文皆魯人喜其事重其人而不名說見公子大夫書張說在外臣書
字駁辨門張氏方氏論季子　日講方氏張氏論仲孫
來門高氏方氏論高子

閔元年冬齊仲孫來後書公薨夫人孫慶父奔二年齊高子來盟後書僖公立哀姜誅
汪說見來盟門
僖元年八月魯邾會于檉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胡傳見邾魯交兵門○會檉纔一月遽敗邾師不務睦鄰事霸
見公之無政刑矣齊桓不討擅興師之罪亦見霸政之不足一
人心矣書敗邾子會後非特著魯僖無保邦之道亦見齊桓霸
威之不立張洽集注○繼會而書敗師責魯棄信忘義也家鉉翁詳說
僖二年城楚邱　僖三十一年衞遷于帝邱
俞氏說見書遷門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侵蔡遂伐楚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等于召陵侵楚
家氏王氏說見晉楚爭盟門定四年○齊召陵之師責包茅之

不入討王祭之不供故楚人服義晉召陵之師求蔡侯之貨假
鄭人之旌故師出無功一召陵也齊書伐而晉書侵齊晉之予
奪見矣余懋學鑑測○齊桓召陵之師先侵蔡蔡潰遂伐楚僖四年服
小以威大也晉定召陵之師先侵楚而使蔡滅沈不能威大而
徒服小也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僖四年楚服而天下諸侯
同心欲盟也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楚未服而公及諸侯强顏為
盟也戴祖啓五測
僖四年齊伐楚楚來盟于師　定四年晉侵楚諸侯盟于皐鼬
王氏樵說見晉楚爭盟門定四○齊桓召陵之役書曰楚屈完
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見有攘楚之功諸侯有所恃以合也晉定
召陵之役書曰諸侯盟于皐鼬見無攘楚之志諸侯無所統而
散也陳遷鶴紀疑

僖四年齊侵蔡遂伐楚　定四年晉會召陵侵楚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項氏說見書滅
僖四年齊侵蔡遂伐楚　定四年蔡以吳戰楚吳入郢
顧氏說見楚滅蔡門楚以蔡爲門戶論
僖四年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　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春秋一經伐楚之書惟齊桓與晉襄有之耳然以侵蔡槩之伐楚之上著齊桓之御蠻夷爲有其道也以救江繫之伐楚之下著晉襄之救與國爲非其道也（趙汸金鎖匙）
僖四年齊侵蔡遂伐楚　二十八年晉侵曹伐衛及楚戰
呂氏朱氏說見齊楚爭盟門侵蔡晉楚爭盟門侵曹伐衛

僖四年齊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二十八年晉侵曹伐衛楚救衛晉及楚戰于城濮
顧復初說見齊楚爭盟門盟召陵
僖四年齊伐楚　十九年魯陳蔡鄭會楚盟于齊
趙木訥說見宋楚爭盟門盟齊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
屈完來盟楚志也盟于召陵齊志也召陵去陘一舍退而盟之不以諸侯之衆競楚也此尊中國懲荆舒尚德不尚力者之所爲也國佐如師齊志也不與之盟于師逮袁婁而後與之盟晉志也袁婁去鞌四百五十里齊旣服而不舍遁而從之也此修怨釋憾嗜殺人者之所爲也齊桓能任賢臣相之以德禮故荆蠻服晉景不能制其彊臣道之以怨毒故諸侯叛去以春秋紀其盟地之遠邇以見善惡焉（張大亨通訓）○齊桓不戰而屈完自來晉郤克等戰勝而齊使聽命齊桓退舍而受盟郤克追及而與盟（姚舜牧疑問）○國佐曰如師則知屈完書來爲紀績也曰齊侯使則知屈完不書使爲制在屈完也（高澍然釋經）○盟于召陵退盟也盟于袁婁進盟也退者以禮進者以力（郝懿行說畧）○李氏劉氏巢氏說見來盟門胡家呂方二張說見盟于師書及門陸氏孫氏方氏說見會盟變文著事實門
僖四年春齊伐楚楚屈完來盟　五年秋楚滅弦　六年秋楚圍許　十一年冬楚伐黃　十二年夏楚滅黃
楚受盟一年復滅小國禍尤熾焉雖夷狄暴橫亦齊桓有以致之也桓摟諸侯以侵伐諸侯降鄣遷陽滅譚與遂伐山戎而獻

捷執大夫而伐陳舍近狄事遠戎而狄入衛宜楚不心服而復窺中國也書曰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方之王道何翅逕庭書屈完受盟於前書楚滅弦圍許滅黃於後貴王賤伯鑒戒昭矣（程端學本義）○滅弦二張方顧說滅黃家顧說見齊楚爭盟門○滅弦家氏說見書滅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　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大及陳袁僑盟
戴氏說見如會門襄三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十四年夏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杞伯姬之子方幼無朝聘之禮毋挐之妄也郕子夫也制義則
無從婦之禮妻侯之逆也朝聘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婦人與焉
則國家之政可知矣張大亨通訓
僖五年秋楚人滅弦　冬晉人執虞公
書楚滅弦晉執虞公惡晉楚也楚毒南方小國晉滅虞仲之裔
晉一楚而已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五年秋諸侯盟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六年夏會伐鄭圍新城秋
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汪氏說見齊楚爭盟門
僖五年會首止殊會王世子　八年盟洮王人序于上同盟　九
年會葵邱宰周公不盟
陳氏說見尊王世子不同盟門

僖五年首止九年葵邱定四年皋鼬　王臣與會不與盟
成十七年柯陵襄三年雞澤昭十三年平邱　王臣與會復與盟
李說見王臣與盟總論汪說見書曰諸侯門定四條下及總論
僖五年會王世子書及以會　成十五年會吳書會以會　襄三
年盟陳袁僑書及以及　哀十三年會晉吳書會以及
劉氏說見殊會門成十五參看哀十三趙方說汪趙說見總論
僖五年公及齊侯等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　九年公
會宰周公齊侯等于葵邱諸侯盟于葵邱　二十九年會王人晉
人等盟于翟泉
胡傳見殊會門僖五
僖五年晉人執虞公　十九年梁亡
張氏說見不書滅僖十九

僖六年齊伐鄭八年鄭伯乞盟　二十八年晉敗楚陳侯如會
成十六年晉敗楚鄭繼書晉三伐鄭
師氏說見晉楚爭盟成十七年
僖八年盟于洮鄭伯乞盟　二十八年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趙氏說見書如會張氏方氏說見書乞盟
僖八年盟洮鄭伯乞盟　二十八年盟踐土陳侯如會　襄十一
年伐鄭會于蕭魚
劉氏趙氏說見會盟變文著事實門
僖八年冬十二月天王崩　僖三十三年公薨文元年天王使叔
服來會葬
顧氏說見天王會葬門文元年
僖九年夏會盟葵邱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氏趙氏說見公如門
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　文十四年齊商人弒其君舍
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高氏說見書諸侯弟兄門
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未踰年不稱君
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未踰年稱君
高氏說見書弒門僖九
僖十年狄滅溫二十四年狄伐鄭　天王出居于鄭　二十八年
夏盟踐土公朝于王所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
狄滅畿內國此天王出居之權輿也出居于鄭踐土猶鄭地也
有王所焉久于鄭中國無伯也狩于河陽去雒城百里卽周京
矣歸當在此時此出居始末也出居之事上接滅溫下接盟踐

土春秋之文如斷山複嶺氣脈遙接參張洽集註羅喻義對編

僖十年春狄滅溫溫子奔衛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薛氏家氏說見齊楚爭盟門

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十三年春狄侵衛

楚滅黃而齊不救狄所以橫行也牛運震傳

僖十五年春會盟牡丘遂次于匡諸侯之大夫救徐　秋齊曹伐厲　冬宋伐曹　楚敗徐　十七年春齊徐伐英氏

救徐胡張說敗徐程說伐英氏趙說見齊楚爭盟門○伯謀不協而與國貳此外夷所以肆志將救先盟見其不協矣誓言方新而宋伐曹大功未立而自攜貳遂使楚人得志敗徐中國衰矣劉基誠意伯集

僖十六年冬會于淮　十七年春齊徐伐英氏夏滅項

高雨農說愚按見書滅門

僖十八年邢狄伐衛　十九年衛伐邢　二十年鄭入滑　楚伐隨　二十一年狄侵衛

許氏說見宋楚爭盟門狄侵衛

僖十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不以夷狄主中國

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不以大夫主諸侯

陳氏說見大夫主兵序諸侯下門襄十六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家氏說見中國夷狄特參盟會門盟邢

僖十九年會楚盟于齊　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賀氏說見晉楚爭盟門伐齊

僖二十年夏鄭人入滑　二十一年春狄侵衛公伐邾

家氏說見宋楚爭盟門宋圍曹鄭入滑狄侵衛

僖二十齊人狄人盟于邢　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

僖十八邢人狄人伐衛　宣八晉師白狄伐秦　成九秦人白狄伐晉　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高氏方氏說愚按見外盟夷狄與會其師書及門

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等會于盂　二十七年楚人等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　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及楚人等盟于蜀　襄二十七昭元年叔孫豹會晉楚諸大夫于宋虢　以上會楚皆不殊會

成十五年鍾離襄十年于柤十四年于向會吳殊會　襄五年戚于善道不殊會　以上會吳有殊有不殊

方說見殊會門成十五

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等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成十五同盟于戚晉侯執衛侯　襄十六會于溴梁晉人執莒子邾子

會盂執不再書楚均坐五國諸家說不覆舉楚人特著其爲一事葉氏酉說並見書執門

僖二十一年秋楚執宋公伐宋　冬公伐邾　楚來獻捷

宋雖與魯絕好今爲楚執使魯能申楚罪連齊衛滕邾之君陳師境上救宋而治楚雖陳蔡鄭許亦反戈相向同扶中國之義矣釋此不爲反若幸宋公見執而用兵於邾報私怨而失大義書於伐宋之下獻捷之上比而觀之魯不能無罪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　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公不與會盂圍宋故書公會　僖九年諸侯盟于葵丘王臣不與書曰諸侯　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阿前目後凡書曰諸侯　定四年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劉子不與盟而公已

與會止宜書曰諸侯而書公及諸侯
趙陳汪葉各說見書公會又書公及門
僖二十一公會盟于薄釋宋公　成十六晉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葉石林說見執諸侯門
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　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
穀梁傳李榕村說見王師門葉石林說見内敗書戰總論
僖二十二年戰泓宋敗繼書楚圍宋救衛諸事二十八年戰城濮敗楚　宣十二年戰邲晉敗繼書楚圍宋盟蜀諸事成十二年戰鄢陵敗楚
汪說見晉楚爭盟門鄢陵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　昭二十二年王室亂
戴氏徐氏說見書王室亂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　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
陳止齋說見王師門
僖二十四天王出居于鄭　昭二十二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天王居于狄泉
昭二十五公孫于齊二十六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八公如晉次于乾侯三十公在乾侯
說見天王書出書居魯公書孫次居在門總論啖胡吳王說天王出居陸趙程說公孫穀梁傳公居黃家汪氏　日講說公次胡家汪氏彙纂案公在胡陸劉趙牛張說
僖二十四年書天王出居　入不書
昭二十二年王室亂至三十二年城成周書十事
惠王出入經皆不書
陳顧說見天王書出總論高說見僖二十四條下

僖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顧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僖十八邢人狄人伐衛僖三十晉人秦人圍鄭　隱十一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桓十三公會紀鄭及四國戰　僖二十六公以楚師伐齊
張氏說見以師門
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二十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方藉楚師以報齊而卽獨用師以入杞畏齊無勇也附楚不智也虐杞不仁也比書于冊而罪見矣張自超宋義辨　○趙說見書入
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
事人失其禮固可責責人失禮加以兵者尤可罪惟智者能以小事大仁者能以大事小若杞可謂不智而魯亦可謂不仁書入杞於來朝之後不亦甚乎且桓二年杞嘗朝魯未幾魯亦入杞來朝屢受兵何哉桓不足責也僖賢君而亦若是耶劉基誠意伯集
○高氏說直解說見書入

僖二十七年楚偕陳鄭圍宋　宣二年楚鄭侵陳宋三四五九十十二年楚侵伐圍鄭八十一年楚伐入陳十一年楚陳鄭盟辰陵十三十四年楚伐圍宋十五年宋楚平　成十八年楚鄭侵伐宋襄十一年楚鄭伐宋襄元年楚侵宋五七年楚伐圍陳八九年伐鄭十年救鄭
李卓張說見晉楚爭盟門宣十三年
僖二十七年楚陳蔡鄭許圍宋公會盟于宋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楚救衛晉敗楚城濮公會晉齊宋蔡鄭衛莒盟踐土陳侯如會公會晉齊宋蔡鄭陳莒邾秦于溫諸侯遂圍許曹伯會圍許
趙沈陳說見晉文總論
僖二十七年冬楚圍宋　諸侯盟于宋　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

伐衛　楚人救衛

家氏說見晉楚爭盟門伐衛○書楚救所以見晉伐所必救以救宋也制之得其道能致城濮之戰而成服楚之功也豈與他書救例觀乎故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鄭玉闕疑

僖二十七年冬楚圍宋　二十八年春晉侵曹伐衛

呂氏說見書侵門僖二十八

僖四 齊侯侵蔡遂伐楚　僖十五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僖二十一 宋公楚子等會盂執宋公以伐宋　僖二十八 晉侯入曹執曹伯　僖三十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宣元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宣十一 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　襄二十三 齊侯伐衛遂伐晉　襄三十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昭四 楚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昭十三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

僖二十八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僖三十二 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　文公八 公子遂會趙盾盟公子遂會雒戎盟　成二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及楚人等盟于蜀　成十五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昭四 楚子等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定十 夏秋兩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兩事再書某人一事不再書各條葉氏說見本門劉蘇俞季說見君大夫以二事出再書門

僖二十八年晉侵曹伐衛楚救衛晉侵曹執曹伯晉楚戰城濮入曹張吳說城濮陳鐵山顧復初說見晉楚爭盟門

僖二十八 春晉執曹伯冬曹伯襄復歸于曹　又 晉執衛侯 年 三十 衛侯鄭歸于衛 曹伯衛侯書歸書名　二十九年 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子不歸執即書名

僖二十一 楚執宋公公會盟于薄釋宋公 書釋不書歸○宋公不名

書歸書釋齊氏方氏葉氏說見書執諸侯門名不名翼纂案說見歸國不名門 並僖二十一條下 執即書名陳氏說見失地名門 僖十九

僖二十八年晉執曹伯畀宋人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圍許三十年圍鄭

李引謝說見晉楚爭盟門圍鄭

僖二十八 衛侯出奔楚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又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三十年 衛侯鄭歸于衛 不書復歸

高氏說見書復歸總論

僖二十八 盟踐土會溫兩書公朝于王所 二十九 會王人盟翟泉

沈氏說見王臣與盟總論

僖二十八年兩書公朝王所成十三年公如京師

經書公如齊十如晉二十一如楚二

陳氏說見公如總論

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　襄二十八年公如楚

凡舉魯以見其餘者則天下之辭也公朝于王所公如楚於以見王霸之盛衰故曰天下之辭也陳傅良後傳

僖二十八年兩書公朝于王所　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呂說見王使聘魯門

僖二十八年盟踐土會溫諸侯遂圍許

吳氏李氏說見晉楚爭盟門圍許

僖二十八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桓十七 蔡季自陳歸于蔡

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直解說見不書自某歸門昭十三

僖二十八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成十六 曹伯歸自京師

呂說見書自某歸總論葉說見僖二十八高說見成十六條下
僖二十八年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程氏姜氏說見晉地河陽
僖二十八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昭三十二冬晉韓不信等城成周定元年三春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黃氏說見執大夫門定元
僖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
大夫歸書復與但書歸者異高氏說見書復歸僖二十八條下
方氏說見不書自某入門襄二十三
執君書歸　僖二十八年曹伯襄　三十年衛侯鄭　成十六曹伯負芻
執君不書歸　成九晉執鄭伯　襄十六晉執莒子邾子　十九晉執邾子
方氏說見書執諸侯總論
僖二十九年盟翟泉首王人　文二年盟垂隴士縠序諸侯下
汪引杜說見大夫主會序諸侯之下門
僖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等盟翟泉　文二年諸侯晉士縠盟垂隴　八年公子遂晉趙盾盟衡雍
朱說見內大夫盟外大夫門
僖三十年夏狄侵齊　秋晉人秦人圍鄭
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胡傳
僖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　三十三年秦人入滑　晉敗秦于殽
家氏季氏黃氏　日講解義彙纂陳氏說見秦晉交兵門高雨農說見書入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天王使冢宰來聘其爲禮甚厚也而公子遂之如京師乃以二事出所以報乎周者於是爲不專焉晉侯以濟西之田歸我其爲利甚徵也而公子遂之如晉不聞以二事出所以報乎晉者於是爲甚專焉聖人比而書之所以著魯之慢王畏伯也趙汸金鎖匙○吳汪說見書如門○魯之聘周禮也不朝而聘則非禮矣王之聘魯禮也魯不朝而王乃聘焉則非禮矣方苞直解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僖三十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冬公如齊
周公下聘而卿往報鄰國聘而君朝不可以言禮矣方苞直解本薛季宣
○家氏汪氏說見公如門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宰周公來而始往報之晉未嘗來聘而遂即一如晉取田而遂再如晉事晉嚴於事周受田重於受天王之禮比書之罪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成十三年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伐秦
李氏說見書遂門僖三十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宣九年公如齊仲孫蔑如京師
僖有公子遂如京師之事宣有仲孫蔑如京師之事僖不過一概施之耳而先如京師後如晉未失序也宣則先齊後京師不惟失序而君如齊臣如周竟倒行逆施矣趙汸金鎖匙
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　成二年取汶陽田　皆取不書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十六　前後二事比屬之義　手

宣十年齊歸濟西田　哀八年齊歸讙闡言歸不言來歸
家氏說見書土田門定十年齊來歸田
僖三十二年冬晉侯重耳卒　三十三年春秦人入滑　夏晉敗秦于殽
先書入滑繼書敗殽秦人勞師襲遠之罪著矣又書于晉侯卒之後則秦間晉喪之罪亦著矣呂大圭或問
僖三十三年春秦人入滑夏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宣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
秦人越王都滅滑襲公敗諸殽而鄭安楚子迫王畿成公不能遏楚使得更侵鄭其後遂圍而入之比事觀之以殽戰為罪晉者未允也陳選鶴紀疑
僖三十三年秦人入滑　文五年秦人入鄀

季氏張氏說見書入門文五
僖三十三年晉敗秦敗狄伐許皆書晉人　文元年晉侯伐衛
方說見文以前卿將稱人門敗秦
僖三十三年冬公如齊　文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冬敖如齊
張說見晉楚爭盟門會戚
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葬我君僖公　四年冬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八年秋天王崩　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
王再遣使會葬魯不得不報禮而公孫敖將命而逃至於踰時求求金然後叔孫再往若有甚不得已者慢上甚矣黃仲炎通說
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會葬恩加於先君錫命禮隆於嗣君見王室之衰卑加禮而譏諸侯之不朝焦袁熹闕如編
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叔孫得臣如京師
在喪不能躬往使臣可也除喪朝王然後於禮為盡而公不能往也備書其事不貶自見家鉉翁詳說○王使叔服會葬王使毛伯錫命然後得臣修聘于王不恭之大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周錫之命受命矣又不自行而使臣往不臣之甚也孫覺經解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冬公孫敖如齊
諸侯即位於列國有通嗣君之禮然得臣聘周而敖聘齊等周於齊失禮已甚日講解義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公如齊

戴氏顧氏說見魯政下逮門
文元年冬楚世子商臣弒君　二年春晉及秦戰彭衙冬晉宋陳鄭伐秦　三年春會伐沈　秋楚圍江晉伐楚以救江四年秋楚滅江　五年秋楚滅六　九年春楚伐鄭
伐沈趙說救江顧方說伐鄭顧說見晉楚爭盟門
文二年春王二月作僖公主秋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家氏說見凶禮書作主門李榕村說見內祀門○僖公薨十有五月而作主猶未祔廟緩也喪未大祥而遽大事于太廟亟也何緩于祔廟而亟于祫祭也文公所以緩於祔祭正為不欲以僖公居閔公之下也夏父弗忌特窺文公之意而為之說文公既得其說故二月甫作主八月遂大祫升僖于閔急急為之不待喪畢春秋比事書之而其情見矣華學泉疑義

文二年春及晉處父盟　夏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使處父盟魯君又使士縠會諸侯二霸所不爲也比事而書晉襄嗣霸驕矜可見（家鉉翁詳說）

文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張說見晉襄總論又見征伐在大夫門文三年

文二年盟垂隴十四年盟新城書士縠趙盾於諸侯之下　七年盟扈書曰諸侯晉大夫　襄三年盟雞澤書及諸侯之大夫　十六年會溴梁書大夫盟

趙說見伯國大夫主會盟總論家說見盟扈陳說見主會首書總論

文二年士縠盟垂隴十四年趙盾盟新城　宣二年趙盾弒君十三年晉殺士縠

謝說見伯國大夫主會盟門文十四

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不待既祥而合祭不待釋禫而納幣忘哀之早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文三年春會晉伐沈秋楚圍江冬晉伐楚以救江四年秋楚滅江

見晉楚爭盟門伐沈姜說救江張說

文三年夏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春秋於秦人伐晉之後繼書楚人圍江見晉所以不能赴江之急爲秦兵之日擬於其後也以是而觀晉構怨於秦乃楚人之所願而非中國之福自是秦楚遂合楚所以强大益不可制由秦人爲之羽翼而晉襄背惠好戰實有以失秦也（家鉉翁詳說）

文三年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四年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

晉襄以王官之役不報爲恥未若商臣之得志於江爲恥之大也報秦而不誅商臣比事書之深罪晉侯（張洽集注）○江圍方急晉乃伐秦是師移而救江雖無及於亡猶足以慰諸夏之心而晉襄惟治己之私不顧江之急書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責其當救而不救不當伐而伐罪晉深矣（家鉉翁詳說）○楚滅江不恤而伐秦且伐秦則躬親伐楚則遣大夫不急於扶大義而急於報私怨比事直書惡自見矣（程端學本義）○直解說見秦晉交兵門○書滅江於伐秦之前見晉襄不爲救患之師而爲報怨之師也救江遣大夫伐秦君親將責襄重於報怨而輕於救患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十八年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

宣八年夫人嬴氏薨葬我小君敬嬴

顧氏說見魯娶夫人門文四趙氏說見書魯夫人事門宣八

文四年夏狄侵齊　秋楚滅江　五年夏秦入鄀　秋楚滅六

方顧吳焦說見晉楚爭盟門

文四年夫人風氏薨葬我小君成風（敬嬴定姒例同）　哀十二年孟子卒

焦氏說見書魯夫人事門葬成風條下

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王使再來拾周事晉不貶自見（高閌集注）

文五年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秦楚皆夷狄也入鄀滅六著夷狄盛强也（張洽集傳引師協）

文五年秦人入鄀　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高氏說見晉楚爭盟門十六年

文六年晉侯驩卒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八年天王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

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是夷周于晉也陳傅良後傳○如京師會葬上有求金之文責之而後往魯之事周不如晉不但夷天子於霸主而已焦袁熹闕如編○趙氏說見天王崩葬門

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成十七年晉會于沙隨不見公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昭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汪氏說見魯政下逮門文八

文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高氏說見鄭地衡雍汪氏說見內大夫書如門○王赴至魯遣公孫敖如京師已後於公子遂之盟趙盾與雒戎紀月紀日示貶之義著矣張自超宋辨義

文八年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許氏戴氏說見大夫二事再見名門

文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十四年公會宋公等晉趙盾同盟于新城宣元年晉趙盾帥師救陳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弒父與君所由來者漸盾自文六年當國盟會侵伐皆專之不復有君其來漸矣悉書盾事而終之以此鑒戒昭矣程端學本義

文八年公子遂晉趙盾盟衡雍　成十六季孫行父晉郤犨盟扈

李說見內大夫盟外大夫門文八

文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衡雍　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伐鄭

顧氏說見魯政下逮門文九

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十四年卒于齊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定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古者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則又以其罪降是皆絕不為卿也今敖之奔鞅之叛敖之子請復敖而韓魏請復鞅其君皆許之而復其位則復為卿矣敖以卿禮卒之故志其卒鞅與政如初故志其歸奔叛大惡當絕人得請而復之豈不亂法張大亨通訓

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　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葉呂說見外如書復門蕭氏說見書乃門

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　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汪說見反國書還門

文八年公孫敖奔莒　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張氏說見季氏專魯門文十二

文九年楚人伐鄭　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張氏李氏說見爭鄭門文九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自文襄之霸諸侯宗晉秦楚之使不交于中國至是楚來聘而秦亦歸襚見晉靈失霸而南蠻西戎之長皆將伺隙而籠諸侯以去也焦袁熹闕如編

文十年夏秦伐晉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世至文公中國衰而外夷强矣秦狄二强並起遂使楚得乘間挾蔡以與晉爭刈成楚之强者秦與狄也伐晉侵宋次厥貉書於一年之間諸侯之無伯害哉春秋時倚方漢之險以憑陵諸夏者楚也據崤函之固以抗衛伯國者秦也恃豺狼之爪牙以逞其貪婪者狄也春秋不以秦狄爲憂而以秦狄黨楚爲憂者何哉荆既盛于南而秦又起于西狄又跳踉于北三强競爽不弱一个晉之世伯不易守矣是故秦人伐晉而楚遂滅江秦晉戰令狐而狄遂侵我西鄙楚師至狼淵而狄又有侵齊之告何其不約而同邪外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綫可不懼哉他日呂相絕秦之言亦謂穆公卽楚謀我則秦之黨可知自是以後楚伐麇而狄侵齊楚圍巢而秦戰河曲文襄之業堂堂去矣劉基誠意伯集

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次厥貉未陳鄭望風款附麇獨逃之故楚伐麇晉郤缺會承筐諸國莫有至者魯獨遣彭生如會不以蠻夷强盛而怠於從晉比事而觀褒魯之意見矣其後諸侯再合卒藉魯之力家鉉翁詳說

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太室屋壞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無壞道也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胡傳

文十三年公如晉公及晉侯盟　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赤棘

方說見內大夫盟諸侯門

文十四年秋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執子叔姬十五年夏單伯至自齊秋齊侵我冬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侵我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夏公子遂及齊侯盟郪丘十七年夏齊伐我公及齊侯盟于穀

文十八年冬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

齊殺魯之自出而叔姬見執齊師猶三及魯驅納賂請盟而怒未息甚矣齊之强而商人之暴也魯殺齊之自出而夫人大歸大夫乃四入齊延請昏賂田而位始定甚矣魯之弱而宣公之惟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四年齊商人弒其君舍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執子叔姬十五年晉郤缺伐蔡入蔡　齊侵我　諸侯盟于扈　齊侵我遂伐曹入其郛

盟扈傳入蔡張說侵我伐曹許說見晉楚爭盟門

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　十七年諸侯會于扈　襄十六年會于溴梁大夫盟

陳氏項氏說見伯國大夫主會盟門襄十六

文十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晉會扈受齊賂而不伐齊故齊人自歸子叔姬以解諸侯之意高閌集注○諸侯爲扈之盟而齊人歸子叔姬固知扈之盟但爲子叔姬故非爲討商人之弒君也子叔姬歸而魯請于晉之願畢矣晉爲魯之事畢矣趙盾主晉而不討商人盾所以弒靈也行父與遂主魯而不請討商人二人所以弒子赤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七年夏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

趙說見公至門

文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

公子遂將弑君謀之齊而後決陽貨將竊國謀之晉而後發而經書子卒盜竊寶玉大弓其實尙懸故原其禍亂之始邪謀之發著之辜使之日以見非常也齊與人之大臣謀弑其君晉與人之陪隷謀覆其國意俱惡而禍俱大春秋所以惡之　劉敞意林

文十八年冬夫人姜氏歸于齊　宣八年夏夫人嬴氏薨

方氏說見書魯夫人事門宣八

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　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趙氏說見魯娶夫人門宣元

僖元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僖二年葬我小君哀姜

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

哀姜得罪先君齊討之而魯歸其喪葬以夫人雖失禮而見僖公之厚也出姜以子弑見逐而不得歸祔先君則宣公敬嬴之惡極矣　方苞通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六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七目錄

比事屬辭書法

前後二事或事同義異比屬之義　宣公至哀公末

春秋屬辭辨例卷五十七

錢塘張應昌學

○比事屬辭書法

前後二事或事同義異比屬之義宣公至哀公末

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　夏又如齊　十年夏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趙氏說見魯政下逮門宣十

宣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子遂如齊　二年冬天王崩　三年春葬匡王　四年秋公如齊　九年春公如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十年春公如齊　夏齊侯元卒公如齊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魯宣即位十年僅一遣蔑如京師而王隨使貴介弟報之王之遇魯可謂厚矣而宣惟知屈己於齊所以事王者蔑如也不朝周而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之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葬王謚謙魯益慢春秋比事而書責魯也家鉉翁詳說

宣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二年秋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錢氏說見書弑總論二張氏論穿盾說見大夫帥師門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

陳氏說見書遂門

宣元年晉趙盾帥師救陳　晉趙穿帥師侵崇

成九年晉欒書帥師伐鄭　十六年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宣元年李引謝說成十六高氏說見晉卿專國門

宣二年春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四年夏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先書帥師繼書弑大夫專兵國之禍也程端學本義○焦說見書弑

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汪氏說見書歸門姚氏說見下定十三

宣二年冬十月天王崩三年春王正月葬匡王　成五年冬十有一月天王崩

宣十年夏四月齊侯元卒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成十年夏五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張氏自超說見公往齊魯奔喪門宣十

宣二年冬十月天王崩三年春正月葬匡王　十年夏四月齊侯元卒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宣公於匡王之喪不奔而奔齊惠公之喪匡王之葬使微者往而以貴卿葬齊惠公蓋濟田之歸重以爲德故聞喪而奔以報其賜也魯之事齊過於天王而齊之視魯不啻附庸其反易天常而無忌憚甚矣日講解義○胡傳說見外諸侯卒葬門宣十○

宣公五朝于齊未嘗修禮於王室不奔王喪而奔齊侯之喪不會匡王之葬而遣貴卿會齊侯之葬棄君臣之大分蔑人道之大倫問罪之師弗加季子之聘反至王靈不振至於此乎王元杰讞義

宣二年冬十月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張氏說見僭禮門

宣二年冬天王崩　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成五年冬天王崩　七年春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
天子之喪創鉅痛深越紼而行僭禮上帝之所不享也一在苫
凷之中一在期禫之後天之示警明矣（洪咨夔春秋說）
宣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
楚人侵鄭繼伐陸渾之後則是移陸渾之師也不以繼書戎夏
之詞也（李光地榕村語錄）○陳朱說見晉楚爭盟
宣三年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張引許說見書侵門
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公伐莒取向　七年公會齊侯伐萊
顧氏說見書伐門宣七
宣四年赤狄侵齊　九年齊侯伐萊
許氏說見書伐

宣四年秋公如齊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秋齊高固來
逆子叔姬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書公至自齊齊高固來逆罪公也（胡傳）○書魯宣齊惠結好之迹
高固叔姬成婚之事著當時之情志而刺譏在其中矣（焦袁熹闕如編）
宣六年秋螽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去年秋螽今茲大旱而為鄰國興無名之師繼伐萊而書大旱
志不恤天災輕用民力也（家鉉翁詳說）○螽災之後征役怨咨薄陰
陽之和故大旱繼之比事以觀公無恤民之心具見（日講解義）
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　九年齊侯伐萊
宣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十三年齊師伐莒
戴氏說見書伐門宣十三
宣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公勞民會伐既君至而國內大旱非嗟怨之氣上感致之乎書
伐書至於上繼書大旱於下以見天應不可誣也宣之虐用其
民不特此也伐莒取向伐邾取繹收助法而用稅非一事矣天
之示變亦不特此也螽之見經者三饑之見經者二至於大水
蝝生更非一端亦可警矣（劉基誠意伯集）
胡氏說見災異書旱門
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
彙纂見秦晉交兵門○晉但知連狄以攻秦而不知楚人狡
焉啟疆中夏諸侯將折而入楚適以自困也下書舒蓼之滅比
事以觀而晉之失圖具見矣（日講解義）
宣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以厚薄言則君朝齊而臣聘周以緩急言則歲首朝齊而夏乃

聘周以疎密言則於周纔一往聘而於齊又再朝比事以觀不
貶而惡自見（姜寶事義全考）○胡傳見書大夫如門
宣九年夏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顧氏說見書東夷門取根牟
宣九年八月滕子卒　冬宋人圍滕
不哀有喪以兵圍之比事著其不仁（張洽集注）
宣十年春公如齊　夏公如齊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秋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陸氏說見內大夫如齊門
宣十年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宣十八年公薨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顧引家氏說見大夫出奔門宣十

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昭元年取鄆

李氏方氏說見內取邑門昭元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冬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楚莊討陳亂晉齊二大國方且致勤於莒狄而使楚為伯者之事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胡安國傳高閌集注○楚盟陳鄭而晉會狄比事以觀晉卑甚矣家鉉翁詳說○楚有事中原而齊晉魯宋各營其私其後四國皆屈于楚無遠慮必有近憂也方苞直解○書會狄于楚盟辰陵之後殺夏徵舒之前春秋所以罪晉也又鄭陳既受楚盟于辰陵而楚復入陳圍鄭似陳鄭背辰陵之盟向晉而楚乃入之圍之者故中間書晉侯會狄以見晉未嘗有事於陳鄭陳鄭未嘗背楚既盟之而又乘其不備以入之圍之剚鑾之無信而盟不足恃也張自超宋辨義

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楚子入陳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晉師滅赤狄潞氏

汪說見晉楚爭盟宣十五胡傳見夷狄特會門宣十一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昭四年夏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楚子等入國諸侯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讀春秋不可泥一字一句當觀上下文殺徵舒義也下書入陳納甯行父則非義也乃假此以行其貪也執慶封亦似義也上書執徐子伐吳下書滅賴則非義也乃假此以肆其暴也是故徵舒慶封自人情言之殺之以為快自王法論之則有罪必歸

司寇非可僭誅也陳深讀春秋編

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昭八年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張氏說見書殺不以討賊之辭彙辨門昭八

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蘇氏張氏直解方氏說見納大夫不書門成十八呂氏說見書復入門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

唐氏說見援楚總論

宣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秋楚子圍宋

直解說王說見晉楚爭盟門

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及楚人平

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顧氏論中原之要害在宋鄭見援楚總論

宣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十七年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直解說季氏說見外諸侯卒葬門

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楚圍宋晉不能救而徒加兵于狄今年書滅赤狄潞氏明年書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人之告急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以納汙藏疾匿瑕含垢自諉及晉侯欲伐狄諸大夫以為不可而伯宗乃曰必伐之其為謀不過陵弱畏強爾何暇謀及楚哉備

書而義自見矣呂大圭○或問晉景公會狄于欑函而不討陳滅赤狄潞氏而不救宋不可以言伯矣汪克寬纂疏○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以待晉救晉坐視不前以致諸侯皆南嚮事楚晉乃用大師滅潞氏明年又伐甲氏及留吁其棄諸侯而除先業甚矣日講解義○滅潞亦攘夷狄之一事然晉君臣喜得狄土津津欣躍一旿嗜利俗腸何嘗爲伸大義除中國之患起見姜炳璋讀左補義

宣十五年秋螽　初稅畝　冬蝝生饑

胡氏說見災異門蝝生○秋螽而稅畝稅畝而蝝又生民安得不饑哉備書以爲鑒張自超宗朱辨義○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所以致遺秉滯穗也秋螽而冬蝝生則螽有遺育害農之物未盡去宜其以饑告也水旱螽螟皆天災也水旱非人力可去然先王猶有雩禜禱祈損膳徹

縣之禮苟可以致吾力者無不盡焉上以存畏天之實下以示憂民之誠故也若螽螟則可以人力去也可以力去而不知盡其力致年饑用不足則又重斂以困之安在其畏天憂民乎張大亨通訓

宣十五年秋螽初稅畝冬蝝生饑　十六年冬大有年

困民以致災者理之常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宣公用稅虐民而天降之災宜矣魯國悖道而天降之福異矣書蝝生與饑於初稅畝之後書大有年於蝝饑之明年者蓋十八年中獨是年大有則他年之歉可知獲罪于天者公也魯之民不可絕不畀之以有年則周餘黎民何罪乎天非爲宣公而有年也劉基誠意伯集

宣十五年初稅畝成元年作丘甲　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

稅畝與作丘甲踰三年耳變亂成法自君始而其臣遂無顧忌成法既壞由是作三軍舍中軍無一不可顧奎光隨筆

宣十七年公會晉衛曹邾同盟斷道十八年晉衛伐齊成二年晉郤克會三國大夫及齊戰鞌盟袁婁

彙纂趙汪說見晉楚爭盟趙木訥　日講說見齊晉交兵門宣十八

成元年作丘甲二年四卿會戰鞌六年立武宮取鄟

張氏說見季氏專魯門取鄟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二年夏季孫行父等四卿會戰于鞌　冬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及楚人等盟于蜀

方說見魯政下逮門于蜀○胡張說見公會盟外大夫門

成二年夏戰于鞌　秋及國佐盟于袁婁　冬楚師鄭師侵衛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及楚人等盟于蜀

鞌之戰郤克既敗齊師極其兵力所至追奔迨于袁婁去國都

五十里乃與之盟未幾齊從於楚反倡諸夏而爲蜀之盟見其雖敗而未服家鉉翁詳說○楚侵衛則兵將及魯矣故公恐而爲蜀之會前月四大夫並出於齊快一朝之忿不知彊楚之議其後也齊既不容於諸侯則南求楚楚爲齊報怨而魯衛實鞌之兵首宜其先受禍也魯無前日之戰則必無今日之辱矣趙鵬飛經筌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戰于鞌　襄十一年作三軍

陳氏則通說見大夫帥師總論

成二年魯四卿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戰鞌　是後書魯三家專兵欺君事　書晉六卿專國事　書衛孫氏專國逐君事

家氏說見大夫帥師門內會外師成二

成二年秋宋公鮑卒衞侯速卒　冬宋人衛人會盟于蜀三年春

王正月宋公衛侯會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乙亥葬宋文公
六月而葬緩也蓋衛侯從晉伐鄭故也此見先君未葬而衛人
會盟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也七月而葬此見先君未
葬而宋人會盟宋公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也程端學本義
成二年楚師鄭師侵衛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哀八年吳伐我
毛氏說見內被兵不書侵伐門
成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及楚人等
盟于蜀　三年春公會晉侯等伐鄭
楚鄭伐衛而晉不救十一國盟楚而晉若不聞楚師既去而後
伐鄭晉之過也魯宋衛曹從伐鄭是矣然其始不堅事晉以敵
楚盟楚未幾而復從晉伐鄭且楚渠魁而鄭脅從者也乃捨楚

責鄭魯宋衛曹之過也程端學本義○諸侯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
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不自信也伯主不作也又引趙鵬飛
成四年鄭伐許　襄四年陳圍頓
張氏說見書圍門
成五年春杞叔姬來歸　冬杞伯同盟蟲牢
張氏說見內女門來歸
成五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以見其皆不臣程子胡安國○天王崩告命
已行于天下而諸侯不戚不奔相與為此盟無王之罪大矣春
秋于王崩之後繼書同盟貶也家鉉翁詳說
成五年冬天王崩　八年秋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王氏說見書錫命門
成五年宋同盟蟲牢六年衛魯兩侵宋
許說直解說見晉楚爭盟
成六年春取鄟　夏邾子來朝
高氏說見來朝門
成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八年晉欒書帥師侵蔡　九年秋
晉欒書帥師伐鄭　十八年春晉弒其君州蒲
三書欒書帥師以著欒氏之久專晉師也著欒書之久專晉師
者罪書之不能以仁義輔晉厲及厲見弒而又不能討賊也春
秋以不討賊罪書於三書帥師知之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七年楚公子嬰齊伐鄭公會晉侯等救鄭盟馬陵吳入州來
馬陵方會而吳入楚之州來晉與吳相為表裏也洪咨夔春秋說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冬晉侯使士
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十年夏晉侯獳
卒　秋七月公如晉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
犨來聘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魯之不亢甚矣予田而復奪伐國而強從會葬而見止今又使
大夫要盟而行父即如晉報聘雖曰晉未可貳而不思所以自
強人役而不恥為役矣洪咨夔春秋說
成九年秋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楚公子嬰齊帥師
伐莒莒潰楚人入鄆
鄭盟楚則執其君而伐之莒同盟馬陵及蒲今國危則置不問
盟主之道如是乎書之責晉也家鉉翁詳說
成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莒潰楚人入鄆　秦人白狄伐晉

日講說見秦晉交兵門

成十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僑如如齊行父如晉事同而情異也魯自鞌戰與齊久絕至是如齊修好魯昔者不堪齊之陵暴借晉力紓一時之忿至是受侮於晉君臣日奔走於庭而猶懼不免於是尋舊好於齊春秋比而書之見其不能自強左右望而求自全不可得也家鉉翁詳說

成十三年伐秦不書劉成　十六年十七年伐鄭書尹單

日講汪氏說見王臣會伐門成十六

成十六年晉敗楚于鄢陵　十七年楚滅舒庸

日講說見晉楚爭盟

成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負芻弒君得以反國魯卿無罪乃肆執辱比事以觀罪晉之義

見矣姜炳璋讀左補義

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不書至故書釋之之地

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意如至自晉　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書至故不書釋

方氏說見執大夫門成十六

成十七年齊高無咎出奔莒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奔崔杼同盟于虛朾

張氏說見大夫出奔門成十七

成十七年冬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十八年春晉殺其大夫胥童　晉弒其君州蒲

前書殺三卿繼書殺胥童而後厲公見弒則以君臣不睦而生亂可知矣三卿及胥童皆稱國以殺則當國大臣實與其事可

知矣欒書久執兵柄三專征伐明著於經鄢陵之役其子厭實來乞師四卿既殺欒氏專晉則弒君者非書而誰哉此筆削之義游夏所以不能贊也日講解義　○陳氏說見弒君門錢氏說見書弒總論

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成十八年晉殺其大夫胥童晉弒其君州蒲

直解方氏說見殺大夫門成十八

成十八年晉殺其大夫胥童　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趙汸集傳義見殺大夫門成十八

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襄元年晉圍宋彭城　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齊侯伐衛遂伐晉晉人殺欒盈　襄三十年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上書楚子鄭伯伐宋下即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則楚之助臣逆君可知次年書圍宋彭城則晉之為君討臣可知上書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下即書齊侯伐衛遂伐晉則齊之助臣逆君可知下又書晉人殺欒盈則欒盈之為賊可知上書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下即書鄭人殺良霄則良霄之為賊可知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則不得書宋人殺魚石也不言以魚石歸者以失位之卿不書歸戴祖啟五測

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未入于宋　襄三十年鄭良霄自許入于鄭未入私邑　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書復入又書入

戴氏說見書復入門襄二十二

襄二十三晉欒盈復入于晉無據邑之罪　三十年鄭良霄自許入于鄭無導敵國伐故國之罪

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罪重于彼

張氏說見書復入門成十八

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定十三年鄭良霄自許入于鄭　定十一年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皆不書叛而義不同魚石張氏說欒盈良霄葉氏說樂大心直解說高氏牛氏說見外大夫不書叛門

成十八年夏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邾子來朝

晉悼初立公即往賀告至未幾聘使隨至蓋魯天下之望晉爲盟主重魯所以重晉也杞邾相繼來朝知魯見重於盟主故也

魯以見重無貳心而諸侯有不睦者乎洪咨夔春秋說

成十八年冬仲孫蔑會晉侯等同盟于虛朾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等圍宋彭城夏晉韓厥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等次于鄫

圍彭城黃說伐鄭次鄫汪賀直解說見晉楚爭盟門

襄元年九月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天王崩而諸侯朝聘不臣也孫復尊王發微○不奔喪而行朝聘比事書之所以誅也左氏以爲禮此何禮乎湛若水正傳○杜注冬者十月初也王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按邾子來朝之時謂赴未至猶之可也踰月之後猶以爲未聞喪乎且經但書冬安見爲十月初也注因傳爲之辭耳葉酉究遺○邾朝而書於天王崩之後邾不奔天王之喪而朝於魯魯不奔天王之喪而受邾之朝文定於此等處發明義理最好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十四年衛侯出奔齊

錢氏說見書弒總論

襄二年夏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十七　前後二事比屬之義　十三

乘鄭喪而侵之失盟主之道矣繼睔之卒書侵鄭譏伐喪也家鉉翁詳說

日講解義

襄二年兩會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鄭伯同盟雞澤陳袁僑如會

趙謝直解說見盟雞澤

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夏公會單子晉侯等同盟雞澤

楚方簡兵蒐卒組甲被練以向吳而鄭陳已從晉會盟矣洪咨夔說

襄三年盟雞澤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十六年會溴梁大夫盟

說見內大夫盟外大夫門伯國大夫主會盟門

襄三年諸侯盟雞澤陳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襄十六年諸侯會于溴梁大夫盟

直解說見殊盟門

襄三年夏盟雞澤陳袁僑如會　冬晉伐許　四年冬陳人圍頓

高氏說見書圍門

襄公之編書晉會吳事　哀公之編書魯會吳事

顧說見吳晉爭盟門成十五襄五哀六趙說見哀十二

襄六年秋滕子來朝　冬季孫宿如晉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小邾子來朝　秋季孫宿如衛

比書滕郯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晉衛著邦交之煩而畏大慢小之情見矣汪克寬纂疏

襄六年莒滅鄫八年莒伐我十年再伐我十二年再伐我圍台

昭四年取鄫五年莒牟夷以邑來奔叔弓敗莒師于蚡泉

童氏說見莒魯交兵門襄四

襄七年城費　十一年作三軍

家氏說見魯政下逮門襄十一

襄十年春晉會吳于柤　夏晉師伐秦　十一年冬秦人伐晉

晉伐秦直解秦伐晉方氏說見秦晉交兵門

襄十年會于柤遂滅偪陽　昭四年楚伐吳遂滅賴

張氏自超說見兵事書遂門昭四

襄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於楚鄭伐宋後繼書晉伐秦責晉也諸侯惟宋事晉最謹是以為楚所疾今宋受兵晉不能救乃更出師伐秦秦雖有憾孰若宋受兵之急乎置宋之急而治己之私春秋所以責也家鉉翁詳說

襄十一年作三軍　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　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賀氏說見魯政下逮門襄十一

襄十一年作三軍　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顧氏說見魯政下逮門襄十一

襄十一年秋會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書伐鄭會蕭魚公至自會楚執鄭行人則知鄭服於晉矣姚舜牧疑問○書楚執良霄于蕭魚之下見楚之不競晉悼之功為不爭也戴溪講義○高氏汪氏說見爭鄭門會蕭魚執良霄

襄十一年秋會蕭魚　冬秦人伐晉　十二年春莒伐我圍台

伯主服貳國而不能制外患此春秋所惜也自蕭魚而晉伯衰矣嘗觀齊桓伯之盛也攘夷狄恤與國糾逆王懸如恐弗逮何其勤邪至於葵邱既盟怠心遂肆由是楚狄交熾有始無終然緣陵之城救徐之役猶有事焉功雖不足未至如晉悼之遂自晝於服鄭也人徒知葵邱為桓公盛衰之會又孰知蕭魚為悼公勤怠之機邪春秋於蕭魚後繼書秦伐晉莒伐我圍台無乃與葵邱後繼書狄滅溫楚伐黃之事類乎推原其由悼之政以大夫分之當其盛也有荀罃魏絳之良及其衰也伐秦制於欒黶會戚惑於荀偃師曠驟駁不振而湨梁之兆見矣劉基誠意伯集

襄十二年春莒人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十五年夏齊圍成公救成至遇

朱氏　日講解義說見季氏專魯門

襄十四年夏衛侯出奔齊十六年春晉會湨梁衛侯莒子邾子與會晉執莒子邾子以歸

釋逐君纂國之公孫剽而定之雖欲治莒邾烏足以服莒邾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十四年冬晉會于戚衛孫林父與會　十八年夏晉執衛石買

黨大惡而治小罪晉霸不競所由也林父逐君大惡也晉乃合諸大夫列罪人于會若石買之伐曹小罪耳晉則因其來使而執之觀前後所書晉之為伯主可知矣劉基誠意伯集

襄十六年春公會湨梁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至會於齊伐我之後兼以著齊靈之褊急暴戾不及待湨梁諸侯之散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十六年秋齊侯伐北鄙圍成　冬叔孫豹如晉

齊大國魯亦望國齊敢伐魯魯豈不能禦齊而豹之告晉其辭窮迫有朝不及夕之慮國無人焉耳春秋於圍成之後書叔孫豹如晉著魯人不為自治之計事急則求於晉可鄙矣家鉉翁詳說

襄十八年冬公會晉侯等同圍齊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九年春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

諸侯圍齊鄭伯亦與楚乃伺隙伐鄭爲諸侯之討拒楚救鄭以尊中國可也祝柯之盟意宜在是而執邾子斯爲下矣（鄭玉闡疑引師協）

襄十八年冬公會晉侯等同圍齊十九年春諸侯盟于祝柯　晉人執邾子　取邾田自漷水

邾子身預戎馬驅馳之間又預於祝柯之盟縱有罪亦當少損其罰況邾魯以疆事搆爭晉既討而執之今自齊來返當敘勤閔勞之時乃復執其君而取其地晉之用事者狂恣甚矣故繼是盟書執邾子取邾田責晉也（家鉉翁詳說）○闡齊義也取邾田不義也以義討齊之暴復以不義侵邾之疆以亂繼亂而已（李明復集義引謝湜）○晉救魯可也動天下之兵以執邾子而取邾田不可也未足以服齊也（黃震日鈔）○邾屢伐魯信不道矣魯告方伯正名其罪以伐之可也因伐齊之舉倚晉以執其君取其田則是挾詐

以爲利也何以服人心哉春秋先書邾魯之盟繼之以執邾子又終之以取邾田則晉魯過惡著矣（程端學本義）

襄十九年晉人執邾子（書執不書以歸）　昭十一年楚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書滅書執書以歸）　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書戰書獲不書以歸）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書敗師書以歸不書獲）　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哀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書入書滅書以歸不書獲）

孔疏汪引陳說見書以歸總論葉說見莊十條下胡氏陳氏說見昭十一條下張氏高氏說見僖十五條下劉說見書執襄十九

襄十九年秋齊侯環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厚齊之世臣也齊靈廢其太子而樹孽子牙爲嗣厚不能諫又從而傅之靈將死崔杼挾光以篡盡殺其父之黨厚亦死焉光與杼罪固當誅而厚亦有以自取矣春秋書齊侯環卒繼書齊殺其大夫高厚著光逆也（家鉉翁詳說）

襄十九年八月仲孫蔑卒二十年正月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襄二十三年秋仲孫速卒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此不行三年喪之始（顧奎光隨筆）

襄二十年夏魯邾會盟澶淵　秋仲孫速帥師伐邾

家氏說見邾魯交兵門

襄二十年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二十四年冬陳鍼宜咎出奔楚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合觀兩事楚人威行陳國陳之貴戚與異姓之卿交藉外援以傾國家生殺去留廢立存亡悉制於楚豈不重可哀哉（應撝謙集解）

襄二十一年春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夏公至自晉

繼公如晉而書來奔繼庶其來奔而書公至以見季氏專權納叛責不在公也傳載臧孫之言知庶其爲盜季氏爲受盜之主其言有合於夫子異日所以語季康子者是可併書也（家鉉翁詳說）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盈入晉而齊伐晉傳稱齊陰納盈者信矣乃盈入不書自齊者盈以攻其君爲罪齊以亂伯國爲罪而盈借外權與齊助臣叛猶小矣故書入書伐舉重也（御纂直解）○彙纂案見書復入○書齊伐晉於盈入之後則助叛明矣（劉績微旨）○張說見齊晉交兵門

襄三十鄭良霄自許入于鄭　襄二十三晉欒盈復入于晉（不言自某）

方說見不書自某入門襄二十三張說見齊晉交兵門

襄二十三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晉人殺欒盈　定十三晉趙鞅

入于晉陽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沈氏說見晉卿專國門定十三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衞遂伐晉　冬齊侯襲莒　二十四年秋齊崔杼帥師伐莒　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于夷儀
高氏說見齊晉交兵門會夷儀
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衞遂伐晉　定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衞
汪氏說見青侵門定八
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衞遂伐晉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黃氏說見書救○豹之如晉賀克欒氏羯之侵齊爲晉復怨夫當事而救不能致力既事而聘何益于晉當齊伐晉不能擊齊既退而侵何損于齊君子是以知其爲文具也戴溪講義

襄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冬叔孫豹如京師
汪氏說見內大夫如京師門
襄二十四年秋公會晉侯等于夷儀冬楚子等伐鄭
楚未嘗一日忘鄭特覬中國之釁而已晉不能制楚而伐齊勝齊孰愈於制楚哉夷儀之會無損於齊徒爲鄭招寇也趙鵬飛經筌
○汪氏說見齊晉交兵門
襄二十四年會夷儀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五年會夷儀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高氏閌說見書入
襄二十五年衞侯入于夷儀二十六年衞甯喜弒其君剽
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陳止齋說見書弒門哀六

襄二十六至三十年衞甯喜蔡世子般弒君衞孫林父叛吳楚來聘
襄二十九年會十一國大夫城杞三十年會十二國大夫宋災故
陳說見晉楚爭盟門城杞顧說見會虢
襄二十六年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
李氏說見以邑叛門
襄二十六衞孫林父定十宋辰等定十三晉趙鞅等　書叛
成十八宋魚石襄二十三晉欒盈襄三十鄭良霄　書入書復入
汪引胡氏蘇方說見書復入總論
襄二十七年晉楚會盟于宋　二十八年公如楚　三十年楚使來聘　昭元年晉楚會于虢　四年楚會于申
沈說見晉楚爭盟門盟宋
襄二十八年冬十一月公如楚　十二月天王崩　楚子昭卒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蠻夷之强以侯楚子之葬故特書所在高閌集注○上書公如楚下書公在楚則禮闕於天王可知天子之崩不如楚子之卒也賀仲軾歸義○靈王訃音已達天下而諸侯旅朝于楚且送楚子之葬越歲逾時而後返曾不遣一介行李問國恤于京師可歎哉汪克寬纂疏成五年盟蟲牢條下○天王崩楚子卒相比以書見魯之勤於楚而不加禮於周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袁張說見魯公書在門顧說見外諸侯卒葬門楚子昭卒
襄二十八年冬公如楚　三十年春楚子使薳罷來聘
張洽直解說見楚來聘門
襄二十八冬天王崩二十九夏衞侯衎卒秋葬衞獻公昭元夏邾子華卒秋葬邾悼公三年春滕子原卒夏葬滕成公

襄二十九俞氏昭三趙氏說見外諸侯卒葬門

成十七月公如晉十三月公至自晉昭十五冬公如晉十六夏公至自晉

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孫氏朱氏高氏牛氏說見書公在門顧氏說見書不告朔總論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襄二十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士鞅之來使魯歸杞田也僖宣之世入杞伐杞侵杞田必多也汶陽歸齊則書者魯田不可歸齊書以著晉之不義歸杞田不書而書來聘杞田不可不歸杞不書以隱魯之不義張自超宋葬義

襄三十年夏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冬葬蔡景公　晉人等會于澶淵宋災故

胡劉家李說見會盟書所爲門〇歸宋財小事耳槩此於葬蔡景公之下而直書宋災故譏其舍蔡亂而圖宋憂也劉絢微旨

襄三十年會澶淵宋災故　昭八九十一年書楚滅陳蔡執殺事

黃汪說見晉楚爭盟門會澶淵

襄三十一年冬莒人弒其君密州　昭元年春取鄆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

魯乘莒君之弒而取鄆又乘莒君之奔而疆鄆田季氏自以爲得幾而適著其見利忘義間危幸禍之惡比之而見矣洪咨夔春秋說

昭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于虢三月取鄆

昭五年春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許氏說見以邑叛門

昭元年取鄆　四年取鄫　五年莒牟夷以二邑來奔叔弓敗莒師于蚡泉

昭五趙說二條見莒魯交兵門

昭元年取鄆不書伐莒　十年季孫意如等伐莒不書取郠

孔疏見伐取並書門總論

昭元年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十一年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錢氏說見書弒總論

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　十一年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呂氏說見天王崩葬門總論

昭四年後書楚伐吳滅陳滅蔡諸事　書晉疊伐鮮虞

定四年書吳入郢越入吳　書晉圍鮮虞

陳氏說見書狄門昭十二薛氏說見哀六

昭四年夏楚子等十三國會于申秋楚子等八國伐吳

會申趙說伐吳萬說見晉楚爭盟門

昭四年楚會于申　繼書楚執徐子三伐吳滅賴滅陳蔡諸事

張顧說見晉楚爭盟門會申

昭四年秋楚子伐吳滅賴　五年冬伐吳　八年冬楚師滅陳

十一年冬楚師滅蔡　十二年冬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楚滅陳滅蔡伐吳圍徐中國之人延頸企踵以望晉人出師一大創治之晉之君臣懵然一無所問方且加兵於弱小無罪之國爲逐利自私之計家鉉翁詳說晉既失伯楚滅中國淫殺諸侯皆莫之恤而有事於鮮虞其無能爲可知矣程端學本義

昭四年楚執徐子伐吳滅賴五年伐吳六年伐吳八年滅陳十一

年誘殺蔡侯滅蔡用蔡世子有十三年楚弑其君虔
錢氏說見書弑總論
昭四年冬十有二月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趙氏萬氏說見季氏專魯門
昭五年舍中軍　叔弓帥師敗莒師十三年又帥師圍費
敗莒　日講說圍費高氏說見季氏專魯門
昭五年舍中軍　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汪氏朱氏說見書軍制
昭五年春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秋公至自晉　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公如晉而受莒邑惡季氏之專從擁歷本義引荀氏○鄭說見莒魯交兵
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冬叔弓如楚

趙木訥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余按弓帥宿私人兩事晉楚皆季氏專之也黃震日鈔
昭七年暨齊平叔孫舍如齊涖盟
定十年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田
見書平門昭七胡氏戴氏說定十劉氏說
昭七年暨齊平叔孫婼如齊涖盟定十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定十年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
直解說見內特會門定十
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　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定六年鄭滅許　哀元年許男從楚圍蔡十三年許男成卒葬許元公不書許男歸國

張氏自超說見書歸門昭十三
昭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是月君母歸氏薨蒐事不中輟晉叔向聞之曰國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忌君公室將卑矣春秋繼夫人薨而書大蒐以同在此一月之內也家鉉翁評說○夫人未葬而大蒐與昭公甫葬而大雩其惡均也昭公在喪不應出蒐定公在喪不應出雩書大蒐大雩季氏僭行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胡氏說見書蒐門
昭八年楚師滅陳圍陳不書　十一年夏楚棄疾圍蔡冬楚師滅蔡
方氏說見書圍門
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冬公子慭出奔齊　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公不至而復趙美說慭出奔美說見季氏專魯門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楚弑歸獄于比齊弑歸獄陳乞二高氏說見書弑門哀六張氏說見昭十三方氏說見書入門哀六比書公子陽生不書公子
張氏說見公子貶不書氏駁辨門哀六
僖十晉里克弑其君卓文十四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八齊人弑其君商人襄二十六衛甯喜弑其君剽哀六齊陳乞弑其君荼
昭二十三年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張氏說見大夫相殺門
昭十三年秋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二十三年春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書兩執抑揚予奪之意自別於書法之內姚舜牧疑問

昭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秦疾既不內爭晉乃自隳其伯業不復合諸侯以張中國之
勢而區區伐鮮虞以取鼓齊欲爭伯亦不能合諸侯以繼桓公
之業而區區伐徐以取賂春秋比書者其無能爲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六年齊侯伐徐二十二年伐莒二十五年公孫于齊二十六
年公會齊侯等盟鄟陵
伐莒盟鄟陵張氏說見齊景爭霸門
昭二十一宋華亥等出奔陳二十二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自宋南
里出奔楚　定十一宋公子地宋公之弟辰等出奔陳又自陳入于
蕭以叛十四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定十三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陳止齋說見大夫出奔門昭二十二

昭二十一年晉士鞅來聘　二十三年叔孫舍如晉被執
高氏張氏說見執大夫門
昭二十二年夏王室亂　二十五年夏會黃父　秋公孫于齊
齊侯唁公于野井　冬宋公佐卒于曲棘
子朝簒立天王出居諸侯不急爲王室謀而但使大夫爲會又
逾年而不見出師定亂其罪大矣夫邦君之失國與天王之出
居事之輕重義之大小有間矣說經者乃以齊侯之唁公爲有
禮以宋公之卒曲棘爲急義以王室論之則皆罪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　二十三年天
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入于成周
趙氏萬氏高氏張氏說見書以門
昭二十二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昭二十二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
子朝
二十二年汪氏說二十三年方氏說見書王子門
昭二十二年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　王子猛卒
稱王猛劉家趙陳顧說稱王子猛胡孫張高說見書王子門
昭二十二年王猛書居于皇入于王城二十三年敬王書天王居于狄泉宜
立者不言立　王子朝不宜立者書立
胡傳見書立門立王子朝
昭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郊　秋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趙東山說見書圍門
昭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秋公孫于齊　冬叔孫舍卒　宋
公佐卒于曲棘
何以見宋公之卒曲棘爲如晉謀納公之行邪以前書叔孫如

宋也舍聘宋而宋即謀納公則知舍之乃心公室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五年九月公孫于齊　冬十月叔孫婼卒
叔孫之司馬鬷戾助季氏昭子不與聞所以內慊祈死繼公孫
而書婼卒言婼爲公死也家鉉翁詳說
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　二十六年公圍成　公至自會居于鄆
汪氏趙氏說見內邑書圍門
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
桓十五鄭伯突入于櫟　襄二十五衛侯入于夷儀
萬氏說見季氏專魯門公薨于乾侯條下
桓十五鄭伯突入于櫟公會宋公等于袲伐鄭十六年會宋公等伐鄭
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圍成公會
齊莒邾杞盟鄟陵二十七年晉士鞅等會于扈二十八年公如晉

次于乾侯二十九年鄆潰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闞
張氏自超說見季氏專魯門公薨于乾侯條下
昭二十六年公圍成公會齊侯等盟鄟陵　定七年齊國夏伐我西鄙
家氏說見齊魯交兵門定七
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方氏說見書以門
昭二十八九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
適歷
葉氏酉說見季氏專魯門昭二十八
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等
城成周

公在乾侯而大夫出會晉侯之令固行於魯也汪克寬纂疏引薛季宣
定元年公即位　四年公會召陵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方氏說見季氏專魯門定四汪氏趙氏高氏說見書公會之下
又書公及門
定元年秋七月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張氏說見前昭十一年歸氏薨大蒐
定四年晉會召陵侵楚　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衞　十年晉趙
鞅圍衞　哀七年晉魏曼多侵衞　十年晉趙鞅侵齊
方氏說見書侵門侵鄭衞又見書伐門定五趙鞅伐衞直解說
見書圍門圍衞
定四年春會召陵侵楚　秋楚人圍蔡　冬蔡侯以吳子敗楚
五年夏歸粟于蔡

柏舉之役吳之力也而蔡侯以之是亦蔡侯之力也竟收入郢
之捷以伸召陵之志夫昭侯者世子有之子於父爲孝子於諸
夏爲功臣者歸粟于蔡天下義是舉也雜論義野編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等于召陵侵楚　冬蔡侯以吳子及楚
戰
家氏趙氏牛氏說見以師門
定四年晉會召陵侵楚　吳及楚戰入郢
劉黃顧說見晉楚爭盟門侵楚趙說見吳楚交兵門
定四年春三月會召陵侵楚　夏四月蔡滅沈　五月盟皋鼬
家氏說見書滅門
先書會于某地後書伐某國如桓十五年會于袲伐鄭先書伐某國後書會于
某地如襄十一年伐鄭會于蕭魚　皆會而不盟　盟則皆書在侵伐後如成七年救鄭

盟馬陵十七年伐鄭盟柯陵襄九年伐鄭盟于戲十一年伐鄭盟亳城北十八年同圍齊盟祝柯　皆盟而不會　先
書會于某地繼書侵某國又書盟于某地惟召陵皋鼬書公會侵又公及盟
葉氏酉說見書公會之下盟又書公及門
伯國會盟先目後凡書諸侯盟于某如葵邱　或曰同盟于某如平邱
定四年書公會諸侯于召陵又書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汪趙二陳說見書公會之下盟又書公及門
定四年春晉侯會召陵侵楚　秋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趙氏說見晉卿專國門伐鮮虞
定四年秋楚人圍蔡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冬蔡侯以吳
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楚以沈之故圍蔡晉不能以蔡之故致師於楚乃有事鮮虞晉
爲不義矣春秋書此於楚人圍蔡之下蔡侯以吳子戰柏舉之

上以著蔡屬楚者屢世一旦去不正以從正及被楚師之圍晉不能救以致不得已而轉託于吳則非蔡之罪而晉之罪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葉氏酉說見書公會之下盟又書公及門

定四年秋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昭十二年楚滅陳蔡不能救而伐鮮虞今又不能救蔡而伐鮮虞其事一也（李廉會通）○蔡以一裘故拘于楚三年歸而從晉於會滅沈於行楚肆忿而圍之其勢亟矣晉宜救焚拯溺而乃與衛共伐鮮虞避强陵弱舍急趨緩（洪咨夔春秋說）○晉伐楚則利在諸侯伐鮮虞則利在六卿故楚圍蔡不救而中山是伐比事書之而晉卿保利營私不恤國事之惡著矣（日講解義）

定四年冬吳入郢　五年夏於越入吳

哀十三年夏會黃池、於越入吳

闔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爭盟晉之功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愛有所忘矣（高閌集注）○遑力於外而不虞敵人之乘其後觀春秋書吳之事可以爲戒矣始書於越入吳于吳入郢之後再書於越入吳于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之後其虛內事外阻兵安忍之教豈不深切著明哉吳以力勝楚而越又以力勝之吳以强陵晉而越又以强陵之天道好還豈不信哉因事比書之垂戒之意遠矣（劉基誠意伯集）

胡傳張說見吳越交兵門哀十三年

定十四年冬吳入郢　五年夏於越入吳

楚伐滅中國而吳入楚吳方入楚而於越入吳據事直書而窮兵黷武之戒昭矣中國不振而夷狄相爲盛衰又可見矣（程端學本義）○顧氏張氏說胡氏說見吳越交兵門定五年哀十三年○吳方入郢越已入吳螳捕蟬不知黃雀在後也楚越吳之强使非其自爲牽制中國當益微矣（洪咨夔春秋說）○吳方逞志於楚而越即得志於吳禍福相乘之機固如此哉故曰謀人者先自謀據外者無志內（余懋學蠡測）

定六年城中城　至哀五年城毗書城邑七　哀十一年書伐我二

高說見內被兵門哀十一

定七年齊鄭盟于鹹齊衛盟于沙　八年晉侵鄭遂侵衛

趙氏說見書侵門定八

昭二十五齊侯取鄆二十六公圍成公會齊侯等于鄟陵定八兩書公侵齊

張氏說見季氏專魯門定八

定九年齊衛次五氏　十年趙鞅帥師圍衛

趙氏家氏說見書圍門

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田　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墮費冬公圍成

以魯之削介於盛大之齊制於富彊之三家久矣一用孔子齊人歸其侵疆三家墮其私邑豈非禮義由賢者出哉（張大亨通訓）

定十二年冬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十三年夏築蛇淵囿

君令不行於陪臣而勞民以自樂甚矣魯之不競也强臣據邑公親帥師徒圍之不能克而返正恐懼修省之時也奈何築囿娛樂比事書之定公失君道矣不足與有爲矣（劉基誠意伯集）

定十三年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三桓竊國軍政而築郎囿以娛昭公公爲所愚而卒見逐今魯用孔子以王道化齊而歸田以王道用魯而墮邑公室之張日可俟矣乃定公庸弱而孔子行圍成不克歸而以囿爲樂兵柄

仍歸臣下故築囿大蒐比書於冊君荒臣偷故態復作與復冊
望矣直解御纂○春秋三書囿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猶以爲未
足而又築蛇淵囿晉楚之爭既息齊鄭之盟既堅君臣之間樂
其所樂也春秋五書蒐昭一蒐于紅再蒐于比蒲三蒐于昌間
定又有甚焉而比年兩蒐于比蒲公室外虞強晉之加兵三家
內患叛臣之圖已君臣之間憂其所憂也內政不修而事荒於
觀游志潰于師武蓋未有不愛民力而猶惜民命者也宜乎夫
子之道卒不可以行歟張自超宗朱辨義

哀二年蔡遷于州來　六年吳人伐陳

張氏說見吳楚交兵門哀六

哀三年夏地震　桓宮僖宮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許氏說見書城門

哀四年春盜殺蔡侯申　蔡公孫辰出奔吳

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
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弒矣陳傅
良後傳○書辰奔于蔡侯被殺之下非辰與聞乎弒則必事有相
連者鄭玉闕疑

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　七年宋人圍曹八年宋公入曹

李氏說見書執諸侯門哀四

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秋齊陳乞弒其君荼

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弒其君光襄十九年二十五年齊國夏及高張
來奔齊陳乞弒其君荼聖人之垂誡深矣陳傅良後傳○親臣去而
國體輕國體輕則君德降故必奔高國而後陳乞之謀得肆呂本
中集解引許翰○盜國者必胥且垂而後行其謀弒君者必肘腋去而
後動於惡景公嬖妾之子荼於國高使立之荼既立陳乞僞
事國高而交鬬於諸大夫使謀先發而高國奔高國既奔陽生
入而荼弒使高國不奔陽生未可入荼未可弒也荼不弒國不
亂陳不可得齊也逐高國而荼弒齊國世亂而田氏有齊矣洪咨
夔春秋說○古之賊臣將有無君之心必先翦其羽翼而後動於惡
而翦其羽翼莫急於世臣蓋世臣與國同休戚而亂臣賊子以
爲不便而亟除之高國之爲世臣於齊久矣二臣不奔則荼未
必弒陽生未必入而陳乞亦未必得政於齊也爲之反間以構
其怨逐之則君側無人而吾莫之忌矣春秋書陳乞弒其君荼
係於二子來奔之下見國家不可一日無世臣然則劉子單子
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者豈眞譏其挾天子以令諸侯如胡
氏說乎夫亦謂王猛之不可無二子云爾楊于庭春秋質疑○先書二卿

之奔於弒君之前以著難所自作而國高不能衞上委君而逃
之罪亦見矣日講解義○高國受命立荼二子不去荼不可得而
弒乞之謀高國爲弒君計也故書奔於弒前葉酉春秋究遺○許氏王氏
說見大夫出奔門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哀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入立皆乞主之與楚比異書乞弒從實錄非歸獄也而比
書歸此書入者一奉於國人一匿於乞家難易勢殊也高閌然擇稽
○陽生與楚比所坐異何也比實弒也則坐比乞實弒也則坐
乞陽生不弒而實與聞乎弒也則首書齊陽生入于齊郝敬行說界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秋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魯俯首奉吳令鄫會百牢輸之惟謹何怯也至於執邾君若虜

豹之噬羊豕何壯也役于强而虐夫小比事書之可見黃仲炎通說參

僖二十八年晉執衛侯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

哀七年入邾以邾子益來八年歸邾子益于邾

歸邾子張氏鄭氏葉氏說見書歸門

哀七年公伐邾入邾十一年兩書公會吳伐齊十三年公會黃池

七年洪氏十一年方氏十三年顧氏說見季氏專魯門

哀十年春齊侯陽生卒　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夫差伐齊聞陽生之死而旋師趙鞅乃於此時伐齊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視夫差有愧矣書齊侯卒而繼以鞅侵所以貶也詳家鉉翁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冬十二月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十二月螽

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竭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張洽集注引許翰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

吳子一出爲黃池之會而楚議其東越議其西三敵鼎立而吳爲彊楚越忌之故乘其出則爭襲其後也觀乎此可以爲逞兵估彊者之戒聖人書黃池之會而繼書楚伐陳越入吳之文因事屬辭垂戒遠矣趙鵬飛經筌○胡氏說見吳越交兵門○楚方强中國莫之制天以吳制之吳方强中國莫之制天以越制之春秋於夷夏消長之故必謹其微而詳其變三者先後相乘盛衰相續吳會黃池楚伐陳越入吳並見於一年其變甚矣洪咨夔春秋說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張說見公至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七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八目錄

書大
書初
書遂 公羊生事說辨　書事非一例辨
大夫二事專事書遂 議祭公專不反命何程劉胡說辨　昭公子結媵命辨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說辨
大夫出奔書遂 議歸父逃命辨
公行書遂
兵事書遂 侵蔡遂伐楚胡傳說辨　遂城虎牢公羊說辨
不書遂 圍陳納頓子公羊說辨
書弗　書不
書猶 猶朝于廟公穀說辨
書其　書于　書且　書克弗克不克　書不肯
書乃書而 穀梁范注辨
書以 以師以叛以奔以歸俱另門　執衛行人穀梁說辨　以王猛公穀劉胡說辨
書會書及書暨 盟會及兵會及戰書及平及暨另門　及姜戎杜注辨　宋辰及仲佗石彄叛胡傳辨
內大夫與外大夫偕行不書及 汪氏說辨
書與
二國二邑二地書及 二邑公私大小公穀說辨　雉門及兩觀公穀說辨
二地不言及 公邑私邑辨　桓僖敵辭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八

錢唐張應昌學

○書大

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 胡傳莊四年 ○餘見祭祀書雩門總論

大雩大蒐大閱大事于太廟詳見僭禮門蒐狩門祭祀門不重錄

大水大旱大災大無麥禾大饑大雨雪大雨雹詳見災異門不重錄

大有年見另門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胡傳見上胡氏甯說見失地之君變例門○大去者如荀偃云大還婦人見絕爲大歸蓋凡物盡棄不顧往而不返也 汪克寬纂疏

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眚常也非常爲大肆大眚者罪惡無不赦之辭也異於常故

書 俞皋釋義

○書初

以此爲始之謂初如稅畝後世遂用之以爲常以此爲其始耳 蕭楚辨疑

書初例二初獻六羽復正之初也初稅畝變古之初也 李廉會通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爲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爲故皆書曰初

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畤初租禾初爲賦取法乎春秋 王應麟困學紀聞

隱五年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穀梁初始也○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 程子經說 ○袁纂案黃氏張氏說見僭禮門

宣十五年秋初稅畝

公穀杜氏說入田賦門○書初稅畝志橫征之始也三代制田

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爲法至周始詳密肖盡爲人君者苟能謹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今宣公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螽蝝之變又不能敎省以節國用而貽饑饉空乏之憂於是一旦紊先王之制增稅畝之法作法於貪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易世而成公作丘甲而賦民之力有加於古迄春秋之終而哀公用田賦民財民力殆無遺餘皆肇於宣公之作俑也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不復豈非宣公首禍以致然乎顧棟高大事表○丘甲田賦不書初者由稅畝而作丘甲馴至於用田賦乃法弊之究非法變之始也高衛然釋經哀十二年○書初之意蓋以初之所刱疑若一時之暫耳而後之沿襲必假是以行其無藝之斂也漢武紀書初算車商初算緡錢初榷酒酤

此意洪咨夔春秋說此條注引咨夔平齋集○胡氏甯說見魯禮改革門

○書遂總論　公羊生事說辨　書事非一例辨

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因者亦所議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善惡如此相遠東坡文集

爲天子之臣而專天子之命爲諸侯之臣而專諸侯之命以王法正之皆春秋所誅也故二百四十二年書遂者十有九雖事各不同大抵譏其專命自恣而叛王法也然其間興霸一時攘僭亂正中夏立諸侯之顯功雖得罪於名義而就春秋以論之亦衰世之幸不可謂全無取焉何則事有可遂者有不可遂者貳國君之命重侵滅之惡救難而次取邑而城若此之類是不可遂者也聲兵威以抑强敵合同盟以扶弱國若此之類是可遂者也事不可遂而春秋不誅何以懲後世之僭事可遂而春秋不與何以勸後世之功者當時之事而較其善惡利害則襃貶輕重之義可得矣沈棐比事

聖人之於臣子有責其守經事者有予其適變事者責其守經事者嚴上下之分也予其適變事者通一時之權也不通其權則持祿之人畏事偷脫或爲國媒患而招後悔不嚴其分則好名之人要功生事或至亂國之大常是以聖人兩通其情以示天下後世使爲臣子者度義而行不敢妄作也故春秋書遂事有予之者有罪之者遂城虎牢遂伐楚之類予之也遂入鄆遂滅偪陽之類罪之也蕭楚辨疑

公子遂之如京師本以如晉之故而後有行也而春秋不以如京師爲遂事而以如晉爲遂事者以明聘王之事爲大也成公之如京師本以伐秦之故而後有行也而春秋不以如京師爲遂事而以伐秦爲遂事者以明朝王之事爲大也皆所以存人臣之禮也趙汸金鎖匙

遂者兩事之辭春秋君臣之出因彼及此皆書曰遂記事之宜非例所加公羊曰遂者何生事也不盡然矣馬驌左傳辨例

遂者繼事之詞先儒謂有歸重之意如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莊十九年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僖四年遂伐楚十五年遂次于匡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成十三年公自京師遂會伐秦襄二年遂城虎牢襄十年遂滅偪陽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定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其本意皆不在前事謂其有歸重之意是則然矣

而亦有不盡然者如僖六年諸侯遂救許文七年公伐邾取須句遂城部宜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豈可謂其本意在後事乎至如文十五年齊侯侵我遂伐曹宣元年楚鄭侵陳遂侵宋襄十三年季孫救台遂入鄆昭四年楚伐吳遂滅賴諸所謂遂者皆踵前事而加甚之詞不可作一例解也 葉酉究遺 僖六年

○大夫二事專事書遂 譏祭公專不反命何程劉胡說辨 貶公子結媵命辨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說辨

遂繼事之辭也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皆書曰遂得失則視其實而已祭公自魯逆王后公子遂如周及晉皆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媵而及齊宋盟專繼事者也 蘇轍集解 桓八年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

可者謂救危除患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 劉向說苑

春秋書遂事者十九而內大夫遂事有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乃受君命而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也然結之遂盟致三國之伐乃禮樂之事事雖有害而意衞公也宿之入鄆乃征伐之事事雖有利而意則純乎私矣於惡之中又有惡焉 汪克寬纂疏 襄十二年

凡書遂有以二事出者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是也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是也其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 日講解義 僖三十一年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穀梁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畧之也○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先來見魯君然後向紀知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魯命而往迎也 孔疏 ○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凡言遂因上事生下事之詞也而胡氏謂祭公論道之官不宜使之輕而祭公緣此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是於無過中求有過也祭公既來魯而遂逆王后于紀焉此非暈帥師之類也何專之有 徐學謨春秋億 ○祭公受王命問期于魯并逆后于紀耳未有無王命而敢專行者獨書曰來正見非有聘問之事卽爲逆后來耳 日講解義 ○天子使同姓主昏早已命魯矣非逆后時方有是命也以魯爲主人則當受王人辭命祭公來者旣告于廟受命于魯以逆之也或責其不反命若反

命仍王自主昏矣杜解甚明遂者迅速之謂祭公來魯受命遂適紀逆之無所爲專也故傳以爲禮 姜炳璋讀左補義 ○祭公銜命將逆后於紀而先來魯也遂者繼此而遂行之事有美惡並得言遂非譏祭公不反命也 焦袁熹闕如編 ○書遂逆者天王使魯主婚祭公過魯問期卽如紀逆也以來魯本意原爲逆后也胡氏引劉敞說以專命不報爲祭公罪不確 葉酉究遺 ○趙子常駁啖說顧復初駁何休程子說毛氏陳氏說見昏禮逆后門○愚按舊說皆以書遂爲譏惟趙子常不然獨得策書大體而 日講解義及毛氏陳氏姜氏顧氏焦氏葉氏均發明之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書者爲遂事起也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 孫復尊王發微 ○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以私事之

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爲賸而往盟爲遂事[illegible]○使結
既盟而齊宋不來伐猶當以擅命之罪加之况無益而有害乎
呂本中集解○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僖三十年公子遂遂如晉襄公
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大夫之專國有漸然盟聘而專猶可也
兵事而專甚矣李廉會通○說穀梁者以爲公子結之賸與盟皆出
君命左傳注疏則謂魯使公子結往賸而盟非魯公意張氏吳
氏又以盟出君命而賸乃私事據文定傳則二事皆非君命竊
考經文不書如陳送賸而書賸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賸陳
之微者矣微事不見于經書者譏其因事與齊宋盟爾若齊宋
之盟出于公命當如公孫茲如牟因聘而娶經但書聘而不書
娶此亦但書盟而不書賸矣汪克寬纂疏○結爲送女而出行至於
鄄聞齊宋謀伐魯矯君命及齊宋盟非君命故不書公子結及

齊侯宋公盟于鄄焦袁熹闕如編○舊說貶結皆誤也諸儒矯制之說
雖正而結之志安國家非黨溺專命之比齊之伐魯自因魯納
鄭詹非因鄄之盟也宋與陳奉齊之命亦非因結失賸陳之好
也鄄之盟即無濟於事豈反因此招戎乎聖人據事直書固非
嘉之而稱公子亦非惡之而稱遂及也李惇羣經識小○按諸家皆以
爲結矯命專盟故書遂以貶之惟范甯穀梁注云魯實使結要
二國之盟未審得盟與否故以賸婦爲名也洪氏咨夔葉氏酉
從其說謂魯以背盟納逋之故懼討假賸事以請盟于鄄遂者
繼事之詞盟乃出於公意亦可備一解○又按舊說皆貶結李
氏惇獨異而論通

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穀梁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范注遂固受命如京師
如晉不敢同周於諸侯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如京師報宰周
公因聘于晉不專受命如周尊周不敢使並命也若云公子遂
如京師如晉是同周於諸侯而不尊天子也范注引鄭元起廢疾○既命
聘周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杜注○冢宰兼三公而來聘天王之
禮意莫厚焉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焉周
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胡傳○如晉以遂言疾不專於王也遂
如京師拜周公之聘也因是而往聘晉焉非尊天子之道也葉夢
得傳○此條與公如京師遂會伐秦皆是王事書遂此本以二事
出春秋則以如晉爲遂事不敢以王事同于伯事也彼本以伐
秦出春秋則以伐秦爲遂事不欲先伯事而後王事也李廉會通○
晉文方強諸侯畏之盍實使聘晉而因宰周公之來並往報焉
春秋不可先晉而後京師故曰遂孫覺經解○遂者繼事之詞而有

歸重之意蓋著其本意在聘晉因周公來聘故便道如京師以
報之此春秋誅意之法也葉酉守遺○張氏曰文八年公子遂盟盾
未幾遂盟雒戎不以遂事言者爲其雒戎所以別之以示內外
之辨即文定明族類別內外之說然則如京師如晉何獨以遂
事言而不爲君臣上下之辨乎如京師如晉以遂事言者罪其
以二事出也以見王事綦重不可以二事出晉不尊天王而以
周下等於晉爲不嚴天王諸侯之分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此不可責僖公已甚大夫無遂事戒非君命而專爲之也如京
師遂如晉者自上而遂乎下也春秋之世諸侯尊霸國而後王
室久矣而僖公於此拳拳焉既朝王所又聘京師其遣使也又
謹所先後如此是時爲此者鮮矣若意其遣使京師必以有故
于晉非是則未往說經者不當如是許翰襄陵集答人論春秋書○愚按此

論鄭吳娶之譏焉幸焉兩意皆具於春秋忠恕之旨皆是也
公羊曰大夫無遂事趙子曰此亦受君命而往何得指大夫也
又云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啖子曰按僖公未失政此說
非也陸淳辨疑

襄十二年春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左晉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
○公羊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穀梁遂繼
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書季孫宿帥
師救台若正也書遂入鄆者非正也救台者承君命而禦侮也
因救台而入鄆者非君命遂已私也據事直書褒貶之義見矣
湛若水正傳○遂者專行不忌之辭惡宿之擅權而公不得爲政也
日講解義○救台入鄆宿固有遂事之罪然亦憤莒之見伐不已

晉悼釋之不問激而爲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遂者繼事而加甚之
辭也穀梁傳言是也葉酉究遺○汪氏說見前總論

○大夫出奔書遂　譏歸父逃命辨

宣十八年冬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穀梁遂繼事也○書遂著閒亂而奔之迹非若公孫敖奔莒之
前定也或以爲譏逃命則敖之奔何以不書遂高澍然春秋釋經

○公行書遂

桓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本與夫人俱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
隨至齊故曰遂杜注○書法見公之禍起於姜氏也沈棐比事○日與
日遂繼事之詞也曾不言公及夫人則如齊曷爲以繼事之辭
言之會公之志也如齊非公之志也見公制在夫人也趙汸集傳

文七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遂城郚

穀梁遂繼事也○遂城郚重勞民也孫復尊王發微○僖二十二年取
須句雖得而不能守至是復伐取之然此書春伐邾又書三月
甲戌取不與僖公同文者蓋恐邾爭未敢遽取逡巡而後取之
雖取猶畏邾之難故遂城郚以備之既伐國取邑又從事城築
之勞疲弊師旅不恤民力書遂所以甚公之殘民不仁也沈棐比事

○兵事書遂　侵蔡遂伐楚胡傳說辨　遂城虎牢公羊說辨

春秋兵事書遂者胡氏例有三一曰繼事之詞一曰兩事之詞一曰
專事之詞公羊又有生事之詞蓋亦隨事立說繼事而善則但譏其
專繼事而不善則深譏其暴獨遂救許爲善之尤者蓋救兵宜速也
其遂圍許恐亦與遂伐楚同義李廉會通僖四年
書遂救者美其赴難之速也書遂伐遂侵遂入遂滅者譏其憤兵無

已也惟齊桓遂伐楚乃所以救鄭非他國遂伐之比汪克寬纂疏僖六年
陳氏曰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據成六年晉欒書救鄭遂侵
蔡但書救鄭八年晉欒書侵蔡遂侵楚但書侵蔡之類苟悉書也則
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書遂有三義有以遂爲功者
若遂伐楚遂次于匡之類是也有以遂爲罪者遂滅偪陽遂滅賴之
類是也有遂事與本事等者侵陳遂侵宋侵鄭遂侵衛之類是也其
不書者或非義所存或非力所及事不足記也趙汸屬辭
遂伐楚次于陘遂救許遂圍許是志其赴機之捷遂滅賴遂滅偪陽
遂伐曹入其郛是志其兵威之暴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遂者繼事之通辭有截然二事者有二事而一私一公者有一旁一
正者皆所以著事實若逕爲一事則不書如會袁伐鄭會召陵侵楚
是也高澍然春秋釋經僖四年

葉氏說見前書遂總論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

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據成六年晉欒書救鄭遂侵蔡但書救鄭八年欒書侵蔡遂侵楚及沈但書侵蔡之類苟悉書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關於天下之大故也楚入春秋浸强矣而諸夏之交兵不及楚也桓公有志於伐楚而以侵蔡召諸侯誓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伯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强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陳傅良後傳 ○蔡自獻舞以來屈服于楚桓公欲討楚而加兵於附楚之蔡蔡衆既潰則威震而兵强故可以遂伐楚也張洽集注 ○先儒譏遂爲專然乎曰無譏也此與公會晉齊宋蔡鄭陳莒邾秦于溫而諸侯遂圍許與下文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之遂同義程端學或問 ○不戰而屈人此節制之師須深玩一遂字書侵書遂伐書次師皆春秋所深與者攘夷安夏一匡天下在此不得猶譏其專也姚舜牧疑問 ○齊桓侵蔡遂伐楚以蔡近楚遠有事於楚道先由蔡也楚莊侵陳遂侵宋以陳近宋遠有事於宋道先由陳也姜寶事義全考 ○胡氏以書遂爲專按桓伯莫切於攘楚養銳乘勝楚之猝抑於是爲始此舉係天下大勢桓之假名義不待於此時責也黃永年南莊類編 ○胡傳云齊不請命擅合諸侯書遂伐楚譏其專非也桓公陽怒蔡人出其不意以諸侯之師臨楚書遂者所以志其行師之次虛實之變著桓公管子之本謀耳何以知侵蔡之本爲伐楚也自管子用齊侵伐未有用大衆者諸侯之師未有聯數國者蔡小國耳何至勤天下之師哉然則齊不請命無譏乎諸侯擅興久矣桓之不請命亦前此矣豈侵蔡非專伐楚而後爲專乎方苞直解 ○侵蔡之謀一託師名以誑楚使之不備一揚兵威以讋楚使之自屈書蔡潰遂伐楚著桓本謀也俞齣然釋經 ○遂者繼事之辭而有歸重之意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葉酉究遺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等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圍許之役葢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此見桓公之急于義張洽集注 ○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書遂美其赴難之速也家鉉翁詳說 ○葉氏酉說見前總論

僖十五年春公會齊侯等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穀梁遂繼事也 ○許氏曰遂救許遂之善者也以其進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李廉會通 ○畏楚不敢進師書曰遂次有救徐之名無及事之功也沈棐比事 ○葉氏駁舊說見書次門

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等于溫諸侯遂圍許

穀梁同上 ○會溫本欲討許然既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歸元咺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爲繼事吳澂纂言 ○齊桓圍鄭討其逃首止之盟晉文圍許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圍非美事而桓文之圍爲王室討故晉文遂圍許與齊桓遂救許書法無異汪克寬纂疏

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穀梁同上 ○遂者得復而行不歸國杜注 ○春晉侯執曹伯畀宋人非以治曹假之以怒楚也及敗楚師則曹伯宜釋之矣其間諸侯再會再朝實天下盛舉曹非不欲也而晉侯不釋而俾之與會葢亦過矣故纔獲歸曹聞諸侯之圍許問不朝之罪遂整兵以會圍焉趙鵬飛經筌 ○晉文圍許以王命討叛諸侯服從故曹

伯得踐卽會閒書遂會諸侯圍許見晉不敢卽楚也晉共公與楚久矣今不卽楚而遂會諸侯急於從霸可知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文十五年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侵魯猶可也曹何負于齊哉徒以曹伯嘗兩朝魯爲魯與國也所謂小人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趙鵬飛經筌○兵事言遂必天下大故也此齊始敗夏盟也晉靈雖不競而新城之盟諸夏汲汲焉固結之猶有屬也而齊爲亂階晉遂不競而諸侯貳故悉書之也傳曰謂諸侯不能也是故入郛皆不書據隱五年邾鄭伐宋入郛之類於齊特書之陳傅良後傳○陳氏云兵事書遂必天下大故此語有見書侵書伐書入郛皆特筆此師有甚於楚之侵陳遂侵宋晉之侵鄭遂侵衞矣外兵事書遂者三齊獨兩見焉晉之失霸非齊爲之歟李廉會通○葉氏酉曰遂者繼事而加甚之辭見前總論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故謹書之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列國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自是訖春秋師再有事無言遂者言遂者非與國伐盟主則盟主伐與國也陳傅良後傳○侵蔡遂伐楚以見齊霸侵陳遂侵宋以見楚霸林堯叟注○傳稱陳叛受盟于晉楚師本爲陳起因陳而及宋書曰遂者繼事而加甚之辭也葉酉究遺○沈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成十三年夏公自京師遂會晉侯等伐秦

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也胡傳○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然本會晉伐秦道過王畿不得不朝舉其可道者志敬也然上書晉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伐秦則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乃志其不敬也高閌集注○三傳皆不言經意公本以會伐秦道過京師而朝也觀上文書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則公之行爲伐秦明矣因戰伐之事假朝王之禮此春秋所宜誅絕也而夫子婉其辭以書之若眞如京師者疾當時諸侯不朝天子而幸其一見於衰世故公之行雖不主於朝而春秋之文使若正焉見聖心切切然在尊周也沈棐比事○魯十二公未有能行朝覲之禮者然不可不一示其意故因伐秦之役大書于策曰公如京師繼卽書曰公自京師遂會伐秦聖人之意可見葉酉究遺○李說見大夫書遂僖三十年

襄二年冬會于戚遂城虎牢

遂者繼事之辭會畢而城之也前會于戚孟獻子已有是謀知武子未敢專於是歸告晉侯言之於齊帥諸國而舉是役非大夫之專事也鄭玉經傳闕疑○公羊謂大夫無遂事言遂歸惡乎大夫也恐非鄭自是服中國此遂之善者安得謂之惡葉夢得公羊傳讞

襄十年春會于柤夏遂滅偪陽

左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晉悼不能卻強楚而會吳以滅偪陽強者不能抑而弱者反見陵豈霸主之事哉書會吳于柤遂滅偪陽罪其會强寇而弱小國也沈棐比事○汪氏克寬曰偪陽與柤皆在今沛縣吳入中國之要衝柤之會蓋謀滅偪陽而通吳也按此說極合情事惟爲滅偪陽而會故書曰遂所爲繼事之詞而有歸重之意也葉酉究遺○姚氏高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衞遂伐晉

兩事故言遂杜注○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于是始叛則晉霸衰而諸侯貳矣陳傅良後傳○言遂者齊莊

本意在伐晉而伐衛以先之亦猶齊桓本意在伐楚而侵蔡以先之也討從楚之與國而後討還楚善之大者也伐從霸之與國而果於陵霸主惡之大者也春秋之書遂其中有大美惡焉汪克寬纂疏○伐衛遂伐晉志不在衛也李廉會通○齊侯伐晉助欒氏也而先伐衛何也晉霸國之餘齊人畏之以伐衛爲名及衛地而後移師向晉故書遂以著其行兵之大處實之變與侵蔡伐楚之師同若以兩事出則當從侵曹伐衛之例再書齊侯而不言遂矣方苞直解○遂者繼事之詞而有歸重之意齊納欒盈不遂利晉之難而伐之意不在衛也葉酉究遺○張說見齊晉交兵門

昭四年秋楚子等伐吳遂滅賴

穀梁遂繼事也○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桓侵蔡遂伐楚遂事之正也楚虔怙其彊橫劫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也

遂之爲義要當隨事以求經意執一例則拘矣家鉉翁詳說○遂者繼事之辭執齊慶封爲伐吳一事故不書遂滅賴與伐吳爲二事故書遂高澍然釋經○遂繼事也著其暴也伐吳滅賴書之詳而不殺者傷中國失伯蠻夷爲禍烈也牛運震傳○書楚靈之遂滅賴與書晉悼之遂滅偪陽同非予楚靈之同乎晉悼也罪晉悼之同乎楚靈也春秋固嚴於治楚又何嘗寬於治晉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其言遂晉始伐與國也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衛迭叛晉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矣陳傅良後傳○晉恐鄭衛叛已故也然是時晉卿專國實鞅爲之春秋非特惡鞅之專且見晉國衰微權不在君致諸侯間晉而相攜貳也沈棐比事○成二年楚鄭侵衛不書遂侵我十五年楚子侵鄭不書遂侵衛雖十六年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亦不書也必若鄭衛叛晉晉以師兩侵之而後書焉以著諸侯之不復從晉也汪克寬纂疏○遂者繼事之詞而有歸重之意晉討衛叛意不在鄭也葉酉究遺○是役主侵鄭而侵衛爲繼事故書遂卽主侵衛而侵鄭爲先事亦於侵衛書遂以遂本兼專繼二訓也高澍然釋經

○不書遂 圍陳納頓子公羊說辨

本一事不可分也則不言遂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是也本兩事不相及也亦不言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是也必由此事而及彼事者始得言遂戴祖啟五測

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左襄仲會晉趙孟報扈之盟遂會伊雒之戎○盟于衡雍盟于暴一公子遂耳壬午乙酉四日之間而行二事于經可以言遂也然不曰遂者衡雍之盟與暴之盟皆受命於君而後行事非繼事之謂是以不曰遂也孫覺經解○二盟皆公命也何以知其皆公命也以其書雒戎之盟與書趙盾之盟一也蘇轍集解○會晉之三日而會雒戎疑若專命者然不以專命書則知兼命以出也媵陳人之婦遂及齊宋盟如京師遂如晉此專命之辭也壬午盟于衡雍乙酉盟于暴結日定期而後行此兼命之辭也張大亨通訓○盟盾未幾遂會雒戎不以遂事言之所以別夷夏也張洽集注

以上大夫出疆不書遂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公羊傳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孔疏○不

言遂者圍陳所以納頓子也公羊曰兩之也非也兩之當再言
楚人孫覺經解○楚圍陳納頓子書法如楚伐吳執齊慶封殺之蓋
一事爾汪克寬纂疏○不言遂非繼事楊士勛說略行○圍陳以納頓子也
使爲二事則當爲更端之辭如侵曹伐衛之並舉晉侯矣方苞直解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不言遂非因曹而伐衛與乎侵蔡而伐楚也陸淳微旨引趙匡○不言
遂者非繼事也侵曹既反而後伐衛爾孫復尊王發微○將以動楚也
故先侵曹侵曹而楚不出則又伐衛蓋二事爾豈可書遂哉再
書晉侯非貶非貶即事之實書之耳趙鵬飛經筌○既侵曹乃謀伐
衛非以侵曹之師遂加之衛故兩言之黃仲炎通說○齊桓本以伐
楚出而侵蔡爲兵端故書侵蔡遂伐楚本以伐鄭出而救許爲
繼事故書遂救許晉文本以二事出不得書侵曹遂伐衛也再

書晉侯文當然耳公子遂盟趙盾雒戎兩事再書即此義方苞直解

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圍陳即所以納頓子也不得言遂故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伐楚即所以救江也亦不得言遂故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
救江戴毓啟五測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等于召陵侵楚

是役以伐楚合諸侯聯侵會爲一事故不書遂高澍然釋經

又

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
鄭吳入郢

不書遂戰入本一事也晉郤缺伐蔡入蔡不書遂更日吳中有閒事也高澍然釋經

以上兵事不書遂

○書弗　書不

曷爲或言不或言弗不者正辭也弗者還辭也劉敞傳桓十年
不者直不爲也弗者不之有故之辭非直不可爲也晉人納捷菑于
邾弗克納非晉之力不能納以辭非世子不成納也公追齊師至酅
弗及非直不可及畏不敢前酅齊地公不能謹邊候齊人來侵而不
覺既去而後追又深入其地始悟畏齊而不進使齊兵衆未遠邊鄙
有伏能保無危乎故書至某弗及所以譏公量敵之晚而示行師之
不可輕易也若直不爲之則曰不不告月不視朔之類是也蕭楚辨疑
齊侯弗及盟以有辭還公追齊師弗及以有畏還晉納捷菑弗克以
義還高澍然釋經桓十年

桓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穀梁胡氏見盟書弗遇門

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弗左作不

穀梁至酅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弗及內
辭也○其言弗及何弗者還辭也爲畏而弗敢及使若不及然
劉敞傳○所謂弗及者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弗敢及者畏也故
諸侯之恥莫甚乎以一國畏矣劉敞意林○弗及左氏作不及公羊
穀梁作弗及當從二傳弗及可及而我不及也善用師者量敵
而後進慮勝而後會追而弗及有畏齊之志焉葉夢得傳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趙氏云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陸淳微旨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公穀王氏汪氏說見書弗及盟門○酅之弗及魯畏齊而弗敢
及也陽穀之弗及齊弱魯而弗見及也李廉會通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

僖五年秋盟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僖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

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

宣三年春牛死乃不郊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義可從而不從曰弗肯不可從而不從曰不肯郯魯婚姻之國有莒怨公欲平之挾齊以行爲義不足以服莒也曰莒人則不肯者非獨其君云爾葉夢得傳

宣八年冬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

成十年夏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成十六年秋會沙隨不見公

成七年夏三卜郊不從

成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昭十三年秋同盟平丘公不與盟

文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

呂氏說見大夫奉使書復門

宣八年冬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書猶　猶朝于廟公穀說葬

春秋書猶三猶三望猶朝于廟猶繹也三望與繹譏其可已而不已之辭也朝廟幸其不可已而不已之辭也李廉會通

春秋有同辭而異實者猶三望猶繹可以已也猶朝于廟幸其不已也蘇轍集解

春秋書猶一也而其義有二焉亦觀其行事之是非而已矣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魯人不郊而望祭山川春秋書之以猶者以爲魯之郊祭已爲非禮而況三望乎書之曰猶所以甚其可已而不已也魯人不告閏月而朝於宗廟春秋書之以猶者聖人以告月之禮雖不可復見而其朝則猶可識也書之曰猶所以幸其可已而猶未已也趙汸金鎖匙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穀梁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朱子語類○啖氏說見祭祀門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吳氏說見書郊門○猶者贅辭可已而不已也御纂直解○望以郊及不郊無望可也猶者可以已也牛運震傳

成七年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宣八年夏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公穀見祭祀門○朱子說見上猶三望

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猶字之義諸傳皆以爲可已之辭大率皆譏其舍大政而謹小禮獨胡傳以爲幸其不已之辭以我愛其禮證之則此義精矣朱子語錄○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大失春秋之意蓋聖人傷魯文之怠慢政事若曰朔雖不告而朝廟不廢則告朔之禮猶有存者即愛禮存羊之意與猶三望猶繹之義不同汪克寬纂疏○夫子傷周道之殘缺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

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非矣夫周禮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東坡文集）○諸傳以爲可已之詞胡傳以爲幸其不已之詞以爲可已者謂告朔可

已烏用朝廟何不并此而已之以爲幸其不已者謂猶知朝廟之不可已將來尋求禮意復行告朔之禮未可知也諸傳之說卽子貢去餼羊之意胡傳卽夫子愛禮之意也（朱軾春秋鈔）

○書其　經不備載

經書其者皆謂其身所有是以臣曰弒其君君曰殺其大夫殺其子弟君與大夫皆國人所有是以稱國稱人亦並言其焉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言其據君爲文謂督弒其君及君之大夫也仇牧荀息同此義也（馬驌左傳辨例）

○書于　經不備載

于者連屬之辭所奔之國與其人本不相連屬也故不書于也歸則必歸其本國故書于也他如公子返國復君返國及大夫入其私邑者其入皆書于至攻戰而入人之國則不書于（葉酉春秋究遺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

○書且

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繼事曰遂兼事曰且（趙汸屬辭卷十五）○按賈服云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孔疏駁之○且猶又也春秋歸含且賵（王引之經傳釋詞）○葉氏說見書歸物門

○書克弗克不克

能勝之曰克提菑弗克納以我辭屈不能勝彼故不成納也揚子曰勝己之私謂之克（蕭楚春秋辨疑）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宣八年冬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書不肯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穀梁不肯可以肯也○胡傳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肯猶可也（戰國策齊策高誘注）○以大國令小國不從者有二皆特筆以紀之晉納捷菑曰弗克納魯平郯莒曰莒人不肯皆義之詘勢之窮也（王介之春秋四傳質）

○書乃書而　穀梁范注辨

穀梁云乃急辭趙氏辨之　曰講解義解之見下定十五年不得已曰乃（趙汸屬辭卷十五）

乃者而之難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廢君命一也然書曰復不言所至下書其奔則知敖以姦無故廢君命也遂書乃復書至黃下書卒則知遂以疾然後返非無故廢命者其罪有間矣日中而克葬日下昃乃克葬其葬不以制同然至於日下昃乃成葬焉幾於不能襄事故曰乃克則難之兼備又甚矣（蕭楚春秋辨疑）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穀梁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范甯註亡乎人若曰無賢人也○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案亡讀存亡之亡亡者不在也亡乎人言其過不在於人也人謂有司也四卜郊不從乃僖公不敬以致天譴非羣有司之過故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僖公也成七年乃免牛傳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成公也宣三年成十年之乃不郊襄七年之乃免牲傳並云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義與此同范注僖三十一年亡乎人云若曰無賢人也誤也王引之經義述聞

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穀梁仝上○汪氏說見書郊門

宣八年夏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穀梁仝上○乃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若士匄之乃還專而合於義者汪克寬纂疏○蕭氏說見上總論○敖之復不地此曰至黃乃復知非無故而復也乃者有阻之辭與書而復自別高斷然釋經

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穀高氏說見書郊門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穀梁仝上

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襄十九年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言乃者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何休注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乃者亡乎人之辭剌公弱劣受制彊臣穀梁范甯注

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公羊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何休注言乃者深言而者淺下昃日昳久故言乃○穀梁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定十五年日下昃乃克葬乃者難辭承日下昃而言也此日而克葬足乎日之辭也日講解義

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曰乃急辭也案凡稱乃緩辭也不得云急詳經意譏臣子

緩慢耳陸淳微旨引趙匡○乃猶始也宣八年葬敬嬴言而此言乃者彼以日中此以及日日昃甚於日中故命辭有輕重耳程端學本義○葬敬嬴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中則裕於日昃矣故穀梁子曰乃急辭也日講解義○謹按日講解穀梁急辭以時而言趙子所謂緩辭以事而言意正同也

○書以以師以叛以奔以歸俱另門執衞行人穀梁說辨以王猛公穀劉胡說辨

以重辭也僖二十一年穀梁傳以者不當以也陸淳微旨引趙匡見宣元年

以之爲言所涉甚多劉賈許潁之說不能盡通又云稱以皆小以大下以上非其宜也案晉以季孫歸非下以上也荆以蔡侯歸亦非小以大也孔疏僖二十六年

用直用也以者其意也意所使也以者用之意也如鄭伯以璧假許田爲鄭伯致勤意在於假田非謂用璧換田也伐楚以救江時楚人

圍江伐楚冀楚還師自救江圍師解耳是其意在於救江也（蕭楚辨疑）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廢置之也（胡傳昭二十二年）稱以所以見情實善惡則存乎其事加劉單以王猛居皇入王城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安得以為不善（方苞直解昭二十二年）

桓二年春公會齊侯（等）于稷以成宋亂

穀梁以者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為此會而華督之罪始得無討○胥桓逆黨與督同惡成宋亂者三國也所以使三國成此亂者魯也穀梁深得聖人之意（家鉉翁詳說）○趙子駁穀梁曰言以者明四國同會以成此事何獨言公為志（陸淳集傳辨疑）

僖二十一年秋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穀梁見上○此傳及定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傳皆曰以重辭也國之所重故曰重辭（范甯注）○若不言以則執伐各為一事不見楚人之情（焦袁熹闕如編）

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見書伐以救門

定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見上○穀梁謂以重辭也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按例執行人皆書何獨重結（陸淳微旨引趙匡）○穀梁非也執其使伐其國文加以則見之不加以則不見也乃其理然豈為衛人重之乎（劉敞權衡）○以者不宜以也齊討衛則聲其可伐之罪伐之爾何乃執其行人而侵人之國乎經書之與楚執宋公以伐宋等也（孫覺經解）

以上會及侵伐書以

昭二十二年（夏）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

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猛位未定進退在二子也（孫復尊王發微）○王猛之所以居于皇者劉單以之也子朝之所以奔楚者尹氏以之也此皆非其本意而為人所以之稱（呂大圭或問桓十四年）○當王猛之始立二子以王出入難矣及王猛立未幾而卒又立其母弟名體未白中外猶疑二子獨以身當之周之既衰大臣以宗社自任若劉單者幾人哉春秋始書劉單以王猛居于皇以王猛入矜其所遇之難所任之重書以與之非責之也後書天王居于狄泉天王入于成周不言劉單以之所以正嗣王之名體釋劉單之重權以為時當艱難則當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不為嫌王位既定則當退安人臣之分而思所止前後書法輕重抑揚皆出聖人特筆（家鉉翁詳說）○未成尊則言以苟成尊則不言以故敬王居于狄泉不曰以（趙汸集傳）○天王出入有以之者不書未成尊則書以莊二十年鄭伯以王處于櫟昭二十三年單子劉子以王如劉二十六年劉子以王出次于渠皆不書（趙汸屬辭）○挈乎大臣言以王猛子朝美惡不嫌同辭（又卷十五）○以左右之也書稱翼為稱股肱皆左右臣鄰之義所謂以也春秋一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再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蓋幸當時有若人左右王猛而王室雖亂可藉以復底於平也後儒不知大義乃謂二子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曰以者不以者也可不為大舛哉（姚舜牧疑問）○不曰王猛居于皇再曰劉單以之者猛不能自立其出與入皆劉單之功史家告實非聖人之貶文可知胡傳泥於以之一字以為挾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夫人臣出萬死以赴君父之難既奉王猛于王城又立敬王而逐亂賊卒以成功告文武之靈斯亦可以免於貶矣而以一字疑聖人

之情豈春秋之功罪若是其倒置乎哉嚴啓隆傳註○凡書以者美惡存乎其事非皆貶也單劉之以猛爲正尹召之以朝則罪矣劉氏倣以單劉爲專而胡傳因之陳氏傅良亦謂以非順辭皆謬也當從嚴氏啓隆之說葉蒙求纂○能左右之曰以猛不能自定不能不賴劉單之以也以所當以如劉單之於猛所以表夾輔之功以不當以如尹氏之於朝所以著助亂之罪美惡存乎其事也直解御纂○王猛立未逾年則猶是先王之年以先王臨之大臣宜盡夾輔之力故劉單書以示臣職也敬王立已逾年則當與天下正始故不書以成君尊也又○春秋是非有當通前後參觀而後見者執一字以求之則泥矣如景王崩適寵爭立而王室亂王猛敬王並弱不自振賴劉子單子成復辟功先儒泥於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二文罪二子之以王猛比之姦雄挾天子以令諸侯噫是亦過矣不觀明年書天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書天王入于成周獨非二子以之乎經所以於王猛之居入書二子以於敬王之居入不書二子以者王猛未踰年尊未成於法得施敬王已踰年尊既成於法不得施也且所謂以者謂輔王而扶危定傾非挾王以行私柄國使於王猛之居入不書以則二子復辟之功終不著著之於王猛則敬王之居入不待言以而自知爲二子之功矣萬斯大隨筆○公穀二傳謂以者不以者也胡傳謂劉單挾天子以令諸侯汪氏謂劉單太專皆非也猛得劉單而後能出入非書以無以見事實於事爲變而義非逆也方苞直解○敬王居狄泉入成周亦劉單左右之而不書以獨猛書之者是時猛在喪且未即位劉單挈之可也既天王之而書以不可也高澍然釋經○敬

王不書以者既成之爲天王則非劉單所可以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王猛之出與入劉單以之子朝之奔尹氏召毛以之亂實在下也甘氏則父忠而子叛召盈則事朝而逆王尹固則既奔而旋復皆反覆詐佞惟單劉奉王不貳勳在盟府其子桓公武公克平餘孽繼有成勞馬驌繹史

昭二十六年冬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子朝書尹氏以者能制之也陸淳纂例○書法一以字在劉單爲褒在尹召爲誅其所輔者正不正而已家鉉翁詳說○子朝作亂兵敗而奔且奔於僭王之楚罪也然亦黨亂者所致故書以也前立朝止書尹氏首惡也此兼及召毛其從也久亂王室罪皆當治也且以見由王寵朝故黨盛也直解御纂○書三子以之罪三子也尹氏獨欲立子朝則其奔楚爲爲兼言召伯毛伯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爲之也牛運震傳○不曰王子朝及尹氏召伯毛伯而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與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出奔屬辭異者著三族怙亂之罪也方苞直解○劉單書以著其勤尹召書以暴其罪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夫子曰視其所以以固有善有不善也萬斯大隨筆高澍然釋經毛氏奇齡春秋疑問○毛氏說見王子出奔門

以上王臣輔立僭奔書以

宣元年春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趙氏說見前○挾齊弒君娶齊女爲篡君之婦書以者著其罪也喪娶固當議而罪有大於喪娶者矣母於齊取婦於齊春秋所以誅也家鉉翁詳說○夫人者吾君之配而國之小君也豈大夫所得以哉翬受命于桓奉之而歸也故以重書夫人至而不及翬宣公遂之所立也結齊援而請昏者遂之爲也成公立十四

年而未娶僑如方偪穆姜使請於公以去季孟其亦必假穆姜之故以亟求於齊故春秋皆特書以見制之在二人也葉夢得春秋攷

成十四年秋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以上卿逆夫人書以

桓元年春鄭伯以璧假許田

穀梁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

以上假田書以

○書會書及書暨及姜戎杜注辨　宋辰及佗彄叔胡傳辨

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隱元年盟蔑公羊傳

字林暨及也聲類云古文作臮說文臮衆詞與也釋元應一切經音義莊炘校正

公羊曰及猶汲汲也按春秋有相與及者此盟蔑是也有相次及者及其大夫孔父是也有逮及者公追齊師嶲及是也文爲事出不専汲汲而已劉敞權衡

暨者及之難辭也及者以次及之暨者不得已而相及也蕭楚辨疑

暨猶及也有先後首從之義惟以魯對列國言則先內後外之例也胡傳以暨爲不得已而於辰暨佗彄奔陳則以暨於人者爲不得已於此則以暨人者爲不得已詞同而取義不一未爲定論朱軾春秋鈔昭七年

盟書會書及另門

兵書會書及戰書及另門

外盟夷狄會其師書及另門

平書及書暨另門

桓二年春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公穀汪氏呂氏說見弑君門○會盟言及別內外也尊卑言及上下序也范甯註

莊十二年秋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公穀義並見弒君門

以上死難書及三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與齊侯不共戴天而與之狩忘親釋怨非人子矣書及以著其罪胡傳○公及之狩志在公也汪克寬纂疏引王葆

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書公及夫人會齊侯參譏之孫復尊王發微○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爾汪克寬纂疏

僖十四年夏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穀梁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范注高固受使來聘而與婦俱歸故書及以明非禮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僖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皆不言所及是使得歸之意

以上書公及狩一書公及夫人會一書內女及諸侯遇一書外大夫及內女來一

僖三十年秋衞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程子孫氏張氏說見書殺大夫門劉氏說見總論

文九年春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毛氏洪氏牛氏說見書殺大夫門

襄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高氏郝氏說見書殺大夫門

以上殺公子大夫書及三

定十年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暨者何强脅之也劉敞傳 ○其弟云者宋公以變惑故失一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無大臣之節也胡傳 ○宋公失道其弟帥大夫出奔仲石為大臣不能以道事君為辰彄牽而去故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以交譏之孫復尊王發微 ○出奔書暨辰强之也二子有所不得已也入叛書及辰主之也二子悅從之也離乎奔而易於叛其初奔疑謀或不濟故難以暨之其繼叛謂事無不捷故易而及之奔固不難而叛何捷仲石誠庸夫也趙鵬飛經筌 ○觀其文知佗彄為辰所强牽辰既叛兄又强牽其大臣以出其心大矣故書暨所以甚辰之惡而罪佗彄之不能守正也於後書叛則以辰首惡而及仲佗耳此一字難易之辨而罪之輕重見矣蕭楚辨疑 ○弟以義從兄者也兄為不義則當涕泣而道之愛之至也臣以道事君者也君為不道則當反覆而諫之敬之至也今辰惡其兄而挾大臣以違之佗彄溺其黨而叛君父以從之賊兄弟君臣之義春秋所誅也然其初非得已也故曰暨既而專邑叛上則所謂得已而不已者故曰及此原心定罪之旨張大亨通訓 ○暨者不得已之辭及者從之者也家鉉翁詳說 ○暨者以此强彼之辭及者以此及彼之辭季本私考 ○奔非辰所欲以要君耳故書暨叛為辰所欲以泄忿耳故書及及暨皆就辰為義非以二卿與地為義暨與及又以辨首從深罪辰也御纂直解 ○辰之意主於叛而仲石與地則從之者胡傳以不稱暨而稱及為無首從之别失經旨矣彙纂 ○以暨齊平及齊平兩處事質攷之暨齊平之後我往涖盟而齊人不報使及齊平之後兩君好會而且來返侵田則暨為强彼而及乃彼我同欲明也辰出奔時佗彄為所牽率故曰暨其既則同惡共謀彼此欲之矣故書及李光地榕村語錄 ○奔非佗與彄之所欲也特為辰所脅耳故書暨既奔之後則同惡相濟而志乎亂矣故書及方苞直解 ○上言暨而下言及者叛非人所能强之事故不可以暨言也葉酉究遺 ○暨者與也連類之詞及者以我及彼內外之分蓋出奔則情非得已叛則必有為之首而後有為之從辰乃宋公母弟他人欲叛辰固宜嚳絕之令辰既與同出又連結以叛甘為戎首者實辰也春秋所以於其出奔稱暨而叛則稱及也孫庭垣管窺 ○暨者不得已之辭猶戎容暨暨之暨蓋辰原可不奔其奔亦非所欲徒以公子地故不得已出於此耳故曰暨是知平書暨主不欲平言非齊有所迫也奔書暨主不欲奔言亦非仲佗石彄有所挾也高澍然釋經 昭七年暨齊平

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宋華亥向甯華定同奔不書及同罪也此同奔而書及則高張以國夏牽率而來也方苞直解

以上大夫奔叛書及三

○內大夫與外大夫偕行不書及汪氏說辨

襄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書及杜注 ○不書會林父者晉在會書會晉為從霸晉不在會書會爾為歧辭故列書之猶之盟邑會邑晉亦不在故凡舉此皆變文以著霸事也高澍然釋經 ○春秋內魯

凡魯大夫與外大夫同役必主魯大夫書及此獨列序而不書
及者二國同受晉命各自其國往會故不可以言及而會盟在
列者必書又不可獨書內事也若書仲孫蔑會孫林父吳人于
善道更無以見晉使二國先往會吳之實矣文固各有當歟（葉酉究遺）

襄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俱受命于晉比之魯大夫故不書及（杜注）○汪氏克寬謂叔孫豹
偕鄫世子如晉而不言及是旅見於晉也仲孫蔑衞孫林父會
吳而不言及是旅見於吳也非也魯君大夫與他國同時而朝
聘于齊晉者必多矣未聞並志外君大夫之朝聘也獨二事並
志之其不書及義亦各異使書叔孫豹及鄫世子巫如晉則似
二國以外事質于晉而不見鄫已內屬書仲孫蔑及衞孫林父
會吳則似魯與衞私交于吳而不見其同爲晉命春秋之書所

以微而顯（方苞直解）○不書及者比巫於內臣也（葉酉究遺）

○書與

桓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左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
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
○公羊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
會齊侯于陽穀彼言及此不言及者傳載申繻之言譏公男女
相瀆以致大禍故不書及（孔疏）○若言及則主在公言與則公不
能制明矣（程子遺書）○公之始謀會于濼而已既而夫人又欲至齊
公從之而不能禁止與者彼欲行而我從之也遂者彼欲行而
我弗能制也（李明復集義引程氏學）○濼之會公實與姜氏行其不言公
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夫人不會也其不言及何也及上下
之詞也與不相屬也所以惡夫人也（蘇轍集解）○如齊者文姜志也
非公意也故不書及而書與若曰公不得已而與姜氏如齊也
（趙鵬飛經筌）○與之爲言乃黨與匹敵之義而不相屬之辭也故以
尊及卑曰及以此及彼曰及皆及者爲主僖公及夫人姜氏會
齊侯于陽穀以公及夫人夫人不敢專行也桓公與夫人姜氏
如齊若曰夫人專行而公從之也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桓
公不能制義而從文姜以往其咎可知矣（汪克寬纂疏）○書公與夫
人順之之辭彼欲而此從之也（御纂直解）○陽穀之會書公及夫
人婦從夫之辭也此不書及不以夫人屬公也（方苞直解）○及者以
尊及卑之辭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是夫人隨公也與者連
類並行之謂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是公隨夫人也（徐庭垣管窺）

○二國二邑二地書及（二邑公私大小公穀說辨　雉門及兩觀）

兩邑相及穀梁于城諸及防與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皆曰以
大及小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則曰不言及大小敵也公羊不於
諸防漆閭丘爲說而於莒牟夷曰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
公邑也蓋言牟婁公邑君邑也防茲私邑臣邑也嫌於公邑與私邑
爲一則稱及以辨之故何休于諸防亦曰諸君邑防臣邑於季孫行
父帥師城諸及鄆亦曰別君邑臣邑也兩義不相通一以爲公及私
邪則城諸及防及鄆皆魯所城何公私之辨一以爲以大及小邪則
牟夷防茲均以地返何小大之嫌吾以爲言奔者可曰以公及私而
何休施之於諸防及鄆者誤矣言城者可曰以大及小而穀梁施之
于牟夷防茲者誤矣二氏各有闕而不盡也（葉夢得春秋攷）
城邑書及主工之先後言觀文十二年以師而城本主鄆而工始於
諸故鄆書及知穀梁大及小之說非也以邑奔書及則主邑之大小

言觀義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竝列不書及爲大小相敵辭又知公羊不以私邑累公邑之說非也 高澍然釋經

莊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

孔氏啖氏說見城築門總論○言及先諸而後防也 劉敞傳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

及郯以大及小也 汪克寬纂疏引王葆

文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孔啖說見城築總論

宣十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書及者所以別二族 高閌集注

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

公羊其言及防兹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何休注公邑君

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絶之據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不言及○穀梁及防兹以大及小也○牟婁牟夷之私邑防兹則他邑也故言及 呂本中集解 ○書及別二邑耳與城諸及防同義豈爲公邑私邑 程端學三傳辨疑 ○高氏駁公羊見前

定二年夏雉門及兩觀災冬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及何災自雉門始也公羊曰兩觀微也又曰主災者兩觀也穀梁曰災自兩觀始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皆非也災有先後據見而書雉門先災兩觀後災不得不曰雉門及兩觀災若不言及則似雉門之兩觀災雉門乃無恙也既災之後魯人修舊理當先門門者所出入者觀者門飾也各順其序而書之也 劉敞權衡 ○此自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公穀乃曰自兩觀始妄說可怪 陸淳集傳辨疑引趙匡 ○此條公穀惑於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之說遂以爲此兩觀先災春秋不以微及大不以卑及尊故先言雉門尊之也此說非也桓宮僖宮二廟分明故不必言及此若不言及則嫌于雉門之兩觀獨災耳 李廉會通 ○書及由中及旁與下新作同文非記先後災也 高澍然釋經

兩地桓宮僖宮不書及者不煩別也 戴祖啟五測 ○書及者別

定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

城莒父及霄以城二邑書也 趙鵬飛經筌 ○孔啖說見城築總論

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冬齊人歸讙及闡

○二地不言及 公邑私邑辨　桓僖敵辭辨

襄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穀梁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書及者公邑言及私邑不言及此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 參劉敞胡安國二傳

哀三年夏桓宮僖宮災

公羊何以不言及敵也○穀梁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公穀二傳皆以不書及爲義但以次序列雖不言及祖之尊卑自見經不書及蓋義主於宮之災而不起於祖也雉門及兩觀災由雉門延及兩觀也桓宮僖宮災同時並災也 方苞直解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八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九目錄

譏始疾始
告則書不告則不書
亂亡外災有不由赴告而書者
常事不書非常則書之非禮及合於變之正者則書之重其事則書之爲前後事言故則書之
簡辭
繁辭
諱辭附駁辨
書法示人自責
書法功過不相掩
辭同義異
書事在此而示義在彼
於不書之處見義
治亂賊黨與說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九　　錢唐張應昌纂

○譏始疾始

春秋譏始疾始見公羊隱二年四年傳莊存與舉例○愚按春秋之褒王室始卑諸侯始恣禮樂始壞兵爭始煩政柄始移邪暴始作所謂譏始疾始之義經誠有之第書之而其義自見又於譏之不勝譏書之不勝書者而但示法於其始爾若公羊以貶無駭不氏爲疾始滅國以外取邑不書而書之爲疾始取邑以外逆女不書而書之爲譏始不親迎是乃以例說經而非經本旨也不勝譏者不能悉數茲舉數事以概其餘

僭禮不勝書禘祭獻六羽鼓用牲于社於初用書之

不視朔朝廟不勝譏於文公始不視朔書之

喪不三年不勝譏於閔公吉禘書之

伐國取邑不勝書於初年書之

王臣相殺不盡書於初見之王札子書之

王臣奔亡不盡書於初見之周公出奔楚書之

○告則書不告則不書

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好通其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爲史所錄不失常法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見僖三十二年穀梁范注胡安國傳

春秋書列國之事從告赴也國之大事曰會盟曰朝聘曰征伐曰滅取曰奔違曰死喪曰弒殺曰災異鄰國必有告赴史乃承而書之告赴者所以重大事避怠慢昭告敬慎之意也非告赴不書隱十一年傳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

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文十四年傳曰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此兩發凡明告赴之例也命者國之政令征伐會盟魯若親與其事則告廟書策不待鄰國之告若列國王朝兵戎崩薨禍福之事非告則無由知即或知之例亦不書文五年楚人滅蓼臧孫聞而興歎魯非不知但非遣使相告未敢輕登史策若是者所以防謬誤避不審蓋其慎也福莫大於享國有家反福則爲禍成元年傳曰王人來告敗是敗師有告也僖二十四年傳曰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是君奔有告也宣十年傳例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是臣違有告也十四年傳曰孔達死衞人說于晉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是殺大夫有告也文十四年傳曰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是弑君有告也僖八年傳曰王人來告

喪難故也是以緩是死喪有告也昭十八年鄭災傳曰使行人告于諸侯是災異有告也敗滅告則勝克亦告奔亡告則歸復亦告死喪災異無不告也無不書也乃春秋之世則有違棄典章怠慢不敬者吉凶禍福多不告赴考之于經既無其事而簡牘之記尚存左氏采簡牘爲傳以補經所未備上稽周公之典則有不告不書以懲不敬之旨知皆仲尼因之以示法戒者往往發明其義隱元年傳曰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僖九年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令不及晉故不書二十四年傳曰秦伯納重耳不書不告入也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襄十年傳曰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哀元年傳曰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左氏反覆申明二凡之意以見諸有傳無經之事皆以不告故爾天王十二而不書崩者三楚十二世而不書卒者亦三秦穆之卒鄭昭之弑許莊之奔皆有傳無經邾莒薛宿閒書其卒鄧息申隨唐蓼肥鼓之滅咸不見經侵伐會盟襲取奔亡之事經不載者於傳多有周公有告赴策書之法魯秉周禮故舊史所書多合典制聖人所由因魯史而作春秋哉馬驌左傳辨例

左傳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告則不書杜注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于典策此蓋周禮舊制策書存國之大體故宜略簡牘載四方之傳聞故宜詳二者之史缺一不可姜宸英湛園札記

左氏曰不書不告也後儒揣摩臆度之論息矣啖子曰若列國盟會征伐等事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歐陽子曰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故據其所得而修之二公皆篤論或有見於傳而不見於經者謂孔子削之非也陳遷鶴紀疑

列國皆有史官他國之事苟非赴告莫知其故若傳聞所得即據而

書之是列國無信史矣故會盟侵伐奔放弑殺死喪災異諸大事非其國告命即吾大夫親涖其事亦有書有不書齊氏履謙以爲春秋不從赴告者謬也隱十年傳述史例曰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文十四年云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此赴告例之大綱也○齊鄭朝王盛典也晉鄭納王及晉文勤王大功也而皆不書非夫子削之也魯人以已不與而不書也鄭昭弑於渠彌子亹殺於齊襄子儀弑於傅瑕而史不之書魯黨於突以突爲君也雖齊人之討賊大快人心亦不書也魯抗宋以納無虧無虧見殺魯人恥之故無虧之殺孝公之歸皆不書也叔仲彭生不從襄仲之弑逆仲殺之埋於馬矢之下是忠義之士也而史不書亭林顧氏比之匹夫匹婦之自經而聖人削之何以孔父仇牧又以節書也望溪方氏謂聖人削之發

後八之疑亦未是杜氏云彭生不卒史官畏遂不敢書也說皆不易而不必過求其義也襄之篇季武子取卞昭之篇皆爲杞取成皆不書季孫不欲書也魯政主於季孫季不欲書孰則書之而學者以爲出於聖人之意則愈求愈遠而不得其說也（姜炳璋讀左補義綱領）

晉文始霸之年春秋所不書者二天王下臨踐土不書衛侯鄭殺叔武不書夫春秋之事所不書衆矣蓋舊史所書皆從赴告所不告者史固不得書也夫子修春秋有改定而無增加蓋謹之也（金履祥通鑑前編）

鄭實滅許而後或復之復時不告于魯故不書耳凡來告者雖小必書宋之六鷁退飛是也無來告者雖大亦闕晉之滅翟滅霍滅魏是也（文苑英華皮日休春秋決疑）

春秋赴告之說始於左氏其言曰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其意本謂鄰

國相好或同惡以相仇或同利以相濟於是乎有赴告之命如傳言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命告伐宋之類非謂每事每國必皆赴告凡春秋所有事皆當時承赴告而書者誠如此言不惟當時諸侯封壤有遠近情好有疎密而且國有諱忌事固有不可告與夫不當告及不能告者而春秋備書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本闕陳佗作亂事而左傳以爲陳亂國人分散故再赴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陳亡矣定無來告者而胡氏以爲叔弓會楚子于陳還言之朝凡若此者皆泥於赴告之說之弊也要之春秋之作各從本史於理爲通赴告之說恐不盡然也（齊履謙統紀目錄）

春秋之文將有其末必錄其本天王出居于鄭後不見王之入公朝于王所前不見王所居莫重于天王而本末不具何也或史所本無或簡有脫爛或事可從略或理不應書聖人以爲是吾所書者足以垂世立教斯已矣不繫乎事之毛舉無遺也必求聖人所不書而鑿爲之說則過矣（戴□啟五測僖二十八年）○愚按另門所指於不書之處見義確有其義此所論不必於所不書者鑿爲之說亦釋經之要旨兩端備具並行不悖要之史文既多闕畧而聖筆復如化工不可執一以泥也

○（亂亡外災）有不由赴告而書者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夏四月陳災

昭二十二年夏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按昭二十二年傳曰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蓋國史承叔鞅之言而書知書梁亡亦是此例蓋魯人會四國盟于齊於會聞之歸以告而國史書之亡梁者秦不言秦亡之梁近秦而

遠於中國無以滅亡告諸侯者以其不由赴告故但言亂而不言作亂之人言亡而不言見滅之人避不敏也○書陳災時楚已縣陳必不以陳災告蓋叔弓反自陳言其事而書之（胡傳說同見災異門外災）○王室亂作不言其人告命未及於魯也景王崩王子與太子之母弟爭立叔鞅歸自京師言之而未知其所定也吾魯於王室之故何敢知焉謹志曰王室亂而已（以上三則趙汸屬辭卷十五朱傳僖十九昭二十二）○陳滅矣非有告災者蓋叔弓在陳記見也或叔弓已會而去記聞也（張洽說畧）○方說見不書滅僖十九年

○常事不書非常則書之非禮及合於變之正者則書之重其事則書之爲前後事言故則書之

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烝嘗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社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昏姻

納幣逆女王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爲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事異矣（胡傳莊二十四年）

傳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然則舊史蓋記公之書雲物矣傳所言凡是解舊史者也仲尼修春秋而去之以謂常事不足書也以是觀焉常事不書於三傳爲通（劉敞權衡僖五年）

趙氏曰祭祀昏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書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禮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寓褒貶之意（李廉會通同上）

孔子作春秋亦所以救周禮之壞而拯世道之窮田制壞而春秋以稅畝田賦書軍賦壞而春秋以丘甲三軍書三日之役不均而春秋以城築書九伐之法不正而春秋以侵伐書講武之田不時而春秋以大蒐大閱書救荒之政不施而春秋以大饑請糴書宗伯之賓禮廢而春秋有來朝來聘之書司徒之封疆廢而春秋有歸田易田之書太史之告朔不頒而春秋書不視朔司烜之火禁不修而春秋書宣榭火保章失其官而春秋書日食書星孛職方失其官而春秋書彭城書虎牢員丘之祀不典而春秋以卜郊書以猶望書廟祧之序不明而春秋以立宮書以躋祀書昏姻之禮失而春秋書曰夫人歸于齊曰季姬歸于鄫貢獻之禮失而春秋書曰家父求車毛伯求金典命之職不修而春秋書曰天王使來錫命天府之藏不謹而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此類實繁未易殫舉（葉時禮經會元）

昏姻時祀時田皆常事不書爲下事言故則書之媵爲遂盟書冬烝爲再烝書有事爲仲遂卒猶繹書爲叔弓卒去樂書衛晉來媵爲下

齊人來媵書（趙汸屬辭）

先儒謂常事不書凡書者皆非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有貶無褒也按常事不書其說是也謂非常者有貶無褒則非也試以隱桓之事言之夫人姜氏醜行而會禚不削夫人此直書而見其非常也季子來歸不敢謂之貶也褒之可乎此亦直書而見其非常也有年大有年恒宜之時而書之亦非常也亦非褒貶也（袁桷清容居士集）

得禮不書凡書皆譏之說非也夫禴祠烝嘗歲凡四焉告朔之禮歲十有二焉郊社大雩歲或一再焉書之將不勝書故有非常然後書若乃蒐閱武備與作國制昏嫁人倫之本朝聘事王之節豈必非禮然後書是蓋時君之所甚重者則書之或所關獨大則書之或有關于前後之文則書之豈必凡書皆譏（戴溪敵五則序）

錫命合禮常事不書（僖公請命史克作頌不見于經）桓文成以非禮書（葉說見書錫命總論）

歸脤常禮不書常禮而闕行則書天王使歸脤非常也（牛運震傳定十四年）

祭祀常事不書（崔說見祭祀總論）惟郊以過時猶卜失禮志變書（章氏仲愚趙氏汸陳氏說則通說見魯郊總論）雩以非時遇災書（程子孫氏說見雩總論）社以非禮書（吳氏澂說見本門莊三十年十五條下）禘以逆祀吉致夫人書大事以逆祀書有事以變禮書烝以再瀆書嘗以災後書（說見本條）

昏姻合禮常事不書故納幣不書未畢喪則書莊公親如齊則書逆女不書莊公逆仇女則書翬遂僑如逆黨結援則書失禮或明嫌則書大夫宗婦覿不書男女同贄則書（顧方說見魯夫人逆夫人總論）歸寧不書違禮著變則書（方說詞上）王逆后不書（見莊公逆王后桓公逆王后）命魯主昏不使卿逆則書（杜義趙說見本門）王姬下嫁不書（齊桓共姬與讐爲）魯主則書（趙呂說見總論）內女歸于某不皆書著變明嫌則書（方說見內女外適總論高說見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條下）姊歸不書著其事則書（牛說見內女外適紀叔姬）外媵

論制則書趙說見書法總論　適大夫不書公自主則書同上

蒐狩合禮常事不書非時越禮則書啖黃趙李顧說見本門

修作合禮常事不書僖公修泮宮不見經劉原災世室屋壞經但不書修失時僭制則書劉氏

說見僭禮門莊二十九程子說見魯上功總論方顧

說見魯城築總論日壽說見魯城築僖二十年

災書火不書劉氏說見火災總論

○簡辭舉重則餘事略不書辭義以少爲達則繁辭不書

如國有弒逆之事其大夫之因亂出奔者即不書所謂春秋舉重也又如書桓宮僖宮災不書司鐸火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不書伐虢皆是此義觀此益見聖人作經以垂教之意若爲魯國修史則如季友之奔陳與齊糾之來奔安有不書者乎葉西疇說見卷首總說○季友齊糾葉說又見公子出奔不書門季子來歸

辭以達意爲主人止知以多爲達而春秋則往往以少爲達如鄭伯克段于鄢不書段出奔單伯逆王姬不書如京師之類使非以少爲達其於義無所處矣又

如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舉重也舉重之文約是故書公追戎于濟西則戎來侵可知書公會晉師于瓦則晉來救可知

春秋無費辭費辭者必有故也公子結媵陳人之歸于鄄爲盟齊宋書也有事于太廟爲卒仲遂書也陳傅良後傳

春秋詳內畧外詳尊畧卑詳重畧輕詳近畧遠詳大畧小詳變畧常詳正畧否莊存與要指

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隱其所大不忍避其所大不可而日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於所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又

春秋凡城之志皆譏而所譏不同凡盟皆惡之而所惡不同凡兵皆不義而輕重各有主凡奔皆重其禍而邪正各有偶春秋非記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兩辭有複辭有衆辭衆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要也兩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明矣可殊異而不可殊異也故曰游夏不能贊一辭又

僭禮不勝書書其尤甚者郊以龜違牛傷書用日至書過時不及時書雩以過巳月書旱甚書禘以失禮書致小君書見僭禮總論顧說桓五年明說

季氏逐君之事不可勝書也則約其辭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而昭公之見逼于臣畧可知已陽虎作亂之事亦不可勝書也則約其辭曰竊寶玉大弓而陪臣之亥亂于國亦畧可知矣戴祖啟五測定八年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段出奔不書

葉說見上

隱四年衛人立晉

程說見書立門

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季氏高氏說見書歸門

莊元年單伯逆王姬如京師不書

葉說見上

莊九年公伐齊納糾糾來奔不書

葉說見公子出奔不書門

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陳說見上

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張氏說見比事書法門

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 不書齊歸粟

汪說惠氏士奇說見請告糴

閔元年季子來歸

葉說見上又見公子出奔不書門

僖二年城楚邱

家氏說見外城門

又　虞師晉師滅下陽

葉說見上

僖二十八年兩書公朝于王所 晉鄭及諸侯朝不書

張氏自超說見朝王門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書大旱

汪引陳說見災異門不雨 十年十三年義同

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方說見用兵書所事門

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 不言所起

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 不言及漢

顧氏說見星變門

成六年晉欒書帥師救鄭 遂侵蔡不書

成八年晉欒書帥師侵蔡 遂侵楚不書

陳說見兵事書遂門僖四年

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

家氏戴氏張氏說見書王室亂門

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戴說見上

昭二十六年公圍成

趙說見內邑書圍門 牛說見季氏專魯門

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陳說見上

又　盜竊寶玉大弓

戴說見上

哀三年桓宮僖宮災

葉說見上

以上約舉不備載

○繁辭

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以爲首止之會盟葵邱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王猛子朝之事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盍史策紀載之體異焉爾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知而書之者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與盟合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與盟離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首止葵邱皆夏會而秋盟是離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邱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紀實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取鼎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宋災伯姬卒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此二者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

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將卑師少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紀實也非惡之而評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先儒之過也明文衡劉永之論春秋書

隱二年秋紀履緰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七年春叔姬歸于紀

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衛人來媵九年春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

春秋書內女於紀叔姬宋共姬特致其詳非無謂也叔姬之歸于酅共姬之待姆而卒皆有賢德者故魯史記之特詳呂大圭或問成八年○愚按錄賢之說非也志邦交之台爾張說見昏禮門

隱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冬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趙氏汸說見取師門

桓二年春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

曰會曰以曰取曰納辭煩而不殺皆所以病公也齊履謙統紀

桓十一年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會于闞十二年秋盟于穀丘會于虛冬會于龜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公與宋公四會一盟春秋列書而不置何也曰亦可以見春秋之會盟無一足恃者矣突以弟篡兄倚宋之力而得國而突之賂于宋者未滿其欲也是以責賂于鄭公於是四會一盟以求之而宋終不與之平也然則宋之猜貳無厭可知而魯之强聒不捨亦已甚矣五反而不合至於結黨而交兵謀人之事者固如是乎呂大圭或問○胡傳見內參盟門盟折○魯與宋兩盟四會不浹旬而背之以盟鄭比事而觀其義自見程端學本義

桓十五年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春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自冬至夏三書公會再書伐鄭誅宋魯之輔篡于正也家鉉翁詳說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姬歸于齊二年秋齊王姬卒

魯同姓國天王之女下嫁諸侯者多魯主之然書之最備者齊王姬也愚按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亦魯主之而其後不書卒書之備者所以見莊公之盡禮於仇讎而無恩於先君也故自逆王姬至此特書屢書辭繁而不殺以正其瀆亂大倫泯滅天理之罪所謂婉而成章也孫覺經解張洽集註○莊公昧於復讎之義釋怨而主昏故經書逆女書築館書歸書卒辭繁而不殺皆以病莊公也麥稀隆測義

莊八年春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

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張氏說見比事屬辭書法門○書用師未有如此之詳者與陳蔡約陳蔡未有師期而先出師則輕舉妄動也師次俟援俟之不至而後治兵則有畏也至夏而後及齊師圍郕則取必於郕也郕不降魯而降齊則無義而不足服人也自正月出師至秋而後師還淹時之久也備書之重用師之道也呂大圭或問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陳說見前簡辭總論

莊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紀莊公婚事

其目及張氏牛氏說見比事屢書不一書門

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莊說見下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書之重辭之複不可不察若僖公之篇書一時不雨者三又若文公之篇書歷時而不雨若是者三昭公之篇公如晉而復者五又若伯姬歸于宋書納幣書來媵書致女異於他女之歸者又若書許遷者四又若莊公之篇三書築臺又若定公之篇書齊衛次者三莊存與擧例

僖四年春會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合九國討楚足以一戰矣而臨境不戰楚爲之詘使大夫卽盟于師復退而盟諸召陵春秋辭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文書曰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斯其爲文也美矣陳傅良後傳

僖十八年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狄救齊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二十一年狄侵衛

顧說見書狄門僖二十二十一年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有二月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方楚人爲厥貉之次宋鄭衛皆背晉卽楚獨魯使叔彭生會郤缺于承匡魯可謂知所從矣今文公復如晉及晉侯盟於是衛侯於其往而會之于沓鄭伯及其還而會之于棐俱以魯爲介而求成於晉魯君介然不忍卽夷而有以感之也因叔仲之往會魯君之特盟而諸侯散者復合明年遂會于新城魯爲之倡也春秋於公之往復詳記而備言之喜魯也家鉉翁詳說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書辭煩而不厭著其變異異乎常郊之卜不吉者宣公逆亂除喪始郊而天譴之也家鉉翁詳說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春秋之法有事大而書之畧者有事小而書之詳者事小而書之詳將以垂法于後也此書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辭繁而不厭蓋示後人以持平救偏正義辨利之要夫莒郯所以爭爲不平故耳以我之平而平彼之不平庶乎其可也而魯要莒以必從莒之不肯宜哉而宣公遽以兵加莒又因以爲利書公及齊侯平莒又書公伐莒取向則此事自初迄終皆出魯宣之意書之所以責之也家鉉翁詳說

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陳說見前簡辭總論

宣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夏四月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胡氏說見公至門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藉田以市功二國書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春秋書法未有若是之詳且婉者也晉侯之罪何所逃乎趙鵬飛經筌○牛氏說見書土田門

成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等伐秦

公如京師迹若眞而情實僞晉侯伐秦迹若公而情實私春秋

至是百有餘年未聞有諸侯如京師者僖公因王之狩而再朝王所蓋非其地矣成公獨能如京師而朝王其迹不既真歟然公實非朝王志於會晉伐秦而已首書晉侯使郤錡來乞師而繼書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著其僞也秦於晉爲仇彼諸侯何嫌於秦哉厲公合諸侯以爲兵車之會蓋以霸主之令脅之則其迹若公矣然合諸侯以除中國之患可也今乃摟之以報已怨書公會晉侯某侯伐秦志其私也（趙鵬飛經筌）

成十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所云顯與經背使華元果至河而反經必不書自晉歸于宋矣其再書華元與良霄自許入鄭異辭正爲晉宋懸隔千里奔晉歸宋非一時事不得不再舉華元許鄭按襄良霄方出即

入不得再舉良霄皆因事屬辭以著其實也胡傳謂辭繁而不殺所以與元誤矣（方苞直解）○諸儒以爲書詞重複必有大美惡存謂元能去弱公室之蕩山春秋予元而著其正者未必然也是年秋八月書葬共公其下即書宋事四條至十一月書鍾離之會四事大約在兩月間或得之赴告或得之傳聞隨時得之則隨時書之則重複存宋華元三字亦非必以此示義也安知書華元奔晉之後自晉歸宋之前歸宋之後殺山之前舊史不聞有他事而夫子削之耶（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五年許遷于葉昭九年許遷于夷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定四年許遷于容城

莊說見上書不雨成十五李說定四年王說見書遷門

成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姚氏說見晉楚爭盟門十七年冬伐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定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莊說見上

昭四年夏楚子（等）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楚子（等）伐吳遂滅賴

始向戌合晉楚之成曰以弭兵也今楚虔既得諸侯遂動兵晉當召向戌責以楚人背盟首禍執而歸之京師遣使詰楚期以罷兵守境彼若不從我奉辭以問其罪未至遠出楚下而晉略無所問春秋聯書會盟代國辭繁不殺哀晉之失霸也（家鉉翁詳說）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陳侯溺卒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招有罪而放之奐無罪反殺之又滅人之國三罪也（穀梁疏）○綠楚之放招而殺奐以見楚子滅人之國而私意放殺其臣穀梁所謂惡楚者得其旨矣（張洽集注）○家氏說見爭陳門

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師氏說見書滅門

定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十二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十五年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莊說見上嚴張說見書次門定九年

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
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胡氏說見伐取並書門
哀七年秋公伐邾八月以邾子益來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
子益于邾冬齊人歸讙及闡
葉氏袁氏說見邾魯交兵門程氏胡氏說見屬辭書法門
○諱辭
隱十年公羊傳曰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然檢
春秋都無定例納鼎惡於易田諱田而不諱鼎公入小於公出諱入
而不諱孫是無常準也聖人隨舊史有所避諱因而從之 孔疏僖元年
啖叔佐曰公羊云春秋為賢者諱穀梁云為尊者諱恥為
親者諱疾為賢者諱過舊說以為隱其惡若隱其惡何名為直筆乎

蓋諱避之也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也今言他人之罪戾恥辱
則正言之至于所尊敬則婉順言之此是人情常理春秋諱避之道
亦爾公夫人見殺魯師敗不書不可斥言也公則以不地見殺夫人
則以齊人以歸見殺師敗則書戰而已凡必須書者避辭言之猶公
夫人奔曰孫殺大夫曰刺之類是也 陸淳纂例
古者為史皆據所聞見實錄事迹不少損益有所避就也謂之傳信
春秋諱國惡然猶使顯者隱之大者微之率皆有文以起焉不昧昧
都為藏匿使不可知也後之史官不達此意上則顧時君忌諱退又
惡斥言當世權勢大人罪過改之易之以就美好不顧是非 劉敞彭城集
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
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蹐僖公作邱甲用
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

而尚可書也今臣寮言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
無所存錄小有不善者隱諱而不書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
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
反損歟不沒其實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班固作
漢志凡漢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
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 蘇洵嘉祐集議修禮書狀
魯事之不書有三一者不告廟不書二者非君舉不書三者隱諱不
書公行一百七十六不書至者九十有七夫人之行十二不書至者
十有一此不告廟者也隱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改
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公子豫及邾鄭
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此皆非君舉者
也若夫義存君親隱惡揚善則有諱例 馬驌左氏辨例

書不諱瞍鯀事也若以為尊親諱例之則虞夏臣子當蒙誅矣詩無
魯風而載鄭之詩錄於齊夫子獨不為魯諱而刪之乎春秋隱公閔
公不書弒此魯史為時君諱爾夫子因而不革而不地不葬已見其
實至若夫人孫齊孫邾夫人數會齊侯皆大惡而曾不諱他如納郜
鼎丹楹刻桷不告朔不視朔之類皆直書之未嘗諱也唐太宗謂褚
遂良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乎對曰臣職司載筆不敢不記劉洎曰
藉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此正得古人臣之義後世不知此而
徒舉為尊親諱之說所以人臣少有擬議輒加以誹謗之罪而元符
紹聖之禍歷千載不息也司馬遷作史記不虛美不隱惡自劉向揚
雄皆以為實錄而王允以為謗書俗儒之論往往如此 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
夫所謂諱者信有之矣內諱弒為公薨不地不葬諱奔為孫諱殺大
夫為刺諱朝為如特其辭少加文焉以辨內外之辭全尊親之體而

其實未嘗沒也凡史之權所以尊而天下萬世攸賴者以其直也孔
子以昭公爲知禮者一時答問之權也諱而不沒其實者天下萬世
之公也且使國惡皆沒而不書將國事之登于春秋者但有美而無
惡是導天下之佞史以沒爲諱之說也 戴祖啟五溯序
方氏張氏高氏辨諱辭說見會盟書不見公不與盟門 張說又見卷首總義
方氏論諱敗諱辱皆魯史之私見君將大夫將書師門莊八年
內諱弒書薨不地 于外書地而於上下文見之 書子卒
舊史諱之也張氏自超說見凶禮門公薨總論
隱十一年公薨 桓十八年公薨于齊 閔二年公薨 莊三十二年子般卒 文十八年子卒 襄三十一年子野卒
說各見內諱弒君門凶禮門
內諱奔書孫
說見本門

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 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邾
內諱公奔諸侯喪送葬不書
戴說見公如總論何說見宣十年條下餘見凶禮本門
宣十年夏四月齊侯元卒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成十年夏晉侯獳卒秋公如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襄二十八年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楚子昭卒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內諱敗但書戰莊九年書敗績乃義文
說見本門
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 十二年戰于宋 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 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
內諱朝聘列國書如
戴氏曰避卑也說見公如總論
書公如書大夫如詳本門

內諱致賂書外取田邑 諱失地外歸田書內取
趙子常牟婁山說見外取田邑門宣元年齊取濟西 直解說見哀八年齊取讙闡 張氏彝數說見書士田門成二年取汶陽田
內會盟諱不書公辨 僖十九年盟楚應氏說二十九年盟王人胡氏汪說見春秋之初外卿稱人門
內滅國諱書取辨 方氏郝氏說見內取國邑總論
內兵諱不書公辨 戰升陘乾時高氏澍然說戰于宋 張氏自超說見內兵不書主師門
內兵諱不書侵伐辨 昭元年取鄆兆賈景伯 胡康侯說見不書伐門
書伐我諱辭辨 哀八年胡氏說見內被兵門吳伐我
內刺大夫諱書卒辨 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程氏郝氏 高氏愚按見內大夫不書刺門
以上約舉內事諱辭并駁辨說○愚按內事自有史不得直
書者皆舊史文也亦有非諱而諸儒妄說者當分別觀之
外諱王室三亂辨 惠王襄王敬王事有書有不書以爲諱辭非也辨見天王出居門僖二十四年

外諱王臣與盟辨 僖二十九年辨諱王子虎朱氏 說見會王書主門僖二十八年
不書晉惠晉文之入國爲文公諱辨 葉氏家氏說見諸侯入國不書門
齊衛三次 莊九年十三年十五年 不書伐晉諱伐盟主辨 凌邵說見不書伐 張說見書次門
以上約舉外事諱辭駁辨○按趙氏屬辭據傳事謂諸侯犯
京師不書 若衛師燕師伐周之類 夷狄犯京師不書 若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之類
愚謂當是令不及魯不書爾非特諱也義見王師門
○書法示人自責
春秋之書敗亡其自取者三齊人殲于遂梁亡王師敗績于茅戎以
爲其所以自處者固敗亡之道而非敵之罪 蘇轍集解莊十七年
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也若曰非有能殲
其衆非有能敗其師非有能亡其國者爾比事以觀而知春秋示人
自責之意深矣 汪克寬纂疏閔二年○按胡子見洗于提書滅以爲自取者非也辨見書滅獲門故汪說酌刪

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亡者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於頸
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覺也張洽集註僖十九年

莊十七年夏齊人殲于遂

殲者自滅之義不言遂人殲之言齊人自取其殲也陸淳纂例引啖助
○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
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夫
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
可以亡秦足爲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胡傳
○王者之道貴於興滅繼絕而齊之滅遂不止於殺一不辜而
已故聖人於此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復
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張洽集註

閔二年冬鄭棄其師

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人失君道矣故異其文
而深譏之陸氏微旨○案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
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敵于境翱翔河上久而不
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人君殺生予奪惟我所制使克不臣之
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
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
之恤乎胡傳○將者百姓之司命也以百姓之命授之匪人非棄
而何故曰鄭棄其師以惡之孫復尊王發微○春秋諸侯其於用其民
而不恤者往往而是然未有自棄其師如鄭人之甚者也惡一
大夫不能去之至使以兵事使久於外而逃之國非刑政矣且
民何罪焉暴師邊鄙聽其久困而自潰非棄之乎故書曰鄭棄
其師不言師潰者潰因於棄之非師自潰也黃仲炎通說閔二年○二傳

以爲惡高克舉其師而逐之宜書曰鄭高克以其師出奔陳不
得曰鄭棄其師也久而不召恣其徒去故曰鄭棄其師宋無名氏通義
○不書高克奔陳略之也略克所以罪鄭此孔子特筆也牛運震傳

僖九年冬晉人執虞公

張說見前○愚按書此以見虞之自取滅亡如張元德說固未
嘗不具此義也謂以此特筆不書滅則非辨見不書滅

僖十九年冬梁亡

左傳公羊見不書滅門○穀梁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
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范甯註正謂政
教長謂高克穀梁又見不書滅門○書梁亡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
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也唐文粹劉蕡對策○陸
氏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
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
聖人所以明微也夫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凡有國家者土
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彊於政治則
日危月削如火銷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心昏而出惡政
者乎胡傳○梁亡必有滅之者矣舍其滅國之罪而以自亡爲文
信乎梁君之自作孽也左氏以爲好土功何休以爲峻刑罰穀
梁以爲淫湎酒色三者均自作孽名殊而罪一也趙鵬飛經筌○滅
者以兵威滅之也亡者不能撫其民人守其宗廟自底滅亡也
何異孫十一經問對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陳氏說見書王師門

附

莊二十四年郭公（先儒以公字係亡字之誤與梁亡同例）
郭公者何無聞焉爾或曰是郭亡也孰亡之蓋齊滅之齊滅則
其曰亡何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非有能亡郭者
也郭自亡也（劉敞傳○新序載郭氏事見小國郭下）○此郭公也先儒或以為郭
亡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郭君善善不
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胡傳）○說文亡字从人从乙與公字
相似故傳誤（汪克寬纂疏）○或云春秋無郭國疑卽東虢也（張洽傳）四
○書法功過不相掩
莊十年齊滅譚　十三年滅遂　三十年降鄣　閔二年遷陽
僖元年救邢城邢　二年城楚邱　四年伐楚　伐陳侵陳　六
年伐鄭救許　十四年城緣陵　十五年次匡救徐　十七年伐
英氏滅項

汪說見下襄十年又見書滅莊十年書遷閔二年張說見前後
二事比屬之義莊十至閔二條下
僖四年齊伐楚　執陳轅濤塗伐陳侵陳
于伐楚著桓之功于侵陳著桓之罪功過不相掩也（張王闕疑）
僖二十八年晉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敗楚城濮　會溫天王狩
晉執衛侯　盟王人翟泉
汪說見下襄十年
莊三十二年狄伐邢　閔元年齊人救邢　二年狄入衛　僖元
年齊宋曹次聶北救邢　邢遷于夷儀　齊宋曹城邢
衛見伐而至於入其國齊不能救邢見伐而卒遷救不能早桓
之罪也衛國忘亡邢遷如歸桓之功也（呂大圭或問）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春秋之義不以有功沒過不以不正治邪楚殺陳夏徵舒則爲
義入陳則無道矣公平莒郯則近正伐莒取向則有罪矣（孫覺經解）
宣十一年冬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討徵舒正也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指事原情瑕瑜不
掩（陸淳纂例）○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直書其事是非自見（俞皐釋義）
成十五年春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
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張氏洽說見書執門○諸侯與負芻盟而後執之稽天討也書
同見其旣同也（程子經說）
襄十年會于柤遂滅偪陽
齊桓之霸滅譚滅遂降鄣遷陽晉文之霸執曹伯逐衛侯悼公
之霸滅偪陽皆功不揜過（汪克寬纂疏）

○辭同義異
春秋辭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文以起之嫌
者使異不嫌使同（莊存與要指）
楚子吳子黜其僭也鄧子邀子則非僭之謂王之元士以下稱人列
國微者亦稱人所謂貴賤不嫌同號歸善辭而楚比鄭突書歸非善
辭也入惡辭而天王許叔書入又非惡也所謂美惡不嫌同辭（蕭楚辨疑）
文成襄昭哀書卽位桓宣亦書卽位
君大夫出稱如事不可書亦稱如
衛晉繼故言立王子朝篡逆亦言立
王臣諸侯言來夷狄亦言來
夫人以事行稱如稱會以姦出亦稱如稱會（方氏說見書會夫人事總論）
弒君稱國稱人殺大夫稱國稱人辭同義異（方氏說見殺大夫總論）

劉單以王猛尹召以子朝辭同義異纂集澗纂直解趙氏姚氏家氏說見書以門
猶朝于廟猶繹猶三望辭同義異蘇李說見書猶門
兵事書遂辭同義異見本門襄二十三年汪氏說昭四年家氏說
屈完高子華孫來盟辭同義異日講說見公子大夫書字
莒去疾莒展輿昭元年辭同義異趙汸集傳曰去疾長宜立莒爲稱之與爭國同美惡不嫌同辭展輿
已立奚去疾自外人則國書之與爭國者同也○李高方張說見公子繫國門
齊伐鄭圍新城僖六伐宋圍緡僖二十三辭同義異胡傳說見伐圍並書門圍緡愚按美惡
存乎其事所謂不嫌同辭者誠然但其美惡繫其事自見而如胡氏待書伐圍示貶之說則通于此者不通于彼矣
衞孫林父出奔晉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成七年十四年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成十五辭同義異趙鵬飛經筌曰元之心與林父異元之跡與林父同不嫌
同辭故一書之然觀林父歸而卒至于叛元歸而殺山逐魚石則善惡自判矣
以上約舉不備載

○書事在此而示義在彼
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
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文九年毛伯來求金
所以著魯及列國不供職貢之罪也隱三家氏說桓十五葉黄
說文九趙張說見書求門戴氏劉氏朱氏說見總論
隱三年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
所以著公及諸侯不奔喪會葬朝新王之罪也張說見不書處
見義門
隱四年衞人立晉
所以著遇變得國之正與宋馮齊小白晉惠齊景諸人之爭國
不同也家氏齊氏張氏說見書立門

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所以著羣廟之仍僭八佾也張說見僭禮門
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
所以著魯與諸侯不朝之罪也胡傳見王使聘魯總論
隱七年叔姬歸于紀
文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
呂氏曰錄叔姬之歸爲其後歸酅也錄夫人之至爲其後歸齊
也牛氏曰書至以著不至者之非正也說並見書魯夫人事門
隱十一年公薨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書隱異於他君之薨而地所以著其爲弒也書桓異於閔僖之
不書卽位所以著桓無隱先君之心也方苞通論
桓三年冬有年

宣十六年冬大有年
所以著二公之世多凶饑也孫張說見本門
桓十五年春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張氏說見前後二事比屬之義
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昭二十三年天王入于成周
書世子書天王所以著突與子朝之不正也邵說見書世子門
莊二年秋齊王姬卒
十一年王姬卒不書不爲之服也記是以著非也說見書王姬卒
僖十八年狄救齊書狄救齊又所以罪宋襄之伐齊也顧說見總義
哀十年吳救陳
所以罪中國諸侯之不救也高說見書救門哀十

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
仲天王之狩所以抑晉文之不臣也謝孫趙說見尊王書法門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所以著自此以後常月亦不告也黃說見告朔門
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
所以著伯主及諸侯之弭也方說見書平門
昭二十六年公圍成
所以著齊師之不力魯氏之不附季氏之拒君也汪趙說見內邑書圍門直解說見季氏專魯門
以上約舉餘可類推
○於不書之處見義
王室多故不勝書亦不欲盡書

自定僖以來王室多故經不勝書故書一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而周之兩下相殺者不盡書書一周公出奔晉而周臣之奔亡者不盡書書一天王居于狄泉而敬王之出與居亦不盡書也豈惟不勝書誠亦不欲盡書哉馬驌繹史
王師書敗于茅戎不書敗績于鄭戎敗王師書狄入京師不書
李榕村說見王師總論牛空山說見桓五年條下
天子崩不書葬者四隱三僖八成五襄二十八新王即位不書
楊氏時說見天王崩葬門閔二年
天王崩如莊僖爭不赴不書而王臣來赴書卒天王葬如平惠定靈不會不書而劉文公書會葬
趙木訥說見王臣卒葬總論
諸侯有事于京師多不書

陳說見書王室亂門昭三十二年城成周
天王交禮諸侯之事僅見于經
魯聘周事僅見于經
惠說見周魯交際總論張說見是門宣九年條下
春秋之初以取邑爲重以後皆不書
陳趙張說見外取國邑總論
兵爭事書遂而有不書遂者
汪說見兵事書遂門定八年
平不書文九年陳平宣十年鄭平僖二十四年宋楚平
日講解義說見書平門宣十五
天王殺大夫不書
孫說見專殺大夫總論方說見書殺總論

天王殺佞夫書殺子頹子帶子朝不書宋晉殺世子書鄭殺世子華不書內刺公子買公子偃書慶父牙則不書
方顧說見書殺總論子朝不書陳說見殺母弟門
桓書子同生他公世子生不書
毛氏姜氏孫氏說見內書世子生門
柔溺不書氏未賜族不書卒未爲卿見春秋之初不世官
李引謝說見大夫未命不氏門莊三年
僖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之前外大夫公子出奔不書大夫未張也
趙氏方氏說見大夫出奔總論方說又見出奔不書門閔二年
家臣叛不書
馮氏應氏說見魯政下逮門總論
公子不爲卿不書卒惟公弟叔肸書

王姬不書卒惟莊二年書

內女不書卒惟紀二姬伯姬以有變書杞叔姬以歸喪書鄫季姬子叔姬以爲之服書　亦不書葬惟宋共姬以卿會葬書紀叔姬以變書

見內大夫書卒門宣十七年方說王姬書卒門二傳諸說內女卒葬門總論孫方說

奔大夫卒不書（臧孫紇）卒于外不書喪至（仲遂公孫嬰齊）而公孫敖特書

張氏說見魯政下逮門文十四五年

昭定以前蒐大蒐不書

沈氏程氏說直解說見蒐狩總論

外災如宋大水非常之災則書其他水旱螟螽之災不足書

張氏說見外災異總論

桓宣有年大有年以志幸書其常歲有年無年概不書

方氏高氏說見禾門桓三年條下

以上約舉總義不備載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段出奔不書）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王子帶出奔不書）

陳氏說見出奔不書門閔二年

隱三年春天王崩　秋武氏子來求賻（不書公奔喪會葬例新王）

天王崩之下不書公奔喪會葬而乃書來求賻又不書如京師朝新王慢上甚矣故凡天王崩葬魯不往會或使卿使微者而君不親往皆罪也春秋有示貶於書事之外者此類是也新王即位而諸侯不朝亦書事之外不見貶而貶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參）

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衛人殺州吁于濮衛人立晉（不書天王討）

州吁弑君下當書云天王使某伐衛殺州吁立公子某而其下寂然直至秋冬書衛人自殺自立天王不能正列國不能討其罪自著入春秋失刑政於是始（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隱五年公觀魚于棠　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

顧說見書觀總論

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不書朝聘京師）

胡傳見王使聘魯總論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下當書云師及衛師伐戎執戎于某歸于京師此理之必然者而其下寂然則魯衛不臣之罪著而戎之桀驁凡伯之失節皆其小焉者矣（顧棟高偶筆）

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不書入鄭）

牛氏說見謹强都之害門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　閔元年季子來歸

孫于齊是懼罪出奔未幾歸魯魯史舊文必具載春秋削而不書以示見絶無歸國之義也出奔恥也來歸喜也季子以大夫不書出奔而書來歸文姜以小君書孫而不書來歸聖人善善惡惡之情見矣（蔣悌生五經蠡測）

莊二年秋齊王姬卒

十一年王姬卒不書說見前門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夏衛侯朔入于衛（不書納朔不書黔牟出奔不書王師敗）

齊師納朔朔卒入于衛王師救黔牟而黔牟卒出奔聖人於朔之入也志齊之彊而能納朔也不書納朔不與其納以抗王師

也黔牟之出也不書出奔傷周之弱不能庇黔牟也不書王師
敗績不與齊之得敗王師也趙鵬飛經筌
莊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不書黔牟立
春秋筆法至處最奇隱之薨也不書地與葬知有亂者桓之薨
也前書與夫人如齊後書夫人孫知有淫者書王人救衛知有
天子所立之公子黔牟雜喻義野編
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不書弗克納
高說見書納門
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不書華督
卓氏說見弒君門
莊十二年冬宋萬出奔陳殺萬不書
按左氏宋萬弒閔公奔陳宋人以賂請萬于陳陳人使婦人飲

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之然則賊已討矣曷爲不善陳人
殺萬乎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賂乃畀之是與賊爲
黨也書法以著陳人與賊爲黨而不能正天討之罪胡傳○蒙纂
案牛氏說見大夫出奔門陳說見內大夫不書刺門閔二年
閔元年秋季子來歸不書季友出奔
張說見大夫出奔不書門
閔二年秋公子慶父出奔莒殺慶父不書
陳氏張氏說見內大夫不書刺李氏汪氏說見公子出奔門
僖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　五年冬晉人執虞公不書滅虢虞
張氏說見書滅
僖二年冬至三年夏書三時不雨不書無苗麥不書饑
張氏說見災異門不雨

僖九年盟葵邱不書葬惠王　不書公如京師
張氏自超說見齊楚爭盟門
僖十八年宋公等伐齊宋師及齊師戰于甗不書納公子昭不書昭歸于齊
葉氏說見宋楚爭盟門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等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冬楚人使
宜申來獻捷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言楚子執不言宋捷
執宋公不重言楚子使若諸侯共執者獻捷不言宋捷意亦猶
是其事有所不容諱而其惡有所不忍言苟可以畧則畧之而
已爾楚執之楚釋之不言而可見也其事著也無楚執楚釋之
文不使蠻夷得加於中國也其文則隱也魯能使楚釋宋公善
也而其實附楚孤宋非善也皆文外意也焦袁熹闕如編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不書八月雨

胡氏牛氏說見災異門不雨
文四年逆婦姜于齊不書其人不稱夫人不書至
朱氏朝瑛說見魯逆夫人門
文八年秋天王崩　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
下當書云殺公孫敖公子某如京師而其下寂然則簡慢天王
爲不臣失刑誅爲不君而公孫敖之罪不足言矣顧棟高偶筆
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十二年杞伯來朝滕子來朝公即位故不書公如京師
汪說見來朝門
宣十年四月齊侯元卒公如齊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不書奔天王喪
胡氏說見比事門
宣十四年楚子圍宋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不書晉救

按晉楚爭盟門楚圍宋王說魯會楚于宋顧說宋楚平呂汪諸
說書圍門蒙篡棻說皆晉不救宋之所致也此言外之義也
成六年立武宮　定元年立煬宮
顧說見宮廟門總論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等圍宋彭城
昭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猾郎之戰南里之圍不書而書三叛之奔其義與彭城書圍不
書圍魚石互證自明彼義繫於扼楚故重在圍而魚石之究竟
可畧也此義繫於失賊故重在奔而諸侯之圍賊可畧也高說然得
經昭二十二年
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其後齊滅崔氏不書
陳氏說見弑君門

襄二十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不書歸紀田
張氏說見比事門
昭十一年會厥慭不書救蔡
直解說見晉楚爭盟門
昭二十二年夏王室亂
下當晉公及晉侯某某討子朝而其下寂然但書朝猛之勝負
劉單之拮据直至二十五年方會黃父則晉失方伯之職諸侯
無勤王之義均無所逃而子朝之罪更不足言矣顧棟高偶筆
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不書伐魯納公
家氏呂氏蘇棻說見外取田邑門
昭二十六年公圍成不書齊師不書戰
御纂直解牛氏說見季氏專魯門汪氏說見內邑書圍門

又　天王入于成周晉納王不書
見書王室亂門汪引李說又城周條下顧說
又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不書
趙氏汸說見王子出奔門
昭二十九年鄆潰不書季氏伐鄆
方說見書潰門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九年夏得寶玉大弓陽虎叛奔不書
虎叛奔不書從祀先公弓玉失得則書此所謂定哀多微辭也
叛與奔易知也祀與器於國大矣而人或以為小也故特書邵寶
簡端錄 ○南蒯以費叛陽虎以鄆讙龜陰叛侯犯以郈叛皆不書
書竊寶玉大弓何也費郈鄆讙皆三桓私邑耳弓玉魯之分器
不可不書者也又引汪氏 ○高雨農說見魯政下逮門盜竊條下

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單平公不書
顧說見吳晉爭盟門
○治亂賊黨與說辨
虞書曰罰弗及嗣文王治岐罪人不孥孔子作春秋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豈有立為窮治黨與之法以貽禍後世愚於宋公伐鄭四國戰
郎及滕穀鄧來朝傳力辨其不然蓋儒者立論宜依忠厚況為經意
所無豈可以己意穿鑿而附益之陳遷鶴紀疑 ○治黨與之說非也韓昌
黎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深得聖經之意蓋春秋並無誅意及
連坐之法又
愚按春秋治亂賊誅其黨未嘗不具此義如書鄭伯會垂盟越以著
其輔魯桓之逆書齊會平州結昏取田以著其定魯宣之位書會稷
成宋亂以著魯與三國之罪書會戚執曹伯以著晉會負芻之失詳

書衛孫氏之奔晉會戚宋華向之奔陳奔楚以著晉楚之助亂臣不書陳人之殺宋萬以著其黨亂賊皆直書自見者而非如胡氏所云以之主兵及貶名黜爵為治黨與書法也

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辨胡氏說見主兵首書門○序宋居首者先代之後爵列上公班諸侯上東遷之初霸主未興諸侯猶守舊制四國先宋尊上公也桓十四年宋用四國之師尊上公故聽其號召也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左氏曰先書齊衛王爵也其說是也治黨與之說非也陳遷鶴紀疑

桓二年滕子來朝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謂黨惡書名謬也桓公即位之始鄭伯首先會盟而不降其爵不書其名如滕如穀如鄧乃降之名之是聖人之威但行之於

微弱之國也不亦頗乎魯桓弒立春秋微文示意明王法而已公薨不地國有大故悍然即位而無所忌憚則是弒也罪諸小國是遷怒也遷怒聖人所禁豈作春秋而為之陳遷鶴紀疑

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按胡傳謂魯桓大惡不能聲罪致討而以私忿小怨來戰春秋所誅也鄭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也非也辨見主兵首書門

哀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辨胡傳見主兵首書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九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十目錄

闕文誤文　日食闕日朔穀梁說辨　外諸侯卒闕名左氏說辨　夫人闕姓氏三傳說辨　王不稱天胡氏說辨　桓十四年不書王說辨　桓昭定不書秋冬說辨　秦鄭晉伐國闕將帥說辨　何休解公羊多曲說辨　孔子因史闕不盡然辨　公穀書孔子生辨

時闕　桓四年七年昭十年定十四年闕時何賈程胡說辨　戰冬闕夏字賈說辨　成十年公羊闕時何說辨

日月並闕　誤文見卷一另門

月闕　紀姜歸京師闕月程子說辨　夏五傳疑辨

日闕

日月下闕事　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三傳說辨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何說辨

日食闕日朔　公羊以為失之前後穀梁以為晦夜食辨

一日兩事重書日羨文　穀梁說辨

王不稱天闕文三　程胡說辨

桓凡十四年不書王　公穀程杜諸說辨

夫人姓氏闕文誤文　三傳賈孫諸說辨　附內女繫國闕文

外諸侯爵號名謚闕文誤文衍文公會外盟闕文　紀子伯杜穀程趙說辨　寔來三傳程胡說辨　葬蔡桓侯何休說辨　盟幽盟翟泉程胡說辨　齊人伐山戎齊侯獻戎捷二傳說辨　郭公二傳說辨　外諸侯卒闕名左氏說辨　諸侯出奔闕名舊說辨

公如行文闕文　王子王臣誤文

內大夫闕名衍文　仲孫忌公羊說辨

外大夫闕名闕國名衍文誤文　黑肱闕書邾公穀說辨　魏多公羊說辨

執諸侯衍文　殺大夫闕名　公羊曹宋二說辨　穀梁曹宋二說辨　左杜陳氏說辨

兵事闕文衍文誤文　畀宋人闕田字說辨　敗秦公羊說辨　救陳宋闕宋胡傳說辨

弒君誤文　昏禮城蒐盟地闕文衍文誤文　盟于劉衍誤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十　　錢唐張應昌學

闕文誤文

日食闕日朔穀梁說辨　外諸侯卒闕名左氏說辨
夫人闕姓氏三傳說辨　王不稱天胡氏說辨
桓十四年不書王說辨　桓昭定不書秋冬說辨　秦鄭晉
伐國闕將帥說辨　何休解公羊多曲說辨　孔子因史闕
不盡然辨　公穀書孔子生辨

曰多聞闕疑曰史闕文聖人之訓也後儒說經不闕其所當闕強通其所不可通春秋傳者三家文已多異古書口述或以音近而致譌簡蒙相承或以字似而成誤況乎經所書如此而傳所說如彼必爲說以合之有反爲經之害者矣王樵輯傳卷首凡例

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年夏五闕月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下闕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不繫月桓十年五月不繫夏昭十二年十二月不繫冬與凡日食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又引崔子方

闕文有二有史失之經不能益者有經成亡之後世不敢益者桓書

五月而無夏昭書十二月而無冬有月無時豈時不可推乎僖書壬申公朝于王所以上五月癸丑推之知其爲十月而不書定書辛巳葬定姒以上九月丁巳推之亦知其爲十月而不書有日無月豈月不可推乎史失之經可推而益也而闕焉非經成後亡之者歟葉夢得傳

杜預解左氏每遇闕文則曰史闕范甯解穀梁每遇闕文則曰甯所未詳獨何休解公羊以爲春秋皆無闕文隻字片簡偶有墮佚則曲爲之說以附會於經桓十七年之五月不書夏則曰月不繫時者文姜不繫之桓也僖二十八年之冬有壬申之日而無月則曰日不繫月者諸侯不繫之周也昭十年之無冬則歸咎於昭公之不郊定十四年之無冬則歸咎於季桓之受女樂技始窮矣陳則通提綱

桓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氏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蓋夏五無月日者闕文也左氏亦止言夏而不言月日則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月日矣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郭公而左氏無傳蓋亦經之闕文也僖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氏傳亦言夫人氏而不言姜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姜字矣以此知作經已久經之文已闕而不可知然後傳始作也王觀國學林

經文有殘缺者有增衍者有舛誤者不可盡知如夏五郭公有秋無冬無冬有月之類此殘缺之明證也桓十三年十一月之再書丙戌此增衍之明證也隱三年之書月日前後不合此舛誤之明證也其可考者如此必有不止于此者而不可考也又如紀子伯仲孫忌之爲闕文蔡桓侯蔡侯申之爲誤文此又可以理推而知也其可推者如此必有不止于此者而不可推也朱朝瑛略說

夏五仲孫忌正月無王之類皆闕於孔子後者也否則孔子必益之矣諸侯卒不名日食不書朔不書日之類皆闕於孔子前者也孔子

無由而益矣郝敬行說

春秋文多闕誤三傳類多附會而公穀尤甚由不知闕文故也蓋嘗推而論之日食闕書日朔者凡十本史失之而穀梁則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案自襄十五年以後無不書日朔者豈自此至獲麟近百年總無食于前食于後而獨參差不定於襄以前乎則穀梁之說非也外諸侯卒闕書名者凡十亦史失之而左氏則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案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而八年宿男卒不名成十三年滕會諸侯同伐秦而十六年滕子卒不名杞與魯結昏而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不名則左氏之說非也夫人不書姜氏及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者凡四而左傳則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賈逵又云哀姜殺子罪輕故但貶去姜公穀又以出姜不宜成禮于齊穆姜不宜從夫喪娶故俱貶去氏夫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不

成文理況文姜哀姜之罪豈待去其姓氏而明至夫人方爲處女事由父母而必責其問合禮與否無乃踰拊騃後日之譏乎亦拘固不通甚矣王不稱天者凡六其三史脫之其三從省文而胡氏於錫桓公命歸成風之賵及會葬則云聖人去天以示貶夫歸仲子之賵王已稱天矣豈於前獨罪宰咺而于王無貶於此數事又獨責天王而于榮召無譏乎桓五年三國從王伐鄭此自省文爾與公朝于王所同義而胡氏以爲桓王失天討豈朝于王所不責諸侯而反責王乎必以桓十四年不書王爲責桓無王則宣亦纂弒何以書王必以桓四年七年不書秋冬爲責王失刑則昭十年不書冬定十四年不書冬又何以說秦伐晉鄭伐許晉伐鮮虞皆是偶闕人字而公穀以爲狄之夫秦且無論晉之罪莫大于助亂臣立君襄十四年會孫林父于戚以定衛當日不聞狄晉鄭伯射王中肩未嘗有微辭貶示而沾

沾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倡之而後來諸儒如孔氏穎達啖氏助趙氏匡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既辨之矣而復大熾於宋之中葉者蓋亦有故焉自諸儒攻擊三傳王介甫遂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宮文定反之矯枉過正遂舉聖經之斷闕不全者皆以爲精義所存復公穀之故說而呂氏東萊葉氏少蘊張氏元德諸儒俱從之由是春秋稍明於唐以後者復晦昧於宋之南渡夫蔑棄聖人之經與過崇聖人之經其用心不同而其未得乎聖人垂世立教之旨則一也今於南渡以後兼取黃氏仲炎呂氏大圭程氏端學俞氏皐齊氏履謙五家列闕文各條學者於此不强求其通則於諸儒支離穿鑿之論亦掃除過半矣（顧棟高大事表）

案孔氏穎達曰春秋闕文有二有史本闕聖人因而不改者有修成後始闕者愚謂史闕而聖人因之無是理也孔子修春秋垂訓百世必擇其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書之若前史有闕宜并削而不錄此何關勸懲而書之以惑誤來世故知皆修成以後闕也蓋春秋自脩成以後爲孔氏之私書又定哀以後多有所刺譏隱諱故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辭而曾子子思亦無一語及春秋至孟子始標出知我罪我及其義竊取之言是時去孔子已百年矣左氏約生在孟子前後故已有以紀子伯爲履緰之字以甲戌己丑爲再赴而公穀則生于漢時据所傳聞謬誤尤甚幸左氏爲史官得見列國之史與魯未筆削之春秋此二書皆掌於官中其義雖不存而文之闕誤則無有故左氏得据爲傳其日月與經互異往往傳是而經誤此尤顯然可見者孔子嘗自言曰辭達而已矣若春秋之去姜存氏去氏存姜及曹宋之大夫不書名不違已甚顯係斷闕朱儒不察皆目爲意義所存雖經杜孔啖趙之駁正而不悟豈不謬哉夫左氏親見國史而當其

時孔聖之經已多闕左氏不知而反爲之說如澶淵之會傳据國史本有叔孫豹會四字幽之盟公羊氏經現有公字而左氏所傳授之本偶無之遂以爲諱不書公大夫不知春秋時會盟之非義者多矣何獨于此焉諱左氏且不知而妄生穿鑿何況後來餘子哉又三家傳授率多闕誤兼經秦火與篆隸之變更有難于强通者如歲首不書王者幾半夫歲首稱王一經之大頭腦也尚脫略如此況其小者乎諸儒不知脫誤而附會穿鑿過矣（楊方達補正凡例）

○時闕（桓四年七年昭十年定十四年闕時何賈程胡說辨　戟矣闕夏字賈說辨　成十年公羊闕時何說辨）

桓四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

史闕文也他皆倣此（杜注）○孔疏見一時無事書首月門○何休云夏書宰渠伯糾來聘下去二時者爲貶天子聘也非也史闕日月者仲尼皆不益之耳（劉敞權衡）○史闕文也或謂貶天子失刑

不成議論曾桓之弒天子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去秋冬而後見乎朱子語類○不書秋冬程子以爲天王失刑其說本於何氏休不若杜注以爲史闕文於義爲正故劉氏敞朱子皆從之汪氏克寬歷舉全經闕文相校以申明程子之說終無確據彙纂案○說者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桓弒君而天討不加是有陽無陰歲功不能成故削之四年不書以天王之下聘七年不書以穀鄧之來朝天王與列國俱無可望矣果爾則桓十七年五月公羊不書夏昭十年十二月三傳皆不書冬又將何說誕妄甚矣顧棟高五禮源流口號注○以爲弒君之賊天王及諸侯莫能討其罪故削秋冬二時以示法然定之十四年經有秋而無冬亦將引胡氏討賊之說曲解之乎且二百四十九年之間弒君之賊多矣而何獨于桓削二時也楊于庭質疑○桓在位十八年之中元年冬十

月九年夏四月十二年春正月十三年秋七月冬十月十八年秋七月皆以無事書首時而獨四年闕秋冬此年又闕秋冬脫之無疑胡氏貶桓之說不可通何氏謂以火攻人君因去秋冬以示貶更附會穿鑿此自是修後脫文胡氏從何休強生議論徐卓經義未詳說○愚按此經成後闕文徐說與顧氏見前程氏條下同其說是也杜劉說尚未是

桓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

杜氏以爲史闕文呂氏東萊以爲春秋以後之闕文也家鉉翁詳說○先儒皆謂逆亂天道歲功不成故不具四時穿鑿殊甚也使孔子果以四年冢宰聘桓而闕秋冬則次年仍叔子復聘何以不闕果以七年穀鄧來朝而闕秋冬當先闕于二年滕子來朝而何以又不闕乎杜氏以爲闕文是也然謂之史闕文則不可蓋聖人闕疑闕其事之不可知者爾若秋冬書首月以備四時即魯史果闕聖人亦宜正之豈得仍其闕以惑世哉程端學或問○此闕文也四年杜注甚明故程胡二傳何氏休說俱不取彙纂案

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左公闕夏字穀梁有爲是趙坦異文箋○按春秋序正義曰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不應闕其時獨存其月是孔子之後脫漏又○愚按禮記正義引賈服說謂視朔不登臺故不書時非也賈服云登臺不視朔者時不書月視朔不登臺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見記疏六十一

公羊莊二十六年公伐戎　左穀作春公伐戎

左穀有春字公羊疏引經文同盖傳寫者脫去耳趙坦異文箋

公羊成十年無冬十月三字

公羊成十年經公如晉何注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公前既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按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公以秋七月如晉左傳可證左穀此年又有冬十月三字公羊偶脫耳何氏妄說謬甚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按何注李氏廉闕其迂謬是也段氏玉裁據禮記中庸正義成十年不書冬十月疑古本左穀亦無此三字從賈服貶削時月之義亦誤

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成公卒　不書冬

此年無冬脫也孫復尊王發微○何休謂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非也經無取孟子之文安得妄說此傳授誤脫也汪克寬纂疏○何休以爲貶昭公娶于吳賈逵服虔並云刺不登臺觀氣李氏廉駁之是矣然謂史闕時而聖人因之無是理此修成以後脫漏

耳當從汪氏 徐卓經義未詳說

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城莒父及霄　不書冬

無冬史闕文 杜注 ○蒐與城蓋皆在冬脫冬字耳 汪克寬纂疏 ○何休云是年孔子以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不書冬者貶也此牽合之說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時乎 家鉉翁詳說 ○何注牽强家氏辨之葉石林謂正定公之終其說益支離是時公未薨也且罪君而削天時聖人爲之乎杜注謂闕文固善然云史闕文則不可聖人闕疑闕其事之不可知者爾時月即史有闕亦必正之豈仍其闕以惑世哉此經成後脫文也 徐卓經義未詳說參

○日月並闕 誤文見卷一另門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隱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穀有五月左氏經無而正義釋文俱無說疑經文本有唐石經以下諸本脫誤也 張壽恭古義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內會盟日月並闕以後不備載 據隱六年書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隱八年書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日月並書

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

外會盟日月並闕以後不備載 據隱八年書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僖九年書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日月並書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隱七年秋公伐邾

內兵日月並闕以後不備載 據隱十年書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隱十一年書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日月並書

隱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

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外兵日月並闕以後不備載 據隱十年書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莊二十八年書三月甲寅齊人伐衛日月並書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

僖十四年冬蔡侯肸卒

外諸侯卒日月並闕以後不備載 據隱三年書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八年書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日月並書

劉氏顧氏說見日月非褒貶門蔡侯肸卒

桓五年夏葬陳桓公 俞氏皐曰不書月日闕文

僖七年冬葬曹昭公

外諸侯葬日月並闕以後不備載 據隱三年書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十五年書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日月並書

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不書日月闕文也 季本私考 ○按雨雹爲非常之災豈有經一時皆雨雹之理季氏以爲闕文無疑 顧棟高大事表

此災異日月並闕者 據隱九年書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莊七年書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日月並書

僖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

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

外弒君日月並闕者餘不備載 據桓二年書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夷莊八年書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日月並書

○月闕 紀姜歸京師闕月程子說辨　見五傳疑辨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六年冬紀侯來朝

列國來朝闕書月以後不備載據成七年書夏五月曹伯來朝成十八年書八月邾子來朝皆書月

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來聘闕書月以後不備載據成三年書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襄七年書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並書月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王使至魯闕書月以後不備載據隱元年書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桓十五年書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並書月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諸侯來魯闕書月以後不備載據隱元年書十有二月祭伯來成九年書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皆書月

桓五年秋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祭祀闕書月以後不備載據僖十一年書秋八月大雩十三年書秋九月大雩皆書月

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不書歸月史失之春秋不得而益之也伊川謂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但書時牽强不可從顧棟高引呂大圭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婚禮闕書月以後不備載據桓三年書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成十四年書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並書月

隱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隱七年夏城中邱

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

內書事闕月以後不並載據桓四年書正月公狩于郎莊二十二年書王正月肆大眚二十九年書十有二月城諸及防三十一年書六月齊侯來獻戎捷並書月

隱十二年十一年王闕書正月

見卷一另門

桓十四年夏五

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豈其舊史日月之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乃後人傳之脫漏耳或云此連下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中

脫一月字孫復尊王發微○此修經以後之闕文家鉉翁詳說○當是傳經之誤穀梁以爲孔子傳疑非也遺無故之疑豈春秋意哉黃仲炎通說○穀梁曰傳疑也胡氏曰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愚謂吾猶及史之闕文謂事之不可知者爾若事之顯然可見者孔子安得不正之哉多聞闕疑孔子教人闕其理之可疑者爾若理之斷然可言者孔子亦使人疑之乎若夏五無月乃事之顯然可見理之斷然可言者也此必傳者脫遺如左氏傳成公二年夏有之比耳程端學或問○此斷簡也或月下別自有文而鄭語來盟自是六月事而不月或中間更有六月而鄭語蒙上月都未可知若于夏五之下補一月字連下鄭伯爲文則非其實矣秦火而後古書錯簡脫漏者多謂夫子因舊史之闕者固非謂五爲羨文者

亦恐未必然也公羊氏云無聞蓋慎之之辭 徐卓經義未詳說

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僖二十八年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成十七年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昭二十四年丁酉杞伯郁釐卒

定十五年辛巳葬定姒

俱見有日無月門

成十七年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見日月誤文門

○日闕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不日闕文也記史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其常也有不可以盡得則有時而闕焉魯史之闕春秋不能益也非義所在也 葉夢得傳

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內會盟不日者闕文也以後不備載 據書日者見前日月並闕條下 ○外會盟不書日者或不以日告也

桓二年九月入杞

莊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

內兵不日者闕文也以後不備載 據書日者見前日月並闕條下 ○外兵不日者或不以日告也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

內祭祀闕日 據閔二年書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文二年書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並書月日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子克卒

不日闕文也 俞皋釋義

僖七年秋七月曹伯班卒

彙纂駁季氏說見日月非襃貶門

外諸侯卒闕日餘不備載 據書日者見前日月並闕條下

隱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隱八年秋八月葬蔡宣公

外諸侯葬闕日餘不備載 據書日者見前日月並闕條下

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

諸說見日月非襃貶門

宣五年秋九月叔孫得臣卒

黃氏說彙纂案見日月非襃貶門

內大夫卒闕日餘不備載 據隱五年書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僖十六年書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並書日

文十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外弒君闕日餘不備載 據書日者見前日月並闕條下

○日月下闕事 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三傳說辨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何說辨

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 杜注 ○公穀皆云甲戌之日出而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拔國君雖狂而去亦當有臣子從之豈有國君走出臣下不追逐昧其死日乎 陸淳辨疑引啖助 ○左云再赴豈有當禍亂時而頻競赴告哉傳云公疾而難作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脫簡耳 又引趙匡 ○春

秋之經自相照驗未有始終不相合者若明年但書殺陳佗而今年不載陳亂之迹則陳佗者何人而殺之又以何罪本此而推甲戌下載陳佗之事趙子說是孫覺經解○左曰再赴公羊曰君子疑焉穀梁曰舉二日以包之皆不究闕文之義李廉會通○劉氏倣謂甲戌下當有陳侯之弟佗殺陳世子免十字程氏端學亦謂經有書弒君而賊不討者未有討賊而不書弒君者使魯史但有蔡人殺陳佗之事而不見陳佗弒君事夫子將并殺陳佗不錄必不傳疑于後此必筆削以後之闕文顧棟高闕文篇○甲戌之下脫簡耳左謂再赴無此理公穀謂不知死日舉二日以包亦非也君卒以日告必知其日豈有憒憒以二日告者徐庭垣管窺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

四時無事書首月此書夏五月經闕謬杜預釋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月下脫事爾孫復尊王發微○何休謂譏公娶讎女不可奉先猶五月不宜首時此因下文盟防爲謀昏始事故生穿鑿顧棟高大事表

成元年冬十月

穀梁傳載行父與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同時聘齊事范注穀梁子作傳皆釋經立義未有無其文而横發傳者疑冬十月下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

○日食闕書日朔凡十辨公羊以爲失之前後穀梁以爲晦夜食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不書朔史失之杜注○公羊謂日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非也日月有詳略皆史文也劉敞權衡○日食不書朔者八左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以歷追之俱得朔日則左氏之說長矣鄭樵六經奧論○或日或不日或朔或不朔皆史闕文

襄十五年以後無不書朔日者顧棟高大事表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也杜注日官日御典歷數者非也史闕之耳何關日官日御乎陸淳辨疑引趙匡○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自文以下皆書日故日桓莊之世多闕文陳傅良後傳

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書朔與日脫也孔疏○日朔俱失之孫復尊王發微○穀梁曰不言朔夜食也非也春秋闕疑據見而錄何以知其夜食而書乎劉敞權衡

僖十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日朔不書俱失也趙鵬飛經筌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有朔字左穀無或闕文趙坦春秋異文箋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長歷以七月甲子爲三十日則是晦食非也長歷又云十月甲子朔余因悟春秋經秋七月三字乃書之以備一時下經冬十月三字合在此甲子之上不書朔者史闕文本是錯簡杜氏誤解之爾梁履繩補釋

宣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襄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一日兩事重書日羨文穀梁說辨

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再言丙戌羨文也孫復尊王發微○丙戌之日再見於經者誤文耳穀

梁謂之決曰葬也孫覺經解
○王不稱天凡三程胡說辨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
皆闕文見書天王門若桓五年從王伐鄭僖二十八年兩書公
朝于王所乃省文而非闕也
○桓凡十四年不書王公穀程杜諸說辨
舊說穀梁傳曰元年春王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未發傳范註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何休公羊注曰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見桓三年○程子曰桓弒君而立

元年春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弒君書王亦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孫氏復曰十年十八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人道滅矣○家氏鉉翁曰桓書王者四年不書王者十四年書王明王法也不書王著桓無王與桓不能以王法正天下也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書王憤魯誅之未及而宋亂又作也至三年王朝不聞有誅殛之命而宰渠伯糾又下聘焉王法掃地矣自是不書王者七年至十年又書王則以天道一周至十八年桓見殺於齊乃復書王正月言王誅雖不加而天理未嘗泯其死於齊是亦討也按家氏說即申明程子孫氏之義
辨駁桓在位十八年凡十四年不書王先儒之說大抵皆祖穀梁元年書王胡氏謂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二年書王正華督之罪十年書王謂天數之終十八年書王謂正桓公之終其立說可謂鑿矣呂氏大圭曰春秋書王本以律天下之不王豈因桓之不王而遂自去其王乎果以桓無王而不書王則當始末盡然又奚以元年二年十年末年復各書王且桓宣皆弒逆皆天討不加而宣何以書王乎程氏端學曰此爲闕文無疑聖人豈屑屑去一字以示褒貶使後世揣摩臆度此必傳寫之誤而後世不敢增益之亦如夏五闕月之類耳顧棟高闕文表又五禮源流口號注○以不討賊削王則春秋之王當削者多矣不爲他國不書王而獨爲魯貶其王豈王獨繫於魯而不繫他國乎郝敬行說略莊三十二年○月繫王奉正朔之義國史之體皆然何可意爲去留哉謂桓爲無王則元年乃即位之始何以反存之邪謂元年及十八年爲桓終始之年則二年十年何以亦存之邪而桓宜同罪又何以一去一留邪其爲修後脫文無疑高澍然釋經桓三年

杜云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所頒其或廢法違常失不須歷則不書王劉炫曰天王失不須歷乃大事何得傳無異文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仲尼云司歷過杜云季孫聞仲尼之言而不正如杜所注歷既天王所頒魯人何得擅改杜此言自相矛盾此不書王是闕文耳孔疏桓三年
○夫人姓氏闕文誤文三傳賈孫諸說辨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
不稱姜氏蒙上文也春秋一事再見者蒙上文趙汸集傳○不稱姜氏三傳皆以爲貶吳氏澂程氏端學以爲闕文愚謂此是省文爾若以爲貶文姜則哀姜又何以書夫人姜氏孫于邾乎或曰文姜殺夫哀姜殺子罪有輕重夫殺夫殺子俱是弒君恐不得分輕重夫君弒夫人奔直書于策而罪狀顯然已具不須更去

氏以示貶也此因上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以後一年之中但書桓公見弒一事中無異事但書夫人而即可知其為文姜承上文之辭耳不必曲為之說也齊氏履謙亦謂一事再見故從省(顧棟高大事表)○承上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故不再著姜氏也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邾上無所承不得不著姜氏說者謂殺夫罪重故去姓殺子罪輕故不去姓此何理也(陳祖范經咫)

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不稱姜闕文(杜注)○齊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絕於魯非復魯之夫人其薨葬不合書之於策以僖公請而葬之存母子不絕之義故具書於經薨葬備禮諱之若無罪而自薨既諱其殺不宜有貶而公羊曰貶不稱姜氏與弒公也穀梁曰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夫姜氏者夫人之

姓二字共為一義不得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若其必有所貶自可替其尊號去一姜字復何所明且於薨葬無貶何故喪至獨去一姜公羊又云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案禮之成否在薨葬何以喪至獨重喪至已加貶責於葬不應備文何故葬我小君復得成禮故杜直斷以闕文公穀始妄為之說耳(孔疏)○脫姜字爾若果去氏何不於薨于夷去之(俞皋釋義引吳氏)○春秋書葬哀姜稱小君則上文夫人氏是偶闕而以為貶削過矣(黃仲炎通說)○孫氏復以為貶又云孫于邾不貶者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蓋從公穀謬說(顧棟高大事表○顧說又見此事門)○夫人氏者闕文也公羊以為貶非也哀姜之惡不甚於文姜文姜不去姓何獨於哀姜去之且不貶於孫邾之日而貶於喪至之日非法矣書薨于夷書以歸書喪至則哀姜之不容於宗國足以彰其惡矣欲加以討罪之辭削其夫人可矣於姓乎何尤穀梁曰為齊諱殺同姓也管蔡叛而周公行誅何諱焉胡氏曰不稱姓殺於齊不去氏受於魯亦曲為之辭也(王介之春秋四傳質)○不書姜者史闕也三傳皆以為不言姜與弒二君也既以弒二君而去其姓則前此當弒之時何以不去其姜也故曰史闕也(徐學謨春秋億)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不書氏不書夫人脫簡也此條自夏字以下多闕文(俞皐釋義)○二傳以姜之去氏為貶杜氏以為闕文按婦而言姜加氏則辭繁亦猶文姜成風以謚稱則不以氏稱也非貶之也(程端學三傳辨疑)○凡夫人加氏字便於言爾今既曰婦姜故不必言氏無他義也(陸淳辨疑引啖助○按程積齋以為省文與啖義同)○顧氏駁穀梁說見昏禮門

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不書氏史闕文(杜注)○公穀以不稱氏為貶喪娶喪娶當罪其父母何乃貶責夫人且去氏稱姜不成文義知為史闕也(孔疏)○以去氏為貶非也一國之母非臣子所當貶(郝懿行說略)

(公羊)襄四年夫人弋氏薨葬我小君定弋(弋左作姒)

(穀梁)定十五年弋氏卒葬定弋(弋左作姒)

王趙說見書夫人薨葬門襄四○襄哀妾母不應並稱定姒襄四年姒字誤當從公羊作弋(朱睦㮮辨疑)

附

內女繫國闕文

(穀梁)襄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共姬

穀梁脫宋字(趙坦異文箋)○上有如宋二字則下宋字疑衍(洪亮吉春秋詁)

○外諸侯爵號名謚闕文誤文衍文　公會外盟闕文

(紀子伯杜穀程趙說辨　責來三傳程胡說辨　葬蔡桓侯何咬說辨　盟幽盟翟泉程胡說辨　齊人伐山戎齊侯獻)

戎捷二傳說辨　郭公二傳說辨　外諸侯卒闕名左氏說辨　諸侯出奔闕名舊說辨

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杜注子帛即裂繻字是年秋紀裂繻來逆女果爾則春秋前書名後書字何所區別於其間邪其餘諸說不同皆無可考闕疑可也黃淮陸測義○以子帛爲履緰字紀大夫無先莒子理又載書大夫登名亦無稱字理以子伯爲侯字之誤者近之姜寶事義全考○穀梁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范注伯長也推莒子爲伯穿鑿可笑左氏作帛以子帛爲裂繻字曰魯故也杜注因增出平莒魯之怨事不見經傳況通經無大夫先諸侯之例亦附會不通公羊以帛字作伯字而不能傳但曰無聞焉爾程子本公羊以爲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然紀侯爵非子爵恐子字上尚有闕字吳氏澂曰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誤顧棟高三傳異同篇叅○桓二年紀侯來朝紀

本是侯爵緣隱二年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何休註公羊遂謂紀本是子爵因天子將娶於紀故封之百里以廣孝敬穀梁註亦謂時王所進爵由是後世遂啟光寵外家之漸班固外戚恩澤侯表序又云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應劭云王者不娶於小國天子將納后於紀先褒子爵爲侯漢世立后先進其父爲大司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濫自此始則皆不知紀子伯之爲闕文而誤創褒紀之說誤之也顧棟高五禮源流口號注○公羊傳云無聞猶云未詳亦不信左氏故慎之也穀梁說頗穿鑿左氏以子帛爲裂繻字杜氏因增出平莒魯之怨然事不見經趙氏以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附會左氏益生支節惟吳氏澄疑侯字離文爲子伯當從之此必紀侯莒子無疑蓋紀迫于齊而睦于莒故相盟也徐卓經義未解說（一）愚按左氏之不可通誠如顧說所駁穀梁有二說一以伯字連下讀曰紀子紀君也伯者長也伯莒子者盟時推莒君爲長一以伯字連上讀曰紀君長于莒君而爲盟無論列長次于文中春秋無此文法且以紀爲子爵直不知曾有紀侯書于經舛謬甚矣啖氏曰闕文耳是也

隱七年春滕侯卒

不名史闕也程子經說○諸說見外諸侯卒門

隱八年夏宿男卒

不名闕文也元年及宋人盟而穀梁以爲未同盟不名誤矣俞皋釋義○諸侯死則稱名乃策書常體蓋不名則其世無所別矣故凡不書名者皆闕文也李本私考○凡不書名諸儒以爲史失之是也胡傳謂赴不以名書名者是聖人筆之無據彙纂

桓六年寔來

闕文也三傳謂是州公以上承五年冬州公如曹下無異事言之耳然極考其說皆未安其間文有脫漏也孫復尊王發微○張氏之說未可從寔來在州公如曹之下文猶未暢豈有相隔一年而但曰寔來爲史氏立言聖人作經不如是之晦也程端學或問○張氏洽以寔字爲虛字極爲弄巧孫氏師氏以爲闕文若晦黃氏亦謂當如郭公之類簡編脫誤方氏苞亦曰如左氏之說則當書遂來奔或州公自曹來奔如鄭詹自齊逃來之例可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事以連及尚（一）舉其名況事不相屬時年已隔而從省其文使辭旨不可別白乎此經文有闕傳者傳會而爲之說也顧棟高三傳異同篇○闕文也杜預訓寔爲實公穀訓寔爲是謂之是者簡言之也非也書來者當目其人簡其人而沒其名謂之是而已非辭也程子胡氏訓寔爲名以爲諸

侯失地名非也失地當以名繫國不當以名沒國也（郝懿行說畧）○
謂寔爲州公名非也名則當繫於州公之下不繫國與爵而奚
書其名安見其爲某人也程子謂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
夫諸侯失國皆書國與爵無竟書名者在他國亦爲寓公諸侯
不臣寓公豈遂賤視爲匹夫邪（徐庭垣管窺）○寔來蓋闕文也公羊
云是人來也於文不順胡氏云寔者州公名則沒其爵而獨舉
其名亦春秋所未有皆所謂求爲之說而鑿者也（王介之四傳質）○若
上書州公如曹之下即書寔來則是州公也今州公如曹在五
年之冬寔來在六年之春經隔一年安可謂承上文書寔來也
春秋之文決不如是晦昧也或又謂寔州公名去年如曹未失
國故不名今來魯不復其國故名之使果州公也於去年如曹
宜以失國之例書曰州公寔如曹則今年寔來乃州公也去年
不書其名今年不書其國安知寔之爲州公乎蓋闕文也（鄭玉闕疑）

（公羊）桓十四年　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
衛在蔡上誤見序諸侯升降門趙說

桓十七年葬蔡桓侯
稱侯蓋謬誤（杜注）○五等諸侯卒從其爵葬皆稱公蓋葬者鄰國
與臣子之義也稱公非僭也周公太公之後皆侯爵耳故曰齊
侯魯侯爵也而太公之子孫曰丁公曰乙公曰癸公周公之子
孫曰考公曰煬公曰幽公皆成康之盛世亦可謂之僭乎則諸
侯葬稱公者禮也今蔡桓侯葬而書侯修經之後傳寫誤耳蓋
前乎此宣公葬書公後乎此平公葬亦書公何獨於桓侯而不
以公配之哉（趙鵬飛經筌）○啖氏助謂蔡季賢爲其兄請諡于王故
稱侯胡傳亦從其說趙氏鵬飛駁之曰諸侯葬皆稱公此蓋修

經之後傳寫誤也啖說鑿矣按何氏休以桓有賢弟不能任用
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亡故抑桓稱侯啖氏不用而更創爲
請諡之說所謂能知他人之鑿而不自知其鑿者也（顧棟高大事表）

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公羊經多齊侯二字按古本左氏經亦當有齊侯字觀說文所
引可證（趙坦異文箋○說文袲字注春秋傳公會齊侯于袲）○說文所云春秋傳皆左氏
傳據所引疑今本左氏有脫文然此是經而說文云傳亦屬可
疑且納厲公是宋意非齊意故下十六年會于曹及伐鄭齊皆
不與此會殆無齊侯歟（張壽恭古義）

（穀梁）莊十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邾人會于北杏
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疑桓非受命之伯也案此
九合之一不當貶穀梁謂齊侯爲齊人遂從而爲之辭（趙坦異文箋）

莊十六年會齊侯（等八國諸侯）同盟于幽（公羊有公字）
此左氏經闕文當從公羊有公字（齊履謙統紀）○趙氏以此爲諱與
讐會不書公則莊與齊桓不可謂讐盟柯不諱此何諱焉胡氏
以爲諱魯叛盟則齊執鄭詹先自失信何尤於魯而春秋預爲
諱之皆當從公羊作公會（朱朝瑛略記）○陸氏淳孫氏復皆以爲不言
公者諱之也按此當是闕文經固有前不書以示義而後此皆
從同者未有前後從同而中間沒不書以爲諱者也杜注又曰
不書人微者亦非也齊桓始伯魯小國豈敢以微者與齊侯會
八國皆君親臨而魯獨遣微者此事理情勢必不然者且前後
盟會皆公親涖獨於此同盟之始使微者攝之何邪況公羊有
公字此非闕文而何（顧棟高大事表）○無公字當是脫文左氏無曹伯
二字亦脫漏（趙坦異文箋）○伊川文定謂惡公之叛盟失信而諱之

春秋於魯惡未有諱者何諱於叛盟且未有叛盟在後而諱之於前者齊伐魯在十九年左氏脫文耳張自超宗朱辨義葉酉究遺惠棟云左穀無公字故穀梁傳不言公按公會二字當爲衍文據十九年何注云鄄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謀伐魯故矯君命與之盟然則非特魯君不至卽大夫亦未來會與十五年鄄之會同春秋繁露云幽之會莊公不往阮元公羊傳校勘記

莊二十四年郭公

經闕誤也杜注○公穀連上赤歸于曹爲句以赤爲郭公名按郭公自是闕文赤乃曹公子文義都不相關傳誤甚矣陸淳辨疑引趙匡○公穀曰郭公赤也失國而歸于曹也使郭公失國而歸曹將書曰郭公赤出奔曹先書赤歸于曹而繼之以郭公非辭也蘇轍集解○以赤爲郭公名何以不日郭公赤歸于曹以見其爲國君外歸而乃顚倒其辭迷錯若此劉敞權衡○上下有闕誤或曰郭亡亦强通之也當傳疑鄭玉闕疑○汪氏謂亡字从人从乚與公字相近然公字篆文與亡字逈異不可强通王夫之稗疏○歷攷經傳號通作郭號之後氏郭是郭公卽號公然東號亡於春秋之前西號亡於僖之五年此時安得有號亡之事或據齊桓問郭何以亡一事改郭公爲郭亡但郭公之見於春秋其事不可得知必求其事以實之則鑿矣劉履恂秋槎雜記引汪喜林說○洪氏亮吉亦疑爲號公見土地名門郭國

莊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　三十一年夏齊侯來獻戎捷

趙子曰二傳不知誤文之義妄爲穿鑿二傳皆言齊侯親伐左氏僖九年傳宰孔曰齊侯北伐山戎南伐楚足證是齊侯親行也伐山戎當書齊侯獻捷當書齊人文誤耳據齊未伯之時尚

不會朝魯今爲伯主豈有自獻捷乎陸淳集傳辨疑○經文上下兩訛也諸侯有四夷之功親獻捷于王北面陳俘戎服將事今齊大國霸主其來陳俘而魯君受之乎於禮多舛故疑文誤徐庭垣管窺

莊三十一年夏薛伯卒

公羊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

案此經下卽書鄭伯乞盟則鄭世子華不會盟可知公羊衍此四字趙坦異文箋○左穀經文皆曰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而不及鄭惟公羊有鄭世子華以經考之鄭伯自洮首止之盟明年諸侯圍新城以討之又明年諸侯盟甯母而鄭世子華在焉蓋鄭畏討而以世子會鄭伯身猶未至故明年又爲洮之會始懼而乞盟經文當如左穀葉夢得公羊傳讞

公羊僖十九年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

公羊作宋人或字之譌何注欲同於微者稱人例遂援季姬事以實之謂爲宋襄諱未足信趙坦異文箋

僖十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羊有公字

顧氏以爲闕文見下翟泉○按邾氏兩趙氏說以爲魯非卿會故不目其人甚有理則未必是闕文也見春秋之初卿大夫稱人門○四國稱人則不當公會疑公羊衍公字張壽恭古義○按此說亦通

又　邾人執鄫子用之

鄫杞皆魯昏姻而不名並修後之闕高澍然釋經

又　冬梁亡

紀於歲終是史失其所以亡之故時月皆不可紀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二十三年冬杞子卒

杞與魯婚而成公卒不書名闕文也汪克寬纂疏○高說見上

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

左傳惠公二十三年九月卒而經在明年之冬杜氏謂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經文從赴程氏端學謂惠公卒時非有內亂外伐安得不告喪必待文公至乃告邪借使文入而告必以卒之年月必不書其赴到之日也余謂四字當是三字之誤乃漢晉以來傳寫之訛爲杜氏傅會而誤也不然魯史自晉文入國至創伯五年中無書一晉事者豈有獨書一夷吾卒之理晉文豈有告喪而不告己之入者邪顧棟高大事表

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

諸說見滅同姓名燬辨

穀梁 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穀梁無齊侯二字或脫文趙坦異文箋

僖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等盟于翟泉公穀皆有公字

案齊之盟公羊有公字翟泉之盟公穀俱有公字左氏偶闕耳不必以諱生義也且以諱公而外稱人遂以爲貶則如桓二年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又何爲不諱公而胥諸侯乎胡傳更護之曰書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貶諸侯然後見其罪則春秋於桓既書公矣又加一斷語於僖則併沒公不書何寬於僖而刻於桓借曰僖賢而桓賊而當日諸侯之罪又因桓僖二君之賢否以爲書爵書人之重輕聖人之好惡不應用心屈曲如此顧棟高大事表○左氏傳云公會並不言不書公諱公與盟則左氏經當有公字無者脫漏耳杜注鑿趙坦春秋異文箋

經文陳人下有蔡人而傳無名字注云卽微者夫微者不書乃經例傳則豈以非制略之恐傳有闕文杜强爲說耳朱鶴齡讀左日鈔

公羊 文八年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左穀作雒戎

趙說見土地門雒戎

文十二年郕伯來奔

不名史闕之程端學本義○餘見失地名不名門

公羊 文十三年公如晉衛侯會于沓左穀作會公于沓

案公羊脫公字趙坦異文箋

宣九年秋滕子卒

成十四年冬秦伯卒

不名闕之程端學本義

成十六年夏滕子卒

滕同伐秦而滕子卒不名是史失之汪克寬纂疏

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公羊有衎字

不名左穀闕文當從公羊有衎字或曰剽得位非正不以兩君之辭與之是不然春秋諸侯援立不得其正者非獨剽也何嘗不以兩君之辭與之凡奔而名者皆以別二君也惟衛鄭奔不以名見蓋叔武不取於爲君而攝之晉負芻歸不以名見蓋子臧不取於爲君而逃之則內無君而不嫌爾吾故知其爲闕文而辨其正不正義不在是也葉夢得傳○宜從公羊葉說是也顧棟高大事表

襄二十二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穀邾子下有滕子左氏無闕文也趙坦異文箋○陳樹華攷正同

公穀 昭元年莒展出奔吳

二傳脫與字趙坦異文箋
昭五年秋秦伯卒
史失其名非貶也家鉉翁詳說○不名者史書之略耳公羊以爲匿
嫡之名非也湛若水正傳
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按虔字衍文見相殺名駁辨門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二十三年夏蔡侯東國卒于楚
穀梁朱作東傳曰東者東國也○前書蔡侯朱出奔楚而後書
蔡侯東國卒于楚穀梁以朱爲東疑是而又脫一國字耳蓋朱
無歸入卒葬之文而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呂大圭或問○
傳謂貶東國而去其一名按諸侯出奔而名所以別二君未有
反去其名之半以疑後世者葉夢得穀梁傳讞○按左氏公羊皆以朱

與東國爲兩人汪氏克寬又引史記蔡世家云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而辨
穀梁之說爲非然考史記世家無蔡侯朱年表于昭二十一年
云蔡侯東國奔楚與穀梁脗合則朱卽東國無疑矣況出奔與
卒不及兩年若係兩人則必朱訴于楚楚拘東國而東國復卒
于楚何以朱被逐之君而不書其卒東國簒國之賊而不志其
奔聖人係所見之世立文不宜如此之脫落無次序也其爲闕
誤無疑顧棟高大事表○按程公說分紀以朱爲平公子東國爲平公
弟謂必二子爭國朱不勝而奔訴於楚楚拘東國也當以顧說
正之○又按高氏澍然據奔君例不書卒以爲兩人論亦可據見外諸侯卒門如其說或史記承穀梁之誤歟
定九年秋秦伯卒
不名闕文俞皐釋義
公羊定十二年冬公會晉侯盟于黃

齊侯誤作晉侯當從左穀趙坦異文箋
穀梁定十二年齊侯次于垂葭
穀梁脫衛侯二字趙坦異文箋
哀三年冬秦伯卒
○公如衍文闕文
公羊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羊脫與字耳傳者據以爲解謂何以不言及夫人外也誤也
趙坦異文箋叅
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羊作公有疾衍下公字何注曲爲之解非也趙坦異文箋
○王子王臣誤文
左氏隱三年尹氏卒誤君氏

辨說見凶禮門附夫人薨葬後
宣十四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杜注
穀梁文五年葬我小君成風王使毛伯來會葬
左公作召伯穀梁誤趙坦異文箋
○內大夫闕名衍文仲孫忌公羊說辨
穀梁僖三年冬公子季友如齊涖盟
穀梁衍一季字趙坦異文箋
文十四年叔彭生帥師伐邾
此叔仲彭生也脫一仲字耳季本私考○十一年承筐之會稱叔仲
彭生此文闕也方苞通論○三傳並闕仲字則知修後有闕文也而
仲孫湫闕湫陽處父闕陽可知矣高澍然釋經

公羊昭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

公羊叔孫二字或衍文趙坦異文箋○顧氏毛氏說見一事再見卒名不氏門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何忌不言何闕文杜注○公羊以為譏二名妄矣列國君大夫二名者多矣何獨於此譏黃仲炎通說○孫氏復曰前曰仲孫何忌後曰仲孫忌傳寫脫也據此則為筆削後之闕文顯然易見何忌現為大夫魯史何至遂其一名卽使魯史有闕孔子亦宜正之豈亦有疑而未敢增益乎此與哀十三年晉魏曼多書曰魏多者同為闕字而公羊便謂春秋譏二名何休便謂二名難諱孔子欲存臣子之敬改古禮為後世之法甚矣其誣也且卽公羊春秋其前後皆稱何忌獨此一處少何字便為此說又何以解

前後之經文顧棟高大事表○公羊說甚鑿春秋人臣二名多矣聖人褒貶豈在名之一字二字亦斷無一書再書之後復去一字以示譏者洪亮吉春秋詁○以為譏去何字考昭三十二年定三年六年十二年哀元年二年五年六年經文凡十二書仲孫何忌何以不去何字左公穀皆同公羊譏二名之說鑿何氏難諱之說更非劉氏又以忌與何忌二名者更名也亦臆說徐卓經義未詳說陳樹華攷正參魏○外大夫闕名闕國名衍文誤文黑肱闕書邾公穀說辨多公羊說辨

閔元年冬齊仲孫來

不名闕也與叔彭生仲孫忌同高澍然釋經

文二年春及晉處父盟

處父不氏闕也高澍然釋經

宣十年夏齊崔氏出奔衛

高氏疑氏為天字之譌見世卿門

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氏經莒人下脫邾人二字公穀有趙坦異文箋○陳樹華攷正同

公羊昭元年衛石惡會虢左穀作齊惡

衛齊惡左傳稱齊子而公羊經作石惡按經文石惡已於襄二十八年出奔晉矣此傳寫之誤耳趙坦異文箋

公羊昭十年晉欒施來奔左穀作齊

毛氏說見大夫書氏門齊欒氏

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邾大夫不書邾史闕文公穀亦以濫為邾邑而傳解其無邾之意言邾人以濫封黑肱使為別國故不繫於邾妄說也杜注

○公羊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何注通濫為國故使無所繫叔術邾婁顏公之弟○穀梁不言邾黑肱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范注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傳云邾黑肱而經不繫邾闕文耳以為通濫為國以為別乎邾皆妄說也齊楚大國且未嘗分其地以封子弟況蕞爾之邾乎或又謂濫乃天子之地黑肱乃天子之命吏尤為臆說夫王吏守土則得自專其地矣何為奔于諸侯耶汪克寬纂疏○黑肱不係邾公穀言邾人以濫封黑肱使為別國故不係于邾陳岳氏曰春秋凡書外大夫來奔未有不言國者外大夫以地來奔亦未有不係于國者此明是闕文二傳妄也程端學三傳辨疑○公羊謂叔術賢而讓國又謂其殺仇妻嫂夫叔術果讓國邪必無傷倫之事如其有也雖讓國豈賢之乎黃仲炎通說○穀梁以為別封則固已有國世安有挈國而奔者哉趙鵬飛經筌○按傳明言邾

異庬則左氏時經文邾字尚未闕趙佑集案○若非闕文則不成辭
穀梁固非公羊通鑑之說尤害義高閌集釋郝懿行說略
昭三十二年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氏莒人下脫邾人二字公穀有趙坦異文箋陳樹華考正
附辨正顧氏一條
顧氏棟高曰襄三十年晉人等會于澶淵左傳云不書魯大夫
諱之也愚謂此亦晉人之上闕叔孫豹會四字耳若以爲諱則
魯會諸侯之非義者多矣桓二年會稷僖二十八年盟宋成二
年會蜀黨逆助亂背華即夷絕不一諱而獨於此諱乎以是知
爲闕文也愚按史文內會外之詞書會某于某會字在上外相
會之詞書某某會于某會字在下惟殊會乃有兩會字此非殊

會而會字在下內卿不與會也方氏苞高氏澍然謂魯大夫不
會是也見大夫書人門本非闕文顧氏似誤
左公穀定四年蔡公孫姓歸姓帥師滅沈
趙說見書公孫門
公羊定八年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穀作士鞅公羊傳譌也趙坦異文箋
公穀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公穀仲佗上衍宋字何注曲爲之說非也趙坦異文箋○何云復出宋者惡仲佗欲
帥國人去
公羊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
公孫佗人作公子與左穀異
公穀定十四年春晉趙陽出奔宋

按衛趙陽左氏傳既有明文正義引世本又足據當以左氏經
文爲正公穀作晉趙鞅但因十三年有
鞅叛之文而誤也趙坦異文箋
公羊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
公羊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按文武賢臣有散宜生
蘇忿生則公羊說非也曲禮正義引五經異義○左氏春秋作魏曼多公
羊春秋闕一曼字據此足見後人傳授之誤左氏所傳偶不闕
而公羊所傳偶闕耳公羊傳曰曷爲謂之魏多譏二名二名非也顧棟
高大事表○又詳見前條仲孫忌
附成十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
山宋魚石出奔楚
徐仲山曰記云此經有五疑華元未奔晉曰奔晉一疑不自晉

歸曰晉歸二疑蕩澤去氏而稱字子邪否邪三疑五大夫同奔
止書其一四疑書例多省文兩宋華元五宋字五疑此必簡牘
有脫誤毛奇齡傳
○執諸侯衍文
公羊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左穀作歸于
趙說見執書歸于門
○殺大夫闕名公羊傳曹宋二說辨左杜陳氏說辨、穀梁傳曹宋二說辨
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不書名脫之孫復尊王發微○公羊曰衆也非也三郤亦衆何以名之
杜預曰無罪也非也殺大夫多矣曹宋不名其餘皆名豈盡有
罪也陳君舉謂曹赤篡羈大夫有不義其君者不名以惡君也
果爾則被殺者忠臣當特書名以表其忠何爲反沒之莘老云

舊史失其名亦恐未然若魯史本無名氏則斷爛之文聖人宜
幷削之何爲留疑於後世乎此蓋孔子修成以後之闕文郝懿行說
習顧棟高刑賞表闕文表參○孫劉說見書殺門穀梁謂曹無命大夫劉氏
辨之趙氏辨左說見書殺大夫門文七年

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

不名闕文也俞皐釋義○劉氏辨公穀說見書殺門杜氏從文七年
左義謂無罪故不名亦非另有辨○大夫無名闕文此與莊二
十六年曹殺其大夫闕文例同公羊謂宋三世內娶故三世無
大夫謂宋公三世皆娶大夫女故不敢臣婦父也則未聞君不臣婦父者周武王未
嘗不臣齊尚父也若穀梁謂所殺者孔氏故孔子諱之則桓二
年宋督殺大夫孔父顯見乎經而敢爲是說妄矣毛奇齡傳

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辨左公說見書殺門

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

說見辨不書氏門

○兵事闕文衍文誤文昇宋人闕師字說辨　敗秦公羊說辨　敗陳宋闕宋朔傳說辨

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內不言敗此言我師敗績羨文蓋後人傳授誤增耳孫復尊王發微

穀梁莊二十年齊人伐我

左公伐戎是也穀作伐我以戎我字類而譌趙坦異文箋

莊三十年夏次于成

案左氏莊三年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則次爲
師再宿以後之辭此年經左氏無師字或脫字趙坦春秋異文箋

公羊莊二十八年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

邾婁人三字或衍文左穀無邾人趙坦異文箋

公羊僖十八年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

公羊會字衍文趙坦異文箋

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是當曰畀宋人田闕一田字經成而亡之也晉衛嘗侵諸侯之
田矣傳載先軫之謀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正此
事也晉侯有疾侯獳貨晉史歸曹伯則曹伯之歸自晉不自宋
也畀之者田而已葉夢得傳○按傳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人本
係兩事經文闕田字從前只作一事解葉氏此條的解顧棟高大事表

公羊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公羊云謂之秦何狄之也按左穀有師字公羊或脫師字傳從
而爲之辭趙坦異文箋○愚按劉氏敞胡氏安國王氏沿張氏洽諸

家本公羊說俱鑿

穀梁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按二傳脫以字趙坦異文箋

公羊文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眛以師奔秦

公羊有以師二字或衍文趙坦異文箋

文十年秦伐晉　成三年鄭伐許　昭十二年晉伐鮮虞

秦鄭晉伐國闕書人見外兵不書主帥門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杜注○胡傳謂宋有弒逆之罪不當
救故聖筆削之愚謂趙盾嘗弒聖人正當直書以正其罪何反
削之春秋有書之以見義者未有沒之以見義者也況陳在宋
南楚之侵必先陳而後及宋晉之救必先宋而後及陳豈有越

宋而南救陳之理乎經當云救宋及陳脫漏耳顧棟高大事表
公羊宣十三年齊師伐衛
按左穀作伐莒是
成二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據左傳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杜注此傳釋經之文蓋經闕廧咎
如潰四字孔疏若經本無此文則左公爲橫益經文而加失民
之傳故知是經闕也○顧棟高曰劉炫亦同此解
公羊成六年晉欒書率師侵鄭
案五年盟蟲牢左氏傳云鄭服也故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
鄭鄭有楚師故晉欒書帥師救鄭本末如此則非欒書侵鄭可
知公羊經作侵鄭既不發傳無從見義當是傳寫之誤趙坦異文箋
成十三年公會晉侯等伐齊

不書秦師敗績蓋經文闕漏杜注○公親在行則非不告不書克
獲有功又無所諱故云經文闕漏孔疏
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係左氏脫趙坦異文箋○
據傳戍陳之諸侯即會戚之諸侯惟鄫屬魯不與救陳之諸侯
即戍陳之諸侯是左氏經譌脫八字也張壽榮左義
公穀襄十七年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按上文齊侯故不繫齊二傳作齊高厚衍齊字趙坦異文箋
公羊定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
公羊作圍費案左氏傳明云秋復圍郈穀梁亦作郈丘郈邑屬
叔孫氏故圍郈叔孫爲主費邑屬季氏若有事於費帥師者當
爲季氏不當獨任叔孫也以是知是郈字公羊譌作費趙坦異文箋

○弒君誤文弒誤殺殺誤弒誤名
僖九年冬左穀公羊晉里克殺弒其君之子奚齊
諸說互異見弒君門
公羊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弒當從左作殺
汪氏段氏說見大夫相殺門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公穀俱作弒
閽弒吳子書弒而此書殺不應異同蓋字誤也趙鵬飛經筌○宣十
七年書蔡侯申卒蔡文公自文至昭侯五世不宜與高祖同
名亦字誤又本邢疏○宣公時有蔡侯申此後名申決爲譌字而極
十七年之極侯成八年之天子非其本觀此益信高澍然春秋釋經
○晉趙城葭盟地闕文衍文誤文見于劉衍誤辨
莊元年單伯送王姬

當從公穀作逆見王姬下嫁門張氏說
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
張氏洽云據高固及子叔姬來當從公穀有子字左氏脫趙坦異文箋
僖二年城楚邱
城楚邱之上當先有衛遷于楚邱一句而今闕之耳若上未嘗
有衛遷之文而下忽書城楚邱百世而下讀者安知爲衛楚邱
安知爲諸侯城楚邱故當有闕文無疑也或謂楚邱之上脫一
衛字是未可知不知文闕故有不予專封之說臧懷高引高紫超說
昭八年蒐于紅
傳言大蒐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經不言大闕文也杜注
襄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因聘而盟者必在國內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是也豈有來

聘而遠盟者乎蓋下文有劉夏傳者因以爲春夏之夏遂誤增于劉二字耳高閌集註○案魯地之劉杜無注孔氏謂城外近地者蓋疑辭無實據況是時魯所畏事者惟晉而荀庚郤犨俱於國內盟之何獨畏於向戌而盟諸城外乎高氏謂劉乃王畿采地因下劉夏誤文疑得之顧棟高大事表○徐氏說見魯地門

○災異誤文衍文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左大雨霖以震謹始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杜注此傳解書霖而經無霖字經誤○按此條公穀俱作大雨震電而左氏獨作霖以震此蓋左氏所傳授之本異爾後來劉炫之徒俱以爲經誤可見聖經流傳諸弟子古文蝌蚪傳寫錯誤者多矣此條論記異則霖以震尤屬變怪顧棟高大事表○餘見災異門

公羊僖十年冬大雨雹

左穀作大雨雪公羊或因字類而譌趙坦異文箋

公穀昭四年春大雨雪

趙說見災異門

穀梁哀元年鼷鼠食郊牛角

左公無角字疑穀梁衍趙坦異文箋

附　馬氏通考辨公穀書孔子生

公穀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册夫子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氏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三子以其意見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爲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馬端臨文獻通考論三傳經文同異

附　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

周禮六官所掌凡朝覲宗遇會同聘享燕食其期會之疎數幣賦之輕重牢醴之薄厚各准五等之爵爲之殺而適子誓于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而儀禮有燕禮以享四方之賓客聘禮以親邦國之諸侯公食大夫禮以食小聘之大夫而覲爲諸侯秋見天子之禮其米禾薪芻有定數牢鼎几筵籩豆脯醢有常等

靡不釐然具載是宜天下諸侯卿大夫帥以從事若今會典之罔敢踰尺寸而春秋二百四十年若子產之爭承子服景伯之卻百牢未聞據周禮大行人之職以折服強敵也甯俞之不拜彤弓及湛露叔孫穆子之不拜四牡及文王未聞述儀禮燕食之禮以固辭好惠也卻至聘楚而金奏作於下宋享晉侯以桑林之舞皆踰越制度雖恐懼失席而不聞據周公之典以折之他如鄭成公如宋宋公問禮于皇武子楚子干奔晉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而楚靈大會諸侯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皆不言其所考據各以當時大小強弱爲之等是皆春秋博學多聞之士而於周公所制會盟聘享之禮若目未之見耳未之聞是獨何歟若周公束之高閣未嘗班行列國則當日無爲制此禮若既行之列國矣而周公之子孫先未有稱述之者豈果弁

毫王制不遵法守歟不應舉世盡惜然若此且孔子嘗言吾學周禮

矣而孔子一生所稱引無及今周官一字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與

周官互異家語言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其詳不可得聞夫書

爲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傳所未經見而忽然出於漢武帝之世其

爲漢之儒者掇拾綴緝無疑雖其宏綱鉅典未嘗不稍存一二而必

過信之爲周公所作則過矣顧棟高大事表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十終